名著名译

彼得大帝（上）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彼得大帝（下）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彼得大帝

（上）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朱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彼得大帝

（下）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朱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DG

A.H.Толстой

ПЕТР ПЕРВЫЙ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7.Гослитиздат,Москва,1959 年版,并参照 Tatiana shebunina 的英译本(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6 年版)、Alex Miller 的英译本(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82 年版)和 Maximilian Schick 的德译本(Verlag fur fremd sprachige Liter-atur,Moskau,1950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大帝/(苏)阿·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А.Н.)著;朱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5382-3

Ⅰ.彼… Ⅱ.①托…②朱… Ⅲ.长篇小说-苏联
Ⅳ.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657 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彼得大帝

Bi De Da Di

〔苏〕阿·托尔斯泰　著

朱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8.5　插页 2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382-3
定价　48.00 元
(共两册)

出版说明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工程浩大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该文库由200种图书组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从文库中挑出一批最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这些名著系由冰心、杨绛、朱生豪等著名翻译家翻译，以优美流畅的译文再现了原著的风格，并配以精美的插图，称之为“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珍贵礼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1月

译 本 序

一

《彼得大帝》是苏联作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一部杰出的长篇历史小说。

阿·托尔斯泰于一八八三年一月十日出生在伏尔加河畔俄罗斯草原上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斯克(现名普加乔夫斯克)的小城。他父亲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伯爵是个地主。母亲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是十九世纪早期著名的俄国金融家、十二月党人的领导者之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屠格涅夫的侄孙女。他是遗腹子,他的童年是在索斯诺夫卡他继父阿列克谢·阿波洛诺维奇·博斯特罗姆的农庄上度过的。那里是个边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各样世俗的和教会的逃亡者的避居之薮,流传着许多记述遥远过去的英雄业绩的民间传说和古老谣曲。那时候,俄罗斯的贵族地主已日趋没落,而伏尔加河彼岸的地区则仍然保留着遥远过去的不少残余痕迹。光怪陆离的外省地主,灾荒饥馑的凄凉田园,淳厚质朴的乡村生活,让未来的作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他提供了触发想象、引起追忆的非常丰富的素材,正像他后来在给青年作家讲话时谈到的:"我想,如果我是生长在城市,而不是生长在农村的话,有千百种的事物恐怕我从童年起就一无所知,——例如像草原上和荒村里的冬天的暴风雪、圣诞节、茅屋、占卜、神话、松明,以及散发着一种特别气味的禾仓;大概我也不可能像那样的去描绘旧莫斯科。旧莫斯科的风光就是根据我童年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回忆表现出来的。对时代的感触和时代的实体,就是从这里呈现出来的。"①

①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致青年作家》第二七二页,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正是他童年时代的这种生活经历，构成了阿·托尔斯泰早期创作(《伏尔加河左岸》,1910;《怪人》,1911;《跛老爷》,1912)的主要题材。在这些小说里，作者不仅对人物的性格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刻画，对人物的命运作了深入的分析描绘，而且还在不同程度上对历史发展的趋向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对乡村贵族的没落作了形象的揭露。

为了从回忆的题材转向具体生活的描写，需要了解现实生活的意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一个随军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在当时所写的战地通讯中，他一方面如实地报道了硝烟弥漫的战地生活，一方面却也不加掩饰地表示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隐忧。俄罗斯国家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变革的时期，我又碰上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由于他看不到革命的历史前景，并错误地把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感情对立起来，阿·托尔斯泰于一九一八年离开祖国，前往巴黎，一九二一年又移居柏林，在国外度过了四年多的流亡生活。关于这几年的情况，他后来在《我的小传》中写道：“侨居国外的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在那里，我才明白做一个受人鄙视的人，做一个脱离祖国、无足轻重、无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人所需要的人，是种什么样的滋味了。”在侨居国外的时候，他着手创作了科学幻想小说《阿埃莉塔》(1922—1923)，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19—1920)、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的第一部《两姊妹》(1922)以及一些揭露流亡者生活的短篇小说(《不幸的星期五》、《在床底下找到的手稿》等)。在柏林，他曾一度参加流亡知识分子组成的“路标转换派”的一个集团“前夜”。一九二二年春跟高尔基的会晤以及他们之间建立的友谊，使他对“路标转换派”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派别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对祖国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渐树立了正确的态度，他理解到：如果不为这个革命事业服务，就会失去与祖国和人民在精神上的联系，也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正是出于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想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和它的建设事业的愿望”，他发表了《给恰伊科夫斯基的公开信》，信中宣称：“我们必须承认，在俄国或在俄国境外，除了布尔什维克政府，决没有任何别的政府。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我们就得竭尽全力帮助俄国十月革命这个最后阶段朝着使我们国家更加强大，人民生

活更加丰富,从革命中得到一切美好和正确的东西这个方向发展。”就这样,他以这封信作为“护照”,于翌年春天回到了苏维埃俄罗斯,而作家的创作生活,从此也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月革命给阿·托尔斯泰的创作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使他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特别是二十年代后半期,苏联在革命和建设方面的光辉成就更对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一面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一面努力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认真吸取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经验,深入思考如何表现革命主题、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从那时候起,他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第二部《一九一八年》(1925—1927)、第三部《阴暗的早晨》(1940—1941)相继问世,第一部《两姊妹》又作了重大的修改。三部曲以十月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以达莎、卡嘉两姊妹和她们的爱人捷列金、罗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曲折复杂的道路最后走向革命的过程,表明知识分子只有与人民相结合才是自己的出路,只有献身祖国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中篇小说《粮食》(一译《保卫察里津》,1937)描写国内战争时期苏联人民保卫察里津的英勇战斗,作家把它看作是《一九一八年》至《阴暗的早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长篇小说《彼得大帝》也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

在卫国战争时期,阿·托尔斯泰写了许多政论和别的文章,向全国发出爱国主义的号召:为保卫祖国、保卫自由与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向法西斯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其中反响最大的有《我们在保卫什么?》、《祖国》、《人民的血》等。他一面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进行写作,一面继续发掘历史题材,完成了“戏剧故事”《伊凡雷帝》(包括《雌雄鹰》,1942;《艰难的年代》,1943),同时还发表了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伊万·苏达廖夫的故事》(1942—1944)。

阿·托尔斯泰正在为保卫祖国而战斗的时候,不幸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了。他勤奋地写作了一生,留给我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政论等各种体裁的大量作品,其中有一部小说没有来得及完成,那就是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

二

关于彼得大帝的题材，阿·托尔斯泰从二月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开始注意了。他后来告诉读者："也许，这与其说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还不如说是出于一个艺术家的本能。我在这个题材里找到了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谜底。"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彼得的日子》，在这里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彼得大帝活动的宏大规模以及进行改革的坚强毅力，但是彼得这个形象却被塑造成为专制、残酷、孤独的悲剧性人物，完全抹杀了他在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方面所起的历史积极作用，以及俄罗斯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时候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崇高牺牲。这是因为阿·托尔斯泰在写作这篇小说的当时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用他后来对另一个以彼得大帝为题材的剧本《在刑台上》的自我分析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时代的描写，我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的窠臼"，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深刻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矛盾，没有真正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虽然彼得坎肩上的一切污痕我都看到了，但是他仍然像一个谜似的屹立在历史的浓雾中"。直到后来作家认识到"写作《彼得大帝》，这首先是通过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理解的现实去认识历史。这就意味着，首先得改造自己的艺术家的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光芒的照射下，历史复苏过来了，显示出全部丰富多彩的面貌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辩证规律"。从这里，作家得出结论说："艺术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得到了'活水'。"正是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阿·托尔斯泰才写出了这样一部彪炳俄国文学史册的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

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主要描写了彼得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宫廷贵族之间的倾轧，描写了彼得为促进国家西欧化而采取的最初一些措施。第二卷出版于一九三四年，描写了彼得为夺取水域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西欧各国之间的冲突，描写了彼得为准备"北方战争"而从事的外交和军事活动。按照作家

的创作构思，这一、二两卷仅仅是第三卷的一支序曲，而第三卷才是长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它将描写彼得大帝的立法工作和改革活动，描写俄国军队保卫尤里耶夫和纳尔瓦城的英勇斗争，还将描绘国际上的叱咤风云和西方一些国家——法国、波兰和荷兰的绚丽多姿的图景。作家原来打算以波尔塔瓦战役或普鲁特远征作为全书的结束，但是一九四五年作家的逝世，使这个计划没有能完成，小说只写到一七〇四年收复纳尔瓦城为止。这自然是个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从小说的主题来看，照目前这个样子，也仍不失为一部相当完整的作品，因为体现在彼得这个人物形象身上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征已经充分显示出来，而旨在"表现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威力，表现人民的不可抑止的创造精神"的创作意图也已经完全达到了。

阿·托尔斯泰是以一个艺术家兼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动笔以前，他对彼得时代的有关历史文献进行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研究。他广泛研读了本国和外国的同时代人的回忆记录，翻阅了沙皇的律令诏书和彼得本人的信简文札，并查看了当时的历史档案材料乃至刑讯犯人的口供笔录。这一切不仅有助于作家掌握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俄罗斯人民的性格特征，而且也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和人们的心理状态。为了追求艺术上的高度精确，阿·托尔斯泰还十分重视反映彼得时代的旧版画、雕塑以及当时的日用器皿等文物。在写《彼得大帝》的最后一卷之前，作家曾多方搜求叶卡捷琳娜的画像，结果终于让他找到了。于是他把这幅油画像和卡拉瓦克所作的彼得大帝像一起悬挂在书室里，朝夕相处，成为他触发遐想、孕育灵感的催化剂。

当有人问到他写作《彼得大帝》利用了哪些历史文献时，阿·托尔斯泰曾直率地回答道："就拿念过的这一章① 来说，它就完全是文献性的。乌克兰采夫的那几封信，就是真正的文献。在这里，从苏丹的妻妾起一直到向莫斯科的海军中将兜售咖啡这样的事情为止，这一切都是历史地真实的。"② 其实何止是这几封信而已，便是一七〇〇

① 指本书第二卷第一章的第十一、十二两节。

②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答〈青年一代〉杂志编者问》第二三二页，程代熙译。

年十二月五日，即纳尔瓦战败以后两星期，彼得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的信也录自业已成为国家档案材料的原件。其他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但是作家对这些文献性材料都运用得那么娴熟自如，浑然一体，已经成为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三

历史小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阿·托尔斯泰看来，是塑造人物——塑造时代的人物，并通过人物来反映一个历史时代。在《彼得大帝》这部历史小说里，中心就是彼得大帝这个人物，通过这个人物，展现了俄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宏伟壮阔的生活图景和历史事件。小说从彼得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写起，依次写到沙皇费多尔的晏驾，彼得的继位，索菲娅的摄政，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进军，射击军的叛乱，索菲娅的垮台，远征亚速的胜利，彼得随大使团出国，改革活动的开始，圣彼得堡的兴建，一直到对付瑞典的战争和收复纳尔瓦城的胜利。从古老阴森的皇宫到荒僻简陋的农舍，从庄严肃穆的修道院到清新整洁的外侨区，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艨艟凑集的海域，从风光绮丽的荷兰港口到制表造船的英国工厂，都是情节展开的场所。从宫廷朝臣到市廛商贾，从东正教主教到分裂派信徒，从逃亡的农奴到落草的匪盗，从外国王侯到异邦工匠，都是故事涉及的人物。在这幅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中，为众星所环拱的“北辰”便是彼得大帝。对彼得这个人物形象，作家进行了精心的刻画，创造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用阿·托尔斯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既“没有想到要把那个陈旧的、文选课本上的‘木匠皇帝’的形象复活过来”，也“不愿……贬抑那处在时代顶峰上的个人的意义”，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表现了处在重要历史转折点的一个伟大改革者的历史功绩，揭示了体现在彼得身上的俄罗斯人的坚强性格和创造精神。

在阿·托尔斯泰的笔下，彼得大帝首先是一个改革者，一个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使俄罗斯跻身于西方先进国家之林的伟大改革者。在小说里，彼得不止一次地痛斥俄罗斯的落后。有一次在国外，看到了汉诺威附近科本布吕格小镇上的清静整洁的市容，他对缅希科夫

说："这种生活才可爱呢……真是个乐园……一想起莫斯科，我就恨不得把它烧个光！……"在莫斯科，"人们总是墨守陈规，直到屁股发烂……一千年了，他们还没学会种地……"后来他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更加激动、更加坦率地告诉她们："我们的领主和贵族都是笨头笨脑的庄稼人，只是睡觉，塞饱肚子，做做祷告……我们的国家死气沉沉。你们在那儿，恐怕连一天也不敢住……光是莫斯科一地，就有三千土匪……"即便是他所倚重的商人，彼得也认为"十足道地是野蛮人，——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不知跟他们斗过多少回了！在他们看来，主要的事就是要出卖霉烂的货物，——一连三年，他们会撒谎，起誓，哭泣，偷偷地塞出去霉烂的东西，直到新鲜的也都霉烂了才罢……"当时缅希科夫就指出："的确是这样，明·赫尔茨……愚昧无知嘛。"愚昧，落后，野蛮，这就是彼得所面临的俄罗斯。"要消除我们的蒙昧和愚蠢"，也就成了彼得唯一的"一件心事"，用他对选帝侯夫人索菲娅母女所说的话来表达，就是"在俄罗斯，样样东西都应当被粉碎，样样东西都得重新改造过"。

因此，彼得大帝所进行的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列宁语)，走上西欧化的道路，以克服和改变它千百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在小说里，阿·托尔斯泰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着重描写了彼得如何学习西欧，在发展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从事的活动以及所做出的贡献。一六九八年八月，彼得从维也纳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在皇宫里把所有前来朝觐的领主、公爵、将军们的大胡子统统给剪掉了。这个改变俄国人外貌的措施，乍看起来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因为留须的习尚是由正教教会造成的，所以强迫剪掉大胡子也就成为革除旧习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活动。一六九九年二月，彼得又下了一道诏书，规定"领主、朝臣、官吏、录事与商人，今后一律须穿匈牙利服饰，概无例外，春天来临，寒意减退以后，应穿萨克森长襟衣"。这一措施又从衣着上改变了俄罗斯人世代相传的古老习惯。同年十二月，彼得又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改革："计算年代不以创世之日，而以基督降生八日以后开始，因此新年不始于九月一日，而始于一七〇〇年一月一日。"这一敕令，连同所规定的举国上下必须参加新年庆祝活动的各项具体办法，

标志着在年代的计算上俄国也开始采用了欧洲许多国家通行的历法。当然,作为一位"真正的伟人"(恩格斯语),彼得大帝最重大的改革乃是使落后的俄国完成了工业上的跃进。

十七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这个依旧处于农奴制秩序统治下的国家,虽然在经济方面已经出现了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六十年代在莫斯科郊区已建立了一家造船厂,也造了几艘海船,但是即使仅仅用以保护来往于黑海的俄国商人的贸易利益,这样的数量和质量在当时也已显得很不够,更何况这已经是九十年代,而彼得也完全相信"没有黑海和亚速海,你没法儿过日子……你没有波罗的海也不成……"。他需要出海口,而这就需要有海船,需要有海军,需要有战舰。阿·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里描写了彼得在沃罗涅什造船厂亲自指挥造船,又描写了彼得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参观学习,"到造船厂干一冬天木匠活",随后又去英国伦敦郊外一家造船厂,"花了两个半月工夫,学习了数学和船舶设计制图。为了要在莫斯科创办一所航海学校,他聘请了一位学问渊博的数学教授安德鲁·法夸尔森,另外他还邀约了一位水闸专家约翰·佩列上尉去指导开凿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于是一大批外国的指挥官、领航员、水手长、医生、水手、船上的厨工、造船的和炮术的专家们,绕道阿尔汉格尔斯克和诺夫戈罗德到达莫斯科。不久,从俄国自己的造船厂里,不仅造出了一艘艘商船,而且还建成了一支舰队:"一溜儿十八艘有两层甲板的大海船,前面后面还有二十条平底帆船和二十条两桅帆船,还有侦察船、快艇和帆桨大船:八十六艘战船和五百条驳船",在浑浊的、涨水的顿河里往下驶,远远地伸展在弯弯曲曲的河面上。就靠这一支阵容堂堂的海军舰队,彼得取得了远征亚速的胜利;经过不断的补充和发展,在正规陆军的密切配合下,后来又取得了战胜瑞典军队、收复纳尔瓦城的伟大胜利。

造船事业只是彼得发展工业的一端,从这部小说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俄国商人在雅乌扎河和莫斯科河边开办呢绒、麻布和丝绸织造厂,造纸作坊和搓绳厂。有些呢绒和麻布织造厂用水轮带动织机;有名的锻铁工匠库兹马·热莫夫在索科利尼基的锯木厂里还安装了一架靠蒸汽锅炉发动的奇妙的发动机。所有这些都加速了"促使

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的进程，首先在经济上有效地改变了俄国长期来停滞不前、愚昧落后的面貌。当然，发展工业，振兴商业，无非是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而其最终目的，也无非在于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彼得的改革正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于民族的利益，因而在俄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阿·托尔斯泰对彼得和彼得时代的这种正确理解，用生动的形象在长篇小说里充分体现出来了。

四

列宁在论及彼得大帝时指出，他“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曾“不惜采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①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②。在这部小说里，阿·托尔斯泰正是在肯定彼得的历史功绩，描写他作为一个伟大改革者的才艺出众、热情奔放、坚毅果断等特点的同时，也表现他作为一个专制君王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残酷无情的个性，从而揭示出阶级和时代的矛盾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彼得在反对野蛮势力，具体地说在反对社会上的因循守旧势力和宫廷内部的宗族敌对势力时，所使用的手段是野蛮的，有时甚至是极端残忍的。作为改革的开始，在西欧化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彼得强迫领主、贵族们剪胡子、戴假发、吸烟草、喝咖啡、穿外国服装，并要妇女们社交、跳舞等等，那个做法可就十分粗暴，因此弄得人心惶惶，许多领主便巴不得彼得出国远行。他们觉得“哪怕只有这么片刻的宁静，心里也很高兴，沙皇眼下不在莫斯科，就不会再强迫他抽烟，剃胡子，或是要他穿那种裹到膝盖的白长袜，戴那种直垂到肚脐的、用女人头发制成的假发，旋转蹦跳了”。一六九八年九、十月间，彼得

① 《列宁选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第三卷第五四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蒲鲁东》第十六卷第三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处决那批参加叛乱的射击军，其手段之野蛮，方式之专断，更是旷古未有，骇人听闻。阿·托尔斯泰在小说中用摘引皇家大使馆一位秘书的日记的形式，描叙了从严刑审讯到执行死刑彼得都亲自参加的详情细节，其中如：

新圣母修道院前面立着三十个绞刑架，排成一个四方形，有二百三十名射击军士兵就在那上面被绞死了。向索菲娅长公主呈递劝进书的三个主犯给绞死在修道院墙上，正对着索菲娅的修道室的窗口。吊在中间的那个人，死僵僵的手上还系着那份劝进书。

三百三十个人同时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红场。这种大规模执行死刑之所以能够做到，只是因为所有的领主、杜马议员、秘书官都奉旨担任了刽子手的工作……这些出身高贵的缙绅统统赶到了广场，一看那面临着他们的考验，早已在索索打抖了。他们每个人面前放着一个死囚。每个人必须向自己面前的罪犯宣读罪状，随后执行死刑，亲手砍下他的脑袋。

彼得行事的野蛮与残酷，在他整个的改革过程之中是屡见不鲜的。彼得的改革虽然使俄国社会前进了一步，然而它是在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奴的基础上实现的，小说并没有掩饰彼得的改革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就拿确曾使俄国摆脱野蛮落后状态的发展工业、兴建工厂来说吧，它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就是不可想象的。阿·托尔斯泰用简洁明净的语言，进行了愤怒的控诉：

在那些拨给工厂的村子里，很多人都从新的奴役下逃出来，到了荒僻的边区。在村子里服劳役是够苦的，有些牲口过得还比农民轻松些。可是在这些工厂中过的奴隶生活看来更加使人绝望，——对犯人也好，对雇工也好，都比牢狱还糟。四面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口守着比狗还凶悍的警卫。在黑魆魆的车间里，朝隆隆作响的机器伛着身子，人连歌也不能唱——外国工头会用手杖抽他的肩膀，会用地牢威胁他。在村子里，每逢冬天，农民至少还可以在暖炕上睡一个够。可是在这儿，不论冬天，不

论夏天，不论白昼，不论黑夜，他不能不一直射着手里的梭子。他的工钱，他的衣服，早已预先花用在喝酒上头了。这是奴役啊。

他们把他装上大车，要是反抗，就把枷锁加在他身上，送到一千俄里以外，送到伏尔加河对岸，送到野草丛生的基尔吉斯草原后面，送到林木茂盛的高山那一边——到了涅维扬斯克工厂，到了矿场上。

从那边回来的人是不大有的。那些人都被锁住在铁砧上，锁住在铸造熔炉上。倔强的还要用藤条来抽。

逃是逃不了的，——哥萨克人骑着马，带着绳索，守在所有的大路和林间小道上。至于那些企图暴动的人，都被投进很深的矿井，或是被淹死在池塘里。

阿·托尔斯泰对彼得大帝形象的刻画，总的来说也完全符合斯大林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剥削农奴来进行的。"①

五

彼得大帝作为一个改革者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才艺出众，热情奔放，坚毅果断，阿·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里也作了酣畅的描绘。在作家的笔下，彼得始终是一个精力旺盛、体格壮健、思想敏锐的人，他对自己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总是身体力行，躬自参与体察。他隐姓埋名，跟大使团一起去荷兰、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也亲自操刀弄斧，像一个普通工人那样勤奋干活，曾使外国人大为惊奇。小说作者摘引一

① 《斯大林全集·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第十三卷第九三至九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个名叫雅科夫·诺门的荷兰人的日记，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彼得在国外的生活断片：

> 这时候，有一个木匠，身长差不多有七英尺，衣服上沾着焦油，鬈发潮滋滋地粘在额头上，把斧子一搁，驯驯顺顺地奔过去，用肩膀扛起木头，帮助别人搬运，那个商人看了大吃一惊……
>
> 工作完毕以后，他就走进码头附近一家破烂的小饭馆去，要了一杯啤酒，坐在那里，抽着烟斗，跟最粗野的工人高高兴兴地聊天，听了他们的笑话而大声欢笑，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在乎人家对他一点不尊敬。他常常去访问那些眼下在莫斯科干活的工人们的妻子，跟她们一起喝杜松子酒，拍拍她们，说说笑话……

回国以后，在建造"要塞号"战舰的过程中，彼得除了亲自指挥，还亲自参加最后一个部件的焊接工作。阿·托尔斯泰描写他在锻铁场里"穿着肮脏的衬衫，系着帆布围裙，瘦削的脸上沾着油烟的污斑，嘴像鸡屁眼似的紧闭着，正在用长铁钳小心翼翼地翻动熔炉里的锚爪。这是一项责任重大、手艺高强的工作——焊接这样一个大件……"

在跟瑞典军队作战的时候，彼得大帝又常常亲临前线，"每天总要骑着马，到一处处防御工事去巡视"。有时他还像一个普通的士兵那样参加战斗，他会"把斗篷和长襟衣一脱，卷起袖管，从一个炮手那里拿过来一个炮刷，用劲地擦着给煤烟熏黑的炮筒……'装火药！'"在纳尔瓦战役最紧张的时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没离开过炮垒。他给火药弄得乌黑，也不盥洗，有什么就急匆匆吃一点什么，他还亲自把伏特加分给炮手们。在大炮的隆隆声中，他就地在炮车底下一躺，打这么一小时的盹"。通过这些具体而细致的描写，彼得的一些性格特点便都生动地显示出来了。

然而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的主要因素，还在于他具有远见卓识，在于他能够忍辱负重，败而不馁，并"善于把失败变成胜利的武器"（马克思语）。

为了要征服波罗的海，俄罗斯军队于一七〇〇年九月向纳尔瓦发动进攻，遇到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彼得发现虽然"为这件事我们已经准备了两

年……可是一样东西也没准备好……比在亚速的时候还要糟。比在瓦西里·戈利岑的军队里还要坏……"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与查理的部队交锋？于是他当机立断，把指挥权交给冯·克鲁伊公爵，自己离开了纳尔瓦。他知道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人家总以为"我被查理吓倒了……我把军队丢弃了……我像好久以前奔往圣三一修道院一样，逃到诺夫戈罗德去了……"但是为了拯救俄罗斯国家，这个耻辱以及估计此后还会发生的许多事情，他都忍受下来了。他承认"我们还没有学会战争。我们从头就错了……如果我们要在这儿发射一门大炮，那我们就得在莫斯科把炮弹装上"。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从后方着手，从辎重车队着手"。从这次纳尔瓦的惨败中，彼得着实吸取了不少教训："纳尔瓦的丢丑对我们好处很大。经过打击，铁会变得更加坚实，人会变得更加强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不少甚至是不曾预想到的。"他相信"一个吃过败仗的人，抵得上两个没吃过败仗的"。尽管"他们还会打败我们十次，到后来我们总是会胜利的"。历史证明，在一七〇四年的一次战斗中，俄罗斯军队果然把当时号称无敌于天下的查理十二世打败，把纳尔瓦收复了。

关于一七〇〇年的纳尔瓦会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恩格斯说："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所遭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的果敢精神使它甚至在失败中学习如何取得胜利。"①

阿·托尔斯泰正是把这种体现在彼得身上的果敢、坚强的民族精神在长篇小说里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他描写到一七〇四年彼得再次前往纳尔瓦城下的时候，通过回顾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的军队就是在这里毁灭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查理国王找到了极大的光荣，我们却找到了力量。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学到了该从哪一头着手，而且永远埋葬了那一切僵化了的老古董，正是这种老古董差一点把我们彻底弄垮了……"接着，作家还用诗意浓郁的语言，无限深情地谱写了一曲他对彼得大帝的赞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克里木战局》第十卷第六〇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毁灭之前那不眠的一夜，他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时候，他就坐在这所小房子里，瞅住那支淌着蜡泪的蜡烛；阿列克萨什卡躺在一条毡毯上，悄没声儿地哭着。那时候，好不容易才克制了心头的绝望，羞耻，无能为力的愤怒，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到明天，查理就会不可避免地把他打垮……好不容易使他作出了那么不可置信、不能忍受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刻离开他的军队，跳进雪橇，飞也似的赶到诺夫戈罗德去，让一切都从头做起……把钱、面包、铁弄到手……抓住一切机会，将所有的东西，哪怕是贴身衣服，统统卖给外国商人，以便买进武器。铸造大炮，炮弹……而最最重要的是人，人，人！把人们从年深月久的沼泽里拖出来，扳开他们的眼睛，搡搡他们的肋下……打他们，扭他们，教他们，使他们成材。千里迢迢的穿行雪地，跋涉泥泞……摧毁，兴建……在欧洲的政局中跳过上千次的灾祸。回顾之下，他着实有点毛骨悚然："嘿，那是什么样的一座大山还没有给搬掉啊！……"

是的，彼得大帝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伟人"，然而他企图"征服世界"（马克思语）的野心和片面醉心西方文化的不良后果，作者在长篇小说已完成的部分中却并没有提到。

六

"而最最重要的是人，人，人！"《彼得大帝》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便是人，人民，俄罗斯的人民。作者在概括第三部要写的内容时指出："彼得这个人原本就是非常不同凡响的，他在影响着时代……时代需要一个人，人们也在寻找这样的人，同时他自己也在寻求如何使用自己身上的力量。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互相影响。当然，靠他单人匹马那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① 阿·托尔斯泰正是按照这样的认识来写这部伟大史诗的。

---

①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答〈青年一代〉杂志编者问》第二三四页，程代熙译。

长篇小说尽管对彼得大帝进行了精雕细琢的刻画，对他的改革作了酣畅淋漓的描绘，从而突出地表现了这个伟大历史人物在俄罗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是作家并没有忘记，甚至同样有力地指出：如果没有人民群众为摆脱民族的落后状态而在工厂里从事的艰苦卓绝的劳动，如果没有他们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平而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舍身忘我的英雄气概，彼得的改革计划是怎么也不可能实现的。人民群众为彼得的改革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以及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在长篇小说中虽然着墨不多，但留给读者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为此而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日益增长着的愤怒情绪和反抗行动，在小说中也有非常感人的反映。一六九五年彼得第一次进军亚速失败以后，作者写道：

> 那年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样样东西都缺少。人成百成百地死去。这样的奴役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逃跑的人给抓住了，戴上镣铐被押回来。雪风吹动着吊在绞刑架上冻着冰的尸体。亡命之徒把沃罗涅什周围的森林放上一把火。赶辎重大车的农民，杀死押运的兵士，抢走能够抢到的东西，便往碰巧摸到的地方逃去了……村子里，人们把自己弄成残废，砍掉手指，免得被送到沃罗涅什去。整个俄罗斯都在反抗，——反基督的时代确实已经来到了：从前那种征敛、奴役和徭役，比起现在这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新的莫名其妙的劳役来，简直算不了什么。

农民们在谈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的名字，有人认为"那样一个时候还是会回来"，更有人问起："暴动是不是快要开始了？"这都决不是偶然的。

在长篇小说里，阿·托尔斯泰不仅描写了人民群众所承受的负担和所做出的牺牲，也不仅反映了他们的愤怒和反抗，而且还表现了他们的惊人智慧和卓越才能，生动地塑造了一些具有巨大生命力的人物。

库兹马·热莫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铁匠，可是他有理想、有抱负，他相信"人是可以飞的"，因而想制作"一种美妙而奇异的机械"，靠着杠杆，它们会像蝙蝠翅膀似的扑动，而人就会像仙鹤一样飞翔。这样

的理想，在当时自然不可能实现。他有能耐，有技术，作家让他自己介绍说："热莫夫铁匠！我做的锁，还不曾有一个偷儿把它弄开过……我打的镰刀，一直销到了梁赞省。谁打的镰刀？热莫夫打的……我家作坊里制的胸甲，子弹打不进去……谁替牲口钉蹄铁？谁为男人和女人们拔牙齿？热莫夫！"可是这个人却被诬为"邪教徒"，挨了两百记木棍，还被逼变卖了铁匠作坊，后来沦落为逃亡犯和盗匪。在监狱里度过了多年的苦难生活以后，他终于被调到锻铁场，当了总工头，还把手艺传授给彼得，成为一位"著名的锻铁能手"。

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也是一名铁匠。这个精壮结实的庄稼人，另有一手高超的技艺。他跟他兄弟铸造的铃铛会发出悦耳的响声；他们铸造的宝剑，剑身只会弯曲，不会折断；他们造的手枪打起来比别的手枪远二十步，而且不会不发火。这样高超的技艺，使彼得发生了兴趣。他亲自询问他那是什么原因，还激励他说："这该是时候了，你不妨考虑考虑大事业，你总不能一辈子老在大路旁边钉蹄铁啊……要是你没有创业的本钱，我可以给你一点，虽然我自己手头也很紧。先办一个兵工厂，在莫斯科，或者，最好是在彼得堡。"这沃罗比耶夫当场没有答应他，可是后来却托人捎了个口信给沙皇，"恳求他不要生气，你说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不会比别人更愚蠢……我的回答皇上会懂的。"未完的小说没有写到他后来的情况，但是这样的人才，起用后肯定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安德烈·戈利科夫是帕列赫的圣像画师，他有天赋，有才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身上有种神奇的力量"，"我能画人像，跟活生生的人脸一模一样，不会老也不会死，精神永远会在那里活着……我能画大海的波浪和在波浪上面扬帆前进、笼罩在大炮硝烟里的海船。"可他生活坎坷，受辱挨打，被折磨，给处以饿死与冻死的刑罚。他进过修道院，原指望在那里可以摆脱尘俗的烦扰，谁料想结果只看到虚伪和背叛。后来他被征发到建筑工地干活，正好遇到彼得沙皇。沙皇看到他用木炭画在泥棚墙壁上的一幅海上作战图，便大为赞赏，觉得这样一位天才干这种搬运木材的活不合适，应当发挥他的专长，送到莫斯科去给卡捷琳娜画一张肖像，然后派他到荷兰去学习绘画。对这个来自底层的人，阿·托尔斯泰不仅工细地描塑了他的外形，而且还

深情地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那种顽强而执着地追求理想的精神：

> 他在二十四年中忍受的一切，对十个人来说也是够呛的。可是他不容易死……使他富有生命力的还不只是那瘦弱的身体，而是他那想从黑暗中走出去的、永不熄灭的愿望……好像他爬呀爬的，衣衫破烂，饥肠辘辘，穿过一片片被暴风吹倒的树木，穿过一处处可怕的地方，一年又一年，一里又一里，心里相信哪里总有一块乐土，只要一生坚持着走去，反正一定会走到。这块乐土在哪儿；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阿·托尔斯泰还意义深长地塑造了绰号叫"泥洗脸"的费季卡的形象。"那个阴郁愁闷的农民，'泥洗脸'费季卡，额头上给打着一个鲜红的新烙印，带着镣链的光脚跨立在高高的叉形支架上，手里抓着一把槲木大槌的长柄，正在打一根木桩。"这个受苦受难的庄稼汉，曾经是修道院里的农奴，由于忍受不了繁重的劳役，他逃到顿河一带去落草为寇，后来被政府缉获，戴上枷锁，送到沃罗涅什工厂去干苦活。当俄罗斯军队打通了从拉多加湖到大海去的通商航路的出口，在涅瓦河右岸兴建彼得堡要塞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犯人，从几千里以外源源不绝地运来，吃草根，嚼树皮，疾病流行，一批又一批地死去。而正是这个"'泥洗脸'费季卡让头发披在灼热、潮湿的额角上，用槲木大槌一记又一记地打着那根木桩……"为俄罗斯未来的首都奠基。小说作者用这个形象的这样的场景来结束长篇的第二卷，无疑是寓有深意的。

这些来自底层的人物，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既有与统治者的彼得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对改革者的彼得支持拥护的一面。为了祖国，他们能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表现出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强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彼得大帝对建设的成功和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有一次，在与瑞典军队对垒的前线，俄军总司令舍列梅季耶夫元帅启奏彼得："陛下，南边的一带城墙，还有大家叫做'俄罗斯门'的望楼门固然很旧，但那是难以攻破的，因为只有穿过沼泽才能走近去……可那片沼泽却是穿越不过的。"彼得马上声色俱厉地喝道："对谁来说那片沼泽是穿越不过的？对一个俄罗斯士兵来说，什么地方

都穿越得过去。”又有一次，奥地利军事家、俄军元帅奥吉尔维在彼得面前诋毁“俄罗斯士兵眼下还不能算是士兵，而只能算是拿着火枪的农民。他们还一点没有秩序和纪律的观念。你还得在他们背上敲断好几根棍子，才能使他们不假思索地服从，像一个士兵应当做到的那样”。彼得一听，火冒三丈，他马上搐动嘴角，瞪大眼睛，喘着粗气，尖着嗓子说道：“原来是那样吗……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嘛……俄罗斯农民既聪明，又机智，又勇敢……一旦拿起枪，就会使敌人心惊胆战……你总不能因为这样而用棍子来打啊！你说他们不懂得秩序？他们懂得！如果他们不懂，那也不是他们不好，而是他们的军官不好……再说，如果我的士兵需要用棍子来打的时候，我会去打他们，也轮不到你去打。”这种对人民力量的信任，这种爱国的热诚，也是彼得大帝的个性特点之一。对彼得这个历史人物，阿·托尔斯泰既描写他对人民群众残酷压榨的一面，又指出他对人民群众充分信任的一面。正由于正确地揭示了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长篇小说《彼得大帝》才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显示出全部丰富多彩的面貌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辩证规律”①。

七

阿·托尔斯泰是一位历史小说的杰出作家。他除了创作以《彼得大帝》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小说之外，还在许多文章里谈到他对历史小说创作的看法以及在创作历史小说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

首先，阿·托尔斯泰认为历史小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塑造人物，它与一般反映历史时代的历史著作不同。历史学家“必须把所研究的各种事件串连起来”，而历史小说作者则“根据甚至是不重要的零星的资料，通过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直觉，就大胆地和坚定地来描绘时代”。历史小说不必拘泥于这一人物或这一事件的一切细节，它容许虚构（阿·托尔斯泰还曾说过：“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

①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马克思主义丰富了艺术》第五一页，程代熙译。

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①),甚至按照作家的说法,还"可以给历史人物'臆造'一部传记"。不过,历史小说所容许的虚构,"须得做到这种地步,即这在过去大概是可能有的;须得做到这样:如果这(指编出来的事情)过去不曾有过,但却是应该有过的"。与此有关的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他认为"有些日期是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的。这些日期就如同是打在历史上的纽结。可是,也有一些日期是偶然性的,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发展并无什么意义。对于这样的日期,艺术家看怎样方便,就可以怎样处理"。

在《彼得大帝》里,绝大部分人物,包括从彼得大帝起,他的朝臣、将领,外国的君王、使节,同龄的游伴、战友,乃至来自人民底层的农奴、逃犯等等,都是实有其人其事的。但是其间也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事件。在小说中起着很大作用的布罗夫金一家人,包括老布罗夫金和他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就都是虚构的。小说一开始就写了这一家人的生活,那时老布罗夫金只是贵族瓦西里·沃尔科夫家的一个农奴,后来因为大儿子阿列克谢认识了少年彼得,进了皇宫,逐渐长大成人,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里当上了军官,父亲也就跟着一步步飞黄腾达,从农奴一跃而成为企业主和大商人,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他的二儿子雅科夫在沃罗涅什舰队里供职,三儿子加夫里拉在荷兰造船厂学习,回国后担任海军工程师,小儿子阿尔塔蒙在家里帮助父亲操持商务,因为通晓德语,后来又进了使节政厅当翻译官。女儿亚历山德拉由彼得做媒嫁给了她父亲原来的主人沃尔科夫,夫妇俩一起奉使出国,先去波兰,后到荷兰。阿尔塔蒙娶了大贵族罗曼·布伊诺索夫公爵的女儿纳塔利娅为妻,加夫里拉准备与皇妹纳塔利娅公主结为夫妇。在这里,布罗夫金一家人既然都是虚构的,那么与这些人物有关的事件自然也都不是真实的。何况罗曼·布伊诺索夫公爵本身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以上是一种情况。也还有一些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既确有其人,或又确有其事,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或完全按照历史本来的样子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直觉",把细节加以改变了。

①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第二五三页,程代熙译。

例如彼得的第一个宠姬，德国酒商的女儿安娜·蒙斯，因为对沙皇不忠实，她另有所欢，后来被彼得离弃了。这是史实。但据有些传记材料，安娜·蒙斯的追求者是普鲁士公使凯泽林，他曾向彼得请求允许他娶蒙斯为妻，被缅希科夫的仆人狠狠地揍了一顿。一七一一年，他们终于结婚了，但半年后凯泽林就去世，蒙斯不久也因抑郁寡欢而死于肺病。阿·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里，却把安娜的恋人改成萨克森大使柯尼泽克，这个大使在一七〇二年九、十月间俄军攻克诺捷堡的那天晚上，跟彼得他们一起在战地营帐里祝捷狂饮后落水而死，从他胸口找到一个有小孩手掌那么大的颈饰，里面放着一张安娜·蒙斯的肖像，周围盘着一绺她的浅褐色头发，盖子上刺着"爱情和忠实"几个德国字；从他口袋里还搜出一叠安娜·蒙斯写给他的情书。从这以后，彼得再也没有提起过她，她写信给他，他一封也没有回，只是吩咐缅希科夫转告蒙斯：她仍然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绝对不得出门，不得在任何地方露脸。这就同原来的史实出入颇大了。

至于事件发生的日期，在《彼得大帝》里也有种种的变通处理之处。例如小说写到一六九七年彼得还在英国的时候，从欧洲买回来很多东西："一长列一长列的辎重大车，装着武器、篷布、木材和钢铁的加工工具、鲸须、包皮纸、软木、铁锚、黄杨树和白蜡树、大理石、一盒盒用酒精保存起来的婴儿和畸形人、烘干的鳄鱼和剥制的鸟类……"其实，在历史上，这些东西都是彼得于一七一七年第二次出国时买回的。又如小说写到一六九七年四月，彼得随大使团到了里加，接到贵族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写给他的复信，里面提到"黑人汉尼拔，谢天谢地，现在总算驯顺了，镣铐已经撤去，他正在学习俄文……"这个汉尼拔，历史上确有其人，他生于一六九六年，七岁时为奴隶贩子所诱拐，两年后被彼得手下的一名外交官带到了俄国，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但维尼乌斯的这封信是一六九七年写的，推算一下，那时汉尼拔仅只一岁，还在家乡过着自由愉快的生活，怎么能来到俄国，更怎么能学习俄文呢？像这种年岁上的任意改动，自由处理，最突出的例子要算是皇妹纳塔利娅公主。根据史书记载，她生于一六七三年，比彼得小一岁半，可是在长篇小说里，作者写到一六九四年太后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逝世的时候，守灵的除沙皇外，还有

“皇帝的姐姐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她比彼得大三岁，是一个温柔而快乐的姑娘”。这已经跟实际的情况不一样了，而也许是出于作者的疏忽，他后来写到一七〇四年这位纳塔利娅公主在故太后住过的寝宫里，又亲口对卡捷琳娜说：“可是我，你知道我已经几岁了？我比我哥哥彼得鲁沙只差五岁……算算那有多大了。”纳塔利娅公主死的时候是四十三岁，一生没有结过婚。彼得最爱替人家做媒，可就是没有给自己的胞妹找一位妹婿，而阿·托尔斯泰却在小说里让她跟一个虚构的人物加夫里拉·布罗夫金演出了一场纯洁的恋爱剧。

历史人物和虚构的人物，历史事件和虚构的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作家却通过丰富的想象，把这些人物和事件，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一样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丝丝入扣，真实可信。虚构的布罗夫金家神话般的发迹，与历史人物缅希科夫的真实事业相比，并不显得荒谬无稽；而虚构的布伊诺索夫公爵的保守顽固的性格，也正是当时许多领主和贵族们共有的特点。在长篇小说中，这些虚构的人物和事件，无论对整个作品主题的突出或是对彼得大帝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烘云托月、甚至铺张扬厉的作用。彼得的某些性格特征，乃至某些改革活动，就是通过这些虚构的人物和事件体现出来的。布罗夫金一家人的发迹，说明彼得在起用人才方面自有他一套新的原则：加官晋爵，主要应看他个人的功绩，而不是看他出身的门第。这种试图打破传统观念的做法，使一大批新人从下层群众中涌现出来，直接参与和实施彼得所制订的改革计划。历史人物缅希科夫出身于马夫的家庭，幼年时贩卖过兔肉馅饼，后来在彼得身边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红人：权倾天下，位极人臣。现在又虚构了布罗夫金一家人的飞黄腾达，这就使彼得大帝这种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的重要特性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阿·托尔斯泰对此曾作了非常概括的描述：

> 这儿，在俄罗斯国土的边缘地区，被夺回的海湾旁边，一批新的人物坐在缅希科夫家的餐桌上：这些人物，按照沙皇彼得的敕令（“今后将根据各人的能耐给以相应的显贵地位”），完全依靠个人的才能，从没有烟囱的农舍里蹿出来，脱下树皮鞋，换上有扣子的、方头的黑色软皮鞋，而且抛开了辛酸的想法（“老天爷，你为什么注定我非要在阴冷的房子里饿着肚子哀号呢？”），

像现在这样，坐在丰盛的菜肴前面，不管愿意不愿意，开始考虑和谈论国家大事了。这儿有布罗夫金三兄弟……

至于布伊诺索夫公爵这个虚构人物的顽固保守，直至他最后被贬黜为宫廷弄臣的种种细节，都说明彼得的改革活动是在重重阻碍中进行的，但这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人物，最后终将归于失败。在阿·托尔斯泰的笔下，布伊诺索夫公爵是个对改革怀有抵触情绪的领主，他觉得"如果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那么所有的世家、公爵和贵族都要毁掉"。但他认为要消灭领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中坚……消灭了我们，就没有了国家，没有了生活的目的"。他一直在心里嘀咕："皇上，难道你打算跟农奴一起来统治吗？……真是胡说八道！……你还年轻，理智薄弱，而你仅有的那点儿灵性也给你在库奎外侨区喝酒喝掉了……"而沙皇呢，对这种人就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嘲弄，加以凌辱。小说描写了圣诞节前夜，彼得带领了一大伙人到一家家名门望族的府邸去胡闹，去辱弄，搞得那些贵族领主都惶惶不安，"许多人简直好像准备死亡一样为这些日子作着准备"。围绕布伊诺索夫公爵展开的这些情节，一方面显示出彼得对付顽固领主们的手段之野蛮，另一方面也说明彼得对腐朽落后势力的仇恨之深切。从塑造彼得大帝这个中心人物的性格特征来说，所有这些虚构的事件以及布伊诺索夫公爵这个虚构的人物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八

阿·托尔斯泰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除了从《彼得大帝》中可以看到他在语言艺术方面的卓越技巧以外，在不少文章里他还谈到过一些语言艺术的理论。"金刚石般的语言"，也就是他所谓的"手势语言"，在他看来是一种最适宜于塑造形象、因而也是作家们应该掌握和运用的语言。这种"手势语言"不仅能够描绘出人物的外在动作，包括他的举止行动和面部表情，而且还能够揭示出人物的内在动作，包括他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状态。在《彼得大帝》中，阿·托尔斯泰正是运用了这种"手势语言"，出色地塑造了为数众多的人物，展现了一条璀璨夺目的人物画廊。虽然作者声称除了彼得大帝这个中心

人物，对“其余那些伴随他的人物，根据他们不同程度的重要性，用墨递减，刻画也逐渐粗疏”，然而读者都会看出，即使在那众多的次要人物身上，作者也一样运用了“手势语言”，描绘出各自鲜明的个性。例如当俄罗斯增援部队开到达索卡尔，奥古斯特又突然向华沙进军的消息传到瑞典军营的时候，阿·托尔斯泰写道：

……皮佩尔伯爵意乱心慌，便走去唤醒国王，因为那时天也在亮了。查理平静地睡在行军床上，双手交叉着按在胸口。一盏铜灯的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他那很大的凸骨鼻子，禁欲主义的瘦瘪的腮帮，闭得紧紧的嘴唇，——甚至在睡梦中他也想不同凡响呢。他看去仿佛是石棹上一座中世纪骑士的雕像。

起初，皮佩尔伯爵把希望寄托在国王的公鸡身上，这本来已经是它大声啼叫的时候了。可是那公鸡不得不跟国王一起过着修道者的生活，这会儿只是在帆布帐篷后面那个笼子里走动一阵，沙着嗓子逼出那么一声：“哎——喝——喝！……”

“陛下，请醒醒吧！”皮佩尔伯爵尽可能温和地说道，拨亮了那个灯盏的火苗。“陛下，传来一个不太愉快的消息……（查理没有动弹，只是把眼睛睁开了）奥古斯特趁我们没有防备溜跑了……”

查理马上拔出两条穿着粗麻布内裤的腿，一骨碌把一双穿着羊毛袜的脚甩在地毯上，用两个拳头撑在那儿坐着，瞅住皮佩尔。皮佩尔便以朝臣们的小心谨慎态度，启奏那关于奥古斯特的命运已经有所改变的情况。

“我的骑兵长靴，还有裤子！”查理慢条斯理地说，那双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睁大得越发吓人了，——它们甚至好像在闪烁，如果那不是开始冒烟的灯火的反光。皮佩尔跑出帐篷，随即跟贝尔根海尔姆一同进来了，那人的假发匆忙地歪扣在额头上。将领们陆续走进了营帐。查理跷起两腿，穿上了裤子，着好了骑兵长靴，扣齐了常礼服上的纽扣，弄得两个指甲都给折裂了，直到这时候他才发作他的狂暴。

在这里，作者把查理十二世的表情、行动等外在动作细致地描绘

出来了，而通过这些外在动作，也把他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绪等内在动作生动地揭示了出来。在这里，作者不仅描写了查理十二世，也写到了皮佩尔伯爵和贝尔根海尔姆，甚至还写到了国王的公鸡，尽管“用墨递减”，但是用笔之神，仍然会使有心的读者拍案叫绝。

至于那文字——通篇的文字，可说是完全达到了优美、生动、简洁、洗练的极致。特别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的对话，不仅按各人的身份来说是贴切的，而且就语言的运用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为了表现历史时代的特色，小说自然不能不采用一些十七、十八世纪时流行的词语，但却并不显得古奥奇僻，陈腐费解。当时正值俄国加速西欧化的初期，因而在对话或是叙述中间，有时还插入一些外来用语，乃至直接使用原文，这也有助于真实地再现历史时代的风貌。

阿·托尔斯泰又是一位讲述故事的能手。他最初写的那几本回忆性题材的作品如《伏尔加河左岸》、《怪人》和《跛老爷》，就已显示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高明技巧和卓越才华。时隔二三十年，作者在《彼得大帝》里，无论就情节的选择还是层次的安排，都更臻于得心应手的娴熟地步。就拿人物的塑造来说吧，有时采用直接描写的手法，有时也用间接描写的手法。前面那一段引文里的查理十二世，是从作者的角度直接进行描写的，可是在这以前，作者曾从波兰将军卡尔洛维茨的角度，作为向彼得面奏的内容，对查理十二世进行了间接的描写，其刻画之生动，与前面那段直接描写是无分轩轾的。

> 卡尔洛维茨把脖颈在领子里伸了几下，开腔了：
>
> “我在那里待过，一点不错……那个城市并不大，可是从海上和陆上都不容易攻破，——是一个十足的狮子窝。我从船上起岸，用的是化名，穿的是便服。我走到市场上，可就觉得奇怪了：倒像敌人已经进了城似的，——商店和住家正在关上护窗板，女人们正在抓住她们的孩子。我问一个过路人，这是怎么回事。他摆了摆手，撒腿就跑了：‘国王来啦！’
>
> “我在几次行军中以及许多驻扎过的城市里，看的也多了，可就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光景，老百姓竟会像逃避瘟神一样昏头昏脑地逃避自己的国王……我望着，看见百来个猎人骑着马从林木森森的小山上冲下来，号角挎在脊背上，猎狗牵在带子上……他

们穿过石桥，驰进了城里。市场上早已鬼也没有一个了。打头的一匹黑色公马上骑着一个十七岁左右的青年，脚登一双士兵的过膝长统靴，身上光穿一件衬衫。他放松了缰绳，纵马飞驰：国王查理十二世！……那只狮崽子！……跟在他背后的是那些猎人，他们打着唿哨，哈哈大笑着。如同一批魔鬼，他们驰过了市场。幸亏大家都逃避了，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人被踩倒……”

再拿事件的叙述来说吧，有时候铺叙得非常周详，有时候却又描述得十分简略。阿·托尔斯泰是以擅长描写群众场面著称的，《彼得大帝》中关于射击军的叛乱以及俄军远征亚速、进军纳尔瓦的战斗，都被描写得气势奔腾，雄伟遒劲，而又雕琢细密，刻画入微。其他如沙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晏驾，彼得皇帝的大婚以及母后纳塔利娅的丧礼，乃至征服亚速后的祝捷游行，“命定号”战舰的下水典礼等等，作家都以浓重的笔墨，作了酣畅淋漓的描绘，其规模之宏大，形象之逼真，给读者以难忘的印象。阿·托尔斯泰在对工人作家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指出：“文学，——这是一门艺术，通过语言把原来在你们脑子里的形象在读者的心中再现出来，你们所看到的，用语言描绘出来的东西，读者读了之后，在他们的心中就会油然地出现一幅你们所看到的那些形象组成的图画，而且这些形象还被涂上了读者的个性色彩。”读了《彼得大帝》，在我们心中出现的正是这样一幅有声有色的形象的图画。

然而对于各种事件的叙述，也还有详略的不同，这就使得长篇小说的整幅画面，更显得疏密相间，浓淡异趣。例如写远征亚速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作家对作战的过程，战斗的场景，乃至俄军的惨败，都花了很多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进行了多层次的刻画，后来对俄军取得胜利后的祝捷活动，也细致地描写了队列的阵容，观看的盛况和典礼的排场，可就是对制胜敌人、占领亚速的经过，却只用了寥寥几百字作了简单的交代：

新的世纪艰难地开始了。到了春天，舰队毕竟都建成了。从荷兰招来了一批工程师和团队指挥官。在潘申和切尔卡斯克，积储了大量的给养。兵员的缺额也都补充了。于是在五月

里，彼得乘着新造的帆桨大船“普林基皮乌姆号”，领着舰队，出现在亚速城下。土耳其人受到海陆两路的围攻，拼死抵抗，打退每一次的冲锋。可是当所有的粮食和弹药统统用完以后，他们便无条件地投降了。三千名土耳其帝国精兵连同哈桑·阿拉斯拉诺夫总督离开了那遭到破坏的亚速城。

再如彼得以米哈伊洛夫的化名随大使团出国访问，先后在波兰、荷兰、英国等地住了一年，小说作者只详细地描叙了他同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的秘密会谈，以及另一次他同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和她的女儿索菲娅－夏洛特的亲切会见，而对彼得在欧洲的其他活动，出访的整个过程，却以沙皇与“公爵皇帝”的几次通信就这样简略地带过了。

塑造人物也好，描叙事件也好，或直接或间接，或详尽或简略，错落有致，绚丽多姿，阿·托尔斯泰作为语言艺术大师的卓越技巧，在《彼得大帝》中，以上这些都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或者一种方式的表现罢了。

高尔基高度评价阿·托尔斯泰的艺术才华。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读到《彼得大帝》第二卷的一些片断以后，他就写信给作者：

> 您知道，我非常喜爱和重视您那了不起的天才，明达而又欢乐的天才。是的，我正是这样来领会您的天才的，欢乐的、带着火花和机警讪笑的天才，可是在我看来，天才的这种品质还是次要的，而首要的是，您的天才简直是了不起的真正的俄罗斯天才，是俄罗斯式的明达的天才……《彼得大帝》是我们文学中第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是一部可以长期留传的书。最近我读了小说第二部中的片断，——好极了！您真会写壮丽华美的作品。①

朱　雯

1985年10月

① 《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三十卷第二七九至二八〇页，莫斯科，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主要人名表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坚卡、彼得鲁沙)——彼得大帝,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皇后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儿子。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彼得大帝的异母哥哥。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与彼得大帝同时即位的沙皇,彼得大帝的异母哥哥。

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索尼卡、索纽什卡)——摄政王,彼得大帝的异母姐姐。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纳塔莎)——彼得大帝的姐姐。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纳雷什金娜——彼得大帝的母亲。

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彼得大帝的舅舅,使节政厅总监。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索菲娅的舅舅。

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内兄,海军部大臣。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内兄。

马尔法·马特维耶芙娜——沙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妻子。

叶夫多基娅·费多罗芙娜·洛普欣娜(杜尼娅、杜涅奇卡)——彼得大帝的第一个妻子。

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斯卡娅(埃列娜·埃卡捷琳娜、卡秋莎、卡佳、埃伦·卡捷琳)——利伏尼亚的女俘虏,彼得大帝的第二个妻子,后来是女皇卡捷琳娜一世。

安娜·蒙斯(安娜·伊万诺芙娜、安欣、安努什卡)——德国商人的女儿,彼得大帝的情妇。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罗芙娜——沙皇伊凡的妻子。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奥列申卡)——彼得大帝和皇后叶夫多基娅·洛普欣娜的儿子。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阿列克萨什卡、阿列克萨沙、丹尼雷奇)——饲马员的儿子,彼得大帝的亲信,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军官,彼得堡总督。

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伊瓦什卡、万卡)——农民,后来是商人、实业家。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布罗夫金娜(桑卡、萨尼娅、萨申卡、萨涅奇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女儿,贵族领主瓦西里·沃尔科夫的妻子。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阿廖什卡、阿廖沙)——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军官。

阿尔塔蒙·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阿尔塔莫沙、阿尔塔莫什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外交事务衙门的翻译官。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加夫里尔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海军工程师。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雅什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航海员。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大贵族,“公爵皇帝”,刑事政厅总监。

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佐托夫(阿尼基塔)——彼得大帝的老师,诨名“公爵教皇”。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领主,射击军政厅总监。

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贵族杜马秘书官,射击军哗变的首领。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摄政王索菲娅的亲戚和同党,后来是彼得大帝的外交官。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瓦夏、瓦西卡)——外交家,摄政王索菲娅的情人,远征克里米亚的总司令。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领主。

米哈伊尔·戈利岑——近卫军司令官。

阿尔塔蒙·米哈伊洛维奇·戈洛温——“游戏兵团”的创建者。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俄罗斯海军的创建者，海军上将。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领主，陆军大元帅。

罗曼·鲍里索维奇·布伊诺索夫——领主。

安东妮达·布伊诺索娃——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女儿。

奥莉加·布伊诺索娃——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女儿。

纳塔利娅·布伊诺索娃——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女儿。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尼乌斯——领主杜马的秘书官。

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使节政厅的翻译官。

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瓦西里·沃尔科夫(瓦西卡、瓦夏)——领主，彼得大帝的侍臣，布伊诺索夫的表侄。

茨冈人——沃尔科夫家的农奴，兵士，后来成为乞丐和强盗。

奥夫谢·勒若夫——射击军士兵，缅希科夫的舅父。

奥夫多基姆——射击军叛乱的首领，乞丐。

“泥洗脸”费季卡——修道院的农奴，流亡者兵士。

库兹马·热莫夫——铁匠，发明家。

尼基塔·德米多夫——图拉的铁匠，乌拉尔冶炼业的创建者。

安德烈·戈利科夫(安德留什卡)——帕列赫的圣像画师。

涅克塔里——分裂派教会长老。

安德烈·杰尼索夫——分裂派教会长老，后来是商人。

弗朗茨·勒福尔特——瑞士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武官，彼得大帝的亲信和谋士。

潘布尔格——葡萄牙海盗，俄罗斯海军中将。

奥吉尔维——奥地利军事家，俄罗斯元帅。

奥古斯特——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

柯尼泽克——萨克森驻莫斯科大使。

马拉霍夫斯基——波兰大贵族地主。

索别先斯基——波兰大贵族地主。

约翰·帕特库尔——利伏尼亚大贵族。

索菲娅·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奥古斯特的情妇。

查理十二世——瑞典国王。

卡尔·霍恩——瑞典将军,纳尔瓦卫戍司令官。

阿尔维德·霍恩——瑞典驻华沙卫戍军上校司令。

阿塔莉·台斯芒伯爵夫人——查理十二世的情妇,后来是奥古斯特的情妇。

目　次

译本序 …………………………………………………… 1

主要人名表 ……………………………………………… 1

第　一　卷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58
第三章 …………………………………………………… 98
第四章 …………………………………………………… 129
第五章 …………………………………………………… 210
第六章 …………………………………………………… 298
第七章 …………………………………………………… 323

第　二　卷

第一章 …………………………………………………… 389
第二章 …………………………………………………… 465
第三章 …………………………………………………… 546
第四章 …………………………………………………… 610
第五章 …………………………………………………… 663

第　三　卷

第一章 …………………………………………………… 711
第二章 …………………………………………………… 728

第三章……………………………………………………………… 756
第四章……………………………………………………………… 776
第五章……………………………………………………………… 809
第六章……………………………………………………………… 843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一

桑卡从暖炕上跳下来，用屁股撞开发胀了的门。雅什卡、加夫里尔卡和阿尔塔莫什卡跟着桑卡很快爬下来，因为大家突然都想喝水了。随着一团从有股酸味儿的屋子里冲出去的水汽和烟雾，他们跑到了黑糊糊的门廊里。蓝漾漾的微弱的晨曦从小窗上的积雪里透进来。天气冷极了。水桶里结着冰，木勺子也冻住了。

孩子们一忽儿用左脚跳着，一忽儿用右脚跳着，——他们个个都打着赤脚。桑卡头上缠一条围巾，加夫里尔卡和阿尔塔莫什卡只穿一件齐肚脐的小衬衫。

"门，你们这些疯孩子！"母亲在屋子里喊道。

母亲站在暖炕前面。松明在炉台上熠熠地燃着。火焰照亮了她满是皱纹的脸。一双哭坏了的眼睛，在破烂的头巾底下吓人地闪了一闪，——跟圣像上的眼睛一模一样。桑卡心里一吓，便使劲把门碰上了。然后她舀起一勺清甜的水，喝了一口，咬住一块冰，又递给弟弟们喝。她轻轻地说：

"你们冷不冷？要是不冷，咱们跑到院子里去看看；爸爸在那边套马呐……"

院子里，父亲正把马套上雪橇。雪花轻轻地飘着，天空里净是雪片；几只乌鸦停在高高的桩栅上；这儿没有门廊里那么冷。父亲伊万·阿尔捷米奇（母亲是这样称他的，其余的人，连他自己在内，都简称伊瓦什卡，诨名布罗夫金），把一顶高高的毡帽直扣在两条凌厉的眼眉上。他那部火红色的大胡子，从圣母节日起就一直没有梳理过……一副连指皮手套突露在他那件粗呢农民长襟衣的胸口，腰间低低地束着一条韧皮，树皮鞋踩在畜粪狼藉的雪地上发出刺耳的吱

吱声。车档子出了毛病……那东西烂了，净是一个个疙瘩。他懊恼地朝黑马吆喝，这马腿短肚子大，就像他本人一样。

“淘气吗，你这个调皮鬼！”

孩子们在门廊旁边解了手，不顾寒气刺骨，大家还是挤在冻冰的门槛上，缩做一团。顶小的那个孩子阿尔塔莫什卡结结巴巴地说：

“没关系，回头咱们到炕上去暖一下……”

伊万·阿尔捷米奇把马套好了，让它到木桶里去喝水。那马喝了很久很久，连瘦骨嶙峋的两肋都鼓起来了，好像在说：“草料你只喂了我个半饱，这水我可要喝个畅快啦！……”父亲戴上了手套，从雪橇里的麦秸底下拿出那根鞭子来。

“快到屋子里去，要不，我就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他向孩子们喝道。随后他侧着身子跳到雪橇上，一出大门就滑溜溜地趁势拐了个弯，小跑着经过盖着雪的高大的枞树地带，朝着领主沃尔科夫的儿子家的庄园驰去。

“啊！冷得好厉害！”桑卡说。

孩子们冲进了黑洞洞的农舍，爬上暖炕，牙齿格格地直打颤。又暖和又干燥的烟在熏黑了的天花板下面缭绕着，从房门上端的小窗口溜出去：这屋子连个烟囱也没有。母亲正在揉面团。这家人生活过得很不错：有一匹马，一头母牛，四只母鸡。人家都说伊瓦什卡·布罗夫金挺“扎实”。松明的火花从灯架上爆下来，嗤嗤地掉在水盆里。桑卡拿一件羊皮袄盖在她自己和弟弟们身上，钻在里头，又小声地讲着各种各样可怕的东西：这些东西千万可提不得，一到夜里它们就会在地板底下窸窸窣窣地作响呢……

“前几天，我要是瞎说，叫我眼珠子破裂，我可着实吓死了……门槛旁边有一堆垃圾，垃圾堆上搁着一把笤帚……我从暖炕上一望哪，真可怕，愿上帝保佑我们！那笤帚底下，有个毛乎乎的东西，长着猫胡子……”

“啊！啊！啊！”几个钻在皮袄下面的孩子都给吓住了。

二

一条隐隐约约给人走出来的路往树林子里穿过去。年深月久的老松树把个天空都遮住了。被暴风吹倒的大片树木和茂密的林丛弄得这个地方很难走。这片土地是沃尔科夫的儿子瓦西里前年受封的，那时候他刚离开那在莫斯科任职的贵族父亲，独立成家。领地政厅① 封给他四百五十俄亩土地，连同住在那里的三十七名农奴和他们的家属。

瓦西里造了一所庄园，把钱都花光了，只好将领地的一半押给修道院。那些僧侣用二分息的高利借给他一笔款子。既然受了封赐，那么给皇上办公差时他就得骑骏马，披甲胄，佩宝剑，带火枪，还得随带自己的军士，而这三个人也得有坐骑，穿棉甲，佩马刀，带弓箭……靠那笔从修道院里借来的钱，这点装备好歹总算置办起来了。可是他自己不是还要生活吗？家奴不是还要豢养吗？僧侣的利息不是还要支付吗？

皇上的国库可真不饶人。年年有新的敕令，新的捐税——给养捐啊，道路捐啊，贡税啊，免役税啊。自己还能有多少留下呢？而且他们经常来催问领主——农民的免役税为什么追逼得这样松。可是你总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剥农民的皮啊。在先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② 当政的年代，由于战争、骚乱和暴动，国家已经弄得民穷财尽了。自从那个该死的强盗斯坚卡·拉辛③ 在大地上蹿了一番以后，农民们都变得无法无天了。只要你稍微把他们逼得紧一点，他们就

---

① “政厅”是十六世纪沙皇政府设立的中央一级的管理机关的名称。彼得进行体制改革时，曾将“政厅”改为“院”。均相当于后世的“部”。领地政厅是中央政府负责处理领地事宜的职权衙门。

②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45—1676 在位），俄国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沙皇的儿子。他实行了许多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措施，以致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

③ 斯捷潘·季莫费耶夫·拉辛（？—1671）的小名，顿河哥萨克人，曾领导一六六七至一六七一年的农民起义，反对俄罗斯的封建主义与农奴制度。一六七一年六月在莫斯科被处死。

会像狼一样张牙舞爪。为了逃避这种苛捐杂税，他们便纷纷逃到了顿河，你用诏书和军刀都没法把他们从那儿弄回来。

那马浑身盖着霜，快步疾驰。树枝擦着车弓子，撒下来扑簌簌的雪花。尾巴蓬松的松鼠，攀在树干上，望着他们走过去，——林子里多的就是这种松鼠。伊万·阿尔捷米奇躺在雪橇里寻思着，——农民们只有寻思的份儿，别的可什么都没啦……

“哦，好吧……这个得拿出去，那个也得拿出去……这个人要给，那个人也要给……可是，像这样的国家可真是一口无底的井哪！你怎么填得满它啊？干活，我们一点也不逃避，我们什么都受得了。可是在莫斯科，领主们出门都坐起镀金的马车来了。那种马车，也要我们给他钱去置办啊，那个吃得肥肥胖胖的恶鬼。哦，好吧……你强迫我们干活也罢，你把要拿的东西拿去也罢，可就是不要来跟我们胡搅……两次来剥我们的皮，伙计们，这就是胡作非为！骑在我们头上的官儿太多了，啐！——不管你走到哪儿，总有一个什么秘书啊、录事啊或是地方官啊坐在那儿写着……可是拿钱出去的却只有庄稼人……唉，伙计们，我最好还是逃走，在林子里，野兽固然会把我撕个粉碎，可是死总比吃这种胡作非为的苦来得痛快些……那样一来，他们总没法儿老是靠我们来养活了……”

伊瓦什卡·布罗夫金寻思着，他想的也许就是这些心事，也许不是。沃尔科夫家一个诨名叫做茨冈人的农民，黧黑的皮肤，花白的头发，在雪橇里跪着，从林子里冲出来，赶到了大路上。有十五个年头，这人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在各地流浪飘泊。可是敕令下来了：所有的逃亡者，不管已经逃出来了多久，一律得遣还原主。这茨冈人正在沃罗涅什附近干农活，就在那里给逮住了，被押回老沃尔科夫家里。后来他又逃跑了，却又给抓回去，给残酷地抽了一顿鞭子，随后被囚禁在沃尔科夫的庄园里；等他皮肉上的创伤一好，又被拉出去残酷地打了一顿，仍旧给囚禁起来，为的是教训教训这个骗子，这个偷儿，以后休想再逃跑。幸亏茨冈人后来改归了瓦西里家，他这才算是得到解救了。

“你好，”茨冈人对伊万说，走过去坐在他的雪橇上。

“你好。”

"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好像也没什么好消息……"

茨冈人脱掉连指手套,捻了捻唇髭,捋了捋胡子,遮住他的狡猾神色:

"我在树林子里遇到一个人,他说皇上快要死了。"

伊万·阿尔捷米奇在雪橇里欠起身子。他觉得很害怕……"得噜!"……他除下便帽,画了个十字:

"那么他说谁来做皇帝呢?"

"他说除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①] 那孩子,没什么别人了。可他还刚刚断奶呢……"

"嗯,我的小伙子!"伊万戴上了便帽,翻了翻白眼。"嗯,我的小伙子……这天下看来就要成为领主们的世界了。咱们统统都要完蛋啦……"

"完蛋,也许不会,就是这话。"茨冈人朝伊万凑拢一点,递了个眼色。"那个人说:'暴动就要起来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下去,啃啃面包,世故嘛,咱们也经历得很多了。"茨冈人龇开一口结实的牙齿,笑了一阵,随后大声地咳着,把满林子都震响了。

一只松鼠从树干上跳下来,飞也似的穿过大路,被它抖落的雪花在斜阳里熠熠闪耀,如同一丛丛细针。一轮巨大的紫红色太阳,悬挂在道路尽头的小丘上空,俯临着沃尔科夫家庄园那高高的围栅、陡陡的屋顶和袅袅的炊烟……

三

伊瓦什卡和茨冈人在一座高高的大门旁边把牲口勒住。大门洞里有两面坡的房檐的神龛里面供着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像,庄园四周围着无法攀越的栅栏。就是鞑靼人来攻,这栅栏也对付得了……两个农民除下便帽。伊瓦什卡抓着边门上的环子,按着规矩说道:

---

① 即后来的彼得大帝。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们吧……”

看门人阿韦良从门房里走出来，树皮鞋咭咭地响着，往门缝里张了张——原来是自己人。他说了声“阿门”，就动手把大门打开了。

两个庄稼人把马牵进院子。他们光着头站在那儿，朝领主宅子那些安了云母片的窗子斜觑了一眼。有一道门廊，带着陡峭的阶磴，通往正院。这道雕着花纹的木门廊，漂亮极了，上面有一个蒜头形的拱顶。门廊高头，还矗立着一个天幕式的房顶，连着两排桶形的屋檐和一条镀金的屋脊。正院底层，是用粗大的圆木砌的储藏室。瓦西里·沃尔科夫当初造这一间屋子，原是为了在冬夏两季储藏东西——粮食，咸肉，以及各式各样盐腌和糖渍的食品。不过农民们都知道，他的储藏室里其实只有耗子。可是那门廊（不少公子王孙准会以此而自豪）着实富丽堂皇……

“阿韦良，老爷干吗传唤我们牵着马到这儿来，——是要当公差，还是有别的什么事？……”伊瓦什卡问。“照我想，我们一点也不欠他什么了……”

“要你们把军士送到莫斯科去……”

“又要作践牲口了？……”

“有什么风声？”茨冈人走拢一点问，“跟什么人打仗？还是发生了暴动？”

“那跟你我都不相干，”花白胡子阿韦良点了点头。“吩咐这样做嘛——要你们把人送去。今天已经为你们这帮弟兄运来了一大车棍子……”

阿韦良直着两腿走回门房里。有一扇亮着灯光的窗子在冬天的黄昏中闪烁。这院子里修了不少杂用建筑物：畜栏、地窖、小木房、锻铁场。可是这些屋子，一半都没有使用。沃尔科夫总共只有十五个农奴，而这些人还都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活儿，他们自然是干的，——好歹耕耕地啊，下下种啊，运运木材啊，可是靠这点活儿日子怎么能过呢？这是一种奴隶劳动啊。据说瓦西里把一个农奴打发到莫斯科去，在教堂门口装疯作傻，——这个人倒替他弄来了一点钱。据说还有两个也在莫斯科，拿着篮子东走西转，贩卖木勺啊、树皮鞋

啊、哨子啊什么的……① 可是，归根到底，依靠的还是庄稼人。他们养活了你……

伊瓦什卡和茨冈人在苍茫的暮色中站在院子里，寻思着。着急也用不着。哪里也指望不到什么好事情。当然啰，老年人都说从前嘛日子来得好过些：要是你不喜欢你的主人，你尽可以离开他，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啊，可就不许那么做了，——叫你住在哪里，你非住在哪里不可。叫你养活瓦西里·沃尔科夫，你怎么也得养活他。大家都已经变成农奴了。而且你应该料到：情况还会坏下去呢……

什么地方有扇门尖利地嘎的一响，一个没系头巾、不怕难为情的婢女，穿过雪地奔到他们那儿：

“老爷吩咐，叫你们把牲口卸下了。就在这儿宿一夜。你们可千万别拿老爷家的草料喂你们的牲口啊！……”

茨冈人正想往这个姑娘的光滑的背上抽一鞭子，可是她跑了……他们不慌不忙地卸下了牲口，走进家奴的下房里去宿夜。有七八个男仆人，从主人那儿偷来了一支脂油制的蜡烛，正在把油腻腻的纸牌往桌子上拍着，——用戈比赌输赢……他们在吆喝，在争吵；一个人打算把一个钱币藏在腮帮里面，另一个人就动手去扯他的嘴唇。这些懒汉，可不是吗，他们却全都吃得饱饱的！

旁边长凳上坐着一个孩子，穿件长长的亚麻布衬衫，一双破破烂烂的树皮鞋，他是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阿廖什卡。那年秋天，因为饥荒，欠缴了税款，他们只得把他送到领主家里当终身的奴仆。这孩子眼睛长得挺大，活像他的母亲。一看就知道他在这儿常常挨打。伊万也斜着眼睛朝儿子瞟了一下，心里很难过，一句话也没说。阿廖什卡闷声不响，朝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招呼儿子过来，压低嗓门问道：

“他们吃过晚饭没有？”

“吃过了。”

“这可糟啦，我从家里出来没有带面包。”（这句话他说得不老实；明明有一块面包，他用破布包着，塞在怀里呢。）“你好歹替我想想办

① 这是俄国农奴制的剥削方式之一，叫代役制。

法……你瞧，阿廖沙……明儿早上，我要跪在地上禀告老爷，说我有许多活儿要干。说不定他会开个恩，让你替我上莫斯科去支差。”

阿廖什卡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好的，爸爸。”伊万动手脱鞋子，他好像兴致勃勃、吃得饱饱的样子，用爽快而又急促的嗓音说道：

“你们是不是天天都像这样玩儿呀，伙计们？嗨，你们日子过得不赖呀，有那么多好吃好喝的……”

他们中间有一个高个儿的家奴，把纸牌一甩，回过头来说：

“你是什么人，敢来找我们的碴儿？……”

伊万不等人家给他吃耳刮子，便爬到板床上去了。

四

到瓦西里·沃尔科夫家来做客的、附近一个小领主的儿子米哈伊尔·特尔托夫留在主人家宿夜。他们很早就吃了晚饭。涂着釉彩的火炉旁边，那些宽阔的木炕上堆着毡毯、枕头和熊皮袄。可是宾主都年轻，还不想睡觉。屋子里热烘烘的。他们只穿一件贴身衬衣，坐在木炕上，在暮色中聊天，不时打一个呵欠，往嘴上画一个十字。

“你啊，”客人说，嗓音又严肃，又低沉，“你啊，瓦西里，有很多人羡慕你……可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父亲生下我们弟兄十四人。七个已经受封出去了，正在荒地上挣扎，有的只剩两个农奴，有的只剩三个，——其余的统统逃跑了。我是老八，明天就要受封。他们会赐给我一个烧光了的小村子，一片满是青蛙的沼泽……日子怎么过呢？呃？”

“眼下，谁都不好过，”瓦西里答道，一只手拨着挂在两膝中间的一串柏木念珠。“大家都在挣扎着……日子怎么过呢？……”

“我祖父，地位比戈利岑高，”特尔托夫说，“他为先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①] 白天黑夜守过灵，可是我们在家里，却穿的是树皮鞋……丢脸吗，我们也已经丢惯了。我们一点也没想到什么面子不

①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1596—1645），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一六一三年从莫斯科驱逐了波兰武装干涉者以后，由全俄缙绅会议拥为皇帝。

面子，只想到怎么样活下去……我父亲到领地政厅去请求，头都磕烂了：眼下，空着双手去请求，一点也没用。总得给秘书官孝敬一点，给书记官孝敬一点，给小录事孝敬一点。你送去的东西，他们往往还不接受，只是歪歪嘴……为了一件小事，我们曾经请斯乔普卡·列梅佐夫书记官帮忙，送了他一点礼物：十个阿尔丁①，（好容易张罗来的一丁点儿钱！）一普特② 鲟鱼干。钱，他是收下了，那个贪婪的酒鬼，可是那点鲟鱼，他却叫人扔到了院子里……另外有些比较聪明的人，反而达到了目的……沃洛季卡·切莫达诺夫带了一个奏折去见皇上，弄到了两个小村子作为永久的领地。可是人人都知道，在最近一次对付波兰人的战争中，正是这个沃洛季卡从战场上不顾死活地逃回来了，而他父亲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战场上，小差也开了三次……可是他们倒没有为此而被剥夺领地，逐出庄园，反而又受封了几个村子……真是没有公道啊……”

他们缄默了一会。热气从火炉里腾出来。蟋蟀枯燥无味地鸣着。屋子里又静寂，又沉闷。连院子里的那些狗也已经不嗥了。后来，沃尔科夫沉思地说：

“我们只要能在哪一个国王手下有个差使当当就好了——不管是威尼斯，是罗马，或是维也纳……我会头也不回地赶去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送给我教父一本书，我借来看了一下……所有别国的人民，生活都过得又富足，又优裕，惟独我们却全是些叫化子……前不久我在莫斯科，想找一个军械匠，有人就叫我到库奎区③ 外国人那儿去……他们不是正教徒，一点不错，——上帝会审判他们……可是我一走进他们的围栅，就发现街道都是打扫过的，房子又整洁又明净，园子里栽着花……我一路走进去，心里有几分惊奇——一切都那么美妙，仿佛在梦里似的……人们都和蔼可亲；而他们

① 俄罗斯的一种铜币，值三戈比。

② 俄罗斯的重量单位，合十六·三八公斤。

③ 十六世纪下半叶，利沃尼亚战争中的外籍俘虏，被集中安置在莫斯科郊区，称“日耳曼区”。因地处莫斯科河的支流雅乌札河和库奎河之间，十七世纪时改称“库奎区”，是莫斯科六个外侨区中最大的一个，距彼得幼年居住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克皇村较近。

就住在那儿，明明跟我们比邻而居。还有他们的财富！光是库奎一个区，就比莫斯科全城连同它的郊区还要富裕……"

"想做买卖吗？那也得有本钱，"米哈伊尔望了望自己的光脚。"当射击军① 吗？那也没什么大出息。你还不曾升到百人长，你的脊背可先给他们折磨坏了。前些日子，御马房的一个马夫，丹尼洛·缅希科夫，来看我的父亲，他说国库已经积欠了射击军团队两年半的饷金。你要嚷嚷，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佩若夫上校把射击军派到了莫斯科自己的领地上，他们便像奴隶一般待在那儿干活了……有人去控诉，这些告状的人可就在拘留所前面给鞭打了一顿。嘿，那些射击军都气愤极了……缅希科夫说：等着瞧吧，他们还会给你们苦头吃呢……"

"听人说，穿领主皮大衣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渡过莫斯科河去。"

"你还能指望些什么呢？个个人都变成叫化子了……那样重的负担，又是贡税，又是租赋，又是杂捐，大家只好头也不回地逃走了……缅希科夫说：做买卖的全是外国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霍尔莫戈里，他们盖起了石砌的仓库。他们从外国用一卢布进的货，卖给我们三卢布……可我们的商人，因为贪心，宁可让货物都烂掉。商业区住户担负不了沉重的捐税，都在往外逃——有的去外县，有的去荒凉的大草原。现在，有人在河上打冰窟窿，于是又订出了一种什么冰税……那么，这些捐啊税的到底都用到哪里去了呢？缅希科夫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在涅格林纳雅河边造了一座豪华富丽的邸宅，外头包的是铜皮，里面镶的是镀金的皮革……"

瓦西里抬起头，瞅着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把脚缩到木炕底下，也瞪着瓦西里。这个一刹那前还很温顺的年轻人，这会儿样子全变了：

---

① 俄罗斯最早的装备火器的常备军（步兵），建立于伊凡雷帝时代（1550 年）。这些射击军是从广大居民阶层中招募来的，他们平时与家属居住在大城市的特别划定的区域，从事各种买卖和手工业。他们兼充卫戍军、警察部队和消防队，沙皇出巡时还兼充皇上的禁卫。

他冷冷一笑，摆动着一条腿，弄得那木炕在他屁股底下摇晃起来……

"那你怎么想呢？"瓦西里小声问道。

"上个星期，麻雀村附近，又有一个大车队给抢了。你听说没有？（瓦西里眉头一皱，抓起了念珠。）一些呢绒商人装了一大车贵重商品……他们急急忙忙赶着，要在晚饭以前到达莫斯科，可是他们没赶到……只有一个人活着逃回来，他把种种经过报了上去。他们就着手搜捕强盗，可是仅仅发现一些脚印，而这些脚印又都被雪掩盖起来了……"

米哈伊尔耸耸肩膀，笑了一笑：

"不要怕，我不在场，我这是从缅希科夫那里听来的……（他朝瓦西里伛过身去。）他们说，脚印一直通到瓦尔瓦尔卡村，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的庄院呢……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最小的一个儿子……他跟我们是同年……"

"时候不早啦，咱们该睡了，"瓦西里没精打采地说。

米哈伊尔又闷闷不乐地笑了一阵：

"嗯，我们笑话已经说过了，这就睡觉吧。"

他轻轻地从木炕上站起来，伸了伸腰，骨节格格地响了。他往木杯子里倒了一点克瓦斯，喝了很久很久，一面从杯口上瞅着瓦西里。

"那个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有二十五个配备着马刀和火器的家奴……他们都是些不顾死活的家伙……他把他们训练好了：一年多来，他从没供养过他们，只是晚上放他们出去搜索财物……他们都是些豺狼……"

米哈伊尔在木炕上躺下，拉一件熊皮袄盖在身上，把一只手搁在脑袋底下，眼睛里闪闪发光：

"听了我刚才讲的话，你会去告发吗？"

瓦西里把念珠挂好，不声不响地躺下去，面对着松木墙，从那上面渗出来一颗颗树脂。过了好半天，他才答道：

"不，我不会去告发。"

五

土城[1] 门外，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蜿蜒在一幢幢又高又窄、两层楼的木头房子中间。到处是一堆堆灰烬，腐肉，破碎的陶器，丢弃的烂布，——这些东西都被乱抛在街头。

阿廖什卡抓着缰绳，在雪橇旁边跟着走，雪橇里坐着三个农奴，戴的是塞着麻屑的棉布军帽，穿的是绗得很厚的高领子的硬毡大衣——棉甲。这三个人就是瓦西里·沃尔科夫家的军士。他没有钱办锁子甲，只好让他们穿这种棉甲，虽然他也害怕在检阅的时候会受到羞辱和责骂：你没有按照规定来装备，你不老实……

瓦西里和米哈伊尔坐在茨冈人的雪橇里，奴仆们牵着马跟在后面：瓦西里的那一匹安着一块富丽的鞍褥和一个波斯马鞍，米哈伊尔的那一匹一跛一瘸的骟马配着一副粗陋拙劣的鞍鞯。

米哈伊尔哭丧着脸，坐在那儿。许多贵族和领主的子弟们，穿着祖辈传下来的锁子铠和护胸甲，新制的无领长袖衣、短袖长外衣或是豪华的长襟衣，呼幺喝六，鞭打着坐骑，从他们身边抢上前去，——全县的人都聚集在卢布扬卡广场上，看检阅，看领地的封赐和重新拨配。那些人个个都望着米哈伊尔的骟马发笑："嗨，你啊！——你要把它赶到废马屠宰场去吗？留神，不要连那边都到不了啊……"他们赶过去的时候，还用鞭子抽它，那骟马挨一鞭子便哆嗦一下……于是哄闹啊，哗笑啊，吹口哨啊……

他们越过了横跨在雅乌扎河上的桥，几百架小风车在那边陡峭的岸坡上转动。他们跟着一长列雪橇和车队小跑着，傍着剥落的白城[2] 城墙穿过广场，那城墙上面有一座座四方形的望楼，雉堞中间还有一尊尊大炮。到了那矮矮的米亚斯尼茨基城门口（那里是一片叫嚣、咒骂和拥挤），个个人都要争先走过去，于是大家抡起拳头乱

---

① 在十六世纪，莫斯科先后修筑了三道设防的城墙，最外一层是建有炮楼的木墙。十七世纪初，木墙毁于战火，后在原址上修起一道大土墙，亦译为土城。

② 当时莫斯科的第二道设防的石头城，建于十六世纪下半叶。

打，帽子飞掉了，雪橇嘎嘎地响着，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那城门高头，一幅发了黑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长明灯。

阿廖什卡吃了不少鞭子，他的便帽也丢失了，——不过他人还活着！他们穿过城门，到了米亚斯尼茨基街……他抹掉了鼻子上的血，望了望四周：嘿，真够你瞧的！

人群蜂拥着，打那湫隘的、畜粪狼藉的街上挤过去。小商人们从木板小铺子里探出身来，吆喝着，揪住过路人的衣襟，抓住他们的便帽，拉他们进自己店里去。高高的围栅里面，都是一幢幢石头造的房子，一片片红色的或是银色的陡直的屋顶，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教堂圆顶。这种教堂有几千所。大的有五个圆屋顶；小的（坐落在十字路口）只能勉强容一个人打门里走进去，里边一有十来个人，就会挤得大家连身子也没法转动了。从那些敞开的门廊里，露出来小小蜡烛的温暖的闪光。一些老婆子，跪在里头睡着了。头发蓬乱、面目狰狞的化子们，抖着破烂的衣衫，抓住人们的脚，用鼻音哼叫着，把沾着血水和尘垢的身体撩给大家看……眼神凶悍的游方教士，把面包擎到路人面前，嚷道：“做买卖的，到教堂里来做祈祷吧，要不我要把这面包吃掉了……”成群的寒鸦在教堂上空翱翔……

他们好容易挤到卢布扬卡广场后面，整个广场上都簇聚着一堆堆骑着马的军士。远处，在尼科利斯基门附近，可以望见一个领主那高高的、圆筒形的黑貂皮大帽，许多秘书官的皮便帽，和那些社会贤达的深色长襟衣。有一个蓄着长须的瘦长个子，在那儿叫唤着什么，手里挥动着一纸公文。他一叫唤，便有一个贵族骑着马跑出来，有的装备得很阔绰，有的装备得很穷酸，有的是匹马单枪，有的带着军士，飞驰到桌案前面，下了马，向那位领主和秘书官们深深地鞠一个躬。那些人便检验他的装备和马匹，往簿册上查看他曾经受封过多少领地。于是争端发生了。那个贵族会撕开胸前的衣服向神赌咒；有的还会流泪哀求，诉说他们在那点子荒地上正在破落下去，快要冻饿而死了。

遵照古老的祖传惯例，每年在春季行军以前，就这样将为皇上效劳的人们，即贵族民军来一次检阅。

瓦西里和米哈伊尔骑上了马。茨冈人和阿廖什卡的两乘雪橇已

经把牲口卸下来，没装鞍子就让沃尔科夫的两个农奴骑上；那第三个农奴奉命说他的马在半路上弄瘸了腿，所以他只好步行。雪橇都被抛在那儿了。

茨冈人抓住马镫，嚷道："您要把我的马赶到哪儿去啊？老爷！好心的老爷！……"瓦西里用鞭子吓唬他："你胆敢嚷嚷……"他一走，茨冈人就破口大骂，随后把马轭和车杠扔到雪橇上，自己也爬上去躺下了，怒气冲冲地往麦秸里一钻……

他们都把阿廖什卡忘了。他把挽具捡起来，放在雪橇上。他坐了一会，没有戴帽子，穿一件破破烂烂的短皮袄，冻得什么似的。有什么法子，当农民就是这样，得忍住。忽然，他鼻子里钻进一股引起人食欲的香味。一个戴兔皮便帽的商业区居民，眼睛很小的胖子，打他身边走过去。这人肚子前面挂着一只托盘，从盘子上遮着的破布底下，正冒出馅饼的热气。"鬼东西！"他朝阿廖什卡瞟了一眼，把遮着的布撩起一角，喊道："焦黄的、滚热的馅饼！"那股香味把阿廖什卡吸引到馅饼那边去了：

"怎么卖啊，老大爷？"

"一个铜板[1] 两个。这东西，好吃极了。"

阿廖什卡有一个铜币藏在腮帮里面，那是他出门来当奴仆的时候，母亲看他命苦才给他的。这钱他舍不得用，可是肚子却在咕咕地直叫啊。

"那就来两个吧，"阿廖什卡粗声厉气地说。他付了钱，拿了馅饼吃着。他从来没尝到过这样的滋味。可是等他回到雪橇那儿，什么鞭子、套环、颈轭都已经没有了，——统统被人偷走了。他急忙跑去找茨冈人，可是茨冈人只是钻在麦秸里把他骂了一顿。阿廖什卡的腿发软了，头里嗡嗡地响着。他往雪橇的弯托梁上一坐，哭了起来。可是他马上又跳起身，撒腿跑去，冲着一个个路人问："你看见那个贼没有？……"大家只是笑。怎么办呢？他就奔过广场去找他的主人。

沃尔科夫骑在马上，双手叉腰，头上戴一顶铜盔，身上披一副铁甲，这铠甲的铁片上胸部和腹部都盖着霜。这个瓦西里已经叫人认

---

① 原文"полденьги"，直译应为"四分之一戈比"。

不出来了——简直是一头鹰！他背后是两个农奴，骑着马，身上穿着棉甲，肩上挎着猎矛，活像两只大桶。他们心里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武士：再蠢也没有了！他们都龇牙咧嘴地笑着。

阿廖什卡把眼泪抹了一脸，凄凄惨惨地用难听的鼻音开始诉说他碰到的那件倒霉事儿。

"怪你自己！"瓦西里喝道。"你老子会抽你一顿鞭子。如果你老子不拿新的马具来换上，我就叫他吃一顿鞭子。滚开，不准在牲口前面转来转去！"

这时候，那个瘦长个子秘书官把纸一扬，唤出沃尔科夫的名字。沃尔科夫马上朝尼科利斯基门飞也似的驰去，后面跟着他的两个农奴，他们用树皮鞋跟撞着牲口的肚腹。在那儿，桌案旁边坐着全莫斯科大家最害怕的一个人——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他戴着一顶高高的皮便帽，穿着两件皮大衣，一件是天鹅绒面子的，一件是没挂面子的羊皮的。

阿廖什卡现在该怎么办呢？帽子不见了，挽具不见了……他在广场上踯躅着，低声哭着。米哈伊尔·特尔托夫从马背上伛下身来，招呼他，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阿廖什卡，"他说，自己眼睛里也噙着泪水，嘴唇哆嗦着，"阿廖什卡，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到特维尔门去跑一趟，打听一下御马房的马夫丹尼拉·缅希科夫家在哪儿。到了他家里，你就朝丹尼拉磕三个响头……你跟他说：米哈伊尔想求您一个情……你说他的马垮啦……你说他实在有点难为情……请他随便给我一匹什么马，就是这一天——就为了这一次检阅。你记得住吗？你跟他说，我会报答他的……为了弄到一匹马，我连人也会杀呢……你求他，一边哭一边求他！……"

"我就去求他，他要是不答应呢？"阿廖什卡问。

"我就把你齐肩膀锤进地里去！"米哈伊尔骨溜溜转动着眼珠，还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阿廖什卡马上朝着米哈伊尔指点的方向，不顾死活地跑去。

米哈伊尔蹲在马鞍上冻僵了，整整一天他没有吃过东西……太阳正往严寒的雾霭里沉下去。积雪显得蓝漾漾的。马蹄踩在坚硬的

雪地上，嚓嚓的响声更大了。暮色正在降落，全莫斯科的钟塔和钟楼开始敲起晚祷钟。瓦西里·沃尔科夫一步一步地驰过去，闷闷不乐地耷拉着脑袋。阿廖什卡一直没有回来。他始终都没有回来。

六

低矮的、炉火生得很暖的宫殿里，圣像前的长明灯照亮了低矮的拱顶和拱顶上那些黝沉沉的壁画：极乐鸟和花草的藤蔓。

圣像上那张发暗的面容底下，一条宽阔的木炕上躺着奄奄一息的沙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①，他那瘦弱的身体深深地埋在天鹅绒毛的被褥里。

老早已经料到他要死了：沙皇害着坏血病，两腿都肿了。那天晨祷的时候他站不起来，便往椅子上坐下去，后来又从椅子里跌了出来。大家急忙赶过去——他的心差不多已经不跳了。他们把他放在圣像底下。两腿浮肿，如同两段木头，肚子也鼓起来了。召来了一位外国医生。他把水抽掉，沙皇安静下来，——慢慢地死去了。他眼窝发黑，鼻子发尖。有一会儿他嘟嘟囔囔地嗫嚅着，可是谁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话。那外国人往他没有血色的唇边伛下身去：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正在含含糊糊地悄声背着拉丁文的诗篇。医生从皇帝的喃喃呓语中仿佛听出是奥维德② 的一首诗……在临终的床上哼着奥维德的诗句？毫无疑问，沙皇已经神志昏迷了……

这会儿，连他的呼吸也听不见了。月光在一扇嵌着圆玻璃的、结着霜的窗子上闪烁，约阿基姆总主教坐在窗旁一张意大利折椅上，神情严肃，脸如黄蜡。他穿一件黑长袍，戴一顶高筒帽，上面佩着一个有八个尖头的白十字，身体佝偻着，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活像死神的幻影。马尔法·马特维耶芙娜皇后一人站在墙边，透过泪花，她正在望着临终的丈夫那突出在一堆羽绒被褥上的狭窄的额头和尖削的

①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1661—1682 在位），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异母哥哥。

② 奥维德（公元前 43—公元 18），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等。

鼻子。皇后还只有十七岁，因为长得美丽，才从贫寒的阿普拉克辛家给送进了宫里。她被册封皇后仅仅只有两个月。她那眼眉黝黑、带点儿稚气的小脸，哭得发肿了。她像孩子一般，只是嘤嘤地啜泣，绞着手，——不敢大声地哀号。

宫殿的另一头，拱顶底下的阴影里，一大群皇亲国戚正在悄悄地谈着话——姊妹们，叔伯们，姑婶们，还有亲信的领主们：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亚济科夫，一个矮小、肥胖、和蔼而圆滑的人，对宫廷里的一套处世态度十分通晓，而且极有造诣；御前侍臣阿列克谢·季莫费耶维奇·利哈切夫，一个持斋苦行、殷勤温厚的老头儿，也是个好学之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公爵，一个出众的美男子，蓄着当中分开的鬈曲的小须，往上翘起的唇髭，和仿照波兰款式剪短的头发，穿着一件波兰式的长上衣，一双高跟的软皮靴，——公爵是个中等身材的人。

公爵那双暗蓝色的眼睛激动地闪烁着。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新皇的人选不能不诏告出去了。谁呢？彼得还是伊凡？纳雷什金娜的儿子还是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的儿子？两个都还是幼稚无知的小孩子；两个都有有权有势的亲戚。彼得呢，头脑灵敏，身体结实；伊凡呢，呆木低能，体弱多病，随你怎么摆布他都行……怎么办好呢？该挑哪一个呢？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时侧过身子，转向那道包着铜皮的双扇门，把耳朵贴上去谛听，——隔壁那间金銮殿里，领主们嗡嗡嘤嘤地闹成一片。从那天早晨起，纳雷什金和米洛斯拉夫斯基两家各自带着僚属一直待在那儿，既没有吃什么，也没有喝什么，穿着皮袄只是流汗。殿里人头攒动，大家在争吵谩骂，追叙宿仇，心里都感觉到就在那一天，他们中间有人会飞黄腾达，有人会流放充军。

“吵得好厉害！”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喃喃自语着，走到亚济科夫身边，用波兰话轻轻地说道：“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你好不好去问一下总主教，他赞成哪一位？”

鬈曲的淡褐色须发长得密密麻麻的亚济科夫，抬起眼睛，爽朗而甜蜜地微微一笑；他热得冒汗，身上发出一股玫瑰油的香味：

“总主教和我们，都在等着听你的意见呢，爵爷……不过，拿我们

来说，我想主意倒是已经打定了……”

利哈切夫走到他们这边来，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把一只白皙的手按在胡子上：

“在这个严重的时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不应当有分歧。我们的考虑是这样：要让伊凡做皇帝是有困难的，而且是不稳当的，——他体弱多病嘛。我们需要力量。”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沉下睫毛，漂亮的嘴角浮起一抹微笑。他明白，就在这一时刻争辩是有危险的。

“那就这样吧，”他说，“让彼得做皇帝。”

他扬起暗蓝色的眼睛，眼睛忽然颤动了一下，漫上一重温柔的神色。他正望着刚刚走进来的索菲娅，沙皇的六个姊妹中最年长的一个。她不像一般少女那样仿佛天鹅似的从从容容地浮进来，而是急速地冲进了殿里，整个胸前都没有扣好的绚烂的衣裳，下摆都抖开了，尖棱棱的冠子上的红缘带忽忽地飘舞着。从她难看的脸上涂着的脂粉底下，透出来一个个斑点。她骨骼很宽，身量粗矮，体魄健壮，脑袋很大。她那突出的前额，发绿的眼睛，紧闭的嘴，看去不像是一个女人，倒像是一个男子。她直盯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显然她已经明白了他刚才说的和回答的话。

她的鼻孔鄙夷地搐动着。她朝临终的皇帝躺着的御床转过身去，举起双手，随后把它们握紧了，颓然地倒在地毯上，额头抵着床边。总主教抬起头，他那晦暗的眼光落在索菲娅的后颈脖上，落在她那垂下来的发辫上。殿里的人个个都凝神戒备起来。皇帝的其余五个姊妹开始画着十字。总主教站起身，久久地瞪着皇帝。随后他把宽大的黑衣袖往后一甩，临空给他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念起送终的祷文来了。

索菲娅抓住后脑勺，刺耳地、粗厉地一声尖叫，随即用低沉的嗓音呼号着。她的妹妹们也都尖叫起来……马尔法·马特维耶芙娜皇后伏在木炕上。她的大哥费多尔·阿普拉克辛走过去，抚摩她的脊背；这人长得又高又胖，皮大衣直拖到脚跟。亚济科夫跑到总主教那儿，吻了吻他的手，拉着就走。总主教、亚济科夫、利哈切夫和戈利岑急冲冲走进了金銮殿。领主们一哄而上，把他们包围起

来，拂着袖子，翘起胡子，无耻地突出了眼睛："哦，怎么样了，总主教？……"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陛下已经平安地归天了……列位领主，举哀吧！……"

可是他们并没有听他的话。他们早已抢到了门口，大家推推搡搡，挤着进门。冲到遗体前，他们就下跪，在地毯上磕着头，随后站起来，吻了下死者已经交叠起来的蜡黄的两手。空气那么窒闷，长明灯的火苗跳了几跳，熄灭了。索菲娅被带走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也不见了。还有两位戈利岑公爵，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兄弟，朝亚济科夫走过去，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还有皮肤深色、眼眉浓密、相貌可怕的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以及公爵的弟兄们，卢卡、鲍里斯和格里戈里。雅科夫说：

"我们带着刀子，衣服里面还穿着铠甲……我们要不要就宣布彼得？"

"到外面门廊上去，到老百姓面前去。总主教就会走出来，我们到那时候宣布……如果他们喊出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名字，你们就用刀子去捅那批浑蛋……"

一小时过后，总主教走到殿外正廊上，成千的民众集合在门廊前面：射击军、领主子弟、官吏、商人和商业区居民。他为民众祝了福，便问："两位王子中间，哪一位该登皇位？"篝火燃烧着。月亮正在往莫斯科河对岸沉下去，它那寒冷的光芒在圆屋顶上忽明忽灭。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喊声：

"我们要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随后传出来一个嘶哑的噪音：

"我们要伊凡做皇帝！……"

人们朝那个噪音扑过去，于是那个噪音就不再做声了。人群中发出越来越大的喊声："要彼得！要彼得！……"

七

阿廖什卡一走进丹尼拉家的院子，两只带着锁链的狗就向他扑

过来，凶猛暴横，差一点连气也喘不上来。有个嘴唇上生着疮疱的小女孩，头上搭着一件皮袄，嘱咐他打冻着冰的阶磴走到上面那间正房去；随后，她傻头傻脑地吃吃地笑了一下，溜进了台阶下面的屋子里，暖炕里烧着的劈柴在黑暗的屋子里发着光。

走上阶磴的时候，阿廖什卡听得楼上有人在疯狂地尖叫……“哦，”他心想，“我不会活着打这儿走出来的了……”他抓住一根用绳子缚在门闩上的木梢，好容易把那扇发胀的门推开了。一股生着暖炕的屋子里的热气，以及萝卜和伏特加的酒味儿，钻进了他的鼻孔。有两个人坐在圣像底下一张摆着酒菜的桌子旁边：一个是神甫，梳着一条难看的小辫子，蓄着一绺笤帚似的火红色大胡子，还有一个是麻脸的汉子，身量很矮，鼻子很尖。

“打他一顿屁股，让他长些智慧！”他们喝道，丁当地碰响着酒杯。

还有第三个人，又胖大又笨重，紫红色衬衫外面没有束腰带，两个膝盖中间夹着一个孩子，这时正在用皮条抽这个孩子的光屁股。这个满是鞭痕的瘦瘦的屁股，摇摆着，扭动着。“哎呀呀！爸爸呀！”被打的人这样尖叫着。阿廖什卡吓呆了。

麻脸汉子朝他眨巴了一下没有睫毛的眼皮。神甫张开大嘴，厉声吼道：

“这里还有一个小家伙，你就便也打他一顿吧！”

阿廖什卡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站站稳，伸出脖子去。“哦，这一下我可完蛋了……”他心想。那个胖大笨重的人转过身来。长着滚圆的浅蓝色眼睛的孩子拎着裤子，从他的两腿中间溜了出去。他冲向门口，不见了。于是阿廖什卡照着吩咐他的话做了：他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那个胖大笨重的人，抓着他的领子把他拉起来，让他靠近自己那黄铜色的流汗的脸，冲出一股热腾腾的酒味将他包围住了：

“你来干什么？偷窃？窥探？在院子里乱翻乱捡？”

阿廖什卡牙齿格格地直打颤，开始告诉他关于特尔托夫的事。青筋在那黄铜色的脸上爆出来了，——那个人一点也没听懂……“什么特尔托夫？什么牲口？原来你是为了牲口才到这里来的？你是个盗马贼，是不是？……”阿廖什卡哭了，他对天起誓，用三个指头画了

个十字[①] ……于是那个脸子黄铜色的人狂暴地揪住阿廖什卡的头发，大踏步穿过屋子，拖他到门口，随后一脚把门踢开，将阿廖什卡从冻着冰的阶磴上扔下去……

"把偷儿从院子里赶走！"他嚷道，人晃晃荡荡的。"沙罗克，布罗夫卡，咬他！……"

丹尼拉·缅希科夫在门口罗锅着肩膀，活像一头公牛，这时候回到桌子那儿。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把酒杯斟满了，又用三个指头撮了一点萝卜。

"你，神甫，念过圣书，你应当知道，"他咕咕哝哝地说，"我这个儿子简直一点不听话……他竟然偷起东西来了，那个狗崽子。我该怎么办，把他弄死吗？圣书上怎么说的？呃？"

菲利卡神甫严肃地答道：

"圣书上是这样说的：要在你儿子年轻的时候惩戒他，到你年老的时候他会给你安慰。责打儿子不要放松；要用棍子打他，他不会死，只会更健壮；要增加他身上的创疤——他的灵魂才可以不至于毁灭……"

"阿门！"那个鼻子尖尖的人叹息了一声……

"等我歇一口气，再把他喊回来，"丹尼拉说。"唉，情况糟透了，我的伙计们……一年比一年糟。孩子们都一点不听话，古时候那种虔敬之心眼下一丝也没有了……皇上两年没有发给我们薪饷……吃的都没有了……射击军威胁着说要在莫斯科四处放火……老百姓起了极大的骚动……我们不久全要完蛋啦！……"

那个麻脸尖鼻子、读过许多圣书的人福马·波德希帕耶夫说：

"尼康派[②] 把古老的信仰给破坏了，凭着那种信仰（他伸起一个指头）国家才生存下来……新的信仰是没有的……孩子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罪孽，——你就是打死他们，也没有用：他们根本就没有灵魂……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孩子……是尼康分子。没有牧羊人的羊

---

① 按照尼康派正教教会的仪式，用三个指头画十字，而旧正教则只用两个指头画十字。

② 尼康派是指拥护尼康总主教和一五五三年宗教改革的人。

群、撒旦的食粮……司祭长阿瓦库姆[①] 写道：'你这个尼康派，企图把基督的信徒引入迷途，把他们连你自己一起送给你的父亲魔鬼去做牺牲。'……送给魔鬼！（他又伸起一个指头）再有：'你是什么东西，尼康派？你是尿粪，你是臭气，你是一只肮脏的恶狗。'……"

"恶狗！"丹尼拉说道，往桌子上捶了一下。

"尼康派的司祭和司祭长都穿着绸法衣，腮帮胖得要炸开了，那些该死的恶狗！"菲利卡神甫说。

福马·波德希帕耶夫等他们骂完以后，才接下去说：

"关于这一点，司祭长阿瓦库姆又说：'我的朋友伊拉里翁[②]，梁赞的大主教啊！回想一下梅尔希谢杰克是怎么样在法沃尔山的密林丛中生活的吧。他吃树木的嫩芽，舔树叶上的露水做饮料。他是一个真正的教士：他决不想要莱茵河的白葡萄酒或是甜葡萄酒，伏特加或是滤过的白酒，或是加豆蔻的啤酒。我的朋友伊拉里翁，梁赞的大主教啊！看一下梅尔希谢杰克是怎么样生活的吧。他决不想乘套着骏马的轿车以自娱。而他却出身于皇室。可是，你是什么人呢，你这个小僧侣？……可你却驾着轿式的马车，胖得活像水面上的一个气泡，叉开两腿，靠在马车的座垫上，头发梳得跟姑娘差不多，赶来赶去，在广场上露脸，以骗取没有信心的修道尼的爱情……唉，唉，可怜的人……你明明已经被魔鬼迷住了……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而且也不知道精神生活的意义！'……"

菲利卡神甫合上眼睛，笑得腮帮直打哆嗦。丹尼拉又斟了一点酒。他们一块儿喝着。

"射击军已经把尼康派的书全撕碎，撒掉了，"他说。"但愿上帝允许他们为捍卫旧教而起来吧！……"

他转过身子。狗在吠了。门廊里的梯磴在嘎嘎作响。有人在门外照例背着主耶稣的祷文。屋子里的三个人回答了一声："阿门！"进

---

① 阿瓦库姆（约 1621—1682），俄国旧正教的拥护者。他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受到很多人的拥护。一六八二年五月十四日，沙皇下令把他烧死。遗有自传《言行录》，是十七世纪宝贵的历史文献和文学著作。

② 伊拉里翁，俄国十一世纪的作家和传教士，基辅（雅罗斯拉夫时期）的第一个俄国籍大主教，著有《宗教信仰》和著名的《法律与神恩讲话》。

来的是丹尼拉的内弟奥夫谢·勒若夫,射击军佩若夫团里一个高个子士兵。他在圣像前面画了个十字,动一动脑袋,把头发抖到后面去。

“在大吃大喝啊!”他悠闲地说。“你们还没知道上面出了什么事吗?……皇上驾崩了……纳雷什金家族和多尔戈鲁基家族已经宣布了彼得……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灾难……现在,我们都要受领主和尼康派的奴役了……”

八

阿廖什卡一个倒栽葱从阶磴上滚下来,跌到了雪堆里。几只黄牙齿的狗直往他身上扑。他缩拢脑袋,眯缝着眼睛……可是它们并没有把他撕碎……好一个奇迹,——上帝搭救了他!那几只狗汪汪地嗥着,走开了。有人朝阿廖什卡伛下身,用一根手指戳了戳他的脑袋:

“喂,你是谁?”

阿廖什卡睁开一只眼睛。待在近处的几只狗又嗥起来了。刚才那个挨打的孩子,挨着阿廖什卡蹲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阿廖什卡。”

“哪一家的?”

“布罗夫金家的,是从乡下来的。”

那孩子像狗一样打量着阿廖什卡:脑袋一会儿歪到这一边,一会儿又歪到那一边。爬在木棚房顶上空的月亮,照见了他那眼睛很大的脸。啊,他准是一个机灵的小子呢!……

“咱们去烤火去,”他说。“要是你不去,你看我会怎么样对付你!……你想打架吗?”

“不,”阿廖什卡答道,赶快又躺下了。两个人又互相瞅着。

“让我走吧,”阿廖什卡拖长着嗓音,“不要……我一点也没有冒犯你啊……我要走了……”

“你要到哪儿去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吓唬我,说要把我齐肩膀捶进地里

去……回家去吗，他们也会把我弄死的。”

“你爸打你吗?”

“我爸把我终身卖给人家了，现在倒不打我啦。不消说，那些家奴是要打我的。不过，在家里的那阵子，不消说，我也是挨打的……”

“你是什么人——是个逃亡者吗?”

“还不是……你叫什么名字呢?”

“叫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家的……我爸一天要打我两次，有时候三次。我的屁股上只剩下骨头了，所有的肉统统给打掉了。”

“唉，你这个可怜的人！……”

“走吧，咱们去烤火去……”

“好的。”

两个孩子跑进了底层那间屋子，就是刚才阿廖什卡看见暖炕里亮着火光的地方。那里面又暖和又干燥，还有一股热烘烘的面包味儿。螺旋形的铁烛台上燃着一支脂油制的蜡烛。几只蟑螂在被煤烟熏黑的木板壁上爬着。能够一辈子住在这儿才好呢！

“瓦肖卡，不要告诉我爸，”阿列克萨什卡急匆匆对一个矮小的厨娘说。“把你的鞋脱了，阿廖什卡。”他自个儿把毡靴脱了。阿廖什卡也把鞋脱了。两个孩子爬到占去半间屋子的暖炕上。在黑暗里，有一对眼睛一眨不眨地直瞅着。那就是刚才给阿廖什卡开门的小女孩。她已经爬到最里头，烟囱后面去了。

“咱们来谈谈吧，”阿列克萨什卡小声说。“我妈已经死了。我爸天天喝得烂醉，他想再讨个女人。我害怕后娘。今天，他们又把我打了一顿，可是到那个时候，他们连我的心都会揪出来呢……”

“他们会的，”阿廖什卡附和着。

烟囱后面的那个小女孩用鼻子吸了口气。

“我就是这么说啊……前几天，我在谢尔普霍夫门看见一个茨冈人的帐篷，还有一头熊呢……他们吹着笛子……又是跳舞，又是唱歌……他们要我跟他们一起住。我们就跟茨冈人一起出去流浪吧……呃?”

“跟茨冈人一起，我们会挨饿的，”阿廖什卡说。

“那我们就投奔哪个买卖人，弄个什么活儿来干干……等到夏

天，我们再走。说不定我们在树林子里可以捉到一头小熊。我认识一个城里人，——他会捕熊，他会教给我们的……你可以牵着那头熊，我就唱唱歌，跳跳舞……我什么歌都会唱。跳舞吗，在莫斯科没有人比我跳得更有劲了。”

烟囱后面的那个小女孩用鼻子吸气吸得更勤了，阿列克萨什卡往她腰里扎了一下：

“别作声，你这个讨厌鬼！……我说，我们也把她一起带走，好不好？”

“娘儿们总要添许多麻烦……”

“到了夏天，我们带她去采蘑菇，——不错，她是一个傻瓜，可是找起蘑菇来她却是麻利透顶……等会儿我们就要吃白菜汤了，回头他们会叫我到楼上去背主祷文，这一来他们又会打我一顿。随后我会回来，我们再睡觉。等天一亮我们就逃到基塔城① 去，穿过莫斯科河，去察看一下。我有几个熟人在那儿。我老早就想逃跑了，只是没有人跟我一起走……”

“能够找到一个买卖人，让他雇用我们去卖卖包子，那就好啦，”阿廖什卡说。

廊上的门砰的一声：客人们走了，梯磴被他们踩得嘎吱作响。丹尼拉那吓唬人的嗓音在呼喝阿列克萨什卡上楼了。

九

在瓦尔瓦尔卡，有一幢低矮的房子，开着六扇窗，装饰着雕塑的屋脊和风信鸡：这是一所官家开的酒店。大门高头挂着一副公羊的头骨。大门是敞开的，谁要进去都可以进去。院子里一堆堆被尿染黄的积雪和一堆堆畜粪上，躺着许多醉汉，——有的人被打伤了，脸上流着血，有的人靴子和帽子都给偷走了。许多套着牲口、没有座位的雪橇，还有商人们那种车背上饰着彩画的雪橇，停在大门口和院子

---

① 基塔城是古莫斯科的一部分，靠近克里姆林宫，包括红场在内。当时是莫斯科的主要商业中心。

里。

小木房里，有个黑眼眉的、严肃的酒保站在柜台后面。架子上摆满了瓶酒和锡酒杯。屋角里，发了黑的圣像前面点着长明灯。靠壁放着几条长凳和一张长桌子。隔板后面还有一间屋子——那是给商人们用的一间整洁的大厅。要是有哪一个无赖或是喝醉了酒的城里人乱闯到那里，酒保就会眉头一皱，把他喝住，要是那人不肯自觉地听从，那么酒保还会从后面一把揪住他的裤子，一下子把他从酒店里甩出去。

在里面那间大厅里，商人们喝着姜汁啤酒或是热腾腾的蜜水，一本正经地谈着。他们讲价钱，做买卖，拍拍手心就把交易做成了。他们谈论着生意经：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件叫人伤透脑筋的事。

在前面那间屋子里，柜台旁边不时发出叫嚣声、吆喝声和咒骂声。喝酒、作乐，只要付得出钱，随你待多久都成。不得赊欠。要是没有钱，那你就得把皮大衣剥下来。要是你把什么东西都喝光了，酒保就会朝那位耳朵上夹支鹅毛笔、脖子上挂只墨水壶的账房使一个眼色，账房便往桌子一头一坐，动手写了起来。嘿，留神，你这个烂醉的酒鬼！那聪明透顶的账房便会给你写下一张卖身为奴的文书。你走进这爿官家酒店的时候是一个自由人，可你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奴隶了。

“眼下，喝酒也比从前轻松了，”酒保说着，把绿莹莹的烧酒斟在一个锡酒杯里。“眼下，没等你喝得神志不清，你的朋友啊，亲戚啊，或是你的老婆啊就会跑来找你回去。眼下，我们也放这种人回去，不打算把他们的最后一点东西都拿走。让他们平安无事地回去。可是在先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那情形可不一样啦。一个酒鬼还没把他的最后一个子儿花掉，有个朋友说不定会来找他回去……可是，慢着……这对国库是一个损失……国库还要那最后一个子儿呢……于是卫兵给叫进来了，他们把这个劝止喝酒的人抓起来，送他到刑事政厅。在那儿，经过审判，他们就会把他的左手和右脚砍掉，然后将他丢在冰上……喝吧，雄鹰们，喝吧！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如今我们不会把手脚砍掉的了……”

十

那一天,酒店外面,大家争着爬在别人身上,往窗子里窥看。庭院和门廊里挤得水泄不通。射击军的长襟衣十分显眼——红的,绿的,紫的。一片拥挤和倾轧。“怎么回事啊?谁给打死啦?干吗要打死呢?……”酒店里头,射击军士兵和商人们密密麻麻地站在那间整洁的厅子里。空气很窒闷,——水汽从窗子上往下流。射击军士兵已经把一个半死的人抬进来,那人躺在地板上,伤心地哼叫着。他的衣服被撕成了碎片,身体却是肥肥胖胖的。花白的头发被血黏住了。鼻子和腮帮统统给打烂了。

射击军士兵指着他嚷道:

“你们很快就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你们瞌睡了?可是他们在库奎外侨区是不会打盹的……”

“弟兄们,外国人凭什么要把咱们老百姓打成这个样子?”

“幸亏我们打那儿经过,上去干涉了一番……要不,他们早把他打死了……”

“在先皇治下,发生过这种事情吗?他老人家让那些该死的外国人欺侮过咱们吗?”

佩若夫团的射击军士兵奥夫谢·勒若夫叫弟兄们静下来,向市场里的商人们鞠了一躬,说道:

“正直的先生们,高贵的商人们,我们因为穷苦,才到你们这儿来了。我们、我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挨饿……我们都瘦得不成样子了……这两年来,我们没有关过一点饷。军官们还要我们在他们的地里干苦活,折磨我们。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呢?他们不让我们在城里做买卖,可在郊区呢,多的又是买卖人……外国人把什么东西都弄去了。眼下,亚麻还没收割,就被他们收买了;纱线还没纺好,也被他们收买了。他们把所有的皮革收购一空,那些鬼子,拿到库奎区去自个儿上硝……不管什么价钱,女人家就是不买我们郊区做的鞋,——她们就是要向外国人买……日子简直过不下去……要是你们不来帮我们射击军的忙,你们这些商人也会完蛋……纳雷什金家族把皇上

的国库也抓在手里了……他们贪得无厌……你们可以预料，一定会有种种苛捐杂税，弄得你们非倾家荡产不可……而且，更糟的是，领主马特维耶夫一定就会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来……他怀恨在心，准会把整个莫斯科都吞下去的……”

那个挨打的人叫得很可怕。这个射击军士兵的话也很可怕而且含混。商人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他们不太相信库奎区的外国人竟然殴打了这个小商人。这件事很可疑。不过，射击军士兵的话说得也很对。日子简直不好过，——一年比一年穷苦，一年比一年不安……每一道“皇上诏告、贵族同意”的谕旨，总会带来新的灾难：缴款，把你的钱投到无底洞里去……他们能向谁申诉呢？谁能保护他们呢？领主吗？他们只知道把钱搜括到国库里去，至于怎么样榨取这些钱，那是什么也不管的。把你最后一件衬衫也剥下来，交给他们。倒像莫斯科住的都是仇人似的。

一个身体粗大的商人，转动着戴满银戒指的手指，推推搡搡，挤进了围着受伤者的人堆里。

“我们麻雀村的人，”他说，“把生丝运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集市。他们，外国人，私下商量好，不买这种生丝，哪怕只花一个子儿。他们的头子，就是那个日耳曼人沃尔夫，朝我们喝道：‘我们一定要把你们这些莫斯科商人弄得因为欠债而受拷打，将来逼得你们（这是指我们莫斯科商人）只能贩卖树皮鞋……’”

屋子里回荡着一阵闹盈盈的絮语声……射击军士兵们说道：“我们是怎么样告诉你们的啊？过不了多久，连树皮鞋也不会有呢！”一个年轻商人波格丹·日古林猛一下扑进人堆里，抖了抖鬈曲的头发。

“我刚从北方沿海地区来，”他爽快地说，“我是买鲸鱼油去的。可是回来的时候，竟像去的时候一样，大车上一无所有。有两个外国人，马克赛林和比尔科波夫，已经把十年后出产的鲸鱼油全都收买去了。北方沿海的渔民，个个都欠了他们一屁股的债。那两个外国人付给他们四分之一的定金，不准他们把鲸鱼油卖给别人。这么一来，北方沿海的渔民便弄得像化子一样，也不到海里去捕兽，只好流落四方了……眼下，我们俄罗斯人连北方也去不了啦……”

射击军士兵们卷起衣袖，又嚷嚷起来。奥夫谢·勒若夫把手搭在

军刀上，铮铮地弄出一阵响声，龇牙咧嘴地说道：

“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先来收拾我们的长官们……随后再来收拾那些领主老爷……我们要在全莫斯科鸣钟告警。所有的城镇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不过，你们商人也应当支援我们……好，弟兄们，把他抬起来，往前走吧……”

射击军士兵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抬起来，——那人兀自号叫着，摇着头：“唉，他们把我打——打——打死啦！”大家将他拖出屋子，在人群里推啊搡的，朝红场上走去，好让大家都看一看。

商人们仍然待在屋子里，——混乱！唉，情况多么混乱，多么危险哪！要是他们跟射击军联合起来呢，那么射击军都是莽汉，他们反正也损失不了什么……要是不跟他们联合呢，那么领主们一样也会把他们吞掉……

十一

那天晚上，做好晚祷以后，阿列克萨什卡挨了一顿毒打，几乎爬不到下面那间屋子里去了。他没头没脑地盖了起来，一声不吭，光是磨着牙齿。阿廖什卡把牛奶粥给他送到了暖炕上。他为他十分难过：“唉，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待你的啊，可怜的人！……”

阿列克萨什卡在烟囱旁边顶暖和的地方躺了一天一夜，才算恢复过来，开始说话了：

“这样的老子应当让车轮子辗烂，那条凶恶的毒蛇！……阿廖什卡，你到圣像后面去偷偷地弄点橄榄油来，我把它涂在屁股上，明天一早就会好的，那时候我们就走……我怎么也不再回来了，宁可死在水沟里……”

圆木墙外面，暴风整整呼啸了一夜。灶神的嗓音在烟囱里哀号。厨娘的小女孩小声地哭着。阿廖什卡梦见了母亲：她站在屋子中央，周围净是烟，睁着眼睛在流泪，不时把双手举到头顶上，正抱怨诉苦……阿廖什卡在梦里觉得苦恼极了。

天蒙蒙亮，阿列克萨什卡就把他喊醒：“你已经睡够了，起来吧！”他们往身上搔了一阵，特别仔细地穿好了鞋。他们找到半块面包，便

把它拿了。他们向狗吹着口哨，把大门底下的活门槛拉开，爬到了院子外面。早晨静悄悄的，雾蒙蒙的，潮滋滋的。冰柱掉下来，发出很大的嚓嚓声。弯弯曲曲的、用木块铺起来的街道，黑糊糊的。在这木头的城市后面，晨曦正在离得很近的地方发射出一条条迷迷蒙蒙的、血红色的光纹。

行动迟缓的看守人，正在把晚上拦在街头、用来防御流氓和强盗的拒马撤掉。化子、残疾人和装疯卖傻的假先知，一清早就到教堂门口去抢占最好的位置，一面慢悠悠地走着，一面在互相吵骂。顺着沃兹德维任卡那畜粪狼藉的道路，哞哞地叫着的牲畜正在被赶到涅格林纳雅河边去饮水。

两个孩子跟着牲畜一直走到博罗维茨基门的圆塔。一个德国火枪兵，穿着羊皮袄，正在铁炮旁边打盹。

"走这儿得小心一点，皇上离这儿可不远呢，"阿列克萨什卡说。

顺着涅格林纳雅河的险峻的岸坡，踩着一堆堆的灰烬和垃圾，他们走到了伊韦尔斯基桥，穿了过去。天已经大亮了。灰洞洞的云朵打城市上空冉冉地飘过去。沿着克里姆林宫墙有一条很深的堑壕。到处突出着腐烂的木桩：最近给拆毁的水车的残骸。堑壕边上立着许多绞架——两根柱子中间搁一根横木。有一个绞架上，吊着一个穿树皮鞋的高个儿，两条臂肘被反缚在背后。他那凹陷的脸已经给鸟儿啄过了。

"这边还有两个，"阿列克萨什卡说。堑壕底里倒着两具尸体，一半已经被雪盖了起来。"他们都是强盗；所以要这样对付他们……"

从伊韦尔斯基桥起，一直到那蓝基脚、蓝圆顶的白色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整个广场都是空荡荡的。一条被雪橇压出来的车路，蜿蜒曲折地穿过广场，通往救主门①。俯临着这座宫门，一大群乌鸦在那跨立着的金鹰上空盘旋，激动地叫着，像在春天时节一样。黑色大钟的指针指着八点，那钟便响出外国风味的乐音。阿廖什卡摘下便帽，朝着钟楼画了个十字。这儿才可怕呢。

---

① 这是克里姆林宫的正门。

“走吧，阿列克萨什卡，要不，他们会看见我们的……”

“有我在一起，没什么好害怕的，你这个傻瓜。”

他们起步穿过广场。对面，密稠稠的净是些木板搭成的铺子、临时售货棚和蒲席搭的帐篷。老板们已经打开店门，把货物挂在杆子上。一连好几家面包铺，烟囱里正在冒烟，腾出一股烤饼的香味。人们从各条巷子里穿出来，正在往这些铺子里走去。

阿列克萨什卡什么闲事都要管一下，全不顾挨打或是挨骂。他从人堆里钻过去，走到店门口，跟老板们搭讪，问问价钱，说说笑话。阿廖什卡张大着嘴，好容易才跟上了他。看见一个胖胖的女人，身上穿一件呢大衣，头巾外面戴一顶狐皮帽，阿列克萨什卡便挪挪擦擦地走过去，拖着一条腿，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说：“看——看——看在上——上——帝的面上，救救——救救一个可——可怜——的孤儿，太太，我——我要——饿——饿——饿死啦……”这个商人家的寡妇撩起裙子，从低低地挂在腰底下的一个袋子里掏出两个小钱，半戈比一个，给了他，还规规矩矩地画了个十字。两个孩子就跑去买烤饼，喝滚热的蜜水。

“我告诉你，跟我在一起，你是不会吃亏的，”阿列克萨什卡说。

行人越来越多。有的来看看人家，听听人家讲些什么话；有的来亮亮自己的新东西；也有的来找找机会，顺手扒点儿什么。在一条小巷子里，雪地上有一堆剪下来的头发，活像毡毯一般，理发师们嚓嚓地弄响着剪子，试着招徕主顾。有的已经坐在一段竖立着的劈柴上，头上戴着陶钵①，剪起来了。在一排买卖纱线的地方，吵闹的声音最大了。女人们在这儿，仿佛发生火灾似的叫喊着，买进或是卖出纱线、针、纽扣等缝纫用的种种零星什物。阿廖什卡生怕走散，一个劲儿抓住阿列克萨什卡的腰带。

当他们又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一个人飞快地奔过去，大家还嚷嚷着什么。一大群人从瓦尔瓦尔卡涌过来，呐喊着，吹着口哨，声音很刺耳。射击军士兵们抬着一个打伤的人。

“正教教友们，”他们泪汪汪地对周围的人说，“看一看他们怎么

---

① 当时俄罗斯农民的发式多为圆形，戴上陶钵，沿着陶钵的边缘剪去，即成此形。

样对待这个买卖人吧……”

那人被放到了谁家的一辆树皮雪橇上。射击军士兵奥夫谢·勒若夫爬了上去，开始翻来覆去地讲着德国人怎样狠心把这个正直的商人打了个半死，领主们怎样不久就要把整个莫斯科出卖给外国人……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推推搡搡地挤到了雪橇跟前。

阿廖什卡往受伤者身旁蹲下去，马上就认出他来了。原来这就是那个胖胖的城里人，眼睛很小，戴着一顶兔皮帽，前天在卢布扬卡曾经卖给他两个烤饼。这人身上发出一股强烈的伏特加酒味。他连哼叫也已经没有能耐了。侧着身子躺在那儿，脸埋在麦秸里，他只是低声说着：

“啊——啊！……看在基督的面上，放了我吧……”

奥夫谢·勒若夫画了个十字，向教堂和人们鞠了个躬。射击军士兵们四散在人群里，低声耳语。怒火燃烧起来了。突然传出一阵吆喝：“马队！马队！……”

两个骑着马的人顺着雪橇的辙印从救主门疾驰而来。前面一个穿着橘红色的射击军长襟衣，一顶椭圆形帽斜扣在脑瓜上。他那把嵌着钻石的弯刀，擦着丝绒的鞍褥在摆动。他没有放慢马步，却把缰绳一摆，冲进了人群。许多惊惶失措的手抓住了马勒。骑在马上的人急速地把脑袋左右转动，咧开一口稀疏的蜡黄的牙齿，——他额角宽阔，眼睛凹陷，小胡子又硬又粗……这人就是塔拉鲁伊(这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人家给他起的绰号)，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公爵，一位军事长官，一个世家门第的领主，又是出身寒微的纳雷什金家族的死敌。一看见他穿着射击军的制服，射击军士兵们便喊道：

“他是跟我们一伙儿的，他是跟我们一伙儿的，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大家就朝他奔过去。

另外一个骑士赶得没那么快，那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他拍了拍马脖子，问道：

“暴动吗，正教教友们？哪一个得罪了你们，怎么样得罪了你们？说啊，说啊，我们白天黑夜为着老百姓，操劳得心也痛了……你们这样干，皇上在上面已经看见了，他还年轻，感到很惊惶，所以派我们来打听一下……”

人们张大着嘴，瞪着看他的锦缎皮大衣(用这件衣服的价钱，半个莫斯科也可以买下来)，瞅着他拍牲口的那只手上的宝石戒指(戒指上射出来火光)。人们往回退，谁也没有答话。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笑嘻嘻地往前赶着，直到自己的马脚镫擦着霍万斯基的马脚镫时才停住了。

“把长官[①] 交给我们，让我们亲自来审判：来个倒栽葱从钟楼上抛下去！”射击军的士兵们都向他叫喊道。“高高在上的领主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干吗硬要我们接受一个孩子，纳雷什金家的一个低能儿做沙皇？”

霍万斯基用连指手套的边缘抹了抹花白的唇髭。他举起一只手。大家安静了下来……

“射击军士兵们！”他在马鞍上微微欠起身子，因为用足劲，要使他的大嗓音传到人群最远的一头，脸都给涨红了。“射击军士兵们！现在你们亲眼看见了，领主们给你们戴上了多么沉重的枷锁……现在他们挑选了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位沙皇……宣布他登基的不是我……你们等着瞧吧：你们不但领不到薪饷，而且连餬口的东西也不会有……你们要像奴隶一般干活……你们的孩子会一辈子做纳雷什金家族的奴隶……更糟的是……他们会把我们和你们统统交给外国人……他们会毁掉莫斯科，根绝正教的信仰……唉，本来有过一种俄罗斯的力量，可是这种力量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听到这里，整个人群发出一阵可怕的叫喊，使阿廖什卡大吃一惊：“这一下他们要把我们踩死了……”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从一辆雪橇跳到另一辆雪橇，把两根手指放在嘴里，打着唿哨。只听见塔拉鲁伊拼命地呼喝着：

“射击军弟兄们！到河对岸你们团队里去，我们到那边去谈……”

① 这里指射击军的团长。

十二

广场上只剩下了阿廖什卡和阿列克萨什卡，还有卸下了牲口的雪橇。那个受伤的人自个儿爬起来，眯缝着肿胀的眼向四周瞅了一下，擤了好大一会鼻子。

“老大爷，”阿列克萨什卡跟他说，朝阿廖什卡挤了挤眼，“我们送你回家去，我们为你很难过呢。”

那个人神志还没有清醒。两个孩子带着他，他一面嘟囔，一面跌跌绊绊地走着。有时候他突然叫起来：“慢着！”便把孩子们推开，好像在吓唬什么人，跺着泡胀的毡靴。他们望着河对岸的谢尔普霍夫门走去。在路上，他们弄清楚这个人名叫费季卡·扎亚茨。他家在郊外，院子不大，菜园里有一棵树，上面筑着乌鸦窠，可是大门和房子全是新的。“它们都在这儿了，我的馅饼和白面包，”扎亚茨一看见自己的家，便兴冲冲地说：“它们都在这儿了，我的宝贝，把我搭救出来了。”

一个麻脸的独眼女人给他们开了篱栅门。扎亚茨把她往旁边一推，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便跟在他后面溜了进去。“你们上哪去？干什么的？”他想向他们扑过去，可是随即又摆一摆手，顾自走进了屋子。他往一张铺着新蒲席的木炕上一坐，打量起自己的衣服来，——全都给撕破了。他伤心地摇了摇头，哭起来了。

“他们简直要揍死我呢，”他对独眼女人说。“哪一个揍我，为什么要揍我，我都记不清楚了。拿干净衣服来。”随后他突然用两个拳头往木炕上一捶，吼道：“把澡房烧暖，我命令你，你这个独眼狗婆！”

那女人用鼻子吸了口气，走出去了。两个孩子蜷缩在暖炕旁边，这暖炕占了半间屋子。扎亚茨开腔了：

“你们救了我的命，弟兄们。现在，你们要什么，尽管对我说吧……我浑身都被打伤，一根完整的肋骨也没啦……这样，叫我怎么能托着盘子去叫卖呢？唉，老天爷……买卖可不能等待啊……”

阿列克萨什卡又朝阿廖什卡挤了挤眼。他说：

“我们不要什么报酬，只要让我们在这儿住一个晚上就好了。”

于是扎亚茨蠕行到澡房里，两个孩子爬到了暖炕上。

“明天，我们可以替他出去叫卖馅饼了，”阿列克萨什卡小声说道，“我告诉你，跟我在一起，你是不会吃亏的。”

天蒙蒙亮，独眼女人就动手烤馒头、果酱面包、硬面包和大馅饼：一种是素的，里面包着豌豆、芜菁、腌蕈；另一种是荤的，里面包着兔崽肉、猪牛肉或是面条。费季卡·扎亚茨躺在木炕上哼叫，盖着一件羊皮袄，——四肢一点也动弹不得。阿列克萨什卡扫好地，飞跑到院子里去汲水，搬木柴，倒炉灰和污水，还叫阿廖什卡去给扎亚茨家的牲口喂水：这些活他干得快极了，而且一面干活一面还说着笑话呢。

“好小子，”扎亚茨哼哼着，“唉，我本该让你到集市去叫卖大馅饼……可你准会拿了钱溜跑，你会偷盗……你太机灵了……”

这时阿列克萨什卡就亲吻他颈脖上挂着的十字架，赌咒说他不会把钱偷走，他还从壁上拿下来画着四十个圣徒的圣像，也亲吻了一下。没有办法，扎亚茨只好相信他的话。那女人把两百个大馅饼装在两个盘子里，用破布遮起来。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束上围裙，把连指手套掖在腰带里，托着盘子，出去了。

“嗳，馅饼啊，蜜糕啊，一个铜钱买两个，刚出炉的啊！”阿列克萨什卡扯开嗓门叫喊，一边打量着过往行人。“赶快啊，来买啊！”看见一群射击军站在那儿，他便手舞足蹈地嚷道：“嗨，赶快来买啊，这种馅饼，万岁爷也好吃，领主大老爷也好吃的啊！克里姆林宫里买了几个去，我可挨了一顿打啊！纳雷什金家吃了肚子痛！”

射击军的士兵们都笑了，大家抢着买馅饼。阿廖什卡俏皮地附和着。还没走到河边，他们已经不能不赶回去添货了。

“孩子们，老天爷把你们派到我这里来了，”扎亚茨吃惊地嚷道。

十三

米哈伊尔·特尔托夫在莫斯科闲荡了三个星期，找不到事做，钱也用光了。那天在卢布扬广场上，秘书官们嘲笑了他一番。他们既没有给他土地，也没有给他农奴。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给了他一顿辱骂，一顿奚落，让他过一年再来，可是要打扮得体面一些，骑一匹像

样的马来。

他离开广场，到一家酒店里去投宿。路上遇到他的哥哥，哥哥骂他丢了面子，便把他的骗马给牵走了。他倒没有想起拿走米哈伊尔的宝剑和他们祖上传下来的、系着银牌子的条子绸腰带。那天晚上在酒店里，米哈伊尔被加大蒜的伏特加灌醉了，竟把宝剑和腰带都押给了酒保。

两个机灵的莫斯科人缠住了米哈伊尔：一个说是商人的儿子，另一个自称是书记官，其实两个都是酒店里的无赖。他们一个劲儿恭维米哈伊尔，跟他亲嘴，还答应他去寻欢作乐。米哈伊尔同他们一起喝酒胡闹，闹了一个星期。他们带他到一处地下室里一个希腊人那儿，用灌着水的牛角抽烟，抽得他们神思恍惚，看见怪异的幻影，感到美妙的恐怖。

他们带他上官家的澡堂去(给莫斯科河边那一带居民用的一种蒸汽澡堂)，与其说是洗浴，还不如说是看看笑笑，从蒸汽的雾霭中，赤身裸体的女人会闯进公共更衣室来，仅仅用浴帚遮住下体。对米哈伊尔来说，这也是一种叫人神魂颠倒的事，比那种烟也好不了多少。

他们还打算劝他去找拉皮条的女人。可是米哈伊尔很年轻，他还不敢吃禁果。他记得父亲每逢做完晚祷，常常用手指弄掉烛花，打开一本皮面子、铜扣环的古书，翻着纸角卷折的书页，读出一段关于女人的话：

> 女人是什么？是一张引诱男人的网。漂漂亮亮的脸，闪闪烁烁的眼，蹦蹦跳跳的脚，给她一蜇才可怕呢，烈焰腾腾的火苗会烧透男人的四肢……女人是什么？是一条瞌睡着的毒蛇，是一种疾病，是一只恶魔的煎锅，是一阵没有作用的暴怒，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诱惑，是魔鬼的创造……

他怎么能不怕呢！有一天，他们带他去波克罗夫斯基门附近一家酒店里。刚刚坐定，席帘后面就跳出来一个矮姑娘，披头散发，从鼻梁到太阳穴画着两道乌黑的眉毛，眼睛溜圆，耳朵很长，腮帮几乎给甜菜擦成了青色。她把裹在身上的用布头做的被子一甩，精赤条

条，又白又胖，在米哈伊尔身边跳起舞来，——她先用这只手、随后又用那只手招他，两只手上都戴着铜戒指和丁当作响的手镯。

在他看来，她简直是一个妖精，那种赤身裸体的样子着实叫人惊心触目……她吐出气来有股酒味，身上有股热腾腾的汗酸味儿……米哈伊尔一骨碌站起来，头发抖动着；他发疯似的嚷叫，还朝那姑娘抡起一条胳臂，可是并没有揍她，却没命地冲到了街上。

春天的黄澄澄的晚霞，正在静悄悄的街道的尽头逐渐暗淡。空气使人陶醉。薄冰在靴子底下嚓嚓作响。在那竖着小铁旗的灰蓝色要塞塔楼后面，月亮的紫铜色圆盘从一座尖棱棱的屋顶上爬起来，照到了米哈伊尔的脸上……他害怕得什么似的……他牙齿打颤，胸口发冷……酒店的门嘎的响了一下，那个姑娘如同一个雪白的阴影，出现在台阶上，两腿撇得很开。

“你怕什么啊，亲爱的？回来吧！”

米哈伊尔失魂落魄地逃跑了。

他的钱很快就花光了，那两个伙伴便也离开了他。对于自己吃过的和喝过的、见识过的和没有触碰过的东西怀着惋惜的心情，米哈伊尔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回到乡下他父亲那儿去，这个念头他连想都不敢想。

后来，他记起了他教父的儿子，跟他同年的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便找到了他的家里。奴仆们很不客气地接待他，那些人个个都像是强盗。“你怎么敢戴着帽子走上台阶来？”一个人把米哈伊尔的帽子揪掉，不过这只是吓唬他一下，到底还是放他进去了。在一间又宽敞又暖和的门厅里，长凳上都铺着兽皮，有个像蜜糖饼干一样美妙的小厮出来接见他，那少年穿缎子衬衫，别致的精制山羊皮靴，蛮横无理地瞪着米哈伊尔的眼睛，却用奉承的口气问道：

“您要见领主老爷有什么贵干？”

“你跟斯捷潘·谢苗内奇通报一下，就说他的朋友米什卡·特尔托夫有事求见。”

“待我去禀报，”那小厮拖长着嗓音回答，甩了甩光滑的鬈发，懒懒散散地走了。米哈伊尔只好等着。人穷气短啊。那小厮到底又出来了，向他招招手：“跟我走吧。”

米哈伊尔走进了会客厅。他有点胆怯，便朝一个犄角虔虔诚诚地画了个十字，那里挂着几幅圣像，上面蒙着用金缘滚边的锦缎。他向周遭打量了一眼：有钱人过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何等豪华的陈设！四壁挂着茸毛天鹅绒；地上铺着彩色斑斓的、大大小小的毡毯；长凳上套着丝绒套子；窗槛上钉着珍珠的垫子；靠壁放着柜子和箱子，上面都遮着绫罗和丝绒。这些装饰用的料子，任何一块都可以用来制成一件他所梦想不到的上衣或长袍……窗子对面有一座木头的塔楼，上面立着一只铜铸的像。

“啊，米沙，你好，”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站在门口招呼他。米哈伊尔朝他走过去，鞠一个躬，手指尖触到了地毯。斯乔普卡点头还礼。他没有把他当做奴隶，而是把他当做一个贵族子弟看待，伸出一只潮润的手去跟他握了一握。“请坐，做我的客人吧。”

他自己先坐下了，抚弄着手杖。米哈伊尔也坐下了。斯乔普卡那剃光的头上，扣着一顶镶宝石的瓜皮帽。他的额头活像一只小桶，没有眉毛，眼皮红红、鼻子钩钩的，小小的下巴颏上疏疏地长着些茸毛。“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家伙居然会有那么多的钱！”米哈伊尔暗自寻思。他像一般穷人那样，卑躬屈节地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诉说毁灭自己青春的贫穷。

“斯捷潘·谢苗内奇，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指点指点我，你的奴仆，该上哪儿去安身立命……看来只好进修道院……或者拿个锤子去拦路抢劫……”听了这些话，斯乔普卡急忙把脑袋缩回墙壁那儿，突出的眼睛变得毫无表情。可是米哈伊尔的神色却一点也没变，好像他无意中提到锤子是出于愚蠢似的……“斯捷潘·谢苗内奇，”他继续说道，“我再也受不了这该诅咒的贫穷了……”

一阵沉寂。米哈伊尔轻轻地、合乎礼节地叹了口气。斯乔普卡露出恶意的微笑，用手杖的尖头描着地毯上一只有翅膀的野兽。

“叫我拿什么话来忠告你呢，米沙？……聪明人多的是办法，傻瓜却只会讨饭和坐牢……譬如拿沃洛季卡·切莫达诺夫来说吧，他打了一场官司，便从邻居那儿弄到了两个很好的村子……列昂季·普斯托罗斯列夫最近也打了一场官司，从奇若夫家弄到了莫斯科一座精致的庄宅……”

“我也听说过，觉得很惊奇……可是这种官司怎么个打法，又怎么能打赢呢？难道是闹着玩儿的吗？”

“找一个你喜欢的村子，随后去诬控那个地主。人们都是这么干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诬控？”

“是这样：花一戈比向讼棍买点纸和墨水，写一张告密状……”

“可是提出什么罪证呢？密告些什么呢？”

“你年轻，米沙，你还没有断奶……你瞧，列夫卡·普斯托罗斯列夫有一次去奇若夫家参加命名日宴会，可是他主要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听人家谈话，必要的时候他还随声附和几句……奇若夫老头儿在餐桌上一滑嘴，说道：‘但愿老天爷保佑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躬康泰，因为有人说他活不到复活节。他们说昨天晚上，克里姆林宫里有只母鸡竟像公鸡一样打鸣了……’普斯托罗斯列夫抓住这个机会，马上跳起来嚷道：‘有人造反！’① 所有的客人，跟主人一起，就统统被抓进了暗探局。普斯托罗斯列夫宣称：‘奇若夫说了冒渎圣上的话。’他们把奇若夫的胳膊捆起来，押上了拷问台。他们逼他供出了关于母鸡啼叫的前因后果。为了忠诚效命，普斯托罗斯列夫得到了奇若夫的庄宅，而奇若夫本人却被终身放逐到西伯利亚。你瞧，聪明人就是这么干的……”斯乔普卡抬起眼睛，一眨也不眨，如同鱼的眼睛那样，直瞪着米哈伊尔。“沃洛季卡·切莫达诺夫干得更简单。他密告邻居，说他们存心要在院子里将他打死，一面答应把三分之一的赃物送给书记官们。那邻居为了避免打官司，竟甘心情愿将他最后一份产业交出来了……”

米哈伊尔琢磨了一会，手里转动着帽子，说道：

“打官司的事，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斯捷潘·谢苗内奇。”

“如果你有经验，我也不来救你了……（斯乔普卡笑得那么辛辣，米哈伊尔禁不住倒退了一步，眼睛直瞪着他那小小的虫牙。）打官司是需要经验的……要不，说不定你自个儿反而会上拷问台……所以，米沙：别找强的打交道，要去打击弱者……我看你到我这里来，倒一

---

① 俄国一七六二年前向当局告密的用语。

点也不觉得害怕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斯捷潘·谢苗内奇？我怎么会不觉得害怕呢？……”

“住嘴！应当学会沉默……我很客气地跟你谈话，可是你知不知道，换了别人我会怎样对待他们？……我说不定会觉得厌烦……我会双手一拍……于是家奴们就奔进房里来了……让我开开心吧，我的忠实的奴才……他们就会抓住你一双白皙的手，把你拉到外面院子里，像猫儿逗耗子一样玩弄你……”他又露出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眼睛还是死气沉沉的。“不要惊慌；打今儿早晨起我就一直在开玩笑呢。”

米哈伊尔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打算鞠躬告退。斯乔普卡却用手杖的尖头碰了碰他，叫他重新坐下来。

“请你宽恕我，斯捷潘·谢苗内奇，我愚蠢，净说废话。”

“你没说废话，不过你的胆量倒是跟你的等级、你的地位、你的出身不太相称，”斯乔普卡冷淡而傲慢地说。“哦，上帝会宽恕你的。可是下一回，你应当在门厅里等我；他们招呼你到这儿来，也应当不肯进来。我叫你坐下，应当还是站着。你向我行礼，不应当只是一躬到地，而是要双膝下跪。”

米哈伊尔的鼻翼在哆嗦，可是他还是克制着自己，开始低首下心地感谢斯乔普卡的教训。斯乔普卡打了个哈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

“你这样困难，我该帮帮你……不过我有一点担心……你能不声张吗？……哦，好吧……我看出来你是个懂事的小伙子……朝我坐拢一点……（他用手杖碰了碰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急忙在他身边坐下了。斯乔普卡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他。）你住在哪儿，在小客店里吗？那就搬到这儿来住。我给你一件上衣，一件无领长袍，一条裤子，一双时髦的靴子，把你的破旧衣服收拾起来。有位领主太太需要人去安慰安慰。”

“你这是什么意思？”米哈伊尔的脸刷地红了。

“我这是说，让那魔鬼快乐一下。你不招一点麻烦，口袋里就不会装满银钱……有那么一位名门望族的领主夫人……她坐在钱柜子上，可是魔鬼在挑逗她……你懂得吗，米什卡？要是你照我的话去

做，你就会享大福……要是你行动失当，那我就会把你扔到熊窟里，叫你一根骨头也不剩。（他把镶着珍珠的套袖往上一捋，拍一下手。刚才那个傲慢的小厮走进来了。）费奥克蒂斯特，带这位少爷到澡房里去。给他衬衫和漂亮的衣服……回头带他来跟我一块儿吃晚饭。”

十四

索菲娅公主做了礼拜祈祷回来，累透了。那天她做了两次大斋戒的祈祷。她只吃了一点黑面包和白菜，而且分量又很少。她坐在父亲那张从海外带回来的椅子里，膝头搁着一小块用绣花手帕包起来的圣饼。这把椅子是最近遵奉她的命令从多棱宫搬来的。孀居的纳塔利娅太后知道了这件事，便嚷道：“要不了好久，公主还会吩咐把宝座也搬到她屋子里去呢！”……纳塔利娅太后发脾气，就让她去发脾气好了。

三月的太阳，透过两扇窗子的小块玻璃暖洋洋地射进五颜六色的光线来……干净、简朴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晒干了的草类的清香。刷白的墙壁，像是一间修士室。连着暖炕的瓷砖火炉热烘烘地燃烧着。所有的家具，几条长凳和一张桌子，上面都用粗麻布蒙着。落地时钟那描着玫瑰花纹的指针，在慢慢地移动。书架上遮着帘帷：那时正是大斋戒节，没有工夫看书，也没有工夫娱乐。

索菲娅把穿着毡鞋的脚搁在一张小板凳上，半闭着眼，睡意朦胧地摇晃着。春天，春天，罪恶在大地上徘徊，迷人地溜进了少女的闺房里……偏偏逢到大斋戒节！……她理该把窗帘放下来，挡住那色彩缤纷的光线，可是她既不想站起来，又不想招呼一声侍女。古老的敬神的歌声还在她记忆中回荡，可是她的耳朵却在焦躁地谛听，——地板是不是在咕咕作响，她的生命之光是不是在闪现，唉，罪恶是不是在闯进来？……“哦，要是它进来的话，我会用祷告来祈求赦罪……我会徒步去参谒所有的圣堂……让它来吧！”

屋子里困困盹盹的，只有钟摆在滴答滴答地响着。有多少眼泪在这间屋子里流过。有多少次，索菲娅在这里神魂不定地徘徊……叫喊也罢，咬自己的手也罢，全属枉然，岁月流逝，青春萎谢……一个

姑娘，一个皇帝的女儿，注定要做一辈子的处女，要戴修女的黑尼冠……她屋子里只有一扇门——一扇通到女修道院的门。有多少公主，夜里钻在枕头当中抑住她们疯狂的号啕，揪着她们的头发，——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看见。

她们中间，有多少人虚度了一生，后来在女修道院的墓石下长眠。这些薄命的佳人，她们的名字统统被人忘记了。只有一个是幸运的，——她已经像野鸟一样冲出了少女的牢房。她答应她的心说：你尽管恋爱吧……而她的心肝宝贝，漂亮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像人家那种执着鞭子、穿着大皮靴的丈夫，而是一个甜言蜜语的情人，一个善于奉承急性子的爱侣……唉，罪孽，罪孽！索菲娅把圣饼往旁边一搁，绵弱无力地摆了摆手，仿佛要把他推开似的，随后她仍然闭着眼睛，在那透过窗子射进来的暖洋洋的阳光里，对着热情的幻影微笑了……

十五

地板咕咕地响着。索菲娅猛一下子跳起来，凌厉地直瞪着房门，好像穿金袍的、翅膀上冒火焰的凶神恶煞马上就要扑进来似的。她嘴唇哆嗦着，随后又把胳臂肘搁在椅子的天鹅绒靠手上，脸伏在掌心里。她的心剧烈地跳着。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在低矮的门框下弯着腰，小心翼翼地走进来了。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响。索菲娅巴不得用自己那悸动的身体像海浪一样把他卷住。可是她假装打盹：这样就更加体面，——公主做祈祷，站累了，这会儿在瞌睡，嘴唇上挂着微笑。

“索菲娅！”他轻轻地喊了一声。他朝她伛下身去，锦缎窸窣地响了一下。索菲娅的嘴唇咧开了。于是他那洒着香水的唇髭搔弄着她的腮帮，他那暖和和的嘴唇贴着她的嘴唇，而且压得很紧。索菲娅一阵哆嗦，一股没法形容的欲火打她脊梁上钻下去，仿佛一阵炽热的痉挛，在她那宽阔的骨盆里融化了。她伸出双手，抱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头，可又把他推开了：

“唉，走开……你怎么啦？礼拜五干这个是罪过的……”

她睁开那双机灵的眼睛，跟往常一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俊美的容貌又把她征服了。她感觉得出他又耐不住性儿了。她摇着头，浑身都浸透了愉快……

"索菲娅，"他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和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都在楼底下。他们给你带来了重要的消息。下去吧。情况紧急……"

索菲娅抓住他一双手，将它们捂在自己丰满的胸口，亲吻着。她的睫毛，由于恋情洋溢而显得水汪汪的。她走到一面小镜子前，整了整冠冕，漫不经心地瞅了瞅自己的姿影——不美，可是他还是爱她……

"走吧。"

霍万斯基和公主的舅舅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站在一扇用雕花侧框装饰的窗子旁边，他们那高高的皮帽触着天花板的穹顶。米洛斯拉夫斯基穿着崭新的、御赐的皮大衣；他颧骨很宽，眼睛只有两条细缝，脸上汗涔涔的，因为吃得过饱，情绪又很激动，显出满面红光。索菲娅急匆匆向他走过去，像修女那样低着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尽量把胡子和嘴唇往前探出去，——他的肚子妨碍他走得更近些。

"马特维耶夫早已到了圣三一修道院①。（索菲娅那绿莹莹的眼睛睁大了）修士们像欢迎皇上一样欢迎他……预计他在五月十二日到达莫斯科。我的外甥彼得·托尔斯泰刚从圣三一修道院飞驰到这儿……他说马特维耶夫在祈祷结束以后，当着会众的面，把我们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痛骂了一场，羞辱了一顿：'乌鸦们，'他说，'都朝皇上的国库飞扰去了……他们想靠射击军的枪杆子跳进朝廷里来……可是办不到……我会镇压叛乱，把各射击军团分派到各个城市和边疆上去。我要折掉领主们的翅膀。我矢志不渝，要对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效忠。只是因为他年纪还小，不妨让他母亲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来摄政。这些事情办不到，我是死也不会甘心的……'"

---

① 俄国东正教最大的修道院，建于十四世纪，距莫斯科七十一公里。院内除各种礼拜堂外，还有沙皇的宫殿，一再成为宫廷内部斗争的据点。

索菲娅脸色灰白。她低着头，垂着胳臂，站在那儿。只有她那顶有角的冠冕在震颤，她那粗大的发辫在脊背上抖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稍微远一点的阴影里站着。霍万斯基闷闷不乐地望着自己的脚，说道：

“那样的事是不会办到的……马特维耶夫不可能在莫斯科当权……”

“最糟的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压低着嗓子，急忙接下去说，“他还羞辱和毒骂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公爵。他说：‘瓦西卡·戈利岑想篡夺王位，看来他脑袋要不保了……’”

索菲娅慢慢地转过脸去，跟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眼神碰上了。他微微一笑，——一抹淡薄的、惹人哀怜的皱纹闪现在他嘴角上。索菲娅心里明白：他的生命有危险了，他们正在谈论他的命运呢……为了这一抹细小的皱纹，她恨不得马上把莫斯科烧个精光……她抑制住激动，问道：

“射击军怎么说？”

米洛斯拉夫斯基喘着粗气。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悄悄地穿过屋子去，朝门外望了一望，随后又走回来，站在索菲娅背后。霍万斯基正想开口，索菲娅沉不住气，就把他岔断了：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起了杀机了……为什么？因为她忘不了自己寒微的出身，——在娘家，她穿的是树皮鞋……大家都知道马特维耶夫出于怜悯把她接到宫里来的时候，她连换洗内衣都没有一件呢……她从来不知道有什么闺房，她就是跟男人们在一张桌子上喝酒。”索菲娅那丰满的颈脖被衬衣的珍珠领子紧紧地扣着，一生气便鼓了起来，腮帮上也显出了一块块斑点。“太后跟我先父过的日子很愉快，她跟尼康总主教闹的笑话可也不少……我们在后宫里的人都知道……我的弟弟彼得鲁沙，——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一个奇迹——不论在面貌上，在脾气上都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戒指琤的响了一下，索菲娅把双手紧紧地握拢来，捂在胸脯上……“我是一个闺女，也不好意思跟你们谈这些国家大事……可是，如果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真想流血，那就让她流去吧……要不，你们都会脑袋落地，我也会投井自尽的……”

“有意思，听到这样的话真有意思，”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说。“你，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公爵，你把团队里的情况向公主报告一下吧……”

“除了斯特列米亚尼一个团，所有的团队都是拥护你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霍万斯基说。“射击军兵士天天成群结队地涌在司令部门口，朝窗子扔石子和棍子，还用粗野的话谩骂他们的长官……（听到这里，米洛斯拉夫斯基闷闷地咳了一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惶恐地眨巴一下眼睛，可是索菲娅却声色不动，连眉毛也没有扬一扬……）布赫沃斯托夫上校和博博雷金骑兵中尉出来申斥他们，企图加以制止，却被射击军兵士架到钟楼顶上，往下一抛，人群欢呼着：‘妙啊，妙啊！……’他们不愿意服从命令；在城郊，在白城和基塔城，他们一群群集合起来，在市场上煽动老百姓，还跑到公共澡堂里去嚷道：‘我们不要纳雷什金家族和马特维耶夫来统治我们，我们要扭断他们的脖子！’”

“他们善于叫嚷，可是我们倒要利用他们来完成大业。”索菲娅挺了挺身子，眉毛愤怒地蹙皱着。“让他们放大胆子，把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亚济科夫和利哈切夫戳在枪尖上；他们是我的仇人，纳雷什金家族全家都是……叫射击军不要害怕把那个男孩[1]，把她的那个狗崽子撵下台……后娘啊，后娘！……该死的肚子……喂，把这些东西拿去！……”索菲娅一下子把所有的戒指都捋了下来，抓在拳头里，递给霍万斯基。“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对他们说，他们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饷金，土地，特权……可是临到紧要关头，他们可千万不能畏缩。对他们说：要拥戴我登上皇位。”

米洛斯拉夫斯基胆战心惊，只是向索菲娅乱摆双手。霍万斯基激情炽烈，龇出了牙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知道为什么用一只手掩住一双眼睛，——也许是想遮藏他脸上那种目空一切的得意神色吧……

---

① 指彼得。

十六

那年春天，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吃馅饼吃胖了。他们认为日子过得再好也没有了。扎亚茨也发了福，人变得懒洋洋的："我劳碌了一辈子，现在你们可以来替我干活了，孩子们。"他一天到晚坐在台阶上，看看母鸡，望望麻雀。他还有了个嗜好：爱吃硬壳果。因为闲着没事儿，而且吃得又太多，这样他就疑神疑鬼起来："要是那两个孩子把钱隐瞒一点该怎么办呢？他们不揩油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晚上算账的时候，他便开始盘问他们，找他们的碴儿，还搜查他们的口袋，摸他们的腮帮，看有没有把钱藏起来。夜里他也睡不好，常常想着："一个人只要跟钱接近了，他准会偷盗的。"只有一个办法：把那两个孩子吓唬一下。

有一天晚上，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兴冲冲地回来吃饭，——把账款交了。扎亚茨把钱点了一遍，说是差一个戈比……钱给他们偷了！放到哪儿去了呢？那天早晨他就削好一根棍子，这会儿便抓住阿列克萨什卡的头，动手抽打，一边还计数着：一——阿列克萨什卡，二——阿廖什卡。把他们打了一顿之后，他才叫他们吃晚饭。

"是这样！"他说，满嘴都是加酸醋和胡椒的肉冻，"一个挨过打的小伙子抵得上两个没挨过打的小伙子……我要教你们长大成人，孩子们，你们往后自会感谢我的。"

扎亚茨吃着猪肉白菜汤、蜜渍加姜的鸡肚、煨鸡面和烤肉。他把牛奶调在粥里喝着。把汤匙往没有台布的桌子上一搁，他轻轻地打了个嗝。他腮帮儿胖得发颤，眼睛只剩了两条缝。他解开裤子上的一颗纽扣，说道：

"你们要在上帝面前替我祈祷，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吃吧，喝吧。把我看作你们的父亲吧……"

阿列克萨什卡一言不发，撇了撇嘴，把视线转到一旁。晚饭过后，他对阿廖什卡说：

"我爸打我，我才离开了他，这个家伙，那我更应当离开了。他现

在快要养成打人的习惯啦，那只骟猪。”

阿廖什卡一想到要离开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心里就害怕。不挨打，自然要好多了！可是这样的地方到哪儿去找呢？——个个人都会打你的。他在暖炕上悄悄地哭着。可是他跟他的伙伴分手也不成啊。第二天一大早，两个孩子托着装满馅饼的盘子，又上街了。

这是一个凉爽的五月的早晨。水洼蓝湛湛的。桦树叶发出清香的味儿。椋鸟对着太阳昂起了头，嘘嘘地叫着。院门外站着几个爱打闹的姑娘，慵懒得连活儿也不干了。这些姑娘当中，有几个光着脚，只穿一件粗麻布衬衫，头上戴着桦树皮编成的冠子，发辫上系着缘带。她们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狂野的神色。屋顶上的椋鸟如同夜莺似的鸣啭着，把姑娘们诱到了林子里，引到了草地上。什么样的春天哪！……“嗳，快来买蜂蜜烤馅饼啊……”

阿列克萨什卡笑着说道：

“今天晚上，让扎亚茨去等他的钱吧。”

“啊，阿列克萨什卡，可那是偷盗啊。”

“你这个乡巴佬……那个老鬼有没有给我们工钱？为了替他干活，这两个月来我们连脊背也快要累断了……喂，射击军老总，买个兔肉馅饼吧，一个铜钱买两个，刚出笼的……”

大门外面，女人和姑娘越来越多了，十字路口也挤满了人群。一队射击军小跑着走过去，月牙斧铮铮地响着，——人们给他们让路，惶恐地瞅着他们。越是走近跨越莫斯科河的万圣桥，射击军越多，人群也越密。整个岸坡上人山人海，如同苍蝇一般，——他们爬上畜粪堆，朝克里姆林宫瞭望。盖着绿色屋顶的望楼，砖墙的雉堞，克里姆林宫里的教堂、小礼拜堂、大礼拜堂的金色穹顶宁静地倒映在镜子似的水面上，难得给微波震动一下。可是人群中的谈话却并不宁静。在那城墙的堡垒后面，五光十色地露出领主邸宅和沙皇宫殿瑰奇而富丽的屋顶的地方，静谧的五月的早晨正在发生不妙的事变……谁也还没确切地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射击军骚动了一阵，可是没有穿过靠克里姆林宫一边那道架着两门大炮的桥去。那边都是些徒步的和骑在马上的人——担任沙皇禁卫的领主子弟。他们在白色的长襟衣外面，用铜弧插着天鹅翅膀挎在背上。他们人数不多，这会儿望

着成千老百姓从巴尔丘格涌过来，显然都已经给吓坏了。

阿列克萨什卡如同魔鬼似的在桥边转来转去。他跟阿廖什卡早已把馅饼卖完，把盘子也扔掉了。这不是做买卖的时候。这光景又可怕又有趣。人群里，到处都闹哄哄的。个个人都情绪激动。在这种情况下过活，大家已经觉得厌烦了。他们朝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做着威胁的手势。有一个老头儿，一个城里人，爬到一座垃圾堆上，摘掉秃脑瓜上的帽子，慢条斯理地说：

"在先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老百姓闹过一次事……没有面包，没有盐，钱不值钱，国库把银币熔掉了，换发了铜的……领主们贪馋地喝着老百姓的血……老百姓造反了，他们把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从马背上拉下来，剥掉他身上的皮大衣……那时节，有很多领主的庄宅给捣毁了，放火烧了，他们还打死了一些领主……后来，那个宽宏大度的哥萨克人拉辛在南方起事了……本来可以得到解放，老百姓可以过自由和富足的生活……可是大家不去支持他……老百姓就是软弱，他们只会嚷嚷。现在，小伙子们，除非大家团结起来，否则你们就只有等待绞刑架和断头台了。那些领主会压服你们……"

人们张大着嘴，瞧着他……情况越来越奇怪，也越来越紧张了。他们只有一点是明白的：克里姆林宫里没有权力，要动摇这座古老的堡垒，这个时机看来是挺合适了。可是该怎么办呢？

在另一个地方，一个射击军推推搡搡挤到人群前面：

"你们还在等待什么啊？领主马特维耶夫已经在破晓时分赶到莫斯科来了……你们难道不知道马特维耶夫吗？当克里姆林宫里那些糊里糊涂的领主之间发生内讧的时候，日子还过得下去……现在，真正的主宰出现了，——他会勒紧缰绳……他会征敛种种从来没有的贡赋和捐税……我们一定要在今天暴动，明天就会来不及啦。"

这些话听得大家头昏脑晕了。明天就会来不及啦！……大家的眼睛里血都冒起来了……克里姆林宫懒洋洋地倒映在水面上，仿佛是一种迷惑人的东西，——古老的，禁止人进去的，背信弃义的，堆满着金子的……城墙上，大炮旁边一个炮手也没有。好像里面样样东西都已经死去了。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高高地有几只鹞鹰在盘

旋……

突然在桥的那一边，插着翅膀的禁卫兵起了一阵骚动，传过来隐约可闻的喊声。有个人骑着一匹雪白的马，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他们不让他跑过去，抡起了锋刃宽阔的月牙斧。他一个劲儿往前赶，让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冲过去了。他帽子也丢了，发疯似的驰过了浮桥，——河水从桥板中间汩汩地往上溅，那细腿的骏马兴冲冲地摆动着鬃鬣。

成千的民众一点声息也没有。从河对岸发出一声枪响，瞄击着那个策马疾驰的人。他冲进人群，在马镫上挺起身子。他那剃得发青的头皮在摇动，狭溜溜的、鼻子长长的脸因为疾驰而涨得通红；他直喘粗气，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在两条像是用木炭描画过的浓眉底下闪烁。大家都认出他来了：

"是托尔斯泰……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外甥……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听听他要讲的话吧……"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用高亢的、断断续续的嗓音嚷道：

"同胞们！……射击军弟兄们！……灾难临头啦！……马特维耶夫和纳雷什金家刚把伊凡王子掐死了……你们要不赶快去搭救，他们也会把彼得掐杀的……赶快冲到克里姆林宫里去，否则就来不及了……"

人群嘀咕着，喧哗着，叫嚷着，随后一阵咆哮，冲到了桥头。几千个脑袋在托尔斯泰的白马周围攒动。桥嘎吱地响着，直往下弯，——他们齐膝盖泡在水里跑着。射击军一声不响，如同野兽一般，成百成百地开始过桥，把人群挤到了一边。什么地方在敲钟了：当，当，当，越敲越急，越敲越叫人心惊……别的钟楼随即响应，所有的钟都乱敲起来，莫斯科那不计其数的教堂都敲起警钟来了……

在静悄悄的克里姆林宫里，映照着阳光的小窗一扇接一扇的关上了……

十七

射击军官兵急于赶路，各团的队伍混在一起，都乱套了，大伙儿

往多棱宫和圣母领报大教堂冲去。有很多人就在半路上停下来，去捣开领主庄宅的坚实的大门，或是爬到钟楼上去敲警钟。那口叫做“伊凡大帝”的钟，发出极其洪亮沉重的可怕的低音。在庄宅与庄宅之间的狭窄的巷子里，在石头造的修道院的园地里，在一长排一长排衙门的黄澄澄的围墙里，横着一具具尸体，而领主家受伤的奴仆也在那儿哼叫着爬来爬去。许多带鞍子的马在仓皇地狂奔，人们把这些牲口抓住的时候都笑起来了。他们吆喝着，用石头砸着窗子。

射击军、居民和成群的孩子(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自然也混在里面)都眺望着那占克里姆林广场四分之一地位的五光十色的皇宫。石头的或是木头的殿宇，高高的楼房，矮矮的木屋，甬道，望楼和尖塔，漆的是红色、绿色和蓝色，有的是用薄木板、有的是用大圆木建制的，——都由无数的走廊和楼梯串连起来。几百个天幕形的或是球茎形的屋面，带着奇形怪状的屋顶——凹槽形的、圆桶形的、活像鸡冠一样锯齿形的，闪烁着金光和银光。这儿住着大地的主宰，上帝之下的第一人……

到底叫人惶悚得厉害。没有一个平常人胆敢拿着武器走近这儿；连领主们也得在宫门外下马，徒步穿过泥泞的庭院，帽子抓在手里，诚惶诚恐地斜眼觑看豪华的窗子。人们站在那儿东张西望。“伊凡大帝”钟的噪音凄凉地直锤着他们的胸口。大家都慌张起来了。这时有几个大胆的人冲到了人群前面：

“弟兄们，你们干吗张大着嘴呆在这儿？他们已经把伊凡王子勒死了，他们正在要彼得皇帝的命呢。赶快，把梯子架起来，冲到台阶上去！”

一阵深沉的隆隆声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传过去。军鼓震耳地擂响了。“快走，快走！”许多疯狂的噪音在呐喊。二十个射击军士兵猛一下子冲出来，爬过栅栏，拔出弯刀，扑到了宫殿的正廊上。他们捶着铜制的宫门，还用肩膀去撞。“赶快，赶快，赶快！”人群中发出一阵怒吼。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几把梯子，在他们头顶上传递着，架到了多棱宫的窗口和台阶侧厢的栏杆上。大家就往那些梯子上涌去。他们咬牙切齿地吼道：“把马特维耶夫交出来，把纳雷什金一家人交出来！……”

十八

“他们会杀死我们的，他们一定会杀死我们的！……怎么办呢，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

“上帝是慈悲的，太后。我出去跟他们谈谈吧……喂，去请总主教没有？那就再派人去跑一趟吧……”

“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正是他们，正是我的那些仇人……亚济科夫亲眼看见，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有两个人化了装，跟射击军在一起……”

“你们妇道人家的事是祈祷，太后……”

“他来了，他来了！”许多嗓音在门厅里嚷嚷。约阿基姆总主教走进来了，他的权杖的尖头杵着槲木地板。他那双藏在黝黑的凹窝里的无神的眼睛打量着穹顶底下低矮的窗子。外面，爬在梯子上的射击军士兵把头紧贴在五颜六色的小窗玻璃上。总主教举起一只干枯的手，做了个威胁的姿势，那些脑袋便缩回去了。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跑到总主教跟前。她那胖胖的脸，在黑狐皮帽子底下如同白手巾一样苍白。她攀住他一只冰冷的手，连连亲吻，嘟嘟囔囔地说着：

“救救我们，大主教，救救我们……”

“大主教，情况很糟，”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严肃地说。总主教张大瞳孔，向他转过脸去。马特维耶夫摆了摆那绺剪成方形的花白胡子。“这是密谋，公开的叛乱……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嚷嚷些什么……”

马特维耶夫有一双鹰眼，一个细瘦的鼻子，看去像是一幅古老学派的圣像；他很镇定：在那长长的一生中，他早已经历过很多事情，死里逃生也已经不止一次了。只有一种感情仍然在他心头燃烧着：狂妄自大的权势欲……他克制了在他皱瘪的眼皮上颤动的怒火，说道：

“只要先把他们从克里姆林宫里赶出去，随后再来收拾他们……”

窗外，撞击和呐喊的声音响彻云霄。太后的弟弟伊万·基里洛维

奇·纳雷什金踮起脚,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从这个门跑进,又从那个门跑出;射击军和领主们恨他比恨魔鬼还凶。他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却已经当了领主;他长得很漂亮,是个花花公子;据说他早已在自己头上试戴过皇冠了。他那撮乌黑的小唇髭,看去仿佛黏在发青的脸上似的:他好像已经预先看到了第二天自己就要在刑台上受到的拷问和残酷的极刑。他把波兰款式的衣袖一甩,嚷道:

"索菲娅来了!"说完他就从门里出去了。一个孩子般高矮的侏儒,摆动着罗圈腿,东倒西歪地跟在他后面,手里拿着一顶丑角的尖顶帽,满是皱纹的脸上净是泪水,似乎他也预感到了第二天自己会出卖主子。

索菲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和霍万斯基急匆匆走进来了。索菲娅的腮帮上厚厚地涂着一层胭脂。她穿着一身金线锦缎的衣服,戴着一顶珍珠串成的高冠。双手交叉在胸前,她向太后和总主教深深地行了个礼。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倒退一步,仿佛索菲娅是一条毒蛇似的;她眨巴着眼睛,可是一句话也没说。

"老百姓在发怒了,他们做得对,"索菲娅大声说道,"你应当带着两个弟弟一起出去让他们看一看,母后殿下……天知道他们在嚷嚷些什么——说是两个孩子全被弄死了……跟他们讲一讲,许一点恩典给他们,——他们随时都会冲进皇宫来呢……"

说话的时候,她那雪白的牙齿在轧轧作响,绿幽幽的眼睛喜悦而激动地闪烁着。马特维耶夫向她走拢一步:

"这不是女人们算账的时候……"

"那么你自己出去让他们看一看……"

"我并不怕死,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不要争吵了,"总主教说,用权杖杵了杵地板。"把伊凡和彼得两个孩子带出去让他们看……"

"不成!"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嚷道,手抓着太阳穴。"大主教,我不同意……我害怕……"

"把两个孩子带到殿外正廊上去,"总主教又说了一遍。

十九

接着，正廊的铜门上的锁就嘎嘎地响了。人群涌了过去，大家屏住气，聚精会神地望着。鼓声沉寂了。

阿列克萨什卡用一双手、两只脚攀住台阶上一根大肚子的圆柱。阿廖什卡不甘落在他后面，尽管心里很害怕。

宫门敞开了。人群看见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穿着一件寡妇的黑色宽短袖长衣，披着一袭金线锦缎的斗篷。她望着下面成千上万只紧盯着她的眼睛，身子兀自在摇晃。有人伸过手来，递给她一个穿着鲜艳而紧窄的长襟衣的孩子。太后腆起肚子，用力把他抱起，让他站在台阶的栏杆上。那顶莫诺马赫皇冠① 已经滑到了他的一只耳朵上，露出来乌黑的剪短的头发。圆圆的腮帮，短短的鼻子，他探出了颈脖。眼睛圆溜溜的，如同一只耗子。小小的嘴因为害怕而闭得很紧。

太后原想说几句话，可是一阵昏眩，头往后面倒了下去。马特维耶夫从她背后走上来。人群中发出一阵深沉的吼叫……他一只手搀着另一个孩子，比彼得稍微大一点，脸蛋瘦瘦的，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下嘴唇耷拉着。

“哪一个在你们面前造谣？”马特维耶夫把花白的眼眉皱了一皱，用仍然很有力的老年人的嗓音开腔了。“哪一个造谣说皇上和皇子已经被勒死了？……你们大家看吧：太后手里抱着的就是沙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又健康又愉快……这儿是伊凡皇子，”他把那个漫不经心的孩子举起来让大家看。“蒙上帝的圣恩，他们两位都好好地活着嘛……（人群中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说道：“正是他们嘛，倒一点也不假咧……”）射击军弟兄们，你们安安静静地回到家里去吧……要是有什么需要，要是有什么请求或是申诉，那就派几个请愿

---

① 这是阿列克谢斯·康姆尼奴斯皇帝送给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王权的标记，以纪念他的外祖父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莫诺马赫。以后，俄罗斯皇帝加冕时都用到这顶皇冠。

代表来……”

霍万斯基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从台阶上走下来，到了人群里。他们用手搭在射击军和老百姓的肩膀上，劝他们散开，可是话说得好像有种嘲笑的味道。本来仿佛已经平静下去的人群，这会儿又爆发出一阵怒吼声：

“哼，他们活着，活着又有什么相干？……”

“他们活着，我们自己会看到……”

“我们反正不离开克里姆林宫……”

“不要把我们当做傻瓜……我们明白你们那一套花言巧语……”

“往后你们又会在衙门前面扯破我们的鼻孔了……”

“把马特维耶夫和纳雷什金一家人交给我们！……”

“把伊万·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交出来！……他把皇冠都在头上试过了……”

“还有那些吸血鬼，领主们……把亚济科夫交给我们！……还有多尔戈鲁基！……”

他们喊着大家所憎恨的领主们的名字，吼声越来越凶悍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脸色又刷地发白，她用双手搂住儿子。彼得那圆圆的脑袋左右转动，——有一个嗓音带着笑嚷道：“瞧哪，他简直像一头猫！”射击军司令官的儿子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公爵从台阶上跑下来，武器铮铮地响着。他穿戴漂亮，举止傲慢，身上是紫红色丝绒和黑貂皮衣服，他把鞭子一扬，向射击军士兵们喝道：

“我父亲在害病，你们这些狗东西倒高兴了。流氓！滚开，你们这帮恶狗，奴才！……”

鞭子呼呼地响着，射击军后退了……可是时势已经变了，不应当用这种口气来跟他们讲话的……他们喘着粗气，随后一阵怒吼，向他探过身子去：

“你还没有被人从钟楼上扔下来过吧？……你算老几，小崽子？……揍他，弟兄们！……”

他们一把揪住他的腰带，把它扯开，他那件丝绒长襟衣一下子就给撕了个粉碎。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拔出军刀，一面抡着，一面退回台阶上。射击军放下枪，追扑上去。他们把他抓住了。太后发疯

似的尖叫起来。多尔戈鲁基被抛到空中，叉开四肢掉下来，在踩着他、撕扯着他的人群里消失了。马特维耶夫和太后朝门口冲过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奥夫谢·勒若夫一伙从多棱宫的门厅里奔出来了。

"揍马特维耶夫，"他们嚷道。

"对，对！"人群怒吼着。

奥夫谢·勒若夫从背后扭住马特维耶夫。太后摆动了一下衣袖，向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紧靠过去。伊凡皇子被推倒在地上，哭了起来。彼得那圆圆的脸歪扭着，抽搐着；他用双手抓住马特维耶夫的花白胡子……

"把他拖开，不要害怕，把他拉走！"射击军嚷嚷着，举起了矛枪，"把他扔到我们这儿来！"

太后被拉开了，彼得像只小猫一样被抛在一边。马特维耶夫张大了嘴，他那魁伟的身体突然被高高地举起来，两腿叉开着，随后摇摇晃晃地往下落在矗立着的矛枪上。

于是射击军、老百姓和孩子们（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也在内）一起冲进了皇宫，打几百间屋子里涌过去。太后和两个孩子仍然待在台阶上；她已经昏过去了。霍万斯基和戈利岑又走到那些依旧留在广场上的人们那儿，这时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喊：

"我们要伊凡做皇帝！……"——"让两个人都做皇帝！……"——"我们要索菲娅！……"——"对！对！……"——"要索菲娅当政！……"——"要在红场上为我们立一座记功碑①，纪念我们将要永远得到自由！……"

---

① 索菲娅利用射击军剪除异己，从而取得摄政的高位，为此，射击军要她立碑以记其功。

第　二　章

一

射击军骚动了一阵。他们杀死了不少领主：皇太后的两个兄弟伊万·纳雷什金和阿法纳西·纳雷什金，尤里·多尔戈鲁基和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公爵，格里戈里·罗莫达诺夫斯基和安德烈·罗莫达诺夫斯基，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马特维耶夫，彼得·萨尔特科夫和费多尔·萨尔特科夫，亚济科夫和其他一些门第较低的贵族。他们领到了士兵的饷金——二十四万卢布，另外每个人又得了十卢布的奖金。(为了发放这笔钱，国库不得不到各个城市去搜刮金银器皿，把它们熔了，铸成货币。)红场上立了一根柱子，柱子四周写上那些被杀死的领主的名字，连同他们的罪状和暴行。射击军还要求颁赐特权书状，载明不论现在或将来，领主立誓永远不再辱骂他们，永远不再称他们为乱党或叛徒，永远不再无缘无故判处他们死刑，发配他们流放。

把克里姆林宫里储藏的东西喝完吃光以后，射击军便回到他们的驻地，城厢居民回到他们的城郊。于是一切又按老样子进行下去。任何新的情况都没有发生。百年来的愁云惨雾——贫穷、奴役和苦难，仍然笼罩着莫斯科，笼罩着各个城市，笼罩着散处在辽阔大地上的几百个郡县。

屁股上留着鞭痕的农民好歹耕掘着令人憎恶的土地。市郊居民受不了贡赋和捐税，在寒冷的屋子里悲号。所有的小商人都在哼叫。领地不多的贵族穷困下去了。田地贫瘠：庄稼能种一收三就要谢天谢地了。连领主和大商人也在发牢骚。从前，一个领主需要多少东西呢？一件黑貂皮里子的大衣，一顶海龙嗉缝成的皮帽，荣誉心便满足了。在家里，他只要喝喝腌肉白菜汤，睡睡觉，做做祷告。可是如今，他的眼神变得贪婪起来了：他要过一种不低于波兰贵族、或是里

夫兰人、或是德国人的生活：他听的多了，看的也广了。心里燃烧着贪欲。领主们摆开了一百个婢仆的排场。于是给他们穿鞋子，穿有纹章的长襟衣，给这批贪得无厌的人吃好喝好，需要的钱就要比从前多得多。住在木头房子里也觉得有失体面了。从前，领主或是他的夫人出门的时候，总是乘一辆套着一匹马的雪橇，一个家奴骑在套环后面的马背上。颈圈、笼头和肚带上往往挂满狐狸尾巴，使别人看着艳羡。现在，你非得去但泽订购一辆镀金轿车、套上四匹牲口不可，否则你就没有面子。可是钱在哪儿呢？不容易弄，实在不容易弄啊。

买卖不景气。卖给本国人吧，你也卖不掉多少，他们自己也没有钱。销到外国去吧，你也没有办法，——没有工具来运啊。海洋都是属于别的国家的。海外贸易统统操在外国人的手里。当你听到外国在做着什么买卖的时候，你准会难过得把脑袋直往墙壁上撞呢。什么妖魔控制着俄罗斯这个国家啊？到底要到哪一天你才会前进呢？

莫斯科这时候有两个皇帝——伊凡和彼得，而在这两个人之上还有一个摄政王索菲娅公主。一批领主下台了，另一批领主上了台。就是这么一回事。生活很郁闷：时间停滞了，一点指望也没有。红场上的记功碑旁边，曾经有一个拿月牙斧的哨兵站过岗，可是这个人不知往哪去了。老百姓把各种各样的垃圾尽往柱子四周堆。市场上，人们又发起牢骚来，谣言悄悄地传播着。射击军开始怀疑了：上一回他们没有把事情搞彻底，吵得很凶，可是成效没有。他们是不是应当趁时机还不算晚的时候完成那未竟之功呢？

老年人都说从前生活一直过得很好：物价便宜，粮食充足，人也优雅。乡村里，男人跟女人一起跳轮舞。在市郊，人们懒怠得都发胖了。抢劫的事从来也没听说过。唉，那样的日子是有过的，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

有一天，六个分裂派① 教徒出现在射击军驻扎的郊区，他们都是读过许多经卷的人，干瘪得活像骷髅，信心却十分坚定。“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他们跟射击军士兵说，“那就是摆脱尼康派总主教和

---

① 亦称“旧教派”，是由东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教派。反对官方教会，主张保持宗教旧礼仪，长期遭沙皇当局的迫害。

整个尼康化、波兰化了的领主贵族议会，恢复我们畏神派的信仰，恢复我们古老的生活方式。”那些分裂派教徒还把索洛韦茨修道院[1]印发的小册子念出来——关于怎么样避免尼康派的诱惑，以及怎么样拯救他们的灵魂与生命。射击军士兵们听得都哭起来了。一个名叫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的分裂派长老，站在市场里一辆大车上面，向大家念着索洛维茨印的一本小册子：

> 同道们，我已经看见了反基督者，我的确已经看见了……有一次，我因为想起了反基督者就要到来，心里很悲伤，便开始做祷告，可是竟睡熟了，真是该死。于是我看见田野里有无数无数的人。有一个站在我旁边。我就对他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他答道："反基督者就要来了，待在这儿，不要害怕！"我倚着叉状的长杖，精神饱满地站着。啊，他们引着一个赤裸的人走过来了，那个人浑身发着恶臭，样子十分丑陋，喷火吐焰，从他嘴里、鼻孔里和耳朵里都有奇臭难闻的火焰冒出来。跟在他后面的是我们的皇上，还有当朝显宦、领主、侍臣、杜马贵族……我于是向他啐唾沫，我觉得恶心，又觉得可怕……我从圣书上知道，他不久就要来了。他的歹徒，那些疯狗，为数已经很多了……

他们应当要求什么，这一下就很明白了。射击军涌到克里姆林宫里。射击军政厅总监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宣布拥护分裂派。那六个骨瘦如柴的分裂派教徒和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三天没吃一点东西，也没喝一滴水，把读经台、木十字架和古籍[2]带到多棱宫里，当着索菲娅的面，咒骂和侮辱总主教和僧侣。射击军集合在殿外正廊上高呼："我们要分裂派，我们要古老的生活方式！"有的还强横地说："这是长公主进修道院的时候了，别再扰乱国家啦。"只剩下一个办法，索菲娅于是勃然大怒，威胁着说：

"你们是不是要拿六个不学无术的农民修道士来撤换我们？如果是那样，我们这些皇帝就没法继续住在这儿，我们得到别的城市

① 索洛维茨修道院建立于十五世纪前半叶，坐落在白海的索洛维茨岛上，后来成为反尼康派运动的中心。

② 指没有经过一六五三年尼康总主教主持下的宗教会议订正的经书。

去，把我们的落魄、把你们的叛逆昭告全国人民……”

射击军明白索菲娅这种威胁的意义，大家便惊慌起来了：“万一她把贵族民军调来攻打莫斯科，弟兄们，那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往回退，开始谈判了。那时候，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已经下命令把一桶桶伏特加和啤酒从皇宫的地窖里搬到了广场上。射击军动摇起来，心里迷迷糊糊的。有一个人嚷道：“旧教干我们什么屁事，那是神甫们的事，打死分裂派教徒！”一个骨瘦如柴的长老当场被砍掉了脑袋，另外两个被活活地掐死，其余几个好容易逃脱了。

该死的领主用酒灌醉了老百姓，自己倒脱身了。莫斯科一片喧嚷，如同蜂窝一般。个个人都把自己的看法大声地说出来。那时候没有出现一个带头的人，——骚动是毫无组织的。他们捣毁了官家的酒店。他们把衙门里的书记官给抓起来，撕成了粉碎。不论乘马，或是步行，在莫斯科来去总是有危险。领主们的庄宅受到围困，领主们发枪射击，好容易把他们打退了，——在那些日子里，常常发生大规模的流血战斗。整排整排的木头房子被烧掉。街头市集，到处都横陈着尸体，没有人收拾。谣传领主们已经把贵族民军调到莫斯科来，——说他们打算一下子把叛乱扑灭。于是射击军和一批逃亡的农奴，又一次涌进克里姆林宫，把请愿书戳在矛枪上，要求把所有的领主全部交给他们审判和惩办。索菲娅气得脸色发白，走到了殿外正廊上：“他们在你们面前胡诌贵族民军的事，我们连想也没想到。这我可以亲吻十字架起誓，”她嚷道，一面扯着胸前那个镶着钻石的闪闪发光的十字架，“一定是马特维伊卡郡主给我们造的谣。”于是他们就把那个没落了的鞑靼郡主马特维伊卡从台阶上扔到射击军的矛枪上：让她去死吧！

马特维伊卡被撕成了粉碎，狂暴发泄了，射击军又空着双手回去了……莫斯科喧腾吵闹了三天三夜；一群群乌鸦给一阵阵警钟声吓跑了，在城市上空高高地盘旋着。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批最不顾死活的人却下了这么一个决心：把头儿干掉——把两个皇帝和索菲娅统统杀死。可是等莫斯科在第四天醒来，克里姆林宫早已什么人也没有了：两个皇帝不见了，公主也不见了，——他们都跟领主们一起逃走了。于是人们陷入了恐慌的境地。

索菲娅到了科洛缅斯科耶村，派宣诏官到各县去召集贵族民军。整个八月，她一直在莫斯科周围转悠，遍访各个村镇和修道院，在教堂门口诉苦，告诉大家她的委屈和落魄。克里姆林宫里只剩下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和射击军官兵。他们便开始寻思：为什么不拥戴他做皇帝？他极孚众望，既是世家出身，又是旧教徒。这样，寻常老百姓也就有了自己的皇帝了。

贵族们指望得到优厚的赏赐，便都麻利地跨上了坐骑。一支二十万左右的大军在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附近集合了。这一段，索菲娅一直像鸟儿似的在莫斯科周围转来转去。九月里，她派出一支骑兵，在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的指挥之下，一天拂晓突然袭击普什基诺村。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带着射击军正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巡视，那一夜就宿在那边小山岗上一个帐篷里。射击军无忧无虑地熟睡着。就这样在梦里，他们统统被军刀砍烂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仅仅穿一身衬衣，从帐篷里冲出来，抡起月牙斧。米哈伊尔·特尔托夫从马鞍上跳下来，直扑到他肩膀上。他们把霍万斯基往特尔托夫的马鞍上一缚，将他解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索菲娅正在那儿庆祝她的命名日。在村子口，从屋子里搬出来的长凳上坐着那些领主，戴着头盔，披着斗篷，一副战时打扮。米哈伊尔·特尔托夫把霍万斯基从马鞍上往下一甩，衣衫不整的霍万斯基便跪在草地上，他因为悲伤，因为羞愧，哭起来了。贵族杜马秘书官沙克洛维特宣读他的罪状。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狂暴地嚷道："胡诌！如果没有我，莫斯科老早已经齐膝盖浸在血泊里了！"要领主们叫这样一个世家子弟流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坐在那儿，脸色比雪还白。他和霍万斯基两个都是格底敏[①]的后裔，而这样一个后裔如今却在受那些出身寒微、新近升迁的人的审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看出这种动摇的情况，便走到骑着马的人们那儿，跟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附着耳朵说了几句。斯乔普卡猛一下子穿

---

① 格底敏(1316—1341)，立陶宛大公，自称为"立陶宛和罗斯国王"，在位时大大地扩充了立陶宛国家的疆土，屡次战胜日耳曼骑士团，并收复了被日耳曼骑士团所占领的许多城市和土地。

过村子，往索菲娅的绸帐篷飞驰而去，随即又飞驰回来，把小鸡和小孩都冲散了。“摄政王吩咐你不要迟疑，就把公爵干掉吧。”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急忙离去，用手绢遮住眼睛。米哈伊尔·特尔托夫一把揪住霍万斯基的头发，将他拖到尘土飞扬的路上，霍万斯基疯狂地号叫起来。就在村子口，霍万斯基的脑袋被砍落了。

射击军没有了头儿。一听到判处死刑的消息，他们就惶恐地冲进克里姆林宫，关上大门，装好大炮，准备应付围攻。

索菲娅赶紧撤退到不易攻克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她把贵族民军的指挥权交给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双方对峙，互相威胁着，期待对方会被吓倒。射击军首先气馁了：他们派了个请愿团赶到圣三一修道院。他们出面认罪，就这样丧失了自由。红场上的记功碑拆除了。自由书状撤销了。以残酷闻名的沙克洛维特奉派担任射击军政厅总监。许多射击军团被调到了外省城市里。老百姓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漫无止境的沉寂又一次笼罩了莫斯科，笼罩了整个大地。一个个年头慢慢地过去了。

二

黄昏时候，阿列克萨什卡傍着围栅在街上奔跑。他的心如同刀割一样刺痛，他的眼睛给汗水弄迷糊了。远处一幢着了火的房子，阴沉沉地照亮了辙窝里的一汪积水。在他背后二十步，他那喝醉了酒的父亲丹尼拉·缅希科夫也在奔跑，沉甸甸的靴子大声地踩响着。这一回，他手里拿的不是鞭子，而是一柄贼亮贼亮的、弯弯的刀子。“站住！”丹尼拉用怕人的嗓音喊道。“我要杀死你！……”阿廖什卡老早已经落在后边，爬到一棵树上去了。

阿列克萨什卡没看见父亲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会儿却在一家被捣毁、被放火烧了的酒店旁边劈面碰到了他，于是丹尼拉马上就去追赶他的儿子。这一阵，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可是日子过得很愉快。在城郊，大家都很熟悉这两个孩子，也很愿意招留他们宿夜。一个夏天，他们就在莫斯科周围的林子里和小河边游荡。他们捕捉些善于鸣叫的鸟，拿去卖给商人。他们从

人家菜园里偷些鲜果和蔬菜。他们一直希望捉一只熊来训练训练，可是那种野兽实在不容易弄到手。他们也捕鱼。

有一天，他们在洛西诺夫岛的密林里流出来的平静而清澈的雅乌扎河边垂钓，忽然看见对岸坐着一个孩子，双手托着下巴颏。他衣服穿得挺古怪：白袜子，外国式的绿色长襟衣，镶着鲜红的翻领，钉着闪亮的纽扣。离他不远，屹立在一个小山岗上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的鸡冠形屋顶从菩提树丛后面露出来。这些景色本来全都看得见，倒映在河水里，辉煌绚烂，五光十色，——而现在却给密密层层的叶簇挡住，有几分荒芜的景象。

女人们正在宫门旁边和草地上跑来跑去，喊着什么人，——说不定就在寻找这个孩子。可是他却气呼呼地坐着，躲在牛蒡草后面，也不理睬她们。阿列克萨什卡往作为鱼饵的虫蛆上面吐了口唾沫，隔着河喊道：

"嗨！把我们的鱼给吓跑了！……留神，要不啊我们就会脱掉裤子，泅过河来，——看你逃不逃得了我们一顿揍……"

那孩子只是哼了一下。阿列克萨什卡又说了：

"你是谁？你是哪一家的孩子？……"

"我会下个命令叫你的脑袋落地，"那个孩子答道，嗓音有点儿沙哑，"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谁啦！……"

阿廖什卡马上跟阿列克萨什卡嘟囔了一句：

"得啦吧，那是皇上啊，"他把钓竿一甩，打算撒腿就跑。可是阿列克萨什卡那蓝漾漾的眼睛里现出一副淘气的神情：

"等一下；要逃，时间也尽够呢。"他把钓钩投下去，笑着，望着那个孩子。"你以为我们会给你吓倒吗？砍掉脑袋，真是的！……你坐在那儿干什么？她们都在找你呢……"

"我坐在这儿，就是要躲开那些女人。"

"我来瞅一瞅，——你不是我们的皇上吗，呃？"

那孩子没有马上就回答，——听他说话这么大胆，显然觉得很惊奇。

"是皇上又怎么样？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什么相干？……要是你去给我们弄点儿蜜糖饼干来……（彼得

定睛瞅着阿列克萨什卡，纹丝儿笑意也没有。）说真的，你跑去弄点儿东西来，那我就变一套戏法给你看。"阿列克萨什卡摘下帽子，从衬布里面拿出一支针。"瞧，这是一支针，是不是？……要是你乐意，我会把这支针打我腮帮上穿过去，带着线，一点也不会有什么……"

"你是在胡诌吧？"彼得问。

"瞧，我可以画十字。要是你乐意，我可以用脚来画十字。"阿列克萨什卡麻利地坐下了，抓起一只光脚，画了个十字。彼得更觉得惊奇了。

"皇上是不会跑去给你们弄蜜糖饼干来的，"他嘟哝说。"可是你肯不肯收几个钱，把针穿一下？"

"给一个银戈比，我可以穿三次，一点也不会出什么事。"

"你是在胡诌吧？"彼得好奇地眨巴着眼睛。他站起来，从牛蒡草后面朝宫殿的方向瞅了一眼，有几个女人仍然在那儿跑来跑去喊他，随后他顺着岸坡往木桥那边奔去。

过了木桥，他发现自己跟阿列克萨什卡相隔只有几步路。蓝幽幽的蜻蜓打水面上嗤的一响掠过去。浮云和一株被雷劈的垂柳倒映在水里。阿列克萨什卡站在这株柳树底下，给彼得变了那套戏法，——他把带着黑线的针打腮帮上穿了三次，一点也没有什么：没有流一滴血，只是在腮帮上有三个肮脏的斑点。彼得的眼睛瞪得溜圆，活像一只猫头鹰。

"把针给我啊，"他不耐烦地说。

"钱呢？"

"拿去！……"

阿列克萨什卡接住了丢给他的一个卢布。彼得拿了他给的针，动手往自己腮帮上穿去。他把针刺进去，又把它拉过来，笑着，将头发鬈曲的脑袋往后面扬了一扬："不比你差，不比你差！"他把那两个孩子给忘了，兀自朝宫殿奔去，说不定要去教那些领主怎样把针从他们的腮帮子上穿过去吧。

这个卢布是新的：一面是一只双头鹰，一面是摄政王索菲娅的像。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从来没得到过这么多的钱。从此以后，他们常常来到雅乌扎河边，可只能远远地望见彼得。有时候，他

骑着一匹小马，后面跟着一些胖胖的骑着马的老家人；有时候，他带着一只鼓，走在一帮小伙子前头，齐步行进，这些小伙子都穿着德国式的长襟衣，扛着木制的火枪，还是那些老家人在他们周围瞎忙一阵，摆动着胳膊。

“干这种无聊事儿，”阿列克萨什卡坐在那株被雷劈的柳树底下，这样说。

那年夏末，他终于用半个卢布从茨冈人那里买来了一头熊。那熊又小又瘦，背上长着一个驼峰，如同一只野猪。阿廖什卡牵着它的鼻环，阿列克萨什卡唱歌，跳舞，跟它殴斗。可是一到秋天，雨水把莫斯科的街道和广场弄得齐膝盖净是污泥。没有地方跳舞。也没有人肯招留他们带着这种野兽进去歇宿。再说熊的食量又很大，——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头熊身上了，而且它又老想躺下来冬眠。他们只好亏本把它卖了。到了冬天，阿廖什卡穿着尽可能破烂的衣服，乞求人家的施舍。阿列克萨什卡光着上身，在教堂广场的严寒中索索打抖，装成哑巴和瘫子；就这样他募化了很多的钱。他们用不着怨天尤人，却舒舒服服地把个冬天打发过去了。

接着，大地又干燥了，树林苞了青，鸟儿开始歌唱了。他们的生活过得挺充实：一大早到雾蒙蒙的河上去钓鱼，白天到市集上去闲逛，傍晚到树林里去设置陷阱。人们好几次警告阿列克萨什卡：“留神，你老子在莫斯科到处找你，已经找了好久了，他说是要宰了你。”阿列克萨什卡只是从牙缝里老远吐了一口唾沫。如今，他突然地、出乎意外地果然跟他碰上了……

阿列克萨什卡跑完整条老巴斯曼街，他的腿便抽起筋来。他不再回过头去张望，只听得丹尼拉那沉甸甸的靴子声和气咻咻的喘息声在他背后越来越近了。哦，完啦！“救命啊！”阿列克萨什卡尖起嗓子叫喊……

正在这时候，一辆高敞的马车摇摇晃晃地从一条巷子里冲出来，驰进那有着一家著名酒店的拉兹古利亚伊街。两匹前后打直串连在马车上的马，放步疾驰着。一个穿长袜子、戴宽边帽的外国人，骑在打头的一匹马上。阿列克萨什卡立刻一扭身朝后轮子转过去，攀住车轴，爬到了马车后面的踏脚板上。丹尼拉一看见这个光景，就吼

道："停车！"可是那个德国人却使劲抽了他一鞭，丹尼拉上气不接下气地咒骂着，跌倒在污泥里。马车往前驰去了。

阿列克萨什卡坐在踏脚板上歇气，——他得离开这个地方，越远越好。过了波克罗夫斯基门，马车踅进一条平坦的大道，速度加快了，没大一会就赶到一道高高的栅栏前面。一个外国人从大门里走出来，不知问了句什么。马车窗子里便探出一个脑袋，蓄着长长的鬈发像是一个神甫，可是脸却刮得很干净，答道："弗朗茨·勒福尔特。"大门开了，阿列克萨什卡竟来到了库奎河边的外侨区。车轮在沙地上嚓嚓作响。亲切的灯光从小巧的房舍的窗子里射出来，照亮了低矮的围栅，剪齐的小树，以及沙土小径当中那些柱子上头的玻璃球儿。房子前面的花园里，开着一片白花，发出一股清幽的香气。这儿那儿，长凳上或是门庑里，坐着一些外国人，戴着毛线帽子，拿着长长的烟斗。

"我的妈呀，他们生活得多舒服啊！"阿列克萨什卡暗自想道，在马车后面兀自转动着脑袋。闪烁的灯光弄得他眼花缭乱。他们驰过一个四四方方的池塘，塘边立着许多栽在绿色桶子里的小树，小树与小树之间点着一盏盏灯，把几条小船照得通亮。船里坐着一些女人，戴着插有羽毛的帽子，胳膊一直赤裸到臂肘，连喉咙也都露在外面，裙子撩得很高，生怕把它们弄皱，笑着，唱着。就在这儿一架风车底下，一对对男女正在一家酒店门前携手跳舞，那里灯火辉煌。

到处都有射击军士兵在走动。在克里姆林宫，卫兵总是既严肃又沉默，可是在这儿，他们却敞开着大衣，也不带什么武器，手挽着手，走着，唱着歌，笑着，高高兴兴，平平静静。在这儿，一切都很平静，很亲切：仿佛是个世外桃源，真要叫你刮目相看呢……

忽然，他们驰进一个宽阔的庭院，庭院中央有一口小小的圆池，有喷泉在喷水。庭院深处，现出一幢墙壁抹成砖头形状的房子，前面有几根白色的壁柱。马车停了。那个头发很长的人从车子里走下来，看见了阿列克萨什卡，这时阿列克萨什卡已经从踏脚板上跳下了。

"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问，发音很可笑。"告诉我，孩子，你是不是小偷？"

"我——小偷？我要是小偷，你就把我打死好啦！"阿列克萨什卡乐滋滋地瞅着那张刮得很干净的脸，那上面有一个狮子鼻和一张小小的、笑嘻嘻的嘴。"你在拉兹古利亚伊街上，有没有看见我爸拿着刀子追我啊？"

"嗯！我看见……那个样子叫我发笑：一个大人追一个小孩……"

"我爸当真会宰了我呢。请你给我一点什么活儿干干吧……好大叔！……"

"活儿？你能干什么活儿？"

"什么都能。首先，你爱听的歌我都会唱。我会吹风笛，吹角笛，打响板。我会逗人发笑，——不止一次，我叫人都笑破了肚子。还有跳舞！——我能从早跳到晚，不流一滴汗……你叫我干什么，我就会干什么……"

弗朗茨·勒福尔特抬起阿列克萨什卡那尖尖的下巴颏。这孩子显然很使他喜欢。

"嗯，你这个孩子很不错……你身上很脏，该弄块肥皂来洗一洗……过后我给你一点衣服……你就替我干活……不过，要是你偷东西……"

"那样的事我不会干的，我又不是没有头脑，"阿列克萨什卡说得那么肯定，弗朗茨·勒福尔特就相信了。他把关于阿列克萨什卡的事，向马夫大声吩咐了几句，便吹着口哨，朝那幢房子走去，一路上尽把脚掌往外翻，仿佛在迈着舞步似的，说不定那是因为近处池边正在演奏音乐，而外国女人又在挑逗地尖声笑闹吧。

三

"那的确已经够了，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可千万别叫孩子伤脑筋啊……"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说这句话，沙皇彼得本来在念《使徒行传》，念到半句就停下来了，急忙用沾满墨水的手指画了个十字。也没等太师尼基塔·莫伊谢耶夫·佐托夫按礼节向他磕一个头，他就吻

了吻母亲的手(为了想把她儿子多留住一会儿,这只手在无可奈何地发抖。),然后从走廊和楼梯嘎吱作响的木板上不耐烦地冲出去,笨重的脚步叫那些躲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的阴暗角落里的年老的女食客们吓了一大跳。

"戴上帽子,帽子,要不太阳会把你的头晒痛的!"太后在他后面有气没力地喊。

尼基塔·佐托夫必恭必敬地直挺挺站在她面前,仿佛在教堂里似的,——他头发梳得很光,身上弄得很干净,穿一双软软的靴子,一件深色的细呢长袖衣,颈脖后面的领子比他的脑袋还高。他那张长着柔软的嘴唇,蓄着鬈曲的胡子的优雅的脸,规规矩矩地向后昂起着。没话说,是个善良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扑到刀子上去,尼基塔,"他准会扑上去。这个人比狗还忠心,只是太率直,太温和。当一个倔强的孩子的导师,他是不合适的。

"你应当给他多念一些宗教方面的书,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他一点也不像个沙皇……转眼就得给他娶媳妇了……他连稳稳重重走几步路都还没有学会呢,——老是蹦呀跳的,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哦,你瞧!……"

太后从窗子里望出去,有气没力地举起一双手。彼得跑过庭院,慌忙中跌呀绊的。他后面跟着宫廷奴仆中那些身材高细的小伙子,扛着火枪,拿着长柄的小斧。在一道土围子(筑在宫殿前面,当作游戏要塞用的)上,从村子里找来的农民,戴着外国式的宽边大帽,站在栅栏后面。他们还奉命把装着烟草的烟斗衔在嘴里。胆战心惊地望着皇上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他们都忘了该怎样玩了。彼得用刺耳的嗓音怒气冲冲地吆喝着。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索索打抖,瞅着她儿子那双狂暴的、溜圆的眼睛。他爬到要塞顶上,一怒之下用火枪把一个参加游戏的农民打了几下,那个人便把脑袋往肩膀中间缩拢去了。

"要是不按他的意思办事,说不定他还会杀人呢,"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说。"他这种火烈性子到底从谁那儿得来的啊?"

游戏重新开始了。叫那些拿着斧子的瘦长小伙子排队,彼得又发了一通脾气,因为他们不懂得他的意思。糟就糟在他只要一激动,说起话来就会含糊不清,手脚一慌就会上气不接下气,倒像他要说更

多的话，却找不到语言来表达似的。

“为什么他的头那样搐动起来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吃惊地望着她的儿子，说道。突然她用手指塞住耳朵。要塞里的农民滚着推出来一尊槲木制的大炮（遵照太后的严格指示，只能用软东西，例如熟萝卜或苹果之类当作炮弹。），轰击起来。游戏兵就马上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不应当投降！应当战斗！”彼得嚷道，他的脑袋摇晃着，搐动着。“从头做起！一切都从头做起！……”

“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把窗子关上，那声音闹得我头都痛了，”太后说道。

彩色玻璃窗给关上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低着头，微微地动着手指，拨弄那串从圣山修道院制作的念珠——贝壳做的圣物。她很愁闷。这几年来，由于忧伤和哭泣，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苍老多了，只有两道眉毛和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还留着当年的风韵。她总是穿黑色的衣服，兜黑色的头巾。当年伊凡雷帝的寡后马丽亚·纳加娅跟她那倒霉的儿子季米特里住在乌格利奇[①]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但愿她不要遭到同样的灾难！……索菲娅摄政王白天黑夜梦想着跟戈利岑结婚，由她来君临天下。她都已经向国外金匠订制了一顶王冠。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空寂寂的，只有踮起脚跑来跑去的婢仆，以及在阴暗角落里低声絮语的老太婆——奶妈和保姆。皇上虽然年纪还小，可是他看着那些老太婆就受不了。要是他看见哪一个老保姆沿着墙壁蹿过来，衣服上沾着一滴滴的蜡烛油，他就会吆喝一声，吓得那个老婆子忙不迭地爬到角落里去。

领主们是不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来的，——到这儿来既得不到虚名，又得不到实利。大家都往克里姆林宫涌去，那边离太阳近些。为了不让面子上弄得太难看，索菲娅派四位领主到彼得的宫里来侍候：米哈伊尔·阿列古科维奇·契尔卡斯基公爵、雷科夫公爵、

---

① 季米特里（1582—1591），沙皇伊凡四世的幼子，死于乌格利奇小城。致死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他是被领主鲍里斯·戈东诺夫派人暗杀身死的。

特罗耶库罗夫公爵和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可是他们来了，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总是在台阶旁边懒洋洋地下了马，吻一吻太后的手，坐下来，一言不发，唉声叹气。跟一个失势的太后，本来就没有多少话好谈嘛。要是彼得跑进屋子里来，几位领主便会向这位没有实权的沙皇拜一拜，请一个安，随后又是叹气，摇头：皇上也太活泼了——瞧，腮帮上有伤痕，手也皴裂了。太不成体统了。

"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有人跟我说，梅季夏地方有个女人，名叫沃罗比伊哈，会用克瓦斯的渣滓占卦，灵极了，什么都应验……"太后跟佐托夫说。"我倒很想派人去找她来……不过我又害怕……万一她占出来的是一个凶卦呢？……"

"太后殿下，像沃罗比伊哈那样一个下贱的女人，怎么会占出凶卦来啊？"佐托夫拖长着悦耳的声调回答。"如果是那样，就得把她撕成粉碎。"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伸起一根手指，招了招。佐托夫穿着那双软软的靴子，悄没声儿地朝她走拢去。

"莫伊谢伊奇……前几天有个射击军士兵的寡妇拿了一筛子浆果到厨房里来，她说索菲娅最近在皇宫里到处嚷嚷，说：'真可惜，那一回射击军竟没有把那只狼崽连同母狼一起弄死呢……'"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嘴唇在哆嗦，用黑围巾包起来的双重下巴颏在打颤，一双大眼睛噙着一汪泪水。

他能用什么话来回答呢？他能用什么话来安慰呢？人人都知道索菲娅拥有射击军团，她背后还有全部的贵族民军，而彼得却只有那么三十个做军事游戏的、傻头傻脑的大龄少年，和一尊用萝卜当炮弹的槲木大炮……尼基塔·佐托夫两手一摊，把脑袋往后面仰去，一直仰到碰着那个硬挺挺的领子……

"派人去把沃罗比伊哈找来，"太后嘟嘟囔囔地说。"让她把真情实况告诉我，否则反而更可怕……"

夏天的日子又长又闷。朵朵白云在雅乌扎河的上空冉冉浮动。又是郁热，又是苍蝇。透过烟霭，可以看见莫斯科无数的穹顶和要塞碉楼的顶层。稍微近一点，便是外侨区外国教堂的尖塔和库奎河上的风车。母鸡咯咯地叫着，把人弄得只想瞌睡。厨房里传出来庖刀

的响声。

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当政的时代，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曾经洋溢过欢笑和喧闹，聚集过人群和嘶鸣的牲口。那时常常组织些娱乐活动——打猎啊，逗熊啊，赛马啊。可是现在，连那石头大门里通进来的车道也都已经长满了野草。那样的生活过去了。坐着拨拨念珠吧。

什么东西在窗玻璃上撞了一下。佐托夫把窗子打开了。彼得站在一株菩提树底下，满身的灰尘、泥土和汗水，像是一个农家孩子，在招呼他：

"尼基塔，写一道诏书……我的那些庄稼汉都不行，又老又笨……赶快！"

"你要我写什么诏书，陛下？"尼基塔问。

"我要一百个庄稼汉，又健壮又年轻的……赶快……"

"要不要写明，要这些庄稼汉来干什么？"

"做军事游戏嘛……叫他们把火枪带来，别带那些坏的，还要火药……还要两门铁炮，拿来轰击……赶快，赶快！……让我签上名，派个专使送出去……"

太后把身子探出窗外，拨开一根菩提树枝：

"彼坚卡，我亲爱的，你打仗也打够了……休息一下，进来跟我坐坐吧……"

"妈妈，我没有空。妈妈，等一会我来……"

他跑了。太后望着儿子的背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佐托夫画了个十字，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鹅毛笔和一柄小刀，仔细地把笔尖削了一削，在指甲上先试了一试。随后他一面祷告，一面又画了个十字，卷起衣袖，动笔写了："恭沐天恩，朕等最肃穆、最强大的国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与大公，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

出于无聊，太后捡起彼得鲁沙的一本练习簿。那是本算术。簿页上沾满了墨水渍，字写得七歪八扭，模糊不清："加法举例……债务很多，而我所有的钱却少于债务，那就需要用减法，以便找出还该偿付多少。算法是这样：债务数写在上面，钱数写在下面，从每一个写在上面的数字里减掉下面一个数字。例如：二减一余一。你把二写

在上面，下面写一，一下面划一道横线，横线下面写余数，或者说是答数……”

太后打了个哈欠，——不知道是肚子饿了，还是别的什么……

“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我不记得今天下午我们有没有吃过东西？”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殿下，”佐托夫把笔放下，站起来，点了点头，“您刚用过午饭，就睡了一回午觉，醒来之后，他们端给您草莓酱、梨子羹和修道院蜂蜜……”

“嗯，对啦……已经快到晚祷的时候了……”

太后懒洋洋地站起来，走进了寝宫。那里已经点上了长明灯（窗子上都挂着帘帏），年老的恶狠狠的女食客坐在墙边那些罩着套子的柜子上，小声地互相谩骂着。她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仿佛布娃娃那样没有骨头似的朝太后行了个礼。她往圣像底下一张高背的威尼斯椅子上坐下了。一个烂眼睛的女侏儒从床背后爬出来，如同孩子一样抽泣着，蜷伏在太后的脚边，——准是那些女食客欺侮她了。

“哦，你们这些傻女人，把你们的梦讲给我听吧，”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说。“有人看见过独角兽吗？”

宫中教堂的塔楼上响起了悠悠的钟声，标志着这一天结束了。由索菲娅派在彼得宫廷里的御前大臣，那些领地不多、出身贫贱的年轻贵族出现在走廊里和楼梯上，擦着他们睡肿了的眼睛。这些人中间就有一个瓦西里·沃尔科夫，——他父亲磕头求拜，好不容易替儿子弄到了这个荣誉。生活是轻松的，吃得很饱，还有六十卢布的年俸。可就是太闷。侍臣们差不多只是一天到晚睡大觉。

晚祷的钟声响了。可是到处找不到皇上。侍臣们分头出发，到庭院里、菜园里、河边草地上去找他。太后派出二十个大嗓子的保姆去协助。他们到处找，到处喊，哪儿也找不到皇上。哎呀呀，他会不会给淹死了呢？侍臣们一下子都清醒过来了。他们跨上了没有鞍子的马，四散在黄昏的田野里，喊着，叫着。皇宫里乱成一团。那些老太婆在各处犄角里急冲冲地絮语着：“这一定是她——索尼卡干下的勾当……前不久有个男人在皇宫附近走动……有人

看见他靴统里藏着刀子……他们把我们的好主子给杀害了，给杀害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被这种不祥的絮语吓坏了，发疯似的奔到外面台阶上。薄雾从黑黝黝的田野里升起来，秧鸡在湿滋滋的凹地上鸣叫。远处，一颗暗晦的、阴郁的星星出现在黑沉沉的皇家猎鹰林的上空。一阵剧痛直刺着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心；她绞着双手，喊道：

"彼坚卡，我的儿啊！"

………………………………………………………………………………

瓦西里·沃尔科夫在河边策马飞驰，遇见一群渔夫，围着一堆篝火。渔夫们吃惊地跳起来，把盛棘鲈的铁锅翻倒在火里。沃尔科夫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老乡，你们看见皇上没有？"

"刚才坐着小船划过去的会不会就是他？……他们好像是往库奎区那边划去的。到外侨区去找找他吧……"

外侨区的门还没有关。沃尔科夫顺着大街朝一处聚着许多外国人的地方驰去。他在马背上望见了皇上，还有一个长头发、中等身材的人跟他在一起，那人穿着一件短外衣，衣裾活像火鸡尾巴似的突出着。他一只手里(离身子远远的)抓着一顶大帽，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放肆地笑着(那个狗养的)，跟皇上在谈话。彼得倾听着，啃着指甲。而所有的外国人都无耻地、放肆地站着。沃尔科夫从马背上跳下来，从人丛中挤过去，在皇上面前跪下。

"皇上，太后殿下很伤心。天知道她老人家多惦着您。劳您驾回宫去吧——这已经是做晚祷的时候了……"

彼得不耐烦地把脑袋在肩膀上往一边摇动了一下：

"我不想回去……你滚！……"沃尔科夫仍然跪在那儿，恭恭敬敬地瞅着他，彼得冒了火，踢了他一脚："滚，奴才！"

沃尔科夫深深地拜了一拜，脸色阴沉，望也不望那些讪笑的外国人，就迈着庄重的急步，赶回去禀报太后了。一个和和气气的外国人，双重下巴颏，脸色红扑扑的，穿着一件坎肩，戴着一顶毛线便帽，登着一双绣花便鞋——酒商约翰·蒙斯，他从酒店里走出来，想看一看年轻的沙皇，从嘴里拔出磁烟斗，说道：



"皇上觉得在我们这儿比在宫里要愉快——我们这儿要有趣得多……"

站在周围的外国人，也从嘴里拔出了烟斗，露出和气的微笑，点点头表示同意：

"哦，是的，我们这儿要有趣得多……"

于是他们走拢一点，想听听那个装着鬈曲的假发、衣服穿得很漂亮的人——弗朗茨·勒福尔特——跟这个高身量的孩子，颈脖又长又稚气的皇帝说些什么话。彼得是在雅乌扎河上遇见他的：仆人们正在笨手笨脚地划着那只沉甸甸的小船，把桨架撞得铮铮地直响。彼得蜷着腿坐在船头上。给晚霞照耀着，瓦房顶、尖塔、剪齐的树梢、装着风向标的风车、鸽舍，慢慢地拢近来了。从库奎河上传来古怪的乐声。彼得好像看见了极遥远、极遥远的国家的一个城市，这个国家，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保姆已经嘟嘟囔囔地讲起过了。

在岸边一堆瓦砾上，他看见一个人穿着一件腰部开衩的丝绒外衣，佩着一柄剑，戴着一顶黑色三角帽。那是弗朗茨·勒福尔特上尉。彼得在克里姆林宫里接见外国使节的时候看见过他。勒福尔特把拿着手杖的左手伸出去，用右手摘下了帽子，退后一步，鞠了一躬，假发的鬈丝把他的脸都给遮住了。随后，他同样敏捷地直起身来，动了动嘴角，露出一抹微笑，用半通不通的俄国话说道：

"愿意为陛下效劳……"

彼得瞅着他，伸长脖子，仿佛瞅着什么奇珍异宝似的，——这个人这么机灵，这么愉快，跟什么人都不一样。勒福尔特把鬈发一甩，接着说道：

"我可以请您看一座水磨，它会碾鼻烟，舂黍米，带动织布机，把水打到一只很大的桶子里。我还可以请您看一个磨轮，有一只狗在里面跑着，因而把轮子推动。酒商蒙斯家里有一只八音盒，盒盖上有十二个男骑士和夫人，还有两只鸟，跟真的完全一模一样，不过只有指甲那么大小。两只鸟歌唱起来活像夜莺，还会扑动尾巴和翅膀，虽然那东西不过是根据微妙的机械学原理装置起来的。我要请您看一架望远镜，从里面您可以望见月球，还有那上面的海洋和山岭。在一个药剂师家里，您可以看见一个女婴，脸有三、四俄寸宽，浑身都是

毛，只有两个手指和两个脚趾。”

由于好奇，彼得的眼睛越睁越圆，越睁越大。但是他还是一言不发，小小的嘴抿得很紧。他仿佛觉得要是他从小船里跨出来，——那么长的胳臂，那么长的腿，——勒福尔特准会笑话他。出于羞涩，他怒悻悻地从鼻子里吸了口气，却打不定上岸的主意，虽然那小船的桨早已触到了河岸。这时勒福尔特跑到了河边（又高兴，又潇洒，又殷勤。），抓住彼得一只满是抓痕的、指甲给啃坏的手，把它捂在自己的胸口上：

“啊，我们库奎区的居民能够拜见陛下，将会感到衷心的喜悦……他们会把最有趣的玩意儿拿给您看呢……”

勒福尔特既灵巧，又机智。彼得还在茫无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挨在他旁边，摆动着胳臂，往侨民区的大门走去了。到了那儿，他们被库奎区那些吃得饱饱的、腮帮红润的居民包围起来，个个人都想请他看看自己的房子，用狗来转动轮子的磨机，铺着沙土的小径，剪齐的灌木，没有一片杂草的园地。勒福尔特提到过的那些机巧的玩意儿，他们统统都拿给他看了。

彼得很惊奇，不停地问：“这个为什么？那个有什么用？那个是怎么做的？……”库奎区的居民点着头，称赞他说：“啊，年轻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什么都想知道，那是好的……”后来他们走到了一个四方形的池塘边。天色早已黑了。灯光从酒店开着的门里漏出来，落在水面上。彼得看见一条小船，因为没有风，一张小风蓬松松地悬垂着。船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穿一件雪白的、如同白玫瑰花一样蓬松的衣服。她的头发给揪在一起，簪着几朵鲜花，她的手臂赤裸着，抱着一只诗琴①。彼得十分惊异，——不知为什么他甚至还有几分害怕。那姑娘朝他转过脸来：在暮霭里这脸显得漂亮极了。她拨动琴弦，用细弱的高音开始唱一支外国歌，唱得那么凄婉，那么美妙，人人都听得鼻子发酸。栽在绿色玻璃球和剪成锥形的小树中间的烟叶，开的白花散发出一股甜蜜的香味。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使彼得的心狂跳起来了。勒福尔特对他说：

---

① 古时一种类似琵琶的弦乐器。

“她唱歌是为了向您表示敬意。她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是富裕酒商约翰·蒙斯的女儿。”

约翰·蒙斯本人嘴里衔着烟斗，举起一条胳臂，高兴地向彼得摆了摆手。勒福尔特柔声媚气地说：

“这些姑娘回头都要在酒店里集合，在那儿跳舞、放焰火……”

顺着黑糊糊的街道，马蹄发疯似的疾驰而来了。沙皇的一群侍臣挤到皇上那儿，带着太后的严厉的懿旨——宣他立即回宫。这一下，他可不能不服从了。

四

到过克里姆林宫的外国人，常常惊讶地说，跟巴黎、维也纳、伦敦、华沙或是斯德哥尔摩的皇宫相比，沙皇的宫廷更像是一个商人的账房。既没有风雅的娱乐，又没有舞会、赌博，也没有美妙的音乐的消遣。那些披金戴银的领主、目空一切的公爵、声名煊赫的将军，在克里姆林宫那低矮的、炉火生得很暖的殿堂里，所谈的只是大麻、钾碱、鱼油、谷物或是皮革之类的交易。他们争论价钱，叫嚷谩骂。他们埋怨：虽然地大物博，可是生意清淡；领主们的领地虽然辽阔，可是从那上面也弄不出什么东西来出卖。鞑靼人霸住了黑海沿岸，波罗的海又通不过去，中国离得很远，北方又是什么东西都给英国人抓去了。他们应当打出几个海口来，可是那样的事他们又办不到。

再说，俄罗斯人都不太灵活。他们像熊一样住在莫斯科府邸那结实的大门和难以攀越的板墙里面。他们一天做三次祈祷，饱饱地吃四顿饭；他们白天也睡觉，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而且对他们的健康有好处。剩下来的空闲时间就很少了——在这一点点时间里，领主们要到皇宫里去，等候皇上开恩，传唤他们办事；商人们要坐在铺子旁边，招徕主顾；衙门里的秘书官们要伏案办公。

要不是发生一件意外的事——鸿运临头，天知道还将有多长的时间，俄罗斯人会一直那么搔搔肋骨，叹叹气和发发牢骚下去。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派了几个使节到莫斯科来，商量缔结一个对付土耳其人的联盟。那几个波兰人婉转地游说：让那些信奉异教的土耳其

人来折磨基督教徒是不能容许的，而信奉正教的俄罗斯人跟土耳其苏丹和克里米亚汗和平相处也是不对的。莫斯科人马上就明白波兰人已经弄得走投无路，这正是跟他们讨价还价的好机会。事实也正是这样：波兰跟奥地利皇帝结了盟，好容易把土耳其人打退了，而北方却又受到瑞典人的威胁。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①，人们记忆犹新，那时奥地利帝国弄得摇摇欲坠，德意志变得荒无人烟，波兰弄得比瑞典一个行省也大不了多少。法兰西、荷兰、土耳其成了海上的霸王，瑞典人控制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要借俄罗斯的兵力，来保护乌克兰草原，使它不受土耳其苏丹的侵犯。

掌玺大臣、外交事务监察官兼诺夫戈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公爵要求波兰人把基辅还给俄罗斯。"把自古以来属于俄罗斯皇帝的领地，基辅以及所属的城镇归还我们，那么第二年我们会派一支军队去跟克里米亚汗作战。"波兰人争论了三个半月："与其放弃基辅，我们宁可失掉一切。"俄罗斯人毫不慌忙，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把俄罗斯改信基督教以来的全部古史念给波兰人听。他们比波兰人有能耐，就这样把他们制胜了。

扬·索别斯基在比萨拉比亚被土耳其人打败了，流着眼泪，跟莫斯科签了一份永久的和约，把基辅以及所属的城镇统统归还了。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可是没有办法，——非得召集一支军队去跟克里米亚汗作战不可了。

五

野味市场对面，戈利岑爵府干净，整齐。从屋顶到地面都包着铜皮的外墙，热烘烘地发着光。两个高个儿的瑞士火枪兵，戴着铁盔，穿着皮甲，站在入口处的地毯上。另外两个守卫着镀金的锻铁大门。在野味市场闲逛的老百姓，从大门里望着那些吃得饱饱的瑞士卫兵，

① 由德国的内战演变成全欧洲的战争（1618—1648）。结果瑞典获得德国许多领土，法国等也得到一些好处，德意志更加削弱，人民生活恶化。

望着用彩色石板铺起来的宽敞的庭院，望着全部玻璃镶嵌的、套着四匹棕黄马的豪华的马车，望着索菲娅摄政王的保护者和情人这幢铜光闪烁的府邸。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这难受的闷热空气中，当风坐在一扇开着的窗边，正跟一个刚从华沙来的外国人德·涅韦尔用拉丁语谈着话。那客人戴着假发，穿着一套刚刚流行于路易十四宫廷里的法兰西服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戴假发，可是他的服装也是法国式的——长统袜，红鞋子，镶着饰缘的丝绒短裤。肚子和腰围从丝绒上衣里面露出一件钉着花边的薄衫。他的胡子已经剃掉了，可是唇髭还留着。在他面前一张法国式的桌子上，放着稿卷和笔记本，羊皮封面的拉丁文书，地图和建筑图样。包着镀金皮子的墙壁上挂着一些人像，或者用新名词说便是肖像：几位戈利岑公爵，和嵌在富丽堂皇的威尼斯镜框里的一只双头鹰用两爪托住索菲娅的肖像的画。铺着法兰西花毡、罩着意大利锦缎的安乐椅，五光十色的地毯，一座座壁钟，波斯武器，一个铜地球仪，一支英国制造的寒暑表，铸银的烛台和枝形大吊灯，精装的书籍以及用金色、银色、天蓝色绘在拱形天花板上的天球，——这一切都在嵌板和门户上方的镜子里映出了无数重叠的影子。

客人带着赞许的好奇心瞅着这种一半亚洲、一半欧洲式的陈设。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交叠着两腿，大方地微笑着，一面谈话一面拨弄着鹅毛笔（不过有时候把拉丁话说得有点结结巴巴，而且发音常常带着莫斯科的腔调。）：

“让我来向您解释一下，德·涅韦尔先生。两个阶层构成了我们国家的基础：生产阶层和官宦阶层，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和贵族。这两个阶层都大大地贫困下去了，因此国家从他们那儿得不到一点利益，只会毁灭。如果让地主跟农民分开，那好处可就大了，因为今天的地主，纯粹出于贪婪，狠着心肠把农奴吃光吞尽。这就无怪农民要贫困，地主要贫困，国家也要贫困了……”

“这话极有见识，极有意思，大臣先生，”德·涅韦尔答道。“不过您认为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开怀地微笑着，从桌子上拿起一本羊皮封

面的笔记簿;那上面他亲笔写着:“论公民生活,或如何改革一切有关公共福利的事务……”

“要使全国人民富裕,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任务,”他说,开始念他的手稿。“几百万亩土地眼下一片荒芜。这些土地应当加以耕种。应当使家畜繁殖。俄罗斯的劣等绵羊应当淘汰,而代之以英国的细毛绵羊。应当鼓励人民开采矿藏,兴办实业,给他们以公平的利润。应当撤销大量难以负担的地租、徭役、捐税、贡赋,而代之以一种适度的人丁税。这惟有把所有的土地从地主那儿拿出来,让自由的农民安顿在上面,才有可能办到。一切现存的奴役制度必须废除,使得将来没有一个人会受别人的奴役——除了也许还有为数极少的家奴……”

“大臣先生,”德·涅韦尔扬声说道,“执政者草拟出这样伟大而果断的计划,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先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马上沉下眼睛,没有光泽的腮帮刷地红了。)可是,那些贵族地主会不会驯服地同意把土地交给农民,让奴隶解放出来呢?”

“地主交出土地,可以领到薪俸。军队只能从贵族中招募。我们要废止强迫征召奴隶和役民的办法。让农民从事他们自己的业务。贵族服了役,领到的酬报不是封地与农奴,而是增加出来的薪俸,这笔钱将由国库在一般土地税里开支。国家的收入,就会增加到一倍以上……”

“我好像在听一个古代哲学家的话了,”德·涅韦尔自言自语地说。

“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必须送到波兰、法国和瑞典去学习军事。应当举办专门学院并提倡科学研究。我们要用艺术来美化自己。我们要让勤劳的农民去到荒地上落户。我们要使粗野的人民成为知书达理的公民,要把肮脏的窝棚改为石头的房子。懦夫要变为勇士。我们要使穷人富裕起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朝窗子瞟了一眼,一团灰尘在窗外卷着,把路上的碎屑和麦草都扬了起来。)我们要用石子来铺砌街道。我们要用石头和砖头来重建莫斯科……智慧将要在这片贫穷的国土上空发出光辉。”

他手里还抓着那支鹅毛笔,从安乐椅里站起来,在地毯上踱来踱

去，把另外许多奇特的想法继续讲给客人听：

“英国人民亲手摧毁了不正义的秩序，可是他们在暴怒之下却犯下了大罪，——触及了国王……因为害怕发生这种惨剧，我们渴望所有的阶层都能够同样得到好处。要是贵族地主坚决反对我们的计划，那我们就要用强力来改变他们年深月久的执拗脾气……”

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穿制服的仆人，惊惶地睁圆着眼睛，踮起脚走到公爵身边，打了几句耳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脸马上紧张地板起来了。德·涅韦尔察觉了这一点，便抓起帽子，起身告辞，一路倒退着往门口走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跟在他后面，也是那么哈着腰，用一只戴着戒指、遮着花边的手，从胸口往下面圆溜溜地摆了一摆：

“我非常伤心，而且极其失望，德·涅韦尔先生，让您这么匆匆地走了。”

剩他一人的时候，他朝镜子里瞅了一眼，随后急匆匆地踩响着鞋跟，走进寝室里去了。摄政王索菲娅坐在一张挂着一顶饰着鸵鸟毛的大红绸帐的双人床上，把太阳穴贴着一根螺旋形的床柱子。跟往常一样，她是乘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从后门偷偷地进来的。

六

“索纽什卡，你好，我亲爱的！……”

她没搭理，只是抬起阴沉的脸，一双碧绿的男性似的眼睛紧瞅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他弄得莫名其妙，没走到床跟前，就停下了。

“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吗？殿下……”

去年冬天，索菲娅秘密地堕过一次胎。她的脸长得丰满起来了，嘴巴两边有着两块结实的肌肉，这会儿却不再泛出从前那片红晕，——忧虑、操心和惶急给它抹上一种嫌恶的神色。她衣服穿得很华丽，依然是少女打扮，可是她的体态却十足是一个高大的、稳重的妇人。她必须隐瞒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恋情，这使她十分苦恼。虽然每一个人，连那最卑微的洗碗碟的女仆，都知道这件丑事，

而且最近又有一个雅致的外国词儿——галант① 代替了那个犯罪的、丢人的名称——姘头，可是不遵守法律，不举行婚礼，不经过祝祷，而把她那不再是年轻的身体委之于心爱的人，到底还是丑恶的，不体面的。今年春天，她本来可以使出一个女人的全部力气，熬受甜蜜的痛苦，生下一个孩子来的……人家却让她堕了胎……何况她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爱又是一种按捺不住的、跟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恋情：老是这样提心吊胆、躲躲藏藏，夜里躺在床上受着欲念的煎熬，苦苦思念意中人儿，这对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来说，本来是很美妙的。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股憎恨的感情堵得她喉咙里透不过气来，——因为他是一切磨难的根由，他是被堕下来的胎儿的父亲……可是他——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连想都用不着想呢……

索菲娅坐在那张又宽又大的床上，她的脚没有着地，穿着沉甸甸的衣服，身上热呼呼、湿滋滋的，冷淡地打量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你打扮得多可笑啊，"她说。"你穿的这种衣服是什么，法兰西服装吗？可是那条裤子，倒像是女人的衣服呢……人家会笑话你的……（她转过脸去，抑住一声叹息。）是的，倒霉的事发生了，我的朋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了……"

最近索菲娅到他这儿来，总是悒悒不乐，很少言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知道她有两个亲信的女弄臣，一天到晚在皇宫里乱钻乱蹿，偷听领主们的闲谈和喁语，等到索菲娅睡觉的时候，就把所听所闻一一报告给她。

"无聊的谣言，殿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说。"人们总是胡说八道，别担心，别管它好了……"

"别管它？"她用手指轻轻地敲着床柱子，嘴唇怒悻悻地撇了一撇。"你知道他们在莫斯科说些什么来着？说我们太软弱，治理不了天下……又说没看到我们成什么大业……"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捻了捻唇髭，耸了耸肩膀。索菲娅也斜着眼睛向他瞟了一下：唉，多么漂亮！唉，怎么样折磨着我啊！……可

---

① 法语 galant 的俄译音，意思是情人。

是他是软弱的;他的神经就像是一个女人……他穿的衣服还用花边做装饰呢……

“正是那样嘛,我的朋友……你能读会写,头脑灵敏,——这个我知道……可是昨天夜里,晚祷过后,伊万·米哈依洛维奇舅舅谈起你,他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念给我听一篇关于农奴和农民的手稿。我倒奇怪:公爵的头脑是不是健康的?’于是那些领主都笑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像姑娘似的红了脸,蓝眼睛在长睫毛下面闪了一闪:

“那不是为头脑像他们那样的人写的!”

“不管他们怎么样愚蠢,我们还没有比他们更聪明的臣仆……我自己也不能不百般容忍:我巴不得像波兰王后那样跳舞,或是穿着长裙,侧身骑在马背上,出去猎鹰。可是我一声不响……我一点没有办法,——他们会说我是邪教徒。就像现在这样,总主教跟我握手的时候,也已经把手如同铲子一般塞给我了。”

“我们生活在一批妖魔鬼怪中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喃喃地自语着。

“我跟你说,我的朋友……你必须脱掉花边衣服和漂亮的长袜,披上出征的斗篷,拿上一柄军刀……成一些大业给他们看看!……”

“什么?……又在谈可汗的事了吗?”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进军克里米亚……这件事我们避免不了,我亲爱的人。打了胜仗回来,你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那时候,你就会比最强的人都要强。”

“可是你应当了解,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们不能打仗……钱要用在别的事情上……”

“别的事情等克里米亚的仗打好以后再说,”索菲娅坚决地说。“我早已准备好一道诏书:任命你担任总司令。我要白天黑夜替你祈祷,让我的膝头跪得发疲,我要步行到所有的修道院去参拜,我的老爷……你打了胜仗回来,谁还会说一句闲话?我们的事也用不着再不好意思地遮遮掩掩了……我完全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反对可汗的。”索菲娅从床边站起来,抬眼望着他那双瞅着别处的眼睛。“瓦夏,我不敢告诉你……你知道他们暗中在说些什么?‘在普列奥布拉

任斯科耶，有个强大的沙皇正在成长起来……而公主却只是在浪费时间，她怎么也穿不了白鼬皮大衣……可怜可怜我的心意吧……坏念头在我心里浮现出来了。”她把他一只发抖的手抓在自己两片热辣辣的手掌里。“他已经快十五岁了。人长得像竿子一样高。他下了一道诏书，把所有养马的、饲鹰的统统召了去，跟他一块儿玩军事游戏。可是他们的军刀和火枪都是铁铸的……瓦夏，把我从罪恶中救出来吧！……他们往我耳朵里嘟嘟囔囔地提到季米特里，提到乌格利奇……那是罪恶，是不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手从她的手里抽出来，索菲娅慢慢地、凄苦地笑了一笑。）我说，这些事，哪怕只是想到也是罪恶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全欧洲一定会听到你的丰功伟绩。到那时候，我们就用不着怕他——让他去玩去吧……”

“我们不能打仗！”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痛苦地嚷道。“我们没有合适的军队，也没有钱……我那伟大的计划！——唉，完全落空了！有谁赏识这些计划？有谁了解这些计划？天哪，只要给我三年，或者甚至两年，没有战争就好啦！……”

他绝望地摆了摆那花边袖管里的手……说话也好，劝导也好，拒绝也好，反正全没有用。

七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正在责骂尼基塔·佐托夫：“你去追他，你去找他啊！天蒙蒙亮，他就从皇宫里跑出去了，连十字也没有画，一点东西也没有吃……”

要找到彼得可不简单，除非从树林某处传出来一阵枪声，或是一片鼓声，——那就是说彼得待在那儿，跟他的游戏兵在玩耍。尼基塔常常被俘虏起来，缚在树上，免得他用种种请求来烦扰彼得——去做祈祷啦，或是去接见莫斯科来的领主啦。为了不让尼基塔在树边发闷，彼得吩咐把一瓶伏特加酒放在他面前。就这样，佐托夫逐渐养成了喝酒的习惯，到后来他甚至自动要求在白桦树下当俘虏。等他回到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那儿，他会苦恼地把两手一摊：

“我一点没有办法，太后殿下。他不肯回来，我们的小雄鹰……”

彼得玩起来真有劲；他可以一天一晚不睡不吃，任什么游戏都做，只要那游戏是热闹的、愉快的、好玩的，只要大炮在放，军鼓在擂。他现在有三百名左右的游戏兵，都是从养马的、饲鹰的、甚至出身很好的青年当中挑选出来的。他带着他们到莫斯科周围的村子和修道院去远征。有时候，那些僧侣简直给吓得半死：在正午的热浪里，白桦树叶纹丝儿也不动，只有蜜蜂在菩提树下深沉地嗡嗡地飞鸣，赶走人们的睡意，忽然有一群穿绿色长襟衣的人（看样子不像是俄罗斯人）从树林里冲出来，恶魔似的呐喊着，朝宁静的修道院的院墙砰砰蓬蓬发射出木制的炮弹。及至认出那个被污泥和硝烟弄得浑身乌黑、烦躁不安的长腿青年正是当今皇上的时候，那些僧侣便惶恐得越发厉害了。

在游戏兵团里服务可真不容易——既没有工夫睡足觉，也没有工夫吃饱饭。下雨也好，难熬的酷热也好，只要皇上心血来潮，他们就非走不可，天知道到底是上哪儿和为什么去吓唬善良的人民。有时候，他们会在半夜三更被叫醒："命令是包抄敌人，泅水渡河……"在这种黑夜，有的人就这样淹死在河里。

人们会因为偷懒或是开小差（如果有人对这种漫无目的的行军觉得厌烦而想开小差回家的话）而受到棒打。最近，军队里任命了一位军事长官，或者按照新的说法叫做将军。他名唤阿夫托诺姆·戈洛温，人极愚蠢，可是精通军事操练，而且颁布了严格的纪律。在他带领之下，彼得不再搞那种乱七八糟的淘气事儿，却在定名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第一营里认真地学习起军事科学来了。

弗朗茨·勒福尔特并不在彼得身边工作，因为他的差事是在克里姆林宫里。可是他常常骑马到游戏军里来，对如何建军出些主意。通过他的引荐，一个名叫费多尔·佐默尔的外国上尉被聘为火器与手榴弹战术教官，也给以将军的头衔。从主管大炮制造工作的政厅弄来十六门大炮，就教游戏兵用铁弹射击。教练很严格，因为费多尔·佐默尔也不肯无功受禄。现在已经不再是什么游戏了。田野里有不少各种各样的牲畜被打死，也有许多人被打伤。

八

库奎河边的外国人常常谈起年轻的沙皇彼得。一到晚上，他们就聚集在铺着沙砾的广场上那些剪齐的树木中间，拍着桌子：

"喂，蒙斯，来一杯啤酒！"

蒙斯戴一顶毛线帽，穿一件绿坎肩，从酒店灯火辉煌的门里慢悠悠地走出来，两手各拿着五只陶瓷啤酒杯，杯子上面浮着一层泡沫。夜晚幽静而愉快。俄罗斯的上空布满了星星，虽然没有图林根、巴登、符腾堡[1] 那样光明灿烂，但即使在这样的星空下，生活也可以过得很不错。

"蒙斯！给我们讲讲彼得皇上在你家串门的事吧。"

蒙斯坐到要好的伙伴们的桌边，从别人的酒杯里喝两口酒，眨眨眼便讲起来。

"彼得皇上挺爱追根究底。他知道我们家餐室里有一只奇妙的八音盒。那是我丈人在纽伦堡买的……"

"哦，是啊，我们都知道你们家那只漂亮的盒子，"听的人都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摆了摆往下弯的烟斗，异口同声地附和道。

"有一天，勒福尔特和彼得皇上走进我的餐室里，我有点吃惊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行动才好……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是要下跪的。我不愿意下跪。可是皇上马上问我了：'你的盒子在哪儿？'我答道：'就在这儿，吾皇陛下。'皇上就说：'约翰，不要那样称呼我，我在家里已经听腻了。你就把我当做你的朋友一样叫我吧。'勒福尔特也说：'是啊，蒙斯，我们大家以后都管他叫彼得先生吧。'听了这句笑话，我们三个人都呵呵地笑了一阵。接着我就招呼我的女儿安欣，吩咐她上那只盒子。平常，我们照例一年只上一次，总是在圣诞节前夜，因为那只盒子十分贵重。安欣望着我，我就说了：'没关系，上发条吧！'于是她上了。那上面的男舞伴和夫人跳起舞来，鸟儿也唱着歌。彼得很惊奇，说道：'我要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制造的。'我心想：'这

---

① 图林根、巴登、符腾堡都是德国的地名。

一下我的八音盒可完蛋了。'可是安欣倒是个十分聪明的女孩子。她很漂亮地行了个礼，通过勒福尔特翻译，对彼得说：'陛下，我也会唱歌、跳舞，可是，唉，如果您想看一看我的内脏，看我为什么会唱歌、跳舞，那我这颗可怜的心大概就要破碎了……'把这些话翻译出来以后，勒福尔特笑了，我也大声地笑了，而安欣笑得更如银铃一般。可是彼得没有笑，他满脸红涨，简直像公牛的血一样，瞪着安欣，仿佛她是一只小鸟似的。于是我心想：'嘿，这个少年肚子里藏着一千个魔鬼呢！'安欣的脸也刷地红了，蓝漾漾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她一溜烟跑了……"

蒙斯呼哧呼哧地喘着，从别人的杯子里又喝了一口酒。他讲故事极有本领，讲得非常动人。一阵爽朗的晚风拂动着他们毛线便帽上的穗子。安欣走到灯火辉煌的门口，朝星星抬起一双天真的眼睛，幸福地叹了口气，不见了。客人们抽着烟斗，都说上帝赐给约翰·蒙斯一个了不起的女儿。这样一个女儿会使家里发财致富。有个红脸膛、高身量的大胡子，铁匠赫里特·基斯特，赞丹出身的荷兰人，说道：

"我看，如果事情弄得好，从这个年轻沙皇身上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呢。"

年老的钟表匠路德维希·普菲费尔答道：

"啊，不，这方面希望可不大。彼得皇上没有什么权力……索菲娅摄政王怎么也不会让他当政的。她是一个又残酷又果断的女人……眼下她正在召集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去跟克里米亚汗作战。等那支军队从克里米亚回来，我连十个芬尼① 也不愿意为皇上打赌呢……"

"你这话说得不对，路德维希·普菲费尔，"蒙斯回答他说。"特奥多尔·冯·佐默尔将军，前不久还只是个平平常常的佐默尔，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蒙斯张开嘴，哈哈地笑了，其余的人全都笑了起来。）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等着瞧吧，给我们一年或是两年的时间，彼得皇上就会有两营精兵，连法兰西国王或者甚至萨克森的莫里斯公爵去指挥他们也不会觉得害羞呢……'佐默尔就是这么说的……"

---

① 德国的辅币，相当于一马克的百分之一。

"啊,那就好了!"他的伙伴们都说,大家意味深长地你看看我,我瞅瞅你。

晚上在约翰·蒙斯的酒店门前那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草坪上,谈的就是这些话。

九

内务府的拱形屋子里,又热又闷,简直闷死人。录事们歪着脑袋,头发披到了眼睛上,伏在长长的桌案上用鹅毛笔沙沙地写着。墨水缸里浮着许多苍蝇。苍蝇也叮着人们的嘴唇和汗涔涔的鼻子。那个秘书官吃饱了馅饼,在长凳上打盹。录事伊万·瓦斯科夫把一张纸上写的东西誊到一本簿册上:

……奉上谕,德式服装业已制好,并已送往伟大的国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与大公、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的内殿;为此,向弗朗茨·勒福尔特将军购到下列各物:金线两卷,付一卢布十三阿尔丁[①] 一戈比;纽扣九打,每打付六阿尔丁;内衣纽扣六打,每打付二阿尔丁二戈比;绸与亚麻布,付十阿尔丁;假发,付三卢布……

瓦斯科夫朝一个苍蝇吹了一下,掀起那睡意朦胧的眼皮:

"喂,彼得鲁哈,'假发'这个词儿怎么写?用大写还是用小写?"

坐在他对面的书记官想了一想,答道:

"用小写。"

"年轻的皇上难道自个儿没有头发吗?"

"留神点儿,说这种话……"

为了便于书写,瓦斯科夫把脑袋朝左边歪下去,他悄悄地笑着,弄得力气都没了,——他们替皇上到外侨区去找外国女人买头发;而且为这种没用的东西竟花了三卢布,他觉得太奇妙了。

"彼得鲁哈,他把这些头发黏在哪儿?"

---

① 俄国旧铜币,每枚值三戈比。

“那要随皇上的便了。他爱黏在哪儿就黏在哪儿。可是你如果再拿什么话来问我，我要去告诉秘书官了……”

秘书官也被苍蝇缠得很苦。他掏出一块绸手绢儿，往四周拂了一阵，随后抹了抹脸和山羊胡子。

“哎，哎，你们睡熟了！”他懒洋洋地叱骂着。“你们是什么样的录事，你们是什么样的书记？你们都只想白拿国家的钱。你们一点也没有畏惧，你们把上帝也忘了，你们这些没用的懒骨头……等我把全内务府的人统统用棍子痛打一顿，你们就会知道该怎么样小心工作了……照现在这个样子，备多少墨水和纸张也不够你们用呢……让天雷殛死你们，你们这批贪懒的家伙……”

秘书官有气没力地挥了一挥手绢，又睡着了。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没有送禀呈表的人，也没有人来送礼。莫斯科人都走空了，——射击军、领主们的子弟、地主都到克里米亚远征去了。留下来的只有苍蝇、灰尘和无足轻重的衙门公事。

“彼得鲁哈，这会儿来点克瓦斯喝喝够多好！”瓦斯科夫说。他回过头去朝秘书官瞅了一眼，伸了一个懒腰，弄得那件穿旧了的长襟衣在胳肢窝那儿裂开了。“今天夜里我要到一个寡妇家去，把克瓦斯喝个畅快。”他摇了摇头，又动手写下去：

> ……奉伟大的国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与大公、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之谕，着御马厩饲马官役亚基姆·伏罗宁、谢尔盖·布赫沃斯托夫、丹尼拉·卡尔京、伊万·纳吉宾、伊万·叶夫列夫、谢尔盖·切尔科夫与瓦西里·布赫沃斯托夫调往科洛缅斯科耶村皇帝陛下左右。上开御马厩饲马官役奉谕提升为游戏兵团炮手，规定薪饷如下数：每人五卢布现金，五石裸麦，同量之燕麦……

“彼得鲁哈，这些人不是交了运吗？……”

“谁又在讲话了？哎，哎，你们，你们这些懒狗！”秘书官在半睡不醒中这样威胁着。

十

侍臣瓦西里·沃尔科夫凭单据点收了外国服装和假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送进了皇上的寝宫。天还蒙蒙亮，可是彼得早已从木炕上跳起来，这木炕上铺着一条毡毯，他就睡在那上面，盖着一袭羊皮。他首先抓起假发，往头上试了一试，——太紧了！他想用剪子剪掉自己黑色的鬈发，沃尔科夫央求他不要那么做，总算答应了。稍微用一点力，他终于把假发戴上，对着镜子笑了一笑。于是他用胰子洗了洗手，剔掉指甲里的污垢，急忙把新衣服穿上。他按照勒福尔特教他的样子，系上了洁白的颈饰，在敞开的长襟衣外面，胯股处束上一条洁白的绸带。彼得一反往日的习惯，热心起穿着来了。沃尔科夫侍候着他，觉得很惊奇。他试了试那双狭溜溜的鞋子，咬咬牙齿。一个身量高大的小伙子，名叫斯乔普卡·梅德韦季的宫役被传进来把鞋子往大里拉拉，——这个斯乔普卡将一双大脚硬塞进鞋子里，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活像一匹种马。到了九点钟(按照新的时间计算)，尼基塔·佐托夫来请彼得去做晨祷。彼得不耐烦地答道：

“对我妈说，我有紧急的国家大事……我会一个人祈祷的。说完就快些跑回来，听到了吗？……”

他突然仰起头，哈哈大笑，跟往常一样，这一声大笑仿佛是从胸腔里硬逼出来的。尼基塔明白，皇上又想出什么花样来了。外侨区的侨民常常给他出些主意。可是尼基塔温顺地服从了，提起软皮靴就走，但马上又转了回来，知道会有倒霉的事落到他头上。果然不错。彼得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子，吩咐他道：

“你要作为希腊酒神巴克科斯的伟大使节，去向一个正在庆祝命名日的人致敬。”

“遵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佐托夫必恭必敬地答道。随后，他遵照皇上的吩咐，把一件兔子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头上缠一块树皮，上面再加一顶白桦树枝编成的冠冕，双手捧着一个酒杯。彼得避免跟母后发生不必要的争论，就从皇宫的后门出去，跑到御马厩里。在一片笑闹声中，宫役们正想捉住四只健壮的公猪。彼得随即

冲过去协助,吆喝,殴斗,乱成一片。那几只公猪被捉住了,给套在一辆轮子雕着花的矮矮的镀金马车上(这马车是先帝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当年送给新娘的礼物,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下过命令要小心地把它珍藏起来。)。御马厩总管抖动着嘴唇,看着他们糟蹋破坏,胡作非为。在呼啸和哗笑声中,宫役们把尼基塔·佐托夫塞进了马车。彼得往赶车人的座位上一坐。沃尔科夫腰里佩着剑,头上戴着三角帽,走在前边,把胡萝卜和芜菁丢给猪吃。那些饲马宫役跟在左右用鞭子抽打着。他们往库奎区出发了。

在外侨区大门口,有一群外国人迎接他们。"好,好,有趣极了!"他们嚷嚷着,鼓着掌。"真要叫你笑破肚子呢。"彼得涨红了脸,嘴唇紧闭着,一副怒悻悻的神色,直挺挺地坐在赶车人的座位上。外侨区的人全都跑出来了。他们笑着,捧着腰,指点着沙皇和马车里那个头上缠着树皮的人——吓得半死的佐托夫。那几只公猪朝四面八方乱窜,缰绳都绊乱了。忽然,彼得从一个饲马宫役的手里夺过一根鞭子,发疯似的往公猪身上乱抽。它们尖叫着,拉着车横冲直闯……有人给撞倒了,还有人滚在车轮底下,女人们连忙把孩子抱起来。彼得站在那儿,满脸通红,短鼻子的鼻孔张大着,还在乱抽鞭子。他那圆圆的眼睛红殷殷的,好像要把眼泪噙住一般。

快近勒福尔特家的时候,那些饲马宫役好容易把几只公猪赶在一块,让车往开着的大门里冲进去。那天庆祝命名日的勒福尔特,从庭院里跑过来,抡着手杖,挥着帽子。他后面跟着一群客人,衣服穿得很花哨。彼得从赶车人的座位上粗手笨脚地跳下来,一把揪住佐托夫的衣领,将他拉下车。仍然用疯狂的眼神直瞪着勒福尔特,仿佛他不敢扭过头去看见人群里的什么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Mein lieber General①,我从希腊酒神巴克科斯那儿带了个伟大的使节来祝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渗出在脸上,彼得舔了舔嘴唇,仍然直愣愣望着勒福尔特的眼睛,结结巴巴地说:"Mit herzlichen Gruss② …… 他 向 你 敬 礼 …… 他 把 公 猪 和 马 车 作 为 礼 物 送 来

① 德语:我亲爱的将军。

② 德语:致以衷心的问候。

了……"他还是痉挛地揪着佐托夫，嘟嘟囔囔地说："下跪！磕头！……"

勒福尔特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玫瑰红丝绒的衣服，镶着花边，敷着粉，洒着香水，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高高地举起手来拍着，发出欢乐的笑声，一忽儿望望彼得，一忽儿望望那些客人，说道：

"好一个美妙的玩笑哪！比这个更有趣的玩笑，我还没有看见过……我们还以为教了他一些滑稽的玩笑，没想到他也会教我们开玩笑呢！……喂，乐师们，奏进行曲，向巴克科斯的使节表示敬意吧！……"

丁香花丛后面，大鼓和半圆鼓敲起来了，喇叭也吹起来了。彼得如释重负，红晕也从他脸上消褪了。他把脑袋往后一仰，轰然大笑起来。勒福尔特挽住他的胳臂。这时彼得朝客人们扫了一眼，便看见了安欣。她向他微笑着，露出一口雪亮的、细小的牙齿。她肩膀袒露着，看样子好像要从玫瑰花似的蓬开的衣服里用劲向他挣过去似的。

又是一阵没来由的羞怯把他给呛住了。他在客人们前面，跟勒福尔特一起朝房子走去，脚步举得很高，活像一只仙鹤。一群歌手穿着紫红色的俄国式衬衫，站在台阶前面的空地上。伴着口哨，他们唱起一支舞曲来。他们当中有一个，碧蓝的眼睛，莽撞地跳到前面，嘴里哼着："啊——嘟嘟——嘟嘟——嘟嘟，"一面开始跳舞，一忽儿蹲下去，一忽儿跳起来，用钉着铁掌的鞋跟踩出急促的节拍，用手掌拍着沙地，团团打转，如同一个陀螺："咿——唉——嘀！……"

"真不错，阿列克萨什卡！"

十一

小提琴、中提琴、高音箫和半圆鼓合奏着古老的德国歌曲、俄罗斯的舞曲、庄严的美妞艾① 舞曲、生气勃勃的英国舞曲。大厅里，烟草的雾霭在透过上下两层圆窗射进来的阳光中袅袅上升。喝得醉醺醺的客人们，竟说出了一些使少女们听了脸红的话。曳着桶一般的

① 法国的一种徐缓优雅的小步舞。

箍骨和沉甸甸的撑腰架的红扑扑的漂亮妇人们发狂地笑起来。彼得跟女人们同席，还是平生第一次。勒福尔特请他喝茴香酒。彼得尝到酒味，也是生平第一次。茴香酒如同火焰一样打他血管里流过去。他望着笑盈盈的安欣。音乐使他身体里的一切都跳起舞来，他的脖子也发胀了。他咬紧牙齿，竭力克制着心里头那种对他说来还很模糊的强烈的欲念。因为声音太闹，他没听清客人们向他举杯时候嚷嚷了些什么……安欣的牙齿在调皮的微笑中闪着光，她那双迷人的眼睛一直没有从他身上移开过……

酒宴一直闹下去，好像白天怎么也过不完似的。钟表匠普菲费尔把他那个如同胡萝卜一样的长鼻子伸到鼻烟盒里，打了一个喷嚏，随后把假发拿掉，抓在秃脑瓜上头挥动着。真可笑，这个样子滑稽极了！彼得笑得前仰后合，放在他近旁的一些碗碟被他的长手臂绊翻了。他觉得自己的手臂长到那个程度，仿佛他只消伸过桌子去，就可以把手指戳到安欣的头发里，摸摸她的头，用嘴唇去尝尝她那笑吟吟的嘴……他的脖子又发胀了，一层薄雾把他的眼睛蒙住了。

当太阳沉到风车后面，凉气从开着的窗子里飘进来的时候，勒福尔特向那个有八普特重的磨坊老板娘席梅尔芬尼希太太伸出手去，引她出来跳一支美妞艾舞。他把胳臂弯成一个圆圈，摇了摇那扑着金粉的鬈发，行了个屈膝礼，疲倦地转动着眼珠。席梅尔芬尼希太太又满意又欣幸，穿着一条宽阔的裙子漂浮着，活像一艘饰着旗帜、装着四十门大炮的战舰。所有的客人都跟在这一对舞伴后面，从餐厅走进花园，在那儿，勒福尔特的姓名的起首字母用鲜花缀在花坛里，灌木和小树上绊着金色和银色的纸花和花结，小道砌着棋盘形的花纹……

美妞艾舞跳罢便是欢乐的乡间舞。彼得站在旁边，咬着指甲。有好几次那些仕女走到他面前，深深地行一个屈膝礼，邀请他伴舞，可是他总是摇摇头，嘟嘟嚷嚷地说："我不会，不，我不行……"于是席梅尔芬尼希太太在勒福尔特的陪同下，献给他一束鲜花，意思是说他们已经选他为舞蹈之王。这样就不可能再拒绝了。他朝勒福尔特那欢乐可是坚毅的眼睛瞅了一下，痉挛地抓住那位太太的手。勒福尔特脚尖朝外踮了起来，轻轻地朝安欣跑去，按照乡间舞的姿势跟她一

起站在彼得对面。安欣那低垂着的手里抓着一方手帕,正望着他,好像恳求什么似的。半圆鼓震耳欲聋地敲着,铜鼓擂着,小提琴和喇叭奏着、吹着。欢乐的乐声冲向傍晚的天空,连蝙蝠都受惊了。

他又像刚才对付公猪那样,毫无顾忌了;他感到狂热,理性也失掉了。勒福尔特唤道:

"第一个动作!女士们前进,后退,男舞伴带着女舞伴旋转!"

彼得搂着席梅尔芬尼希太太的腰,带着她旋转,弄得她的衣服、长裙和裙箍像旋风似的卷起来了。"Ach, mein Gott!"[①] 磨坊老板娘只是惊叫着。他把她放开,独个儿跳起来,好像那音乐本身在牵动他的手和腿似的。他紧闭着嘴唇,掀开了鼻孔,拼命地蹦着跳着,客人们瞅着他这副光景,都捧腹大笑。

"第三个动作!"勒福尔特嚷道。"女舞伴和男舞伴交换!"

安欣把一只凉手搭在彼得的肩上。他马上清醒过来,刚才的狂热平息下去了。他微微打着哆嗦,脚不由自主地移动着,跟着轻如鸿毛的安欣一块儿跳舞。一串火药线点燃了小树中间一盏盏的灯。一支火箭往上一蹿,发出愤怒的咝咝声。两条火线反映在安欣的眸子里。

"啊,"她细声细气地说。"啊,多么美丽啊!……啊,彼得,您跳得真好!……"

火箭从园子的各处升起来。光艳的火焰旋转着,照出来一幅幅透明的图画。爆竹仿佛大炮似的炸开了,焰火劈啪地响着,火星喷泉似的洒下来。黄昏的天空遮满了硝烟。这不是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那恼人的烦闷中幻想着的梦境吗?勒福尔特伴着一个跟士兵一样高大的女人打他身边跳跳蹦蹦地擦过去,向彼得嚷道:"丘比特用箭把心射穿了!"跳得浑身发热的安欣,发出一股清新幽雅的香气。"啊,彼得,我累了,"她吊在他的胳臂上,气喘吁吁地说着,嗓音更细了。一支焰火在他们头顶上爆开了,焰腾腾的火蛇照亮了姑娘因疲乏而显得瘦削的、美丽的脸。彼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便搂住她袒露着的肩头,眯缝了眼睛,感觉到她的湿滋滋的嘴唇的接触。可是那

---

① 德语:啊,我的天哪!

只是倏然的一碰罢了。安欣从他胳臂里挣出来。几百条火蛇发疯似的劈劈啪啪地升上去。安欣不见了。从一团烟雾中显出来巴克科斯的使节那兔子皮大衣和缠着树皮的脑袋。尼基塔·佐托夫已经完全醉倒了,他手里还抓着一只酒杯,趺趺绊绊地走着,嘟嘟囔囔地说着各种荒唐的话……他停下来,一摇一晃的。

“孩子,喝吧!”他把酒杯递给彼得。“喝吧,我们两个人反正都完蛋了……我们断送了自己的灵魂,在斋期破了戒。喝它个干,全俄罗斯的皇帝陛下……”

他打算威胁什么人,却跌倒在灌木丛里了。彼得把空酒杯往地下一摺。幸福好像焰火的火轮似的在他心里头旋转。

“安欣!”他喊道,拔腿就跑……

灯火通明的窗子、小小的灯盏、透明的图画,在他四周浮动。他抱着头,叉开两腿站着。

“来吧,我告诉您她在哪儿,”一个从背后传来的、曲意奉承的嗓音对着他的耳朵说。这是穿着大红衬衫、目光锐利的歌手,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那姑娘已经回家去了……”

彼得闷声不响地跟着他跑进了黑暗里。他们翻过一道围墙,遇到几只狗,又跳过一行栏栅,这才到了酒店前面靠近风车的那片广场上。楼上一扇长窗里亮着灯火。阿列克萨什卡小声地说:

“她在那儿!”他往窗玻璃上撒了一把沙土。窗子开了,安欣从窗口探出身来,——肩膀上披着围巾,满头都是卷发纸。

“是谁?”她细声细气地问。往外一张,她看见是彼得,便摇了摇头,说:“不行……回去睡觉吧,彼得先生……”

她头上夹着卷发纸,看去比往常越发娇媚了。她关好窗子,把花边窗帘也拉上了。灯也熄了。

“那姑娘有人看着呢,”阿列克萨什卡小声地说。然后他仔细端详着彼得,紧紧地搂住他的肩膀,把他带到一张长凳边。“你还是坐下来……我去找马。你能骑回去吗?”

等他牵着两匹备了鞍的马回来,彼得仍然躬着背坐在那里,两只紧握的拳头搁在膝盖上。阿列克萨什卡看了看他的脸:

“你是不是酒喝得太多了?”彼得没答腔。阿列克萨什卡帮他上

了马，自己也轻捷地跳上了马鞍，一面还扶住彼得，缓步驰出外侨区。草地上弥漫着夜雾。天空里密布着秋季的繁星。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公鸡早已在啼了。彼得抓着阿列克萨什卡的肩膀，那一只冷冰冰的手毫无生气地发僵了。快到皇宫的时候，彼得突然拱起脊背，在马鞍上扭动起来，随后钩住阿列克萨什卡的颈脖，把他往身边拉。马停下来了，呼哧呼哧地直喘着，骨节骨骱都咭咭地响着。

“抓住我啊，紧紧地抓住我啊，”他嘶哑地自语着。过了一会，他的手松劲了。他哼啊哼的喘着气：“我们往前走吧……可是不要离开我……你就睡在我旁边好了……”

在台阶边，沃尔科夫跳上前来：

“皇上！啊，老天爷！……我们还……”

侍臣们和饲马官役们都跑过来了。彼得仍然坐在马鞍上，一脚把他们踢开，独自下了马。他不让阿列克萨什卡离开，走进了寝殿。在黑洞洞的走廊上，有个老太婆窸窸窣窣地响动着，画了个十字；彼得把她推开了。另一个老太婆，像耗子一样一溜烟钻到楼梯底下去了。

“讨厌的长舌妇，真是该死！”他喃喃地说着。

到了寝殿里，阿列克萨什卡替他脱了鞋和长襟衣。彼得往一条毡毯上躺下，吩咐阿列克萨什卡睡在他旁边。他把头搁在阿列克萨什卡的肩膀上。沉默了一会，他说：

“你就当御前侍臣吧……到了早晨，你去对秘书官说一声，他会写一道诏书的……真开心，啊，玩得多开心啊……Mein lieber Gott[①] ……”

不大一会，他像孩子那样发着鼾声，睡熟了。

① 德语：我亲爱的上帝。

第 三 章

一

整个冬天都在召集贵族民军。要那些贵族地主离开他们偏远的村子,这可真不容易。总司令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发出严厉的命令,拿失宠和毁灭来威胁他们。而地主们却还是不慌不忙,从他们暖和的炕床上爬下来。“好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要打克里米亚!谢天谢地,我们跟可汗已经订下了永久的和约。我们纳给他的贡品也不能算难以负担,干吗又要平白无故地给贵族添麻烦?这是戈利岑家的事啊,——他们要靠别人的劳动来猎取自己的荣誉……”他们找出种种的借口:害病啦,或是太穷啦,或是人根本不在啦。有的还故意恶作剧,——一个冬天,由于烦闷无聊和闲着没事儿,种种奇妙的想法都钻到他们脑子里去了。侍臣鲍里斯·多尔戈鲁基和尤里·谢尔巴特伊因为没法逃避远征,便穿上黑衣服,叫士兵们也穿上黑衣服,自己骑上黑马,倒像都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一般,赶到军营里,把大家吓了个半死①。“准有倒霉事儿,”团队里传开了这样的流言。“这回远征,咱们是不会活着回来的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勃然大怒,写了封信到莫斯科,给那个被他留在索菲娅左右的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发个慈悲吧,千万得弄一道圣旨下来,对付那些欺人太甚的家伙:让他们失去领地,终身幽禁在修道院里,把他们的村子分给一些无以为生的人,——用这种严厉制裁的榜样来使个个人发抖……”

圣旨是下了,可是因为心肠软,一看见那些恶作剧的人流着眼泪,恳求他开恩,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就把他们宽恕了。这件案子

① 因为全身着黑是一种服丧的打扮,很不吉利。

刚一了结，谣言又在军队里传开，说是有天夜里，有人把一口棺材偷偷地放在戈利岑公爵的小木房的穿堂里。人们都发抖了，大家悄悄地谈论着这件可怕的事。据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天喝醉了酒，冲进黑魆魆的穿堂里，用剑往空荡荡的黑暗中砍劈。净是些不祥的兆头。押送辎重车的人们，看见一群白狼在草原的古塚上凄厉地嗥叫，牲口无缘无故地倒毙了。三月间有天刮风的夜里，团队辎重车里有一头公山羊发出人的嗓音叫着（听到的人很多）："大祸就要临头了！"他们想用木桩把山羊打死，它却窜进草原里去了。

积雪融化了，和风从南方吹来，河边和池畔的柳树已透出新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心情比乌云还要阴沉。从莫斯科传来一些使人扫兴的消息，说是亲彼得皇帝的领主米哈伊尔·阿列古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开始在克里姆林宫里高谈阔论，又说是领主们也倒向了他，嘲笑克里米亚远征："可汗已经不再等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光临了；在克里米亚，在君士坦丁堡，在全欧洲，他们已经把这次远征不放在心上了。戈利岑叫国库花的钱可不少呢……"连本来庇护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约阿基姆总主教，也突然叫人把戈利岑赠送的法衣和长襟衣从巴拉什教堂里扔出去，不准在作祈祷的时候再穿它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给沙克洛维特发了许多惶急不安的信，责成他要十分警觉地监视切尔卡斯基，而且要留心总主教，少让他上索菲娅的寝殿去……"至于那些领主，他们早已被由来已久的贪财心吞掉了，为了完成大业哪怕只要拿出一个子儿他们都是舍不得的……"

从国外传来叫人忧虑的消息。大使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和雅科夫·梅舍茨基被派到法国去请求三百万里夫尔① 的借款，法兰西国王不但一个钱也没有给，而且连大使也不愿意接见。关于驻荷兰大使乌沙科夫，有如下的报告："他和他的部属已经弄得名誉扫地；他们在许多地方大吃大喝，而且说了不少粗鄙的话，使圣上的盛名也受到了凌辱……"

五月底，戈利岑终于率领十万大军向南方进发，到了萨马拉河边，跟乌克兰统领萨莫伊洛维奇会师。军队前进得很慢，后面拖带着

---

① 法兰西旧时的银币。

无数的辎重车。他们经过了一些城镇，一些哨所，进入了一片叫做“荒原”的草地。郁热笼罩着荒无人烟的平原，人们就在那齐肩的漫草里跋涉。兀鹰在酷热的空中盘旋。蜃景在遥远的天边闪烁。晚霞短促地展现了一下——黄澄澄的、绿莹莹的。草原上净是大车的碾轧声和牲口的嘶鸣声。干马粪烧的篝火，烟味中有一种永恒的哀愁。夜幕急速地降落。吓人的星星晃亮地照耀着。草原上什么也没有——没有道路，没有车辙。先头部队向前开拔了很远，却没遇见一个活人。鞑靼人明明想把俄罗斯军队诱进一片滴水全无的沙地里去。他们越来越频繁地遇到干涸的小河床。在这儿，只有经验丰富的哥萨克人才知道到哪里去找水。

早已是七月中旬了，可是克里米亚似乎还只是一座空中楼阁。部队从草原的这一头伸展到那一头。白茫茫的光芒，干巴巴的蚱蜢的鸣声，弄得人头晕脑涨。乌儿懒洋洋地飞下来，停在倒毙的牲口肿胀的肋骨上。许多大车都给丢弃了。不少赶车的农民跟大车留在一起，渴得要死。有人磨磨蹭蹭地北上向第聂伯河那边去了。部队里怨声载道……

总督们、团长们、民军司令们聚集在戈利岑的亚麻布营帐旁边一张餐桌那儿，惶惶不安地望着下垂的军旗。可是谁也不敢站出来说：“得趁时间还来得及，赶快撤兵。越往前走，处境越凶险。过了彼列科普，便是不毛的沙地。”

在这些时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总是在营帐里休息。他把衣服和靴子都脱了，躺在毯子上，阅读普鲁塔克① 的拉丁文著作。从书页里升起来的伟大的幽灵，给他那沮丧的心胸增添了勇气。在蚱蜢令人厌倦的鸣声中，亚历山大②、庞培③、西庇阿④、卢古鲁斯⑤、朱里·恺撒⑥ 正在挥舞他们罗马的鹰。“向光荣前进！向光荣前进！”

---

① 普鲁塔克(约46—126)，古希腊的历史家，以写英雄传记闻名。

②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

③ 庞培(公元前106—前48)，罗马政治家、将军。

④ 西庇阿(公元前185—前129)，罗马将军。

⑤ 卢古鲁斯(公元前106—前56)，罗马统帅。

⑥ 朱里·恺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将军、政治家、历史家。

另一个获得力量的源泉便是重读索菲娅的来信："我亲爱的人，瓦先卡哥哥！敬祝你，我的朋友，长命百岁！但愿上帝恩准你战胜敌人！可是我呢，我亲爱的，我不太相信你会回到我们这儿来……只有当我看见你在我怀抱里的时候，我亲爱的，我才会相信……为什么你，我亲爱的，写信来要我祈祷？倒像我在上帝面前真是一个罪人，真是不成体统似的。不过，即使我有罪，我也敢于希望他会宽大为怀。实实在在，我常常祈祷，愿我看见我亲爱的人处在欢乐之中。敬祝你，我亲爱的，永远顺遂！……"

暑气稍弱以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就戴上头盔，披上斗篷，走出营帐。一看见他，那些团长、民军司令和哥萨克大尉就都上了马。军号齐鸣，号角奏出拖长的调子。这时候，正午的热浪到来以前的夜行军便开始了。

那一天的情况也是一样。从一座古塚的高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望着四周那无数篝火的烟，黑魆魆的一堆堆士兵，以及隐没在昏暗中的一长列一长列的辎重车队。那一天比往常更昏暗。一道尘烟的帷幕把整个视野统统包围起来了。在窒闷的空气中，连呼吸也不太容易。晚霞把半个天空都泼上了暗红色的余晖。一群群鸟儿仿佛逃命似的飞过去……西沉的太阳像发大了似的，又迷蒙又可怕……星星给蒙着一层薄膜，好容易才闪烁起来。冒烟的火光在天边忽隐忽现。刮起一阵热风。跳动着的火苗显得更清晰了，——它们像环子一样箍住了整个营地……

一群骑着马的人在古塚旁边停住了。其中有一个，沉甸甸地飞驰到营帐跟前。他下了马，整了整高筒帽。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认出了有胖胖的脸和花白唇髭的萨莫伊洛维奇统领。

"不好了，爵爷，"他轻轻地说。"鞑靼人放火烧草原了……"

统领那耷拉着的唇髭里隐藏着一抹微笑，一道阴影投在他的眼睛上……

"四面八方都烧起来了，"他说，用马鞭指了一指。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朝红光凝视了好久好久：

"好吧，我们让步兵骑上马，打大火里冲过去。"

"我们在灰烬里怎么能行军呢？没有粮食，又没有水。我们会毁

灭的，爵爷。”

“难道要我退却吗？”

“悉听尊便……燃烧着的草原，哥萨克人是穿不过去的。”

“用鞭子来赶他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发脾气，自己就克制不住了。他在古塚上来回地跑着，铁靴跟扎进了干燥的泥里。）我老早已经注意到，哥萨克人是不太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的……看着也好笑：他们竟在马鞍上打盹……到克里米亚汗那儿去当差，他们说不定会精神些……可你，统领，你却昧着良心……小心点……在莫斯科，还没坏到这步田地的人，也会给揪住额发，拖上断头台去呢……可你，神甫的儿子，你做蜡烛和鱼的买卖做了很久吧？”

肥胖的萨莫伊洛维奇听着这些带侮辱性的话，像公牛一般直喘着。可是他既聪明又狡猾，当下一声不响。他从鼻子里喘着粗气，跨上坐骑，驰下古塚，消失在大车后面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传唤号兵。于是军号在烟雾弥漫的草原上嘶哑地吹起来。骑兵、步兵和辎重车队开始往大火中移去了。

拂晓时分才清楚地看到他们已经没法前进，——草原黑黝黝、死沉沉地横在前面。只有旋风在那上面卷着赶着。南风越刮越厉害，把火灰一团团吹起来。可以看见哥萨克侦察兵在远处往回走。到了正午，总督们、团长们和哥萨克首领们在后方集合。统领眉头打结，驰马而来，他把权标插进靴统，燃上他的烟斗。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戴着戒指的双手按在护胸甲上，抑制住自己的骄气，流着眼泪说：

“谁能反对上帝？经书上写着：人啊，抑制你的骄气，因为你是会死亡的。主给我们降下了深重的灾难……几百里地方，既没有一点粮秣，也没有一滴水。我不怕死，也不怕受辱。长官们，你们考虑考虑，说说该怎么办吧？”

总督们、团长们和哥萨克首领们考虑了一阵，答道：

“立即向第聂伯河撤退！”

克里米亚远征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军队仓皇转移，马不停蹄，一直赶到波尔塔瓦附近，沿途损兵折将，辎重车队也丢弃殆尽。

二

团长索洛宁纳、利佐古布、扎别拉、加马列伊，哥萨克大尉伊万·马泽帕和统领司令部总书记官科丘别伊偷偷地来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营帐里，告诉他说：

“草原是哥萨克人放火烧的，是统领叫他们放的火。这里是一张密告统领的状子。您看一下，把它转到莫斯科去。一点不能拖延，因为对他那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我们再也没法忍耐了：他自己发了财，却把贵族们毁了。哥萨克的父老们，在他面前也不敢不摘下帽子。他对什么人都要侮辱。他跟俄罗斯人说假话，跟波兰人勾搭，不过跟他们也说假话，因为他只想把乌克兰变成他自己一块永久的领地，剥夺我们的自主权。让莫斯科传一道圣旨下来，由我们另选一位统领，把萨莫伊洛维奇撤掉……”

“可是为什么统领不愿意让我打败鞑靼人呢？”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问。

“他之所以不要您这样做，”伊万·马泽帕大尉答道，“是因为只要鞑靼人强大，您就弱小了。如果您打败了鞑靼人，那么要不了多久，乌克兰就会变成莫斯科的一个行省……可是那全是胡诌……我们都是俄罗斯人的小兄弟，我们有同样的信仰，而且都很乐意在莫斯科的皇上手下过日子……”

“说得对！”团长们都这样证明道，他们眼睛望着地面，剃得发青的头上蓄着蓬松的额发。“只要莫斯科能确认我们贵族的自主权。”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回想起一团团乌黑的尘雾，留在草原上的无数的坟墓，散满在道路上的牲口的肋骨。他腮帮火辣辣的，回想起自己要媲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幻梦。他也想起克里姆林宫里湫隘的过道，领主们——他的敌人——会在那儿向他鞠躬，将手指掩在唇髭上，为的是遮掩他们嘲讽的微笑……

“这样说，草原是统领放火烧的？”

“是啊，”团长们都证明道。

“好吧，那就照你们的意思办吧。”

就在那一天，瓦西里·特尔托夫带了一匹替换的马，把密告统领的那张状子缝在帽子里，向莫斯科疾驰而去了。当军队赶到波尔塔瓦近郊，扎下营来的时候，皇上的批谕下来了："萨莫伊洛维奇既已被诸父老及小俄罗斯全军认为无用，着即剥夺其皇旌、权标与一切军事勋徽，并在严密监护下将其押解来大俄罗斯城市。另选为诸父老及小俄罗斯全军所爱戴之人，继任统领……"

当天夜里，射击军把辎重车集中到统领司令部。到了早晨，他们在战地教堂中将统领抓起来，装在一辆普通的大车里，解到戈利岑跟前。就在那儿他受到审讯。他头上缠着一块湿漉漉的烂布，眼睛红肿。他非常惶恐，反复地说着：

"他们都在胡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皇天在上，他们都在胡诌！……这是我的仇人马泽帕的诡计……"他一看见马泽帕、加马列伊和索洛宁纳走进来，便脸色发紫，浑身打抖："原来你竟听信他们的话吗？……那些恶狗！他们只指望把乌克兰出卖给波兰人。"

加马列伊和索洛宁纳拔出军刀，向他扑去，可是几个射击军的军官把他们挡开了。夜里，他给戴上镣铐，往北方押解。必须赶快选出新的统领：各哥萨克团已经把辎重车上的烧酒桶打开，把统领的奴仆们杀掉，把人人怨恨的加佳奇团的团长用标枪戳死。全营一片吆喝声、歌唱声和火枪射击声。一些莫斯科的团队也开始骚动起来了。

马泽帕没等召唤就走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营帐里。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乌克兰长袍，戴着一顶朴素的羊皮便帽，可是一柄名贵的军刀却是用金链条系着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很富有；他出身于一个显要的贵族家庭，在波兰和奥地利住过很久。在出征期间，他把胡子蓄了起来，像是一个喀查普①，头发也剪成莫斯科流行的款式。他威风凛凛地鞠了一躬，俨然是平起平坐的样子，便一屁股坐下了。他伸起又长又干的手指拧着下巴颏，用那突出的、机灵的眼睛瞪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也许爵爷愿意用拉丁语谈话吧？……(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冷冷地点点头。也没压低嗓子，马泽帕就用拉丁话开言了。)小俄罗

① 革命前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斯的事，在你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小俄罗斯人既狡猾又深沉。新的统领明天就得宣布了，谣传他们要选博尔科夫斯基。如果是那样，那还不如不要革掉萨莫伊洛维奇的职：对莫斯科来说，再没有比博尔科夫斯基更危险的敌人了……这话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说的。”

“你自己也明白，我们不愿意干预你们小俄罗斯的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答道。“只要是一个朋友，任什么人来当统领我们都无所谓……”

“听了高见，非常舒畅。我们用不着隐瞒，在莫斯科的庇护之下，我们的确是高枕无忧……（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很快地微微一笑，沉下了眼睛。）你们并不剥夺我们贵族的领地，也很照顾我们的风习……应当承认，我们中间是有一些倾向波兰的人……可是那些人为着自己的贪心终归会把乌克兰毁掉……我们难道不知道，万一我们向波兰屈服了，波兰贵族就会把我们从我们的领地上赶走，到处建起天主教堂，叫我们大家都变成奴隶吗？不，爵爷，我们都是皇上的忠诚的仆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声不响，也没扬一扬他的眼睛。）哦，上帝对我并不缺乏仁慈……去年我在波尔塔瓦附近一个秘密的地方埋了一只小桶，里面有一万金卢布，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小俄罗斯人都很朴实，为了伟大的事业决不吝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害怕什么？只有让权标落在叛徒或是傻瓜手里，那我们才害怕呢……”

“这就好，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但愿时辰吉利，——明天宣布统领的人选。”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起来，向客人鞠一个躬。踟蹰了一下，他抓住他的肩膀，亲吻了三次。

第二天，在战地教堂的帐篷旁边，一张遮着金袍的桌子上，放着权标、皇旌和统领的勋徽。两千哥萨克人在周围站着。戈利岑公爵穿着一套波斯的铠甲，披着一件斗篷，戴着一顶插有深红色羽毛的头盔，从教堂帐篷里走出来；后面跟着所有的哥萨克父老。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往一张长凳上一站，一只手里抓着一方绸手绢，另一只手搭在一把军刀的柄上，对走拢来的哥萨克人说道：

“小俄罗斯的伟大军队，沙皇陛下准许你们，根据哥萨克军队的古老传统，选举你们的统领。大家说吧，你们要谁，那就是谁……你

们要马泽帕也好,要别人也好:由你们决定……"

索洛宁纳团长叫道:"我们要马泽帕!"别的人也跟着喊起来,于是全场都嚷嚷着:"让马泽帕当统领!……"

就在那一天,四个哥萨克人把一只黑黝黝地沾满泥土、装着金子的小桶抬到了戈利岑公爵的营帐里。

三

两年以前修筑在雅乌扎河边、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底下的要塞,那年秋天按照弗朗茨·勒福尔特和西蒙·佐默尔将军的计划加以改建了。城墙拓宽了,用木桩加固,外面挖了很深的护城壕,几个角上立起带有炮眼的坚固的炮塔。用柳条编成的梢捆和沙袋,掩护着一排铜炮、臼炮和独角兽炮。要塞中央造了一所可以容纳五百人的木建餐厅。大门高头的主楼上安着一套发出乐声的排钟。

游戏毕竟是游戏,要塞也许只是筑来玩儿的东西,可是必要的时候,它也可以用来坚守一下。从清晨到黑夜,那两个营(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营和谢苗诺沃营)一直在那片开阔的、割去了草的场地上操练;西蒙·佐默尔既不爱护他的喉咙,也不吝惜他的拳头。士兵们像装着发条的玩具似的操练着,把火枪举在前面。"立正!"士兵们立定了,用右脚跺了一下,随后屹然不动地站住了……"右肩向前——开步走! Vorwärts![1] 不对! Lumpen![2] 流氓! 听着!……"将军骑在马上,脸红得像火鸡。连现在成了军士的彼得,走过他面前的时候,也会挺身直立,害怕得眼睛都鼓得大大的。

从外侨区又请来了两个外国人,一个叫:弗朗茨·蒂默曼,他懂得数学和使用天文观测仪。另一个是年老的卡尔滕·勃兰特,他精通航海业务。蒂默曼开始教彼得数学和筑城学;卡尔滕·勃兰特拿一艘从伊斯梅洛沃村的仓库里找来的、能够在逆风中扬帆行驶的奇妙的小艇作为模型,着手造船。

---

① 德语:前进!

② 德语:废料!

领主们越来越频繁地骑着马从莫斯科赶来，想亲眼看看雅乌扎河畔到底在玩些什么游戏。那么多的钱、那么多从军械库里拿去的武器，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并不过桥，只是停在河对岸：前面，有个领主骑在马上，穿着一件贵重的大衣，又宽又厚，如同一床羽毛褥子，胡须活像一柄大笤帚，腮帮丰满极了；他后面是一些贵族，穿着三四件最名贵的长襟衣，一件罩一件。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待在那儿，一动不动。河的这一边，装着沙土或是筑工事用的束柴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地滚过去；士兵们在搬运木头；一个高高的三脚架上，有个沉重的木槌从滑车上升起来，随后噔的一声落在木桩上；铲子把泥土翻得乱舞乱飞。几个外国人拿着图样和圆规，走来走去；斧子铮铮地砍着，锯子吱吱地拉着，工头们拿着量尺跑来跑去。而且还有，——啊，天啊，圣徒啊！皇上也在那儿呢：他不是坐在镀金的椅子里，从高处眺望这种儿戏，不是的！他皇上却戴着一顶毛线的尖顶便帽，穿着一条外国款式的裤子，一件肮脏的衬衫，推着一辆独轮手车，打木板上小跑着过去……

站在前面的那位领主立即除下他用四十只黑貂制成的帽子，贵族们也摘掉帽子，隔着河岸深深地哈腰行礼。接着，大家都惊讶地望着……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从来都像一道牢不可破的城墙围在沙皇的四周，好生守护着，生怕有一颗尘灰或是一个苍蝇停在陛下的圣躬上。难得有这么几回，他们把他像活的神道一般簇拥到万民面前，摆出拜占庭式的种种古代豪华气派……可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皇上这是在干些什么呢？像是混在奴仆里头的一个奴仆，像是一个没用的傻瓜，在木板上跑着，好个不知廉耻的人，——嘴里还唧着个烟斗，吸着恶劣的烟草呢……根基被动摇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游戏，不是什么淘气事儿了……瞧嘛，河对岸那些奴仆都在龇牙咧嘴地笑呢！……

偶尔有这么个领主鼓起勇气，抖抖胡子，用发颤的嗓音大声说道：

“恕我冒昧直言，皇上，您尽管处罚我吧，可是我年纪老了，实在沉默不住了：这种光景，看看真是有失体统，有碍观瞻，而且是旷古未闻啊！……”

于是像竿子一样高高的彼得，就会爬到土城上去，眯缝着眼睛，嚷道：

"啊，是你啊！……听着……戈利岑写了些什么来着？他已经征服了克里米亚，还是没有呢？"

而在土城后面，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就会哄然大笑起来，俄罗斯人也一样，他们在一个跟皇上这么亲近的人面前，本来不作兴大嚷大叫，而是应当下跪的。有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有这么个领主会一不做二不休，执拗地继续他的净谏与责备："我曾经抱过你父亲，放在膝头上抚弄，为先皇白天黑夜守过灵，我家是留里克① 的后代，祖辈自己也当过大公。请你想一想我们的荣誉，别再干这种淘气事儿了，回心转意吧，到澡房里去，到教堂里去……"

"阿列克萨什卡，"彼得说道，"把引火线给我。"于是用一门二十磅的独角兽炮瞄了一下，他向那个领主射出一排豌豆子弹。佐默尔将军捧腹大笑，勒福尔特也笑起来，而沉默寡言的蒂默曼也温厚地微微一笑。又矮又胖的卡尔滕·勃兰特，满脸都是蹙皱的笑纹，仿佛一只烤熟的苹果，乐得浑身直打哆嗦。所有的外国人和俄罗斯人都会跳到土城上去，看那顶高高的帽子被打落，那个吓得死去活来的领主倒在随行的贵族们的胳臂里，马匹用后蹄直立起来，乱蹦乱踢。那天余下来的时间，他们就一直笑着，谈论着这件事。

他们管这个要塞叫做"普列什堡皇城"。

四

自从那天夜里把彼得送回寝宫以后，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就留在沙皇身边了。这小鬼又机灵又麻利，还善窥人意：他只消把鬈发一抖，身子一扭，撒腿飞奔，不大会儿事情就办妥了。他什么时候睡的觉，大家都弄不清楚，——他用手掌抹抹脸，脸就像盥洗过了似的：喜气洋溢，眼目清明，笑容满面。他身量差不多跟彼得一样高，只是

① 留里克是在帝俄罗曼诺夫王朝以前，从斯堪的那维亚过来统治俄罗斯的三兄弟之一。

肩膀还要宽些，腰身比较细些。彼得走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打鼓也好，放枪也好，用军刀砍树枝也好，他都不当一回事。装起怪相来，他真能惹人发笑；他会学熊，钻进蛀空的树干里去采蜜，遇见一群野蜂来进攻；或是学神甫，吓唬一个商人的妻子，叫她去做祈祷；或是学两个口吃的人吵架拌嘴……彼得笑得流出眼泪来，简直有点迷恋地瞅着阿列克萨什卡。起初，大家都以为阿列克萨什卡会成为宫廷里的侍从丑角。可是他的抱负却还要高些：他固然很会开玩笑，很会说俏皮话，可是有时候将军和工程师们聚集在一起，商量这件事情该怎么做，那件事情该怎么办，瞪着图样，彼得不耐烦地咬着指甲，阿列克萨什卡却会伏到什么人的肩膀上，让人家来不及把他赶走，就口齿快利地说道：

"这件事情该这样做，再简单也没有了。"

"啊—啊—啊！"将军们说。

于是彼得的眼睛突然发出光来：

"对！"

如果要赶办什么东西，阿列克萨什卡就拿了钱，飞身上马，跳过篱栅，穿过菜园，赶到莫斯科去，好像从地下长出来的一般，把急需的东西都办来了。过后他把账单交给尼基塔·佐托夫（"游戏兵团"的军需官），规规矩矩地叹一口气，哼哼鼻子，眨眨眼睛："随你怎么说吧，可是这里头虚报是一点也没有的……"

"阿列克萨什卡呀，阿列克萨什卡！"佐托夫会摇摇头。"谁听说过枞树干要值三阿尔丁？一阿尔丁是最多了……唉，阿列克萨什卡！……"

"如果不是急需，一阿尔丁本来也行了；可是这个比较贵些，因为是急需嘛。我把这批树干很快就弄到了，价钱所以要贵些，为了不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等得心焦呗……"

"哼，你这样诈骗偷盗，总有一天要被绞死的。"

"天哪，你干吗要凭空侮辱我，尼基塔·莫伊谢伊奇？……"阿列克萨什卡转过脸去，伤心地说，蓝漾漾的眼睛里挤出了眼泪。

佐托夫摆一摆手里的鹅毛笔，打发他走开：

"好，你走吧……这一回我相信你。可是得留神哪！……"

阿列克萨什卡被提升为彼得的侍从。勒福尔特在彼得面前称赞他道："这孩子有前途；他像狗一样忠心，像鬼一样聪明。"阿列克萨什卡经常跑到外侨区去看勒福尔特，回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不带一点礼物的。礼物，他喜欢极了，——不管是什么礼物。他穿的是勒福尔特的长襟衣，戴的是勒福尔特的帽子。他是第一个到外侨区去定购假发的俄罗斯人；那假发很大，是火红色的，每逢节日他就把它戴上。他把嘴唇和腮帮刮得很光，还敷了粉。有些仆人便尊称他为"亚历山大·丹尼雷奇"。

有一天，他把一个老成持重的青年带到了彼得跟前，那青年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一双崭新的树皮鞋，一副粗麻布的裹脚布，说道：

"明-赫尔茨[1]（阿列克萨什卡现在常常这样称呼彼得），让他把打鼓的本领显给您看看吧……阿廖沙，把鼓打打看吧……"

阿廖什卡·布罗夫金不慌不忙地放下帽子，从桌子上拿起鼓，眼睛望着天花板，露出一副烦闷的神色，随后像炒爆豆子似的打起来；他打出一阵集合鼓，又是一阵归营鼓，又是一支进行曲，后来又是一支快步舞曲，——嘿，真是了不起！他仿佛木头人一般站在那里，只有他的手和鼓槌在飞舞，快得简直叫人看不清。

彼得向他扑过去，抓住他的耳朵，惊奇地瞅着他的眼睛，吻了他好几次。

"到第一连当鼓手！……"

这样一来，阿列克萨什卡在营里就有了他自己的人了。当白天渐渐缩短，地上冻着薄冰，从低低的云层里落下雪糁来的时候，外侨区就开始举行跳舞会和有音乐的啤酒晚会。那些外国人通过阿列克萨什卡给彼得皇帝送来了请帖：漂亮的纸上，四周画着圆柱和葡萄藤，中间有个大肚子的裸体男人坐在一只桶上，上面是一个正在张弓射箭的裸体的孩子，下面是一个身旁搁着一柄镰刀的老头儿[2]。中间是用金色墨水写的邀请词：

---

① 德语 Mein Herz 的音译：我的心。

② 中间的是酒神，上面的是爱神，下面的是死神。

“怀着衷心的敬意，敬请您来喝一杯啤酒和跳舞，”可是请帖上的抬头却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彼得先生”。

暮色刚刚降临，阿列克萨什卡就把套着一匹马的小车赶到阶前（彼得因为自己个子太高，不喜欢骑马）。他们两个人一起溜到库奎区去。在路上，阿列克萨什卡说：

“刚才我到小酒店里，明－赫尔茨，订购您吩咐的淡啤酒，见了安娜·伊万诺芙娜……她答应今天夜里准定上那边去……”

彼得用鼻子大声地吸了口气，什么话也没说。有一股惊人的力量，吸引着他去参加这些晚会。包着铁皮的轮子在冻着冰的辙窝里辚辚地滚着，在黑暗中道路不容易看清楚，风在堤坝上那些光溜溜的树枝间呼吼。随后便是那亲切的灯光。阿列克萨什卡往黑地里定睛瞅了一瞅，说道：“往左，往左，明－赫尔茨，拐进巷子里去，这儿不好走……”温暖的灯光从低矮的荷兰式窗子里透出来。从圆圆的瓶形玻璃窗里可以看见很大的假发和女人们袒露着的肩头。音乐。一对对舞伴在跳舞。墙上那些装着镜子、插着三支蜡烛的烛台，投射出滑稽可笑的影子。

彼得不是轻易地走进去的，总是有点古怪地转动着眼珠；他个儿很高，脸色苍白，小小的嘴闭得很紧，突然出现在门口……颤动的鼻孔嗅到女人甜蜜的芳香、好闻的烟斗和啤酒的气味。

“彼得！”主人大声喊道。客人们都一跃而起，伸出欢迎的手向他走过来；仕女们朝这个古怪的青年——蛮族的沙皇行着屈膝礼，在深深地行礼的时候，露出她们那被硬扎扎的乳褡绷得高高的丰满的胸脯。个个人都知道彼得一定会邀请安欣·蒙斯跳第一支乡间舞。每一次她总是由于意外的喜悦，而涨得满脸通红。她出落得一天比一天美丽了。眼下正是这姑娘长得顶妩媚的时候。彼得早已学会了不少的德国话和荷兰话，她便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那不太连贯的、往往很急促的故事，不时还机智地插这么一两句嘴。

巨大的马刺铮铮地响了一下，有个漂亮的火枪手邀请她伴舞，这时候彼得的脸上笼罩着阴云。他拱着肩坐在一张小凳上，乜斜着眼睛望着安欣无忧无虑地跳舞，望着她那飞舞的裙子，旋转着的淡褐色头发和她那靠向火枪手的脖颈。脖颈上带着一颗系在一条丝绒绦带

上的小小的金鸡心。

他的心痛极了：她是那么招人疼爱，那么难以接近地叫人迷恋啊。

阿列克萨什卡跟那些由于年龄关系只好闲坐在墙边的、可敬的太太们跳着舞。漂亮的阿列克萨什卡用劲地跳着，直到浑身流着大汗才停下来。快近十点钟，青年们都出去了，安欣也不知去向了。贵宾们坐下来用晚餐，吃血肠子，填馅儿的猪头和烧得很好的“土苹果”，这东西既十分好吃，又容易吃饱，名字叫做土豆……彼得痛快地吃着，喝着啤酒，而且把苦恋的痴迷心情摆脱以后，还咬着萝卜，吸着烟草。黎明以前，阿列克萨什卡扶他坐上双轮马车。黑糊糊的田野上又刮起了凛冽的寒风。

“我巴不得有一所磨坊，或是一所制革厂，像蒂默曼那样……那才好呢……”彼得说道，抓住马车的铁栏杆。

“这又有什么可以眼馋的呢？……抓牢，这里有一条沟。”

“傻瓜！……你看看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比我们好多了……”

“要是您真有这种想法，那您可以结婚了……”

“闭嘴，我揍你……”

“慢着……我们又走错了路了……”

“明天，我又得回答妈妈的盘问，又得到澡房里去，去做忏悔，去领圣餐，——你把自己弄脏了……明天，我又得上莫斯科去，——再没有比这件事更使我憎恨的了……穿上皇袍，半天做祈祷，半天跟哥哥坐在宝座上——索尼卡坐在我们的上首……瓦涅奇克[1]哥哥的鼻息可实在难闻。还有那些领主睡眼惺忪的丑脸，——我恨不得踢他们一皮靴……可是我得沉默，得忍耐……沙皇！他们要宰了我，我知道……”

“您不应该这么想，我看您准是喝醉了。”

“索尼卡是一条毒蛇……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人都是一些贪馋的蝗虫……我忘不了他们的军刀和长矛……他们曾经想把我从殿门前抛下台阶去，人们那个喊声也可怕极了……你记得吗？……”

---

① 皇兄伊凡的小名。

“记得！”

“瓦西卡·戈利岑在草原上损折了一支军队，现在他又奉命开到克里米亚去了……索尼卡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人们等他带着军队回来，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们手里有十万大军……他们要下令士兵对付我，他们敲起了警钟……”

“我们可以躲在普列什堡不出去……”

“他们已经放过一次毒药，企图把我弄死……还派来过一个人，藏着一柄刀子。”彼得跳起来，向周遭望了望。四下里都是黑洞洞的，没有一星灯火。阿列克萨什卡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将他拉回了座位。“他们该死，他们该死！”

“驾！……到堤坝了。”阿列克萨什卡用缰绳抽了一下牲口。白柳树呼呼地吼着。那匹健壮的马把他们带到了峻峭的岸坡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灯光在远处显出来了。“尽管打警钟，明－赫尔茨，射击军官兵现在也鼓动不起来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您随便去问哪一个都行。您去问问阿廖什卡·布罗夫金，他是在那里待过的……他们对您的姐姐也不太满意呢……”

“我要把你们统统撂到魔鬼那儿，我自己跑到荷兰去。我宁可当一个钟表匠……”

阿列克萨什卡吹了下口哨：

“那您就一辈子也不会再看见安娜·伊万诺芙娜了。”

彼得朝膝盖弯下身去。他突然嗽了几声，笑起来了。

阿列克萨什卡乐滋滋地哈哈大笑着，往马身上抽了一鞭子。

“要不了多久，您妈妈就会叫您结婚的……一个结了婚的人，不用说，自己就好做主了……忍耐一些，您不会再等多久的……唉，可惜她是德国人，又是个新教徒……要不，哪里还有比这更好、更简单的事呢……呃？……”

彼得朝他靠拢一点儿，嘴唇冻得直哆嗦，在黑暗里竭力想看清楚阿列克萨什卡的眼神……

“为什么不行？”

“想得倒好！让安娜·伊万诺芙娜当皇后吗？那您就等着人家敲警钟吧……”

五

只有在星期天，安欣那迷人的裙子才在舞池中旋转，——酒宴和娱乐每星期只有这么一次。到了星期一，库奎区的居民便都戴上毛线帽，穿上棉坎肩，如同蜜蜂一样干活了。他们对劳动十分尊重：不管是商人或是普通的手艺人，提起它时他们总是恭恭敬敬地竖起一根指头，说："每一个人都靠诚实的劳动来挣他的面包。"

星期一早晨，天还蒙蒙亮，阿列克萨什卡就把彼得唤醒，告诉他卡尔滕·勃兰特跟那些老师傅和徒弟都已经来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一座大殿，已经改成了造船作坊：卡尔滕·勃兰特正在照着阿姆斯特丹的蓝图制造船舶的模型。德国老师傅以及奉旨从最机灵的宫廷近侍和游戏兵团的士兵当中选拔出来的徒弟们，刨着，镟着，钉着，往大桡船和军舰的小小模型上涂焦油，装缆索，缝风篷，雕饰物。在这儿，俄罗斯人还学习数学和几何学。

梦悠悠的宫殿里，响起了锤打声，像市集里那种嘈杂的叫喊声，歌声，彼得的刺耳的大笑声。宫里的老婆子们都吓呆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便搬进了一座最偏远的边殿，在那氤氲的炉香和闪烁的长明灯光中，常常想起彼得鲁沙，为他祈祷。

通过一些心腹的宫女，克里姆林宫里的事她统统都知道。"索尼卡又在星期五大吃其鱼了，她竟一点也不怕罪过……有人给她从阿斯特拉罕运来了好几车的鲟鱼，有一丈长的。可是她连挺坏的小鱼也不送你一条，娘娘……她变得很吝啬，婢仆们都快让她给饿死了……"她们又说，因为思念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索菲娅把一个有学问的修士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招进了她的寝殿，他有几分像花花公子，又是一个天文学者：穿着一身绸法衣，挂着一个钻石十字架，手上戴满戒指；他胡子剪得很短，黑得像乌鸦一般，身上散出一股好闻的味道。他随时走进索尼卡的寝殿，两个人待在那儿使魔法。西尔韦斯特尔趴在窗台上，从望远镜里望着星星，把符号记下来，随后将手指按在鼻子上，念出这些符号，索尼卡朝他弯下身去，不住地

问："嗯，什么？嗯，什么？"……上一天，有人看见他拿了一小袋脚印上的泥、骨头和幼根进去，随后点起三支蜡烛，喃喃地念着咒语，把一个什么人的头发放在蜡烛火上烧了……索尼卡浑身打抖，眼睛突出，脸色发青，坐在那儿，活像一具死尸……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捺响着手指，朝那个通风报信的人伛过去，小声问道：

"他烧的是谁的头发？是不是深色的？"

"是深色的，太后殿下，皇天在上，确确实实是深色的！"

"是鬈的吗？"

"正是鬈的……我们大家都在寻思：那会不会是我们的主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头发？……"

这个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她们说他把起源于已故波洛茨克的西梅翁① 和耶稣会教徒的崇拜面包的邪说教导人家。他著过一本叫做《灵粮》的书，叙述而且主张面包化为圣体，不是在神甫念到"因此做吧"，而只是在念到"拿吧，吃吧"的时候。全莫斯科的人，不论穷富，在皇宫里和在市集上现在都在谈论和争辩这个面包问题：念到哪一句它才化为圣体？大家都弄得头昏脑晕，不知道该怎么样祈祷才能够及时赶上化体。于是有很多人就从这种异端邪说转到分裂派方面去了……

火红色头发的菲利卡神甫在莫斯科活动，每逢人们聚拢在他周围的时候，他就发狂地嚷嚷起来："我奉上帝的派遣，来教给你们真正的信仰。使徒彼得和保罗都是我的亲戚……我来吩咐你们用两个指头、而不是用三个指头画十字；三个指头里住着基卡魔鬼，那是嘲弄侮蔑；整个地狱都在那里面，——你们却用嘲弄侮蔑来画十字……"许多人一下就相信了他的话，心里惶惑起来了。而且用什么计谋也抓他不到呢。

为克里米亚远征而征收的捐税把个个人都弄穷了。据说为了第二次远征，老百姓的最后一张皮都会给剥掉的。村庄和市镇，人都走空了。老百姓成千成千地逃到了乌拉尔山后面，逃到了滨海区，逃到

---

① 波洛茨克的西梅翁（1629—1680），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社会活动家，教会作家。

了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一带。还有些人，那些分裂派教徒，正在期待反基督者，——有人已经亲眼看见过他了。分裂派的传教士从这个村落走到那个农庄，劝告大家把自己活活地烧死在谷仓里和澡房里，说是这样做，他们的灵魂至少可以得救了。他们还嚷道，沙皇、总主教和所有的僧侣都是反基督者的使节。他们困守在修道院里，跟沙皇的军队作战，这些军队是被派来要把他们戴上镣铐押解回去的。在帕列奥斯特罗夫修道院里，分裂派教徒杀死了两百名射击军，看看再也打不下去了，便关在教堂里，把自己活活地烧死。在靠近赫瓦雷斯克的山坳里，三十个分裂派教徒待在一间谷仓里，用草耙堵起来，放了把火，也把自己活活地烧死了。在靠近下诺夫戈罗德的森林中，也有人把自己烧死在木房子里。在顿河流域，麦德维季察河上，有个名叫库兹马的逃亡者，自称教皇，对太阳画了个十字，说道："我们的上帝在天上，因为地上再也没有什么上帝了；地上有的是反基督者——莫斯科的沙皇、总主教和领主们都是他的仆人……"哥萨克人都投到这个教皇那儿，相信了他的话……整个顿河流域都骚动起来了。

这些流言蜚语把个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吓得死去活来。彼坚卡却自顾戏耍玩乐，一点也没察觉到正在头顶上聚拢来的乌云。老百姓已经忘掉了恭顺与畏惧……他们可以活活地扑到火里去，这样的人民怎么能不叫人害怕啊！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想起斯坚卡·拉辛的流血暴动，就浑身打抖……仿佛那只是昨天的事……那时候，他们也期待过反基督者，而斯坚卡手下的头目们也用两个指头画十字。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心慌意乱，瞅着彩色长明灯的小小的火苗，哼了一声，跪下去，让脑门久久地贴在磨破的毯子上……

她暗自寻思："应当给彼得鲁沙娶媳妇了，——他已经长得那么高，老是抽搐，还要喝酒，——他一直跟外国的太太们和姑娘们厮混在一起……娶了媳妇，他就会定心了……那时候，只要我能够同他跟年轻的皇后到各修道院去朝拜，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幸福，赐给我们尅制索尼卡的魔道的法术，赐给我们抵御人民的狂暴的力量就好了……"

结婚,应当让彼得鲁沙结婚了。以前,御前大臣们进来朝见的时候,他还能在有点儿倾圮的朝觐殿里他父亲的宝座上坐上这么一个钟头。可是现在,却总是:“我没有空……”他们在朝觐殿里放上一只盛着两千担水的大桶,让小船在里面航行,用风箱鼓动风篷,用真正的火药放射大炮。宝座已经给烧焦了,一扇窗子也被打破了。

太后向她的弟弟列夫·基里洛维奇诉苦。他没精打采地叹了口气:“哦,姐姐,给他娶个媳妇吧;那样做,不会把事情弄得更坏的……洛普欣家,也就是侍臣拉里翁·洛普欣,有个姑娘叫叶夫多基娅,正巧到结婚的年纪;她正是豆蔻年华,今年十六岁……洛普欣家的人全喜欢大声说话,可是他们族里人多,而且境况也不好……他们对你会像狗一样忠心的……”

初雪下降的时候,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借朝圣的名义,动身到新圣母修道院去。一个心腹宫女给洛普欣家暗示了一下,于是他们族里就有四十个人赶到了修道院,把个教堂差不多挤得水泄不通。这些人都是矮矮的,瘦瘦的,气势汹汹的,眼睛都直瞪着太后。吓得半死的叶夫多基娅,也给载在一辆遮着车篷的雪橇里,十分仔细地送来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准许她吻一吻自己的手,上上下下地朝她打量着。她还把她带到圣器室,只有她们两个人,便又暗中将她浑身上下察看了一遍。那姑娘很中她的心意。可是那一次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离开了修道院。洛普欣家的人,眼睛里都露出激动的神色……

在这种种的悲伤与忧闷当中,只出现了一件喜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堂兄弟,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已经从波尔塔瓦附近的克里米亚军队中回来,在摄政王的生日那一天,也去圣母升天大教堂做了祈祷——当着索菲娅的面喝了个酩酊大醉,后来在餐桌上又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臭骂了一通。“他在全欧洲人面前丢尽了我们的丑。他不该带领什么军队;他应当坐在凉亭里,把他那种美妙的思想写在笔记本上。”他还谩骂而且羞辱了那些御前大臣,说道:“你们用肚子来思维,你们的眼睛都给陷在脂肪里了;只要不是太懒,谁都可以赤手空拳地把俄罗斯拿过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常常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来了。

看着普列什堡的建设，看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两个营的操练，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像别的领主那样冷笑摇头，而是很感兴趣，大加赞扬。参观造船工场的时候，他对彼得说：

"罗马人当年在阿克齐乌姆掳获了海盗船，不知道该怎么办，便把它们的铜船头截下来，钉在讲坛上，也就是说钉在圆柱上。可是等他们自己学会了制造和装备船舶的时候，他们就征服了海洋，而且还征服了全世界。"

他跟卡尔滕·勃兰特作长谈，考察他的学识，还建议游戏造船厂不妨建立在离莫斯科一百二十俄里的佩列亚斯拉夫湖边。他给造船工场装来了一车拉丁文图书，包括图样，铜版画，荷兰城市、造船厂、船舶、海战图画。为了翻译这些图书，他又送给彼得一个有学问的黑人侏儒，名叫阿布拉姆，还有他的两个伙伴托莫萨和谢卡，也是侏儒，一个身长二十俄寸，另一个身长三十俄寸又四分之一，都穿着古里古怪的长襟衣，戴着插有孔雀毛的头帕。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既有钱，又有势，还有特别灵敏的头脑；论学问，他并不比他的堂兄弟差，可是他生来酷爱纵酒，而且顶喜欢嬉游作乐和笑闹的伙伴。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起初有点怕他，疑心他也许是索菲娅派来的。因为这样一位显赫的贵人，凭什么要离弃强者而来迁就弱者呢？可是那辆宽敞的轿车，套着四匹马，后面坐着两个吓人的黑人，却没有一天不是轰隆隆地驰进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院里来。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首先总是吻一吻太后的手。他脸色红润，鼻子很大，眼睛底下颤动着两块肿糊糊的垂肉，从那向上翘起的唇髭和剪齐后分开的小胡子里发出来一股麝香的味道。一看见他的牙齿，谁都禁不住会微笑：它们是那么白净，那么令人欢快……

"请问您睡得怎么样，太后？是不是又梦见了独角兽？我老是来打扰您……惹您讨厌啦，请原谅……"

"别说这种话了，爵爷，看见你来，我们总是很高兴的……听到莫斯科那边什么消息没有？"

"沉闷得很，太后，克里姆林宫沉闷透了……宫院里到处结满了蜘蛛网……"

“你说的是什么话啊？哪有的事……”

“各处宫殿里，领主们都在长凳上打盹。沉闷死了！……情况糟得很；谁也没有一点敬意……摄政王已经三天不露面了，她幽居在……我闯到了伊凡皇上那儿，想去亲亲他的手，——陛下穿着狐皮袄，登着毡靴，躺在暖炕上，十分忧郁。‘为什么，鲍里斯，’他对我说，‘我们这儿这样沉闷？风在烟囱里咆哮，那么怕人。这到底是什么兆头啊？……’”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终于看出他原来只是在说笑话。她瞅了他一眼，笑了……

“只有在您这儿，太后，劲头才鼓得起来……您生下了一个好儿子，包管比什么人都聪明，等着瞧吧……他有一双清醒的眼睛呢……”

等他走了以后，好久好久，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眼睛还熠熠发光。她很兴奋，在那小小的寝殿里走来走去，想着想着。这好比在一个阴暗的雨天，从飞驰着的云层里突然露出一角青天，预许着阳光的普照。要是这些雄鹰都从她那儿飞走的话，那么索菲娅的那把龙椅就坐不长了……

彼得很喜欢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一来到，彼得就会跟他亲嘴，同他商量许多事情，问他要钱，而公爵呢，什么事都从来不加拒绝。他常常怂恿彼得带了他的将军、老师傅、内侍和侏儒们到库奎区去游玩和胡闹，还想出许多别致的娱乐。不止一次，他老酒喝得热呼呼的，跳起来，一条眼眉往下搭，另一条眼眉往上挑，牙齿亮闪闪，鼻子红通通……于是他用拉丁文背诵维吉尔① 的诗句：

> 让我们赞美众神，他们慷慨地用佳酿灌满了酒杯，用欢乐注满了人心，用精美的食物填满了灵魂……

彼得着了魔似的瞅着他。风在窗外呼吼，掠过几千里的平原、森林和沼泽，却把没有烟囱的农舍的麦秸卷走，把喝醉了酒的农民吹倒在雪堆里，把坍塌的钟楼上那只冻着冰的钟刮得丁当直响……而这

---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罗马诗人，著有《牧歌》和史诗《埃涅阿斯记》等。

儿，却是蓬松的假发，通红的脸，氤氲的烟从长烟斗里喷出来，蜡烛毕剥作响。喧闹。欢乐……

“这种闹酒的大集会必须使它巩固下去！”彼得吩咐尼基塔·佐托夫草拟一道诏书：“从今天起，每逢星期日，所有的醉汉和酒徒聚集一次，大伙儿礼赞希腊的众神。”勒福尔特建议大家不妨聚集在他家里。于是这就成了一个惯例。佐托夫是一个最不可救药的酒徒，这一下被晋封为大法师，把个酒瓶用链子系起来吊在脖颈上。他们让阿列克萨什卡不成体统地光着身子，骑在一只啤酒桶上，他还唱些歌，叫大家听得肚子都笑痛了。

这样闹酒的谣言，一传就传到了莫斯科。领主们吃惊地窃窃私议：“库奎区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到底把皇上弄成了一个酒鬼；他们亵渎神明，都被恶鬼迷上了。”一个规规矩矩的老臣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赶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向彼得叩了个头，用讲究词藻的古代斯拉夫语直言进谏：必须注意那作为俄罗斯立国之本的拜占庭的恢弘气派与敬神礼仪，足足讲了一个钟头。彼得闷声不响地听着（他正在膳殿里跟阿列克萨什卡下棋；天色已经是黄昏了。）。随后他把棋盘推开，来回地踱着，咬着手指上的肉刺。公爵还在说下去，卷起了厚重的皮大衣的袖管。胡子那么长，形容那么干瘪……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讨厌的幽灵，一种牙痛病，一件无聊东西！彼得朝阿列克萨什卡的耳朵弯下腰去，阿列克萨什卡便像猫一样打着鼻响，笑着出去了。一会儿，牲口已经给牵到了门前，彼得就吩咐公爵坐上雪橇，带他一块儿上勒福尔特家去。

在餐桌上，尼基塔·佐托夫坐在一把高背椅子里，头上戴一顶纸糊的皇冠，一只手里拿一个烟斗，另一只手里拿一个鹅蛋。彼得一点也没笑，向他拜了一拜，请他祝福，大法师便一脸严肃地用烟斗和鹅蛋为他祝福。于是所有的人（有二十来个）一齐用瓮声瓮气的鼻音唱着赞美歌。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生怕在皇上面前显得失礼，便偷偷地在皮大衣里面画了个十字，还偷偷地吐了口唾沫。可是后来有个赤身裸体的人，拿着酒杯爬到了酒桶上，而全俄皇帝与大公又用手指指着他，放直嗓门说道：“这是我们的酒神巴克科斯，我们应当向他膜拜，”这时候，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面无人色，浑

身摇晃起来。这老头儿被抬到雪橇上，已经人事不省了。

从那天起，彼得就管这个佐托夫叫做“至醉的教皇”，巴克科斯神的大司祭，管那些在勒福尔特家的欢聚叫做“最疯狂、最酩酊的集会”。

这个风声也传到了索菲娅的耳朵里。她勃然大怒，派了一个亲信领主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去跟彼得谈话。他心事重重地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回来了。

他向摄政王禀报道：

“那边干了许多淘气事儿和玩乐事儿，可是也办了许多正经事儿……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人并没有打瞌睡……”

仇恨与恐惧揪着索菲娅的心。好像还没来得及定神看一看，那只小狼已经长大了……

六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出人意外地从波尔塔瓦回来了。天还只蒙蒙亮，皇宫的门厅和走廊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一片嗡嗡的声响，如同一个蜜蜂窝。索菲娅一夜没有睡觉。那件绣着金线、钉着珍珠网的礼服（重量在一普特以上），那条装缀着红宝石、绿宝石和钻石的披肩，还有那项圈和金链子，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肩上。她坐在窗子前面，嘴唇紧闭着，为了不让它哆嗦。一个名叫韦尔卡的亲信宫女，在结着冰花的玻璃窗上哈了口气：

“亲爱的娘娘，他来啦！”

她一把抓住长公主的臂肘，索菲娅便往窗外望去：六匹黑圆斑灰马踏着隔夜的积雪，从尼科利斯基门疾驰而来，马头上都有羽饰，丝绒马套上都有抹地的银丝穗子；几个穿白色长襟衣的仆从，在马前奔跑着，一边喝道：“让路啊！让路啊！”在那辆遮着锦缎的、低矮的雪橇旁边，飞驰着几个穿钢胸甲、披短大氅的军官。这一行人马在宫殿正门前的台阶下停住了。贵族们摩肩接踵地挤撞着，冲过去把公爵从雪橇上扶下来……

摄政王差一点昏过去。韦尔卡又把她扶住了：“她多么思念他

啊，可怜的心！"索菲娅嗓音嘶哑地说道：

"韦尔卡，把那顶莫诺马赫皇冠拿给我。"

她升上了多棱宫的御座，才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见面。枝形灯架上的蜡烛都点亮了。领主们坐在长凳上。戈利岑站着。他穿戴得十分豪华，可是仍然有种虫蛀般的样子：胡须和唇髭都蓄得很长，眼睛凹陷下去，脸色黄蜡蜡的，稀稀的头发平塌塌地伏在脑瓜上……

索菲娅好容易把眼泪忍住了。她把一只被袖管箍得紧紧的、胖乎乎热烘烘的手从椅子把手上举起来。公爵跪下去，吻了吻它，其实只是用他那变得粗糙了的嘴唇碰了一碰。这不是她原先所指望的，于是她怔了一怔，仿佛预感到灾难要临头了……

"我们很高兴看见你，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公爵。我们要问候你的健康……"她轻轻地嗽了嗽喉咙。"对我们托付你的事，上帝有没有垂怜啊？……"

她满身金器，肥肥胖胖，红红润润，坐在她父亲那嵌着鱼牙齿的宝座上。按照宫廷的礼节，四名御前侍卫，——都是温文尔雅的青年，穿着白衣服，戴着貂皮帽，拿着小银斧，站在她背后。领主们如同天国里的圣者，拱卫在御座平坛的两侧，那平坛有着三级台阶，都铺着紫红色的呢子。一切都按照拜占庭皇帝的古礼，仪式进行得肃穆极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跪在那儿，低垂着头，张开了手臂，听着……

索菲娅的话说完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起来，答谢她的仁慈的面谕。两名殿监严肃地给他端来了一把折椅。该他启奏那件最重要的事——他这次回来的原因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用探究和怀疑的目光瞟了下那一排排熟悉的脸。那些圣像一般瘦削的、紫铜色的、恶狠狠的、懒惰得虚胖的、额头上带着皱纹的各式面孔，拉得长长的，等着戈利岑公爵想要搜括他们钱袋的发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开始转弯抹角地讲了一番话……"我，你们诸位陛下、圣上与大公的奴才和仆人，向诸位陛下百拜恳求，请诸位陛下跟从前一样，今后也赐给我，诸位陛下的奴仆瓦西卡和我的同僚们以恩典，吩咐把圣洁的圣母、慈悲的女王、永恒的童贞女马丽亚的圣像从顿河修道院里请出来，送往皇家不可征服的、战无不胜的军队，以便让最纯

洁的圣母亲自率领诸位陛下的军队,庇护他们避免一切的灾祸,显出对敌人的光荣的胜利与神奇的征服……”

他啰里啰嗦地讲了一大篇。由于闷热和领主们的臭汗所形成的雾气,那淌着烛泪的蜡炬周围都浮出了一圈圈的光晕。他把顿河圣母的圣像的事奏罢以后,领主们例行公事地商量了一下,作出决定:圣像不妨送去。大家释然地舒了一口气。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这会儿更有把握了,便把话题转到那件最最重要的事情上:军队已经三个月没有关饷了。那些外国军官,例如帕特里克·戈登上校,就很生气,他们拒绝接受铜币,要求发放银币,或者至少改发黑貂皮……士兵们的衣服都已经穿烂了,又没有毡靴,全军都穿着树皮鞋,而且连这种鞋也还缺少……可是,二月里他们就要出阵了。另一次丢人的灾祸一定要避免。

“你要向我们要多少钱?”索菲娅问。

“五十万银币和金币。”

领主们吃惊地喘了口气。有些人连手杖和拐棍都掉在地上了。大家闹哄哄地骚动了一阵。他们跳起来,用衣袖拍拍腰肋,愕然地喊道:“哎呀呀!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望着索菲娅,她用火辣辣的眼色回看着。他便继续说下去,胆子更壮了:

“两个从华沙来的人,耶稣会修士,到过我的营里。他们带着法兰西国王颁给他们的信任状。他们提出一项重大的建议。陛下(他欠起身,向索菲娅行了个礼。),从这件事情里可以得到不少的利益……他们是这样说的:近来海盗横行,法兰西船只航行世界各地很危险,许多货物都白白地损失了。可是穿过俄罗斯国土前往东方的道路,却是既直接又便捷——前往波斯、印度和中国。他们说:贵国反正没有工具来装运你们的货物,你们莫斯科的商人们又没有钱。而法兰西的商人却很富有。还是不要封闭你们的国境,让我国的商人穿到西伯利亚以及更远的、他们爱去的任何地方去。他们会在沼泽中开辟道路,会树立里程碑,会兴建驿站。在西伯利亚,他们会收购皮货,用黄金支付价款;如果发现矿藏,他们会动手开采。”

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老公爵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便岔断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话,说道:

"库奎区那些异教徒，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摆脱，你倒又想让那些新的异教徒成为我们的累赘了！……正教这一下可就完蛋啦！……"

"在先帝手里，我们好容易摆脱了英国人，"杜马贵族博博雷金嚷道，"现在，难道我们又要向法国人屈服吗？……没有那样的事。"

另一个人，季诺维耶夫，狂暴地说道：

"我们必须站稳脚跟，彻底摧毁外国人那种长时期来的骄气……坚决不把我们的工商业交给他们……一定要使他们变得谦逊驯顺……我们是第三罗马① ……"

"对，对！"领主们嚷嚷起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向四周望了一望；他气得眼里闪光，鼻翼哆嗦……

"我对国家利益的关心，并不比你们差(他扬起了嗓音)……我这胸口……(他用戴满戒指的手拍了拍锁子甲)当我听到法兰西的大臣们怎样侮辱我们的使节多尔戈鲁基和梅舍茨基的时候，我就用指甲扯我这胸口……可是空着双手去借钱，无怪他们要失面子了……(许多领主大声地喘着气)如果他们带点好处去给法兰西国王，那么三百万里夫尔一定早已搁在我们的国库里了。那两个耶稣会修士对着福音书起誓：要是陛下同意他们的建议，杜马也表示赞成的话，他们可以用脑袋来担保，在春季以前我们准会得到那三百万里夫尔。"

"好吧，列位公卿，大家把这件事考虑一下，"索菲娅说。"这是一件大事。"

说说是容易的：把这件事考虑一下……的确有过一个时候(那是在大乱以后)，外国人像鹞鹰一样往俄罗斯扑下来，抢去了工商业，把样样东西的价钱都压低了。地主们不得不像白送一般出卖他们的亚麻、大麻和麦子。而且正是他们这批外国人教会了俄罗斯人穿西班牙丝绒、荷兰亚麻布、法国绸，乘轿式马车，坐意大利椅子。在先帝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他们甩脱了外国人的枷锁。"我们自

① 根据伊凡雷帝的说法，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以后不会再有第四罗马。

己会从海道输出我们的商品。”他们从荷兰请来了一位内行技工卡尔滕·勃兰特，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把一艘“雄鹰号”海船造成了。可是事情就在那里停顿下来，因为找不到有航海本领的人。再加钱也不够，而且麻烦又多。“雄鹰号”碇泊在靠近下诺夫戈罗德的伏尔加河里，慢慢地烂掉了。而现在，那些外国人又想偷偷地溜进来，把胳膊齐臂肘插进俄罗斯人的口袋里……怎么办呢？跟可汗作战，需要五十万卢布。没有这笔钱，戈利岑是不肯走的……用三百万来引诱他们，他这种做法才巧妙呢！大家想着想着，汗都流出来了……

季诺维耶夫一把抓着自己的胡子，说道：

“为什么不在各市镇、各大村子里征收一项新的捐税呢？……喏，譬如说，食盐税？……”

机灵透顶的老头儿沃尔孔斯基公爵答道：

“树皮鞋还没有收过税啊……”

“对，对！”领主们闹哄哄地嚷嚷起来。“一个农民每年算它穿破十二双树皮鞋，每双课税一戈比，那我们就可以把可汗打败了！……”

领主们都觉得松了一口气。事情已经解决了。有些人抹了抹汗水，有些人转动着手指，气也透过来了。还有些人因为心里一轻松，就往厚皮大衣里放了个臭屁。他们用这套巧计战胜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可是他依旧不肯认输，便不顾朝廷上的礼节，一骨碌跳起来，抡了抡手杖。

“全是些疯人！叫化子！你们都把珍宝丢进污泥里去了！饿着肚子，你们却把递给你们面包的手推开了……这算是什么啊？难道上帝把你们的头脑弄糊涂了不成？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里，其中有几个比我们的一省还要小些，商业都很兴盛，人民都很富裕，个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利益……惟独我们，却睡得像死人一般……仿佛发生了瘟疫，老百姓不顾死活地四散逃亡……森林里净是一帮帮的盗匪……就连他们也都走散了，谁也不知道到了哪里……要不了多久，俄罗斯这片土地真可以称做荒漠了！那时候，瑞典人、英国人、土耳其人都可以来占领啦……”

万分懊恼的眼泪，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对绿莹莹的眼睛里

涌出来。索菲娅的指甲掐着御座的把手，她把身子往前伛，腮帮搐动着。

“用不着让法兰西人进来，”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瓮声瓮气地说。索菲娅把眼睛直愣愣瞪着他。领主们静下来了。他这边那边地摆动着肚子，为了要滑出长凳的边缘，随后他站起来了：短短的腿，宽宽的背，光光的头发，小小的脑袋深深地埋在肩膀中间。一双黑黝黝的外斜的眼睛看着叫人心头发冷。他最近才剃掉了胡子；唇髭往上翘着，鹰嘴鼻吊在两爿厚厚的嘴唇上。“我们不需要法兰西商人：他们会把我们最后的一件衬衫都剥掉……是的……可是，前不久我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朝见了皇上……玩乐啊，淘气啊……一点不错……可是有些游戏也是富有智慧的……德国和荷兰的技师、造船工、军官，那儿都有，他们都深通业务……他们有两个团——谢苗诺沃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我们的射击军怎么也敌不过他们。我们不需要外国商人，可是没有外国人我们也办不了……我们必须创办自己的铁工厂、亚麻布纺织厂、皮革制造厂、玻璃厂……我们必须兴建锯木材的磨机，如同库奎区里那样。我们必须创建一支舰队；我们就需要这样做。至于你们要征什么树皮鞋税……见你们的鬼，那就由你们去征吧，不干我的事……”

他仿佛生气似的晃了晃那张唇髭翘起的胖脸，倒退着往长凳上坐下了……那一天，领主杜马临了儿也没有作出什么决定……

七

一个严寒的晚上，许多客人聚集在那家小酒店里。有个愣头傻脑的仆人，一个劲儿地把白桦树柴往壁炉里添。“啊，你这儿可真暖和，蒙斯！”客人们在掷骰子，在玩纸牌，在谈笑，在唱歌。约翰·蒙斯打开了第三桶啤酒。他把棉坎肩一撂，光穿一件绒衣站着。他的脖颈紫盈盈的。“嗨，约翰，你还是到外面寒气里去凉凉吧，你血气太旺了。”蒙斯漫不经心地笑了笑；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仿佛很遥远，眼泪在他眼睛里涌上来。他伸手去抓十杯啤酒，可是他举不起，让啤酒都泼出来了。一股懒劲在他浑身

上下展布开来。他推开门，走到外面寒气里，靠在遮篷底下的一根柱子上。冰冷的月亮高高地挂着，周围有三圈很大的虹晕。空气里弥漫着闪闪烁烁的霜针……地面上，树丛上，屋顶上，一片白雪。异乡的大地，异乡的天空，死神躺在一切东西上面。他呼吸急促……什么东西向他越逼越近，那个速度简直难以想象……唉，他只要能够再看一看故乡图林根就好了！——一个舒适的小镇坐落在那儿湖畔群峰中间一条峡谷里……眼泪顺他腮帮扑簌簌地流下来。彻骨的痛楚揪着他的心……他摸索着门，好容易把它推开了，里面的烛光和客人们摇摇晃晃的脸在他看来仿佛都是灰蒙蒙的。他胸脯一阵掀动，勉强挤出一声惨叫，便倒在地下了……

约翰·蒙斯就这样去世了。他的暴死，使所有的德国人都久久地感到悲痛和惊讶。他身后留下一个寡妻玛蒂尔德，四个子女和三爿铺子：那个小酒店，还有一座磨坊和一爿珠宝店。大女儿莫杰斯特，谢天谢地，总算已经在那年秋天嫁给一个高尚的人，费多尔·巴尔克中尉了。剩下的几个孤儿女便是安娜和两个小的：菲利蒙和威廉。事情往往是这样，一家之主死了以后，发现境况原来并没有过去表面上那么好；借据找出来了。为了偿付债务，磨坊和珠宝店不得不出盘了。在这些愁急的日子里，勒福尔特帮了她们很多忙：替她们出钱，替她们出力。连着酒店的那所房子，仍然归寡妇所有，玛蒂尔德和安娜现在就在那儿日日夜夜地流着悲痛的眼泪。

八

“妈妈，是你派人来找我的吗？”

“坐下来，我的小天使，彼坚卡……”

彼得一屁股往凳子上坐下了，带着怒悻悻的神色，往四下里打量着母亲的寝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坐在他对面，慈祥地微笑着。啊，他身上多么脏哪！衣服也给撕破了，一根手指上包着一条破布，头发蓬乱得什么似的。不安的眼睛底下显出两道黑影……

“彼得鲁沙，我的小天使，不要生气。听我说啊……”

“我在听着嘛，妈妈……”

"我要给你娶亲……"

彼得猛一下子跳起来,摆动着胳臂,从闪闪烁烁的长明灯那儿跑到门口,又从门口跑回头,穿过整间屋子。随后他坐下了,脑袋摇动着……他把一双大脚的趾头弯向里面。

"娶谁?"

"我给你找到了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媳妇儿,——一只小白鸽……"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朝她儿子伛下身去,摸摸他的头发,想瞅一瞅他的眼睛。他的耳朵热辣辣地涨红了。他从她的手底下钻出来,又跳起来说道:

"我没有工夫,妈妈……我实在忙得很……好吧,如果你一定要给我娶亲,那就给我娶吧……我心里还有别的事呢……"

他出去了,人瘦瘦的,背驼驼的,肩膀擦了下门框,往走廊里疯也似的跑去了。远远地,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第 四 章

一

伊瓦什卡·布罗夫金(阿廖什卡的父亲)赶着一乘雪橇,里面堆着冻了冰的家禽、面粉、豌豆和一桶子卷心菜,顺着积雪的道路,来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这是解交瓦西里·沃尔科夫的实物租,——管家把这些东西从村子里收来了,为了不让它们烂掉,才吩咐伊瓦什卡送到主人家在当差的地方,凭着侍臣的身份,沃尔科夫在皇宫里有一间带着小储藏室的个人用的单间屋子。一进宫院,伊瓦什卡·布罗夫金吓了一跳,连忙摘下帽子。许多富丽的雪橇,有没篷的,也有带篷的,停在殿门前的台阶下。一群群打扮得很漂亮的奴仆,在清晨的寒气中聊天。装缀着狼尾巴和狐狸尾巴的牲口,正在调皮地搔着洁净的雪地;倔强的种马凶悍地嘶叫着。麻雀在冒着热气的畜粪周围慌忙地跳来跳去。

穿着金线锦缎长襟衣的侍臣,和穿着红里襟的外国大衣、头发像女人一样鬈曲的军官,在露天的台阶上跑上跑下。伊瓦什卡·布罗夫金认出了自己的主人。吃了御膳房的伙食,瓦西里·沃尔科夫已经长胖了,小胡子鬈曲着,他大模大样地走出来,大拇指插在绸腰带里。

"唉,他们会扣留我吧,我来得真不凑巧!"伊瓦什卡暗自想道。他把牲口解下了,扔给它一点干草。宫里有只狗走过来,瞪出一双黄澄澄的眼睛,朝伊瓦什卡恶狠狠地瞅着,嗥起来了……他讨好地微微一笑:"好小狗啊好小狗,你怎么啦?……"谢天谢地,那只吃得太饱的畜生没有咬他就走了。一个肩膀宽阔的饲马宫役打他身边走过去。

"你这个流浪汉,你这是什么意思,在这儿喂马?……"

可是正在这一刹那,谢天谢地,有人在喊这个饲马宫役了,要不,

伊瓦什卡就别想好着回去……他把干草捡干净，把马重新戴上了嚼环。就在这时候，皇宫钟楼上的钟悦耳地敲响了。奴仆们立刻忙乱起来：有的一骨碌跨上了拉前套的牲口，有的跳上了马车后面的踏脚板，还有那些相貌凶悍、屁股宽阔的马车夫把缰绳弄平正了……侍臣们在阶梯的每一级台磴上站好，帽子斜扣在一边耳朵上。一大群迎娶的人从皇宫里走出来：拿着圣像的少年，捧着空盘子的青年；珍贵的帽子，绿的、锦缎的、红丝绒的长襟衣和大衣，彩色缤纷地映耀着敷着霜花的垂桦底下的雪地。布罗夫金也懂得一点礼节，便动手画了个十字。接着是领主们出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个女人，穿着好几件皮袄，一件比一件华贵……角形头巾下面，她那两条眉毛给染成了白色，眼皮给涂成了蓝色，而且直插到太阳穴，腮帮上抹着圆圆的一大片胭脂，红得像酸果蔓……她的脸活像一块煎饼……她手里拿着一根花楸枝。她又漂亮，又高兴，一看就知道她还带着几分醉意……有人用手抄在她的胳肢窝里，把她从台阶上扶下来。有几个宫女打伊瓦什卡身边跑过去，说道：

“瞧啊，媒人来啦！”

“她是来拾掇新房的……”

“要给年轻夫妇铺床呢……”

饲马宫役们吆喝着，空气里回荡着车铃的丁当声，雪橇的滑木吱吱嘎嘎地直响，霜花从桦树上扑簌簌地掉下来，——这一行人马穿过平原，朝着莫斯科那蓝漾漾的雾霭出发了。伊瓦什卡张开嘴，直瞪着。有个沙哑的嗓音叫他：

“清醒清醒吧，呆子！……”

瓦西里·沃尔科夫站在他面前。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势，他怒气勃勃地拧紧了眉头，眼色又凌厉又逼人……

“你送来了些什么？”

伊瓦什卡跪在雪地上磕了个头，随后从怀里掏出管家的信，递给沃尔科夫。瓦西里·沃尔科夫一只脚挪在前面，眉头打结，开始念信：“东翁阁下！我们把一些食品送来了，请你检收珍藏。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宽恕我们，东西比去年少了：鹅不多，火鸡根本没有……贵村居民，都弄得贫穷，潦倒，五个人已经逃亡，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样为这

件事辩解……有些人已经饿得半死,他们的粮食维持到圣母节也很勉强,现在都在吃滨藜。征收不足的原因就在这里。"

瓦西里·沃尔科夫跳到了雪橇上:"给我看!"伊瓦什卡吓得浑身打抖,把遮布解开了……鹅是精瘦的,鸡是发青的,面粉是成团的……

"你送了些什么来呀?你运给我的是些什么东西,你这只癞皮狗?"沃尔科夫发疯似的尖叫着。"小偷!你们都是些小偷!"他从雪橇里抓起一根鞭子,往伊瓦什卡身上抽去。伊瓦什卡站在那儿,光着头,一点也不想闪避,仅仅眨巴着眼睛。他是个灵巧的庄稼人,——他知道灾难就会过去:让他去抽打吧,隔着一重棉袄反正也打不痛……

鞭子柄折断了。沃尔科夫怒火正旺,便一把揪住伊瓦什卡的头发。就在这时候,两个穿军服长襟衣的人急匆匆从皇宫里跑出来。伊瓦什卡心想:"有人来帮他了,这一下我可完蛋了……"前面那个身量比较矮些的,突然扑到沃尔科夫身边,揍他的肋骨……东家差一点被击倒,便把伊瓦什卡的头发松开了。另外那一个,个儿比较高些,蓝蓝的眼睛,长长的脸,大声地笑着……接着,三个人争吵、叫骂起来……伊瓦什卡这才真正吃惊了,便又跪在雪地上……沃尔科夫嚷嚷着:

"我受不了这种凌辱!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奴隶!我要叫人狠狠地揍他们……万岁爷的圣旨,我也不在乎!……"

这时,眼睛蓝蓝的那一个,眯缝起眼睛,打断了他的话:

"慢着,慢着,你再说一遍……万岁爷的圣旨你也不在乎,是不是?阿廖沙,你听到这句大逆不道的话没有?(他又转向伊瓦什卡)你听到吗?"

"别忙,亚历山大·丹尼雷奇!……"瓦西里·沃尔科夫的怒气忽然收敛了。"我一时发昏,才说了那句话,我实在是一时发昏……你瞧,我自己的农奴差点把我弄死呢……"

"我们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去,把事情弄弄清楚……"

阿列克萨什卡朝宫里大踏步走去,沃尔科夫跟在他后面,到了半路上一把拉住他的衣袖。那第三个人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却留在雪

橇旁边，小声细气地对伊瓦什卡说：

“爸，是我啊……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阿廖沙啊……”

伊瓦什卡弄得十分不好意思。他也斜着眼睛瞅了一下。那儿站着一个干净利落的青年，穿着高级呢料衣服，钉着闪亮的纽扣，鬈曲的假发一直披到了肩膀上，腰里佩着一柄大军刀。可也说不定就是阿廖沙呢……他该怎么办呢？伊瓦什卡便一语双关地答道：

“当然啰，我怎么能不认得你啊……做老子的应当认得嘛……”

“你好，爸。”

“你好，好小子……”

“家里怎么个光景？”

“谢天谢地……”

“日子过得怎么样？”

“谢天谢地……”

“爸，你不认得我了吧？……”

“说不定……”

看看不会再挨揍，也不会再倒霉了，伊瓦什卡这才戴上帽子，捡起那根折断的鞭子，气呼呼地动手把车上的东西遮起来。那青年却并不走，不愿意离开他。也许他真是那个失踪了的阿廖什卡吧？如果是的话，那又怎么办呢？鸟儿已经高飞了。认他是不是聪明呢？看来还是不认他来得合适些……可是伊瓦什卡的眼睛还是狡猾地眯缝着。

“我还得上莫斯科去一趟，我的老婆子叫我买点儿盐，可我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你要是能给我三五个阿尔丁，或是八个戈比就好了，你不会白给的；我们是自己人，我会归还的……”

“爸，我的亲爸……”

阿廖什卡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不是铜币，而是银币：三卢布，也许还要多些。伊瓦什卡发愣了。等他把钱接过来抓在木勺一般粗硬的手里，他浑身一阵哆嗦，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下去，行了个礼……阿廖沙摆一摆手，跑掉了……“啊，我的儿啊；啊，我的儿啊！”伊瓦什卡小声自语道。他那眯缝着的眼睛飞快地向四周打量着，——有没有什么仆人已经看见这些钱了？为了稳当一点，他把两

个银币藏在腮帮里面，其余的都放在帽子里。他赶紧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交给他东家的仆人，拿了一张收据，随后用缰绳抽了一下牲口，向莫斯科飞驰而去了。

瓦西卡·沃尔科夫那句"万岁爷的圣旨我也不在乎"的话，是会招来一场大祸的——说不定得跟内务政厅的刽子手们打上交道……可是，他紧跟着阿列克萨什卡走进了过道，攀住他的胳膊，被他在地板上拖了好长一段路，随后流着眼泪，恳求他接受自己从手指上捋下来的一只红宝石戒指……

"记着，你这个贵族崽子，你这个浑蛋，"阿列克萨什卡说，把那只珍贵的戒指戴在中指上，"我这回搭救你，是最后的一次……可你还得送点东西给阿廖沙·布罗夫金，因为你侮辱了他；钱也行，呢子也行……懂吗？"

他朝红宝石瞟了一眼，笑着晃了晃假发，随后踩着高高的靴后跟，摆动着肩膀，大模大样地走了……人们在市集上闻到烂兔子肉做的馅饼，揪他的头发，这不是不久以前的事吗？唉，这人正在抓到手里的是种什么样的权力啊！……沃尔科夫耷拉着头，没精打采地走到自己屋子里。他打开一只装着密码连环锁的大箱子，小心翼翼地挑了一匹呢子……他又懊恼又难过，差一点掉下眼泪来……他非得送这件东西不可的，又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奴仆，这种人本来应当在脸上挨鞭子，哪里配受什么礼物！他悲伤了一会儿，才招呼一个仆人道：

"把这个东西交给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第一连的鼓手阿列克谢·布罗夫金。你说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向他致敬，愿我们中间建立起友谊……"忽然，他抓紧拳头，吓唬那个仆人说："不准这样冷笑，再笑我要揍你了……跟阿廖什卡说话，要温和，要客气，要谨慎。眼下，那个下贱坯才危险呢……"

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跑遍了所有的殿堂，找寻彼得，奴仆们正在那儿往长凳和窗台上摆过节用的绣披，铺地毯，挂那些因为搁置多年已经弄皱了的帘帷，往圣像上装那用细珠串成的饰幔……长明灯添了油。皇宫里一片喧闹和忙乱。

他发现彼得一个人待在那间刚刚给媒人拾掇好的新房里。这是一间天花板上没有泥土框格的边殿(这样,新夫妇就不至于睡在泥土底下,如同躺在坟墓里似的。)。彼得穿着小典时穿的皇袍。他手里仍然抓着他刚才遇见媒人时接过来的那方绸手帕。这手帕已经给他用牙齿撕成一条一条的了。他朝阿列克萨什卡瞟了一眼,脸刷地涨红了……

"布置得真漂亮,"阿列克萨什卡用悦耳的嗓音说,"好像是给天使们准备的乐园……"

彼得松开了咬紧的牙齿,呵呵地笑了一笑。然后他指了指新床:

"多么胡闹……"

"如果新娘真个是不错的,热情的,那也就不是什么胡闹……我敢赌咒,明-赫尔茨,天下没有比这事儿更甜蜜的了……"

"你又在胡诌啦……"

"我从十四岁起就懂得了这类事儿……我也搞过一些丑小娘儿……可是你的那一位,他们说,确是个十足道地的美人儿呢……"

彼得短促地叹了口气。他又朝新房四处扫了一眼,但见三面墙壁上,都高高地装着彩色玻璃窗。窗子与窗子之间悬着波斯挂毯,地板上铺着印有飞禽和独角兽的地毯。四个犄角里,各有一支箭插在墙上,每一支箭上吊着四十只黑貂和一块锁形白面包。两张靠在一起的长凳上搁着二十七束裸麦,裸麦上放着七床羽绒被,用一条绸单罩着,上面还有许多套着珍珠枕套的枕头,枕头上摆着一顶皮帽。床脚裹着貂皮毯,床边放着几只菩提树做成的木桶,里面装的是小麦、裸麦、燕麦和大麦……

"这样说,你根本没有看见她啰?"彼得问。

"阿廖什卡和我买通用人,爬到了屋顶上。可是不成……新娘坐在黑地里,她母亲又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生怕让别人的毒眼看坏……她们甚至连垃圾都不让从屋子里扫出去……还有她的伯叔们,洛普欣家的人,都拿着火枪和军刀,整日整夜在院子里巡逻……"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索菲娅的消息?"

"哦,她大发雷霆,可是她怎么能禁止你娶亲呢?留神,明-赫尔茨,你跟新娘一块儿坐席的时候,千万不要吃什么东西,或者喝什么

东西……要是想喝，你就回过头来看一看我，我会送一杯给你，你就从那个杯子里喝……”

彼得又在咬他那方已经给撕破了的手帕。

“到外侨区去好吗？谁也不会知道……去一小时……好不好？”

“请你别这样，明－赫尔茨，你这会儿想也不该想蒙斯家的那位姑娘……”

彼得伸出他的颈脖，鼻孔张开着，脸色发白了：

“你跟我说话竟这样放肆！（他一把揪住阿列克萨什卡的胸口，弄得他衣服上的纽扣都飞掉了……）好大的胆子！”他哼了一声，又把他摇了一下，可是随即放开他，比较平静地说道：“把那件旧皮大衣给我拿来……我要到园子里去，把雪橇赶到那边停着……”

二

婚礼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举行。除了纳雷什金家和新娘的亲族以外，客人请得很少，只邀了不多几个御前大臣，像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和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请罗莫达诺夫斯基做主婚父亲①。伊凡皇帝因为害病，不能来。索菲娅就在那一天出门朝圣去了。

一切都按照古礼进行。新娘一早就被送进宫里，动手穿戴。婢女们在澡房里沐了浴，戴上了特制的头巾，穿上了特制的棉坎肩，一刻不停地歌唱着。就在这歌声里，命妇和伴娘们给新娘穿上了薄薄的汗衫和长袜，加上一件袖口镶着珍珠的红绸长衬衣，一件宽袖抹地、精致地绣着花卉和走兽的中国缎夏服，颈脖里围上一条罩住整个肩头、钉着钻石的獭皮领子，把个喉咙箍得那么紧，弄得叶夫多基娅几乎昏过去。夏服外面是一件酸果蔓色呢子的宽大的短袖长衣，钉着一百二十个瓷釉的纽扣；再外面是一件银线锦缎的披风，镶着轻轻的皮子，沉甸甸地钉着珍珠。她们还给她戴上许多戒指和丁当作响的耳环。她们把她的头发紧紧地往后面梳过去，叫那新娘连眼睛也

---

① 俄俗，代替新郎的父亲主持婚礼的人，称为 посаженый отец（主婚父亲）。

没法儿眨一下；辫子里给编进许多绸绦，再往头上戴一顶形状像一座城市的、高高的冠冕。

快到三点钟，叶夫多基娅·拉里奥诺芙娜差一点要死了，——她像蜡人一样坐在黑貂皮垫子上。装在一只槲木小盒子里，作为新郎的礼物送来的那些甜品：糖制的走兽，印着圣徒面像的蜜糖饼干，蜜饯的黄瓜，核桃和葡萄干，松脆的梁赞苹果，她连望都没法儿望一下。依照习俗，这儿还放着一只盛着针线活的骨制小盒和一只盛着戒指与耳环的镀金的铜盒。这两只盒子上面搁着一束桦树枝——笞条。

她父亲拉里翁·洛普欣，从那天起奉诏赐名费多尔，不时地走进来，用舌头舔舔干燥的嘴唇："哦，怎么样？新娘怎么样？"他那青筋嶙嶙的鼻子好像硬僵僵的……他这里站一会儿，那里停一会儿，忽然想起什么事，便慌慌忙忙地出去了。她母亲叶夫斯季格涅娅·阿尼基托芙娜早已晕过去，斜靠在墙上。那些婢女从天亮起还没吃过一点东西，嗓子都发哑了。

媒人跑进来，甩了甩那两只三俄尺长的袖子：

"新娘准备好了没有？招呼迎娶的人来……把大圆面包拿了，把风灯点起来……舞蹈的姑娘们在哪儿？啊，这么少啊！……奥多耶夫斯基爵爷家也用十二个呢，何况这是皇上的大婚……哎呀呀，我亲爱的，这新娘——好一位没法形容的美人儿！……这样的人，你能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的……哎呀呀，我亲爱的，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这真是要我的命了！……我们的新娘连头纱也没兜起来呐！……你们把顶要紧的事都给忘了！……头纱，头纱在哪儿?"

于是她们把一条白围巾兜在新娘的头上，叫她把两只手叠起来放在胸口，还关照她把头低低地垂下去。叶夫斯季格涅娅·阿尼基托芙娜轻轻地哀号起来了。拉里翁跑进来，仿佛准备发起进攻似的，面前拿着一幅打算用来为新娘祝福的圣像。舞蹈的姑娘们挥着手帕，跺着脚，滴溜溜地旋转着：

忽布花在喜筵上走出来，
忽布花自夸自赞着：
谁也不及我忽布花漂亮……
谁也不及我忽布花快乐！……

仆人们高高地托着一大盘一大盘的圆面包。掌灯的跟在他们后面，拿着吊在杆子上的云母片风灯。两个捧蜡烛的抬着一支一普特重的大花烛。新娘的傧相，她的堂兄彼季卡·洛普欣，穿着一件银色的长襟衣，肩膀上像绶带一样掼着一条毛巾，手里捧着一只盆，盆里盛着忽布花、丝手绢、黑貂皮和松鼠皮，还有一把金币。后面是洛普欣家的两个叔叔，两个最麻利的人——有名的恶讼师和告密者守卫着新娘要经过的走道，留心好不让任何人穿过去。再后面是那个媒人和她的副手，挽着叶夫多基娅的胳臂，——由于那么沉重的衣服，由于斋戒，由于惊惶，那个可怜的姑娘弄得腿也软了。新娘后面是两个年老的领主夫人，各人捧着一个盘：一个盘里是一顶丝绒的、已婚妇女戴的头巾，另一个盘里是分送客人用的丝手绢。随后是拉里翁，穿着从全家收集起来的皮衣服，落后一步是他的妻子叶夫斯季格涅娅·阿尼基托芙娜，最后是新娘家所有的亲族，在狭窄的门口和走廊里急匆匆地挤轧着。

就这样他们走进了朝觐殿。他们让新娘坐在圣像底下。那只盛着忽布花、兽皮和金币的盆，几个放着圆面包的盘子，给摆到了桌子上，盐瓶、胡椒瓶、醋瓶早已在那上面排好了。大家按照等级，依次坐了席。谁也不吱声。洛普欣家的人紧张得很，眼睛都没有神了，——他们就怕失态。他们一动也不动，连呼吸也屏住了。媒人扯了扯拉里翁的衣袖：

"别让我们等着啊！……"

他慢慢地画了个十字，叫新娘的傧相去启奏皇上：跟新娘成婚的时辰到了。奉命出去的时候，彼季卡·洛普欣那剃光的、微微有点凹陷的后脑瓜在索索地颤动。长明灯毕毕剥剥地爆着，蜡烛的火苗一跳也不跳。他们不能不等了很久。媒人不时搔搔新娘的肋骨，让她透一口气。

楼梯咕咕地响着。他们来了！两名御前侍卫悄没声儿地走进来，在门口站住了。主婚父亲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走进朝觐殿，鼓起眼瞪着亮闪闪的圣像，画了个十字，随后跟拉里翁握了握手，往新娘对面坐下了，把这只手的手指跟另一只手的手指交叉起来。大家又缄默了一会。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用深沉的嗓音说

道：

“去，去请全俄罗斯的皇帝与大公不要延搁，马上移驾，来尽他的职责吧。”

新娘的亲族都眨巴着眼睛，咽着唾沫。有一位叔父走出去迎接圣驾。皇上年轻性急，早已动身到这儿来了……一团一团的香烟从门口飘过来。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大司祭走进来了。他身量高大，头发蓬松，手里拿着一个装着圣骨的铜十字架，摆动着香炉，还有一个不大被人知道的、年轻的宫廷司祭（人们只知道彼得管他叫比特卡），边走边往红呢地毯上洒着圣水。那位老态龙钟、嗓音微弱的总主教，穿戴都合乎他的僧阶，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走着。

新娘的亲族都一骨碌站起来。拉里翁赶快离开桌子跑过去，在朝觐殿中央跪下了。婚礼总提调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挽着彼得的胳臂，带他进来了。沙皇穿着帝王的披肩和他父亲的金袍，——勉强遮到他的膝盖。索菲娅不给他戴那顶莫诺马赫皇冠。彼得光着头，黑黝黝的头发当中分了一条路；他脸色苍白，眼睛发呆，一眨也不眨，嘴巴两边的肌肉暴了出来。媒人牢牢地托住叶夫多基娅，——手掌底下感觉得出她的肋骨在颤动。

新郎后面跟着掌礼官尼基塔·佐托夫，他的职务是保护婚礼不受邪魔的干扰，而且使种种礼节都能得到遵守。他很清醒、利落而且沉着。洛普欣家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大家都面面相觑；他们怎么也没料到这个“公爵教皇”、这个酒鬼、这个无耻之徒会奉派担任这样一个职务……列夫·基里洛维奇和年老的斯特列什涅夫伴着太后进来了。为了这一个吉日，她特地从箱子里翻出来一些古旧的服装：一件漂亮的桃色夏服，一件用外国细珠盘成精致的青草图样的短袖长衣……穿上这些衣服，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想起一去不返的青春而流泪了。现在，她又像当年一样，那么美丽、那么端庄地走进来了……

鲍里斯·戈利岑走到坐在新娘旁边的那位洛普欣面前，丁当地弄响着放在帽子里的金币，大声说道：

“我们要替大公买这个座位。”

“价钱出小了我们是不卖的，”洛普欣答道，随后按照规矩伸出手臂去护住新娘。

“铁的、银的还是金的?”

“金的。”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把金币倒在一个盘子里,随后一把抓住那位洛普欣的手,将他从座位上拉出来。彼得站在许多领主中间,微笑着;他们动手轻轻地把他推向前面。戈利岑捉住他的臂肘,拉他坐到新娘旁边。彼得感觉到她那条暖和和、圆溜溜的大腿,便把自己的腿挪开了。

仆役们把第一道菜送上来,都摆好了。总主教眼睛往上一翻,背着祷文,为吃的和喝的东西祝福。可是谁也没碰一碰这些酒菜。媒人向拉里翁和叶夫斯季格涅娅·阿尼基托芙娜深深地鞠了个躬:

“请你们祝福,让新娘把头发梳一下,盘起来。”

“上帝赐福给你,”拉里翁答道。叶夫斯季格涅娅只是悄没声儿地动了动嘴唇。两个捧蜡烛的在新郎与新娘之间拉开一条厚厚的围巾。于是站在门口的婢女们,坐在桌边的领主夫人和小姐们,都唱起那传统的歌子——又凄凉、又缓慢的歌子来了。彼得乜斜着眼睛,看见那条抖动着的围巾后面,媒人和她的副手正在手忙脚乱,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把绸绦拿掉……把发辫梳好,盘起来……头巾,把头巾拿给我……”叶夫多基娅用孩子似的低沉的嗓音抽噎起来了……彼得的心热烘烘地乱撞着:有个被禁止的、女性的、没有成熟的东西在他身边嘤嘤地啜泣,神秘地为那件天下没有再比它甜蜜的妙事作着准备……他朝那围巾靠拢点儿,感觉到她的呼吸……在他头顶上,媒人那张涂脂抹粉的脸探了出来,她快乐地笑着,嘴角直咧到耳根:

“耐心点儿,陛下,您不会再等多久了……”

围巾落下来了。新娘坐在那儿,脸仍然给掩着,只是已经戴了已婚女人的头巾。媒人用双手从盆里捧出忽布花,让它们散在彼得和叶夫多基娅的身上。随后她用黑貂皮扇着它们,再把留在盆里的手帕和金币撒给客人们。女人家都欢乐地唱起歌子来,舞蹈的姑娘们开始滴溜溜地旋转着。门外,板鼓和半圆鼓也敲起来了。鲍里斯·戈利岑把大圆面包和乳酪切开,连同毛巾,按照各人的等级分给客人们。

这时候,仆役们把第二道菜送上来了。洛普欣家的人,谁也没有

吃一点东西，他们都把盘子推开，表示他们不饿。第三道菜马上又送上来了，于是媒人大声说道：

“请你们为这对成婚的年轻新人祝福。”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和罗莫达诺夫斯基，拉里翁和叶夫斯季格涅娅举起圣像。彼得和叶夫多基娅并排站着，一躬到地。拉里翁·洛普欣祝福以后，从腰带上解下一根鞭子，往他女儿背上抽了三下，抽得很痛。

“你，我的女儿，已经尝过你父亲的一顿鞭子；我现在把你交给你的丈夫。从今以后，如果抗命，那就不是我，而是他要用这根鞭子来打你了……”

于是他拜了一拜，把鞭子交给彼得。捧蜡烛的举起他们的风灯，掌礼官抓住新郎的臂肘，媒人搀着新娘。洛普欣家的人守卫着走道：有一个侍女仓猝中要想穿过去，马上被狠狠地推开，等仆役们把她拉出来，已经差一点没命了。婚礼的仪仗在走廊和楼梯上向皇宫教堂慢慢地移动。时间已经七点多了。

总主教不慌不忙地主持着祈祷仪式。教堂里很冷，风从板壁缝里钻进来。冻着冰的窗子格栏外面，天色已经黑了。屋顶上的风向标，凄厉地咭咭吱吱地响着。彼得只看见一个兜着头纱的不相识的女人的一只手——绵弱无力，戴着两枚银戒指，染着指甲。这只手拿着淌着蜡泪的蜡烛，正在索索地发抖，——蓝盈盈的筋络，短短的小手指……它在发抖，像是一条绵羊尾巴……他移开视线，眯缝起眼睛，望着低低的圣像壁上那些小小的火苗……

……上一天，他没有能和安欣告别。寡妇玛蒂尔德看见彼得乘着一辆普普通通的雪橇赶来，便向他扑过去，亲他的手，抽抽噎噎地告诉他，她们穷得要死，没有燃料，又没有这个，又没有那个，还说可怜的安欣已经病了两天，烧得直说昏话……他把寡妇往旁边一推，奔上楼梯，朝姑娘冲去……在那间小小的卧室里，一盏油灯惨淡地亮着，地板上放着一只铜盆，一双小小的拖鞋随意地乱甩在地下；空气很窒闷。安欣躺在一顶细纱布帐子里，头发潮滋滋地一绺绺散乱在枕头上；额头和眼睛上掩着一块湿毛巾，嘴烧得起疱了……彼得踮起脚走出来，往寡妇那发抖的手掌里倒了一把金币（这是索尼卡送给彼

得的喜礼)……他吩咐阿列克萨什卡日夜在寡妇家里守着,万一需要上药房去买什么东西,或是病人想吃什么外国美味,哪怕上天下地他也得把它弄到……

大司祭和司祭比特卡毫不吝惜地烧着香,蜡烛仿佛在云里雾里似的映耀着。辅祭用吼叫一般的嗓音,祝祷新夫妇长命百岁。彼得又乜斜着眼睛瞟了一下,——叶夫多基娅的手还在不住地发抖。他觉得有一股愤怒的冰冷的泡沫在他胸脯里涌起来……他猛一下子从叶夫多基娅的手里抓过那支蜡烛,还紧紧地捏住她那脆弱的、萎靡的手指……一阵惊惶的絮语在教堂里传开了。总主教的秃脑瓜哆嗦了一下,鲍里斯·戈利岑赶快走过去,跟他嘟囔了句什么话。总主教进行得快了些,唱诗班也把拍子加速了。彼得仍然紧紧地抓着他妻子的手,看她那兜着头纱的头越沉越低了……

他们被带着绕行读经台。彼得急匆匆地跨着大步,叶夫多基娅由媒人搀着,要不她早已跌倒了……他们已经成亲了……冰冷的铜十字架递给他们亲吻。叶夫多基娅双膝下跪,把脸贴在丈夫的山羊皮靴上。总主教拖长着声调,摹仿天使的嗓音,有气没力地说道:

"为了拯救她的灵魂,丈夫应当用笞条来责打他的妻子,因为肉体是罪恶的,软弱的……"

叶夫多基娅被扶起来了。媒人抓着头纱的一端:"瞧,瞧,陛下!"便往上一挑,把它从年轻的皇后头上揭开。彼得贪婪地瞅着。那是一张低垂着的、疲乏的、几乎是孩子一样的脸。哭得发肿的嘴。柔软的小鼻子。为了掩盖她脸色的苍白,她们早替她抹过白粉,涂过胭脂……在她丈夫那火辣辣的、圆溜溜的眼睛的逼视之下,她羞答答地用衣袖遮住脸。媒人动手把衣袖拉开。"把脸露出来,娘娘,——这样可不好……把眼睛抬起来!……"所有在场的人都涌过去围住那年轻的一对。"她脸色有点儿苍白呢,"列夫·基里洛维奇说……洛普欣家的人大声地喘着气,准备好万一纳雷什金家胆敢侮辱一下新娘,他们就出来理论……她仰起那双被泪水糊住的褐色的眼睛。彼得用嘴唇碰了碰她的腮帮,她的嘴便有气没力地动了一动,算是反应……他微微一笑,就去亲她的嘴,——她抽噎起来了……

他们又回到来时的那个朝觐殿里。在路上,媒人把亚麻和大麻

往新婚夫妇的头上撒去。有一颗亚麻籽落在叶夫多基娅的下嘴唇上，就那么粘在那儿了。专诚从特维尔找来的一批乐师，穿着干干净净的红紧身衣，严肃而沉着地奏着管乐器，打着小铃鼓。舞蹈的姑娘们唱着歌。冷盆热菜又送上来了，这会儿客人们都痛痛快快地吃着。可是新夫妇是不作兴碰一碰这些东西的。当第三道菜——烤天鹅——送上来的时候，一只烤鸡给摆在他们面前。鲍里斯用双手把它捧起来，包在一方食巾里，随后向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和罗莫达诺夫斯基、洛普欣和洛普希娜鞠了一躬，兴冲冲地说：

"请你们祝福，让新夫妇退入洞房……"

一大群有点醺醺然的亲族和客人一起把皇上和皇后引进新房。在黑糊糊的路上，有一个女人（看不清是哪一个）反穿着皮大衣，又从一个桶子里抓出来亚麻和大麻，撒在他们头上，一路上还哈哈大笑着。尼基塔·佐托夫抓着一柄出鞘的军刀，站在敞开的门口。彼得一把搂住叶夫多基娅的肩头。她闭上眼睛，把身子往回一缩，僵住了。他将她推进房里，猛一下子向客人们转过头来。一看见他那双眼睛，大家的笑声就止住了，一个个退了下去……他随手把门砰的一下关上，然后瞪着站在床边、用两个小拳头捂住胸口的妻子，开始咬着指甲。天知道这是何等的厌烦，又是何等的糟糕，——懊恼在他心里沸腾起来了……该死的婚礼！他们借古礼来寻开心！瞧这儿这个姑娘，活像绵羊似的在发抖！他把披肩从肩膀上卸掉，把皇袍从头顶上脱下来，往椅子上一撂。

"坐吧……叶夫多基娅……你害怕什么啊？"

叶夫多基娅温柔地、驯顺地点了点头，可是她没法儿爬到那张堆得像山一样高的床上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往一只小麦桶子上坐下了，战战兢兢地斜眼瞟了一下她丈夫，脸刷地红了。

"你肚子饿吗？"

"嗯，"她轻轻地应道。

那只烤鸡已经放在床脚边一个盘子里。彼得扯下一条腿，马上吃起来了，也没有面包，也没有盐。他又扯下一只翅膀：

"这个给你！"

"谢谢……"

三

二月底，俄罗斯军队又向克里米亚进发了。谨慎小心的马泽帕劝他们沿第聂伯河岸行进，构筑坚固的营垒，可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却听不进这种要把速度放慢的话：他一心想尽快地赶到彼列科普，在战斗中湔雪他的耻辱。

在莫斯科，人们还赶着雪橇，可是在这里，丘岗上已铺上了丝绒一般的毛茛，辽阔的平原都茁了青，微风吹皱了涨着春潮的湖面。马匹在里面涉过，湖水没到它们的膝部。太阳往往是穿透春天的云朵射出耀眼的光芒。啊，这儿的土地是种什么样的土地啊：乌黑，丰饶，——是个聚宝盆呢！要是把森林地带和沼泽地带的农民迁移到这儿来，那么他们打地里走过去，谷子会跟他们的耳朵一样齐呢。可是眼下，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排成三角形的一群群灰鹤，发出曳长的鸣声，在高空里飞着。这片草原曾经被俘虏们的泪水灌溉过，——一世纪又一世纪，几百万俄罗斯人曾经路过这儿，被鞑靼人当作奴隶，装上君士坦丁堡的大桡船，运往威尼斯、热那亚、埃及……

哥萨克人夸这片草原说："在这儿，种一收二十的好收成不算一回事儿，只消吐口唾沫，一棵树就长起来了。要是没有那些该死的鞑靼人，咱们早已在这儿建成许多村庄啦。"从北方几个省里来的兵士，看到这样一片沃土，都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们说。"这样一片土地，怎么能让它荒着，对谁都没有一点用处呢？"民军里头的地主们，选定了他们要想辟建庄园的地块，为互相争夺而吵起嘴来，当下赶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营帐里去请求："如果上帝帮助我们征服了这块地方，皇上是不是会把那一角土地——从某峡谷到立着石像的小丘那一地段赐给我呢？……"

五月里，莫斯科和乌克兰的十二万大军，到达了牧场和水源都很丰富的辽阔的绿谷。在这儿，哥萨克人把一个"舌头"[1] 押解给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那是一个红胡子鞑靼人，魁梧结实，皮肤晒得乌

---

① 为探取情报而捉来的敌军人员叫"舌头"。

光贼亮，穿着一件棉大褂。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用手绢掩着鼻子，免得闻到鞑靼人身上那股羊膻味儿，下令审问他。他们把他的棉大褂剥掉了，那个鞑靼人便咧出一口细细的牙齿，旋转着剃得生青的脑袋。一个脸色阴沉的哥萨克人，往他黝黑的肩膀上用鞭子乱抽。“老爷，老爷，我一定把什么都讲出来！”那鞑靼人开始嘀嘀嘟嘟地说了。几个哥萨克人把他的话译出来：“这个光脑袋的家伙说，军队驻扎得离这儿不远，可汗他本人也跟他们在一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画了个十字，派人去把马泽帕找来。傍晚，摆开了阵势的军队将骑兵分布在左右两翼，把辎重车和大炮放在中间，开出去向鞑靼人进攻了。

圆面包似的橙黄色的太阳刚升到低洼的、给踩坏了的平原上空，俄罗斯人就望见了鞑靼人。他们的骑兵一堆堆集合起来，随后又散开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在一辆大车上，从望远镜里仔细察看着那五颜六色的大褂，尖顶的头盔，颧骨高耸的、愉快而狰狞的脸，矛枪上的马尾穗子，缠着绿头帕的、道貌岸然的伊斯兰教司祭。这是鞑靼人的先头部队。

骑兵部队旋转着，集合在一起，聚成了密稠稠的一大堆。尘土扬起来了。他们冲过来啦！他们一面飞驰，一面拉开散兵线。传出来刺耳的叫喊声。随后他们被扑在俄罗斯人脸上的尘沙遮住了。望远镜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手里颤动着。他那系在一辆大车上的坐骑，吓得乱蹦乱跳，扯着头络，——一支羽箭射中了它的颈脖……完了！大炮隆隆地吼着，火枪啪啪地响着，一切都在白茫茫的硝烟里不见了。一支箭镞射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胸甲，当的一响，正巧在他心坎那儿。他怔了一怔，就在那地方画了一个十字……

射击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烟雾消散以后，有几匹马在那倒着百来具尸体的平原上打滚。被大炮打退了的鞑靼人，正在往天边退却。命令下来了，叫大家煮饭，让牲口饮水。把伤兵放到了大车上。日落以前，军队又得十分谨慎地向黑谷移动，可汗和他的部队就驻扎在那儿的科隆恰克河边呢。

夜里，从海上吹来一阵强烈的风。星星都给遮糊了。远处传来隆隆的雷鸣。少见的闪电划破了乌黑的云层，照亮了灰蒙蒙的原

野——沙土、艾丛和盐沼地。军队缓缓地行进着。四点刚敲过，天空裂开了，一根火柱落在辎重车队上，熔掉了一门大炮，炸死了一名炮手。一阵旋风卷过来，把人吹倒了，把斗篷和帽子扯掉了，把大车上的干草刮走了。打下一个闪电，耀得人眼都花了。命令传下来，叫把顿河圣母的圣像拿出去，往全军各处转游一下。

天蒙蒙亮，阵雨倒下来了。透过那被狂风追赶着的骤雨，可以看见右翼方面的鞑靼人：他们用月牙形的阵势正在步步进逼。俄罗斯人还没来得及弄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骑兵已经被打垮，先头部队已经被赶回辎重车队了。引火线点不着，火药池里的火药都受了潮。大雨的潺潺声淹没了伤兵的叫喊。可是鞑靼人就在那三排大车前面停住了。他们的弓弦着了水，他们的箭矢有气没力地落下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乘马，在辎重车队里奔来奔去，用鞭子抽打炮手，抓住车轮，从别人手里夺过引火线。雨点飞进了他的眼睛和嘴里。可是炮手们终于想出了巧妙的办法——他们用自己的皮袄遮起来，打出了火，再添上些干燥的火药，于是大炮的铅弹就往鞑靼人的牲口中间撒下去……左翼方面，马泽帕率领的哥萨克人用马刀不顾死活地乱砍乱劈。突然，伊斯兰教的司祭们发出一声曳长的叫喊，——鞑靼人往回退，在大雨倾盆的黑暗中消失了。

四

> 敬致我的圣上，亲爱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祝我的宝贝长命百岁……

叶夫多基娅写得累透了。她那紧紧抓住鹅毛笔、差不多抓到笔尖那儿的大拇指和另外两个手指，都沾满了墨水。这是被她糟蹋了的第三张纸了：不是把字写错了，便是让墨水把纸弄脏了。她想要写一封非常亲热的信，叫彼坚卡看了高兴。

可是笔墨怎能在纸上写尽你满肚子的话呢？外面是春天：四月。桦树仿佛盖着小鸟的柔毛似的苞了青。镶着蓝边的白云在天空里浮过去。

叶夫多基娅望着这片风光，望着望着，眼泪挂在睫毛上了。——

大概又犯糊涂了吧……她朝门口瞟了一眼：婆婆该没进来看见……她用衣袖抹了抹眼睛，把眉头拧紧了。

……还能给他写一些什么呢？……他已经走了，我的爱人，到佩列亚斯拉夫湖去了，也没写信来告诉我多早晚才回来……要是能一块儿做斋戒祈祷，一块儿做晨祷……大斋过后又一块儿开斋就好了……（叶夫多基娅想起他们在婚礼过后吃的那只鸡，便涨红着脸独自个儿笑了……）在复活节那一天，不妨唤几个宫娥进来，一块儿做游戏，把鸡蛋放在草地上滚……唱唱歌，跳跳舞。笑啊闹的荡秋千，跑来跑去捉迷藏。所有这些事，难道也可以写上去吗？……彼坚卡，我的爱人，我的宝贝，回来吧，我想死你了！……可是这些事，你怎么能写啊？连那种词儿都没有呢……

她又把鹅毛笔抓起来，翕动着嘴唇，写道：

> 我们恳求你开恩，亲爱的圣上，请你千万不要拖延你回来的日期……你的爱妻杜尼卡敛衽谨上……

她又把信念了一遍，心里很高兴：信写得好极了。可是糟啦，关于她婆婆，她竟一个字也没有提。这一下，她可不能不写第四遍了……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婆婆才严厉呢！……不管你怎么样想尽方法，她总归会找出一点岔子来……问你为什么这样瘦啊？其实你一点也不瘦：好像只许你脸圆圆的才行……结婚才两个月，彼得鲁沙为什么就离开了你赶到佩列亚斯拉夫湖去啦？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叫人发闷的人，还是一个使人厌倦的傻瓜，弄得你丈夫非像避开瘟病一样逃到天涯海角去不可？……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瘟病……那都是你自己不好嘛：你为什么允许勒福尔特、阿列克萨什卡，还有那批外国人跟他厮混在一起呢？正是他们把我的爱人引诱到了佩列亚斯拉夫湖去，要不了多久，他们还会把他引诱到更坏的地方去呢。

叶夫多基娅气呼呼地蘸了蘸墨水。可是她把眼睛抬了一抬，——一缕微弱的光，透过白桦树的绿叶，从开着的窗子里漏进来。一只鸽子鼓起颈脖，在窗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别的鸟儿正在歌唱……有一股牧草地的味儿……一颗很大的泪珠突然滴在那第四页

干干净净的纸上……真是活受罪！……

五

没有一天没有妻子或是母亲的来信："你不在，这儿可闷死了，你是不是很快就回来啊？我们可以一块儿上圣三一修道院去朝圣……"老派人的无聊事儿！彼得连看这些信都没有工夫，别说写回信了。他住在辽阔的佩列亚斯拉夫湖的码头上一座新盖的木房子里，有两条刚完工的船搁在那边的造船台和撑柱上。甲板正在安装，船梢上正在雕那木刻的人面像。那第三条船，"普列什堡皇城号"，早已下了水。那条船有三十八步长，陡直的船头上饰着一个镀金的女海神像，高高的船梢顶上搭着一间士官室。在那围着雕花栏杆的平坦的船面上，有一座海军将官的舰桥和一盏很大的玻璃风灯。上甲板下面，有八门大炮伸出在每边开着的舱口。向上弯着的船舷涂着乌光贼亮的焦油。

早晨，湖上弥漫着薄雾，那条三桅船仿佛荡漾在空中一般，正像鲍里斯·戈利岑送给他的美妙的荷兰画里绘着的那样……他们只等着起风，就可以试航。可是偏巧一个多星期来竟连一片树叶也没有飘动过。镶着蓝边的云朵打湖面上空懒洋洋地浮过去，升起来的风篷软绵绵地耷拉着，难得这么扑扇一下。彼得一刻也没离开过卡尔滕·勃兰特。这位老人从二月里起身体就不太舒服，——他咳得胸脯都快撕破了。可是他仍然裹着没挂面料的皮袄，一天到晚待在造船厂里，生气，吆喝，有时候还要同懒惰或愚昧现象作斗争。一百五十来名修道院的农奴，被一道特别的圣旨征发到造船厂来：木匠、锯匠、锻匠，浚河工人，还有一批来缝风篷的能干女人。大约有五十名从游戏兵团里调来的士兵，在这儿学习航海技术：收放船索，攀登桅杆，服从命令。他们的教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名叫潘布尔格的葡萄牙人，长着个鹰钩鼻，蓄着一抹鬃帚似的黑唇髭，是个凶暴的恶魔，是个海盗。俄罗斯人谈到他的时候，说他作恶多端，早该不止一次地上绞刑架了，幸亏魔鬼帮助他，让他保住了性命，而现在居然来到了这儿。

彼得急躁得好像发了疯。天刚破晓，工人们就被鼓声惊醒，甚至

被棍棒打醒。春天夜短，——许多人累垮了。尼基塔·佐托夫简直忙不过来，要草拟那些用“全俄罗斯皇帝与大公”名义下给邻近地主们的诏书，要他们供应粮食、家禽和肉类，而且得把东西送到造船厂来。地主们诚惶诚恐地遵办了。筹款却比较难些。虽然索菲娅知道她弟弟藏身的地方离开莫斯科越发远了，但愿他就在那边一条玩耍的船上翻身落水才好呢，心里很高兴，可是大度支政厅① 里的库存已所余无几：什么东西都给克里米亚战争吞掉了。

逢到弗朗茨·勒福尔特可以摆脱一下公务，抽空赶到佩列亚斯拉夫造船厂来的时候，喝酒作乐便开始了。他会带来酒啊，香肠啊，甜品啊，还有(他挤一挤眼睛说)安娜·蒙斯的问候；她已经恢复健康，人比从前更漂亮了，她恳求彼得先生领她一份情，接受她送来的两个柠檬。

在新盖的木房子里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大家为伟大的佩列亚斯拉夫舰队举杯祝饮。他们为这个舰队特别设计了一面有白、蓝、红三色条纹的旗子。那些外国人讲着从前航海、风暴和海战的故事。潘布尔格跨开两腿，播动着唇髭，用葡萄牙语大声说话，倒像当真坐在海盗船上似的。彼得聚精会神地听着。像他这样一个生长在大陆上的人，怎么会爱起海洋来的呢？到了夜里，他跟阿列克萨什卡并排睡在板床上，竟梦见了波涛，梦见了辽阔水面上空的阴云，梦见了飞快地掠过去的海船的幻影。

什么东西也引诱不动他回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当她们的信来得叫他太伤脑筋的时候，他便回了一封信：

> 你的不肖子彼得鲁尼卡，于公务繁冗中谨禀比我自己的肉身更亲爱的母亲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膝下，我恳求你为我祝福，也希望听到你福躬康泰的消息。至于你吩咐我速回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我本来也准备遵从慈命，只因实在还有公务羁身：船只快要完工，现在我们只等着缆索。我恳求你从炮政厅取出该项缆索，迅即派人送下，俾使我们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我

① 当时沙皇政府掌管重要税收的中央机关，类似近代的财政部。

恳求你祝福。

你的不肖子彼得鲁斯。

六

现在，人们走过伊瓦什卡·布罗夫金家的小木房，都把帽子摘下了。全村的人都知道："伊瓦什卡的儿子阿列克谢有权有势了，——他成了皇上的左右手。伊瓦什卡只消把眼睛一眨，他要多少钱就可以弄到多少钱。"阿廖什卡给他的那点钱(三个半卢布)，布罗夫金花一个半卢布买了一头漂亮的小母牛，花三十五戈比买了一头母羊，又买了四只奶猪，每只九戈比；他置办了一副挽具，装了一扇新院门，又从别的农民那儿租了八俄亩地来种春播作物，付了一卢布的现款，一桶伏特加酒，还答应把收成的五分之一分给出租土地的农民。

他翻了身了。他再也不用树皮束衣服，低低地落在屁股上，而是用莫斯科生产的腰带高高地扣在腰眼里，让吃得饱饱的肚子突出来了。帽子一直压到眉毛，胡子往外翘着。对这样一个人，你就不得不打躬作揖啦。他还说："等着瞧吧，到了秋天我要去看看儿子，弄点钱来，——开一爿磨坊。"沃尔科夫的管家再也不是你啊你的称呼他，再也不叫他伊瓦什卡，而是支支吾吾地喊他做布罗夫金了。而且他还免掉了他的徭役……

他的几个儿子——他的帮手都已经长大了。整个冬天，雅科夫一直在邻村一个教堂的管事那里学认字；加夫里尔卡变成了个漂亮的小伙子，而那个最小的、不声不响的阿尔塔莫什卡，倒也并非没有头脑。老天爷倒没委屈伊瓦什卡的这几个儿子。他的女儿桑卡，早已有人来说过亲，可是照他们眼下的情况，要把她嫁给一个像自己一样穿树皮鞋的乡巴佬，总得多考虑考虑吧……

七月里，谣传军队正在从克里米亚开回来。大家便眼巴巴盼着战士们——父亲们和儿子们回来。一到晚上，女人们便到小山上去向大路眺望。从一个流浪的朝圣香客那儿，她们知道有人的确已经回到邻近的村子里来了。那些女人便哭了起来："我们的人全都给打死啦……"后来，有一个战士回来了，那便是茨冈人，满脸都是硬扎扎

的络腮胡子,一只眼睛瞎了,他身上的衬衫和裤子也都破了。

布罗夫金一家人正在庭院里吃晚饭,喝着腌牛肉白菜汤,有人在外面敲门:“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伊瓦什卡把汤匙放下,怀疑地朝大门望着。

“阿门!”他答道。随后他又提高了嗓音:“留神,我们家有恶狗,小心啊!”

雅什卡拔开门闩,茨冈人进来了。他朝庭院里扫了一眼,又向那一家人打量了一下,随后张开那张牙齿脱落的嘴,沙着嗓子大声说道:

“你们好?”他往桌子边一段木头上坐下了。“在凉爽的户外吃晚饭?是不是因为屋子里有苍蝇,叫你厌烦了?”

伊瓦什卡动了动眼眉。可是这会儿,桑卡却自做主张地把一碗白菜汤推到茨冈人面前,还拿一柄汤匙在围裙上抹了一抹,递给他。

“跟我们一起吃饭吧,老人家。”

布罗夫金觉得很奇怪,桑卡竟这么大胆……“好,”他心想,“看我回头揪她的头发!……我们家的东西,她居然看见什么人就给……”可是他忍住了,没有跟她发作。茨冈人很饿,眯起一只眼睛吃着……

“这晌都在打仗吗?”布罗夫金问。

“在打仗……”(他又在喝那白菜汤了)

“嗯,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布罗夫金在长凳上动了一动,又问。

“总是那一套。人家怎么打,我也怎么打。”

“把鞑靼人打败了,是不是?”

“打败了……我们在彼列科普损失了两万人,回来的时候又损失了两万……”

“唉,唉!”布罗夫金晃了晃脑袋。“可是这儿,人们都说可汗已经向我们屈服了……”

茨冈人露出那一口只有疏疏几颗的蜡黄的牙齿。

“你去问问那些被我们撇下来烂在克里米亚的人,可汗是怎么样向我们屈服的吧……郁热,滴水全无,左边是一片腐臭的海,右边是黑海:这种水你都喝不得。鞑靼人把一口口井全用尸体填满了……我们到了彼列科普:进也不能,退也不得。人啊,马啊都像苍蝇一般

死了……是的，我们是打过仗来的……”

茨冈人用手指扒了扒唇髭，抹了抹嘴巴，瞪着一只充血的，和另一只仅仅只有两片没用的眼皮的眼睛朝桑卡望着：“谢谢你，姑娘……”他把臂肘撑在桌子上。

“伊万……我出去打仗的时候，还有一头母牛留在家里……”

“是啊，我们跟管家说过：等你回来了，没有一头母牛，那怎么行呢？可是他不听，把牛牵走了。”

“原来是这样！……那么，那些猪呢？一头阉猪，两头母猪。我是请村社照管的……”

“是照管的，朋友，我们是照管的……可是那管家却逼得很厉害，硬要我们缴饲养税……我们以为你说不定已经阵亡了……”

“这样说，沃尔科夫把我的猪都吃掉了？”

“吃了，吃了。”

“原来是这样……”茨冈人把手指伸到他那没有梳理过的、硬扎扎的头发里去搔着。“好吧……伊万！”

“嗯？”

“你不要说我来看过你了。”

“我会去跟哪一个说啊？我是一向不太多嘴的。”

茨冈人站起来。他斜过眼睛去朝桑卡睃了一下，随后慢慢地向大门走去。到了门口，他又恫吓着说：

“小心，不要多嘴，伊万……再见。”于是他消失了。从那天起，村子里再也没看见过他这个人。

七

奥夫谢·勒若夫晃晃荡荡地站在瓦尔瓦尔卡一家小酒店的门口，数着手掌心里的钱。两个射击军部队的下级军官，尼基塔·格拉德基和库兹马·切尔姆内，走到他面前。

“你好，奥夫谢？”

“别数那几个铜子儿了，跟咱们一起去吧。”

格拉德基嘟嘟囔囔地说：

“有一件事得商量一下。我们听到了坏消息……”

切尔姆内把银币在口袋里弄得丁当作响,呵呵地笑起来了。

“尽够乐一下子了……”

“你们没有抢人家吧?”奥夫谢问。“嗨,射击军弟兄们,你们在干些什么? ……”

“傻瓜!”格拉德基说。“我们在皇宫里站岗。你懂吗?”于是他们两个人又笑起来了。他们把奥夫谢带进小酒店,在一个犄角里坐下了。脸色阴沉的酒店老板给他们送来了一大瓶酒和一支蜡烛。切尔姆内把蜡烛吹灭了,朝桌子弯下身去,听着格拉德基轻轻地说话。

“可惜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去站岗。我们站在那儿……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走出来了。‘因为你们服务忠诚,’他说,‘长公主赏给你们每人五卢布……’说完,他就给了我们一袋银币……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他到底指望些什么呢? 随后他那么伤心地叹了口气:‘唉,’他说,‘射击军弟兄们,忠实的仆人们,你们跟你们的妻子住在莫斯科河对岸那些舒舒服服的房子里,日子不会长久了……’”

“‘日子不会长久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奥夫谢吃惊地问。

“是这样……‘他们要把你们这些射击军调走,’他说,‘把你们分散到小城市里去,要把我逐出射击军政厅,把摄政王赶进修道院去……所有这些风波,都是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搞出来的……为此,她替彼得成了亲……就在她的唆使之下,’他说,‘奴仆们(不过我们还找不出来是谁)给伊凡皇上吃一种慢性的毒药;他们还用木头和劈柴堵住他的寝殿,弄得他只好从后门进出……伊凡皇上在这个人世是活不长久的了。以后谁来照顾你们,射击军弟兄们? 谁来保护你们?’”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呢?”奥夫谢问。

“他们就只怕他一个人。可是现在,领主们要叫他用脑袋来偿付克里米亚的耻辱……他们要让彼得缠住我们的脖子……”

“咱们等着瞧吧……让他们等着吧! 我们敲警钟,也不是第一次了……”

“别那么大声。”格拉德基抓住奥夫谢的衣领,把他拉近一点,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

“光敲警钟也救不了我们。即使我们把个个人都杀了，像七年前那样，根子也还是会留着……我们非得把那只老母熊干掉才成……还有那只小熊，我们干吗要放过它啊？有什么东西不让我们那样干？要把他也戳在猎熊的矛枪上，——我们一定要救我们自己，弟兄们……”

尼基塔·格拉德基的话又可疑又可怕。奥夫谢怔了一怔。切尔姆内往锡杯里斟了一点酒：

“这件事一定要不声不响地干……我们得挑选这么五十个忠实可靠的人，到夜里去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放一把火。在大火中，我们用刀子来干掉他们，干净利落……”

八

各射击军团老早已回到了他们的驻地，民军里的地主们也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庄园，可是那些受了伤的、残废了的、开小差的却还在库尔斯克和梁赞的大路上，磨磨蹭蹭地回到莫斯科来。他们麕集在教堂门口，把身上那些怕人的脓疮和伤口露出来，向好心肠的人伸出一段断掉的胳膊，或是扳开没有眼珠子的眼皮，凄厉地号叫着。

“你们摸摸看，善男信女们，摸这儿，有一支箭射在我的胸口呢……”

“好心的人们，我两只眼睛全瞎了，他们用一根棍子狠打我的头，唉—唉—唉！”

“闻一闻看，大老板，你瞧，我这个胳膊已经齐臂肘烂掉啦……”

“还有这儿，他们把皮从我背上一条条剥下来……”

“这些是喝了马奶发出来的疮……给我行行好吧，好心的人们！……”

好心的教民们给这种种从没看见过的创伤吓呆了，便施舍了几个子儿。一到夜里，僻静的地方就会发现一些给砍掉了脑袋的尸体。路上、桥上、黑洞洞的巷子里发生抢劫的事。一群群残废的士兵涌向莫斯科的市集。

可是在莫斯科，大家也并不能吃饱。许多店铺都关门了。有些

商人被捐税弄得破了产，也有些商人把货物和银钱藏起来，等待市面好转。样样东西都涨价了。谁也没有一点钱。运进来的粮食里掺着碎屑，肉里出了蛆。战争以来，连鱼也仿佛长小了，变瘦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卖馅饼的扎亚茨，放在盘子里拿出来的那种腐烂的东西，简直叫人受不了。一种不祥的苍蝇出现了：给它一螫，人的腮帮和嘴唇就会肿起来。市集上挤得水泄不通，可是仔细一看，他们只出卖一种东西：浴帚。这个偌大的城市发出了愤怒、无聊、饥饿的喧闹声。

九

米哈伊尔·特尔托夫勒住马，正了正帽子。他样子很漂亮，衣服穿得很华丽；长袖衣的领子，后面耸得比脑袋还高，嘴唇上涂着颜色，眼睛周围描着线条，一直伸到了太阳穴。弯弯的马刀碰在波斯脚镫上，发出铮铮的声响。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从台阶上向他伛下身来：

"你去听听大家在说些什么……没有听到，就别嚷嚷……"

"好。"

"随后单刀直入地跟他们说：太后和她的哥哥列夫·基里洛维奇把所有的粮食都收买光了，他们存心要叫莫斯科人统统饿死……还有，可别忘了那有毒的苍蝇：你说这是他们使的魔法……"

"好……"

特尔托夫从那匹公马的两个耳朵中间冷冷地瞅了一眼，在马鞍上往前伛下身子，从敞开着的大门里飞驰出去了。到了街上，有股尘灰和臭气向他迎面扑来。一个打着赤膊、满身都是紫疱的流浪汉，尖叫着，把人群推开，要往马蹄底下扑去。特尔托夫抽了他一鞭。人群从四面八方挤向这个富有的领主，伸出他们那些肮脏的、癞皮的手掌……米哈伊尔拧紧眉头，一只手叉在腰里，从密密麻麻的人堆中慢慢地挤过去。

"漂亮的老爷，给我们点儿什么吧……"

"丢一个铜币……"

"我会用嘴接住它……"

"给我们一个子儿，给吧，给吧……"

"小心，要不，我要用粪便来弄脏你了，——还是给几个钱吧……"

"我要卖给你一把虱子！你把它买下来，要不，我要白送给你了！"

"把我踩倒吧，把我踩倒吧，我要饿死了……"

马怯生生地咬着马嚼子，用傲慢的眼神斜瞟了一下扑扑飞舞的破烂衣服、乱发蓬松的头和可怕的脸。那些乞丐和流浪汉胆子越来越大了。就这样，特尔托夫到了伊利英卡的尽头。在这儿一根柱子上，有张告示钉在一幅小小的圣像下面。一个衣服穿得很体面的人，用压倒旁的声音的嗓子念道：

> 我大皇帝诏告御前大臣兼护国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公爵，对尔之丰硕功勋，忠诚服役，深堪嘉许，吾卿一举征服圣十字及一切基督教徒之如此凶恶之世仇，**既非偶然，又属史无前例**，将其逐至万恶之老巢，予以击溃，并加歼灭……

从人群里传出来一个嘶哑的嗓音：

"被击溃和歼灭的是谁？是我们还是鞑靼人？"

人群马上愤怒地嘀咕起来：

"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征服过鞑靼人来着？"

"在克里米亚，我们连他们的面也没见着呢……"

"我们在仓皇逃命的时候倒是见着他们的！……"

"念诏书的那个傻瓜是谁？"

"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书记官……"

"戈利岑家的奴才，他的忠实的走狗呗……"

"嗯，那就揪住衣服把他拉下来……"

那个衣服穿得很体面的人拼命扬起嗓子，继续念道：

> ……鞑靼人毁坏自身之住所；在彼列科普，纵火焚烧市镇与村庄，而此辈十恶不赦之匪帮，满怀恐惧与绝愿，望风而逃，不敢在尔之前露面……吾卿统帅大军，恢复我边陲之安宁，取得上述誉满天下之光荣胜利，此一胜利并不下于率领以色列人民退出

埃及国土之摩西，凯旋归来，不损一兵一卒。基于以上种种功勋，朕等仁慈宽厚，予尔以褒奖……

一个头发硬扎扎的独眼汉子又嚷嚷起来了：

“你说，念告示的，那告示里难道没有一句话提到我吗？”

哄起了一阵笑声。有的咒骂着，走开了。一块污泥甩在那张告示上……“警卫来啊！”念告示的喊道，用手护住了身体……特尔托夫赶着马冲出人群，朝那个独眼汉挤过去。可是茨冈人仅仅对他龇了龇缺裂的牙齿，一下就不见了。有个人揪住特尔托夫的马勒：“把这个家伙的衣服统统剥下来！……”另一个人用锥子刺了一下马。马便挣扎着，喷着鼻息，用后蹄直立起来了。传出一阵暴横的呼啸。一块石子飞过来，擦破了特尔托夫的腮帮。他猛一下子从人群里冲出去，给一阵咆哮、呼啸和呐喊追赶着。

快到尼科利斯基门，他看见两个人骑着马：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和另一个蓄着漂亮的小唇髭、苍白脸、鹰钩鼻的人。一看他那件罩袍的硬挺挺的褶襞，就知道他里面一定穿着锁子甲。特尔托夫慌忙除下帽子，一躬直鞠到马鬣上。这人便是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他那聪慧的脸阴沉沉的，下嘴唇紧紧地包着上嘴唇。他眯缝着眼睛，朝人群恶狠狠地瞅了一下。奥多耶夫斯基问道：

“你吆喝过他们没有，米什卡？”

“你自己去吆喝吧……（特尔托夫的腮帮热辣辣地烧着）那些饿鬼什么也不在乎，——索菲娅长公主也好，彼得也好，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个样……我们应当派上两百名射击军到这儿来，把这批浑蛋赶散，就这样好了……”

“我们应当派一个真正干练的人来，”沙克洛维特带睬不理地说，“煽动他们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要求面包……让那些游戏兵团的士兵来对付他们……我们就这样对他们说，德国人是奉了彼得皇上的命令才来打俄罗斯人的……（奥多耶夫斯基笑了起来）赶快就去，不要拖延，把这些话告诉射击军士兵们……我再派几个可靠的人到市集上去……我们必须叫民众离开莫斯科；我们不需要大规模的暴动，光靠射击军也应付得了……”

十

一辆风尘仆仆的旅行马车，套着四匹不同颜色的马，从佩列亚斯拉夫湖边的密林里疾驰出来。那个稳重的车夫和一个骑在左边套马上的赤脚农民，向四下里眺望着。木头、木板、木片、坏了的焦油桶，抛的到处都是。看不见一个人影，虽然什么地方传来瓮声瓮气的打鼾声。离岸坡没好远，停着四艘涂着焦油的船；高高的船梢，饰着木雕，装着四方形的小舷窗，倒映在绿莹莹的水里。鸥鸟在桅杆中间飞来飞去。

列夫·基里洛维奇从马车里爬出来，皱着眉头揉了揉腰，——这一程路走得他人都瘫了。他虽然还算不得年老，可是因为纵酒过度，身体发胖了。他等着什么人走过来，自己却懒得去呼唤，兀自呼哧呼哧地哼哼着。那车夫朝太阳眯缝着眼睛，说道：

"他们在休息了……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的的确确，在那木头和桶子后面的树阴里，他们可以看见一双穿着树皮鞋的脚，一件从裸露的背脊上撩起来的肮脏的衬衫，或是一个头发蓬乱的脑袋。骑在马上的那个农民，为了搭救这位慵懒的领主，活泼地喊道：

"喂，正教徒们，这儿有谁还活着呀？……"

这样一喊，从马车近旁的缆索后面抬起来一张带着酒意的、非俄罗斯人的脸，两撇乌黑的唇髭足足有两寸半宽，用不太连贯的俄国话吼道：

"你干吗这样嚷嚷，你这个傻瓜？……"

车夫回过头来望了望领主，看他会不会抽这个家伙一鞭子？可是列夫·基里洛维奇却摇了摇头。这些事谁弄得清楚呢？彼得皇上身边，连将军们也会喝醉了酒在地上打滚的。他没有放下架子，问皇上在哪儿。

"鬼知道，"那个蓄着唇髭的人答道，又往缆索那里伏下去了。列夫·基里洛维奇顺着岸坡走过去，想找一个长着俄罗斯面庞的人，等他遇见一个穿着树皮鞋的汉子，便毫不迟疑地用脚碰了碰他。那是

一个木匠；他一骨碌跳起来，眨巴着眼睛，答道：

"早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开过船，放过炮。他大概累了，这会儿正在休息。"

他们发现彼得钻在一条小艇里，已经睡熟了，用一件长襟衣裹着头。列夫·基里洛维奇打发船上所有的人都走开，自己待在那里等他外甥醒来。彼得酣畅地打着鼾。从那宽大的荷兰马裤里戳出来两条瘦细的光腿，一双赤着的脚伸在鞋子里。有一两回他让这两条腿相互搓了一搓，在睡梦中想把苍蝇赶走。这光景特别使列夫·基里洛维奇感到抑郁不欢……帝国的命运处在一发千钧之际，他却在这儿赶那恼人的苍蝇……

现在，那些领主在克里姆林宫里公开地说："对于彼得，挺合适的去处便是修道院。他是一个跟士兵们开怀对饮的酒鬼，他会在酒店里掷骰子，把皇冠都给输掉呢。"喝醉了酒的射击军又在克里姆林宫里摇来晃去，任何一个上层人物走过，他们都是两手叉腰，目中无人地站在那里。索菲娅给这些醉鬼的军刀吓坏了，便发疯似的暴跳起来。那个不光彩的败将戈利岑，如同乌鸦一般，灰溜溜地待在他那座包着铜皮的公爵府邸里，只许沙克洛维特和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两个人晋见。个个人都明白，现在他所能选择的是：或则含垢忍辱，引退下野；或则不惜流血，夺取皇位。雷雨前的阴云笼罩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

可是皇上却在小艇里睡大觉，居然漫不经心得什么似的……

"啊，科特·基里雷奇① 舅舅，您好！"

彼得往船舷上一坐，他给太阳晒得那么黑，身上那么脏，心里那么乐。眼皮有点儿肿，鼻子正在脱皮，刚刚冒出来的唇髭那尖端向上卷着……

"你来有什么事啊？"

"来找你，陛下，"列夫·基里洛维奇严肃地答道。"倒不是来求你赐予什么恩典，而是因为事情已经弄到这个地步，你非到莫斯科去不可了。你不走，我不回去……"

---

① 彼得的舅舅，名叫列夫（意即狮子），此处故意叫科特（意为猫）。

列夫·基里洛维奇的胖脸哆嗦着,一颗颗汗珠从他帽子底下太阳穴里渗出来。彼得吃惊地瞅着他。这位懒舅舅既然这样激动,莫斯科的情况一定是糟糕透顶了。彼得往船边弯下身去,用一个掌心掬起一撮水来喝着。随后他拉起了马裤。

"好吧,这几天里我就去……"

"不是这几天里,而是今天。一点钟也耽误不得了。(列夫·基里洛维奇朝他探过身去,差一点碰到他外甥的耳朵。)昨天夜里,在靠近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雅乌扎河对岸,有人发现一百多名射击军埋伏在灌木丛里。(彼得的耳朵和颈脖马上涨红了)我们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营的哨兵,彻夜烧着火绳,吹着号角……这样,那些射击军总算没敢渡过河来……事后,有人在莫斯科听到射击军奥夫谢·勒若夫说,他们商量好的计划是这样:夜里,一听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的喊声,射击军就准备把任何从宫里出去的人,不管是谁,统统杀掉……"

彼得突然用一只手紧紧地掩住眼睛。列夫·基里洛维奇继续告诉他,沙克洛维特怎样派人到市集上去煽动饥饿的群众进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

"老百姓都变得不顾死活了,他们唯一的念头便是抢劫和掠夺。这一场新的暴动,正是索非娅所期待着的。她那些最亲信的射击军早已把一根绳子缚在救主堂钟楼的警钟上。他们本来早就要打钟的,可是射击军、公会商人和市郊居民都在迟疑:他们对警钟全已经厌腻了……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领主们一直待在自己的府邸里,仿佛受了包围似的……至于我的妹妹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她差一点神经也失常了……(列夫·基里洛维奇把脸偎依在彼得的肩上,亲昵地抽噎起来。)彼得鲁沙,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恳求你摆出皇帝的身份,去呵责他们一顿……他们是怀念皇上的威权的,——你去跺跺脚,我们会帮助你的……也不光是我们;连我们的敌人也都讨厌瓦西卡·戈利岑,而索尼卡更像骨头那样鲠在每个人的咽喉里……"

像这样的话,彼得已经听过不知多少遍了,可是今天他舅舅一面啜泣、一面嘟囔着的话却叫他吃了一惊……他好像又听到了使他毛发直竖的叫喊,又看到了咧歪的嘴巴,肿胀的颈脖,抡起的矛锋,以及

沉甸甸地落在矛锋上的马特维耶夫的身体……他童年时代肉体上体验过的恐怖感……他自己的嘴也歪在一边了，眼睛突出来，一柄无形的利刃刺进了他耳下的颈脖。

“彼坚卡！陛下，愿主和你同在！”列夫·基里洛维奇抓住他外甥耸起来的肩头。彼得在他胳臂里挣扎着，嘴角喷出涎沫。在他那不连贯的叫喊中，包含着愤怒、恐怖和惊惶。人们闻声赶来，张皇地围住正在抽筋的彼得。蓄着唇髭的潘布尔格送来了一破碗伏特加酒。彼得像个小孩子那样，只是喷出来，没有喝进去，——他的牙齿咬得那么紧。人们把他往列夫·基里洛维奇的马车上拖，可是他用脚踢着，叫他们把他放在草地上。这样，他总算安静了……后来他坐起来，用双手抱住瘦骨嶙峋的膝盖。他望着亮闪闪的湖面，鸥鸟在船桅的上空盘旋。尼基塔·佐托夫不知从什么地方一摇一晃地跑来。因为早晨举行过战斗演习，他还穿着“公爵教皇”的大氅；他头发蓬乱，胡子上粘着一根根干草。他在彼得身边蹲下了，怜惜地瞅着他，那样子活像一个长着髭须的老太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听听我这个傻瓜的话吧……”

“滚你的……”

“我滚，万岁爷……我们也玩得太误正事了……应当歇手了……那都是些孩子们做的游戏……”

彼得扭过头，尼基塔跪着爬过去，从另一边瞅他的脸。彼得推开他，一言不发地坐上了马车。列夫·基里洛维奇急忙画了个十字，赶了上去……

十一

圣母升天大教堂里，祈祷仪式都快结束了。在暗金色的穹顶下，充满了左席教区唱诗班和右席内廷唱诗班的孩子们那清脆悦耳的歌声和粗壮洪亮的歌声。在描金的圣像前面，一丛丛蜡烛发出轻轻的毕剥声，照亮了领主们一张张热烘烘的脸。这一次祈祷是由总主教主持的，他活像一个从苏兹达尔派的圣像里降下来的大殉教者；只有他的一双眼睛，两只软弱的手，一绺直垂到肚脐、在法衣上面拂动着

的狭溜溜的胡子，显出一些活气。十二个魁梧的辅祭，头发浓密，相貌凶悍，铮铮地弄响着沉甸甸的香炉。总主教跟他旁边的一位大主教和几位主教，在一团团香烟里凫泅着。副主教念祷文的声音，如同烈酒一般注满了整个教堂。这便是所谓第三罗马。那骄傲的俄罗斯的心，欢乐起来了。

御座坛上，一顶紫红色的华盖底下站着索菲娅。伊凡皇帝站在她的右手，他半闭着眼睛，带着病容的颧骨上烧着一块块红斑。又长又瘦的彼得站在她的左手，他活像一个农民，在圣诞节穿上了不合身的皇袍。领主们一瞅他总要发笑，就用手绢掩住嘴：这条模样古怪的泥鳅，连站也不会站，老是在那里扭动，颈脖像鹅一样笨拙地摇晃着……索菲娅至少还懂得怎么样保持帝王的威严。她脚下垫着一张板凳，为了让自己显得高些。她的脸很平静，两个手掌叠起来放在胸口，而她的手、胸脯、肩头、耳朵和冠冕上都暖和和地闪烁着珠光宝气，倒像喀山圣母亲自站在这顶华盖底下似的……可是这一位库奎区的酒鬼，嘴角上却爆出了一个个肉疙瘩，仿佛就要咬人一般；是的，不过他这一咬是不会有什么力量的……他的眼神又凶悍又傲慢……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没有一点虔敬的念头……

祈祷做完了。教堂里的差役们忙乱起来。神幡、云母风灯、十字架和圣像擎在手里，摆动着。这一个行列从鹄立两旁让路的领主和贵族们前面走过去。总主教被辅祭们扶着，向沙皇们鞠一躬，照例请他们捧着喀山圣母的圣像，走过红场到喀山大教堂去。莫斯科大主教把圣像献给伊凡。伊凡捻着疏疏的几茎小胡子，朝索菲娅望了一眼。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如同一尊偶像，眼睛望着从小窗子的云母片里透进来的一缕阳光……

“我捧不动那么多路，”伊凡怯生生地说道。“我会弄掉的……”

于是那大主教走过彼得面前，把圣像献给索菲娅。她张开一双沉甸甸地戴满戒指的手，紧紧地、贪婪地抓住了圣像。眼睛仍然望着那一缕阳光，她从垫脚凳上跨下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沙克洛维特，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他们都穿着黑貂皮大衣）马上朝摄政王走拢去。大教堂里一点声息也没有。

“把它交给我！……（大家都听到，不知什么人含糊、喑哑地说了

一句。)把它交给我！……(嗓音更响,而且更带着仇恨了。)"等大家一望到彼得,才明白原来是他在说话……他脸色红得发紫,眼睛圆得像只猫头鹰。他抓着金色的螺旋形木杆,那华盖便摇摆起来了……

可是索菲娅只稍稍停了一停,既没回过头来望一望,也没露出一点作难的神色,彼得断断续续地、粗声厉气地说,让全教堂的人都听得到:

"伊凡不去,我去……你回家好了……把圣像交给我……这不是女人家的事……我不允许这样做……"

索菲娅抬起眼睛,用人间少有的甜蜜的声音说道:

"唱诗班歌手们,唱那伟大的出埃及歌吧！……"

于是她移步下来,慢慢地从一排排领主的身边走过,她身量矮小,服饰豪华。彼得伸长脖子,望着她的背影(领主们用手绢掩着嘴,闷闷地笑着:这倒很可笑,可是也很惨呢)。伊凡小心翼翼地跟着他姐姐走下来,小声说:

"得啦,彼得鲁沙,跟她和好吧……你们吵什么,争什么啊?……"

十二

沙克洛维特在椅子上往前面伛着,直瞪瞪盯住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穿着紫红色的绸法衣,把一绺保养得很好的、乌鸦翅膀一般乌黑的胡子小心地捻着咬着,也望着戈利岑。房里桌子上,只点着一支蜡烛。帐顶上的鸵鸟毛,在整个天花板上投下了黑影,天花板上画的是:飞马、爱神和赤着脚的少女正在为一个面貌跟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模一样的英雄加冕。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本人躺在一张铺着熊皮的木炕上。他在克里米亚远征中得了寒热病,这会儿正在发冷。他齐鼻子裹着一件灰鼠皮袄,两只手插在袖管里。

"不,"等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说道。"不,我不能听这种话……上帝给予生命,也只有上帝能夺走他的生命……"

沙克洛维特懊恼地用帽子拍着膝盖,向梅德韦杰夫瞅了一眼。

梅德韦杰夫不假思索地说道：

“经书上写着：‘我要派一个复仇使者。’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上帝并不拿走生命，可是遵照‘他’的意旨用人的手来拿走……”

“他在教堂里嚷嚷，好像在小酒店里似的，”沙克洛维特急躁地补充着说。“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到现在还没苏醒过来，——他把她吓唬到这样的地步……他们教养出了一只小狼，在他看来，凡事不过起头难罢了……你等着吧，他会带了他的游戏兵到莫斯科来，他们现在已有三千人，说不定还要多些……他们都像好久没有骑的公马……我说得对不对，西尔韦斯特尔？”

“他会给人类带来毁灭，给正教教会带来创伤，会使血流成河……我们用星占图来算他的命时，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谶语啊、数字啊、线条啊，都给血水泡得发胀了……唉—唉……老早就已经说过啦：等着看他的星占图吧……”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脸色灰白，用臂肘撑起了身子……

“你没撒谎吧，神甫？（西尔韦斯特尔把胸前的十字架拿起来）你说的是什么话啊？”

“我们等这个星占图，已经等了好久了，”梅德韦杰夫又说了一遍，语气那么古怪，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脊梁上随即感到一阵热病的寒噤。沙克洛维特一骨碌站起来，银链子铮铮地响着，把军刀和帽子挟在胳肢窝底下。

“时间要来不及啦，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小心啊，我们的脑袋就要给挂到木杆子上去示众了……你犹豫，你畏缩，你也束住了我们的手……”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闭上眼睛，喃喃地说：

“我没有束住你们的手……”

从他那里，他们打听不出别的话来。沙克洛维特走了，隔着窗子他们可以听到他在大门外发疯似的策马飞驰。梅德韦杰夫往戈利岑的枕头边坐下了，谈起约阿基姆总主教来。他说总主教口是心非，愚蠢而且软弱。他们在圣器室替他穿法衣的时候，大主教们闹着玩儿推他，在他背后做一些猥亵的手势。应当有一位年轻的、有学问的总主教，教会才能像葡萄园那样欣欣向荣……

"用那些神圣的葡萄,可以编结你的皇冠,爵爷……(他拿浸透了白檀水和玫瑰油的胡子去搔搔戈利岑的耳朵……)就拿我来说吧:不,我是不会拒绝总主教的法衣的……我们会开出花来……预言者瓦西卡·西林在'伊凡大帝'钟楼上,从手指缝里观测太阳,看见了这种种的迹象……你去跟西林谈一谈……再说那约阿基姆,嘿,每逢星期六,总有人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偷偷地带给他四桶鲫鱼……他可都收下来了……"

梅德韦杰夫也走了。于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睁开那双干涩的眼睛,听着。公爵的侍从在门外打鼾。院子里,卫兵们在石板上踱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拿起蜡烛,打开那扇给床帐遮着的暗门,顺着一道陡直的盘梯走下去。寒热病使他浑身打颤,头脑一片混乱。他不时地停下来,把蜡烛举在头顶上,担惊受怕地望着下面那一团漆黑的地方……

"放弃那伟大的计划,回到自己的领地上去吗?让这种混乱的时势过去,让他们狗咬狗,发泄他们的愤怒,自己不要牵涉进去吗?……是的,可是那种耻辱呢?那种不光彩呢?他们会说:他曾经带过兵,而现在却在牧鹅了,什么公爵,什么瓦西里!……(蜡烛在他那只变得冰冷的手里抖动着)他本来伸出手去想抓那皇冠,而现在却在赶鸡了……(他咬紧牙关,跑下了几步梯级)那么,剩下来的是什么,是索菲娅想的事,是沙克洛维特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想的事吗?……杀!要是我们不杀彼得,那么他就会杀我们!可是,如果我们敌不过他呢?这是件不光明的事,不为人知的事,不可靠的事……主啊,给我开导开导吧!……(他画了个十字,往砖墙上一靠。)要是这个时候不害寒热病该多好……"

到了楼梯脚,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好容易把铁闩拔开了,走进一间有拱顶的地窖,在那儿一个犄角里,魔法师瓦西卡·西林戴着脚镣,躺在一条毡毯上……

"好心的老爷,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我以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了……"

"起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蜡烛搁在地上,将皮袄裹得更紧一些。

几天以前，他下命令把住在梅德韦杰夫家里的瓦西卡·西林抓起来，戴上镣铐。这瓦西卡太乱说一气了，他胡诌什么有些有势力的人问他要了春药，拿去献给一个谁都不敢提一提的人用；又说为了这件事，他就要在莫斯科弄到一幢房子，而且可以在官家酒店里白吃白喝……

“你是不是观测过太阳？”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问道。

瓦西卡自言自语着跪下了，贪婪地、大声地吻着公爵脚下的两块泥地。随后他又站起来：又矮又胖，熊一样的鼻子，光秃秃的脑瓜；两道浓眉从鼻梁一直斜到太阳穴上的鬓发边，一对深陷下去的眼睛奕奕地露出一副狂暴的冒失神态。

“一大早，他们把我带到钟楼上去了，后来在正午，他们又把我带去了一次。我不想隐瞒我看见了什么……”

“这就可疑啦，”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说。“天体上怎么会有迹象呢？你在胡诌……”

“是有迹象的；是有的……我们习惯于从手指缝里观测，那仿佛是一种通过我而出现的预言，观测的时候，我就像看一本书似的……当然啰，也有一些人是从克瓦斯的渣滓、或是从对着月亮的筛箕里看的……只要有这个本领，为什么不能看呢？……唉，老爷！”瓦西卡·西林突然哼了哼熊鼻子，身子摇啊晃的，逼人地瞅住了公爵。“唉，好心的老爷！……我什么东西都看到了，什么事都明白了……那儿站着一位皇帝，又高又黑，皇冠在他脊背上摆动……还有一位皇帝，漂漂亮亮的……唉，说出来才可怕呢！……头里插着三支蜡烛……两位皇帝中间，还有两个人紧紧地搂着，如同车轮一般旋转，这两个人仿佛是夫妇。两人都戴着皇冠，而太阳在他们中间热烘烘地照！着……”

“我不明白你在嘟囔些什么，”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拿起蜡烛，往后退。

“一切都会按照你的希望实现的。一点也不要害怕！……站定脚跟！……继续把我的药草暗中下给她；这样会使事情更有把握……不要让女的安静，要满足她的欲望，要满足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已经退到了门口……）好心的老爷，关照他们把我的脚镣

拿掉吧……(他像一只系着链子的狗似的扭着那脚镣)老爷,吩咐他们送点吃的东西来。从昨天起,我一点东西都没吃过……”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呼吼着,铮铮地弄响着镣铐,用凶恶的嗓音嚷嚷着……

十三

射击军团五十人长库兹马·切尔姆内、尼基塔·格拉德基和奥布罗西姆·彼得罗夫试图挑动各区射击军起来闹事,弄得筋疲力尽。他们走到一户户人家,狠狠地打开门:“你们干吗还在这儿跟女人睡觉,我们的脑袋都快要不保了……”他们在看守所前面发疯似的嚷嚷:“我们要用松焦油给领主们的府邸和商人们的房子打上标记;我们要抢他们的铺子,把他们的浮财拿来分掉……现在,又有了自由啦……”他们把一些匿名信散在市集上,然后就在那儿,一面狂暴地咒骂,一面念给老百姓听……

可是,射击军却像潮湿的木柴,只会嗞嗞地响一下,就是烧不着——暴动的红光照耀不起来。而且,他们还害怕:“瞧,有多少贱民在莫斯科;警钟一敲,他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捣毁,我们自己的财产也还难保呢……”

有一天一大早,米亚斯尼茨基门附近发现四个射击军士兵昏倒在地上,脑袋给砸破了,四肢给砍断了。他们给拖到了斯特列米亚尼团的看守所里。大家派人去把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请来了。他们对他讲了经过的情形:

“我们在大门边站岗,那天我们根本没有喝醉酒。时间正是破晓……突然有几个人骑着马从荒地上飞驰而来,没头没脑地用斧背、铁锤和短锤往我们身上乱打……最凶的一个是胖子,穿着白缎子的长襟衣,戴着领主的帽子。另外几个人想要拦住他:‘别打了,列夫·基里洛维奇,你要把他们打死了!……’可是他喝道:‘更糟的事还在后头呢,我要替我哥哥向那些该死的射击军报仇。’”

沙克洛维特笑眯眯地听着。他看了看他们的伤口,把一根斩断的手指拿起来,从台阶上亮给射击军以及其他的人看。“是的,”他

说，“看样子你们不久也会被拉着脚拖走呢……”

事情非常奇怪。大家都很难相信，列夫·基里洛维奇会突然这样胡作非为起来……可是格拉德基、彼得罗夫和切尔姆内却早已把这个消息传到了市郊，说什么列夫·基里洛维奇和他的伙伴们半夜里骑马出来，打量人们的脸，认出一个七年前参加过克里姆林宫叛乱的人，便把他打了个死去活来……“本来嘛，”射击军温顺地答道，“他们总不会因为你参加了叛乱，就来抚摩抚摩你的脑袋的……”

三天过去了，在波克罗夫斯基门附近，就是那批骑着马的人连同那个胖子领主又用铁锤、鞭子和军刀猛扑一个哨所，打伤了不少人……有些团队里敲了警钟，可是射击军都那么害怕，大家不敢走出来……一到夜里，值岗的人溜跑了。他们要求，以后值勤得派一个分队，至少有一百人，而且还要配备一门大炮……倒像射击军都着了邪魔；他们统统给吓昏了……

后来传出这样的谣言，说是那些骑着马的暴徒，有几个已经被认出来了。那是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作为情人住在他家里的米什卡·特尔托夫、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那个穿白缎子长襟衣的人，甚至据说还不是什么领主，而是索菲娅公主的一个亲信，书记官马特维卡·绍申。人们不免惊讶起来：他们这样胡搅，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呢？

在莫斯科，这是个苦难的年代，到处惶惶不安。每天夜里，总有五百人的一个分队被派到克里姆林宫去。从那边回来，他们都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人们担心他们会放火。据说做得很巧妙的手榴弹已经准备好，尼基塔·格拉德基偷偷地把它们带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放在彼得皇上经过的路上，可是结果没有爆炸。个个人都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大家隐藏起来了。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自从彼得回来以后，大炮的轰击声就没有断过。脸刮得光光的士兵，头发梳得跟女人一样，戴着便帽，穿着绿色长襟衣，驻守在沿路的鹿砦后面。有好几次，一帮流浪汉在市集上声嘶力竭地嚷嚷了一阵，大伙儿便涌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打算抢劫仓库，可是还没到达雅乌扎河，就碰上了士兵，而且被他们用开枪来吓唬住了。人人都弄得很厌烦；但求一个吃掉一个，越快越

好：索菲娅吃掉彼得，或是彼得吃掉索菲娅都行……只要局面能稳定下来就好……

十四

瓦西里·沃尔科夫骑在马上，顺着米亚斯尼茨基街，在鹿砦中间穿行着。他每走一步都会被拦住盘问，他总是答道："彼得皇上的侍臣，带着皇上的圣旨……"在卢布扬卡广场上，篝火的光芒照亮了粗矮的塔楼，和那朝着涅格林纳雅河的方向没入黑暗中去的、剥蚀了的带有雉堞的城墙。这一点光芒使得那镶嵌着八月的星星的天空越发显得黝黑，使得广场周围那些栅栏和围墙里面的树木越发显得浓密了。低矮的小教堂顶上的十字架闪闪生光。时间这么晚，许多货篷都已经没有人了。靠右，有几个执着长柄斧的人坐在斯特列米亚尼团的长长的哨房前面。

沃尔科夫奉命（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被派到克里姆林宫去）去看看城里的情况。这是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他现在白天黑夜都待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派他去的。那边原先那种萎靡不振的生活已经结束了。彼得从佩列亚斯拉夫湖赶回来，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前的种种娱乐，现在连提都不提了。喀山圣母节日那天，他回到宫里，愤怒得大发疯劲，好容易给喝了圣水才算平静下来……现在，他最心腹的大臣是列夫·基里洛维奇和鲍里斯·戈利岑。他常常跟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小声儿商量，——彼得很听他们的话。游戏兵团士兵们的给养已经增加了，他们还发给了新的皮带和手套，——这些钱都是到库奎区去借的。不带十几名武装的侍臣，彼得决不到庭院或是田野里去。而且他仿佛随时都会回过头来望望，好像不信任他们似的，他对每个人总是打量得很仔细。那一天，沃尔科夫跨上马背的时候，彼得就从窗口里喊道：

"要是索菲娅问起我，你一句也不要说……就是他们把你吊在拷问架上，你也一句不要说……"

沃尔科夫向空荡荡的广场扫了一眼，便小跑起来了……"停住，停住！"黑暗中有人凌厉地吆喝着。一个大个儿的射击军横穿着道路

跑过去，一边从肩膀上卸下了火绳枪。“你上哪儿去？……”他一把抓住了马勒……

“喔，喔，小心点儿，我是皇上的侍臣……”

那射击军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吹了一声口哨。于是另外五个射击军跑过来了……

“他是哪一个？……”

“侍臣吗？……”

“咱们要的正是他……”

“是他自投罗网……”他们把他包围起来，带往哨房去。到了那儿，就着篝火的亮光，沃尔科夫认出那个大个儿的射击军是奥夫谢·勒若夫。他挺了挺身子，——事情不妙啦。奥夫谢仍然抓着马勒，说道：

“喂，跑得快的，赶快去找尼基塔·格拉德基来……”

有两个人不太情愿地出去了。射击军的兵士从篝火旁边、从哨房前面的长凳上站起来，或是把蒲席掀开，从大车里爬出来。聚拢了五十来个人。他们一声不响地站着，好像这件事跟他们毫不相干似的。沃尔科夫胆子大了：

“你们干的不是好事，射击军弟兄们……你们难道都长着两个脑袋不成？……我这是在送皇上的圣旨。你们把我抓起来，这是拦劫，这是背叛……”

“住嘴！”奥夫谢挥了一下火绳枪。

一个年老的射击军把他拦住了：

“别碰他：他不能不服从命令。”

“就是这句话嘛，我不能不服从命令。我是皇上的仆人。可你们是谁的仆人呢？小心点儿，射击军弟兄们，不要打算错了！霍万斯基得过宠，可是他落了个什么下场？你们也得过宠，可是红场上的记功碑到哪去了？你们的自由到哪去了？”

“别胡扯，你这只母狗！”奥夫谢喝道。

“我着实替你们可惜。戈利岑把你们带到草原上，拉来拖去，你们难道还没受够吗？……你们支持他、拥护他好啦，他会带你们去作第三次远征的……到临了，你们会挨门挨户去乞讨面包渣儿的……

(射击军士兵们一声不响，空气越发沉闷了。)彼得皇上已经不是个小孩了……他害怕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也许倒该害怕他呢……喂，射击军弟兄们，快别这样胡搅了！……”

“嗨——！”有人狂暴地喊了一声，射击军士兵们都吓了一大跳。沃尔科夫嘶哑地哼了一下，举起一只胳膊，倒下去了。原来尼基塔·格拉德基已经从后面跳到他的马上，一把揪住他的颈脖。两个人一块儿滚在地下了。格拉德基把沃尔科夫翻过来，骑在他身上，揍他的嘴巴，打落了他的帽子，扯下了他的军刀。随后他一骨碌跳起身，哈哈大笑着，抡了抡军刀，——一张宽额头、大嘴巴的麻脸。

“瞧，这是他的军刀……我也要把彼得皇上跟这个一样扯下来！……把他带到克里姆林宫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那儿去……”

射击军士兵们把沃尔科夫拉起来，带他走下小丘，傍着基塔城的城墙，经过那发霉的涅格林纳雅沿岸张开着枝杈、筑满了乌鸦窠的盘曲的老柳树，经过那些绞架和装在竹竿上的轮子。格拉德基走在后面，冲出一股熏人的酒气。他们打库塔菲亚钟楼旁边走进了克里姆林宫。篝火在大门里燃着。好几百个射击军，有的靠住宫墙坐着，有的在草地上躺着，有的在四处走动。他们把沃尔科夫拉过一条黑糊糊的走廊，推进一间点着长明灯的低矮的屋子。格拉德基到殿里去了。一个满脸皱纹的、温顺的哨兵站在门口。他倚在一把长柄斧上，悄悄儿说：

“你别生气，你瞧，我们自个儿也都没有办法嘛……要是上边下了命令，我们就打……这是饥饿的年头哪，贵族老爷……我家里有十四口人……我们本来还做点儿买卖，可是眼下，就靠他们给的那一点儿过日子……你别以为我们是反对彼得皇上的……谁要来统治我们，谁就可以来统治，——眼下就是这个样儿嘛……”

索菲娅进来了，如同少女似的头上什么也没戴，穿着一件用黑貂皮镶边的、黑丝绒的宽袖外衣。她绷着脸往桌子边坐下了。跟在她后面的是长相漂亮的沙克洛维特，他笑眯眯的，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穿着一件荨麻色的射击军长襟衣。他挨在她旁边坐下了。尼基塔·格拉德基，这个忠实的奴才，有点儿傻头傻脑地，斜倚在门上。沙克洛维特在翻弄着从沃尔科夫口袋里抄出来的那封彼得的信。

“公主殿下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你为什么这样半夜三更，急急忙忙地把它送来啊？”

“是个间谍，”索菲娅咬紧牙关说。

“我们很高兴跟你谈谈，皇上的侍臣……彼得皇上圣躬康泰吗？太后福躬康泰吗？他们是不是打算跟我们一直生气下去？（沃尔科夫不吱声）你还是回答一下的好，要不，我们要强迫你回答了……”

“我们要强迫你回答，”索菲娅轻轻地重复了一遍，用一种阴沉的、农民似的眼色瞅着他。

“游戏兵团的兵士是不是供应得很好了？他们还缺不缺什么东西？……种种情况公主殿下都想知道呢，”沙克洛维特盘问着。“为什么你们在路上放了步哨？闹着玩儿，还是害怕什么人？给你们这样一弄，到莫斯科来，不久就要没有车马通行的大路了……你们还拦截粮车，——这种做法难道是对的吗？……”

沃尔科夫遵照指示，耷拉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不说话是很可怕的。可是沙克洛维特盘问得越是急躁，索菲娅的脸绷得越是吓人，他的嘴唇也就闭得越是执拗。他这样调皮是要后悔的。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过着懒散的生活，他已经积聚了很多的力量。而他的心也变得热乎起来了：拷打我吧，来啊，拷打我吧！我什么也不会说……假定这会儿沙克洛维特拿着小刀扑过来，要一条条割下他背上的皮肉，他也会目中无人地、愉快地瞪住他的眼睛的。于是他仰起脑袋，就这么目中无人地、愉快地直瞪着他们。索菲娅的脸刷地白了，鼻孔煽动着。沙克洛维特猛一下子跳起来，疯狂地直跺脚：

“你是要在拷问台上回答吗？”

“我没什么可以回答你们的，”沃尔科夫说（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挪一挪脚，耸一耸肩。“你们自己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吧，你们的射击军，护送你们去大概是足够的……”

沙克洛维特用足劲道往他的心口上打了一拳。沃尔科夫喘了口气，直往后退，看见索菲娅从桌边站起来，她那怒气冲天的、胖乎乎的脸兀自在哆嗦。

“砍掉他的脑袋，”她暗哑地说。尼基塔·格拉德基跟那个哨兵把沃尔科夫拖到院子里。“刽子手！”尼基塔喊道。沃尔科夫死气沉沉

地耷拉在他们的胳膊上。他们把手一松，他就脸朝地扑下去了。有几个射击军走过来，打听他是谁，为什么要斩首。他们笑着，在黑黝黝的广场上一个个喊过去，要找一个自愿担任刽子手的人。格拉德基自己好像要动手拔刀出鞘，但是有人跟他说："这才丢人呢，尼基塔·伊万内奇，为这点小事来血污你的军刀。"他一面咒骂，一面跑回殿堂去了。这时那个年老的哨兵朝着直僵僵的沃尔科夫弯下腰去，碰碰他的肩膀：

"快走，祝你幸运。别走大门；沿着墙根跑，找个地方翻墙出去……"

卢布扬卡广场上的篝火已经熄灭了（只有哨房旁边的一堆还在冒烟），不管奥夫谢怎么样怒吼，谁也不肯去搬木柴。黑地里，很多射击军都溜回家去了。也有的已经睡熟了。有五个人挨着围墙站在几株亭亭如盖的菩提树荫底下，正在悄悄地谈话……

"格拉德基说：在梁赞一家客栈里，鲍里斯·戈利岑藏着六十条铮铮作响的银链子……他说咱们可以拿来均分，把它们卖了……"

"格拉德基只想抢人家东西，可是跟他去了，他捞到的就少了。"

"他们都靠不住：他们抢了东西，倒霉的却是咱们。"

"那个侍臣说得对：咱们不久也许倒该害怕彼得皇上了……"

"害怕吗，时间也不会太久了……"

"倒是咱们的这位长公主啊，——有些人，她会赏给他们金钱；另一些人，却不能不白天黑夜地值岗，弄得家里什么事都荒废了……"

"我吗，嗨—嗨，我倒真想头也不回地赶去参加游戏兵团呢……"

"你们瞧吧，弟兄们，他到底会出人头地的……"

"这很清楚……"

"咱们等在这儿，没有一点好处……咱们只会得到一根套到脖子上来的绞索……"

他们都不吱声了，往四下里望了望。从克里姆林宫那个方向，有人拍马疾驰而来。"又是那个格拉德基……什么事情使得那个魔鬼赶的这样飞快？……"格拉德基醉醺醺地把马赶进了篝火，跳下鞍，

喝道：

“射击军干吗还没集合？干吗没有把他们派到大门口去？克里姆林宫里，个个人都准备好了，倒是你们这儿，连篝火也没有燃起来！睡觉！一批魔鬼！奥夫谢在哪儿？派他到射击军区去！等我们把救主堂钟楼上的钟一打响，大家就准备战斗！……”

格拉德基一面咒骂，一面撒开两腿跑到哨房里去。于是站在菩提树底下的那几个人便交谈起来：

“警钟……”

“今天夜里……”

“他们集合不起来的……”

“不……”

“可怎么办呢，弟兄们，如果……呢？”(他们的头聚得更拢了，大家压低了嗓子。)

“那边会感谢我们呢……”

“当然啰……”

“总是奖金啊什么的……”

“弟兄们，这儿糟透了……”

“我们知道……弟兄们，哪一个愿意去？应当有两个……”

“好，哪一个？”

“德米特里·梅尔诺夫，你去不去？”

“去。”

“雅科夫·拉德金，你去不去？”

“我吗？好，我去……”

“要想尽办法见到他本人……你往地下一跪，把情况解释一下……你说：‘企图杀害您的阴谋已经策划好了，万岁爷……我们是您的忠实的奴仆，因为我们都吻过十字架了……’”

“你用不着教我们，我们全知道……”

“我们会说的……”

“去吧，弟兄们！……”

十五

要靠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两个营去打仗,那是不能设想的。三万射击军,克里姆林宫的禁卫,外国步兵,戈登将军的团队:他们会把游戏兵团像苍蝇一样消灭干净呢。鲍里斯·戈利岑坚决主张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安安静静地等到春天。要不了多久,又是秋天的泥泞,又是霜冻,你即便用棍棒也没法儿叫那些射击军离开暖炕,出来打仗。到了春天,不妨看情况再说……对于他们,情况不可能再坏,可是对于索菲娅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情况也许会更糟:冬季里,领主们终究会吵得不可开交,会开始投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来;射击军会领不到薪饷,——国库空虚了。老百姓饿着肚子,商业区居民和手艺人遭到破产,商人们怨声载道。可是万一索菲娅竟然敲起警钟,发动军队,那就得带着游戏兵团的兵士赶到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去,躲在那难以攻破的围墙里面,——经过考验,那地方可以坚守一年,或者还要久些……

依照鲍里斯·戈利岑的意见,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秘密地送给圣三一修道院院长维肯季一些礼物。鲍里斯·戈利岑亲自去了那边两次,跟修道院长谈了话,请求保护。佐默尔将军每天阅兵,每天检查,——因为轰射大炮,宫中的玻璃窗几乎全部给震坏了。可是当彼得提到莫斯科的时候,佐默尔只是阴郁地往唇髭里哼了一哼:“哦,我们可以自卫……”勒福尔特有时候还来,可是不怎么频繁了。他清醒,殷勤,带着怯生生的微笑,这副神气叫彼得比对什么都更惊讶……他甚至连勒福尔特也不再信任了。他常常在半夜里叫醒阿列克萨什卡,两个人胡乱把长襟衣一披,跑出去检查岗哨。彼得冒着夜间的潮气,站在雅乌扎河边,久久地朝莫斯科那个方向眺望,——一片漆黑,没有一星灯火,一种不祥的沉寂。

忽然冷得一阵哆嗦,他闷闷不乐地招呼阿列克萨什卡,慢慢地走回去睡觉。

自从他回来以后,只有头几夜他跟妻子睡在一起。之后,他就吩咐把他的床搁在宫殿的一间边厢里,那间屋子很矮,只有一扇窗,像

是一个小储藏室，——皇上睡在一张木炕上，阿列克萨什卡铺了条毡毯睡在地板上。叶夫多基娅当初等她心爱的人回来，哭得眼睛都肿了，——她已经怀着四个月的身孕，现在丈夫好容易总算盼来了，而她却又在流泪了。她本来想要跑到路上去迎他，可是那些老婆子不让她出去。后来她挣脱了，冲到门厅里她丈夫那儿。他进来了，又长又瘦，而且有种陌生人的样子，于是她把自己的脸、胳臂、胸脯和身体偎依过去……她心爱的人用那粗糙的嘴唇来吻她——他浑身发出一股松焦油和烟草的味儿。用手掌很快地摸了下她那开始大起来的肚子，他只是问了句："嗯，嗯，像这样一件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写信来告诉我？……"有一阵，他的脸变得柔和了一些。随后他带着妻子到他母亲那儿去请安。他断断续续、含含糊糊地说着，搐动着一个肩头，还往浑身上下搔着。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后来说了："我亲爱的彼坚卡，打早晨起澡房里就已经生了火了……"他异样地瞅着他母亲："妈妈，我不是因为身上脏了才发痒啊。"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心里明白，眼泪便从她的腮帮上滚下来了。

只有三夜，叶夫多基娅总算把他骗进了寝宫，——她是怎么样眷恋他，热爱他，渴望着跟他撒一回娇啊！可是她觉得羞答答的，甚至比他们新婚的那一夜更加张皇失措，竟不知道自己该向她心爱的人问些什么话。于是她睡在镶着珍珠的枕头上，如同傻瓜一般。他在睡梦中不时地哆嗦一下，搔爬一阵。她一动也不敢动。可等到他搬去睡在那个小储藏室里以后，她便羞愧得连别人的脸也不敢正视了。可是彼得却仿佛已经忘记了他的妻子。他一天到晚忙着，东奔西跑，还跟鲍里斯·戈利岑嘟嘟囔囔地谈话……就这样，八月来到了……莫斯科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充满着不安的情绪，小心戒备着。

十六

"明－赫尔茨，你写封信给罗马皇帝，向他借一支军队怎么样？"

"傻瓜！……"

"你指的是我吗？"阿列克萨什卡四肢着地，从毡毯上撑起身来，

爬到彼得那儿。他的眼睛跳动着。“我说的一点也不傻，明－赫尔茨。你得借这么一万步兵……也不用多……这件事你不妨跟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谈一下。”

阿列克萨什卡往枕头旁边蹲下去。彼得侧身躺着，蜷起了膝盖，用毛毯蒙着头。阿列克萨什卡咬了咬嘴唇：

“当然，我们没有钱花在这上面，明－赫尔茨……需要钱……我们可以骗……我们难道不可以骗皇帝吗？我亲自赶到维也纳去一趟好了。嘿，瞧我们怎么样向莫斯科进军，向射击军进军吧，我这话一点不假……”

“去你的！……”

“嗯，好吧……”阿列克萨什卡披着羊皮袄，又机灵地溜回去了。“我不是说要向瑞典人或是鞑靼人屈膝哀求……我明白眼下的情况。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用不着那么做……这是您的事……”

彼得从毛毯底下含含糊糊地说，好像是从咬紧着的牙齿缝里迸出来似的：

“你这个主意出得太晚了……”

大家悄没声儿了。小屋子里热得很。一只耗子在炉子底下搔爬着。远远地传来一声：“口令！”雅乌扎河边的哨兵喊道。阿列克萨什卡开始呼吸得平稳了……

这几夜彼得一直失眠。头一埋到枕头里，他就会听到一阵无声的叫喊：“失火啦！失火啦！”而他的心就会像羊尾巴一样抖动起来……睡意就溜走了。他平静下来，可是仔细一听，就会听到板墙后面好像有人在宫中远处哭着……这几夜，他想得很多……他回顾了一下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度过的年月，虽然受到迫害，退居冷宫，可是日子还过得很逍遥，很愉快，很热闹，糊里糊涂，无思无虑……到临了，他对谁都成了一个陌生人……一只小狼，一个士兵的游伴……他跳舞，他玩耍，可是现在，刺客的刀子已经搁在他心坎边了……

睡意又飞走了。彼得在毛毯底下蜷缩得更紧了。

……姐姐，他的那个姐姐，又无耻，又残忍！……宽宽的屁股，胖胖的颈脖……（他记起了她怎么样在大教堂里的华盖底下站着）涂着胭脂的乡巴佬的脸，——屠夫的老婆！她居然下命令把手榴弹放在

他走过的路上……她居然还派来了揣着刀子的人……昨天，厨房里发现一小桶克瓦斯，——幸亏他们先叫狗尝了一尝，那狗一喝就死了……

彼得试着把这些念头赶走……可是怒火在他太阳穴的血管里爆炸……要他的命！可是野兽也好，人也好，都不会像彼得这样贪婪地爱活呢……

"阿列克萨什卡……小鬼，睡熟了吗？给我拿一点克瓦斯来……"

阿列克萨什卡睡得呆愣愣的，从羊皮袄底下跳起来。他一面在身上搔着，一面用勺子舀来了一点克瓦斯，自己先尝了一尝，然后递给彼得。他打了个哈欠。他们谈了一会儿。"口令！"从远处传来一声凄凉的、不眠的叫喊……

"我们睡吧，明－赫尔茨……"

彼得把两条光着的瘦腿从木炕上挪下来……这会儿可不是什么错觉了，——沉重的脚步声慌慌张张地从走廊里一路响过来……谈话声，叫喊声……阿列克萨什卡只穿一身衬衣裤，站在门口，两只手各拿一支手枪……

"明－赫尔茨，他们跑到这儿来啦……"

彼得朝门口瞅着。他们跑过来了……他们在门口停住……有个发抖的嗓音在说：

"陛下，醒醒吧，不好了！……"

"明－赫尔茨，这是阿廖什卡。"

阿列克萨什卡拔开门闩，尼基塔·佐托夫气急败坏地走了进来，他赤着脚，眼睛翻白；后面跟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营的几个兵士。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和那蓄着唇髭的布赫沃斯托夫拖进来两个如同没有骨头的皮囊似的射击军。他们的头发和胡子都很蓬乱，嘴巴耷拉着，眼神迷迷惘惘的。

佐托夫给吓得嗓子都失了音，这会儿丝丝地说道：

"斯特列米亚尼团的梅尔诺夫和拉德金，他们是从莫斯科一路跑来的……"

那两名射击军就在门口跪下了，胡子碰到了毡毯，尽可能引起人恐惧地尖叫着：

"哎呀呀，哎呀呀，万岁爷，这下您要完事了！哎呀呀，哎呀呀！……他们阴谋对付你，亲爱的万岁爷；他们正在纠集一支大军，正在磨砺他们的钢刀。救主堂钟楼上就要打警钟，老百姓就要从四面八方跑过来了！……"

彼得浑身打抖，摇了摇他那粘在一起的鬈发，左脚痉挛地扭动着，用一种比那两个射击军更加可怕的嗓音叫了一声，把尼基塔往旁边一推，就那样只穿一身衬衣，往走廊里飞奔出去。到处都有惊慌的老婆子从门里探出头来。

给吓坏了的仆役们麇集在皇宫的后门那儿。他们看见一个人冲出去，又白又高，双手伸在前面，如同瞎子似的……"天哪，是皇上嘛！"有人给吓得跌倒在地下了。彼得从他们中间挤过去，从一个守卫军官手里夺过缰绳和鞭子，跳上马鞍，两只脚没踏进鞍镫，便抽着坐骑，疾驰而去，在树林后面不见了。

阿列克萨什卡倒很镇定：他居然还能把长襟衣和靴子穿好，向阿廖什卡嚷道："把皇上的衣服拿了，赶快赶上来！"便跨上另一个军官的马，跟在彼得后面驰走了。他既没有缰绳，又没有脚镫，飞也似的赶着，只到了皇家猎鹰林场里就把彼得追上了。

"停一停，停一停，明-赫尔茨！"

星星带着秋天的皎洁，透过高高的树梢在丛林里闪烁。他们可以听到飒飒的响声。彼得向四下里扫了一眼，打了个寒噤，便用脚跟踢了下坐骑，让它继续驰骤。阿列克萨什卡抓着缰绳，怒悻悻地、轻悄悄地重复着：

"等一下，你连裤子也没穿，打算赶到哪儿去啊，明-赫尔茨？……"

什么东西在蕨丛里大声呼的响了一下，——一只黑松鸡扑扑翅膀飞起来，像黑影一样当着星空掠过去。彼得只是用双手按住了袒裸着的心口。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和布赫沃斯托夫拿着衣服赶来了。他们三个人好歹给彼得穿戴好了。随后又飞驰来了二十来个军官和侍臣。他们小心翼翼地好不容易走出了林场。一片淡淡的反光在莫

斯科上空忽隐忽现，他们仿佛听到警钟声。彼得咬紧牙关说道：

“上圣三一修道院去！……”

他们顺着乡间的土道和荒漠的原野飞快地驰到了去圣三一修道院的大路上。彼得把缰绳放松，纵马疾驰，一顶三角帽直拉在眼睛上。他不时狠狠地抽打着牲口的颈脖。二十三个人在他前面和后面飞驰着。马蹄踩着干燥的道路，发出很大的响声。小丘、陡坡、白杨树丛、白桦树丛，飞闪过去了。东方，天空显出绿莹莹的颜色。马喷着鼻息；风在耳朵里呼啸。在一处地方，有一个黑影猛一下子打路上闪过去（他们也看不清到底是一头野兽，还是一个在夜里牧马的庄稼人。），往草里一钻，吓得魂灵也没有了。

他们非得赶在索菲娅之前到达圣三一修道院不可。天破晓了，黄澄澄、空蒙蒙的。有几匹马倒下了。在最靠近的一个驿站那儿，他们重新鞴上鞍子，可是没有喘一口气，又向前飞驰了。当要塞望楼的尖屋顶在远处矗现，焰腾腾的朝霞照亮了一些圆屋顶的时候，彼得勒住马，回过头来，龇出了牙齿……他们迈着常步走进了修道院的大门。皇上被他们从马鞍上扶下来，他已经羞惭和疲乏得半死，给带进了修道院长的净室。

十七

莫斯科也好，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也好，大家都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索菲娅没法儿把射击军发动起来，救主堂钟楼上的警钟也没有敲响，莫斯科漫不经心地睡了那一整夜。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却已经给放弃了……所有的人——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和她怀孕的媳妇，御前大臣，侍臣，家丁和仆役，两个游戏兵团连同大炮、臼炮与弹药——都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

第二天，索菲娅在宫内教堂里做祈祷，沙克洛维特从领主们的人丛里推推搡搡地挤过来。他脸色很可怕。索菲娅惊讶地扬了扬眉毛。带着一脸苦笑，他朝她弯下身去：

“彼得皇上已经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给赶出来了。他只穿一套衬衣裤，鬼知道出走到哪儿去了……”

索菲娅撅起嘴唇，愁眉不展地说：

“听他的便吧；一怒之下逃跑了……”

好像一点儿重大的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可是就在那一天，大家都知道拉夫连季·苏哈列夫的一团射击军投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不过谁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或是什么人招引他们去的：很可能是鲍里斯·戈利岑，拉夫连季的多年的酒友。谣言在莫斯科沸沸扬扬地传开了。一到夜里，大门咕咕嘎嘎地响着；这儿那儿，一辆辆领主的马车从大门里赶出来，在木块铺砌的街道上辚辚地滚着，飞也似的往雅罗斯拉夫大路上驰去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夜里跟梅德韦杰夫待在一起，试图用魔法来预卜自己的命运。白天，他在宫里梦悠悠地荡来荡去，对任何建议都表示同意。沙克洛维特从这个团赶到那个团。索菲娅隐藏了暴怒，等待着……

忽然，伊万·齐克列尔带着他的五百人长、百人长和一部分射击军投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正是这个人，他在七年以前曾经把太后的哥哥伊万·基里洛维奇从教堂的祭坛底下一个秘密地方拖出来。他得到了索菲娅的信任。不用说，他向彼得恳求饶恕的时候，自然把索菲娅的种种阴谋统统揭发出来了。

知道了齐克列尔的事，索菲娅简直张皇失措了。如果连那样忠诚的走狗也会叛离，她往后还能信任什么人呢？而圣三一修道院方面，开始往所有十九个射击军团派出急使，带着诏书（是鲍里斯·戈利岑的手笔，下面歪歪斜斜地签着一个墨水飞溅的名字：“Птр”），命令团长和其他军官为了国家大事火速前往彼得皇上那儿……

那些急使在城门口就挨了一顿打，诏书也被没收，可是有几个还是溜进了团队，把敕令宣读了。于是索菲娅下令出了一个告示：“凡胆敢投奔圣三一修道院者，一律处斩！”看了这个告示，团长们说：“好吧，那我们就不去好啦。”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出过一个主意，叫派些可靠的人到那投奔彼得的射击军的妻子那儿去威胁，要她们写信给丈夫，催促他们回来。这件事做是做了，可是效果极小。

他们又派约阿基姆总主教到圣三一修道院去劝和。总主教心甘情愿地去了，可是他就此待在那儿，连信也没写一封给索菲娅。彼得

又有新的诏书颁给团队、商团和民军，郊区和城区……“着即前来圣三一修道院报到，违者一律处以死刑。”这样一来，你去了，头也不保；你留在这边，头也一样不保。团长涅恰耶夫、斯皮里多诺夫、诺尔马茨基、杜罗夫、谢尔盖耶夫，五百名军官，一大批射击军，以及商人和市郊居民的代表们，怀着极大的恐惧，动身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彼得皇上穿着俄罗斯服装，站在台阶上（跟他一起，还有鲍里斯·戈利岑，以及太后和总主教。），赐给报到的人一杯伏特加。他们流着眼泪，恳求他结束这种混乱。就在那一天，苏哈列夫团喊出了：“让咱们到莫斯科去抓住那批坏蛋！……”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扬言他病了。沙克洛维特现在不敢露面，一直躲在皇宫的密室里。格拉德基和他的同伙暗藏在梅德韦杰夫修道院宿舍里。克里姆林宫所有的大门统统关起来了，大炮也推到了城墙上。索菲娅坐立不安，兀自在走空了人的殿堂里踱来踱去，——脚步很沉，双手紧紧地叉起来搁在胸部底下。公开的战斗、叛乱、屠杀，也要比宫里这种死一般的沉寂好些。如同梦境从记忆中消失一样，权力和生命正在从她身上消失。

可是在城里，一切都仿佛很平静。广场和市集上照例还是那么闹嚷嚷的。夜里，可以听到守夜人的击柝声和公鸡的啼叫声。谁也不愿意作战。个个人都好像已经忘记那独个儿困守在克里姆林宫墙里的索菲娅了。

后来她终于下了决心，在八月二十九日，只带着一个宫女韦尔卡和很少几个卫士，乘着一辆马车亲自赶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

十八

白天黑夜，雅罗斯拉夫大道上都笼罩着尘沙。步行的人和乘马的人从莫斯科涌出来，马车飞也似的疾驰着。圣三一修道院的围墙前面，村子和田野里挤满了运货车，篝火冒着烟，为了争地方、争粮食、争秣料常常引起吵闹和争执。修道院也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突然地到来，因此它的谷仓一下子就给搬空了，干草堆也一下子给分光了。但是射击军和民军不能不让吃饱啊。于是一个个小队被派到邻

近村子里去找东西，可是在那儿，一下子连一只小鸡也不剩了。圣三一修道院里，人还是很挤，还是很饿。许多名门领主都住在帐篷里，有的住在庭院里，有的干脆就住在街上。他们等着皇上出来，给太阳晒着，坐在台阶上，而且就在那儿吃一点干粮。拿莫斯科的清清静静的府邸(连一只陌生的鸟也飞不进去)来换取这种拥挤和杂沓，可不是容易的事。可是人人都明白：伟大的事件正在发生，国家的权力正在易手。可是会不会变得好些呢？看来总不会比现在更坏，现在整个莫斯科、整个民族、整个俄罗斯都是遍体溃疡，浑身褴褛，一副化子相了。到了傍晚，人们坐在篝火周围，躺在大车底下，自由自在地尽情谈论。修道院四周的田野里，洋溢着营营的人声，弥漫着红红的火光。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一批会使魔法的人，眼睛神秘地眨巴着，摇着放在帽子里的豆子，准备为人家算命。他们会蹲下身子，将一块小小的手巾摊在地上，把豆子倒成三堆，用手指往上面一摸，轻轻悄悄、温温顺顺地预言道：

"你要什么，你会得到什么；你想什么，你用不着迟疑。你得谨防一个不穿树皮靴、不穿羊皮袄、脸色白净的人。不要走过第三家屋子，不要在三颗星星底下撒尿。你所期待的一定会到来，或许很快，或许慢些，阿门。用不着感谢我，就把你藏在腮帮里面的钱给我吧……"

这些使魔法的人摸黑在大车中间爬着，散布出离奇的谣言：

"长公主的脊梁筋在发软了，"他们悄悄地说着。"瓦西里·戈利岑公爵活不到第一场大雪……那些离开他们的人是聪明的……彼得皇上还很嫩，可是太后和总主教会替他考虑，他们是整个事业的皇冠……他们要管大事……这个大事就是：领主们往后不准乘马车，每个人只许保留一幢房子，作为居住之用。而商人们和市郊居民选出来的代表们可以闯进宫里，很有把握地说：'不妨这样做，'或是'那样做不行'……他们要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俄罗斯，让他们的房子听任大家去抢劫。农民和奴隶将会得到自由，——他们爱在哪儿住就可以在哪儿住，没有奴役，也没有捐税……"

预言者和魔法师这样说，而那些听他们说的人也这样想。修道院的上空不断地回荡着节日的钟声。大教堂和教堂都开着门，点着

蜡烛，日日夜夜可以听到修道院的肃穆的歌声。

天蒙蒙亮，沙皇彼得——右手是太后，左手是总主教——从台阶上走下来，去做祈祷。随后在民众面前露脸，太后亲手拿一杯伏特加赐给新来的人们；总主教因为祈祷和斋戒，人是憔悴了，可是精神很振奋，他说：

"你们离开盗贼，敬畏皇上，上帝是喜欢你们这样做的。"说完，他的一双眼睛朝着彼得闪闪发光。沙皇穿着俄罗斯的服装，干干净净的手里拿着一条丝手绢；他很温顺，头耷拉着，脸蛋瘦瘦的。近三星期来，他没抽过一斗烟，也没喝过一滴酒。只要是他母亲、或是总主教、或是鲍里斯·戈利岑关照他做的事，他都照着去做，而他也从来没有走出过修道院的围墙。祈祷过后，他就坐在修道院长的净室里那些圣像下面，让领主们亲他的手。他说话再也不是那么急促，瞪人再也不是那么睁圆了眼睛，却是庄重地、轻声地回答别人的话，而且也不是随他自己的心意，而是遵从长辈们的劝告。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再告诉那些御前大臣：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感谢上帝，——皇上已经明白过来，他已经变得那么认真，那么规矩了……"

外国人当中，只许一个勒福尔特进来觐见，而且不是在一般出朝或是进餐的时候；他总是在傍晚走进皇上的净室，免得让总主教看见。彼得会一声不响地用双手捧住勒福尔特的腮帮，亲他，轻松地舒一口气，就挨在他身边坐下了。勒福尔特用不太连贯的俄国话嘟嘟囔囔地谈着，一会儿讲这，一会儿讲那，逗他发笑，给他鼓励，而在笑谈中间又穿插了一些极有道理的想法。

他明白彼得因为自己只穿一身衬衣裤逃跑，心里羞愧得很痛苦，便从《布罗尼乌斯的历史》中援引了一些用巧计逃命的国王和著名统帅的例子……"有一个法兰西公爵被迫穿上女装，跟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可是第二天他却夺得了七座城市……有一个名叫涅克塔里的统帅眼看着敌人快要胜利了，便用他的秃脑瓜去吓唬敌人，弄得他们仓皇逃走，可是后来他并没有躲避羞辱，却用兽角把那秃脑瓜装饰起来，不过这也一点没有减损他的威望，布罗尼乌斯这样说……"勒福尔特笑着，紧紧地握住了彼得那双沾着一滴滴蜡烛油的手。

彼得没有经验，性情急躁。勒福尔特一再对他说，跟索菲娅斗，最需要的是慎重：千万不要发动战争，如今人人都厌倦战争，而要在修道院的祝福的钟声中，许给从莫斯科涌来的人民以和平与幸福。索菲娅自己会像腐朽的柱子一样倒下的。勒福尔特轻轻地说：

“走路要稳重，彼得，说话要柔顺，看人要温和，只要您的腿受得了，要去做祈祷，这样，人人都会敬爱您了。他们会说，这才是上帝给我们派来的主子，有了这样一个主子，我们就可以喘一口气了……至于叫啊打啊的事，那就让鲍里斯·戈利岑去干吧……”

彼得对他这位心腹朋友弗朗茨的通情达理，觉得很惊奇。“照法国人的说法，这就叫做政治手腕——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勒福尔特解释道。“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会去拜访一个卑贱的农民，如果他需要这个人；而如果有必要，他会毫不留情地砍下一个著名的公爵或是伯爵的脑袋。与其作战，不如施展政治手腕；他是一只狐狸，又是一头狮子；他把敌人摧毁，而使自己的国家富强了……”

听他说出这种话来可真是了不起：一个跳舞的能手，一个会胡闹的家伙，一个善于打诨的人，可在这儿却说出了俄罗斯人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事：“你们这儿，个个人都只是为自己打算，谁也没有一点国家观念：有的人贪图实利，有的人追求名誉，还有的人只想装饱自己的肚子……恐怕只有在非洲，你才找得到这样野蛮的人。没有工业，没有军队，没有兵舰……大家只知道怎么样剥光别人的皮，而这张皮其实是精瘦精瘦的……”

他大胆地发表了这一大篇议论，也不怕彼得会替“第三罗马”进行辩护……好像他正在把一线光明带到彼得那粗犷的、渴望的、焦虑的心灵深处似的。谢尔盖圣像前面的油灯火苗已经舔到绿色玻璃那儿，窗外那些守夜人的脚步声已经沉寂下去了，可是勒福尔特还在逗彼得发笑，随后又说开了：

“你非常聪明，彼得……唉，我在这个世界上看的多了，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我要把我的宝剑和我的生命奉献给你……（他深情地瞅着彼得那双褐色的、突出的眼睛，这双眼睛是那么安详，仿佛这几天里他活了许多年似的。）你需要一些忠实而聪明的人，彼得……慢慢地等着，我们总会找到这样的新人，他们为了事业，为了你的一句

话，会赴汤蹈火，连抛开自己的父母也在所不惜……至于那些领主，就让他们为了地位、为了名誉去互相争吵吧。你没法儿往他们脖子上安一颗新的脑袋，反正任什么时候去砍掉他们的头都不会嫌晚的……等着，要更坚强些，你现在还是太软弱，跟领主是斗不过的……我们有的是娱乐、笑闹和漂亮的姑娘……趁热血还在沸腾的时候，玩它个痛快吧；钱是尽够的，你是皇上嘛……”

他那薄薄的嘴唇紧靠在旁边嗫嚅着，他那鬈曲的唇髭搔着彼得的腮帮，他那一会儿柔和、一会儿坚毅的眼睛流露出机智和放荡的神色……这个为他所喜爱的人看出了彼得的心思，把那些仿佛模糊的渴望似的萦回在彼得头脑里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了……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再感到惊奇的是，彼得鲁沙怎么会变得这样的通情达理。看到他沉着的态度，她真是说不尽的欢喜：尊敬母亲和尊敬总主教，听取御前大臣们的话，跟妻子生活在一起，去澡房洗浴。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仿佛秋天的玫瑰，在修道院里开起花来了：她没人照管地生活了十五年，而现在那些名门领主却又在争先恐后地来向太后请安了；领主和朝臣们只等着她开一声口，就奔出去办她吩咐的差事。做祈祷的时候，她高踞在首席，总主教把十字架第一个献给她亲吻。在人群面前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跪下来，呆子、跛子和化子为她高声祝颂，还伸出手来想碰一碰她的衣裾。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嗓音变得又宁静又慎重，她的眼色也变得很威严。在她的净室里，领主们穿着皮礼服，坐在长凳或是柜子上，给热气蒸得动也不能动了：最亲信的吉洪·尼基季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彼得幼年时代的太师，嘴唇上挂着一抹恬静的微笑，眉毛把眼睛都给罩住了，弄得别人摸不透他到底是狡猾还是聪明；红头发、宽脸膛、非常严酷的伊万·鲍里索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公爵；姻亲彼得·阿布拉莫维奇·洛普欣，紧紧地绷在他颧骨上的皮肤热辣辣地燃烧着，没有睫毛的眼皮红殷殷的，这个矮小干瘪的老头儿一心想抓权，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靠在暖炕上的米哈伊尔·阿列古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鹰钩鼻，一副茨冈人的模样，双手宁静地交叠着，正在那儿打盹……月半左右，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到来了，他也坐在太后的净室里，捻着唇髭，转动着玻璃似的、突出的眼珠子，唉声叹气，大肚

子忽忽地掀动着……

太后走进净室，便喊出每个人的名字，跟大家打招呼，随后往一张十分朴素的椅子里坐下了，手里抓着一块小小的圣饼。坐在她旁边的是她的哥哥列夫·基里洛维奇，他腮帮红润，身体肥胖，态度庄重；领主们便不慌不忙地跟他谈论起国事来：怎么样对付索非娅，对米洛斯拉夫斯基该怎么办，谁应当发配流放，谁应当送进修道院去，以及哪一个领主该指派去掌管哪一个政厅……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难得上太后的净室，除非在十二分必要的时候；他为他堂兄的事觉得很羞愧，再加上他没有空闲的工夫：他一天到晚要写诏书，跟莫斯科谈判，策反团队，进行审问，张罗军队的给养。他不听任何人的意见：他比他堂兄瓦西里还要傲慢和自负。穿着一副轻巧的、镀金的铠甲，戴着一顶插着红羽毛的意大利头盔，富丽豪华，脸上红扑扑地带着酒意，捻着唇髭，他在一个个团队里巡逻，骑着一匹火烈性儿的牝马，鬃鬣和尾巴上都饰着金色的细绦。他从丝绒马鞍上弯下身子，亲了亲那些新来的团长们。于是两手叉腰，他会矫捷地朝射击军士兵们驰去，大家便像割下的青草一般，一齐跪倒了。

"好哇，青年好汉们！"他沙着嗓子嚷道，下巴颏上没长胡子的地方都涨红了。"上帝会宽恕你们，皇上是宽大为怀的。把牲口从货车上解下来，动手烧饭，你们的万岁爷还有一桶伏特加要犒赏你们呢……"

"是个兴致勃勃的人，这个鲍里斯，"射击军兵士一到辎重车上就告诉娘儿们。"可见这儿光景很兴旺。咱们来得才好呢……"

鲍里斯·戈利岑把样样事情都揽给他自己一个人掌管。领主们倒也乐得不去操心，坐在太后的净室里沉思默想到底来得清静一些。只有住在大主教的庭院中一个毡篷帐里的多尔戈鲁基兄弟俩，雅科夫和格里戈里，对鲍里斯却颇为愤懑："在瓦西里那边我们已经熬了七年，可这边一个鲍里斯又要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了！……去了个杜鹃，可又来了个大鹰……"总主教也不喜欢他，因为他跟彼得在库奎区纵酒，因为他念拉丁文，因为他喜爱外国东西。可是总主教也只是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机会。

八月二十九日，一个射击军飞也似的疾驰到修道院的铁门前面。他帽子也没戴，长襟衣敞开着，满是尘灰的脸上只看见几点突出的眼白。他向大门的望楼扬起那绺稀疏而蓬乱的胡子，嗓音吓人地喊道：

“皇上的公事！”

人们打开嘎嘎作响的大门，把射击军从那匹给骑累了的马上扶下来。这是一个结实的汉子，可是看样子好像连路也已经走不动了，为了皇上的公事赶得那么急，赶得那么累，大家只好小心翼翼地挽着他的胳膊，带他去见鲍里斯·戈利岑。那人一面走，一面摇着头。一看见鲍里斯在台阶上，他就扑在公爵的脚边：

“索菲娅已经到了离这儿十俄里的地方，也就是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了……”

十九

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的前哨把摄政王的马车给拦住了。索菲娅推开玻璃门，有几个射击军的脸她是认识的，便破口骂他们是叛徒，骂他们是出卖基督的犹大，还朝他们抡抡拳头。射击军慌了，就摘下头上的帽子；可是当马车又向前移动的时候，他们却用月牙斧的木柄挡住它的去路，还抓住那几匹牲口。这时索菲娅反倒吃惊了，她吩咐把马车赶到附近随便哪个人家去。

男人们和女人们从大门里探出头来，孩子们爬到屋顶上去张望，狗朝马车磨着牙齿。索菲娅往座位后面一靠，又羞愧又愤怒，弄得脸色发白，力气一点都没有了。韦尔卡往她脚边走拢去；畸形的侏儒伊格纳什卡，身长只有一阿尔申①，戴着一顶装有鹰铃的帽子，因为要在路上给她解闷而带来了，这会儿蹙皱了小脸，正在哭着。他们赶到一个富有的税务官家里。索菲娅吩咐那一家人统统回避，自己走进一间卧室去，韦尔卡马上把那里面的柜子、长凳和床铺全都铺上了御用的披帷，而且还点起长明灯，索菲娅这就躺下了。灾难的预感如同铁箍一般掐着她的脑袋。

---

① 旧俄长度单位，相当于〇·七一米。

不到两小时，就听见马蹄的嘚嘚声和军刀碰着脚镫的铮铮声。仿佛走进一家酒店似的也没通报一下，侍臣伊万·伊万诺维奇·布图尔林就闯进了卧室，他双手插在衣袋里，便帽扣在一只耳朵上：

"长公主在哪儿？"

韦尔卡叉开了手指向他扑过去，把他往后面推：

"出去，出去，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她正在睡觉呢……"

"啊，她正在睡觉吗，那就关照长公主一声，叫她别上修道院去……"

索菲娅一骨碌跳起来，直瞪瞪瞅着布图尔林，直到他把便帽摘下……

"我正要往修道院去……告诉我弟弟，我就要来了……"

"这是你的事情……可是皇上命令你等一等他的使者伊万·鲍里索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公爵，他没来，你不得离开这儿……"

布图尔林走了。索菲娅重新睡下去。韦尔卡把一件皮大衣盖在她身上，免得她发抖。云母片窗子里的光芒暗淡下去了。她们听到牧羊人的鞭子在啪啪地抽着，母牛在哞哞地吼着，大门在嘎嘎地响着。然后一切又都沉寂了。伊格纳什卡的帽子上的小铃在凄凉地丁当作响，——那个小丑角没精打采地坐在一个柜子上，两条腿临空吊着。"连这个家伙也在准备埋葬我呢……"索菲娅暴怒得抽搐起来了……要是她的手伸出去够得到他的话，他一定已经从那柜子上滚下去了……可是她的手就像铅一样沉重地搁在那儿……

"韦尔卡，"她轻轻地唤道。"到了修道院里，可别忘了提醒我一下这个瓦尼卡·布图尔林啊……"

韦尔卡的冷冰冰的嘴唇碰了碰她的手。在那灰茫茫的暮霭里，她仿佛看见瓦尼卡赤裸着的脊背，被紧紧地绑着的发青的胳膊，刀锋闪烁着，他的肩胛骨胀了起来又垂落下去，从他脑袋里涌出一股鲜血的泡泡……这是为了教训教训你的粗野的举动！……索菲娅沉着地抽了一口气。

特罗耶库罗夫作为圣三一修道院的使者赶来了。两星期前，她曾经从克里姆林把他派到彼得那儿去；谈判一点没有结果，他回来了。索菲娅一怒之下，不许他亲她的手。他是不是生气了，还是胆怯

了呢？他这个领主不见得怎么样聪明；可怕的只是他的相貌。索菲娅把那双胖乎乎的腿从床上跨下来，整了整搭在丝绒鞋上的裙裾。

“韦尔卡，给我把那个小箱子拿来……”

韦尔卡把一个包着铜皮的小箱子往羽绒被子上一搁，拿一支蜡烛黏在一只角上。她打了好大一会儿的燧石；索菲娅的肩头又不耐烦地颤动起来了……后来火绒发出了臭味，她先用纸捻燃着，然后点亮了蜡烛。索菲娅就着烛光弯下身去，把披到腮帮上的头发掠到了后面。她重新读着害病的弟弟伊凡皇帝写给彼得的信，要求和解，别再流血，还恳请总主教发发慈悲，从旁协助，使彼得和索菲娅那冷酷的心能够软下来。

她一面读着，一面冷冷地笑了一笑。反正也无所谓，——她也受得了这种凌辱。只要能够把那小狼骗出圣三一修道院就成！……她想得那么出神，竟连有人骑着马驰进大门来也没听到。等到特罗耶库罗夫那深沉的嗓音在走廊里问起她的时候，她才从床上抓起一条黑围巾，往头上一兜，站起来迎接公爵。他侧着身子走进狭窄的房门，向她下拜，手指触着地板，随后直起身来；他有一张紫铜色的脸，头顶碰着天花板，一双眼睛给阴影遮着，只有他的大鼻子在烛光里闪烁……索菲娅问起皇上和太后的健康。特罗耶库罗夫瓮声瓮气地回答，谢天谢地，他们都很健康。他摸摸胡子，搔搔下巴，却还是不向索菲娅问好。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心就冷了。她本来应当坐下了，别再贬损自己的身份，可是她还是站着。她说：

“我要在修道院宿夜，这儿没有吃的，又不舒服。”她一直在尽力从阴影里瞅着他的眼睛。她的自尊心在呻吟，因为她这个摄政王竟会害怕一个穿着三件皮袄的傻瓜，还出于一种久已忘却的女性的恐惧，她的脑袋净往肩膀里头缩下去。特罗耶库罗夫说道：

“长公主出门，既没有带卫士，又没有带军队，这是不妥当的……路上很不安全呢……”

“我倒用不着害怕：我的军队比你们的多……”

“可是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我之所以没有带卫士，是因为我不要流血，而要和平……”

“你所说的流血是指什么啊，长公主？流血是不会的……费季

卡·沙克洛维特和他的一伙也许还渴望着流血，那我们会对付他们的……"

"你来干什么?"索菲娅嗓音瘖哑地嚷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上面吊着一颗朱红的御玺。)"你带来了圣旨吗? 韦尔卡，把那位老爷手里的圣旨接过来。可我的诏书是这样:把牲口套上马车，我就要到修道院去宿夜……"

特罗耶库罗夫把韦尔卡的手推开了，慢慢地将圣旨展开，不慌不忙地、隆重地开始念道:

> 奉全俄罗斯专制君主、皇帝与大公之谕:着尔从速返回莫斯科，不得拖延，在彼听候圣裁，静待皇上发落……

"你这只走狗!"索菲娅从他手里夺过来那道圣旨，把它揉成一团，往地下一摞……那条黑围巾从她头上落下来了。"我要带领所有的团队再回来，要你的脑袋第一个落地! ……"

特罗耶库罗夫哼了一声，弯下腰去，捡起那道圣旨，一点不管索菲娅的暴怒，严肃地把话说完了:

"如果你坚持要到修道院去，那么命令已经下来，要对你不客气了……就是这样! ……"

索菲娅扬起双手，把指甲掐进了后脑瓜，猛一下子倒在床上。特罗耶库罗夫小心翼翼地把那道圣旨往长凳边上一搁，又搔了搔胡子，考虑着作为一个使者，他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要行礼呢，还是不要行礼? 他朝索菲娅斜觑了一眼，——她俯仆在那儿，一双穿着丝绒鞋的脚伸出在裙子外面，如同死尸一般。他慢慢地戴上帽子，从房门里挤出去，没有行礼。

二十

> ……在这件重大事情上，没有再比因循延宕更为糟糕的了……

信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手里颤动着。他把蜡烛移近一点，仔细端详着那些仓促涂写的词句。他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尽力想领

会这些话的意义，想集中自己的心神。他的堂兄弟鲍里斯这样写道："戈登上校带着布特尔斯基团来到圣三一修道院，恩准赐见，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流着眼泪，跟他拥抱和亲吻了好几次，而戈登也发誓为他服务，死而后已……跟他回来的还有外国军官、龙骑兵和骑兵……你们还剩下些什么人呢？一小部分射击军，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店铺，放弃买卖，离开那些公共澡堂……瓦西里公爵，这会儿还来得及，我可以搭救你。明天可就来不及了……明天，我们要把费季卡·沙克洛维特送到拷问台上去干掉啦……"

鲍里斯写的都是实情。从那天索菲娅被拒绝进入修道院起，简直一点没有办法制止士兵和文官从莫斯科逃跑。领主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忌惮地走了。那个廉洁而严肃的军人戈登跑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儿，拿出彼得要他投到圣三一修道院去的诏书给他看……

"我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身上也是伤痕累累，"戈登拧紧眉头，皱起刮得很光洁的腮帮，瞅着他说。"我对《圣经》起誓，对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一向是忠心耿耿的。现在，我要跑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去了。"他把长剑的把手抓在戴着手套的手里，往地上杵了一下。"我不愿意让我的脑袋在断头台上飞掉……"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反驳，——反驳也没有用。戈登心里明白，在彼得与索菲娅的较量中，索菲娅已经输定了。而就在那一天，他扬着军旗，擂着军鼓，走了。这是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个打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已经有好几天仿佛给封闭在噩梦当中：他眼看索菲娅作着徒劳无益的努力，可是既没法儿帮助她，又没法儿抛撇她。他害怕耻辱，可是又觉得耻辱正像坟墓一样越来越近，而且也避免不了。以皇位的保护者和总司令的权力，他尽可以带着至少二十个团到圣三一修道院去跟彼得谈判……然而怀疑又来袭击他：万一那些团队不肯服从，倒是嚷嚷起来："土匪！造反者！"那可怎么办呢？……心里这样怀疑着，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回避跟索菲娅单独见面，放出空气说他病了。有好几次，他秘密地派遣可靠的使者，怀着他用拉丁文写的信到圣三一修道院他堂弟鲍里斯那里去，请

求他不要对莫斯科发起军事行动，提出种种促使索菲娅与彼得和解的办法，还表彰自己在为沙皇效忠时的功勋与苦难。可是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好像在梦里，仿佛有个看得见、然而看不清的人正在把他按下去；他的心灵虽然在呻吟，在惊惧，但他就是没有力气动一动四肢。

一只苍蝇飞进了已经燃掉一半的蜡烛的火焰里；它掉下来了，旋转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两个臂肘搁在桌子上，用双手抱住头……

头天夜里，他曾吩咐他儿子阿列克谢和他妻子阿夫多季娅（早已没人过问，被大家忘记了）马上动身到莫斯科附近他那梅德韦德科沃的庄园上去。房子里空荡荡的。百叶窗和门庑都给钉起来了。可是他自个儿还在踌躇着。有过这么一天，仿佛命运就要转变了。索菲娅从圣三一修道院回来，连手也没洗，饭也没碰，就吩咐宣诏官和大嗓门的人去把射击军、商团、市郊居民和所有善良的公民召唤到克里姆林宫来。她带着伊凡皇帝走到殿外正廊上，——他连站也站不住，只好往一根柱子旁边蹲下去，凄凉地微笑着（一看就知道他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她自己肩膀上披着一条黑围巾，头发很蓬乱，就像刚从旅途回来的样子，开始向众人说道：

"对我们来说，和平与友爱比什么都宝贵……我们的信，圣三一修道院方面连看也没有看，我们的使者也被赶出来了……因此，我做好祈祷，就亲自出马，去跟弟弟彼得亲亲热热地谈一谈……他们却只准我走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就在那儿，他们责骂我，羞辱我，竟管我叫做姑娘，倒像我不是皇帝家的女儿似的，——我真没想到，自己居然还会活着回来呢……在过去一昼夜里，我只吃了那么一丁点儿圣饼……周围的村子，因为列夫·纳雷什金和鲍里斯·戈利岑下了命令，统统给抢光了……他们把我的弟弟弄成了一个酒鬼……一天到晚，他醉醺醺地倒在一间小屋子里……他们还要进攻莫斯科，砍掉瓦西里公爵的脑袋。我们的日子是数得见的了……如果你们说，你们不需要我们，那我就会跟弟弟伊凡一起出走，去找一间净室躲起来……"

眼泪从她眼睛里落下来了……她再也说不下去，却把一个藏着

圣骨的十字架高高地举在头顶上。人们便瞅着那个十字架，瞅着长公主怎样号啕大哭，瞅着伊凡皇帝怎样眯缝起眼睛，耷拉着脑袋……他们摘下帽子，有很多人叹着气，擦着眼睛……当长公主问“你们要不要到圣三一修道院去，我能不能信赖你们”的时候，他们便答道："您能，您能……我们不会把您出卖的！……"

人群散开了。一想起长公主说的话，他们就皱起鼻子做苦脸。当然啰，让她受侮辱是不应该的，可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粮食吗，在莫斯科已经很少了；辎重车队都转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城里盗贼横行，毫无秩序。市场上，大家也不再考虑做买卖的事。一切都停顿了，一片混乱。大家都觉得很厌倦。应该是结束这种情况的时候了。瓦西里·戈利岑也好，鲍里斯·戈利岑也好，任哪一个都成……

那一天，曾经有一万人挤进了克里姆林宫，挥动着一份份彼得的诏书，那上面指示他们捉拿捣乱分子和匪徒费季卡·沙克洛维特以及他的同伙，把他们戴上镣铐押解到修道院去。“把沙克洛维特交给我们！”他们嚷嚷着，攀到窗口上，爬到殿外正廊上，正像几年前一样。“把尼基塔·格拉德基、库兹马·切尔姆内、奥布罗西卡·彼得罗夫、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神甫交给我们！”……警卫队把武器扔掉，溜跑了。宫里的仆役、婆子和侍女、丑角和侏儒都躲到楼梯底下和地窖里去了。

“出去，跟那些野兽说，我是不会交出费季卡·沙克洛维特的，”索菲娅气咻咻地说，抓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衣袖，把他往门口拉……他不记得自己到底是怎么走到殿门外去的；围拢来的群众，喷出一股股热烘烘的、充满仇恨、带着大蒜味的气息；他的眼睛被枪矛、宝剑和短刀那矗立的尖头耀花了……他吆喝着(也不记得吆喝了些什么)，慢慢地退进了门廊……在那许多肩头的猛撞之下，宫门马上嘎嘎地摇晃起来……他看见索菲娅苍白的脸和瞪出的双眼……“我们救不了他啦。把他交出去吧！”他说。哗啦一响，门给推开了，人都涌了进来……索菲娅把脊背靠在他身上，她那压过来的身体越来越沉。他想把她扶住，可是一声低叫，她把他推开，一溜烟逃走了……他们两个人在多棱宫里站定，便听到费季卡·沙克洛维特一声骇人的尖叫……他在御澡房里被逮住了。

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却还在延宕，没有马上逃跑。他的旅行马车从头天夜里起就已经等在后门口，他的家务总管和几个老用人都在门厅里打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坐在蜡烛前面，双手捧着头。有一只翅膀烧焦了的苍蝇，六脚朝天，躺在那儿。偌大一所房子，死一般的沉寂。黄道十二宫在天花板上朦朦胧胧地闪烁，希腊众神透过黑暗在瞅着公爵。只有一样东西是活着的，那便是折磨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悔恨。他不明白这种种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到底是谁的不是？唉，索菲娅啊，索菲娅！……这会儿，他不再隐瞒他自己了。从他内心的深处，升起来一张令人苦恼和厌恶的脸，那是一个不施脂粉的女人，一个贪婪的情妇，专横、粗暴、可怕……那是一张和他的荣誉息息相关的脸！

他拿什么话来跟彼得说，拿什么话来回答自己的敌人呢？他曾经利用跟女人睡觉的手段取得了权力，曾经在克里米亚丢丑，曾经写过《论社会生活，或如何改革一切有关公共福利的事务……》，他把双手从后脑瓜上挪下来，抓成拳头，往桌上捶了一下……耻辱！耻辱！从最近得到的荣誉里，如今只剩下了耻辱！

从百叶窗缝里透进来一点朦朦胧胧的红光……会不会早已破晓了？还是在莫斯科上空升起了一轮血红的月亮？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起来，朝头顶上绘着黄道十二宫的拱形厅堂那闪闪烁烁的一片昏暗扫了一眼……占星家、预言者、魔法师原来都欺骗了他……宽容，他是指望不到的……他慢慢地把帽子拉到了眼眉上，拿起两支手枪放在口袋里，仍然瞅着蜡烛在烛台上往下烧：烛芯倒在熔化了的蜡泪里，爆了几响，熄灭了……

在黑糊糊的庭院里，人们拿着灯笼，仓皇地奔来奔去。透过那遥远的朝霞，天正在破晓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往旅行马车里一坐，把一个钥匙交给他的家务总管：

"去把他带来……"

手提箱装在马车里面，藤篮缚在马车后头。总管回来了，把那个铁索银铛的瓦西卡·西林推到前面。魔法师大声地叹着气，向东南西北四方和星星画着十字。仆役们把他塞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

脚边。

“走吧，上帝保佑一路顺风！”马车夫沉着地、郑重地说道。六匹倔强的白马走到木头铺砌的大路上，便放步急驰起来。它们顺着特维尔街跑上山坡。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一个牧人吹着角笛，经过大门在尘灰当中磨磨蹭蹭地走着，一群吼着的母牛正从这些门里走出来。睡在教堂门庑下的乞丐一个个醒来了，冻得硬僵僵的，搔着，吵着。有的地方，有一个教堂执事打着哈欠，开了教堂的低矮的门。在一条巷子里，一个农民坐在一辆装着木炭的大车上，喊着：“买木炭啊……买木炭啊！”女人们往街上倾着脏水，倒着炉灰，个个都张大着嘴，望着疾驰过去的白马，望着在高高的马鞍上腾跳的、帽子上插着孔雀毛的先导马的骑手，望着伸开的大手里抓着十二根白绸缰绳的、面目狰狞的马车夫，望着两个执着出鞘的军刀站在马车后面踏脚板上的彪形大汉。桶子从女人们手里掉下来了，过往行人摘下了帽子，有的为了小心起见，还往地上跪下了……

就这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最后一次在莫斯科飞驰。明天会怎么样呢？流放？进修道院？拷问？他把脸掩在旅行羊皮袄的领子里。他好像在打盹，可是当瓦西卡·西林试着动一动的时候，他就用力踢了他一脚……

“啊呀！”瓦西卡吃了一惊。公爵的腮帮在那闭着的眼睛底下搐动着。他们驰出城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才轻轻地说：

“你算的命全是撒谎，欺诈，抢劫行为……你是一条恶狗，一只野种，一个骗子手！……用鞭子来抽掉你的皮，还嫌发落得太轻呢……”

“不要，不要，不要怀疑，好心的主人。样样东西，样样东西你都会到手的，哪怕是皇冠！……”

“住嘴，住嘴，你这个窃贼……坏蛋！”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往后面靠下去，发疯似的踢那个魔法师，直到他哎唷哎唷地哼叫起来……

离梅德韦德科沃一俄里，一个守望的农民一看见那辆马车，便扬了扬帽子；在一个桦树丛林的边缘，第二个农民又向峡谷对岸一个丘

陵上的第三个农民发出了信号。“他来了，来了！”……大约有五百个奴仆跪着迎接公爵，头一直伏到了草地上。他们把他扶下马车，吻他的羊皮袄的前襟……惶恐的脸色，好奇的眼神。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头伏得太低，大惊小怪、手忙脚乱得太厉害了……他望着那座木房子的六扇窗上的小小玻璃，这房子盖着个四边倾斜的荷兰式屋顶，带着个没有遮廊的台阶和两道半圆形的梯磴……宽阔的院子周围，净是些马厩、地窖、麻织作坊、暖房、禽舍、鸽棚……

“明天，”他想道，“书记官就会到这儿来，清点财产，贴上封条，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没收去……于是一切都完蛋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慌不忙，威风凛凛地走进屋子去。在门廊里，他儿子阿列克谢奔出来迎接他；他是一个高个儿的青年，体态面貌跟他父亲像极了。他把哆哆嗦嗦的嘴唇贴在戈利岑的手上，——鼻子冷冰冰的。到了餐室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仿佛恼怒似的，勉强画了个十字，往一张威尼斯镜子对面的桌子旁边坐下了，从那镜子里反映出刨得很光的板壁，挂在窗子与窗子之间的墙毯，陈列着名贵瓷器的架子……这一切都要完蛋了！……他斟了一杯伏特加，折了一角黑面包，往盐碟里蘸了一蘸，可是忘了去喝，也忘了去吃了。他把臂肘搁在桌子上，沉下头。阿列克谢站在他旁边，屏住气，准备把那非告诉他不可的消息随口说出来……

“怎么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凌厉地问。

“爸爸，他们早已来过这儿了……”

“从圣三一修道院？”

“二十五名龙骑兵，还有一个中尉，还有侍臣沃尔科夫……”

“你们怎么说？”

“我们说爸爸在莫斯科，他不想回到这儿来。那个侍臣就说：‘让公爵赶快到圣三一修道院去，如果他不愿意受辱的话！……’”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苦笑了一下。他喝干了伏特加，嚼着面包：两样东西都一点没有味道。他看见儿子简直一点也沉不住气，——只见他肩膀耷拉着，脚像奴隶一样往里弯，下面的地板在微微地摇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正想厉声呵斥他，可是一看见他那



种惊惶的脸色,倒替他难过起来了:

"膝头不要颤动,坐下来……"

"他们也命令我呐,爸爸,叫我跟你一起上圣三一修道院去……"

这一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脸刷地红了,他欠起身子,可是自尊心又把他制止住了。他沉下眼睛,又斟了一杯酒,切了一块放着大蒜的肉冻。他儿子连忙把香醋瓶推给他……

"做好准备,阿廖沙,"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说。"我要去休息一下,等天一黑,我们就出发……上帝是慈悲的……(他一面嚼,一面苦痛地寻思。忽然他额头上潮呼呼的,眼珠子骨碌碌地乱转着。)。还有一件事你得办一下,阿廖沙:我带来了一个人……你去看一看,要他们把他带到河边澡房里,将他关在那儿,而且要像保护眼珠子一样守着他……"

阿列克谢走了以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放下了颤巍巍地叉着一块肉冻的小刀,弯腰拱背地坐在那儿。他蹙皱着脸,眼睛底下的垂肉肿了起来,嘴唇松松地咧开了……

瓦西卡·西林坐在河边陡岸底下的澡房里。他一天到晚叫喊着,呼号着,要他们拿东西给他吃。可是只有周围的灌木丛在凄凉地瑟瑟作响,小鲫鱼在河里逃避梭子鱼,哗哗地拍溅着河水;一群准备播迁的白头翁在飞来飞去,翅膀在蔚蓝的天空中闪烁,魔法师从天窗里也看得见这片蓝天。鸟儿飞累了,便停在一株榛子树上,啾啾地叫着,嘘嘘地啸着,一点也不害怕人的叹息……

"我亲爱的波尔塔瓦啊!"魔法师自言自语地说。"魔鬼把我带到了倒霉的莫斯科!但愿你们被瘟神抓去,但愿你们大家四散分离,但愿你们所有的城市统统夷为瓦砾!……"

西沉的太阳照亮了狭长的窗子,落到林子里的树梢后面去了。瓦西卡·西林知道不会弄到吃的东西,便往冷冰冰的长凳上躺下去,用一支浴帚当做枕头。他打起盹来了,可是突然又跳起来,吃惊地翘起了胡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在门口。他戴着一顶黑色的三角帽,旅行皮袄里面穿着一套外国式样的黑衣服;一柄宝剑如同尾巴似的突出来……

“现在你怎么说，预言家?”公爵用一种古怪的嗓音问。

瓦西卡·西林着慌了，他哆嗦着，颤抖着……他应当理解公爵对他那套预见未来的法术还保留着一点儿信仰……他理该紧紧地抓住公爵的手，号哭着道：“你要走到皇上那儿去殉难！去吧，一点也不要害怕！……四头野兽已经松开了它们的爪子……四只老鸦已经飞走……死神已经退却……这我是看见的，统统看见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由于恐惧和饥饿，瓦西卡还是胡诌了关于皇冠的那一套，随后号哭着哀求起来：

“看在基督的分上，放我回波尔塔瓦去吧！……我不会害人，我也不会去告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双狂暴的眼睛从门口瞪着他。突然他冲出去，从外面小小的走廊里搬来了一段木头，把门堵住，上了锁……瓦西卡听到他在澡房周围跑来跑去，心里明白他正在堆放干树柴……他便喊了一声：“不要这样啊！”……公爵答道：“你知道得太多了，该死的！”……一面吹着火绒，一面咳嗽。闻到一股焦味儿。瓦西卡抓起一只水桶，往门上砸着，可是那门却一动也不动。他把脑袋侧着从天窗里探出去，开始叫喊，——烟却把他呛住了……干树柴着了火，便啪啪地爆着，呼呼地吼着……木头缝里闪烁着火光。火苗活像一道轰轰作响的墙似的升起来。为了避开热气，瓦西卡爬到了长凳底下。屋顶弯曲了。墙壁融融地烧着……

在没有风的夜里，火焰在河面上空高高地翻腾，星星都黯然失色了。很久很久，在雅罗斯拉夫大道上疾驰着的六匹白马和一辆黑皮篷车那给染红了的影子，飞过田野，一会儿钻进潮湿峡谷的深处，一会儿爬上低矮的山岗，一路上穿越并折断白桦丛林的树干……

“哪儿在着火啊，爸爸？……会不会是我们家啊?”阿列克谢不止一次地问道。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没答腔，他在马车犄角里打起盹来了……

二十一

在宫内养牛场上的一个地窖里，木匠们在低矮的穹顶底下清出

一块空地来。在混乱时代①,这个地窖曾经做过火药库,可是现在却做了修道院的粮食储藏室。木匠们在两个砖柱中间装上一根横梁,系上一个滑车和一根绞索,下面安一块木头,一端装着一个套环。这样就做成了一个拷问台。他们为记录口供的书记官放上一条长凳和一张桌子,又为那些大官放上一条铺着红布的长凳。随后他们又把那从地窖通到石头谷仓去的陡直的阶磴修缮好,在这间石头谷仓里,费季卡·沙克洛维特已经被囚禁了两天了。

审问是由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主持的。从莫斯科的刑事政厅里调来了一个刽子手名叫叶梅利扬·斯维热夫,这人是以抽第一鞭就能叫任何人招供而闻名的。在柱子旁边执行公开的鞭刑,他能够手下留情,可是发起狠来,抽十五鞭他就可以叫一个人的脊骨折断。

许多人被提审过了,有几个是自首而且招供的。库兹马·切尔姆内已经给抓了来。索菲娅的心腹、警察所长奥布罗西姆·彼得罗夫两次用军刀挡住月牙斧和枪矛的袭击,也终于中计被逮住了。可是尼基塔·格拉德基和梅德韦杰夫神甫却逃脱了,因此全国各地都奉到了通缉他们的诏书。

轮到费多尔·沙克洛维特了。上一天审问的时候,对于告密、旁供和鞫讯中提出来的一切控诉,他都激烈地予以答辩:“这是诬告。敌人们企图陷害我,可我根本没有犯什么罪……”今天他们为他准备了叶梅利扬·斯维热夫,但是他并不知道,因此他又打算把一切都赖掉,不承认自己曾经煽动叛变或是蓄意谋害皇上的生命……

起初,审问的时候彼得没有到场。到了晚上,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带着书记官去觐见,由书记官向他念出审问的案卷。可是后来切尔姆内和彼得罗夫以及那一伙人——奥格雷兹科夫、舍斯塔科夫、叶夫多基莫夫和切切特卡——都被擒获,而这批死敌受审问的时候,彼得才想亲自来听听他们的供词。于是地窖里搬进了一把椅子,他就坐在一边,在那发霉的穹顶底下。他把胳臂肘搁在膝盖上,用拳头撑着下巴颏,坐在那儿听着,自己从不问一句话。当拷问台第一次嘎嘎作响,奥布罗西姆·彼得罗夫那打着赤膊的、肩膀宽阔、

① 指俄国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长期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

肌肉结实的身体给吊起来的时候(麻脸发灰,耳朵伸长,龇出的牙齿苦痛地研磨着。),彼得便退到砖柱后面的阴影里,直到拷打完毕一直纹丝儿不动地坐在那儿。那一整天,他脸色苍白,心事重重。可是次数一多,他也慢慢地习惯,不再躲到后面去了。

那天早晨,做了早祷,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就把彼得留住了,总主教向他祝贺,骚乱已经胜利地敉平了。事实上也是这样,——索菲娅虽然还在克里姆林宫,可是她已经毫无权力。留在莫斯科的那些团队,也派代表到彼得皇上这儿来,恳求宽恕和开恩;他们准备到阿斯特拉罕或是到边塞去,只要能够保全生命,保全他们的家属与事业。

彼得从教堂里踱出来。养牛场上挤满了射击军,他们向他嚷嚷着:"万岁爷,把费季卡交给我们,我们要亲自跟他谈谈!……"他连忙向他们摆摆手,耷拉着头,急匆匆经过他们,朝那倾圮的谷仓走去,顺着阶磴跌跌绊绊地走到了黑洞洞的地窖里。那儿有一股霉湿和耗子的味儿。穿过许多袋子、包裹和木桶,他推开一扇矮矮的门。书记官桌子上的蜡烛,把一抹黄澄澄的亮光投射在横梁上的蜘蛛网、泥地上的垃圾和拷问台那新砍下来的木头上。书记官和其他一些坐在长凳上的人——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列夫·基里洛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和罗莫达诺夫斯基都站起来,行了礼。等大家重新坐下以后,彼得看见了沙克洛维特跪在离他们一步路的地方,耷拉着头发鬈曲的脑袋,在宫里被捕时候穿的那件富丽的长襟衣胳肢窝底下已经给撕破,衬衫上溅着点点泥浆。费季卡慢慢地扬起憔悴的脸,遇到了沙皇的眼光。他的瞳孔逐渐扩大,漂亮的嘴唇拉长而且哆嗦着,仿佛在哭泣似的。他往前面伛过去,视线没有从彼得身上移开。鲍里斯·戈利岑也朝沙皇瞟了一眼,小心翼翼地笑着说道:

"吩咐我们继续进行吗,陛下?"

斯特列什涅夫咬紧牙关说道:

"你既然知道怎么样犯罪,你就应当知道怎么样招供:干吗还要浪费时间?皇上要了解一下真相嘛……"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放大嗓门说道:

"他只有一个回答:'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或是做过这些

事……'可是根据调查,他这是做贼心虚……我们非得用刑拷打不可……"

仿佛给谁推了一下,沙克洛维特跪着往旁边一闪,活像一只耗子企图躲到一堆皮革或是一桶腌鱼后面去……随后他倒下了,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彼得大踏步朝他身边走去,看见自己脚边就是费季卡剃得光光的、有着一条深槽的颈脖。他把一只手插进长袖外衣的口袋,坐下了,用一种高亢的、年轻的嗓音,威风凛凛、鄙夷不屑地说道:

"让他把真相供出来!……"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喊道:

"叶梅利扬!……"

从拷问台后面一根柱子那儿走出来一个高身量、窄肩膀的汉子,穿着一件鲜红的、长及膝盖的衬衫。沙克洛维特显然没料到他这么快就会走出来,于是就往脚跟上蹲下去,脑袋缩进了肩膀里,直瞪瞪望着叶梅利扬·斯维热夫那不动声色的马脸,——差不多没有什么额头,只有眉毛上面的一道横线,下颚很大。他走到费季卡跟前,一把将他抓起来,仿佛那是一个孩子似的,摇摇他,让他站直了。然后他仔细而熟练地揪住费季卡的衣袖,拉掉他的长襟衣,解开他的镶着珍珠的领子,又用指甲撕破他的白绸衬衫,把它剥下了,让他齐腰赤裸着……费季卡原想说得恳挚一点,可是说的时候嗓音却既暗哑又含糊:

"各位大人,我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坐在长凳上的领主们都摇着头,晃着胡子,抖着腮帮。叶梅利扬把费季卡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用皮套索缚住他的腕关节,拉紧绳子的另一头。沙克洛维特吃惊地站在那儿。滑车嘎嘎地响了,他的双手在他背后举起来。肌肉拉紧了,肩膀发了肿,他身子往前弯。于是叶梅利扬往他腰里狠狠地揍了一拳,随后蹲下去,把他从地上拉起来。那两条胳膊从肩胛上给扭脱了骱,高高地矗起在头顶上,——费季卡闷闷地哼了一声,他的身体离开地面有一阿尔申,临空吊着,张大了嘴,瞪出了眼睛,凹进了肚子。叶梅利扬把绳子系好,从钉上拿下一根柄儿很短的鞭子……

由于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暗示，那书记官戴上铁边眼镜，把干瘦的鼻子凑近蜡烛，开始念道：

> 还有，审讯时，菲利普·萨波戈夫上尉供称："去年，哪一天已经记不起了，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到过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那时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陛下正巧不在那儿，长公主只待到中午就走了。随行的有费多尔·沙克洛维特和从各团调来的许多人，费多尔把这些人带来，是为了要谋害列夫·基里洛维奇和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那时候，费多尔曾经走到皇宫的门厅里，跟他，也就是菲利普·萨波戈夫说：'听着，宫里会传出来喊声……'而那会儿，太后正在责备长公主，宫中闹声很大……'你们一听到喊声，就得准备，把我们交给你们的人，一个个都打死。'……"

"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菲利普是毫无根据地胡诌，"沙克洛维特勉强说道。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又暗示了一下，叶梅利扬退后几步，用眼睛估摸一下距离，将身子往后一挺，抡起鞭子，随后飞步向前，呼的一声把鞭子抽将下去。费季卡那又黄又软的身体一阵抽搐，随即叫了起来。叶梅利扬又抽了他一鞭(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急忙喝了一声："三。")。他又打了第三下。沙克洛维特凄厉地尖叫着，嘴里喷着白沫：

"我喝醉了酒，我说的时候是喝醉了酒，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还有，"叫声一停，书记官又继续念下去，"关于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他又跟菲利普说过一些狂妄的话，他说：'他到库奎区去喝酒，什么办法都弄不醒他，因为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弄些手榴弹来放在他的马车里倒是很好，这样就可以把他皇上炸死了……'"

沙克洛维特一声不响。"五！"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粗厉地吩咐道。

叶梅利扬举起那根三阿尔申长的鞭子，使出可怕的劲道抽下去。彼得冲到沙克洛维特跟前，盯住他那双疯狂的眼睛，——彼得的身量

那么高，他的眼睛竟跟费季卡的眼睛一般齐……他的脊背、他的手、他的颈脖都在颤动着……

"把真相说出来，你这只狗！……（他抓住他的肋骨）你觉得遗憾，没有在我小时候把我弄死？是这样吧，费季卡，是不是？……哪一个要弄死我？是你？不是？那么是谁？……是你派来了揣着手榴弹的人？那些人是谁？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你为什么没有谋杀我，弄死我？……"

费季卡对着沙皇那圆圆的、有一片片红斑的脸，对着那小小的、扭歪的嘴，嘟嘟囔囔地辩解着，因为用了劲他的青筋都暴涨起来了……

"……我只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早些时候没有把太后和她的弟兄们干掉？……'可是刀子啊，手榴弹啊，我都不记得有那样的事了……谈到太后，瓦西里倒是提起过这些事的……"

他一提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名字，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就从长凳上跳起来，发疯似的喝道：

"抽他！"

叶梅利扬留心好不要碰到皇上，因此把鞭子抡起来，往费季卡的两个肩膀中间抽下去，直抽得皮开肉绽……沙克洛维特尖叫着，喉核突了出来……抽到第十鞭，他的头便有气没力地摇晃着，沉到了胸口。

"把他带下去，"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说，用丝手绢抹了抹嘴唇。"把他好生带到楼上，用伏特加擦一擦他的脊背，要当他小孩子一样看顾……明天他一定得招出口供来……"

……领主们离开地窖，走到养牛场上，吉洪·尼基季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凑到列夫·基里洛维奇的耳朵边问：

"你有没有看见鲍里斯公爵的那副神气，列夫·基里洛维奇？"

"没有……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样从长凳上跳起来……要堵住费季卡的嘴啊……"

"为什么？"

"费季卡说得太多了。他们到底是一个血统嘛——鲍里斯和瓦西里……在他们看来，血统似乎比皇上的事儿更加可贵呢……"

列夫·基里洛维奇给一堆畜粪挡住了，他举起双手，往大腿上一拍，吃惊地说：

“啊，啊！……可我们还很信任鲍里斯呢！……”

“信任他，可是也得看住他……”

“啊，啊！……”

二十二

炉子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烧着，烟雾弥漫，站着的人只看得见下半身，躺在木床上的人压根儿就看不见。松明的火苗惨淡地闪烁着，火星掉在一只盛水的小木槽里，发出嗤嗤的响声。几个拖鼻涕的孩子，袒露着突出的肚皮和肮脏的屁股，跑来跑去，不时啪哒一下跌倒了，哇哇地叫起来。一个怀孕的女人，裙子用一根树皮绳束着，把他们拖到了门外，说道：“你们总是一刻也不安静，真是要我的命了，你们这些小家伙！”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和他的儿子阿列克谢从上一天起就待在这个农舍里，——没有许他们进修道院的大门：“皇帝陛下命令你们留在近郊，听候传唤……”他们就等着自己的时辰。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进。皇上不愿意倾听任何的辩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对什么事情都估计过了，在路上他为最糟糕的情况也作了准备，可就是没有料到这个没有烟囱的农舍。

那一天，戈登上校曾经来过，高高兴兴、诚诚恳恳的；他表示了对他的同情，惋惜地咂响着舌头，用平起平坐的神气拍了拍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膝盖……“没关系，”他说，“不要意气消沉，法西里·法西里耶维奇公爵①，苦难总归会过去的。”他走了，这个逍遥自在的幸运儿，巨大的马刺发出铮铮的响声。

没有什么人可以派到修道院去打听打听消息。当地的居民，对长公主的这个旧情人连帽子也不摘。他也没有颜面走到街上去。他的头给臭气、给孩子们的尖叫弄得发胀，他的眼睛给烟熏得作痛。而

① 外国人发音不准确，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念成法西里·法西里耶维奇。

且不止一次，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起那个该死的魔法师，他耳朵里回荡着那个人的叫喊(透过火焰从小窗子里传出来)："开开门一门一门啊！你会完蛋的，你会完蛋的！……"

那天深夜，一个军士带着几个卫兵闯进了这家农舍，给烟呛得直咳嗽，问那个怀孕的女人：

"瓦西卡·戈利岑是住在你们家吗？"

那女人把有创伤的臂肘一拐说：

"他就在那儿……"

"有命令要你进宫去。准备一下，公爵。"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和阿列克谢给卫兵们包围着，像农忙时节的短工那样徒步走进了修道院的大门。射击军士兵们是认识他的，大家便跳起来，哗笑着：有的把他的帽子拉到鼻梁上，有的一把揪住他的胡子，还有的做出猥亵的姿势。

"站得体面一点啊！……"——"总司令骑着两脚马来了！……"——"可他的坐骑到哪儿去啦？"——"自然在他的腿裆里啰……"——"唉，我倒担心总司令会跌进污泥里去呢……"

侮辱的一关过去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跑上大主教的台阶。可是有一个衣服穿得很寒伧的、不知名的书记官，威风凛凛地从门里走出来迎接他，做了个手势叫他停住了。他展开一道诏书，高亢而缓慢地念着，每念一个字就像在公爵头上打一下：

> ……根据以上种种罪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与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陛下下诏褫夺汝瓦西里·戈利岑公爵之荣誉与领主称号，并发配汝率同妻子儿女前往卡尔戈波尔流放终身。汝之世袭领地、庄园、莫斯科邸宅及家畜，一并没收，归沙皇陛下自用。汝之下人，奴仆与农奴，除农民与农民之子女外，一律准予自由……

念完了这一份长长的敕令，书记官就把诏书卷起来，向警卫官指了指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他没戴帽子……站也站不稳，阿列克谢把他搀扶着……

"把他押起来，遵照这道圣旨办事……"

他们把他押起来，带出去。到了教堂大门外，他们把这父子俩载上一辆大车，让他们坐在树皮垫子上；随后那个警卫官和一个龙骑兵也从后面跳上了大车。赶车的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厚呢外衣和一双树皮鞋，抓起了缰绳。那匹老爷马挽着大车，慢步跑出修道院，到了外面田野里。已经是黑夜，湿滋滋的雾气把星星都蒙起来了。

二十三

圣三一修道院的远征结束了。又跟七年前一样，他们留在修道院里，抵住了莫斯科的进攻。领主、总主教、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起计议了一下，用彼得的名义写一封信给伊凡皇帝：

> ……现在，皇兄陛下，让我们俩自己来治理这个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王国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因为我们都已成年，我们不愿意再让不名誉的第三者——我们的姐姐来跟我们两个男人分享那些称号和统治权……

夜里，索菲娅被人从克里姆林宫送进新圣母修道院，没有引起多大的惊扰。沙克洛维特、切尔姆内和奥布罗西姆·彼得罗夫都被斩首。其余的叛徒在广场和市郊受鞭刑，被割掉舌头，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梅德韦杰夫神甫和尼基塔·格拉德基后来被多罗戈布日的总督所捕获。他们受了残酷的拷问，随后也被斩首了。

那些投奔过来的人，各按等级受到土地和金钱的赏赐：领主各得三百卢布；朝臣二百七十卢布；杜马贵族二百五十卢布。随同彼得去修道院的侍臣各得三十七卢布；后来去的三十二卢布；八月十日前到达的三十卢布；八月二十日前到达的二十七卢布。城里的贵族，也按照同样等级，各得十八、十七或十六卢布不等。一般射击军，由于他们的忠诚，各得一卢布，不另赐土地。

在回莫斯科以前，领主们就瓜分了各个政厅的职位。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使节政厅放给列夫·基里洛维奇，不过取消了“护国公”的称号。由于在军事以及其他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需要，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本来是可以完全不必起用的，——有很多事情总主

教和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都不能宽恕他，特别是他曾经搭救他的堂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使他免受鞭笞和死刑，——可是领主们又认为要褫夺这样一个世家望族的荣誉也有点不成体统："假如我们这样做，那么这些政厅很快就会从我们手里给拿走了，——商人、出身微贱的书记官、外国人和其他各种平民都在钻彼得皇上的门路，想得点利益和地位……"为了照顾他的收入和荣誉，他们派给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个主管喀山行宫的差事。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吐了口唾沫；那一天他就去喝得酩酊大醉，嚷嚷着道："滚他们的！靠我手头这点东西，过过日子也尽够了。"于是他仍然那么醉醺醺的，飞也似的疾驰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里，没头没脑地睡去了……

新的大臣们(外国人现在开始这样称呼他们)撤掉了政厅中的一批秘书官和书记官，换上另一批秘书官和书记官，随后按老作风开始考虑事情和治理国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只是穿着黑貂皮袍在克里姆林宫里踱出踱进，威风凛凛地碰着门，装模作样地踩响着后跟的，现在不再是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而是列夫·基里洛维奇罢了……

他们都是些年老的著名人物，从这些人身上，除了破坏、贪污和紊乱以外，什么也指望不到。在莫斯科和库奎外侨区，各种行会的商人、包税人、市郊的买卖人和手艺人、外国的客商和船长——荷兰的、汉诺威的、英国的——大家都极不耐烦地等待着新的秩序和新的人物的出现。关于彼得，传出了种种谣言，很多人把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俄罗斯这个金矿，给埋藏在年深月久的泥潭底下……如果新沙皇不能改善这个国家的生活，那还能有谁呢？

彼得并不急着要去莫斯科。他率领部队从修道院行军到阿列克山德罗夫区，伊凡雷帝那可怕的宫殿的废墟还在那儿腐烂。佐默尔将军在这里组织了一次作战演习，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火药用完了才罢。而佐默尔的事业也就在这里结束了；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这个不幸的人，成为残废了。

十月间，彼得才向莫斯科进发，只带着他的游戏兵团。离城十俄里，在阿列克谢耶夫斯科耶村上，一大群一大群的老百姓都在迎接他。他们捧着圣像，执着旗幡，带着放在盘子里的大圆面包。大路两

旁乱抛着一段段木头和一个个断头台，上面插着斧子。射击军们(那些没有投到圣三一修道院去的团队的代表们)在潮湿的地上躺着，他们的颈脖搁在木头上……可是年轻的沙皇并没有砍掉他们的脑袋：他一点不生气，不过也没露出和蔼的神色。

第五章

一

勒福尔特已经成为一个要人了。住在库奎区的外侨，以及为了商务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赶到这儿来的人，谈起他的时候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来的经纪人，在写给他们商行的信上也提到他，而且建议万一商业上发生什么问题，不妨送他一点小小的礼物，——最好是一点名贵的酒。圣三一修道院远征回来，他受封为将军，于是库奎区的侨民合起来送了他一柄宝剑。每逢走过他的家，他们总是意味深长地互相递个眼色，说："啊，是啊！……"他家的房子现在显得挤着点儿了：那么多的人要跟他握手，交谈，仅仅为了让他关照自己。时令尽管已经到了暮秋，加高和拓宽他寓邸的工程却急匆匆地上马了：添建一道石门庑，两边有台阶可以上下，大门正面还装上圆柱和泥塑人像。庭院里从前有个喷泉喷水的地方，现在挖了一个池塘，以便从事水上活动和焰火娱乐。两边又造了火枪手住的警卫室。

勒福尔特自己本来也不愿意这样铺张浪费，可是年轻的沙皇却一定要这么做。逗留在圣三一修道院的时期，勒福尔特对于彼得，已经变得像一个聪明的母亲对于一个孩子那样需要。即使从一言半语里勒福尔特也会了解他的心意，他会警告彼得提防危险，教他看清楚什么是有利或不利，看样子他本人也热爱着彼得。他经常待在皇帝的左右，倒不是像领主们那样，凄凄戚戚地跪在他脚边磕响头，请求赏赐村子和农民，而是为了商量共同的事务与共同的娱乐。他服饰华丽，能说会道，性情和蔼，如同照在窗子上的早晨的太阳，他走进彼得的寝宫，行一个礼，微笑着；于是抱着愉快、欢乐的关怀和幸福的期待，一天又开始了。彼得喜欢勒福尔特，因为在他身上唤起彼得对异

国、对美丽的城市、对发出烟草和甜酒味儿的勇敢的船长和停满船舶的港湾的美妙的思慕，——他从童年时代起看了从外国带回来的画片和插图就已经梦想着的一切。甚至从勒福尔特衣服上发出来的那股气味也不是俄罗斯的，而是别有一番味道，给人以极大的快感……

彼得要使他的宠儿的住宅变成吸引人的外国生活的岛屿；扩建勒福尔特的寓邸正是为了满足皇上的这种乐趣。他从母亲和列夫·基里洛维奇那儿要来的钱，有多少都毫不吝惜地花在这上头。眼下在莫斯科，高居要职的都是他自己的人，彼得便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起来了。他热情奔放，这样，勒福尔特对他就特别显得需要：没有勒福尔特，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样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自己的人，俄罗斯人，能够给他出些什么主意呢？哦，不外乎是出去猎鹰，或是叫些盲人进来唱歌……呸！可是只要一言半语，勒福尔特就能明白他的心意。勒福尔特好像是彼得的热情的面团里头的酵母。

同时，普列什堡皇城的工程又复工了，——小小的城堡正在修建，为游戏兵团的春季演习作着准备。各团都发了新制服：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是绿色的长襟衣，谢苗诺沃团是蓝色的，戈登将军的布特尔斯基团是红色的。整个秋天，都在宴饮与跳舞中度过了。而在勒福尔特寓邸中参加娱乐之余，那些外国工商业者却在打着各自的算盘……

二

新建的舞厅还有点潮湿；高高的半圆形的窗子和嵌在对面那空无所有的墙壁上的、做成窗子模样的镜子，给两只大火炉的热气蒸得直挂水珠。槲木拼花地板刚打过蜡。装着反光镜的、三叉形的壁灯架上的蜡烛都已经点起来了，虽然黄昏还只开始降临。柔雪霏霏地飘着。一辆辆雪橇正在驰进庭院里那一堆堆薄薄地盖着雪花的粘泥和木片中间：荷兰人的雪橇，形状宛如天鹅，漆成黑色和金色；俄罗斯人的雪橇是长长的、箱子一样的，堆着垫子，铺着熊皮；沉甸甸的、张着皮篷的雪橇，一溜儿打直串套着六匹马；还有普普通通的、出租的雪橇，上面坐着个外国人，抬起头，笑吟吟的。赶车的是个农民，从卢

布扬卡把他送到库奎外侨区，收了他两戈比。

在石头门廊里，两个侏儒丑角，托莫萨和谢卡，站在被客人皮靴上的雪沾得透湿了的地毯上迎接客人；一个披着一件齐腰的西班牙式黑色宽斗篷，戴着一顶装有乌鸦翅膀的草帽；另一个是土耳其人打扮，戴着一顶两阿尔申高的蒲头兜，前面装着一只猪耳朵。荷兰商人们对那个穿西班牙服装的侏儒特别喜欢，他们用手指弹弹他的鼻子，问候西班牙国王的健康。在灯光晃亮的门廊里，槲木板壁上装饰着蓝色的釉彩瓷碟，客人们就在这里把皮大衣和帽子交给穿制服的随从。勒福尔特穿着一件镶银线的白缎子长襟衣，戴着一顶扑过银粉的假发，在舞厅门口接待。客人们往融融地燃烧着的火炉那儿走拢去，喝着匈牙利酒，抽着烟斗。

俄罗斯人不好意思闷声不响(能够用荷兰语、英语或是德语跟外国人谈话的简直很少)，所以总是到得很晚，一来就坐席了。客人们随随便便地站在火炉前面，暖暖屁股，暖暖紧箍着长统袜的大腿，闲谈着生意经。只有主人摆动着长襟衣那抖开的衣裾，如同蝴蝶一般，从这个客人面前飞到那个客人面前，替他们相互介绍，问候他们的健康，询问他们的旅途情况，问问他们有没有找到舒适的旅馆，警告他们要提防偷盗和抢劫……

“啊，是啊，关于俄罗斯的平民，我听到的很多，”有一个客人回答。“他们老是想打劫有钱的旅客，甚至杀害他们。”

英国木材商人锡德尼带睬不理地说：

“一个国家，它的人民如果依靠欺诈混日子，那是一个糟糕的国家……俄罗斯商人祈求上帝帮助他们更巧妙地进行诳骗，他们管这个叫做精明。唉，这个倒霉的国家我知道得很清楚……到这儿来，最好暗地里藏着点武器……”

生在库奎区的一个不怎么有钱的商人(他祖父汉弥尔顿爵士，为了避开克伦威尔的恐怖，逃到了俄罗斯。)朝那群谈话的人走拢去，恭恭敬敬地说：

“连我这样一个不幸而出生在这里的人，对俄罗斯人的粗鲁和不老实，也不容易习惯。他们个个人都像是被鬼迷住了似的！……”

锡德尼朝这个侨民瞅了一眼，听他英语说得很不行，看他衣服穿

得很寒伧，而且式样也很旧，便鄙夷不屑地撇了撇嘴，可是出于对主人的尊敬，还是答道：

“我们并不打算长住在这儿。而且对我们这种大笔头的批发生意，俄罗斯人的不老实，倒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您是做木材生意的吗，先生？”

“是的，我是做木材生意的，先生……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已经买下了大宗的森林采伐权。”

一听到“森林采伐权”几个词儿，有个名叫万·莱顿的荷兰商人便把他那张没有睫毛、蓄着又短又尖的西班牙胡子的紫红脸探到人丛中去；他的三重下巴颏擦着浆硬的大领圈。

“啊，是的，”他说，“俄罗斯的木材是出色的，可是北冰洋上那股恶魔似的风和挪威的海盗却也很可怕。”他张开嘴，脸越发红了，哈哈地笑着，直到两滴眼泪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挤出来……

“没关系，”又瘦又高、脸蛋黄黄的锡德尼答道。“桅杆材这儿只要我们二十五戈比，我们拿到纽卡斯尔去却可以卖九先令[①] ……我们还冒得起这个险……”

荷兰人咂响着舌头说：“一根木头竟卖到九先令！”他到莫斯科来是为了收购亚麻纱、粗麻布、焦油和钾碱。他的两条船停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过冬。生意很不景气：皇家的经纪人（为国库收购货物的莫斯科大商人）听说他开来了两条船，便把价钱抬高到荒谬的程度。私人的小中间商的货物，可又不值得买进。但是如果这个英国人说的不是谎话，那么他的买卖一定做得很不错。这倒是十分叫人难受呢。万·莱顿向四下里望了望，看清楚近旁没有一个俄国人，才说：

“俄罗斯沙皇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焦油、最好的桅杆木材和所有的大麻……可就是不容易弄到手，好像从月亮上抓东西似的……啊，不，先生，您靠那点采伐权也攒不到多少……北方荒无人烟，您总不能教熊去采伐木材啊……再说，您那三条船，先生，有两条会被挪威或是瑞典的海盗沉没，第三条会被浮冰撞碎。”他感觉到他已经引起那个骄横的英国人的烦恼，便又大笑起来。“是的，是的，这个国家

---

① 九先令值四卢布五十戈比。

是富饶的，正如新大陆比起印度来更要富饶一样，可是只要领主们在这儿当权，我们就会接二连三地赔本……莫斯科人不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做起生意来简直像是野蛮人……唉，要是他们开辟了波罗的海的港口，修筑了畅通无阻的大路，像诚实的公民一样做买卖，那时候你在这儿才可以进行兴旺的贸易……”

“是的，先生，”锡德尼气概非凡地说，“我很高兴听到您的高见，而且也同意您的话……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可是我估摸，你们贵国一定也跟英国一样，不再造小海船了……我们英国的造船厂，只造四五百吨的船只……眼下我们需要五倍的木材和亚麻纱。每一条船至少需要一万码帆布……”

“啊—啊—啊！”听了这些话，大家都惊呼起来。

“还有皮革，先生！您忘了还需要俄罗斯的皮革呢，”汉弥尔顿打岔道……

锡德尼怒悻悻地瞅了下这个不懂规矩的人。他蹙皱着瘦骨嶙峋的下巴颏，眯缝着眼睛，望了一会儿炉火。

“不，”他答道，“我没有忘记俄罗斯的皮革，可我不做这方面的生意……输出皮革的是瑞典商人……靠天保佑，英国是越来越富裕了，我们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英国人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那些东西我们是弄得到的……”

他往安乐椅上一坐，就这样结束了谈话，把一双穿着厚底鞋的脚搁在壁炉前面的防火铁栅栏上，再也不去理会任何人了……勒福尔特挽着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的胳臂，急匆匆地跑过来。阿列克萨什卡穿着一件绿呢的长襟衣，镶着红翻领，钉着铜纽扣，高统马靴上装着很大的银马刺。他脸上敷着粉，头上罩着一顶松软美好的假发，花边的领带上扣着一支钻石别针。他那双愉快、晶莹的眼睛，朝客人们毫不腼腆地扫了一下。他机灵地鞠了一躬，结实的肩膀由于怕冷而打着哆嗦，随后背对着壁炉，拿出一个烟斗来。

“皇上一会儿就要驾到了……”

客人们窃窃私议起来，那些比较重要的客人便往前面走去，脸朝着门口……锡德尼没听懂阿列克萨什卡说的话，便愕然地张大着嘴，望着这个粗鲁地把一些受人尊敬的人从壁炉边推开的青年。可是汉

弥尔顿却小声告诉他："这位是沙皇的宠臣，前不久才从侍仆受赐了军官的称号，是个十分有用的人呢。"听了这个话，锡德尼转向阿列克萨什卡，微微一笑，眼睛四周露出和善的皱纹：

"我久已梦想着能够有幸觐见伟大的沙皇……我只是一个微贱的商人，我要感谢我们的主，能够给我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将来我会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儿孙们……"

勒福尔特给他翻译了，阿列克萨什卡便答道：

"我们会引见你，我们会引见你！"他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洁白而匀整的牙齿。"要是你会喝酒，会说笑话，那么你一定能够跟他处得很痛快。这一点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孙儿们……(他转向勒福尔特)问问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啊，木材！……我估摸，他是来要人，要伐木工人的吧？……(勒福尔特把这句话翻译了，锡德尼笑眯眯地点点头。)要是皇上替他下一道手谕给列夫·基里洛维奇，那怎么会办不到呢？……让他试一试吧……"

突然，彼得在门口出现了；他跟阿列克萨什卡一样，穿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长襟衣(肩部和胸部很窄)，浑身都洒着雪花。他那红彤彤的腮帮上皱起两个笑涡，嘴唇紧闭着，可是黑黝黝的双眼却透露着笑意。他摘下三角帽，跺跺脚，抖掉那粗糙的、高过膝盖的方头马靴上的雪。

"Guten tag, meine herrschften!"[1] 他用年轻的低音说道(勒福尔特朝他跑过去，把一只手伸向前面，另一只手搁在心口，行了一个礼。)。"我已经饿透了……来吧，我们坐席吧……"

朝那些屏住气站在那儿的外国人眨了眨眼睛，他转过身子，微微弯着腰，差不多跟门框一样高，穿过门厅，走进了 speisesaal[2] ——餐室……

---

① 德语：你们好，诸位先生！

② 德语：餐室。

三

客人们的脸都已经红了，假发也已经歪歪斜斜。阿列克萨什卡拿掉了肩带，已经跳过一回特列帕克舞[1]，这会儿又在喝酒了。酒，只会使他的脸越来越苍白。那些侍从丑角，装作比客人们喝得更醉，玩着跳背游戏，还用里面装着干豆子的、吹大了的公牛尿泡拍着客人的脑瓜，猎猎作响。一时大家都交谈起来了。蜡烛已经燃掉了半截。库奎区的太太小姐们马上就要聚集到这儿来跳舞了。

锡德尼直挺挺的，人很沉着，只是眼睛已经发红，而且也斜着；他正在跟彼得谈话(汉弥尔顿站在他们椅子背后，给他们当翻译。)：

"先生，请你告诉陛下，我们英国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幸福寄托在海外贸易的成功上面……战争是一种昂贵而且悲惨的需要，可是贸易却是一种上帝的祝福……"

"对，对，"彼得同意他的话。他很欣赏周围那种喧嚷和争论，而特别觉得有趣的是那个外国人的古怪的议论，关于国家，关于贸易，关于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还有关于幸福！多么奇特哪！"嗯，说下去吧，我在听着呢……"

"英王陛下和可尊敬的爵士们从来不会批准一条对贸易有害的法律……陛下的国库之所以那么充盈，道理就在这里……英国商人在国内是受到尊敬的，而我们大家也都准备为英国、为王上而流血……我相信年轻的沙皇陛下一定不会生气，如果我说在俄罗斯有着很多不好的和没用的法律。啊，好的法律是一种伟大的东西！我们也有一些严酷的法律，可是那些法律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是尊重它们的……"

"天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彼得笑着说道，把座底像鸟腿一样细的高脚杯里的酒喝干了。"要是他在克里姆林宫里讲这种话……我说，弗朗茨，他们听了不是都会昏过去吗？……那好，说说看我们到底不对在哪里！汉弥尔顿，翻译一下！……"

---

[1] 一种顿足跳的俄罗斯民间舞。

“啊，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现在脑子不太清醒，”锡德尼答道。“如果陛下赐准，那就等我明天能够完全控制我的理智的时候，再来告诉您俄罗斯的恶习，同时谈一些怎样使国家富裕，以及要使国家富裕该有哪些必要的措施……”

彼得定睛瞅住这个外国人的乜斜着的眼睛。这个商人莫非在开俄罗斯的傻瓜的玩笑？可是勒福尔特急忙朝他的肩膀弯下身去，小声说道：

“听一听这些使国家富裕的哲学，倒也很有趣。”

“好吧，”彼得说。“可是现在就让他说一说我们糟在哪里。”

“好的，”锡德尼喘了口气，克制着自己的酒意。“我刚才坐车到我们殷勤的主人这里来，路上经过一片广场，那里放着一台绞架。就在那边，有一块小小的地方给扫清了积雪，孤单单地守着一个卫兵。”

“在波克罗夫斯基门后面，”阿列克萨什卡把椅子拉过来，补充了一句。

“是的……我忽然看见一个女人的头突出在地面上，眨巴着眼睛。我大吃一惊，便问我的同伴：‘为什么这个脑袋在眨巴着眼睛？’他说：‘她还活着。这是俄罗斯的一种死刑，——因为她谋杀亲夫，这个女人给活埋在地里，过几天她死了以后，他们再把她倒挂起来……’”

阿列克萨什卡哈哈大笑。彼得朝他瞅了一下，随后又朝微微地笑着的勒福尔特看了一眼。

“这又怎么样呢？她是杀了人哪……这种刑罚，已经执行了几百年了……你难道以为这样的人可以被赦免吗？”

“陛下，”锡德尼说，“问一问这个不幸的女人，什么东西导致她犯下这种滔天大罪，那她准会使您仁慈的心肠软下来……（彼得微微一笑）我在俄罗斯已经听到而且观察到了几件事。唉，外国人的眼睛是锐利的……俄罗斯女人在闺房里的生活简直跟牲畜的生活差不多……（他用手绢抹了抹汗涔涔的额头，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多了，可是倨傲和醉意已经叫他止不住话头。）母亲给活埋在地里，随后被丑恶地倒挂起来，这对那未来的公民是个什么样的榜样！我们的一位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在一出美丽的喜剧中动人地描写了一个意

大利富商的儿子怎样为了爱上一个女人而服毒自尽……可是俄罗斯人却用鞭子和棍子把他们的妻子打得半死,而法律对这种行为甚至还加以鼓励……当我回到伦敦,回到我家里的时候,我那可敬爱的妻子会带着亲热的微笑迎接我,我的孩子们会毫不害怕地朝我扑过来,而我在家里也会找到恬静与安宁……我妻子怎么也不会想到要谋杀我,因为我待她很好。"

那个英国人动了感情,不再言语,沉下了头。彼得抓住他的肩膀。

"汉弥尔顿,翻译给他听……(他凑到锡德尼的耳朵边,用俄国话大声地嚷道。)这些事我们自己也都看到了……我们决不吹嘘什么都很好。我已经跟母亲说过,我要派五十个侍臣,挑那些最聪明的,到外国去向你们学习……我们还得从 абв 学起;我们应当那样做……你当面说我们是蛮子,是乞丐,是傻瓜,是野兽……我自己也知道,活见鬼!可是等着,等着瞧吧……"

他站起来,踢开一把挡道儿的椅子。

"阿列克萨什卡,备马!"

"上哪去,明-赫尔茨?"

"到波克罗夫斯基门去……"

四

那个人头慢慢地扬起了眼皮……没有死,还没有……地里的寒气压着她的身体……大地没有一点暖意……在坟墓中一点也动弹不得……她被齐耳朵埋在地里……(霏微的雪花落在她那昂起的脸上)如果能因为恶心而看不见了一切,那就再也不会这样可怜自己了……人们简直是野兽,嘿,简直是野兽……

……这姑娘曾经像野外的小花一样生活着……"达莎,达申卡,"她的娘是这样叫她的……你为什么要生我啊?……为了让人活活地埋在地里……我一点没有错……你看到我吗,看到吗?……

……那个人头咧开嘴唇,舌头发涩地喊道:"妈妈,妈妈,我要死啦……"眼泪扑簌簌地滴下来。雪花积在她的睫毛上……

……人头后面那黑糊糊的广场上，绞架的绳索给套环牵得嘎嘎作响……你死了也不得安宁，还要把你的身子吊起来呢……痛哪，痛哪，泥土紧紧地压着她……泥块掐住了她的腰部……唉，它多痛哪——痛哪！……(那人头张开嘴，向后面仰过去。)"主啊，保佑我吧！……妈妈，你跟他说，妈妈……我一点没有错……我是一时发了昏才把他杀了的……他像狗一般地咬我……即使是一匹马，也……"叫喊也没用。痛极了。她眼睛瞪大着，变得黯淡无光了。脑袋便往斜刺里倒下去……

……又是一天……雪花飘着……还没有死……很快就是第三天……风把绞索吹得嘎嘎作响……"牛大概已经三天没有挤奶了……那是什么，那红红的光？……啊，多可怕啊！……火把……雪橇……人……往这儿来了……还要受折磨吗？"她的脚想动一动，可是泥土像山一样把它们压着，连手指也没法儿动一动……

"她在哪儿？我没有看见呢，"彼得大声地说。"会不会被野狗吃掉了？"

"看守，你睡熟了吗？喂，卫兵！"雪橇周围的人嚷嚷起来。

"这一这一儿！"一个拖长的嗓音答道，于是那卫兵打霏微地飘着的雪花里跑过来，绊着他的长襟羊皮袄……随后他像熊一样轻轻地在彼得脚边伏下去，磕了个头，就那么跪着……

"有个女人是不是活埋在这儿？"

"是这儿，万岁爷！……"

"她还活着吗？"

"还活着，万岁爷！……"

"她为什么被处死刑？"

"她用刀子杀死了丈夫。"

"带我去看一看……"

卫兵跑了几步，随后弯下身子，用羊皮袄的下摆讨好似的掸掉那个女人脸上和冻了冰的头发上的雪。

"她还活着，还活着，万岁爷。她眼睛还在眨巴呢……"

彼得、锡德尼、阿列克萨什卡和勒福尔特家的四五个客人都朝那个人头走过去。两个火枪手高高地举起火把，他们的钢盔发出闪烁

的亮光。一双凹陷的大眼睛从雪里仰望着他们;这个女人的扁平的脸跟周围的雪地一样苍白。

"你为什么要谋杀丈夫?"彼得问。

她不吱声。

卫兵用毡靴碰了碰她的腮帮:

"万岁爷亲自来问你啦,傻瓜。"

"他是不是打你?他是不是折磨你?(彼得朝她弯下腰去)她叫什么名字?达里娅?……嗯,达里娅,你跟我说啊!……"

她还是不吱声。手忙脚乱的卫兵蹲下身去,凑到她耳朵边说道:

"认罪啊!也许他会赦免你呢……你不是在叫我为难吗,小娘儿?……"

于是那个人头张开了黑糊糊的嘴,沙着嗓子,怀着憎恨,瓮声瓮气地说:

"我杀了他……我还要杀他,那个畜生!……"

眼睛闭上了。大家都不言语。一滴滴松脂从火把上掉下来,发出嗞嗞的响声。锡德尼很快地说着,可是没有人把那些话翻译出来。卫兵又用毡靴碰了碰她;那个人头晃了一晃,仿佛已经死了似的。彼得刺耳地咳嗽了一声,往他的雪橇走去……他小声地跟阿列克萨什卡说:

"下个命令把她枪毙了……"

五

彼得闷声不响,浑身发冷,回到了勒福尔特那灯烛辉煌的宅子里。舞厅的乐台上正在奏着音乐。五光十色的衣服、脸、蜡烛,在镜子里反射出无数的映影。透过那暖和的烟雾,彼得立即看见了淡褐色头发的安娜·蒙斯……姑娘坐在墙边,一脸的心事,袒露的肩膀耷拉着。

这时候正在奏着一支缓慢的舞曲,乐师们从乐台上发出铜喇叭曳长的吼声,仿佛在为他歌唱安欣,歌唱她那蓬松的粉红色衣服,歌唱她那搁在膝盖上的天真的手……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心被没法忍



受的悲愁炸开了呢？倒像他自己被齐颈脖埋在地里，正在召唤他的恋情穿过暴风雪、从一个缥缈的远方回到他身上来……

安娜眨着眼睛；是她第一个看见他走进了门口。她站起来，在打蜡的地板上飞也似的跑过去……这会儿，乐曲正在欢乐地歌唱着亲爱的德意志，在那儿几扇十分洁净的小窗前面，一株杏树开着粉红色的花，慈爱的爸爸和妈妈带着亲切的微笑，望着站在杏树底下的汉斯和格雷特尔，这株杏树意味着永恒的爱；等到他们的太阳沉落在暗夜的蔚蓝中，他们将发出一声宁静的叹息，两个人一块儿走到坟墓里去……唉，多么缥缈的遥远啊！……

彼得搂着安欣裹在粉红色的绸衣里面显得暖和和的腰肢，默默地跟她跳舞，而且跳得那么长久，弄得乐师们都吹奏得不合调门了……

他说：

"安娜？"

她扬起晶莹而清澈的眼睛，信任地瞅着他。

"您今天有点儿不高兴，彼得？"

"安努什卡，你爱我吗？"

听了这句话，安娜连忙低下了头，她脖子上围着一条丝绒小绦带……所有在跳舞的或是坐在那里的太太小姐们，个个都知道彼得问了她一句什么话，安娜·蒙斯又是怎么样回答的。当他们俩在舞厅里绕着的时候，彼得说道：

"跟你在一起，我就幸福了……"

六

总主教约阿基姆由别人搀扶着，走了进来。他为老太后以及她的哥哥和领主们祝福，他严肃地把那只跟苦行僧一样的手的指关节放到他们的嘴唇上。彼得皇帝还没有来。约阿基姆往一把高背的硬邦邦的椅子上坐下，低低地低下头，——脸部被他的高筒修士帽遮掩着。阳光从多棱宫的五光十色的穹顶底下那些深深的窗框里射进来。个个人都一声不响，交叠着双手，沉下了眼睛。只有一只飞来停

在外面积着雪的窗槛上的鸽子，它那带着翅膀的黑影扰乱了这片宁静。热气从一只涂着蓝釉的火炉里腾出来，屋子里有一股神香和蜡烛的气味。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像这样肃穆地、一声不响地坐着，保持种种礼法和习俗。让人的浪潮——尘世的空虚去冲击这种不可动摇的东西吧！诱惑和改革已经够了。俄罗斯的堡垒就在这儿，——我们也许会更艰苦些，可是跟真理却会更接近些……至于其余的事，上帝自会保佑我们的……

大家一声不响地等着皇上的到来。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虔诚地打着盹，——近几个月来她身体发胖了，人开始衰弱下去了。斯特列什涅夫哼了一声，小心翼翼地捡起那串从她膝头掉到了地毯上的念珠。在索菲娅当政的时期，宫里曾经搁过一只小塔楼式的落地自鸣钟，可是后来下了命令，叫把这只钟给搬开了，——滴答滴答的响声很恼人，而且有过一句古话："时间是谁也不能测定的……"计算时间便是欺骗自己。还是让它在俄罗斯的上空飞得更缓慢，飞得更幽静吧……

门厅里，门在大声地碰着，寒颤的噪音打破了慵懒的沉寂。太后忍住一个哈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御前侍卫——一个文静的少年恭顺地报告：皇上驾到。领主们不慌不忙地除下了高筒皮帽。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拧紧眉头，朝门口望着，可是谢天谢地，彼得穿着俄罗斯的服装。他在门外已经忍住了笑，落落大方地走进来……"他的腿像一只鹤，路走得这样规矩，对这个宝贝孩子来说，可真是不太容易呢，"太后心想，露出一脸欢迎的笑容。他走到总主教跟前，去接受他的祝福，还问候害病的皇兄的健康……

他迫切地需要钱用，正是为了这一点，他才遵照母亲的来信，恭恭顺顺地赶来听取约阿基姆的禀奏。他在宝座上坐下，殿堂里那种昏昏欲睡的沉寂如同羽绒被似的把他裹了起来；他让胳臂肘搁在宝座的把手上，用一只手捂着嘴，防备万一不知不觉地来一个哈欠。

约阿基姆从黑长袍里面掏出一本奏折，用一只因为年老而发抖的手慢慢地翻过一页。他抬起眼睛，手指久久地压在高筒修士帽的八角十字架上，随后画了个十字，开始用一种低沉的、拖长的嗓音，缓慢而腻烦地念道：

……不要这样设想，以为扑灭了叛乱，你就给人民和地方带来和平……看不到思想的一致和民族的繁荣，我的心就悲痛。在京城里，游手好闲的修士和修女，司祭与辅祭，不懂规矩，缺乏思考，还有那各式各样闲游浪荡的人，他们的名字叫做军团，——把胳膊和腿包起来，有的还把眼睛遮起来或是闭起来，在街头荡，用欺人的狡诈乞求别人的施舍……这难道是欣欣向荣的葡萄园吗？而且，我还看见人们家里那种狂醉、圆梦、施魔法和放纵的淫乱。丈夫拔掉妻子的头发，把她赤身裸体的赶到了街上；妻子杀死丈夫；而孩子们也像失去了理智似的，仿佛野草一样成长起来……这难道就是欣欣向荣的葡萄园吗？……而且我还看见一个领主的儿子，还有一个手艺人，一个农民，拿了短锤，把自己的房子放火烧了以后，就跑到树林子里逞凶肆虐去了。农民，你的犁头在哪里？商人，你的量尺在哪里？领主的儿子，你的荣誉在哪里？

就这样，他念到了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灾难。彼得再也没有想打哈欠的感觉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露出惶惑的神色，一会儿望望她的儿子，一会儿望望那些领主，他们照例抬起了下巴颏，一声不响。每个人都明白国家大事弄得非常糟糕。可是该怎么办呢？忍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约阿基姆继续念道：

我们不顾才驽，决定将真情直陈于陛下……只要无神论和那些可恶的拉丁异端、路得派、加尔文派、犹太教存在一天，国内就一天不会建立秩序，得到富足……我们正在为自己的罪孽而受苦……我们是"第三罗马"，而现在却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①……陛下，应当禁止异教徒兴建他们的祈祷所，那些已经建成的，应当把它们拆毁……不准该死的异教徒在军队里担任军

①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八章第20—21节："耶和华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察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么？'"第十九章第24—25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予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官……对于正教的军队，他们能够有什么帮助呢？不过招致神怒罢了……豺狼正在统治羔羊！应当禁止信奉正教的人与异教徒交朋友……外国的习惯与服装，一律不得引进……等我们把正教的精神逐渐恢复并且发扬以后，还必须将外国人逐出俄罗斯国境，将外侨区——那个地狱和迷人的东西付之一炬！……

总主教的眼睛焰腾腾地燃烧着，他的脸在哆嗦，他那狭溜溜的胡子和紫盈盈的手都在打颤。领主们都低着头，——约阿基姆提得太尖锐了，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应当如此斩钉截铁的……

罗莫达诺夫斯基的眼睛却像虾似的突了出来。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直什么也没弄懂，即使当那奏折念完以后，她还是在笑眯眯地点着头。彼得摊开四肢坐在宝座上，如同孩子似的撅起了嘴唇。总主教把手折藏好了，用手指抹了下眼睛，说道：

"让我们从一件小事来开始我们的大业……在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当政的时期，由于我的哀求，他们总算在库奎区把那个害人的异教徒克维林·库尔曼给抓起来了……在审讯中，他供称在阿姆斯特丹看见过一个幻影，有个穿白法衣的人命令他到莫斯科来，说是莫斯科人正在没有信仰的黑暗中毁灭……（约阿基姆一阵激动，便停了一停。）'而你们，'他在审讯中说，'都是瞎子：你们看不见我头上有一圈灵光，不知道圣灵在借着我的嘴说话……'他还引证雅各布·伯姆和克里斯托费尔·巴图特[①]那些伪教义论著的原文……可是他本人，顺便说一说，却在莫斯科勾引一个名叫马丽亚·谢利丰托娃的女子，生怕被别人发觉，竟叫她穿上男装，让她住在他家的密室里……他们两个人天天喝得烂醉，拉提琴，奏铙钹，他还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用发疯似的嗓子嚷嚷，说是圣灵附在他的身上……他对那些去访问的人预言吉凶，还吩咐他们吻他的肚皮……天哪，当魔鬼在这儿欢呼胜利的时候，人怎么能有片刻的宁静啊！……我奏请陛下颁一道圣旨，处决克维林·库尔曼，将他活活地烧死，连同他的那些书籍……"

大家都把头转向彼得，他很明白克维林·库尔曼的案子老早已经

---

① 雅各布·伯姆和克里斯托费尔·巴图特是神秘教论著的作者。——原著编者注

判决了。这一点，他是从母亲那平静的眼色里看出来的。独有罗莫达诺夫斯基一个人不以为然地搐动着唇髭。彼得笔挺地坐着，不知不觉地伸起一只手来想啃指甲。要他作为一个元首来做出决定，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他有点害怕，可是一股愤怒的凉气已经逼近了他的心。他记起最近一次在勒福尔特家的谈话，外国人的聪明的脸上那种极度的尊严……客气的蔑视……“俄罗斯作为一个亚洲的国家，时间太长久了，”锡德尼曾经这样说(那是在第二天)。“你们的人民害怕欧洲人，可是你们自己才是你们最危险的敌人……”他记得听了这样的话，自己感到怎样的羞愧……(于是他吩咐赐给锡德尼一袭黑貂皮大衣，而且关照他就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免得他再上勒福尔特家。)那个英国人如果听到了现在这一番话，他又会说些什么呢？拆毁外侨区里那些新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吗？他又想起了在夏天，从开着的窗子里可以听到德国教堂那丁丁当当的钟声……在这种清晨的钟声里，透露出诚实和秩序，透露出库奎河畔那些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房子里的香味，透露出安娜·蒙斯的窗子上的帘帷……你居然也想把她烧死，你这个活死人，你这只黑老鸦！你要把库奎区烧成一堆灰烬！(这会儿倒是彼得那燃烧着的眼睛在瞪着总主教了)可是比愤怒更强烈(这是不是勒福尔特教诲的结果?)，他心里升起了倔强和狡猾。好吧，领主统治者们，大胡子们！要呵责他们是不难的，——他们会把脸伏在地毯上，他母亲会放声大哭，总主教会将鼻子埋在两膝之间，可是事情过后，他们仍然会自搞一套，而且会在金钱上头多方留难呢……

“圣父，”彼得说道，流露出合乎礼貌的愠怒(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眉毛愕然地竖起来了)，“说起来伤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太一致……我们并不干预你的基督教方面的事情，可是你却干预我们的军事……我们说不定有着伟大的计划，——可你知道些什么呢？我们要征服海洋……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幸福寄托在海外贸易的成功上面。这是上帝的祝福……在军事问题上，我没有外国人是毫无办法的……要是你碰一碰他们的新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他们就会统统逃掉……那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他朝那些领主挨着个儿望过去)你是要折掉我的翅膀吗?”

彼得的话说得这样有丈夫气概，领主们都觉得很惊奇。“哎哟！”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眼色里透露着这样的意思：“他原来是这样！……才够呛呢！……”罗莫达诺夫斯基点点头：“对，对，一点不错。”总主教向宝座探出他瘦瘦的鼻子，热情洋溢地嚷道：

“陛下！可别从我这儿调走那个魔鬼似的异教徒克维林·库尔曼！……”

彼得拧紧眉头。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应当向那些大胡子们让步……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自言自语地说：“我的皇上啊！”便把两个手掌恳求似的拱起来……彼得向罗莫达诺夫斯基斜觑了一眼，只见他轻轻地把两手一摊……

“库尔曼跟我们一点不相干，”彼得说。“你爱怎么处置他就可以怎么处置他。（总主教坐下了，精疲力竭地闭上了眼睛。）现在，有一件事情我可不能不谈一谈，领主们：我需要八千卢布，作为军事上和造船方面的费用……”

……走出宫殿的时候，彼得把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拉上自己的雪橇，一块儿赶到卢布扬卡他府邸里去进餐了。

七

内廷为年轻的皇后找到一个名叫沃罗比伊哈的女人，把她从梅季希村接到克里姆林宫。叶夫多基娅高兴得吩咐下人，等她一下雪橇就把她直接带进寝宫。这间小小的寝宫，辟在正殿楼上用木头添建的耳房里。为了挡住阳光，两扇小窗都挂着帘帷。一个经常在这里侍候的接生婆，穿着毡靴和皮袄，躺在热烘烘的炕床上打盹。叶夫多基娅随时都可能分娩，她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从天鹅绒被褥里起来了。这种闷人的热气，她当然也想变换一下，她恨不得坐上雪橇，在积雪的莫斯科跑跑，那儿是青烟缭绕，落日低沉，巷子里那些垂下来的银色的树枝擦着高高的马轭……可是老太后和她周围所有的女人都认为坐着雪橇出去兜风，那是万万要不得的！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要动，当心你的肚子：你怀着的是皇上的亲骨肉哪！……准许她做的事，只有听听那些用神道结尾的故事……她甚至连哭也不行：她一

哭孩子也会觉着不舒服呢……

沃罗比伊哈走进来了，很恭敬，很灵活。这女人干净利落，穿一双崭新的树皮鞋，粗麻布的裙子里系着一束鼠尾草，发出一股香气。她嘴唇软和，眼睛活像耗子，虽然已经老了，可脸还是红扑扑的，说起话来喋喋不休……她一进门口，就往屋子里机灵地扫了一眼，什么东西都看在眼里了；随后她在床边跪下，奉准赐见：年轻的皇后向她伸出一只湿漉漉的手：

"坐下，沃罗比伊哈，你讲点什么给我听听……让我开开心……"

沃罗比伊哈抹了抹她那干干净净的嘴，开始讲一个老公公和老婆婆的故事，还有神甫的女儿和长着金角的山羊……

"等一等，沃罗比伊哈！"叶夫多基娅欠起身子，看看接生婆是不是已经睡熟了。"给我卜个卦吧……"

"啊，娘娘，我不会……"

"胡说，沃罗比伊哈……我不会对别人讲的。你卜吧，哪怕用豆子也好……"

"啊，用豆子卜卦，如今也会挨鞭子，抽得皮开肉绽的……是不是用燕麦粉，拿圣水调得薄薄的蘸一蘸。"

"我什么时候临盆呀？快了吗？我害怕死了……一到夜里，我的心总是跳着跳着就停止了……我一骨碌跳起来——孩子是不是还活着呀？主啊！"

"那双小脚有没有踢啊？踢在什么地方？"

"小脚就踢在这儿……那小家伙在转动，好像在用膝盖和臂肘很轻很轻地擦着似的……"

"转动的时候是从左到右呢，还是从右到左啊？"

"一忽儿这样转，一忽儿又那样转……才淘气呐……"

"那是男孩。"

"啊，当真吗？……"

沃罗比伊哈讨好地眯缝着那双耗子眼，悄没声儿说：

"还要我卜什么吗？我看，绝世的美人儿，还有一件秘密事儿该问一问呢……你就凑到我的耳朵边说吧，娘娘……"

叶夫多基娅转向墙壁，她那额头和太阳穴里有着一块块褐色的

斑点、嘴唇微微有点发肿的脸刷地红了……

“这也许是因为我变丑了，——我不知道……”

“这样美丽，这样出众……”

“唉，别说啦！……”叶夫多基娅转过脸去，深棕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是不是怜惜我？他是不是疼爱我？把这个蘸出来……去，你去拿燕麦粉来吧……”

沃罗比伊哈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带着的：一个袋子里装着一只瓦碟、一个盛着水的小瓶和一包黑黝黝的粉末。（她嘟嘟囔囔地说：“这是在夏至节日采集的凤尾草籽。”）她把粉末溶在水里，将碟子放在床边一张小凳上，随后嘴里念念有词，拿来叶夫多基娅的一只结婚戒指，把它搁在碟子里，招呼叶夫多基娅去看。

“想一想你的秘密事儿。要是你乐意，不妨说大声一些，要不，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是什么事情使你起了疑心？”

“从圣三一修道院回来以后，他就变了，”叶夫多基娅微微地动着嘴唇。“我说话的时候，他并不听着我，倒像我是一个最糟糕的傻瓜……他说：‘你干吗不学点历史？……念点荷兰文或是德文？……’我试着那么做，可是一点也不懂。男人家爱自己的妻子，想必也不一定要她们念书吧……”

“你们有多久没有同床了？”

“都快三个月啦……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禁止我们同床，她是担心那个孩子……”

“看看戒指里面，我的天使，你是不是看见有种模模糊糊的东西？”

“好像是一张脸……”

“再看看……是一个女人的脸吗？”

“好像是……是一个女人的脸……”

“就是她，”沃罗比伊哈高明地撅起嘴，一对珠子似的眼睛仿佛从耗子洞里张望着……叶夫多基娅喘着粗气，欠起身子，一只手从她胸口底下那圆溜溜的肚皮上滑下来，她的心如同一只被人捉住的小鸟，扑腾扑腾地乱跳……

“你知道些什么？你瞒着我些什么？她是谁？”

“哦,谁吗?是一条毒蛇,一个德国女人……全莫斯科都在窃窃私议着,不过大家不敢声张罢了……外侨区有人给他吃春药害他……你不要烦恼,我亲爱的,悲伤可还早着呢……我们会想办法……你把这根针拿着……(沃罗比伊哈敏捷地从头巾上拔下一根针来,递给皇后,嘴里唧唧哝哝地叨念着。)把它夹在手指缝里,不要害怕……跟着我念:‘滚开,滚开,残酷阴险的毒蛇安娜,又是残废,又是害病,又是风湿,又是肺痨,滚开,头也不回地滚到法费尔山背后去,那儿太阳不升,月亮不明,露水不滴,滚开,滚进潮湿的泥土里去,陷下三俄丈深,那儿是你残酷阴险的毒蛇安娜的永劫不复之地,阿门!……’刺吧,把针刺到戒指中间去,刺到她的脸上去……”

叶夫多基娅刺着刺着,一直刺到针尖在碟子上折断为止。于是她向后一仰,用一只手臂遮住双眼,肿糊糊的嘴唇哆嗦着,哭了起来……

……………………………………………………………………

那天傍晚,奶妈和保姆,接生婆和宫廷丑角都忙乱起来了,门和地板弄得嘎嘎作响:“皇上驾到……”沃罗比伊哈往蜡烛上撒了一点神香,让空气清新一些,便急匆匆地溜走了……彼得一步跨三级,直奔上来。他往妻子的寝床弯下腰去,身上发出一股霜冻和烈酒的气味。

“你好,杜尼娅?……还没有生吗?我还以为……”

他露出一抹疏远的、欢乐的微笑,圆溜溜的眼睛像是一个陌生人……叶夫多基娅的心忽地冷了。她含含糊糊地说:

“我巴不得让您高兴一下……我看得出来,大家都等得心烦了……对不起……”

他蹙皱着眉头,尽力想弄明白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拉过一张小凳,坐下了,用马刺搔着地毯……

“我在罗莫达诺夫斯基家吃的饭……大家都说你随时都可能临盆……我以为已经生了……”

“我会在生的时候死去的。你到那个时候就会知道了……人们会告诉你……”

“生孩子是不会死的……别胡说……”

于是她使尽浑身的劲道，撩开了被子和床单，腆出肚子给他看：

“就是这个，你瞧……受苦的，叫痛的，是我，不是你……不会死的！你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的……你去欢笑，你去作乐，你去喝酒好了……去，到那个该死的外侨区去……(他张开嘴，瞪着她。)丢人现眼，——个个人都知道了……”

“是什么事个个人都知道了？”

他蜷着腿，——气愤愤的，活像一只猫。现在，她觉得什么都不在乎了……她尖着嗓子喊道：

“你那个异教徒，那个德国女人的事呀！那个小酒店里的荡妇的事呀！她叫你喝了什么媚药来着？”

一席话说得他满脸涨红，汗珠淋漓。他把小凳往旁边一推。脸色那么可怕，吓得叶夫多基娅不由自主地把一只手伸到脸上。他站在那儿，瞪着一双凶神恶煞的眼睛瞅着他的妻子……

“傻瓜！”他只这么说了一句。她双手往上一伸，抱住了脑袋。小声地抽噎着，她浑身兀自在打颤。肚子里的那个孩子轻轻地、不耐烦地转了个身。一阵似撕似拉的可怕的剧痛，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把她的骨盆箍了起来……

听到低沉的野兽似的哀号，那些奶妈和保姆，接生婆和宫廷丑角都跑进了年轻皇后的寝宫。她正在尖叫着，眼神疯狂，嘴巴丑陋地扭歪了……那些女人便七手八脚地忙乱起来……她们把圣像摘下来，将长明灯点亮了。彼得走出寝宫。第一次阵痛过去以后，沃罗比伊哈和接生婆扶着叶夫多基娅到一间热气蒸腾的浴室去分娩。

八

一只白眼寒鸦不知被什么东西惊动了，从草檐底下飞出来，停在一株树上，——霜花扑簌簌地洒落了。独眼汉茨冈人仰起脑袋，——积着雪的树枝后面，红殷殷地正在泛出一片冬天的朝霞。主妇们在生炉子，一缕缕炊烟慢慢地往上升腾。到处都是毡靴的嚓嚓声，咳嗽声，篱栅门的嘎嘎声，斧子的铮铮声。陡直的屋面在银色的白桦树中间格外显得清晰，河对岸的整片土地上冒出一股股粉红色的烟雾，那

里有射击军造得很坚固的院落，商人们的高大仓库，以及硝皮匠、制袜匠、克瓦斯酿造人等等各色市郊居民的小房子……

那只瞎忙着的寒鸦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把雪抖落在茨冈人的眼睛里。他怒气冲冲地用皮手套朝它挥了一挥。随后他从井里拉起一只冻着冰的水桶，把发出强烈气味的水倒在一个木槽里。在这样一个爽朗的星期天的早晨，他的心却给无比的憎恨揉得发痛。"倒霉的命运！竟把我弄成了奴隶……畜生也好，人也好，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个样……如果这是我自己的产业，我照管起来总不会比你们差……"水桶铮的一下发出铁器的响声，吊杆吱吱地响着，系在一头的破轮子随即来回摆动起来。

他的主人，射击军奥夫谢·勒若夫，从屋里走到了台阶上。他那件没有挂面的羊皮袄外头束着一根鲜红的毛织宽腰带。他对着寒霜哼了一声，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将手套往上捋了捋，弄响着一串钥匙。

"你把木槽倒满了没有？"

茨冈人仅仅把那只独眼忽闪了一下，——他的桦树皮鞋在木槽旁边结着冰的坡道上打滑。奥夫谢走去开那畜栏：好主人一定要亲自给牲口喂水。在路上，他伸起一只穿着白地红斑的毡靴的脚，踢了下一根没有放好的吊杆，说：

"要我让你尝尝这根吊杆的滋味吗，你这个婊子养的？你又把东西抛的满院子都是了……"

他拔掉门闩，开了门，用木闩把门撑好，抓着鬃鬣牵出两匹膘肥体壮的骟马来。他往它们身上轻轻拍着，吹着口哨，于是它们喝着冰冷的水，还昂起脑袋，望着朝霞，从它们暖和和的嘴唇上挂下来一颗颗水滴。有一匹马长嘶了一声，浑身打着哆嗦……

"去玩儿吧，去吧，"奥夫谢轻声说。随后他从牲栏里赶出几头母牛和一头青灰色的小公牛；紧跟在后面，挤在一起的，跑出来一群羊，嚓嚓地踩响着蹄子。

茨冈人还在精疲力竭地汲水，裤子都给溅湿了。奥夫谢说：

"你这个人好心少，恶意多……你对家畜从来不肯和和气气的，就只会用你那只独龙眼瞪着它们……我不明白你到底是哪一号人……"

“我知道该怎么干活就怎么干活……”

奥夫谢不怀好意地冷冷一笑：“唔—唔！……”他吩咐茨冈人当着他的面给马喂些秣料，找些新鲜的草荐。茨冈人往场院尽头那个盖着雪的麦秸垛来回地走了十来趟，在麦秸垛那儿，麻雀正在四散着的谷壳里跳来跳去。他把木柴劈好，搬了进来。映衬着深蓝色的天空，太阳照亮了白桦那积雪的树梢。教堂里的钟声响起来了。奥夫谢庄严地画了个十字。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浅蓝色的眼睛像是一只寒鸦，从屋里跑到了台阶上：

“爸爸，赶快进来吃饭吧……”

奥夫谢拍掉了毡靴上的雪，跨进低矮的门，摆出主人的气派随手把门碰上了。谁也不来招呼茨冈人。他等了一会儿，擤了一把鼻涕，用破大衣的前襟擦了好一阵鼻子，随后没等他们叫唤，就走进那间暖和和、黝沉沉的半地下室去，他的主人家正在那儿吃饭。他侧着身子挨到门边一条长凳上。有一股牛肉白菜汤的味儿。奥夫谢和他的哥哥康斯坦丁(也是一个射击军)正悠闲地用木碗喝着汤。端菜上来的是一个身量高高、脸蛋呆板的老太婆，露出一副死气沉沉的神色……

这两兄弟开着一爿出售树皮制品的铺子，在巴尔丘格开着一家公共澡堂，还有一所磨坊，另外又向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租下了十二俄亩的耕地和牧场。从前，他们是自己干活的(他们没有参加克里米亚远征)，可是现在，彼得皇上却一点也不让他们休息：每天每天他们得等待着传唤，不是服勤务，便是去操练。射击军是不准自家经管铺子和澡堂的。托付给雇农吧，又放心不下。于是只好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一句话，全是娘儿们。)干活。而男人家都为皇上的娱乐当差去了。

“我不知道今年的夏收我们该怎么办，”奥夫谢说。他把一个大圆面包举到胸口，在粗麻布衬衫上擦了擦，给哥哥和自己各切了一份。他们叹了口气，咬了一口面包，又动手舀起一匙汤，让牛肉在匙子里抖动着。

“雇人也危险，”康斯坦丁说。“又下来了一道诏书……凡是没有保人却在市郊或是酒店里、澡堂里、砖头栈房里……居住的流浪汉，一律都要报上去。”

“要是在干活的,那又怎么样呢?”

“那你得为他负责,正像为一个盗匪负责一样……你有没有叫茨冈人出一张保单?他是个什么人?”

“谁知道……他什么也没说……”

“会不会是犯了罪给辞退的?……”

茨冈人走进来,拂掉胡子上的冰屑,用一只眼睛瞅着他们兄弟俩,这时候奥夫谢故意大声地说:

“就像现在这样,他也已经叫我讨厌透了……”

谁也不作声。他们继续吃着。闻到面包和白菜汤的味儿,茨冈人浑身发冷。他把一根冰溜儿撂在门槛底下,沙着嗓子说:

“这么说,你们是在讲我啰?”

“讲你又怎么样?”奥夫谢把汤匙搁下了。“你已经吃了我们六个多月的饭,可是只有鬼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像你这种到处游荡、没有名姓的家伙,也还多的是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名姓?……难道我偷过你的东西不成?”茨冈人问。

“哦,这个我还说不上来……”

“就是这句话嘛,你还说不上来。”

“要是你偷了东西,说不定反而好些。我的两头母羊为什么死了?我的那些母牛为什么垂头丧气,他们的奶为什么发出那股气味,叫你没法儿上口?……为什么?”奥夫谢倚着桌子边缘,用拳头捶了一下。“一个秋天,我们的女人为什么老是肚子痛?……到底为什么?这儿准有什么妖法!那只毒眼总是那么翻动……”

“别那么胡说八道,奥夫谢,”茨冈人有气没力地说,“看你还是一个聪明的人。”

“康斯坦丁,你听到他辱骂我吗?胡说八道?……”奥夫谢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蜷拢手指,抓成一个拳头。争吵对茨冈人不利,——那两兄弟都是健壮的家伙,何况又刚刚饱餐了一顿。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

“人不是因为好了就叫人喜欢,可是叫人喜欢了总是个好人……我替你干活,腰都要累断了,奥夫谢,谢谢你……(茨冈人鞠了个躬)

你就是对我印象很坏，我也不在乎……只要你把我该挣到的钱算给我就行……”

“你说的是什么钱？”奥夫谢转向哥哥，随后又转向祖母，她瞪着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望着他们争吵。“是他把钱交给我们，叫我们替他保管？还是我向他借过什么钱啊？”

“奥夫谢，你有没有良心？半卢布一月，——我该挣到两个半卢布了……”

这时，奥夫谢向他扑过去，狂暴地吼道：

“给你钱？你想活着滚开吗？给你个屁，你这个狗崽子！”

他一把揪住茨冈人的厚呢上衣，打了一记耳光，还发疯似的叫着，要不是茨冈人闪得快，那第二下准会把他打死。康斯坦丁拦住弟弟，抓住他那掀动着的肩膀，于是茨冈人一摇一摆地走了。康斯坦丁随即追上去，往他背上一捶，把他推到了街上。茨冈人久久地站在那儿，一只独眼朝大门瞅着，——要是做得到，他真会在门上烧一个窟窿……

“好吧，你等着瞧吧，等着瞧吧，”他狠狠地自语着。他摸了摸腮帮，觉着上面有血。人们打他身边走过去，大家回过头来笑着。他把脑袋往后一仰，沉甸甸地踩响着树皮鞋，漫无目标地走开了……

九

“挤啊，挤啊，推啊！……”

“人们都在往哪儿跑啊？”

“去看烧死人……”

“是不是执行死刑？”

“当然不是他自己要的……”

“自焚的人是有的。”

“那是为了他们的信仰，那些分裂派教徒就是这样……”

“这人是为了什么呢？”

“他是个德国人……”

“谢天谢地，到底也来收拾他们了！……”

"是时候啦;那些该死的抽烟的人……他们靠咱们的血汗养胖了。"

"瞧,已经在冒烟啦！……"

茨冈人也朝岸坡走去,人群就挤在那儿灰烬堆上。他早已看见两个跟他一样的流浪汉。他尽力想挨近他们,说不定能弄到点吃的。这两个人看样子似乎也吃过苦,受过折磨。其中一个是麻脸,面颊上兜着一块破布,把一个用赤铁烫出来的烙印遮掉了。他名叫尤达。另一个是驼背,人差不多折成了两段,拄着两根短短的拐杖,可是走起路来倒也轻快,翘起了小胡子。一双眼睛洋溢着喜气。在那千缝百补的短褂外面,他还裹着一条蒲席。他名叫奥夫多基姆。这个人,茨冈人非常喜欢。而奥夫多基姆也很快就察觉到,有个脸上受伤的、深色皮肤的独眼汉子老是串在他们的身边。他便拄着拐杖挺一挺身子,和和气气地说:

"从我们这儿是捞不到什么的,朋友。我们自个儿也是靠偷摸过日子的呢……"

尤达把嘴歪在一边,含含糊糊地说道:

"暗探局里有过一个家伙也像这样串在身边,后来被撵到冰窟窿里去了……"

"嘿!"茨冈人心想。"他们倒是些有胆量的人……"想结识他们的愿望也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死神没勾我的魂,该死的,"他说,眨巴着挂着霜花的睫毛,"那我好歹还得活下去……你们两位肯招我合伙吗?……大伙儿干起来总要容易些……"

尤达又带睬不理地跟奥夫多基姆说:

"会不会是个'暗探'? 呃?"

"不,不,那绝不会,"奥夫多基姆声音悦耳地说,扭动脑袋,仰望着茨冈人的眼睛……

他们不再言语了。在下面冰上,冷得打抖的射击军正在踱来踱去,跺着脚,拍着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他们围着一个草草搭成的方形木框架,里头堆满了木柴。近处矗立着一个当众执行死刑的柱子,一堆烧着烙铁的篝火冒出一股股白烟。等候着的人群觉得冷起来

了……

“他们来啦,他们来啦……挤啊！推啊!”

骑着马的龙骑兵从城市那个方向出现了。他们驰到了冰上。后面,跟着来了一辆朴素的雪橇,上面坐着一个德国人,背朝着牲口,还有一个女的,戴着男人的帽子。再后面是一个领主,几个侍臣和一个书记官,都乘着马。最后是一辆张着黑皮子车篷的重笨的大雪橇。

射击军士兵们为这个行列让路。书记官跨下了马。那辆有篷的雪橇赶到这个地方也停住了,可是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个个人都把眼睛盯着这辆雪橇,人群中传开了一阵惊愕的絮语声……

从木框架后面走出来叶梅利扬·斯维热夫,头上戴着一顶鲜红的帽子,肩上搭着一根鞭子。他的助手们把那个姑娘从雪橇里抓出来,搡搡撞撞,将她推到柱子那儿,剥掉了皮大衣,让她的手臂抱着柱子绑了起来。书记官高声读着一张展开的公文,摆动着玺印。可是他的嗓音在砭骨的严寒中简直一点也听不清,大家只能分辨出那个姑娘名叫玛什卡·谢利丰托娃,那个德国人名叫库利金,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从雪橇里可以看到他那罗锅着的肩膀和光秃秃的后脑瓜。

叶梅利扬的马脸上露出一抹静止的微笑。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柱子跟前,抓起他的鞭子。大家只听到尖厉的嗖的一响,只看到那姑娘赤裸着的背上一条斜斜的血红的伤痕……她像猪一样叫起来了。他们抽了她五鞭,只用了一半的劲道。随后他们把她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她一跛一瘸地走到篝火那儿。叶梅利扬从火里捡起那块烙铁,往她腮帮上熨去。她尖叫一声,倒了下去,在地上乱跳乱滚。他们把她扶起来,穿好衣服,放在雪橇上,迈着常步,顺着莫斯科河,带到一所修道院去了。

书记官还在宣读诏书。现在他们要来对付那个德国人了。他从雪橇里走出来,又矮小,又结实,自己往那木框架走去。突然他合拢了颤动的手掌,仰起了长满黑黝黝的硬髭的、肿糊糊的脸,这个狗崽子德国人,嘴里嘟嘟囔囔,而且号啕大哭起来了……他们抓住他,把他拖到木柴堆上。就在那儿,叶梅利扬剥掉了他的衣服,将他精赤条条地摔倒,又把他的邪教书籍和文件堆在他那粉红色的、肥胖的背

上,用下面递给他的一个火把将它们点燃……诏书上正是这样指示的:要把书籍和文件放在他背上焚毁……

岸坡上(茨冈人就站在那里)有人在嚷嚷:

"库利金,好好儿烤烤火吧!……"

可是人们朝那人(一个嘴唇厚厚的小伙子)呵斥道:

"住嘴,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自己也想那样子烤烤火吗?……"

厚嘴唇小伙子马上偷偷地溜掉了。从那四角都放起了火的火刑堆上,卷起来灰蒙蒙的一片浓烟。射击军士兵们倚在矛枪上站着。四下里静悄悄的。浓烟慢慢地往天空中升腾……

"他先要给熏昏呢,那么湿的木柴……"

"德国人,是个德国人!可是也要把他活活烧死呢……啊,主啊!……"

"他学会了识字,写书,如今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从皮篷雪橇(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那小小的窗子里探出来一张仿佛从古老圣像上走下来的、毫无生气的脸,望着浓烟,望着蹿起来的火苗……

"瞧,他的眼珠子闪闪发光,才怕人呢!……"

"总主教总不会来受死刑的吧……"

"是为了信仰才把人烧死的……唉,你们这些牧师!……"

这一句话是奥夫多基姆说的,嗓音很粗,胆子很大。站在他近旁的人统统溜走了,只有尤达和茨冈人仍然待在他身边……他杵了杵拐杖,又说:

"如果他是异教徒,那又怎么样呢?……他认为什么最好就信仰什么……说不定倒是我们的方式他认为不合适吧?……就为了这一点,他却非挨烧不可。咱们活着是在吃苦,在受罪呢……"

大火呼呼地吼着,啪啪地爆着,火星和浓烟在滴溜溜往上旋。有人从火焰中好像看见那个德国人还在动弹。皮篷雪橇小跑着驰走了。人群慢慢地散开了。尤达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走吧,奥夫多基姆……"

"不,不,我的伙伴们……(他的眼睛在笑,可是那仿佛刚从浴室

里出来似的干净的、喷红的脸却在哭，山羊胡子在索索颤动。）不要去追求真理！……牧师们和官长们，收税的人们，他们的黄金丁当作响，——个个都穿着强凶霸道的袍子……逃吧，我的伙伴们，受过折磨、打过烙印、给轮子撞伤过的人，赶快逃到密林深处去吧！……”

他们好容易才把奥夫多基姆拉走了。他们三个拐进一条巷子，到了一家小酒店。

十

茨冈人到底拿起一柄汤匙，把净素白菜汤送进了嘴里，这只拿汤匙的手在发抖，弄得汤汁都滴在一片面包上。他十分担心，就怕他们不肯带他一起上小酒店去，一路上只是诉说生活上的痛苦，还用皮手套揉着眼睛。奥夫多基姆一句话也没说，拄着拐杖急匆匆往前走，如同一个甲虫。到了门口，他才突然问道：

“你会不会偷东西？”

“会，只要是大伙儿一起干！哪怕是到树林子里去拦路打劫……”

“嘿，好大胆……”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尤达问。

茨冈人纳闷地寻思着：“他们要甩掉我啦……”他忧郁地望着歪歪斜斜的大门，望着院子里的雪堆，因为泼了脏水，满地都结了冰了，望着挂得有蒲席的门口，从里面腾出来一股开胃的香味，弄得他头都晕了。于是他小声说道：

“你们都是十分正直的人……如果你们偷东西，那又有什么关系，你们是因为穷才偷东西的，那不是你们的过错……眼下，老百姓有一半都跑到林子里去了……亲爱的朋友，别把我撵走，给点东西我吃吧！……”

“先生，我们有时候很仁慈，有时候很残忍，”奥夫多基姆说。“小心！”他把两根拐杖一把抓在左手里，朝茨冈人抡了抡：“现在你参加了咱们这一伙，可不能向后退了……尤达，我的朋友，你有战利品没有？”

尤达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荷包，把几个铜币倒在手掌心里。他们三个数着这些偷来的钱。奥夫多基姆高兴地说：

"鸟儿既不收割，也不播种，可是老天爷也把它们养活了。咱们不需要很多，只消餬过一张嘴就够……跟我们一块儿走吧，独眼汉！……"

走进小酒店，他们在最远的一个犄角里坐下了，柜台上那支油脂蜡烛的光勉强照到了那里。这地方客人倒很不少，——有的敞开了热气腾腾的棉袄，喝醉了酒在吵闹，也有的在长凳上躺着。奥夫多基姆要了半瓶酒和一钵白菜汤。酒菜上来以后，他用汤匙丁丁地敲着：

"吃吧，独眼汉，这是老天爷的……"

他从酒瓶里喝了一口酒，很快地嚼着，活像一只兔子。眼睛笑眯眯地发着光：

"我给你们讲一个寓言，小伙子们……你们要不要听？从前有两个人，一个很快乐，一个很忧愁……这快乐的一个很穷苦。他所有的东西都被领主啊、书记官啊、法官啊拿走了；他们还用种种的花样来折磨他，把他的脊背绑在拷问台上打折了，弄得他走起路来总是弯着腰……哦，好吧……那忧愁的一个是领主的儿子，很有钱，是个守财奴……他的仆人都因为挨了饿，离开他走了，院子里长满了滨藜……他一天到晚独自坐在一只装金银的大箱子上……他们就过着这样的日子。那个快乐的人什么也没有；他用露水洗脸，对着树桩画十字；肚子饿了，他就凭基督的名去偷一点或是讨一点东西：那些没有什么钱的人总会给他一点，——他们很了解他……就这样，他来来去去，说说笑话，一天到晚快快活活地混过去。而那个忧愁的人却只是操心着不要失掉他的钱……而且，小伙子们，他还怕死呢……唉，有钱人总是怕死的！……钱越多越不愿意死……他给教堂买了一普特的蜡烛，又为圣像捐了一大笔钱，本想这样一来，上帝会推迟他的死期……"

奥夫多基姆笑了，往桌子上擦着胡子。他伸出一只长胳膊，舀了一匙白菜汤，兔子似的嚼着，继续说道：

"这个有钱的家伙，原来就是折磨过那个快乐朋友、弄得他成为乞丐的人……有一天，那个快乐的人溜进了他家里去偷东西，随身还

带着一根粗木棍……他从一间间屋子里走过去，看见那个有钱的人睡在木炕上，下面放着一只大箱子。他没有注意这只箱子，却一把揪住那个家伙的头发，说道：'你从前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抢光了，现在给我一点儿，让我去弄口饭吃吧……'那个有钱的家伙很怕死，可是又舍不得他的钱，因此口口声声只说是没有、没有……于是那个快乐的人就抓起木棍，动手往他腰里和脸上打去……（尤达龇起牙齿，乐滋滋地咯咯地笑起来了。）哦，好吧。他打着打着，直打到他自己也笑了……'好吧，'他说，'我过一个晚上再来，你得把一帽子的钱替我准备好……'

"那个有钱的家伙不是傻瓜。他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本，皇帝便给他派去了几名卫兵……可是那个快乐的人却很机智……他混过了一个卫兵，闯进那个家伙的家里，一把揪住他的头发：'你把钱准备好了没有？'那个家伙直发抖，赌神罚咒地说是没有钱……那个快乐的人又叫他吃了一顿木棍，打得他差一点噎气……'好吧，'他说，'我还要来第三回，你还是把一箱子的钱替我准备好……'"

"这样很公道，"茨冈人说。

"他已经给他吃了一顿木棍啦，"尤达笑了。

"哦，好吧……这一回，皇上给那个有钱的家伙派了一团人去守卫……那怎么办呢？可是那个快乐的人很机灵。他换上了射击军的制服，走到那个家伙的家里，说道：'卫士们，你们在保护谁的财产啊？……'他们答道：'有钱人的财产，是皇上下的命令……'——'你们这样做，总有很多薪饷好拿吧？……'那些人没做声……'哦，'那个快乐的人说，'你们都是傻瓜：你们白白地保护别人的财产，那个有钱的家伙会像狗一般死在那点钱上，可你们却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看见……'他把他们煽动了，于是这些士兵都跑去扭断地窖和储藏室的门锁，动手大吃大喝，直到大家喝醉了才罢。他们自然也觉得受了委屈，因此一到夜里便把门打开，发现那个有钱的家伙在大箱子上索索打抖，满身创痕，而且弄的肮脏极了。这一下，我们这位机警的射击军又一把揪住他的头发，说道：'我向你要过我自己的东西，你不肯给，现在你得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于是他把这家伙往士兵们那儿一摞，他们便把他撕了个粉碎……这个快乐的人就拿了自己生

活上所需要的东西,从从容容地走了……"

奥夫多基姆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人们陆陆续续地走过来,在桌子旁边坐下,听着,一面还称赞着。有一个人不知是因为喝醉了酒,还是头脑有点不清楚,一直在抽抽噎噎,摆动着胳臂,抓着光秃、宽大的额头……等大家让他说话的时候,他又那么急促地唠叨起来,飞溅着唾沫,叫人一句也听不懂……别的人都笑了:

"库兹马上领主们那儿去……挨了一顿屁股……"

有人把柜台上蜡烛的烛花剪掉,让大家的笑貌看得清楚一些……库兹马那张鼻孔翻起、胡子拉碴的脸全肿了,一看就知道这个可怜虫一向就是毫不醒悟地一个劲儿喝酒。他身上只穿一条裤子和一件破衬衫,连腰带也没有。

"他为了喝酒,连十字架也当掉了。"

"他在这儿闲荡已经有一个礼拜啦。"

"叫他上哪儿去啊,这么冷的天气他还打着赤脚?……"

"我一人担当着所有人的苦难,瞧这儿!"库兹马抓着裤子嚷道。"这是领主特罗耶库罗夫亲手签的字!"他很快地把裤子褪下来,露出发肿的屁股,上面净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场的人都哄笑起来了。连酒保也把烛花又剪了一下,从柜台上探出身子。库兹马拉好裤子,继续说道:

"你们知道大殉教者圣瓦尔瓦拉教堂旁边那个铁匠库兹马·热莫夫吗?……我在那儿住了十五年……热莫夫铁匠!我做的锁,还不曾有一个偷儿把它弄开过……我打的镰刀,一直销到了梁赞省。谁打的镰刀?热莫夫打的……我家作坊里制的胸甲,子弹打不进去……谁替牲口钉蹄铁?谁为男人和女人们拔牙齿?热莫夫!……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大伙儿笑着回答。"你把故事讲下去吧……"

"可是你们不会知道的是,热莫夫夜里不睡觉……(他抓着他的秃脑瓜)热莫夫有的是果断的理智。要是在别的国家里,人们一定会看重我……可是在这儿,我的聪明才智却只好用在养猪上头……嘿,你们总有一天会记得的!……(他攥起一个很大的拳头,朝那冒着热

气的四扇小玻璃窗、朝那冬天的寒夜抡了一抡。)你们的坟上会长满荨麻……可是热莫夫却会被人永远记在心里……”

“慢着,库兹马,那你怎么会挨打的?”

“你说吧……我们不笑啦……”

仿佛刚刚注意到似的,他吃惊地望着他周围那些亮闪闪的鼻子,乱蓬蓬的胡子,准备哈哈大笑的张大着的嘴,和十几双贪婪地等待着什么壮观奇景的眼睛。他看见这些东西,仿佛隔了一重烟雾……

“伙伴们……得有一个条件:不准笑……我的心到底也很痛啊……”

他摸索了很久,才从烟草袋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他把它摊开在桌上。(他们把蜡烛从柜台上拿过来。)他用手指将纸按住,那上面画着两个翅膀,如同蝙蝠翅膀似的,带着环扣和杠杆。他那发肿的腮帮鼓起来了。

“这是一种美妙而奇异的机械,”他自负地说,“云母片做的翅膀,每一张长三阿尔申,宽一阿尔申二十维尔勺克[①]……靠着杠杆,它们会像蝙蝠翅膀似的扑动,只消用脚用手弄一下就成……(他深信不疑)人是可以飞的。我要跑到英国去……我要在那儿制造这种翅膀……从钟楼上跳下来,我一点也不会受伤……人会像鹤一样飞行!(他又狂暴地面对着那扇潮湿的窗子)特罗耶库罗夫领主打错了主意!……上帝把人创造成为爬行的蠕虫,可是我要教人会飞……”[②]

奥夫多基姆伸出手去,温柔地拍拍他:

“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吧,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欺侮你的?”

库兹马拧紧眉头,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

“我把它们做得太重了,因为稍微算错了一点……我是一个穷人……我用破片儿——白桦树皮啊,兽皮啊做了一对小小的翅膀……就在院子里,我迎着风从屋顶上跳下来;它们带我飞了这么五十步……可我的脑袋已经是热辣辣的了……有人指点我,我就到射击军政厅去,喊道:‘卫士啊!……’他们抓住我,动手就打……‘不,’

---

① 俄国长度名,一维尔勺克等于一阿尔申的十六分之一。

② 这里所描写的事,一六九四年发生在莫斯科。——原著编者注

我说，'不要打我，带我去见老爷，我心上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报告……'他们便把我带去了……他坐在那儿，那个魔鬼，脸胖得像只猪，那个特罗耶库罗夫……我对他说：我能像鹤一样飞，给我二十五卢布，一点儿云母，过六个星期我就会飞……他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派一位录事到我家里去，我可以把那对小翅膀拿给他看，不过用那对翅膀在皇上面前试飞有点不合适。他想推脱，可是没有办法，想推也推不脱了，因为大家都听到我喊过'卫士啊！'……他骂我，揪住我的头发，要我吻着福音书起誓，说我决不欺骗他。他给了我十八卢布……没到期限我就把翅膀做好了……结果却做得太重了。这一点，我是到了这儿酒店里才想到的……喝醉了酒，我倒是明白啦！……云母是不成的，应当用木框架糊上羊皮纸！……我带了翅膀到克里姆林宫去试飞……哦，我没有飞起来，脸倒是跌烂了……我告诉特罗耶库罗夫，我的试验失败了，请他再给五卢布，那我一定会飞，要不，他尽管砍掉我的脑袋……那位领主一概不信：'强盗，'他嚷道，'骗子！邪教徒！你竟想比上帝还聪明啊……'他吩咐当着他的面，把我打两百记木棍……我都熬下来了，足足两百记，——只是轧轧地磨响着牙齿……他还命令我赔偿那十八卢布，变卖我的铁匠作坊、工具和房子……像我这样精赤条条的，该怎么办呢？操起短锤到林子里去打劫行人吗？"

"只有这一条路了，苦命的人，"奥夫多基姆低沉而清晰地说。

库兹马·热莫夫加入了奥夫多基姆的一伙。他们替他在旧衣市场上买了一双毡靴和一件厚呢上衣。他们现在有四个人在莫斯科东游西荡了，——在市场上，在公共澡堂，在基塔城那湫狭的巷子里。尤达专搞扒窃。茨冈人学会了翻眼珠子，让眼球从眼窝里可怕地突出来，还装得很可怜地诉苦。他们把一根绳子套在库兹马的颈脖上，让奥夫多基姆牵着走，装做一个疯狂癫痫的人："赏点儿给这疯子吧，——让路啊，让路啊，要不，他会猛扑上来呢……"一天下来，他们总弄得到足够吃饭的钱，有时候还可以买瓶烧酒喝喝。困难是多的，而更多的是危险，因为沙皇下过敕令，这样的人眼下都要被抓起来，送到刑事政厅去。

大斋期过完了。在莫斯科上空，春天的太阳升得更高了。阳光

照到的地方，雪在融化，淅淅沥沥地滴着，而且开始发出一股气味来。跟畜粪搅在一起的积雪，在雪橇的滑木底下再也不是嚓嚓作响了。有天晚上在小酒店里，奥夫多基姆开腔了：

“这不是咱们准备上路的时候吗，伙伴们？……这儿没有咱们舍不得离开的人……等高岗上稍稍干一点儿，咱们就可以到外边去了……”

尤达想要反对：

“咱们人少，又没有武器，在林子里会饿死的……”

“可是咱们，”奥夫多基姆说，“在动身以前得干一件缺德的事……(大家恐惧地瞅着他)咱们需要的东西统统都可以弄到手……犯一次罪过也还抵不过咱们所受的种种苦难……可是即使抵得过，哦，那也说明圣书里是没有什么正义的……不要害怕，我的朋友们，一切责任由我负。”

十一

这是从春天开始的：猫儿欢笑，耗子流泪。① 两个“国王”——波兰“国王”和普列什堡皇城的“国王”之间宣战了。游戏兵团，布特尔斯基和勒福尔特的两个团，归普列什堡“国王”指挥；八个射击军团里头最精锐的部队，斯特列米亚尼、苏哈列夫、齐克列尔、克罗夫科夫、涅恰耶夫、杜罗夫、诺尔马茨基和梁赞诺夫的部队，都归波兰“国王”指挥。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被指定为普列什堡的“国王”，用腓特烈的名字，而伊万·伊万诺维奇·布图尔林被指定为波兰的“国王”。布图尔林是一个酒鬼，一向幸灾乐祸，贪赃枉法，可是对任何娱乐和笑闹却十分机灵。谢苗诺沃原野上皇家猎鹰场被指定为他的首都。

起初，个个人以为这又是彼得那老一套的玩笑。可是每天有诏书下来，而且一件比一件叫人不安。领主、御前大臣和近侍被任命为两国“国王”的朝臣。彼得的玩笑开得有点不成体统起来了。许多领

① 俄罗斯谚语，意思是说在上者的快乐，在下者的牺牲。

主心里都很愁闷，拿官阶爵位来开玩笑，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他们到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跟前，小心谨慎地抱怨她的儿子。她惘然地举起一双胖乎乎的手，什么也没弄懂。列夫·基里洛维奇气呼呼地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诏书都是皇上下的，盖着国玺……你们自己去见他，请他收回成命吧……"可是他们都很稳重，也没跑去见彼得。大家希望事情好歹就会过去。可是彼得却并不让它过去。士兵们突然闯进几个领主的府邸，强迫他们穿上朝服，把他们带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当滑稽的差事儿……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老公爵两腿麻木了。还有人企图装病，可是没有用。逃避是逃避不了的。他们不得不忍受羞愧和耻辱了……

老远就望得见普列什堡木头造的八角望楼，架着大炮、铺着草土的斜堤，四周白色的营帐，这光景真够叫一个俄罗斯人发疯。简直像是一场荒唐的噩梦：说它是游戏吧可也不像是游戏，样样事情做得很逼真。在一间彩色斑斓的殿堂里，腓特烈"国王"懒懒散散地坐在一只镀金的宝座上，张着一个鲜红的华盖，戴着一顶黄铜的王冠，白缎子的长襟衣上钉着一颗颗星星，外面罩着一袭肩头镶着兔子皮的披氅，高统靴上装着铮铮作响的马刺，嘴里衔着一只烟斗……他那双眼睛炯炯发光，活脱是一个国王，可是你仔细一看，原来是费多尔·尤里耶维奇。这一看会叫你恶心得直想吐口水，可是不成。杜马贵族季诺维耶夫出于反感，当真吐了一口唾沫，当天就被载上一辆农民大车，发配充军，而且被剥夺了一切荣誉……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只好亲自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请求赦免，让他回来了……

而彼得皇帝呢，（这真是莫名其妙）竟连一官半职也没有，就那么穿着士兵的制服。走近腓特烈"国王"的宝座，他居然还屈下一个膝头，而那个该死的"国王"有时还要向他吆喝，仿佛他是一个平常百姓似的。领主和朝臣们坐在这间儿戏的宫殿中考虑问题，接见使节，颁发普列什堡的诏书，大家羞惭得要死……一到晚上，就在勒福尔特的寓邸里开筵畅饮，于是那第二个统治者，夜皇帝在那儿主宰一切了，——那个一看就觉得不体面的不畏神明的人，米基特卡·佐托夫，库奎区所有傻瓜的"公爵教皇"。

接着（一定是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出的主意，要把事情弄得不可收

拾。)，大约有一千个比较年轻的秘书官和书记官，从莫斯科各个政厅里挑出来，调到了这儿。他们领了武器，骑上马，受那严酷的军事训练。腓特烈在杜马议会里说：

“不久我们要把每个人都抓来……连蟑螂也不可能在隙缝里躲藏多少日子了。我们要叫每个人都吃吃士兵们吃的稀粥……”

彼得站在门口(在“国王”面前他不敢坐)，听了这些话便大声地笑了。腓特烈狂暴地朝他弄响着马刺，沙皇马上闭嘴了……对这种事情，他们本来应当哭泣，忏悔他们的罪孽，伏在沙皇的脚边祈祷：“如果你一定要开这种玩笑，你就砍我们的脑袋，让我们受拷问，对我们不客气吧……可是你，拜占庭皇帝的后裔，你到底要把俄罗斯拖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呢？……会不会是那反基督者的黑影在你背后升起来了啊？……”可是他们没有勇气，谁也不敢说这样的话。

那位波兰“国王”万卡·布图尔林在谢苗诺沃也有这样一个朝廷。不过那边至少用不着装腔作势，差事来得平稳，领主和朝臣们在游戏议会里，坐在靠壁的长凳上，用袖管遮着打哈欠，一直等到窗上透出蓝幽幽的暮色，大家便赶回莫斯科去宿夜。那个可恶的万卡“国王”，故意为难，恶作剧地想要强迫大家说波兰话，可是又摧折不了领主们的执拗脾气，后来他自己对这种游戏也玩腻了，便索性让他们随随便便地打盹去。

他们对这些事刚刚习惯，却又来了新的骚动：树林才给绿莹莹的烟霭笼罩起来，布图尔林就派使者送战书给腓特烈“国王”，还带了他的团队、辎重和领主们向普列什堡进发。出征的时候，射击军心里早已很愤懑：这正是播种的季节，每一天都是宝贵的，而这边，魔鬼却给皇上出了个娱乐消遣的主意。

围攻必须根据一切规则来进行，——挖壕沟，掘坑道，埋地雷，发动突击。这娱乐可一点也不轻松。火药毫不吝惜地使用着。陶罐装在臼炮里放出去，如同炸弹一般爆开了。守军向进攻者泼泥浆和污水，摆那种一头烧着亚麻屑的竿子，双方用钝了的军刀厮杀。脸给烧伤了，眼睛给砸掉了，骨头给打折了。这一下所花的钱，比一次真的战争不见得少些。就这样延续了好几个星期，——整整一个春天。在休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国王”还跟彼得和他的宠臣们举行欢宴。

夏天快要过去了。布图尔林没有攻下普列什堡，便后退三十俄里，到了一个森林里，就在那边扎下营帐，掘好壕沟，躲起来了。于是轮到腓特烈来进攻了。射击军士兵们恨透了这样的生活，便当真打了起来。死亡的人，计算一下有几十个。戈登将军的脑袋被臼炮里发出来的陶罐打了一下，差一点没法医治。彼得的脸和眉毛都被烧伤，弄得他贴着膏药走来走去。半数官兵害着赤痢。等到所有的火药统统用光，武器都已损毁，士兵和射击军弄得衣衫褴褛，而列夫·基里洛维奇也揣着老太后的信赶到营帐里，流着眼泪，哀求彼得不要再请拨款，因为就像现在这样国库也已经空虚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彼得才算安静下来，双方"国王"命令他们的部队各自回到驻扎地区的家里去。

对于这次作为娱乐的出征，老百姓纷纷议论："那么一大笔钱，他们当然不会花在单纯的游戏上的。这里头一定有什么名堂。彼得年纪还轻，还有点糊涂，——别人一教唆，他就干了……有人明明想从这种浪费当中捞点好处呢……"

十二

生活既艰难，又乏味。在索菲娅当权的年代，多少还有个节制，可现在，那些强悍的、有势力的人却把普通老百姓的灵魂都给抖出来了。法庭上没有公道，到处是贪污受贿，盗窃国家资财。很多人逃到森林里去当强盗。还有人走到北方河边那些原始丛莽中去，离开这种倒霉的生活，避过那一大群残酷而非法地吮吸他们鲜血的总督、地主、秘书和书记、地方官和乡镇长的压迫。在北方，他们可以过浑浑噩噩的生活；河流和森林会养活他们。他们在森林中清出空地，播种大麦。他们用古老的松树盖搭房屋，树立木桩，地方宽敞，彼此隔得很远，——简直是些农民的宫殿。从他们永远别离了的地方带到这个穷乡僻壤来的，只有他们的神话、传说和凄凉的歌曲。他们相信家宅的神道和森林中的妖怪。他们跑到严肃的分裂派长老们那儿去做祈祷，领受面粉和越橘汁的圣餐。"天下多的是反基督者，"那些长老们说，"只有从沙皇和总主教那里逃出来的人才可以得救……"

可是竟发生了这样的事，反基督者的奴仆们，被派出来找寻不服从和不满意的人，居然摸进了这些密林丛里，摸到了这个大地的最偏僻的边缘。于是那些农民便带着妻子儿女，抛下了家园牲畜，聚集在长老的院子或是教堂里，向士兵们开枪。如果没有射击的工具，他们便干脆以谩骂进行反抗，而且为了免得落在那些士兵们的手里，他们还在家里或是教堂里将自己活活烧死，发疯似的叫着，哼着唱着……

那些没有家累的、逃脱了贫困与奴役到森林里来当强盗的人，逐渐向气候更暖和、粮食更丰富的地方——伏尔加和顿河流域迁移。可是即使到了那里，也还是闻得到俄罗斯的气息：沙皇的诏书仍然会下达，正教的神甫仍然会气势汹汹地赶来，因此有许多武装起来的匪帮就跑得更远：到了达格斯坦，卡巴尔达，捷列克河对岸，或者到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那儿去请求土耳其苏丹任用他们。在自由自在的南方，他们不相信阴惨惨的家宅的神道，他们宁可相信弯刀和骏马。

俄罗斯大地既不可爱，也不舒适，比一切苦痛的奴役还要糟。千百年来，这片大地为树皮鞋所践踏，被木犁含辛茹苦地翻耕，密布满了被毁灭的村庄的灰烬和无名孤魂的丘塚。凄惨，荒凉。

十三

"爸，这是怎么回事儿？钟敲得不太对头……"

"怎么不太对头？……"

"啊，爸，不对头……应当敲得很慢，可是这钟声……爸，还是趁没出什么事儿就走，怎么样？……"

"慢着，你这个傻瓜……"

伊万·阿尔捷米耶夫·布罗夫金（人们已经忘记了从前他们管他叫做伊瓦什卡）站在肉市大街一所古老的小教堂的门口。他那件崭新的羊皮短袄，配着深蓝色呢子的面子，硬挺挺地鼓着；那双崭新的毡靴刚刚拔出了楦头；那条崭新的羊毛围巾缠得很紧，连头也弯不下来。尖厉的寒风刀割似的刮着人们的脸。在黑沉沉的街上，风沙沙地追赶着米粒雪，把它们堆叠在冻着冰的辙窝里。许多人聚集在店铺周围，听着：每一所教堂都在敲钟，声音杂乱，很不谐调——敲得那

么随便，仿佛在生气似的……

桑卡·布罗夫金娜(现在已经十八岁了)衣服穿得很讲究，人也长得很漂亮、很丰满，该出嫁了。她又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催他快走：她难得上莫斯科来，一来总是心惊肉跳，生怕被人家撞倒。今天她跟父亲出来，为的是要买她嫁妆中的羽绒褥子里的羽绒。媒婆们在布罗夫金家周围直打转，可是日子越是拖下去，伊万·阿尔捷米耶夫对她抱的希望就越高。他的儿子阿廖什卡已经当上了炮手长，很受皇上的赏识。沃尔科夫家的总管，到布罗夫金新盖的、富丽的房子里来拜访他们。伊万·阿尔捷米耶夫向沃尔科夫租下了牧场和耕地，自己还做木材生意。最近他又造了一座磨坊。他的牲畜跟村里的牲畜不放在一块儿看管。他把家禽卖给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供皇上食用。村里的人，个个都向他折腰行礼，个个都欠了他的债；有些人他是放过了，可是有些人他却不放他们过去，——十来个农民立了卖身契，正在为他干活。

"哦，咱们还在等什么啊?"桑卡问。

这时候，一个红胡子神甫菲利卡朝教堂门前的台阶走来了(十年来他已经长得那么胖，毛皮法衣的线缝都给绷开了)。他推着前面一个虚弱的教堂管事的背，那个人的鼻子沮丧地耷拉着：

"走啊，你这个该死的吃教堂饭的，走啊，魔王……"

教堂管事跌跌绊绊，抓住了锁，动手开那教堂的门。菲利卡还在推他：

"你的手在发抖，你这个臭酒鬼……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他捶着教堂管事伛偻着的脊背来加强他的语气)我就关照过你，叫你来打钟……我又要为你倒霉了……"

教堂管事挤进半扇微微推开一点的铁门，撒腿就往钟楼上爬去。菲利卡仍然待在门前台阶上。伊万·阿尔捷米耶夫用戴着崭新皮手套的双手除下了帽子，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

"今天是不是过什么节？我跟女儿都弄不懂……劳你驾，神甫，请你告诉我们吧……"

菲利卡眯缝着眼睛，顺着街道望着那吹动他胡子的、夹着米粒雪的风，大声说道，让很多人都听到了：

“反基督者降临了!”

伊万·阿尔捷米耶夫穿着崭新的毡靴,往后面晃了一晃。桑卡双手抓住胸口,随后画了一个十字,脸色刷地白了:她只知道这总是什么可怕的事。一大群人从米亚斯尼茨基门涌出来,呼喝着,吹着口哨,疯也似的狂笑。街上的人都一声不响地望着他们。店铺打烊了。不知从什么地方爬出来了一批鹑衣百结的乞丐,瘫痪的,赤膊的,没有鼻子的……一个头发花白的呆子,弄响着胸前的链子和锁,喊道:“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①”

伊万·阿尔捷米奇吓得魂不附体。桑卡轻轻地哎哟了一声,悄悄地往那盏长明灯底下一扇有栅栏的教堂窗子靠过去。姑娘吓得浑身直哆嗦。

现在,他们全看见了……一辆辆六只猪拉着的大车;涂着焦油、插着羽毛的母牛拉着的雪橇;山羊和狗拉着的矮矮的两轮车,前后绵延了整整一条街,正在慢慢地行进着。坐在雪橇、大车、小车上的人,都戴着树皮编的帽子,穿着草席制的大衣,登着麦秆扎的靴子,戴着鼠皮缝的手套。有几个还穿着用五颜六色的破布衲成的长襟衣,镶着猫尾巴和猫爪子。

鞭子呼呼地响着,猪吱吱地叫着,狗汪汪地吠着,化妆了的人喵喵地、哼哼地吼着,——他们全都喝醉了酒,脸红红的。行列中央,赶着一辆镀金的御用轿车,套着几匹花斑马,马脖子上挂着白桦树枝的浴帚。从玻璃窗里可以看到:前面座位上坐着彼得的酒友,年轻的神甫比特卡……他耷拉着头,已经睡熟了。后面座位上懒懒散散地躺着两个人:一个大鼻子男人,穿一件华贵的皮大衣,戴一顶插着孔雀毛的帽子;旁边一个圆溜溜、胖乎乎的女人,涂着脂粉,挂满垂饰,遍体黑貂,双手捧着一个酒瓶。这两个是新来的宫廷丑角,雅科夫·屠格涅夫(以前是索菲娅的侍臣,代替充军,便戴上了丑角的帽子。)和舒舍拉婆子,一个书记官的寡妇。两天以前,屠格涅夫跟舒舍拉结了婚,后来就一直在不停地拜客。

---

①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巴比伦王,曾破坏耶路撒冷,把犹太人幽禁在巴比伦(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一章至第五章)。

在轿车后面步行的是两位“国王”——罗莫达诺夫斯基和布图尔林，以及他俩之间的那位“公爵教皇”，“普列什堡最神圣的主阿尼基塔”；他戴着白铁皮法冠，穿着鲜红色的长袍，手里拿着两只烟斗，做成一个十字架。再后面是两位“国王”宫廷中的一大批领主和朝臣。人们可以认出来那些都是舍列梅季耶夫、特鲁别茨科伊、多尔戈鲁基、季诺维耶夫、博博雷金家的人……莫斯科自从创建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丢人的事。大家朝他们指指点点，惊讶，叫喊，恐惧……还有人走拢去，冒冒失失地向领主们鞠一躬。

领主后面，推来了一只装着轮子的船，它的桅杆在怒吼的寒风里摆动。彼得在套马的前面步行，穿着一身炮手的制服。他下巴颏向前突出着，圆圆的眼睛向着人群转动，正在打鼓。大家都不敢向他行礼，——万一下过命令不准行礼，那怎么办呢？那个呆子一看见他背着一只鼓，便又喊道：“尼布甲尼撒！”可是大家就把他推到人群当中，挡起来了。那船上的人一色是荷兰水手打扮，他们是勒福尔特、戈登、蓄着颊须的潘布尔格、蒂默曼，以及新任的上校魏德、缅格通、格拉格、布留斯、利文斯通、萨尔姆、施利本巴赫……他们俯视着人群，笑着，喷着板烟，跺着脚暖和身子。

当彼得走到教堂门前的时候，伊万·阿尔捷米奇推了推发呆的桑卡，一骨碌跪下去。“傻瓜，下跪啊！”他急促地嘟囔着。“这不干你我的事。”

菲利卡神甫张开大嘴，爆出一阵低沉的笑声(连沙皇也扭过头来看他了)，随后他一面笑，一面举起双手，背转身子，走进教堂里去了……

行列过去了。伊万·阿尔捷米奇站起来，把帽子往下拉，扣到了耳朵上。

“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啰……是的……可是到底……唉，唉！……嗯，好吧！”随后他又怒气冲冲地转向桑卡：“哦，够啦，醒醒吧！……走，咱们买羽绒去……”

十四

人们都很惊奇，这个鬼东西哪来的这些精力。换了别人，哪怕是年纪比他大、身体比他强的，也早就一命呜呼了。一个星期至少有两次，他都是在外侨区喝醉了酒，被人家从那里送回来。只消四个钟头一睡，他又会完全清醒，于是什么也不管，他就只想找寻新的娱乐了。

圣诞节前夜，他忽发奇想，带了“公爵教皇”、两位“国王”、他的将军们和领主们（这些人又是用严厉的圣旨召唤来的），去访问一家家名门望族。他们个个都化了装，戴了假面具。他们还挑了一个名叫瓦西里·索科夫宁的莫斯科贵族（这人专干坏事，挑拨词讼，毒骂人家），作为这一伙的首领。他受封为“先知”，穿上卡普勤僧侣[1] 的衣服，道袍的屁股上有一条裂缝。那一年圣诞节，名门望族都受尽了奚落与侮辱，特别是那些公爵和老贵族。约莫有百来个人，打着唿哨，疯狂地喊着，奏着弦乐器、横笛，打着半圆鼓，涌进门来。敬畏上帝的主人，望着这些个家伙蹦蹦跳跳，咧嘴狞笑，头发都会直竖起来。他们一看那身材和服装，就把沙皇认出来了，他是荷兰商船船长的打扮：穿着在膝盖那儿扎住的呢马裤，长统羊毛袜，登着木屐，戴着如同土耳其人那样的圆形帽。他脸上不是包着一块花手绢，便是安着一个长长的假鼻子。

于是奏乐，跺脚，哄笑。全体人马，也不管什么席次，大伙儿冲到餐桌上去，要白菜，要烤鸡蛋，要香肠，要放胡椒的伏特加，要舞女……弄得家翻宅乱，客人们在烟草味和油腻气中令人吃惊地狂饮着。主人家还得喝双倍的酒，如果喝不下，他们会硬把酒灌到他喉咙里去……

主人家的门第越高，他们跟他开的玩笑也越发荒谬。别洛谢利斯基公爵因为脾气倔强，他们便把他剥得精赤条条，还在他的光屁股上敲鸡蛋，流在一个盆里。博博雷金身体肥胖，他们便故意捉弄他，把他从一把椅子档里拖过去，而这把椅子，其实连一个瘦子也钻不

---

① 天主教的一种僧侣，属圣芳济教团，以乞讨为生，穿带兜帽的僧服。

进。他们给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屁眼里插上一支蜡烛，点亮了，绕着他唱赞美诗，直到大家笑得打滚才罢休。他们还把他涂上烟煤和焦油，将双脚倒竖起来。贵族伊万·阿卡基耶维奇·米亚斯诺伊被他们用风箱从屁股眼里打风进去，没隔多久他就死了……

这种圣诞节的玩笑开得叫人提心吊胆，许多人简直好像准备死亡一样为这些日子作着准备……

一直到了春天，情况才算缓和一些。彼得动身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这一年，那两个荷兰商人万·莱顿和亨利希·佩尔滕布尔格又到了那儿。他们办了两倍于上年的货物。从政府方面他们买进了鱼子酱、冻鲑鱼、各种毛皮、鱼胶、生丝，以及跟上回一样，焦油、大麻、亚麻、碳酸钾……他们还从手艺人那儿买进了皮革制品和骨雕品。列夫·基里洛维奇曾经从外国人马塞利斯手里盘下了一家图拉兵工厂，这一下便把各种模压的武器硬要推销给那两个荷兰人，可是他开的价钱太高，他们一口拒绝了。

将近春天，那六条船都已经装满了货，只等着北海开冻。突然间，勒福尔特（由于荷兰人的请求）向彼得暗示，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玩一趟，看看真正的大海船也许很不错……第二天，准备中途换乘的马匹和带着给军政长官们的诏书的军士，便飞也似的在沃洛格达大道上奔驰。彼得出发了，照例率领着那一伙人："公爵教皇"阿尼基塔、两位"国王"、勒福尔特、两位"国王"手下的领主，可是除了这些人以外，他还带着一批对国家事务有经验的人：杜马大秘书官维尼乌斯、鲍里斯·戈利岑、特罗耶库罗夫、先皇费多尔的内兄阿普拉克辛，以及由勇敢的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率领的五十名士兵。

他们一直赶到了沃洛格达，当地的神甫和商人们都到郊外来迎接他们。可是彼得很性急，当天就搭上七条大木船，顺着苏杭河驶到乌斯丘格－维利基，又从那里取道北德维纳河来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

这样辽阔的、涨水的河面，这样雄伟的、漫无边际的森林，彼得还是第一次看见。大地在他面前伸展出去，一眼望不到头。重重叠叠的阴云在头顶上漂浮。一群群野鸟从大木船前面的水面上飞起来。怒浪打着船舷，帆篷给风兜得鼓鼓的，桅杆嘎嘎地直响。河边的修道

院发出迎接的钟声。可是深藏在密林丛中的分裂派教徒却睁大警惕的眼睛盯着这些反基督者的船只。

十五

两支蜡烛在铺着毡毯的桌子上淌着蜡泪。一滴滴树脂从刚刚刨光的板壁上挂下来。一个个潮湿的脚印，从这个犄角到那个犄角，从窗口到床头，弄脏了擦得很干净的地板。一双沾着污泥的鞋，一只搁在屋子中央，另一只被抛在桌子底下。窗外，在那白夜的没有星星的半黄昏中，一种不熟悉的、挟着雨丝的风在飒飒作响。浪花拍打着近处的河岸。

彼得坐在床上，衬裤一直湿到了膝头，光脚趾朝里翻着。他把胳臂肘撑在膝盖上，用拳头托着小小的下巴颏，心不在焉地直瞅着窗子。隔板后面，两位"国王"都在打鼾，一个想胜过另一个。整个房子里，个个人都睡了，这所房子是为了圣驾的来临，在马谢耶夫岛上仓促盖成的。那一天，彼得把个个人都搅得累极了……

……他们是在那一天拂晓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所有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第一次来到北方。他们站在甲板上，望着从来没见过的朝霞在一层层阴沉沉的云朵后面泛出来……大得出奇的太阳升到了森林那黑黝黝的边缘上空，满天都泛滥着太阳的光芒，照亮了岸坡、岩石和松树。绕过德维纳河的拐角(几条船正在朝这个拐角拼命地划着)，可以看到一座长长的建筑物，如同一座堡垒，带着六个望楼，还有斜堤和篱栅，这是一个外国人的栈房。在那长方形的院子里，矗立着一栋栋坚实的仓库和盖着瓦屋顶的整洁的房子；围墙上架着独角兽炮和臼炮。沿岸是一溜儿用木桩支撑着的驳岸、木头造的码头、覆盖着堆积如山的货包、麻袋和桶子的天棚。一卷卷缆索，一堆堆锯断的木材。码头旁边停着二十来艘大海船，还有三倍的船只抛锚在外面航道上。粗大的桅樯带着蛛网似的缆索巍然林立，高高的、雕着花纹的船艄在摇晃摆动。一面面的荷兰旗、英国旗、汉堡旗，几乎直垂到水面。在那涂着焦油、漆着一道宽阔白线的船舷上，从打开的舱口里伸出来一门门大炮……

右岸(即东岸)响起了迎宾的钟声。那儿依然还是那个俄罗斯:钟楼,仿佛只是出于懒怠无聊而四散着的农舍,栅栏,粪堆。岸边碇泊着几百只小艇和驳船,载着原料,遮着蒲席。彼得向勒福尔特斜瞟了一眼(他们并排站在船艄上)。勒福尔特跟往常一样穿得很漂亮,用手杖轻轻叩着;唇髭底下泛着一抹甜蜜的微笑,肿乎乎的眼皮上也停着一丝笑影,敷着粉的腮帮上还有一个笑涡……他很得意、愉快而幸福……彼得从鼻子里透着粗气,他忽然觉得恨不能打这个知己朋友弗朗茨一记嘴巴……连那个厚脸皮的阿列克萨什卡,坐在彼得脚边桨手的座位上,也晃着脑袋,连连说着:"唉,唉,唉!"欧洲的口岸既富庶又骄傲,因为有黄金和大炮而耀武扬威,一百多年来一直带着鄙夷的困惑难解望着东方的口岸,仿佛主子望着他的奴仆……

一团浓烟从那只最靠近他们的船舷升起,一阵曳长的吼叫压倒了教堂的钟声。彼得从船艄上冲出来,踩在桨手们的脚上,跑到三俄磅重的小炮旁边,从炮手那儿夺过引火线。小炮打响了,可是它怎么能跟海军大炮的轰鸣相比呢?作为对沙皇的礼炮的回答,所有的外国海船都给浓烟裹住了。好像河岸都在摇撼似的……彼得的眼睛炯炯发光,他连声说道:"精彩!精彩!……"他童年时代看到的那些书上的图画,仿佛都活起来了……浓烟消散以后,他看到左岸码头上有几个外国人在挥动帽子……那是万·莱顿和佩尔滕布尔格……彼得除下了三角帽,也高兴地挥动着,还大声地向他们问好……可是一看见阿普拉克辛、罗莫达诺夫斯基和绝顶聪明的大秘书官维尼乌斯的紧张的脸,他便怒悻悻地把头扭开了……

……这会儿他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黄昏。在库奎河边的外侨区,他有着自己的、驯顺的外国人。可是在这儿,谁是主人倒不太清楚了。打大海船的高高的船舷旁边驶过,他那些自己造的船显得多么寒伧啊!……真丢人!个个人都有这种感觉:脸色阴沉下来的领主,岸上很有礼貌的外国人,船长,以及列队站在后甲板上、脸皮被海风吹粗糙了的老水手……可笑!……可耻!……领主们(也许甚至还有那摸得准彼得心事的勒福尔特)都只有一个愿望:保全他们的面子。他们准会目空一切地发发威风,如果只有这样才可以表示全俄罗斯的皇帝看着这几艘商船并不太希罕的话……假使需要,

他自己也会置办,这是不难办到的……要是将来他不要这些海船开进白海,他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领海是我们的嘛。

假使彼得乘坐的不是这种长溜溜的小船,说不定他也会沾染到这种目空一切的想法。可是他记得很清楚,而且现在又看到了所有这些打西方来的人(从胡子花白、牙齿缺落的水手到穿着西班牙丝绒衣服的商人)被客气的微笑遮掩起来的傲慢的蔑视……那儿,在高高的船艄上,风灯旁边站着一个矮胖的、棕色的、严肃的人,饰着金丝绦,帽子上插着一根鸵鸟毛,穿着长统丝袜。他左手拿着望远镜,贴在屁股上,右手拄着一根手杖……这是船长,曾经在各处海洋里跟海盗船和海盗战斗过。他居高临下,镇静地望着一只粗笨的小船上这个颀长而怪诞的青年,望着这个蛮族的沙皇……他在马达加斯加、在菲律宾群岛的什么地方,下令把榴霰弹装在大炮里,那时候也一定是这样居高临下地望着的……

凭着亚洲人的机智,彼得已经意识到了他应当在这些外国人面前显一显颜色,也知道什么是制胜他们的唯一办法……他必须使他们吃惊,叫他们见见他们从未见过的光景,让他们把这位不同寻常的沙皇的故事带回家去,说他对做沙皇一点也不在乎……让领主们去摆架子吧;这样反而好些。可是他是彼得·阿列克谢耶夫,佩列亚斯拉夫船队管理帆缆的上士,行动举止要切合这样的身份:我们是工人,穷苦可是聪明,因为贫困才走来向你们请求:教教我们怎样使斧子吧……

他下令把船划拢岸坡。他第一个跳进没膝的水里,爬上码头,跟万·莱顿和佩尔滕布尔格拥抱,跟别的人握手,还拍拍他们的脊背。把德国话和荷兰话夹杂起来,他告诉他们路上的情况,还笑着指指那些驳船,领主们仍然像雕像一样站在那上面……"在你们那儿,这样寒伧的小船恐怕连做梦也没看到过吧。"他夸张地称赞他们那些架着许多大炮的海船,跺跺脚,拍拍他那瘦细的大腿:"唉,我们只要能有三两艘这样的船就好了!……"言谈之间他还提到自己打算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马上建立一个造船厂:"我自己要做一点木匠活,叫我的领主们敲敲钉子……"

他从眼角上看到那种虚伪的微笑已经消失,受人尊敬的商人们

果然吃了一惊: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光景……他主动提出要跟他们一起进餐,便眨巴了一下眼睛,说道:“要是你们好好地请我吃一顿,我们谈起生意来是不会没有好处的……”他跳下小船,往马谢耶夫岛那座新建的房子驶去,总督马特维耶夫在那里诚惶诚恐地迎接他……可是跟他谈话的时候,彼得完全变了一副样子:半点钟过后,他就狂暴地拳打脚踢,把他撵出了门外。(他在路上已经接到一个奏折,控告这马特维耶夫向外国人敲诈勒索。)后来他又带着勒福尔特和阿列克萨什卡,航行了一转,参观那些洋船。晚上,他们去赴外国人家里的宴会。彼得跟英国的和汉诺威的仕女们跳舞,那么热烈,弄得他靴跟都飞掉了。是的,像他这样的人,外国人都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呢……

这天夜里,他失眠了……叫外国人吃惊,他是做到了,可是这又怎么样呢?俄罗斯还是以前那个老样子:醉生梦死,贫穷困苦,停滞不前。羞耻吗?不。只有富人、有势力的人才会觉得羞耻……可是在这里,却没法儿知道该用什么力量来唤醒人们,来弄开他们的眼睛……他们是人,还是洒了一千年的眼泪、流了一千年的鲜血以后,对正义和幸福已经失去信心,仿佛一棵倒在苔藓里腐烂了的树?

他到底为什么生下来做这样一个国家的沙皇呢?

他记得有一个秋天的夜里,给冰冷的风呛着,他曾经跟阿列克萨什卡嚷道:“与其在这儿做沙皇,还不如到荷兰去当学徒……”可是在这些年月里,他做了些什么事呢?鬼的事也没有做:就是胡闹!瓦西卡·戈利岑还盖了几所石头房子,即使不光彩,到底也率领了远征,还跟波兰举行了和谈……仿佛万箭攒心,他痛感到对他自己的人民、也就是俄罗斯人的悔恼与愤懑,对这些自满自负的外商的妒羡,——他们会扬起自由自在的风帆,飘回家去,到那美妙的国度里……可是你,还得回到莫斯科的贫困中去……也许他应当下一道可怕的圣旨吧?绞死一批人,鞭打一批人……

可是绞死谁、鞭打谁呢,谁呢?敌人是看不见,抓不到的,到处都是敌人,敌人就在他自己的心里哪……

彼得急速地推开毗连着的一间小小屋子的门:

“弗朗茨!(勒福尔特从木炕上跳起来,瞪出一双肿乎乎的眼

睛。)你睡熟了吗？到这里来……”

勒福尔特光穿着衬衣，往彼得的床上一坐：

“你觉得不舒服吗，彼得？我看你还是呕吐一下，怎么样？……”

“不，不是这个……弗朗茨，我要向荷兰买两艘海船……”

“嗯，那很好啊。”

“我们在这儿还要造几艘……用来装运我们自己的货物……”

“那好极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勒福尔特惶然地瞪着他的眼睛，随后跟往常一样，比彼得自己更清楚，明白了他这种心血来潮的思想的混乱。他微微一笑：

“等一等，让我去穿上裤子，拿个烟斗来……”在小屋子里穿衣服的时候，他用异样的嗓音说道：“这件事我已经指望了很久了，彼得……你已经到了干一番大事的年纪啦……”

“什么大事？”彼得嚷道。

“罗马的英雄们，他们仍然可以做榜样……(他又回来了，整了整假发上的鬈丝。彼得瞪出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瞅着他。)英雄们认为他们的光荣是在战争里……”

“跟谁打仗？再向克里米亚进军吗？”

“没有黑海和亚速海，你没法儿过日子，彼得……今天晚上，佩尔滕布尔格跟我打耳碴，问我俄罗斯人是不是还向克里米亚汗纳贡品……(彼得的眼珠子乱转了一阵，随后像针尖一样盯着他的好友。)你没有波罗的海也不成，彼得……如果你自己不情愿，荷兰人也会迫使你那么做……他们说，假使你在波罗的海有港口，他们会输出比以前增多十倍的商品……”

“跟瑞典人打仗吗？你疯了！……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世界上没有谁能够打败他们，可你……”

“这并不是说明天就得做成啊，彼得……你既然问我，我就这样回答：要向大处下手；要是你向小处下手，那你只会碰伤你的拳头……”

十六

> 由于各地总督、中央各政厅及各级官吏的种种官僚习气，外地客商和公会商人以及所有市郊居民、买卖人与手工艺者，在买卖以及各种业务上都遭到了损失与破产。这些官员，如同狮子、豺狼一般，用爪子把我们抓来吞掉。请圣上垂怜开恩……

"又是控告总督们的吗？"彼得问。

他坐在桌子的一头吃东西。他刚从造船厂回来，连那卷到臂肘上的、沾着焦油渍子的亚麻布衬衫的衣袖都还没有翻下来。把一片片面包往盛着烤肉的瓦盘里蘸了蘸，他很快地嚼着，一会儿望望铅色的德维纳河泛起泡沫的微波，一会儿望望浅褐色胡子、白净脸儿、胖胖的秘书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尼乌斯，他坐在桌子的另一头。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念着莫斯科寄来的邮件。圆圆的眼镜架在他那结实的鼻子上，睁得很大的眼睛既冷静又机智。他最近才显得重要起来，特别是在那天晚上彼得跟勒福尔特谈完话，又吩咐他把莫斯科的邮件当面念给他听以后。这些文墨事儿以前一向由特罗耶库罗夫经手，彼得从来不去过问。可是现在，他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听取了。邮件总是在他吃饭的时候念的，——另外也抽不出时间来，他一天到晚跟那些从洋船上找来的外国工匠一块儿待在造船厂里……他既做木工，又做锻工，叫那些外国人都吃惊了；他怀着野性的渴望，问他们种种必要的事儿，还跟所有的人吵嘴和打架。造船厂里早已有一百多名工人。这些人都是从各个大村和小镇上找来的。如果情情愿愿，那就给他们荣誉，付他们工钱，如果倔倔强强，那就不给他们荣誉，让他们戴上镣铐……

一到吃饭的时候，彼得总是饿得像一头狼，划回马谢耶夫岛上。维尼乌斯便用威风凛凛的嗓音，把请皇上签署的圣旨，以及请愿书、控诉状、信件念给他听……这些讲究词藻的公文透出了年深月久的积郁；控诉状发出了奴隶的哀号。从古流传下来的俄罗斯的官僚制度，干着撒谎、偷盗、欺压的行径，却用冠冕堂皇的文字掩盖起来，而无能为力的广大人民，却被虱子和蟑螂吞食而呻吟着。

“控诉一个总督，”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答道。“又是告那个斯乔普卡·苏霍京。”

他整了整眼镜，继续念着对孔古尔城的总督的血泪控诉……那个总督靠横征暴敛来饱他的私囊，弄得商业都给搞垮了；他把商人和市郊居民囚禁在自己家里，用手杖打他们，结果有一个无辜的人就这样被打死了。他为商务运输勒收税款，装进自己的腰包，冬天每一大车八戈比，夏天每一舢板一阿尔丁。他折磨一个名叫兹米耶夫的厂主，把他关在一只大箱子里，盖子上开几个小孔，免得他闷死……他侵吞土地税和酒税，还威胁着说，如果有人控告他，他要把整个孔古尔统统毁灭。

“把这个狗东西绞死在孔古尔的集市上！”彼得嚷道。“拟一道圣旨！”

维尼乌斯从眼镜上端严肃地望着他：

“绞死一个人费不了多少时间，可是那样做也并不能使他们醒悟过来……我早就说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总督任职不应当超过两年。他们对那个地方一熟悉，什么门槛都懂得了……而一个新任的总督，掠夺起来自然比较好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你首先应当保护那些做生意的人。只要你能够解除他们那种忍受不了的重负，他们就会给你更多的东西……你瞧，有人竟不敢把两双树皮鞋拿到市场上去——他们会被抓起来，会挨打，他们的钱会给抢光……如果不是从商人们那儿，你还能从什么地方获得财富呢？……从贵族那儿是什么也弄不到手的，他们把所有的钱统统吃光了。而农民们呢，又早就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这儿，请听。”

维尼乌斯在文件堆里翻了一阵，然后念道：

> ……而由于神意，我们总是歉收，霜冻往往弄坏我们的田地，眼下我们已经没有一片面包，没有一捆劈柴，没有一头牲畜，我们都快要饿死冻死了……伏望陛下可怜可怜我们的困乏与贫穷，下诏准许缴纳免役税，以松释我们的贫困……我们穷苦万分，无依无靠，实在一无所有，不能以猪肉、牛肉、家禽与其他种种食品供应我们的地主……我们都吃野菜过日子，吃得浑身发肿……请开开恩吧！……

彼得一面听，一面怒气冲冲地打着一块燧石，手指都给划破出血了。烟斗燃着以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始终不动的停滞状态！……透过飞驰的行云，阳光在发蓝的河面上跳动。一艘正在建造的船只的骨架矗立在对岸船台上。斧子在铮铮地劈着，锯子在嘎嘎地拉着。那儿回荡着一股烟草、焦油、刨花和锚索的味儿……海风把心儿吹得凉爽了……那天夜里，勒福尔特曾经说过："俄罗斯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彼得……一定要像皮大衣那样翻过来，从头改造一下……"

"在外国，人们不偷盗，也不抢劫，"彼得说道，眯缝起眼睛望着河上的涟漪。"难道那边的人血统不同吗？……"

"人是一样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偷盗在他们看来划不来，而诚实却对他们更为有利罢了……他们保护商人，而商人们也自爱……我的父亲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上在位时来到了俄罗斯，在图拉办了一个工厂，满想规规矩矩做生意。他们却不让他那么做，——用种种的因循延宕把他弄垮了……在这儿，一个人如果不做强盗，那他准是一个傻瓜，光荣不是在于受人尊敬，而是在于欺压别人。可是在我们当中，也有聪明的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那白皙的、肥胖的手指仿佛在织着网；阳光在他的眼镜上反耀，他轻柔而流畅地说着。）尊重做生意的人，你把他们从泥沼里拉出来，给他们权力，那么他们的话就会成为不爽的契约，——你可以放心地依靠他们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样的话，锡德尼、万·莱顿、勒福尔特都曾经说过。从这些话里，彼得体会到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感觉，仿佛这正是他的脚在寻找着的坚实的土地……这已经不再是什么三个游戏兵团的事儿，而是稳定，而是权力……他把胳臂肘撑在窗槛上，望着如同油一样在阳光中闪烁的水波，望着大锤悄没声儿地打在木桩上、隔了一会才传来锤打声的造船厂……他眼睛眨巴着，心儿自信地、幸福而激动地跳动着。

"沃洛格达的商人伊万·日古林亲自送来一份请愿书，恳求赐见，"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声音特别清晰地说道。

彼得点点头。维尼乌斯微微地晃动着肥胖的身子，往门口走去，向一个人招呼了一声，又急匆匆回到原先的座位上。跟着进来的是

一个大个儿、宽肩膀的商人，头发剪成诺夫戈罗德的款式，额头上留着刘海。在那结实的脸上，一双眼睛从蹙皱的眉头底下锐利地直瞅着。他大开大阖地画了个十字，磕了个头。彼得用烟斗向一把椅子指了一指：

“我吩咐你坐下……（日古林微微地扬一扬眉毛，极其小心地坐下了。）你有什么事？（日古林向维尼乌斯斜觑了一眼）说吧！……”

日古林显然已经看明白，到这儿不是什么磕响头的事，而是要显示他的钱包。于是他自尊地捻了捻唇髭，朝山羊皮靴瞅了一眼，闷闷地嗽了几声：

“我们来是要向陛下恳求……听说您正在德维纳河边造船，万岁爷，我们都万分高兴。我们希望您命令我们不要把货卖给外国人……一点不假，我们的货都是白给他们的，陛下！……鲸鱼油啊，海豹皮啊，腌鲑鱼啊，海象牙啊，珍珠啊……命令我们把这些货装在您的船上吧……英国人把我们彻底弄垮了……请开开恩吧！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与其为外国的君王服务，不如替我们的圣上效忠。”

彼得瞅着他，眼睛炯炯地闪着光；他伸手拍拍他的肩头，龇出牙齿乐呵呵地笑了笑：

“到秋天我有两条船可以造好，另外再向荷兰买一条船……把你们的货拿来；可是得小心，不能耍花样！”

“可是我们，老天爷，我们……”

“你是不是要跟货物一起出去？……当第一个商务代表？……把货运到阿姆斯特丹去卖？……”

“我不懂外国话……可是如果陛下吩咐，我为什么不去呢？我就去阿姆斯特丹做生意，我决不让自己受骗！”

“好小子！……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拟一道诏书给第一个……航海商……你叫什么名字，日古林——伊万，还有你的父名呢？……”

日古林张大了嘴，站起来，眼睛突出着，胡子颤动了。

“您要把我的父名都写下来吗？……就凭这一点，您要我做什么，我一定都做到！”

于是他伏倒在皇帝的脚边，仿佛对着一幅向它祈祷事业成功的耶稣圣像……

……………………………………………………………………………………

日古林走了。维尼乌斯用鹅毛笔沙沙地挥写着。彼得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得意地微笑着。随后他站住了：

“哦，你那儿还有什么别的公文没有？……扼要一点念吧！……”

“又是一件盗案。在圣三一大道上，一辆装着公款的牲口车遭到拦劫，两个人被杀死……经过侦查，他们把谢苗·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家最小的儿子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从府邸里逮捕了，用一辆普通的大车解到了刑事政厅。在那儿，他已经供认，被判在那个政厅的底层受鞭刑，坚决没收他在莫斯科的府邸和四百户农民。他父亲谢苗公爵已经把他保释出去……斯乔普卡家里的奴仆，十五个已经被绞死……”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又是他们这批人，公爵啊，领主啊！——拦路抢劫……”

“一点不错，他们是抢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些寄生虫，大胡子[①]！……我知道，我记着……他们个个人都藏着一把刀子想对付我……（他脖子扭动着）可是我有一柄斧子，要一个个对付他们……（他吐了一口唾沫，一条腿抽搐了一下。他张开手指抓着桌布，拉了一拉。维尼乌斯急忙把墨水壶和公文按住。）我现在有权力了……咱们来较量较量吧……毫不留情……”（他向门口走去）

“请原谅，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里还有两封信呢……是娘娘她们写来的……”

“好吧，念吧……”

他回到窗子跟前，剔着他的烟斗。维尼乌斯微微地鞠了个躬，开始念道：

① 当时的领主都蓄着大胡子。

……你好，我亲爱的爸爸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陛下，祝你百年康泰……（彼得愕然地扬起眉毛，朝他转过身子。）你的小儿子阿廖什卡恳求你祝福，我亲爱的人。请你不要延迟你回来的日期，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圣上……我这样恳求你，是因为我看到太后，我的祖母，非常忧伤……不要懊恼，我亲爱的圣上，看到这封信写得很糟，我还没有学会写信呢，陛下……

“这是谁的笔迹？”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的手笔，颤巍巍的，很难认。”

“哦，你写点什么回复一下吧……你说我正在等着汉堡来的船……说我身体很好，不会出海，叫她不用担心……再说她们千万不要指望我很快就回去，你听到了吗？……”

维尼乌斯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太子还亲手用蘸着墨水的指头在信上摁捺一个手印呢……”

“嗯，好吧，好吧！他的指头！……（他鼻子里哼了一哼，从维尼乌斯手里抓过那第二封信。）是他的指头！……”

妻子的信，他是在船上看的。一阵清新的海风把帆篷吹得鼓鼓的，这条不太坚实的小船如同一件活的东西，钻下去，腾起来，泛着泡沫的波浪拍打着船舷，水花从船头直往上溅。彼得坐在船舵旁边，读着那封被水花溅着的、按在膝盖上的短简……

你好，我的亲人，祝你百年康泰……我恳求你，我心爱的人，我最亲近的人，捎我一个平安的消息，使我在愁闷的萧索中得到一点快乐……自从你出门以后，我心爱的人，你还没有给过我片纸只字……我是天下最最不幸的、可怜的人，因为你不肯屈驾，又不肯给我一点关于你健康的音信。请你，我的亲人，写信告诉我，你到底觉得我怎么样……至于我和奥列申卡，我们都还活着……

小船一歪，船舷进水了。彼得急忙把舵扳到左边；咝咝地起着泡沫的一个大浪打在船舷上，溅得他从头到脚都湿透了。他笑了。那封没用的信被风从他膝盖上吹走，飘荡着，远远地消失在一堆浪花

中……

十七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终于盼到了她的儿子。正是那一天，她仿佛觉得有一根钉子打进了她的心里。她高高地靠在几个天鹅绒毛的枕头上，用散了神的瞳孔望着墙壁，望着那印花皮革上的金色涡纹。她不敢移开视线，也不敢稍微动弹一下。她胸头的那种空虚感比任何渴望都更使她痛苦；她觉得缺少空气，可是正想尽力呼吸一下，一双眼睛就因为恐惧而突出来了。

列夫·基里洛维奇不时踮起脚走到寝宫里来，问那些随侍在侧的命妇：

“哦，她怎么样？……我的天哪，我的天！可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啊！……”

他咽了一口唾沫，往床边上一坐，跟她的妹妹谈起来，可是她总是不答理。在她看来，整个世界都仿佛是迷迷糊糊的……她只感觉到一点，心头打进了一根钉子……

等到那些守望的人，骑着浑身大汗的马，飞也似的驰进克里姆林宫，喊着：“他来啦，他来啦！”教堂管事们画着十字，爬上钟楼；大天使教堂和圣母升天大教堂的门统统打开，司祭和辅祭们急急忙忙从祭服里面拉出他们的头发；朝臣们聚集在台阶上，赤着脚的急使四散到莫斯科各处去通报那些要人们，——直到这时候，列夫·基里洛维奇才喘着粗气，朝他妹妹探过身子去，说：

“他来了，我们心爱的人！……”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突然抽了口气，她那双胖乎乎的手揪了一下衬衣，嘴唇发青，向后倒了下去。列夫·基里洛维奇自己也失魂落魄地张大了嘴……命妇们急忙奔出去请听忏悔的神甫来。穷苦的食客们在犄角和小室里唉声叹气……整个皇宫都慌做了一团。

可是这会儿，“伊凡大帝”钟扬起那黄铜的嗓音，教堂和修道院的钟也一齐敲起来了，差役们一片喧嚷，而在嘈杂与叫嚣声中，传出来

德国军官们那种粗犷的嗓子："Achtung![1] ……枪放下！……立定！……稍息！……"轿车和大马车经过部队与人群，风驰电掣一般向殿门前驰去。大家都瞪大眼睛找寻，可是在富丽的无领袍、将军们的大斗篷和插着羽毛的帽子中间却不见皇上的影子。

彼得径直往母亲那儿跑去，——挤在走廊上的人们，总算来得及闪开了。他给太阳晒得乌黑，人瘦了，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一件紧窄的黑色天鹅绒短上衣，一条宽松的短裤，飞也似的冲上楼梯，有几个看见他的人还当他是库奎区来的医生(后来认出来了，便诚惶诚恐地画着十字。)。谁也没料到他会突然推开房门，闯进那钉着西班牙皮革的、低矮而闷气的寝宫……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从枕头上欠起身子，用那对亮闪闪的眸子盯着这个瘦瘦的荷兰水手……

"妈妈！"他喊了一声，仿佛是在遥远的童年时代，"我的亲娘啊！……"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伸出一双手去：

"彼坚卡，我的宝贝，我的儿啊！……"

母爱压倒了那根刺在她心头的钉子，她屏住呼吸，让他伏在床边，亲她的肩头，亲她的脸；直到一阵致命的疼痛揪着她的胸口，她才把一双手从他颈脖上松开了……

彼得一骨碌跳起来，仿佛好奇似的瞅着她那双往上翻起的眼睛。命妇们不敢放声大哭，都把手绢塞在嘴里。列夫·基里洛维奇直打哆嗦。可是这会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睫毛突然闪动了。彼得沙着嗓子说了一句什么话(谁也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便扑到窗子前面，摇着铅制的窗框，弄得那些圆圆的窗玻璃都豁朗朗地倒下来了。

"到外侨区去请布卢门特罗斯特来！"当大家还是听不懂他的时候，他便抓住一位命妇的肩膀。"傻瓜，去请医生啊！"然后把她推出门外了。

那命妇给吓了个半死，啪哒啪哒地从楼梯上走下去，嘴里咯咯地叫着：

"皇上有命令！皇上有命令！……"可是皇上到底下了什么命

[1] 德语：预备！

令，她竟说不上来了……

……………………………………………………………………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健康恢复了，两天过后，她甚至已经能够去做祈祷，而且胃口也很好。彼得动身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了，那里住着叶夫多基娅和太子阿列克谢（她是在春天搬去的，因为要跟婆婆离得远些。）。她没有料到丈夫会在这几天里回来，所以一点没有准备，也一点没有打扮，而彼得却突然在花园里的沙土小道上出现了，这时节她们正在菩提树下熬苹果酱。一个个长得很美丽的宫女，梳着长长的发辫，戴着花环，穿着粉红色的宽袖衫，在沃罗比伊哈的监督下削苹果皮，还有一些人把干树枝搬到一座小灶那儿，铜锅在那灶上沸滚着，腾出一股甜蜜的香味，也有人坐在毯子上，哄着太子，那孩子长得很瘦，有一个高高的额头，一双黑黝黝的、没有笑意的眼睛和一张好像要哭的嘴。

谁也不明白他要什么。那些臀部很大的侍女或学猫样咪咪地叫着，或学狗一般汪汪地吠着，四肢着地爬着，她们自己也笑得没有气力了，可那孩子还是气呼呼地直瞪着她们，眼看就要哭出来了。叶夫多基娅生气地说：

"你们这些傻瓜，就是心不在焉……斯捷什卡，你干吗把裙子撩起来？拿根树枝抽你那个地方，你才知道滋味……瓦申卡，给太子表演山羊牴角……你们去找一个甲虫来，在它身上插一根麦秆。你们总得动动脑筋嘛……我养活你们一大帮子人，可是你们连哄哄孩子也不会……"

叶夫多基娅觉得很闷热，秋天的苍蝇在纠缠着她。她摘下头巾，吩咐那些侍女给她梳头发。天空清澈无尘，菩提树顶上张着一片风息全无的苍穹。若不是救主节① 早已过去，跑去洗个澡倒挺不错，可是牡鹿已经把角在水里浸过，那样做就不成，要成为罪过的事了……

突然有一个身量很高、给太阳晒黑的男人，穿着一身黑，出现在小道上。叶夫多基娅用双手捧住腮帮。她的心跳得那么厉害，竟连

① 救主节是东正教的节日，为俄国旧历八月一、六、十六日三天。

思路都给打断了……宫女们只是喘着气，甩动着发辫，逃到了紫丁香和野蔷薇丛的后面。彼得走过来，往叶夫多基娅的胳臂底下一把搂住，用劲地亲她的嘴……她眯缝着眼睛，没有一点反应。隔着她那没有扣扣子的宽袖衫，他又吻她的湿滋滋的胸口。叶夫多基娅抽了一口气，羞得满脸通红，浑身直打哆嗦……独个儿坐在毯子上的奥列申卡如同一只小兔子那样嘤嘤地啜泣起来……彼得把他抱在手里，向上一抛，那孩子索性放声大哭了……

这一次重聚可不太愉快。彼得问了一些话，叶夫多基娅都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她没有围头巾，衣衫又不整齐……那孩子给果子酱涂得脏死了……不用说，没大一会，她丈夫就到宫里去了。在那儿，工匠、商人、将军和酒友们把他围了起来。远远地她可以听到他那断断续续的笑声。随后他又走到河边去察看雅乌扎舰队，从那里又到库奎区去……唉，杜尼娅啊杜尼娅，你又让幸福从你的手指缝里溜走啦！……

沃罗比伊哈说，事情是可以挽回的。她就精神饱满地着手工作了。她打发使女们去烧洗澡水，又吩咐保姆们把奥列申卡抱走，给他洗洗脸，换换衣服。随后她絮絮叨叨地对皇后说：

“到了夜里，你可不能张皇失措了，我的小天鹅。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农民的办法，让你在澡房里洗一个蒸汽浴，加上一点克瓦斯，用安息香树胶给你擦一擦，让你发出一股香喷喷的味儿……对男人家来说，香味是顶顶重要的……随后，我的美人儿，不管他说什么话，你回答的时候一定要笑个不停，这样你浑身就会颤动，笑要笑得轻，笑声要细碎——用你的胸脯笑嘛……这样，就连死人都能给弄得神魂颠倒的。”

“沃罗比伊哈，他已经到那个德国女人那儿去了……”

“啊，娘娘，你也不要提她……那个德国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她轻佻，贪财爱利，灵魂乌黑，皮肤黏腻腻的……可是你，活像一只美丽的天鹅，又温柔又欢乐，把他接到你的床上，——那个德国女人比都没法比……”

叶夫多基娅明白了，便开始着忙起来。澡房里烧得很热。使女们跟沃罗比伊哈一起，侍候皇后躺在一张高高的长凳上，用那往薄荷

和安息香树胶里浸过的浴帚给她扇着。随后她们把个软绵绵、懒洋洋的她送进了寝宫，替她梳头发，抹胭脂，画眉毛，让她躺在床上，放下帷帐，叶夫多基娅就这么等着……

耗子窸窸窣窣地爬着。夜幕降落了，皇宫里沉寂下去，守夜人没有睡觉，在院子里打更，她的心往枕头上撞着……彼坚卡到这会儿还没来……心里想着沃罗比伊哈跟她说的话，她在黑地里躺着，笑眯眯的，虽然由于对那个德国女人的怀恨，她肚子发抖，双脚冰冷。

这会儿，守夜人已经不打更了，耗子也已经安静下来。明天，即使在宫女们面前，她也不好意思露脸啦！……叶夫多基娅还是尽力克制着，可是一想起新婚之夜跟彼得鲁沙一块儿吃鸡的事，她便放声大哭起来，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都给泪水沾湿了……

一股热烘烘的哈气惊醒了她。她直跳起来："是谁啊？是谁啊？……"她睡意朦胧，竟不知道压着她的究竟是谁……等她明白过来以后，又出于一种新的委屈，她哼哼起来了，用拳头捂着眼睛……彼得鲁沙连一点人性也没有，醉醺醺的，喷出一股烟草味，从德国婊子那里径直来到她这儿，而她却那么眼巴巴地等着他……他一点也不给她温存，倒是闷声不响地、吓人地要强奸她了……照这种情况，她用安息香树胶来擦洗是不是值得呢？

叶夫多基娅把身子让到了床沿上。彼得鲁沙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又像醉倒在泥沟里的农民那样呼呼地睡熟了……帐缝里露出来一点蓝盈盈的光。叶夫多基娅看着彼得鲁沙两条赤裸着的长腿，觉得很丢人，便给他盖好了，自己嘤嘤地啜泣起来，——沃罗比伊哈的那一招，完全落空了……

……………………………………………………………………

从莫斯科飞也似的赶来一个急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病势又转剧了。他们急忙跑出去找寻皇上。原来他在新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郊一个名叫布赫沃斯托夫的兵士家里参加洗礼宴。他们在吃薄饼。没有一个生客，在座的都是自己人：亚历山大·缅希科夫中尉，最近才被彼得擢升为侍从的阿廖什卡·布罗夫金，还有那个"公爵教皇"。他们正在说笑打诨，寻欢作乐。缅希科夫正在告诉他们十二年前他跟阿廖什卡怎样从家里逃出来，怎样住在扎亚茨那里，流

浪，偷窃，后来又怎样在雅乌扎河边遇见少年彼得，教他玩针穿腮帮的把戏。

"那原来是你呀？……就是你吗？……"彼得吃惊地嚷道。"瞧，后来我找了你半年……就为了那根针，我很喜欢你呢，阿列克萨什卡！"说着他亲了亲他的嘴唇。

"你还记得吗，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公爵教皇"向他抡起一根手指，问，"你还记得我的鞭子吗，记得我怎样打你，因为你玩的那鬼把戏？……你确是一个淘气包……真是的……"

于是尼基塔·佐托夫开始讲一个故事，说是彼得——还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毛头孩子，离地没有多高，却已经有卓越的智慧……他会向领主们提问，弄得他们坐在那儿想啊想的，始终没法儿回答；而他呢，随后只这么摆一摆手，恰恰就把问题回答出来了……可真是了不起！……

满座的人都张大了嘴，听着这些奇谈，彼得对这一类的事虽然一点也记不起了，可是别人既然相信，他自己也就随声附和了……

布赫沃斯托夫让酒杯里的酒一直满着。他这个人颇有几分狡猾，虽然表面上似乎又朴实又清廉。他很了解喝醉了的和清醒着的彼得，不过自然还比不上阿列克萨什卡，——他年纪已经不轻，而且头脑也很保守……他笑眯眯的，殷勤地劝客人们喝酒吃菜，对他们的谈话却一句嘴也不插。

"可现在，"缅希科夫说，他那用金线绣的紫红色袖头在桌布上擦着（他笔直地坐在那儿，吃得很少，酒对他也没起什么影响，只是眼睛蓝了一些。），"可现在，我们已经打听到皇上的侍从阿列克谢·布罗夫金有一位漂亮的妹妹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这件事情，我们应当过问一下。"

稳重的阿廖什卡眨巴着眼睛，脸色突然白了……大家便钉住了问他，——彼得钉得最厉害，于是他证明事情是确实的，他妹妹亚历山德拉① 的确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不过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父亲伊万·阿尔捷米奇已经变得那么骄傲，现在连中等商人他都不

---

① 即桑卡；桑卡是小名。

屑看一眼。他家里又养着几头恶狗，弄得人人都害怕，不愿意打他门前经过。他还把媒婆们毫不客气地撵出去。桑卡给弄到这步田地，她日夜号哭：正当豆蔻年华，可她害怕由于父亲的骄气，戴不到新娘的礼冠，反而落得一顶尼姑的高筒帽……

"为什么没有对象呢？"彼得发火了。"缅希科夫中尉，你就娶了她吧……"

"我不能，年纪太轻。我对付不了女人，明－赫尔茨……"

"你怎么样，最神圣的阿尼基塔'教皇'？你要娶亲吗？"

"我年纪又大了一点，我的孩子，不配娶一位年轻的姑娘！我大概要跟妓女们做伴呢……"

"好吧，你们这些酒鬼……阿廖什卡，你写封信给你父亲，告诉他由我亲自来做媒……"

阿廖什卡摘下那顶乌黑的、很大的假发，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彼得正想立刻动身到布罗夫金住的那个村子上去，可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急使这时正巧走进门来，呈上列夫·基里洛维奇写给他的信。太后去世了。彼得念这封信的时候，大家都从桌子边站起来，摘下了假发。他的嘴唇松弛了，兀自哆嗦着……他从窗槛上抓起帽子，把它直扣到眼睛上。眼泪打他腮帮上滚下来。他默默地走出去，大踏步跋到了街上，鞋子扬起了灰尘。走到半路，他的马车赶来迎他了，他便跳上马车，向莫斯科疾驶而去。

别人正在交谈和议论今后会怎么样的时候，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已经带着这个重大的消息赶到了勒福尔特家里：彼得已经成为独揽大权的主宰了。勒福尔特高兴得什么似的，跟阿列克萨什卡拥抱起来；他们轻轻悄悄地密谈了一阵，认为彼得今后不应当再规避国家大事，——整个国库和全部军队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除了像我们这班跟他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许左右他的意志。朝廷应当移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还有安娜·蒙斯，必须告诉她别再忸忸怩怩了，应当不顾一切地委身于皇上……应当这样办……

……………………………………………………………………

皇上驾到以前，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遗体谁也没碰过一下。她躺在那儿，脸上现出一种惊骇的神色，还像被闷死似的有点儿发

青；眼皮紧紧地合着，浮肿的双手捧着一幅小小的圣像。

彼得望着她的脸……好像她已经走得那么遥远，把一切东西都给遗忘了……他用眼睛搜索着：说不定在嘴角上还停着一点儿慈爱……不，不……这两爿嘴唇可从来没有这样冷漠地抿拢过啊……但是就在那天早晨，她一面挣扎着在喘气，一面还在叫唤："彼得鲁沙……给他祝福……"他觉得现在他是孤单了，周围全是陌生人……他开始为自己难过得要死，他觉得自己被抛下了……

他罗锅着肩膀，拧紧了眉头……寝宫里，除了那些泪汪汪的守灵的命妇以外，还有一个新任的总主教阿德里安——矮小的个子，浅褐色的头发，用一种傻头傻脑的好奇的眼色瞅着沙皇，瞅着沙皇的姐姐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她比彼得大三岁，是一个温柔而快乐的姑娘。她站在那儿，那种哀伤的神气活像一个农家妇女，一边腮帮搁在一只手上，一双灰蒙蒙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母性的柔情。

彼得走到她跟前。

"纳塔莎……可怜的妈妈……"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捧住他的头，把它搂在怀里。命妇们轻轻地哭起来。因为要把沙皇哭泣的样子看得更清楚些，阿德里安总主教将背转向已故的太后，半张着嘴……列夫·基里洛维奇晃晃悠悠地走进来，他胡子透湿，脸肿得像块生牛肉。他仆倒在遗体前面的地上，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只有屁股在一阵一阵的抽搐。

他们为遗体盥洗和拾掇的时候，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把弟弟带到楼上她自己的屋子里。彼得在彩色玻璃窗旁边坐下了。从他童年时代起，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过。还是那些小躺箱和地毯，放在矮橱里的银的、玻璃的和石刻的野兽，嵌在威尼斯框架里的鸡心形镜子，《圣经》上的彩色插图，海外来的贝壳……

"纳塔莎，"他轻轻地问，"你的那个土耳其人在哪儿，你总记得，眼睛很怕人的？……那个头已经断掉了的。"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寻思了一会，随后打开一只小躺箱，从底里翻出那个土耳其人和他的头。她把它拿给彼得看，她的眉毛在颤动。她往她弟弟身边一坐，用手臂紧紧地抱住他，两个人哭了起来。

傍晚时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给穿上了金袍，陈尸在多棱宫里。彼得站在灵柩旁边的读经台前，头在两支蜡烛中间耷拉着，用那微微有点沙哑的、年轻人的低音读着经文。两个穿白衣服的御前侍卫，肩上扛着斧子，站在两扇门口，每边一个，毫无声息地把斧子在两个肩膀上交替挪动着。列夫·基里洛维奇跪在灵柩的脚边……宫里的人，个个都精疲力竭，全都睡了……

更深夜半，门嘎嘎地响了一下，索菲娅进来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硬挺挺的长袍，戴着一顶黑色的高筒帽。她没有向弟弟瞟一眼，便用嘴唇碰了碰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那发青的额头，跪了下去。彼得翻着被白蜡粘合起来的书页，用低沉的嗓音继续念下去。克里姆林宫钟楼的自鸣钟，每隔好大一会便传出来一阵钟乐。索菲娅也斜着眼睛睃了一下她弟弟。当窗子上开始透出青光的时候，她才轻轻地站起来，走到读经台前，小声地说：

“让我来换你……你去休息吧……”

一听到她的声音，他的耳朵不由自主地竖起来了。他突然停下来，耸了耸肩膀，往一边退下去。索菲娅从那念到一半的句子接着往下念，念的时候还用手指掸掉烛花。彼得往墙上一靠，可是脑袋碰着拱顶，觉得好不舒服，便往一只大躺箱上坐下了，把胳臂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捂着脸。他心里想：“我一样还是不会饶恕她……”就这样，在克里姆林宫里遵守传统礼法的最后一夜过去了……

……………………………………………………………………………………

三天以后，葬事一完毕，彼得就直接回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倒下就睡。叶夫多基娅跟着也回来了，由一批命妇陪伴着，这些人她连姓名也不知道。现在，她们都称她皇后娘娘，奉承她，恭维她，恳求她准许她们亲她的手……她好容易把她们摆脱了。先去奥列申卡那里走了一转，她随后进了寝宫。彼得就那么躺在白缎子的床上，连衣服也没脱，只甩掉一双满是尘灰的鞋。叶夫多基娅皱了皱眉：“唉，这库奎外侨区的习惯！他们喝了酒，就会随地倒下来……”她在镜子前面坐下，动手脱衣服——吃饭以前她要休息一下……她满脑子都是当朝的命妇，都是她们那些阿谀的话。于是她突然明白：她现在是有着全权的皇后了……她眯缝着眼睛，撅起了嘴唇，一副皇后气派……

“把安娜·蒙斯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是第一件事。随后我必须把丈夫抓在手里……刚故世的婆婆自然是恨我的，常常让他来跟我作对……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昨天我还不过是一个杜尼娅，今天却是一位全俄罗斯的皇后了……（她想象自己从圣母升天大教堂里走出来，领主们跟在她后面，伴着钟声出现在民众面前，——这使她气都喘不过来了。）大典时穿的皇袍必须缝制新的；我不要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穿旧了的东西……彼得鲁沙常常出门，我不能不当权执政啊……这又算得了什么？索菲娅也当过政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如果需要考虑什么问题，那么领主们都在，他们自会考虑的……（她突然微微一笑，想起了列夫·基里洛维奇。）他从前不大注意我，总是把眼光打我身边掠过，可是今天送葬的时候，他却老是用臂肘扶着我，而且讨好地朝我望着……啊，那个胖子傻瓜！”

“杜尼娅！……”（她吓了一跳，扭过身去。）彼得躺在她旁边，撑起了臂肘。“杜尼娅！……妈妈去世了……（叶夫多基姆仅仅眨巴了一下眼睛）人生好像很空虚……我所以倒下来睡了……唉！……杜涅奇卡！……”

他仿佛指望着她一些什么。他眼睛里露出忧伤的神色。可是她早已给那些想象卷走了，竟变得很大胆：

“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应当抱怨……我们为她也哭过了，得了……我们到底是皇上……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呢……（他慢慢地伸出臂肘，坐了起来，两腿悬垂着。他的大脚趾头那儿，袜子上有一个破洞……）还有一点，你穿着衣服躺在缎子被上，是不成体统，是不好的……你一直跟兵士和农民厮混在一起，现在也应当……”

“什么？什么？”他打断了她的话，双目炯炯发光。“你是不是吃了毒蕈啦，杜尼娅？……”

他的眼色使她胆寒，可是她还是在说下去，虽然语气不同了，还是在谈着那种弄得他莫名其妙的无聊话。当她滑嘴说出：“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起，你母亲就一直在恨我，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时，彼得恶狠狠地龇出了牙齿，动手穿鞋子……

“彼得鲁沙，你瞧你袜子上有个破洞呢！看在上帝的面上换一双吧……”

“傻瓜我也看见得多了，可是这样的傻瓜……嗯，嗯……（他的手在发抖）我决不能宽恕你这一遭，杜尼娅；我妈妈去世了，在我一生当中我只有这么一次来央求你……我不会忘记的！……”

他出去了，门碰得那么响，叫叶夫多基娅打了个寒噤。于是她久久地坐在镜子前面发愣……哦，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冒犯的话啊？……他疯了，嗯，准是发疯了……

……………………………………………………………………

勒福尔特早已在寝宫外面的穿堂里等着彼得。（在举行葬礼的时候，他们只是远远地照了一面）这会儿，他急速地抓住彼得的手：

“唉，彼得，彼得，这是多大的损失啊！……（彼得还在生着大气）请允许我对你的悲痛表示我的同情……Ich kondoliere，ich kondoliere……Mein Herz ist voll Schmerzen① ……唉！……我的心里充满着Schmerzen……（他心情一激动，照例就会说那支离破碎的俄国话，而这一点却特别使彼得感动）我知道安慰也是徒然的……不过——你就把我的生命拿去吧，拿去吧，可你千万不要太痛苦，彼得……”

彼得用尽浑身的力气，拥抱他，把腮帮贴在他那洒着香水的假发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勒福尔特小声地说：

“请你到我家里去，彼得……排遣排遣你的愁怀……要是你愿意，我们想稍微使你笑笑……要不，那就 zusammen weinen② ……一块儿哭一阵……”

“好，好，我们就到你家里去，弗朗茨……”

勒福尔特家里，样样都已经准备好了。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摆着一张有五个座位的桌子，有扇门通往花园，乐师们就躲在那里的灌木丛后面。两个侏儒——托莫萨和谢卡穿着罗马人的长襟衣，戴着用枫叶做成的花冠，在一旁侍候。满屋子都装缀着编成辫条的玫瑰花。他们在桌子边坐下了：彼得、勒福尔特、缅希科夫和“公爵教皇”。没有伏特加，也没有照例会随着送来的下酒菜。那两个侏儒把金色的盘子高高地顶在头上，送来了麻雀和雌鹌鹑的馅饼。

---

① 德语：我表示同情，我表示同情。我的心里充满着悲痛。

② 德语：一块儿哭。

“那第五份东西是留给谁的?”彼得问。

勒福尔特的嘴角牵了一牵,露出一抹微笑:

“今天我们要举行一次罗马式的晚宴,来祝贺色列斯女神①,这位女神是以她女儿普罗泽尔皮恩那个富有启发性的故事而驰名的……”

“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阿列克萨什卡问。他穿着一件绸长襟衣,戴着一顶直垂到腰部的假发,精神懒散极了。阿尼基塔也穿着同样的衣服。

“普罗泽尔皮恩被冥王普路托劫走了,”弗朗茨说。“她母亲很伤心……你也许以为故事就在这儿结束了。可是不,——那不是死,而是永生……不幸的普罗泽尔皮恩穿过大地长了出来,成为一种奇异的水果石榴,就这样出现在她母亲面前,作为对她的一种安慰……”

彼得沉默而悲伤。花园里阴暗而潮湿。从开着的门里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不时有一片枯叶掉落在从屋子里透出去的亮光里。

“那一份餐具是给谁摆的?”彼得又问。

勒福尔特伸起一根手指。花园里的沙土发出嚓嚓的响声。安欣走进来了,穿着一件蓬蓬松松的衣服,左手臂上搁着一束谷穗,右手挟着一只盘子,里面盛着胡萝卜、莴苣、莱菔和苹果。她的头发挽成一个高高的髻,上面插着玫瑰花。她的脸在烛光里显得很迷人。

彼得没有站起来,只是抓着椅子的把手,挺直了身子。安娜把盘子放在他面前,行了个屈膝礼。看来他们教过她几句话的,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完全慌乱了,而这样却越发招人疼爱了……

“色列斯给你送水果来啦,这就意味着:那并不是死!……把它拿了,活下去吧!”勒福尔特嚷道,给安娜拉过来一把椅子。她就坐在彼得旁边。起泡的法国香槟酒斟出来了。彼得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安娜。可是餐桌上仍然使人感觉到有点拘束。她把手指搭在他的手上:

“Ich kondoliere,Herr 彼得。(她那双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什

---

① 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

么东西都肯给，只要能给您以安慰……"

因为喝了酒，因为安欣坐在身边，一股温暖之感泛滥起来了。"公爵教皇"已经在递着眼色。阿列克萨什卡突然高兴起来。勒福尔特打发一个侏儒到花园里去，于是弦乐器和板鼓一齐奏开了。安努什卡的衣服窸窣作响，她的眼睛如同雨后的天空似的干了。彼得摆脱了心头的悲伤：

"香槟酒，香槟酒，弗朗茨！……"

"对，对，我的孩子，"阿尼基塔说道，眉开眼笑地露出了皱纹。"跟希腊和罗马的神在一起，会更加顺手呢……"

十八

在奥卡河对岸的密林里（他们在那儿过了整整一个夏天），肢体残废的奥夫多基姆如鱼得水，又走运又大胆。他挑选出一小批有经验的、受过折磨的人：他们都不怕死，不怕流血，也不干无聊的淘气事儿。他们的营垒扎在沼泽地里一个孤洲上，人也好，野兽也好，除了一条摇摇晃晃的小道，怎么也到不了那里。他们把所有的赃物统统都送到那边：粮食、家禽、酒、衣服、从教堂里抢来的银器。他们住在一个个用树枝遮起来的凹坑里。在一株古老的松树上设着一个瞭望哨，尤达趴在上面观察周围的情况。

孤洲上一共有九个强盗，另外两个最不顾死活的人充当探子，在酒店里和大路上蹿来蹿去。如果有什么行商的货车要从莫斯科往图拉进发，或是哪一个领主要动身去他乡下的庄园，再或是哪个税务官喝醉了酒在吹嘘他那埋藏起来的财富，马上会有一个乡村小孩子，拿着鞭子或是篮子，赶到黑沉沉的森林里，一进林子，便没命地飞奔到那沼泽地。他打个唿哨。尤达从瞭望哨上也回一个唿哨。于是驼背的奥夫多基姆便从土窑里爬出来。那孩子给带过沼泽地，到了孤洲上，让他们盘问。在大路附近所有的村子里，奥夫多基姆都有这种通风报信的人。他们哪怕被剁成肉酱，也决不会走漏半点口风……奥夫多基姆待他们很好，给他们东西吃，送他们一个戈比，还问候他们的父母，可是不论孩子或是大人，个个都见他害怕：他沉着而又稳重，

可是即使这种和蔼的态度也会引起人们的恐惧。

沼泽地上的生活总是阴沉沉的。一到傍晚，乳白色的浓雾升起来了。骨节里便感到一股潮气，旧伤隐隐作痛。夜里，奥夫多基姆不准大家点灯……有一回，一个强盗嚷嚷起来，——黑夜简直像是待在地窖里一样："总督和地主们骑在咱们头上还不够，这一下倒又弄来一个魔鬼蹲在咱们的背上了。"说着，他便动手燃起一堆篝火。奥夫多基姆温和地朝他走过去，把两根拐杖一起用左手抓着，一把揪住那个人的喉咙。那个人的舌头伸出来，眼珠子也突出来了，——他们把他扔进了沼泽里。

太阳升起来，黄澄澄的，没有一点暖意。树木立在那儿，梢头给缠着一重迷迷蒙蒙的雾气。强盗们咳嗽着，搔着他们挨过鞭子的屁股，换好鞋，生起火来把锅子炖上了。

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活要干。要是通风报信的人在林子里打唿哨，那是运气。要不，他们只是一天到晚昏头昏脑地睡大觉。由于烦闷，他们也讲讲神仙故事，唱唱苦役犯人的歌子，弄得心里非常痛苦。他们难得谈到自己的过去，要谈也谈得很少。除了尤达和热莫夫，个个都是从地主庄园逃出来的农奴，——他们曾经被逮捕，给戴上了镣铐，后来又从牢狱里逃了出来。

奥夫多基姆常常往一块长着苔藓的石头上一坐，开始讲故事。在这昏昏欲睡的森林的沉寂当中，大家闷闷不乐地听着，都弄不明白奥夫多基姆到底是什么用意。如果他也像别人那样明明白白地胡诌一通，倒也罢了，譬如说："听着，小伙子们，他们不久就会搞到一道金黄色的圣旨，个个人都会得到自由，——你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平静，餍足，无忧无虑……"这只是一个神话，当然啰，可是听着湿滋滋的飒飒的松涛，这样想想也是挺舒服的……可是不，他从来不说这种安慰人心的话……

"从前有一个时候，我的小伙子们，不过那已经是过去了，虽然只是暂时的……我总是穿着呢子长襟衣，腰里佩着锋利的宝剑，帽子里藏着一些激动人心的信件……那样的时候还是会回来的，我的小伙子们，正因为这样我才把你们留在林子里……穷人、苦人都聚拢来了，如同乌鸦飞拢来一般，成团成团的，数也数不清……他们带着一

道金黄色的圣旨，给缝在哥萨克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1]的长襟衣里……那圣旨是用血写的，从咱们的伤口上蘸了血，用一柄尖刀写下来……那上面说：‘千万不要手软，——所有的富人，所有的望族，连同领地、城市和郊区，以及莫斯科这个京城，必须彻底加以毁灭……就在这片荒地上得建立起一个自由的哥萨克集团……’唉，这件事没有能做成，亲爱的小伙子们……不过，那一定要做成，而且也一定会做成……因为《鸽谣》[2]上是这么写着的……”

他让狭窄的小胡子贴在拐杖上，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沼泽那净是污泥的水面，悄悄地拍一个叮在腮帮上的蚊子，微微地笑了一笑。

“咱们在这儿可以待到圣母节，蘑菇反正多的是……第一场雪一下，我就带着你们出发，小伙子们，不过这一回可不是去莫斯科……那边，日子变得不容易过了。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现在主管刑事政厅，大家都说：‘哪一天他喝到了血，哪一天他就高兴；哪一天他喝不到血，哪一天他就连饭也咽不下去……’所以我想带你们到维戈河边，密林深处，分裂派教徒的根据地去。那儿有一间极大的净室，搁着许多高板床，开着许多窗洞，从窗洞往外可以抵御沙皇派来的人马。那儿，他们还有许多火绳枪和火药。净室里住着一位修道士，个儿矮小，头发花白，年纪很大了。他一起大约有两百个分裂派教徒，分散在维戈河边……他们的小木房都筑在木桩上面，他们耕地不用牲口，那个修道士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他们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地增加。谁也不能把东西自个儿藏起来；他们每星期得上他那儿去忏悔一次，而他呢，把些蔓越橘跟裸麦粉或是大麦粉搅起来，给他们作为圣餐。我要带着你们走一条秘密的小道，到那暮色苍茫的葡萄园去，在那儿，我的小伙子们，咱们要歇息歇息，不干坏事了……”

听到这个维戈河，强盗们都叹了口气，可是没什么人相信他们能够活着赶到那儿。这又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

---

① 即十七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斯捷潘·拉辛。

② 这是俄罗斯一种关于万物起源的通俗宗教诗。

奥夫多基姆难得跟大家一道出去打劫，他总是一个人留在孤洲上，煮煮饭，替大家洗洗裤子和衬衫。可是当他把那柄模压的短锤往背后腰带里一插，亲自出马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事情一定很严重了。虽然肢体残废，他却灵活得像一个蜘蛛，在黑夜里，他吹出一声叫人毛发直竖的唿哨，便向牲口扑去，用短锤打它们的额头。如果那个旅客是个贵族或是富人，他就毫不留情，亲手把他干掉。下人们他总是吓唬一下就放他们过去，可是谁要是碰巧认识他，那就准定会倒霉。

图拉大道上的这种胡闹事儿后来在莫斯科也都知道了，有好几次士兵们在一个中尉的率领下给派出去清剿这股盗匪。可是没有一个人从森林里活着回来；知道这些士兵们的厄运的，只有奥夫多基姆把他们引诱进去的那片松烂流动的沼泽地……

就这样，他们的生活多少过得还算富足。夏末，奥夫多基姆拾掇了一些破烂衣服，打发茨冈人、尤达和热莫夫到图拉大集市去变卖。他关照他们说：

“你们还是把钱带回来的好，亲爱的小伙子们，别让你们的良心背上罪孽的包袱……再说，你们也不会活多久，不会……我一定会把你们找到的……”

过一星期，尤达一个人回来了，头上被打伤了，东西没有，钱也没有。孤洲上人都已经走光了，——只有篝火的冷灰和狼藉的破布。他等了一会，喊了几声。鬼也没有一个。他动身去找寻奥夫多基姆埋藏金钱和银锭的地方，可是也没找到那些财物。

森林黄澄澄、红殷殷的；蜘蛛丝在空中飘荡，枯叶扑簌簌地落下来。尤达心里很难过。他捡了一些干面包皮，朝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去处出发了，——也许是去莫斯科。一出沼泽，在那一片红殷殷的松树林里，他马上就碰到一个伙伴，纳雷什金家的一个卖身农奴，费多尔·费多罗夫。

费多尔是一个不声不响的人，家里人口很多，在代役租的重压之下，驯顺得如同一头牲口，而那一大群儿孙，不妨说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养活他们的。使他受累的是，每当他喝了酒，一肚子怨气冲到了头里，他便拿了木棍在村子里乱走，威胁着说要把纳雷什金家的总管打成两段。到底是他打死了那个总管，还是别人打死的，可是费多尔

却向孩子们对天起誓，说他完全无辜，随后他就逃走了。现在，他被吊在松树枝上，反绑着手，脑袋歪在一边。尤达不想去看他的脸……“唉，伙伴啊，伙伴啊！”他说着就流泪了，随后经由密林深处，离开了这些地区……

十九

正当那些在克里姆林宫的杜马议会里考虑国家大事的上层领主们还希望靠天活命之际（“年轻的皇上会改邪归正，事情总会平稳地过去，一点也用不着担心，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农民总是会养活我们的。”）；正当彼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跟各种新的贪得无厌的人，商人和贵族（他们用祖先的荣誉换来了一顶鬈曲的假发）漫无节制地把国库里的钱往军事和其他游戏上头、往造船舶、修兵舍以及为宠臣们建筑府邸上头花用个光，并且漠不关心、毫无羞耻地寻欢作乐之际；正当国家仍旧像一辆陷在沼泽地里的大车咕咕作响之际，在西方（在威尼斯，在罗马帝国，在波兰。）却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大家对莫斯科的麻痹昏聩和口是心非再也不能容忍了。瑞典人成了北海的主子，土耳其人在法兰西国王暗中支援之下也成了地中海的主人。土耳其舰队拦截威尼斯的商船。土耳其帝国的精兵正在蹂躏匈牙利。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苏丹的附庸）在波兰的南方草原上滋扰。可是莫斯科政府，根据条约本来负有攻打鞑靼和土耳其的义务，却只是支吾其词地答复，一味拖延，竭力搪塞：“我们两次出兵克里米亚，可是我们的盟邦却都没有来支援，何况今年又是歉收，——还是等到明年再说。我们并不拒绝作战，只是等着你们自己先发动，我们起誓一定支援你们。”

克里米亚汗的使节都在莫斯科，毫不吝惜地向领主们分送礼物，企图劝说他们跟克里米亚缔结永久和约，立誓不再侵犯俄罗斯的领土，也不再要求从前那种屈辱的贡礼。列夫·基里洛维奇发信给俄罗斯驻维也纳、克拉科夫、威尼斯的使节，指示他们不要相信驻在国皇帝、国王或是元首的诺言，而自己的许约也要做到模棱两可。这样的因循延宕，持续了两年有余。土耳其人威胁着说要用战火烧遍整个

波兰，要在维也纳和威尼斯升起月牙形的旗帜。后来，奥皇的使节约翰·库尔齐从维也纳来到了莫斯科。领主们都大吃一惊，——这一下可不能不作出决定了。他们大事铺张地接待了这位使节，用马车送他到克里姆林宫，让他住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里，规定给他的供应比别的使节多两倍；随后他们开始敷衍、撒谎和拖延，借口皇上外出远征演习去了，他不在，他们什么也决定不了。

可是他们到底还是被迫谈判了。约翰·库尔齐逼得那些领主不能不承认从前订的条约，而且做到使他们决定参加战争，以吻十字架为誓。库尔齐满心欢喜地回去了。罗马皇帝和波兰国王写信到莫斯科来道谢，尊称彼得为"陛下"，还用了他的全衔，甚至还加上"伊比利亚、格鲁吉亚和卡巴尔达各地以及杰季奇和奥特奇奇诸区的君主"。后来他们又设法拖延了一些时候，可是事情早已很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十

过了谢肉节周，宣告大斋期开始的钟声在晨光熹微的沉静的莫斯科上空回荡的时候，在所有的市场、郊区和村镇里，人们就纷纷谈论起战争来了。倒像一夜之间有人悄没声儿地告诉了大家："就要发生战争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了。克里米亚一拿到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跟全世界通商了……海洋广大无边，巡警不会摸到那儿去掏人家藏在腮帮里的钱的。"

从沃罗涅什、库尔斯克和别尔戈罗德郊区赶着运小麦的大车来到京城的农民和农民化了的小地主们，都说草原上的人们迫切地等待着跟鞑靼人作战……"咱们的草原向南向东伸展了几千俄里。草原活像是一个健壮的大姑娘：只要碰一碰她，咱们就会没脖子埋在谷子里……鞑靼人可就是不让咱们碰……咱们的弟兄，有多少个当了俘虏，给带到克里米亚去啦，——嘿！……草原上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你们莫斯科人的自由，跟这个可不能相比了……"

在库奎区，关于战争的争论比任何地方都热烈。有很多人是反对的："我们不需要黑海。你没有办法把木材、焦油或是鲸鱼油卖给

土耳其人,或是卖到威尼斯去……我们必须征服北方的海洋……"可是军人,特别是青年军人,却热烈地拥护战争。那年秋天,他们曾经把两支军队开到科茹霍夫村,在那里,他们按照军事科学的一切原则进行了战斗,这种做法是历年来所没有的。外国人都认为勒福尔特和布特尔斯基两个团,以及现在称为御林军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两个游戏兵团,一点不比瑞典或法国的军队差。可是进军科茹霍夫的光荣,恐怕只好在宴会席上,在举杯祝饮、定音鼓敲响、礼炮齐鸣的时候夸耀夸耀而已。那些戴着乌鸦般墨黑的假发、披着抹地的绸绶带、装着巨大的马刺的军官,常常听到背后有人嚷嚷:"科茹霍夫的英雄们!你们用纸头炮弹打起仗来倒是够勇敢的。试着去尝尝鞑靼人的子弹的滋味吧!……"

只有那些跟彼得最接近的人:罗莫达诺夫斯基、阿尔塔蒙·戈洛温、阿普拉克辛、戈登、维尼乌斯、亚历山大·缅希科夫,才觉得很迟疑。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情很可怕……"万一打败,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可就谁也逃不了毁灭的命运,激怒了的民众会把他们统统套上绞索。可是不打呢,也许会更糟,因为大家早已在窃窃私议,说是皇上给外国人哄骗住了——他们毒害了他的心灵,让无数的金钱花在胡闹上面,而老百姓却在吃苦,看来也成不了什么大事业。"

彼得没作声。对于战争的谈论,他含糊其辞地答道:"好吧,好吧,在科茹霍夫大家已经开过一阵玩笑,现在我们去跟鞑靼人玩玩吧……"只有勒福尔特和缅希科夫知道,彼得心里可隐藏着恐惧,跟逃到圣三一修道院去的值得纪念的那一夜同样的恐惧。不过他们也知道,彼得还是会下作战的决心的。

从耶路撒冷来了两个黑脸膛的修道士,带着耶路撒冷总主教多西费的一封信。总主教在信上沉痛地写着,一个法兰西使节已经到了亚得利亚那堡①,带着法兰西国王关于圣地的一件公文。他已经送了七万锭赤金给土耳其宰相,一万锭赤金给那时正巧也在亚得利亚那堡的克里米亚汗,请求土耳其把圣地交给法国人……"而土耳其人把圣墓从我们正教徒手里拿走以后,却把它交给了法国人,这样我

---

① 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城市埃得尔纳的希腊语称呼。

们仅仅剩下了二十四盏长明灯。而法国人又从我们手里拿走了髑髅地[1]的一半，整个伯利恒教堂和圣窑；他们毁坏了所有的古代圣像，掘开了我们分发圣光的教堂西厅，在耶路撒冷干下了比从前波斯人或是阿拉伯人更坏的事。如果你们，莫斯科的圣君们，放弃这个神圣的教堂，你们的名字还能受人尊敬吗？……一定要叫土耳其人把圣地归还正教徒；除非他们这样做了，你们可别跟他们讲和。如果他们拒绝，你们就向他们开战。眼下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苏丹王有三支大军在匈牙利跟皇帝作战。先取乌克兰，然后取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希亚。再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跟他们讲和。你们难道不向上天祝祷，但愿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跟皇帝发生战争吗？现在时机这样有利，而你们却不怎么热心了！瞧吧，回教徒在怎么样取笑你们：鞑靼人，他们说，是人们的骄傲，他们还吹嘘说，是他们叫你们纳贡的；鞑靼人既然是土耳其人的附庸，那么你们也就成了土耳其人的臣属了……”

莫斯科方面看到这封信是不好受的。领主杜马召开了一次会议。彼得坐在宝座上，默默无言，闷闷不乐，穿着皇袍，披着肩衣。领主们用词藻华丽的语句发泄他们的感情，引经据典，痛惜圣地遭到的蹂躏。夜色早已在窗子上透出了深蓝，犄角里的长明灯光已经照亮了他们的脸，领主们却还在按官阶和出身，挨着个儿站起来，把沉甸甸的衣袖往后一甩，谈着谈着，还用白皙的手指比比画画。他们那满是汗珠的高傲的额角，他们那严峻的眼神，他们那保养得很好的胡子，以及如同玩具风车的风篷似的在风里旋转的空洞的词语，都使彼得心里厌烦极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直接提到战争，可是大家不时朝那位正在跟两个书记官一起记录大家发言的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斜过眼睛去瞟这么一下，一直在旁敲侧击……他们害怕说出“战争”这个词儿，害怕破坏平静的生活。万一又引起叛乱和毁灭呢？他们等着皇上发话，显然，他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决定。

可是一想到这样一项重大的决定要由自己一个人来负责，彼得也觉得很害怕：他还年轻，而且从小就很胆小。他等待着，眯缝着眼睛。后来，那些亲信的领主开始发言了，语气完全不一样，单刀直入

---

[1] 音译作“各各他”，在耶路撒冷附近，相传为耶稣被钉死的地方。

地提到了那个问题。吉洪·斯特列什涅夫说：

"事情当然要由皇上来裁夺……可是我们身为领主，理应献出我们的生命，来保卫主的被玷污的圣墓，保护皇上的荣誉……耶路撒冷人已经在取笑我们了，能让这种耻辱越来越加大吗？……不，列位领主，作出召集民军的决议吧……"

头脑迟钝的列夫·基里洛维奇一直从弗拉基米尔时代罗斯的命名谈起，可是朝彼得那颦眉蹙额的脸瞅了一眼以后，便摆了摆手：

"说到底，列位领主，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瓦西里·戈利岑在克里米亚挨了烧。可是他的民军是用什么家伙打仗的呢？棍棍棒棒！……现在，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武器了，……就拿我在图拉的那个工厂来说吧，——我们铸造的大炮，并不比土耳其人的差……至于火枪和手枪，我们制造的还要好些……只要皇上降旨，到五月间我就可以供应十万军队的矛头和军刀……不，我们不能一听到战争就退缩不前……"

罗莫达诺夫斯基清了清喉咙，说道：

"如果我们过的是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么对这件事还不妨从长考虑……可是欧洲正在注视我们……如果我们趑趄不前，那就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毁灭……现在已经不是戈斯托梅斯尔[①] 的时代了，残酷的时代横在我们前面……我们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要打败鞑靼人……"

低矮的红色穹顶下面，一片沉寂。彼得咬着指甲。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进来了，他脸刮得光光的，可是穿着俄罗斯服装，高高兴兴，递给彼得一个展开了的奏本。这是莫斯科商人们的一份请愿书，恳求彼得保护髑髅地和圣墓，肃清南方道路上的鞑靼人，如果可能，在黑海兴建一些城市。维尼乌斯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用清晰的嗓音念着那个请愿书。彼得站起身来，他那顶莫诺马赫皇冠碰到了华盖：

"哦，列位公卿，你们怎么样决定？"

他狠狠地朝他们望着，紧紧地闭拢了嘴唇。领主们都站起来，弓

---

① 九世纪上半叶，任诺夫戈罗德公国中传说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和大公。

着身子：

“遵照陛下的圣意，把民军召集起来吧！……”

二十一

“茨冈人……你听我说。”

“嗯？”

“你跟他说，你是我铁匠铺里的帮工……对这句话，你要吻十字架起誓……”

“值得这样做吗？”

“当然值得……咱们还要活一些时候……这不就是好运道……”

“我活厌了，库兹马。巴不得快些完结……”

“会完结的！你就等着那一天吧……他们会剐掉你的鼻子，用鞭子抽得你露出骨头来，随后送你去西伯利亚……”

“唔，这个……也许是的……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坏的了……”

“列夫·基里洛维奇家的总管到莫斯科去，弄来了一道敕令，要在牢狱里找些有用的人，带到他工厂里。这件事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在谈哪……他们一定还记得我……喂，亲爱的，库兹马·热莫夫是不会被人很快就忘记的……他们会给我吃的，给我喝牛肉白菜汤……会待我好，不打我……不过，人是严厉的……他们喊到你的时候，你就说你是在我那里抡大锤的……”

“牛肉白菜汤？”茨冈人想了一想，重复着说。

茨冈人和热莫夫在图拉监狱的底层牢房里这样谈着。他们关到这里来都快一个月了。他们只挨过一次打，就是他们带着抢来的衣服在市场上被逮住的时候。(尤达脱身溜跑了)他们原以为会受审问和拷打。哪里知道图拉总督连同他的秘书、录事自身也在受侦查。囚犯们因此都被遗忘了。每天早晨，他们脚上戴着木枷，被牢狱里的禁卒带到市场上去乞求施舍。就这样，他们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禁卒。后来，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们倒不是给送到西伯利亚，而是给送到列夫·基里洛维奇的兵工厂去了。至少，他们的鼻子倒可以保全啦。

受审的时候,茨冈人就照着热莫夫教给他的话说了。他们仍然戴着镣铐,从牢狱里给带到了城外的乌帕河边。那儿岸坡上,矗立着一幢幢低矮的砖瓦房子,四面围着板墙;在一条从河里引进去的小溪里,水车的轮子在咕咕作响。天气很冷,从北方推过来一团团乌云。黏土岸上,一群犯人正在从船上卸下木柴,生铁和矿砂。周围净是一个个树桩,一丛丛光秃秃的灌木和一片片毫无生气的原野。刮起一阵秋风。当他们走近那站着执有月牙斧的卫士、包着铁皮的大门时候,茨冈人的独龙眼里冒出了愤怒的光芒……除了打他,跟狩猎野兽一般在大地上追逐他,吓得他魂飞魄散,他们还嫌不够……还要他给他们干活,干活!……想死都不让死……

他们俩给带进大门,来到一个乌黑的院子里,里头堆满了铁……传来一阵辘轳声,又是钢锯的吱吱声,铁锤的铮铮声。从一扇被煤烟熏黑的门里,可以看见火星从熔炉里飞出来;几个赤膊汉子,把铁锤挥成极大的弧形,锻着一根铁条;一个几普特重的大铁锤,由水车的轮子带动,落在一块钢锭上,煤渣便往皮围裙上溅去;钳工们在工作台旁边干活……从大门到矮矮的炉顶,架着一些木板,装着煤的独轮手车就在那上面行走;火焰和黑烟从熔炉里喷出来。热莫夫不时用臂肘搡搡茨冈人:

"我要让他们看看库兹马·热莫夫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跟锻铁场相隔一段路,有一所干干净净的砖瓦房,从那所房子的窗口里露出一张刮得光光的脸,红扑扑的,仿佛刚洗过蒸汽浴,头上戴着个尖顶帽。这人便是工厂的经理,德国人克莱斯特。他把烟斗往玻璃窗上敲了敲。卫士赶紧把热莫夫和茨冈人带到窗口那儿,解释着他们是什么人,是打哪儿来的。克莱斯特把下半截窗子拉开了,探出头来,撅起了嘴唇。帽子上的穗子在他的胖脸蛋前面晃动着。茨冈人望着那些穗子,心里又怀恨又害怕……"哼,吸血鬼!"他暗自思量。

克莱斯特背后一张干净的桌子上,放着烤牛肉、结着硬皮的圆面包、盛在镀金杯子里的咖啡。从窗口飘出来一股好闻的板烟味儿。他的一双眼睛冷酷得像冰,直刺着这两个俄罗斯人的心底。他把这

两个囚徒瞅了个够，才用断断续续的俄国话慢吞吞地说：

“骗人的家伙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他们只送来一些没用的种田人，一些猪崽……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干，那些浑蛋。如果你是个正当的铁匠，那也罢……可是如果你骗我，那我就把你绞死……(他把烟斗在窗台上敲着)是的，我可以把人绞死，法律允许我这样做……卫士，把这两个傻瓜带去关起来……”

路上，那个卫士告诫他们说：

“瞧，小伙子们，跟他啊你们千万得小心……只要有这么一丁点儿差错，睡过了头啊，或是偷一点懒啊，他都会一点不留情。”

“我们不是来张嘴巴瞪眼睛的！”热莫夫说。“我们还会教你们的德国人一点儿东西呢……”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听说你们是做小偷和强盗的。他们为什么把你们抓了来？”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正要跟这个独眼汉到分裂派教徒那里去过圣洁的生活，可是魔鬼却叫我们受了连累了……”

“哦，这就不一样了，”卫士答道，把一扇矮矮的门上的锁打开了。“我把这儿的规矩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走吧，我来点一支蜡烛……(他们走进了底层。从铁提灯的小孔里漏出来的一条条光芒，照亮了那些板床、木板桌子、一只给煤烟熏黑的炉子、晾在绳子上的破烂衣服。)规矩是这样……早晨，四点钟我打一通鼓，——那是做祈祷，随后去上工。七点钟我再打一通鼓，——那是早餐，花半小时……我有表，看见吗？(他掏出一块铜表，有大芜菁那么大，给他们看。)随后又上工。正午——午餐，随后一小时的午睡。七点钟晚餐——半小时；十点钟——收工……”

“那他们不是会累死吗？”茨冈人问。

“当然会啰。可是，朋友，这是苦役刑啊。要是你没抢过偷过，你原可以在家里暖炕上躺躺嘛……我们这里有十五个自由人，雇工；他们在七点钟就下班了，睡在各自分开的地方，逢到节日，他们还可以回家。”

“那么往后怎么样呢？”茨冈人坐在板床上问，嗓音越发嘶哑了。“难道我们一辈子就是这样了吗？”

热莫夫望着圆圆的提灯上那些透出光来的小孔,细碎地咳了一阵。卫士动着唇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他出去的时候,把提灯一起带走了。

二十二

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那受人尊敬的花白胡子梳得很整洁,头发上涂着牛油,绯色衬衫外面胸部底下束着一根丝带,上面织着四十位圣徒的名字……可是那些庄稼汉——他从前的戚属、姻亲和乡邻们直瞪瞪瞅着的倒不是这个,而是他那个圆圆的、吃得饱饱的肚子……那些都是从前的关系嘛——问题就在这里……伊万·阿尔捷米奇坐在一条长凳上,两只手抄在屁股底下。他目光凌厉,眼睛一眨也不眨;他穿的是细呢裤子,喀山靴子,皮子是杂色的,靴尖弯弯的活像一个钩子。那些庄稼汉站在门口一条新蒲席上,免得让他们的树皮鞋在干干净净的地板上留下了脏印子。

"哦,"伊万·阿尔捷米奇说,"我又不是你们的冤家。能办的事我自会去办的,可是我不能办的事你们总不能见怪啊……"

"我们连一只小鸡都没有地方放养了,伊万·阿尔捷米奇。"

"跟牲口就没法儿讲道理,它一淘气,就闯到你那块割草场上去了。"

"我们一定叫全村的人给放牲口的吃一顿鞭子,你放心。"

"那很好,很好,"伊万·阿尔捷米奇连连说道。

"请你把牲口还给我们吧。"

"我们的地方实在太小了,太挤了……"

"我并没从你们那里得到多少好处呀,乡亲们,"伊万·阿尔捷米奇答道,把两只手从屁股底下抽出来,交叉着手指按在肚子上。"我是挺重视秩序的,乡亲们……我借给你们的钱已经有多少啦……"

"你是借过的,伊万·阿尔捷米奇,我们都记着,记着……"

"都是出于好心……因为我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我老子也死在这儿。正像上帝是我的恩人,我也是你们的恩人。我借钱给你们,你们说,收多少利息,——少得可笑呢……一卢布年息十戈比,——

唉哟哟……不是为了发财,只是为了维护秩序嘛……"

"谢谢你,伊万·阿尔捷米奇……"

"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们大家了……我要着手干一番大事业,大事业……我要住到莫斯科去……哦,好吧……(他叹口气,闭上了眼睛)如果我光靠你们给的那一点过日子,那我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很苦……为了旧时的情谊,为了我自己的灵魂,我总是给你们一点恩惠……可是你们呢?你们怎么感激我的啊?你们让牲口糟践我的牧草场。还要蛮不讲理。唉,唉……唔,好吧,这一回看在上帝份上,我就放你们过去……母牛每头赔我三戈比,羊每头赔半戈比,——把你们的牲口带回去吧……"

"谢谢,愿上帝保佑你健康,伊万·阿尔捷米奇……"

那些庄稼汉鞠了一躬,走了。他今天心境很好,还想继续谈下去。通过他儿子阿廖沙的关系,他到底会见了亚历山大·缅希科夫中尉,送了他两百卢布,以表敬意。缅希科夫介绍他去见勒福尔特。布罗夫金从来没有在这样高贵的圈子里走动过。他一看见那个身量矮小的人,头发直垂在腰里,满身绸缎丝绒,手上戴着晶亮晶亮的戒指,心里着实有点畏怯……那人样子很严酷,鼻子扬起着,眼睛尖利得像针……可是当勒福尔特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阿廖什卡的父亲,而且还有缅希科夫的一封介绍信,便殷勤地微微一笑,拍拍他的肩头……就这样,伊万·阿尔捷米奇弄到了一张为军队采办燕麦和干草的执照……

"萨尼娅,"那些庄稼汉走了以后,他就喊道,"把蒲席收起来……我的那些乡亲已经把它弄脏了……"

伊万·阿尔捷米奇的眼睛,四周漾出了笑吟吟的皱纹。有钱人是笑得起来的,——从小一直到现在,胡子也花白了,他可从来没有机会笑过。桑卡进来了,她穿着一件有纽扣的、草绿色的宽袖绸衫。深褐色的发辫有胳臂那么粗,直拖到膝盖;走起路来肚子微微向前挺着,——胸部那么丰满,她才不好意思呢。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有点愣头愣脑的……

"啐,他们的树皮鞋带进来了这么多的污泥!"她别转了漂亮的脸,用指尖抓着蒲席的一个角,把它撂在门廊里。伊万·阿尔捷米奇

调皮地望着女儿。像这样一个姑娘，就是嫁给国王也没什么不配啊。

“我要在莫斯科造一所石头房子……我们就要列在第一等的一百个商人里头了……喂，萨尼娅……幸好没有急着办你的事……我们就要攀上好亲家啦……你干吗扭过脸去？……傻瓜！……”

“是啊——哎！”桑卡把辫子一甩，目光炯炯地瞪着父亲。“你不用管我……”

“你这是什么话啊，不用管你？是我做主的嘛……要是你生我的气，我就索性把你嫁给一个猪倌儿算啦。”

“我宁可去放猪，也不愿意因为您的蠢主意而弄得憔悴下去……”

伊万·阿尔捷米奇抓起一个盛盐的小木罐朝桑卡掷过去。他真想揍她一顿，可是又懒得站起来……桑卡号啕大哭，却没有一点眼泪。正在这时候，外面有人大声敲门，弄得伊万·阿尔捷米奇张大嘴巴呆住了。几头凶猛的狗也在汪汪地吠着。

“萨尼娅，你去看看是谁……”

“我害怕。你自个儿去吧。”

“也好，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该怎样打门……”伊万·阿尔捷米奇从门廊里抓起一柄笤帚，走到庭院里。“我叫你们知道点厉害，你们这批不要脸的家伙……你们是谁？我要把恶狗放出来啦……”

“开门！”大门外面传来狂暴的嗓音，门板吱吱嘎嘎地响着。

布罗夫金害怕起来了。他跌跌绊绊地走到院门边，两手发抖。他刚刚拔开门闩，大门随即敞开了，一群人骑着马冲了进来，衣服都穿得很华丽，手里还抓着出鞘的宝剑。跟着来了一辆镀金的马车，套着四匹马，后面脚镫上站着几个黑人侏儒。马车后面是一乘套着一匹马的双轮马车，坐着彼得皇上和勒福尔特，头戴三角帽，身穿粗糙的长外衣，用来挡住路上的泥浆……接着，脚步声，哗笑声，呼喝声，闹成了一片……

布罗夫金的腿发软了。当他跪在那儿的时候，骑士们都下了马，“公爵教皇”也从马车里走出来，他脸儿浮肿，睡眼惺忪，穿着外国式样的服装，后面跟着一个穿银灰色长襟衣的年轻领主。彼得跟勒福尔特一起跨上台阶，用深沉的嗓音喝道：

“主人在哪儿？活的也好，死的也好，把他带到这儿来！”

伊万·阿尔捷米奇吓得屁滚尿流，连裤子都给弄潮了。这时有人看见了他，便往他那儿跑去，那是缅希科夫和他的儿子阿廖沙，他们架住他的胳膊，把他扶起来，拖他到了台阶上。他们仍然把他扶着，不让他再跪下去。彼得没有揍他，也没有给他更严重的责罚，却摘下帽子，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好，老朋友！……我们听说你有一批最好的货物……我们带来了一个商人……价钱上我们决不会亏待你……”

伊万·阿尔捷米奇张大了嘴，一言不发……许多没头没脑的思想一齐涌上他的心头：“莫非是哪一件诈骗行为被发觉了？不应当开口，不要开口……”皇上和勒福尔特哈哈大笑，其余的人也都笑得喘不过气来。阿廖什卡找机会跟他父亲打了个耳碴：“他们是来给桑卡做媒的。”伊万·阿尔捷米奇虽然从笑声里已经看出大伙儿的到来并不预示着什么凶兆，可是他还是继续佯装不知道……这个庄稼人是非常精明的……于是他就这样好像给吓昏了似的，陪着客人走到客厅里。他们拉他坐在圣像底下，皇上坐在他的右手，“公爵教皇”坐在他的左手。从眯缝着的眼皮里，布罗夫金偷偷地打量着到底谁是那求婚的人。突然，他真个害怕起来了：在两个男傧相——阿廖什卡和缅希科夫中间，坐着他从前的主人，穿着银灰色长襟衣的瓦西里·沃尔科夫。伊万·阿尔捷米奇早已偿清了他卖身契上的债务，现在他把沃尔科夫所有的世袭领地和农奴一起买下来也有力量了……可是使他产生恐惧的倒不是这种思想，而是他那个挨过鞭打的屁股。

“你不喜欢这位求婚人吗？”彼得突然问道。

又哄起了一阵笑声……沃尔科夫的嘴唇在那翘起的唇髭底下歪过来了。缅希科夫朝彼得递了个眼色：

“说不定他又想起了从前的创痛了？（他向布罗夫金挤了挤眼）说不定这位求婚者曾经揪过你的头发？或者把你打得连鞭子柄也折断过？看在基督的面上，宽恕了他……你们两个人和好了吧……”

这怎么回答呢？他的手和腿都在发抖……他望了望沃尔科夫，只见他脸色刷白，坐在那儿，恭恭顺顺，服服帖帖的……随后他突然记起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宫院里，阿廖什卡怎么样跑来搭救他，

沃尔科夫又怎么样在雪地上奔着，追着缅希科夫，恳求他，拉住他的衣袖，几乎要哭了……

"嘿嘿！"伊万·阿尔捷米奇暗自寻思。"看来我在这儿也不是什么头号的傻瓜呢……"他朝沃尔科夫瞅了一眼，心里那么高兴，差一点把整个事情都弄糟了……可是他早已知道大家对他有些什么指望：一出危险的把戏——从一根小竿上越过一道万丈深渊……哦，好吧！

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伊万·阿尔捷米奇偷偷地在桌子底下对着肚脐画了个十字，向彼得和"公爵教皇"行了个礼：

"谢谢你们赏光，媒人老爷们……如果我无意中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们，请你们看在基督的面上，宽恕我这个乡巴佬吧……当然啰，我是一个买卖人，一个粗笨的庄稼汉，不懂什么规矩。我说话很直爽。倒霉的是，我这个丫头是个老闺女……能嫁给一个最糟糕的酒鬼，我也很乐意……（他战战兢兢地朝彼得睃了一眼，可是一点也没有什么：皇上好像一只发威的猫，笑得直哼哼。）我不明白，为什么未婚青年打我家门口走过，都不进来求婚。我这丫头长得很漂亮，只有一只眼睛稍微有点瞎，另一只可是顶好的。还有，她的脸上稍微有几点麻瘢，不过她用手绢就可以把脸掩起来……（沃尔科夫用一只阴郁的眼睛直盯着伊万·阿尔捷米奇。）还有，她一条腿走起路来有点拖拉，头有点抖动，腰有点儿弯……可是，别的就没有什么了……尊贵的媒人老爷们，把我这个爱女娶走吧……（布罗夫金这一番话说得很得意，他擤了把鼻涕，揉了下眼睛。）亚历山德拉，孩子，"他用凄婉的嗓音喊，"到这儿来……阿廖沙，你去找你的妹妹来。……她兴许蹲在茅房里，她肚子有毛病。这一点我忘记说了，请原谅……去，把你妹妹领来……"

沃尔科夫猛一下子跳起来，想离开桌子，可是缅希科夫硬把他拦住了。没有一个人笑一笑，只有彼得的下巴颏在哆嗦。

"谢谢你们，敬爱的媒人老爷，"布罗夫金说，"你们介绍的这位姑爷我十分中意。我一定要做得像是他的亲爷：他做好事我要疼他，他犯错误我要教训他。要是我给你尝尝鞭子的滋味，或是揪你的头发，你可别见怪，姑爷；你攀的这门亲原是个种田人家嘛……"



阖座的人个个都大笑起来，捧着肚子。沃尔科夫咬紧牙齿；他羞愧得腮帮发烧，眼泪也涌出来了。阿廖沙把还在抗拒的桑卡从门廊里拖进来。她用一只衣袖掩着脸。彼得跳起身，把她的手拉开了。笑声静止了，——他们个个都觉得桑卡出落得那么漂亮：箭眉黑眼，鬈鬈的睫毛，翘翘的鼻子，孩子似的嘴唇在哆嗦，齐整的牙齿在轧轧作响，腮帮红扑扑的，如同一只苹果……彼得吻了她的嘴唇，又吻她热烘烘的腮帮。布罗夫金嚷道：

"桑卡，这是皇上陛下啊。你就让他亲吧！……"

她仰起脑袋，直瞅着彼得的脸。可以听到她的心在怦怦乱跳。彼得搂住她的肩头，把她带到桌子旁，用一个手指指着瓦西里·沃尔科夫说：

"哦，你对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位求婚者中意不中意？"

桑卡完全呆住了。本当表现出羞答答的神态，可她却跟疯子那样直瞪瞪地盯着那个上门来求婚的人。她突然抽了口气，喃喃自语地说道："啊，我的妈啊……"彼得又把她抓住，吻起她来了……

"喂，媒人朋友，你那样做可不合适，""公爵教皇"说。"放开这位姑娘吧……"

桑卡把脸藏到了衣襟里。阿廖沙笑着将她带走了。沃尔科夫捻着唇髭，——他显然已经很放心了。"公爵教皇"用鼻音说道：

"跟我们的醇酒和快乐之神巴克科斯在一起，弟兄们，让我们彼此相爱吧……我们请求拿酒和下酒菜来……"

伊万·阿尔捷米奇忽然醒悟过来，便动手忙这样忙那样。庭院里，仆人们在捉鸡。阿廖沙带着抱歉的微笑，在安排摆席。可以听到桑卡那激动得有点断断续续的嗓音，在里面招呼着："马特廖娜，把钥匙拿去；在客厅里，四十个殉教圣徒像底下……"彼得冲着沃尔科夫嚷道："弄到这个姑娘，你要谢谢大家，瓦西卡！"于是沃尔科夫鞠了一躬，亲了亲他的手……伊万·阿尔捷米奇亲自把一只盛着煎蛋的锅子端出来。彼得对他认真地说：

"谢谢你给我们的快乐；你叫我们大笑了一阵……可是，万卡，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可别轻举妄动啊……"

"万岁爷，如果不是出于你的心意，难道我会这样大胆吗？……

就照现在这样子，我也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

“嗯，嗯，我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结婚的事，可不要拖延，新郎很快就要出征了。到外侨区去请一位姑娘来，教你的女儿礼节和跳舞……等我们出征回来，我要把桑卡召进宫里去……”

第　六　章

一六九五年二月，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从克里姆林宫寝殿的台阶上，向全体侍臣、亲随、诉讼代理人、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贵族宣告：他们得率领自己的军士与侍从，往别尔戈罗德和谢夫斯克集合，向领主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报到，参加克里米亚的现役。

舍列梅季耶夫是个经验丰富、办事谨慎的总督。四月里，他把一支十二万人的军队集合起来，跟小俄罗斯的哥萨克会合以后，便慢慢地向第聂伯河下游移动。那边有古代要塞奥恰科夫和土耳其的设防小城基济克尔曼、阿尔斯兰－奥尔杰克和沙赫克尔曼；在第聂伯河出口外的一个岛上，还有一个所谓鹰堡，用铁索把两边河岸连起来，以封锁出海的水路。

莫斯科大军开近这些城市以后，整个夏天一直在向这些城市进攻。钱又少，武器又不多，大炮也很缺乏，有事要跟莫斯科通信，需要的时间也很长。可是，到了八月里，基济克尔曼和另外两个小城终于被攻占下来了。为了庆祝这件大事，在舍列梅季耶夫的营地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每干一次杯，战壕里便发射一次大炮，让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心惊胆战。捷报传到莫斯科，大家松了口气，说："到底见了点颜色了！尽管从克里米亚只夺到了一丁点儿地方，可也已经挣了面子啦！……"

……………………………………………………………………

那年春天，没有公开宣布，有两万精锐部队——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谢苗诺沃团和勒福尔特团，射击军，城市民军和由小官员编成的几个连在莫斯科河的万圣桥边，秘密地登上了驳船、帆船和小船。船队首尾达几俄里长，在音乐声和大炮声中向奥卡河进发，从那里再取道伏尔加河前往察里津。

戈登将军率领一万两千人，穿过草原，向切尔卡斯克移动。

两路军队都在往亚速海边那个土耳其的要塞亚速进发。土耳其人在这里控制了所有跟东方的商运和通往库班、捷尔斯克草原的富饶产粮区的航路。向亚速作声东击西的进攻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决定的，参加的有勒福尔特、戈登、阿尔塔蒙·戈洛温和彼得。为了避免张扬，为了不给土耳其人以太大的荣誉，彼得在军队里用的名义是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炮手……（这样，万一打败，也可以少受一些耻辱。）会议也充分讨论了让谁留在莫斯科秉政。人们惶惶不安。即使在京都附近，匪帮也很猖獗；行旅危险，弄得路上都长满了杂草。那个凶恶的仇人索菲娅还在新圣母修道院，这会儿固然是平静无事，缄默无言……可是她能够安分多久呢？

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毫无疑虑地信托的，这个人赤胆忠心，不会要一点花样，而且也只有他能够使人们畏惧——远征演习和万愚会议中的"公爵国王"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大家便把莫斯科托付给他。为了不让人们暗中讪笑他过去的愚蠢行为，他还被正式敕封为"公爵皇帝"陛下。领主们想起一百年前也有过同样的故事，那时伊凡雷帝到亚历山大皇村去了，事前他把一个半是丑角半是怪物的鞑靼大公西梅翁·别克布拉托维奇留在莫斯科，立为"全俄罗斯皇帝"。他们想起了这个先例，也便无话可说了。至于老百姓呢，不管是"公爵皇帝"，或是什么魔鬼，觉得反正都一样；他们只知道罗莫达诺夫斯基残酷透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物。

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炮手坐的是勒福尔特那艘多桨大帆船，在船队的先头航行。他们一路上历尽了种种艰险。民间商人和御用商人所承造的小船、驳船和浅水河船，漏的漏了，沉的沉了。在浓雾弥漫的春夜，他们在发了大水的浅滩上迷路了。到了下诺夫戈罗德，他们不得不改乘伏尔加河里的平底小船。彼得写信给罗莫达诺夫斯基道：

Mein Herr König① ……为了陛下，我们一定要流尽最后一

① 德语：我王陛下。

滴血，也正是由于这个使命，我们才奉派出来……至于这里的情况，我要奉告的是，您的奴才阿夫托诺姆·米哈伊洛维奇和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两将军，以及全体将士，托天之福，都很康健……明天，我们打算继续航行……其所以耽延，是因为有些船只竟花了三天工夫才开到这里……商人们承造的船只，质量极差，有些连航行都十分勉强……现役兵士，死亡的人数很少……在这关头，我只有靠您的鸿福了……陛下的永久的奴才，Bom Bar Dier① 彼得。

这船队没有停靠，经过了河水拍打着白垩城墙的喀山；经过了岸坡峻峭的辛比尔斯克；经过了围着木栅、筑着土堤以防御游牧民族的小城萨马拉。萨拉托夫后面，长满野草的岸坡隐没在阳光的烟霭中间，蓝幽幽的河水懒洋洋地流着；草原上的热气好像是从火炉里冒出来的一般。

彼得、勒福尔特、阿列克萨什卡，以及为了笑闹和宴饮而带着的"公爵教皇"，整天都在大帆船那高高的船艄上抽烟。他们望着这绵亘几俄里的船队，闪烁着被桨板拨溅起来的水花，倒像从前那种欢乐的作战演习仍然在继续进行似的。亚速是个什么样的要塞？他们该怎么样去把它攻下来？大家都心中无数：到了那里再说吧。"公爵教皇"喝得醉醺醺的，动了感情，便一面用指甲从那红里透青的鼻子上剥着脱落的皮，一面说道：

"我们到底活着看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我教你学算术，好像只是不久以前的事……现在我们要去作战了……唉，你啊，我的好小子啊！……"

勒福尔特赞赏着这条无边无际的大河的壮丽和雄伟。

"法兰西国王或是奥地利皇帝算得了什么？"他说。"唉，你要是有更多的钱就好了，彼得……那就可以从欧洲多雇一些工程师，多请一些军官，多找一些有头脑的人……好一个伟大的国家，好一片寥落而荒凉的土地！……"

---

① 德语，三字连成一个词，意思是：炮手。

船队在察里津停住了。到了这儿，困难就开始了。一共只找到五百匹马。兵士们本来胳膊都已经划疲了，这会儿可又不能不自己拉大炮和辎重大车。面包、黍米和油脂都很缺乏。又累又饥的部队，作了三天的草原行军，开往顿河沿岸的小镇潘申，主要的粮食仓库都集中在那里。有许多人走得精疲力竭，在路上倒下来了。他们满以为在潘申可以休息一下，可是还没赶到，就接到了掌管全军给养的领主吉洪·斯特列什涅夫的一封信：

> 炮手先生！……盗窃资财的承包商给我们带来了极其痛心的不幸。商人沃罗宁、乌沙科夫和戈列津本应供售一万五千桶蜜水，四万五千桶香醋和同量的伏特加，二百条腌鲟鱼和同量的鳊鱼、刺鱼和梭鱼，一万普特火腿，五千普特牛油和兽脂，八百普特食盐……这些承包商已经领得价银三万三千卢布。而这笔款子，一半却给他们侵吞了。食盐竟连一磅也没有。鱼类都已发臭，简直无法入仓……所有的麦子都已发霉。只有燕麦和干草是好的，那是商人伊万·布罗夫金承办的……这种盗窃行为，使你，我们的恩主，感到痛心，也使士兵们陷于困乏……要使您的军事行动不受耽误，现在只有靠天保佑了……

彼得和勒福尔特离开了部队，飞也似的驰到了潘申。这个小小的草原乡村坐落在顿河中央一个岛屿上，四周尽是大车那竖起的辕木，如同一片烧焦的树林。到处躺着大角公牛，三条腿给绊着绳子的马在那儿吃草。可是哪里也看不见一个人影：正是午餐过后，哨兵、卫士和车夫个个都已经睡觉去了。只有骑士的马蹄声，在顿河上空孤寂地回荡着。彼得一声狂喊，有个蓬松的脑袋从篱栅后面大麻里探出来。那个农民一面搔着痒，一面带他们走到一所农舍前面，那个领主就住在这所农舍里头……彼得一推开门，一群群受惊的苍蝇便嗡嗡地乱飞乱舞。斯特列什涅夫睡在两条拼起来的长凳上，用被子蒙着头。彼得把被子揭开，一把揪住这个吓昏了的领主的稀疏的头发，愤怒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他往这个老头儿的脸上啐了一口，把他按倒在地上，用骑兵长靴朝他那软软的腰部踢了一脚……

彼得咻咻地喘着气，往桌子旁边一坐，吩咐把护窗板打开。他的

眼睛突了出来，瘦瘦的、被晒黑的脸皮底下透出来愤怒的斑点。

“报告啊！……站起来！”他朝斯特列什涅夫喝道。“坐下去！你有没有把那些承办商绞死？没有？为什么？”

“陛下……（彼得跺了跺脚）炮手先生……（吉洪·斯特列什涅夫不敢咳一声嗽，也不敢鞠一个躬。）让那些承包商人先把他们该交的东西交出来。从死人那里，我们怎么能要到东西呢？……”

“你说的不对……你这个傻瓜！……为什么伊万·布罗夫金没有盗窃？我的人都没有盗窃，而你们的人个个都盗窃了？……把所有的承包合同，统统交给布罗夫金……把乌沙科夫和沃罗宁戴上镣铐，解到莫斯科交罗莫达诺夫斯基处理……”

“对，gut[①]，”勒福尔特说。

“还有什么没有？船没有准备好吗？”

“炮手先生，船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最后一条刚才也从沃罗涅什开来了。”

“我们到河边去看看……”

斯特列什涅夫就穿着那双室内穿的精制山羊皮靴，衬衫外面也没有束腰带，跟在仿佛踩着高跷一般大踏步走着的皇帝后面，萎靡不振地小跑着。在顿河那平镜似的港湾里，碇泊着一排排数不清的船只：小船，驳船，舷外装着芦苇的、狭溜溜的哥萨克平底船，只有前部装着两排桨、张着笔直的风篷、船艄有舱房、船头很长的大帆船……所有这些船只，都刚从造船厂里开出来。它们在水流中轻轻地摇晃着。有许多已经一半沉下去了。旗帜有气没力地悬垂着。在灼热的太阳下，没有漆过的木头在剥剥拆裂，涂着焦油的船舷在闪闪发光。

勒福尔特跨开一只穿着黄色骑兵长靴的脚，从望远镜里望着这个船队。

“Sehr gut[②] ……船很够了……”

“Gut，”彼得不太连贯地重复了一句。他那双肮脏的手在颤动。跟往常一样，勒福尔特道出了他的心事：

---

① 德语：好。

② 德语：很好。

“战争从这儿开始了。”

“吉洪·尼基季耶维奇，不要生气，”彼得啧了啧正在啜泣的斯特列什涅夫的胡子。“部队必须直接上船。一点也不能耽搁……我们要一举拿下亚速城……”

……………………………………………………………………………

第六天拂晓，在斯特列什涅夫那间弥漫着菸草雾霭的农舍里，他们给“公爵皇帝”写了一封信：

> Mein Herr König……你的父，伟大的主，普列什堡的大主教和全雅乌扎、全库奎区的总主教，最神圣的教皇阿尼基塔，以及你的奴才阿尔塔蒙·米哈伊洛维奇和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两将军连同他们的僚属，身体都很好，今天就要离开潘申……我们正在不断地为战神效劳。我们为恭祝你的健康，用伏特加——更多的是用啤酒干杯……

后面是几乎看不清楚的署名：

> 弗朗奇什卡·勒福尔特……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费特卡·特罗耶库罗夫……彼得鲁什卡·阿列克谢耶夫……阿夫塔莫什卡·戈洛温……瓦列诺伊·马达姆金……

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航程中经过顿河中央一些小岛上的哥萨克小城镇。他们经过戈卢博伊、济莫维伊斯基、齐姆梁斯基、拉兹多雷、玛内奇……在峻峭的右岸，他们望见了切尔卡斯克的斜堤、篱栅和槲木的城垣。他们就在这儿下了锚，待了三天，等候那些落在后面的船只。

船队集结以后，便向亚速进发。夜很暖和，黑漆漆的，有一股雨和青草的气息。蟋蟀嚁嚁地叫着。夜鸟发出怪异的鸣声。在勒福尔特那艘领头的大帆船上，谁也没有睡，既没有人抽烟，也没有人说笑。船桨慢慢地拨着河水。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彼得浑身上下都感到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沿着岸坡，黑暗和模糊的轮廓在很近的地方冉冉移动。他仔细瞅了瞅，听到一阵木叶的飒飒声。在那黑暗中，鞑靼人的弓弦说不定随时都会鸣响起来！他的脚趾蜷拢来了。在遥远的南方，一道暴风

雨的电光在云层中闪了一闪，可是雷声并没有传过来。勒福尔特说：

“到了早晨，我们就可以听到戈登将军的炮声了。”

将近早晨，天空开朗了。哥萨克舵手把帆桨大船航向科伊索加河，其余的船只也跟了上去。顿河已经落在他们的右边。灼热的太阳升起来了，河水仿佛涨高了一些，河岸往后退，黑暗在淹水的草地上空消散了。前面，顿河那条光闪闪的带子又在沙地后面显出来。在那些斜坡上，他们可以看到麻布的营帐、大车、马匹。军旗在飘扬。这就是戈登将军扎下的主要的军营，——离亚速十五俄里的米季舍码头。

彼得亲手发射船头上的大炮，——炮弹像皮球一样打水面上溜过去。整个船队都开着火枪，放着大炮。彼得用脱口而出的低嗓子喊：“划啊，划啊！……”士兵们用力划着，低下了头，桨板都给折弯了。

部队在米季舍码头上了岸。疲乏的兵士在沙地上睡熟了，于是军士们用手杖把他们惊醒。没大一会，白色的营帐都搭起来了，篝火的烟往河面上袅袅地飘去。彼得、勒福尔特和戈洛温带着三个哥萨克骑兵连，向着通往亚速的途中那丛山后面戈登的设防的营地飞驰而去。将军的五颜六色的营帐搭在一个古代的丘冢上，老远就望见了。

路上横着被弓箭射死的牲口和毁坏的大车。一个矮小的、赤膊的鞑靼人，后颈脖上净是血水，躺在那儿，脸埋在苦艾丛里。彼得的坐骑喷着鼻子，退缩了一下。哥萨克们说：

“咱们的辎重大车一离开米季舍，鞑靼人就把箭像云团一样射过来了。这是个最糟糕的地方……瞧，”他们用马鞭指了一指，“在山岗后面移动呢……就是他们……留神，这会儿他们随时都会攀弓发箭的……”

他们向丘冢拍马前进。戈登站在自己的营帐旁边，穿着钢甲，戴着插有羽毛的头盔，拿着望远镜，让一头搁在腰里。他那张蹙皱的脸，既严肃，又傲慢。号角吹响了，大炮放射了。从丘冢上他们可以了如指掌地看到残阳斜照的海湾，亚速城里清真寺细长的高塔和灰

黄色的城墙，俄军逼近时被土耳其人放火烧掉的市郊建筑物的瓦砾，以及要塞前面低矮的山岗旁边那一长列断断续续的战壕线和五角形的碉堡。在那风平浪静的海湾的远处，停着些装有许多大炮的高高的海船，它们的风篷都已经落下了。戈登指着它们说：

"上星期土耳其人打海路从卡法调来了一千五百名帝国的精兵。今天，这些海船又运来了一批军队……昨天我们捉到一个'舌头'，——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胡说，供称他们要塞里有六千士兵，草原上还有鞑靼的骑兵部队。他们什么也不缺——海是他们的……用饿死的办法打不下那座要塞。"

"我们用突击把它攻下来，"勒福尔特把手套一挥，说道。

戈洛温满有把握地附和道：

"我们一声呐喊就可以把它拿下来……没什么了不起……"

彼得悠然神往地望着亚速海的一片苍茫，望着城墙，望着高塔那月牙形塔顶的闪光，望着海船，望着落日的绚烂的残晖。他童年时代所喜爱的图画，仿佛活起来了，那么真实：这片不可思议的国土！

"哦，你看怎么样，彼得·伊万诺维奇？你为什么不做声？我们要不要把亚速打下来？"

"一定要打下来，"戈登答道，严肃地皱起了嘴唇。

从营帐里拿出来一张地图，他们把它摊在一面鼓上。将军们朝它弯下身去。彼得用指甲将那些需要配置军队的地方刻出来：戈登在中央，离要塞大约五百步；勒福尔特在他的左手，戈洛温在他的右手。

"这儿，攻城炮；那儿，臼炮……从这儿，我们开始构筑近敌工事……是不是这样，彼得·伊万诺维奇？"

"我们不妨这样办，为什么不呢？"戈登答道。"不过，这样一来，鞑靼的骑兵就要在我们的后方了。"

"我们一定要消灭它……我们把哥萨克兵调出去对付他们……"

"是的，我们能够消灭它……我说的是，要把军需给养从米季舍码头运上来，这可不太容易。每一个辎重车队得配备一支很大的兵力来护送，——这就困难了……"

"听着，各位将军，我们为什么不用小船运送军需品呢？"

将军们朝地图伛下头去，假发上的鬈毛在晃动。戈登说：

"用小船运送更困难，——顿河是用链子封锁起来的。出口的地方还有两座瞭望台，架着极有威力的大炮……"

"那就非把瞭望台占领下来不可！怎么样，将军先生们？"

"好大的雄心啊——两座瞭望台！"戈洛温笑了，一边眯缝起他那漂亮而又有点儿愚蠢的眼睛，望着西边山岗后面那圆圆的带着雉堞的碉楼的屋顶。戈登想了一想，答道：

"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可以把它们占领下来……"

"哦，那么但愿上帝保佑，彼得·伊万诺维奇。"彼得捧着戈登的腮帮，亲了一亲。"明天我们就开始逼近那座要塞。我们把全部军队开上来，一点也不耽搁。先用炮弹轰他们一两天，随后——一下子攻过去！……"

从土耳其人的船上传来隐隐约约的号角声：他们在吹归营号了。薄暮的阴影覆盖在海湾上。清真寺的高塔顶上闪出了红光，可是一会儿便消逝了。只听到蟋蟀单调的唧唧声。彼得走进营帐，里面一张桌上摆着很丰盛的酒菜，点着两支蜡烛。他们在军鼓上坐下了。一盘羊肉在冒着热气。彼得贪馋地把双手都伸下去。勒福尔特脱掉了铠甲，以便更舒服地快乐一下，又把匈牙利酒斟在锡制的高脚大酒杯里。当戈洛温满脸通红，高呼"向一炮手致敬"的时候，喊声便从营帐一直往下面黑暗里一排疏疏落落的士兵中间传过去："干杯！干杯！……"大炮轰鸣，弄得蜡烛也跳动了。"好极了！"彼得叫道。勒福尔特笑着，把酒杯斟满了：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生活，彼得……"

"你的营地上有没有随军卖酒食的女人，将军先生？"戈洛温问，也把铠甲解开了。勒福尔特和彼得哈哈大笑起来：

"在这方面，瓦列诺伊·马达姆金倒是个能手……"

"派一个使者骑匹马去把瓦列诺伊找来……"

……………………………………………………………………

早晨，给两个射击军团补充以后，戈登便向亚速移动。哥萨克骑兵连的前锋，跑到要塞前面的棕褐色高地上，立刻把牲口勒住了。有几个哥萨克飞驰着回到正在成四列纵队前进的步兵那里，嚷道："鞑

靼人！……小心！把大炮开上来！"鞑靼骑兵在高地左面展开了半圆形的阵势。人数大约有一万。前进的时候，他们速度越来越快，扬起的灰尘越来越浓。乱箭飞过来了。哥萨克骑兵连乱成一团。零星的骑士低低地俯伏在马背上，拨转马头溜跑了。上校们吩咐挥舞军旗，可也一点没有用，——整个哥萨克阵线，连马刀还没拔出鞘，便都驰下了斜坡。可是鞑靼人早已从右面包抄了他们，那些毛毵毵的小马飞也似的散开了，弯弯的军刀在头顶上旋转。他们呐喊着。灰尘扬起来。一部分哥萨克掉过头来厮杀了。双方搅在一起混战着。步兵冲上来，摆开了方阵。射击军用绳索拉来了一门大炮。鞑靼人的半圆形围拢来了。传来杂乱的排炮声。一重重硝烟把高地都给蒙住了。一匹发疯一般的马飞也似的驰过去。一个鞑靼人滚到了地上。一颗炮弹呼的一下掠过去。排炮隆隆地轰响着。人们疯狂地放着枪，吆喝着。军官们冲来冲去。攻城炮的怒吼掩盖了所有其他的声音。谁也说不出到底是哪一边占了上风。接着，发生了一个情况，战斗忽然缓和下来。硝烟消散了，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一个也不见了。只有倒在地上的马在拼命挣扎，许多静止的或是抽搐的人体散乱地躺在棕褐色的大地上。前面土岗上，戈登将军骑着一匹黑马屹立着。他那裹着钢甲的脊背在闪闪发光。望远镜的一头搁在他腰里。他那小小的、头发花白的脑袋，突出在铠甲上面像是一个圆球，——他的头盔已经丢失了。他慢慢地挥了挥宝剑，从土岗上踱下来，迈着常步向亚速城走去。队伍中发出一片喊声：

"前进！前进！勇敢些！……"

戈登的部队对着要塞挖好壕沟掩蔽起来，还安置了鹿砦。土耳其人从城墙上向营地开炮，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当一颗炮弹嗞嗞地响着、滴溜溜地转着落下来的时候，那些上校、军官、侍臣和朝臣都脸朝地仆倒下去，用衣袖遮住脑袋……这些炮弹可不是演习时用的那种装着豆子的瓦罐了；它们爆炸起来发出那么大的响声，搅起那么多的泥土，脸色煞白的士兵只好画着十字，别的办法可一点也没有了……唯有戈登一个人，又严肃又镇静，在营地上踱来踱去，听到那些炮弹的愤怒的嗞嗞声竟连头也没转一下，而且不时向士兵们吆喝，叫大家不要向土耳其人的炮弹低头：

"低头的人要受处罚……怯懦是坏事……schan-de![1] schande! 耻辱!……何况你们是俄罗斯的士兵……"

正如他事先说过的那样,军粮的供应很糟糕,特别是饮用的水。鞑靼人袭击得很凶悍,从米季舍码头赶来的辎重大车统统给打坏了。要战胜鞑靼人的轻骑兵是不可能的,——他们拒绝交锋,却用乱箭射击俄罗斯人,随后一溜烟驰进草原里去。后来,阵地筑成了,人们就钻在很深的壕沟里躲避炮弹。勒福尔特和戈洛温的部队,到第四天才奏着军乐,擂着军鼓,招展着军旗,开到了阵地上。

彼得在炮手连的前头,傲慢地大踏步走着。在这些战士中间,还有缅希科夫、阿廖沙·布罗夫金、沃尔科夫和最近才入伍的一个精明的炮手——荷兰人雅科夫·扬森。彼得前面,有一个熊鼻子、厚嘴唇的魁梧大汉,打着铜铙钹,高视阔步地走着。这是皇上的一个新酒友,外号叫做瓦列诺伊·马达姆金的定音鼓手,天字第一号的流氓和酒鬼。

彼得带着一部分炮手,直接走到戈登的营地上。(左翼的勒福尔特的部队和右翼的戈洛温的部队,正在急急忙忙挖战壕。)用柴束和泥包圈起来的多面堡,向那要塞的石墙移前了五百步左右。从石墙的雉堞中间露出来土耳其射手那桶形的平顶帽和凌厉的眼睛。彼得搭着阿列克萨什卡的肩头,跳到了柴束上。戈登急忙把他抓住了:

"Achtung![2] 留神!"

从雉堞中间露出来的一根长长的火枪筒,喷出一股硝烟,彼得手里的望远镜给打落了。他跳到壕沟里,低低地弯下了身子。大家都朝他围拢去。他龇出牙齿,呆呆地笑了一笑:

"那些魔鬼!那些恶狗!"他费力地说。"把导火索拿给我!……"

炮手们把一门小小的铜臼炮滚上来,炮口向着天空。彼得(向人们扫了一眼)熟练地将火药装进弹药筒,把这颗二十磅的炮弹在手里掂了掂,校正了雷管,装进了臼炮。随后他蹲下去,瞄准着:

---

① 德语:耻辱。

② 德语:留神。

"求天保佑,第一下!……站开!"

臼炮喷出一团烈焰腾腾的烟云。圆圆的炮弹划着一道尖棱棱的弧线,飞出去落在城墙的附近。土耳其人从雉堞中间探出身来,用使人难受的话大叫大嚷。彼得的脸刷地红了。第二门大炮又为他滚过来了……

……………………………………………………………………

在亚速的高高的城墙底下,想起前不久谈过要用突击把它攻下来的豪迈气概,他们觉得很羞惭。围攻部队把炮垒和多面堡建成以后,已经向要塞轰击了两个星期。城里起了火。有一个瞭望台坍塌了(为了庆祝这件大事,在彼得的土窑里还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宴会)。可是二十条帆桨大船又从海里给土耳其人运来了援军。大火已经熄灭了。一到夜里,土耳其的帝国精兵带着弯弯的匕首,像蛇一样爬到俄罗斯人的战壕里,把哨兵刺死了。而城墙却还是屹然未动,叫人绝望地难攻。最糟糕的是军需品的匮乏。在一次会议上,将军们决定征集志愿兵,答应攻下瞭望台便给每人十卢布的犒赏。大约有两百名顿河哥萨克自愿应征了,给调派了一团士兵作为他们的后援。到了夜里,那些哥萨克爬上了左岸的瞭望台,打算把大门炸毁,可是没有成功,便用铁棍把围墙捅开,冲了进去。守在那里的三十个土耳其人,四个给杀死了,其余的都被绑了起来。他们虏获了十五门大炮,掉转炮口去轰击顿河对岸的那座瞭望台,结果土耳其人也从那里退却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战果:顿河得到了自由。营地上举行了感恩祈祷,"公爵教皇"从米季舍赶来参加了庆功宴。

可是,一个意外的大灾难突然发生了。那时节天气燠热。快近晌午,大家都像给熬着煎着似的在摇来晃去,寻找有遮荫的地方。他们不想打仗,也没有一点敌忾的心情。一饭盒一饭盒的白菜汤和鱼干在传递,一杯一杯的伏特加在分发。毛蓬蓬的太阳倾注着难熬的热势,蟋蟀在嘈嘈叫,苍蝇在缠扰,粪便发出恶臭,亚速的城墙和碉楼仿佛给热势熏蒸得直摇晃。按照代代相传的老习惯,营地上的人(整个俄罗斯军队,从将军到炊事兵。)午餐过后个个都已经躺下来休息,而且发出了鼾声。连哨兵也在打盹。

就在这种梦悠悠的时辰里,有一天那个荷兰炮手雅科夫·扬森失

踪了。第一个发觉他不在的是彼得，那时一点钟刚敲过不久，他从土窑里爬出来，打着呵欠，因为光线太亮，还眯缝着眼睛。前一会儿，他们曾经计议，要用三发炮弹把一座清真寺的高塔轰下来。扬森还夸下海口，说他一定能办到……彼得嚷道：

“难道是魔鬼把他抓去了不成！”

全营都搜索了一遍。有个士兵说，他好像看见过一个穿红色长襟衣的人，带着一个袋子和一些零星什物，朝那要塞跑去。彼得一时恼火，打了那士兵一个嘴巴。可是实实在在，扬森的东西已经不在土窑里了。难道他已经投到土耳其人那里去了不成？命令下来，所有的团队必须在晨祷时候宣布将那个该死的荷兰人革出教门。戈登给这一叛变行为弄得大为不安，要求召开会议，而且宣布说戈洛温和勒福尔特的营地上那些防御工事都做得十分草率，简直乱七八糟，营地与营地之间也没有交通壕，万一土耳其人来一次偷袭，结果一定会大倒其霉。

“战争可不是儿戏，将军先生们……我们要对大家的生命负责。可是，这里个个人都好像在玩耍，在胡闹……”

勒福尔特气得嘴唇也发白了。戈洛温十分反感，如同公牛一般瞪着戈登。可是戈登却坚决主张防线必须马上整理就绪：

“作战的时候，首先应当害怕敌人，将军先生们……”

“我们要害怕他们吗？”

“我们要把他们当作苍蝇一样掐死……”

“啊，不，将军先生们，亚速可并不是什么苍蝇……”

将军们开始骂戈登是懦夫，是恶狗。如果彼得不在场，他们准会把他的假发都扯掉呢。就在那一天，正当午餐过后全军睡得挺甜的时刻，土耳其人把城门打开，不声不响地对准两片营地的接壤处那没有完工的战壕猛扑过来了。

半数的射击军在睡梦中被杀死了。其余的人扔下了长柄斧和火枪，往十六门大炮的阵地上跑去，其实那边整理得也是很草率的。他们甚至还来不及开炮，土耳其人已经追上了奔跑的射击军，带着弯弯的匕首爬到了多面堡上，一阵尖叫，低着头冲进了一群挤在一起的炮手中间，戈登的儿子雅科夫上校正在那里用一个炮刷挥舞着……

阵地上一片混乱；枪声打响了。彼得站在土窑顶上，攥紧拳头，激动得哽咽着……吆喝也好，发令也好，全没一点用处。睡眼惺忪的士兵，都像发了疯似的，在乱蹿狂奔。他看见戈登翻过一道营地的土墙，高举着手枪，用老年人的跑步，冲向一座多面堡，去搭救他的儿子。乱七八糟的一大群人，穿着绿的、红的、暗蓝的长襟衣，涌在他后面。勒福尔特营地的土墙上，有人在不顾死活地摇着团旗；从那边也有许多人跑过去抢救。整个战场上都是士兵。那座被占领的多面堡给硝烟裹了起来，——土耳其人正在射击，以掩护他们的退却。他们推着大炮，顺着斜坡跑向要塞。他们从多面堡的土堤上滑下来，一面闪避，一面还击，——红色的宽大灯笼裤扑扑地飘动着。四散在整个战场上的俄罗斯人，这会儿集结成为一条参差错落的阵线，迅速地跟在土耳其人后面向要塞移动。从彼得站着眺望的土窑上看下来，这简直像是一场游戏……我们占了上风了！……土耳其人，跟着是俄罗斯人，滚进要塞的堑壕里去了。

“备马！”彼得嚷道。“冲锋啊！号兵们！”

他跺着脚。可是没有人听着他。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眼睛毫无表情地打他前面飞驰过去。他用宝剑抽着牲口，跳过了那道城壕……“乌——拉！”他张大嘴呼喊了一声……军鼓擂起来了。随后忽然出了一件事。那些土耳其人已经赶到了城边。城门开了。一群土耳其的帝国精兵从里面涌出来，中间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穿着一身红衣服，缠着一块很大的头帕，把举起的双手扬开了……透过炮火，传过来一声可怕的号叫，彼得听着发颤了……俄军被骑马的或是徒步的土耳其人追赶着，早已在往回逃了……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倒下去；彼得抓着太阳穴……他又看见了阿列克萨什卡：他正在朝那个穿红衣服、缠大头帕的人冲过去，接着两个人便厮杀起来……一股股硝烟升起来……炮弹爆炸着……牲口在发疯地狂奔。人们跑过来的时候，身影显得大了些，——脸给恐惧感扭歪了……他们滚过胸墙，落到了战壕里。他们是打败了……打败了……

……………………………………………………………………

这次事件，损折了五百个士兵、一个上校、十个军官和整个炮兵连。有好几天彼得不朝要塞那个方向眺望，土耳其人在那边龇牙咧

嘴地狞笑。阿列克萨什卡在所有的人面前夸说他那柄染了血的宝剑，——阿列克萨什卡可确实是一位英雄……营地上的情绪很低沉……这便是打一会儿盹叫他们花的代价！勒福尔特和戈洛温连露面也不敢了，——如今在他们营地上，只看见大家在用铁锹翻泥土……

彼得被这次失败震惊了。他闷闷不乐、默默无言地走来走去，好像这几天里他长大成人了。他老是转着一个念头：非把亚速攻下来不可！光荣也好，耻辱也好，——哪怕整个俄罗斯不能不弄得民穷财尽，亚速也得攻下来。到了傍晚，他坐在星星底下，土窑旁边，抽着烟，向戈登请教关于战争、关于命运、关于著名将领的事。戈登说：

"幸运的将领是那种打起仗来带着一只满满的饭盒和一柄铁锹的人，是那种既顽强而又谨慎的人……士兵要是信任他的将领，而且吃得又很饱，打起仗来就会很勇敢……"

彼得不再拿炮击要塞来消遣了。他把一天天的时间都打发在构筑攻城坑道的泥土工事上，由于这种工事的向前进展，部队一步步向要塞逼近了。他把长襟衣和假发卸下了，掘着泥土，编着柴束，而且就在那儿跟士兵们一同吃喝。

亚速坐落在河边一个小山坡上。戈登建议，在面对要塞的一个岛上构筑一条配置炮垒的战壕。这项危险的任务，雅科夫·多尔戈鲁基，一个凶狠而执拗的人自愿承担下来了。哪怕丢掉脑袋，他也要争取在战场上立功。夜里，他带领两个团占领了那个岛屿，把壕沟挖好，驻扎了下来。到了早晨，土耳其人知道危险临头，便派出一支强力部队，带着鞑靼骑兵，开始渡过顿河，到了右岸，想把俄罗斯人从岛上赶走。戈登派人去向其他两位将军请求，要他们支援多尔戈鲁基，而他本人，没有等待他们到来，就带着大炮和骑兵出发，进驻岛屿下面的阵地，用鹿砦遮护起来。

土耳其人害怕了，便停止进攻。大家就这么对峙着：戈登在左岸，危急万分的多尔戈鲁基在岛上，惶惑不安的土耳其人在右岸……勒福尔特和戈洛温先是因循延宕，后来索性决定按兵不动了：戈登还梗在他们两个人的喉咙里……"让他一个人去担当吧……"

彼得从多面堡的高顶上注视着军队的行动，他跟所有的人一样，

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不敢插手……随后，鞑靼骑兵忽然都冲到河边，在水里泅起来，土耳其的帝国精兵抓着他们坐骑的尾巴。鞑靼人消失在草原上了，土耳其人退到了要塞里。戈登班师回来，奏着军乐，扬着军旗。不发一枪，这个战役就胜利了。

炮弹从岛上飞向亚速，那要塞看得清楚极了；炮弹轰毁了房屋，引起了大火。也看得见那里的居民逃到城墙下面去躲避。俄军军营里欢欣鼓舞。大家又在谈论突击亚速了。可是戈登又一次制止了他们这种不明智的企图。他建议大家不妨试一下跟敌人谈判，说不定土耳其的要塞司令穆尔塔扎帕夏① 会在优惠的条件下投降。向亚速猛烈地炮轰了一阵，弄得全城都冒着浓烟以后，他们便派去了两个哥萨克，带着给土耳其帕夏的招降书。结果呢：那两个哥萨克走到城墙那儿，挥着帽子和招降书；他们被放进城门去了，可是没大一会，就被粗暴地撵了出来……沙皇的使节！他们带回了那份招降书。那上面给写上了几句拙劣的俄文，是雅科夫·扬森的笔迹。

在戈洛温的营帐里，戈登认定根据军事科学，他们必须先用攻城坑道逼近那边的城墙，冲开一个缺口，才能发动突击，可是白费一番唇舌。他们都不听他的话。将军们坐在那儿喝酒。彼得抱着头，搔着后脑瓜，定睛瞅着蜡烛：他已经听到亚速城墙上那胜利的号角声。戈登用宝剑咚咚地撞了撞：

“卓越的孔德② 元帅一向总是……”

“孔德，孔德！”戈洛温打断了他的话，用鼻音说道，“去你的什么孔德！……因为你，我们只是在坐失时机，玷污了皇上的荣誉。”

勒福尔特当着戈登的面无礼地笑了笑。彼得执拗地坚持马上进攻。于是决定在八月五日发动突击。

……………………………………………………………………

开始招募志愿兵了。规定虏获一门大炮，军官赏二十五卢布，士兵赏十卢布。做祈祷的时候，团队里的神甫说服大家要作自我牺牲。可是士兵部队也好，射击军团也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应征。他们闷

---

① 帕夏是旧土耳其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

② 孔德(1621—1686)，法国著名的统帅。

闷不乐地背过身去："我们不是傻瓜，不会去找这种危险事儿来做……"可是顿河哥萨克却派了几个大尉，到彼得这儿来说，他们有二千五百名哥萨克，如果需要，还可以多些，准备去袭击那座城墙，只要在攻下亚速以后，听任他们抢劫一昼夜。

彼得，接着是那些将军，跟那几个大尉拥抱了一会，答应把要塞交给他们三天。而且还调了五千名射击军和普通兵士去支援他们。在突击的前夜，戈登走到彼得的土窑里，那时彼得正在淌着蜡油的蜡烛旁边，朝一张军用地图伛下身子，抽着烟斗。

"跟士兵们讲过没有？哦，彼得·伊万诺维奇，就这么办啦，求上帝保佑……"

戈登坐下了，把头盔搁在膝盖上。这老头儿疲累得很。他那凹陷的腮帮上长满了花白的短髭。他喘着粗气，露出一口又大又黄的牙齿，前面有两颗已经脱落了。他带着温婉的哀愁，朝这个过于自信的青年瞅着。可是年轻人这样横冲直闯，说不定也是应当的吧？……

"今年冬天，我们要在沃罗涅什建立一支很大的舰队，"彼得说道，扬起了络满血丝的眼睛。"明天，我们一定要把亚速攻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他用烟斗柄指了指顿河河口西边一个小小的海湾)瞧……我们要在这儿兴建第二个小小的要塞。冬天，土耳其人是不会闯进亚速海来的，到了春天，我们就可以带着一支很大的舰队回来了……瞧，刻赤下面的海峡里，我们要兴建一个要塞，这样，整个海洋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再造些大海船，随后到黑海里去。(烟斗在地图上面飞舞着)这儿，我们就有自由发展的余地了。我们要从海道征服克里米亚。克里米亚是我们的。随后是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或是用战争，或是用条约，我们要一直冲进地中海。我们要让丝绸和小麦充斥在市场上……瞧——那边的一些国家：威尼斯，罗马……还有这儿，瞧，这儿是莫斯科，我们要从水路把货物运往察里津。还有这儿，就是我们从连水陆路上开拔到潘申去的地方，我们要开凿一条通顿河的大运河……从莫斯科可以直达罗马了。是不是，呃？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商人啦！……彼得·伊万诺维奇，亚速我们能攻得下来吗？"

戈登考虑了一下，答道：

“我不敢怎么肯定……我已经看见那些士兵了……很多人愚蠢得厉害，他们以为没有云梯也可以爬到城墙上去。很多人我看出他们有点后悔，甚至有些泄气。可是我说：‘既然名为蘑菇，就得让大家采来吃嘛，所有自愿参加的人，统统要去；我要把胆小鬼一律枪毙。’好在样样东西都已经准备了：云梯，柴束，手榴弹。我们要祈求上帝的保佑……”

彼得安静不下来。半夜过后不久，他把缅希科夫叫醒，两个人骑着马飞也似的赶到了哥萨克营里。那儿一点声息也没有。哥萨克们无忧无虑地都在大车上睡熟了。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哥萨克首领，这人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刚毅的脸，一双骨溜溜的眼睛。他请彼得坐在篝火旁边一副马鞍上，自己也按照土耳其人的款式盘膝坐下了。哥萨克兵在他们四周聚拢来。送来了鱼干和伏特加。大家就大胆地、嘲弄地谈开了。那些哥萨克一看就知道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们用胳臂肘推推搡搡，挤到篝火前面，他们那黝黑的胡子和鲁莽的脸给这火光照亮了，冷笑着说：

“哥萨克就是力量，就是人的精华……他们在莫斯科知道我们些什么啊？他们把我们当做强盗……嘿！……他们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总督，结果他倒是个最凶恶的强盗……这样很好，万岁爷，你亲自到我们这儿来了。请你好好地把我们看一看。我们难道真像是恶人吗？哥萨克是些雄鹰呢！啊—啊……你应当爱护我们啊……”

当东方抹上一片青光的时候，轻轻悄悄的发令声在哥萨克营地上传开了。几百名哥萨克开始爬过土堤，朝着面对河流的要塞城墙的方向，像猫一样在黑糊糊的草原上消失了。还有些人登上了平底木船，带着系有钩子的绳索和轻便的云梯。整个营地悄没声儿地走空了。

辽阔的天空中，星星逐渐褪色。辎重大车上，公鸡啼了起来。破晓时候的微风叫人感觉到寒意。北方，一道光芒短促地闪了一下，一门大炮隆隆地轰响了。戈登将军的布特尔斯基团和唐波夫团已经开始进攻了。

……………………………………………………………………………

只有布特尔斯基团和唐波夫团的士兵爬上了城墙。那些跟在后面的射击军，听到疯狂的砍杀声和钢刀的碰撞声，便都丧魂落魄，在烧焦的郊外那些樱桃园里俯伏下去了。哥萨克兵从河边拼命地进攻，可是他们的云梯显得太短，而土耳其人又从城墙上滚下石块，倒下炽烈的焦油。哥萨克兵回到营里，一点收获也没有。突击被打退了。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无数尸体横在要塞附近。土耳其兵把俄罗斯人抓在手里晃几下，从城墙上抛下来，那些尸体便滚进了城堑里。一千五百多人阵亡了。在战壕里，兵士们叹着气：

“昨天，咱们还跟瓦纽什卡开玩笑，——这会儿，鸟儿却在那边啄食他了……”

“咱们干吗要去袭击土耳其人？……这对咱们有什么好处？……”

“咱们要打仗干什么？……咱们人人都可能被杀死……”

“只有将军们能回莫斯科去……”

将军们围着沙皇集合在戈洛温的营帐里。戈登忧思忡忡，闷声不响。勒福尔特厌烦地忍住了呵欠，眼睛乜斜着。戈洛温拉长着脸，不时让脑袋耷拉下来。只有跟皇上一起来的缅希科夫，两手叉腰，还是神气十足，——他头上缠着一块破布，剑上又沾着鲜血：他是爬上城墙去的……死神倒没有抓到他呢，那个小鬼！……

彼得怒气冲冲，挺直身子坐着。将军们还是站在那里。

“嗯？”他问。“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将军先生们？（勒福尔特不露形迹地按了下戈登的臂肘。戈洛温没奈何地摆了摆手。）你们的脸也算是丢尽了。打算怎么样？难道我们就撤除包围吗？”

他们都不吱声。彼得用指甲轻轻敲着，腮帮抽搐起来了。缅希科夫朝着桌子走拢去，眼睛里流露出傲慢的神色……他伸出一只手：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请允许我……按照官职我本来不应当在这里说话……可是我既然亲自爬上过城墙……不错，还用宝剑刺死了一个土耳其阿伽[1]……我要说说他们的习俗……我们的士兵，

[1] 阿伽是土耳其下级和中级军官的军衔。

五个才抵得上一个土耳其士兵。要知道，他们才狂暴得可怕呢……那个土耳其阿伽，我已经用宝剑捅穿了他，可是那该死的家伙还在恶狠狠地像猪一样尖叫，用牙齿咬住钢刀不放。他们的武器也比我们的灵便：那弯弯的匕首如同剃刀一般；你用宝剑或是月牙斧去刺他一下，他早把你的脑袋砍掉三次了……除非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我们是打不过土耳其人的。城墙上非打开一个缺口不可。发给士兵的武器不应是长家伙，而应是手榴弹和哥萨克军刀……”

阿列克萨什卡动了动眉毛，潇洒地退到了阴影里。戈登说：

“这个年轻人给我们作了很好的说明……要在城墙上打开缺口，只有使用地雷，那就是说必须挖坑道……这是一项十分危险、十分费时的工作……”

“照眼下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粮食快要没有了，”戈洛温说，“所有的仓储都快用完了。”

“我们是不是把时间推迟到明年呢？”勒福尔特若有所思地说。

彼得把身子往后一仰，呆滞的双眼瞪着他那些新交的酒友：

“你们这些该死的将军！”他满脸通红，大声吼道。“我亲自来指挥攻城。我亲自来！今夜必须动手挖坑道。必须弄到粮食……渎职的人，我要处以绞刑……明天就开始作战……阿列克萨什卡，把工程师找来。”

两个人走进营帐来了：一个是弗朗茨·蒂默曼，年纪已经很大，皮肤显得松弛了；另一个是外国青年亚当·魏德，瘦骨嶙峋，身量很高，有一张聪慧而坦率的脸。

“两位工程师，”彼得用手掌捋平那张地图，把蜡烛移近一些。“九月里，必须把那座城墙炸掉……看一看，好好考虑一下……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埋雷工作……”

他站起来，凑到蜡烛上点燃烟斗，走出营帐去眺望星星。阿列克萨什卡挨在他的肩膀后面，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话。那些将军仍然站在营帐里，被“炮手”这种从未有过的举动弄得腼腆起来了。

……………………………………………………………………

围攻在继续。受了来袭失败的鼓舞，土耳其人日夜不给围城军以安静；他们破坏工事，冲进战壕。尘烟滚滚，鞑靼骑兵在营地的边

缘驰骤，击毁辎重大车。许多哥萨克在跟他们搏战中阵亡了。俄军正在逐渐消融下去。一会儿是这样东西缺少了，一会儿又是那样东西缺少了。从黑海推上来一片大雷雨的乌云，——这样的大雷雨，莫斯科人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电光像一个个火焰的柱子那样闪烁，大地给响雷震得摇晃起来，接连不断的大雨把战壕和爆破坑道都淹了。大雷雨过后，出人意外地竟来了秋季那种寒冷而阴沉的日子。军队里没有准备寒衣。于是疾病发生了。射击军团开始抱怨……而在那寒冷的海面上，天天都有风帆出现：生力军不断地开来支援土耳其人。

勒福尔特一再试图说服彼得撤去包围。可是彼得的意志却坚决得像顽石一样。他已经变得严酷而暴躁了。他那么消瘦，一件绿色长襟衣挂在他身上，如同挂在一根树干上似的。他不再开玩笑了。"公爵教皇"喝醉了酒在营地上出现，他就用铁锹柄去打他。

………………………………………………………………

谁都认为用彼得所要求的那种紧张去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结果证明那是可能的。九月中旬，工程师亚当·魏德报告，他已经把坑道挖到棱堡底下，在坑道里工作的人可以听到一种响声：会不会是土耳其人在挖反坑道呢？如果是那样，一切就都完蛋了。彼得拿着一段蜡烛头爬进坑道里，他也听到这种响声。于是当下决定，不再拖延，至少得把这个地雷马上炸掉。八十三普特的火药给装进去了。命令下来，要部队做好突击的准备。三响炮声，用来通知工人和士兵。彼得点上了导火线，便奔到营地的尽头，后面跟着阿列克萨什卡和瓦列诺伊·马达姆金。土耳其兵从城墙上冲下来，去保护内部的防御工事。一片不平常的沉寂。只有老鸦在哇哇地叫着，飞过顿河的上空。忽然，要塞墙根边的土地如同瘤疖一样隆了起来，传出一声郁闷的巨响，于是一个火焰、浓烟、泥土、石子和木块的毛蓬蓬的柱子从那绽开的瘤疖里升起来，散开去。没隔一会，它就统统洒落在俄罗斯人的战壕里。卷起一阵灼热的旋风。燃烧着的木块咝咝地飞到了营地的中央。跟彼得隔开三步路，瓦列诺伊·马达姆金被砸破了脑壳，倒下去了。一百五十名普通士兵和射击军，两个上校和一个中校阵亡和受伤。军队都忽然感觉到一种没法形容的恐惧。等尘沙消散以后，他



们看见城墙还是屹然未动，而土耳其人却在疯狂地朝他们哈哈大笑呢。

……………………………………………………………………

大家都不敢走近彼得。他亲自写了一道诏书（字迹歪歪斜斜，字母还有错漏，墨水溅得稀脏），要大家在月底以前，发动水陆两路总攻。剩下两条没有损坏的坑道，要把它们挖掘完成。军队奉命去作忏悔，去领圣餐。人人都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现在，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彼得骑着一匹毛毵毵的小马，巡视营地。青草擦着他细瘦的腿。一顶被雨淋得发黄的三角毡帽直拉在耳朵上。骑着马跟在他后面的总是这两个人：缅希科夫，手枪插在腰带里；阿列克谢·布罗夫金，拿着望远镜和火枪。士兵们都躲在战壕沟里：不但你不能说一句反对的话，而且如果给察觉出一副不愉快的脸色，那三个魔鬼也会把你押起来，叫一个军士来审问。至少抽一顿鞭子。有几个射击军，在自伙儿里头谈到"把人家赶到这个地方，拿俄罗斯人的肉去喂土耳其的乌鸦"，彼得就打了他们几个嘴巴，还吩咐把他们吊在辎重大车翘起来的辕木上。

八月二十四日夜里，彼得渡过河，来到雅科夫·多尔戈鲁基驻扎的岛上，想从这儿观看战斗。所有的营地，战士们都没有睡觉。团里的神甫奉命坐在篝火旁边。到处都可以看见军士们的唇髭在搐动。在严寒的黎明，团队开到战场上去了。传来两下爆炸声。一团惨淡的火焰忽闪一下照亮了清真寺高塔、要塞、丘陵、河流……人们的脸，因为恐惧而瞪大的眼睛……俄军发动进攻了……

布特尔斯基团从城墙的裂口里冲进去，在内部的防栅上厮杀着，手榴弹纷纷往他们身上撒下来。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两个团用小船划过去，架好云梯，往城墙上爬。土耳其人用弓箭射他们，用矛枪刺他们。成百的人从云梯上翻下来。他们发了野性，一个劲儿往上爬，猥亵地咒骂着，气都喘不过来了。他们终于爬到了城墙上。穆尔塔扎帕夏亲自率领那些野兽似的嘶吼着的土耳其帝国精兵冲过来厮杀了……

其余几个团开到城墙旁边，吆喝着，空忙着，可是没有一股决死的狠劲。他们不肯往城墙上爬。射击军也不敢越过土堤前进一步。

于是戈登下令打退兵鼓。布特尔斯基团只有一半人活着从裂口里退回来。游戏兵团已经作战了一个多小时，压迫穆尔塔扎帕夏，冲到了狭窄的街上，从这里烧焦的废墟中飞过来乱箭、炸弹和石块。可是一个援军也没有。彼得在岛上差一点发疯了。他不断地派使者骑着马去叫军队回过头来，再向城墙冲扑。勒福尔特身披金甲，头戴翎盔，拿着一面虏获的土耳其军旗，在一片混乱的团队中驰骤。戈洛温用一支折断了的矛枪左右挥舞，如同瞎子一般往人们身上乱打……戈登独自一个站在土堤上，冒着乱箭和子弹，暗哑地叫喊着……士兵们走到城壕旁边，随后就往回退了。许多人扔掉了火枪或是矛枪，坐在地上，用手捂住脸：就把我们杀死在这儿吧，我们不愿意走，我们也不能走了……于是退兵鼓又打响了。

要塞里和营地上一点声息也没有。鸟儿飞下来停在成堆的尸体上。第三天晌晚，围攻解除了。没有点一盏灯；悄没声儿地，他们把大炮套上牲口，顺着顿河左岸出发了：打头的是辎重大车，接着是残余部队，殿后是戈登的两个团……在那设防的瞭望台上，他们留下了三千名士兵和哥萨克。

早晨，从海上刮来一阵飓风。顿河发黑而且涨水了……他们企图渡过顿河，到克里米亚那边去，不少的大车和人都给淹了。他们继续沿着河岸开拔，完全处在鞑靼人的视野之内。戈登不得不随时打退他们的袭击：把大炮掉过头来，摆开方阵，用排炮将他们打退。尽管这样，斯维尔特的步兵团因为在夜间迷了路，还是在鞑靼人的马刀底下全军覆没了，团长牺牲了，还丢了几面军旗，没有被打死的也都成了俘虏。

过了切尔卡斯克，鞑靼人才落到了后面。这时，他们在荒无人迹的、光秃秃的草原上行军。他们吃着最后一点面包干。既没有东西可以拿来生火，也没有地方可以庇御夜寒。满天都是大片大片的秋云。北风带来了浓霜。大地都冻冰了。雪花飘飞，暴风雪疾卷着。穿着夏衣的赤脚的士兵，在死寂的雪原上磨磨蹭蹭地走着。人一跌倒，从此就不再起来了。每天早晨，许多人就那么被抛下来，躺在野营地上。狼群跟在军队后面，在暴风雪中嗥叫。

三星期以后，他们到达瓦卢耶基，全军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员

了。从这儿,彼得带着他的亲信,骑着马向图拉的列夫·基里洛维奇的兵工厂前进。跟在皇上后面,还有两名土耳其俘虏和一面虏获的军旗。

路上,彼得给"公爵皇帝"写了一封信:

> Mein Herr König……从没有攻克的亚速回来,将军会议向我指出,要为将来的战争建造海船、兵船、帆船和其他各种船舰。今后我们要不断地专心从事这些工作。至于这里的情况,我要报告的是陛下的父亲,普列什堡的大主教,全雅乌扎和全库奎的总主教,最神圣的阿尼基塔,以及他的奴才们,托天保佑,身体都很好。彼得。

亚速的第一次远征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

第七章

一

两年过去了。本来嚷嚷的人现在不说话了；本来爱笑的人现在沉默下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可怕的事情。西方的传染病已经无法遏止地钻进了俄罗斯人的昏昏沉沉的生活。两种不可调和的势力分离得越远，生活中的裂缝也就显示得越深。

领主和拥有土地的贵族，僧侣和射击军都害怕变革（新事和新人），仇恨一切新设施的急速和粗暴……“这不再是一个文雅的世界，简直成了个小酒店；他们把样样东西都粉碎，把个个人都弄得惶惶不安……出身微贱的小商人抓到了大权……他们不是在生活——他们只是在急赶。皇上把国家交给那些对上帝已经没有畏惧心的、贪赃枉法的色鬼去治理……我们正在往深渊里翻滚呢……”

可是另外也有一些出身微贱、机灵麻利的人，他们希望变革，他们着迷地向欧洲伸出手去，想从包围着西方国家的金黄色的灰尘里，哪怕只理解一颗微粒也好，——这些人却说对这位年轻的沙皇他们并没有看错：他已经证明恰恰就是他们所指望的人。亚速的灾难与屈辱，一下子使这个库奎区的浪子长大成人了；失败给他戴上了一副狂暴的马勒。连他的近亲也认他不出来——他已经变了一个人：凶悍，顽强，讲求实际。

进军亚速失败以后，他只在莫斯科露了一下脸，那儿个个人都嗤笑着说：“这跟你在科茹霍夫的作战游戏到底有点儿不一样呢，”他便马上动身到沃罗涅什去了。工匠和手艺人开始从全国各地被赶到了那儿。大车的队伍绵亘在秋天的道路上。在沃罗涅什河和顿河沿岸的森林里，年代久远的老橡树在斧子的砍伐下动摇了。造船厂、仓库和营棚修建起来了。两艘海船、二十三只帆桨大船和四条放火船都

搁在船架上了。那年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样样东西都缺少。人成百成百地死去。这样的奴役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逃跑的人给抓住了，戴上镣铐被押回来。雪风吹动着吊在绞刑架上冻着冰的尸体。亡命之徒把沃罗涅什周围的森林放上一把火。赶辎重大车的农民，杀死押运的兵士，抢走能够抢到的东西，便往碰巧摸到的地方逃去了……村子里，人们把自己弄成残废，砍掉手指，免得被送到沃罗涅什去。整个俄罗斯都在反抗，——反基督的时代确实已经来到了：从前那种征敛、奴役和徭役，比起现在这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新的莫名其妙的劳役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地主们缴纳造船费的时候，破口大骂；看到荒芜的田地和空荡荡的谷仓，唉声叹气。僧侣们（神甫也好，修士也好）都极不以为然地嘀咕着：非常明显，权力已经从他们手里转移到了外国人和本国那些暴发的、出身微贱的浑蛋们的手里……

新的世纪艰难地开始了。到了春天，舰队毕竟建成了。从荷兰招来了一批工程师和团队指挥官。在潘申和切尔卡斯克，积储了大量的给养。兵员的缺额也都补充了。于是在五月里，彼得乘着新造的帆桨大船“普林基皮乌姆号”，领着舰队，出现在亚速城下。土耳其人受到海陆两路的围攻，拼死抵抗，打退每一次的冲锋。可是当所有的粮食和弹药统统用完以后，他们便无条件地投降了。三千名土耳其帝国精兵连同哈桑·阿拉斯拉诺夫总督离开了那遭到破坏的亚速城。

首先，这是彼得对他自己人民的胜利：库奎区对莫斯科的胜利。词藻华丽的国书马上向利奥波德皇帝、威尼斯元首和普鲁士国王分送出去了。由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尼乌斯的努力，在莫斯科河的石桥一头造了一座凯旋门。门上立着一只双头鹰，四周围着旗帜和武器，下面题着：

上帝与我们同在，谁也反对不了我们。史无前例的胜利。

赫拉克勒斯[1] 和玛尔斯[2] 的金黄色雕像——各高三俄丈——

① 罗马神话中一个力气非凡的英雄。

② 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托住了凯旋门的拱顶。雕像下面是戴着枷锁的亚速帕夏和鞑靼小王公的彩色木刻像，下面题着：

> 从前我们在草原上作战，现在我们好容易从莫斯科人的手底下逃生。

凯旋门的两边绘着两幅很大的油画：一幅是海神尼普顿，上面题着："我也为你们攻占亚速而祝贺，并向你们表示降服……"；另一幅是俄罗斯人打败鞑靼人，上面题着："唉，亚速从我们手里失掉了，这是一场灾难……"

九月底，河岸和屋顶上人山人海：亚速远征军从莫斯科河南岸市区开过石桥，穿过凯旋门。打头的是"公爵教皇"，执着宝剑，拿着盾牌，乘着一辆套着六匹马的轿车。跟着是歌手、笛师、侏儒、书记官、领主和部队。后面是勒福尔特的十四匹装扮得非常富丽的马。他自己浑身甲胄，手里托着一幅亚速地图，站在一辆御用的镀金雪橇里，在薄冰地上赶着。再后面又是领主、书记官、兵士、水手以及两位新任命的海军中将利马和德·洛齐耶尔。气派十分豪华，在喧嚣的定音鼓手们的簇拥下，乘坐一辆希腊战车的是领主沙因大元帅，这人身材矮壮，脸盘又胖又宽，态度傲慢；大元帅这个荣誉是在第二次远征亚速以前，为了堵住领主们的嘴而赐给他的。战车后面，有十六面土耳其旗幡在地上拖着。还有一个俘虏，鞑靼勇士阿拉特克，——他朝人群眯缝着歪斜的眼睛，狂暴地龇出了牙齿。人们也起着哄嘲弄他。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后面，四匹马拉着一辆大车，车上有一座绞架，绞架底下站着那个叛徒雅科夫·扬森，脖子上套着绞索，每边各有两名刽子手，嚓嚓地弄响着拷问用的虎钳，呼呼地挥舞着鞭子。随后是工程师、造船技工、木匠、铁匠。射击军后面是骑在马上的戈登将军，再后面是穿着白布尸衣的土耳其俘虏。八匹灰色马拉着一辆金黄色的船形战车。彼得在战车前面走着，穿着一身海军长襟衣，戴着一顶插有鸵鸟毛的三角毡帽。人们都很惊讶，看到他那圆圆的脸蛋和高高的身量——有点超乎常人的样子；很多人在画十字的时候，想起了关于这位沙皇的可怕而神秘的谣言。

部队穿过莫斯科，开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没隔多久，领主

们奉召到那边去举行杜马会议。那个大会，打破了一切惯例，竟连外国人、将军、海军上将和工程师们都参加了。彼得用刚毅的嗓音向领主们说：

"幸运女神从来没有跟南方这样接近过，现在她却正在从我们这里跑过去了。谁要是抓住她的头发，谁就是幸福的。因此，列位公卿，请你们作出决定：把那受到破坏的、被烧毁的亚速复兴起来，驻扎相当的军队；把我创建的、离亚速不太远的塔甘罗格要塞修建完成，也用军队去屯守……而且还需要建立一支四十艘或者更多一些船只的舰队，因为我们在海上作战比在陆上作战要方便得多……这些海船必须拥有一切的设备，有大炮，也有小型的武器，做好随时作战的准备。修建这些船舰的办法是这样：总主教以及凡拥有农民八千户的修道院出船一艘。领主以及一切臣仆，凡拥有农民一万户者出船一艘。各级各类、各行各业的商人出大船十二艘。为此，领主、教会人士、公职人员和商人不妨组织公司，也就是成立联合机构，这种公司总计将达三十五个……"

领主们就这样通过了这个决议，虽然很多人眼睛都突了出来，皮大衣都给汗水泡湿了。所有的公司奉旨在十二月里必须组织好，要不就得没收他们的领地和庄宅，不管是世袭的或是分封的。每个公司除了俄罗斯木匠和锯匠以外，规定必须配备外国工匠、翻译、手艺高强的铁匠，以及一个雕刻匠、一个精明的细木匠、一个画师、一个医师连同一间药房，费用由各公司自己负担。

此外，彼得又创议为开凿一条沟通伏尔加河与顿河的运河，征收一项特别的捐税，而且这项工程打算立即开始。虽然大家都弄得目瞪口呆，领主们却还是毫无争论地把这个创议通过了。这样仓促地作出决定，对他们来说本来是一件难事，可是他们看到争论也没有用，样样事情反正彼得都已经预先决定好了。彼得并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宝座上厉声咆哮，那些脸刮得光光的将军只是颠动着他们假发上的鬈毛……唉，事情来得多么突兀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周围已经变成一个军营——军号，军鼓，军歌。原来是，领主杜马在这儿闷得冒汗，仅仅为了维护那世代相传的惯例，——而他皇上却随时随刻都会觉得不要它也行。

事实上，没隔多久就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没有经过领主们商议就决定下来了：皇上内侍厅秘书官兼“公爵教皇”写了一道圣旨，派士兵送给莫斯科五十个优秀的贵族子弟，着令他们准备出国学习数学、筑城学、造船学和其他科学（没有这些学问，谢天谢地，他们已经从圣弗拉基米尔时代活到现在了。）。莫斯科许多人家都惊惶失措，可是他们却不敢请求收回成命或是假托生病。年轻人集合起来了，他们的父母为他们祝福，跟他们诀别，好像他们是去送死似的。为了侍候他们和给他们送信，还为每个人指派了一名勤务兵。到了春天，他们就走上泥泞的道路，向那些遥远的、迷人的国土出发了。

在这些侍臣中间，有一个是特罗耶库罗夫的女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只要能擦去他参加射击军叛乱的污点，要他花任何代价他都乐意。

二

占领亚速是一件极端轻率和危险的事，它惹出了俄罗斯跟整个土耳其帝国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俄罗斯仅有的一点力量，却只够对付一个小小的要塞，这在亚速战役中彼得和他的将军们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从前在科茹霍夫所表现的那种豪迈气概，如今连个影踪儿也没有了。现在他们不想征服别人，只求在土耳其万一从海陆两路进攻俄罗斯的时候得以保全下来。

必须找寻盟国，用最快的速度来改善和装备陆军与舰队，按照新的、欧洲的形式来改组那完全生锈了的国家机器，以及弄到钱，钱，钱……

这一切只有欧洲能够提供。需要派人到那边去，而且必须使他们肯给。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也是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彼得（还有他的那些亲信）用亚洲人的狡猾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决定派去一个气派堂皇、人数众多的大使团，彼得本人也参加在里面，装成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这等于是说：“你们把我们当做愚昧无知的野蛮人，可是我们虽然是沙皇和随行人员，虽然是亚速的土耳其人的征服者，我们却并不骄傲，而是简单淳朴，平

易近人，至于因循守旧，我们说不定还比你们好些，——我们能够睡地板，跟农民在一个碗里吃饭，我们只有一件心事，那就是要消除我们的蒙昧和愚蠢，向你们学习，大人先生们！……”

这种估计自然一点没有错：即使有一条人鱼给带到欧洲，也不会引起那边更大的惊奇……大家记得，直到最近，彼得的哥哥还像神明一样受人尊敬……而现在，这个堂堂七尺之躯，这个脸蛋给痉挛扭歪了的漂亮男子，却为了对贸易和科学发生兴趣，竟毫不介意于皇上的威严……这就使人难以置信和感到惊诧了。

这些全权大使是：勒福尔特，西伯利亚总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一个头脑敏锐、通晓外语的人和杜马秘书官普罗科菲·沃兹尼岑。随行的是二十个莫斯科贵族和三十五个志愿人员，其中就有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和彼得。

一件不愉快的意外事故耽误了他们的行期：顿河哥萨克中间揭发出一项阴谋，为首的是齐克列尔上校，当年彼得在圣三一修道院的时候第一个率领射击军团去投奔的就是他。彼得怎么也忘不了此人是索菲娅最宠幸的亲信之一，因此坚决不相信他的谄媚奉承。攻下了亚速以后，他派这个齐克列尔去修筑塔甘罗格要塞，——对一个虚荣心重的人来说，这就等于流放充军。到了塔甘罗格，他发觉哥萨克人对强制劳动非常激愤，——他们那种草原上的自由在沙皇的残酷的手下给破坏了。齐克列尔马上倒向他们，跟哥萨克人说道：

“现在国内混乱不堪，因为皇上就要到海外去，而且派我们的敌人，那个该死的外国人勒福尔特当他的大使，还为这次出使带去了很大一笔公款……皇上十分刚愎，什么人的话他都不听，一心贪图淫乱的娱乐，净做些叫人悲痛和伤心的事情，把国库里的钱白白地花掉……夜里，他常一个人到那德国女人家里去；暗中窥伺他、用刀子干掉他是很容易的。干掉了他，那就不会有人来妨碍你们，你们可以干斯坚卡·拉辛曾经干过的事了……那样一来，你们还可以选一个沙皇，如果乐意，你们选我也不妨，我拥护旧教，而且喜爱淳朴的、出身寒微的人。”

那些哥萨克便嚷嚷着道：“给咱们时间，等皇上到了外国去，咱们就干斯坚卡·拉辛干过的事……”射击军五十人长叶利扎里耶夫毫不

吝惜牲口,急忙赶到莫斯科,把这个阴谋检举了。经过审讯,发现齐克列尔跟莫斯科贵族索科夫宁和普什金有着联系,而这些贵族又跟新圣母修道院通着声气。彼得亲自拷问齐克列尔,在绝望的痛苦和死亡的阴影里,这个齐克列尔供出了许多有关索菲娅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他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从前那种恶毒阴谋的新材料。童年时代所害怕的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幽灵又升将起来,不可磨灭的、有着深仇宿恨的老头儿又活过来了……

东斯科伊修道院[1] 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祖坟被发掘了,盛着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遗骸的灵柩给起出来放在一辆简陋的雪橇上;十二只驼背拱嘴的猪,被鞭子抽得吱吱直叫,把那口棺材顺着粪堆,穿过莫斯科街道,拉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后面跟着的人群,不知道该笑呢还是该恐惧地尖叫。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兵营的广场上,士兵们排成一个方阵站在那儿,瞄准了火枪。军鼓在擂着。中央搭起一座平台,上面放着一副绞架,旁边站着那些将军,彼得骑在马上,他戴着风帽,披着黑斗篷。他的手抓着马嚼子,那匹骑惯了的马驯顺地站着,他的脚从马镫里挪出来,在踢呀踢的,他那苍白的脸歪在一边,向后仰着,仿佛在发笑似的。其实他并没有笑。棺材打开了。里面,那尸体裹着的锦衾一半已经烂掉,脑壳已经发青,手关节已经脱落了。彼得驰马过去,对着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遗骸啐了一口唾沫。棺材给拉到木板平台底下。三个射击军下士将那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的齐克列尔、索科夫宁和普什金押解上来。烂醉如泥的"公爵教皇"宣读了判词……

齐克列尔第一个给揪着头发,顺着平台陡直的梯级拖上去。他被剥光了衣服,精赤条条地弄倒在绞架上。一个刽子手用尖利的斧子砍掉了他的右胳膊和左胳膊,——可以听到那两条胳膊落在木板上的响声。齐克列尔蹬着双脚,——刽子手们便又扑过去,把他的腿拉直,齐腿弯一起给砍掉了。刽子手们将他那段带着散乱胡须的躯体举起在平台上面,往绞架上一抛,斩下了他的首级。鲜血透过平台的隙缝,滴进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棺材里……

---

① 在莫斯科西南城。

三

国家交给以列夫·基里洛维奇、斯特列什涅夫、阿普拉克辛、特罗耶库罗夫、鲍里斯·戈利岑和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为首的领主们治理。莫斯科(包括一切刑事案件)交给罗莫达诺夫斯基照管。三月中旬,彼得·米哈伊洛夫也在内的大使团向库尔兰[①] 出发了。

四月一日,彼得用隐显墨水写了一封信:

> Mein Herr[②] 维尼乌斯……我们昨天到达里加,感谢上帝,大家都很康健,大使们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他们走进城堡和离开城堡的时候,二十四门礼炮一齐响起来了。我们发现德维纳河还冻着冰,因而不能不在这里逗留一些时日……请向我所有的友好们致候……以后我将继续用密写墨水写信,——把它放在火上一烘,你就可以读出来了……为了外表上好看,在合适的地方我将用黑墨水写上这样的话:"请向我的将军主人问候,恳求他赐予照顾我家里的人。"……其余的话全用密写墨水书写,因为这里的人都十分喜欢追根究底……

维尼乌斯给这封信回复道:

> ……大使和他的同僚们的第一封来信已经收到了,为此我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而且为大使们以及勇敢的骑士们的健康,我们又喝了很多的酒,把巴克科斯和他的孙儿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的肚子都笑破了。阁下的将军们、上校们、全体指挥官们、下士们以及所有的士兵也向您致敬。第一连的鼓手卢卡已经死了。黑人汉尼拔,谢天谢地,现在总算驯顺了,镣铐已经撤去,他正在学习俄文……您阖府都很安好。

一星期以后,第二封信又寄到了莫斯科:

---

① 在拉脱维亚境内。

② 德语:我的先生。

Herr 维尼乌斯……我今天从这儿动身上米塔乌[①] 去……我们在河上过日子，复活节那天这条河已经开冻了……我们生活在奴隶似的情况下，只能用眼睛看看来充饥。这里的商人，出门都穿长袍，看样子十分老实，可是当我们的车夫开始出售雪橇的时候，他们却为一个戈比竟会猥亵地咒诅和谩骂……一匹马连同一辆雪橇，他们只给十戈比。而你要向他们购买任何东西，他们却需索比平常高两倍的价钱……

请向我的将军主人问候，恳求他赐予照顾我家里的人……(以下都是用隐显墨水写的)我们穿过城市和城堡，离开里加的时候，至少有两千士兵站在城墙上……全城修筑了很坚固的防御工事，只是还没有完成……这里的人十分恐慌，不让任何人带了卫士走进城里或是走到任何别的地方，他们给人的感觉是不太愉快的……因为歉收，国内发生严重的饥馑。

过了三星期，又发出一封信：

今天我们打海道前往哥尼斯堡[②] ……在这儿，在利巴瓦，我看见一件怪事，这在我们那里准以为是假的……在一个药剂师家里，有一条火蛇浸在酒精瓶子里。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手上。那的确像他们所说的：火蛇是一种生活在火里的动物……我们在这儿把所有的车夫都遣散了。至于那些开小差的车夫，得把他们找回来，狠狠地抽一顿鞭子，带他们在市场上巡游一次，要他们把钱交出来，使得别人以后不敢再欺诈。

四

一阵给人以快感的微风，把主桅和前桅上那四张很大的方篷以及长长的牙樯尽头那两片三角帆吹得都鼓起来了……微微地侧向左

---

① 今叶尔加瓦城。

② 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

舷，"圣格奥尔吉号"在春天那照耀着阳光的、灰茫茫的海面上滑行着。这儿那儿浮动着给泡沫围起来的、脆薄的浮冰。在尖塔般笨重地高矗着的船艄上，飘扬着勃兰登堡的旗帜。甲板很干净，冲洗得很到家，擦亮的铜闪闪发光。欢跃的浪潮拍打着榭木的尼普顿海神雕像，在牙樯底下飞溅出虹彩的水花。

彼得、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阿廖沙·布罗夫金、沃尔科夫和短胡子、大脑瓜、身体瘦弱的神甫比特卡，——这些人都穿着灰色呢子的德国衣服、线袜和带着铁扣子的黑色软皮鞋，蹲在一卷卷涂过焦油的缆索上，吸着挺好的板烟。

彼得将胳臂肘搁在高高地耸起的膝盖上，又高兴又和气，说道：

"我们到了哥尼斯堡就要去拜访的那个勃兰登堡选帝侯[①] 腓特烈三世，跟我们是自己人；你们看他怎么样欢迎我们……他很需要我们呢……他在恐惧中讨生活：一方面害怕瑞典人，另一方面又害怕波兰人……这一点我们早已察觉到了。他会要求我们订立一个军事同盟，你们等着瞧吧，我的小伙子们。"

"这个我们倒要考虑考虑，"阿列克萨什卡说。

彼得往海里吐了一口唾沫，把板烟斗的一头在衣袖上抹了一下：

"对啦，这样的同盟对我们没有好处。普鲁士不会跟土耳其人打仗。可是，小伙子们，在哥尼斯堡大家可不能胡闹；要是胡闹，我会把你们的脑袋都砸掉……不要让我们有一点坏名声传开去。"

比特卡神甫用喝酒喝沙了的嗓子说道：

"我们的行为一向很规矩，用不着吓唬……不过像选帝侯这样的官衔，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阿列克萨什卡答道：

"比国王低些，比公爵高些，这就是选帝侯。可是，当然啰，这个人的国家已经破产了，他日子过得很苦很苦。"

阿廖沙·布罗夫金张大着明亮的眼睛和没有髭须的嘴，听着……彼得把烟吹在他嘴里。阿廖沙咳嗽起来了。别人都笑着，搡搡他的肋骨……阿谬沙说：

---

① 选帝侯是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

"哎呀,哎呀!……说到归齐,这到底很可怕,——我们忽然来到这儿访问他的国家了。"

年老的船长,一个芬兰人,吃惊地望着他们在一卷卷的缆索中间笑闹。很难相信在这些欢乐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莫斯科的沙皇……不过,天下的奇事也还多着呢……

船的左舷,一带沙土的岸坡远远地掠过去了。他们偶尔看到一片风篷。一艘满风鼓帆的大船消失在西方的天边。这本来是北欧海盗们的海洋,后来又成为汉萨同盟① 的商人们的海洋,而现在却给瑞典人控制起来了。太阳正在沉下去。"圣格奥尔吉号"乘着顺风,松开帆索,拨着波浪,发出轻微的汩汩声,向着那使封锁了的弗里什加夫湾与海洋隔开的长长的沙洲前进。他们看见一座灯塔和守卫着港湾入口的皮拉乌要塞的低矮的堡垒。他们驶拢去,放了一响礼炮,把锚抛下了。船长请这些莫斯科人进了一顿晚餐。

五

早晨,他们上了岸。这儿一点也没什么特殊的东西:黄沙,松树。十二艘渔船,晾在木橛上的渔网。低矮的、被风雨侵蚀的、寒伧的农舍,可是玻璃窗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帘……(彼得一往情深地想起了安欣)在打扫得很干净的门口,女人们戴着亚麻布帽子,正在忙着料理家务。男人们戴着皮制的雨帽,嘴唇上刮得光溜溜的,只有下巴底下蓄着一绺胡子。他们的行动也许比俄罗斯人更不灵活,可是一看就知道个个人都在干着正经事儿,他们全很亲切,一点也没有畏怯的样子。

彼得打听到了一家小酒店。他们就在一张很干净的槲木桌子旁边坐下了,对这种整洁和好闻的香味觉得很惊奇,于是大家开始喝啤酒。在这儿,彼得用俄文给选帝侯腓特烈写了一封要求会见的信。

① 这是十四至十七世纪北日耳曼各城市的商业和政治联盟,其主要目的是垄断北欧商业。加入这个同盟的各城市政权都由大商人掌握,残酷地镇压手工业者和贫民起义。

由一个从要塞来的兵士陪着，沃尔科夫带着这封信动身往哥尼斯堡去了。

渔夫和渔妇们站在门口，往窗子里张望。彼得朝这些善良的人挤挤眼，问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打了很多的鱼，后来还邀他们所有的人一起坐到桌子边来，请他们喝啤酒。

中午，一辆顶上插着鸵鸟毛的镀金马车赶到小酒店门前来了，敷着粉、穿着蓝绸衣服的宫中低级侍从冯·普林茨伶俐地跳下车，把渔民们推开，露出一副惶恐的神色，挤向那些碰响着锡酒杯的莫斯科人。在离开桌子三步路的地方，他摘下了宽边帽子，让帽子上的羽毛拂着地板，退后一步，把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出来，一个膝头微微地屈了一屈。

"我的主人、勃兰登堡的伟大的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殿下感到非常荣幸，谨请您……(他迟疑了一下。彼得向他做了个吓唬的手势。)他谨请崇高的、渴望已久的贵宾离开这个破烂的茅舍，屈驾那已经准备好的、适合他身份的宾馆……"

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定睛瞅着这个蓝衣骑士，在桌子底下踢了踢阿廖什卡：

"瞧，这才叫做真正的 politesse①！……他这种踮起脚站立的姿势，着实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你看，他的假发很短，而我们的却一直拖到肚脐那儿……嘿，狗崽子！……"

彼得跟那个冯·普林茨坐上了马车。大伙儿搭乘一辆简陋的大车跟在后面。在哥尼斯堡最好的住宅区克涅伊普戈弗，一座商人的住宅已经准备好让客人们歇宿。他们赶进城里，天色已是黄昏；车轮在那干净的石子路上隆隆作响。没有篱栅，没有围栏，——才奇怪呢！房子都对直面向街道，嵌着小块玻璃的长窗跟地面离得很近。到处亮着亲切的灯光。门都敞开着。人们走来走去，一点也不提心吊胆……他们真想问一问："你们怎么会不怕抢劫的？难道你们这里没有强盗吗？"

在他们住下的那座商人住宅里，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藏起来，漂

① 法语：礼貌。

亮的东西统统陈列在外面。只有傻瓜才不会把它们偷走呢。往那间黝沉沉的槲木餐室里打量一下，里面陈设得富丽极了，有图画，有碗碟，有野牛的叉角，彼得轻轻地跟阿列克萨什卡说：

“严厉地关照大家，谁要是眼馋哪怕一丁点儿东西，我也要把他吊死在大门上……”

“对，明－赫尔茨，我倒有点害怕起来了……在他们还没习惯以前，我想吩咐大家把口袋都缝起来……要是他们喝醉了酒，唉，那真是不得了呢……”

冯·普林茨又乘着那辆马车回来了。彼得跟他一块儿上宫里去……

他们打一扇隐蔽的篱栅门走进宫中的花园，那儿有座喷泉喷着水，修剪成球形、公鸡形或是金字塔形的灌木，经草地一映衬，显得黑黝黝的。腓特烈三世在开向花园的玻璃门口迎接贵宾，把那给花边袖口遮着的手指尖向客人伸出去。他那绺丝一样的假发，把一张尖鼻子、高额头的非常机敏的脸围了起来。钻石的星星在斜系于胸前的蓝色绶带上闪烁。

“啊，老弟，我的年轻的兄弟，”他用法国话说道，随后又用德国话重说了一遍。彼得像一只鹤似的俯视着他，却不知道该怎么样称呼他才好——老兄吗？与身份不相称……叔叔吗？可有点别扭。称阁下之类呢？称呼不得体，他会见怪的……

选帝侯没有松开客人的双手，往后退着，带他走进一间铺着地毯的小小的屋子。彼得的头在发晕，好像他童年时代所喜爱的、挂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的一幅图画活起来了。壁炉融融地燃烧着，它那大理石的台架上，有座缀饰着天球——星星和月亮的、极其精巧的时钟正在晃动着钟摆。壁上那些装着反光镜的三枝烛台发出来柔和的光芒，照亮了墙上的平花挂毯、细巧的椅子和凳子，以及许许多多很难想象有什么用处的、漂亮而有趣的东西。跟肥皂泡一样脆薄的、细长的高脚玻璃杯里，插着一枝枝苹果花和樱桃花。

选帝侯一直在手里转动着一个鼻烟壶，他那锐利的眼睛慈祥地半闭着。他请客人坐在壁炉旁边一张镀金椅子上，椅子那么轻巧，彼得只好用腿支住重量，生怕压坏那件小巧的东西……选帝侯说的是

德国话,却把法语掺杂在里面。最后他提到了军事同盟的事。彼得这才开始领悟。他的畏怯也便消失了几分。他用水手们惯常说的那种荷兰话夹德国话解释着,他在这儿是微服出行,不便商谈大事,可是过一星期大使们就会到来,应当跟他们举行谈判。

选帝侯拍了拍手。一扇装着镜子的门(彼得当它是一个窗子)悄没声儿地开了,几个穿深红色制服的仆役推进来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吃喝的东西。

彼得本来已经饿得发慌,这一下便马上变得格外高兴。不料那吃的东西竟少得十分可怜,几片香肠,一只烤鸽,一个什锦小馅饼,一点儿生菜……选帝侯用一种优雅的手势请客人就坐,摊开一方浆硬的食巾,把它往坎肩上一拴,含蓄地笑了一笑,说道:

"全欧洲怀着钦佩的心情,正在注视您陛下对基督教的敌人所取得的辉煌的军事胜利。啊,我只有向您鼓掌,像一个罗马人在圆形剧场里那样。我这不幸的国家受到了敌人——波兰人和瑞典人的包围。只要那些瑞典强盗还主宰着萨克森、波兰、波罗的海和利伏尼亚,各个民族的繁荣是不可能的……我的年轻的朋友,您不久就会明白,因为我们造了孽上帝才给我们派来的共同的敌人,不是土耳其人,而是瑞典人……他们向航行波罗的海的每一条船征收捐税。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他们却像黄蜂一样只靠打劫过日子。不仅是我们在受苦,还有荷兰人和英国人……至于土耳其人!那些土耳其人!他们之所以有力量,只是由于法兰西的支持,——那个贪得无厌的暴君,他正在伸出篡位者的手去,抓取哈布斯堡的西班牙皇冠……亲爱的朋友,您不久就会亲眼看到一个反对法兰西的伟大的联盟。路易十四已经老了,他那些有名的元帅都已经睡在坟墓里头,法兰西给没法忍受的苛捐杂税弄得破产了……它不会再有力量支援土耳其苏丹……在国际的赌局里,土耳其的牌就会输掉了……可是瑞典,嘿,它倒是莫斯科背后一个最危险的敌人。"

选帝侯把胳臂肘轻轻地搁在桌子上,摘下了一朵苹果花。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在闪闪发光。他那张刮得光光的脸,给烛光一照,聪明得犹如魔鬼。

彼得觉得这个德国人会诱骗他。

他喝了一大杯酒，说道：

“我倒很想向您的工程师们学习大炮射击……”

“整个停炮场都可以为陛下效劳……”

“Danke[①] ……”

“请尝尝这种摩泽尔酒[②] 吧……”

“Danke。要我们搅进欧洲的纠纷，未免太早了些。对我们来说，土耳其人倒是一个很大的烦恼……”

“不过，不要指望波兰的援助，我年轻的朋友，因为波兰是随着瑞典的笛声跳舞的……”

“这种摩泽尔酒倒很不错……”

“黑海对发展贵国的贸易根本没有一点帮助……倒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港口会给俄罗斯开辟无穷的财源。”

选帝侯咬着苹果花瓣，用一双隐藏着冷笑的、钢铁般的眼睛朝这个莫斯科人发窘的脸瞅了一下……

六

大使团到达以前的整整一个星期，彼得都在郊外用大炮打靶。他从炮兵总工程师施泰特纳·冯·施特恩费尔德那里得到了一份证书：

> ……应当承认，并且肯定彼得·米哈伊洛夫先生在炮弹的发射以及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已经精通掌握，应当确认他是一位审慎而精干的火器射击艺术家；鉴于他所具有的卓越的知识，还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和令人惬意的照顾……

大使们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看见过的豪华仪仗进入哥尼斯堡。行列的前头是些盖着富丽的鞍褥和马被的骏马，跟着是普鲁士的近卫军、少年侍卫、骑士和武士。俄罗斯的喇叭手震耳欲聋地吹

---

① 德语：谢谢。

② 法国北部摩泽尔省出产的酒。

奏着。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三十个志愿人员，穿的是镶着银边的绿色长襟衣。骑在马上的大使随员们，穿的是紫红色长襟衣，胸前和背后都绣着金色的纹章。一辆四面装着玻璃的、宽敞的大轿车里坐着三位大使：勒福尔特、戈洛温和沃兹尼岑，穿的是白缎面的黑貂皮大衣，像烟囱一样的高顶海狸皮帽上立着用钻石镶成的双头鹰。他们在车厢里向后靠着，如同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戒指上面以及手杖顶端嵌的宝石在闪闪熠耀。轿车后面是那些莫斯科贵族，穿的是最华贵的衣服……

当接见以及跟选帝侯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彼得却乘着一条快艇赶到弗里什加夫去了。这里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不管选帝侯怎么狡猾，跟波兰缔结同盟对彼得来说总比跟他缔结同盟需要得多。与过去的情况不同，这些大使并不纠缠在一词一字上面，态度也很融洽，只是不愿意跪下去亲选帝侯的手，因为他毕竟还不是一个国王。他们所建议的同盟不是军事性质的，而只是友好性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很坚决。选帝侯想尽方法说服他们。那些大使就说：好吧，那就订立军事同盟吧，不过先得跟那些从反对土耳其的战争中退出来的国家作战。这个建议也不合选帝侯的心意，他便赶到快艇上去访晤彼得，跟他谈了一个通宵。可是那小伙子却只是啃着肮脏的指甲。到临了他才说道：

“哦，好吧……只是我们不必把这个写在纸上……如果你有需要，选帝侯，我们就来支援你，这里是十字架……你信任我们吗？”

……………………………………………………………………

结束了这个缔结同盟的秘密的口头协定（结果还是不得不用书面固定下来），大使团准备动身了，可是由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波兰开始了新王的大选，他们不能不在皮拉乌又逗留了三个星期。波兰贵族在国家议会和省、县绅董会议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候选人，竟用宝剑互相砍杀，用手枪互相射击。这些候选人原来有十个以上，但是主要的和可靠的两个是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和法兰西国王的御弟德·孔季亲王。

法兰西人登上波兰的王位，就意味着波兰从反对土耳其人的同盟中退出去，意味着对莫斯科发动战争。只有在这儿，在欧洲的海岸

上，彼得才领悟了政治手腕的重要性。从皮拉乌，他派了一个使者到维尼乌斯那里，带去一道敕令，叫他出一封信给波兰人，要尽可能使得法兰西亲王的党羽感到恐惧。他们在莫斯科草拟了一件公文，送达格涅兹廷的枢机主教，里面写着："……如果法国人做了波兰的国王，那么不仅对付圣十字的敌人的同盟，而且跟波兰的永久和平都将受到十分严重的损害……为此，主座阁下，有鉴于跟贵国历代君主，波兰国王，以及贵族、议会和波兰国家的始终不渝的友谊，我们不希望有一位倾向于法兰西和土耳其的国王……"随同公文，还送去了黑貂皮与赤金。巴黎方面也把黄金派人送去了。爱好虚荣的波兰人同时选出了两个人当国王：奥古斯特和孔季。于是混乱开始了。贵族们武装了各自的奴仆和农民，互相破坏田庄，焚毁小镇。彼得惊慌万状，连忙写信到莫斯科，叫他们把军队开往立陶宛边境，去支援奥古斯特。可是奥古斯特本人却率领了十二万大军在波兰出现，登上了王位。法兰西那一派失败了。大贵族四散到各自的城堡里，小贵族四散到小酒店里。至于孔季亲王，在欧洲大家都知道他只赶到布洛涅，便耸耸肩膀，又回到那寻欢作乐的生活中去了。奥古斯特国王向驻节在华沙的俄罗斯公使起誓，他将与彼得完全一致。

这件大事平平安安地结束了。大使团以及彼得和志愿人员便离开了皮拉乌。

七

彼得搭乘驿车赶在大使团头里出发，经过柏林、勃兰登堡和哈尔伯施塔特，一处也没有停留。他只弯过去参观了一下伊利津堡附近一家著名的铁工厂。在这儿，他们给彼得看到了铁水从熔铁炉里倒出来，生铁放在坩埚里熔炼，用薄薄的铁板锻造火枪统，在给水车带动的车床上镟光和钻孔。行会师傅和徒弟们在各自的作坊和车间里劳动。他们的产品统统给送到伊利津堡城堡中去：火枪、手枪、军刀、炮闩、蹄铁。彼得怂恿两个高明的师傅到莫斯科去，可是行会却不让他们离开。

他们一路行来，道旁都种着梨树和苹果树，而居民中间却没有人

会偷果子。周围净是橡树林，长方形的稻田，用石墙围起来的园子，以及从绿树丛中露出来的砖瓦屋顶和鸽舍。林间草地上有漂亮的、喂得很饱的母牛，闪闪烁烁的小溪，古老的槲树，水车。每隔两三俄里便是一个市镇：一座矗立着尖顶的砖瓦教堂，一片带着石井的铺砌的广场，镇公所的高高的屋顶，宁静而整洁的房子，小客店前面一块有趣的招牌，理发店门高头一只铜盆，还有和蔼地微笑着的人们，他们戴着毛线帽子，穿着短短的褂子和雪白的袜子……这就是古老的、善良的德国……

在一个暖洋洋的七月的晚上，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坐着赶在前头的旅行马车，到达了汉诺威附近的科本布吕格小镇。狗在吠着；灯光从窗子里透出来，洒落在街上，人们正在家里吃晚饭呢。有个系着围裙的汉子，出现在一家挂着"金猪"招牌的客店那灯光晃亮的门口，向车夫嚷嚷着什么。车夫便把疲乏的牲口勒住，回过头来跟彼得说：

"大人，客店老板杀了一头猪，他今天有肉馅香肠供应……宿夜吗，咱们可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彼得和缅希科夫从马车里跳下来，伸了伸腿。

"怎么样，阿列克萨什卡，这样的生活我们总有一天要带到我们的国内去吧？"

"我不知道，明－赫尔茨。不会很快的，我估摸……"

"这种生活才可爱呢……你听，连这儿的狗，嗥起来也一点不凶……真是个乐园……一想起莫斯科，我就恨不得把它烧个光！……"

"的确，那里是畜栏……"

"人们总是墨守成规，直到屁股发烂……一千年了，他们还没学会种地……为什么啊？腓特烈选帝侯可真是个聪明人：我们非得打通到波罗的海去的路不可，——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要在那儿建设一座新的城市，一个真正的乐园……瞧！这里的星星也比我们那边亮呢……"

"可是我们的人，明－赫尔茨，会把这个地方弄脏的……"

"等着吧，阿列克萨什卡。待我回去，我要叫莫斯科吓一大跳……"

"只有这个办法……"

他们走进了那家客店。一只很大的炉灶上头,天花板底下一根槲木横梁上挂着许多火腿和灌肠,铜制的器皿在燃得很旺的枯树枝的火光中闪烁。客店老板深深地鞠了个躬,像炖锅一样通红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他们要了啤酒,刚刚打算动刀叉的时候,有个骑士从外面街上走进来了。

他戴着一顶高高的圆锥形宽边帽,披着一件直拖到马刺的呢斗篷。他向客店老板点一点头,打发他回避,随后急步向前,除下帽子,行了个礼,用宝剑撩起斗篷,在厨房里到处腾跃。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张大了嘴,直瞪着他。那骑士用软绵绵的地方话说道:

"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殿下,率同她的小姐勃兰登堡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夏洛特,她的公子、英国王位继承者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储君,策勒公爵,以及她殿下朝廷中的夫人和骑士,已经从汉诺威赶来迎接陛下,唯一的目的是想补偿那劳累的行旅和局促的止宿,以结好于杰出而驰名的莫斯科沙皇……"

科本施泰因(这是那位骑士的名字)请彼得去跟选帝侯夫人和她的女儿同进晚餐,说是客人没有到来,她们决不坐席……这个人说的话,彼得只听懂一半,可已经那么吃惊,差一点就要撒腿往街上逃跑了……

"我不行,"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急着要赶路……再说,时间也已经很晚了……等我从荷兰回来,也许……"

科本施泰因的斗篷和帽子又在厨房里乱飞乱舞。他坚决要求,一点也不害臊。阿列克萨什卡用俄国话小声说道:

"你摆脱不了他啦……不如去这么一小时,明-赫尔茨,德国人是挺容易见怪的……"

彼得懊恼得从坎肩上扯掉了一颗纽扣。可是他同意了,只是提出一个条件,必须带他跟阿列克萨什卡从后门进去,那里不会有什么人,而且同进晚餐的只能是选帝侯夫人一位,至多加上她的小姐。他把那满是尘灰的三角帽直拉到眼睛上,向炉灶上方的灌肠恋恋不舍地瞟了一眼。

一辆轿式马车在街上等着他们。

八

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和她的女儿索菲娅－夏洛特坐在壁炉前面一张准备好晚餐的桌子旁边，为了遮藏它的难看样子，那壁炉外面蒙着一块中国绸。这座中世纪城堡是当地一个地主让给她们使用的，这里的种种不方便，这母女俩倒很勇敢地忍受下来了。几块新式的挂毯和壁毡勉强掩蔽了那剥落的砖墙，猫头鹰无疑地在那高高的拱顶底下栖息着。匆促地张罗起来的几把绸面安乐椅，立在那给红胡子武士的靴子和他们牲口的蹄子磨损了的铺砌的地板上。到处发出一股耗子和灰尘的味儿。这两位仕女一想起当年那种粗暴态度，便打了个寒噤，幸亏那种情况（谢天谢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原先用来挂盾牌和铠甲的一根锈了的钉子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画，她们的眼睛从这上面找到了安慰。这幅画描绘了豪华的富裕景象：一个柜台，上面摆满了成堆的海鱼和龙虾，一串串死鸟，蔬菜，水果和给枪矛刺穿的野猪……缤纷的彩色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母女俩都认为在这朝露似的一生中，只有绘画、音乐、诗歌、对一切优雅美妙的东西的卖弄聪明才是唯一有意义的内容。她们是德国最有教养的女人。两个人都跟莱布尼茨[①]通信；关于她们，他说过这样的话："这两位女士的头脑是那么爱好钻研，有时候你不得不在她们那种深思熟虑的问题面前甘拜下风。"她们保护艺术和文学。索菲娅－夏洛特在柏林创办了一所科学院。几天以前，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给她们写过一封好心而俏皮的信，描述他对这位乔装木匠在游历的蛮族皇帝的印象。"看样子莫斯科公国正在从它亚细亚睡梦中觉醒过来。重要的是必须把它最初的脚步引导到有益的方面去。"可是母亲和女儿对政治都不感兴趣；是最高尚的好奇心，才把她们带到科本布吕格来了。

索菲娅选帝侯夫人那瘦细的手指抓着椅子的扶手。她正在谛

①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原著编者注

听，——从那开向黑糊糊的花园的窗口，透过萧萧的木叶声，似乎听到辚辚的车轮响。一串串珍珠在她那雪白的假发上颤动，那假发用鲸须撑得那么高，即使她举起手臂也摸不到顶上。选帝侯夫人长得很瘦，满脸皱纹，下面一排牙齿的缺缝里填着白蜡。淡紫色衣服开口处的花边，掩住了不再迷人的胸脯。只有那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生气勃勃地闪烁着。

索菲娅－夏洛特的一双眼睛跟她母亲的眼睛一样乌黑，只是比较沉静一些；她很美丽，大方，皮肤白净。额头在那扑着粉的假发底下显得很机灵，肩膀和那几乎一直袒露到乳房的胸脯看去白闪闪的。她嘴唇很薄，下巴很结实……微微扬起的鼻子使人想把她的脸仔细地端详一番，去搜索那隐藏起来的轻佻神态。

"到底盼着了！"索菲娅－夏洛特从椅子里站起来，说。"他们到了这儿啦。"

她母亲赶在她前头。两个人窸窸窣窣地响着绸衣，穿过屋子，站到嵌在厚墙中间的窗户的深龛里。一个颀长的身影，摆动着胳膊，急匆匆大踏步走上了花园的小径，后面还有一个身影，披着斗篷，戴着圆锥形帽子，再后面又有一个身影。

"正是他，"选帝侯夫人说，"老天爷，他是个巨人呢！……"

科本施泰因推门进来，说道：

"沙皇陛下驾到！"

出现一双粗笨的脚，穿着满是灰尘的鞋子，毛线的袜子，——彼得侧着身子进来了。他一看见两位给烛光照亮了的贵妇人，便嘟嘟囔囔地说："Guten abend[①] ……"随后他把一只手伸到额角上，仿佛要去擦掉什么似的，可是他慌了手脚，却用手掌把脸掩起来了。

选帝侯夫人索菲娅上前三步，用指尖撮起衣裾，带着一种照她的年龄不大会有的矫捷体态行了个屈膝礼：

"陛下，晚安！……"

索菲娅－夏洛特随后也走上前去，用一种天鹅展翅似的姿势，张开一双美丽的手臂，提起蓬蓬松松的裙子，蹲下去请了个安。

---

① 德语：晚安。

"陛下会宽恕我们这种理所当然的急躁，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热切地想拜见一下年轻的英雄，无数人民的君主，第一个破除他祖先那些有害的偏见的俄罗斯人。"

彼得好容易把一只手从脸上挪开，像杆子一样弯下身去，鞠了个躬；他觉得自己那么滑稽，那两位仕女随时都会爆出使人难受的哗笑。他慌乱到了极点，竟把德国话都忘了。

"lch kann micht sprechen① ……我不会说话，"他用压低的嗓音嘟嘟囔囔地说……可是他并不一定要说话。选帝侯夫人索菲娅问了上百个问题，却并不等他一句回答：问到气候，问到旅程，问到俄罗斯，问到战争，问到游历的印象。她挽住他的胳膊，带他走到餐桌旁边。三个人坐了下来，面对着那带着黑糊糊的拱顶的阴沉沉的大厅。那母亲把一只小小的烤鸟放在他的碟子里，女儿把酒斟在他的酒杯中。两个女人身上发出一股芳香。年老的一个一面说话，一面把她干瘪的、纤细的手指如同母亲一般温柔地搭在彼得的一只手上；因为他不好意思让自己的指甲映衬在洁白的台布、鲜花和水晶玻璃中间，他急忙把这只手握成了一个拳头。索菲娅－夏洛特用一种给人以快感的礼貌招待着他，站起来拿水罐或是碟子，向他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

"尝尝这个，陛下……这个，的确值得您尝一尝……"

如果她不是这么美丽，这么袒露，如果她的洒着香水的衣裳不是这么窸窣作响，那她完全是他的亲姊妹了。而她们的嗓音又亲昵得如同家人一般。彼得放下了架子，开始回答她们的问话。两位仕女跟他谈到佛兰芒和荷兰的著名画家，谈到法兰西宫廷的伟大戏剧家，谈到哲学和美。有许多东西他一点也不懂；他要她们一讲再讲，而且表示了惊奇……

"科学和艺术在莫斯科！"他说道，在桌子底下把一只脚猛地一伸。"我第一次在这儿亲眼看到了……在我们那里，他们不要这些东西，他们见着这些东西就害怕……我们的领主和贵族都是笨头笨脑的庄稼人，只是睡觉，塞饱肚子，做做祷告……我们的国家死气沉沉。

---

① 德语：我不会说话。

你们在那儿，恐怕连一天也不敢住。我跟你们坐在这儿，回头一看也觉得很恐惧……光是莫斯科一地，就有三千土匪……他们说我流了很多血，有些匿名的小册子还说我亲自拷打人呢……”

他的嘴扭歪了，腮帮抽搐着，突出的眼睛一会儿变成玻璃似的，好像看见的不是摆满酒菜的桌子，而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一间没有窗户、溅满鲜血的小木房。他急速地搐动了一下脖子和肩头，赶走这种幻影……那两个女人带着惊愕的好奇注视着他正在变化的神色……

“可是这种话，你们决不能相信……我最喜爱的是造船……帆桨大船‘普林基皮乌姆号’，从桅杆到龙骨，都是用这双手造的（他终于摊开了拳头，给她们看他手上的老茧）……我爱海，我很喜欢放烟火。我懂得十四种手艺，可是都不精，正因为这样，我才到这儿来了……至于说我残暴，说我爱流血，那他们是在胡诌……我一点也不残暴……可是，跟我们的人一起住在莫斯科，谁都会给弄得发疯的……在俄罗斯，样样东西都应当被粉碎，样样东西都得重新改造过……我们的人是那么顽强！他们会让人家鞭打得皮开肉绽，露出骨头来……”他停了一停，直瞪着两个女人的眼睛，愧悔地笑了一笑。“在你们这儿做国王，倒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可我啊，娘娘，”他一把抓住选帝侯夫人索菲娅的手，“却非得从学做木匠开始不可。”

……………………………………………………………………………

两位贵妇人非常高兴。她们原谅了他那肮脏的指甲，原谅了他在桌布上抹手，大声地吃东西，告诉她们莫斯科的风习时候插进了水手的行话，挤挤一只圆溜溜的眼睛，而且为了强调他的语气，还不止一次地用臂肘搡搡索菲娅－夏洛特。

他身上的一切，从他那种残暴的印象一直到那对于种种人情世故的处女似的无知，仿佛很可怕，可是也很迷人。如同一头强大的野兽，彼得发出一种原始的清新之感。（后来索菲娅选帝侯夫人在日记上写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坏的人。在道德方面，他是他国家的一个十足道地的代表。”）

由于嗞嗞地冒汽的酒，也由于跟这样聪明而且妩媚的两个女人的亲近，彼得快活起来了。索菲娅－夏洛特希望把她的舅舅、她的哥

哥和朝臣们介绍给他。彼得往口袋里摸索着烟斗，那小小的嘴古怪地笑了笑，他点了点头："好吧，就这么办吧……"他们进来了：策勒公爵，一个干瘪的老头儿，蓄着一绺花白的、已经过时了的西班牙式的小胡子，和一撇花花公子与决斗者那样翘着的唇髭；英皇嗣君，一个萎靡不振的、狭长脸的青年，穿着一身黑色天鹅绒的衣服；穿戴得既绚烂又富丽的仕女们和骑士们，还有被一些宫中女官簇拥着的、宽肩膀的美男子阿列克萨什卡（这人到处都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以及大使们：勒福尔特和胖胖的西伯利亚总督戈洛温。（他们在科本布吕格赶上了沙皇的御车，打听到彼得在哪里，便连饭也不吃，衣服也没换，十分惊惶地赶到城堡里来了。）

彼得跟公爵拥抱了一下，叉住未来英皇的腋下，把他举起来，在他腮帮上亲了亲，随后一只胳膊弯了一弯，向朝臣们麻利地鞠了个躬。仕女们一齐行了屈膝礼，骑士们用帽子挥动了一下。

"阿列克萨什卡，把门关起来！"彼得用俄国话说道。于是他往高脚杯里斟了差不多一夸脱[①]酒，点头招呼近旁一个骑士，又露出一抹古怪的微笑，说道：

"按照俄罗斯的规矩，沙皇敬酒，谁也不能拒绝。请大家干一杯，仕女们骑士们，个个都一样……"

一句话，他们又像在库奎区那样作起乐来了。意大利歌手带着曼陀铃走进来。彼得想跳舞，可是意大利的音乐太柔软太缓慢，因此他叫阿列克萨什卡到客店里去把他自己的乐师们找来。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那些吹风笛的和吹号角的，穿着紫红色的衬衣，蓄着流苏似的头发，活像雕像似的站在墙边，敲着木匙和铙钹，吹着牛角、木笛和铜箫……在这个中世纪的拱顶底下，从来不曾听到过这种恶魔似的音乐。彼得用一只脚打着拍子，不住地向四周顾盼着：

"阿列克萨什卡，加油！"

缅希科夫动动肩膀，扬扬眼眉，做出一副发闷的神色，脚尖脚跟轮番点地，跳起舞来。索菲娅很想看看彼得跳得怎么样。他小心翼翼地握着老夫人的手指，带着她天鹅似的翩翩起舞。把她送回座位

---

① 容量单位，合一升强。

之后，他又挑了一位胖乎乎的年轻女人，开始欢蹦乱跳起来了。勒福尔特自己站出来负责安排跳舞的事。索菲娅－夏洛特请胖胖的戈洛温伴舞。从花园里涌进来的志愿人员，各人挑了一个舞伴，也跳着一蹲一蹲的舞蹈，做出怪里怪气的姿势，发出鞑靼式的狂暴的喊声。裙裾旋转着，假发散乱了。他们把那些德国女人弄得香汗涔涔。而许多俄罗斯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女人的肋骨都是这样硬扎扎的。彼得向索菲娅－夏洛特请教这件事。起初她不明白，后来她笑得连眼泪也流出来了：

“这不是肋骨，这是我们胸褡里装的鲸鱼骨啊……”

九

他们在科本布吕格分手了。大使们绕道前往阿姆斯特丹，彼得带着一些志愿人员直接去莱茵河，还没走到克桑滕，又坐河船向下游驶去。过了申肯尚茨，彼得向往已久的荷兰就在望了。他们向右转入莱茵河的支流，到了福尔特村，通过一个水闸，便开进了运河里。

两匹宽脊背的暗栗色马，套着高高的颈箍，拖着那条平底船，稳重地上下摆动着脑袋：它们顺着杂草丛生的河岸在沙土小道上走着。运河穿过平原，呈直线伸展出去，像在地图上一样，那平原被一块块菜园、牧场、花圃以及沟渠和运河的罗网分划开了。那一天很热，而且弥漫着轻雾。紫罗兰、风信子和水仙花差不多都已经萎谢了，还留在黑土花坛里的一些残花正在被人采摘，装进篮子里。可是紫黑色的、火焰一般鲜红的、五彩斑斓的和金黄色的郁金香，却像天鹅绒的幕布一样覆盖着大地。到处有水车的翼片在懒懒的微风中转动；四周净是住宅、田庄和带着陡直瓦屋面和鹳鸟窠巢的小房子，运河两旁栽着一行行矮矮的柳树。从蔚蓝色的溟濛烟霭里，透出来市镇、教堂、钟楼的轮廓，还有风车，风车……

一条装着干草的船，顺着运河打菜园旁边驶过去。一片风帆从一所住宅的屋顶后面露出来，在郁金香中间慢慢地滑行着……几个荷兰人，穿着桶子一样宽大的裤子、绷得紧紧的短大衣和木屐，坐在

霉得发绿的水闸旁边(他们那些装着蔬菜的小船,停在一直伸展到远处那迷迷蒙蒙地闪耀着阳光的运河里。),悠闲地抽着烟斗,等待闸门开启。

有时候,那平底船浮到了田野和房舍的水平上面。往下一望,他们可以看到枝桠沿墙伸展出去的树上的果子,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在干干净净的小庭院的沙地上蹓跶的孔雀。看到这些活的禽鸟,俄罗斯人只是惊叹。花了惊人的劳动从海里征服得来的这个国家,仿佛是一个活现现的梦境。在这里,每一小块土地都受到重视,得到照料……跟俄罗斯的荒凉的大草原相比,多么不一样哪!……彼得在船头上吸着一个陶制的烟斗,跟那些志愿人员说道:

"在我们莫斯科,许多院子都比这里的宽敞……可是谁也不会想到拿把笤帚去扫一扫,或者栽点果树,种点蔬菜,既给人以快感,又给人以实利……一座房子即使快要坍塌了,可是你们这些魔鬼,却谁也不会从暖炕上爬下来,去把它撑好,——我知道你们……你们懒得不肯到应该拉屎的地方去拉屎,而就在门口便溺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是辽阔无边的土地,可是我们却都是些穷光蛋……这是十二分痛心的……瞧,人家这儿从海底里弄到了土地,每一棵树又非从外面运来栽植不可。而他们却建成了一个真正的乐园……"

通过几个水闸,木船从大运河驶进了几条小运河。它正在用长篙子撑着,常常遇到载得很沉的货船。荷兰的须德海那灰蒙蒙的乳白色的水面,向东方伸展出去。越来越多的帆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向晚时分,他们驶近了阿姆斯特丹。海船,海船,在玫瑰色的海面上。桅杆、帆篷、教堂和大厦那尖尖的屋顶,在落日的残晖中显得红焰焰的……深红色的云朵如同山峰一般从海里升起来,一下子光芒就消逝了,云朵变成了灰色。平原上到处出现了灯火,沿着运河掠过去了。

他们在岸上一家亲切地亮着灯光的小饭馆里停下来吃晚饭。他们喝着杜松子酒和英国麦酒。从这儿,彼得把所有的志愿人员,连同翻译和行李,一起打发到阿姆斯特丹去,而他本人却跟缅希科夫、阿廖沙·布罗夫金和比特卡神甫搭乘一条小艇,(避开首都)向更前面的赞丹村出发了。

这个地方，比天下任何东西他都更想看一看；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把这个地方爱上了。他的老朋友，铁匠赫里特·基斯特(那时节，他们在佩列亚斯拉夫湖边造游戏海船。)曾经跟他讲起过这个村子。挣了一笔外快以后，基斯特马上就回国了，可是别的铁匠和造船匠又从赞丹到来(起初是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来又到沃罗涅什。)，他们跟彼得说："要问什么地方造的船最好，那就是赞丹，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造的船又轻，又快，又坚固，什么地方造的船都比不上它。"

在阿姆斯特丹以北十公里的赞丹、科格、东扎涅恩、西扎涅恩和扎恩季克村里，至少有五十家造船厂。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速度那么快，只消五六个星期，一条船就造成了。周围有着无数的工厂和作坊，用风车来带动的机器制造出造船厂所需要的一切配件：镟圆的零件、钉子、钩链、缆索、帆篷和用具。这些私营造船厂只造中型商船和捕鲸船，——战舰和航行殖民地的大商船都是在阿姆斯特丹两个海军造船台造的。

整整一夜，小艇在又深又窄的河湾里行驶，他们看见岸上的灯光，听到斧子的丁丁声，木头的吱吱声，铁器的铮铮声。在篝火的亮光里，他们可以辨认出一艘船的龙骨架，一个搁在船台上的船艄，还有一座木制起重机的框架，用滑车吊着一捆捆木板和沉重的长方木。点着风灯的小船穿来穿去。传过来暗哑的嗓音，发出来松木刨花、树脂和河里潮湿的气味……四个健壮的荷兰人嘎嘎地划响着船桨，用弯弯的烟斗抽着烟。

半夜里，他们到一家小饭店里休息了一下，把桨手撤换了。第二天早晨，天色潮滋滋、灰茫茫的。房舍、风车、平底船、长长的棚屋，——夜里显得那么巨大的一切东西，这会儿在那盖着灰洞洞的露水的岸坡上，仿佛蜷缩得很矮小了。垂柳挂到了雾霭迷茫的水面。有名的赞丹到底是在哪儿呢？

"就在那边嘛，那就是赞丹啊！"有一个桨手说道，朝一簇屋顶陡直、门面扁平的矮小房子点了点头，那些房子全是用木头造的，砖头都给风雨吹打得发黑了。他们的小艇在街道一般的肮脏的运河里，打这些房子前面划过去。村子里的人都已经醒来了；有的地方已经炊烟袅袅。女人们正在洗着四方形的窗子，那些小小的玻璃因为年

深月久已经显出了虹彩。她们在擦着胀弯的门上那些铜把手和钩链。一只公鸡在一所铺着草土的板棚顶上啼着。天色渐亮，运河水面上冒着烟。横过运河去的绳子上晾着洗干净的衣服：十分宽大的裤子、粗麻布衬衫、羊毛袜子。小艇打下面划过的时候，大家不得不把身子弯下去。

他们踅入一条运河的支流，经过腐烂的木桩、鸡窝、连着厕所的棚屋、有窟窿的柳树。运河在一股小小的回流那儿到了头，有个戴毛线便帽的人，罗锅着肩膀坐在一条小船上钓鳗鱼。彼得定睛朝他瞧着，随后跳起来，嚷道：

"赫里特·基斯特，铁匠师傅，是你吗？"

那个人收起钓竿，这才瞅了一眼；他虽然非常沉着，可也吃了一惊，一抬头看见一条正在划过来的小艇上，站着一个荷兰工人打扮的年轻人，戴着一顶上了漆的亮光光的帽子，穿着一件鲜红色的短上衣，一条粗麻布裤子……这张脸威风凛凛，坦率诚恳，眼神疯狂，他是怎么也不会看错的……赫里特·基斯特惶恐起来了：在这雾蒙蒙的早晨，莫斯科沙皇竟坐着一条简陋的小船从运河里划出来了。他眨了眨火红色的睫毛，——果真是沙皇，于是他跟他招呼起来……

"嗨，是你啊，彼得？"

"你好！……"

"你好，彼得！……"

赫里特·基斯特用粗硬的手指紧紧地握着彼得的手。随后他看到了阿列克萨什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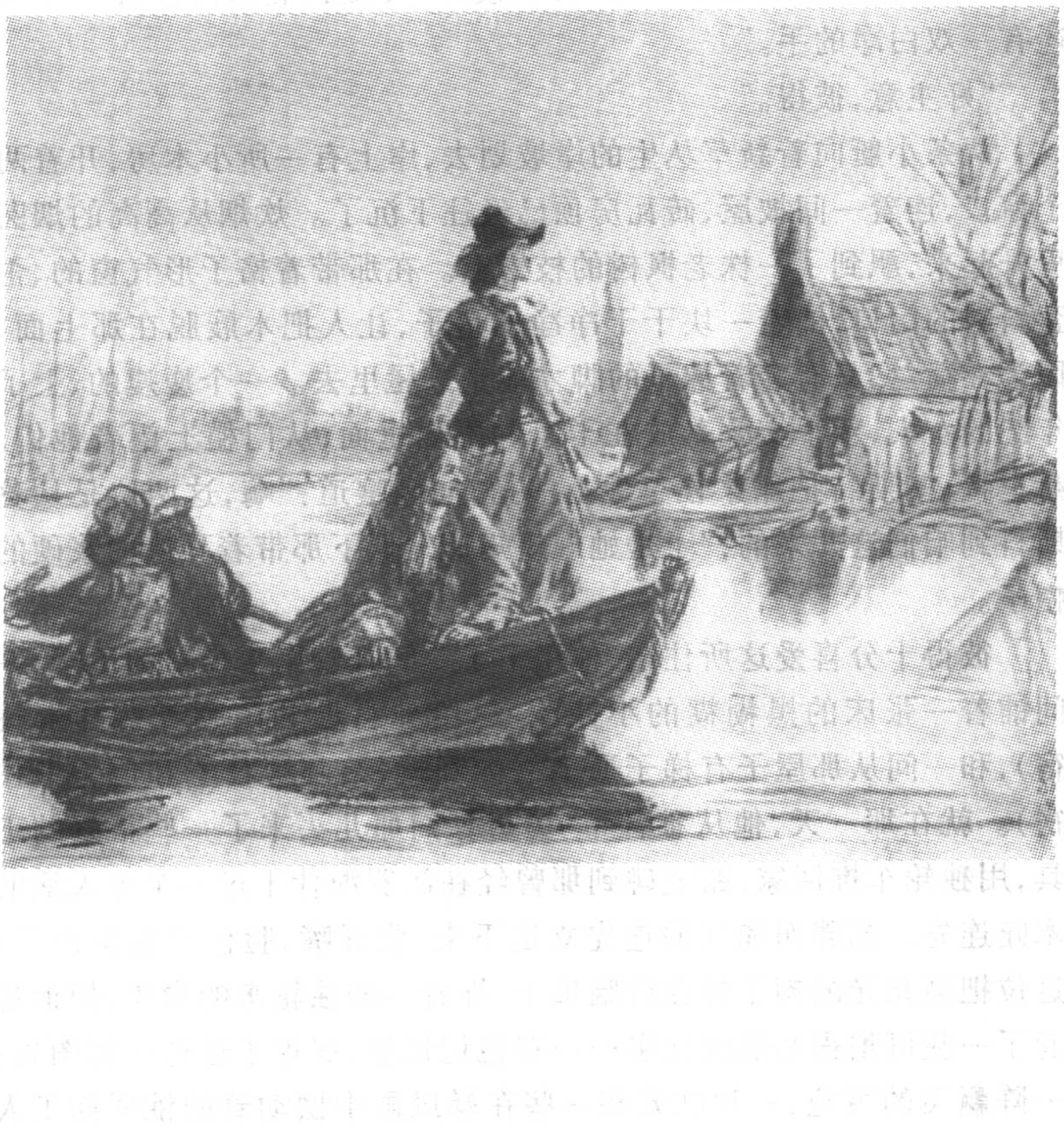
"啊，还有你啊，我的小伙子？……我肚子里在估摸，这一定是他们……你们到荷兰来，可真是好极了……"

"我打算到造船厂干一冬天木匠活，基斯特……今天就去买工具……"

"雅各布·奥姆寡妇那儿有很好的工具卖，价钱也不太贵，——我去跟她讲一声……"

"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想寄住在你家……"

"我那儿挤得很，彼得，我是一个穷人，房子小，破破烂烂的……"



“要知道，造船厂里的工钱低，他们大概也不会多给我几个的……”

“哎呀，你还是爱开玩笑啊，彼得……”

“不，眼下我们没有工夫开玩笑。两年里头，我们一定要建成一支舰队，一定要学点聪明，不要再做傻瓜，要使我们国内没有一个人还有一双白净的手。”

“好主意，彼得。”

两条小艇向着新草丛生的岸坡划去，岸上有一所小木房，开着两个窗口，连着一间披屋，砖瓦房顶已经往下沉了。炊烟从高高的烟囱里升起来，飘到了一株老枫树的枝桠上。在那带着格子形气窗的、歪歪斜斜的门口，铺着一块干干净净的垫子，让人把木屐脱在那上面，因为在荷兰，只有穿着袜子的脚才能走进屋里去。一个瘦瘦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双手交叠着放在干净的围裙里面，从门槛上望着他们。赫里特·基斯特把船桨往草地上一撂，向她嚷道：“嗨，这两位是从莫斯科到咱们这儿来的，”于是她规规矩矩地低下那带着耳遮的浆硬的帽子。

彼得十分喜爱这所住宅，他租下了一间开着两个窗口的屋子，一间铺着一张床的黑糊糊的小储藏室（给他自己和阿列克萨什卡住宿），和一间从那屋子有梯子通上去的阁楼（给阿廖什卡和比特卡住宿）。就在那一天，他从雅各布·奥姆寡妇那儿买来了一些很好的工具，用独轮车推回家，路上碰到那曾经在沃罗涅什干过一个冬天活的木匠连先。肥胖而和气的连先立定下来，张开嘴，脸色突然发白了：这位把亮光光的帽子推在后脑瓜上，推着一辆独轮车的青年，使他想起了一些可怕得心痛的往事……在他记忆里，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一阵飘飞的雪花，一片红光和一些在暴风雨中摆动着的俄罗斯工人的尸体……

“你好，连先！”彼得把独轮车放下，用衣袖抹了抹汗涔涔的脸，伸出一只手去：“是的，正是我啊……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当初你不应当从沃罗涅什逃跑啊……我呢，星期一起就要到林格斯特·罗格造船厂去做工了……这事你可不要告诉任何人，好不好？……我在这儿，用的名字是彼得·米哈伊洛夫。”沃罗涅什的红光，又在他那突出地瞪

视着的眼睛里闪耀起来了。

十

Mein Herr König……遵照您的谕旨派出来学习的海员，都已经分配到各个地方去了……伊万·戈洛温、普列谢耶夫、克拉波特金、瓦西里·沃尔科夫、韦列夏金、亚历山大·缅希科夫、阿列克谢·布罗夫金、成天醉着的神甫比特卡和我自己分配去学造船，有的在赞丹，有的在西印度造船厂……亚历山大·基金、斯捷潘·瓦西里耶夫分配去学造桅；漆匠亚基姆和使团的辅祭克里沃瑟辛分配去学各种水磨；鲍里索夫和乌瓦罗夫分配去学小艇建造；卢金和科贝林分配去学滑车制造；孔申、斯克沃尔佐夫、佩捷林、穆哈诺夫和西尼亚温已经到各地海船上去当水手；阿尔奇洛夫已经去海牙学习炮术……比我们先派到这儿来的侍臣们，仅仅学会了罗盘的使用，就以为什么都已经学好了，想回莫斯科……可是我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主意，吩咐他们到奥斯坦德造船厂去干粗活——让他们流一点汗……

雅科夫·布留斯已经来到这儿，带来了陛下的手谕。他给我们看那还没痊愈的伤口，抱怨说是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陛下您把他弄成这样的……野兽！你这样鱼肉人们，还要搞多久啊？受你折磨的人居然还来到了这儿。不要跟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①] 做朋友了……要不，你会弄得脸破鼻子肿呢……彼得……

……………………………………………………………………………………

……你在来信中说，我的主上，我跟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做朋友，可是这一点，我的主上，实在是不确实的……雅科夫在莫斯科喝醉了酒，直接上您那儿去，这些话都是他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说的……我没有工夫跟伊瓦什卡做朋友，——经常发生麻烦和争吵，而且我们经常浸在血泊里……

---

① 酒神巴克科斯的孙子，这里用作酒的代名词。

闲来跟伊瓦什卡做做朋友，那是您的事儿；我们可没有工夫跟他打交道……像我早已在信上告诉你的，我的主上，又有八个属于同一伙的盗匪给捕获了；这些盗匪都是在城里做买卖的，屠户、车夫和领主手下的人——彼得鲁什卡·谢列津、米特卡·皮丘卡、波普盖、库斯卡·扎伊卡，以及贵族子弟米什卡·特尔托夫……窝藏和分配赃物都在特维尔门外。至于布留斯，或是任何上你那儿控诉我的人，都只是一些醉后的胡诌……费季卡·罗莫达诺夫斯基谨叩……

………………………………………………………………

……Mein Herr König……接到来谕，提起那个名叫托马斯·法杰恩布拉赫特的外国人，问我将来他要经营烟草怎么办。关于这件事，去年冬天早已下过一道诏书：第一年让他经营，第二年让他经营，但须缴纳捐税，第三年公开标卖，谁出价最高就标卖给谁……我非常奇怪，你们这些朝中的领主自己竟出不了一点主意，特别是对这样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为了给你们朝廷使用，我们已经在这儿买了一万五千支火枪，另外又订购了一万支；我们还订购了八门榴弹炮和十四门独角兽炮，给你们使用。关于铁匠师傅，我在这儿已经提过很多次，可是至今还没法儿找到。手艺精湛的人怎么也不肯离开，手艺拙劣的人我们又不要……请向我的将军主人问候，恳求他赐予照顾我家里的人……(以下都是用隐显墨水写的)这里的消息是这样：法兰西国王又在布雷斯特准备一支舰队，可是谁也不明白它要开往哪儿去……昨天有消息从维也纳传来，说是西班牙国王已经去世了……他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您陛下自己会知道①……

你又提到你们那儿正在下大雨。这使我们很奇怪，在莫斯科那种府邸里，你们怎么会弄得那样泥泞……这里，我们都住在水平线以下，可是倒很干燥……彼得……

① 指西班牙继承王位的战争。——原著编者注

瓦西里·沃尔科夫奉彼得之命,每天要记日记,他写道:

在阿姆斯特丹,我看见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全身都是毛,长得胖极了,一张脸有三四俄寸宽,——她已经给带到集市去。在那里我又看见一只象,它会跳美妞艾舞,会学土耳其人的样子吹喇叭,会放火枪,会同跟它做伴的一只狗戏耍,——真是妙不可言,而且稀奇极了……

我看见一个木雕的人头,竟会说话!他们像开钟一样把它的发条一转,你说什么话,那个人头也会跟着说什么话。我看见两只装着轮子的木马,人们骑上去,在街上飞快地奔驰,你要去哪里它就去哪里……我看见一种玻璃,通过它可以熔化银和铅;用了它,可以在水里烧掉木头。水的分量大约有四指深,——水一沸,木头就烧光了。

我在一位医生那里看见一个解剖了的人体:所有的内脏都给拆开了,——心啊,肺啊,肾啊,你可以看见肾里怎么样结了石头。使肺能够活着的筋脉如同一块陈旧的烂布,生在脑子里的神经活像一根根细丝……妙极了……

阿姆斯特丹城坐落在海边一片低地上,所有的街道都开凿了大得足以航行海船的运河,运河两旁,街道都很宽阔,——有些地方容得下两乘马车并排行驶。两岸都栽有大树,大树与大树之间装着街灯。条条路上全有这种街灯,每天晚上,人人都得把自己门前的那盏街灯点亮。大群大群的人在这些街上游散取乐。

这里的商人都那么富裕,在欧洲要算他们最富裕了,人们经商,都很兴旺顺利。他们那种打扮,也是任何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交易所全部用白石建成,里面用雕刻的雪花石膏来装饰,华丽极了……地板铺得像棋盘一样,每一个商人站在他自己的方格里……一天到晚,这儿总有那么多的人,因此要在公共广场上走动,简直困难之至……还有那种叫嚷声,也很厉害……有一些人(都是犹太人里头挺穷的),杂在商人中间,等他们匆忙中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嗅嗅鼻烟;他们就靠这种办法混日子……

……………………………………………………

有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荷兰人，名叫雅科夫·诺门，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沙皇没法儿把身份隐瞒到一星期以上。有几个到过莫斯科的人从他的相貌上认出了他。这事很快就在我们全国各地传开了。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里，人们对这一点下了极大的赌注，——到底是沙皇本人呢，还是仅仅是他的一位使节……跟莫斯科有商业上的来往、而且在莫斯科又不止一次地设宴招待过沙皇的豪特曼先生，赶到赞丹来向沙皇表示他深厚的敬意。他对沙皇说：

"奉天承命的陛下，是您吗？"

对这样一句话，沙皇相当严峻地答道：

"你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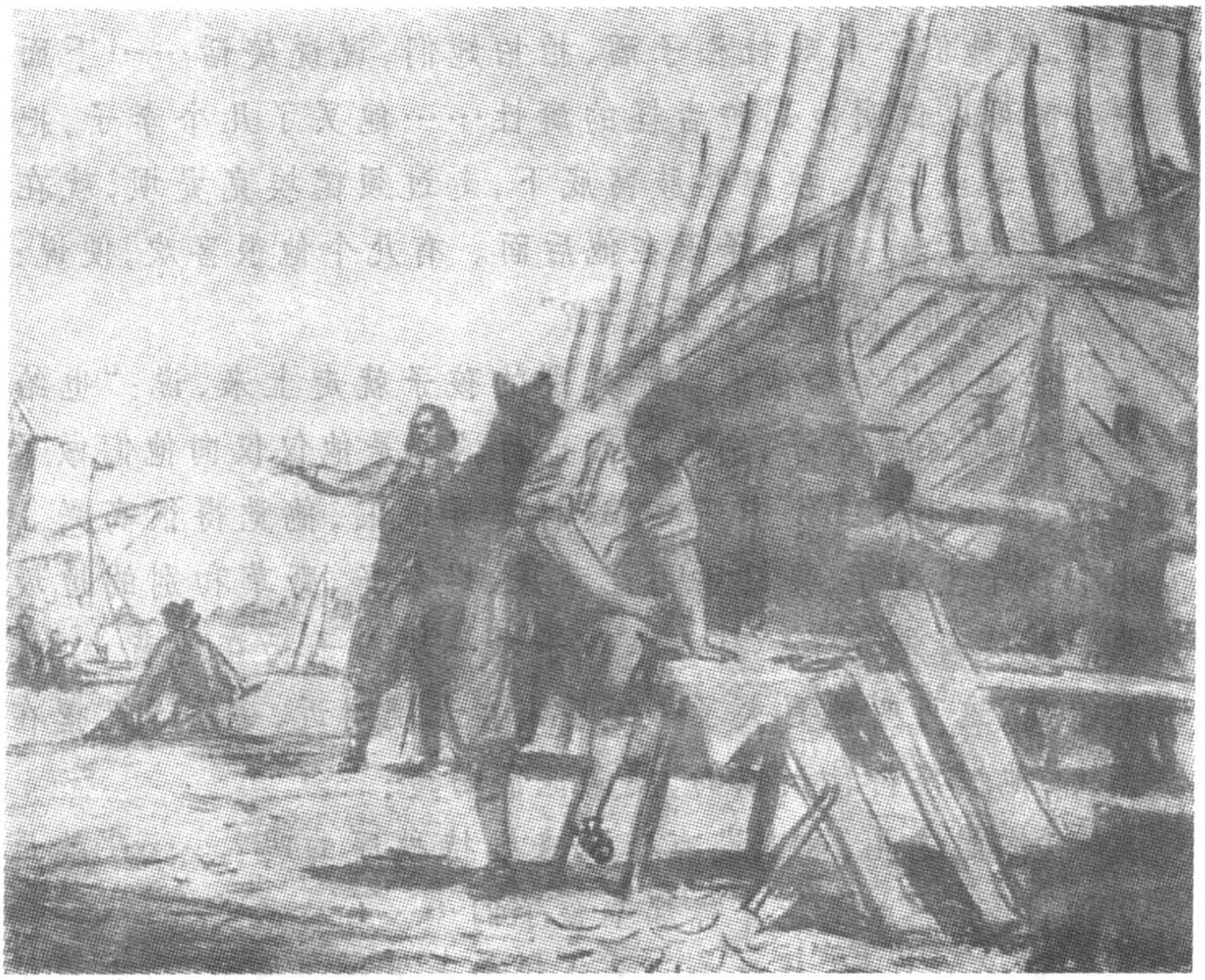
之后，他们作了一次长谈，谈到通莫斯科的北方海道的困难以及开辟波罗的海港口的好处。谈话的时候，豪特曼不敢正视沙皇的脸，知道这样做会使得他生气：任何人直瞪瞪瞅住他的眼睛，他都受不了。有过这么一个例子：有个名叫阿尔德斯东·布洛克什么的，在路上直瞪瞪瞅住沙皇的眼睛，十分放肆，好像在瞅着一件非常有趣而奇怪的东西。就为了这件事，沙皇狠狠地打了他一个嘴巴，打得那个阿尔德斯东·布洛克只觉得疼痛，不好意思地赶快溜走了，而路人们却在取笑他说：

"好啊，阿尔德斯东，你受封了骑士啦！"

还有一个商人想看一看正在干活的沙皇，请求一个造船厂里的老师傅，让他满足一下好奇心。老师傅告诉他，他要跟一个人说："赞丹木匠彼得，这个做一做，或是那个干一干，"那个人就是莫斯科的沙皇……好奇的商人走到造船厂去，看见几个工人正在搬运一根沉甸甸的木头。于是那个师傅就喊道：

"赞丹木匠彼得，你为什么不去帮他们一手？"

这时候，有一个木匠，身长差不多有七英尺，衣服上沾着焦油，鬈发潮滋滋地黏在额头上，把斧子一搁，驯驯顺顺地奔过去，



用肩膀扛起木头，帮助别人搬运，那个商人看了大吃一惊……

工作完毕以后，他就走进码头附近一家破烂的小饭馆去，要一杯啤酒，坐在那里，抽着烟斗，跟最粗野的人高高兴兴地聊天，听了他们的笑话而大声欢笑，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在乎人家对他一点不尊敬。他常常去访问那些眼下在莫斯科干活的工人们的妻子，跟她们一起喝杜松子酒，拍拍她们，说说笑话……下面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他那种古怪的癖性……他买了几个李子，把它们往帽子里一放，挟在胳肢窝底下，走过须德埃克堤坝，就在路上吃起来了。一群孩子跟在他后面。有几个他很喜欢，便说：

"小人儿，你们要不要李子？"

他拿了几个给他们。于是别的孩子就走上来，说："也给我们几个吧，不是李子，别的东西也行。"可是他仅仅向他们做了个鬼脸，还吐出了一个李子核，这样逗弄他们，他觉得很高兴。有几个孩子生气了，便动手用烂苹果、烂梨子、野草和别的垃圾扔他。他笑着走开了。有一个孩子拿一块石子扔在他背上，打得他很痛，这可叫他冒火了……后来在水闸附近，一块泥巴摞在他头上，他愤怒得什么似的，便向他们喝道：

"你们这儿，难道没有市长来维持秩序的吗？……"就是这句话，可也一点不能吓唬那些孩子们……

每逢假日，他总是乘一条小帆船在港湾里漂荡，这条帆船他是用四十盾和一大杯啤酒向一个名叫哈尔门森的油漆匠买来的。有一天，他在克尔克拉克河上遨游，一艘载客的船靠拢来，有许多乘客出于强烈的好奇，想瞻仰瞻仰沙皇的风采，都涌到了甲板上。那艘船差不多紧靠在旁边了，沙皇想避开他们的缠扰，竟抓起两个空酒瓶，一个接着一个地照直往那群乘客甩去，幸亏一个人也没有给打中……

他非常喜欢追根究底，什么事情都要问一问："这是什么？"人家告诉了他，他接着又说："这个东西我想看一看。"于是他看了又看，问了又问，直到他明白了才罢。他带了几个旅伴去乌得勒支会见荷兰总督、英王奥兰治的威廉，到了那里，他要他们带他去参观教养院、医院以及各种工厂和作坊。他特别中意留伊

希教授的解剖室，对那里一个保存得好好的、如同活的一样微笑着的死孩子，他竟喜欢得用嘴去吻了一吻。当留伊希从另一具为了研究而解剖了的尸体上揭开遮布的时候，沙皇发觉他那些俄罗斯伙伴的脸上有种嫌恶的神色，便勃然大怒，吩咐他们用牙齿去咬尸身上的肌肉……

以上这些，我都是根据各种各样的人告诉我的话记下来的，可是昨天，我毕竟亲眼见到他了。当时，他正巧从寡妇雅各布·奥姆的铺子里走出来。

他走得很快，摆动着胳膊，双手各拿着一把新的斧头。他身量很高，体格匀称，健壮，灵活而又矫捷。他脸蛋浑圆，有种严峻的神色；眼眉黝黑，头发又短又鬈，也是乌沉沉的。他穿着一件斜纹布长襟衣，一件鲜红色衬衫，戴着一顶毡帽。

涌在路上的几百个人都看见他这副样子，包括我的妻子和女儿在内……

……………………………………………………………………

Mein Herr König……昨天，奥皇的大使们从维也纳派了一位贵族到我们大使团来，带着这样一个消息，蒙上帝的恩赐，利奥波德皇上的军队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胜利，说是三处战壕土耳其人都没法守住，结果被迫退出，吃了败仗，逃过桥去，可是皇帝的士兵又从炮兵阵地上发炮猛轰。土耳其人纷纷跳入水中，而奥皇军队却从他们后面用军刀砍杀，结果土耳其人一败涂地，辎重车队也被虏获了。这一战役，土耳其方面死亡达一万二千人，其中有宰相在内，他们甚至还说苏丹王也已经阵亡了。

奥军的统帅是萨沃伊公爵的弟弟欧根尼，一个年轻人；人家说他今年才二十七岁，又说这还是他第一次上阵呢……

报告了这个消息以后，陛下，我们为这一胜利向您致贺，并且请求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伴以鸣放大炮，发射火枪……九月十三日于阿姆斯特丹……彼得……

十一

一月，彼得启程前往英国，住在离伦敦三俄里的德特福小镇上一个造船厂中。在那里，他发现了在荷兰枉费心机地寻找的东西：根据科学法则造船的技术，或者说船舶的几何学上的比例。他花了两个半月工夫，学习了数学和船舶设计制图。为了要在莫斯科创办一所航海学校，他聘请了一位学问渊博的数学教授安德鲁·法夸尔森，另外他还邀约了一位水闸专家约翰·佩列上尉去指导开凿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可他就是招不到英国的水手：他们的要求太高，而大使团所带的钱却很少。黑貂皮、织锦缎，甚至有些御内珍藏的宝物——爵杯、项链、中国名瓷不断地从莫斯科运来，可是所有这些东西，却还不够支付大批订货和雇用人员的费用。

有位殷勤的英国人，卡马森的侯爵佩列格林爵士，出来救援了他们：他表示愿意承买在莫斯科全国推销菸草的专利权，而且预付两万英镑，以取得输入这种尼古丁菸草三千桶（每桶重五百磅）的权利……这时候，他们请到了一位有名的荷兰船长科尔涅利·克赖斯，此人刚强而固执，但却具有长期的航海经验，是一个老练的水手。给他的待遇是九千盾，——折合我们三千六百银币，莫斯科一座住宅，全部伙食供应，海军中将的头衔，分摊百分之三战利品的权利；万一被俘，由国库出资偿赎。

外国的指挥官、领航员、水手长、医生、水手、船上的厨工、造船专家和炮术专家们，绕道阿尔汉格尔斯克和诺夫戈罗德到达莫斯科。遵照上谕，他们给安顿在贵族和商人们的寓邸里，——莫斯科变得拥挤极了。领主们对这么一大批外国人，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长列一长列的辎重大车，装着武器、篷布、木材和钢铁的加工工具、鲸须、包皮纸、软木、铁锚、黄杨树和白蜡树、大理石、一盒盒用酒精保存起来的婴儿和畸形人、烘干的鳄鱼和剥制的鸟类……老百姓过着有一餐没一顿的生活，莫斯科充斥着乞丐，连强盗都在挨饿了，而这种东西却还在源源不绝地运来！……那些吃得胖胖的、蛮横无理的外国人，正在往这个国度里涌……皇上是不是还有一点头脑呢？

有一个时期，莫斯科市集上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是彼得皇帝已经在海外淹死了(有人说他是被钉死在一个桶子里面)，又说是勒福尔特找到了一个面貌跟皇帝相似的外国人，冒充彼得，现在就要假借他的名义来统治，压迫人民，铲除旧教。警吏们把这些散布谣言的人抓起来，解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里。罗莫达诺夫斯基亲自用鞭笞和火刑审讯他们，可是没有办法找出这些带有破坏性的谣言的来源。新圣母修道院的警卫力量增强了，为的是防止跟索菲娅长公主的任何联系。罗莫达诺夫斯基把领主和有势力的贵族邀到了他的殿堂里，毫不吝惜地请大家喝酒。门口布上了火枪兵，使得客人们只好安安稳稳地坐着；就这样，筵宴一连进行了好几天。侏儒和宫廷丑角爬在桌子底下，窃听他们的谈话。一只受过训练的熊在喝得醺醺然的客人中间走来走去，用爪子捧着一杯酒，要客人们喝，谁要是拒绝，那只熊便把酒杯一摞，去抓他，扑他，试着去咬他的脸。肥胖而疲乏的“公爵皇帝”已经喝得半醉，在宝座上打盹，可他耳朵仍然很灵敏，目光仍然很锐利；但是这些客人尽管烂醉如泥，却一句废话也不说，虽然他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只是等着彼得和他的一伙儿脚底下的土地开始动摇……

没过多久，敌人公开地暴露出来了。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射击军，从立陶宛边境的部队里开小差来到了莫斯科。分别由洪德特马克、丘巴罗夫、科尔扎科夫和切尔姆内四个团长率领的四个射击军团，当初被调在那边增援总督米哈伊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就是这四个团，在占领了亚速以后曾被留在亚速和塔甘罗格构筑要塞工事，而在上年秋天，又曾跟哥萨克一起发生哗变，威胁着说要干斯坚卡·拉辛干过的事。他们对沉重的劳役厌烦得要死，都想回莫斯科，到他们的妻子那儿去，从事安静的买卖和手艺；可是他们没有能达到目的，却被赶到立陶宛边境的沼泽地区，去过那吃不饱的生活。

在莫斯科，显然有人正在等待着射击军。他们的请愿书(通过宫里一个女仆)马上给带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后院，那里住着索菲娅的妹妹马尔法公主，被监视得并不太严。就通过这个女仆，马尔法马上给了一个答复：

我们在上面的感到很踌躇：某些经常到库奎区去跟外国人

厮混在一起的领主，想要把阿列克谢太子勒死。可是我们暗中把他换掉了，这使他们很生气，竟打了年轻的皇后一记嘴巴……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皇上又是生死不明……除非你们这些射击军火速赶到莫斯科来，否则就再也不会看到莫斯科了，因为打算对付你们的一道圣旨早已下去了……

射击军拿了这封信跑到广场上，在适当的地方就嚷嚷起来："从前，索菲娅长公主总是每年八次，犒赏三百个人，而她的姊妹，那些公主们，在肉食期也给平常老百姓吃牛舌、肉冻、熏鹅、荞麦煮鸡和牛肉鸡蛋馅饼，而且她们还给腌猪肉、鱼肚、胡瓜鱼、大量的伏特加和滤过两次的蜂蜜酒……这些都是我们一向受到的皇恩……可是眼下呢，只有外国人吃得好，你们不妨统统饿死，犒赏你们酒食的钱都给花在海外买鳄鱼去了。"他们涌在射击军政厅前面闹成一片，甚至对领主伊万·鲍里索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也一点不害怕；有几个闹得最凶的人给抓了起来，押解到监狱去的时候，别人就把警卫打散，将他们放走了……

"公爵皇帝"请来戈登和阿尔塔蒙·戈洛温两位将军，商定把逃回来的射击军马上逐出莫斯科。费多尔·尤里耶维奇万分惶恐，他亲自去检查近卫军和其他的团队，可是各处全很平静，秩序也很好。他从谢苗诺沃团里挑选了一百个人，又从城市商人中招募了一些志愿兵。到了夜里，他们悄没声儿地溜进射击军驻屯的郊区，打开门户，把射击军一个一个赶出来。可是他们却谁也不作一点抵抗："啊，原来是你们吗，谢苗诺沃团的弟兄们？你们干吗这样嚷嚷？咱们本来要走啦……"大家便捡起一个盛着馅饼的袋子，一支用烂布包起来的枪，龇牙咧嘴地笑着走了，仿佛已经完成了他们到莫斯科来的任务似的……

那些射击军把索菲娅长公主的一封信带回立陶宛边境。那一天，马尔法曾经派她的侏儒到新圣母修道院去，给索菲娅长公主送一个馅饼，里面藏着射击军的那份请愿书。索菲娅就交那个侏儒带回一个答复：

射击军士兵们！……得到情报，我知道你们团队里有少数

人已经来到了莫斯科……你们的四个团，应当统统开到莫斯科来，在新圣母修道院外面扎下营垒，请求我回莫斯科，像从前一样执政……如果守卫修道院的士兵不放我出去，你们一定要对付他们，弄死他们，随后跟我一起进入莫斯科……凡是不让我出去的人，——连同他们的家仆或者士兵，——你们必须跟他们战斗……

这是一道用武力夺取莫斯科的命令。当那些逃兵带着长公主的信回到立陶宛边境他们团队里的时候，兵变就爆发了。

十二

彼得也好，大使们也好，都不太了解欧洲的政治。对莫斯科人来说，打仗就意味着：保护大草原，使它不受游牧民族的侵犯，制服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土匪式的袭击，保障跟东方的水陆交通的安全，打开通海的出口。

在他们看来，欧洲的政治仿佛是一种暧昧事儿。他们非常相信书面协定和国王们的誓言。他们认为法兰西国王和土耳其苏丹是一致的，认为作为英国国王和荷兰总督的奥兰治的威廉，曾经答应彼得在跟土耳其作战时给以援助。不料晴天霹雳，忽然传来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是由一个小贵族从波兰国王奥古斯特那儿带来的），说是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已经跟土耳其人开始和谈，而奥兰治的威廉既没有跟俄罗斯人、也没有跟波兰人商量，对这次和谈却奔走得特别卖力。

那么，他最近的种种保证，对于基督教以武力制胜圣墓的敌人所表示的那种热忱又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曾经送给彼得一条游艇……他跟他称兄道弟……他们一块儿开筵欢宴……现在该如何理解呢？

利奥波德皇帝跟土耳其人谈判和平，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他和法兰西国王之间开始了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战争，也就是说（大使们这样想）谁应当让儿子坐上马德里的王位……这固然是一件大事，可是跟英国和荷兰又有什么关系呢？

彼得和大使们很难理解，英国和荷兰的工商业者何以早就十分担忧摧毁法兰西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商业和军事霸权的战争；很难理解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或是那个的儿子登上宝座，并不意味着查理大帝那顶贵重的王冠，而是意味着装运呢绒和钢铁、丝绸和香料的船舶的自由的航路，以及富庶的市场和开放的港口；很难理解为何自己不打仗，却怂恿别人去打仗，对荷兰和英国人反而更加便宜……而更难理解的是，英国人和荷兰人由于尽力想使奥地利皇帝摆脱束缚，以便对法兰西进行战争，并坚决希望俄罗斯人继续与苏丹作战……这便是暧昧而重大的欧洲政治……

彼得回到了阿姆斯特丹。问起来自维也纳的不愉快的消息，那些市长总是支吾其词，把话题扯到商务方面去。他们对莫斯科人认为重大的另一件事也同样避而不谈……那一年，有个名叫杰米多夫的铁匠老师傅在乌拉尔发现了一个磁铁矿……维尼乌斯写了一封信给彼得：

> ……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好的矿石了，而且全世界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矿石；含铁量这样丰富，一百俄磅矿石可以提炼四十俄磅生铁。请督促大使们物色一些善于炼钢的熟练铁匠来……

英国和荷兰人对有关乌拉尔磁铁矿的谈话听得十分用心，可是一提到物色熟练工匠，他们便迟疑不决，闪烁其词，说是俄罗斯人自己担负不了这个任务，又说让他们去实地勘察一下，说不定可以由他们来承办……因此，他们在英国也好，在荷兰也好，都没有雇到熟练的铁匠。

除了这种种的操心事儿以外，又加上了射击军在莫斯科哗变的消息。维也纳一个密使写信给大使们说，他们那里也早已知道了这件事情，——有个波兰教士在城里东奔西走，散布谣言，说什么莫斯科发生了暴动，瓦西里·戈利岑公爵已经从流放地被放回来，索菲娅长公主已经重新登上王位，老百姓都宣誓效忠于她……

……………………………………………………………

> ……Mein Herr König……陛下来谕中示以射击军发生哗

变，由于政府和士兵的努力，叛乱已被镇压下去。我们都很高兴。不过我对你非常恼火，——为什么你对这件事情没有进行追查，却让罪犯回到边境上去？……上帝会做你的审判者……那次我们在郊外别墅的门厅中决定的，全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由于这里邮件的耽误，你们就以为我们都已经失踪了，那么谢天谢地，其实我们一个人也没有死，大家都活得好好的……我不明白你们从哪里得来的这种婆婆妈妈的恐惧……请别生气：我这样写，实在是出于内心的痛苦……这个星期，我们就要从这里动身到维也纳去……在那边，他们只能谈谈我们的失踪罢了……彼得……

十三

降灵节[①] 那天又清澈又宁静，街道已经打扫干净了。白桦树枝[②] 在院门和便门上逐渐枯萎。能看到的人影，只是拿着粗棍或是矛枪、站在加着沉重铁锁的小铺子外面的看守人。全莫斯科都去做祈祷了。灼热的、挟着香味的空气，从低矮的、饰着小白桦树的教堂门口飘出来。连教堂门口台阶上那一群群乞丐，在这么个一片蔚蓝的日子，听着铿锵的钟乐，也显得懒懒散散的；节日的太阳晒暖了他们乱发蓬松的脑袋和裹着破烂衣服的躯体……空气里微微有一股酒味……

这种和平的宁静忽然被一阵车轮声打破了，———辆铁轮子的漂亮小马车顺着尼科利斯基的木头铺道发疯似的疾驶着。那匹肥壮的马在腾跳飞驰，一个光着头的商人，蓝呢外衣上净是尘灰，瞪着眼珠子在马车里颠簸震荡，用鞭子抽着马儿……个个人都认得他是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到了红场，他把喘着大气的马交给那些跑拢来的乞丐，自己没命地——浑身热辣辣的，脸孔紫铜色的——冲

---

① 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

② 按照俄罗斯的古老习俗，降灵节那天要用一棵小白桦树或是白桦树枝来装饰屋子和房间。

进了喀山大教堂，最上层的领主正在里面做祈祷……这等人物，本来他连碰一碰都不敢想的，可是这会儿却把他们推开，于是看见了“公爵皇帝”那矮壮的、穿着锦缎衣服的脊背。罗莫达诺夫斯基站在古老的祭坛屏门前面一块地毯上，其余的人都站在他后面；他那黄蜡蜡、胖乎乎的脸埋在缀着珍珠的领子里头。推推搡搡地挤到他跟前以后，布罗夫金朝“公爵皇帝”深深地拜了一拜，大胆地瞅着他那双朦朦胧胧的眼睛，这双眼睛怒悻悻地肿起的眼皮叫人看着就害怕……

“大人，我是连夜从瑟切夫卡赶来的，——那是靠近新耶路撒冷的我们的村子……我带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从瑟切夫卡来的？”罗莫达诺夫斯基弄得莫名其妙，便直愣愣盯着伊万·阿尔捷米奇。“你怎么啦，喝醉了酒吗？怎么一点不懂规矩？”他愤怒得脖子都涨粗了，耷拉着的唇髭哆嗦着。布罗夫金一点也不害怕，往他耳朵边伛过去：

“四个射击军团正在开到莫斯科来。离新耶路撒冷大约还有两天路程……他们走得很慢，带着辎重车队……请您宽恕我，大人，因为这个消息，我惊动了您了……”

罗莫达诺夫斯基把拐杖往自己身上一靠，抓住伊万·阿尔捷米奇的一只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脸刷地红了，接着他转过身去，朝那些好奇地瞪着他的、衣着华丽的领主们扫了一眼……在这一瞥视下面，大家都把眼睛沉下去了。他慢慢地点一点头，招呼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走过去：

“祈祷做完了，到我那边去……关照大司祭，赶快结束祈祷……告诉阿尔塔蒙和维尼乌斯，马上去我那儿……”

随后，他意识到领主们在他背后窃窃私议，便又转过半个身子，镇静地朝他们望着……大家都那么惶恐，连画十字也给忘了……屋子里一点声息也没有，只听到香炉在铮铮作响，一只鸽子在拱顶下面用翅膀拍着一扇尘封的窗子。

十四

洪德特马克、丘巴罗夫、科尔扎科夫和切尔姆内四个团，驻扎在

被称为新耶路撒冷的复活修道院的墙外一片潮湿的低地上。一颗星星在那带有阶磴的巴比伦式的钟楼后面一抹苍茫暮色中闪烁。修道院一片漆黑，大门都紧闭着。低地上也是黑糊糊的；篝火都已经给踩灭了。大车吱吱作响，传出来粗厉的噪音；那天夜里，射击军打算带着辎重车队渡过狭窄的伊斯特拉河，走上莫斯科的大道。

由于搜索草秣，他们在修道院和瑟切夫卡村都耽搁了一些时候。从莫斯科近郊回来的侦察兵说，那边十分慌乱，领主和大商人们正在往他们的村子和领地上逃窜。城里人都在盼望射击军，只要射击军一到，他们就会杀死城门口的哨兵，让团队开进城去。沙因统帅已经集合了布特尔斯基团和勒福尔特团里大约三千名从前的游戏兵，他们会作战，可是全体人民大概会支援射击军，而射击军的女眷早已磨快了长矛和斧子，正在发疯似的到处奔跑，希望跟她们的丈夫、儿子和弟兄见面……

整整一天，团队里展开了争论，——有人想直接冲进莫斯科，还有人说，他们应当绕过莫斯科，到谢尔普霍夫或是图拉去掘壕驻守，从那儿他们可以派出急使去顿河和乌克兰城市，号召哥萨克和射击军支援。

“干吗要去谢尔普霍夫？……让咱们回家，回到咱们的驻屯区去……”

“咱们不愿意困守在包围当中……对咱们来说，沙因算得了什么？……全莫斯科的人，咱们都要发动起来……”

“咱们发动过一次，可并没有成功……这是件危险的事哪……”

“他们有戈登和克拉格上校，还有他们的部队……那可不是玩儿的……”

“咱们已经累了……再说，火药也不多……还是坚守一下的好……”

奥夫谢·勒若夫爬到一辆大车上。他已经被选为五百人长。还在最初发生哗变的托罗普采，他们就把军官和上校们撵走了。吉洪·洪德特马克拍马奔逃，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科尔扎科夫脑袋给打伤了，好容易越过一条断桥逃到了对岸。当下他们就召开了一个大会，选出了射击军的首领……奥夫谢喊破嗓子，大声嚷道：

“哪个人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咱身上穿的都已经破烂了。从去年起，我没有梳过胡子，也没有洗过澡……让那些穿衬衫的人去坚守吧……可是咱们，咱们只有一个想法——回老家去……”

“回家去！回家去！”射击军士兵跟着都嚷嚷起来，爬到了辎重大车上。“索菲娅写给咱们的话，你们难道已经忘了吗？咱们应当去救她，越快越好。要是不赶快，咱们就都会完蛋……弗兰契什卡[1]·勒福尔特会骑在咱们的脖子上，直到咱们死了才罢……咱们不如现在就打，把索菲娅拥上皇位……咱们会得到军饷、粮食和自由。咱们要把记功碑重新树在红场上。咱们要把那些领主从钟楼上往下抛，抢劫他们的屋子，拿来分掉；什么东西长公主都会让咱们拿的……至于那个外侨区，将来谁也不会记得它原来是在哪儿了……”

射击军的几个主谋者——图马、普罗斯库里亚科夫、佐林、叶尔什……跳到奥夫谢的大车上，弄响着刀鞘里的军刀……

“弟兄们，开始渡河吧……”

“谁不去莫斯科，就叫他坐木橛子[2]……”

许多人往一辆辆大车那儿冲去，疯狂地呵叱着牲口。辎重车队和一群群射击军涌向雾蒙蒙的河边……可是在对岸模模糊糊的灌木丛中，有个像是小旗一样的东西在挥动，还有一个嘶哑的嗓音在吆喝：

“站住！站住！……”

仔细一打量，他们辨认出一个身披铠甲、头戴翎毛钢盔的人站在水边。他们认出来是戈登。大家静下来了……

“射击军士兵们！”他们听到他的嗓音。“我带来了四千名效忠于皇上的军队……我们已经占有了作战的优势阵地……可是我极不愿意叫弟兄们流血。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样，要到什么地方去？”

“到莫斯科去！……回家去！……我们要饿死了……我们衣衫都这样破烂……”

---

① 勒福尔特的名字叫弗朗茨，这里射击军按俄国人的名字的变化规则，将弗朗茨改为弗兰契什卡，带有蔑视的意味。

② “坐木橛子”是帝俄时代一种极残忍的处决犯人的刑罚。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潮湿的林子里去？……”

“我们的人在亚速给屠杀得还不够吗？……从亚速回来，我们吃死人的肉还吃得不够吗？……”

“我们修筑要塞工事，人都给折磨坏了……”

“让我们回莫斯科去……我们在家里待三天，三天过后我们投诚……”

他们喊罢以后，戈登便用双手放到嘴边，嚷道：

“很好……不过只有傻瓜才会在黑夜渡河。傻瓜！……伊斯特拉是一条很深的河，你们会让辎重大车都沉没的……你们不如在那边等一下，我们在这边等一等，到明天再谈……”

他跨上一匹高头大马，往黑暗中疾驰而去。射击军士兵们迟疑了一会，闹嚷嚷地争论了一阵，随后动手生篝火，煮稀粥了……

当太阳从万里无云的晓空中升起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伊斯特拉河对岸小丘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整齐队伍，以及他们上面那装在绿色炮架上的十二门铜炮。引火线正在冒烟。左岸站着五百名龙骑兵，带着他们的旗子。右岸，鹿砦和隘口后面守着其余的部队，截断了通往莫斯科的道路……

射击军一阵吆喝，急忙把牲口套上大车；随后按照哥萨克的款式，将大车摆开一个方阵……戈登带着六名龙骑兵，慢慢步下小丘，往河边驰去；他的黑马嗅了嗅河水，一阵蹦跳，便涉过浅滩到了这边。射击军士兵把将军团团围住了……

“听着！……（他举起一只戴着臂铠的手……）你们都是善良而有理智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动武？把主谋者交出来，将那些逃到莫斯科去的坏蛋统统交给我们。”

奥夫谢朝那匹马扑过去，他的胡子纠结在一起，眼睛红焰焰的：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坏蛋……倒是你们这批混账东西管俄罗斯人叫做坏蛋！我们的脖子上都挂着十字架……也许不喜欢这种十字架的正是弗兰契什卡·勒福尔特吧？”

他们越围越紧，发出一片嗡嗡的响声。戈登半闭着眼睛，坐在马背上一动也不动：

“我们不让你们走进莫斯科……听听一个老战士的话吧，别搞这

种哗变了。这样干,你们不会有好结果……”

射击军士兵越来越激动,竟用下流话谩骂起来了。高身量、深色头发、眼睛像鹰一样的图马,爬到一门大炮上,手里挥动着一张纸……

“我们的委屈统统写在这上头……让我们过河去,哪怕只让三个人去,我们要向弟兄们宣读这个请愿书……”

“现在就宣读吧!……戈登,听着!……”

图马用拳头劈了下空气,结结巴巴地念道:

> ……在亚速,为了要使俄罗斯人的虔敬心受到严重的损害,邪教徒弗兰契什卡·勒福尔特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把最优秀的莫斯科射击军带到了城下,配置在最危险的阵地,因而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由于他的阴谋,挖掘一个地雷坑道,使得我们三百多射击军又牺牲了……

戈登用马刺撞了下马肚子,想去夺那个请愿书。图马往后边一闪,射击军士兵也都疯狂地嚷嚷起来。

图马继续往下念:

> ……也是出于他弗兰契什卡的阴谋,全体人民受到了百般侮辱,又是什么剃须,又是什么抽烟,我们那年深月久的虔敬心彻底给摧毁了……

戈登眼看着没有希望让自己的嗓音压倒那些射击军,便让坐骑用后蹄直立起来,等人群散开以后,才向河边疾驰而去。大家看见他在统帅营帐旁边跨下马来。没隔一会,夕阳的斜晖把神甫们身上的法衣照得闪闪泛光。于是射击军士兵也要求做一次作战前的祈祷。他们把一条马被铺在一个炮架上,上面放一只饮马用的木槽,以便祝福时洒圣水。大家把帽子摘下了。赤脚的、衣衫破烂的神甫们虔诚地开始祝告了……“求您赐给我们胜利,主啊,让我们征服夏甲人、非利士人以及一切的异教民族吧……”

河对岸,沙因的营帐旁边,那些士兵早已站起来在吻十字架了,而这边的射击军却仍然跪在地上唱着。他们画了十字,才走去拿火枪,咬断子弹梢,装上火药。神甫们卷起破破烂烂的法衣的长巾,走

到大车后面。这时候，小丘上的十二门大炮一下子都发射起来……炮弹嗞嗞地打大车的顶上飞过去，在修道院的墙边炸开了，扬起大堆大堆的泥土……

奥夫谢·勒若夫、图马、佐林和叶尔什挥动他们的军刀：

“弟兄们，前进！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啊！……”

“咱们要用强力攻下莫斯科！……”

“编成一个个连队！……”

“大炮，把大炮滚回来！……”

射击军士兵杂乱无章地往前冲，把帽子抛向空中，疯狂地喊着事先约定的口令：

“谢尔吉耶夫！谢尔吉耶夫！”

克拉格上校下令把大炮瞄得低些，于是炮兵连就将炮弹射向辎重大车。木片纷飞，牲口踢着腿倒了下去。射击军士兵用火枪的排枪和四门大炮的排炮还击着。小丘上发出的第三次齐射，正巧打中射击军连队最密集的地方。有些人企图冲向拦住莫斯科大道的鹿砦和隘口，可是在那儿却遇到了布特尔斯基团和勒福尔特团的迎击。大炮第四次轰响了，小丘给浓烟笼罩起来。射击军连队乱成一团，大家往这边那边乱转，撒腿逃窜。他们往四面八方奔跑，把军旗、武器、衣服和帽子都丢弃了。龙骑兵渡河追击，仿佛狗赶羊群一般，把逃命的人赶回他们的营寨。

就在那一天，沙因统帅将营垒移近修道院的墙垣，着手侦查。射击军士兵没有一个出卖索菲娅，或是提到她的信件。他们哭着，露出他们的创伤，抖着他们的破烂衣服，都说他们开往莫斯科只是出于一时的狂乱，可是现在已经清醒过来，自己明白实在是错了。

图马被吊在拷问架上，背上的肉已经被鞭子抽得片片碎裂，可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憎恨的眼色盯着那些拷问他的人。图马、普罗斯库里亚科夫以及五十六个最凶悍的射击军被吊死在莫斯科大道上。其余的人都给押解到监狱和修道院去了……

十五

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见过像维也纳朝廷上的政客那样善于躲闪和撒谎的人……彼得只是作为一个私人，受到尊敬的接待。利奥波德亲昵地称他为"老弟"，可也仅仅是在旁边没人的时候；每回来访，他总是隐姓埋名，而且总是在夜里，又是戴了半截面具。在谈到跟土耳其的和平谈判时候，那首相对什么都同意了，一点没有异议，样样都答应，可是临到决定，他又像鳗鱼一样滑了出去。彼得跟他说："英国人和荷兰人仅仅为了他们商业上的利益在奔走张罗，你们用不着样样事情都非听从他们不可啊……耶路撒冷总主教曾经写过信来，请求我们保护圣墓……难道对贵国皇帝来说，圣墓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吗？……"首相答道："您这种崇高而且宝贵的意见，敝国皇上是完全赞同的，不过在过去十五年的战争中，已经耗费了无数的金钱，因此就眼下来说，和平就成为唯一重要的事了……"

"和平，和平，"彼得说道，"可是你们正在准备跟法兰西作战嘛，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可是作为回答，那首相只是高高兴兴地眨巴一下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仿佛一点不懂似的。彼得告诉他，他需要土耳其的刻赤要塞，请皇帝在跟土耳其签订和约的时候，替莫斯科要求这个刻赤。首相答道，维也纳朝廷对于这种要求不用说是热烈赞同的，不过在刻赤这个问题上，他预见到有极大的困难，因为土耳其人是不习惯于不经过战争而放弃要塞的……

一句话，维也纳的访问结果一点也没有好处。甚至连大使团递交国书和致送礼物，也没有举行隆重的接见仪式。他们准备同意大家脱帽穿过接待室，而且只限四十八个普通公民搬运礼物，可是十分坚持在走进礼厅的时候，侍从长必须高声宣布沙皇的封号，哪怕不是全衔也好，而沙皇的礼物不应当放在皇帝脚边的地毯上……"我们不是楚瓦什人①，也不是来向皇帝进贡的，而是一个同等伟大的民

---

① 俄罗斯东部的少数民族。

族……”宫内大臣却微微一笑，把双手一摊，说道：“这种闻所未闻的要求，就怕怎么也不可能满足了……”

他们在这儿，比在荷兰更加沉痛地认清了欧洲政治的实质。为了解闷，他们去看歌剧，觉得很惊奇。他们又去参观城外的堡寨。他们也参加了宫中一次盛大的化妆舞会……

彼得早已准备动身前往威尼斯，却从莫斯科寄来了罗莫达诺夫斯基和维尼乌斯的信，报告他射击军在新耶路撒冷的哗变。

…………………………………………………………………………

……Mein Herr König……六月十七日的来信，我已经收到了。在那封信里，您大人告诉我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的种子正在生发繁殖，——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求您务必坚决，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扑灭这个火焰……

虽然离开眼下这种有用的工作，我们觉得十分可惜，不过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就要回到您那边，时间会比您所预料的更早……彼得……

十六

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做祈祷的时候，“公爵皇帝”吻过了十字架，登上读经台，把脸转向那些领主，用拐杖杵了杵石板：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陛下已经启程回莫斯科了。”

随后，他从人群中磨磨蹭蹭地穿过去，坐上镀金的马车；马车后面脚镫上站着两个身高七尺、面目狰狞的扈从，在莫斯科街上轰隆隆地疾驰起来了。

这个消息如同一个霹雳，叫领主们大吃一惊。一年半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和平与宁静……而现在，那只年轻的鹰又要飞回来了！这就是说要跟瞌睡和安睡告别，——又得把假面具戴上了。而且，怎样承担射击军哗变的责任？承担跟鞑靼人作战时行动迟缓的责任？承担国库空虚的责任？承担一切正要开始、可又不知为什么还没开始的事情的责任？我的天哪，多么倒霉啊！

现在，再也谈不上休息，再也谈不上安乐了。大国家杜马一天要开两次会。所有的商店掌柜奉命关上店门，到大度支政厅去清点铜币，限三天完毕……各政厅的秘书官们得到通知（愿上帝保佑），如发现政厅工作中有任何不正常现象，均必须加以整顿。在此期间，助理书记官和录事们不得回家过夜，固执任性分子必须好生管住……

领主们为迎接圣驾作着准备。有人从大箱子里拿出那些讨厌的外国服装和假发，为了防止虫蛀，上面都撒着薄荷粉。他们奉命从餐厅里撤去多余的圣像，把能够找到的镜子和人像挂到墙上去。叶夫多基娅带着太子和彼得最亲爱的姐姐纳塔利娅急急忙忙从圣三一修道院赶来了。

九月四日黄昏，两辆满是尘土的马车在"公爵皇帝"府邸的铁门前面停下了。从马车里走出来彼得、勒福尔特、戈洛温和缅希科夫。他们敲着门。看门狗在院子里凶悍地狂吠。开门的士兵认不出来是沙皇。彼得将他一把推开，带着大臣们穿过肮脏的庭院，走到那立着球形和螺旋形的柱子、遮着铅皮屋顶的低矮的门廊那儿。门口蹲着一头驯养的熊，有根链子把它系着。罗莫达诺夫斯基把一扇玻璃窗往上一推，朝下望着，——他那虚肿的脸高兴得哆嗦起来了。

十七

从罗莫达诺夫斯基府邸出来，沙皇坐着马车赶到了克里姆林宫。叶夫多基娅早就知道他要到来，已经打扮齐整，腮帮红扑扑的在等着他。沃罗比伊哈穿着一件漂亮的短外衣，眯缝着眼睛，笑嘻嘻的，在皇后用的边门廊庑下守望着。叶夫多基娅不时从窗子里望出去，看看那站在从门缝中漏出去的亮光里的沃罗比伊哈，等着她的信号，——挥一挥手绢儿。那女人忽然跑进寝宫来了：

"他来啦！……可是他径直到纳塔利娅公主的门廊里去了……待我跑去打听一下……"

叶夫多基娅的脑袋突然空荡荡的，她感觉到有种不祥的兆头。她气力也没有了，便颓然沉落在一把椅子里。窗外是繁星满天的秋夜。在别离后的一年半当中，彼得从来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现在

他回来了，可又马上跑到纳塔利娅那里去……她捺响着手指头……“我们一向在神仙似的清静和愉快中生活。现在他又飞下来，要折磨我们了！”

她猛一下子站起身……阿廖申卡[①] 在哪儿？她要带他一起跑去见他父亲……在门口，她跟沃罗比伊哈撞了个满怀……那女人大声地嘟囔道：

“我亲眼看见了……他走进纳塔利娅的房里……用胳膊搂住她，她就哭起来了……他板着脸……腮帮搐动着……唇髭往上卷起来。他穿着一件灰西装，口袋里露出一块手帕，还有一只烟斗。靴子那么大，也不是本国货……”

“傻瓜，傻瓜，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他跟她说：‘我的亲姐姐，我想看看我的独生儿子……’这么着，她就转身出来把阿廖申卡带进去了……”

“毒蛇，毒蛇，纳塔什卡！”叶夫多基娅自言自语地说道，嘴唇哆嗦着。

“他把阿廖申卡抱起来，贴在胸口上，吻他，抚摩他……随后，他才把他放下了，将那顶外国帽子往额头上一扣，说道：‘我要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睡觉了……’”

“那么他去了没有呢？”(她抓着脑袋)

“他去了，亲爱的娘娘，我的温柔的天使，他去了，去了，不是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睡觉，便是上外侨区去了……”

十八

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便有一辆辆轻便轿车、大马车，一个个乘马的人络绎不绝地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领主、将军、上校、世袭的显贵、杜马秘书官们，都急急忙忙地赶去觐见刚刚回来的主上。他们从挤满了人的门厅里推推搡搡地穿过去，担心地问：“哦，怎么样？皇上怎么样？……”人们怪样地笑了笑，答道：“皇上心情很

---

① 彼得的儿子阿列克谢的小名。

愉快……”

他是在一间很大的、新近装修过的殿堂里，一张摆满了水壶、玻璃杯、有柄酒杯和冷盘的长桌旁边接见的。菸草的烟霭在阳光里白茫茫地一团团漂浮着。从皇上的外表看，他不像是个俄罗斯人，他穿着一件细呢子的西式上衣，颈脖周围钉着一圈花边，如同女人家穿的那种式样；他消瘦了一些，蓄着往上卷起的深色的短唇髭，戴着一顶丝一般的小小的假发，坐在那儿，一只穿粗毛线袜的脚伸在椅子底下，姿势也不像是俄罗斯人。

朝臣们穿着长长的皮大衣，翘起了胡子，瞪出了眼睛，朝着皇帝走过去，按照各人的官阶行了礼，——有的下跪，有的打躬。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彼得脚边那两个丑陋的侏儒托莫萨和谢卡手里拿着剪羊毛的剪子。

受了大家的敬礼以后，彼得把有些人扶起来，吻吻他们，对另一些人，拍拍他们的肩头，可是向每个人，他都高高兴兴地说：

“瞧，胡子蓄得好长啊！我的天，在欧洲，他们就笑话这种胡子……把你们的胡子借给我，来纪念这件快乐的事吧……”

领主、公爵、总督，年老的和年轻的，都慌了神，摊开双臂呆呆站在那儿……托莫萨和谢卡踮起脚，用剪羊毛的剪子把他们梳理得很整洁、保养得很好的胡子一一剪掉。古老的美髯掉在沙皇的脚边。被剪掉了胡子的领主，悄没声儿地掩着脸，索索地直打抖，可是沙皇却亲手捧给他一大杯三倍浓度的胡椒烧酒：

“为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干一杯……参孙① 的头发也给剪掉了……（他瞪出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向朝臣们扫了一下，还竖起一根手指。）为什么现在要把胡子剪掉呢？因为这样会使女人们喜欢，——这是巴黎最新的花样儿。哈！哈！（他干笑了两声）如果你们惋惜你们的胡子，那你们不妨把它放进你们的棺材里，在阴间它还会贴在你们的脸上的……”

要是他粗声厉气或是暴跳如雷，要是他大声吆喝，要是他揪住他

---

① 中古犹太神话中的英雄，据说具有非凡的力量，但若剃掉了他的头发，他的力量就没有了。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

们的这些胡子，或是爱怎么威胁就怎么威胁，倒反不会这样可怕……可是他却莫测高深，完全是种外国味儿，根本变了一个模样，——他的微笑使你的心都会凝冻起来呢……

桌子一头，有个波兰理发师正在手忙脚乱，把肥皂泡涂上那些给剪掉了胡子的下巴颏，刮啊剃的……然后他擎起一面镜子，让受伤残的领主照见自己那光光的、丢人的脸，连同那歪歪的、孩子似的嘴……有些被刮光了下巴颏的人，喝醉了酒，就站在桌子旁边哭泣……只有从他们的服装上才认得出那是统帅沙因，领主特罗耶库罗夫，公爵多尔戈鲁基、别洛谢利斯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沙皇用两个手指箝住他们那剃光的腮帮，说道：

“现在，你们即使在朝廷上露脸，也用不着害臊了……”

十九

彼得到勒福尔特那里去吃饭。他这位亲爱的朋友弗朗茨，快近中午的时候才醒来，坐在那钉着镀金皮子的、宽敞而满是阳光的寝室里，对着镜子打呵欠。仆人们正在忙着给他穿衣服，卷头发，扑发粉。从汉堡带回来的两个侏儒，在地毯上玩耍。家务总管、马厩总管、执事长和卫士长都必恭必敬地远远地鹄立着。彼得走进来，按住弗朗茨的肩头，免得他起立，一边往镜子里瞅着他的脸：

“他们干的不是侦查，而是罪恶的纵容和放任……刚才沙因已经告诉我了，那个傻瓜自己却还不知道线索已经抓在他手里……有个名叫法拉列耶夫的射击军，给押去上绞刑时，向士兵们嚷道：‘你们吃掉了狗鱼，可把它的牙齿还留着呢……’”

彼得那直瞪着镜子的狂暴的眼睛暗晦下去了。勒福尔特转过身子，吩咐所有的人都出去……

“弗朗茨……刺还没有拔掉啊！……今天，我叫领主把胡子剃掉的时候，我的五脏六腑都沸腾起来了……我想了想这批喜欢喝血的蝗虫！……他们知道，他们全知道，可是他们不吱声，他们隐瞒着……这不是平常的暴动，他们不是要回到自己老婆那里去……可怕的事情正在这里酝酿着……全国都染上了坏疽病……腐烂的四肢

非用刀来砍掉不可……必须用血的保证来约束领主们，那些大胡子们……这些米洛斯拉夫斯基的余孽！弗朗茨，诏书今天一定要下去了，——立刻把那些射击军从监狱和修道院转解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

二十

吃饭的时候，他好像又高兴起来了。有几位客人注意到他身上有种新的特点：黝沉沉的、聚精会神的眼色。在闲谈说笑之间，他忽然会沉默下来，把眼光紧盯在这个或是那个人身上，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寻根究底的、不人道的逼视……随后他扇动着鼻孔，又会笑眯眯的，喝着酒，木钝钝地大笑起来……

那些外国人，——兵士、水手、工程师，高高兴兴地坐着，自自在在地呼吸着。可是俄罗斯人却觉得惴惴不安。音乐奏响了，大家等着仕女们来伴舞。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瞅着彼得那双搁在桌子上的手，——这双手一忽儿抓紧，一忽儿松开。勒福尔特正在讲着法兰西国王的情妇们的轶事。喧嚷声越来越响了。彼得忽然像公鸡那样尖叫一声，跳起身子，隔着桌子朝沙因发疯似的伛过去：

“坏蛋！坏蛋！”

他把椅子一推，从屋子里冲出去。客人们都张皇失措，站起来了。勒福尔特赶到一个个人面前，想法安定他们。乐队闹嚷嚷地吹奏着。第一批仕女出现在门厅里，正在整理她们的假发和衣衫……所有的视线都被一个雍容华贵、眼睛碧蓝的美人儿吸引住了，她头上高高地堆着一个浅灰色的蓬松发髻，身上穿着一条十分宽大的、镶着金边的绸裙，袒露的肩头和手臂白皙而且迷人。她对谁也不瞅一眼，走进了大厅，用最优雅的姿势慢慢地行了个屈膝礼，就这样站在那儿，朝上望着，手里拿着一枝玫瑰花。

那些外国人都在性急地打听：“这是谁啊？”原来她是极其富有的商人布罗夫金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沃尔科娃。勒福尔特吻了吻她的手指尖，请她伴舞。一对对舞侣走出来了，挪挪擦擦地移着步，鞠着躬。随后，突然又是一阵混乱：彼得扇动着鼻孔回来了，

一眼望见沙因，他就马上拔出宝剑，往那向后闪避的统帅面前的桌上用力一砍。玻璃碎片飞起来了。勒福尔特朝他冲过去，可是彼得却用臂肘撞了一下他的脸，又拿宝剑向沙因抡了一回。

“我要把你的团队，你的上校们统统砍个稀烂，你这个坏蛋，你这个下贱的流氓，傻瓜……”

阿列克萨什卡撇下了舞伴，大胆地走到彼得面前，一点也不管那柄宝剑，就把他抱住，跟他打了个耳磕。宝剑掉在地上，彼得往阿列克萨什卡的假发上喘着气：

“浑蛋，嘿，浑蛋！竟把上校的头衔当作买卖……”

“不要紧，明－赫尔茨，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且喝点儿匈牙利酒吧……”

事情过去了。彼得喝着匈牙利酒，随后用一根手指威胁地朝沙因抡了抡。他把勒福尔特招了来，亲了亲他那肿乎乎的鼻子：

“安娜在哪儿？你打听过她的消息没有？她好吗？”他搐动了一下闭得紧紧的嘴，瞅着从高高的窗子里流进来的橙黄色的残晖……“等一等，待我自己去找她……”

蒙斯寡妇家里，人们拿着蜡烛正在跑来跑去，房门大声地开啊关的。寡妇和婢女们都累得要死了。出了这么件倒霉事儿：安欣正在生气，因为她的衬裙浆得不好，这就不能不重新浆过，重新熨过。安娜坐在楼上，戴着扑了粉的假发，可是衣服还没穿齐整，只披着一件扑粉时穿的罩衫，正在补一只袜子。彼得经过那个吃惊的寡妇和那些婢女，跑到楼上的时候，看见的正是这副样子。

安欣站起身来，把头往后一仰，轻轻地哎了一声。彼得把她这个衣服只穿了一半的、亲爱的人贪婪地抱住了。在这间低矮的屋子里，她的心怦怦地剧跳着。

二十一

戴着镣铐的射击军从各处解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给拘禁在村舍和地窖里。

九月底开始侦查。彼得、罗莫达诺夫斯基、吉洪·斯特列什涅夫

和列夫·基里洛维奇都参加了审讯。在村子里那些拷打囚徒的房子前面，彻夜都燃烧着篝火。在十四个刑讯的地方，射击军士兵给押上拷问架，受鞭刑，随后被拖到场院上，搁在燃烧着的麦秸上熏炙。他们给灌下了伏特加，人就苏醒过来了，于是又被反缚着双手吊起来，逼他们招供主谋者的名字。

两星期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奥夫谢·勒若夫给烧红的铁钳弄折肋骨的时候，因为受不了痛苦，爱惜自己的生命，便供出了索菲娅的那封信，他说他们是奉了她的命令才赶到新圣母修道院去，拥戴她登上皇位的。奥夫谢的哥哥康斯坦丁，在第三次流血的时候，供出来射击军士兵已经把那封信踩进了新耶路撒冷中央那座钟楼底下的粪堆里。参加密谋的还有马尔法公主、阿夫多季和韦尔卡两个侏儒——索菲娅的亲信，这些人也被揭发出来了……

可是在严刑拷打之下招供的，为数很少。射击军只承认武装暴动，却不承认阴谋活动……这种至死不屈的顽强精神，使彼得感觉到了他们怀恨他的全部力量……

他黑夜待在刑讯室里，白天跟外国工程师和工匠们商量事情，或是检阅军队。傍晚，他动身到勒福尔特，或是到任何一位大使或者将军那儿去吃饭。一到十点，在哗笑、音乐和“公爵教皇”的愚蠢行动中，他便站起身来，挺直了脑袋，大踏步穿过举行宴会的礼厅，到了黑洞洞的庭院里，坐上一辆双轮轻便马车，用毛线围巾掩住脸，以抵御凛冽的寒风，顺着霜冻的道路，往燃烧着篝火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驰去……

………………………………………………………………………………

皇家大使馆有位秘书，把那些日子里他所看到的以及人家告诉他的事记在日记里。他写道：

> ……丹麦大使的随员，出于好奇，访问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他们经过了各处的牢房，向一个地方走去，从那里发出来的最凄厉的喊声表明那边有着最可怕的惨剧……他们害怕得直打哆嗦。他们已经看见了三间小木房，里边满地都是血水，甚至一直流进了门廊，这时候，更怕人的尖叫和最痛苦的呻吟使得他们再想看一看第四间小木房里所出现的恐怖场面……

可是刚一进去，他们吓得连忙冲出来，因为他们撞见了沙皇和那些领主。沙皇站在一个吊在天花板上的、赤身裸体的汉子前面。他们进去的时候，他就转过头来，神情显然极不愉快，因为让外国人看到了他这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纳雷什金跟在他们后面跑出来，问："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一句话也没说，他便吩咐他们马上到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的府邸里去……可是这些人员感觉到自己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就不去理睬这种极为无礼的命令。可是，有一个军官却在他们后面疾驰追踪而来，企图赶上他们，拦住他们的牲口。优势自然在使馆随员的一边，——他们人多，而且勇敢……但是一看那军官打算采取断然措施，他们就逃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后来我打听出这个军官的名字，——阿列克萨什卡，沙皇的宠臣，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

……一项新的金钱捐税规定出来了：在衙门里当差的官员，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所担任的职位缴纳税款……

每到晚上，在勒福尔特寓邸中举行帝王般豪华的各种娱乐晚会。客人们大家观赏烟火。沙皇如同一个火的精怪，在木叶已经枯落的花园里跑来跑去，燃放照明和花筒。阿列克谢太子和他的姑姑纳塔利娅公主也一同观看，不过是从另外一间屋子的窗口观看的……在舞会中，大家一致认为最美丽的女人是安娜·蒙斯，大家说她就要取代沙皇的结发夫人，他正打算把后者送进一所遥远的修道院……

……………………………………………………………………

……十月十日，开始执行死刑，沙皇邀请所有的外国使节出席观看。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一排营房前面，有一片隆起的广场。这便是行刑的场所：这里一向立着示众的柱子，罪犯的首级就扎在那上头。一团全副武装的近卫军，包围了这块土墩。许多莫斯科人已经爬在屋顶和大门上眺望。夹杂在普通观众中的外国人，不准走近刑场。

断头台早已准备好。刮起一阵寒风，个个人的脚都给冻坏

了，他们却还不能不等候很长一个时间……后来，沙皇带着他的宠臣亚历山大赶到了，跳下马车，就在一座断头台的附近站着。在这段时间里，一大群死囚走上来，把个倒霉的广场都给挤满了。一个录事，从广场的这一处到广场的另一处，站在有个士兵给他放好的长凳上，向民众宣读叛乱分子的罪状。人们都默不作声，刽子手便开始他的工作。

那些不幸的人不能不依着次序，挨着个儿地走上去受刑……从他们的脸上既看不出悲伤，也看不出临死时的恐惧。这种近乎毫无感觉的勇敢精神，我认为决不是由于他们的坚强刚毅，而只是由于他们记起了曾经受过的那种惨无人道的拷打，他们不再珍惜自己，而是憎厌他们的生命了……

有一个犯人，被妻子儿女一直送到断头台上，——她们发出凄厉刺耳的哭声。可是那个人却镇静地把一双手套和一方花手帕交给她们，作为纪念，随后把脑袋搁在断头台上。

还有一个人，往刽子手那儿走去，擦身经过沙皇面前的时候，竟大声地说：

“让开，皇上，我要在这儿跪下呢……”

有人告诉我，那天沙皇向戈登将军诉说射击军的执拗劲儿：即使在斧子下面，他们也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事实上，俄罗斯是十二分顽强的……

……………………………………………………………………

新圣母修道院前面立着三十个绞刑架，排成一个四方形，有两百三十名射击军士兵就在那上面被绞死了。向索菲娅长公主呈递劝进书的三个主犯给绞死在修道院墙上，正对着索菲娅的修道室的窗口。吊在中间的那个人，死僵僵的手上还系着那份请愿书。

……………………………………………………………………

参加暴动的那些神甫被处死刑的时候，沙皇也到场了。刽子手把两个神甫的手和脚用铁棒打折了，随后活活地放在车轮上。第三个神甫给砍了头。有人听到那两个还没有死的神甫在嘀嘀咕咕地抱怨，第三个神甫居然受到这样的处置，能够这么快



就死了……

…………………………………………………………………………

显然为了要证明射击军企图用暴力侵入的城墙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沙皇下令往城墙炮眼里插进木头，每一根木头上绞死两名叛乱分子。就用这种办法，这一天里处决了两百多人……被绞死的射击军在莫斯科周围筑成一道别致的栅栏，这不论在哪一个城市大概都不会有过。

…………………………………………………………………………

……十月二十七日……今天的执行死刑跟以往几次都很不一样。执行的时候，用了种种不同的方式，而且几乎都是难以置信的……三百三十个人同时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红场。这种大规模执行死刑之所以能够做到，只是因为所有的领主、杜马成员、秘书官都奉旨担任了刽子手的工作。沙皇的疑心病重到了极点；好像他怀疑个个人都对那些被处死刑的叛乱分子怀有同情。他决定用血的保证来约束所有的领主……这些出身高贵的缙绅统统赶到了广场，一看那面临着他们的考验，早已在索索打抖了。他们每个人面前放着一个死囚。每个人必须向自己面前的罪犯宣读罪状，随后执行死刑，亲手砍下他的脑袋。

沙皇坐在一把从皇宫里搬来的安乐椅上，冷眼瞅着这种恐怖的屠杀。他身体不太舒坦，——因为牙痛，两边腮帮都肿起来了。一看见领主们那么不习惯于干刽子手的职务，有许多人竟然双手发抖，他便勃然大怒了……

勒福尔特将军也被请去承担刽子手的义务，可是他托词推掉了，说是在他国内这样的事是不干的。三百三十人差不多同时被抛上了断头台，给砍下了脑袋，可是也有进行得不太顺利的。鲍里斯·戈利岑就没有砍在他那受害者的颈脖上，而是砍在他的背上；要不是亚历山大把斧子灵活地一使，不慌不忙地劈开那个倒霉的人的脑袋，那么几乎已经被砍成两段的那个射击军一定会受到难熬的痛苦。亚历山大夸耀着，说他那一天斩下了三十个首级。“公爵皇帝”亲手杀掉了四个。有些领主脸色煞白，软弱无力，弄得不能不叫人扶走了。

………………………………………………………………………

严刑拷打和执行死刑延续了整整一个冬天。作为这些事情的反应,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阿斯特拉罕,顿河和亚速,都发生了暴动。刑讯室全给塞满了,几千具新的尸体在莫斯科城墙上随着暴风雪摇曳。全国笼罩着恐怖。古老的秩序躲到阴暗的角落里去了。拜占庭的俄罗斯已经临到了末日。在三月的风里,波罗的海沿岸好像出现了一些商船的幻影。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一

公鸡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啼着。二月的曙光勉强地透出来了。几个守夜人被羊皮长袄的衣襟缠住，正在撤去街上的鹿砦。炊烟低低地笼罩着地面，热面包的香味弥漫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一队骑着马的巡逻兵走过，问那些守夜人夜里有没有发生抢劫的事情。“怎么会没有抢劫啊？”守夜人回答，“他们到处都在抢东西呢……”

莫斯科不很乐意地醒过来了。敲钟人爬到了钟楼上，冻得直哼哼，等着“伊凡大帝”钟敲响。大斋节的钟声慢悠悠、懒洋洋地回荡在雾茫茫的街道上空。教堂的大门嘎嘎地响着，打开了。有个教堂管事舔了舔手指，摘去了长明灯上的灯花。乞丐、残废者和畸形人，慢吞吞地走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坐下了。他们空着肚子在低声骂街。他们画着十字，朝着黑洞洞的教堂门廊里边暖融融的烛光摇晃着身子。

一个装疯卖傻的假先知，赤着脚，跳跳蹦蹦地过来了，他浑身发臭，光着脊背，去年夏天的草刺还留在他头发里。于是教堂前门的台阶上，大家哎呀了一声：这个“神人”的手里抓着一大块生肉……这就是说他又要讲些什么话，弄得全莫斯科都要窃窃私议了。他当门一坐，把有麻瘢的鼻孔伏在膝盖上，等着更多的人聚拢来。

街上看得清了。篱栅门砰砰地响着。商人们走出来，腰带束得紧紧的。他们打开店门，都不像从前那样麻利了。一群乌鸦在浮云底下飞翔。那年冬天，沙皇一直在用生肉喂鸟，不知从哪儿飞来了无数的鸦群，把所有的圆屋顶统统都弄脏了。教堂门口那些乞丐，小心谨慎地说道：“战争和瘟疫就要来了。都说这个冒牌的皇朝，只有三年半的寿命了……”

往年这个时辰，基塔城总是充满了喧闹、叫嚷和人群。运输车队从莫斯科河对岸运来粮食，雅罗斯拉夫大道上挤塞着运家禽和运劈柴的大车，商人们坐在套着三匹马的车子里，在莫扎伊斯克大道上赶着。可是现在看一看，你就只能看到两三辆小车，在出卖发臭的食品。半数的店铺都关了门。郊区和莫斯科河对岸，已经荒无人烟。那些射击军的房子，连屋顶也都被揭掉了。

教堂也变得空荡荡的。很多人都不愿意进去，说是正教神甫们耽于酒食，跟头年冬天在莫斯科执行死刑和绞刑的那些武人没有什么两样。有的教堂里，神甫不肯做祷告，却翘起胡子，朝敲钟人嚷嚷："打那个大的啊，傻瓜，打得大声些……"不管他打不打，人们总是不理不睬地走过去了。他们不愿意用三个指头画十字。分裂派教徒告诉他们："把三个指头撮起来画十字，同把大拇指塞在另外两个手指中间这种侮辱人的手势是一回事。个个人都知道，教大家用这种侮辱人的手势来画十字的是谁。"

街上终究又出现了一些人：领主家的奴仆，游手好闲的懒汉，形形色色的夜游歹徒，走东家串西家的闲汉。许多人挤在小酒店的四周，等着这些铺子开门，他们嗅到了大蒜和素馅饼的香味。一辆辆装着火药、铁炮弹、大麻和铁的运货车从涅格林纳雅河对岸驶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滚着，它们渡过莫斯科河，到了沃罗涅什大道上。骑在马上的龙骑兵，穿着崭新的羊皮短袄，戴着外国式的帽子，蓄着唇髭，好像不是俄罗斯人似的，他们一个劲儿地骂着娘，抡起鞭子威胁那些车夫。人们都说："外国人又在怂恿咱们的皇上打仗了。在沃罗涅什，咱们皇上跟那批外国男人和女人一起，居然吃了大斋期禁止吃的荤食！"

小酒店开门了。老板走到了台阶上，这个人大家都熟悉。他们全呆住了，谁也没有笑，心里都明白他已经倒了霉：他的脸光溜溜的；上一天在地方自治局[①]里，遵令被剃掉了胡子。这会儿他撅着嘴，好像在哭泣似的，朝五个低矮的教堂圆屋顶画了个十字，愁眉不展地说："进来吧……"

---

① 一种城市工商民的自治机构。

斜对面，教堂门口那个假先知开始像狗一样跳来跳去，嘴里叼着那块肉，摇晃着。男男女女都跑过来瞅他了……这个假先知挨着哪个教堂住，就会给那个教堂带来幸运。可是在眼下这种时势，这也很危险。老皮缅教堂里，曾经养过一个这样的装疯卖傻的假先知，有一天他走到了布道台上，用手指做成一个号角，向人们喊道："崇拜我吧，你们难道已经不认识我了吗？……"士兵们把这个假先知连同司祭和辅祭一起抓了起来，解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公爵皇帝"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那儿去了。

忽然传来一阵吆喝："让开！让开！"插着红翎毛的帽子，假发，刮得光溜溜的、畜生一般的嘴脸，在人群的头顶上忽上忽下地跳动，——这是一些骑在前套马上的驭手。老百姓立即闪避到篱栅旁边和雪堆上去了。一辆装有玻璃窗的镀金轿式雪车飞也似的驶过去。里面坐着一个涂脂抹粉的少女，直挺挺地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傀儡。她那堆叠起来的发髻上扣着一顶镶满钻石和绸带的小毡帽，两只胳膊齐臂肘插在黑貂皮手筒里。个个人都认得这个下贱货，库奎外侨区的皇妃安娜·蒙斯。车子转到了百货商场跟前，商人们早已张张皇皇，迎候在那里，他们捧着绸缎、丝绒送进了雪车里……

可是那个合法的皇后，叶夫多基娅·费多罗芙娜，在那年秋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就已经乘一辆普通雪橇到苏兹达尔修道院，饮泣终身去了……

二

"弟兄们，好人们，给我点儿东西喝喝吧……唉—唉，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昨天，我把十字架也拿去换酒喝了……"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呀？……"

"帕列赫的圣像画师。不知道打什么年代起，我们就住在那儿了……眼下这种行当全破产啦……"

"你叫什么名字？"

"翁德留什卡……"

那个人既没戴帽子，也没穿衬衫，身上只挂着褴褛不堪的烂布片

儿。他目光愠怒，脸庞瘦长，可是样子倒挺谦恭，他彬彬有礼地走到他们喝酒的桌子边。对这样一个人，要拒绝也不容易呢……

"好吧，坐下来吧……"

他们给他斟了酒，又继续谈下去。一个脖子细长、深度近视的庄稼汉，十分机灵地说道：

"他们把射击军判处了死刑。好吧，那是皇上的事儿(他举起一根微微弯曲的手指)，跟咱们没关系……可是……"

一个虚胖的城里人，穿着射击军的长襟衣(那时候有很多人穿这种射击军的长襟衣，戴射击军的帽子，——射击军的老婆们把这种破烂东西哭哭啼啼地让给人家，几乎不收什么代价。)，用指甲轻轻地敲敲他的锡酒杯，说道：

"就是这话，可是……唔—唔，就是这话！……"

机灵的庄稼汉朝他抡了抡那根手指：

"我们本本分分待着……都是你们，在莫斯科借着一点小事就敲钟闹起来了……所以，把射击军吊死在城墙上，吓唬老百姓一下，也有道理……我们谈的还不是这个，您这个城里人……亲爱的，你们奇怪为什么没有吃的东西运到莫斯科来了。你们就别指望了吧……情况会越来越糟糕……今天——说起来又可笑又可悲……我运来了一桶腌鱼……我原是腌来自己吃的，可它坏了。我就把它拿到市场上，心想我把这种发臭了的东西送去，人家准会揍我的。哪知道在一两个小时里，东西统统都被抢着买光了……不，莫斯科今天真是个活地狱呢……"

"啊，一点不错！"圣像画师哽咽了一下。

庄稼汉朝他瞟了一眼，接下去认真地说：

"有圣旨下来了：要在谢肉节以前把射击军的尸体统统从城墙上收下来，运到城外去。可是尸体有八千具。也罢。可是哪来的大车呢？这就是说，又要庄稼人来当差受罪了。可是郊区负担什么呢？郊区要出牲口来当运输的差。"

城里人那松软的腮帮哆嗦着。他带着责备的意味朝庄稼汉点了点头：

"唉，你这个种田人……你要是在冬天顺城墙走一趟就好了……

暴风雪刮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摇摇晃晃……那可怕的样子,我们可已经够受啦……”

“不用说,那时马上把他们埋掉自然要容易些,”庄稼汉说。“四旬斋前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赶了十八辆大车进去,车篷还没来得及卸开,那些士兵就跑过来了:‘把大车出空了!’——‘为什么?干什么用?’——‘少废话!’他们拔剑威胁我们,把雪橇推翻了。我带了一桶小蘑菇,他们把它也倒翻了,那些恶鬼。‘走,’他们喝道,‘到瓦尔瓦尔斯基门去。’到了瓦尔瓦尔斯基门,我们看见三百来个射击军给垛成了一大堆……‘把他们装上去,你们这些没出息的东西……’就这样,我们连一口饭也没吃,一滴水也没喝,牲口也没喂,运这些死尸一直运到夜里……回到村子里,我们连自己人也不好意思正眼看一下了。”

一个陌生人来到桌子跟前,砰的一声把个酒瓶搁下了。

“叫傻瓜背水——净干重活儿,”他说道。他大胆地坐下了,给大家斟着酒。随后他挤了挤一只骨溜溜的眼睛:“为你们的健康干一杯!”也没抹一抹唇髭,他就嚼起一个蒜头来了。他的脸皮肤粗糙,神色奋激,鬈曲的络腮胡子都已经花白了。

那个近视得厉害的庄稼汉,小心翼翼地从他手里接过了酒杯:

“庄稼人是傻瓜,就是傻瓜,可是要知道,庄稼人也懂事的……(他把酒杯掂了掂,喝干了,还满意地哼哼了一下。)不,我亲爱的人们……(他朝蒜头伸出手去。)今天早晨,你们有没有看见一支大车队开往沃罗涅什去?他们在剥庄稼人的第三层皮了。交代役租,交徭役费,为领主供应伙食用品,交国库种种捐税:交过桥税,上集市去,得交营业税……”

花斑胡子张嘴露牙,哈哈大笑起来。庄稼汉突然收住话头,随后来回走动着。

“好吧……眼下又要为皇上的运货车出牲口。他们连我们的面包干都拿走了……不,我亲爱的人们……你们算一算,村子里还剩下了几个人吧?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去找找他们看……眼下差不多个个人都打算逃跑了。只要肚子吃得饱,庄稼人是不动脑筋的,可是如果您老是这样把他坐在屁股底下的最后一点东西都拿走了……

(他把胡子抓在手里，鞠一个躬。)庄稼人就会穿上树皮鞋，到他要去的地方去了。”

“到北方……到湖上……到荒凉地方的隐修院去……”圣像画师朝那个说话的人靠拢一点，黝沉沉的眼睛里闪着光。

庄稼汉把他推开了：“你别多嘴……”城里人向四周望了望，随后把胸脯压在桌面上。

“小伙子们，”他轻轻地说，“这倒是事实，许多人都吓坏了，跑到白湖、沃尔湖、马特卡河、维格湖去了……那边很清静……(他那鼓胀的腮帮哆嗦着)只有跑到那边去的人，才能活下去……”

圣像画师那黝沉沉的瞳人放得大极了，他朝那伙人挨着个儿瞅过去……

“他说的对……我们在帕列赫为大斋节绘了六百张圣像……在往年，这点数目是不够的。可是今年在莫斯科，我们却一张也没卖掉。帕列赫倒了霉啦。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颜色着得浅了，而且把‘耶稣’的名字写了两个‘И’字。他那只降福的手给画成了拇指和另外两根手指撮合在一起。我们把十字架又画得很简单，只有四个尖头。一切都按着正教的规矩。懂得吗？向我们买圣像的都是些做买卖的。科尔津金、季亚奇科夫、维库林跟我们说：‘再不要绘成这种样子了。这些圣像，应当拿来烧掉，它们简直太妙啦：上面还有爪子印呢……’——‘什么爪子？’(圣像画师稍微呻吟了一下。那城里人朝桌子伛下身去，牙齿咯咯地响着。)‘不是吗，’他们说，‘有他的爪子印啊……你看见过鸟儿踩在地上的爪子印① 吗，——四条细线？……你们的圣像上也有那样的东西……’——‘在哪儿？’——‘不是吗，那四个尖头的十字架……懂了没有？这样的货，’他们说，‘你们可别拿到莫斯科去了。眼下，全莫斯科都知道那股难闻的臭味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

庄稼汉眨巴着眼睛，捉摸不出他对这些话到底是相信啊还是不相信……花斑胡子一面嚼着大蒜，一面微微一笑。城里人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他忽然向四周扫了一眼，努出嘴唇，轻轻地说：

---

① 指反基督者。

"还有菸草呢？在哪一本圣书上看到过人应当吞烟？从什么人的嘴里会喷出烟来？什么？为了四万八千卢布，竟把西伯利亚和所有的城市都承包给英国人卡尔马顿，让他在那边推销菸草。还下了一道圣旨，要老百姓吸这种要命的尼古丁野草……这件事该由谁来负责？还有茶叶，还有咖啡？还有土豆，啐，真是该死！那都是反基督者的淫欲，那种土豆！所有这些毒药，全是从外国运来的，而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就在这儿向我们推销……谁喝了茶，谁就弄得灰心绝望……谁喝了咖啡，谁的灵魂就落进了圈套……呸！我宁可死，也不愿意把这种东西批进我的铺子里……"

"你是做什么买卖的？"花斑胡子问。

"嘿，眼下还有什么买卖好做啊？……外国人在做买卖，我们在痛哭呢。你认识奥夫谢·勒若夫和他的哥哥康斯坦丁吗？都是洪德特马克团里的射击军……我的铺子正巧开在他们那家澡堂的旁边。像那样的人，现在是没有的了。他们俩都是绑在车轮子上给碾死的……奥夫谢一再这样说：'咱们现在所以受苦，都是因为一六八二年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听从长老们的话。那时候，咱们射击军应当同心同德拥护旧教……那么莫斯科就不会有一个外国人给留下来，宗教一定会光辉灿烂，老百姓一定会吃饱肚子，称心满意……可是现在，咱们竟连怎么样拯救自己的灵魂也不知道……'正是这种公道正直的人，在城墙上摆荡了一个冬天……眼下射击军已经没有了，他们爱怎么摆布就可以怎么摆布我们了……你们等着瞧吧，他们会把个个人的嘴脸都刮光，会叫我们大家都喝咖啡呢！……"

"等咱们把所有的粮食都吃光了，到了春天，大家就各走各的道儿吧，"庄稼汉坚决地说。

"弟兄们！"圣像画师无限怀念地瞪着一扇有水汽的窗子。"弟兄们，北方有许多美妙的隐修院，有安静的避难所，有清幽的生活……"

小酒店里越来越闹，也越来越热了，包着蒲席的门不停地砰砰地碰着。醉鬼们在吵架；柜台旁边，有个人晃晃荡荡地站着，打着赤膊，颈脖上连个十字架也没有，正在央求赊一杯酒喝……还有一个人被人家揪着头发，拉到外面门廊里，在那儿挨打（大概总有什么道理），

嘴里没命地号叫着……

一个弯腰曲背的乞丐，他那身体差不多折成了两段，停在桌子旁边。他拄着两根拐杖，眉开眼笑，露出一条条和善的皱纹。花斑胡子朝他瞟了一眼，就把眉头拧紧了。弯腰曲背的人说道：

“是打哪儿飞来的，你这只鹰？”

“打你看不到的地方。去你的，站在这儿干什么？……”

“是从‘河顿’① 来的吗？”弯腰曲背的人压低了嗓子，急促地问。

“去去，我们在这儿是公开的……”

弯腰曲背的人不再问下去，却翘出那几茎稀疏的胡子，橐橐地杵着拐杖，走到小酒店紧里头去了。城里人吃惊地问：

“那个人是谁？”

“一个孤寂道路上的旅客，”花斑胡子凌厉地说。

“他跟你说的是什么话？”

“鸟语。”

“他好像认识你呐，小伙子……”

“少发问，你会更聪明……（他抖掉胡子上的面包渣，把一双大手搁在桌子上。）现在你听我说……我们是从顿河来做买卖的。”

城里人急忙朝他靠拢去，眨巴着眼睛：

“你打算买什么？”

“火药。我们需要十桶。五十普特上下的铅。做短上衣的细呢子。马蹄铁，钉子。我们有钱。”

“细呢子和铁还弄得到……铅和火药可就难办了：除开官府，没有地方好搞啊。”

“就是这话嘛——你得想办法打通官府。”

“我认识一个录事。可需要送一点礼。”

“那自然……”

---

① 原著编者注：“这是弗拉基米尔一带的货郎分裂派信徒、有时也是强盗们使用的切口。要把一个个词儿的字母倒过来念。”译者按：“是从顿河来的吗？”这个句子被说成“Онвад с унод?”全句无法翻译，只好把“顿河”译成“河顿”，借以表示这是切口罢了。

城里人急忙用扣钩往羊皮短袄上搔了搔，说他愿意试一试，马上去把那个录事带来。说罢，他就跑出去了。这笔买卖，庄稼汉也想插一手。他皱了皱额头，咳了几声嗽：

“你要不要制毡子用的羔毛或是皮革，朋友？嗯，你说，要五十普特铅……你们哥萨克是不是准备打仗啊？”

“打鹌鹑……”

花斑胡子扭过脸去。那个弯腰曲背、拄着拐杖的人又走过来了。他手里抓着一顶帽子，里面盛着他向人家要来的布施，往他旁边坐下了，也不看他一眼，便说：

“你好，伊万……”

“你好，奥夫多基姆，”花斑胡子答道，同样一眼也不看。

“咱们已经好久不见了，首领……”

“你在要饭吗？”

“身体不行了嘛……夏天，我在林子里稍微逛了一阵，——年纪不饶人了……我烦透了，该死了……”

“等一等吧……”

“为什么？难道有什么好消息？”

透过烟雾，伊万笑眯眯地望着那些醉鬼，眼色变得冷淡了。他翕动嘴角，悄悄地说：

“咱们在发动顿河的人。”

奥夫多基姆朝帽子伛下身去，摸弄着里面的铜币。

“我不知道，”他说，“我听说顿河哥萨克已经很驯顺，安顿在农庄上，置了些产业……”

“有很多外乡人，都是些流浪人。他们行动起来，哥萨克是会支援他们的……即使不支援，反正也一样，不是跑到土耳其去，便是一辈子做莫斯科的奴隶……以前他们在亚速帮助过皇上，现在皇上却把整个顿河都抓在手里。下令把所有的外乡人全交出去。一批神甫已经从莫斯科派到了那儿，旧教就要被铲除了……静静的顿河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干这样的事需要一个巨人，”奥夫多基姆说。“要不，结果又会

像斯捷潘[1]那时一样……"

"人,咱们已经有了,他跟斯捷潘不一样,——斯捷潘因为愚蠢,丢了脑袋。他可是一个真正的首领……所有的分裂派教徒都会站在他一边……"

"你把我的心给搅乱啦,伊万。这个引诱太厉害了,伊万。我本来已经打算平平稳稳安度余年了……"

"来年春天,你来吧,咱们需要老首领们。咱们会比斯捷潘的时候逛得更欢呢……"

"不见得吧,不见得吧……咱们那批老人,还剩下多少?恐怕只有你我两个了……"

城里人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挤了挤眼睛。他后面跟着一个秃顶的录事,架子十足,穿一件钉着铜纽扣的、外国式的棕褐色长襟衣,一双破破烂烂的毡靴。胸前纽扣洞里插着一支鹅毛笔。他跟谁也没招呼,便嫌恶地往桌子旁边坐下了。他一副贪婪相,眼神浑浊而邪恶,鼻孔那么大,你可以一直看到那里头。城里人没有坐下去,就伛在他肩膀上凑到他耳朵边说道:

"库兹马·叶戈雷奇,这位就是……"

"薄饼,"录事用委委顿顿的嗓音说道,没有理睬他,"腌鱼薄饼……"

三

鲍里斯·布伊诺索夫公爵的儿子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只穿着内衣坐在床沿上,唉声叹气,搔着胸脯和胳肢窝。他的手又习惯地伸到胡子里去,可是马上就缩回来:他的下巴颏已经给刮光了,短髭拉碴的,才讨厌呢。呀—哈—哈—啊……他打了个哈欠,从小窗子里望出去。天已破晓,天色迷蒙而沉闷。

往年这个时辰,罗曼·鲍里索维奇总是已经让胳臂插在貂皮大衣的袖筒里,把海狸皮帽神气活现地拉到了眼眉上,拄着那根高高的手

① 指斯捷潘·拉辛。——原著编者注

杖，顺着咕咕作响的过廊走上外面的台阶。他有一百五十名家奴；有的已经站在他那轿式雪车旁边拉着马，有的已经奔去开大门。他们都会高高兴兴地摘下帽子，麻麻利利地弯腰鞠躬。那些跟他离得最近的，还会亲他的脚。他们搀着他的手，搭着他的腰，将他扶上了雪车……每天早晨，不管是什么气候，罗曼·鲍里索维奇总是要赶到皇宫里去，等候皇上那明净的眼睛（后来是长公主那最明净的眼睛）转到他这一边来。而这种期待，他总是不大会落空的……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老天爷！难道真的已经过去了不成？即使回忆一下也觉得很奇怪：从前居然有过和平与光荣……而现在，在那板壁上挂着（那里本来什么东西都不应当挂的）一幅作为魔鬼的诱惑的画：一个荷兰的下流女人，撩起了裙子。皇上下过敕令，叫把这幅画挂在他卧室里，若不是为了开玩笑，便是为了要惩罚他。他只好忍受下来……

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闷闷不乐地瞅着头天晚上给甩在长凳上的衣服：像女人家穿的那种横条纹的长统羊毛袜，背后和前面都很紧窄的、短短的裤子，仿佛用铁皮制的、钉着金银饰纽的绿色长襟衣。一根钉子上挂着一顶乌黑的假发，即使用棍子也拍不掉那上面的灰尘。这些东西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

“米什卡！”这位领主暴躁地喝道。（一个机灵的小伙子，穿着一件长长的俄罗斯衬衫，从一扇遮着红呢子的矮矮的门里跑进来了。他弯一弯腰鞠了个躬，随后把头发甩到后面去。）“米什卡，给我打洗脸水。（那小伙子抓起一只铜盆，倒了些水。）把盆好好地端着……把水倒在我手上……”

罗曼·鲍里索维奇与其说是在洗脸，毋宁说是在往手掌心里打响着鼻子，一摸到那给刮光的、短髭拉碴的皮肤，心里就厌烦了……他嘴里嘀咕着，坐在床沿上穿裤子。米什卡把一碟子白粉和一条干净抹布递给他。

“这又是干什么？”罗曼·鲍里索维奇吼道。

“擦牙齿。”

“我不擦！”

“随您的尊便……因为皇上说过一定要把牙齿擦干净，太太就吩

咐我每天早晨把这些东西拿给您……"

"我要把这碟子摺在你的嘴脸上！……你太废话了……"

"随您的尊便……"

穿好衣服，罗曼·鲍里索维奇想把身子扭动一下，——可那衣服又紧又硬，把他给纠住了……为了什么啊？可是敕令很严厉，——领主朝见一律得穿西式衣服，戴假发……他不能不忍受下来……他从钉子上拿下那顶假发（天知道这是什么样一个女人的头发啊），十分嫌恶地把它戴上了。他往米什卡的手上打了一记（这小伙子想理直他那卷得很紧的发绺）。他走到过廊上，炉子正在那儿毕毕剥剥地爆着。从下面厨房里（有一座陡直的梯子通往那里），腾起来一股又苦又焦的味儿。

"米什卡，那股臭味是什么？他们又在煮咖啡吗？"

"皇上有圣旨，领主老爷和夫人们早晨都要喝咖啡，所以我们就煮……"

"我知道……别磨牙！……"

"随您的尊便……"

米什卡打开那扇遮着呢子的、通往家庭小教堂的门。罗曼·鲍里索维奇道貌岸然地画了个十字，走上读经台。一本给斑斑点点的蜡烛油弄脏了的《日课经》，摊开在一块丝绒上。公爵摘掉烛花，戴上一副圆圆的铁边眼镜。他舔了舔手指，翻过一页，便沉思默想起来，眼睛瞅着圣像的衣饰在依稀地闪烁的那个犄角：只有一个绿幽幽的火光在圣尼古拉的圣像前亮着……

要想的心事着实有的是……因为如果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那么所有的世家、公爵和贵族都要毁掉，更别提什么羞辱和叱骂了。"你看，他们已经在动手消灭领主了！消灭消灭看吧……在伊凡雷帝时代，他们也这样试过的——要消灭公爵世家……结果是混乱和叛变……现在也快要发生混乱了……我们是国家的中坚……消灭了我们，就没有了国家，没有了生活的目的……那时候，皇上，难道你打算跟农奴一起来统治吗？……真是胡说八道！……你还年轻，理智薄弱，而你仅有的那点儿灵性也给你在库奎外侨区喝酒喝掉了……"

罗曼·鲍里索维奇扶了扶眼镜，开始按照礼节，用鼻音念着经文。

可是他的思想却漫游到字行外面去了……

"五十个家奴给拉去参加军队……五百卢布给拿去建设沃罗涅什舰队……从沃罗涅什领地上,他们把粮食搬进国库,差不多没有出什么代价,——所有的谷仓统统给出空了。三年来收的麦子都存在那里,——本来想等价钱往上涨……(因为万分懊丧,他嘴里都发苦了。)现在,听说他们还要把修道院的领地拿走,将所有的收益全部归入国库……他们命令我准备十桶腌牛肉……唉,我的天哪,他们要腌牛肉干什么呢?……"

他又念下去了。透过那铅框架的云母小窗,晨光显得绿莹莹的。米什卡跪在门边,额头磕在地上……

"在谢肉节,许多世家都受到了侮辱……大约有三百个化了装的人,半夜里,有的甚至在半夜过后,冲到了那些人家里。可怕极了。脸都用煤烟涂黑了。个个人喝得醉醺醺的。你也认不出哪一个是皇上。他们把什么东西都吃了个光,还要喝酒,还要到处乱看,还要剥女用人的裙子……他们像山羊一般咩咩地叫着,像公鸡一般喔喔地啼着,像鸟儿一般啾啾地鸣着……"

罗曼·鲍里索维奇把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他记得在最后一天,他们逼着他喝得没神没主,随后拉掉他的裤子,叫他坐在一个盛满鸡蛋的箩筐里 ……根本没有什么可笑嘛……这件事他的妻子看见,米什卡也看见了……"唉,老天爷!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罗曼·鲍里索维奇紧张地寻思着: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由于他们犯的罪孽?在莫斯科,大家都在窃窃私议,说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已经来到了世界上。说是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都是他的仆人,外国货全打着反基督者的印记。说是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了。

蹙皱了发红的脸,瞪着蜡烛的火苗,罗曼·鲍里索维奇心里在怀疑:"这可相信不了……上帝不会让俄罗斯的贵族完蛋的。我们必须等待和忍耐。咿—嘻—嘻……"

他诚恳地做完了祈祷,便走到窗前拱顶下,在一张铺着毡毯的桌子旁边坐下了。他打开一本厚厚的簿册,样样东西都记在这上面:谁

借去了东西,从谁那里收回了债款,从什么村子里给拿走了金钱、粮食或是仓储。他慢慢地、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努动着被刮光了胡子的嘴唇。

他家的大管事先卡走进屋子来了,这人是从立卖身契的奴隶中挑选出来的,因为他待人诡计多端,而且毒辣透顶。他是一头十足道地的看家狗:保护领主的财物使它尽量多一些出息。他当然也偷盗,可是凭良心说,还能适可而止,而且即使你把他剁成肉酱,他也决不承认自己偷盗。罗曼·鲍里索维奇常常揪住他胖胖的腮帮上那一绺浓密的胡子,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吼道:"你偷盗,你明明是偷盗了,你招认啊!……"可先卡,红褐色的眼睛一眨也不眨,望着他的主子,好像望着上帝似的。一直要等到主人停下手来,他才翻下那粗呢长襟衣的后襟,抓住松软的鼻子擤把鼻涕,哭着说道:

"罗曼·鲍里索维奇,你这样打仆人是没有道理的。上帝宽恕你吧,我对你一点也没有罪过……"

先卡侧着身子从半开着的门里溜进来,在圣尼古拉的圣像面前画个十字,对领主拜了一拜,就跪下去了。

"嗯,先卡,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谢天谢地,一切都很好,罗曼·鲍里索维奇。"

先卡仍然跪着,朝天花板扬起眼睛,凭记忆开始报告了——上一天从谁那里收到了多少,什么地方来拿走了什么东西,哪一个还有积欠。他还从伊万科沃村带来了两个农民,费季卡和科西卡,两个凶恶的债户,从头天晚上起就已经关押在院子里,拷打逼债了①……

罗曼·鲍里索维奇大吃一惊,嘴也张大了,——难道他们真的不愿意还吗?他查了查账册:费季卡去年借了六十卢布,说是去盖一间新木房,去买一副挽具、一柄犁头和一些种子……科西卡借了三十七卢布五十戈比,说是为了农务,大概也是撒的谎……

"嘿,这些流氓;嘿,这些骗子!你有没有吩咐用棍子揍揍他们?"

"从昨天晚上起就在揍了,"先卡说道。"他们每一个人,我已经派了两个人去对付,——毫不留情地拷打……可是,罗曼·鲍里索维

① 对负债人用刑拷问,直到他偿还债务为止。——原著编者注

奇老爷,这件事您用不着担忧:如果费季卡和科西卡不肯还的话,那么抵偿他们的债务我们都有卖身契抓在手里,我们就叫他们两个当十年奴隶。我们需要奴隶……”

“我需要钱,不需要奴隶!”罗曼·鲍里索维奇把鹅毛笔往桌子上一撂。“奴隶得给他们饭吃,而且皇上又会把他们招去当兵……”

“如果您需要钱,那不妨照伊万·阿尔捷米奇,照布罗夫金的办法去做:他在莫斯科河对岸办了个帆布工场,为国库供应制风篷的帆布。他的腰包快要给钱胀破了……”

“嗯,这个我已经听说过了……你大概是在胡诌吧。”

布罗夫金的帆布工场早已使罗曼·鲍里索维奇感到不安。先卡几乎天天都要提起这件事:很明显,他认为从这样一笔生意里可以捞到很多油水。还有纳雷什金,列夫·基里洛维奇(皇上的舅舅),他做得更加高明:他把钱交给外侨区一个名叫万·杰尔·菲克的荷兰人,让他寄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去生息,光从一万卢布上,纳雷什金每年可以拿到六百卢布的利钱。“六百卢布——简直是得不偿失……”

“我们的祖先生活得无忧无虑,”罗曼·鲍里索维奇说,“国家也比较强盛。(他把胳臂伸进先卡给他拿着的羊皮大衣的袖管里)他们跟皇上坐在一起,考虑问题,——这便是我们那时要操心的事……可是现在,即使醒过来也没什么意思……”

罗曼·鲍里索维奇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又在阴冷的过廊里走着。路上,他打开一扇受潮发胀的门,从里面冲出来一股酸溜溜、热腾腾的水汽,在这屋子的紧里边,松明火光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四个人,赤着脚,只穿一件衬衫,正在用羊毛擀成毡。

“嗯,嗯,继续干活,继续干活吧,不要忘了上帝!”罗曼·鲍里索维奇说。那些人没答理。他继续往前走,又打开一个手工针绣间的门。二十个少妇与姑娘从她们的桌子和刺绣架旁边站起来,深深地鞠躬。领主皱起鼻子:

“嗯,这里有股什么样的味道啊,娘儿们!……继续干活,继续干活吧,不要忘了上帝!……”

罗曼·鲍里索维奇又去察看缝纫工场与制革作坊,皮革正在那里

往桶子里浸，或是正在给上硝。没精打采的农民在用双手揉着皮子……先卡把一盏有细孔的圆灯里那一支油脂蜡烛点亮了，打开那些存放东西的储藏室和杂物间的沉甸甸的门锁。样样东西都放得好好的。罗曼·鲍里索维奇走到外面宽广的场院上。天早就亮了，可是密布着阴云。羊在井边饮水。一长串装干草的大车从大门直停到干草棚。农民们除下了帽子。

"嗨，你们这些乡下人，大车装的太少啦！"罗曼·鲍里索维奇朝他们喝道。

从破旧的没有烟囱的小木房和储藏室里腾出来的烟，被风往下一刮，把整个场院都给漫住了。到处是一堆堆的灰烬和畜粪。冻着冰的破烂衣服在绳子上飘动。马厩旁边，有两个没戴帽子的农民面对墙壁，垂头丧气，左右脚交替地站着。几个魁梧的仆人，一看见领主出现在台阶上，便从马厩里跑出来，急忙从地上捡起棍子，动手卖力地朝那两个农民的屁股和大腿打去……

"啊，啊，老天爷！干吗打我们啊？……"费季卡和科西卡哼叫着……

"对，对，打得好，再抽他们几下吧，"罗曼·鲍里索维奇从台阶上连声赞许着。

费季卡，这个红脸膛、有麻瘢的高个儿农民，向他转过头来说：

"恩人老爷，罗曼·鲍里索维奇，我们实在什么也没有……老天在上，没到圣诞节我们的粮食统统都已经吃光了……如果你需要，就把我的牲口牵走吧，——这种折磨我受不了……"

先卡对罗曼·鲍里索维奇说：

"他的牲口又小又瘦，他这是在胡诌……可是你不妨拿他的女儿来抵他一半的债务。另外一半让他自己来偿还吧。"

罗曼·鲍里索维奇皱了皱眉头，背过脸去：

"让我考虑一下。我们今晚上再谈一谈。"

从烟囱和秃树后面传过来大斋节的钟声。乌鸦从生锈的圆屋顶上飞起去了。"唉，我们的罪孽深重，"罗曼·鲍里索维奇喃喃地自语着，朝场院瞅了最后一眼，走向餐厅喝咖啡去了。

……………………………………………………………………

公爵夫人阿夫多基娅和三位小郡主坐在桌子一头的荷兰折椅上。那一头的锦缎桌毯给翻起着，免得弄脏了。公爵夫人穿一件俄式深色丝绒的宽袖薄衫，戴一顶外国式的帽子。几位小郡主穿的都是带有抹地长后襟的德国式长袍：纳塔利娅的是桃红色，奥莉加的是绿条纹，最年长的安东妮达的袍子是一种所谓“难忘的落日”的颜色。她们的头发都梳得很蓬松，还洒上了面粉。腮帮上抹着两块圆圆的胭脂，眉毛画得乌黑，手掌涂得猩红。

从前，不用说，阿夫多基娅也好，三个小郡主也好，从来不到这间餐厅里来：她们总是坐在自己房里的窗子旁边做针线，夏天呢，就在花园里荡秋千。可是有一天，皇上带着一批酒醉朋友冲来了。从门槛那儿，他用一双怕人的眼睛往屋子里扫了扫：“你们的小姐在哪儿？叫她们坐到桌子上来啊……”（赶快派人去找她们。惶恐，慌乱，眼泪。她们给带进来了，那三个丧魂失魄的傻瓜）沙皇摸摸她们每个人的下巴，问：“你们会跳舞吗？……（跳舞，哪有的事！羞赧的眼泪从几个姑娘的眼睛里涌出来了。）要学啊……谢肉节以前，她们一定要学会跳美妞艾舞、波洛涅兹舞和乡间舞……”他抓住罗曼公爵的长襟衣，认真地摇了摇他：“得把适当的 politesse[1] 介绍到你家里来，别忘了！……”那几个姑娘被招去坐在桌子旁边，还硬叫她们喝酒……说也奇怪，她们都把酒喝了，一点也不害臊……没隔多久，她们全笑起来了，好像没什么奇怪似的……

就这样，适当的 politesse 不能不介绍到他们家里来了。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由于愚蠢，对样样事情都只知惊奇；可她的女儿却很快就变得大胆、冒失、好挑剔了。她们要这样，要那样。她们不愿意刺绣了。从一大早起，她们就打扮得漂漂亮亮，东坐坐，西坐坐，寻寻乐趣，品品茶，喝喝咖啡。

罗曼·鲍里索维奇走进屋里，朝女儿们瞅了一眼。她们只跟他点了点头。阿夫多基娅站起来，鞠了一躬：

“早安，你老人家……”

安东妮达向母亲咝咝地说道：

① 法语：礼貌。

"坐下啊,Mutter[①]……"

罗曼·鲍里索维奇从寒气里走进来,真想喝一杯伏特加,吃一点蒜头……伏特加,也许还可以将就,可是蒜头,却怎么也不给了……

"我今天有点儿不大想喝咖啡。敢情在台阶上着了凉了……她娘,给我一点儿烈性的喝喝吧。"

"Vater[②],您每天早晨总是说这句话——伏特加,"安东妮达说,"什么时候您才能够学会……"

"少废话,你这只牝马!"罗曼·鲍里索维奇喝道,"要不,我要用鞭子来抽了……"

几个小郡主仰起鼻子。阿夫多基娅给他拿来了一杯酒,向他行了个老式的礼,悄悄地说:

"请你随意喝,你老人家,喝个畅快吧……"

他喝了,吐了一口气。他嚼着一条腌黄瓜,让盐汁滴在坎肩上。桌子上既没有蔓越橘烧卷心菜,也没有加洋葱的腌松蘑片。他嚼着一个小包子(鬼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馅),问起他的儿子道:

"米什卡呢?"

"他在学算术,你老人家。我不知道他的头脑怎么受得了……"

脸上稍微有点麻瘢的奥莉加,学外国礼貌学得最熟练,她撅起嘴唇,说道:

"米什卡老是跟庄稼人在一起。昨天他又拿着三弦琴在马棚里,玩赌打鼻子的纸牌……"

"他还不过是个孩子嘛,"阿夫多基娅哼哼着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年纪最小、爱笑好动的纳塔利娅朝窗子探过身去(窗上的云母片最近刚换上了玻璃):

"啊,啊,姑娘们,客人来啦!……"

姑娘们慌乱起来,举起胳臂来摇着,让手显得白嫩些。侍女们跑进来抹桌子,换铺台布。大管事(从前叫做管家),一个虔信上帝的老

---

① 德语:母亲。

② 德语:父亲。



用人，胡子刮得精光，衣服穿得像是要参加圣诞节前夜的化装跳舞会一样，用拐杖在地板上杵了杵，通报说领主夫人沃尔科娃驾到。罗曼·鲍里索维奇勉强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要向来客献一献殷勤：挥一挥帽子，踢一踢腿……在谁的面前，布伊诺索夫公爵非得这样装腔作势一番不可啊？领主沃尔科夫的这位夫人，七年前大家还管她叫桑卡，那时候她还用破破烂烂的裙子下摆抹鼻子，住在一个顶寒伧的农户人家。她父亲伊瓦什卡·布罗夫金从前是一个农奴，一个后院的仆役。她本该一辈子在没有烟囱的炉灶周围打转。可是你瞧，她的到来现在竟由大管事来通报了。她还乘着镀金的马车呢！她丈夫得到了皇上的宠幸……（她丈夫其实是罗曼公爵的表侄）那小鬼帮助了这个姑娘的父亲：他爬上了大商人的地位，现在军队里的一切供应，据说都要由他来承办了。

大管事打开了门（这门又矮又窄，式样又老），一袭蔷薇黄色的衣裳窸窸窣窣地响着。耷拉着袒露的肩头，昂起了冷淡而美丽的脸，沉下了睫毛，领主夫人沃尔科娃走进来了。她在屋子中央停了步，让戒指闪烁一下，提着那条钉着花边、饰着蔷薇花缨缕的蓬蓬松松的裙子，把一只脚移向前面（那只缎子鞋的后跟有两俄寸高），用道地的法国姿势行了个礼，伸在前面的那条腿却连膝盖也没有弯一弯。她那扑着粉、插着鸵鸟毛的头，向左右摆动着。随后她扬起那双蓝漾漾的眼睛，微微一笑，张开嘴唇：

"Bonjour, princesses! ①"

布伊诺索夫的几个女儿依次行了屈膝礼，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客人。罗曼·鲍里索维奇抓起帽子，挥了一下，伸开腿和手。领主夫人被请去坐在桌子边喝咖啡。他们开始互相问候亲属和家里人的健康。姑娘们端详着她的衣裳和发式。

"啊，啊，你的头发一定是用鲸须撑起来的。"

"我们的头发都是用树枝和碎布撑起来的呢。"

桑卡答道：

"说到理发师，简直是活受罪：全莫斯科就只有这么一个。谢肉

① 法语：你们好，郡主们！

节边，太太们全等了一个星期，那些提前理好头发的，都在椅子上睡觉呢……我已经请我爸爸从阿姆斯特丹带一个理发师回来了。”

“请你代我向受人尊敬的伊万·阿尔捷米奇问候，”公爵说。“他的帆布工场经营得怎么样？我常常想到那边去看看。那倒是一种新颖、有趣的企业……”

“我爸爸在沃罗涅什。瓦夏眼下也在沃罗涅什，跟皇上在一起。”

“这个我们都听说了，我们都听说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

“瓦夏昨天寄来一封信。”桑卡把两个手指伸到那敞开得很低的腰带那儿（罗曼·鲍里索维奇眨巴了一下眼睛：这女人停会儿就要把胸部都袒露出来了。），掏出一封浅蓝色的信。“他们说不定会派他到巴黎去呐……”

“他信上是怎么写的？”公爵咳了一声，问道。“关于皇上，他说了些什么？……”

费了不少工夫，桑卡才拆开了那封信。她眉头一皱，腮帮和脖子全涨红了。随后她柔声细气地说：

“我学会认字还没有多久呢。对不起……”

顺着那满是墨污的、夹着省略符号和花笔道的字行一路指过去，她出声地念起来了，把一个个词儿念得很慢：

> 萨申卡，你好，我的爱人，愿你长命百岁！……我们在沃罗涅什的情况是这样……不久，我们的舰队就要开进顿河，那时候我们便不会再待在这儿了……我倒不是想吓唬你，可我从旁听说皇上要派我跟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到海牙，随后再到巴黎去。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设想：路途遥远，而且还有点儿怕人……我们大家都很健康，感谢上帝。Herr 彼得向你致意，前不久我们还在晚餐时候谈起你呢 。他每天劳动，在造船厂里干活，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亲手锻造钉子和铁箍，亲手填船缝。连剃胡子的工夫也没有：他把个个人都追逼得很紧，弄得大家都精疲力竭了。可是舰队却建成啦……

罗曼·鲍里索维奇用指头在桌子上轻轻地敲着：

“嗯……当然啰，舰队，嗯……他亲手锻造，亲手填船缝……这就

是说，他不知道该把精力使到哪里去……”

桑卡念完信，斯斯文文地抹了抹嘴唇。随后她把信折起来，重新塞到腰带那儿。

“圣驾就要在复活节回来了。我要跪在他面前恳求……我要到巴黎去……”

安东妮达、奥莉加和纳塔利娅把双手都举起来了：“啊！——啊！——啊！”公爵夫人阿夫多基娅画了个十字：

“你把我给吓坏了，我亲爱的。多么可怕啊，——到巴黎去！……那边准是很糟糕的呢！”

桑卡的蓝盈盈的眼睛暗晦下来了，她把戒指往胸脯上一按：

“我在莫斯科待得闷死了……我巴不得飞到外国去……普拉斯科维亚·费多罗芙娜皇后① 的宫里请了个法国人教礼节，——他也教我呢。听他讲的那种故事啊！（她短促地叹了口气）每天夜里，我都梦到自己穿着一身紫红色的衣裳，跳美妞艾舞，跳得比什么人都好，头也发晕了，这时，那些男舞伴为一个人让开路，原来那是国王路易，他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枝玫瑰花……莫斯科变得那么沉闷。谢天谢地，他们总算把射击军收拾了，那些尸体真叫我吓得要死……”

……………………………………………………………………………

领主夫人沃尔科娃走了。罗曼·鲍里索维奇在桌子旁边又坐了一会，才吩咐把轿式雪车套好牲口，送他上大度支政厅去办公。现在，个个人都奉旨办公了。好像莫斯科的官员还嫌不够似的，连贵族们也要给找去办公了。可是皇上自己却被木焦油和菸草弄得稀脏，一天到晚用斧子砍啊劈的，还跟庄稼人一块儿喝下等白酒……

“唉，实在不妙，唉，真烦人，”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爬进雪车……

四

在救主门旁的深沟里，在冰面上某些地方杵着一些腐烂的桩子

① 彼得的亡兄伊凡皇帝的寡后。

似的东西，罗曼·鲍里索维奇发现那里停着二十来辆盖着蒲席的雪橇。瘦骨嶙峋的牲口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斜坡上有一个农民，正在用铁锹懒洋洋地撬开一个被冻住在地上的射击军尸体。天是灰茫茫的。雪也是灰茫茫的。穿着粗呢衣服的人们，耷拉着脑袋，沿红场上那片满是坑洼和畜粪的雪地慢步穿过去。钟楼上的钟吱吱地响了一下，嘶哑地敲响起来（从前是敲得很响亮的）。罗曼·鲍里索维奇觉得很郁闷。

他的轿式雪车穿过一道年久失修的桥，驶进了救主门。在克里姆林宫里，好像在市集上那样，来往的人们都戴着帽子。一些普通雪橇，一溜儿停在被牲口啃坏的系马桩旁边……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心沉下去了。这个地方变得多么荒凉了啊，那些炯炯发光的眼睛，本来像神灯似的，显示出第三罗马的光荣，在皇宫的窗子里闪烁着的，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生活实在叫人发闷！

罗曼·鲍里索维奇的雪车在政厅大门前的台阶旁停下了。没有一个人来搀扶公爵下车。他只好自个儿走出来，气喘吁吁的，爬上那有遮棚的梯级。阶磴都被人们靴子上的雪和他们的唾沫弄脏了。有几个穿着没挂面子旧羊皮袄的人从上面跑下来，差一点跟公爵撞个满怀。最后那一个蓄着花斑胡子的，转动骨溜溜的眼睛放肆地盯了他一眼……罗曼·鲍里索维奇在梯级的半中腰停住脚步，愤怒地杵了杵手杖：

“脱帽！你应当脱帽！”

可是等于白喊。克里姆林宫里眼下时行的就是这一类规矩。

政厅一间间低矮的办公室里，弥漫着从火炉里发出来的炭气，恶臭，地板都没有扫过。在一张张长桌子旁边，录事们正在用羽毛笔潦草地涂写，臂肘碰着臂肘。不时有人挺直脊背，搔搔乱发蓬松的头，还有人搔搔胳肢窝。在一张张小桌子旁边，精通官场奥秘的秘书官助手们，身上强烈地发出一种大斋节馅饼的香味，正在把呈文一页页翻看着，用手指一行行指下去。一抹朦朦胧胧的光线，从肮脏的窗子里透进来。有麻瘢的鼻子上架着副眼镜的大秘书官，在那些桌子中间来回地踱着。

罗曼·鲍里索维奇威风凛凛地打一间间屋子里穿过去，从一个科

室走到另一个科室。大度支政厅里的公事很多,而且很乱:又要经管国库,经管储藏室,经管金银器皿,又要征收关税、哥萨克捐和射击军捐,征收皇村和城市里的驿站税和代役租。这些复杂事,只有秘书和大秘书官才弄得清楚。新招来的领主们只好一天到晚坐在炉火生得很暖的小屋子里,忍受紧窄的洋服给他们带来的苦痛,从模糊不清的窗子里眺望着凄清的宫院,而从前,他们却在这儿寝殿的廊庑下、在领主广场上踱步,穿着黑貂皮大衣,挥着绸手绢,谈论重大的事务。

许多可怕的事件曾经出现在这片广场上。据传说,伊凡雷帝带着禁卫兵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就是穿过广场那边一条破败的、现在已经钉起来的廊庑到亚历山德罗夫村① 去,向几个领主世家显示他的狂暴和残酷。他砍下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放在煎锅里烧,让他们坐木桩。他没收他们的领地。可是上帝到底没有让领主消灭。名门望族终于又兴发起来了。

该死的格里什卡·奥特列皮耶夫② ——光荣的俄罗斯领主的另一个毁灭者,就是从那座蒜头形屋顶上立着几只铜公鸡的木建高楼上跳下出走的。莫斯科大地荒无人烟,满眼是烧光的村镇,路上净是死人的白骨,可是上帝并没有纵容他们,——名门望族后来又兴发起来了。

现在,暴风雨又一次袭来了——由于我们的罪孽……“唉,唉!”领主们在燠热的办公室窗旁苦闷地叹息着。看来他是要想方设法捉弄人……他把每个人的胡子都剃掉了,又吩咐大家去办公,还将大家的儿子派到各个团队里去,或者派到外国去……“唉,唉,这一回上帝也不会容许的……”

走进办公厅时,罗曼·鲍里索维奇就看出今天又有什么倒霉事儿从上层落到头上来了。老公爵马丁·雷科夫那如同老太婆一样松松软软的腮帮正在打哆嗦。杜马贵族伊万·延多古罗夫和御前大臣拉夫连季·斯温因正在结结巴巴地念着一份诏书。他们不时扬起脑袋,

---

① 十六世纪时,伊凡雷帝因与领主意见分歧,曾移居此村。

② 即伪季米特里一世,他曾冒充伊凡雷帝的儿子,于一六〇五至一六〇六年篡夺俄国王位,后于一六〇六年五月在莫斯科人民起义时被杀。

可只是说着:“唉!唉!”

“罗曼公爵,坐下来听听这个吧,”马丁公爵说道,眼泪差一点流出来了。“回头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现在,个个人都可以咒骂和污辱我们了……我们本来还有一个申诉的余地,眼下就连这个余地也在给剥夺了。”

延多古罗夫和斯温因重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开始念皇上的诏书。那上面说,公爵、领主、杜马贵族和莫斯科贵族申诉他们所受到的污辱,使全俄皇帝与大公感到极大的厌烦。某月某日,格里戈里公爵的儿子、姓雷科夫的马丁公爵向皇帝与大公陛下呈上一张状子,申诉他在寝宫的台阶上受到他陛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中尉阿廖什卡·布罗夫金的咒骂和污辱……说是当他在台阶上画十字的时候,布罗夫金向他马丁公爵嚷道:“你干吗像一头野兽那样瞅着我?今天我可不是你的农奴。你本来是一位公爵,现在你却不过是一句谎话罢了……”

“他是一个小淘气,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乡巴佬,”马丁公爵说道,腮帮哆嗦着,“那时候,我实在太气愤了,所以没有能记住他所有的话,不过他向我嚷嚷的还要难听得多……”

“他向你嚷嚷了些什么话呢,马丁公爵?”罗曼·鲍里索维奇问。

“什么话,什么话?……他嚷道,而且许多人都听到的:‘猴子脸,秃脑瓜!……’”

“唉,唉,的确气人,”罗曼·鲍里索维奇晃了晃脑袋。“带便问一句,这个阿廖什卡,不就是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吗?”

“鬼知道他是哪一个的儿子……”

“‘皇帝与大公,’”延多古罗夫和斯温因继续往下念,“‘为了避免在国家多难之秋感到厌烦,又鉴于他已经受到的滋扰与引起的懊恼,兹令具禀人马丁公爵出钱十卢布,拿来散给乞丐,并禁止今后对于所受污辱的申诉……’”

念完以后,他们把鼻子皱了一皱。马丁公爵又激动起来了:

“谎话!你摸摸我看,——我是不是什么谎话?我们的家世,一直可以追溯到雷奇科大公!在十三世纪,雷奇科大公带了三千矛兵从乌果尔人的国土上赶来。而这位雷奇科,就是布留哈蒂公爵们、塔

拉图欣和苏波涅夫的祖先，他那个最小的儿子的后代，便是布伊诺索夫这一宗……"

"胡诌！你真是在胡说八道了，马丁公爵！"罗曼·鲍里索维奇在长凳上把整个身子都转过来，双眉倒竖，两眼发光（嘿，要没有那两片光秃秃的腮帮和一张微微有点弯曲的、光溜溜的嘴，这个罗曼公爵委实很怕人呢。）……"从远古的时候起，布伊诺索夫家族就比雷科夫家族优越。我们这一宗是从掌握大权的切尔尼戈夫斯基大公们传下来的，每一辈祖先我们都举得出名字来。而你们雷科夫这一宗，却自己把家谱推到伊凡雷帝的时代……鬼才看见他这个雷奇科大公怎么样从乌果尔人的国土赶来的呢……"

马丁公爵的眼睛骨溜溜地转动起来，眼睛底下的垂肉兀自在哆嗦，上嘴唇厚厚的脸盘也在索索打颤，好像在哭泣似的：

"布伊诺索夫家族？土希诺骗子封给你们领地，不是就在他的土希诺营寨① 上吗？"

两位公爵都从长凳上站起来，开始从头到脚地互相打量着。若不是延多古罗夫和斯温因出来干预，使他们感到惭愧，安静下来，准会来一场大吵大骂。两位公爵用手绢抹抹额头和脖子，往各自的长凳上坐下了。

……………………………………………………………………

为了解闷，杜马贵族延多古罗夫跟大家讲起领主们在国家杜马里胡说八道些什么，——穷人们给弄得无可奈何：皇上和他的那批谋士在沃罗涅什只知道钱，钱。他把那批人收罗在左右出主意，——本国的和外国的商人，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木匠、铁匠、水手和那些差一点给刽子手割掉鼻子的浪荡子。皇上就听他们这种贼主意。真正的国家杜马倒是设在沃罗涅什了。各个城市的商业区住户和商人的控诉状都往那边涌去：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权……而他们就想用这批败类去征服土耳其苏丹。普罗科菲·沃兹尼岑的大使馆里，有一个人从卡尔洛维茨写信到莫斯科来，说是土耳其人都在取笑沃罗涅什舰队，认为走不到顿河口，所有的舰只就会在沙滩上搁

① 指俄罗斯冒牌皇帝伪季米特里一世的营寨。

浅。

“老天爷，我们应当安安静静地待着，干吗要去撩惹土耳其人呢？”温顺的拉夫连季·斯温因说。（他的三个儿子已经给抓进了军队，第四个儿子也给征进了舰队。这老头儿感到寂寞透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安安静静？”罗曼·鲍里索维奇说道，威胁地瞪着他。“首先，拉夫连季，照你那种卑微的身份，你就不应当在人家谈话的时候抢白……（他拍了拍大腿）对于土耳其人，对于鞑靼人，你怎么好说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们两次派瓦西里·戈利岑到克里米亚去，那又为的是什么啊？”

马丁公爵望着火炉，说：

“沃罗涅什和梁赞后面，我们不是个个都有领地在那边的。”

罗曼·鲍里索维奇朝他冷笑了一下，可是并没理会他的话。

“在阿姆斯特丹，一普特波兰小麦的价钱是一盾。而在法国，价钱还要贵些。波兰的地主们简直在黄金里打滚。你去跟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谈一谈，他会告诉你钱在哪里……可我却不能不恳求那些酿酒人用三个半戈比一普特的价钱收买去年的粮食……叫我觉得难过的是，旁边就是沃罗纳河，就是顿河，我的小麦尽可以打海上运出去……这是一笔大生意：但愿上帝保佑我们战胜苏丹……而你，居然谈什么安安静静……我们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海港就好了，譬如说，刻赤……那么，我们又成了第三罗马啦，——难道我们对于圣墓就不应当关心一下吗？难道我们的天良都已经丧尽了吗？”

“我们不会战胜苏丹，不会的。这种惹是生非其实真是白搭，”马丁公爵轻松地说。“而且，我们要多少粮食也都已经如数弄到手了，——感谢上帝。我们饿死不了。只要我们不是急着把长裙子穿到女儿们身上，把献殷勤的风气弄到我们家里来就成……”

沉默了一会，罗曼·鲍里索维奇才从叉开的膝头缝里瞅着地板上的一个节疤，问道：

“很好。可是把长裙子穿到女儿们身上去的是谁啊？”

“不用说，花五十戈比或是七十五戈比到外侨区去买一磅咖啡的那种傻瓜，这种人农民是不会供养他们的。”马丁公爵斜眼瞟着火炉，抖动着松软的下巴颏，很明显又想挑起一场争吵来了……

门突然推开了。一个圆脸膛、狮子鼻、面色红润的军官，从外面的寒气里冲进了这间闷热的屋子。他假发蓬乱，小小的三角帽直扣在耳朵上。沉甸甸的靴子——骑兵长靴和镶着宽阔红翻袖的绿色长襟衣，沾满了雪花。一看就知道，他是穿过莫斯科没命地飞驰而来的。

一见这个军官，马丁公爵就张大着嘴呆住了：这正是那个污辱过他的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中尉阿列克谢·布罗夫金——皇上的宠臣之一。

“领主们，停止工作！……(阿廖什卡抓着那扇给推开了的门，急匆匆地说。)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快要去世了……”

他把假发一甩，眼光骄横地(彼得豢养的那些出身微贱的家伙全是这副模样)闪烁着，踩着政厅办公室里那腐烂的地板冲出去，马刺和靴跟发出很大的响声。那些秃顶的大秘书官朝他的背影瞪着白眼，好像是说：“别那么大声，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这里不是马厩。”

五

一星期前，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勒福尔特在寓邸招待了丹麦和勃兰登堡的使节。冰雪刚开始融化，水从屋面上淅淅沥沥地滴下来。小客厅里很热。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坐在那儿，背对着壁炉里融融燃烧的劈柴，精神振奋地谈着一些伟大的计划。他越谈越有劲，举起那用椰子树雕成的酒杯，为彼得皇上跟丹麦国王和勃兰登堡选帝侯结成的兄弟联盟而畅饮。屋子前面那十二门放在翠绿色炮架上的大炮(只要那个站在窗边的大管事把手绢一扬)，轰隆隆地发出一排礼炮。一团团白茫茫的硝烟，把个晴朗的天空都给遮住了。

勒福尔特往镀金椅子背上靠下去，睁大了眼睛，假发上的鬈丝粘在苍白的腮帮上：

“桅杆木材林，在我们的大河两旁飒飒作响……光是我们出产的鱼，就可以供应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我们可以用几千亩地来种植亚麻和苎麻。还有那片洪荒之地——南方的草原，骑着马的人也会给

遮藏在那边的草里。等我们把鞑靼人赶走以后，我们就会有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牲畜。我们需要铁吗？矿砂就在我们的脚下。在乌拉尔，山山都蕴藏着铁矿。欧洲的那些国家，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惊奇的？你们的工场手工业吗？我们要招些英国人和荷兰人到这儿来，迫使我们自己的人能够自立。你们还没来得及向四周打量一下，可我们各式各样的工场手工业都已经办起来了。我们要把科学和艺术教给城市居民。我们要把商人和工业家提高到梦想不到的程度。”

喝醉了酒的勒福尔特就这样跟那些醺醺然的使节们谈着。酒和他的话把他们都弄得怔住了。客厅里很窒闷。勒福尔特吩咐大管事把两扇窗子都打开，舒畅地吸着那潮湿的、寒冷的空气。他一次又一次地为那些伟大的计划干杯，直到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才宴罢。晚上，他到波兰大使馆去，在那里喝酒跳舞，一直闹到天亮。

第二天，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感到不同寻常的疲乏。他穿上一件兔皮袄，用一块薄绸包住了头，还吩咐说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他本想动手给彼得写信，可是连这也没办到，就裹着皮袄蜷缩在壁炉旁边直打抖了。意大利医生波利科洛给请来了。他闻了闻小便和痰，咂响着舌头，搔了搔鼻子。他们给这位海军上将吃了一剂泻药，放了一点血。可是一点也没有用。夜里，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发着高烧，神志昏迷了。

……………………………………………………

施特罗姆普弗牧师（跟在一个摇着一只小铃的教堂侍役后面），把圣餐高高地举在头顶上，好不容易挤进了大厅。勒福尔特的寓邸里人声嘈杂，——全莫斯科权贵都聚集在这儿了。门砰砰地响着，过堂风呼呼地吼着。那些心烦意乱的仆人到处乱跑，有几个早已喝醉了。勒福尔特的妻子伊丽莎白·弗兰采芙娜在她丈夫卧室的门口迎接了牧师。她那憔悴的脸上透出一块块红斑，神情沮丧的鼻子哭得发肿了。紫红色的连衣裙上随随便便地系了根带子，一绺绺稀疏的头发露出在假发底下。看见来了那么多显要，这位海军上将夫人吓得要命。她不会讲俄国话，又是一辈子都在寓邸的后房里生活。她把交叠着的双手伸到牧师的胸口，用德国话嘟嘟囔囔地说：

“叫我怎么办呢？这么多的客人……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先生，告

诉我，我要不要请他们吃点儿点心？所有的用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谁也不听我的话了。那些储藏室的钥匙都放在可怜的弗朗茨的枕头底下。(眼泪从这位海军上将夫人淡黄色的眼睛里涌出来；她动手往胸衣里摸索，随后掏出一块湿手帕，把它捂在脸上。)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先生，我不敢走到大厅里去，我总是那么张皇失措的……会发生什么事啊，会发生什么事啊，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先生？……”

牧师用得体的低沉嗓音对海军上将夫人讲了几句安慰的话。随后他摸了下刮得青青的脸，赶开一切世俗的杂念，走进了卧房。

勒福尔特躺在一张宽阔的、揉皱的床上，背后垫着几个枕头。他那凹陷的腮帮和高突的脑瓜上长出了不少像鬃一般的硬毛。他呼吸很急促，还发出一种嘘嘘的响声，蜡黄的锁骨正在掀动，好像他还在试图钻进枷锁，钻进生命中去。他那张开着的嘴给高热烧得发焦。只有一双眼睛——黑黝黝、呆钝钝的——依然活着。

波利科洛医生把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带到一边，意味深长地眯缝着眼睛，蹙皱了腮帮。

“干枯的筋脉，”他说，“正如我们科学界都知道的那样，它把灵魂和肉体联系在一起，而照海军上将先生的病情看来，筋脉已经给浓痰塞满了，使得那些让灵魂流进肉体去的管道正在一分钟比一分钟窄小，我们应当预料它们马上就会给这种浓痰完全堵住。”

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往垂死者的脑袋旁边轻轻悄悄地坐下了。不久以前，勒福尔特已经从谵妄和昏迷中醒来过，显然是为一件什么事情放心不下来。一听到提起他的名字，他便费力地把眼神转向牧师，随后又让眼光盯在壁炉里那一块冒着烟的湿滋滋的木柴上。在那边涡纹的石雕上头，躺着个海神尼普顿，手里拿着个三叉戟，金色的水从他臂肘底下的镀金瓶子里流出来，汇成金色的波浪涌开去。在中央那个黑糊糊的裂口里，木柴正在冒着烟。

施特罗姆普弗设法把海军上将的注意力引到十字架上，宣讲着永生的希望，这种希望每一个世俗的人都不会被拒绝……勒福尔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可是一句也听不清。施特罗姆普弗朝他发紫的嘴唇更低地伛下身去，便听到勒福尔特在急促的呼吸中说：

“说简短些……”

牧师终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给垂死者作了临终忏悔，让他领了圣餐。等他走了，勒福尔特用臂肘撑起身来。他们明白他是想招呼大管事。大家便奔出去，找到了那个在厨房里哭泣的老头儿。他来了，脸哭得肿乎乎的，头上戴一顶插着鸵鸟毛的帽子，手里抓着一根锤形杖，在床脚边站定了。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跟他说：

“去招呼乐师们……我的那些朋友……酒杯……”

乐师们踮起脚走进来了，穿着随身的衣服。一杯杯酒也给送进来了。乐师们站在床的周围，把号角放到了嘴唇上，于是六十只号角——银的、铜的和木头的——一起吹奏出一支堂皇的小步舞曲。

勒福尔特的脸色死一般苍白，他让肩膀陷到了枕头里，太阳穴也像牲口那样瘪下去了，只是那双眼睛却还无法熄灭地燃烧着。有人递给他一杯酒，可是他已经举不起手来，——酒都泼翻在胸脯上。奏乐的时候，他又人事不省，眼睛也看不见了。

……………………………………………………………………

勒福尔特死了。莫斯科人简直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外国人的统治，——库奎外侨区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彼得的那个该死的谋士，已经“翘辫子”了。他们个个人都知道，个个人都看见：他曾经给彼得皇上喝一种迷魂药，——可是谁也不准说一句话。现在，射击军士兵们的眼泪总算有了个反应了。反基督者的窝巢——勒福尔特的寓邸将要永远荒芜了……

据说临终的时候，勒福尔特曾经吩咐他的乐师们奏乐，丑角们蹦跳，舞蹈者舞蹈，于是他自己——脸已经发了青，如同死尸一般——也从床上跳下来，乱蹦一阵……又据说在寓邸的顶楼上，一些妖魔便突然咆哮、呼啸起来了……

七天里头，领主和各级官员都来向海军上将的灵柩致最后的敬礼。他们隐藏了心头的喜悦和畏惧，走进那间有两层窗子的大厅。大厅中央一座木板台上，停着一口棺材，一半给一件黑绸长袍遮起来了。四个执着出鞘宝剑的军官站在棺材的周围，还有四个站在木板台周围的地上。那寡妇穿着丧服，坐在木板台前面一张折椅里。

领主们走上木板台，把嘴和鼻子扭到一边（免得弄脏了自己），用腮帮碰一碰那个魔鬼海军上将的蓝幽幽的手。随后他们走到寡妇跟

前，弯下腰去拜了一拜，用手指碰一碰地板，然后退了出去……

第八天上，彼得从沃罗涅什马不停蹄的赶来了。他那辆套着六匹马的皮篷雪车，飞也似的穿过莫斯科，一直驰进了勒福尔特寓邸的庭院里。那几匹毛色不同的马，掀动着肋骨，喘着粗气。一只手从遮着膝盖的车毯里探出来，摸索着皮捆带，想解开那上面的钩子。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沃尔科娃正巧从里面走出来，而且正巧只有她一个人在台阶上。一看那几匹马，桑卡心想来者准是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她很生气，这辆雪车竟在挡住她的轿车的地方停下来了。

“把你的蹩脚马赶走，喂，不要挡住人家的路啊！”她对皇上的车夫说道。

那只探出来的手，没有摸到钩子，便把皮捆带狠狠地扯断了，于是一个戴着有耳遮的丝绒便帽、穿着毡靴和灰呢羊皮袄的人从雪车里爬出来。他的个子很高：桑卡看他的时候得把脑袋往后面仰……一张圆圆的、可是憔悴的脸，一双浮肿的眼睛，一撇深色的、往上翘起的小唇髭。主啊，原来是皇上！

彼得把一条发麻的腿伸了一伸，随后又把另一条腿伸了一伸，两条眉毛聚在一起了。他认出来这是自己曾经为她主过婚的年轻女人，便蹙皱了小嘴，对她微微地笑了一笑。随后他沙着嗓子说道：

“不幸啊，不幸啊！……”于是他往屋子里走去，皮袄的衣袖摆动着。桑卡跟在他后面。

一看见皇帝，那寡妇就呆住了。她从椅子里跳起来，想要往他脚边扑下去。彼得将她一把扶住，紧紧地搂着她，从她头顶上望着那具灵柩。仆役们跑过来，替他脱下羊皮袄。彼得穿着毡靴，笨拙地走到棺材那儿，去作最后的告别。他站了很久，一只手搭在棺材边上。随后他伛下身去，吻了吻他的好友的额头和手。他的肩膀在那绿色长襟衣里面颤动，后颈脖挺得直僵僵的。

桑卡站在彼得背后，眼睛里噙着泪水，——她用手托着腮帮，像乡下女人那样，用尖细的嗓音轻轻地哀号起来。她为一件什么事，或是一个什么人觉得难过极了……他从木板台上走下来，鼻子呼哧呼哧地响着，如同一个小孩子。他在桑卡面前立定了。她伤心地朝他

点了点头。

“这样的朋友，我是不会再有的了，”他说。（他用一只手掩住眼睛，摇了摇那因为长途跋涉而纠结起来的深色鬈发。）“我们曾经同甘共苦。我们曾经同德同心……”他忽然把那只手从眼睛上挪开，向周遭扫了一遍，他眼泪已经干了，样子活像一只猫。十来个领主这会儿走进了大厅，急匆匆画着十字。

他们按照官职的大小，必恭必敬地先后走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前，双膝下跪，让手掌撑在地上，把额头实实在在地磕着槲木地板。

彼得一个也没有把他们扶起来，也没跟他们拥抱，甚至没向他们点点头，——他不可接近、不可一世地站着。他的短鼻子的鼻孔张大了。

“你们高兴啦，我看得出来你们这下就高兴啦！”他莫名其妙地说道，随后走出院子，回到他的雪车上去了。

六

那年秋天，外侨区路德教堂旁边，盖了一幢荷兰式的砖瓦房子，有八扇窗面临着街道。这是由大度支政厅承建的，造得很快——只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安娜·伊万诺芙娜·蒙斯跟她的母亲和弟弟威廉搬进去住了。

沙皇总是公开地临幸那里，而且常常还宿夜。在库奎外侨区（甚至在莫斯科），大家都管这所房子叫做皇后的别殿。安娜·伊万诺芙娜经管这所房子，气派可大极了：一个大管事，一些穿制服的仆役，马厩里还有两套波兰的名种骏马，每套六匹，以及各种场合乘用的马车。

蒙斯家的这个新居，再也不像从前在小酒店里那样，可以随便进去喝一杯啤酒了。“嘻—嘻，”那些外国人追怀着往事，“前不久，眼睛蓝漾漾的安欣还束着干干净净的小围裙，把一杯杯酒送到一张张桌子上；要是有哪一个好心的人拍拍这个小妞儿的屁股，说：‘来，我亲爱的，把泡沫喝掉：花是你的，酒是我的……’她的脸就会红得像一朵

野蔷薇呢。”

现在，库奎外侨区里只有那些受人尊敬的商人和工业家才上蒙斯家去拜访，而且也只有在逢年过节被邀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当然也说说笑话，可是得合乎礼节。施特罗姆普弗牧师总是坐在安欣的右手。他喜欢讲些罗马历史中有趣味或是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那些精神饱满的客人若有所思地摆动着啤酒杯，欢畅地叹息着世事的飘忽。安娜·伊万诺芙娜特别强调家里要讲礼节。

这几年来她变得美丽极了：步态端庄，眉宇间流露出宁静、娴雅和忧愁。不管她的玻璃马车经过的时候，人们怎么样躬身下拜，可是沙皇临幸到底不过为了跟她睡觉罢了。此外还有什么呢？领地政厅封给安娜·伊万诺芙娜几个村子。参加舞会的时节，她可以用跟人家一样好的珠宝打扮起来，胸前还挂上一个跟小碟子一般大的、镶着钻石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肖像。东西样样都有了，她要什么也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可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彼得越来越长久地住在沃罗涅什，或是搭乘驿车从南海远行到北海。安娜·伊万诺芙娜给他写了许多信，而且每一次总是附去半打半打的柠檬和橘子（都是从里加带来的），加小豆蔻的香肠和浸药草的露酒。可是靠这些书信和包裹，难道能把她的爱人长久地保住吗？万一有哪个女人跟他接近了，慢慢地钻进他的心里，那怎么办呢？她在羽绒褥子上翻来覆去，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一切都是那么不巩固，不安定，不清晰。敌人，周围净是敌人，只等着她蒙斯绊倒呢。

连她最亲密的朋友勒福尔特，——当安娜·伊万诺芙娜转弯抹角地跟他闲谈，问起他彼得那种散散漫漫的独身生活还会过多久的时候，——也只是含糊地笑一笑，在她的腮帮上温柔地拧一把，说道："为一句诺言等这么三年也不算太长啊！……"唉，就是没有人懂得：她要的甚至不是皇位，不是权势，——权势是稳不下、靠不住的……不，她要的只是一种安安稳稳、整整齐齐、体体面面的生活罢了……

只剩下一个办法了——用媚药，使妖法。遵照她母亲的劝告，有一夜安娜·伊万诺芙娜从彼得熟睡着的床上走下来，把一小块浸透了自己血水的布缝在他坎肩的衣边里……可是他到沃罗涅什去，却把

那件坎肩留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打那天起他一次也没有再穿过。安娜的母亲又把几个卜卦的女人带到了后院里。可是母女俩都不敢向她们透露到底要替谁算命。凡是搞巫术魔法的人，“公爵皇帝”罗莫达诺夫斯基都要把她们送上拷问台去呢。

安娜·伊万诺芙娜觉得，如果现在有一个平民百姓（有相当收入的）爱上了她，那她情愿放弃一切去换取宁静的生活。只要有一所干干净净的小房子（即使连大管事也没有），阳光照在打蜡的地板上，窗台下有好闻的茉莉花香，厨房里有煎咖啡的味儿，教堂里丁当的钟声送来了安慰，而安娜·伊万诺芙娜就坐在窗前做针线，受人敬爱的人们走过去，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一个躬……

自从勒福尔特去世以后，好像有一片乌云笼罩在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头顶上。在那七天里（彼得到来以前），她哭得那么厉害，因此她母亲就派人去把波利科洛医生请来了。他嘱咐灌一次肠，吃一剂泻药，清一清因为悲伤而郁积在她血里的过多的分泌物。安娜·伊万诺芙娜（她自己也不太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惶恐地等待着彼得的临幸。她想起了那天残酷处决射击军以后，他来到勒福尔特家里时的那张土灰色的脸，还有那一边因为牙痛而发肿的腮帮。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好像由于愤怒而发愣了。两只冻得通红的手，搁在空盘子旁边。他没有吃一点东西，也不去听他们在餐桌上讲的笑话。（他们虽然牙齿都在轧轧打抖，可是还在讲笑话。）他没有望什么人，却莫名其妙地说：

“不是四个团，而是许多团……他们躺在断头台上的时候，都用两个手指画十字……为旧时的生活，为穷困的生活……赤身裸体的摇来晃去，装疯卖傻……那些城里人！我们不该从亚速下手，应当从莫斯科下手才对！”

直到今天，只要一想起那个时候的彼得，安娜·伊万诺芙娜就会浑身发抖。她觉得这个折磨人的人，正在把她从幽静的窗边推到剧烈的惊慌中去……为什么啊？说不定他当真像莫斯科人窃窃私议的那样，是一个反基督者吧？夜里在床上，在柔和的烛光里，安娜·伊万诺芙娜会绞着双手，绝望地哭叫道：

“妈啊，妈啊，叫我怎么办呢？我不爱他。他来到我这儿很不耐

烦……我也觉得跟死一般冰冷……要是能像可怜的弗朗茨那样躺在棺材里，说不定反而会好过些。”

没料到有天早晨，她还没有梳洗，眼皮睡得肿乎乎的，朝窗外一望，看见皇上的雪车在篱栅外面坎坷不平的路上停下来了。这一回她没有张皇失措：就让他看到现在的这副样子吧，戴着睡帽，兜着羊毛披肩。穿过花园的时候，彼得也看见她在窗口，便向她点了点头，却没有一丝笑意。走进门厅，他把脚在地毯上擦了擦。人很清醒，而且安详。

“早安，安努什卡，”他柔和地说，吻了吻她的额头。“我们变成了孤儿了。”他在墙边靠近壁钟的地方坐下了，钟摆上那个笑着的铜脸正在慢慢地摇晃。随后他压低了嗓音说道，仿佛对于死神这种不合理的过错感到惊奇似的：“弗朗茨啊，弗朗茨……他不是一位了不起的海军上将，可是他却抵得上整整一个舰队。这是一个灾难，这是一个灾难，安努什卡……你还记得吗，他第一次带我到你家里来，那时候你还只是一个小姑娘，你怕我会弄坏你的八音盒？……死神抓错了人……再也没有弗朗茨这个人了。我真不明白……”

安娜·伊万诺芙娜听着，把绒毛披肩掩到眼睛上。她没有准备这一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才好。眼泪在披肩里面扑簌簌地滴下来。门外传来小心翼翼地安放碗碟的丁当声。她一面抽噎，眼睛里噙满泪水，一面自言自语地嘟囔着：现在跟上帝在一起，弗朗茨一定很快乐呢。彼得古怪地瞅着她……

“彼得，您在旅途中准没有吃过东西，请您留在这里吃点儿什么吧。今天我们正巧有您爱吃的煎香肠……”

她很烦恼，看到连香肠也引诱不了他了。她坐到他身边，抓起他一只有股羊皮味儿的手，吻了一吻。他的另一只手正在抚摩她那睡帽底下的头发：

“今天晚上我要来这儿待一个钟头……”他说。“好吧，现在已经够啦，已经够啦，——我的手统统让你的眼泪沾湿了……去吧，去给我拿一条香肠和一杯伏特加来……去啊，去啊……我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干……”

七

勒福尔特的葬礼，排场大极了。三个团下了半旗，拖着大炮送殡。灵车那纵列的驾马(一溜儿套着十六匹黑马)后面座垫上放着海军上将的帽子、宝剑和马刺。一个骑士穿着黑铠甲，插着黑羽毛，倒持着一个火把。大使和公使们穿着丧服走在送殡的行列中。他们后面是领主、朝臣、杜马贵族和莫斯科贵族——为数将近一千。军号吹着，战鼓缓慢地擂着。彼得带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第一连走在前面。

近处看不见皇上的踪影，有几个领主便加快脚步，逐渐赶过外国使节，想走到行列的前头。那些使节耸耸肩膀，大家窃窃私议起来。将近墓地，他们索性都被挤到后面去了。罗曼·鲍里索维奇·布伊诺索夫和那个极其愚蠢的斯捷潘·别洛谢利斯基公爵依次抓住灵车，慢慢地走着。许多俄罗斯人已经带着几分醉意：天蒙蒙亮他们就赶来参加葬礼，这会儿肚子早已饿得发慌，也等不得葬礼完毕后入席，竟挤到那些放着一盘盘冷菜的桌子周围，吃喝起来了。

棺材被安放在从墓穴里挖出来的一堆冰冻了的泥土上，彼得急忙赶到那边。他朝领主们那些刮得光光的、突然清醒过来的脸瞅了一眼，狠狠地龇起牙齿，吓得有些人尽往别人的背后躲去。他点点头招呼胖胖的列夫·基里洛维奇：

"为什么他们挤到外国使节们的前面去了？哪一个下的命令？"

"我已经说过他们，骂过他们了，可是他们一句也不听，"列夫·基里洛维奇轻轻地答道。

"狗东西们！(接着，彼得的嗓音更大了。)他们是狗，不是人！"他的脖子抽着筋，头往这边那边乱转，一只穿着骑兵长靴的腿痉挛地踢着。一群领主让开了，大使和公使们从人缝里挤过去，走到了坟上，彼得穿着一件薄呢长襟衣，身上寒凛凛的，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儿没有盖好的棺材旁边。个个人都惶恐地瞅着他，不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把宝剑往泥土里一插，他便跪了下去，将脸贴着他那聪明的朋友、冒险家、浪荡子、酒徒和忠实的伙伴的遗体。随后他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抹了抹眼睛。

“盖上……放进墓穴里去……”

战鼓擂着，军旗降了下来；大炮轰响了，腾出一股股白烟。有一个炮手站在那里发呆，没来得及跳开，竟让炮火把脑袋给炸掉了。那一天，莫斯科人纷纷议论着：

“一个魔鬼给埋葬了，可是另一个却还活着，看来他害人还没有害够呢。”

八

善良的工商民们[①]把雪橇停在院门外面，除下帽子，登上长长的、几乎从宫院中央一直通上去的、有着遮棚的梯磴，走进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客商[②]和商会的商人们，乘坐套着三匹马的、遮着毯子的雪橇赶到了，他们穿着狐皮里子的汉堡呢大衣，毫无惧惮地走进了皇宫里。年久颓败的殿堂上，炉火生得不太暖。他们朝腐朽开裂的天花板，朝长凳和门上的虫蛀的红呢飞快地瞅了一眼，说道：

“这房子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啊……领主们经管起来就是这副样子。可惜哪，可惜……”

商人们都是按名单仓促地宣召到这儿的。有几个没有来，因为他们生怕被逼着吃掉盛在尼康派器皿里的东西和吸烟。他们猜测着皇上为什么要宣召他们进宫。几天以前，杜马一个书记官曾经站在红场的刑台上，伴着鼓声，宣读一道圣旨：“圣上闻知，政府商务经纪人与商业公会，以及一切城郊居民、工商民等，由于各地总督、中央各政厅之官员以及其他官吏之种种官僚习气，在商业与各种工业上蒙受极大之损失与破坏……圣上慈悲为怀，特诏告天下：一切有关权利、诉讼、申请、商务以及国家税收等事宜，今后概由市政院[③]管理，

① 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城市居民。

② 从富有的商人中遴选出来的政府商务经纪人。——原著编者注

③ 市政院（Бурмистерская палата）是彼得于一六九九年设立的中央财政机关和工商民行会选举机关，也是管理莫斯科工商民的地方机关。它的设立，使工商业者摆脱了军政长官和各政厅的苛扰，对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市政院成员由选举产生，每年从自己人中遴选若干贤明正直之人充任，推举时可根据各自之心愿。成员有一人为首，担任主席职务，任期一月……"在城市、郊区和各大村里，他们奉诏从优秀、正直的人们中间选出一些地方分院，负责审讯、裁判和税收等事务；至于关税和酒税的征收事宜，他们也得推举一些关务和酒业成员来负责，——他们爱推举哪些人就推举哪些人。这些成员，将在一个特设的市政院里举行会议，处理贸易与税收事宜，所有的事端与请愿不必通过各中央政厅，可由市政院直接上奏沙皇陛下。

克里姆林宫里靠近圣施洗约翰教堂的一座在地窖里存放公款的老皇殿拨归市政院使用。

对于这样一件正当的好事，莫斯科商人花钱一点也不吝惜（不久以前，他们还没戴帽子在克里姆林宫里小心翼翼地走动，而现在他们自己也就要坐在里头了。）：他们给宫殿换了个新屋顶，漆成银子一样的颜色，里外粉刷一新，还装上了窗子，不是云母片，而是玻璃的。地窖旁边，他们还派出了自己的警卫。

因为已经摆脱了军政长官的勒索和各政厅官员的欺诈，商人们现在得缴纳比从前大两倍的税款。对国库来说，这很明显是有利的。那么，对商人来说，这样做是不是上算呢？……

一点不假，军政长官们和各政厅的官员们确实把大家弄得活不下去了：他们全像狼一般贪婪，你一不小心，他们就会扯断你的咽喉；在莫斯科，他们把你从法庭上拖过去，剥光你的衣服，而在城市和郊区，他们就叫你在长官的院子里受折磨，拷打逼债。这些全是事实……

可是有很多人（自然是那些最狡猾的），却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坏：他们给长官孝敬几个钱，给录事们送一点糖啊、呢子啊或是鱼啊，请法庭书记官吃吃便饭啊。有几个还发了财，别说军政长官和各政厅官员，便是魔鬼也不知道他们手里到底有多少货，有多少钱。当然啰，像商会领袖米特罗凡·绍林或是阿列克谢·斯韦什尼科夫之流的大人物，那么一切都了如指掌，连大主教也到他们家里去走动走动呢。要他们缴纳甚至比从前大三倍的税款给市政院，他们也会很乐意，——这给他们带来了荣誉、权力与秩序。可是，譬

如说,老头儿瓦西卡·列维亚金呢?他铺子里那一排铁器,总共也不值三阿尔丁,他自己老是坐在那里,拿块破布抹着眼睛。可是,顺便提一下,知道内情的人都说他有三千光景的卖身农奴。别说是农民或是城市居民了,便是商人中间也难得有一个不欠他一屁股债的。而且没有一个城市或是郊区没有列维亚金的仓库或是店铺,不过登记的时候用的都是他一个家属或是一个伙计的名字。一点也没有办法捉到他:活像一条山鲶鱼,又光又滑。在他看来,市政院意味着破产,——对于自己人,你可什么东西也隐藏不了啦。

恭候圣驾的时候,年长的商人们坐在长凳上,年纪小一些的都在各处站着。他们知道在自己身上寄托着希望的沙皇,需要钱,也想跟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其实他老早就应当开诚布公地谈了……那些第一次进宫的人,看着宝座坛边(宝座已经没有,只剩下那个华盖。)门上画的一些狮子和禽鸟,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

彼得出乎意外地从一扇边门里进来了,——他穿着荷兰装,脸蛋红通通的,一看就知道他已经喝过酒。“你们好,你们好!”他亲切地一迭连声地说着,握握有些人的手,拍拍另一些人的脊背,或是拍拍他们的头。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米特罗凡·绍林和阿列克谢·斯韦什尼科夫(穿着匈牙利式的长襟衣);奥西普·巴热宁和费多尔·巴热宁兄弟俩——又严肃又堂皇,蓄着往上翘起的唇髭,穿着肩头包得紧紧的外国呢上衣;矮小而庄重的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一个暴发户)脸刮得精光,戴着一顶直挂到肚脐上的深褐色假发;样子很冷酷的杜马秘书官柳比姆·多姆宁,和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这人蓄着一绺茨冈人的胡子,长着一个又高又秃的额头,穿着一身普通城里人的衣服。一看就知道他非常胆怯,一直落在大家的后头。

彼得往一张长凳上坐下了,把臂肘搁在叉开的膝头上。“坐下吧,坐下吧,”他对那些向他走拢去的商人们说。他们踟蹰着。他便吩咐他们坐下来,一面摇动着脑袋。年老的商人马上都坐下了。杜马秘书官柳比姆·多姆宁仍然站着,他从后面口袋里掏出一卷公文,咂了咂干燥的嘴唇。奥西普和费多尔·巴热宁兄弟俩马上跳起身,把他们的英国帽子按在肚子上,庄重地垂下了眼帘。彼得又朝他们那

个方向点了点头：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我要在大家面前表扬奥西普和费多尔……在英国和荷兰，对于卓越的商业活动和优异的工业制造都给以赏赐。我们一定要采纳这种办法。我说的对不对？(他左顾右盼，扬起一条眼眉。)你们为什么还在迟疑？难道怕我会向你们要钱不成？我们必须开始一种不同方式的生活，商人们，我就是要这样做……”

莫蒙诺夫，一个富有的呢绒商人，鞠了一躬，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一种不同方式的生活，陛下？”

“抛弃我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领主幽居在府邸里，如同狗獾一般。你们千万不要那样做，你们都是买卖人……你们应当学会做生意，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作为一个个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他们联合起来造船，他们联合起来做买卖。他们获得了极大的利润……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在欧洲，有许多专门为这个目的而开设的学院。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不妨在这里兴建一个交易所，跟阿姆斯特丹的那个一样好。把你们的公司创立起来，提倡工业生产……可是你们这班人却只知道一句格言：不欺诈，货难销……”

一个以敬慕的神情瞅着沙皇的年轻商人，突然把帽子往手上一拍，说道：

“对啊，我们的确就是这样的……”

有人动手揪住他的衣襟，把他拉回人丛里去。可是他扭过头来，耸耸肩膀，继续说道：

“怎么啦？难道这不是实话吗？我们靠欺诈过日子，而且光靠欺诈过日子，——我们用假秤，我们用假尺……”

彼得笑了(愁闷地，深沉地，把咧开的嘴唇弯圆了。)。那些站在他近旁的人，也恭恭敬敬地笑了。随后他突然收敛了笑容，凌厉地说：

“你们做生意也做了两百年了，可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学会……你们让财富打手边溜走……老是那样穷困，那样贫乏。你们做生意挣到一戈比，立刻就把它送到小酒店里去。是不是这样？”

“不是个个人都这样，陛下，”莫蒙诺夫说。

“不，全是这样的！（彼得的鼻孔张大了）到外国去看看人家的商人吧，——他们简直是国王！我们没有工夫来等你们自己教会自己了……有些猪猡，你非把它们的鼻子按到槽里去不可……为什么那些外国人总是不让我安生呢？他们一忽儿要我租给他们这个，一忽儿又要我租给他们那个……什么木材啊，矿砂啊，渔猎啊……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人就干不了？有一个人到了沃罗涅什，——天知道这人是打哪儿来的，可他发出来的那种喧嚷，提出来的那些计划啊！他说，你们的国土上遍地黄金，可是人们却很穷困……这是什么道理？我一句话也没说……现在我就来问问你们：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的人跟别人家不一样？（他瞪出眼珠子朝商人们挨着个儿瞅了一下）上帝没有给我们另外什么人。我们只好就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人来办事，是不是？有时候，你们这班俄罗斯人会叫我作呕……着实叫我作呕……”（他的耳朵紧张着，脖子上的肌肉在搐动。）

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伊万·阿尔捷米奇拖长着声调和悦地说道：

“俄罗斯人老是挨打，而且都是无缘无故挨的，所以变得那么荒唐古怪了。”

“傻瓜！”彼得嚷嚷起来了。“傻瓜！”他用臂肘碰了碰他的肋骨。

伊万·阿尔捷米奇越发装痴作傻，说道：

“你们瞧，我说的是什么话啊？……”

彼得朝着布罗夫金那乌光闪亮、皱眉蹙额地傻笑着的脸狂暴地瞅了半晌，随后用手掌拍了下他的额头：

“万卡，我还没叫你当宫廷丑角呢！”

可是，看来彼得自己也知道，当着商人们的面冒火发脾气是不明智的。商人不比领主：领主逃不了，他们没法儿把领地装在口袋里带走。可是商人却如同一只蜗牛：只要稍微这么碰一下，他就会带着他的资本缩进壳里去，躲藏起来……而事实上，屋子里已经有一种沉寂和疏远的气氛。伊万·阿尔捷米奇狡猾地眯缝着眼睛，朝彼得瞅了一下。

“念吧，柳比姆，”彼得对那个秘书官说。

巴热宁兄弟俩又很恭敬地把眼睛垂下了。柳比姆·多姆宁扬起嗓音，枯燥地、缓慢地念道：

……颁赐此一皇恩浩荡之特权书状，旨在奖励热诚奋勉与在造船方面所显示之忠勤……去年，奥西普·巴热宁与费多尔·巴热宁根据一具外国模型，**不用一名外国工匠**，自出心裁，在沃夫丘格村建成一所水力锯木厂，拟将木材锯成木板，售予阿尔汉格尔斯克之外国商人与俄罗斯商人。而彼等果尔将木材锯开，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继又运销海外。彼等另有宏图，拟在该厂建造大舰小艇，以便将木板及我国其他货物运往海外。为此，我大皇帝特给彼等以奖励，——兹已下令在该村建造舰艇；为建造舰艇所需之任何外国材料，一律准予免税进口，并准许彼等自行支付工资，雇用外国工匠与本国工匠。此项舰艇建成以后，并准其在船上装置大炮，储备弹药，以防御海盗及其他外国商船……

秘书官一路往下念。念完以后，他把那份盖着玺印的证书卷好，托在两个手掌上，授给奥西普和费多尔。那两兄弟把它接过来了，走到彼得面前，一声不响地一躬到地，礼节周到，态度庄重。他抓住他们的肩膀，把他们扶起来，跟他们亲吻，完全不是沙皇惯常做的那样，只用腮帮碰一碰腮帮，而是热烈地亲吻他们的嘴唇。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开始，”他跟商人们说。随后他那迅速转动的眸子找到了那个大家不认识的城里人，那个人蓄着一绺茨冈人的胡子，长着一个光秃秃的额头。“德米季奇！(那个人猛烈地从人丛里推推搡搡地挤过来)德米季奇，向商人们鞠个躬……尼基塔·德米多夫·安图菲耶夫——图拉的铁匠。他做的手枪和火枪，一点也不比英国的差。他锻生铁，找矿砂。可他就是翅膀短了些。跟他谈谈吧，商人们，大家考虑考虑。我是他的朋友。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赐给他土地和村子。德米季奇，鞠一个躬，鞠一个躬，我替你担保……”

九

“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你到这儿来找谁？”

一个严峻的、宽肩膀的女人恶狠狠地打量着安德烈·戈利科夫(帕列赫的那个圣像画师)。他那起着鸡皮疙瘩的皮肤，在褐色粗呢外衣的窟窿和补丁里面哆嗦着。刮起一阵三月的湿滋滋的风，在白

城的坍塌的城墙上那些光溜溜的灌木丛里呼啸。羽毛蓬乱的、饥饿的乌鸦,从一堆堆垃圾上空飞起来,不安地聒噪着。商人瓦西里·列维亚金家的难以逾越的栅栏,顺着在这里形成一个折角的莫斯科城墙伸展出去。这是一个阴森森的地方,净是一些又狭窄又荒凉的街巷。

"我是从阿夫拉姆长老那里来的,"安德烈嘟嘟囔囔地说着,把两个指头结结实实地按在额头上。在那女人背后,车辙纵横的院子里,在倾斜的仓房旁边,有几条拴在链子上的羸瘦的看门狗直身站起来蹦跳着……安德留什卡浑身都结了冰,只有一只眼睛热呼呼地闪烁着。那女人犹豫了半晌,才让他走进院子里,还指点他循着那些铺在污泥上的木板,朝一幢既没有台阶又没有廊庑的、又高又长的建筑物走去。一块块护窗板,就在屋顶下面那些云母小窗上啪啪地摆动。

他们走进一间有股湿木桶味儿的、黑糊糊的穿堂。那女人用臂肘捅了捅安德留什卡。

"把你的脚在麦秸上擦一擦,你又不是进猪圈去。"停了一停,她又用这样不友好的口气说道:"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

随后他打开一扇矮门到了底层。这儿很热,炉子里的火炭照亮了犄角里那些黑黝黝的圣像画牌。安德烈面对着古老圣像上的怕人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十字。他怯生生地立定在门边。那女人坐下了。隔着墙壁传过来许多人在唱歌的瓮声瓮气的声音。

"长老派你来做什么?"

"积点功德。"

"积什么功德?"

"到涅克塔里长老那边去修炼三年。"

"到涅克塔里那边去,"那女人拖长了嗓音说。

"他派我到这儿来,想叫你指点一下上他那边去的路程。我不能在俗世上生活了,——肉体在挨饿,灵魂充满着恐怖。我害怕。我要找一个隐修处,过天国的生活……(安德留什卡用鼻子吸了口气)开开恩吧,老人家,别把我赶走。"

"涅克塔里长老会替你开一个隐修院的,"那女人玄妙地说道。在火炭光里,可以看见她的眼睛眯缝起来了。

安德烈开始叙述道：半年多来，他一直在沿街挨户地游荡，饿得要死，冻得要命。他跟各式各样的人厮混在一起，他们曾经怂恿他干偷盗的勾当。“我不能，我的魂都吓掉了。”他告诉她，那年冬天，大风大雪，他怎么样在城墙的倾圮的屋顶下宿夜。“我找来了一点儿麦秸，用蒲席盖在身上。风在怒吼，雪在翻飞，射击军的尸体在绳子上摆荡，撞着城墙发出啪啪的响声。那些夜里，我渴望着一个幽静的安身的地方，过一种沉默的生活……”

那女人仔仔细细地问清了有关阿夫拉姆长老的情况，便叹一口气，站起来说：“跟我走吧。”他又带着安德留什卡穿过那黑糊糊的穿堂，往下面走了几级梯磴。她嘱咐他待在乞丐们站的地方，就放他走进传来歌声的地下室去了。迎面扑来一股热腾腾的香烛气息。三十或是三十多个人跪在擦光的地板上。一个罗锅肩膀的人，穿着一件黑法衣，戴着一个尖顶帽，正在铺着丝绒的读经台后面读经。翻着手抄经卷陈旧的书页，他朝蜡烛的火苗扬起了蓬松凌乱的胡子。在整面墙壁上，从墙根起，用古代诺夫戈罗德风格绘制的大大小小的圣像前面都点着蜡烛。

他们正在按照反教士派[①] 的仪式做法事。他们用鼻音忧郁地唱着。长老的右边，在那些祈祷的人前面，跪着矮小的、蓄着山羊胡子的瓦西里·列维亚金。他拨着皮制的念珠，不时扬起眼睛望望那些圣像，或是稍微转过一下脑袋，斜着眼望望那些祈祷的人，在他的瞥视之下，他们越发虔诚地磕着头，甚至把额角都磕破了。

那个罗锅肩膀的长老合上了经卷，把它举到头顶上，转过身来：他的胡子已经一撮撮地给拔掉了，不太老的脸上安着个被打烂的鼻子。瞪大了眸子仿佛瞅着一个可怕的幻影，他张开嘴，露出牙齿当中的一个个窟窿，喊道：

“让我们回想一下罗马教皇、虔诚正直的伊波利塔的话：‘反基督者到来的时候，上帝的教堂就要坍倒，无血的供品就会被废止。诱惑

---

① 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旧礼仪派”的一支，产生于十七世纪末。该派不接受十七世纪尼康的改革，反对官方正教会，主张保持宗教旧礼仪，并一直受到沙皇当局的迫害。

将要侵入城市和乡村，寺院和隐庵。而且除了极少数的人，谁也不能得救……'"

他的嗓音很可怕。那些祈祷的人都把脸仆在地上，掀动着肩膀。长老举起经卷，站在那儿，直到所有的人都放声大哭了才罢。

……………………………………………………………………

"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些话。(祈祷结束以后，长老说道，抓着胸前的木十字架。)我蒙受上帝的恩宠。主带我到了沃尔湖边涅克塔里长老的隐修院。我向长老拜了一拜，他便问我：'你要拯救你的灵魂，还是拯救你的肉体？'我说：'我的灵魂，我的灵魂！'长老就说：'这很好，孩子。'于是他就动手拯救我的灵魂，抑制我的肉欲……在隐修院里，我们不吃面包，只吃羊齿草、酢浆草和橡实，我们还把松树皮剥下来，晒干了，跟鱼和在一起捣碎，——这都是我们的粮食。上帝却没有让我们死。还有，从最初的几天起，我从长老那里忍受的那种锻炼啊：每天挨两次打。复活节的星期日，我也挨两次打。拿每天挨打两次计算，在那两年里头，一共挨打了一千四百三十次。而从他那双圣洁的手底下每天受到的创伤和捶击，我还没计算在内。他摧毁着我的肉欲：不管他手里捡到什么东西，他就随意拿起来赏赐我，赏赐他的孤儿和雏鸟。他用手杖教训我，用捣研钵的臼槌儿，用火钩子，用煮东西的有柄锅子，用搅面团的拌棒教训我……我的长老这样损伤我的肉体，无非是要使我黑暗的灵魂发出光来……他用挑水的扁担打我的腿肚子，使我的腿会得乖乖地听话。他不仅用木头，而且还用铁器，用石子，用砖头打我，还揪我的头发，来折磨我的肉体。在那些日子里，我的手指脱骱了，我的腰肋和骨头折断了。而上帝并没有让我死。现在，我的肉体固然很虚弱，可是我的灵魂却闪闪发光……弟兄们，对待自己的灵魂可千万不要懒怠啊！"

……………………………………………………………………

"对待自己的灵魂可千万不要懒怠啊！"这句话，长老一连喊了三遍，眼睛无情地直盯着那群惶恐的信徒。这儿都是瓦西里·列维亚金的戚属、姻亲或是农奴；他的管事，仓库管理人和店里的伙计。听了这些话，他们都伤心地叹气。有几个竟受不了长老那种狂暴的逼视。安德烈·戈利科夫号啕痛哭得腰都弯了；他抓住腮帮，放声哭着，透过

泪花，他看见蜡烛火苗的黄光在礼拜堂里到处摇曳，如同天使长们的翅膀。

长老朝他的信徒们深深地鞠了个躬，往一旁退去。瓦西里·列维亚金站到了长老的位置上：他身量矮小，头发花白，眼睛眯成两条狭缝，眼珠子骨溜溜地转动着。他一面拨着皮念珠，一面轻声地、慈祥地说道：

“我亲爱的、不能忘怀的朋友们……那才可怕呢！我心爱的人们，那才可怕呢！天本来是晴朗的，随后升起一片乌云，把我们的整个生活都用臭气笼罩住了……（他从右边扭过头去，随后又从左边扭过头去，好像要看一看有没有人站在他背后似的。然后他把穿着软毡靴的脚向前跨了一步。）反基督者早已来到了这儿。你们有没有听见？他已经在尼康派教堂的圆屋顶上就了位。用三个指头画十字便是他的印记；用那种样子画十字的人全不会得救：他们早已被吞食干净了……而且跟那些用三个指头画十字的人一块儿吃喝，那种人也不会得救。从教士那儿领圣体，那种人也不会得救：他们的圣饼上打着印记，他们的圣职是冒充的……那么我们怎么样使自己得救呢？我们曾经听人说过怎么样拯救自己。我决不拖任何人的后腿，——去吧，走开吧，我亲爱的朋友们，经受苦难，使自己成为神明！你们将成为我们这些有罪的、懦弱的人的多余的辩护者。说不定连我自己也要去呢……我要把我的仓库和店铺都关起来，把我的货物和财产散给穷人们。得救的办法只有一条，——遵守祖辈的信仰，服从和畏惧……（他苦痛地摆了摆小胡子，用衣袖抹了抹睫毛。信徒们沉静极了，连气也不透，动也不动。）能够领会这个道理的人有福了……可是不能领会的人也用不着绝望……长老们会用祈祷拯救他。有一件事情，应当比死还要可怕——恶魔把你诱入迷途……现在不比从前：他那些看不见的仆人围绕在每个人的四周，只等着他……要是你造了孽，要是你违背了良心，要是你隐藏了你主人的一个戈比……在你看来，好像这是一件小事吧？一个戈比嘛！不！……他们会扑到你身上，你就会完蛋，——就会受到永世的苦难……怕只怕长老们不再替你祈祷……（他又往前跨了一步，用皮念珠打了下大腿。）你们瞧，那就是一种诱惑：市政院！……那里就是地狱，真正的地狱……自古以

来，商人们一直向国库缴捐纳税，至于我做什么生意，以及怎么个做法，那都是我个人的私事……上帝赐给某人智慧，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商人。而一个傻瓜，他只会一辈子替人家干活混日子。选举市政委员！……这样一来，他就会来干涉我的仓库，干涉我的钱柜……我不得不把样样事情讲给他听，样样东西拿给他看……为了什么？谁需要这样做？反基督者的网，正在往商人的头上撒下来……还有那种什么邮政！有啥用？我派一个可靠的人到大乌斯秋格去，他赶到那里比任什么邮政都快，而且把需要说的话都说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可是靠这种邮政，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人送我的信呢？不，我们不需要邮政，我们不需要市政委员，我们也不需要交纳加倍的税款，或是跟外国人和尼康派信徒一块儿吸那种烟草。（他不由自主地发起脾气来了。他把一只哆哆嗦嗦的、发紫的手插进口袋，掏出一方手帕，抹了抹脸。随后他摇了摇头，眼睛瞅着那支已经烧残的蜡烛，深深地叹了口气，便不说下去了。）我们去吃晚饭吧……”

小礼拜堂里的人，都经过穿堂和厨房，往隔壁一间地下室走去。到了那里，他们在挂圣像的犄角里一张铺着染色土布的木桌子旁边坐下，瓦西里·列维亚金和他的三个老管事——他的堂兄弟就在那个犄角里吃晚饭。他们邀长老过去，跟他们一起坐在圣像底下。可是他突然大声地吐了一口唾沫，走到门口，走到坐在地板上的乞丐们那儿去了。安德烈也坐在那些乞丐中间。

一支脂油蜡烛点在桌子中央。那个长相严峻的女人一趟趟从黑地里走出来，端着一碗碗盛得满满的东西。从天花板上，偶尔掉下来一只蟑螂。他们一声不响地吃着，慢慢地嚼着，轻轻地搁下汤匙。安德烈朝长老挨拢一点。长老把碗放在膝盖上，弯腰曲背地坐在那儿，抖抖缩缩地用匙子喝着热汤，烫着了，汤水滴在一绺一绺的胡子上，一面把面包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吃着。吃完东西、做过祈祷以后，他把手叠起来往肚子上一搁。一看他那双迷糊起来的眼睛，就知道他的情绪已经缓和下去了。

安德烈小声跟他说：

“我的父啊，我要到涅克塔里长老那边去。请你让我去吧。”

长老急促地呼吸着，可是他的眼睛又变得困倦无神了：

"等他们都睡下以后,你到小礼拜堂里来。我要拷问拷问你。"

安德烈打了一个寒噤。他怀着痛苦和劫数难逃的感觉,开始用后脑勺不安地蹭着圆木墙上的木刺……

十

从南方莽原上吹来一阵暖洋洋的风。一个星期里,雪都融化了。蔚蓝色的天空,倒映在淹没了平原的大水里。支流都涨了水,顿河里的冰开始移动了。一夜之间,沃罗涅什河水溢到了岸上,把一些船坞都给淹掉了。从沃罗涅什到顿河,一路上碇泊着的大海船、两桅帆船、帆桨大船、驳船和小船都在摆动着。还没有晾干的焦油从船舷上一滴一滴淌下来;镀金的和银漆的尼普顿海神头像在闪闪熠耀。为了要把它们晾干而升起来的帆篷,在临风摇曳。那最后一批浮冰,流进了浑浊的水里,便沙沙地响着,浮上来又沉下去。要塞城墙的上空——河的右边,沃罗涅什的对岸,升起来一团一团的硝烟,随即被风一片一片地吹散了。炮声打水面上滚过去,仿佛大地本身在胀起来,一个气泡一个气泡那样炸裂似的。

造船厂里,工作白天黑夜地进行着。四十门大炮的战舰"要塞号"正在作最后的加工。它那高高的雕着花的船尾和三根桅杆,在驳岸那全新的木桩旁边摇啊摆的。一条条装着火药、腌肉和干粮的驳船,不断地穿过河去,驶向那艘战舰,系在它的乌黑的船舷上。急流把缆索绷得紧紧的,木头吱吱咕咕地响着。深棕色脸膛的潘布尔格船长站在船艄的舰桥上,唇髭直竖起来,眼睛活像一只狂暴的公羊,骑兵长靴糊满了泥浆。他那长襟衣外面罩着一件没挂面的短皮袄,头上缠着一块红绸巾。压倒了甲板上滚大桶的隆隆声和扯滑轮的吱吱声,他用俄罗斯语和葡萄牙语大声叱骂着:"贪吃懒做的家伙!野种!carraja![1]"水手们用尽力气把一袋袋干粮、一个个大桶、一只只板箱搬到了船上,奔跑着把它们滚进了货舱,而一些戴着高顶呢帽、穿着褐色灯笼裤的水手长,又在那里沙着嗓子如同看门狗似的咆哮

[1] 葡萄牙语:壁虱。

着。

河边小山上歪歪斜斜地矗立着一座座尖屋顶的木望楼，倾圮的城墙后面露出来教堂那一个个生锈的圆屋顶。旧城前面的小山斜坡上分散地搭着工人们居住的泥棚和板房。靠近河边却是一些用圆木造的房子，住着新任命的海军上将戈洛温、亚历山大·缅希科夫、海军部大臣阿普拉克辛和海军中将科尔涅利·克赖斯。对河那低低的岸坡上，洒满了木片，划满了车辙，还立着一个个给煤烟熏黑的、盖着泥屋顶的锻铁场，近旁还有一些没有完工的船舰的骨架，一半给淹在水里的一捆捆木板，从水里拖起来的木排，大桶，缆索，生锈的铁锚。黑烟从焦油锅炉里腾出来。捻缆绳的小轮子咕咕嘎嘎地响着。锯木工站在高高的支架上，忽前忽后地摆动着肩膀。筏夫赤着脚在污泥中奔跑，用钩子拉回被大水冲走的木料。

主要的工作都做好了。舰队已经下水。只剩下那艘战舰“要塞号”，还在特别仔细地做着最后的修饰。三天以后，海军上将的旗帜就要在这艘战舰上升起来了。

……………………………………………………………………

门时常被推开，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既不脱掉外衣，也不把靴子擦擦干净，就在长凳上坐下了，那些比较重要的人便径直往桌子边坐下去。他们整天整夜在皇上的房子里吃喝。插在空酒瓶里的许多蜡烛一直亮着。圆木墙上挂着一顶顶假发，——屋子里太热。从他们烟斗里喷出来的烟，一团一团地弥漫在空气里。

海军中将科尔涅利·克赖斯睡在桌子上，把脸钻在金绣袖头里。俄罗斯舰队的海军少将、荷兰人尤利乌斯·列兹（一个大胆的海上流浪汉，因为在远洋里干下了种种勾当，他的首级还悬着两千英镑的赏格）正在喝茴香酒，朝一支蜡烛蹙皱着那张只有一只眼睛的、凶悍的脸。造船工匠奥西普·纳伊和约翰·杰伊，在这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脸上都长满了硬扎扎的短髭，正在从烟斗里喷着烟，朝俄罗斯造船工匠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讥嘲地直挤眼。这费多谢伊刚从外面进来，把围巾拿掉，皮袄解开，就吃起猪肉面来了……

“费多谢伊，”奥西普·纳伊跟他说，眨巴着火红色的睫毛，“费多谢伊，告诉我们，你在莫斯科是怎样大吃大喝的？”

弗多谢伊没有答理，只管自己吃着。为这件事，他已经受够了。二月里，他从外国回来，本该遵照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封信里给他的指示，马上赶到这沃罗涅什来。可是鬼迷心窍，他在莫斯科转来转去找朋友，寻欢乐。他过了三天放荡行乐的生活：煎饼，小吃，佳肴，旨酒。结果自然不出所料：他不知不觉地已经落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手里了。

皇上听到自己等待已久的宠臣费多谢伊被“公爵皇帝”逮捕了，便派了一名专使到莫斯科，送一封信给罗莫达诺夫斯基：

> Mein Herr König……为什么你把我们的伙伴，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和另外一些人，拘留起来了？我非常伤心。我特别盼望斯克利亚耶夫的到来，因为他在造船方面是一个最优秀的能手，而你居然把他扣押起来了。上帝会审判你的。说实在的，我这里一个帮手也没有。我希望那不是一件有关国家的大事。看在上帝的面上，把他释放了，打发他到这儿来。彼得。

过了十天左右，斯克利亚耶夫亲自带来了“公爵皇帝”的回信：

> 他的罪过是这样：喝醉了酒，同几个朋友一块儿坐车出来，在鹿砦旁边跟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士兵们打架。经过侦查，证明双方都有错误。审问以后，我判令斯克利亚耶夫挨一顿鞭子，以惩罚他的愚蠢，同时也把发生争吵的对方、那些提出申诉的士兵鞭打了一顿。请你不要为这件事生我的气，——我不习惯于放过这种愚蠢行为，不管犯者有什么样的官职。

好吧。这件事按说该在这里结束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见到斯克利亚耶夫，便拥抱他，抚摩他，然后拍拍自己的大腿，不只是吃吃地笑着，而且是哈哈大笑，弄得眼泪也流出来了……“费多谢伊，你现在已经不是在阿姆斯特丹了。”后来在晚餐的时候，他把“公爵皇帝”的那封信大声地念出来了。

费多谢伊吃完面条，便把面碗推开，伸手去拿奥西普·纳伊的烟草。

“哦，你们笑也已经笑够啦，你们这些魔鬼，”他粗声厉气地说。

“船艄那儿的货舱,你们今天有没有进去过?”

“进去过,”奥西普·纳伊答道。

“不,你们没有进去过……”

约翰·杰伊慢慢地抽出他的陶制烟斗,让端正的嘴巴两边嘴角都耷拉下来,从咬紧着的牙齿缝里用俄罗斯话说道:

“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倒像我们不曾去过货舱似的,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

“那是因为……你们与其朝我转动眼珠子,还不如拿个风灯走下去看一看。”

“有漏洞吗?”

“就是这话,有漏洞。腌肉桶子一装上去,船的肋骨就裂开,水从下面喷起来了。”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可就是这样嘛。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船艄那儿的肋材不结实。”

奥西普·纳伊和约翰·杰伊两个人你瞅瞅我,我看看你。随后他们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戴上有耳遮的帽子。费多谢伊也站起来,气呼呼地把围巾往脖子上一缠,抓起一盏风灯:

“嗨,你们这些将军!”

军官、水手和工匠走到桌子旁边坐下了,他们个个都很累,身上沾满了焦油,溅满了泥浆。喝光一杯从瓦坛里倒出来的烈性伏特加,他们便往碟子里抓一点东西:烤肉,乳猪,醋渍牛唇。吃完以后,很多人又走出去了,既不画一个十字,也不说一句感谢的话……

板壁旁边,有个睡眼朦胧的水手把宽肩膀重重地靠在门框上,头上那顶高高的毡帽直扣到一只耳朵上。他那青筋嶙嶙的颈脖里挂着一根细索,细索末端上过焦油,打着几个结子。(谁要是需要,他就用这个家伙去对付他。)凡是朝门口走拢去的人,他都要轻轻地、懒洋洋地问:

“你上哪儿去,哪儿去,你这个鬼? ……”

板壁后面,在那睡觉的地方,一些国家要员这会儿正在开会:海军上将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

金，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海军部大臣）和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勒福尔特逝世以后，这缅希科夫马上被晋升为少将，还被任命为普斯科夫的总督。据说彼得送了葬回到沃罗涅什的时候，曾经说道："我本来有两只手，现在只剩下一只了；虽然有点狡猾，可还不失为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阿列克萨什卡穿着一件细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长襟衣，灵巧地紧束着一根军官腰带，头上戴着一顶假发，他那狭长的下巴颏埋在领饰的花边里，站在热烘烘的砖炉旁边。阿普拉克辛和胖胖的戈洛温坐在没有拾掇好的床上。纳雷什金坐在桌子旁边，用手掌托着前额。他们正在听杜马秘书官兼大使普罗科菲·沃兹尼岑说话。他刚从多瑙河边的卡尔洛维茨回国，奥地利、波兰、威尼斯和俄罗斯的大使们一直在那儿跟土耳其人举行和谈。

他还没有觐见皇上。彼得吩咐大臣们聚拢来先考虑一下，说他自己停会儿就来。沃兹尼岑把一些记着数字的抄本按在膝头上，让眼镜滑到了瘦伶伶的鼻子的尖端，说道：

"我已经跟土耳其的使节们，拉米酋长先生和枢密顾问官马夫罗科尔达特达成了休战，那就是说暂时的停火。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成就。你们自己想一想吧，大臣先生们：眼下，欧洲正在发生那么多的麻烦，——差不多整个世界都被卷进去了。西班牙国王早已老朽，他很快就会死去，而他却没有后嗣。法兰西国王竭力想把自己的孙儿菲利普拥上西班牙的王位，他已经给他娶了亲，把他留在巴黎，指望着随时为他加冕。而另一方面，奥地利皇帝却想把他的儿子查理立为西班牙的国王……"

"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全知道，"阿列克萨什卡不耐烦地岔断了他。

"耐心一些，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我是在尽我所能地讲述啊。（沃兹尼岑用一双老年人的眼睛从眼镜上端朝那个漂亮青年狠狠地瞪了一下）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场大争论，正在寻求解答。如果西班牙归属法兰西国王，那么法兰西和西班牙的舰队就要称霸海上。如果西班牙归属奥地利皇帝，那么英国就可以单独对付法兰西舰队。欧洲的局势，就是给英国人搅乱了的。也就是他们，把奥地利人和土

耳其人一起带到了卡尔洛维茨。为了向法兰西国王作战，奥地利皇帝必须使自己解除束缚，得到自由。而土耳其人也十分乐意于议和，以便休养生息，集中力量：萨沃伊的欧根[1]公爵已经替奥地利皇帝从他们手里拿走了许多土地和城市（在匈牙利，在七城地[2]和在莫列亚[3]），而且奥军正在觊觎帝都[4] ……现在，土耳其人所关心的只是收复失地……到远方去作战，跟波兰人或者跟我们作战，眼下他们连想都不会想的……攻打亚速，对他们来说是不值得的，说不定在那边他们会吃败仗呢。”

“难道土耳其苏丹当真像你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软弱吗？我有点怀疑，”阿列克萨什卡说。（戈洛温和阿普拉克辛微微一笑。列夫·基里洛维奇看见他们在微笑，也便笑眯眯地摇了摇头。）

阿列克萨什卡摆动着腿，将马刺弄出铮铮的响声，说道：

“要是他软弱，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签订一份永久的和约呢？也许你忘记了告诉那位酋长先生，说我们有四万射击军在乌克兰过冬，说沙因的强大的骑兵团集结在阿赫特尔卡，说我们的渡河船舶已经在布良斯克附近准备好了？我们派你出去，不是空着两手的啊……休战！”

普罗科菲·沃兹尼岑慢慢地除下眼镜。这种新的规矩可真不容易习惯，——一个出身低微的黄毛小子居然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跟一位大使说话。普罗科菲用一个干枯的手掌往那愤怒得发抖的脸上抹了一抹，集中一下心神。吵骂吗，那自然一点好处也不会有的。

“我们之所以没有签订和约，仅仅达成休战，原因是这样，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奥皇的使节，既没有同我们商量，也没有同波兰人或是威尼斯人商量，竟在暗中单独跟土耳其人进行了谈判。而波兰人也避着我们，暗中达成了协议。这样，我们就被撇在一边了。既然跟奥皇满意地解决了问题，土耳其人起初根本不愿意跟我们谈，他们就那样自大起来了……若不是我的老朋友亚历山大·马夫罗科尔

① 萨沃伊的欧根（1663—1737），奥地利将领，元帅。——原著编者注
② 七城地，即特兰斯瓦尼亚，罗马尼亚东部地区。——原著编者注
③ 莫列亚，希腊南部地区。——原著编者注
④ 古时罗斯人管君士坦丁堡叫帝都。

达特在那儿，恐怕连个休战我们也捞不到呢……你们坐在这儿，大臣先生们，以为全欧洲正在注视我们……不，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个小小的政治家，或者不妨说，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

“哦，那还不一定吧……”

“慢着，不要急躁，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戈洛温温和地劝阻他。

“在各国使节下榻的宾馆里，他们把最坏的地方拨给我们住。还派了警卫来监视我们……任什么地方都不准我们去，不许跟土耳其人见面，甚至也不许跟他们通信。还在维也纳的时候，我任用了一位医生，那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波兰人。我派他去土耳其宾馆见马夫罗科尔达特。我第一次派他去的时候，马夫罗科尔达特要他向我致候。第二次我又把他派去了。马夫罗科尔达特要他向我致候，并且说天气很冷。我很高兴。我就把自己一件紫红呢面子的玄狐皮长襟衣交给医生，叮嘱他务必绕过大使们的宾馆，打草野里驰去。马夫罗科尔达特收下了那件长襟衣，第二天他便派人送给我一点菸草，两支漂亮的烟斗，一磅左右的咖啡和一叠写字用的纸。啊，我想，你倒回送礼物来了……于是我又送去了一大车的东西：压固鱼子酱，燻鲟鱼，五条挺大的腌白鲟鱼，还有各式各样的果子露……随后我乘黑夜亲自赶到土耳其宾馆，光我一个人，穿着便服。就在那一天，土耳其人已经跟奥皇签订了和约……”

“啊！”阿列克萨什卡跺了跺装着马刺的皮靴。

“马夫罗科尔达特对我说：‘我们未必能够达成协议，除非你们把第聂伯河沿岸的一些城市归还我们，让我们封锁第聂伯河，永远遮断你们通往黑海的出路。你们还得交还亚速，而且跟从前一样向克里米亚汗纳贡……’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这便是我们第一次谈判的时候土耳其人开始找碴儿的情况……可我只有一个人。我们的那些盟邦已经把事情办妥，都走了……我便拿沃罗涅什的舰队来吓唬他们。可是那些土耳其人却笑起来了：‘在离开海洋一千俄里的地方造船，我们这倒还是第一回听说；好吧，把它们放在顿河里走走吧，可你们怎么也出不了河口……’我又拿乌克兰的军队来威胁他们，可是他们却拿鞑靼人来吓唬我：‘当心，如今鞑靼人已经不受什么束缚，可别

让他们用杰夫列特－基烈[1] 在位时那种办法来对付你们。'要是那些土耳其人没有一点顾虑，他们早已向我们宣战了……我不知道，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也许由于我才疏识浅，没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不过，休战到底不是作战啊……"

……………………………………………………………………

还有很多小事没做好。钉子不够了。因为化雪，从图拉运铁来的雪橇车队有一批直到上一天才赶到。他们通宵在铁工场里工作。每一天都是宝贵的，这样才可以趁河水还高涨的时候把那些大船开出顿河口去。

所有的熔铁炉都在熊熊地烧着。那些围裙给烧破、衬衫给汗水泡咸的铁匠；打着赤膊、皮肤给灼伤的高大的锤工；给煤烟熏黑的、拉风箱的孩子，个个人脚都站不直了，手都挥不动了，浑身都弄得黑咕隆咚的。那些正在休息的人（一夜要轮换好几班）也还待在那里：有的在敞开的门边嚼鱼干，有的在桦树炭堆上睡觉。

总工头库兹马·热莫夫一只手受伤了，这人是由列夫·基里洛维奇从他图拉的工厂里调来的（本来他从图拉的监狱里给提出来，在那边干终身的苦活）。另一个工头中了炭气毒，这会儿躺在铁工场外几块湿木板上，在夜风里哼哼。

他们正在为"要塞号"焊接那大铁锚的锚爪。铁锚从顶棚主梁的滑车上吊下来，搁在熔炉里。鼓风工人抹着汗水，喘着粗气，正在拉动那六只风箱的杠杆。两个锤工站在那儿，已经作好准备，把长柄铁锤放在自己的脚边。热莫夫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另一只手用一块破布包着）扒着火炭，一遍又一遍地说：

"不要偷懒，不要偷懒，再给我们拉几下……"

彼得穿着肮脏的白衬衫，系着帆布围裙，瘦削的脸上沾着油烟的污斑，嘴像鸡屁股眼似的紧闭着，正在用长铁钳小心翼翼地翻动熔炉里的锚爪。这是一项责任重大、手艺高强的工作——焊接这样一个

---

[1] 即杰夫列特－基烈一世（卒于1577年），一五五一年为克里米亚汗，在位时屡次进袭俄罗斯。一五七一年率十二万大军乘虚进军俄国腹地，五月，所部纵火烧毁莫斯科，近五十万人或被杀或被掳走。

大件……

热莫夫朝那些站在滑车缆绳旁边的人们转过脸去：

“当心！……作好准备！……(随后又转向彼得)是时候了，要不它就要烧过性了……(彼得目不转睛地瞪着炭火，点了点头，挪动着铁钳。)赶快拉起来！……来吧！……”

大家急忙抓紧缆绳，动手拉了。滑车嘎嘎地响着。那只四十普特重的铁锚从熔炉里升起来。火花在铁工场里如同暴风雪一般到处飘扬。白炽的锚身吊在铁砧上面，炽热的铁鳞嚓嚓地往四周乱溅。现在得把它放下来，还要把它放稳。热莫夫说，这一回是柔声细气的：

“把它放下来，把它放稳……把它安牢……(铁锚放下了)把铁鳞刮掉。(他用一把烈焰腾腾的长柄铁帚动手刮着)锚爪！(他转向彼得，狂暴地喝道。)你在干什么？来啊！”

“是！”

彼得把那一普特重的铁钳从熔炉里迅速拽出来，却没有甩落在铁砧上，烧得赤热的锚爪差一点从铁钳里掉下来。他因为过于用劲而伛偻着身子，龇出了牙齿，终于把它安放在铁砧上……

“抓稳些！”热莫夫嚷道，只朝锤工们瞅了一眼。他们喘着粗气，抡起铁锤，轮流锤打起来。彼得钳着锚爪，热莫夫用小铁锤锤打着：哒一哒一哒，哒一哒一哒。炽热的铁鳞溅到了他们的围裙上。

焊接的工作完成了。锤工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走开了。彼得把铁钳往桶里一撂，用衣袖抹了抹脸。他的眼睛愉快地眯缝着。他朝热莫夫眨巴了一下，热莫夫满脸都蹙起了皱纹：

“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下一回可不要把铁钳甩成那个样子，——说不定会甩在人家身上，你必须把烧焊的东西经过铁砧放下去。为了这样的事，我还挨过打呢……”

彼得没吱声，却在桶里洗了洗手，往围裙上抹了抹，穿上了长襟衣。随后他走出了铁工场。有一股春天的刺鼻的潮湿气息。浮冰在河里嚓嚓作响，在巨大的星星底下看去有点灰蒙蒙的。“要塞号”的桅灯在微微晃动。彼得双手插在衣袋里，轻轻地吹着口哨，紧靠着水边，顺着河岸走去。

……………………………………………………………………

板壁旁边的那个水手一看见皇上进来，便往门里伸进头去，通知那些大臣。可是彼得没有马上进去，却对里面那股暖意和菸草雾气乐滋滋地皱起鼻子，朝桌子弯下腰去，打量桌上的菜肴。

"喂，"他对一个胡子圆溜溜的、眉毛惊人地拱起着的人说(那张小小的脸上有一双湛蓝色的眼睛，这人便是有名的造船木工阿拉杜什金)。"米什卡，把那个菜递给我，"他指指桌子对面围在糖渍苹果当中的红烧牛肉。往瞌睡着的海军中将对面的长凳上坐下后，他便慢慢地啜着一小杯伏特加，人在十分疲乏的时候喝起酒来往往是这样。酒从他的筋络里流过去。他挑了一只长得比较饱满的苹果，抓起来嚼着，把一颗核吐在科尔涅利·克赖斯的秃顶上：

"怎么啦，是不是喝醉啦？"

这时那位海军中将仰起了满是皱纹的脸，用伤了风的低音说道：

"风向——西南西，风力一级。潘布尔格在值班指挥。我在休息。"随后他又把脸钻在金绣的衣袖里。

吃罢以后，彼得说道：

"为什么你们都闷闷不乐的待在这儿？"他把两个拳头往桌子上一搁。等了一会，他才挺一挺脊背，往板壁的那一边走去。他在床沿上坐下了。(大臣们仍然必恭必敬地站着)他把一团乱七八糟的荷兰菸草用大拇指塞进烟斗，在阿列克萨什卡端给他的蜡烛上点着了。"哦，你好，卓越的大使。"

沃兹尼岑那穿着呢袜的老腿弯了下去，法国式坎肩的硬襟往上翘起着，他深深地下拜了，头上那假发的鬈丝在皇上的泥靴边摆动。他就这么跪在那儿，指望有人把他扶起来。彼得把臂肘靠在枕头上，说道：

"阿列克萨沙，把这位卓越的大使扶起来……请别见怪，普罗科菲，我都累死了……(沃兹尼岑推开缅希科夫，自个儿站了起来，觉得有点委屈。)你的信我都看过了。你在信上要我不要生你的气。我没有生气。你已经光荣地完成了任务，——用的是老办法。我相信你……(他气呼呼地龇出了牙齿)奥地利人！英国人！好吧，像这样出去向他们卑躬屈膝，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了……坐下来。把经过

的情况讲给我听听。”

沃兹尼岑又把使节们会谈时候所受到的侮辱和遇到的极大困难讲了一遍。这些情况，彼得早已从沃兹尼岑的信里统统都知道了，便漫不经心地抽着他的烟斗。

“你的奴才，陛下，以他浅陋的见识作这样的理解：如果我们不去挑惹土耳其人，那么我们可以把休战期拖延一些时日。我们不妨派一位聪明而机智的人到土耳其人那里去……让他去谈判，去拖延时间，——某些地方还不妨同意作出一点让步：本来嘛，陛下，欺骗伊斯兰教徒也算不得是什么罪孽，——上帝会宽恕的。”

彼得微微一笑。他的脸一半给遮藏在阴影里，可是一只被烛光照亮了的圆圆的眼睛，却严肃地直瞪着。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列位公卿？”（他从嘴里拔出烟斗，把一口唾沫从牙齿缝里吐出去，吐了有一俄丈远。）

阿普拉克辛和戈洛温那翘起两只角的假发的影子在墙壁上晃动。要马上回答，当然是有困难的……像在杜马里那样华而不实、转弯抹角地说话，这种做法彼得又不喜欢。阿列克萨什卡让肩膀在热烘烘的火炉上擦了一下，撇了撇嘴。

“怎么样？”彼得问他。

“哦，普罗科菲考虑问题还是按照祖传的老办法：拖时间，混日子！这种办法，今天对我们已经不合适了……”

列夫·基里洛维奇气喘吁吁地、急躁地说：

“上帝不让我们跟土耳其人签订和约。耶路撒冷总主教流着眼泪写信给我们，要我们保护圣墓。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王公差一点向我们伏地哀求：把他们从土耳其人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可是我们，唉，老天爷！（彼得嘲笑地说：“你可别哭出来呀……”列夫·基里洛维奇突然停住了，张大了嘴和眼睛。随后他继续说下去。）陛下，没有黑海，我们不可能生存！谢天谢地，现在我们是强大的，土耳其人是弱小的……我们决不能像瓦西卡·戈利岑那样，往克里米亚进兵，而是应当渡过多瑙河，向帝都进发，把十字架树立在圣索菲亚。”

翘起两只角的假发怯生生地颤动着。彼得的眼睛里依旧闪烁着不可思议的光芒，他的烟斗发着轻微的嗤嗤声。温厚的阿普拉克辛

轻轻地说：

“和比战好。列夫·基里洛维奇，战争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如果我们能够跟土耳其人和平相处，比方说二十五年，或者哪怕是十年，而用不到割让亚速或是第聂伯河沿岸的城市，那就再好没有了……”（他朝彼得斜觑了一眼，叹了口气。）

彼得站起身来，可是没有地方供他来回地踱步，他只好坐在桌子上。

“难道我非得要一直看你们这帮人，看你们这帮领主和地主的神色行事不成！贵族的民军！那些油滑的魔鬼跨上了马背，竟还不知道该用哪一只手去抓他们的马刀。贪吃懒做的家伙，真正是贪吃懒做的家伙！你们最好跟商人们谈一谈！……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过是世界尽头的一个偏僻地方，可是英国人和荷兰人却在那边随便出几个钱就非常便宜地把东西收买去了……米特罗凡·绍林告诉我，他有八千普特大麻放在仓库里腐烂，等好价钱等了三个航期。那些残暴的家伙却打旁边走过去，光是笑笑……还有木材！外国需要木材，我们有的是木材，我们却打躬作揖，恳求他们收买……还有亚麻布！伊万·布罗夫金说：‘与其用这样的价钱把货卖掉，我宁可把它连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仓库一起烧光……’不！我们需要操心的不是黑海……我们需要在波罗的海上有自己的船舰。”

他把话说出来了……他个儿挺高，身上很脏，坐在桌子上，瞪眼瞅着大臣先生们。他们都眉头打结。跟鞑靼人打仗，或者即使跟土耳其人打仗，固然很艰难，他们倒也已经习惯了。可是要打波罗的海呢？要打利伏尼亚人，打波兰人呢？……打瑞典人呢？要卷进欧洲的纠纷中去呢？列夫·基里洛维奇那只胖乎乎的手顺着长襟衣的硬襟摸索着，他掏出一条栗壳色的绸手绢，抹了抹脑袋。沃兹尼岑摆动了一下干瘪的脸。彼得从裤袋里摸出一只菸草袋，继续说道：

“我们现在要跟土耳其人求和，可不是用普罗科菲的办法，而是用新的办法……我们到那边去，不止是带玄狐皮长襟衣……”

“这才对啦！”阿列克萨什卡突然说道，眼睛炯炯发光。

十一

舰队沿着浑浊的、涨水的顿河顺流而下，暖洋洋的风吹鼓了条纹的帆篷。一溜儿十八艘有两层甲板的大海船，前面后面还有二十条平底帆船和二十条两桅帆船，还有侦察船、快艇和帆桨大船：八十六艘战船和五百条驳船，满载着哥萨克，远远地伸展在弯弯曲曲的河面上。

从高高的甲板上，可以看到刚刚茁青的草原，和春汛时候形成的湖泊中的涟漪。大群大群的鸟儿正在往北飞翔。白垩的山脉不时在远处白皑皑地闪烁。吹的是东南风，起初是逆向的，经过极大的努力，他们才算开到了顿河向西拐弯的地方：风篷在摆动，海船在漂浮，船长们在用铜喇叭疯狂地呼吼。给舰队发出了这样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远离旗舰，必须紧紧地跟上。凡落后三小时航程者，扣发三个月薪饷；落后六小时者，扣发三分之二年俸；落后十二小时者，扣发全年薪俸。"

往西南拐弯以后，航行就毫不费力了。绚丽而湿润的晚霞，泛布在草原上空，片刻工夫便消失了。一声大炮从旗舰上响开了。船上的钟在报着时刻。灯往主桅上升去。风篷收起来，铁锚哗啦啦地抛下去。逐渐晦暗的岸坡上燃起了篝火，哥萨克的嗓音拉得长长地喊起来了。

从"使徒彼得号"（彼得在这艘船上担任舰长）那黑沉沉的庞然大物上，一支火箭像条巫婆的尾巴，蹿到繁星点点的天空里，发出嗤嗤的响声，惊起了鹌鹑。军官们聚集在餐厅里吃晚饭。海军将领、船长、御前大臣们从附近的船舰上过来参加这种晚间的痛饮，尽管他们这时已经醉得可以了。

将近季夫诺戈尔斯克修道院，又有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的公司所承造的六艘海船参加了舰队。为了庆祝这件大事，舰队傍着白垩的岸坡抛了锚，在修道院的花园里露天欢宴了两天。他们吹奏号角，说些语意轻薄的笑话，来引诱那些修士，还扬言要发射舰队的八百门大炮，来吓唬他们。

于是帆篷又在整个河面上鼓满了风。他们驶过高高的岸坡，驶过给篱笆和土墙环绕起来的小城镇。驶过新领主和修道院的世袭领地和渔场。快近潘申镇，他们看见左岸是一群群骑在马上的卡尔梅克人，执着长长的标枪，右岸是哥萨克人，待在由辎重大车围成的四方形里，带着两门大炮。这些卡尔梅克人和哥萨克人在分配马群和鲟鱼产区的时候发生了争执，便聚在一起打算用殴斗来解决争端。

沙因将军坐了小船划到卡尔梅克人那里，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划到哥萨克人那里。他们总算把双方劝和了。为了庆祝这件喜事，他们在绿树成荫的小丘上欢宴了一顿，头顶上是慢慢地飘着的浮云和一溜儿飞着的仙鹤。科尔涅利·克赖斯酒后不太舒服，便吩咐捕些甲鱼，还亲手把它们做成了汤。彼得也吩咐捕些甲鱼来，当作一道名菜请那些领主们吃；大家吃罢以后，他才把甲鱼的头拿给他们看。沙因将军感到恶心。大家便笑开了。

五月二十四日正午，亚速的棱堡在南边的海雾中显现出来。那边，顿河是开阔了，可是要让这些装着四十门大炮的战舰通过河口，却还嫌太浅。

……………………………………………………………………

海军中将在测量顿河的支流——库丘尔玛，彼得乘了一条小艇去亚速和塔甘罗格视察要塞和炮台，这时候可汗的一行使节却从巴赫奇萨拉伊[①] 到来了，他们骑着漂亮的马，带着驮载的车队。扎好了毡制的篷帐，他们在小丘上竖起一个旌节——一支高高的矛枪，上面是一条马尾巴和一弯月牙儿。随后派来一个翻译，打听沙皇是不是会接受可汗的致敬和礼物。回答说是皇上在莫斯科，可是他的全权代表戈洛温海军上将和领主们都在这儿。旌节在小丘上飘扬了三天。鞑靼人骑着烈马，在俄罗斯人的炮口前面奔驰。第四天，那一行使节来到了海军上将的船上。他们铺开一条雪白的阿纳托利亚地毯，把礼物放在上面：一副精锻的马鞍，一把小小的马刀，几支手枪，一柄小刀，还有挽具，镶的是银子，嵌的是便宜的宝石，质地都不怎么好。戈洛温威风凛凛地坐在一张折椅里，鞑靼人都盘膝坐在地毯上。

---

① 这是鞑靼克里米亚的首都。

他们谈到了沃兹尼岑签订的休战协定，随后又谈谈这个，谈谈那个，一面捻着稀疏的八字胡子；他们用一双如同海豹一般飞快地转动着的眼睛，向四处搜索着；还吧哒吧哒地弄响着舌头：

“莫斯科人好得很，舰队也好得很……不过你们的希望会落空：那么大的海船，你们开不进库丘尔玛；前不久苏丹的舰队试图开进顿河，可是它到底不得不退回刻赤去了……”

样样事情都说明他们不过是来侦察一下。到了早上，所有的旌节、篷帐和骑士全从小丘上消失不见了。

……………………………………………………………

测量下来，库丘尔玛果然太浅。顿河里的潮汛，又在一天一天落下去。只有希望刮起一阵强烈的西南风，说不定会把海水倒灌进河口来。

彼得从塔甘罗格回来了。他一听说水浅，便满面愁云。风从南方懒洋洋地吹来，天气逐渐热起来了。焦油打船身的两边往下滴。去年冬天没有完全弄干的木材，开始坼裂了。水从底舱里抽出去。风篷卷起了，一条条船都纹丝儿不动地停在燠热的雾气里。

命令传下来，叫把压舱物都抛到河里去。一桶桶火药和腌牛肉从底舱里搬出来，装上驳船，运往塔甘罗格。船身轻了，可是库丘尔玛的水也在不断地往下落。

七月二十二日午饭时候，尤利乌斯·列兹海军少将，又红润又结实，从热得像澡堂一样的餐厅里走出来，到船舷上小便。往四下里打量了一眼，他看见西南角上有一片正在迅速扩大的灰云。小便过后，他又朝那片灰云瞅了一眼，便回到餐厅，抓起帽子和宝剑，大声说道：

“暴风雨快要来了。”

彼得、海军将领和船长们马上从饭桌旁冲出来。破碎的云块在高空里飞驰，黑暗在一片白茫茫的大水后面逐渐扩大。太阳那钢铁似的光芒烧得红焰焰的。旌旗、长旒和晾在桅缆上的水手衣服死气沉沉地耷拉着。每一条船上，水手长都吹着哨子叫所有的人到甲板上集合。船帆卷起了，暴风雨时使用的铁锚也抛下去了。

乌云遮住了半爿天。河水发黑。大片的电光在天边闪烁。缆索中间发出来的嘶啸声，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使人惊慌。长旒吧哒吧

哒地响着。风从一片片旋转着的、破破烂烂的乌云里面刮下来，用尽全力扑打着船舰。桅杆嘎嘎作响，衬裤从桅缆上给撕裂，吹走了。风冲击着河水，拉扯着缆索。横桁上的水手慌忙地抓住这些缆索。船长们跺着脚，想使自己的嗓音压倒那越来越大的暴风雨。浮着泡沫的波浪冲打着船舷。一阵阵雷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霹雳，拖长成为连绵不绝的轰隆声，把个天空都给劈开了。闪电，一个火柱一个火柱地往下撒。

彼得没戴帽子，长襟衣的下摆飘舞着，抓紧栏杆站在忽起忽落的船艄上。耳朵给震聋了，眼睛给耀花了，他像鱼一样张大了嘴。闪电仿佛落在船身的四周，打在浪尖上面。尤利乌斯·列兹往他耳朵边嚷道：

“这还算不了什么。真正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

暴风雨过去了，可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两名水手在河岸上被雷电殛死了。锚索给扯断，有些桅杆给吹折；不少小船被刮上了岸坡，也有的被刮沉了。可是一阵强烈的西南风却稳定下来了：这正是需要的风哪。

库丘尔玛的河水急速地往上涨。到了拂晓，船舰开始浮动了。“要塞号”走在前面，用长缆拖曳着五十条划行的平底木船。它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标杆，从库丘尔玛一直到亚速海，龙骨不曾擦着一次河底，于是它放了一声礼炮，把潘布尔格船长的私人旗帜升起来了。

就在那一天，那些吃水最深的船舰也都给拖出来了：“使徒彼得号”、“沃罗涅什号”、“亚速号”、“古特·德拉格尔斯号”和“魏因·德拉格尔斯号”。七月二十七日，整个舰队在塔甘罗格的棱堡前面下了锚。

在这儿防波堤的防护下，他们开始给干裂了的船舰重新填隙缝，涂树脂，上油漆，补索具，装底货。彼得整天整天地待在“要塞号”船舷上面的吊篮里，吹着口哨，用锤子打着填裂缝用的麻絮。有时候，他会攀登绳梯，让那瘦细而筋肉强壮的屁股突出在肮脏的粗麻布裤子外面，到桅杆上去加固新的横桁。有时候，他会钻到底舱里去，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就在那边工作（他跟约翰·杰伊和奥西普·纳伊

已经粗野地吵骂过一阵)。这斯克利亚耶夫正在试着用一种巧妙的办法弄紧船艄上的肋骨。

"彼得·列克谢伊奇,看在上帝的面上,您还是不要来妨碍我吧,"费多谢伊粗声厉气地说。"要是我那办法试的结果不好,——您不妨杀我的头,如果您乐意。只要您不来打扰就好……"

"好吧,好吧,我不过是想帮一下忙罢了……"

"您还是去帮阿拉杜什金的忙。您跟我是只会吵嘴的……"

整整一个七月,都在进行这项工作。尤利乌斯·列兹海军少将继续不断地在训练船员,那都是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团的兵士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里头,有很多是贵族的子弟,从来没有看见过海。尤利乌斯·列兹(论凶暴、论勇敢,他都是一个十足道地的水手。)把对航海事业的热诚用细索打进水兵们的心里。他要他们站在离水面十二俄丈高的、第四节桅的横桁上,或是要他们穿着齐整的衣服从船舷俯冲到水里去:"谁要是淹死了,那就不是一个水手!"他两腿叉开,站在舰桥上,双手反抄在背后,抓着一根手杖,牙颚活像一只恶狗,这个海盗只消用一只眼睛就把什么东西都看清楚了:谁在解结扣的时候磨洋工,谁把缆绳缚得不对头。"嗨,瞧,要弄到第二节桅的支索帆上去的啊,你这只肮脏的母牛,放松那根升降索干吗?"于是他跺着脚:"大家到后甲板上去……统统从头做起!"

新任命的公使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使节政厅里最有经验的官员,带着书记官切列杰耶夫、翻译拉夫列茨基和博特温金从莫斯科赶到了。他还带来了黑貂皮、海象牙和一普特半茶叶作为送给苏丹和他的帕夏们的礼物。

八月十四日,"要塞号"升起风篷,后面跟着整个舰队,在强烈的东北风前面驶入公海,航线顺着西—南—西的方向。十七日,塔曼的那些细长的清真寺高塔在左舷船头上矗现出来了。舰队通过海峡,放了一声礼炮,让硝烟把船舰都笼罩起来,随后在完全看得清刻赤的地方下了锚。城墙十分古老,这儿那儿高高的方塔都已经七歪八倒。既没有炮台,也没有棱堡。四艘战舰停在岸坡近旁。土耳其人显然惊慌起来了,——他们没有料到、甚至完全没有想到会看见整个海湾里净是一片片风篷和一股股硝烟。

刻赤的帕夏穆尔塔扎，一个娇生惯养的懒惰的土耳其人，从塔楼的一个破洞里一看见这支舰队，心里便很惶恐。他派了几个官员到莫斯科人的旗舰上去，问问为什么开来了这么大的舰队。一个月以前，可汗手下的鞑靼人曾经报告说，沙皇的舰队很差，而且根本没有大炮，还说它怎么也开不过亚速海里的浅滩。

“唉—唉—唉！……唉—唉—唉！”穆尔塔扎悄悄地叹着气，把洞口一丛灌木的细枝拨开，让自己格外看得清楚些。他开始数那些船舰，可是随即就不数了。“谁相信可汗的那些探子呢？”他朝官员们喝道，那些人都站在他背后给鸟粪弄脏了的塔楼平台上。“谁相信那些鞑靼狗呢？”

穆尔塔扎跺跺那只穿着便鞋的脚。在这种宁静的偏僻地方养得又胖又懒的官员们，把双手按在胸口，忧愁地摇摇他们的桶形帽和缠头巾。他们明白穆尔塔扎会不得不给苏丹写一份不愉快的报告，而他们将有什么下场却是谁也说不上来：苏丹虽说是先知的最圣明的全权代表，可是脾气非常暴躁，过去有过不少事例，即使更显贵的帕夏结果也被绑在木桩上哼哼呢。

载着土耳其官员的小帆船那斜斜的风篷，离开了旗舰。穆尔塔扎派一个部下到岸边去催促他们回来，自己又开始数那些船舰。他的专使——两个希腊人赶来了，转动着眼珠，把脑袋紧紧地往肩膀上缩，还咂响着舌头。穆尔塔扎朝他们恶狠狠地探出他那张肥胖的脸去，于是他们报告了：

“莫斯科的海军上将嘱咐我们向你致敬，并且说他们已经给苏丹派来了一位公使。我们告诉那位海军上将，说你们不能让公使走海路，他应当像大家一样，走陆路经过克里米亚到巴巴。那位海军上将就说：‘如果你们不肯让他走海路，那么我们就要用整个舰队来护送公使到君士坦丁堡。’”

第二天，穆尔塔扎帕夏派了几个重要官员到海军上将那里。他们跟海军上将说：

“我们很为你们莫斯科人惋惜，你们不知道我们的黑海，——有些时候人到了那海上，心就变黑了，所以它才叫做黑海。请听信我们

的劝告，走陆路到巴巴去吧。”

戈洛温海军上将只是绷着脸，好像是说：“你们是在吓唬人。”一个站在他旁边的穿着荷兰服的高个儿，睁着炯炯发光的眼睛，笑了起来，别的俄罗斯人也都跟着笑起来了。

该怎么办呢？当莫斯科的船舰在清晨的微风中扬起帆篷，按照海军的一切规程列成队形，在海湾里来回行驶，射击着浮标的帆布遮篷的时候，又怎能阻挡他们呢？难道不让这批蛮不讲理的人通过去吗？穆尔塔扎帕夏只有信赖阿拉①，把谈判拖延下去了。

……………………………………………………………………

一条小艇靠拢了土耳其的旗舰。科尔涅利·克赖斯和两个穿荷兰水手服的桨手——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登上了旗舰。在后甲板上，全体土耳其船员向这位莫斯科的海军中将致了敬。海军上将哈桑帕夏从后船舱里神气十足地走出来；他穿着一袭白绸长袍，缠头巾上有一弯用钻石镶成的月牙儿。他威风凛凛地用手指碰了碰嘴唇和胸脯。科尔涅利·克赖斯除下帽子，退后一步，把插着羽毛的帽子在哈桑帕夏面前挥了一下。

搬来了两张椅子。两位海军将领在一顶帆布遮篷底下就了座。一个又矮又胖的人——太监厨师端来了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碟甜点心、一把咖啡壶和几只比顶针大不了多少的杯子。两位海军将领开始寒暄起来。哈桑帕夏问候沙皇的健康。科尔涅利·克赖斯回答说，沙皇身体很好，随即也问候苏丹陛下的健康。哈桑帕夏俯临着桌子深深地弯下身去：“阿拉保护着苏丹陛下的生命……”随后他用一双忧郁的眼睛掠过科尔涅利·克赖斯，继续说道：

“在刻赤，我们没有驻扎庞大的舰队。这里，我们什么也不怕。可是在马尔马拉海里，我们却有着强大的船舰。那上面的大炮都大极了，可以发射三普特重的石弹。”

科尔涅利·克赖斯啜了一口咖啡，答道：

“我们的船舰都不用石弹。我们发射十八磅到三十磅重的铁弹。它们可以把敌舰的左右船舷打个对穿。”

---

① 阿拉是伊斯兰教的上帝。

哈桑帕夏微微扬起他那漂亮的眼眉：

“我们一点不觉得惊奇，看到英国人和荷兰人——土耳其人最要好的朋友勤勤恳恳地在沙皇的舰队里服务……”

科尔涅利·克赖斯露出一抹爽朗的微笑：

“啊，哈桑帕夏，谁出的钱多，人们就为谁服务。（哈桑帕夏傲慢地低着头）荷兰人和英国人正在跟莫斯科人做着可以赚钱的买卖。跟沙皇和平相处要比跟他作战有利得多。莫斯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富裕。”

哈桑帕夏若有所思地问：

“这么多的船舰，沙皇是打哪里弄来的呢，海军中将先生？”

“莫斯科人自己在两年里头造的……”

“啊—啊—啊！”哈桑帕夏晃动着缠头巾。

两位海军将领会谈的时候，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请土耳其水手们吸烟草，跟他们讲笑话。哈桑帕夏偶尔朝这两个身量高大的小伙子瞅一眼，——他们好奇得也太过分了。一个爬进了桅杆顶上的樯楼。另一个仔细打量着一门英国的速射炮。可是碍于礼貌，哈桑帕夏一句话也没说，甚至当他的水手们带这两个莫斯科人到下甲板去的时候，他也还是一声不吱。

科尔涅利·克赖斯请求允许他上岸去买些水果、甜食和咖啡。哈桑帕夏考虑了一下，就说他自己也许可以卖些咖啡给海军中将先生。

“你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咖啡？”

“大约值七十个金币的数量。”

“阿卜杜拉—阿拉！”哈桑帕夏喊道，跺了跺脚后跟。那个太监厨师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听了吩咐以后，他便去拿了几把秤来。几个水手拖着几袋咖啡跟在后面。哈桑帕夏把椅子拉到更方便的所在，验看着秤，随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琥珀算盘，计算分量。他吩咐把袋子解开，用那保养得很好的手指往咖啡豆里一拌，半闭着眼，说：“这号咖啡是爪哇最好的产品。你要感谢我呢，海军中将先生。我看你是一个好人。（他朝他的耳朵伛过身去）我希望你没有恶意，——劝劝莫斯科人不要在这个海里航行：沿着海岸有很多的暗礁和险滩。这些个地方，连我们自己也都害怕呢。”

“我们干吗要沿着海岸航行啊?”科尔涅利·克赖斯答道。“风向顺利,我们的航路是径直穿过海面的。”

他数了七十个金币。他们便分手了。走近梯子,科尔涅利·克赖斯厉声吆喝:

“嗨,彼得·阿列克谢耶夫!……”

“有!”

一个嗓音慌慌忙忙地回答。

彼得从舱口里跳出来,后面跟着阿列克萨什卡;两个人都已经戴上了红色的圆锥形帽。海军中将挥了挥帽子,往舵轮旁边坐下了;小艇便向岸坡飞快地驶去。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划着发弯的桨板,乐呵呵地、龇牙咧嘴地笑着。

一个激浪把小艇冲上了岸边的卵石。警察署长和刚才来见过海军中将的重要官员慌慌张张地从要塞城门里走出来,踩过腐烂的船只和发绿的木桩,关照他们千万不要进城去,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商人们自会把各种货物送到小艇上来的……彼得的眼珠子东张西望起来,腮帮愤怒得涨红了。阿列克萨什卡笔直地抓着他的桨板,说道:

“明-赫尔茨,你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整个舰队开进射程里来……其实……”

“他们有权不让我们进城:这是个要塞嘛,”科尔涅利·克赖斯说。“我们沿着海岸、傍着城墙走一转,要看的东西都会看到了。”

十二

穆尔塔扎帕夏再也想不出什么借口了,便说:去吧,愿阿拉保佑你们。彼得跟舰队一起回到了塔甘罗格。八月二十八日,“要塞号”载着那位公使、书记官和翻译,由四艘土耳其战舰护送着,绕过刻赤岬角,在微风吹送之下,沿着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扬帆前进了。

那几艘土耳其战舰紧跟在他们后面。领头的那条船上坐的是警察署长。哈桑帕夏留在刻赤,——他在最后时刻曾经请求他们给他出一个书面证明,说是沙皇公使的航行完全出于他自己的主意,还说是他哈桑曾经劝阻他。可是就连这件事也都被拒绝了。

当他们望得见巴拉克拉瓦的时候，那个警察署长便乘上一条小船，划得跟“要塞号”平齐，随后请他们在巴拉克拉瓦停靠一下，装一点淡水。他朝那些火红色的小丘用劲甩了甩长袍的袖管：

“那是一个很好的城市，请让我们在那边停靠一下吧。”

潘布尔格船长把臂肘搁在栏杆上，用深沉的嗓音向下面嚷道：

“难道我们不知道警察署长要在巴拉克拉瓦停船，是为了想借供应公使的名义从居民那里好好地捞一笔外快吗？哈！我们的水桶都装得很满呢。”

警察署长的建议被挡回去了。风变得凉爽了。潘布尔格看了看天空，吩咐增添帆篷。沉甸甸的土耳其战舰开始显著地落到了后面。领头的那一条船发了个信号：“收篷！”潘布尔格从望远镜里张了张，便用葡萄牙话咒骂着。他跑到下面那间富丽地装着胡桃木嵌板的餐厅里。公使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坐在那儿桌子旁边一张打过蜡的长凳上，正在晕船，——眼睛紧闭着，除下来的假发抓在一只手里。潘布尔格狂暴地对他说：

“那些鬼东西命令我收篷。我可没有理睬。我要驶进公海里去。”

乌克兰采夫仅仅朝他有气没力地甩了甩假发：

“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

潘布尔格爬到了船艄的舰桥上。他把唇髭往上捻起，免得妨碍他大声嚷嚷：

“全体人员到甲板上集合！听候号令！扬起前桅第三层帆！……主帆！……后桅第三层帆！……第二节前桅支索帆，前桅支索桅！……往左舷转弯！……保持这个航向前进！……”

“要塞号”掉了个方向，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船身倾侧着，扯直的风篷鼓满了风，把那几艘土耳其船舰抛在后面，仿佛它们已经下了锚似的，照直穿过叶夫克辛深海，向帝都驶去……

……………………………………………………………………

顶着激起海浪的东北风，“要塞号”非常倾侧着船身，穿过暗蓝色的海面，飞也似的疾进着。一个个浪头仿佛抬起了满是泡沫的长发，想看看要到达那给太阳晒焦的海岸，还得在荒无人迹的地方滚多远。

十六名船员——荷兰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全是海上飘泊者，瞅着海浪，抽着板烟：像这样的航行真是既轻松，又愉快。可是半数的军事人员，——士兵和炮手却躺在船舱里那些水桶和腌肉桶中间。潘布尔格下令，每天三次把伏特加发给那些晕船的人："海上生活非习惯不可！"

他们航行了一昼夜，到了第二天，便系好缩帆带，——船颠簸得很厉害，海水冲了上来，一片片起着泡沫的东西飞到了整个甲板上。潘布尔格只是呼哧呼哧地打响鼻子，把唇髭上的水滴吹掉。

那几位使节晕船都晕得厉害极了。乌克兰采夫和书记官切列杰耶夫躺在船艄上一间新髹漆过的小房舱里，从枕上抬起头来，望着那扇四方形的小舷窗……可它慢慢地沉到了大海的深渊里，碧绿的水嗞嗞地响着，升到了那四块小玻璃上，于是沉甸甸地哗啦一声，小房里的亮光完全给遮断了。隔板在咭咭作响，低矮的天花板在滴溜溜地打旋。公使和他的书记官哼啊哼的，闭上了眼睛。

九月二日早晨，天气晴朗，有个少年见习水手，一个卡尔梅克人，从樯楼里嚷道："陆地！"博斯普鲁斯海岸蓝漾漾的、丘陵起伏的轮廓越来越近了。远处，可以看到一片片斜斜的帆篷。海鸥飞过来，绕着高高的、雕镂的船艄盘旋。潘布尔格吩咐吹哨子，把所有的人员召集到了甲板上："大家梳洗梳洗。把衣服刷刷干净。把假发都给戴上。"

中午，"要塞号"满风鼓帆地掠过一座座古老的望楼，驶进了博斯普鲁斯。要塞城墙的旗杆上升起了这样的信号："来的是哪一个的船舰？"潘布尔格吩咐用旗语回答："你们应当知道是莫斯科的旗帜。"于是岸上又来了："雇一个领港人。"潘布尔格便升起这样的旗号："我们不要领港人就开进来了。"

乌克兰采夫穿上了镶着金饰绦的紫红长襟衣，戴上了插着羽毛的帽子；书记官切列杰耶夫（他瘦骨嶙峋，鼻子尖细，活像苏兹达尔派圣像上绘的一个大殉教者。）穿上了镶着银饰绦的绿色长襟衣，也戴上了插着羽毛的帽子。炮手们站在大炮旁边，士兵们扛着火枪排列在后甲板上。

这艘大海船在平静如镜的海峡里滑行着。左边，在焦枯的小山中间，有着还没收割的玉米田，水塔，斜坡上的绵羊，渔夫们的盖着玉

米秆子的石头小房子。右岸是些富丽堂皇的花园，白围墙，瓦房顶，通到水边去的台阶……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林——高大的柏树，形状如同纺锤。一座城堡的废墟，丛生着灌木。树林上面，矗立着一个圆屋顶和一座清真寺高塔……离岸坡更近的时候，他们看见树枝上结着珍奇的鲜果。橄榄和玫瑰的香味，越过水面向他们飘送过来。对于土耳其土地的富饶，这些俄罗斯人都觉得很惊异：

"大家都管他们叫做'光头异教徒'，可是看看人家过的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啊！"

……………………………………………………………………………

远处，仿佛在大地的尽头，残阳射出了万道金光。这金色很快地变为紫红，随后又逐渐暗淡，把博斯普鲁斯的海水染成血也似的鲜红。他们在离君士坦丁堡三英里的地方下了锚。一颗颗巨大的星星，他们在莫斯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在蓝色的夜空中亮晶晶地闪烁。银河倒映在水中，如同一片迷茫的烟雾。

船上没有一个人想睡觉。大家都朝已经沉寂的岸坡上眺望着，只听见井里汲水的嘎嘎声和鸣蝉那刺耳的吱吱声。连这儿的狗，嗥起来也很别致。一种古怪的发光的鱼，在海水深处被急流冲着走。士兵们悄悄地坐在大炮上，互相交谈着："这是一个富饶的国家，这里的生活一定过得很轻松呢……"

……………………………………………………………………………

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若有所思地瞪着蜡烛的火苗，它的光线使船艄舱房那黑糊糊的舷窗里的大颗大颗的星星都显得黯淡了；他小心翼翼地蘸了蘸羽毛笔，看看那上面有没有头发(如果有头发，他就把笔尖往假发上抹一抹。)，不慌不忙地用密码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信：

> ……我们在这儿已经碇泊了一昼夜了……三日那天，被我们抛在后面的土耳其船舰才算开到了。那个警察署长噙着眼泪，责备我们为什么要抢在头里，他说为这件事苏丹会砍掉他的脑袋；他恳求我们等在这儿，让他去禀奏苏丹我们已经来到的消息。我们坚持要苏丹用隆重的排场来接待我们。傍晚，那个警察署长从君士坦丁堡回来了，通知我们说，苏丹会隆重地接待我

们的，而且要派轻快划船——他们这儿使用的一种小艇来迎我们去。我们回答说不行，我们要乘自己的海船。我们争执了一番，后来同意坐他们的轻快划船，可是得让“要塞号”为我们开道。

第二天，他们派来了三艘苏丹的轻快划船，里面都铺着毯子。我们坐上了小艇，“要塞号”在前面带路。没大一会，我们就看见了帝都，一个真正使人惊讶的城市。城墙和望楼虽然很古老，可是都十分坚固。全城净是瓦房，清真寺用白石砌造，美妙和富丽极了，而圣索菲亚却用砂石建成。从水里你就可以看到斯坦布尔和佩拉郊区，简直了如指掌。岸上放了一响礼炮，潘布尔格船长让所有的大炮一齐发射，作为回礼。我们就停在苏丹的王宫对面，苏丹在那边城墙上望着我们，头顶上罩着一把扇子，有人在替他打扇。

一百名骑着马的近卫兵和两百名执着竹棒的帝国精兵赶到海滩上来迎接我们。他们为我和书记官牵来了装备着富丽马具的坐骑。我们走下小艇，近卫兵的头儿便来问候我们的健康。我们上了马，穿过许多弯弯曲曲的湫狭的街道，来到一家客店。老百姓在我们两边奔跑。

你的海船在这儿引起了极大的惊奇：他们都问起这艘海船是谁造的，它怎样经过浅滩，开出了顿河。他们又问起你是不是有很多船舰，都是什么大小的。我回答说你是有很多船舰，而且全不像这儿胡说的那样，是什么平底的，它们都能在大海中航行。成千的土耳其人、希腊人、阿尔米亚人和犹太人都赶来观看这艘“要塞号”；其实苏丹本人也坐了小艇，绕着海船划行了三匝。他们特别称赞风篷和缆索的结实和桅樯的木材。可是也有人说它造得并不牢固。恕我冒昧直陈：我们在海上只遇到一阵不是顶强烈的风，可是“要塞号”却明明已经嘎嘎作响，而且倾斜得很厉害，水也冲进来了。我估摸，造这艘海船，奥西普·纳伊和约翰·杰伊未必没有捞到好处。造一艘海船可不是小事，它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一座城市。他们到这儿来观看一下，却并不是要买它；一个买主也不曾有过……请你宽恕，可我写的全是心里的

话。

土耳其的海船造得很认真，很坚固，木料拼合得很紧密，——船比我们的低，可是水冲不进去。

一个希腊人告诉我：土耳其人就怕你皇上封锁黑海，那样一来帝都准会挨饿，因为粮食、油类、木材和劈柴都是从多瑙河沿岸的城市运到这儿来的。这里谣传你早已跟舰队一起到了特拉布松和锡诺普。他们问起我这件事，我回答说一点不知道，我说我跟舰队在一起的时候你并没有去……

……………………………………………………………………

潘布尔格带着他的军官到佩拉[①] 去拜访几位欧洲的大使。荷兰和法国的大使接待这些俄罗斯人很殷勤，向他们表示感谢，而且用葡萄酒为沙皇的健康干杯。第三次出访是去英国大使馆。他们在使馆正门前下了马，敲了几下门。一个蓄着火红色胡子、身高约一俄丈[②] 的仆人出来开门。他手抓着门，问他们有什么事。潘布尔格眼里冒火，跟他说他们是什么人，上这儿来有什么事。那仆人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隔了好半天才返回来，全不管那几个莫斯科人在街上等候，冷笑着说：

"大使正在用餐，他吩咐我说，他没有理由接见潘布尔格船长。"

"你去告诉大使，他会让骨头哽死的！"潘布尔格嚷道。他狂暴地跳上马，让它沿着平坦的砖砌的梯磴跑去，经过沿街叫卖的小贩、精赤条条的孩子和狗，下到加拉塔[③]，他前不久还在加拉塔区的烤羊肉馆和咖啡馆里，在妓院的门口见过几个老朋友。

在这儿，潘布尔格和他的军官们喝希腊酒喝得烂醉如泥，吵吵嚷嚷，向一些英国水手挑战决斗。他那几个朋友也来到了这儿，他们都是些远洋船的领航员，著名的海盗，隐藏在加拉塔贫民窟里的各种身份不明的人。潘布尔格邀请他们到"要塞号"上去欢宴。

第二天，一些不同民族的海员乘着平底木船来到"要塞号"上访

---

① 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使馆区。

② 合两米多。

③ 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区。

问。有瑞典的，有荷兰的，有法国的，有葡萄牙的，有摩尔的，他们有的戴着假发，穿着丝袜，佩着宝剑；有的头上紧紧地包着红头帕，光脚上趿着便鞋，宽宽的腰带里插着手枪；也有的穿着皮上衣，戴着暴风雨时用的雨帽，浑身发出一股咸鱼味儿。

他们在露天的甲板上大吃大喝，当空是不太炎热的九月的太阳。宫墙里面，显眼地矗立着苏丹的阴沉沉的宫殿，窗子上装着密密扎扎的格栅；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是斯库达尔① 的茂盛的丛林和果园。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沃团的士兵们吹着号角，打着勺形响板，唱着舞曲，用多种禽鸟的鸣声打着"春天"的唿哨。

潘布尔格戴着扑银粉的假发，穿着镶饰绦和花边的短上衣，一只手抓着一个酒杯，另一只手拿着一块手帕，心情激动地对客人们说：

"如果我们需要一千艘海船，我们就会造一千艘海船……八十门大炮、一百门大炮的大海船已经在建造了。明年，你们可以在地中海上看到我们，也可以在波罗的海里看到我们。我们将要聘用所有著名的海员。我们要开到大洋里去……"

"致敬！"来访的海员们喊道，脸都已经很红了。"向潘布尔格船长致敬！"

他们唱着航海的歌子。大家跺着脚。在没有风的空气里，一缕缕从烟斗里喷出来的烟在甲板上空弥漫着。不觉已经夕阳西沉，阿提刻的星星开始把光芒洒在这席不同寻常的酒宴上。到了半夜，这些海狼半数都已经在打鼾，有的滚在桌子底下，有的让那在大风大浪中变得花白了的脑袋伏在杯碟中间，这时候潘布尔格便冲到舰桥上：

"听好命令！炮手们，瞄准手们，各就炮位！装炮弹！点燃导火线！命令……从两边船舷——排炮……开—开—开炮！"

四十六门重炮同时喷出了火焰。沉睡着的君士坦丁堡的上空，天仿佛给这阵轰隆隆的巨响震坍了……"要塞号"被硝烟笼罩着，又发出了第二阵排炮……

……………………………………………………………………

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用密码写道：

---

① 又名于斯屈达尔，与君士坦丁堡隔峡相望。

苏丹本人以及全城居民无不惶恐万分:潘布尔格船长在船上跟水手们喝了一整天酒,喝得酩酊大醉,半夜里还不止一次地发射所有的大炮。由于这种轰击,全帝都都怨声载道,谣诼纷纭,仿佛说是他船长这样夜间发炮是为了给你陛下正在黑海中航行的舰队一个信号,要你的舰队开进海峡里来……

苏丹陛下那天晚上吓得什么似的,竟穿着睡衣从寝宫里跑出来;许多大臣和帕夏也都大吃一惊;由于船长这种不平常的发炮,上面后宫里两位怀孕的王妃都流产了。结果,苏丹陛下对潘布尔格大为震怒,吩咐人通知我们,叫把船长从海船上调开,砍掉他的脑袋。我答复苏丹说,我不知道船长发炮是什么道理,待我去问他一下,如果这样发炮当真冒犯了苏丹陛下,那我会指示船长今后不准发炮,而且将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可是我认为无需把他从海船上调开。就这样,事情总算解决了。

苏丹将在星期二接见我们。土耳其人正在等待船长梅德佐莫尔特帕夏的到来(此人从前是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以便商量跟你讲和还是作战的事。

第二章

一

九月的太阳低低地俯临着林木森森的岸坡。一天又一天地前进，他们往北方走得越远，四下里就越发显得荒凉。一群群禽鸟突然从悄寂的河面上飞起来。净是些被风吹折了的树木。沼泽。荒无人迹。偶尔看到一间渔民的泥棚和一条给拖到岸上来的小船。赶到白湖，还有一个星期的路程。

十四个人用一根纤绳拉着一只沉甸甸地装着粮食的平底货船。他们低垂着脑袋，让胳膊耷拉在前面，把胸脯压在曳索上，他们是一直从雅罗斯拉夫尔赶来的。太阳往黑糊糊的云杉树梢后面沉落下去，黝沉沉的霞光还久久不愿退去。这时从平底船上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喂，靠岸啦！"那些纤夫便往地里打进一根木橛子，或是把纤绳缠在一棵树上。篝火燃起来了。在那满是沼泽的岸坡上，云杉林被乳白色的迷雾慢慢地蒙住了。野鸭从晚霞中飞过去，活像一个个脖子长长的幽灵。跟马一样高大的麋鹿走到河边来，踩着被风吹折的枯树枝，发出嚓嚓的声响。林子里多的是野兽，因为从没有人来打过猎，也没有被惊吓过。

桨板在河里哗哗地划了一阵，于是船主人安德烈·杰尼索夫长老，便从平底船里走到岸上。他给工人们拿来了面包干，苞米，有时候有一点鱼，吃肉的日子还有一点腌肉。他四周巡视，看缆绳系的是否牢靠。随后把双手插在皮腰带里，伫立在篝火旁；他是个容光焕发的人，穿一袭法衣，戴一顶呢绒僧帽，蓄着鬈曲的大胡子，生就一对明亮的眼睛。

"弟兄们，你们不都是活人吗？"他问。"多出一把力吧，上帝爱劳动。高兴些吧，这些努力你们都会得到报偿的。唯一的幸福就是逃

离了尼康派的臭味。等我们到了奥涅加湖，你们才会看见那是怎样一个地方！一个真正的乐园……”

他把双手从腰带里抽出来，蹲在篝火旁边。那些干累了活的人，一声不响地听着他。

“就在那一块地方，有位长老住在维戈河上……他也跟你们一样，是从反基督者的迷魂阵里逃出来的。他本来是个大商人，有一幢房子、几家铺子和几个仓库。他看见一种幻影：一堆火焰，火焰里有一个人，还听到一个嗓音：‘我已经被迷住，永劫难逃了！……’于是他把所有的财产交给了老婆和儿子，自己出走了。他搭了一间修道小木房，就在那里开始他的生活。他唯一的圣餐便是那火热的渴望。他用火钩子耕了一块地，种了两杯子的大麦。他穿的是一张新鲜的羊皮，让它在身上窝干，而且不管寒冬盛夏，他总是穿着它来来去去。他全部的破烂只有一只木碗，连同一柄汤匙，还有一本古版的祈祷书。没隔多久，他就获得了一股对付魔鬼的巨大力量，——在他看来，魔鬼不过是些苍蝇罢了……人们便开始去找他，——他听他们忏悔，用一片叶子或是一颗野果当作圣餐授给他们。他教导他们：与其承受永世的苦难，不如在火焰中活活地烧死。过了一两年，人们开始在他旁边安顿下来。他们把树林烧出一片空地，种上粮食。他们打猎，捕鱼，采蘑菇和野果。样样事情他们都是共同干的，他们的仓库和地窖也都是公有的财产。于是他把这些东西进行分配：女人的归女人，男人的归男人。”

“那倒好！”一个严肃的嗓音说道。“跟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攒不了财富。”

杰尼索夫往黑暗中朝那个说话的人乐滋滋地瞅了一眼。

“多亏长老的祈祷，猎获的野兽才多呢，有时候他们还捉到那种天下少见的鱼！蘑菇和野果长得盛极了。经他指点，他们找到了铁矿和铜矿，创办了冶炼场……这就真正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寺院，一种宁静的生活……”

安德烈·戈利科夫从一株枯树后面站起来，往杰尼索夫旁边蹲下去，直瞪瞪瞅着他的脸。戈利科夫在这里跟纤夫们一起拉纤，是为了履行他的誓言。（那一天在列维亚金家里，长老听了他安德留什卡的



忏悔,用皮念珠打他,吩咐他到雅罗斯拉夫尔去等候杰尼索夫装运粮食的平底船。)这儿十四个纤夫当中,九个都跟他一样,不是为了履行誓言,便是为了承受神罚。

杰尼索夫接着又说:

“临终的时候,长老为我们两兄弟——谢苗和我安德烈祝福,派我们做维戈修道院的住持。他授给我们圣餐,我们便出发了。他的修道小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凹地上。走没好远,我们回过头来看见一片亮光。那修道小房给包围在火里,仿佛给包围在一个着了火的灌木丛里似的。我正要撒腿奔跑,谢苗却一把抓住我的手:慢着!于是我们听到从火里发出来一片美妙的歌声……而在上面烟雾里,魔鬼们却像烟子一样旋转着,吱吱地直叫,——你们相信吗?我哥哥跟我跪在地上,也唱起歌来了……到了早晨,我们走到那个地方,只见灰烬底下正在涌出一道清冽的泉水……我们就在泉水上面盖了一个木棚,还做了个放圣像的龛龛……难处是在我们找不到一个圣像画师,——我们实在想画一幅圣像呢。”

戈利科夫抽咽起来了。杰尼索夫轻轻地抚着他那蓬松凌乱的头发:

“我们的一个困难是,弟兄们,三年当中庄稼总要歉收一次。去年夏天,雨把什么东西都浸透了,连麦秆也没收到一根。所以我们不能不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运粮食……不过,这是个神圣的事业,我的孩子们……你们决不会白白地劳动的。”

杰尼索夫又讲了一会儿,随后背诵了一篇普通的祷文。他这才坐上小船,穿过那倒映在河里的一道昏暗的晚霞,往平底船划去。夜里很凉,穿着破烂的衣衫睡觉才冷呢。

天才蒙蒙亮,杰尼索夫又走到岸上来,把大家叫醒了。他们咳着,搔着。做了祈祷,他们便动手煮粥。等那凝胶一样的太阳像一个模糊的气泡一般吊在迷雾中的时候,纤夫们便套上纤索,顺着湿漉漉的河岸,让树皮鞋啪哒啪哒地响着。一里又一里,一天又一天。一大片乌云从北方慢慢地推过来,尖利的风也吹起来了。舍克斯纳河里的水漫出岸边来了。

现在,乌云在白湖的汹涌的湖水上空低低地飞驰。他们向西转

弯，朝着白湖村驶去。浪涛冲上了空荡荡的岸坡，把纤夫们打得站脚不稳。平底船也变得难于驾驶了。晌午，他们在一个渔夫的泥棚里把衣服弄干了。在这儿，有两个雇工因为伙食不好跟杰尼索夫大吵大骂，便领了他们的工钱——每人七十五戈比，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上哪里去的……

……………………………………………………………………

平底船碇泊在城市对面浅滩的碎浪里。风势增强了，直往人们骨头里钻。他们都觉得绝望了，一心只想用纤绳拉到北方去。所有的雇工全跟杰尼索夫吵翻了，纷纷散到了渔民居住区里。而留下的人……有的出去找熟人，有的转来转去转了一阵，也不见了……

在岸上湿漉漉的石头中间一只翻倒的小船上，坐着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伊柳什卡·杰赫佳列夫（卡希拉一个逃亡的农民）和外号叫做"泥洗脸"的费季卡，这是一个有点驼背的人，从前是修道院里的农民，现在成了个流浪汉，受过不少的摧残与折磨。他们都向四下里望着。

这儿样样东西全是阴沉沉的：浪涌白雪、雾霭朦胧的湖面，自北而南慢慢漂移的乌云，沿岸的土堤后面的平坦原野，以及平原上面那几乎被浮云遮满的破旧而呆板的市镇：塔楼的有窟窿的屋面，生锈的蒜头形的教堂，屋顶下陷的高高的木房子。岸上，张渔网用的杆子被风摇撼着。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影。钟凄凉地打响了……

"杰尼索夫也很鬼，净用空话哄人。等你挨到他那个乐园的时候，剩下来的大概只有你的灵魂了，""泥洗脸"说道，用钉子剔着手掌上一个老茧。

"你应当相信他！（戈利科夫怒气冲冲地朝他转过脸去）你应当相信他！"说完，他忧郁地瞅着那雪白的波浪，样子显得无所归依，孤单，冷淡……"这儿，离开上帝想必也还很远……"

伊柳什卡·杰赫佳列夫（一个嘴巴宽阔、身体结实的人，眼睛里有种喜悦的神色。）轻轻地、慢慢地说道：

"……所以我就问他，问这个人了：为什么你们镇上这样空荡荡的，一半的房子都给钉起来了？……'为什么这样空荡荡吗？'他说，'是因为修士们胡闹……我们一再把呈文送到莫斯科去，可是那边看

样子也没有工夫来管我们的事……他们在复活节期间干的那种事啊，真叫人受不了……那些修士赶着十辆供着圣像的雪橇，有的进城，有的驰往郊区或是乡村……他们闯进人们家里，把十字架往人们脸上一推：用三个指头画十字吧，吻十字架吧！……接着他们向你要面包，要酸奶油，要鸡蛋，要鲜鱼……他们把什么东西都一扫而光。他们还要钱呐……他们说，你是个分裂派，是个反教士派。你的古版经书在哪儿？于是他们把这个人带到他们的栈房里，用链子锁起来，拷打他。'"

"泥洗脸"突然把脑袋往后一仰，嘶哑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那个吃啊！他们那个喝啊！唉，那些修士，简直管不住他们呢！"

杰赫佳列夫用膝头捅了他一下。一个蓄着茨冈人胡子的修士，尖顶僧帽一直拉到了眼眉上，正在对着风，抓住飘舞的法衣，朝小船走过来了。他瞪出一双吓人的眼睛，望了望在波浪中咕咕作响的平底船，随后又望了望他们这三个人：

"这平底船是打哪里开来的？"

"打雅罗斯拉夫尔开来的，神甫，"杰赫佳列夫又温和又缓慢地答道。

"船上装的是什么？"

"他们没有告诉我们。"

"是粮食吗？"

"嗯，是吧……"

"你们在哪里弄到手的？"

"谁知道，——他们吩咐我们去的地方呗……"

"不要撒谎，不要撒谎，不要撒谎！"修士急忙动手卷起他右边的衣袖。"这是杰尼索夫的平底船……你们是要划到波韦涅茨去，把粮食运往分裂派教徒的隐修区，你们这些雇工！……"

他蓦地里往前一扑，揪住伊柳什卡·杰赫佳列夫的胸口，把这个受惊的人摇了一阵，随后向市镇扭过脸去，放直嗓门喊道：

"救命！"

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从小船上跳下来，傍着浪边往那些渔民们

的泥棚跑去。

"救命!"修士又叫了一声,突然停住了。原来"泥洗脸"已经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将他从伊柳什卡那里拖开,打倒在地上,还动手把他转来转去,想找一块石头。修士迅速地跳起来,从侧面向他扑过去,可是费季卡已经愤怒得浑身发僵,连一动也没动;他又把修士抓住,将他身子弯下去,揍他的脖子。修士直哼哼。四个执着木桩的人从一条巷子里朝岸坡跑出来了……

……………………………………………………………………………

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吃惊地从一个渔夫的泥棚屋角后面张望着。"泥洗脸"正在跟五个人格斗:他已经从一个人手里夺过了一根木桩,疯狂地呐喊着向他们扑去,——一个人会这般忿恨,安德留什卡可从来没有看见过……"恶魔,简直是一个恶魔!……"于是杰赫佳列夫也参加进来了:他巧妙地乘机往修士的耳朵上揍了一拳,只见他第三次又滚落下去。修士的那些帮手便开始往后退。这儿那儿,镇上的居民从大门里走出来,啧啧地称赞道:"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伊柳什卡和费季卡占了上风,撒腿就追,可是一会儿就回到了岸边,把血从鼻子里擤出来以后,便照直走到戈利科夫在发抖的那所小板房里。

"说真的,你也应当挨一顿教训才对,""泥洗脸"跟他说。"你是一个傻瓜,可你居然还想进乐园……"

泥棚门里(背向着海),探出一个乱发蓬松的脑袋和一绺从眼睛底下长起的烟灰色的胡子。眼睛眨巴了一下,他就走出来了;这人五短身材,光着脚,给煤烟熏得黑黝黝的。他朝市镇那个方向瞅着,——那儿已经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进来吧,"他说着,又走向那低矮的泥棚。只有棚门上头那条裂缝里漏进一些光亮来。有一股酸败的鱼腥味儿,里头半间屋子都给渔具挤满了。伊里亚、安德烈和费多尔走进去的时候,大家用两个指头画了十字。那渔夫跟他们说:

"坐下吧。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刚才打的是谁?"

"他们打了我一辈子,可从来没问过我是谁,""泥洗脸"说道。

“你们刚才打的是十字架修道院里管理教堂用具的费奥多西呢。一个强盗,唉,是个什么样的强盗啊!一个撒旦!一个狂人!”

一看他们都是跟自己一路的人,渔夫便跟他们一起在长凳上坐下了,把双手抄在胳肢窝底下,忽前忽后地摇晃着,告诉他们说:

“这一带的鱼,产量再丰富也没有了,本来可以生活得很好,——可我就要走啦……日子简直没法儿过,这魔鬼把整个湖都霸占了……我们一向总是这样处理捕获的鱼:冬天,把捕到的胡瓜鱼分给修士们四分之一,每一个鱼季都分给他们一点。他嫌少,一看见风篷,他就会跑到岸边去,给你留下的鱼,只够你吃一顿。要是你不给,他马上会冲着你说:‘你是怎么样画十字的?’当然啰,你是造了孽,用三根手指画十字的。‘不对,你是在要花招!跟我走!’可是跟他走啊,意思就是要到修道院的地窖里去,用链子给锁起来。瞧他已经扯掉了我们多少的渔网,弄坏了我们多少的渔船……我们向总督告状。可是那总督自己也在等机会捞点儿什么。要知道,他们修道院里有着大主教颁赐的特权书状:铲除旧教信徒。弟兄们,你们应当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啊,不,我们是跟杰尼索夫一起的,”戈利科夫说,怯生生地望着伊柳什卡和费季卡……

“杰尼索夫会用钱来赎免的,他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搁在火里也烧不掉……从北方来的时候,他带着兽皮、海象牙、铜,——他用贿赂来赎免了。回来的时候,他又用贿赂来赎免了。他这样做已经不止一次啦……他到处都有同伙的人,老兄……”

“泥洗脸”冷笑着说:

“倒是个爱说漂亮话的家伙!一路上他只拿面包干给我们吃,可是他说起来倒像我们在吃鸡似的。”

大家很直率地谈论着维戈长老的时候,戈利科夫一直眉头打结。他想起杰尼索夫怎么样用一种轻易不大有的亲切劲儿抚摩着他的头:“怎么啦,我的孩子,你的灵魂还活着吗?哦,那就好了……”他还想起杰尼索夫蹲在篝火旁边跟他进行令人惊异的交谈,以及他坐在小船里,给晚霞照着的河水一映衬,那顶尖尖的软呢僧帽就显得黑糊糊的情景。在古代的圣像画中常常画着这种坐在小船上的圣徒。为

了这样的圣徒，他不惜立时在麦秸里给活活地烧死……

他们坐在长凳上寻思：该怎么办？往哪儿逃呢？他们到底该不该上北方？那渔夫没有劝他们这样做：上北方维戈湖去，如果不坐船，光靠步行，那就得在森林里过两个月，——这样做，他们是必死无疑的……

“你们应当到一个容易去的地方，譬如说顿河啊什么的……”

“顿河我去过，”“泥洗脸”沙着嗓子说道。“那边，从前的那种自由现在一点也没有了。在哥萨克大村子里，他们把随便进去的人统统都交出去。我曾经两次被戴上了枷锁，送到沃罗涅什城皇上办的工厂里去做工……”

大家打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叫安德留什卡去找找杰尼索夫，看他怎么说？

……………………………………………………………………………

安德留什卡大吃一惊：他刚走到古老的城门口，就听得一阵叫喊：“停下来！停下来！”一些衣衫褴褛、光着脚的人正在跑着，——有的在翻越人家的篱栅。两个穿绿色长襟衣的士兵在他们后面追赶，手抓着头上的帽子。他们喘着粗气，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消失不见了。有一个令人敬重的矮小老头儿在一扇篱栅门旁边说道：“他们这样子抓人，已经是第二天了。”戈利科夫问他是不是认识大腹便便的商人安德烈·杰尼索夫，问他有没有看见他。那老头儿寻思了一会，才说：

“你到广场上去，到总督家里去找杰尼索夫吧。”

在满地都是畜粪堆的、不大的广场上，一排排商店全给钉起来了，柱子歪歪斜斜，屋顶也塌下去了。只有两三家小店还开着——卖小甜面包的和卖连指手套的。古老的大教堂矗立在那儿，墙壁已经出现裂缝，四周也没有围栏。在那低矮的、有遮棚的穿堂旁边，有几个裹着破布的女乞丐睡在草地上；一个装疯卖傻的假先知，身边搁着三把火钩子，正在晃着脑袋打哈欠，眼泪也挤出来了。一看就知道这里的日子过得并不红火。

广场中央，立着一根行刑柱子的地方，有个手执矛枪的卫兵，一会儿用左脚站站，一会儿用右脚站站。戈利科夫提心吊胆地走到他

跟前。一个简直跟狐狸一样的商人从一间木板铺子里朝他探出头来,甜言蜜语地说:

"啊,多美的罂粟籽甜面包啊!"

戈利科夫向那卫兵恭恭顺顺地鞠一个躬,问他总督府在哪儿。矮腿卫兵,穿着一件千缝百补、拖到脚跟的射击军长襟衣,皱皱眼眉把头扭开了。柱子上钉着一块铁皮,上面是盖着皇鹰徽印的诏书。

"滚开!"卫兵喝道。

安德留什卡倒退了一步,向四下里打量着——一堵堵腐烂的篱栅,一所所歪斜的木房……乌云仿佛要抓住教堂的十字架似的。有个腰带束得低低的人,穿着毡靴,厚厚的、脱皮的嘴唇贪婪地努出着,正在朝他走拢去。柱子旁边的卫兵和那些铺子里的商人们都在瞅着,看看这会儿又会发生什么事。

"你是打哪来的?是属于哪一个的?是不是挨家沿户闲游浪荡的?"那人紧靠着他喷出一股酸败的大蒜味儿。戈利科夫吓得结结巴巴,连舌头也发僵了。那人一把揪住他的领子。

"他是杰尼索夫的人,"有人从一家铺子里嚷道。

"他已经带了他们九个人去烧死了,"有个尖细的嗓音从另一家铺子里说。

那人摇着安德留什卡:

"你看过柱子上那道皇上的诏书没有?跟我走,你这个狗崽子……"

于是他把他拖拉到(虽然安德留什卡一点也没抗拒)广场尽头总督的府邸里。

……………………………………………………

安德烈·杰尼索夫身上穿得漂漂亮亮,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貂皮帽子抓在膝盖上,坐在总督——一个破落的御膳房总管马克西姆·卢潘金的上房里。总督闷闷不乐地瞅着商人那细洁的山羊皮靴,和镶着紫红缎边的鼠灰色长襟衣,那面子是汉堡的或者甚至是英国的呢子。总督本人却穿着一件破旧的灰鼠皮短大衣,——他一点不胖,头顶光秃,满脸粉刺。在先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当政的时候,他曾经官列御前大臣,可是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手里,却只勉强弄

到了白湖镇这个采邑。

他们不着边际地谈着:杰尼索夫既没有催促总督,总督也没有催促杰尼索夫。“他穿的是一件什么样的长襟衣啊!”总督心里思忖着。“要是他肯送给我,那又多好呢?”他已经暗中派人到十字架修道院去找费奥多西神甫,可是杰尼索夫也心里有数了。

“天气吗,天气倒不用去管它啦,”杰尼索夫说。“如果风向转了,我们会扬起风篷驶过湖去……如果风向不转,我们也会好歹傍着湖岸航行……重要的是得赶到科弗查,到了那儿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他们会一路把我们带到波韦涅茨去……”

“当然啰,你的事情是容易懂得的,”总督支支吾吾地答道,瞅了下那件长襟衣……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请你开一个恩——不要留难我的船和我的人。”

“要不是下来了圣旨,那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总督从口袋里摸出一道卷成一个筒的诏书,凑到眼前,让一绺小胡子在那上面擦着。“‘……奉全俄罗斯大公与皇帝之命……谕曰……由修道院供养之食客与寄生者,以及修道院之各类差役,均须应征入伍……’”

“修道院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干的是买卖啊……”

“慢着……‘……必须应征入伍者尚有领主家之马夫与仆役,以及一切流浪汉、乞丐与逃亡农奴……’怎样处理你呢,安德烈?我还没有想出来……哦,这道圣旨如果是由随便哪个录事送下来的倒也罢……可是它是由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中尉阿列克谢·布罗夫金率领了士兵传下来的。你总知道,如今跟那些中尉打交道将意味着什么吧?”

杰尼索夫把衣襟撩开,铮铮地弄响着口袋里的银币。总督生怕自己开的价钱太便宜,便朝房门那儿瞅着,看看费奥多西是不是来了。进来的是那个嘴唇厚厚的巡警,推着走在前面的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他猛一下子除下了帽子,深深地鞠了个躬: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又抓来了一个……”

“跪下!”总督愤怒地喝道。(那巡警往他肩膀上一按,戈利科夫咚的一声就让那瘦骨嶙峋的膝头往地板上跪下了。)“你是哪个的儿

子？哪一家的农奴？打哪里逃出来的？”（随后他转向巡警）“万卡，给我把墨水和笔拿来……”

杰尼索夫悄没声儿地说：

“让他去吧，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是我的伙计……”

总督的眼睛炯炯地发着光，他硬把一个铜墨水壶的盖子扳开了，呼哧呼哧地直喘着，用羽毛笔从墨水壶里挑出一个苍蝇来。“唉，那圣器管理人干吗还没来啊？”他心里老是在想。就在这当儿，穿堂里的地板咭咭嘎嘎地响了。万卡开了门，戈利科夫刚才看见的那个蓄着茨冈式胡子的修士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他一只眼睛给打肿了。一看见杰尼索夫，他就用拐杖杵了杵地板。

“他的人殴打我，糟蹋我，差一点把我弄死，”他大声嚷道。“可你，马克西姆，却让他坐在你旁边！是谁啊，是谁啊，我问你？一个该死的分裂派教徒！把他交给我，把他交出来，总督，我跟你说过三次了！”

那修士把双手叉起来搁在高高的拐杖上，用一只眼睛那野性的凶光一忽儿瞪着杰尼索夫，一忽儿瞪着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戈利科夫已经失魂落魄，爬到了一个犄角里。万卡渴切地等着一个暗号，可以扑过去把他的胳臂扭起来。“这件长襟衣是我的，”总督心里想着。

“你是什么人，跑到这儿来辱骂人，修士，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杰尼索夫说着，便站了起来。（费奥多西那双抓着拐杖的手发青了）他解开衬衫的纽扣，从挂在颈脖上的铜十字架里拿出一只小袋。“我愿意对你诚心诚意，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从我微薄的收益里分出一点来孝敬你……可是我们的谈话，看来好像一点结果也没有呢……”

他从小袋里拿出一件折好的公文，小心翼翼地把它展开了：

“这个执照是市政院出给我们安德烈和谢苗·杰尼索夫的，我们爱在哪儿做生意，就准许我们在那儿做生意，任何人都不得让我们安德烈和谢苗蒙受损失和破坏……这个执照是由市政院主席米特罗凡·绍林亲笔签署的……”

“米特罗凡跟我什么相干！”费奥多西把一只手从拐杖上猛可地

挪开了，嚷道。“给你的米特罗凡这个东西！”他把拇指从食指和中指中间伸出来，做了个侮蔑的手势。

“唉！”总督有气没力地叹了口气。

杰尼索夫的腮帮刷地红了。

“你胆敢向我们主席——莫斯科最杰出的商人之一做出这种侮蔑的手势？这是犯罪行为！”

“掐死他，掐死他，该死的！”费奥多西狂暴地连声说道，把胡子触到了杰尼索夫的脸上。他一把揪住杰尼索夫的分裂派教徒的铜十字架。“为了这一桩，我就要把你这个反教士派活活地烧死……你有那张没用的执照，可我有一张有力的诏书呢……”

“唉，讲和吧，你们两个！”总督哼哼着。“安德烈，给这位修士二十卢布，他就不会来纠缠了……”

可是修士也好，杰尼索夫也好，都没听他的话，只是互相用鼻子嗤着。巡警侧着身子朝他们走过来。于是杰尼索夫从圣器管理人手里挣脱了那个十字架，扑到窗子前面，推起窗框，往外面院子里喊道：

“中尉先生，我要皇上的圣意来主持公道！……”

屋子里马上一片沉寂，大家也不再呼哧呼哧地哼哼了。马刺在穿堂里铮铮地响着。阿廖沙·布罗夫金走了进来，——他穿着骑兵长靴，系着白肩带，佩着宝剑。他那年轻人的腮帮红扑扑的，三角帽低低地扣在眼眉上。

“吵什么？”

“中尉先生，圣器管理人费奥多西和总督诬蔑市政院主席签发的执照，把拇指伸在食指和中指中间，还扯我胸口的衣服，威胁着说要烧死我……”

阿廖什卡的眼睛睁得滚圆，严厉地瞪着，——简直跟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模一样。他瞅了一下修士，又瞅了一下总督（他双手按在长凳上，想站起来。）。随后他用手杖杵了几下，一个兵士马上进来了，他便吩咐他：

“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

二

库奎外侨区的人谈到安娜·蒙斯的时候说："真是了不起！这位年轻姑娘怎么会这样通情达理的？换了别人，老早就头脑不清了。安欣可真像她已故的父亲呢。"

彼得从黑海回来以后，十分慷慨大方。

"我的心肝，"安欣带着温柔的责备，不止一次地跟他说，"您正在叫我养成一种习惯，把钱浪费在愚蠢的衣着上头……要是您准许我写一封信到列维尔去，那就明智得多：我听说在那边可以买到每天生产两桶牛奶的母牛，价钱很公道。那么您有时候不妨到我那干净利落、带有园地的漂亮住宅里来，用些早点，吃些掼奶油……"

她那座带有园地的住宅，修建在一小片赐给她的土地上一座白桦树林里，地形像个楔子，从后院的门开始，经过库奎的小溪，一直伸展到雅乌扎河。这儿立着一幢不大的房子，油漆成一种样子，远看仿佛一座砖砌的建筑物，带有几间瓦顶的畜栏，一所禾捆干燥棚和一排仓库。河边斜坡上放牧着肥胖的花斑母牛（每一头各用一个希腊女神做名字），细毛的绵羊，英国种的猪和各式各样的家禽。菜园里长着外国蔬菜和土豆。

天蒙蒙亮，安欣总是披着一条羊毛围巾，穿着一件朴素的皮袄，顺着沙土小道走到园地里去。她监督挤牛奶，喂家禽，数鸡蛋，还亲自摘些莴苣供早餐时食用。她对用人很严厉，看到粗疏邋遢尤其要追究处罚。割白菜的时候到了。像这样的白菜即使在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家的菜园里也从来没看见过。德国人都来欣赏赞叹：这样一棵白菜或是这样一些萝卜简直可以送到汉堡陈列馆去。他们开玩笑地说："安欣一定会念一种什么经，所以在这片不久以前还是荒地的土里，这些大地的果实会长得这样美好。"

俄罗斯姑娘们一面唱歌，一面在新制的椴树木盆里切白菜。安欣把属于缅希科夫和戈洛温海军上将（他们新建的豪华府邸离外侨区不太远）的村子里那些最健康、最欢乐的姑娘都雇来了。菜刀啪啪地剁着，从两颊绯红的姑娘们身上发出一股新鲜的白菜梗味儿。横

着棚屋那长长的阴影的草地上仍然盖着霜，白鹅趾高气扬地从家禽饲养室走到开掘出来的池塘里去。炊烟从庄园的尖屋顶上升起来，一直蹿到秋天的蓝空里。两个整洁的面包师抬着一筐新烤的白面包，穿过打扫得很干净的场院。

安欣真是幸福，——她跺跺冻得半僵的脚，对这份福气喜欢得什么似的。唉，她一到家里，这种幸福可就马上完蛋了：她从来没有一天安静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总会想出点儿什么花样来。有时候，他会带来一批喝得半醉的俄罗斯人，留下许多肮脏的靴印子，弄得满屋子烟雾腾腾，砸碎酒杯，还把板烟灰倒在花盆里；有时候，不管喜欢不喜欢，她不能不漂漂亮亮地打扮起来，赶到一个什么舞会去跳舞。

在深秋的晚间或是冬天的假日偶尔来一次酒宴和舞会本来也很好。而这些俄罗斯的达官贵人却天天要大吃大喝，天天要跳舞。可是最使安娜·伊万诺芙娜苦恼的是彼得本人那种任性的行为：他从来不预先关照她什么时候他要来吃午饭或是晚饭，或是他要带多少客人到这儿来。有时候，一大批老饕会在夜里赶到她家里。她不得不把无数的山珍海味预先煮好或是煎好，来应付万一的需要，——这件事叫她很痛心，而所有这些东西，到临了往往只好倒到猪棚里去。

有一次，安欣小心翼翼地恳求彼得："我的小天使，您什么时候要来，如果每一次都能请您预先关照我，那我一定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彼得惊奇地瞅着她，皱皱眉头，一句话也没说，过后一切还是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

太阳升到了正在苞着黄叶的白桦树的上空。那些姑娘走到了厨房里。安娜·伊万诺芙娜便往棚屋里去望一下，有许多鹅给盛在帆布袋子里吊在那儿，头伸出在外面，——在被宰杀以前的两个星期里，它们总是用硬壳果来喂胖的；安欣亲手往每一只胖得发呆的鹅的喉咙里用小指塞进一颗带壳的果实。她又去察看一下那些毛腿母鸡的脚洗得怎么样了，——这件事每天早晨都得做。在羊圈里，她抱起一些小羊，亲亲它们长着鬈毛的额头。然后她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家里。果然，有一辆马车停在门前。大管事在后门廊庑里遇见了她，小声通报说：

“萨克森大使柯尼泽克先生到。”

哦，这倒没有关系……安欣微微一笑，撩起裙子，顺着狭窄的楼梯跑上楼换衣服去了。

………………………………………………………………………………

柯尼泽克坐着，一条腿蜷在椅子底下，左手拿着鼻烟壶，右手自在地打着优雅的手势；他德国话里夹着一些法国词儿，一忽儿拉到这里，一忽儿扯到那里：艳遇啦，女人啦，政治啦，本国的元首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啦。他那洒着麝香的假发，几乎比他的肩膀还要宽。他的帽子和手套都搁在地毯上。说笑话的时候，他让向上耸起的鼻子有趣地蹙皱起来，而一双粗犷大胆、没有颜色的眼睛便亲昵地停在安欣身上。她坐在他对面（在燃着木柴的壁炉旁边），束着硬扎扎的宽腰带，身子直挺挺的，胳臂弯成个圆形，让掌心朝上，双手垂在膝盖上。她沉下眼睛倾听着，淘气地把嘴角往上牵，礼貌正是这样要求的。

大使先生说：

“……简直不能不崇拜他。他漂亮，殷勤，而且勇敢……奥古斯特国王是一个具有人的形状的神灵……他不厌不倦地放纵情欲，找寻娱乐。华沙住腻了，他便到克拉科夫去，一路上狩猎野猪，在大地主的城堡里豪华地宴饮，或是黑夜在干草棚里赐给张皇失措的平民妇女以福玻斯[①] 的亲吻……他吩咐用温特尔骑士的名字为自己填了张护照，乔装一个冒险家，穿过欧洲，在巴黎出现了。在巴黎的十字路口发生的夜间殴斗当中，我不止一次地用这把宝剑打退了那些对准他胸口的袭击。有一个节日的夜里，我们飞驰到了凡尔赛，奥古斯特国王穿着流浪军官的衣服。啊，凡尔赛！啊，您真该看一看这个人间的乐园，蒙斯小姐！……巨大的窗户给几百万支蜡烛照亮着，房子的正面还闪烁着油盏的火光。男男女女在亭园小树林旁边的凉台上溜达。树上挂着一盏盏中国灯笼，如同天堂里的果子。火箭掠过湖面，蹿入高空，火星落在水里，乐师们正在那儿船上奏着竖琴和中提琴。喷泉哗哗地喷着，飞蛾扑扑地飞着。一座座大理石像，从树叶

① 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别名。

隙缝里看过去，活像下凡的神仙。基督教君主路易国王坐在一张安乐椅里。他那胖胖的脸给假发的黑影遮起来了，可是我还是设法瞥见了他那傲慢的侧面——带着突出的下嘴唇，蓄着全世界都熟悉的一狭条唇髭。椅子背上斜倚着一位贵妇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化装跳舞服，风帽一直罩到了眼睛上。这是德·梅特农夫人。他右边椅子里坐着安茹朝的菲利普——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路易的孙儿，一个被忧郁症折磨着的人……周围的一切，几千张戴着半截面具的脸，宫殿，整个园子都仿佛披上了荣誉的金光异彩……”

安欣的纤细的手指颤抖着，胸脯的曲线在宽腰带的紧束之下凸现出来。

“啊，简直不能相信这不是一个梦……可是站在国王椅子后面的这位梅特农夫人是谁呢？”

“他的爱姬……大臣和大使们在她面前都会发抖的女人……我的主上奥古斯特国王在梅特农夫人旁边走过几次，就引起了她的注意……”

“大使先生，为什么国王路易不跟梅特农夫人结婚呢？”

柯尼泽克有点儿吃惊了，一会儿工夫，他那只灵活的手有气没力地耷拉在两个叉开的膝头中间。安欣的头垂得更低了，嘴角上露出一条细小的皱纹。

“啊，蒙斯小姐……一位王后的重要性难道能够跟一个爱姬的权势相比吗？王后不过是王朝关系的牺牲品。人们在王后面前躬身下拜，随后急忙赶到爱姬那里，因为生命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黄金和名誉。夜里，国王要去撩开的不是王后的帐子，而是爱姬的帐子。在他们拥抱中间，在那热烘烘的枕头上……（一片淡淡的红晕爬上了安欣的腮帮。大使把那洒着麝香的假发靠得更近了。）在那热烘烘的枕头上，最秘密的思想也会流露出来。拥抱国王的女人会听到他的心跳。她会在历史上流传下去呢。”

“大使先生，”安欣扬起那双水汪汪、蓝漾漾的眼睛，“比一切都宝贵的是知道幸福是经久的。如果我没有这个把握，那么这些华丽的衣服，这些漂亮的镜子对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宁可少有一些荣誉，也只要上帝来安排我小小的一份幸福……我是坐在一条豪华可是并

不结实的小船上漂流啊……”

她慢慢地从胸褡里面掏出一块小小的花边手绢，娇慵无力地把它抖开，捂在脸上。她的嘴唇如同孩子一样在那花边底下哆嗦……

“您所需要的是一个忠实的朋友，我可爱的孩子。”柯尼泽克抓住她的臂肘，把它温柔地捏了一下。“您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能把您的秘密告诉他……那您就把它交付给我吧……我很高兴听候您使唤……凭我所有的经验……欧洲都瞩望着您……我那仁慈的国王每一封信上都问起‘库奎河畔的仙女’……”

“您说的愿意听候我使唤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明白。”

安欣把手绢挪开，闪避了大使先生那太危险的亲近。她突然觉得很惶恐，怕他会跪在她脚边……她便急速地站起来，差一点踩着衣服绊倒了。

“即使听您说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呢……”

安欣心慌意乱地走到窗前。早晨晴朗的天空这会儿已经被浮云遮住，刮起一阵风来，吹得街上尘土飞扬。窗台上一盆盆天竺葵花中间一个镀金鸟笼里，有只受过训练的鹌鹑（彼得送给她的礼物）正在对着黑下来的天色竖起它身上的羽毛。安欣尽力想集中心神，可是她的心却兀自惊惶地跳着（是不是因为柯尼泽克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瞪着她的脊背？）……“啐，糊涂！怎么会一下子这样的啊？”她不敢回过头去。她没有回过头去也好：柯尼泽克的眼睛正在炯炯发光，好像他这会儿才发现这个姑娘似的……蓬松的裙子上面那瘦细的腰肢，奶油似的柔润的肩膀，高高地堆在头顶上的浅灰色头发，生来就为了要让人家亲吻的颈脖……

可是他毕竟没有失去理性，心里想道：“这位仙女的智慧和功名心只要稍微再强烈一点，她说不定还会创造历史呢。”

安欣突然从窗前退回来，她那骨碌碌地转动着的眸子张皇失措地停在柯尼泽克身上：

“皇上！……”

大使捡起帽子和手套，整了整花边衬衫的前胸。一辆单轴双轮马车在庭前花园的篱栅外面停住了，彼得从车上走下来，因为有尘沙，他把眼睛眯缝着。跟着，一辆笨重不灵的皮篷大马车也停住了。

彼得朝大马车的方向嚷嚷了一句，便朝房子走来了。两个人从大马车里爬出来，用斗篷挡着飞扬的尘沙，急匆匆地在庭前花园里穿行着。那辆双轮马车和那辆皮篷大马车马上都驶走了。

……………………………………………………………………

这两个人，安娜·伊万诺芙娜都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们落落大方地鞠了一躬。彼得亲自从他们手里接过了帽子。他把两只手搭在那个高个儿的肩膀上（这人相貌凶恶，而且傲慢），将他摇了一摇，还轻轻地拍了一拍，说道：

"您这已经到了我的家里了，约翰·帕特库尔先生……我们就要吃饭啦……"

彼得很清醒，而且十分高兴。他从红色的翻袖头里拉出一副假发，跟安欣说：

"你去拿个梳子，把它梳一梳好，安努什卡。吃饭的时候我要带这顶假发，你本来就希望我这样做嘛……我是特地派一个士兵去拿来的。"随后他转向另一位客人——卡尔洛维茨将军（这人有着紫红色的肥胖的腮帮）："不管我戴什么样的假发，我总归比不上奥古斯特国王：他十分堂皇而富丽……可我却在铁工场和养马房里过日子……"

他的骑兵长靴上净是尘土，长襟衣上发出一股马汗的臭味。他走去盥洗的时候，跟柯尼泽克挤了挤眼：

"当心啊，你近来似乎常常来看望我这年轻女人了，大使先生……"

"陛下，"柯尼泽克用帽子挥了一挥，退后一步，把一个膝盖弯了一弯，答道，"一个凡人来向维纳斯的祭坛献花献鸽，总不会被判罪吧……"

……………………………………………………………………

彼得在里面盥洗、把自己弄弄干净的时候，安娜·伊万诺芙娜在尽着主妇的礼节：从托盘里拿了几杯和兰芹浸酒，敬给客人，一个个问候他们的健康，还问："到莫斯科来了多久了，是不是感到缺少什么东西？"记起了柯尼泽克说过的话，她便把便鞋的圆头伸出来，将裙子铺开在椅子的两边，说道：

“从欧洲来的人起初总觉得我们这儿很沉闷。可是要不了多久，靠上帝保佑，我们就要跟土耳其人讲和了，到那时候我们要命令个个人都穿匈牙利服装和德国服装，要用石子铺砌街道，要肃清莫斯科的强盗。”

约翰·帕特库尔用冷冰冰的语调回答着，薄薄的嘴唇简直连张也没有张。大约在一星期以前，他从里加来到莫斯科。他不住在大使馆里。却住在科尔涅利·克赖斯海军中将的家里，跟比他早几天从华沙奥古斯特国王那里来的卡尔洛维茨少将在一起。眼下他们还没感到缺少什么东西。莫斯科的街道的确没有铺砌，而且净是尘土，老百姓穿得很破烂。

“我终于观察到了，”帕特库尔带着冷笑朝卡尔洛维茨瞅了一眼，由于血气旺盛，军服又裹得很紧，肥胖的肚子上束着一根宽阔的腰带，这卡尔洛维茨正在微微地、咻咻地喘着，“我已经观察到了莫斯科的平民为了弄几个钱买酒喝而采用的异想天开的办法。要是你向人买东西，问他要找头的时候，他会故意少找几个，却请你点一下。你把找头数了，告诉他说找得不对。他就赌咒说是他自己数错了，一面又动手数着，随后对所有的教堂圆屋顶画十字，向你保证说找头是对的。你两遍三遍地重数，可他总说你不对，他自己又重新数着。这样连续来上十次，弄得你厌烦了，走了，吃点亏你也就不管了。”

“你应当吩咐仆人把那个人抓起来，送到市政厅去，他们会用笞杖狠狠地打他一顿的，”安娜·伊万诺芙娜坚决地说。

帕特库尔鄙夷不屑地耸了耸肩膀。

彼得进来了，容光焕发，戴着一顶梳得很好的假发。安欣急忙递给他一点和兰芹浸酒……他喝了以后，便努出嘴唇，啧的一声在她腮帮上印了个吻。大管事把门推开，用锤形杖杵了杵地板。他们走进餐厅，在这里拱形的天花板上，爱神们在一小片一小片云朵中间戏耍，抹着灰泥的墙上悬满了佛来米的平花挂毯，上釉的壁炉高头挂着一幅著名的施奈德斯① 的画，——许多宰杀的鸟和果品。

彼得背朝着融融地燃烧着的木柴坐在那儿，右边是帕特库尔，左

---

① 施奈德斯（1579—1657），比利时画家，善绘静物走兽。

边是卡尔洛维茨和柯尼泽克，心事重重的安欣坐在他对面。花花绿绿的亚麻布台布上那些水晶玻璃的酒杯里早就给斟满了匈牙利酒，桌子中央一只盆子里满堆着血肠、猪肉香肠和肝泥灌肠。冷盘发出一股辛香佐料的气味。窗外，刺痛人的尘沙在飞扬，光溜溜的树枝在摇摆。可是屋子里却很暖和。桌子上富丽的陈设、客人们心满意足的脸和壁炉里的火焰都在墙壁上那些烛台后面的镜子里反映出来，给人以恬适之感。

彼得举起酒杯，为他亲爱的朋友波兰国王奥古斯特干杯。客人们把假发上的鬈丝撩到肩膀后面，大家吃起来了。

"陛下，我们想和您单独谈一谈，因为事情十二分机密，"吃了第四道菜——胡桃烧小鹅，约翰·帕特库尔说道。

"好吧，"彼得点点头。他用臂肘把锡盘推开，看见安欣的腮帮上露出几分醉意，便蹙皱着脸微笑起来了。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开玩笑，调侃着安娜·伊万诺芙娜治家的吝啬，他向柯尼泽克挤了挤眼，说道："我们餐桌上的这碗炖鸽，会不会碰巧就是用他献给您维纳斯祭坛的鸽子来做的啊？……"简直弄不清楚，他是不是真正愿意听听这个万分重要的信息，约翰·帕特库尔和卡尔洛维茨正是为了这件事才那么火急地赶到莫斯科来的。

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仅仅在海军中将家里见过他一次。彼得很殷勤，可就是回避正式的谈话。今天他自己邀请他们到他的爱姬这儿来吃便饭。帕特库尔用一种冷淡可是恭敬的眼神注视着这个亚洲人。跟他的谈话一刻也不容再拖延了。年轻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派来的使节老早已经待在莫斯科，跟列夫·基里洛维奇和领主们正在谈判同瑞典的永久和平，——这些瑞典人也还没有见过沙皇，可是他们指望几天里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延见，递交他们的国书。

"卡尔洛维茨先生和大使先生都能保证，我所说的话是跟奥古斯特国王陛下的衷心厚望完全一致的。我的话的确出自一颗悲痛的心灵。所有里夫兰的骑士和里加的著名商人都恳求陛下倾听一下我们的意见。"

帕特库尔蹙皱了那宽大的额头，慢条斯理地说着，不时按捺住心头的怒火：

“不幸的里夫兰在寻找宁静与和平。我们曾经是波兰国家的一部分。我们保全了自由，里加城的名声也响彻了整个波罗的海。可是人家的心却嫉妒得发黑了。波兰伸出手来想抓去我们的财富，耶稣会教徒开始排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风俗习惯……在那倒霉的一年里，上帝把我们的头脑都弄糊涂了。里夫兰的骑士们竟然自愿接受瑞典国王的保护。他们逃出了波兰的魔爪，却又投进狮子的嘴里去了。”

“太没警惕性了，”彼得说，“瑞典是世界闻名的凶恶强盗啊。”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短短的烟斗。柯尼泽克急忙站起来用火石打火。随后他把一根冒着烟的火绒放在盘子里递给彼得。约翰·帕特库尔恭恭敬敬地等着沙皇把烟斗点着了。

“陛下，您一定听说过由瑞典议院通过、经前王查理十一世批准的那道法令：土地收回法①。到如今，二十年已经过去了。瑞典的议员们，——市民，恶毒的小商人——我不知道他们给国王吃了一种什么迷药，引起他干下了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罪恶行为：从贵族那里收回历代帝王赐给他们的全部土地。子爵和男爵被迫放弃他们的城堡，而佃农开始在贵族的土地上耕种。我们里夫兰骑士获得了神圣的许诺，不受土地收回法的约束。可是八年以后，国王还是命令土地收回委员会将历代帝王赐给我们的土地加以没收，归入国库。骑士、骑士团首领和主教们必须拿出古老的文书来证明他们占有了几世纪的土地的主权，如果拿不出文书，那么这些土地就得充公……从伊凡雷帝和斯特凡·巴托利② 的时代起，里夫兰一再受到战争的蹂躏，我们的文书都已经丢失了，这就无法证明我们久已拥有的主权……我写了一张状子，反对土地收回委员会的罪恶行为，用全体里夫兰骑士的名义递交瑞典国王……可是结果只是，议院将我定罪，要斩断我写状子的右手，还要砍下我的脑袋。（帕特库尔扬起嗓音，薄薄的嘴唇发白了。）……要砍下我的脑袋，因为我不愿意在恶行面前卑躬屈节

---

① 瑞典王国于十七世纪将落入封建贵族手中的国有土地归还给国家，由此巩固了王权。

② 斯特凡·巴托利(1533—1586)，波兰国王，一五七六至一五八六年在位。

地低头……陛下，里夫兰的骑士是毁了。可是我们的商人也未必就轻松些……(从这会儿起，彼得才开始十分注意地倾听。)瑞典人对一切从里加港口进出的东西都课以重税。他们的贪得无厌和贪污受贿，其实不仅使我们、而且也使他们自己遭到毁灭的危险。外国的船只现在都经过里加，直驶哥尼斯堡，于是所有的波兰粮食全装到勃兰登堡选帝侯那里去了。我们的田里长满了野草。港口空荡荡的，城市活像一片墓地。而在列维尔，瑞典人搅得还要糟。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不是最后的毁灭，便是战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陛下。我们所有的骑士都会跨上马背。奥古斯特国王已经起誓要把我们放在波兰那大权在握的手底下……”

帕特库尔紧瞅着卡尔洛维茨将军，随后把那黄澄澄的眼睛转向柯尼泽克。他们两个都严肃地沉下了假发。彼得咬着烟斗柄，答道：

“你们可别才脱龙潭又入虎穴啊……奥古斯特国王的手是轻的，波兰地主们的爪子可抓得有力呢。你们正在给他们一大块东西——里加和列维尔……”

“今天的波兰已经不是斯特凡·巴托利时代的波兰了。波兰并不想要我们毁灭，”帕特库尔说。“在陆上和海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波兰不会侵犯我们的自由和信仰……”

“求天保佑，求天保佑！……可是议会今天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明天又会作出那样的决定，——只要那些地主老爷忽然想起了什么……如果奥古斯特国王独揽大权的话，你们倒可以信赖他。可是那些地主……(彼得优游自在地议论着，嘴里喷着烟。帕特库尔的颧骨气得突现出来，眼睁睁地盯住沙皇。)再说，那些地主是不是愿意打仗呢？”

“陛下，奥古斯特国王已经命令那些由他全权指挥的萨克森部队到利沃尼亚边境附近的沙弗利和比尔津去扎营过冬了……”

“这支部队有多大？”

“一万两千名精选的日耳曼人。”

“办这样大的事，这点兵力似乎还少了一点。”

“同样数目的利沃尼亚骑士将在里加附近集合。瑞典的卫戍部队的人员是不多。我们可以一举而攻占里加。而且战争一爆发，那

些地主自会拔出他们的军刀来。这个联合阵线的另一个同盟者是丹麦国王赫里斯季安。陛下,您总知道他对公爵①和瑞典人怀着多大的仇恨吧。丹麦舰队会保护我们不受海上的攻击……”

帕特库尔来到一个困难之点了。沙皇一只手耷拉着,用指甲轻轻叩着桌子,他那圆圆的脸上既没有表现出希望,也没有流露出反对。黄昏来临,窗外风刮得更紧了,护窗板被吹得咭咭直响。安欣正想点几支蜡烛,可是彼得却故意含含糊糊地说道:“用不着!”

“陛下,您要在波罗的海建立一个坚强的据点,要从瑞典人那里收回您古来就有的领地——英格利亚和卡累利阿,再没有比这更适当的时机了。把瑞典人打败,在海边立定了脚跟,您就可以得到世界的声誉,您就可以跟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所有北方、西方和南方的国家通商了。而且您还可以做一件欧洲别的国王谁也做不到的事,——开辟一条经过莫斯科、贯通东西方的商业道路。您可以跟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帝王发生关系,在欧洲事务中您可以拥有发言权……您把一支强大的舰队放在波罗的海,您就可以成为第三个海上强国……而且采取这一招,比起征服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来,你在世界上博得的荣誉要大得多。时机不可错过啊!……”

帕特库尔举起一只手,仿佛要请上帝来作证似的。柯尼泽克一迭连声地嘟囔着“时机不可错过啊”。卡尔洛维茨将军意味深长地从鼻子里哼了几下……

“为什么现在就要这样做呢?是不是屋顶已经着火了?这是一件大事——去打瑞典人,”彼得说道,一面咬着烟斗。(壁炉的火光在客人们那警惕着的眼睛里闪烁)“一万两千萨克森人是个相当大的力量。丹麦舰队……嗯……骑士和地主吗?那都不过是凭空推测罢了……瑞典人,瑞典人……他们有欧洲最好的军队……很难向你们发表什么意见……”

他又用指甲在轻轻地叩着了。帕特库尔按捺着一腔怒火,说道:

“今天,赤手空拳就可以把瑞典人打败。查理十二世既年轻,又

① 指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勃斯基公爵,即弗里德里希四世,其妻系查理十二世之妹。荷尔斯泰因公国与丹麦毗邻。——原著编者注

愚蠢……那算什么国王！他穿戴得跟姑娘一样花哨，只知道开筵闹饮，在林子里追逐兔子！国库的钱都给他花到化装舞会上去了。一头没有牙齿的狮子……这就难怪那些瑞典使节打春天起就待在莫斯科，请求缔结永久和约了……把他们称作使节，其实也很可笑。全欧洲都知道，他们里头一个人也没有丝袜。他们已经吃尽用光，单靠豌豆过日子。去年，陛下，卡尔洛维茨将军住在斯德哥尔摩，对这个国王他已经看透了……将军先生，把你所看到的跟我们说说吧……”

卡尔洛维茨把颈脖在领子里伸了几下，开腔了：

“我在那里待过，一点不错……那个城市并不大，可是从海上和陆上都不容易攻破，——是一个十足的狮子窝。我从船上起岸，用的是化名，穿的是便服。我走到市场上，可就觉得奇怪了：倒像敌人已经进了城似的——商店和住户正在关护窗板，女人们正在抓住她们的孩子。我问一个过路人，这是怎么回事。他摆了摆手，撒腿就跑了：‘国王来啦！’

“我在几次行军中以及许多驻扎过的城市里，看的也多了，可就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光景，老百姓竟会像逃避瘟神一样昏头昏脑地逃避自己的国王……我望着，看见百来个猎人骑着马从林木森森的小山上冲下来，号角挎在脊背上，猎狗牵在带子上……他们穿过石桥，驰进了城里。广场上早已鬼也没有一个了。打头的一匹黑色公马上骑着一个十七岁左右的青年，脚登一双士兵的过膝长统靴，身上光穿一件衬衫。他放松了缰绳，纵马飞驰。这就是国王查理十二世！……那只狮崽子！……跟在他背后的是那些猎人，他们打着唿哨，哈哈大笑着。如同一批魔鬼，他们驰过了市场。幸亏大家都逃避了，可是有时候也有人被踩倒。

“因为喜欢追根究柢，我就恳求一个熟人把我带到王宫里去，让我乔装成一个贩卖阿拉伯香料的商人。那是一个清晨，可是他们早已在王宫里大吃大喝了。国王正在作乐。膳殿的墙上溅满了有一个人高的血，而地板上也有血水在流着，仿佛一条条小溪。有一股臭味，醉鬼们随地躺着。国王和那些还能站立的人正在砍着绵羊和牛犊的头，一刀一个，用十个瑞典克朗作为赌注来比赛。我不能不佩服国王的砍劈本领：马夫们把一头牛犊向他推过来，国王便小跑着冲过

去，将马刀挥成一个圆形，砍落了牛犊的脑袋，随后敏捷地往旁边一闪，让血水溅不到他的骑兵长统靴上。

“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国王把马刀往桌子上一撂，伸出一只脏手让我亲吻。知道我是一个商人，他就说：‘顺便提一下，你能借给我五百荷盾吗？’他们让我在桌子边坐下了，而且硬要我漫无节制地喝酒。有一位朝臣悄悄地跟我说：‘不要冒犯王上，他已经喝醉了三天三夜了。昨天，有一个受人尊敬的批发商就在这儿给剥得一丝不挂，随后被涂上蜂蜜，浑身粘上羽毛。’为了避免这样的凌辱，我就答应借给国王五百盾，其实我根本没有这笔钱，于是在桌子底下躲了一整天，假装酒醉。朝臣们睡到酒醒了，又是吃啊，喝啊，大声地唱歌，把盘子摞在仆役们的头上，随后又滚到地下去了。

“到了晚上，国王带着他的一大批喽啰走出去，砸碎玻璃窗，吓唬睡着的公民。我乘着黑暗，溜走了。全城因为国王的荒唐而痛苦呻吟。我在三处教堂里，亲耳听到传教士从布道台上对老百姓说：‘愿灾难降临一下年轻国王统治的国家！’公民们派了些最优秀的人到宫里去恳求国王抛弃放荡生活，关心国家大事。这些请愿者全给赶出来了。那些被先王弄垮了的子爵和男爵，都恨透了当今执政的王朝。议会仍然支持国王，可是他们早已收紧了钱袋。可他在乎些什么啊，那个疯子！

“不久以前，他到议会里去要求无条件拿出二十万克朗。议会一致拒绝。国王勃然大怒，把手杖一折两段，说道：‘所有反对我的全要跟这个一样！……’第二天，他和那些猎人冲进议会大厅，从一个袋子里放出半打兔子，还让猎狗去追逐它们……（彼得突然把脑袋往后一仰，乐呵呵地笑了起来。）议员们都爬上了窗台，有几个还叫猎狗把外衣都撕破了。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国王，一个淘气鬼……这只小狮子有什么可怕的！”

卡尔洛维茨将军从翻袖头里抽出一条富丽绸手帕，抹了抹假发底下的脸和颈脖。彼得把臂肘搁在桌子上，还是笑个不停。出乎每个人的意外，安娜·伊万诺芙娜鄙夷地说：

“没有什么说的，——真有这样的国王！只要我们一个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就可以把这个查理抓到手了……”

大家都朝她扭过头去。柯尼泽克把手绢捂在嘴上。彼得轻轻地说：

"这是一件你所难以理解的事，安努什卡。还是去关照他们点蜡烛吧……"

装着反光镜的墙头烛台上的蜡烛都点起来了。水晶玻璃酒杯里斟满了酒。在这种暖洋洋的烛光里，连约翰·帕特库尔的脸也变得柔和了。安欣拿来了一只小小的八音盒，旋紧了发条，打开了盖子，把它放在壁炉架上。这八音盒奏着一支德国小曲，用细长的嗓音歌唱着：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美满的，桌子上摆着美味的食物，蜡烛燃亮着，浅蓝色的眼睛在微笑，哪怕风在窗外呼吼……彼得笑眯眯的，合着节拍点着头，跺着鞋。那天晚上，他没有再讲一句有关政治的话。

三

每逢星期日，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和她的丈夫总要到布罗夫金在伊里英卡河边新造的砖瓦房来吃饭。伊万·阿尔捷米奇现在成了鳏夫。他的长子阿廖沙眼下正在外面为团队招募新兵。最近下过一道圣旨，说这样的团队要招募三十个，——三个师。为了补给军需，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厅——"粮秣署"，由粮秣总监署理。这个粮秣总监从自己衙门的文件里当然拿不出燕麦、干草、面包干和别的给养品。因此布罗夫金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粮秣承办者，虽然他没有职位，也没有名义。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快，很多有名望的商人都来跟他合伙，或是做他的经纪人。

另外几个儿子：雅科夫在沃罗涅什舰队里服务，加夫里尔在荷兰各造船厂里学习。只有最小的那个阿尔塔蒙，——那时候二十一岁，跟父亲住在一起，写写信，记记账，念念各种各样的书。他德语掌握得很熟练，常为父亲翻译一些商业方面的书籍，而且为了消遣，又翻译了普芬道夫① 的历史著作。伊万·阿尔捷米奇听了，往往叹息着说："可咱们生活在这儿，老天爷，在世界的边缘，简直跟猪一样。"

---

① 普芬道夫（1632—1694），德国法律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以研究自然法学和国际法著名，代表作有《法学要论》、《自然法和国际法》等。

他所有的孩子(各人只差一岁)全很聪明,而这一个更是真金一块。看来他们那已故的母亲,为了要使孩子们幸福,准是让自己的心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让自己的灵魂一片一片地撕碎的。在冬天的暴风雪中,她总是坐在烟雾弥漫的农舍里,纺锤嗡嗡地转着,眼睛如同深渊一样可怕,直瞪着那燃点在灯座上的松明。那些小孩子在暖炕上睡熟了,蟑螂在隙缝里沙沙响动,暴风雪在草房顶的上空为极其残酷的人生而呼啸哀号……"这些小孩子自己没有一点过错,为什么也要受罪呢?"她没有活到看见他们的幸福光景。那时候伊万·阿尔捷米奇不曾怜惜过她,他没有那种工夫,可是现在,到了老年,他便常常想起他的妻子。临死的时候,她曾经恳求他:"不要为孩子们找一个后娘。"就这样,他便没有再娶……

布罗夫金的家是照外国式样布置的:除了照例有的三间屋子——卧室、祈祷室和餐室之外,还有第四间屋子——会客室,在这里客人们一直要被招待到吃饭为止,而且不是让客人坐在墙边的长凳上,使人家厌烦得用衣袖遮着打哈欠,却是让客人坐在屋子中央一张铺着茸毛天鹅绒的圆桌周围的荷兰椅子里。这里放着有趣的册页、一个附有时节预报的日历、一只八音盒、象棋、烟斗和菸草,供客人们消遣。沿着墙壁,不是像仍然过着旧式生活的贵族们家里那样,放着装各种破烂东西的大箱和小箱,而是摆着矮橱和大柜,客人来了,橱柜的门都被打开,让大家看到里面陈列的名贵器皿。

这些都是亚历山德拉布置的。她还照看着父亲,要他穿得很体面,经常刮胡子,换假发。伊万·阿尔捷米奇心里明白,在这些事情上他应当听他女儿的话。可是说真的,他觉得生活很枯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他可以在他面前摆阔了,——说他跟皇上握手啊什么的。有时候,他真想上瓦尔瓦尔卡河边的小酒店去,跟老板们坐在一起,听听那种好挑眼的谈话,自己也好闲扯一阵。可是他不能上那里去,——那样做不合适。枯燥吗,他也只好忍受了。

伊万·阿尔捷米奇站在窗前。瞧,斯韦什尼科夫家的老总管,狗崽子,正在街上急急忙忙地跑着。精灵鬼。你晚啦,亲爱的,——那边的亚麻,今天早晨我们都已经买进了。瞧,列维亚金,穿着新毡靴,脸扭到一边,不望这里的窗子,——他一定是刚从司法政厅出来……

我跟你说过，亲爱的，别跟布罗夫金打官司嘛……

每到晚上，桑卡出去以后，伊万·阿尔捷米奇就除下假发，脱掉西班牙丝绒长襟衣，走到底层厨房里去，跟那些伙计和庄稼汉一块儿吃晚饭。他喝着白菜汤，跟大家说笑打诨。有些同村的老乡还记得村子上这个最卑微的人伊瓦什卡·布罗夫金，顺道来看看他，他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老乡走进厨房，一看见伊万·阿尔捷米奇，便好像万分差怯似的，不知道是不是该跪下来，或者是不是该回避，怯生生地不敢坐到桌子边去。自然，慢慢地他也谈起话来了，转弯抹角地引到了他的来意上……

“啊，伊万·阿尔捷米奇，要不是听你说话的口音，我简直认不得是你了。可我们在乡下，谈起的却只有你呢，——庄稼人聚拢在墙根周围的土台上，大家谈开了：我们都记得那些年月里你自己只有一匹马，一直在债务圈子里打转，可是哪怕在当年你也是一头雄鹰呢！……”

“我是靠三个卢布起家的，三个卢布。就是这么一回事，康斯坦丁。”

乡下人严肃地睁大了眼睛，晃了晃脑袋：

“这就是说，上帝看中一个人，就给他打上了记号。嗯……（随后他又温柔又殷勤地说下去）伊万·阿尔捷米奇，你想起的是康斯佳丁·舒托夫，可不是我。我不叫康斯佳丁啊……他吗，住在你们家对面；我呐，稍微偏这么一点儿，靠左边。一间破房子……”

“我忘了，我忘了。”

“那房子破得没法住了，”乡下人这会儿噙着眼泪，话都哽在喉咙里了，“随时都会倒下来。前几天牛棚坍了，——全朽了嘛，压死了一头小母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伊万·阿尔捷米奇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他不马上就说：“你明天到我管账的那里去一趟，我等到圣母节再找你。”一直要到接二连三地打着哈欠的时候，他才会问起乡下日子过得怎么样，谁故世了，谁添了孙儿女……还打趣地说：“你们等着吧，过了复活节① 我就下去给自个儿找个新娘呢。”

---

① 指复活节后的一周，按旧时习惯，系办婚事的节期。

那个乡下人留在厨房里宿夜。伊万·阿尔捷米奇就上楼走到那炉火生得很暖的卧室里。两个穿制服的仆役早在他房门旁边一条毯子上睡熟了,这会儿跳起身来,给他这个又矮又胖的人脱衣服。布罗夫金照应有的次数在圣像前面磕了一阵头,往腰里和肚子上搔了一会,才把脚伸进一双短统的毡靴,走到阴冷的厕所里去。一天过去了。睡到羽绒褥子上,伊万·阿尔捷米奇每夜总会长叹一声:"又过了一天。"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可惜啊,生活正好起来……于是他开始想到他的孩子,想到他的事业,直到睡梦把他的思路搅乱。

那天祈祷过后,他正盼着几个重要的客人。首先来到的是桑卡和她的丈夫。瓦西里·沃尔科夫没有行礼,只是吻了吻岳父,就在桌子旁边怏怏不乐地坐下了。桑卡用嘴唇擦了下父亲的腮帮,便赶到镜子前面去,扭动着肩膀,摇摆着蓬蓬松松的、烂草莓色的裙子,打量着这套新制的衣服。

"爸爸,我要跟您谈一谈……十分严肃地谈一谈。"她举起一双赤裸着的手臂,整了整扑着粉的头发上那几朵绢花。她舍不得离开这面镜子,——蓝幽幽的眼睛,娇慵无力的体态,玫瑰花蕾似的小嘴。"十分严肃地谈一谈……"(于是她又往镜子里照着,行了个屈膝礼,挥动着张开的羽毛扇。)

沃尔科夫愁眉不展地说:

"她简直疯了。脑子里就只有巴黎,巴黎……好像人家那边就等她似的……我们现在已经分床啦。"

伊万·阿尔捷米奇坐在荷兰火炉旁边,笑起来了:

"唉—唉—唉,你应当打她啊。"

"你只要试试看,她就会哇哇地直叫,把个房子都震坍呢。稍不遂心,她就威胁说:'我要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去申诉。'我不愿意带她到欧洲去,——她准会弄得疯疯癫癫的。"

桑卡离开镜子,眯缝着眼睛,举起一根手指:

"你一定得带我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亲口吩咐我去的。你真是个野人。"

"老丈人,你看见了没有?她这是什么话啊?"

"唉—唉—唉!……"

"爸爸，"桑卡说，抖开裙子在他旁边坐下。"昨天我跟布伊诺索夫家最小的女儿纳塔利娅谈了一下。那个姑娘很苦恼。最大的姐姐都还没有嫁出去，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她呢？她纳塔莎眼下正是结婚的年龄，又是一个美人儿。礼节和宫中应对的本领，她也并不比我差……"

"怎么回事，难道罗曼公爵的景况不好吗？"伊万·阿尔捷米奇问，一面搔着那柔软的鼻子。"怪不得他老是谈帆布工厂……"

"不好，不好。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老诉苦。他本人也是满面愁云……"

"他挖空心思承包了一些军需品的供应工作，我们的人也为他累断了腰……"

"人家布伊诺索夫可是个名门世家啊，爸爸！……如果能把这样一位郡主娶进家里来，这份光荣可也很不小呢。要是我们不太追求陪嫁的话，他们准会让她下嫁的。我说的是我们家最小的弟弟阿尔塔莫沙。（伊万·阿尔捷米奇正想搔搔后脑瓜，可是给假发挡住了。）主要的是，在我动身去巴黎之前，就让阿尔塔蒙和纳塔利娅结婚吧。那位姑娘实在苦恼得厉害。这件事，我跟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也讲过了。"

"你讲过了？"伊万·阿尔捷米奇马上不再扭动他的鼻子。"嗯，他怎么说？"

"他说这倒是一件好事。昨天晚上，我跟他在缅希科夫家跳舞。他用唇髭搔搔我的腮帮，说道：'赶快举行婚礼吧。'"

"为什么赶快？"伊万·阿尔捷米奇站起来，直愣愣瞪着他的女儿。（桑卡身量比他还高些）

"许是为了战争……我没有问他，我心上还搁着别的事儿……昨天晚上，个个人都说就要打仗了。"

"跟谁打？"

桑卡光是撅了撅嘴。伊万·阿尔捷米奇把一双短短的胳臂反抄在背后，晃晃悠悠地踱着，——脚上穿着白袜和系着大花结、装着红后跟的圆头鞋。

一辆轿式马车辚辚地驶到台阶前面，有客人来了。

按照来客的身份，伊万·阿尔捷米奇或是腆起绸坎肩里面的肚子在上面门口接待，或是跑到外面台阶上去迎接。罗曼·布伊诺索夫公爵刚乘了一辆轿式马车到来，马车后面的脚镫上站着几个马夫，他在阶磴的半中腰里迎上了，便跟他殷勤地握手。安东妮达、奥莉加和纳塔利娅跟在罗曼公爵后面，撩起一角裙子，打铁梯级上跑上来。伊万·阿尔捷米奇让纳塔利娅走过去的时候，朝她打量了一眼，——这姑娘果然已经成熟得可以结婚了。

布伊诺索夫家的几个姑娘叽叽喳喳地在会客室中央那张桌子旁边坐下了。她们抓住桑卡的赤裸着的臂肘，絮絮叨叨地谈起各种琐细事儿来了。几位尊敬的客人——米特罗凡·绍林主席、斯韦什尼科夫、莫蒙诺夫为了避免踩着这些姑娘们的衣裾，都退到了火炉旁边，从那里斜眼觑着这班年轻人："这样当然都很好：皇上的圣意就是要我们学欧洲的样嘛，不过带了姑娘出来串门子，总指望不到多大好处。"

桑卡正在给大家看几张刚从汉堡带来的图片：著名的荷兰大师所作的版画。姑娘们仔细瞧着裸体的男神和女神，把手绢捂到鼻子上……"这个是谁?"——"他拿的这个是什么?"——"她在做啥啊?"——"哎哟哟!"

桑卡厌烦地解释着：

"这个腿像母牛一样的男人是萨蒂尔[①]……您用不着把嘴歪起来，奥莉加：他遮着一片无花果树叶呢，——大家总是这样画的。丘比特[②]正想用他的箭来射穿她……她，这个可怜虫，正在哭泣，——她的心已经碎了。她的情人爱上了她，可就漂流出去了——瞧，那就是帆篷……这个叫做'被遗弃的阿里阿德娜[③]。'……这些你们都应当知道。眼下，男舞伴常常会问起希腊诸神的故事。现在已经不是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山林小神，又译"羊人"。

②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③ 据希腊罗马神话，阿里阿德娜是克里特岛王弥诺斯的女儿，被雅典王埃勾斯的儿子忒修斯所遗弃。

去年了……不懂这些，就别想跟外国人跳舞……”

“我们本来也该学会了，可就是一本书也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我们从爸爸那里总是半个子儿都要不到，”安东妮达说。稍微有点麻瘢的奥莉加，出于烦恼咬着衣袖上的花边。桑卡突然用一只手臂搂住纳塔利娅的肩头，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什么话。脸蛋圆圆、头发浅褐色的纳塔利娅，刷地满脸都涨红了……

阿尔塔莫沙温温顺顺、恭恭敬敬地走进会客室来了，他穿着一套德国制的深棕色衣服，瘦伶伶的，模样儿很像桑卡，只是眉毛比较浓些，嘴唇上长着些茸毛，眼睛带着阴暗的色调。桑卡将纳塔利娅拧了一把，要她看一看她的弟弟。那姑娘却不好意思起来，只是低低地伛下了脑袋，撑开了臂肘，不肯扭过头去看一看……

阿尔塔莫沙向年长的贵宾们深深地鞠了个躬，走到他姐姐那里。桑卡抿着嘴唇，草草地行了个屈膝礼，随后很快地说道：

“让我来介绍一下最小的弟弟阿尔塔莫沙。”

姑娘们懒洋洋地点了点头发耸得高高的、扑着粉的头。阿尔塔蒙按照学到的规矩退后一步，顿一顿脚，挥一挥手，仿佛把衬衣在水里漂清似的。桑卡又把姑娘们一个个介绍道：“安东妮达郡主，奥莉加郡主，纳塔利娅郡主。”姑娘们一个个站起来，行一个屈膝礼，——阿尔塔蒙向每个人挥一挥手，一个个答礼。他小心翼翼地在桌子边坐下了，把双手夹在两个膝头中间。一片片红晕飞上了他的颧骨。他朝姐姐苦恼地扬起眼睛。桑卡威胁地把双眉锁紧了。

“您时常出来玩吗？”他结结巴巴地问纳塔利娅。她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话，一点也听不清。可是奥莉加却大胆地答道：

“前天我们在纳雷什金家跳舞，换了三次衣服。那个成功，那股热劲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您呢？”

“我年纪还小嘛。”

桑卡说道：

“爸爸怕他放荡。等我们替他娶了亲，他就可以去玩了……可他跳起舞来才灵活得厉害呢……不要看他那种羞羞答答的样子……他讲起法国话来，会叫你不知道该朝哪里看才好。”

那些尊敬的客人好奇地瞅着这些年轻人……“嗯，嗯，眼下孩子

们就是这个样子!"米特罗凡·绍林问布罗夫金道：

"你让你的儿子在哪里受的训练?"

"请先生教的,米特罗凡·伊里奇。我们现在出头露面了,不这样不行呀……没门第做靠山,得靠点别的玩意儿……"

"这话不假,这话不假……不得不见缝就钻嘛……"

"可皇上怪罪下来了,说,你就会拼命捞钱……"

"那自然啦。培养孩子花的钱是不会白花的。"

"光是一个桑卡就花了我相当多的钱。可是那小娘儿总算有了点地位了。"

"她是一个机灵的女人。不过,伊万·阿尔捷米奇,你得看着点儿,要不啊……"

"当然啰,你可以用鞭子把她赶到楼上去,叫她坐在刺绣架旁,"沉默了一会,伊万·阿尔捷米奇才若有所思地答道。"可是那是不是有很大的好处呢? 就为了让她丈夫放心吗? 啐! 我知道她是在罪恶的诱惑周围乱转。天知道,一点也不错……从她眼睛里闪烁出罪恶的光芒。可是,米特罗凡·伊里奇,时代已经变了……在英国,你听说过没有? 马尔波罗的妻子① 支配着整个欧洲……拿了鞭子站在她裙子旁边,你才成了个天大的傻瓜呢……"

阿列克谢·斯韦什尼科夫,一个脸色严峻、眼眉浓密的大腹便便的商人(穿着一件有饰带的宽宽松松的匈牙利长襟衣),没戴假发的头发又黑又鬈,里头还有几丝是斑白的,在身背后扭动着手指,等着市政院主席和布罗夫金停止那琐细事儿的闲扯。

"米特罗凡·伊里奇,"他用低音说道,"我又要提出那个问题来了: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件事情赶快办好。谣言说有人也许会抢在前头下手呢。"

市政院主席那鼻子很尖、洗得很干净的、狡猾的脸甜蜜地笑了。

"这要让我们的好主人伊万·阿尔捷米奇来决定啦。你应当问他

---

① 马尔波罗的妻子名萨拉·珍妮斯(1660—1744),原系英国宫女,从小和安娜在一起长大,一六七八年嫁给马尔波罗公爵。一七〇二年安娜即英国王位后,权势极盛,至一七一一年君宠才被麦沙姆夫人所夺。

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布罗夫金也在身背后迅速地扭动着手指；他把两条短短的腿分开着，抬头朝两只鹰——绍林和斯韦什尼科夫望着……他马上领会了：他们在着急，这两个残暴的家伙；他们一定已经发现有什么特殊情况了……（昨天一整天布罗夫金都消磨在谷仓里，他一个要人也没有去见过。）他没有答理，只是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子，估摸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把双手从身背后抽出来，搔了搔鼻子。

"哦，"他说，"谣传呢子就要涨价了……我们不妨谈谈这个。"

斯韦什尼科夫马上转动他那茨冈人的眼睛：

"这么说，伊万·阿尔捷米奇，你也已经知道昨天发生的事了？"

"我稍微知道一点……我们的事就是知道了，也要不说……"（伊万·阿尔捷米奇抓住下巴颏，心里在想："活见鬼！他们到底发现了些什么啊？"）

他对另外几个客人斜觑了一眼，便退到瓷砖砌的火炉后面去，跟着走的是斯韦什尼科夫和绍林。他们站在那里，彼此靠得很紧，开始转弯抹角、小心翼翼地谈论那个问题……

"伊万·阿尔捷米奇，全莫斯科都在絮絮叨叨地谈着这件事呢。"

"是啊，大家都在沸沸扬扬地议论着。"

"可是跟谁呢？难道真的会跟瑞典人吗？"

"那是皇上的事了……"

"哦，反正跟谁都一样……会不会很快呢？（斯韦什尼科夫把指甲插进铁丝一般的胡子里）眼下正是我们办工厂挺合适的时候。皇上不会管这种呢子是不是比汉堡的便宜，他要的只是他自己的呢子。边境可能会封锁，可是他有自己的呢子啊……这是一个黄金事业。有多少人早已在周围打转了，——马谛森就是一个……"

"他们探听出来的原来就是这件事，"伊万·阿尔捷米奇肚里明白了，便用一只手遮住面孔微笑了。

没有几天以前，这个外国人马谛森曾经带了个翻译官沙菲罗夫到布罗夫金家里来，建议开一个呢织厂：由皇上和布罗夫金共同投资，而马谛森呢，他负责去英国订购织呢机和聘请熟练技工，并且经管整个企业，将来分得三分之一的收益。至于斯韦什尼科夫和绍林，

却老早已经向布罗夫金建议，要他参加他们的公司，办一个呢织厂。可是直到眼下为止，这件事还只是空谈罢了。看样子上一天的确发生了什么事，很可能这个马谛森亲自去跟皇上接过头了。

“像这样重要的企业，难道会让外国人去办吗？”斯韦什尼科夫说，眼睛火炎炎地闪烁着。

市政院主席绍林眯缝着眼，叹了口气：

“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准备牺牲我们的生命，掏出我们的最后一个子儿呢？……”

“明天，明天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伊万·阿尔捷米奇说罢，就急匆匆离开火炉，走到门口去。一个身量矮矮、脸皮刮得青青的、胖乎乎的人，宽鼻梁，鹰鼻子(穿着一套黑呢衣服，鞋子上净是尘土。)，走进会客室来了。没有一个人走上去招呼他。他那双黑黝黝的眼睛骨溜溜地打量着客人们的脸。一看见布罗夫金，他便用一种不是俄罗斯的姿势伸出一双短短的胳臂，歪了歪嘴微笑着说：

“最可敬的伊万·阿尔捷米耶维奇！”他像唱歌似的把每一个字音拖得很长，随后动手拥抱主人，跟他亲吻了三次，仿佛过复活节的时候那样，这个古怪的家伙。随后把火红色的假发往这边那边点了几下，他嘟嘟囔囔地说：“眼下什么事也没有跟马谛森决定。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一会儿就要到这里来了。”

“很高兴看见你，彼得·帕夫洛维奇；欢迎欢迎……”

这人就是使节政厅的翻译官、犹太人沙菲罗夫。他曾经跟随沙皇一起出国，可是在今年秋天以前一直被无声无嗅地埋没着。不过现在他在瑞典大使馆里服务，天天跟彼得见面，大家已经把他看做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了。

“明天，伊万·阿尔捷米耶维奇，请到克里姆林宫里去一趟……皇上吩咐要市政院的十个代表去参加。瑞典人来递交国书呢……”

“他们已经谈判成功了吗？”

“没有，伊万·阿尔捷米耶维奇。皇上不肯为瑞典国王吻福音书……”

听了这几句话，布罗夫金深深地抽了一口气，急忙在肚脐上画了个十字。

"这样看来,彼得·帕夫洛维奇,那些谣言是确实的了?"

"我们等着看吧,伊万·阿尔捷米耶维奇,那是重大的事情,重大的事情……"说完,他便转身走到布伊诺索夫家那几个姑娘面前,按照外国规矩亲一亲她们的手指。

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闷闷不乐地坐在墙边一张椅子上。到这样一份人家来做客不是怎么有光彩的事儿。他愁眉不展地朝女儿们瞅了一眼:"碎嘴子,傻丫头!谁愿意娶她们啊?老天爷,多残酷的时势!金钱!金钱!倒像风从人的口袋里把它们全吹走了似的……打一大早起,人就在伤尽脑筋,思量着怎么样把生活对付下来,怎么样把日子打发过去。村子里什么东西都被榨出来了,可是那样还不够。为什么啊?从前一向总是够的……唉,从前,你可以坐在窗边;如果想吃苹果,你就吃这么一个,如果不想,你就坐在那儿听听教堂的钟声……永世的宁静……于是袭来了一阵旋风,人们就开始东奔西窜,如同给泼了沸水的一个蚁塚里的蚂蚁。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总是金钱,金钱!还有那些什么工厂,什么公司。"

一个上了年纪的商人叶夫斯特拉特·莫蒙诺夫,商业公会里的要员之一,坐在罗曼公爵旁边,悄没声儿地开言道:

"事情可不能老是这样子下去,罗曼·鲍里索维奇爵爷。我们生意人的看法是这样:路子太窄了,简直没办法,那些外国人到处都胜过我们……他们不要买你的货;他们先发一封信到汉堡,寄到那儿是十八天,再过十八天,回信就收到了,开来了汉堡交易所的行情……而我们的傻瓜却还是一年、甚至两年地捧住那个老价钱,尽管那个价钱在世界上老早老早已经没有了。那些外国人老早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打开了一个窗口,我们却还在老窝里坐着。不,爵爷,战争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只要能够哪怕仅仅弄到一个城市也好:譬如说纳尔瓦,本来属于沙皇们的那块古老的世袭领地……"

"钱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可是你们这班商人却总是觉得还不够!"罗曼·鲍里索维奇厌恶地说。"战争!嘿!战争是国家的大事,这样的事可不是你们这班出身微贱的商人所应插手的……"

"对,对,爵爷,"莫蒙诺夫马上附和着说,"我只是因为没有头脑,才这样胡说乱道的……"

罗曼·鲍里索维奇乜斜着充血的眼睛，朝他瞟了一下：只要想一想，他衣服穿得很朴素，相貌生得很平庸，而一坛坛金钱却埋藏在他的地窖里呢……

“你有不少儿子吧？”

“六个，罗曼·鲍里索维奇爵爷。”

“还没结婚？”

“结婚了，爵爷，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一辆轿式马车在窗外木头铺道上辚辚地驶着。伊万·阿尔捷米奇往阶磴上冲去，有几个客人便走到了窗前。谈话停止了。可以听到马刺踩在铁梯级上的铮铮的响声。普斯科夫的总督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少将走了进来，主人跟在他后面。他那件长襟衣给镶着个红翻袖，好像他让衣袖在血水里齐臂肘浸过似的。跨进门槛，他用那双蔚蓝、冷漠的眼睛官气十足地凌厉地朝客人们扫视了一下。他除下帽子，向几位郡主摆一摆手，行了个礼。于是他扬起左眼上那道漂亮的眉毛，挂着一抹懒懒的微笑，走到桑卡面前，亲一亲她的额角，轻轻地碰一碰她的手指尖，随后转过身来，对客人们草草地点了点头。

通餐室的门打开了。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拍拍布罗夫金的肩头，朝他的耳朵伛下身去：

“别跟斯韦什尼科夫和绍林谈了，那样做没好处……我们什么也不会给马谛森的。我们必须自己来抓……你回头跟沙菲罗夫讲一讲吧。”

四

一溜儿十四辆轿式马车，每辆马车都套着四匹马，那一行瑞典使节从大使馆里出来了。沿着伊里英卡河，经过广场一直到克里姆林宫墙，一路肃立着荷枪的步兵，戴着三角帽，穿着短上衣和白袜子。军旗和长矛上的小旗子在十月的风里招展飘扬。瑞典人从车窗里瞅着这支崭新的军队，脸色都显得很严肃。

穿过救主门，他们看见一边沾着积雪的一堆堆炮弹，和炮口朝天的一门门铜臼炮：每一门臼炮旁边站着四个身材高大、蓄着唇髭的炮

手，手里拿着擦炮通条和冒烟的引火线。老将军戈登骑着一匹火红色的顿河公马屹立在殿门口。他那件鲜红色的斗篷给风吹得鼓鼓的，冰粒打在他的头盔和铠甲上发出咚咚的响声。当使节们的一长列马车停下来的时候，将军把一只手往上一举，于是大炮一齐发射，硝烟将那些衙门的阴暗的窗子和教堂的圆屋顶都笼罩起来了。

到了台阶上，应侍臣们的要求，使节们交出了宝剑。一百名谢苗诺沃团的兵士，抬着瑞典国王的礼物和贡品——银碗盏、大酒杯、高罐子，站在台阶上和穿堂里，还高举着一幅装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木镜框里的瑞典青年国王查理十二世的全身像。使节们迈着端庄的脚步走进了膳殿，在门口就把帽子除下了。

领主、莫斯科的贵族、外地客商和最重要的买卖人，都坐在四周沿墙的长凳上。大家全穿着挺朴素的呢衣服，有很多是外国式的。方方一块拱形的天花板上，也像墙上一样绘满了骑士、走兽和飞禽，就在这殿堂最里面的一头，一张象牙镶银的宝座上，如同偶像一般纹丝儿不动地坐着彼得，眼睛直直地瞪出着，没有戴帽子也没有装假发，穿着一件山猫皮、灰色呢子的长襟衣。他左手站着拉夫连季·斯温因，捧着一只金钵；右手站着瓦西里·沃尔科夫，伸出的手里托着一条毛巾。

使节们走拢去，在宝座梯磴前面的地毯上跪下了。斯温因把钵子捧过来，彼得直愣愣瞪着前面，把手指往水里浸了一浸；沃尔科夫将它们抹干，于是使节们就吻了吻皇帝这只粗糙的手。这样以后，彼得便站起身来（他的头差一点碰着那顶华盖），随后扬起嗓门，按照古礼用俄国话说道：

“瑞典查理国王政躬康健否？”

大使把一只手按在胸口，让一大堆翘角的假发歪向一边，回答说由于上帝的恩宠，国王的圣躬很康健，接着便问候整个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等等的沙皇的健康。翻译官沙菲罗夫像瑞典人一样，穿着短短的斗篷和钉着饰缘、大腿上开着衩的绸裤，把大使的回答大声地翻译出来。领主们聚精会神地微微张开嘴，警惕地扬起了眼眉，听着答辞的字句中间有没有带着任何侮辱的意味。彼得点了点头：“我身体很好，谢谢。”大使从秘书捧着的一个丝绒垫子上拿过

来一卷东西——国书，跪着把它递呈给彼得。沙皇接受了国书，看也不看就把它塞给首席大臣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这纳雷什金穿的衣服特别华丽——雪白的缎子，闪耀着宝石的光芒。他也没把那一卷东西打开，就大声宣布接见典礼结束。

使节们退到门口，一边走一边鞠着躬。

……………………………………………………………………

使节们显然指望在这儿觐见的时候，能够把那个主要的问题提出来，——就为了这个他们已经在莫斯科熬了半年之久：要沙皇彼得亲吻福音书起誓，来保证同瑞典签订的和平条约。可是一星期过后，莫斯科的大臣们才邀请那些使节到使节政厅去举行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普罗科菲·沃兹尼岑答复瑞典人说，彼得皇上诚心诚意地确认以前同瑞典签订的各项和约，但他不打算再吻福音书，因为他早已向当今国王的父亲起过誓了。可是，另一方面，年轻的国王查理倒有必要亲吻一下福音书，因为他没有向彼得皇上起过誓。这就是皇上的旨意，现在向使节们声明，将来也决不会改变。

使节们发急了，开始争辩理论，可是他们的话只是给旁若无人、气概一世的俄国人顶了回去，正像豆子从墙壁上弹回来一样。使节们说，不经过他们国王的批准，他们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关于永久和平的最后条约，他们说要写信到斯德哥尔摩去。普罗科菲·沃兹尼岑老眼里带着冷笑，答道：

“你们是知道到斯捷科利恩[①] 去的路的，——哪怕等四个月也不会接到一封回信，那你们只好在莫斯科虚度这段时间，由你们自己去负担这笔生活费用了。”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上，情况还是一个样。连他们喂牲口用的草秣，使节政厅也停止供应了。使节们好歹变卖了一些破旧东西，——假发啊、袜子啊、纽扣啊，来餬口过日子。结果，他们屈服了。在克里姆林宫里，彼得皇上穿着那件山猫皮长襟衣，坐在宝座上，把那份没有吻福音书起誓的最后的条约交给了那些消瘦了的使节。

……………………………………………………………………

① 即斯德哥尔摩。

十一月里一个雾霭溟蒙的早晨，一辆溅满污泥的皮篷马车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的后门台阶前面停住了。皇宫那奇形怪状的屋顶给笼罩在湿滋滋的迷雾里。门前台阶上，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正在不耐烦地跺着那双穿骑兵长靴的脚。看见一个侍女头上兜着一件厚呢上衣往什么地方溜过去，他就对她喝道："滚开，你这个死人！"那姑娘没命地逃开了，一双光脚在湿漉漉的树叶上跌跌绊绊地打滑。

从马车上走下来波兰将军卡尔洛维茨和里夫兰骑士帕特库尔。

"啊，你们来了，谢天谢地！"缅希科夫说道，跟他们握了握手。

他们顺着没有一个人影儿的过道，走上了有股耗子味儿的楼梯。在一扇低矮的门上，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小心翼翼地敲了几下。

彼得开门出来。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一声不响地低了低头，随后把客人带进那间烟雾弥漫的小小的寝宫，这里只有一扇云母窗，那迷迷蒙蒙的亮光几乎一点也透不进来。

"嗯，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很高兴，"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回到了窗前。这里，一张张纸、一本本书、一支支鹅毛笔给乱放在没遮什么台布的小桌上、窗台上和地板上。"丹尼雷奇！……"

彼得把一根沾着墨水渍的手指吮了一下。

"丹尼雷奇，我要扯破那个录事的鼻孔，你就这样告诉他！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把笔修剪修剪，可那个小鬼就是成天睡懒觉……唉，这批人哪，这批人哪！（帕特库尔和卡尔洛维茨仍然鹄候在那儿。他忽然想起来了。）丹尼雷奇，去给客人们搬几张椅子来，把他们的帽子接了……这儿啊……（他用指甲轻轻叩着一张张弯弯曲曲、歪歪斜斜地乱涂着的小纸片儿。）我们非得从 а、б、в 开始不可……这样的蠢货在莫斯科成长起来，——都是些堂堂七尺之躯呢。你要他们学点东西，却不能不拿着一根粗木棍……唉，这批人哪，这批人哪！……你说，帕特库尔先生，那两个英国人，弗格森和格兰特，是不是都是知名的学者？"

"我在伦敦的时候听人说起过他们，"帕特库尔答道。"他们不是什么名声很大的人，他们不是哲学家，而是研究实用科学的……"

"这就好。为了那种神学，我们都被虱子吃光了……航海术，数学。采矿业，医学。这些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把那些纸片儿抓

起来，却又把它们撂在桌子上。）困难倒是，这些事情全得赶快办……”

他坐下了，两腿交叠着，臂肘搁在桌子上，抽起烟来了。身体十分壮实的卡尔洛维茨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朝沙皇眨巴着眼睛。帕特库尔闷闷不乐地瞅着他的脚。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小心谨慎地咳了声嗽。彼得抓着烟头的那只手开始打抖了：

“嗯，你们写好了没有？有没有把它带来？”

“我们拟好了一份密约，已经把它带来了，”帕特库尔果断地说，仰起发白的脸。“叫卡尔洛维茨先生念吧。”

“念吧。”

缅希科夫踮起脚朝他们走拢去。卡尔洛维茨掏出一小张淡蓝色的纸，抓在离眼睛很远的地方，开始念道，因为用劲，脖子都涨粗了：

为协助俄罗斯国君从瑞典收复其被非法夺去之领土，以及巩固俄罗斯国家对波罗的海之主权，波兰国王将以萨克森部队攻入里夫兰与爱斯特兰，向瑞典国王开战，并应承说服波兰政府与瑞典决裂。沙皇方面，在与土耳其缔结和约以后，立即在英格利亚和卡累利阿开始军事行动，时间不迟于一七〇〇年四月，而同时，如有必要，还将派遣援军给波兰国王，冒充雇佣军队。缔约国双方同意决不单独与敌人谈判，亦不互相背弃。本条约将保守绝对秘密。

彼得润了润干燥的嘴唇，问道：

“就是这几点吗？”

“就是这几点，陛下。”

帕特库尔说道：

“取得了陛下的同意以后，我明天就动身去华沙，希望在十二月中旬把奥古斯特国王的亲笔签名带给您。”

彼得怪样地——那么全神贯注，弄得眼泪也涌出来了——直瞪着帕特库尔那黄澄澄的、凌厉的眼睛。一抹微笑把他的嘴给扭歪了：

“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嗯，那么……到华沙去吧，约翰·帕特库尔……”

五

大教堂钟楼上的钟当当地敲了十二下。有自尊心的市民准备去用午餐。议员离开了议事厅里的椅子。商人关上了店门。行会师傅放下了工具，跟学徒们说：“洗洗手，我的孩子们，去做祈祷去！”老贵族除下了眼镜，揉揉忧伤的眼睛，庄重地走进那给过去的光荣的烟雾熏黑了的餐厅。一群群愉快的士兵和水手向着小酒店冲去，在这些酒店的门高头，一串串香肠或熏腿散发着美好的香味。

城里大概只有一个人不受这种合乎理智的声音的制约，——国王查理十二世。他床边一张小桌上，那一瓶瓶金黄色的莱茵酒中间，一杯巧克力已经有点儿凉了。高高的窗子上挂的那些紫红色窗帘已经给拉开。花园里，雪正在往一丛丛仍然很苍翠的灌木上下着，这些灌木给剪成了球形、角锥形或是长方形。壁炉架上端的镜子里，反映出白雪的光，也反映出两座枝形大烛台，蜡烛都已经烧尽了，只留下一根根挂着的蜡箸。松树劈柴在火炉里毕毕剥剥地爆着。国王的裤子掼在床脚边一个镀金爱神像的头上。绸裙和女人的内衣在几把椅子上乱丢乱放着。

国王将胳臂肘搁在枕头上，正在朗诵拉辛[1]的作品。念完一段，他总要向一杯香味馥郁的莱茵酒伸出手去。他身边睡着一个黑头发的女人，绗过的棉被直盖到鼻尖那儿，她那鬈曲的头发散乱着，腮帮上的胭脂已经给擦掉了，脸蛋显得黄蜡蜡的，颜色几乎跟杯子里的酒一个样。

这便是以猎奇冒险闻名的、轻佻的阿塔莉·台斯芒伯爵夫人。她的生活道路，迂回曲折，如同蝙蝠的飞行。无论是宫里的朝服、演员的戏装或是近卫军官的制服上衣，她穿起来都显得一样的优雅。她会顺着绳梯打窗口里爬下去，免得引起皇帝或是国王的警卫那种叫人难受的好奇。她在维也纳演唱过歌剧，可是由于某种神秘的情况

---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家，著有《安德洛玛克》、《费得尔》等。

失掉了嗓音。她在演出莫里哀[①] 的一出幻梦剧里，在路易十四的面前跳过舞。她曾经乔装成一个火枪手，在围攻佛兰德省[②] 诸城的时候跟随过卢森堡元帅，——据说把那慕尔[③] 攻下以后，她的行军粮袋里装满了珠宝。她前往伦敦，显然是由于法国宫廷的再三恳请；她所骑乘的马和穿戴的服饰使英国人大为惊奇。不少英国贵族，后来连那漂亮的英雄马尔波罗公爵，都被她的美色迷住了。可是马尔波罗公爵夫人派人去警告她，叫她搭乘头一班船立即离开伦敦。而现在，猎奇冒险的风终于把她吹送到瑞典国王的床上来了。

"恋爱，恋爱，"查理说道，一边向酒瓶伸出手去，"又是恋爱！……到临了这种玩意儿总是要腻烦的。拉辛使我厌倦了。迈密登的国王皮洛斯大概也是一个不错的剑客，可是在整个五幕戏中间他却净胡诌些倒霉的废话……我倒宁可念普卢塔克的传记和恺撒的论文。你要喝点儿酒吗？"

伯爵夫人没有睁开眼睛，答道：

"别理我，陛下。我的头都裂了；看来我大概活不过今天呢。"

查理笑了，从杯子里喝了一口酒。有人在门上搔着。全神贯注在拉辛的著作上，他懒洋洋地说道：

"进来。"

响着窸窣的绸衣，寝宫侍从贝尔根海尔姆男爵笑吟吟地进来了。他那尖端翻起的、长着个小瘤的鼻子，仿佛表露了他要报告最新消息的殷切意愿。

他朝国王的裤子鞠了个躬，用一种叫人听着高兴的语言，启奏宫里各种无关紧要的琐事。什么也逃不过他那喜欢追根究柢的心眼，哪怕像这样的小节，例如夜里在那位挺规矩的宫中最高女官安娜·博什特列姆的卧房里发出一种可疑的沙沙声。阿塔莉哼了一下，把身子翻到右边去：

---

①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家，著有《达尔杜弗》、《唐璜》、《吝啬鬼》等。

② 在比利时西北部。

③ 比利时同名省的省会。

"我的天啊,我的天哪,什么样的废话啊!……"

男爵一点也没感到不好意思,——显然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报告呢:

"今天,早晨九点钟,小商店老板们又向议会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重新审查皇室费用……(查理用鼻子嗤了一声)这些市民真是贪得无厌呢。刚才我看见法国大使,他骑着马,带着几头十分出色的英国种灵猩,正要到雪地里去打兔子……他骑的是匹什么样的公马啊!那是他从雷恩舍尔德那儿打牌赢来的……我把请愿书的事告诉了他,大使耸了耸肩膀。'这明明是胡格诺① 的阴谋,'这是他的原话,'这些小商店老板和手工业者四散在欧洲各地。他们从法国带走了六千万里夫尔……这批异教徒顽强极了,只要什么地方可能,他们就在什么地方破坏君主政体的原则。他们都有秘密的联系:在瑞士,在英国,在荷兰,以及在我们法国……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激起市民对贵族、对国王的仇恨……'"

"你还探听到些什么?"查理闷闷不乐地问。

"当然啰,我就到议会去了……今天的请愿书,仅仅是各种借口中间的一种罢了。我跟几位议员在走廊里交谈了一阵。他们正在准备一条法律,来限制国王的宣战权。"

查理怒气冲冲地合上了拉辛的《安德洛玛克》,把它往旁边一撂。他坐了起来,将身边的被子掖掖好。

"我要问问你今天探听到些什么。(贝尔根海尔姆朝伯爵夫人那头发鬈曲的后脑瓜瞪了一眼)废话!这儿又没有外人,你就把你所知道的讲出来好啦……"

"昨天,有位贵族从里加乘商船来到这儿……我还没有看见他……据他说,——如果是可以相信的话,他说帕特库尔突然在莫斯科出现了……"

伯爵夫人把脑瓜在枕头上稍微抬起一点。查理咬了咬嘴唇,说道:

"去请皮佩尔伯爵到我这儿来。"

---

① 胡格诺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法国加尔文派新教徒。

贝尔根海尔姆像翅膀一样摆动着花边袖头里的手，打地毯上飞出去了。查理望着窗外飘扬的雪花。他那狭长的脸，带着高高的额头、长长的鼻子、姑娘似的嘴唇，如同冬天一般毫无颜色。他没有注意到伯爵夫人那双讽刺的眼睛，从一绺头发后面闪烁着。他望着大雪花，内心深处浮起一种新的感觉：升腾的怒火和小心的盘算。他听到门外一阵沉甸甸的脚步声，便抓起一个枕头，扔在伯爵夫人的头上。

“把你遮起来，我必须一个人在这里！”

他整了整衬衫，抓起那杯早已凉了的巧克力（按照法国宫廷的习惯，巧克力总是在国王还没起床的时候送来的。）：

“进来。”

进来的是最近由查理赐封为伯爵的三级文官卡尔·皮佩尔。他身量高大，腿膀粗壮，衣服穿得很齐整，也挺随便；一张蹙皱的、警惕的脸，一看就知道是个富有经验的官员。查理冷冷地朝他上下打量了一阵，便说：

“我不能不从宫中搬嘴弄舌的人那里打听打听消息了。”

“王上，他们是从我这里听到的。”皮佩尔从来不微笑，也从来不会失去镇静；他那双市民的腿受得住任何的颠簸。“可是他们只听到我认为需要让他们在宫里闲扯的事儿。”

“帕特库尔是在莫斯科吗？（皮佩尔不吱声。查理扬起了嗓音。）如果国王装作他只有一个人在这里，那就是说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上天下地，活见鬼！……”

“是，王上，帕特库尔是在莫斯科，还有那个有名的冒险家卡尔洛维茨将军也跟他在一起。”

“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那是猜想得出的。不过到眼下为止，我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

“可是我们的使节也在莫斯科啊……”

“使节们是在议会坚决要求之下派出去的。议员们愿意花任何的代价，要得到在东方的和平；也好，让他们试试用自己的钱财去谋求和平吧。不管怎么样，为这件事我们没有牺牲您库房里的一个子

儿呢。”

“我倒很想把那一个子儿也搜刮到我库房里来!”查理说道。“您听说过那份新的请愿书吗?您听到议员们准备拿什么东西来送给我吗?(皮佩尔耸耸肩膀。查理急忙把杯子放回桌子上。)您是不是明白,我再也不愿意扮演一个驯顺的傻瓜了?正是为了这些泄气的吝啬鬼,我父亲才把贵族毁掉啦。现在,这批‘胡格诺’想叫我变成一个口不能言的稻草人!……他们弄错了!……(他朝皮佩尔点点那狭长的脑袋)是的,是的,他们弄错了。您能告诉我的话我全知道,皮佩尔伯爵,——我头脑狂妄,我钱袋空虚,我声名狼藉……恺撒在阿尔卑斯山后的高卢取得了一次次胜利,便征服了罗马。恺撒喜欢女人、酒和各种荒唐事儿,不见得比我差……您尽可以放心:我不打算用骑兵冲锋去袭击我们最受人尊敬的议会。在欧洲,可以得到光荣的地方多的是……(他咬了咬嘴唇)如果卡尔洛维茨在莫斯科,那就是说我们非对付奥古斯特国王不可了?”

“依我看来,还不止他一个呢。”

“是这样吗?”

“要是我没有想错的话,有一个联盟在对付我们……”

“这就更好了……他们是谁?”

“我正在搜集情报……”

“好极了。让议会去打它自己的算盘,我们来打我们的……您没有别的事要报告了吗?谢谢您,那我就不想再让您留在这儿了……”

皮佩尔笨拙地鞠了个躬,引退了,心里有几分惊奇:王上的思想转变得这样突然,真够叫任何人都感到惶惑。皮佩尔小心谨慎地为向议会展开斗争作着准备,对战争费用,议会比对天下任何东西都更害怕。经过一个短时期的休息,从莱茵河到波罗的海沿岸,战争又要发出那股苦涩的味道了。战争是获得权力的唯一途径,这一点查理很明白,可是他一心想要去作战,性子未免太火爆,时间也未免太早了:他光有热情也还是不够哪。

在寝宫门口的走廊里,皮佩尔伯爵抓住贝尔根海尔姆的臂肘,心事重重地说:

“你得要想办法给王上解解闷。安排一次大规模的狩猎,让他离

开斯德哥尔摩几天……钱由我去张罗……”

查理仍然坐在床上，瞪大着眸子，就像一个人瞅着臆想出来的事情似的。阿塔莉怒悻悻地将枕头从头上甩开，用牙齿咬住睡衣，动手把头发理直。她胳臂很美，肩膀黑黝黝的。一股麝香味儿终于引起了国王的注意。

“您认识奥古斯特国王吗？”他问。（阿塔莉的圆溜溜、黑沉沉的眼睛呆呆地盯在他身上。）“大家说他是欧洲最杰出的情种，幸运的宠儿。他会花四十万兹罗提① 去开化装舞会和放烟火。皮佩尔向我赌神罚咒地说，奥古斯特有一次提起我，说我已经掉进了父亲的长靴里，还说抓住衣领把我从那里拉出来，用树条抽我一顿，倒是一件好事……”

阿塔莉让睡衣的花边从咬紧着的牙齿里掉下来，欢乐地、有点儿喑哑地、无忧无虑地笑着。查理的眼皮有一边颤动起来了。

“我不是说过，奥古斯特既风趣又杰出吗？……他私人拥有一万名萨克森步兵，而且还有宏伟的计划。有这样一位国王掉在父亲的长靴里，瑞典自然要像绵羊一般无法自卫了……可我一样还是要让自己开开怀，叫奥古斯特想起那个笑话：我的龙骑兵把他反缚着胳膊带到我的营帐里……”

“好，孩子！”阿塔莉说。“祝你所有的事业都获得成功！”她把一杯莱茵酒一口气喝干了，用床单的花边抹了抹嘴唇。

查理从被窝里跳出来，光着脚，穿着拖到脚跟的睡衣，跑到办公桌前，从一只秘密的抽屉里拿出一只盒子，里面放着一个钻石的头饰。他坐在床沿上，把头饰往阿塔莉的乌溜溜的鬈发上一扣，说道：

“你会对我忠诚吗？”

“大概会的，陛下：您差不多只有我一半的年纪，有时候我对您真觉得像是母亲一般。”她吻了吻他的鼻子（因为这是最先触到她嘴唇的东西），带着温柔的微笑，用手指转动着那个头饰。

“阿塔莉，我要你到华沙去一趟……那艘漂亮的海船‘奥拉夫号’过几天就要出航。你不妨在里加上岸。马啊，轿式雪车啊，人啊，钱

---

① 兹罗提是波兰的货币单位名称。

啊——样样东西都会准备好。每一班驿差，你都得写信给我……”

阿塔莉带着关注的好奇心，瞅着这双年轻人的眼睛：这双眼睛既晶莹，又残忍，而且（谁知道呢），这双北方的、水灰色的眼睛里面还隐藏着一种疯狂的决心。这小子才有前途呢。出于多年的习惯（那是她跟卢森堡元帅几次出征的时候养成的），阿塔莉轻轻地打了下唿哨。

“陛下，您是不是要我钻到奥古斯特国王的床上去？”

查理马上走到壁炉那儿，两手撑在腰里，半闭着眼皮，仿佛很苦恼似的：

“任何背叛我都会宽恕您……可是如果发生那样的事，那我对圣福音书起誓，随您躲到什么地方，我都会把您找到，将您处死。”

六

在基塔城，大家谈论的只是布罗夫金一家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跟往常一样，心血来潮，忽然急于要把布伊诺索夫家最小的郡主——留里克的后裔许配给阿尔塔莫什卡·布罗夫金。他把所有的大事都抛开了。大臣和领主们到宫里去也都扑了个空，只得到这样一个回答：“谁也不知道皇上在哪儿。”

有天晚上，街上已经在架设鹿砦的时候，他赶着马车来到了布罗夫金家里。伊万·阿尔捷米奇跟一些庄稼人待在底层厨房里，就着脂油蜡烛的光在玩牌。“耍傻瓜”，——他喜欢找老式的消遣。忽然出现一个戴着三角帽的头，伛着从那扇低矮的门里钻进来。起初他们还以为是一个看守储藏室的什么士兵，想进来烤烤火的。一下子他们都呆住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笑着，把主人仔细打量了一阵：他样子不太庄重——穿着一件破旧的兔子皮短袄，花白脑袋惶恐地缩在两个肩膀中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要了些克瓦斯。他往一张长凳上坐下了。当着那些庄稼人和伙计的面，他就说了：

“伊万，我替你们家做过一次媒。我很想再做一次。快给我行个礼吧。”

伊万·阿尔捷米奇浑身都像沾上了油污似的，一声不吱，就往泥地上一扑，在彼得的脚边磕起头来。

“伊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去把你的儿子叫来。”

阿尔塔莫什卡早已站在那儿，在炉灶后面。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他放在两个膝头中间，寻根究柢似的瞅着他。

“怎么回事啊，伊万，你把这个好小伙子藏起来不让我看见？我弄得焦头烂额，可他们——他们就在这儿……（他转向阿尔塔蒙）你识字吗？”

阿尔塔莫什卡只是脸色有点发白，随后非常流畅地把法国话像倒豆子一样倒了出来：

“我懂得法语和德语，写和读都能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张大了嘴：“哎呀呀！再说几句吧！”）阿尔塔莫什卡又用德国话说给他听。随后他朝蜡烛眯缝着眼睛，又用荷兰话说了，只是稍微有点儿结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亲亲他，用手掌拍拍他，将他推开，又把他拉回来，摇摇他。

“哦，你说的是什么？嘿，你这个好小伙子！嘿，嘿！哦，伊万，谢谢你的礼物！你现在得跟这个小伙子告别了，老兄。可是你不会觉得遗憾的。等着吧，不久我就要把伯爵的勋位封给那些聪明的人……”

他吩咐端整晚饭。伊万·阿尔捷米奇恳求他到楼上正房里去：这儿对他来说不合适。他在炉灶后面急忙把假发戴上，把坎肩穿了。他又偷偷地派出一个仆人去把桑卡找来。大管事在门口出现了，抓着一根有个银球的锤形杖。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是笑着说：

“我不要到楼上去。这儿暖和些。厨师，炉子上有什么，就把什么端上来好了……”

他要阿尔塔莫什卡坐在旁边，跟他用德国话交谈着。他开玩笑，还给那些伙计和庄稼人斟酒，叫他们歌唱。上了年纪的庄稼人挤得紧紧地站在门口，用熊嗥一样的嗓音唱起歌来。蓦然间，桑卡闯进了厨房。她敷着粉，半裸着身子，穿着绸衣服。彼得抓住她的一双手，叫她坐在旁边的另一面。她一点也不害臊，就用拖长的、娇嫩的嗓音

跟庄稼人合唱起来。她把蜡烛朝脸移近了点儿,向彼得调皮地、眼神清澈地瞅着……这顿饭他们一直吃到了半夜过后。

第二天早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好友们赶到布伊诺索夫公爵府邸,去为纳塔利娅说亲。就这样他奔走了整整一个星期,一会儿去布罗夫金家,一会儿上布伊诺索夫府邸,讲条件,后面跟着五十来个人。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女家和男家大吃大喝。婚礼在圣母节热热闹闹地举行了。这头喜事花了伊万·阿尔捷米奇好大一笔钱。

两星期后,桑卡和她丈夫动身到巴黎去了。

……………………………………………………………………………………

他们慢慢地赶着路,拖带着一列车队,到了维亚济玛。一路上为了喂马,常常在驿站上等很久。雪下得相当多,天气很晴朗,赶路挺轻松。

在维亚济玛一家客店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跟她丈夫吵了一架。瓦西里本来打算在这儿住一个晚上,洗一个澡,第二天作过祈祷以后,再去总督——他的一位远房亲戚那里吃一顿饭。另外,也打算换钉一下马掌,做一些别的事情。

"我要赶得快些。这条路真把我累死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对她丈夫说。"到了里加再休息吧。"

"萨莎!我早已跟你说过了,过了维亚济玛就有拦路打劫的人。要有五百辆雪橇结成一大队,才能安全穿过这一带……"

"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懂……"

他们坐在楼上吃晚饭,在一间干净明亮的小屋子里,给圣像前的神灯照亮着。瓦西里穿着一件敞开的旅行羊皮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穿着一件长袖管的橡实色丝绒衣服,披着一条绒毛围巾,浅褐色的头发结成一条辫子盘在头上。她什么也没吃,只是在捏碎她的面包。她的脸拉长着,眼睛底下有两道黑影,——都是因为她不耐烦而显露出来的。天哪,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

沃尔科夫怏怏不乐地嚼着咸火腿,说道:

"告诉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简直是受罪!你既不休息,也不安静,——你不睡,也不吃,连说话也不像是一个人……你干吗要到天涯海角去?要去跟国王们跳小步舞吗?可是他们是不是愿意

呢？……”

“仅仅因为这儿是一家小客店，所以我才听着你讲。”

瓦西里把一柄上面还有一片火腿的叉放下了，久久地瞅着他妻子的前额，她的眼眉由于苦思焦虑而高高地扬起着，还瞅着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鬼知道这双眼睛在盯着什么东西出神呢？……

“唉，亚历山德拉，我很平静，也很耐心……”

“你爱嚷嚷尽管去嚷嚷好啦，——我在乎些什么？……”

瓦西里责备地摇摇头。这件事使他很失面子，因为她似乎不应当这样做，可是他爱他的妻子。每逢争吵，她把种种使人难受的话向他一个劲儿倒出来，他总是弄得张皇失措。这会儿也一样：他知道自己是要让步的，虽然只有长着两个脑袋的疯子才会作出决定，没带可靠的旅伴就去穿越从维亚济玛到斯摩棱斯克一带的森林。关于这一带地方，流传着很多可怕的故事：旅客们会受到叶斯梅尼·索科尔首领的袭击。譬如说，你在白天赶路，你会看见拦路站着一个彪形大汉，戴着尖顶帽，穿着树皮鞋，腰带里插着一把小刀；一张从这边耳朵裂到那边耳朵的嘴，一口粗大的牙齿。他会打一声唿哨，牲口会跪下来。于是除了默念倒头经，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如果我怕强盗的话，那就不如待在莫斯科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说。“我们有的是骏马，它们会驮着我们冲过去。况且万一碰上那样的事，那就更好，——将来倒有谈话的资料了。我才不愿意跟人家讲起你怎么样在小客店里打鼾的事呢。”

她把盘子推开，招呼一个卡尔梅克侍女，吩咐她把抄本拿来，把被褥铺好。这个抄本是她弟弟阿尔塔莫沙的手稿，——萨穆伊尔·普芬道夫的历史著作里关于高卢人那一章的译文。她把抄本搁在膝盖上，低低地伛下身子，开始阅读了。瓦西里用一只手托着腮帮，瞅着桑卡的美丽的头，瞅着她那有些卷起来的头发的颈脖。真是一个遥远国土上的公主。可是不久以前，她还在割野草、推粪车呢。而现在，她居然毫不畏惧地闯进巴黎，甚至还跟国王讲种种无聊的琐事……唉，萨尼娅啊萨尼娅，只要你能够安顿下来，给我生一个孩子，只要我们能够一块儿待在家里，平平静静过日子就好了！……

桑卡蠕动着嘴唇，念道：

……除此以外，法国人是一种心情愉快的人，做什么事都很迅速、成熟而且优雅，特别在外表的装饰和身体的动作方面，里头还流露出一种自然的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把维纳斯的淫欲、把跟美丽女性的拥抱认为是自己的光荣，而且大吹大擂地去干这一切。当别的民族企图跟他们相比拟、与他们相适应的时候，他们便以为自己受了羞辱，使自己成了笑柄……

“你与其这样子坐着（她抬起头，正想打哈欠的瓦西里便哆嗦了一下。）……还不如在路上练练剑术呢……”

“那是为什么？”

“到了巴黎，你就会知道那是为什么了……”

“可你实在太过分啦！”瓦西里气呼呼地说道，便从桌子边站起来，把帽子一戴，走到庭院里去看看牲口。朦朦胧胧的月亮，高高地挂在积雪的板棚房顶上空。天空里一颗星星也没有，只有细小的冰针掉下来，闪出一丝亮光。寂静的空气差一点把他的鼻毛都给冻住了。牲口在遮檐底下那黑糊糊的阴影里咀嚼着。隔壁一所小小的教堂附近，有个哨兵在瞌睡朦胧地敲着梆子。

一条狗走到瓦西里的面前，嗅嗅他那高高的、有斑点的毡靴，抬起它那有眼眉的嘴脸朝他瞅着，——仿佛惊奇地等待着什么似的。瓦西里突然觉得不想离开这种故乡的宁静，远游巴黎了……毡靴在雪地上嚓嚓作响，他愁闷地转过身子，——楼上那间木板房的云母小窗里透出来一抹柔和的亮光：桑卡正在阅读普芬道夫的著作……毫无办法，注定如此呢。

……………………………………………………………………………

鲜红色的晚霞泛滥着奇异的光芒，显现在森林的树顶后面。树干和拆裂的树根飞闪过去了；沉甸甸的、紫盈盈的树枝擦着车顶，撒下来扑簌簌的雪花。瓦西里把半个身子探出在揭开的皮车毯上面，抓着缰绳，用疯狂的嗓音吆喝着。马车夫已经从座位上被打下来，远远地倒在后面那个拐弯的地方……那几匹打直串套着的壮健的马：一匹黑色的套着车杠，身上盖着霜，一匹棕黄色的走在第二，一匹凶悍的灰色牝马拉着前套，一面飞驰，一面喷着鼻子。轿式雪车在坑洼地上颠簸摆动。他们后面，一伙强盗正在迤迤逦逦地奔跑。整个树

林回荡着他们的嘶啸……

大约五分钟以前，就在那儿拐弯处的前面，一条乡间土道和大道相交的地方，从一个隔年的干草堆后面走出来十个拿着斧子和木桩的彪形大汉。马车夫大吃一惊，由于一时糊涂，竟把缰绳勒住……他们中间有四个人冲到牲口面前，吓人地喊着："停下来！停下来！"另外几个人深深地陷在雪里，跑到了雪车旁边。马车夫把缰绳一撂，向强盗们摆了摆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他们往他头上打了一棍。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间……正是那匹拉着前套的牝马搭救了他们：它用后蹄直立起来，把两个抓着马勒的人临空吊起，开始踢着。桑卡揭开车毯，喝道："抓住缰绳！"随后她从丈夫那件羊皮短袄的怀里摸出一支手枪，对准一张蓄着胡子的脸发射。听到枪声，那些人便往回腾跳，可是主要还是因为看见一个女人，他们才给吓住了……几匹牲口一跃而前。沃尔科夫抓起缰绳，他们便往前驰骤。桑卡用手枪柄不停地捶着丈夫的脊背，喝道："赶快啊！赶快啊！"

没有人追赶了。马身上冒着热气。前面已经看得见一长列车队。沃尔科夫这才让牲口迈着常步。他往四下里打量，在雪车上寻找他的帽子。他看见桑卡那双瞪圆的眼睛和两个张开的鼻孔，说道：

"怎么样，你满足了吧？你还不相信那个强盗头子叶斯梅尼·索科尔吗？唉，你这个笨蛋。母鸡脑袋……没有了马车夫，我们怎么办？再说，多可怜，他是个很好的庄户人啊……全都是你这种女人的傻脾气闹出来的，你这个妖婆子……"

桑卡简直没有注意到他在骂些什么。啊，这才叫生活——不是打盹和发闷啊……

七

一长串一长串的车队每天从各个城门里涌进莫斯科，载来参加正规军的人们，——有的如同小偷一般给捆绑着，可是很多却是出于自愿的，因为他们生活很贫困。莫斯科各处广场的柱子上钉着写在铁皮上的告示，招募正规军的志愿兵。每个兵士答应每年给十一卢布，供应面包和其他食品，以及一份伏特加酒。在领主们那些人员众

多的府邸中过着半饥生活的农奴和立有卖身契的仆役，跟家务总管吵了嘴，甚至把帽子撂在领主本人的脚边以后，便投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了。每天总有千把人投奔到那儿去。

有时候人们得在严寒中等到黄昏，台阶上的那些军官才点完清册上的名字。随后他们被带到了皇宫的底层。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里一些蓄着唇髭的人，严厉地吩咐他们把衣服脱光。有人将包脚布解开，脱得精赤条条的时候，觉得很害臊，便用一只手遮着下体，走进正房里去。这儿，在点亮的蜡烛中间，坐着一些头戴羔毛帽子、蓄着长发的军官；有人进去，他们就像鹞鹰一般朝他瞅着："叫什么？姓什么？今年几岁？"可是他们从来也不问你本来是做什么的，——哪怕你原来是逃亡的农奴或是小偷。他们便量他的身长，扳开他的嘴唇，还叫他把下体露给他们看。"合格。到某某团去。"

新建的士兵营房，在宫院后面积雪的田野里一直伸展出去。合格的人被一批批送到小木房里。那些房子给挤得密不透风。每所房子由一个手执笞杖的下士管辖。下士对那些新来的士兵说："服从我的命令，像服从上帝一样：我决不会把一道命令发两遍，你们不服从我就要剥掉你们背上的皮。对你们来说，我就是上帝、沙皇和父亲。"他们给吃得很饱，可就是不给一点儿自由，——不像从前在射击军团里那样。这是当兵嘛！……鼓声把他们惊醒了。还没吃东西，他们就被赶到给踩坏了的田野里，排成四列纵队。第一件事是教他们辨别哪一只是左手，哪一只是右手。不少农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有的是两只什么手。笞杖叫他们把这一点印在头脑里了。随后会出现一个军官，多半不是俄罗斯人，而且往往是喝得半醉的。他对着队伍，用一双模糊的眼睛盯着那些厚呢上衣，羊皮短袄，树皮鞋，毡帽和羊皮帽。鼓起腮帮，他开始用外国话大声嚷嚷。他硬要大家懂得他的话，一面还用笞杖威胁。吃了不少苦头，他们逐渐逐渐地开始领会了："marschieren"——意思是"开步走"。"halt"——意思是"立定"。"schwein"或是"russisch schwein"① ——意思是在辱骂他们……早餐过后，他们又到了外面田野里。吃过午饭，他们第三次出

① 德语：俄国猪。前面的"marschieren"和"halt"也都是德语。

操，拿着木棍或是火枪开拔。他们学习排成密集的队形，像在萨沃伊公爵的军队里那样，还学习走整齐的步子，学习放排枪，学习用装好的刺刀冲锋。谁要是做错了，当场就被拉到队伍前面，在雪地上剥掉裤子，遭受无情的鞭打。

这种军事操练可不容易："火枪上弹药！"你就得把所有的事按着次序记好："打开火药池。把火药放在火药池里。关上火药池。拿出装在弹筒里的子弹。咬下子弹来。把它装在枪膛里。拿出装药杆。把火枪填满。扳上扳机。瞄准……"他们是一排一排射击的：一队人用一个膝头跪着上子弹，另一队人就站起来开火；射击时他们也是趴在地下的，除了一个队以外，所有的队都轮流着俯伏在地上。

这种军事训练是由一个奥地利人亚当·伊万诺维奇·魏德准将领导的。他跟阿尔塔蒙·米哈伊洛维奇·戈洛温将军和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公爵一起，奉旨编组三个师，每个师有九个团。

……………………………………………………………………

八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中尉在北方募集了五百个合格的壮丁，有些交给了总督，有些交给了"兰德拉特"（旧时叫做行政长官），由他们转送到莫斯科去。这会儿，他正在赶往波韦涅茨郊区密林去的路上。他听说那边一些隐修区的周围，潜藏着很多逃亡的农奴和浪荡汉。熟悉那边情况的人竭力劝他不要赶得那么远：

"谣言已经传到隐修区，分裂派教徒都在小心戒备了。他们人数很多，可你们只有三辆雪橇上的十个人。你们会下落不明的。"

这些地区里的人——猎户和森林居民都很冷酷。他们住在特别坚实的巨大的木房子里，牲栏和谷仓全在一个屋顶底下。那些村子都叫做教区。从一个居民点到另一个居民点，得在无路可通的林子里赶几天的路。阿列克谢明知任务艰巨，可是没有恐惧，就没有生活。何况你如果向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报告，说你到了北方就害怕了，那他准会像一只仙鹤那样居高临下地瞪着你，仿佛要把你吞掉似的，搐动着肩膀，扭头就走了：那才是真正的恐惧，才是你幸运的末

日，哪怕你把额头磕碎了也无济于事。阿列克谢既年轻，热情，又倔强。即使在睡梦里，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怎么样在腮帮里藏着一个小钱来到莫斯科，——他那根军官的白肩带全靠咬紧牙关从命运那里夺来的。

在波韦涅茨市集上，阿列克谢遇到一个名叫亚基姆·克里沃帕洛夫的猎人，便雇他作了向导。二十年来，这亚基姆一直在为商人列维亚金供应东西，——狩猎玄狐、鼬、松鼠，从前还有黑貂，可是在这儿一带这种黑貂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他总是把这些毛皮带到波韦涅茨，交给了掌柜的，自己便去大喝大吃，直到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换酒喝光，只剩下颈脖上的一个十字架为止。列维亚金的掌柜的于是又供给他衣服、火绳枪和火药。那年秋天，狩猎这个行业情况很不好，一查账本，他非但没有一点收入，而且将有两个冬天清偿不了所背的债务。他跟那个掌柜的吵了一架，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统统拿去换酒喝了。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就是在一家小酒店旁边将他从雪地上捡来的，那时候他挨了毒打，赤裸裸倒在那儿。亚基姆只要知道有一瓶酒放在雪橇里赶车人的座位底下，他就会变成个敢作敢为的人。

亚基姆站在短短的滑雪板上，跑在雪橇前头带路。森林又美妙又可怕。从树干中间，他们可以看见一块块长着树木的巨大的岩石。雪橇赶到了荒无人迹的湖边，那积着雪的平静的水面耀得他们眼睛都会作痛。有时候他们听到瀑布的深沉的吼声。亚基姆便走过来蹲在雪橇的弯托梁上：

“这儿有多少人，大家从来没有数过。有些鬼地方，只有我才知道怎样从里边通过去。可是这儿的人都很凶，要把他们抓到手才不容易呢。”

到了夜里，他们就拐进一所过冬的地方，或是小溪旁边一片森林中清除出来的耕地，在那儿积雪底下埋着倒下来的木材，准备春天燃烧。牲口在那歪歪斜斜的木板房旁边从雪橇上卸下了。士兵们砍下了枞树枝，把它们拖进屋子里。他们在泥地上生了火。袅袅的轻烟从屋顶下面的裂缝里挤出去，升到了森林上头灰洞洞的天空中。亚基姆跑来跑去瞎忙着，直到他弄到一杯伏特加才算安定下来。随后他靠近篝火往那些树枝上蹲下去，——他自己真是一个森林里的妖

怪，宽宽的胡子，厚厚的嘴唇，张大的鼻孔，瞪圆的眼睛，就像森林居民那样，讲起他的故事来了：

“你知道，我哪里都到过，维戈河边所有的地方，在维戈静修区我住过几个礼拜。我知道那些只有一条小道可通的小修道院，走那种小道你心里会害怕。我就是找不出来涅克塔里长老躲藏在那儿。他们把他瞒着，怎么也不肯讲。你只要跟任何一个分裂派教徒提起他的名字，那个人就会一声不吱，哪怕你把他切开剁烂。不过对您的任务来说，看到他倒是有好处的：他说不定会让两百来个年轻人给您带走……啊，他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呢……”

“他是他们里头的什么？”阿列克谢问。“是不是像大主教一类的人物？”

“他是一个长老。大司祭阿瓦库姆在普斯托泽尔斯克被处死刑之前为他祝过福……大约在十二年前，他在帕列奥斯特罗夫修道院烧死了两千五百个分裂派教徒。他们在夜里从冰上走过来，捣毁了修道院的大门，把修士们和修道院长禁闭在地窖里，将储藏室打开了，——他给每个人吃饱喝够。他们拿走了财物。随后大家把教堂里的圣像用圣水洗了，将蜡烛点上，按照他们自己的仪式做了祷告。他们里头男人可不怎么多，多的倒是女人和孩子！……总督带领射击军从波韦涅茨出发，踏着冰地开来了。‘投降吧！’三天来，那些庄稼人都在以决一死战相威胁，可是射击军有一门大炮。于是他们把许多麦秸、焦油和硝石搬进了教堂，到了晚上——正巧是圣诞节前一天，就把自己烧死了。可是涅克塔里到底逃了出来，另外还有几个人跟他一起。三年以后，他在普多热斯克烧死了一千五百人。前不久在沃尔湖附近的林子里又烧过一次。大家说那也是他干的。现在流传着战争的谣言，募兵的谣言，——不久又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焚化了……你相信我的话吧。现在有大批大批的人投奔到他那里去呢。”

阿列克谢和那些士兵听了，都很惊奇：“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烧死？是打哪儿来的这种人啊？”

“很简单，”亚基姆说。“农奴、佃农和立有卖身契的奴隶，抛弃了家，抛弃了牲畜，从诺夫戈罗德和特维尔，从莫斯科和沃洛格达逃到他那儿。这一带森林里到处都是死人的骨头，——我的天哪……成

千上万的人来到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怎么养活他们呢？这里又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便呻吟起来，动摇起来了。为了不让他们犯那不必犯的罪孽，涅克塔里索性把他们干脆送上了天堂。”

“哦，你这是在胡诌了！”

“阿列克谢·伊万内奇，我从来不说一句谎话。还有人甚至让自己被活埋呢……那边——白海那边，有个小老头儿，他把葡萄干给人家当圣餐：他拿一颗葡萄干放在一个人的嘴里，那就等于他已经给那个人祝过福，可以让他活活地躺到棺材里去了……”

“去你的，夜里讲这种故事……”阿列克谢在篝火旁边的树枝上用羊皮袄裹了裹身子。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亚基姆，我们一定要抓到这个涅克塔里长老……”

……………………………………………………………………

两个站在滑雪板上的人，从森林里走出来，到了月光照亮的空地上。从过冬的小木房里飘出来一缕轻烟。身上遮着蒲席的马匹垂头丧气地站在雪橇旁边，一个值岗的哨兵，靠着雪橇的前部，睡熟了，一支火枪搂在羊皮短袄的两个衣袖中间。

这两个站在滑雪板上的人，悄没声儿地绕着小木房走了一转。随后他们立定了，倚着猎熊的长矛谛听着。月亮的周围有一圈白茫茫的光晕，盖着霜的森林里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小木房里有人在瓮气闷声地嘟囔。雪橇旁边，有一匹马鼓起整个肚子喘了口气。那个值岗的哨兵躺在那儿，蓄着唇髭的脸沉浸在月光里，如同一个被冻僵了的人。

两个站在滑雪板上的人中的一个说道：

“咱们要不要把他绑起来？他睡得熟极了。过后咱们不妨做个祷告，把他扔进火里去。”

另一个翘起胡子，张望了一阵：

“绑起来有响声，他说不定会嚷嚷。里头有十个人呢。”

“那怎么办？”

“用猎熊矛刺他一下。随后咱们可以从外面把门撑紧。”

“啊，彼得鲁沙，彼得鲁沙！”那第一个人说，摇了摇那戴着有耳罩的便帽的头。“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咱们都是一样的血统，——

他也是一个人，可不是什么野兽哪……据说，人是要在火里受洗礼的……可是你，你却要用你的猎熊矛！你要把你的灵魂都毁了……”

“哦，我愿意承担这个罪孽……”

“不要有这种大胆的想法！不要引诱我，看在耶稣的面上！……”

“可是这样做来得快意啊：又迅速又隐蔽……”

“你有这样的念头，我不知道涅克塔里长老又会跟你说些什么呢。”

“怎么做最好，我就那样做呗……”

两个人都不吱声了。大家在估摸着该怎么办。一个猫头鹰的黑影不太平稳地掠过淡蓝色的雪地：那只枭鸟已经感觉到有它可以到手的外快，正在那里转圈子，真是该死！小木房的门忽然咭咭地响了一下，亚基姆那个森林妖怪的头从里面探出来，——他大概是想出来解小溲……一看见那两个人，他哎呀了一声，马上跳回去，发出了警报。那两个人溜到积雪的树枝后面，逃跑了。他们听到砰的一响枪声，惊破了森林中的岑寂。

他们跑了很久，故意拐了不少弯，以便弄乱他们的足迹。赶他们穿过一个枞树的密林，到了一条小溪的河床那儿，天快要破晓，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从一个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敲铁板的缓慢而凄凉的声响。

……………………………………………………………………

安德烈·戈利科夫正在为早祷敲着铁板。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没挂面的狐皮袄，可是光着双脚。他跺着那两只被积雪冻坏的、发青的脚掌，拖长声调重复着阿瓦库姆的话：“来参加殉教圣徒的行列，来参加使徒的军团，来参加圣者的合唱队吧！”于是——当！——用木槌敲了下铁板，那铁板代替钟挂在隐修院大门对面屋檐底下的柱子上。这是长老给他的惩罚，因为上一天斋戒，他觉得渴了，喝了一点克瓦斯。

一听到铁板声，同道们都聚集拢来了。他们从禅房里走出来，男人跟男人一道，女人跟女人一起。用板墙围起来的隐修院，地方并不大。很多人都住在外面：有的在小溪的岸上，有的在沼泽岛屿的边

缘。他们从那里走来，要穿过林间小道。那些住得顶远的，赶得很急，生怕到晚了：长老才严厉呢。

隐修院中央，在堆得很密的麦秸垛中间，耸立着一座祈祷所——一间矮矮的小木房，盖着个宽阔的、四面坡的屋面，一座八角形的木架上孤零零地矗起一个篷帐形的圆顶。

跨进大门，大家都怯生生地走着，耷拉着头，把双手捂在胸口：男人，年纪还轻的或是中年的，女人，皮袄外面罩着粗麻布的白色殓衣，围巾直拉到脸上。在月光照亮的雾霭中，铁板发出低沉而铿锵的响声，充满着俗世生活的哀愁。此外便只有树皮鞋踩着积雪的吱吱嘎嘎的响声。

人们在门前用两个手指画了个十字，随后恭恭顺顺地踏进了木板墙上盖着霜花的祈祷所。老派画的圣像前面点着一支支只值一戈比的小蜡烛。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在莽莽的密林里居然有这种蜡烛。人们都跪下去，男的在右边，女的在左边。他们中间，一根树皮绳上张着一块用破布缝补的帷幕。

……………………………………………………………

那两个站在滑雪板上的人，喘着粗气，跑进隐修院的大门，向安德烈大声说道：

“别敲了，——不好啦！”

“赶快报告长老，请他出来见我们……”

安德烈的整个心灵紧张得如同弓弦一样，——由于斋戒，由于不眠的守夜，由于经常的恐惧。他吃惊地让手里的木槌掉在地上，哆嗦和喘息起来。可是涅克塔里并没白教给他制胜魔鬼的办法。魔鬼简直多的不可胜数：有多少念头就有多少魔鬼，因此他急忙在心里叫道：“撒旦，我的敌人，给我滚开！……”于是他捡起木槌，敲着屋檐底下的铁板，一边摇了摇脑袋：不要来打搅我，滚开……

“安德烈，我们要告诉你：那个带着士兵的军官离这儿只有五俄里了……”

“至少你得把铁板敲得轻些，——他们会听到的……亚基姆也跟他们在一起。一听到声音，他准会带着他们径直赶到这儿来的……”

安德烈从不住地打抖的牙齿缝里答道：

“长老还在禅房里，你们径直到他那儿去吧。”

他们把滑雪板拿掉，走了。他们两个，斯乔普卡·巴尔明和彼得鲁什卡·科热夫尼科夫，都是波韦涅茨人，靠捕鱼和打猎过日子……因为他们用两个手指画十字，波韦涅茨的总督曾经不止一次地掠夺他们，拷打他们，牵走他们的牲畜。这种事情把他们弄得烦透了。两年以来，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秘密地住在维戈隐修区，而他们自己便东住一阵，西住一阵，只要那个地方对他们的营生最合适，离居民点最远。当谣言传开了，说是有个带着士兵的军官(都是些刮光了胡子的、吃肉的人，那股菸草——“鬼草”的味儿一直腾到一俄里以外)正在往隐修院赶来的时候，涅克塔里就吩咐斯乔普卡和彼得鲁什卡去监视他们，把他们引入歧途，而且如果可能，不要造孽，把这些反基督者的仆人统统干掉。

人们是轻易不让走到涅克塔里长老的面前的。一个见习修道士从里面走出来，到了阴冷的穿堂里，——像这样的修道士，长老一共有两个：安德烈和这个瘸腿的波尔菲里，一个眼睛翻起、形容憔悴的少年。他们把经过的情况嘟嘟囔囔地跟他说了。波尔菲里将脑袋往一边歪着，吸了口气，说：“进来吧……”那两个住在森林里的人除下了帽子，从穿堂走进禅房，尽力把身子缩紧，——他们本来是健康、粗野得过分的。长老对壮硕的肉体挺没有好感。

涅克塔里站在读经台旁边，也斜着眼睛朝斯乔普卡和彼得鲁什卡瞅了一下。他个儿矮小，身子伛偻，穿着一件式样古老的土布黑长袍。他那绺狭长的、楔形的胡子几乎挂到了膝头上，黑黝黝的眉毛底下的眼睛简直像两块煤炭。粘住在被蛀虫咬坏了的书面上的蜡烛，轻轻地爆着，——严重的霜冻大概就要来了……用湖畔圆石砌成的暖炕散发着热气。木板墙擦洗得很干净。一束束药草用韧皮吊在天花板上。

一条条冰溜儿从斯乔普卡和彼得鲁什卡的唇髭上挂下来，可是长老没有念罢，他们不敢抹一抹，也不敢动一下。他正在用可怕的噪音念着。从一个黑沉沉的犄角里，有个身上附了鬼的农民在瞅着他。那个人侧身躺着，拦腰被链子锁在墙头一根铁钉上。炕边一只酵面桶里，用一件旧法衣遮着的和好的面正在往上鼓起来。

“哦,你们有什么事啊?”涅克塔里问,朝两个来人转过脸去,摆动了一下花白胡子。他们熊倒不怕,麋鹿也能一个对一个地把它擒住,可是在他面前,不用说却羞怯起来了。斯乔普卡把刚才的事不太连贯地讲了一遍。彼得鲁什卡愧悔地随声附和着。

“原来是这样,”涅克塔里用柔和的嗓音说,“原来是你彼得鲁沙想用猎熊矛戳死那个士兵,你斯乔帕却害怕造孽?”

斯捷潘热情地答道:

“长老,我们已经钉了他们两个礼拜了。亚基姆那个该死的家伙对这一带很熟悉,他把他们径直带到了这儿。我们都已经琢磨过了……他们很谨慎,要不事情倒好办了:把那座小木房的门撑住,放一把火。我们做一次祷告,给他们行一个洗礼……那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可是你瞧,就是没法儿那么干……像强盗一样把他们弄死吧——耶稣保佑我们……这一回,到底是魔鬼把我们迷住了……”

“难道我给你们祝福,是让你们去干这种焚化的事吗?”长老问。(那两个人愕然地瞅着他,可没有答理。)“看来你的祈祷一定很热烈,斯乔帕,——嗯,一定是这样吧!——把十个人一起搁在火里行洗礼?啊,啊!谁给了你这种权力?你瞧,魔鬼怂恿了彼得鲁沙,可你就战胜了魔鬼。嘿,神圣!嘿,权力!”

斯捷潘拧紧了眉头。彼得鲁什卡朝长老眨巴着眼睛,不太明白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波尔菲沙,我亲爱的孩子,放一块火炭在香炉里,吹一吹,做一次祷告,”长老说道。瘸腿的波尔菲里把香炉从木钉上拿下来,一步一拐地走到暖炕那儿,将一块火炭放在松树脂上吹着;随后他把香炉递给长老,吻了吻他的一只手。他这只长长的手臂差一点让铮铮作响的香炉擦着地板,涅克塔里开始将烟吹在那两个人的脸上,接着又从侧面吹过去,后来又打他们的身背后绕了一转,嘴里叨念着,鞠着躬。随后他把香炉递给波尔菲里,从皮腰带上扯下一串编成辫条的念珠,往斯乔普卡的脸上狠狠地抽打,回头又往彼得鲁什卡的脸上抽打了一通。两个人跪了下去。他蠕动着发青的嘴唇,嘟嘟囔囔地说道:“傲慢,该死的傲慢!”火气越来越大,他抽打着他们的腮帮。那个

身上附了鬼的农民忽然响彻整个屋子地哈哈大笑，还动手扯着链子，如同看门狗一样扑着：

“抽打他们啊，抽打啊，老头儿！把魔鬼从他们身上打出来吧！”

长老有点累了，火气也消了，只是吃力地喘着气：

“你们过后就会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他咳着说道。“跟耶稣走吧……”

那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走出了禅房。月光已经模糊了，——祈祷所后面，黑魆魆的森林后面，天在破晓了。寒气很重。那两个人惘然地用手比画着：他们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现在他们该怎么办？

“咱们赶的路很多，吃的东西可很少，”彼得鲁什卡悄没声儿地说。

“这会儿咱们怎么能问他要呢？”

“也许他会给咱们一点儿面包吧？……”

“咱们还是不要让他看见的好。不如就这么走了，再到别人那儿去。咱们打死一只松鼠来吃吧……”

………………………………………………………………………………

安德烈·戈利科夫爬到了暖炕上，浑身的关节都在打颤。（长老在往祈祷所去的路上，曾经吩咐他不要敲铁板了，而且还不准他祈祷：“去吧，去把面包放到炉灶里去。”）一踏上那些热烘烘的石子，他那双挨冻的脚就作痛了；由于饥饿，他的头也在发晕。他俯伏着躺下去，用牙齿咬着褥子。为了不让自己嚷叫出来，他在心里不住地念着阿瓦库姆的经文：“人是脓水和粪便……我跟猪狗一起生活倒很好，它们跟我的灵魂一样发着臭气，发着恶劣的臭气。因为有了罪孽，我才发着臭气，如同死狗一般……”

那个身上附了鬼的农民，带着链子在犄角里动弹，说道：

“昨天夜里，老头儿又一个劲儿吃蜂蜜……”

这一回，安德烈没有向他吆喝：“别胡诌！”只是把褥子咬得更紧了。他再也没有力气来压制心里那个可怕的怀疑的魔鬼。这个魔鬼是在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发生以后钻到他安德留什卡心里来的。他们三人——涅克塔里和他的两个见习修道士斋戒了四十天，什么东西也不吃，只喝一点儿水，而且每次也只喝这么一小口。为了不让安

德烈和波尔菲里在念教观的时候有所动摇，他吩咐他们用克瓦斯润润嘴唇，用热水敷敷胸口。至于他自己，他说："这我可不需要，天使会用天国的露水来凉爽凉爽我的嘴唇的。"说也奇怪：安德烈和波尔菲里已经虚弱得连嘟囔一下也很勉强，只有一双眼睛总算还活着，他却仍然勃勃有生气。

后来有一夜，安德烈看见长老悄没声儿地从暖炕上爬下来，往瓦罐里舀了一匙蜂蜜，跟没有供过神的圣饼一块儿吃了。安德留什卡的四肢都发凉了：他仿佛觉得如果看见一个人在他面前被杀死，也要比看见这个光景好得多。他不知道该把他看见的事隐瞒起来呢，还是该把它说出来。到了早晨，他到底流着眼泪说了。涅克塔里简直连气也喘不上来了：

"你这只恶狗，你这个傻瓜！那是魔鬼，不是我。可你倒高兴起来了！那正是该死的肉体害了你的。为了一匙蜂蜜，你会把天国都出卖的！"

他动手用那根把瓦罐放进炉灶去的大炉叉殴打安德烈，还从禅房里追他到外面雪地上，光穿一件衬衫。经过这次事情，安德烈的思想总算平静了一个时候。可是禅房里只要碰巧没有别人，那个身上附着鬼的农民(从秋天起他就被锁住在这儿，在这样温暖的屋子里，谢天谢地)就会跟安德留什卡说：

"瞧，匙子里粘着蜂蜜，昨天晚上可明明是洗干净的。你舔舔吧。"

安德烈骂了那个农民一顿。第二天晚上，长老又把蜂蜜偷偷地吃了，而且像兔子一样细碎地咂着嘴唇。天一亮，大家都还睡着，安德烈便将那个匙子察看了一下，——果然给蜂蜜沾得腻稠稠的！而且还有一根花白髭须粘在上面呢……

他的心神给一重莫大的疑虑折裂了。是谁在撒谎？难道是他自己的眼睛在欺骗他，——匙子里的蜂蜜，唇髭上的花白毛发？(这根本不可能是魔鬼的毛发！)还是长老在撒谎？到底该相信谁呢？有过片刻工夫，他差一点要发疯了：一切都是混乱，一切都是绝望！涅克塔里经常反复着说："反基督者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大门口，普天之下充斥着他的爪牙。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住着一个巨大的魔鬼，他的极

限就是那最深的地狱。”真要是那样的话，那怎么能相信涅克塔里他自己不就是那个魔鬼呢？……用大炉叉来抽打你的脊背也正是魔鬼做得出来的事。一切都含糊不清，一切都像长着藓苔的沼泽一样极不稳固。剩下来的就只有什么也不想，仿佛一只挨了打的狗似的垂头丧气，而且要相信，用他的肚子来相信。可是如果他不能相信呢？如果他不能不想呢？思想，你总没法儿把它抑制，没法儿把它像蜡烛一样吹灭，——它是跟闪电的反光一般闪烁的。这样说起来，难道这也是从反基督者那里来的吗？难道思想就是反基督者的闪电的反光吗？一时间，安德烈的五脏六腑忽然都停止活动了：他往哪儿飞呢，他往哪儿走呢？他又渺小，又贫穷，又瘦弱……他只要能够扑在长老的脚边，跟他说声“教教我，救救我”就好了！可是他不能：他似乎老是看见那沾着蜂蜜的唇髭……他到这个隐修院来本想寻找一种宁静的生活，而他却找到了怀疑……

可是后来，安德留什卡的身体虚弱得完全没有了气力，思想也变得迟钝而且平静了。他把日常的挨打当作搔痒一般忍受了下来。长老对待他，一天比一天残酷。对待另外那一个，总是：“波尔菲沙，我亲爱的孩子，”可是对待这一个——即使对待牲口也不会这样毒打的。他只要能够离开就好了……可是往哪儿去呢？一点不错，杰尼索夫的确跟安德留什卡讲过这样的话(十二月底，他们把粮食用雪橇运到维戈隐修区的时候)：“跟我们一块儿生活吧；你就在装饰教堂上头出点力气。等冰融化以后，我派你到莫斯科去送货。我信任你。”安德留什卡拒绝了，——这不是他所企求的宁静与温存……他在心眼里看到：森林里一间禅房，溪边岩石上一个头戴尖顶软帽的矮小年迈的长老，对着他那个亲爱的见习修道士，对着那些从林子里走出来听他说法的野兽，对着那些停在树枝上的禽鸟，对着惨淡地照耀在孤寂的小溪那平静的水面上的北方的太阳，谈到天国的光明……而他找到的就是这种宁静！他心里从来不曾经历过这样的风暴，即使在那些暴风雪的冬夜他在基塔城的墙缝里发抖，听着射击军的冻结的尸体在互相碰撞，听着绞刑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那个附了鬼的农民朝安德留什卡俯卧在上面的暖炕瞅了一眼，便又开腔了：

“你在这儿不会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你身体太虚弱。老头儿会把你打到坟墓里去，——你是梗在他喉咙里的骨头。唉，他是一个好用权势的老头儿，而且又骄傲。圣徒们不会让他睡觉的。他念《圣徒言行录》，随后就古怪地行动起来……要不是为了那难受的冬天，他会在一株松树里待上十年。而他把人们烧死，为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喜爱权势！森林中的皇帝！……我看透了他，我的老兄，我比他聪明，老实告诉你……我比你们个个人都聪明。一点不错，我身上附着三个魔鬼……第一个是癫痫病，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魔鬼……第二个魔鬼是我懒惰……要不是懒惰，难道我会给锁住在这儿吗？……第三个魔鬼是我聪明得过分了，真是可怕！在癫痫病开始折磨我的前一天，哦，我什么都知道。我气愤极了，样样东西都叫我觉得讨厌……每一个人我全知道——他是打哪里来的，他是怎样的一个傻瓜，他指望着些什么……我故意胡言乱语，闹着玩儿……我咬着链子，满地乱滚，——真是可笑，他们居然都相信……那长老，他也瞪大眼睛瞅着我呢……我的老兄，他是怕我的。到了春天，我又要离开他走了……可是你，翁德留什卡，他会打得你肠翻肚裂，叫你有气无力。而且还很可能——在他下一次焚化的时候，你将是第一个被烧死的人……”

“唉，住嘴，请你别说了！……”

安德烈从暖炕上爬下来，洗了洗手，卷起袖管，打开那只盖着的酵面桶。在别的禅房里，和好的面里三分之一是面粉，三分之二是晒干研碎的树皮，可是在这儿，面团里却纯粹是面粉，而且酵发得很高。那个附了鬼的农民挺起身子来瞅了一眼。随后他扭着链子，连同铁钉一起从墙上拉出来了。安德烈大吃一惊，可是那个人却卷着袖管说道：

“没关系……这种事情我常做。等老头儿回来的时候，我又会把铁钉塞进去，待在那儿……”

他也把手洗了一洗，跟安德烈一起动手把面团搓成一个个圣饼，放进炉灶里。

“这里到底很烦闷，翁德留什卡……这会儿咱们要是有个女人就好了……”

“住嘴！……啐！(安德烈想画一个十字，来抵制这些个胡话，可是他的手指却被面团粘住了。)老天在上，我真要向长老申诉去了……”

“我会教训你怎么去申诉的……你这个傻瓜，你以为隐修区那些女人的肚子都是给风吹大的吗？在维戈隐修院里，有三十来个女人全像怀着牛犊的母牛……别看那儿表面上有多么严厉……”

“你这都是在胡诌！……”

“这种甜头，看来你好像从来没有尝到过吧，翁德留什卡？……”

“我到死也不愿意玷污我自己……”

“叫个丰满漂亮的女人进来，要她擦洗地板多好啊！她擦地板的时候，你坐在长凳上，你会热辣辣地冲动起来……比酒还要强烈……”

安德烈急忙把手指上的面团擦掉，走出禅房，到了外面的寒气里——想在那儿站一会……朝霞抹红了森林背后的大片天空，太阳眼看就要升起来了。雪地上的脚印里盛着颇有暖意的阴影，白糖似的雪堆伛偻着蹲在小木房旁边，大枞树梢头都发绿了。凄凉的歌声从祈祷所半开着的门里传出来。斯乔普卡和彼得鲁什卡又打安德烈面前跑过去，嚷嚷着：

“他们到这儿来了！把大门关上……”

……………………………………………………………………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派亚基姆去跟分裂派教徒谈一谈，问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一起有多少，为什么没有为皇上的一位军官打开大门。他把牲口留在森林里的路上，带着那些奉命在火枪里上了弹药的士兵，向隐修区走去。在那高高的木桩栅里面，积雪的屋顶在闪闪发光，祈祷所那有着八个尖头的十字架显出蓝漾漾的颜色，——从那儿仍然传出来凄凉的歌声，虽然作祷告的时间早已过去了。

亚基姆在边门上敲了好半天。随后他爬上木桩栅，朝四下里看看有没有狗，便跳进了里院。为了让人家看着害怕，阿列克谢戴了顶三角帽，还在羊皮短袄外面束了根佩着宝剑的腰带，——如果吓唬他们一下，说不定在这儿可以弄到几个人。看样子，政府官吏或是市政院的成员们都不曾走进这种密林深处来向分裂派教徒征收过双重的

捐税。时间在流逝。士兵们不时望望低挂在天空中的太阳,——从早晨起他们一点东西也还没有吃过。阿列克谢生气地用连指手套捂着嘴咳嗽着。

后来,亚基姆从木桩栅里面翻过来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们很走运:涅克塔里在这儿……”

“怪不得这个老鬼的伙计不肯开门呢!我的士兵都冻坏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大家都关在祈祷所里。你瞧,我遇见一个熟人——诺夫戈罗德的一个农民,他们把他用链子锁住在这儿……他告诉我,这批信徒一共有两百人,有些人当兵挺合适,可是要抓到他们却很难:长老要烧死他们呢……”

阿列克谢怀疑地、凌厉地瞪着亚基姆:

“烧死他们,你这是什么意思?谁准许他的?我们不让他这样做。人又不是他的,是皇上的啊……”

“就是这话嘛:在森林里,他就是他们的皇上……”

“别再胡说八道!(阿列克谢皱皱眉头,招呼那些士兵。他们不太愿意地走了过来,心里明白总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要发生了。)我们不想老是这么谈下去了。小伙子们,把大门捣开……”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还是小心点好。祈祷所周围净是草垛,里边还有麦秸、焦油和火药……要是我能想法把长老引到外面来,那就更好些。他自己一定也明白,劝说两百人去干那样一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对他表示一点敬意吧,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是一个好用权势的老头儿,——那样你就可以和睦友好地达到谅解了……”

阿列克谢把这个多嘴的农民推开了,走到大门前面,试试这大门到底有多结实。

“小伙子们,去拿根大圆木来……”

亚基姆闪到了旁边。他眨巴着眼睛,好奇地瞅着,看看再会有什么事。那些士兵把大圆木晃了几晃,便往大门上冻着冰的方梁撞去。撞了三下,分裂派信徒那遥远的歌声就停止了。

……………………………………………………

“到祈祷所去……”

"我不去,我已经跟你说过了,甭管我!"那个身上附着鬼的农民闷闷不乐地一遍又一遍地说道。

涅克塔里上气不接下气,从庭院里走进来,胡子上沾着长长的一滴滴蜡泪。他那双翻白的眼睛,瞳孔眯成了罂粟籽一般的两条细缝:若不是为了想吓唬人,便是,说得更正确些,他自己已经魂不附体了。他逼紧着嗓子叫道:

"叶夫多基姆,叶夫多基姆,最后的审判已经来到了……拯救你的灵魂吧!只剩下一个小时,就要受到永世的苦难了……唉,可怕啊!你心里的魔鬼正在欢欣鼓舞呢!拯救你自己吧!"

"你自己去淹死在沼泽里吧!"叶夫多基姆嚷道,怒气冲冲地搔着头。"什么魔鬼?我心里从来也没有过魔鬼。你到傻瓜们面前去装腔作势好了!……"

涅克塔里举起皮念珠。那个附了鬼的农民伛下身子,拧紧眉头瞅了他一眼,弄得长老颓然沉落在长凳上,片刻之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大家一声也不吱……

"翁德留什卡在哪儿?"

"谁知道他,你的翁德留什卡在哪儿……"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已经没法儿得救了……"

"好吧,那你就不要来哭叫了……"

长老跳起身,想去看看那个见习修道士是不是为了担心自己的生命,躲到暖炕后面去了……就在这时候,撞击和拆裂的声音在外面庭院里响起来。

"他们在砸碎大门啦,"那个农民龇牙咧嘴地笑着说道。

涅克塔里还没走到暖炕那儿,就绊了一下,开始剧烈地发抖。他急忙赶到庭院里,长袍活像风篷一般鼓了起来。房门就这样敞开着。

"翁德留什卡,"那个农民唤道,"把门关上,天很冷呢。"

没有人答理。他把铁钉从墙上拔出来,一路咒骂着走过去,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儿没什么待头了。该走了。"

他朝暖炕后面瞅了一眼。那儿,在墙壁和暖炕之间的一条狭缝里,站着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脸色煞白,看样子他已经吓得丧

魂失魄了。他正在轻轻地打嗝儿。叶夫多基姆一把拉住他的手：

"你总不愿意死吧，是不是？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用不着去死嘛：你没有火也行……把钥匙找出来，听见没有？老头儿把钥匙藏到哪里去啦？我要解开身上的链子。翁德留什卡！醒醒吧！……"

……………………………………………………………………

个个人都跪在那儿。女人们在悄悄地抽泣，紧紧地搂着她们的孩子。男人们有的用起茧的手掌掩着脸，头发耷拉着，也有的出神地瞪着蜡烛的火苗。长老从祈祷所出去了一会儿。他们正在休息，——一连许多小时的法事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了；他们全像小孩子一样听话，可是他还觉得不够……他用可怕的嗓音从布道坛上嚷道："那种温和的人，我要把他们从嘴里吐出去！我要那种热烈的人！我要……赶到天堂里去的不是绵羊，而是燃烧着的灌木！……"

要做到他所要求的事着实很困难：把他们的灵魂燃烧起来……在这儿的全是受伤害的人，他们摆脱了乡村中做不完的苦活，在那些村子里，农民不让改善自己一点处境，却像绵羊一般，身上的毛被剪个精光。他们到这儿来是要找个清静。沼泽的湿气把他们弄得浑身发肿，他们吃的又只是搀着研碎的树皮的面包，这些他们都不在乎：在林子里和田野上，他们毕竟做了自己的主人……可是很明显，没有人会白给他们清静。涅克塔里是他们灵魂的凶悍的牧人。他从来也不放松激起他们对世界的统治者——反基督者的仇恨。谁要是憎恨得懒怠些，他就会责罚他们，有时候甚至会把他们统统赶走。命令他们干什么，庄稼人从来都是服从惯了的。如果吩咐你把灵魂燃烧起来，那也一点没有办法，就得燃烧起来呗……

这一天，长老把他们折磨得特别厉害，看样子他自己也累得要死了……波尔菲里在唱诗班席位上，用与世隔绝的、高昂的嗓音念着。人们哈出来的水气，在圆屋顶的木板底下回荡。一滴滴水珠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长老出乎意外地马上就回来了。

"你们听！"他在门口高叫着。"你们听到反基督者的仆人吗？"

大家都听到撞击大门那沉甸甸的响声。他急速地大踏步穿过祈祷所，让长袍的下摆拂着人们的脑袋。他翘起胡子，摆一摆手，朝圣

像那熏黑了的脸鞠了三个躬。随后他回过头来向着那些信徒，样子非常狂暴，弄得小孩子都大声地哭起来了。他手里抓着一柄铁锤和一些钉子。

“我的灵魂，我的灵魂，起来，为什么还在瞌睡？”他喊道。“完了，末日已经来临……这个世界上，我们只剩下四壁以内的这一块地方了。让我们往上飞吧，孩子们……在火焰里。在神殿的上空。真的，我刚才看见天空中一个巨大的窟窿。那些天使正在向我们降落下来，孩子们，他们高兴着呢，我亲爱的人们……”

女人们抬起眼睛，哭了。有几个男人也吃力地哼哼起来……

“什么时候再会有这种机会呢？天堂就要落到我们的嘴里了……兄弟们，姐妹们！你们听，他们要撞开大门了……魔鬼的军队已经把这个普渡众生的小岛包围起来……在这些墙壁外面，只有黑暗和腥臭的旋风……”

他举起抓在手里的铁锤和钉子，大踏步走到了门口，三块木板已经准备在那儿。他吩咐人们帮助他，亲自动手把木板交叉地钉在门上。他呼哧呼哧地直喘着。大家惶恐地望着他。一个穿白色殓衣的年轻女人大声叹了口气：

“你要干什么？好心的人，亲爱的人，别这样干啊！……”

“一定得这样干！”长老嚷嚷着，又回到高高的布道台前。“一个基督徒怎能不愿意走进火焰里去？我们将被烧毁，可是我们会得到永生。（他停了一停，打了那年轻女人一个嘴巴。）你这个傻瓜！嗯，你有丈夫，有一所房子，有一只装满贵重东西的大躺箱……可是往后又有什么呢？还不是一座坟墓？我们一向总是怜恤你们，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现在可再也不成了……敌人已经在门口了……反基督者喝醉了血，骑着猩红色的野兽站在门外。他怒火冲天，手里拿着一只杯子，里面净是秽物和尿粪。他要把它当作圣餐来授给你们！当作圣餐！唉，可怕啊！”

那女人沉倒下去，把脸伏在两个膝头中间，哆嗦着，拼命喊叫的噪音越来越响了。其余的人把手指塞在耳朵里，抓着喉咙，免得自己也哭叫起来……

“走，到门外去！……（又传来了撞击和拆裂的响声）听哪！沙皇

彼得就是反基督者的肉身……他的仆人就要闯进我们的灵魂来了……地狱！你们知道什么是地狱？……那是大地上头一片空无所有的宇宙……深不可测的沉渊，黑暗和冥府！行星在它周围打转，那种严寒既非常难堪，又无法忍受……那儿有扑不灭的火焰……虫豸和硫磺！燃烧着的松脂……反基督者的王国！你们愿意到那里去吗？……"

他动手点蜡烛，从教堂的盒子里一把一把抓出蜡烛来，麻利地到处跑着，插到一幅幅圣像前面——走到哪儿插到那儿。它们那黄澄澄的光芒明晃晃地照彻了整个祈祷所。

"兄弟们！我们就要出航了……开到天国里去！……孩子，把孩子拉近一些，这里比较好——烟会使他们睡着的……兄弟们，姐妹们，欢欣鼓舞吧！……让我们跟圣徒一块儿安息吧。"① 他开始吟唱着，用臂肘把长袍弄得鼓了起来。

男人们眼睛瞅着他，胡子翘起着，跪着往布道台那里挪动，跟着他吟唱了。女人们也爬过去，用围巾遮住孩子们的头……

祈祷所的墙壁在震颤：拿什么东西从庭院里在打着门，钉着木板，还用一根木桩在撑起来。长老爬上一张小凳，将脸贴在门顶那扇小小的天窗上：

"不要走拢去……我们誓死不投降……"

……………………………………………………………………………………

"你是不是涅克塔里长老？"阿列克谢·布罗夫金问。（他们已经撞开院门，这会儿正砸着祈祷所的门。）一个老头儿的煞白的脸，从那扇长长的小窗里斜眼瞅着他。阿列克谢十分恼火地跟他说："你们这些人在里边是不是都疯了？"

老头儿的一只手好不容易从小窗里伸出来，用两根指头朝沙皇的军官画了个十字。墙壁里面，上百个嗓音在吟叹着："愿上帝复活！"阿列克谢便越发愤怒地说：

"不要对我挥动手指，我不是你心目中的魔鬼，你也不是我认为的神甫。所有的人都出来，要不我就把门砸碎。"

---

① 这是正教徒举行葬礼时唱的歌。

“那你们是些什么人呢？”老头儿用一种古怪的、讽刺的口气问。“你们干吗要到森林里这么个荒凉的地方来？”

“我们是奉有皇上圣旨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要是你们不服从，我们就要把你们统统绑起来，解到波韦涅茨去。”

没有一句回答，那老头儿的头就这样不见了。该怎么办呢？亚基姆绝望地嘟囔着：“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们真的会把自己烧死的……”里面又在吟唱着《跟圣徒一块儿安息吧》。阿列克谢在门前踱来踱去，懊恼得直喷鼻子。哦，要是他走了会怎么样呢？消息就会传遍所有的隐修区，说是有个军官被赶走了。他除下手套，往上一蹿，抓住小窗的边缘，腾起身来。他看见无数支蜡烛热烘烘的亮光里，一张张蓄着胡子的脸惶恐地瞅着他，画着十字，咝咝地说着：“圣哉，圣哉，圣哉！”阿列克谢又跳了下来：

“再撞门……”

士兵们又撞了一下。随后他们等待着。这时从顶间窗子里爬出来三个人(其中斯乔普卡·巴尔明和另一个彼得鲁什卡·科热夫尼科夫是亚基姆认识的)，两个人手里抓着猎弓，腰带里插着一支备用的箭，第三个人拿着一支火绳枪。他们爬到了屋顶上，朝士兵们望着。拿火绳枪的那个农民严峻地说道：

“走开，要不我们就要开枪了。我们的人可多呢。”

这种粗卤举动倒使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张皇失措了。如果他们是城里人，那倒没有什么可说的。偏偏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他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固执。那个拿火绳枪的人真是活脱儿像他那位已经死去的教父：两腿粗壮，腰带束得很低，胡子拉碴，眼睛好似一头熊……一个人到底不会向自己的同类开枪的。阿列克谢仅仅向他做了个威胁的手势。亚基姆就岔进来说：

“你叫什么名字？”

“嗯，人家叫我奥西普，”拿火绳枪的人很不乐意地答道。

“那么，奥西普，难道你没看见这位军官先生他本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吗？为什么你们不跟他恳切地谈一谈，好好商量一下呢？”

“他想要什么？”奥西普问。

“给他十个或是十五个人去参军，还有，让我们的士兵烤一会儿

火。夜里我们就要离开的。”

彼得鲁什卡和斯捷潘蹲在屋顶的边上听着。奥西普寻思了大半天，才答道：

“不，我们不给。”

“为什么不给？”

“你们会把我们统统送回原来的村子里去，让我们受奴役。我们怎么也不会活着屈服的。我们要为古老的祈祷，为两根指头画十字的仪式而死。我们非说不可的话就是这几句……”

他举起火绳枪，往火药池上吹了下，从牛角里倒出一些火药，跨立在门高头，显得很矮壮。怎么办呢？亚基姆劝大家把这件浪费时间的麻烦事儿干脆放弃了：涅克塔里是折服不了的。

“他倔，我也倔，”阿列克谢答道。“弄不到人，我不走。把他们包围起来再抓人。”

他派两个士兵去把牲口卸下来，喂草料给它们吃，四个兵士到禅房里去烤火。其余的人都去担任警戒，不让有一滴水或是一点食物送进祈祷所去。白天快过去了，寒气越来越重。那些分裂派信徒在唱着安魂曲。彼得鲁什卡和斯捷潘在屋顶上坐了一会，嘟嘟囔囔地谈了一阵，心里明白这将是一件漫长持久的事儿。

“我们要小便了，”他们嚷道。“在屋顶上小便是罪过的，让我们跳下来吧。”

阿列克谢说：

“跳啊，我们决不会碰你们一下的。”

奥西普忽然朝他们吓人地晃了晃大胡子。彼得鲁什卡和斯捷潘稍微迟疑了一下，可是到底走到圆屋顶后面，往底下的麦秸里跳进去了。

涅克塔里长老明明也知道包围实际已经开始了。他两次把脸探到门高头的天窗那儿，瞪眼往暮色中张望。阿列克谢试着跟他商谈，可是他仅仅吐了口唾沫。后来从祈祷所里又一次传出来他那嘶哑的嗓音，压倒了唱歌声、祈祷声和孩子们的哭叫声。里面正在作着什么坏事。

在残晖完全消退以后，十个农民从天窗里爬出来，到了外面屋顶

上。他们都光着头，发疯似的摆动着胳臂，尖着嗓子叫喊：

“走开啊，走开啊！……”

于是他们大家动手急急忙忙地脱衣服，脱掉他们的短皮大衣，毡靴，衬衫，裤子……

“都拿去吧！”他们把衣服捡起来，扔给下面的士兵。“都拿去，你们这些压迫者！你们拿去拈个阄分了好啦。我们赤身裸体的给生下来，我们还是要赤身裸体的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个个都精赤条条，浑身冻得发青，往屋面上仆下去，把脸钻在雪里擦着，一面抽咽，一面号叫，随后跳起来，双手朝天举起，胡子上粘满雪花，又从天窗里爬回去。只有奥西普一个人还待在屋顶上。他用火绳枪向士兵们瞄准，不让他们走近门口……这些精赤条条的人叫阿列克谢看得大为惊奇。亚基姆对着门高头的小窗悲怆地喊道：

“可怜可怜那些小孩子啊，兄弟们！也可怜可怜那些女人吧！”

一阵哀号从祈祷所里发出来，声音不太大，可就是弄得人只想把耳朵塞起来。士兵们开始走拢去，神色都很严肃：

“中尉先生，事情看来不妙。让奥西普朝我们开枪好啦，我们一定要把门打开……”

“打开吧！”阿列克谢嚷道，咬紧了牙齿。

士兵们赶忙把火枪放下了，又去捡起那根大圆木。祈祷所的圆屋顶，上面一个十字架在苍茫暮色中勉强还可以看得见，忽然摇晃起来了。地面猛烈地震了一震，发出一阵爆炸的轰响声，一股空气直冲着他们的胸口。烟雾从屋顶底下的隙缝里往外冒，越来越浓，随即变成一片火焰……一个个火苗在木头中间舔着……

门在一下又一下的撞击之下松开的时候，有个脑袋烧焦、全身着火的人从里面冲出来，开始在雪地里如同蛆虫一般弯弯曲曲地扭着。祈祷所里面，冒烟的火焰在打旋，身上着火的人在到处乱蹦乱扑。火焰从地板底下蹿出来。四面堆着的麦秸早已都在冒烟了。

由于不能忍受的热气，士兵们都在退回来。要救人也一点没有办法。他们除下了三角帽，画着十字，有几个的脸上还挂着泪水。为了不要看见这种光景，不要听到这种野兽般的哭喊，阿列克谢走到了

被他们砸碎的大门外。他的膝盖在打抖，心里难过得想作呕。他靠在一棵树上，坐下去了。他把帽子摘下，让脑袋凉一凉，捞一把雪放在嘴里。这股烤人肉的气味，却没有地方可以避开。

他忽然看见三个人在近处走着，他们的脚深深地陷在被映红的积雪里。有一个落在后面，好像在绞着双手，望着一个个火苗从森林高头隐修区上空那一团团翻滚的浓烟里卷起来，暴风雪似的一阵阵火星往上直蹿……另一个仿佛身上附着鬼的人，一把抓着一个老头儿的胳臂，那老头儿身量矮小，胡子很长，长袍外面罩着一件没挂面的羊皮短大衣。

"他想逃了，这狗崽子!"那个仿佛身上附着鬼的人把老头儿拉到沙皇的军官面前，嚷道。"应当把他撕成粉碎！……他是打地下室一个出入口从火里爬出来的……他要把翁德留什卡和我一起烧死，这个该死的魔鬼！……"

……………………………………………………………………

九

沙皇诏告：

按照所有基督教国家之惯例，计算年代不以创世之日、而以基督降生八日以后开始，因此新年不始于九月一日，而始于一七〇〇年一月一日。作为此一良好开端与新世纪之标志，新年来临时应欢欣鼓舞，互相祝贺。要道与通衢两旁之门前与屋畔，均须用松树、云杉、璎珞柏或其树枝加以缀饰，可以市梢药房附近之商场所作者为榜样。家境清贫之人，亦应在大门上端置一小树或一树枝。凡任公职、服军差、做买卖之人，更须在庭院中发射小炮或火枪，燃放火箭，多少不论，并应张灯点烛。至于小户人家，亦应纠合五、六小户，共将一废弃之焦油桶，盛以麦秸或枯枝，燃烧庆祝。市政院前，诸商人不妨斟酌情形，发射礼炮或施放烟火……

……………………………………………………………………

这样的钟声，在莫斯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大家都说任什么事阿德里安总主教都不敢跟皇上顶一句嘴，为这次打钟他特地拨给圣堂工友们一千卢布和五十桶供总主教饮用的强烈的淡啤酒。那些打钟的工友在大的或小的钟楼上，简直是用龙飞凤舞的姿态在打着的。莫斯科给人啊马的烟雾和热气笼罩了起来。冻着冰的雪地在雪橇底下尖利地吱吱作响。树木被浓霜压得全弯下来了。通宵开着的小酒店，给裹在一团一团的烟气里。太阳从烟霭后面升起来，在篝火旁边卫兵们那些宽阔的月牙斧上闪烁着殷红的，奇幻的光芒。

透过这一阵阵钟乐，整个莫斯科都听得到噼噼啪啪的枪响和深沉的大炮的吼声。几十辆雪橇飞也似的疾驰过去了，上面挤满着喝醉了酒的、化了装的人，脸给油烟涂得乌黑，反穿着皮袄。他们跷起腿，挥舞着酒瓶，呼喝着，发疯似的乱转，当雪橇往斜刺里滑溜着的时候，他们便成堆地跌倒在那些被钟声和烟雾弄得发愣的普通老百姓的脚边。

直到主显节[①] 为止，整整一个星期，莫斯科都在喧哗笑闹。有些地方起火了。幸亏没有风。许多强盗从邻近的森林里赶到了莫斯科。一看见什么地方积雪的屋顶上冒起烟，这批坏蛋就乘着雪橇冲过去，他们罩着风干了的绵羊面具，戴着丑角的尖顶帽，砸开大门，闯进燃烧着的房子，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抢走和捣毁了。有些人给抓走了，有些人被人群踩死了。有谣言说，强盗头子叶斯梅尼·索科尔本人也在莫斯科游荡作乐呢。

皇上带领他的亲信，带领“公爵教皇”、老放荡鬼尼基塔·佐托夫，带领那些穿着装有猫尾巴的大辅祭法衣的“群乐会堂”[②] 的大主教们，走遍显贵们的府邸。他们虽然都已经酒醉饭饱，可还是像一群蝗虫那样猛扑下来，——与其说是吃喝，还不如说是糟蹋东西，而且大

---

① 旧俄历一月六日。

② 又名“醉僧会堂”，是当时莫斯科一个出名的娱乐团体，其成员成分十分复杂，三教九流，无不收纳，每人在“堂”内都占居一个教阶。大主教是最高教阶。彼得也参加了这个团体，他的教阶是大助祭。这里写的就是该团体的典型活动细节。

声吟唱赞美诗，在桌子底下拉屎撒尿。他们把主人灌醉到惊人的地步，随后又到另一家去。为了免得第二天又要从各个地方集合拢来，他们就在随便哪家躺下来睡一晚上。他们在莫斯科全城寻欢作乐，从这一头闹到那一头，向每一个人祝贺新年和新世纪的开始。

安静的、敬畏上帝的城里人在愁闷中熬过了那些日子，大家都不敢走出大门。他们不了解这种种的疯狂行为到底为的是什么。是不是魔鬼暗中唆使皇上弄得人心惶惶，把古老的习惯——他们生活的主心骨统统打破？……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是大家都老老实实，珍惜每一个戈比，而且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可现在才发现一切都不对头，一切都跟他们不合适了。

那些不承认四个尖头的十字架、不承认用三个指头画十字的人，聚集在地窖里做通宵的祈祷。于是大家又窃窃私议起来，说是他们只要熬到谢肉节就好：在礼拜六到礼拜天的夜里，最后审判的号角就会吹响了。布罗纳郊区出现一个人，他把人们集合在一间澡房里，滴溜溜地转圈子，用手掌打自己的嘴巴，拖长着声调喊道，他是"万军之主"，手舞足蹈，后来就倒在地上，口喷白沫……另外又有一个人，毛发蓬松，赤身裸体，狰狞可怕，出现在人们面前，手里拿着三把拨火钩，含含糊糊地预言有发生灾祸的危险。

皇上的第二道圣旨在基塔城和白城的城门口钉出来了："领主、朝臣、官吏、录事与商人，今后一律须穿戴匈牙利服饰，概无例外，春天来临，寒意减退以后，应穿萨克森长襟衣。"

这些长襟衣和帽子都挂在钩子上。守卫这些东西的士兵，全说要不了多久，所有商人们的妻子，射击军的妻子，市郊妇女，牧师太太和教堂管事的妻子，都将奉命不戴帽子，穿外国式的短裙，衣服里头用鲸鱼肋骨束在腰里……一群群人腼腆地站在城门旁边，心里怀着模糊的恐惧。他们嘟嘟囔囔地传播着，说是拿着三把拨火钩的那个大家不认识的人，曾经把粪便抛在钩子上挂的一件长襟衣上，嘴里喊道："要不了多久，就要不准你们讲俄国话了，你们等着吧！罗马教和路德教的牧师们就要来给全国人民重新施洗礼。城里人将被交给外国人去作终身的奴隶。莫斯科将改用一个新的名字——魔鬼城。古书上已经透露出来：彼得皇帝是丹麦这个支系的犹太人。"

这样的谣言怎能不相信呢？主显节前夜，商人列维亚金的伙计忽然顺着一排排店铺跑过去，报告那刚才发生的、为了从反基督者手里赎救这个世界而作的伟大而可怕的牺牲：在维戈湖附近，几百个分裂派信徒把自己活活地烧死了。天空在大火上空裂开，显出来一片玻璃似的苍穹和一个由四匹野兽驮着的宝座，宝座上坐着天主，左边和右边各有十二个长老，周围有许多小天使，——“用两个翅膀飞着，用两个翅膀掩着他们的眼睛，又用两个翅膀遮着他们的腿。”一只鸽子从宝座上飞下来，大火熄灭了，从燃烧的地方腾出一股香气。

在驿务政厅里，有个身材和相貌都很平常的人，离去时让一封信掉在地上。大家喊住他：“喂，东西掉啦！”可是他吃了一惊，撒腿就逃，消失不见了。这封封得好好的信上写着：“圣上亲启。”秘书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苏斯洛夫好容易把一双发抖的胳臂伸进皮大衣的袖管里。他威胁车夫说要剥掉他背上的皮，飞也似的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驰去。

在皇宫门厅里守卫的军官，鄙夷不屑地朝这个秘书官从秃顶一直打量到镶着兽毛的精制山羊皮靴：“你不能觐见皇上。”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心里焦急，气力也没了，便在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这里人头攒聚：骄横的军人，俄罗斯人——一个个都是大个儿，宽肩膀，健壮得跟公牛一样；外国人——身量比较小些，可是脸色都很和悦（有很多可怜虫因为愚蠢和酗酒最近被撤职了）；从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和奥廖尔来的精明的能手、企业主和商人；两个并排坐着的世家出身的领主，一个脑袋给包扎着，另一个一只眼睛下面有个乌黑的伤痕：他们是吵闹过后各自赶来叩头求告的；一个外国人，双手反抄在背后，对谁也不看一眼，正在踱来踱去，他有一张温良的、饥饿的脸，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件短短的深棕色外衣，披着一头线织的假发：这人是个数学家，又是化学家，又是永动机（一架永远会转动的水车）和铜人（一个会下跳棋、会很自然地排泄出烧酒或是啤酒的机器人）的卓越的发明家。这位数学家给沙皇提供了一百多种足以使俄罗斯国家富裕的专利品。

尼基塔·佐托夫喝得醉醺醺的，带着一个胖得少见的人，踉踉跄跄地从外面走进了门厅：“不要害怕，他喜欢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会叫

你们发大财呢。”“公爵教皇”把这个大胖子往皇上的寝宫拉去。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给满腔履行职务的热忱弄得愤激起来，便走到那个守卫的军官面前，冲着他的脸结结巴巴地说：“有人造反！”[①] 门厅里马上静下来了。那军官挺一挺身子，短促地抽一口气，拔出宝剑：“跟我走。”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把信递交在皇上本人的手里（彼得正在头痛，他不耐烦地蹙皱着眉头，接见了这个秘书官。），当场被拆开了，这封信是由彼得·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公爵的一个家奴阿廖什卡·库尔巴托夫署名的。把这封信匆匆地看了一遍，彼得用手指抓着下巴颏说：“嗯！”随后他又把信念了一遍，将脑袋往后一仰：“哈！”他把这个苏斯洛夫给忘了，性急地大踏步走进了膳殿，他的亲信们正在那儿纳闷地等着开饭。

“大臣先生们！”彼得的眼睛明亮了。“我养活了你们，给你们喝得那么多，可是你们对我有多少好处啊？……瞧这个！（他把信一扬）一个穷人，一个奴隶，倒出了个了不起的好主意！可以使国库充盈……费多尔·尤里耶维奇……（他向正在轻轻地打鼾的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转过脸去）下道命令，马上去把库尔巴托夫找来，带到这儿。他没来，我们决不坐下来吃饭……就是这么回事，大臣先生们：我们应当发售印着鹰徽的纸，供人们订契约用，印着纹章的纸，供写状子用，售价从一戈比起到十卢布为止。明白吗？没有钱打仗吗？这就是钱，这就是钱啊！”

① 这是俄罗斯于一七六二年前向当局告密时的用语。

第　三　章

一

天还没有亮，满屋子的门却早已在砰砰地碰着，楼梯在嘎嘎地响着了，——婢女们正在把篮子、包裹和旅行箱拖到外面庭院里。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就着一支油脂蜡烛的光，在一张胡乱摆开的桌子边吃早饭。他每喝一口白菜汤，总要不满意地扭过头去：

“阿夫多基娅！……安东妮达！……奥莉加！……啊，天哪！……”

他把肚子稍微腆起一点，伸出手去拿一个酒瓶。大管事也跟别人一样，已经不见了。哦，你听，——有人从楼梯上倒栽下来了。

“轻声些，你们这些魔鬼！……主啊……”

安东妮达疯疯癫癫地跑进来，蓬着头，穿着她母亲的旧皮大衣。

“安东妮达，坐下来，吃点东西吧……”

“噢，爸爸……”

她抓起一条绒毛围巾，又跑到外面门厅里去了。罗曼·鲍里索维奇东张西望，想再找一点什么东西吃吃。楼上(就在那间正房里)，她们正在地板上拖着什么东西，随后翻倒了，一阵尘灰便从楼板缝里扑簌簌地撒下来。她们究竟在搞些什么呢？在拆房子吗？……他摇了摇头，捡了一点鲟鱼。

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走进门来，——又是皮大衣，又是御寒的围巾——往墙边一张威尼斯椅子上噗地一声坐下了。她惊吓得拉长着脸：有生以来她离开莫斯科仅仅有过两次：一次是去圣三一修道院，一次是去新耶路撒冷。而现在，却突然来了这么一次长途的旅行，而且又是这么仓促……

“为什么你这会儿就把这种围巾都围上了？快把它除掉，吃点儿

东西。在路上吃东西只会招来麻烦。”

“罗曼·鲍里索维奇，我们是不是要出远门啊？”

“到沃罗涅什，孩子她娘。”

“老—老—天爷！……”

她没有眼泪，嘤嘤地呜咽着。从楼上传来奥莉加的尖利的嗓音：“妈妈，您把假发放到哪里去啦？”阿夫多基娅仿佛树叶一般，轻轻地从椅子里刮起来，吹到门外去了。

唯一使罗曼·鲍里索维奇得到安慰的是：他知道这样的骚动，眼下莫斯科到处都有。前天，“公爵皇帝”——京师的当家人和骇人的怪物宣读了皇上的圣旨：市政院官员率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重要商人以及外侨区的知名人士，都须前往沃罗涅什参加“Predestination”①的下水典礼，这条战舰之大，即使在国外也十分少见。命令还说，趁积雪还没融化，得赶快动身，因为春季的泥泞时期快要来到，雪橇道就要不能通行了。

虽然费了不少力气，罗曼·鲍里索维奇到底也开始懂得了一点政治。正月里，那几天热闹的节日过去以后，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大使从君士坦丁堡寄来了几封信：土耳其人快要同意签订永久和约，不过还要求作一点小小的让步，以便平息激愤的人心，而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甚至已经促使他们接受这样的见解，那就是我们对卡尔洛维茨会议的基本准则非常坚持：“谁占有了什么东西，就让谁保持下去。”可是后来，帝都方面忽然变了卦，有个敌人干预了双方的谈判，土耳其人竟然提出比开初更为毒辣的要求：归还亚速和卡兹克尔马城，连同第聂伯河沿岸的市镇，恢复莫斯科对克里米亚汗的进贡。至于圣墓，他们甚至连提也不愿意提。

一听到这个消息，彼得就赶到沃罗涅什去。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用白桦树枝做的浴帚赶跑了节日酒宴的残余影响，便乘着一辆豪华的马车，往那些有名望的商人家走了一转。他跟他们恳切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我们搭救出来。如果到了春天我们不能用一支强大的舰队去吓唬一下土耳其人，那就休想过太平日子。所有开创的事

① 英语：命中注定。这里是一艘战舰的名字，后面译为“命定号”。

业都会化为乌有。”

列夫·基里洛维奇呢，他噙着眼泪跟克里姆林宫里的高级官员们说：“我们能忍受这种耻辱吗？我们能像从前那样向克里米亚汗纳贡，每年春天听凭鞑靼军队侵入我们最肥沃的土地吗？我们能长此忍受土耳其人和天主教徒对圣墓的污辱吗？正如在米宁和波扎尔斯基[①] 的时代一样，我们必须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为了建造一支伟大的沃罗涅什舰队。”

造船公司又不能不把腰包解开了。战争快要临头的不祥的谣言在莫斯科传开了：据说全世界差不多都已经武装起来。像耗子一般在莫斯科钻进钻出的外国人，把谣言散布到全欧洲去，说是莫斯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个真正基督教的安静的住处，而是挤满了士兵和大炮；说是年轻的沙皇骄矜狂妄，他的那些谋士又是胆大妄为……照他们看来，莫斯科简直想铤而走险呢……

最近在克里姆林宫里，罗曼·鲍里索维奇凭一时的热劲，答应了为那已经动手修建的大海船“命定号”供应一年的军需。他激愤地鼓起腮帮，脸色发紫，当着列夫·基里洛维奇的面嚷道：“必要的时候，我一定亲自跨上战马，可决不能让皇上蒙受耻辱。”即使在那天夜里，擎着一支蜡烛走到一间秘密的地窖里，掘开犄角上一方潮湿的泥地，挖出一个瓦罐，一戈比一戈比地数出一百五十卢布，给公司作为他的股份，即使在那个时候，他独自一个在地窖里，就着微弱的烛光抚摩着每一个戈比，也没有让自己心里兴起一个叛逆的念头。布伊诺索夫公爵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们使他养成了文明的习惯啦。

他已经把心里那些叛逆的念头抑制下去，将它们牢牢地锁了起来。正是因为有了那样的念头，雷科夫公爵才会失宠被黜，眼下只好住在自己的村子里。那个傻头傻脑的公爵斯捷潘·别洛谢利斯基，有一次在“公爵皇帝”的筵席上喝醉了酒，嚷道：“什么，连我在睡梦中随心所欲地思想，你居然也不准？他们把我的腮帮给刮光了，我也穿起了法兰西式裤子，可是我的灵魂啊……”他把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中

① 米宁和波扎尔斯基是俄罗斯国难时期(1598—1613)的民族英雄，曾组织并领导民军，抵御波兰的侵略，从波兰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了莫斯科。

间，做了个侮蔑的手势。“公爵皇帝”光是冷冷地笑了笑。第二天，斯捷潘公爵就奉到敕令，放到波斯托泽尔斯克当总督去了……

罗曼·鲍里索维奇还是有足够的头脑的，可就是不知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头脑才跟得上彼得皇上那些怪念头。好像即使在夜里，他也会搔搔痒，不让人家安静似的。全莫斯科都得飞快地赶到沃罗涅什去……干吗啊？要在寒碜的农村小木房里，躺在长凳上，大家挤在一起，又没有什么东西吃吗？要跟水手们一块儿喝伏特加吗？再说，干吗又要大家非把娘们儿带到那边去不可呢？主啊……

罗曼·鲍里索维奇又喝了一杯酒，来麻醉那极其痛苦的心神。晨曦从窗子里透进来了。寒鸦飞过来停在窗下光秃秃的树上。不管皇上怎样扰乱我们的宁静，绿莹莹的晨光却还是跟祖先们的时代一模一样，而云朵也一样地在教堂穹顶后面红彤彤地显现出来……罗曼·鲍里索维奇暗暗地呻吟了一下，没有张开嘴唇。他可以听到雪橇的铃铛在庭院里丁当作响，马夫们在套车时候吆喝牲口……

一家人乘着两辆轿式雪车出发了(另外三辆雪橇装着家用什物和家禽)。雪橇的铃铛愁闷地响着。到科洛姆纳去的路已经给踏出来了，可是一路都是坑坑洼洼。每一俄里都有一根红色的柱子立着，柱子和柱子之间长着一棵棵新栽的白桦。安东妮达和奥莉加数着柱子和桦树(没有别的办法来消磨时光，一路上只看见在三月的太阳底下闪烁的、雪面上冻结的硬冰壳和远处一个个深棕色的小丛林。)。姑娘们还拿停在路边树上的乌鸦来占卜她们情场的命运。在第二辆轿式雪车里，罗曼·鲍里索维奇把肩膀压在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身上，呼呼地打着鼾，雪车打一个坑洼上跳过去的时候，他便动一动嘴唇。旅途很平稳。

他们打算在离莫斯科五十俄里的乌里扬尼诺村停下来喂一喂马。草房顶还没从凹地里露出来，就有一乘高大的皮篷马车，套着六匹栗色马，由两名骑马的侍从卫护着，打布伊诺索夫家的车队旁边疾驰过去了。一个懒洋洋的美人，裹着黑貂皮，从玻璃窗里漫不经心地望着那几个好奇地乱动着的姑娘。

“蒙斯家的女人，蒙斯家的女人！”安东妮达震惊地嚷道，把颈脖从她母亲的皮大衣里探出来。“奥莉加，你瞧，还有一个男人家跟她

在一起呐……"(马车飞也似的赶过去的时候,里面确实闪现出一张刮光的脸和帽子上的金饰缘。)

"那是柯尼泽克啊;要不是他,叫我的两个眼睛瞎掉!"

安东妮达把一双戴着手套的手往上一伸:

"你赌什么咒?……唉—哟—哟,那个不要脸的东西……"

"可你好好地想想吧……她是一匹牝马,一个德国女人嘛……全莫斯科都在私下议论柯尼泽克,只有皇上一个人才瞎了眼睛呢……"

"应当把她拉到广场上去抽一顿鞭子……"

"她一定会有这样的下场……"

村子里,几乎每一家场院上都停着一个车队,从敞开的大门里可以看见领主们的轿式雪车。村里的女人在满是畜粪的雪堆上跑着捉鸡。罗曼·鲍里索维奇正在生阿夫多基娅的气:

"看你做的那种傻事,起身上路前的准备,——天光没亮,我们照理应当就动身的……现在要歇一歇脚也找不到一家院子了……"

他吩咐把雪橇赶到皇上的驿馆里。那一年,从莫斯科到沃罗涅什,每一段驿程都修建了这样的驿馆,——有四扇窗和五级通往正门的台阶。这些驿馆的管理人员奉命储备食物和饮料,而且在严厉的威胁下还得提防蟑螂(因为皇上挺怕这种农舍里的虫豸)。

管理人员佩着宝剑,戴着假发,冲到台阶上,对这些刚来到的人摆着手:"人满了,人满了,你们不能停在这儿了。"罗曼·鲍里索维奇威风凛凛地把他往旁边一推,走进了门厅,后面跟着公爵夫人和两个姑娘。管理人员在他们背后没奈何地咝咝地嘀咕着。事实上,那两间上房——门厅的左厢和右厢的确已经挤得走也走不进去了。皮大衣、毡靴、帽子和宝剑,一叠叠堆在地板上,婢女们忙得团团直转,还有一股白菜汤的味儿。

"爸爸,这儿是供更上层的人们来歇息的,"奥莉加嘟囔说。

他自己也明白他们应当不声不响地退出去。可是忽然间,从戴着假发的贵人们发出喧声笑语的右边厢那间上房里,有个德国嗓子用俄国话说道:

"奥莉加郡主,安东妮达郡主,请过来跟我们一块儿进餐吧。"

那些戴假发的人让了路。坐在摆满酒菜的桌子旁边的原来是安

娜·蒙斯，她穿着红裙衣，戴着旅行帽，举起一只高高的小玻璃酒杯，转过头来，笑眯眯的，邀请她们过去……几位男客：萨克森大使柯尼泽克、瑞典驻莫斯科公使克尼佩尔克龙的侄子——卡尔·克尼佩尔克龙，还有这两个姑娘不认识的一个法国人，都扑过来帮两位郡主脱大衣。“啊，我们自己来脱，我们自己来，”两个姑娘便急忙把她们母亲的旧皮大衣脱下了，往一堆别人的皮大衣上一撂。（“你等着吧，妈妈，我们不会忘记你教导我们的那种羞耻心的。”）她们给男客们挽着手走进去，茫茫然地行了个屈膝礼……

一个头发深色、眼睛挺大的小孩子，微微地张着嘴，坐在一张长凳上，背对着满是水汽的窗子。他那虚弱的脑袋往一边肩膀上耷拉着，疲乏地瞅着那些个儿高大、脸色红润、保养得很好的大人们，他们的谈话和哄笑简直把他的小耳朵都给震聋了。他穿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翠绿色长襟衣，腰带上挂着一把小军刀，套在白色软毡靴里的两条腿还碰不着地板。

罗曼·鲍里索维奇刚跨进门槛就在哽咽了，这会儿虔虔诚诚地走到那个十岁的小孩子面前，双膝下跪，让额头触着地板，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恳求皇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太子殿下准许他吻一吻他的手。

“给他，阿廖申卡，把手伸给他啊，”腮帮红扑扑的长公主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用清脆悦耳的嗓音高兴地说。（从叶夫多基娅皇后被送到苏兹达尔去了以后，亲姑母纳塔利娅就代替他母亲带领他。）

阿廖申卡慢慢地朝她扬起眼睛，听话地把一半给花边袖头遮着的手指向罗曼公爵伸出去。他把两片厚厚的嘴唇贴在这只手上。太子想要把它缩回来，——奥莉加和安东妮达按照古礼把裙子在他面前抖开，那几个大个儿的男客晃动着假发，跺一跺脚，跟布伊诺索夫家一起行着礼，——他那双深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来，到我这儿来，阿廖申卡！……嘿，这么多的人叫你受不了啦，”纳塔利娅，——丰满的胸脯，浅色的头发，跟她哥哥一样的圆圆的脸蛋，一边腮帮上有个爱笑的酒涡，——把孩子拉到了身边，拿绒毛围巾的一端将他遮起来了。“没关系，等你长大了，你自己也会叫人家害怕的……是不是啊，阿廖申卡？”长公主吻了吻他的太阳穴，从

盘子里拿起来一块很好看的蜜糖饼干，用她那漂亮的牙齿咬下了一角，递给太子。“郡主们，你们坐下来吃吧……还有你，罗曼公爵，暂时跟那些男宾们站一会儿，等我们吃好了再请你们吃……”

桌子旁边，除了纳塔利娅和安娜·蒙斯以外，还坐着一个身材颀长的少妇，有着一张聪慧的、略带黄色的脸，跟皮肤一样颜色的眼眉和睫毛。她那亚麻色的头发，梳成一个紧紧的发髻堆在头顶上。她早就吃好了，把盘子和喝了一半的酒杯推在一边，带着微笑，正在把彩色的绒线用钩针急匆匆地编结着什么。这是沙皇彼得的朋友——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瑞典公使的女儿。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请您把那甜蜜的小脸儿转过来，”她用俄国话温柔地说道，把她正在编结的东西贴到那小孩的颈脖上。“啊！……很快您就可以戴上这条围巾了……”

那小孩子笑也不笑，却把他的腮帮往她那只差不多跟男人家的一样大的手上擦着。安娜·蒙斯笔直地、谦恭地坐在那儿，娇媚地动了动嘴角，也用俄国话说道：

“太子在雪车上给颠簸得发晕了。可是我们大家都相信，太子是一个勇敢的士兵……他佩着那把小军刀，模样儿可多威武啊！……”

那小孩子从姑母的臂肘和绒毛围巾底下，狠狠地瞅着这个白净脸儿的德国女人。站在椅子背后的男客们，便开始断定太子确实已经显示出英勇的种种迹象。

“亲爱的太子，我们的小皇爷……”罗曼·鲍里索维奇突然叫了起来，他挺直背部，曲着膝盖，直瞅着那个小孩子的脸。“骑上你的骏马，拔出你的利剑，砍杀我们敌人那无可估量的军队……保卫我们正教的俄罗斯，——它在世界上是孤独的，亲爱的太子……”

他想吻一吻那孩子的头，可是不敢，便在太子的肩膀上亲了一亲，随后他站起身来，揉了揉腰，十分洋洋自得……不知为什么，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惶恐地瞅着他。安娜·蒙斯耸了耸肩头，倨傲地笑了笑，说道：

“罗曼公爵，谁把您惹得这样怒气冲冲的？照我看来，除了土耳其人，我们什么仇敌也没有，——即便跟他们，我们也还在寻求和平呢……一点也看不出来会发生什么战争啊……”（她圆滑地朝阿马利

娅·克尼佩尔克龙瞟了一眼)

“瞧你说的,安娜·伊万诺芙娜娘娘……道路一干,我们就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远征……我们招募兵员,而且用列日的火枪来装备他们,决不会没有用意的……决不是闹着玩儿的……”

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把编结的东西放下来,愕然地睁大眼睛,抿拢嘴唇,脸也拉长了。男客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听着布伊诺索夫一个劲儿在吹嘘,添油加酱地描摹着正在进行的军事部署。萨克森大使柯尼泽克大惊失色,从坎肩里掏出一个鼻烟壶,递给罗曼·鲍里索维奇,可是公爵不耐烦地将它推开了。

“不,不,安娜·伊万诺芙娜娘娘,全莫斯科都在谈论这件事呢。我们正在准备……我们要挺起胸脯,为我们利沃尼亚那些古老的领地……”

听到这里,柯尼泽克往罗曼公爵的脚上踩了一下。纳塔利娅长公主气得满脸红涨,向他喝道:

“不要胡说八道!……什么战争不战争,你准是在做梦。看来你昨夜的酒还没有醒吧……”

她扶着阿廖申卡的肩膀,走到花粗布的帏幕后面,劈柴在那儿一只火炉里毕毕剥剥地爆着。安娜·伊万诺芙娜跟着长公主也从容不迫地走出去了,后面还有奥莉加和安东妮达;隔了一会儿,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也走了(她脸上还带着惊诧的神色)。男客们便往桌子边坐下去。谁也不瞅罗曼·鲍里索维奇一眼,好像根本没有他那个人在场似的。他知道自己已经使他们不高兴了……可是怎么会使他们不高兴的呢?难道为正教俄罗斯鸣不平都不成吗?难道在外国人面前,俄罗斯人就不应当开口吗?他皱了皱眉头,望了望桌子。菜已经端上来了。只有桌子尽头最末了的一个座位还空着。像傻瓜一样等着人家来请他,这才丢人呢。滚你们的!……罗曼公爵一扭头走进了门厅。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堆皮大衣旁边的椅子里……

“你干吗像一个使女那样等在这儿啊?”

“他们没叫我到客厅里去嘛,孩子他爷。”

“他们没叫你去!……唉,你这个蠢女人……你竟忘记了自己的

门第啦……咱们到另外那间客厅里去……"

酒醉饭饱以后，罗曼·鲍里索维奇这才平静下来。也许他在太子和长公主面前，冒冒失失的话确实说得太多了……上层的人总是小心眼儿，特别是当着外国人的面。哦，那也没关系，——跟一个老年人他们总不会太计较的……

下午，罗曼·鲍里索维奇斜倚在轿式雪车里，又吃力又困倦，打着哈欠，把靠背的地方揉得和软些，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睡熟了，解冻后的三月的和风吹拂着……他的良心也许会不安吧，可是不，他觉得很平静，——在皇上驿馆里发生了这么一件明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怎么能料到随后会招致不愉快和不平常的后果呢？

……………………………………………………………………

在到达沃罗涅什以前，他们毕竟还吃了不少苦头。要不是刮起一阵寒风，带来一场暴雪，他们早已在哪一个渡口给淹死了。为了急着赶路，他们抛下了自己的牲口，雇了一些驿马。越是逼近顿河，他们发现沿路村子里的农民越是桀骜不驯，那些人活像野兽一般阴沉沉地瞅着他们，而且只有在吆喝以后才肯除下帽子。为了向每一个驿站要马，罗曼·鲍里索维奇把嗓子也喊哑了。他亲自走到农民家里，一把揪住农民的胸脯，摇着说道："你知道你是站在什么人的面前，你这个狗崽子！……我叫你们倾家荡产！"

那个农民怒气冲冲地咬紧牙关，晃着脑袋；暖炕上那些孩子们的眼睛，也像小狼的眼睛一样炯炯发光；一个骨架宽阔的农妇恶狠狠地抓起一根炉叉或是一柄拨火钩，说道："你没法儿叫我们破产了，老爷，人家早叫我们倾家荡产了，——我们家没有马，上帝保佑，走你的吧。"

在一个村子里，那里只有十来所房子，被恶劣气候破坏得残破不堪，布伊诺索夫一家人不能不住了一天一夜。那个村子坐落在小溪旁边一个山坡上，那里只有女人，既没有男人，也没有牲口。他们就住在一间没有烟囱的农舍里(人一站起来，头便隐没在炊烟里。)。两位郡主睡在拼起来的长凳上，盖着羊皮袄，兀自在哼叫。烟把她们的眼睛都刺痛了。风像无家可归的孤魂那样嗥叫着。

罗曼·鲍里索维奇半夜醒来，听到外面街上的人声，——大概是

有人坐车到了大门口。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勉强地从皮大衣底下爬出来。院子里一片白色,天上飞驰着的云朵中间净是一颗颗星星。解过了小溲,罗曼公爵就往大门口走去。外面,有人正在压低着嗓子谈话:

"……到了春天,茹科夫的庄稼人统统都要逃跑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在干这种烂泥活儿以前,谢天谢地,咱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那个阿兹穆斯,不管他叫什么吧,这个反基督分子一来,就干这种活儿了……他们做了许多长柄勺,动手从沼泽里挖起烂泥,做成砖头,放在禾捆干燥棚里晾干……咱们庄稼人就从早到晚搬弄这烂泥玩意儿;禾捆干燥棚也都给塞满了……牲口全瘸了腿……叫你耕不成地,播不了种……"

"皇上来了……他说,这还不够……他吩咐造一座带着杓斗的风车,把烂泥从深底里挖起来……他们当着他的面烘烤烂泥,——将它从禾捆干燥棚里拿出来。不,这种徭役咱们可受不了。咱们只好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咱们躲在山沟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夜里才回来拿一块面包。难道这也是生活吗? ……"

"首领,暴动是不是快要开始了?"

罗曼·鲍里索维奇一点没觉察到风从他披在头上的短皮大衣底下刺骨地钻进来,却把眼睛贴在大门的一个隙缝那儿张着。他辨认出(借着朦朦胧胧的星光)几个农民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辆背后遮着毯子的雪橇旁边,雪橇里面有个身量宽阔的人抓着缰绳,穿着一件短袄,戴着一顶哥萨克帽子,蓄着一绺活像溅上了石灰似的花斑胡子。"啊,啊,这强盗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罗曼·鲍里索维奇暗自想道,不觉害怕起来了。

有一个农民朝雪橇后部弯下身去,问道:

"顿河一带有什么消息,首领?"

那个花斑胡子拨弄着缰绳,威风凛凛地答道:

"等到夏天吧……"

农民们都走拢来了:

"等战争吗?"

"求天保佑……"

"不管怎么样,只要快点结束这种生活就好……"

"会结束的,会结束的,"那个花斑胡子说道,深沉的嗓音里带着几分威胁。"咱们有牙齿呀。"他在雪橇里使劲地转过身子:"小伙子们,我的马该放到哪儿去?"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你本来可以把马放到我们家去……可是昨天,魔鬼带来了一个贵族大老爷,还有几个女眷……他们那个胡闹劲啊!……干草和麦秸,他们到处乱抛;我把燕麦藏了起来,可是也被他们找着了。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他们竟给每一匹马喂一桶燕麦……可我得到了什么?——他连一个戈比也没给我……"

那个花斑胡子张大了嘴:

"哈……"他笑了。"哈—哈……我有一把刀放在座位底下一个袋子里,你去拿着……去把那个戈比弄到手……就这样干,你们这些失去了自由的农民……(他拉紧了缰绳)哦,我该到哪家去啊?"

有一个人打雪橇旁边跳开了:

"到我那儿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那儿还宽敞……"

直到这时候,罗曼·鲍里索维奇才感觉到寒冷。他牙齿格格地响着,急忙回到黑洞洞的农舍里。

"阿夫多基娅……"他摇着昏睡沉沉的公爵夫人。"你把我的手枪放到哪儿去了?起来,奥莉加,安东妮达,……把灯点上!……你们把燧石和火绒搁在哪儿?……米什卡,万卡,起来套马……"

……………………………………………………………………

用大圆木新建的皇宫,坐落在对岸老河床和新河床之间的半岛上。彼得难得住在那儿,——他在什么地方赶上天黑,就宿在什么地方。宫里住的是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太子,还有寡后普拉斯科维娅[①]和她的三个女儿:安娜·伊万诺芙娜、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和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那些赶来参加庆祝典礼的领主夫人和小姐们也都挤在那儿。皇宫外面没有什么地方好走动,周围

① 沙皇伊凡的寡后。

净是沼泽和溪流。从窗子里只看得见船库的木板房顶，搁在造船台上的鲜黄色的骨架（在老沃罗涅什河岸上），满是肮脏积雪的峡谷和林立着树桩的小丘。

布伊诺索夫家的两个姑娘等着开跳舞会和放烟火，在窗边焦急得难过。她们的确找不到一个地方会比这儿更糟的了！既没有可以去遛遛的小丛林，也没有可以去坐坐的河岸，到处都是黏泥、垃圾、木片……从岸边那些黄蜡蜡的船上传来锤击声和吆喝声。男客们常常骑着马到那边去，可是姑娘们却只能远远地朝那些体态挺拔、骑在马上的人发出惊羡的喊声："啊！……"谁也不知道娱乐活动会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会儿，篝火在船边点燃起来了，他们要开通宵的夜工。这两个姑娘便把裙子蒙在小室的窗上，免得让火焰那吓人的反光惊醒她们……

围着木板墙的院子里的烂泥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她们总是走到被太阳照着的台阶上，消磨她们无聊的时光。跟坐在别的台阶上的那些姑娘们一起，她们自然也可以解解闷：跟那个糊涂女人雷科娃郡主——人长得又高又大，连一双眼睛周围都好像挂了一层肥油似的；或是跟多尔戈鲁科娃郡主——一个黑皮肤黑头发的、傲慢的女人（不管她遮藏得怎么仔细，全莫斯科可都知道她有一双汗毛很多的腿）；或是跟沙霍夫斯基公爵家的八位郡主——这一窝儿生性恶毒，只会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扯淡。奥莉加和安东妮达就是不喜欢跟娘们儿做伴。

有一天，有几个农民被带到了院子里，干了一个早晨搭起了几架秋千和一座装着木马和小船的旋转器。可是要走拢去玩一下却还是不可能：一忽儿太子要玩，他把保姆推开，不让她们抓住他的腰带；一忽儿又是那几个伊万诺芙娜小公主要玩。伴着她们来的是一个家庭教师，名叫约翰·奥斯特曼的德国人，脸盘很大，相貌蠢极了，自命不凡地蹙皱着眉头，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长襟衣的一只口袋里放着一方用来抹鼻子的绸手绢儿，另一只口袋里塞着一束树条——新折下的树枝。他会让公主们坐在小船里，自个儿骑在一只五彩的木马上，跟那些推动旋转器的农民们说道："开始，aber lanqsam，lanqsam。[①]"

① 德语：可是要慢些，慢些。

眼睛在眼镜后面紧闭着，偌大的鞋底擦着地面，他转呀转的，直到头昏眼花了才罢。

有时候，一群穿戴得五光十色的人从正门的台阶上涌下来：反穿着长襟衣的丑角，黑得像油烟的埃塞俄比亚人，两个穿女人衣服的老年弄臣，屁股宽阔的婢仆，随后是普拉斯科维娅寡后，她穿着黑天鹅绒的肥大衣服，臂肘被人扶着，飘飘然走下了阶磴。椅子和垫子为她搬出来了，于是她坐下去，把那眼睛蓝漾漾的、甜瓜般丰满的涂着胭脂的脸扭转着，避开阳光。她没有戴假发，自己那一头深色的头发本来就很漂亮了。那些侏儒、丑角和弄臣都鼓起了腮帮，坐在她的脚边。侍婢们站在她的椅子背后，谄媚地痴笑着。

"坐吧，坐吧，"寡后懒洋洋地对领主小姐们说，让她们免礼了，就坐在台阶上。她望着秋千和旋转器，随后把脑袋歪在一边，轻轻地哼哼起来。那些女人便惊慌地走拢去：

"又是哪儿在作痛啦，娘娘，我们亲爱的人？"

"没什么……别管我吧……（寡后的身体尽管虚胖，却常常会东痛一阵，西痛一阵。）嗨，你，约翰！……转够啦，公主们会转昏头的……求求老天爷，好一个德国傻瓜啊！……这么个细高挑儿，又戴着副眼镜，可他就喜欢转呀转的……"

约翰·奥斯特曼带着那几个小女孩走到她们的母亲面前。最大的叶卡捷琳娜，今年八岁，脸上有麻瘢，一只眼睛又是斜的，——因此寡后很怜悯她。寡后顶喜欢的是最小的女儿——肥肥胖胖、高高兴兴的普拉斯科维娅；她把她拉到两个膝盖中间，摸摸她的鬈发，吻吻她的额头。中间的那一个，安娜·伊万诺芙娜①，是个皮肤淡褐、脸色阴沉的小女孩，嘴唇苍白，怯生生地走到母亲面前，可总是落在姐姐和妹妹的后面……

"为什么你老是斜着眼看着你的脚趾啊？妈又不会把你吃掉，"寡后说道。她从一个老年弄臣端给她的盘子里抓起一块甜食，递给

---

① 后来的安娜女皇。——原著编者注

她心爱的帕申卡①,随后又抓一块给卡坚卡②,最后她说了句:"这一块蜜糖饼干给你,"才把一块甜食塞在安娜的手里。她叹一口气,朝家庭教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从褐色的绒袜一直到平整的假发。"唉,我把这几个孩子托付给他,其实是太早了,——应当让她们在保姆身边多舒服一会儿才对……"

那些屁股宽阔的女人在椅子背后摆动着裙子:

"太早了,亲爱的娘娘,送她们去学习都还太早呢……"

"住嘴,不要在我耳朵边唠叨……"寡后皱一皱眉头。随后她把奥斯特曼叫到跟前来。"哦,你这个德国人,今天有没有念书给她们听?有没有教她们德文,教她们数学?"

约翰·奥斯特曼把一只脚跨开在前面,整了整眼镜,又冗长又空洞地报告了一阵。寡后慢慢地点一点头,他说的话其实她一句也不懂。只有一点她是明白的:眼下再也不能照过去那种老样子生活了。尽管很困难,她也得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一六九八年的事她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就是因为死抱着老方式不放,克里姆林宫里所有的高官显宦才统统被赶出来,索菲娅长公主和她的姐妹们好容易逃过一顿鞭打,而叶夫多基娅皇后虽然丈夫还活着,眼下却做了个灰溜溜的修女,在苏兹达尔修道院里流泪了……

普拉斯科维娅没有辜负萨尔特科夫这个姓氏:她身体虽然虚胖,头脑却很灵敏,她的亲兄弟瓦西里(既是她的谋士,又是她的执事和管家。),精明得跟她不相上下。他们明白,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体面的朝廷是不行的:外国大使和有身份的外国人要求都很严格,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库奎外侨区蒙斯家去……所以普拉斯科维娅寡后就把一套外国礼节带到了家里,接待那些外国大使、旅行者和外国来的重要商人。她那心爱的一套老习惯仅仅被保留在后院里,必要的时候还得收起来,不让人家看见。就为了这些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倒很喜欢,而且尊敬。

在太阳底下坐得厌烦以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罗芙娜便又带着

① 普拉斯科维娅的爱称。

② 叶卡捷琳娜的爱称。

她的女儿和仆从们走了。布伊诺索夫家那两个姑娘这才往旋转器上一坐，吩咐下人们转动它，能转多快就转多快。转的时候，她们轻声地尖叫着。从远处，传来大炮的轰鸣，以及正在什么地方一条船上竖起一根桅杆的工人们的呼喝。随后，午饭的时候到了。吃过午饭，她们就在有股树脂味儿的、热烘烘的房间里睡觉。有一两次，派人从城里替罗曼·鲍里索维奇取来干净的衬衫裤。来人说道，公爵住的地方简直挤极了——阿普拉克辛家一间小小的屋子里住了四个人，还说在沃罗涅什究竟要待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

可是有一天中午，彼得骑着马走进了院子。他很清瘦，被太阳晒黑的腮帮刚刚刮过。他高高兴兴地朝旋转器瞅了一眼，又抬起头来朝窗子望了一下，那些没有睡醒的女眷在那儿忙乱起来了。他跳下马，整了整束在裁剪得很紧窄的长襟衣外面的腰带，跑到楼上普拉斯科维娅寡后那儿去了。

不到一分钟，整个皇宫里全知道第二天早上船就要下水，庆祝活动就要开始了。

……………………………………………………………………

有着两层甲板、装着五十门大炮的大海船"命定号"，搁在微微倾斜的岸坡上面一些船台和撑柱上。它那高高的船艄，开着三层的方形舷窗，用雕花的槲木装饰得非常精致。两边乌黑的船舷上漆着两条雪白的线条，装着铜铰链的大炮升降口都给打开了。用本色粗帆布做成的风篷，卷紧在横桁上。它那圆圆的船头有意安装得比船尾低，那上面雕着一个裸体的女河神，用两只跟大圆木一样粗壮有力的胳膊托着一根长长的船首斜桅，这斜桅跟从前的海船不同，只有三角帆张在那上面。这艘大海船是按照彼得设计的图样，在他以及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和阿拉杜什金的监督之下建造的。

太阳在那些嫩绿色的小山和沃罗涅什的古塔后面升起来了。这一天很凉爽，苍空一片，万里无云。一阵阵给人以快感的风微微吹皱了水面，引得人只想张起风篷，随着涨水的河流漂进春天的远处。

船边一座木板台上，放着几张摆满酒菜的桌子。微风抚弄着红呢台布的卷角，仕女们帽子上的羽毛，假发的鬈丝，以及军官们腰带上的穗子。围坐在桌子旁边的是普拉斯科维娅寡后、纳塔利娅长公

主和那几个孩子，大使和公使，荷兰和英国的商人，波兰人，德国人，一个从巴黎来的耶稣会教士，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萨克森军事工程师哈拉尔特以及怀着萨克森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的书信刚刚赶到的卡尔·欧根·冯·克罗伊公爵。其余的一些客人，虽然出身都很高贵，可是眼下却显得不太重要，就都站在木板台上的桌子后面。水手们在分发木桶里的伏特加。

冯·克罗伊公爵坐在寡后与长公主中间，态度非常随便，臂肘搁在桌子上，不时捻弄着浅色的唇髭，心不在焉地望着人们的头顶上面。他鼻子很长，稍微有点歪，形容萎靡，眼睛底下有两块垂肉，平滑的假发直披到眉毛。淡紫色的长襟衣里面，他系着一个什么勋章的绶带，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腰里佩着几颗钻石的星星。在这样一个人物——神圣罗马帝国的公爵，身经十五次著名战役的常胜英雄面前，连寡后和长公主也有几分畏怯了。可是很明显(莫斯科人这样想，尽管大家没有明白表露出来。)，这位公爵的口袋准是空空如也的，要不他死也不会赶到沃罗涅什来……翻译官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站在他椅子背后。

公爵眯缝着微微有点发红的眼皮，说道：

“俄罗斯是个美妙的国家，俄罗斯人是些爱劳动、敬上帝的人民，而俄罗斯的女人又都叫人心醉。我们在欧洲，对俄罗斯人在采取我们的习惯、采用我们的服饰方面的坚强意志，不免有点儿惊奇。上帝亲自授意俄罗斯人，叫他们把眼光转向亚洲。如果把无数的亚洲人都引到沙皇宝座的台脚下，往波斯和中国打开一条自由的通路——这将是一件绝大的好事，对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利……”

公爵没有结束他的沉思：客人中间发出一阵营营的絮语声和沙沙的脚步声。沙皇从船上急匆匆地大踏步走下来了，他那条荷兰式的丝绒短裤只遮到膝盖，一件帆布衬衫卷起着袖管，一顶圆圆的漆布帽推在后脑勺上。他在木板台前面立定了，朝那胖胖的戈洛温海军上将恭恭敬敬地除下了帽子，这海军上将戴着蓬蓬松松的假发，坐在那儿正在喝匈牙利酒……

“海军上将先生，你好！……”

“你好，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师傅，”戈洛温威风凛凛地回答。

"海军上将先生,船准备下水了。我们要不要把撑柱打掉?"

"上帝保佑,动手好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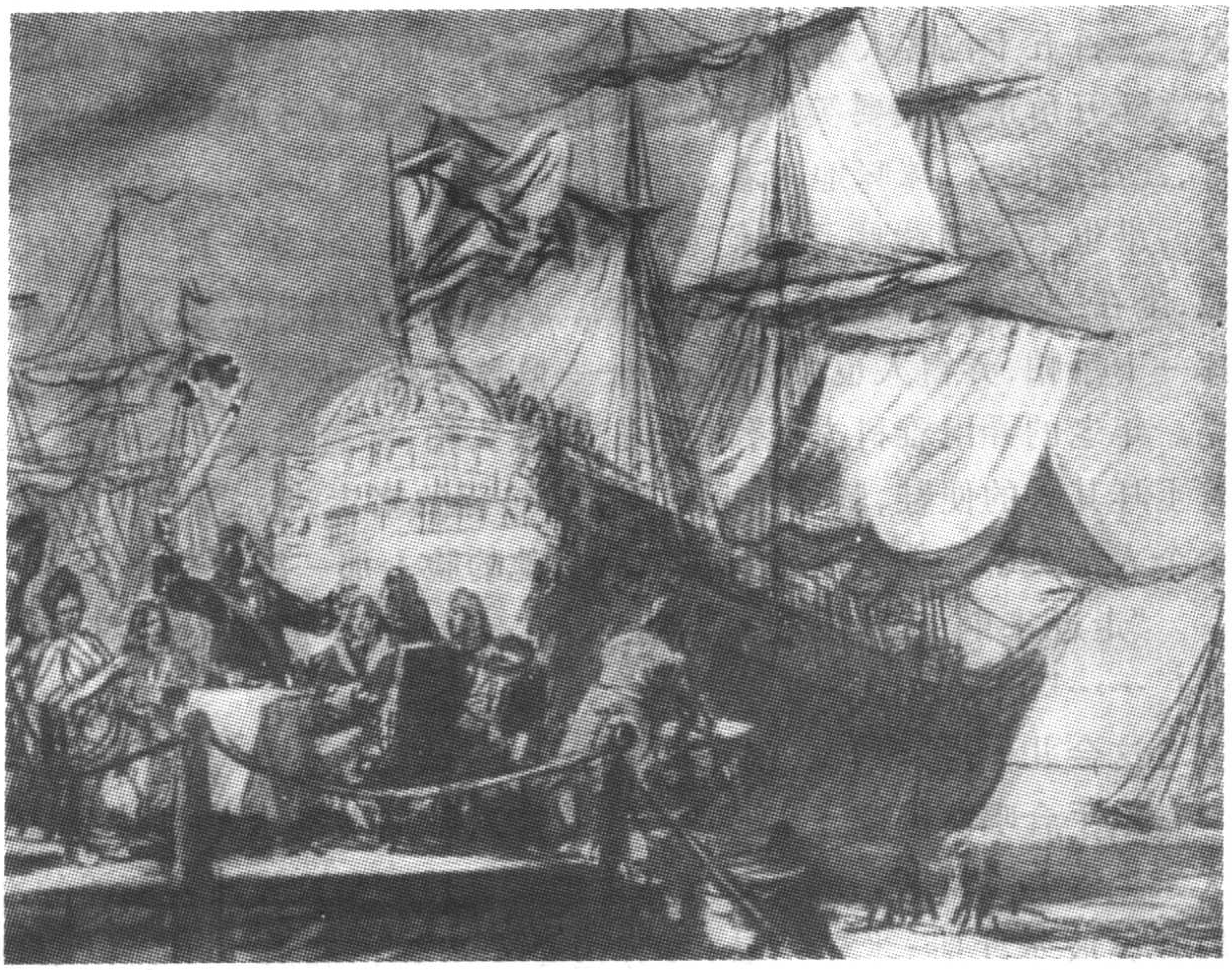
公爵停止捻弄他的唇髭,吃惊地瞪视着,这时沙皇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向海军上将鞠一个躬,戴上帽子,在满是木片的地上急匆匆走过去。"准备!……"他向工人们喝道,他们便在陡峭的船身底下忙碌起来了。在路上,他捡起一柄铁锤:"拿到撑柱那边去……大家一起来……打……"许多铁锤便铮铮地打着那些在前面撑住巨大海船的圆木。喇叭吹出了拖长的号音。客人们都站起来,高高地举起了酒杯。可以看见彼得在使铁锤的时候,肩胛骨在衬衫里面扭动着。桅樯摇晃了,船在滑架上稍微沉下了一点,停了一停,才在涂着油的、倾斜的船台上开始移动了。"它走啦!它走啦!……"木板台上的客人都嚷嚷起来。

船往河里滑下去,速度越来越快。油在滑架上冒起烟来了。船头碰到了水面。镀金的女河神齐腰都下去了。迅猛地一冲,船就掉进了水里,每边涌起两股浪花,随后在转动,在摇晃。长旒升上了桅杆,风掀着它们那狭长的丝穗。大炮隆隆地响着,火焰便从两舷喷射出来……

……………………………………………………………………………………

缅希科夫住的地方,就在城市那一边的桥堍,第二天还在大张筵宴。有些客人根本没有睡,还有一些客人就躺在桌子底下的干草上(在餐厅里,这种干草已经好几次从地上统统撤去,换上新的。)。太太小姐们稍微休息了一会,涂过胭脂抹上粉,换好衣服以后,便又坐着辚辚的马车飞也似的赶来了。昨天放了烟火,今天还要举行盛大的舞会呢。

对这次庆祝典礼,外国人都十分满意。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一点也不吝惜,尽把最好的匈牙利酒和香槟酒斟给他们吃(本国人只给质量比较差的)。这个狡猾的翻译官好不容易说动了有几位使节,使得他们把在沃罗涅什看到的种种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朋友:说是在"命定号"之后,那一个星期里又有五艘大海船和十四艘帆桨大船下了水,又说是还有不少船舰正在赶速完工,——一直到奇若夫卡村都望得见它们有棱角的骨架。如果这些船舰全部



加入了亚速舰队，那么仿佛贞洁无瑕的少女一般守卫着黑海的苏丹，就没法儿在和平谈判中过分骄矜自大了……

……………………………………………………………………

安东妮达穿着一袭娇嫩的天蓝色裙衣，奥莉加穿着一袭鲜艳的柠檬色裙衣，在一间开着两层窗子的、用木板匆忙搭成的餐厅里吃饭。一百五十位客人坐在摆成马蹄形的桌子外围。马蹄形里面，一些宫廷丑角正在戏耍笑闹：做跳背游戏，用装着豆子的气泡互相扑打，汪汪地吠着，咪咪地叫着，一片嘈杂，弄得干草都飞进了菜盘和菜碟。谁也不再朝这些弄臣们看了。“公爵教皇”戴着一顶铁皮的法冠，坐在一个华盖底下，每敬一次酒，这老头儿就得向窗外的炮手们挥一下手帕，弄得人也累坏了，——一阵阵礼炮把墙壁都震得摇摇晃晃。年老的弄臣雅科夫·屠格涅夫，缠着头帕，穿着鞑靼人的长袍，登着土耳其人的便鞋，骑着一只肮脏的、驼背的猪走进大厅里来，引得个个人都笑了。他晃动着系在酒后松弛的脸上那一绺假胡子。

“走近来啊，”他喝道，“走近来啊，来亲亲苏丹陛下的脚后跟吧！……”

这会儿他烂醉如泥，躺在桌子底下了。

水手合唱队的嗓子都唱哑了，角笛乐师们莫名其妙地吹奏着。大家全等着跳舞开始。奥莉加旁边坐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准尉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再旁边是安东妮达和海军中尉巴塞洛缪·布拉姆。奥莉加的舞伴勉强会讲几句叫人听不懂的俄国话，他老是用双手摸着脸，让自己清醒过来；可是那个丹麦人布拉姆，脸红得像生牛肉，却只管喝酒，朝着发呆的安东妮达做媚眼。啊，何必还要谈话呢？而且谈什么话好呢？……一切都那么没有意思！……只要把你的手指尖伸给你的舞伴，撩起你裙子的前裆，合着小提琴的调子，躬着身子在打蜡地板上滑过去就好了。这两个姑娘心里说不出的激动，正像雷雨时候森林中的一泓湖水。

罗曼·鲍里索维奇跟阿夫多基娅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公爵同皇上离得那么远，心里不太舒坦。那些外国人把彼得包围起来了：一边是冯·克罗伊公爵，他已经喝得那么醉，只会摇动着脑袋，仿佛被马蝇叮着的牲口，另一边是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彼得一直很高兴，

说着笑话，闹着玩儿……可是事情随即发生了（客人们只看见缅希科夫跟他打了几句耳碴），笑影从他眼睛里消失了。一看就知道他正在竭力克制着自己。下一道菜上了以后，他那双捏着刀叉的手便痉挛起来，不是伸不到盘子，便是触到了自己的脸上。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怀着温柔的同情，把一只手搭到他的袖头上：

“彼得先生，您应当镇静一点……”

他掷下刀叉，颦眉蹙额地笑起来了：

“我的手是我的仇敌……（他把双手藏到桌子底下）嗯，为什么你要那样子瞅着我，你这个聪明的姑娘？今晚上我们要尽情地跳舞，跳得让我们的脚跟都飞掉……”

她皱了皱眉头，带着几分责备的意思，轻轻地说：

“彼得先生，难道我不再值得您信任了吗？”

他的眼珠在乱转，短鼻子的鼻孔在翕动：

“胡说，胡说！”

“彼得先生，我有一种难受的预感。”

“是不是哪一个老婆子用算卦预言了什么来着？……”

他扭过身去。阿马利娅的嘴唇哆嗦了：

“我父亲也十二分不安……今天我接到一封信……”

“一封信？”他瞪圆眼睛，像猛禽一般瞅着那个姑娘的焦急的脸。“那么克尼佩尔克龙在信上写了些什么？”

“彼得先生，我们本来也巴不得不要去看那种我们再也没法儿不去注意的事……我们也巴不得不要去听。可是这件事，大家早已在公开地谈论了……（有一个词儿阿马利娅不敢提出来，她的鼻子于是发红了。）这是完全违背理性的……这简直可以说是阴谋诡计……（她紧张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您说一句话吧，彼得先生……”

她半闭着嘴，仿佛要深深地吸一口气似的。瓦西里·沃尔科夫急匆匆、阴沉沉地来到了彼得的椅子背后。他那风尘仆仆的脸还没有刮过，呢长襟衣上褶痕很多，一看就知道这件衣服他是刚刚从旅行包里拿出来的，翻袖头外面露出信封的一角。阿马利娅忽然面无人色，眼珠子飞快地从沙皇转到了沃尔科夫身上。她知道瓦西里已经跟他妻子一起出国去了……现在他显然是带着坏消息赶回这儿来的……

彼得指了指旁边一把椅子:“坐。”缅希科夫戴着一顶豪华的假发,似笑非笑地走过去。彼得伸出一只手,沃尔科夫连忙把信呈给他。

“是奥古斯特国王写来的,”彼得说道,没有朝阿马利娅看一下。“坏消息……利沃尼亚局势不平静。……(他把信在手里转动着,随后毅然决然地塞进了长襟衣的胸口。)嗯,到底……利沃尼亚还离得很远……也阻止不了我们寻欢作乐……(他又转向沃尔科夫)就用口头向我报告吧……”

沃尔科夫正要欠起身来,可是缅希科夫却按住他的肩膀叫他坐下去,自己就靠在他的椅背上站着。

“奥古斯特国王的萨克森军队没有宣战就侵入了里夫兰,”沃尔科夫结结巴巴地说。“他们开到了离里加很近的地方,可是只能攻下一个小小的堡垒科别尔尚茨。他们不敢攻打城市,因为瑞典守军的火力非常猛烈……这次声东击西的攻势没有得手,卡尔洛维茨将军便开到了海边,用猛攻拿下了季纳米扬德堡垒。就在那次突击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当场中了一颗火枪的子弹,死了。”

“可惜,真是可惜,那个卡尔洛维茨,”彼得说道。“那么,你的消息是不是都在这里了?……”他把一只冰冷的手搁在阿马利娅的手上。她正在急促地呼吸着。彼得紧紧地抓着她的手,弄得她痛了。沃尔科夫只是一声也不响。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用戴着戒指的手指梳爬了一下假发的鬈丝,漫不经心地说:

“我已经问过他了,别的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从里加传来的时候,他自己在华沙。当天,奥古斯特国王就要他到这里来了。萨克森军队没有占领里加,而且也不想去占领,——瑞典人的牙齿可结实呢……那是一件没有意思的事。”

阿马利娅的手仍然被抓在彼得的手里,她急忙把那震动得变了样子的脸低垂下去了。

“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争,彼得先生,”她嘟嘟囔囔地说。“不要瞒我了……在到这儿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明白了……唉,多么倒霉啊……”

彼得沉默了片刻工夫。随后他嗓音嘶哑地问道:

“你明白了什么？有人谈起什么事吗？是谁？”

她前言不搭后语地告诉他罗曼公爵在驿馆里说的那些使她吃惊的话。

“布伊诺索夫向你这样胡说八道吗？”彼得用威胁的口气再问了一遍。“什么？是那个侍从小丑？（阿马利娅点点头，抖掉了腮帮上的眼泪）你相信那个傻瓜的话吗？你，我们还当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呢……掏出手绢儿，把眼泪抹干……（他感觉到阿马利娅正在不自觉地注意他，让心境平静下来。）写一封信给你父亲，说我怎么也不会同意发动一次非正义的战争，我不会破坏跟查理国王缔结的永久和约。万一波兰国王占领了里加，他也保不住那座城市，我会从他的手里夺下来……我在上帝面前起誓……”

彼得显得很诚恳地睁圆了眼睛。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点点头，证明那是正确的，可是他用手指捂住嘴，因为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场合微笑总是不适当的。

阿马利娅拿手绢儿往腮帮上按了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相信彼得，心里觉得很后悔。彼得高高兴兴地往皮椅背上靠下去。

“罗曼公爵，”他喊道，“到这儿来！”

因为那些宫廷丑角正在围着一盘七鳃鳗鱼尖叫笑闹（他们滚做一团，大家把鳗鱼从别人的嘴里抢出来。），罗曼·鲍里索维奇没有马上听清楚皇上的声音，——他正在笑得打呃。安东妮达和奥莉加用可怕的眼色关照他皇上在唤他……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拉拉他的裤子：“去领受皇上的恩典吧，去吧，这机会我们到底等着了，老爷……”

罗曼·鲍里索维奇从容不迫地走过去应召，拜了一拜，无袖上衣的后襟给宝剑兜着了：“卑臣在下，圣上，——全心全意地供你驱使。”彼得连脸也没有朝他那边转过去，却跟阿马利娅说道：

“此人是个了不起的、有胆略的政治家。我还不太知道是不是要派他当大元帅，——我就怕他会流很多的血。还是就在家里使用使用他……”

于是他向罗曼·鲍里索维奇扭过脸去，那么突然，弄得公爵的眼睛一下子给一重红色的雾霭糊住了。

“听说你准备去打仗。打算夺回我们古老的利沃尼亚的领地。

是吗，我问你？”

罗曼·鲍里索维奇眨巴着眼睛，恶心得翻肠倒肚……

“我们需要勇敢的将军。因为你有大无畏精神，我指派你担任全体弄臣大军的大元帅。”

彼得一骨碌跳起来，抓住罗曼·鲍里索维奇的一只手，把他拉到木板台前面，“公爵教皇”正在那里垂着手臂，蹙皱着发肿的脸，在睡梦中号叫，仿佛快要咽气似的。彼得动手去摇他……“滚你的！”“公爵教皇”含糊地小声说道。客人们察觉到又有新鲜玩意儿要来了，便都挤到了木板台周围。那些丑角从客人们的腿缝里爬过去，往梯磴上坐定了。他们把一个用两支烟斗缚成的十字架放在“公爵教皇”的一只手里，又把一个鲜鸡蛋放在他的另一只手里。罗曼·鲍里索维奇被迫跪在地上。已经被摇醒的“公爵教皇”抹掉了涎沫。

“赏识他？”他问。“我赏识，这老家伙……”

于是他用那个鲜鸡蛋砸着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头顶，蛋黄就顺着他的假发流下来；他又把那两支烟斗戳在他的脸上，还用脚把他踢开。那些丑角便喔喔地叫起来。他们让罗曼公爵骑跨在一张椅子上，拿一根啃光了的火腿骨头塞在他手里，把他拖到许多桌子的中间。罗曼·鲍里索维奇变得像块顽石，紧紧抓着那根骨头，张大了嘴。客人们朝他指指点点，笑得东摇西摆。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也响亮地笑着——她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心痛都在这场笑闹中消除了。

安东妮达和奥莉加向四下里望了望，发现她们的舞伴已经不在身边的时候，这才确确实实明白了这件倒霉事儿。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和巴塞洛缪·布拉姆站在舞厅门口，带着醉后的倔强劲儿，向沙霍夫斯基公爵家那些恶毒的郡主深深地鞠着躬。那八位郡主把袒露着的胳臂甩成一个弧形，转动着撒过粉的假发，不停地行着礼，不时还向布伊诺索夫家的两个姑娘丢一个挑衅的眼色。

二

那年冬天，沃尔科夫夫妇终究没有赶到里加。那条宽阔的冬季道路从斯摩棱斯克开始，穿过奥尔沙通到克赖茨堡。一进波兰边境，

情况跟在俄国大不相同(在俄国,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得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赶一天路程。),——一个个村子离得很近,高地上往往有一座修道院,或是一所天主教堂和一幢豪华的府邸,有些地方甚至还有一个围着石墙和壕沟的城堡。在俄罗斯,只有那些当公差的小地主才住在乡下庄园里,要不就只有那种失宠的领主才会像獾一样闷闷不乐地躲在高高的板墙里头。而波兰的地主却生活得既愉快又阔绰。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死命想离开大路,到一座这种美妙的城堡去;从年深月久的古菩提树丛里露出来这种城堡的尖尖的石板屋顶和巨大的窗子。沃尔科夫生气地说:"我们是皇上的人,揣着国书,死气白赖地去求告别人是不相宜的,你得明白这一点……"

他们也用不着死气白赖去求告别人。有一天,天很晚了,他们的马车赶进了一个很大的村子,那儿沉寂得好像死了似的,——连狗也不吠。他们在一家小客店门前停住了。当客店老板——一个高身量、戴狐皮便帽的驼背犹太人,费力地打开大门的时候,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从轿式雪车里爬下来,想在雪地上伸一伸腿。她抬头望着当空的半个月亮,它那凄清的光芒没有使星星黯然失色。桑卡有几分惆怅的感觉……她在街上慢慢地踱着……那些不大的木头房子几乎都是七歪八倒的,有很多已经连屋顶也没有,光剩下一些椽子,给月光荡漾的夜空一映衬,便显得黑魆魆的。走到一株蒙着霜的垂柳底下,她看见一所小小的礼拜堂。在那关着的门边,有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长外衣,脸朝下伏在那儿,双手捂着脸。听到踩着雪地的嚓嚓声,那女人也没扭过头来看一看。桑卡伫立了一忽儿,随后叹一口气,走开了。她仿佛一直感觉到有种音乐在远处什么地方奏着。

沃尔科夫叫住她,两人一起走进小客店,在一条塞满小槽、小桶的长廊里穿行着。客店老板用一支油脂蜡烛给他们照路。他那绺浓密的胡子从一张小小的脸上翘出来,一双眼睛又衰老又阴郁。

"这儿没有臭虫,包管你们会睡得很好,"他用白俄罗斯话说道。"只要马拉霍夫斯基老爷不是心血来潮,到这儿客店里来就好了。唉,老天爷,老天爷……"

热烘烘的小客店里弥漫着一股酸味儿。在一块撕破了的帷幔后

面，有一个小孩在摇篮里哭着。桑卡脱掉皮大衣，在那些从外面拿进来的冷垫子上躺下，她也想要哭一场呢。她半闭着眼，感到心房（灵魂就在那儿）旁边有种难以忍受的惶乱……说不清自己是在可怜谁，还是在渴求爱情。

小客店的门时时刻刻在碰着，——客店老板和其他一些人进出个不停。那小孩哭得很凄凉……“今夜又要睡不着了……”她丈夫唤道：“萨尼娅，你要吃晚饭了吗？”她装做睡熟了。她仿佛看到那一弯下弦月朦朦胧胧地照在小礼拜堂旁边那个穿白色长外衣女人的背上。她尽力想撇开不管，可是不成……很久以前的一个幻影出现在她的面前：她母亲临终时候一双可怕的眼睛……松明燃亮着，她的几个弟弟穿着尿湿的衬衣，从暖炕上垂下了脑袋，听着他们母亲的呻吟，瞅着映在板墙上的纺车的黑影，——像是一个长着瘦细脖子、蓄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儿……“萨尼娅，萨尼娅，”她母亲轻轻地叫着，嗓音低沉得如同一声叹息，“萨尼娅，正是为了他们我才觉得难过啊。”

沃尔科夫不慌不忙地喝着汤。房门又大声地碰了一下，有人进来了，小心翼翼地叹了口气。桑卡在吞声饮泣：“人就是会这样错失自己的幸福的。”她丈夫又开腔了：“萨尼娅，你至少得来吃点儿牛奶呀。”

一个女人的嗓音在房门口说：“好心的老爷，愿圣母保佑你！我们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求你行个好，给我们一点儿面包吧。”桑卡，——她的心仿佛给刺穿了似的，从长凳上坐起来。有个女人跪在房门口，她那穿着白色长外衣的怀里侧身偎依着一个孩子那可怜的小脸。桑卡一骨碌跳起来，抓起一盘烤鹅：“嗨，拿去！”便递给那个女人，还不知不觉地按照乡下女人的样子跟她点了点头。“你这就走吧，走吧！”

那个女人走了。桑卡坐到桌子旁边，心跳得那么厉害，简直连牛奶都咽不下去。沃尔科夫转向那个犹太老板，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歉收了？”

“不，上帝倒还没有让那样的事情发生。收成很好，可都给马拉霍夫斯基老爷拿走，早已运到哥尼斯堡去了……”

“你看！”沃尔科夫吃惊地说，把汤匙放下了。“他们拿到哥尼斯

堡去出卖呢。那么，价钱是不是很好啊？”

“唉，价钱，价钱！”客店老板干咳着，摆动着毛毵毵的胡子。他把蜡烛往长凳上一放，可是不敢坐下去。“眼下，哥尼斯堡的商人都很明白，除了他们，你能把小麦运给谁去啊；你总不会把小麦装到里加，因为谁愿意向瑞典人付关税？因此他们出的价钱是一盾……”

“一盾！换一普特小麦？”沃尔科夫不相信，瞪大了一双蓝幽幽的眼睛。“你准是在胡诌了？”

“实实在在，我不是在胡诌，我干吗要跟您显贵的老爷胡诌呢？在我年轻的时候，粮食一向是装到里加去的，那里他们出的价钱是一盾半，甚至是两盾。要是我坐下了，您老爷总不会生气吧？唉，老天爷，老天爷！……这都是马拉霍夫斯基老爷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在巴多夫斯基老爷的村子上，用马刀砍死了我们一个名叫阿尔特的犹太人。巴多夫斯基老爷就是这么个脾气，哪怕仅仅为了一只小鸡，他也准备把自己手下的小贵族统统纠集起来，何况这个阿尔特又是他的经纪人。这么着，巴多夫斯基老爷就带着那些小贵族去袭击马拉霍夫斯基老爷了。还用手枪来射击呢！唉，老天爷，老天爷！……后来，马拉霍夫斯基老爷也带着他的小贵族去攻打巴多夫斯基老爷。他们用了多少火药啊！——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一个犹太人被杀死了……后来，他们讲和了，喝掉了五十桶啤酒。马拉霍夫斯基老爷手下的小贵族突然冲到我们村子里，把我抓起来，另外还抓了我们五个犹太人，往大车上一撂，用杆子将我们压住，仿佛运稻捆似的，把我们送到了巴多夫斯基老爷家的院子里……马拉霍夫斯基老爷双手捧着肚子，笑得什么似的：‘你看，巴多夫斯基先生，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六个啦。’扬克尔·卡甘躺在大车上的时候，一根肋骨给压断了，莫伊谢·列维德的肝脏受了伤，我打那时候起，两条腿也萎缩下去了……”

“那么，假如你不是在胡诌，”沃尔科夫说，一边把牛奶倒在一只陶器碟子里，“你们的村子为什么这样穷呢？”

“庄稼人怎么长得胖啊？”

“谁说长胖来着？要叫庄稼汉长得太胖也不成……尽管这么说，那些木房子的屋顶总该盖盖好啊。你们这儿的生活，我看比畜牲还

不如……看样子你们根本没有缴代役租的农民吧?”

“我们的庄稼人个个都是服劳役的。”

“一星期要干几天活?”

“要为地主老爷干六天活。”

沃尔科夫又吃了一惊……“我们那里,皇上的国库决不容许这种做法,——从这样穷的农民身上是半个子儿也榨不出来的……”他心里思量着,便说:

“你们这儿,向国库纳税的都是些什么人?是不是那些地主老爷?”

“不,地主老爷是不完什么税的。倒是我们要向地主老爷缴税……”

“倒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国家,”沃尔科夫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萨尼娅,对地主老爷们来说,这倒是真正的自由呢……”

可是桑卡并没有听着。她眼睛睁得很大,瞳孔一眨也不眨。随后她转向窗子,把脸贴在潮湿的玻璃上。外面街头,音乐声、铃铛声和人声越来越响了。客店老板变得偏促不安起来,他抓起那支蜡烛,罗锅着肩背,挪挪擦擦地朝门口走去: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马拉霍夫斯基老爷不会让您安睡的……”

……………………………………………………………………

十多辆雪橇在小客店前面停下了。犹太人正在胡乱拉着小提琴,吹着芦管。波兰小贵族们随便躺在地毯上,翘起了腿,哈哈大笑,吆喝着,煽动着。中间有一个,蓄着一抹又长又密的唇髭,穿一件没挂面的短皮袄,在踩得稀烂的雪地上跳舞,——一忽儿神气十足地走着,捻弄着他的唇髭,一忽儿狂暴地旋转,让马刀在他四周飞舞。

举着火炬的骑士飞驰过来了,他们下了马。从黑暗中显出来四匹高头大马,昂起的头上插着孔雀毛;在这辆敞篷的雪橇里坐着几个仕女。(桑卡仍然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瞅着这些个外国女人:她们全穿着紧窄的丝绒短皮袄,镶的是皮领子,头上斜扣着小小的帽子。)这些仕女都在笑着,给火炬照得通亮。有一个矮胖的地主老爷从雪橇的脚镫上爬下来,摇摇晃晃地朝小客店走着,看见了模模糊糊的玻璃

窗里面桑卡的脸。"来啊!"他向那些随行的小贵族招着手。这个地主老爷率领着一批小贵族,——有的穿着朴素的羊皮袄,有的衣衫简直很破烂,可是个个都佩着马刀和手枪,——呼幺喝六地闯进了小客店。地主老爷脸红得像紫铜锅,跨开两腿,站在那儿,捋着唇髭,这唇髭长得那么浓密,一把都还抓不起来。他那件镶着玄狐皮的长上衣,上面全是雪花,一看就知道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从脚镫上摔下来了。铮铮地弄响着马刀,眼睛炯炯地直盯着桑卡,他用那由于酗酒而嘶哑的嗓音,冠冕堂皇地说道:

"仁慈的公爵夫人,该死的客店老板没有把您来到的消息及时地报告我。怎么!这样一位美丽的、出身高贵的夫人,怎么能在肮脏不堪的小客店里宿夜?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的事。小贵族们,伏在夫人的脚边,恳求公爵夫人移驾到城堡里去!……"

他手下的小贵族们,——其中有的人头发已经花白,脸上横着刀砍的疤痕,——把个小客店挤得满满的,腾出一股股酒气,这会儿他们开始屈下一个膝盖,跪在桑卡面前,除下帽子,用手掌捶着胸脯:

"仁慈的公爵夫人,我要死在这儿,也不打算从您美妙的脚边站起来,除非您接受了马拉霍夫斯基老爷的邀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猛一下子从桌子边跳起来,从肩膀上拉下了那条旅行时用的披肩,站在跪着的小贵族们面前,脸色煞白,眉毛扬起了,只有鼻孔在哆嗦。客店老板高高地擎着蜡烛。马拉霍夫斯基老爷瞅着这个美丽的女人,把那些小贵族一个个推开,走到她跟前,屈下一个膝盖,笨重地跪下了:

"我恳求您!"

桑卡还有足够的神智在回过头来看她的丈夫。瓦西里却已经吓得什么似的,正在用一只颤抖的手解开衬衫的领子,想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里面藏着一份证明他人身不受侵犯的文件。桑卡的嗓音有点儿迟迟疑疑,可是她还像唱歌似的说道:

"能够跟您认识我感到很荣幸……"

……………………………………………………

马拉霍夫斯基老爷已经大吃大喝了一个多星期,弄得整个奥尔沙省都轰动起来了。他的妻子奥古斯塔夫人那样喜欢娱乐和舞

会，——跳起舞来她那么人迷，简直会把舞伴都跳得发昏呢。如果有人实在累得要死了，往一个什么小室里躲藏起来，那么他们也会把他弄醒，让他睡眼朦胧地给拖进那间带着柱子的大厅，一些形容憔悴、长襟衣上打着补丁的乐师们，正在那儿乐队里拼命地吹打。从装潢富丽的天花板上吊下来的一盏盏威尼斯枝形挂灯，把一滴滴蜡烛油滴在浸透汗水的假发和旋转飞舞的裙子上。在隔壁那些屋子里，筋疲力尽的小贵族们都在热烈兴奋地喝酒和叫嚷。

到了半夜，身量瘦小，头发鬈曲，腮帮上有着两个酒涡的奥古斯塔夫人，突然想出新花样，一拍手说："我们走！"他们便一窝蜂拥进了雪橇，拿着火炬，冲到了邻居街坊那里，于是又是一桶桶匈牙利酒，给出身高贵的客人们准备的整只的烤绵羊，给小贵族们准备的一大钵一大钵的大蒜烧肚脏。大家为美丽的夫人们、为波兰的荣誉、为波兰国家的伟大自由而一次次干杯。

再不然，奥古斯塔夫人会忽发奇想地叫她的客人们打扮成土耳其人、希腊人和印度人，而叫那些小贵族用煤烟把脸涂黑。欢度了一夜以后，天刚透亮，他们又化了妆赶到附近修道院里，钟在那边光溜溜的树丛后面一座小山上亲切地、丁丁当当地响着。他们做了祷告，随后走进那间雪白的大食堂，火炉里熊熊地燃烧着大圆木，把个屋子生得暖洋洋的，他们就在那儿喝百年陈的蜜酒，跟礼貌周到的僧侣们开玩笑，这些僧侣都穿着熏过香的法衣，装着马刺，准备一有机会就来奉承献媚一番。

桑卡用她全身心的火热劲儿投到了这种玩乐里头。她刚换下了外面的衣服和湿滋滋的汗衫，搽上浸过香料的伏特加，显得又清瘦又颀长，重新沉浸在音乐里，在小步舞曲中矜持地行着礼，在波尔卡[①]舞曲中发疯似的旋转着。

瓦西里起初很小心谨慎，可是后来有两个会吃会喝的老饕，全波兰闻名的勇士——霍德科夫斯基先生和多莫拉茨基先生挨到他身边来了。这两个小贵族一口气可以喝四夸脱的一大杯啤酒，吃一只用李子煮的鹅，接着还吃一大碗甜馅饺子，喝五瓶匈牙利酒。于是瓦西

---

① 波尔卡舞是一种拍子非常快的舞蹈。

里就夜以继日地跟他们亲吻。神志清醒的时候，他便闷闷不乐地去找他的妻子："萨涅奇卡，我的宝贝儿，我们应当走了；这已经很够了。"可是桑卡却连一眼也没瞅他。霍德科夫斯基先生这就一把搂住他的肩膀，两个人又晃晃荡荡地走去大喝大吃了……

……………………………………………………………………………………

瓦西里哼哼着，把脑袋往枕头里钻，——有人在摇他的肩膀。(他和衣睡在那里，只脱下了长襟衣和靴子。)他的头沉得像铅一样，怎么也抬不起来。不知是谁竟那么一个劲儿地摇着，还用指甲掐进他的皮肉里……"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去跟我跳舞吧……去啊，就去啊，"桑卡急促地说着，嗓音那么古怪，瓦西里就用一个臂肘把身子撑起来了。桑卡站在床边，朝他点着那撒过粉的头……看她那副眼神，倒像是屋子着了火，或是什么灾难已经临头了似的……"你不肯跟我去跳舞吗？"

"你疯了，我的太太……这已经是早晨啦……"

桑卡脸色变了，浴着从又大又干净的窗子里透进来的晨光，她那袒露着的肩头显得蓝漾漾的……"她竟把自己弄成了这副样子，——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你还是去睡吧。"

"你不肯去啦，你不肯去啦……啊，瓦西里……"

她急速地往一把高高的椅子里一坐，让一双赤裸着的手臂垂落下来。她身上发出一股有点儿甜甜的法国香水味儿，一股外国东西的味儿。她直瞪瞪瞅着她丈夫，眼睛一眨也不眨，一块东西在她喉咙里升起来了。

"瓦夏，你爱我吗？"

这句话，她只要问得温柔一点，像平常那样就好了，——可是不，她好像带着一种威胁的口气。瓦西里一阵烦恼，用拳头往枕头上捶了一下：

"你至少得让我活得安静一点嘛。"

她又把喉咙里那一块东西咽了下去：

"你说，你到底是怎么样爱我的？"

这叫他怎么说呢？真是娘们儿的胡说八道！要不是醉后头痛得

像裂开一样，瓦西里准会痛骂她一顿。可是他既没有这样做的力气，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图，就那么闷声不响的，带着责备的微笑瞅着他的妻子。桑卡悄悄地把双手一扬：

“你不肯保护我……那是你的过错……”

她站起身来，把那长长的、拖在地上的衣裾用脚往后面一踢，走出去了……

“你至少得把房门关上啊，萨尼娅！……”

……………………………………………………………………

这以后，瓦西里就睡不着了，——他叹着气，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楼底下大厅里遥远的音乐声。他禁不住想道：“糟了，事情不妙啦。”他在床上坐起来，双手捧着头……“这样子生活可不行啊……”他穿好衣服，打后门走出去，到了停车房，——想看看他们的轿式雪车是不是拾掇得很好。靠近马车棚，他看见了马车夫安季普（这人他是用六十卢布从斯摩棱斯克总督那里买来的，代替那个在维亚济玛走失的人。），一看见自己的人，他心里很高兴：

“怎么样，安季普，我们明天就要动身了。”

“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这就好，——这个地方我已经厌烦了。”

“今夜快到客店老板那儿去问问牲口的事。”

瓦西里慢慢地穿过停车场，走回来。洁净的雪花在打滚，筑着白嘴鸦窠的树木发出肃穆的飒飒声。许多农夫和农妇在池塘边干活，——全村的人看来都被赶到了这儿清除积雪，树起一根根木杆，那上面系着的旗子在风里猎猎作响。“全都是琐碎事儿和玩乐事儿。”瓦西里突然立定下来，仿佛有人抓住他的肩膀似的，——于是眉头一皱。他的心扑通扑通地撞着。他猜出来了：原来是他！这个人，他在醉后的狂态中不知看见过多少次了，可是直到这会儿他才明白这个人就是弗拉基斯拉夫·特克林斯基先生，一个身量高大的美男子，穿一袭橘黄色丝绒的巴黎式长襟衣。亚历山德拉老是跟他在一起：跟他一起跳小步舞，跟他一起跳乡间舞，马祖尔卡舞。

瓦西里朝地下望着。雪花粘在他的腮帮上，粘在他的颈脖上。可是这种敏锐的悟性仅仅是刹那间的事情，随后一切又都消失在醉

后的昏迷中了。他一点也打不定主意。这时候,大家已经在找他去吃早餐了。(这是这儿的习惯:欢度了一夜以后就吃早点,随后一直睡到吃午饭的时候。)他已经非常讨厌了的那两个朋友,霍德科夫斯基和多莫拉茨基,那两个大腹便便的吹牛家和撒谎者,哈哈大笑,抓住他的臂肘:“他们端上来的一道红烧肉多好啊,瓦西里先生……”亚历山德拉没有在餐桌上,另外那个人也不在……瓦西里喝了一点强烈的陈伏特加,可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他从桌子边站起来,走进了舞厅——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乐队那儿,有个身量挺高、瘦骨支离的犹太人靠在一只土耳其鼓上瞌睡。瓦西里把通往装着镜子的走廊的双扇门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里面打蜡地板上,沿窗都是彩色的纸屑,弗拉基斯拉夫先生跟亚历山德拉一起在那儿踱来踱去,他的宝剑厚颜无耻地挑起了橘黄色长襟衣的下摆。他正在热情地向她说着什么话,老是耸动着假发。她耷拉着脑袋,倾听着。她那低垂着的颈脖里,显露出一种少女的、无力自卫的模样:人们把一个毫无经验的小傻瓜带到了外国,撇下她一个人,如果有人欺侮她,她也只会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瓦西里本应愤怒地走过去,要求同那个傲慢的波兰人来一次决斗,可是他仅仅从门缝里望了望,因为怜悯而心里觉得很痛苦……“唉,你这个保护人太不行了,瓦西里。”这时候,弗拉基斯拉夫先生用一个漂亮的手势朝一扇边门指了一指,桑卡微微耸了耸肩胛,又微微摇了摇头。他们转身走到冬天的花园里去了。瓦西里不由自主地伸了伸身子,想把袖子卷起来……这不是袖子,只是一条花边。而且宝剑也放在楼上……唉,活见鬼!……

他砰的一下把双扇门那开着的一半碰上了,可是那闹嚷嚷、胖乎乎的霍德科夫斯基和多莫拉茨基却从他背后突然走过来了……

“瓦西里先生,你就去尝一尝那滚烫的、加酸奶油的甜馅饺子……”

于是他又坐在桌子旁边,心里乱得什么似的。他既觉得羞惭,又觉得愤怒。这明明是狼狈为奸。这两个贪吃的人故意让他喝了很多酒……他是不是应当跑去把宝剑拿来,打上一架呢?好样的一位沙皇的使节,为了一个女人竟像庄稼汉在酒馆里那样打起架来了……

唉，算了吧！还是就这样结束的好！

把人家递给他的酒杯推开了，他急匆匆走出餐厅。到了楼上，他咬紧牙齿，寻找他的宝剑……在桑卡的一堆裙子底下，他终于把它找着了……他用尽气力将那系着宝剑的绶带紧紧地束在腰里。随后他跑下石头的阶磴。城堡里的人，个个都已经躺下去睡了。他在冬天花园里绕了一周，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他只碰见一个侍女，——她深深地朝他拜了一拜，尖着嗓子说道：

"公爵夫人、马拉霍夫斯基太太和特克林斯基老爷赶着马车出去玩儿去了，吩咐说不到晚上不要指望他们会回来……"

瓦西里回到楼上，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大路，一直到黄昏。他甚至有过这么一个主意：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一封表示悔过的信。可是纸和笔他都没有找着。

后来才发现桑卡原来早已回来了，只是在奥古斯塔夫人的卧室里歇息。晚饭过后，池塘旁边就要开始狂欢和燃放烟火。瓦西里走到马车棚里，吩咐安季普偷偷地把牲口准备好，将有些箱笼搬上雪车去。他这才闷闷不乐地踱回了城堡。沿着檐板正在点起一盏盏小油灯，——小小的火苗被风拂动着。雪云已经吹散，夜空蓝幽幽的，挂着一个圆圆的月亮。

走近一座花园里的建筑物，那儿有几个石雕的人像，被雪盖起来了，沃尔科夫突然听到嘶哑的叫喊声、急促的喘息声和刀锋的碰撞声。他一点也没觉得好奇，正想走过去了。一拐弯(就在挟着一支箭的那个爱神雕像的脚边)，有个女人站在那儿，把一件披着的皮大衣抓拢在颈脖里，仰起了戴着白色假发的头。他朝她仔细瞧了一眼，认出来是亚历山德拉。他跑到她跟前。就在那边拐角后面，弗拉基斯拉夫先生和马拉霍夫斯基先生正在月光里用马刀殴斗。他们两腿撇得很开，膝盖微微蜷曲着，正在跳来跳去，互相冲刺，一边还跺着脚，狂暴地喘着粗气，用自己的马刀劈着对方的马刀。

桑卡扑到瓦西里身上，搂抱他，扭住他，把头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从咬紧着的牙缝里说道：

"带我离开吧，带我离开吧！……"

一看见沃尔科夫，那个蓄着唇髭的马拉霍夫斯基便高叫一声。

弗拉基斯拉夫先生冲到他面前，喝道："她不是你的，我们可不让你带走！"他们手下的小贵族，提着出鞘的马刀，穿过停车场跑了来，把两个决斗的地主劝开了。

……………………………………………………………………

他们这一行人赶到离开马拉霍夫斯基先生有五十俄里的时候，瓦西里这才定下心来。他跟桑卡一句话也没有提，什么事也没有问，就那么紧绷着脸。她一声不响地坐在轿式雪车里，紧闭着眼。遇到富丽的庄园，他们就绕个弯儿赶过去了。

有一回，坐在赶车人座位上的那个向导，把受冻的手指插在紧窄的皮袄袖筒里，回过头来，从小丘上指指路边一座小教堂的瓦屋顶。安季普把脑袋探到雪车里：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咱们免不了要在这儿停下来了。"

原来这座小教堂(给圣徒扬·涅波穆克的献礼)是由一个有名的地主博列伊科兴建的，——他的肥胖、贪食和好客已经成为大家闲谈的资料。这个地主的庄宅离开大路很远，在一个黑沉沉的小树林后面。为了便于招呼狂饮的酒友，他就在大路上造了这座小教堂，——一幢房子里面是厨房和地窖，另一幢房子里面是食堂。这儿经常住着一个又肥胖又欢乐的托钵僧。他主持祈祷仪式，无聊的时候跟那个地主老爷玩玩纸牌，两个人一起悄悄地守候着过路的旅客。

不管是谁乘车打这儿经过，——重要的大地主也好，因为喝酒把最后一顶帽子都给卖掉了的、无忧无虑的小贵族也好，或是从小城镇里来的小市民商人也好，——仆人们都会拿一根绳索当路拦住马车，博列伊科老爷便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咻咻地喘着气，给他敬一杯酒(仆人们迅速地将牲口卸下)，这个惊惶的旅客就被拉进了小教堂，托钵僧念了祷文，酒宴于是开始了。这个博列伊科老爷决不伤害什么人，可是离开他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不是酩酊大醉的，有的神魂颠倒地给抬上了雪橇，可是也有的神志没有清醒，就那么一命归天了，托钵僧暗中给他们作了忏悔……

"咱们怎么办，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安季普问。

"拐个弯儿，打田野里穿过去，尽量快点。"

显然，这些贵族地主一心只想寻欢作乐；整个波兰国家看来都在

无忧无虑地大吃大喝。小城和市镇上，每一个大户人家都把大门敞开着，喝得醉醺醺的小贵族在台阶上大喊大叫。可是城镇上的街道全很整洁，还有很多漂亮的店铺和商场。商店和理发馆的门高头，以及行会企业的门顶上，当街都横挂着一块块用彩色乱涂的招牌：有的是一个坐在马车里的仕女，有的是一个骑在马上的绅士，再有的是一只理发师用的铜盆。门里头，一个德国人叼着一支瓷烟斗，殷勤地微微笑着，或是一个犹太人穿着一件很好的皮大衣，客客气气地邀请那些步行的或是坐车的人走进去看看。全不像在莫斯科那样，一个小商人会抓住顾客的衣襟把他拉进寒伧的铺子里，那里一些破烂的商品要卖昂贵的价钱，可这儿你随便踏进哪一家铺子，都会觉得眼花缭乱。而且万一你身边没有钱，他们也肯让你把东西赊了去。

离开里夫兰的边境越近，他们经过的小城镇就越多。风车在小山上转动着翼片。乡村里，粪肥早已在往田里头车运。阴暗的天空中回荡着一股春天的气息。桑卡的眼睛里又闪出了亮光。他们已经赶到克赖茨堡了。可是就在这儿，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

御前大臣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正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去）在那家客店的隔壁房间里休息。一听到俄国人说话的声音，他就走出来了，肩膀上披着一件没挂面的皮袄，秃脑瓜上缠着一块绸围巾。

"恕我老头儿唐突，"他向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恭恭敬敬地鞠一个躬。"这次愉快的相逢使我觉得非常高兴……"

桑卡脱外衣的时候，他一直拧紧了两条黑得像银鼠尾巴一样的眉毛，聚精会神地、温柔地瞅着她。他有五十上下年纪，人长得又瘦又矮，可是筋骨却很强健。在莫斯科，没有什么人喜欢他，皇上不肯宽恕他的过去，因为他当年曾经和霍万斯基一起发动过射击军去支持索菲娅。可是托尔斯泰知道该怎么样等待。他承担国外的一些艰难任务，把它们完成得很出色。他通晓语言和文学，会用便宜的价钱买进精美的画（为缅希科夫的官邸）或是有用的书，而且还能雇用干练的人办事。他自己可并不想往上爬。于是很多人开始有点儿怕他了。

"你们要到里加去吗？"他问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一个卡尔

梅克女仆正在替她脱毡靴。桑卡感到无聊地答道：

“我们要到巴黎去。”

托尔斯泰掏出一只角质鼻烟盒，用中指在那上面轻轻地敲了几下，然后把一个大鼻子伸进鼻烟里去。

“你们将会碰到无穷的麻烦，还不如取道华沙好。（沃尔科夫抹了抹被风吹粗的脸，问：“为什么？”）因为利沃尼亚发生了战争，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里加已经被包围了。”

桑卡急忙用手抓住了腮帮。沃尔科夫吃惊地眨巴着眼睛：

“已经开始了吗？怎么样开始的？是奥古斯特国王一个人，那么……”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用一种冰冷的、警告的眼色扎了他一下，于是他的话就在这里呛住了。托尔斯泰仰起他那沾着鼻烟的鼻子，打了个喷嚏，——绸围巾的两头如同耳朵一般摆动着。

“我劝您，亲爱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马上转到米塔乌去。国王奥古斯特在那儿。他一定会很高兴看见您，特别是您的夫人——那样的 charmant① 和 sympathique② ……”

……………………………………………………………………

托尔斯泰把有关这次刚发生的战争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们。那年秋天，奥古斯特国王的几个萨克森营早已开始在里夫兰边境附近——亚尼什基和米塔乌集结。里加的总督达利别尔格（三年以前曾经侮辱过伟大的俄罗斯使节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闭着眼睛不愿意看见，便是忽视了这些军队的调动。里加本来可以一攻而下的。可是非常宝贵的时间却在谈情说爱和轻举妄动中失去了：萨克森的总司令，年轻的弗莱明将军，爱上了贵族地主萨佩格的侄女，整整一个冬天都在他的城堡里大吃大喝。那些士兵也照常纵酒狂饮，而且还去抢劫库尔良德的一些村庄，——庄稼人都动身逃到里夫兰去避难，后来在里加他们也知道有危险了，总督才在城市里设防。

“卡尔洛维茨将军来到部队以后，谢天谢地，军事行动总算得以

---

① 法语：可爱的。

② 法语：予人以好感的。

开始了，”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说道，皱起了他那刮得光光的嘴唇，仿佛在玩味他的词儿似的。“可是，唉！维纳斯和巴克科斯才不管子弹的呼啸呢：弗莱明将军追求着更炽烈的战斗。他不去攻打瑞典人，反而大胆地去包围那位漂亮的波兰小姐的城堡，——这位小姐他早已被带到了德累斯顿，婚礼不久就要在那边举行了……”

从这一大篇叙述里，沃尔科夫明白奥古斯特国王的情况并不太妙。为了避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往后说不定还得向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负责，——他考虑的结果认为还是踅往米塔乌去。

………………………………………………………………

“您的骑士在哪里，先生？您的一万副护身甲在哪里？您的誓言呢，先生？您在跟国王撒谎嘛！”

奥古斯特把一座点着蜡烛的烛台急躁地放到他镜子前面那些粉扑、手套和香水瓶中间去，——有一支蜡烛倒了下来，熄灭了。他开始在寝宫的银色地毯上来回地踱着。他那紧包着袜子的、结实的腿肚子在愤怒地颤动。约翰·帕特库尔站在他面前，又苍白，又阴沉，手里抓着一顶帽子。

凡是人力所能做的事他统统都已经做了：整整一个冬天，他一直在写着鼓动的信，暗中分送给住在里夫兰领地和里加的骑士。他还冒了瑞典国法制裁的危险，乔装成一个商人，越过边境，到冯·本肯多夫、冯·西韦尔斯和冯·帕连的城堡里去拜访他们。那些骑士看了他的信，想起从前骑士团的威势，全都哭了，他们抱怨粮食税；那些由于土地收回法案而丧失了一部分土地的人，还起誓说他们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是当萨克森军队终于侵入了里夫兰，奥古斯特国王宣告要摆脱瑞典奴役的时候，却没有一个骑士胆敢跨上他的战马；而且更糟糕的是，很多人竟跟市民一起，加强防御，保卫里加，使它不受国王手下那些渴望着洗劫城市的雇佣兵的侵扰。

就在那一天，帕特库尔把这些不利的消息带到了米塔乌。国王连晚餐也吃不下去了，就抓起一个枝形烛台，拉住帕特库尔的一只手，急匆匆走进了寝宫……

“是您怂恿我发动这次战争的，先生，全是您！……我依据您承诺的誓约，这才拔出了宝剑。可现在，您居然胆敢宣称里夫兰的骑

士——那些酒鬼和贪吃肝脏香肠的老饕都还在犹豫迟疑。”

奥古斯特身材魁伟，仪表堂皇，穿一身雪白的军服，攥紧着拳头向帕特库尔走去，狂暴地播着花边袖口，盛怒之下还嚷出了许多不必要的话。

“丹麦的援军在哪里？它是您曾经答应给我的。沙皇彼得的五十个团的兵力在哪里？您的二十万金币在哪里？波兰人，真该死，都在等着这笔钱呢！波兰人等我胜利了，会拔出他们的军刀；或是等我失败了，会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

涎沫从他那两爿饱满的、线条分明的嘴唇里流下来，保养得很好的脸哆嗦了……帕特库尔移开了视线，抑制着升上喉头的怒火，答道：

“陛下，骑士们希望得到一个保证，如果他们推翻了瑞典的统治，要做到不受莫斯科蛮族的侵犯。照我看来，他们之所以犹豫，原因就在这里……”

“胡诌！这都是莫须有的恐惧……沙皇彼得对着十字架起过誓，说他到了扬堡就不会再往前赶了，——俄罗斯人要的是英格利亚和卡累利阿。他们连纳尔瓦都不想染指呢。”

“陛下，我怕的是背信行为。我知道，有许多间谍已经从莫斯科派到了纳尔瓦和列维尔，表面上好像是采购货物，其实都奉了命令去测绘那些要塞的地形图。”

奥古斯特往后退。他那一只指甲染着颜色的大手落在宝剑的柄上，圆圆的下巴颏傲慢地扬起来：

“冯·帕特库尔先生，我用国王的身份告诉您：纳尔瓦也好，列维尔也好，更别提里加了，决不会看到一个俄罗斯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定要把这些城市从沙皇彼得的爪子里夺过来……”

………………………………………………………………………………

国王待在米塔乌的公爵府邸里厌烦透了。他住到军队附近来，并没有加速事情的进展。唯一的成就只是攻下了科别尔尚茨要塞。两度炮轰里加，可是没有结果。里夫兰的骑士还在踌躇考虑，要不要跨上他们的坐骑。波兰的豪绅们都在警惕地等待着，看来要在议会的下一次会议中准备向国王提出质询，为什么把波兰拖进这场危险

的战争。

米塔乌的天气很恶劣。钱又不多。库尔良德的地主全是些老粗，他们的妻子与其说是迷人的女性，还不如说是活像怀孕的母牛。年轻的库尔良德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又是个喜欢吹牛的酒鬼，叫人讨厌得难受。奥古斯特如果没有新朋友阿塔莉·台斯芒的努力(她跟国王一起离开了欢乐的华沙)，他那充满热情的性格准有陷入忧郁的危险。

阿塔莉·台斯芒安排了舞会和狩猎，从华沙带来一班意大利演员，她花起钱来慷慨得叫人无法理解，——有时候奥古斯特吩咐宫内大臣去为伯爵夫人筹措那么多的金币，甚至也会哼一哼鼻子。严寒的气候害得那班意大利演员又打喷嚏又咳嗽。在这些设计得富丽豪华的舞会里，那批不太习惯于优雅娱乐的本地贵族，对这种穷奢极侈只好目瞪口呆，心里估摸着这一下不知道又要叫国王花去多少钱呢。

有一天，国王正在用晚餐。他照例总是一个人吃饭，背对着炉火，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那些贵妇人面对他围成一个半圆形，坐在一张张镀金的小椅子里。国王戴着一绺小小的风雅的假发，穿着一袭轻盈的、绣着花朵的长襟衣，一件麻纱衬衫的花边直垂到肚子下面。御膳监是个染着颊须的、脸像羊皮纸一样的老头儿，不住地在给国王斟着烫热的酒。那一天，六个腮帮像甜菜一样绯红的、当地的男爵夫人被召见了，六个肥肥胖胖的男爵战战兢兢地站在她们那撒过面粉的假发后面。两张椅子还空着。

奥古斯特一面嚼着填有馅儿的兔肉，一面闷闷不乐地望着那几位夫人。劈柴在壁炉里毕毕剥剥地爆着。男爵和男爵夫人们一动也不动，显然是生怕发出像擤鼻子那样有失体统的响声来。沉寂得太窒闷人了。奥古斯特便把一个臂肘搁在桌子上，抹了抹嘴唇，把食巾往桌子上一摞：

“Mesdames et messieurs，我将不厌其烦地再一次表示，到你们这个美妙的城市来做客，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他微微做了个手势，来加强这句话的语气。)库尔良德贵族的崇高道德品质应当作为大家的榜样：它把清醒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跟高尚的思想方法难能可贵地结合起来了……”

男爵们伛下了马鬃做的假发，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男爵夫人们稍微停了一下(因为她们不太懂得法国话)，这才耸起那丰满的屁股，行了个屈膝礼。

“Mesdames et messieurs，唉，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国王们为了关心他们臣民的最高利益，有时候甚至也不得不降临到大地上来。这个真理，并不是个个人都懂得，唉。(他叹了口气，把眼睛转向上天。)有种骄傲自满的波兰地主，目光短浅，轻率挥霍，把他的黄金乱花在宴饮和狩猎，乱花在豢养一批酒鬼和懒汉上头，而他的国王却跟小兵一样，拔出宝剑去袭击敌人的要塞，看了这种情况，我们除了痛心之外还能有什么感觉呢？……”

奥古斯特喝了一口酒。男爵们聚精会神地听着。

“质问国王，按照习惯是不应当的。可是国王们却从臣民的眼睛里看出了大家焦急的心情。Messieurs，我独自一个发动了这次战争，率领了我的一万名近卫军。Messieurs，我发动这次战争，是为了一个伟大的原则。波兰被内战搞得四分五裂。勃兰登堡选帝侯，那只野狼，正在啃我们的肝脏。瑞典人是波罗的海的主子。国王查理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他粗卤果敢。要不是我在里夫兰首先下手，说不定瑞典人明天就会到这儿来，在库尔良德征收五倍于过去的粮食税，把土地收回法案扩大实施到你们的领地上。”

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瞪得很大。男爵们开始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夫人们把脑袋缩拢去了。

“上帝交给我一个使命，——在从易北河到第聂伯河、从波美拉尼亚到芬兰海岸的一个伟大国家里建立和平与繁荣。有人一定要喝那碗现成的羹汤。瑞典、勃兰登堡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把他们的汤匙都已经伸出来了。我是一个贵族，Messieurs。我希望这碗羹汤让你们自己平平静静地去喝……(他朝天花板扬起眼睛，好像在打量着他从那儿降落下来究竟有多少距离似的。)昨天，我下命令绞死了两个马秣采购员，因为他们抢了伊克斯库尔男爵领地上的几个农场……可是，Messieurs……我的士兵正在流血，除了荣誉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可是牲口需要燕麦和干草，真是该死！……我就不得不向那些我们正在为他们而流血的人们呼吁，要他们有远大的眼光……”

男爵们的脸色都发了紫，这一下他们终于明白了国王的用意。他们这样闷声不响，奥古斯特越看越生气，便开始在他的言词里掺进一些士兵们的行话。这时候，阿塔莉·台斯芒进来了，——她那耷拉着的眼皮使白里泛青的脸显出热情的样子。用一种优雅的、自然的体态，她向国王行了个屈膝礼，挥动着螺钿扇（男爵夫人们斜眼瞟着这个惊人的巴黎型的尤物），又鞠了一躬，说道：

“陛下，请允许我有这份福气，向您引见从莫斯科来的维纳斯女神……”

她拖着蓬松的长后襟走到门口，挽着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的一只手把她引了进来：说真的，在她所有想出来的花样里，也许要算这一招最机智了。她第一个知道沃尔科夫来到的消息，便到客店里去拜访他们，而且一下就看透了亚历山德拉的性格；她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寝宫里，打量了一下她的衣服，严厉禁止她把莫斯科的任何东西穿在身上：“我的朋友，这些都是萨莫耶德人穿的衣服！（她说的甚至包括那些最好的、每件要值一百金币的衣服）假发！可那是上一世纪戴的。凡尔赛在过了山林水泽女神节以后，假发就已经没有人戴了，我的小乖乖。”阿塔莉吩咐侍女把所有的假发统统扔在壁炉里。（桑卡吓得只是眨巴着眼睛，样样事情都同意了。）阿塔莉打开了几只大箱子，把亚历山德拉打扮成一个“穿着晚服的 femme de qualité’①”。

奥古斯特又惊又喜地瞅着这个莫斯科的维纳斯女神，——只见她两股灰褐色的波纹盖在耷拉着的头上，一绺鬈丝直垂到袒露得很低的胸前，几朵鲜花簪在她头发和衣服上。衣服很朴素，腰里也没用鲸须框，样子活像希腊的短袖长衬衣，一个肩头搭着一袭金线织的斗篷，一直拖到了地毯上。

奥古斯特握住她的指尖，伛下身去亲吻。（男爵夫人们那些涨红的脸，她仅仅瞥见了一眼。）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时刻。那国王倒像是一个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仿佛从纸牌里走出来的那样，——魁伟，堂皇，殷勤，有着一张红红的嘴，两道高高的、如同黑貂一样的眉毛。桑卡中了魔法似的直瞅着他那双信任地闪烁着的眼睛：“我完蛋啦。”

① 法语：名媛。

瓦西里待在客店里,快要有一个星期了。桑卡已经给带走,他也被忘记了。他坐了车到宫里去打听,国王的侍从官每次总是殷勤地向他保证,国王明天决不会再不接见他。为了解闷,白天瓦西里就到城里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街上去溜达。一幢幢湫狭阴沉的房子,盖着简陋的屋顶,装着铁门,——仿佛人都已经走空了,——只是偶尔有那么一张气呼呼的脸,戴着一个尖顶帽,贴在一扇高高的玻璃窗上张望。集市广场上,差不多所有的铺子都关了门。有时候,给四匹羸瘦的马拖着的大炮,打大圆石子路上轰隆隆地滚过去。愁眉不展的骑兵把羊毛斗篷裹在身上,为了挡住那砭骨的寒风。只有一些要饭的——庄稼汉,满面泪痕的女人和衣衫破烂的孩子成群地在城里流浪,手里抓着帽子,抬头望着一个个窗口。

晚上,吃过了晚饭,瓦西里总是坐在一支蜡烛旁边,一只手托住了腮帮,想起他的妻子,想起莫斯科,想起这种麻烦的差事。父亲和祖父曾经这样教诲他:要谦逊,要敬畏上帝,要尊重长辈,这些话眼下可也没有多大用处了。飞黄腾达的都是那些有爪有牙的人。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又大胆又骄横,前不久还只是一个侍从,而现在却已经是一个总督,一个获得勋章的人,只等机会来到,他还想升得比任何人都高出两个头。阿廖什卡·布罗夫金已经被擢升为招募新兵的近卫军上尉:他胆敢抓住总督的假发。雅什卡·布罗夫金原是个愚蠢、凶悍、粗野的农民,现在却也在指挥一艘战船了……而桑卡!唉,桑卡,我的天哪,我的天!……换了别人做她的丈夫,准会把她抽得一背脊全是鞭痕了……

这样说起来,那一定还有些什么事他应当懂得。不声不响的人眼下是不受人欢迎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总得要向上爬……(他忧郁地瞅着那支蜡烛的火苗……从前他坐在幽静的庄园里,听着暴风雪在积雪的屋顶上空哀号,当年那种逍遥的心境他现在多么渴望啊!……暖炕,蟋蟀,还有那种从容不迫的、给人以快感的思想)他是不是应当开始念念普芬道夫的著作呢?还是做做生意,像亚历山大·缅希科夫或是沙菲罗夫那样?这就难了,他从来没有这种习惯。只要战争快一点爆发就好啦……沃尔科夫家的人的确很温顺,很温顺,

可是一朝跨上马背，那就不妨看看到底是谁出人头地——难道会是布罗夫金家的雅什卡或是阿廖什卡不成？

就在这样一个苦思焦虑的晚上，国王的侍卫官在客店里出现了，他客气极了，再三表示歉意，请沃尔科夫马上到宫里去。瓦西里十分激动，急忙把衣服穿好。他们坐着马车出发了。奥古斯特在寝宫里接见了他。国王伸出手来欢迎，不让他下跪，却跟他拥抱，还叫他坐在自己身边：

“我完全不明白，我年轻的朋友。我只好向您道歉，因为我的朝廷里毫无秩序……在吃午饭的时候，我才知道您来到了这里。阿塔莉伯爵夫人，那个最最轻率的女子，被尊夫人迷住了，竟把她从丈夫的怀抱里拉出来，到如今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独自一个享受着她的友爱……”

沃尔科夫竭力想要站起来，可是还没来得及回礼，奥古斯特就用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把他按了下去。他大声地谈着，而且一直在笑。可是一会儿笑声停止了：

“您是要到巴黎去，我知道。我想请您，我的朋友，送一封密信给我的兄弟彼得。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不妨待在这儿等您，在阿塔莉伯爵夫人的庇护之下一定会十分安全。您是不是知道最近发生的事件？”

笑意仿佛从他的脸上给拂去了，嘴角边露出愤怒的皱纹……

“里加的局势很糟糕——里夫兰骑士把我出卖了。我那位最优秀的将军卡尔洛维茨，三天以前英勇地阵亡了……”

他用一只手掩住脸，为悼念不幸的卡尔洛维茨，静默了片刻工夫……

“明天我要到华沙去参加议会的会议，——防止人心的可怕的骚动……到了华沙，我会捎给您信札和文件……您不要吝惜您的力量，您要向沙皇证明俄罗斯军队马上出动的必要性……”

……………………………………………………………………………

夜里，阿塔莉会把侍女唤醒，她们便点上蜡烛，生起壁炉，搬进来一张小小的桌子，上面摆着水果、酥皮大馅饼、野味和酒。阿塔莉和桑卡从大床上爬起来，只穿着睡衣，戴着花边包发帽，就坐下去吃晚

饭。桑卡困得要死(这也难怪,整整一天不曾有过片刻的休息,不曾随随便便地说过一句话,样样事情都那么别别扭扭,时时刻刻都得戒备着),可是她总是揉揉那发肿的眼睛,从一只闪出肥皂泡一样光彩的高脚玻璃杯里喝一口酒,微微翘起嘴角,嫣然一笑。她到外国不是来睡觉,而是来学"风雅"。这种"风雅"(阿塔莉是这样解释的),即使在宫廷里也不是大家都懂得:即使在凡尔赛,粗鲁话和下流事也还多的是呢……

"你看,我亲爱的,潮湿的晚上你就没法儿打开窗子,宫院四周发出那么一股臭味,从灌木丛里,甚至从阳台上……那些朝臣住得很挤,他们好歹也睡下了,在一些肮脏的床上;为了消除邋遢衬衫上的那股气味,大家便洒上了香水……唉,我们俩应当到意大利去……那才是一个美梦呢……那是一个各方面都很风雅的国家……诗啊,音乐啊,感情的游戏啊,心情的非常细致的快感啊——样样都为你效劳……"

阿塔莉用一柄银质的小刀削着一只苹果。她交叠着两条腿,晃动着小小的便鞋,半闭着眼,喝了一口酒:

"风雅的人是真正的生活之王……听着,常言道得好:'好的农夫跟着他的犁,勤恳的织工坐在他的布机边,有胆量的商人张起他的船帆,甘冒生命的危险……人们为什么要辛勤劳动呢?因为神道已经死了……不,我在奥林普斯山上那呈现淡红色的云端里看见的是另外一些神灵。'"

桑卡仿佛一只中了魔法的兔子,听着她。阿塔莉的额头上露出一条条皱纹。她伸出那只已经喝干了的酒杯:"请斟吧,"随后说道:

"我的朋友,我还是不能了解,您为什么不敢接受奥古斯特的爱,——他很难受呢……美德只是缺少理智的一种标志。一个女人用美德来掩饰她道义上的丑恶,正像西班牙女王用没有缝的连衫裙来遮盖她那松软的乳房……可是您——您又聪明,又漂亮……您热爱您的丈夫。谁也不来阻碍您向他表示热烈的情感,只是您别做得很公开。您别让人家笑话,我的朋友。一个善良的城里人星期天带着他的太太一块儿出去溜达,搂着她的腰,使得谁也不敢从他手里夺走这件宝贝……可是我们是风雅的女人,——这就负有相当责任

了……"

包发帽的花边遮掩了桑卡的沉下的脸。她该怎么办呢？她可以没个休歇地连续跳哪怕一昼夜的舞，可以扮演随便哪一个希腊女神，可以在一个夜里读完一本书，滚熟地背诵一些歪诗……可是她心里还有一点东西没法儿克服：她会羞惭得要死，事后还会苦痛得难受，如果她听信了阿塔莉的劝诱而给国王以女性的情爱……（"这一切将来是会发生的，当然啰，不过不是在现在。"）这怎么解释呢？她到底总不能承认自己不是在帕尔纳斯① 诞生的，而是曾经放过牛；也总不能承认自己准备抛开美德，不过还没有力量撕下她心上的什么东西，仿佛她母亲那可怕的眼神守护着这个神圣的，她生命中的一个什么核心……

阿塔莉并没有坚持。她拧一把桑卡的腮帮，转了个话题，说道：

"我昼思夜想要见一见彼得沙皇。啊，我要怀着什么样的敬意去亲吻那只既会使大锤、又会使宝剑的手啊！一提起彼得沙皇，便使我想起赫拉克勒斯——他的十二件大功②，——跟多头毒蛇搏斗，扫干净奥吉亚斯的牛栏，把地球扛在肩膀上……这岂不像是一个神话，我的朋友，没有几个年头，沙皇彼得却已经创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和一支无敌的陆军？我真想知道所有的元帅和所有的将军们的名字。你们的沙皇是查理国王的劲敌。欧洲正在期待着那么一天，莫斯科的鹰终于会把爪子掐在瑞典狮子的鬃毛里。您一定要满足我的好奇心……"

阿塔莉往往把话题扯到莫斯科的事务上头来。桑卡尽她所能地回答。她不明白这位新朋友的小心戒备、曲意奉承的嗓音为什么会弄得她那么不痛快……后来在床上，她把被子拉到鼻子上，却久久地没法儿睡去，给晚上那一席谈话扰乱得太厉害了。唉，这种"风雅"可多不容易哪！……

---

① 帕尔纳斯是希腊中部的高山，在古代希腊人的概念中，帕尔纳斯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科学女神缪斯的居所之一。

② 据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是有名的大力士，一生除暴安良，神勇无敌，完成了十二件大功。

三

……而到临了，这整个联盟仅仅成了一张废纸，它也许可以吓唬一下那些受人尊敬的议员，却吓唬不倒您那充满热情的大无畏精神……丹麦人是不敢破坏和平的，——请相信一个女人的眼力。沙皇彼得给和平谈判束缚住了，他不会出阵，一直要等到土耳其人解开他的双手。可是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秘书官乌克兰采夫把所有的黑貂皮大衣统统分送给大臣们了，却没有进一步谈起什么。沙皇彼得企图用新建成的沃罗涅什舰队的下水典礼来威胁土耳其人，可是他这样做反而引起了英国人和荷兰人的高度警惕。他们那些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不愿意听到俄罗斯船舰开进黑海。其中最不能调和的是波兰大使列辛斯基，他是奥古斯特国王的死敌。他用波兰国家的名义，恳求苏丹协助波兰人从俄罗斯人手里夺取乌克兰，连同基辅和波尔塔瓦。

这些都是最新的消息，或者，如果您喜欢，说它是谣言也可以。华沙到处在传播着。奥古斯特和我在舞会和娱乐上面花销着大量的金钱，——唉，国王的威望却仍然在低落下去。他性情狂暴，而且因为追逐一个俄罗斯的蠢婆子，还弄得贻笑大方……

因此，历史的顺风吹鼓了您的帆篷，在您那即将到来的荣誉的缆索间呼啸。时机不可失！矢忠于您的阿塔莉。

这封信，查理是在孔格肖尔森林里收到的。他倚在一株树上，读着。松树发出飒飒的响声，低低的云朵在三月的天空中飘荡。下面，在那雾蒙蒙的峡谷里，猎狗正在狺狺地吠着，它们那不耐烦的叫声表明大规模的狩猎已经开始了。一个看守猎场的老头儿，踩着石头中间的积雪，往下面走了几步，随后等待时机地扭过头来。国王把那封信念了一遍又一遍。送信的急使抓着马勒站在那儿，那匹牲口乜斜着紫盈盈的眼睛朝猎狗吠叫的方向望着。

从峡谷里蹿出来一头牡鹿，用劲一跳便登上了斜坡。查理并没举起他的火枪。那头牡鹿把一对枝枝桠桠的叉角朝后一仰，往树丛里一溜烟跑了。五十步开外，传出来一响枪声，那边正是法国大使守

着的地点。查理没有转过身来,——那封信在他给冻得通红的手里扑扑地飞舞。那个看守猎场的人把下巴颏上的皱纹埋在皮领子里,回到这个年轻人背后他原先站过的地方,这个年轻人有个小小的脑袋,狭狭的脸盘,瘦得活像一根竿子,穿着一件背后很长的驼鹿皮长襟衣。

“谁交给你这封信的?”查理问。

那军官没有松开手里的马勒,走拢了一步:

“皮佩尔伯爵。他还吩咐我向陛下面奏几件连议会也还没有知道的、极其重要的消息。”

这个红腮帮、圆脸蛋的军官那一双灰蒙蒙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想要发问和无所畏惧的神情。查理把身子转开了。这些贵族老爷个个都是这样子等待时机地瞅着他,——所有的近卫军全像一群饥饿的猎狗。

“您奉命要向我面奏的是什么事?”

“丹麦军队——有十五个或是二十个营,已经越过了荷尔斯泰因边境。”

查理慢慢地把阿塔莉的信揉成一团。猎狗的吠叫越来越近了。从林木森森的峡谷里传出来一头熊的吼声。查理抓起那支倚在一株树上的火枪,回过头来朝那个军官说道:

“换一匹马,赶回斯德哥尔摩去。告诉皮佩尔伯爵,我们在这儿行乐,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兴头。我们已经围住三头大熊。我邀请皮佩尔伯爵、雷恩舍尔德将军、勒文豪普特将军和施利本巴赫将军一起来参加围猎。去。赶快!”

他那一向苍白的脸上显出一块块红斑。他用一根把握不稳的手指扣着火枪的扳机。他毅然决然地向峡谷的峭壁大踏步走去,两只冻着冰的皮靴统互相碰撞着。那军官笑吟吟地望着他那孩子气的、有点儿驼的脊背,以及那自傲地挺得直僵僵的后颈脖,随后跳上马鞍,踏着深深的积雪,飞驰而去,消失在林子里了。

……………………………………………………………………

十四头熊已经给打死或是被捉住了。那些落进罗网里的小熊被用鞣皮条捆绑起来,准备装到斯德哥尔摩去,查理听着它们绝望的吼

声，像孩子似的觉得很开心。那天拂晓时分赶来的皮佩尔、雷恩舍尔德、勒文豪普特和施利本巴赫（穿着皮长襟衣，戴着插有乌鸡毛的帽子。），每个人也用猎矛刺死了一头野兽。法国大使吉斯卡尔还亲手打死了一只七英尺高的怪兽。

这些疲累的猎人回到了用大圆木造的城堡里，——下面是片瀑布，在峡谷底里的冰上面轰轰地吼着。餐室很暖和，松树枝在火炉里燃得很旺。剥制的牡鹿和麋鹿头上那玻璃似的眼睛，在墙壁上炯炯生光。矮个子的吉斯卡尔，喝得满脸通红，唇髭给捻得紧紧的，挥动着短短的胳膊，正在兴奋地追叙那头熊怎样风驰电掣般扬起一阵雪花，从洞窟里跳出来，早已准备好把他一口吞掉了："我早已觉察到它那股腥臭的气息喷在我脸上！可是我成功地往回跳；我朝它瞄准。可没有打中！……片刻工夫，我整个一生闪过我的眼前……我抓住备用的火枪……"

那几个不爱说话的瑞典人一面听，一面喝酒，一面微笑。吃晚饭的时候，查理甚至连一口酒也没有喝。那位法国大使好容易给送到卧室里去了，查理才吩咐在门口布上岗哨，自己往火炉边坐下了。皮佩尔和几位将军朝他的椅子那儿挨拢去。

"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诸位先生，"他说着，把嘴唇抿紧了。他那个孩子气的、被风吹粗糙的鼻子被炉火照得通红。

将军们都垂下了额头。所有的事，特别是这样一件事，需要好好地考虑。皮佩尔慢慢地擦了擦方方的下巴颏：

"议会害怕战争，也不想要战争。我们动身的前一天，开了个特别会议。波兰国王侵入利沃尼亚，特别是丹麦人采取敌对行动的谣言，在斯德哥尔摩引起了恐慌。船主、木材商人和粮食商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议会。大家用心地听着他们，在议员当中没有发出一个赞成战争的声音。后来决定派几个使节到华沙和哥本哈根，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求和平解决。"

"那么对这件事，他们的国王有什么意见？"查理问道。

"议会明明认为，陛下的功名心已经在猎熊上头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好极了！"查理活像一只猞猁狲，把那狭溜溜的脸急速地转向雷

恩舍尔德。这个将军从他狮子鼻的大鼻孔里抽了一口气。

“我相信，”他说，用一双滚圆的、浅色的眼睛诚恳地瞪着，“我相信军队里有不少年轻的贵族，他们觉得瑞典是太逼仄了……有那么一些志愿兵，他们愿意用宝剑去争取荣誉。如果国王带领我们去到天涯海角，我们一定就会到天涯海角去。对我们瑞典人来说，这也不是第一次……”

他那直直的嘴巴温厚地笑了笑。将军们都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离开祖国的山岩，到异邦外国去寻求黄金和荣誉，这可不是第一次啊。”大家点罢头，皮佩尔才说：

“为了战争，议会一个子儿也不会给。国库空虚。这一点应当商讨一下。”

将军们一声不吱。查理咬了咬嘴唇。他那搁在火炉格栅上的骑兵长靴底正在冒着烟。

“我们只是在头几天里需要钱，——把军队送上海船，运到丹麦去。这笔钱，法国大使会给我。他一定会把这笔钱给我，因为要是他不给，我会到英国人那儿去拿……我们以后的军事行动所需要的费用得由丹麦国王支付。他是会支付的。”

将军们朝国王的椅子靠拢过去，表示同意地说：“说得对，说得对。”皮佩尔把眼眉迅速地掀动了好几次，——他又被这个年轻人吓住了。

“即使我们自己拿不定主意来发动这场战争，那些强国也会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查理说道。“因此我们还是采取上策：先下手为强……仪表堂堂的奥古斯特正在梦想一个伟大的帝国。他跟我一样，也没有钱，——他向沙皇彼得要到了一些金币，却把它们花销在跟娘们儿喝酒上头。奥古斯特本来倒很可以做一个挺不错的江湖卖艺人呢。莫斯科的沙皇我更不怕：还没等他教会农民团队放火枪，他早把他的盟国也失掉了……诸位先生，我想提出一个计划来请你们讨论讨论……”

就在那天晚上，三位将军朝一张摊开在查理膝盖上的地图弯下身子，考虑了一套作战部署：纳尔瓦总督韦林担任爱斯特兰和里夫兰的瑞典军队的指挥，开去增援里加；勒文豪普特和施利本巴赫把近卫

军和陆军集结在祖恩德的军港兰茨克罗纳，装作演习的样子；皮佩尔到斯德哥尔摩去做一切必要的工作，以转移议会对这些准备的注意。

他们把松树根往火炉里丢，将哨岗从门口撤去了。晚餐在桌子上摆好。吉斯卡尔先生已经舒畅地打过一回盹，这会儿搓着手走进了餐室。查理邀他坐在火炉旁边，随后咳嗽了几声，好像有句话卡在喉咙里似的，说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可以相信我对我的兄长，您的国君，那种热烈而忠诚的爱慕……（吉斯卡尔慢慢地搓着两个手掌，警惕着）瑞典将是北方海洋中法兰西利益的忠实的捍卫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的争端中，我把宝剑交给了路易。（吉斯卡尔甩开两条短短的胳臂，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可是我不想向您隐瞒：英国人正在千方百计把瑞典拉到他们那一边去……在瑞典，除了国王还有议会，而我可摸不透他们的心意……唉，眼下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着矛盾……今天我得知英国舰队已经出现在祖恩德海上……为了避免犯下严重的错误，我需要一种实物来证明你们的友谊，Monsieur 吉斯卡尔……"

……………………………………………………………………………

那些吼叫着的小熊被装在一辆大车里，从斯德哥尔摩的街上赶过去。查理和参加狩猎以及看守猎场的人都骑着马跟在它们后面。铜喇叭呜呜地吹着，一群猎狗汪汪地吠着。善良的公民走到窗前，摇摇头，说道："国王这样子寻欢作乐，选的时间可太不适当啊。"

引起忧虑的谣言叫这个许多年来过惯了和平日子的城市骚动起来了。英国和荷兰的舰队已经出现在祖恩德海面——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要跟丹麦人联合起来，结束瑞典在北方海洋上的势力？那个辽阔的国家波兰，正在威胁着要把瑞典的卫戍军从波罗的海沿岸消灭。东方，一千英里的俄罗斯边疆，除了靠近涅瓦河口的尼恩尚茨小堡垒和拉多加湖出口处的诺捷堡要塞以外，差不多没有一点防御。

以一支拥有两万士兵的不大的军队和一个狂妄的国王，去跟几乎是整个的东欧作战，这是想想也觉得可怕的。和平，和平，当然啰，——即使稍微牺牲一点，来保全那主要的东西也好。

查理在议会里出现了，连猎装也没有换，——他用一种目空一

切、漫不经心的态度听着那些慈父般的发言，关于此时此刻高举在瑞典头上的上帝的手，关于慎重和美德。他抚弄着短剑的骨柄，回答说他正忙于安排孔格肖尔城堡里的春季狂欢会，要过了节日才能发表关于外交方面的意见。年纪最大的一个议员站起身来，深深地鞠了个躬，用仔细斟酌的词句表达了一个希望，但愿王上无忧无虑地娱乐。

国王耸耸肩膀，走了。过了几天，他果然动身到孔格肖尔去了。到了那里，他换了牲口，由雷恩舍尔德和十来个近卫军官扈从着，飞也似的向兰茨克罗纳驰去。一路上差不多没有休息，马也好，人也好，他都一点不顾惜。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只有一个念头支配着他的情欲和意志。

……………………………………………………………………

一个万里无云的春天的早晨，瑞典舰队载着一万五千名精锐部队，驶进了祖恩德海。快近中午，他们看见阳光照耀的波浪上出现了战船、双桅帆船和帆桨大船那黑糊糊的轮廓，仿佛吊在海面尽头和晴朗天空之间的半空里似的。几百面旒旗在临风招展。这便是没有下碇而停泊在那里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

赶那艘领头的瑞典巡洋舰在桅杆上升起了国王的御旗，一团团的烟云便开始从战船的两舷散出来，隆隆的炮声随即打水面上滚过去，烟雾的密幕给吹向南方。英国和荷兰的海军将官们，金色的带子闪闪生光，乘着舢板向这艘领头的瑞典巡洋舰驶过来了。

查理站在后甲板上等候他们，他穿着一件青灰呢的长襟衣，紧紧地直扣到黑色的领巾那儿，一双擦过油的骑兵长靴，有个宽宽的喇叭口，足以适应任何意外的变化。在一顶两面都把帽边卷起的小小帽子底下，他的假发被挽成一条辫子，藏在一只皮套里面。他一只手搁在一柄长长的宝剑上，仿佛搁在一根手杖上似的。就这样，他踏上了征服欧洲的漫长的道路。

那些海军将官们听到过很多关于这个堕落败坏的年轻人的流言，一看见他那异乎寻常的坚毅和沉着，都觉得很惊异。他谈到波兰国王和丹麦国王给予他的无法忍受的侮辱，而且慷慨地同意接受英国和荷兰舰队的支援，去惩罚丹麦人的背信行为。

就在那一天，这三支联合在一起的舰队便启程向哥本哈根进发，它们的帆篷把海面都给遮蔽起来了。

四

雨停了，浮云消散了。夜晚暖洋洋的，有种青草和烟雾的气味。远远地从外侨区传来了新教教堂那丁丁当当的钟声。

彼得坐在开着的小窗旁边，——蜡烛还没点燃，——看着一个个奏本。在寝宫紧里头的门旁，图拉来的锻工尼基塔·德米多夫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秃脑瓜白皑皑地闪着光。

> ……说实话，陛下，老百姓对奉公尽职越来越显得没劲了，只要稍微放松一点，他们就认为一切又会恢复从前的老样子……（税务官阿列克谢·库尔巴托夫在奏本上这样写道）商业公会的商人马特维·舒斯托夫送来一份他的买卖和财产的清单，上面说明他所有的家私只值两千卢布，说是他已经彻底破产了。可是据我所知，马特维在他扎里亚季耶的寓所里，在那不好意思进去的茅房的地板底下，埋藏着他祖父留下来的四万金币。而他，这个马特维，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不是使财富增加，而是把财富乱花在喝酒上面，如果不去约束他，那他准会把这笔财富吃尽用光。我请陛下下一道敕令，派一个书记官率领二十名士兵到扎里亚季耶那边马特维的寓所里去，他会把那些金币挖出来的……

彼得摇了摇头，把这个奏本摆在窗台上，放在左手，——准备批准执行。下一个奏本是法官米什卡·别克列米舍夫呈递的，他用发抖的手写下的字，彼得只能辨别出这样一些词句："……曾经在你父亲和你哥哥手下历任许多职务，后来奉派为莫斯科司法政厅里的法官。我大公无私，担任这个官职，一直到今天……由于这样奉公守法，我已经背上债务，穷困到了极点。伏恳陛下垂怜，——为了奖励我的奉公守法，请准我到譬如说波尔塔瓦去当总督……"

彼得打了个哈欠，把这个奏本撂在右手的一堆文件上。另外还

有一些从别尔戈罗德和谢夫斯克送来的报告，说是编在团里的城市居民、各级官员以及农奴和农民都不愿意为皇上当差，不愿意干建造海船和砍伐木材的活，纷纷从各处逃往顿河哥萨克的一些地区……彼得在这件报告的角上批道："着将别尔戈罗德与谢夫斯克的总督召来，严加拷问。"

还有一件由国家农民送上来的血泪斑斑的呈文，控诉孔古尔地方的总督苏霍京，说他在种种的贡品之外，还向每份人家征收八阿尔丁的捐税，归他自己花用，而且下令把房子和澡堂的门随便封闭起来，也不管天气多么寒冷，因此有许多孕妇只好在畜栏里生孩子，而那些婴孩便都夭折了；在法院里，那总督竟抓住有些女人的乳房，将奶头挤得出血，还用别的方法折磨她们，把她们弄成残废……

彼得搔着后脑瓜。一片哀号声从全国各地发出来，——如果一个总督给撤换了，接任的总督会胡搞得越发厉害。叫他到哪儿去找人呢？……他们全是些窃贼。他便抓起一支羽毛笔，墨水飞溅地动手写道："派人到孔古尔去……"

"尼基塔，"他转过身来说道，"要是派你去当总督，你会不会偷盗？"

尼基塔·德米多夫仍然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叹了口气：

"跟通常一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当了官总会是那样的嘛。"

"那就没有人了。是吗？"

尼基塔耸耸肩膀，——好像要说：当然啰，是没有人啦……

"把他们吊在拷问架上也好……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也好……他们终归要偷盗的……（彼得蘸了蘸墨水，写着，虽然天色已经很黑了。）他们没有良心。他们不要面子……我已经把他们贬为侍从丑角了……为什么啊？"（他又转过身子）

"吃得饱饱的人偷盗起来越发厉害，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胆子更大……"

"嗯，嗯，可你胆子也不小……"

"我真想哭呢，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你心里忧伤，因为没有人……可我有十一个最优秀的锻工，正在紧张地干活，却被抓去当兵了……"

"是谁抓的?"

"切莫达诺夫老爷,——他带了几个录事到图拉来办理登记……(尼基塔迟疑了一下,打量了一眼,——没有看清彼得的脸,因为他早已从窗前转开了。)我干吗要瞒你呢?——在图拉出现的那种种行径!凡是花得起钱的人,都花了钱赎免了……他老爷也派了一个录事来到我工厂里……要是我当时待在图拉,那么花这么五百卢布为这些出色的匠工赎免,我也决不会吝惜……请你开个恩,好歹帮助我一下……归根到底,他们全是制造枪炮的工匠,手艺都不比英国人差……"

彼得从牙齿缝里说道:

"递一个奏本上来……"

"是……可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人当然是找得到的……"

"好吧……那就谈谈你的事吧……"

尼基塔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事情十分重大。那年冬天,他去过一趟乌拉尔,带着他的儿子阿金菲和三个从丹尼尔小修道院里来的富有学识的分裂派农民,他们都是靠采矿过活的。他们已经把乌拉尔山脉,从涅维扬斯克到丘索瓦雅河沿岸各城市,进行了勘探。他们发现许多含有铁矿的山,发现铜、银矿石和石棉。财富白白地埋藏在那儿。四周都是一片荒漠。涅瓦河边只有一所炼铁厂,那是两年以前奉彼得的敕令兴建的,产铁仅只五十普特,因为道路不通,就连那么一点产品也得费尽劲儿用船装运出去。经理是一个领主的儿子名叫达什科夫,由于无聊他只是喝酒,而涅维扬斯克的总督普罗塔西耶夫也用喝酒来解闷。那些身强力壮的工人全都逃跑了,只有一些羸瘦孱弱的还留在那里。矿井都崩塌了。周围净是古老的森林,从池塘和小溪里,你可以用勺子舀起一些沙砾,放在羊皮上一冲就会淘出金子来。这跟图拉那边尼基塔·德米多夫的工厂不一样,那儿矿砂不多,木材稀少(从去年起,槲树、椤树和槭树都不准砍伐下来做柴炭),而每一个故意刁难的录事还会钉到你门上来找麻烦。这儿是个辽阔自由的天地。可就是不容易进去: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乌拉尔是荒无人烟的。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这件事我们一点也没有办法……我

已经去跟斯韦什尼科夫，跟布罗夫金，也跟另外几个人谈过……可他们对进行这样一个艰难的事业，心里都迟疑不决……要像伙计一样听他们的指挥，我也受不了……开发乌拉尔，你想一想要花多少的劳力啊……"

彼得突然跺了跺脚：

"你到底需要什么？钱吗？人吗？坐下来！……（尼基塔麻利地往一张椅子的边上坐下了，用一双凹陷的眼睛直瞅着彼得。）今年夏天，我就需要十万普特的铁炮弹和五万普特的铁。我没有工夫等你们这班人闲扯一阵，然后再琢磨一会……把涅维扬斯克工厂拿去，把整个乌拉尔拿去！……这是一道敕令！……（尼基塔把一绺茨冈人的胡子探出来，彼得便向他凑拢去。）我没有钱，可是为了这件事我一定拨钱给你……连同那所工厂，我还要附带拨几个乡区。我要命令你到领主的领地上去购买人手……可是得留神……（彼得举起一根长长的手指，威胁地摆了两摆。）一普特铁，我给瑞典人是一卢布，可你必须用三十戈比一普特的价钱供应给我……"

"这个价钱不合适，"尼基塔连忙说道。"这可办不到。五十戈比……"

他瞪出了蓝漾漾的眼白，瞅着彼得，彼得狂暴地朝他端详了片刻工夫。随后他说：

"好吧。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可还有一点，——我可以看到你心里，你这个偷儿……这一切你得在三年里头用生铁和铁器来偿还我……说实话，你真大胆！……可是一定得记住，如果你不守诺言，我要把你弄在车轮上毁掉你……"

尼基塔轻轻地嗽了嗽喉咙，便沙着嗓子啾啾地说：

"这笔钱，要不了那么久我就会偿还的，你相信我就是……"

……………………………………………………………………

又是一个彼得不知道该做什么的夜晚……他想叫人把蜡烛点上，可是朝那些还没看过的文件斜眼瞟了一下，便往窗台上一靠，向窗外眺望了。

夜幕早已降落，可是天气似乎比先前更暖和了。水从树叶上往下滴。一片薄雾从草地里往上升……彼得从鼻孔里吸进一股稠稠的

空气，——里头有种渗出来的树液的味儿。一颗水珠滴在他的后颈脖上，他浑身打了一阵哆嗦。他慢慢地把脖颈上的水滴用手掌擦掉了。

在春天的岑寂里，样样东西都警觉地睡着了。哪儿都没有一点灯光，只是远远地从那驻屯士兵的地方传来一个哨岗的拖长的喊声："听—听—听哪！"他浑身都觉得慵懒困倦，仿佛所有的关节全被捆住了似的。他可以听到自己那紧贴着窗台的心急速地跳着。只有等待，——咬紧了牙关等待。

等待，等待……如同一个女人在深夜的沉静中，从热烘烘的枕头上抬起脑袋，倾听着想象出来的脚步声……那一整天，他什么事都不能做。缅希科夫请他去吃晚饭，可他没有去……他们准在那儿大吃大喝了。处境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困难，他的力量这会儿全都放在等待上头——放在能够等待上头……奥古斯特国王没有等待时机成熟，就凭一时的热劲发动了战争，已经在里加陷住了……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没有等待到头——那也只好怪他自己……

"只好怪他自己，只好怪他自己，"彼得喃喃自语着，直瞪着那雨后显得很沉的、黑糊糊的丁香丛。有人在那儿胡搞，——说不定是一个侍从跟一个什么姑娘……那一天，朗根上校从奥古斯特国王那里带着惊人的消息赶来了：那只瑞典狮崽子居然出人意外地露出了牙齿……他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哥本哈根要塞前面，要求那个城市投降。给吓唬住了的克里斯蒂安不敢冒战争的危险，便开始进行谈判。那时候，查理已经让一万五千步兵在那正在包围荷尔斯泰因一个堡垒的丹麦军队的后方登陆。瑞典人如同暴风雨般迅猛地冲进丹麦。他国内的人民也好，他国外的敌人也好，都没想到这个淘气的孩子，这个娇生惯养的年轻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显示出一个真正的军事统帅的智慧和胆略。

朗根也转达了奥古斯特国王要钱的请求：如果能给大主教和王国统帅两万金币，让他们分发给贵族，那么波兰是可以被拖进战争的。朗根含着眼泪恳求彼得，不要等到跟土耳其人达成和议，现在马上就出兵参战……

听了这些报告，彼得浑身皮肤都发痒了。可是——不行！只要

克里米亚汗吊在他的尾巴上，他就不能卷入战争。他只得等待，等待时机成熟……刚才伊万·布罗夫金来过这里，说是市政院有过一阵激烈的争论，——斯韦什尼科夫和绍林动手在暗中收购粮食，从水陆两路装运到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去。小麦马上猛涨了三戈比。列维亚金向他们嚷道："你们是不是疯了？英格利亚还没落到我们手里，什么时候它才会是我们的呢？你们的粮食将会在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白白地烂掉……"可是他们却这样回答他："一到秋天英格利亚就会是我们的，只等道路一干，我们就要把粮食运到纳尔瓦去……"

湿漉漉的灌木突然摇曳起来，水珠便从树叶上洒下来了。飞快地闪过去两个黑影……"啊，不，我亲爱的，不要，不要……"矮一点的那个黑影往回退，轻轻地跑着，赤着脚……另外那个长长的黑影（侍卫官米什卡）随即跟上去，橐橐地踩响着骑兵长靴。他们在一株菩提树底下一起停住了，又那么说着："啊，不，我亲爱的……"

彼得差不多把身子齐腰都探到了窗外。一轮很大的月亮，蒙着迷雾，正在从低地上那些灰洞洞的柳树后面升起来。干草垛、一簇簇的树木和牛奶似的一条小溪在平原上显现出来了。一切都仿佛是古已有之的——不会移动，不会改变，而且充满着惊惧……而这两个站在黑糊糊的菩提树底下的黑影，却慌慌忙忙、唧唧哝哝地只谈着一件事……

"别胡搞！"彼得用深沉的嗓音喝道。"米什卡！我要把你背上的皮都剥掉！"

那姑娘溜到了菩提树干后面。没隔一分钟，侍卫官踮起脚从咭咭吱吱响着的楼梯上冲上来，在房门上搔着。

"点支蜡烛，"彼得说道。"我的烟斗。"

他抽着烟，踱着步。不时他从桌子上捡起一张纸，把它挪近蜡烛，随后又扔下了。夜幕还只刚刚降落。要想躺下来睡觉，这个念头似乎也不太合理……从他烟斗里喷出来的烟飘向窗口，绕过窗框转弯，给吹送到窗外那寒夜中去了……

"米什卡！（那侍卫官又冲进门里来，——腮帮肥圆的脸蛋，短小而翘起的鼻子，痴呆的眼神。）小心你跟那些姑娘干的好事！那是什么意思啊？（彼得向他走拢去，可是米什卡看来即使挨打也不在

乎，——反正他神思有点恍惚了。）快去，关照他们去把我的马车赶过来。你回头跟我一起走。”

……………………………………………………………………………………

月亮升到了平原上空，水滴在瓦灰色的青草上闪烁。牲口喷着鼻子，斜眼瞟着模模糊糊的灌木丛。彼得用缰绳抽打着它。污泥从轮子上飞出来，辙沟里像镜子一样光滑的积水被搅得四处飞溅。马车在库奎外侨区沉睡的街道上飞驰，栽在篱笆里面的菸草如同许多年前一样散发着叫人憋闷的甜味。灯光从安娜·蒙斯家一扇扇护窗板的心形孔眼里透出来，房子周围的白杨树都已经长得枝繁叶茂了。

安娜·伊万诺芙娜、施特罗姆普弗牧师、柯尼泽克和冯·克罗伊公爵正在两支蜡烛旁边悠闲地玩纸牌。施特罗姆普弗牧师不时吸着鼻烟，掏出一块格子纹的手帕，乐陶陶地打一个喷嚏，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高兴地瞅着他的牌伴们。冯·克罗伊公爵仔细看着手里的纸牌，聚精会神地眨巴着没有睫毛的眼皮，他那经历过十五次著名战役的下垂的唇髭，一直突出到了鼻孔那儿。安娜·伊万诺芙娜穿着一件天蓝色的家常衣服，发胖了的一双胳膊齐臂肘露在外面，耳朵和围在颈脖里的丝绒小绦带上都挂着钻石的坠子，抓牌的时候微微蹙皱着额头。柯尼泽克外表整洁，神态端正，服装讲究，而且还扑着粉，一忽儿朝她温柔地微笑，一忽儿微微颤动着嘴唇，竭力想不露形迹地帮助她。

不用说，一切的狂风暴雨都打这间幽静的屋子旁边飞闪过去了，这里有一股拌在小面包里的香兰和豆蔻的香味，这里的安乐椅和长沙发上都已经罩着帆布的套子，挂在墙上的时钟慢慢地滴答滴答地响着。

“我们谦恭地说——梅花，”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叹一口气，朝天花板扬起了眼睛。

“黑桃，”冯·克罗伊公爵说，那嗓音仿佛把一柄生锈的宝剑从剑鞘里抽出了一半。

柯尼泽克欠起身子从安娜·伊万诺芙娜的背后瞅了下她手里的牌，柔声媚气地说：

“我们仍旧叫鸡心。”

彼得从后门走进来，突然把房门推开了。纸牌从安娜·伊万诺芙

娜的手里掉下了。那几个男人都急急忙忙站起来。安娜·伊万诺芙娜尽管克制着自己，——她喜悦地叫了一声，还满面春风地带着微笑，行了个屈膝礼，随后亲吻彼得的一只手，又把它捂在自己一半给围巾遮着的胸脯上，——尽管这样，彼得似乎还看见她那双晶莹而蔚蓝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缕恐惧的反光。他罗锅着肩膀朝长沙发走去：

"你们玩吧，我坐在这儿抽抽烟。"

可是安娜·伊万诺芙娜挪动着高跟鞋跑到桌子那儿，早已把纸牌弄乱了：

"我们玩牌只是为了消遣解闷罢了……啊，彼得，多有意思哪，——您总是把欢乐和愉快带到这个屋子里来……(她像小孩子那样拍着手)我们现在就吃晚饭吧……"

"我不饿，"彼得喃喃地说道。他咬着烟斗。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愤恨涌上了咽喉。他斜着眼朝那些椅子套、朝那个带着一团团毛线的绣架瞅了一下……一道浓浓的小小的皱纹出现在安欣的光润的额头上(这道皱纹他以前可没有注意过)。

"啊，彼得，那么让我们想一个什么有趣的游戏出来吧……"(于是她眼睛里又流露出一种可怜的神情)

他没有吱声。施特罗姆普弗牧师望了望墙上的时钟，随后又看了看自己的表："哎哟哟，都快三点钟了。"他从窗台上捡起他的祈祷书。冯·克罗伊公爵和柯尼泽克也抓起了各自的帽子。安欣捺响着手指，用超乎寻常礼貌所应有的抱憾的嗓音喊出来：

"啊，不要就走！……"

彼得从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火星从他烟斗里飞出来。他把双脚一缩，跳起身子，故意迈着大步，还随手把门砰的一声碰上了。安欣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她用围巾掩着脸。柯尼泽克踮起脚，急忙走去拿一杯水。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小心谨慎地摇了摇头。冯·克罗伊公爵把一张张纸牌捡起来，随即又把它们撂在桌子上。

……………………………………………………………………

水汽从木头的房顶、从正在干燥的街道上腾起来；一汪汪水潭都是一个个青蓝色的无底洞。钟在敲着，——这是个礼拜天，复活节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小贩们在叫卖馅饼和热蜜水。游手好闲的人正在

荡来荡去，——绝大多数都是喝得醉醺醺的。在那剥蚀了的城墙上，一些穿新衬衫的年轻人站在雉堞中间，摆动那系着韧皮的竿子，把鸽子赶到空中去。雪白的飞鸟在苍穹中颤动，翱翔——翻腾和下扑。每个地方——高高的栅栏里面，被夜雨洗净的菩提树和灰蒙蒙的柳树底下，秋千在忽起忽落地荡着：一忽儿几个小姑娘披散着发辫，在树枝中间飞起来，一忽儿一个秃顶的老头儿恶作剧地把一个胖胖的女人往上抛，那女人坐在秋千架上尖声直叫。

彼得乘坐马车在街上一步一步地赶着。他眼睛凹了下去，脸蹙皱着。太阳热烘烘地晒着他的脊背。侍卫官米什卡已经在马车上等了他一夜，这会儿老是把脑袋扬起来，免得自己瞌睡过去。人们为牲口让路，——只有很少几个行路人认出了是沙皇，便揪下帽子，朝他的背影一躬到地的拜一拜。

从安娜·蒙斯家出来，那天夜里彼得又往缅希科夫家驰去。可是他只向那些遮着帘幔的、很大的窗户抬头瞅了一眼，从那里传出来音乐声和醉后的呼喝声。"去他们的！"他把缰绳一抖，走出庭院，径直赶往莫斯科，到那射击军住的郊区。先是跑着迅疾的急步，随后他就飞驰起来了。

到了郊区，他们在一所简陋的房子旁边停下来，这所房子的大门上竖着一根竿子，上面系着一束干草。彼得把缰绳撂给米什卡，就去敲那边门。因为不耐烦，他就在扑哧扑哧地响着的畜粪里踏步，随后又用两个拳头去捶着。一个女人走出来开门了。（米什卡正赶上看见她是长身材，圆脸蛋，穿一件深色的无袖长衣。）她哎呀了一声，用双手抓住腮帮。他弯下腰，大踏步走进庭院，砰的一声把边门碰上了。

米什卡在马车里站起来，看见大门里面那所木头房子的两扇高高的窗子里有盏灯点亮了。然后那个女人急匆匆赶到外面台阶上，喊道：

"卢卡，喂，卢卡！……"

一个老年人的嗓音回答了：

"阿尤什基……"

"卢卡，任什么人都不要让他进来，你听见吗？"

"要是人家硬要闯进来呢？"

"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吗?"

"好吧,那我就用草耙对付他们。"

米什卡想道:"全明白了。"

不多一会,三个戴射击军便帽的人从一条巷子里走出来,朝浴着月光的空荡荡的街道打量了一眼,随后向大门照直走去。米什卡厉声说道:

"走开……"

那几个射击军恶狠狠地赶到马车前面:

"你是什么人?这个时辰,你干吗到我们的住区来?"

米什卡用威胁的口气,小声答道:

"弟兄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为什么?"一个比他的同伴喝得更醉的人怒气冲冲地嚷道。"你干吗要吓唬我们?我们知道你是打哪来的……(另外那两个抓住他的肩膀,跟他打了个耳碴。)你的脑袋也不过是用一根细线吊着的罢了……你等一等,等一等……(他的同伴早已在把他拉走,不让他卷起衣袖。)我们还没有统统给绞死……我们还有牙齿……他倒说不定会矗立在一根杆子上呢……"(另外那两个往他颈脖上揍了一拳,把他的帽子也打落下来,随后拉他走进那条巷子里去了。)

窗子里的灯光一会儿就熄灭了。可是彼得并没有走出来。大门里面,卢卡不时矇睡朦胧地敲着打更的梆子。不久,四下里只是一片沉寂,连那疲乏的马也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在睡梦中,米什卡听到了鸡啼。月光越发变得阴冷了。街道尽头,晨曦透出了黄色,随后又转成了绯色。他第二次被唧唧嚷嚷的絮语声吵醒了,——马车周围站着一些小孩子,有几个连裤子也没穿。可是他眼睛一睁开,他们就全都跑掉了,摆动着衣袖,隐约地显露出乌黑的脚后跟。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

彼得从边门里走出来,帽子直拉到眼睛上。他瓮声闷气地咳嗽着,抓起了缰绳。

"好啦,有件事情总算可以放心了,"他低声说道,便让牲口小跑起来了。

当他们出了莫斯科,来到绿油油的田野里,——远处矗立着外侨

区那些尖棱棱的屋顶，屋顶后面雪云正在从大地的边沿升起来，彼得说道：

“对付你们这些侍卫就得用这个办法……要是你往后再在夜里胡搞——我关你禁闭。”说着他就笑了，把帽子推到后脑瓜上。

他们赶过了半个连队的兵士，这些人都穿着棕褐色的、不合身的长襟衣，一只脚上系着一束干草，另一只脚上系着一束麦秸，他们散漫地行进着，刺刀碰撞着刺刀。军士没命地喊道：“立正！”彼得从马车上爬下来，抓住一个士兵的肩膀，随后又抓住另一个士兵的肩膀，把他们的身子转过来，摸摸那粗劣的呢子。

“废品！”他嚷道，眼睛直愣愣瞪着那个满脸粉刺的军士。“这些长襟衣是谁供应的？”

“炮手先生，这些长襟衣是苏哈列夫被服厂出产的。”

“把你的衣服脱下来！”彼得抓住了第三个人，那是一个鼻子尖尖、身材瘦瘦的士兵。可是一看到炮手那张朝下瞅着他的、蓄着直竖起来的黑唇髭的圆脸，那个士兵好像已经吓得气也喘不上来了。跟他靠得最近的一些伙伴从他手里抓过来了火枪，解开了他的腰带，把长襟衣从他肩膀上脱下来。彼得夺过了长襟衣，把它撂在马车里，二话没说，便坐上马车，朝缅希科夫的寓邸飞也似的驰去了。

那个给剥掉了衣服的士兵，浑身关节都在发抖，迷迷惘惘地瞅着那辆打蔓草丛生的路上疾驶而去的马车。军士用手杖杵了他一下：

“戈利科夫，离开行列，向后转，走……立—正！（他张大了嘴，仰起了头，用全场听得见的嗓音嚷叫着）左脚是干草，右脚是麦秸。记住我的话……开步走！干草——麦秸，干草——麦秸……”

……………………………………………………………………

苏哈列夫被服厂里的呢子是由伊万·布罗夫金的新厂供应的，这个新厂开在涅格林纳雅河边的铁匠桥下。缅希科夫和沙菲罗夫都投了资。为了这批做制服的呢子，十万卢布已经由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预付了。缅希科夫向彼得夸过海口，说他们供应的呢子质地不比汉堡的差。其实他们供应的是掺着一半棉花的粗麻布。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天生是个贼，长大了还是个贼，眼下仍然是个贼。“嗯，你等着瞧吧！”彼得暗自想道，便不耐烦地抖了抖缰绳。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坐在床上喝腌黄瓜卤，想解解他隔夜的酒意（头天晚上他们一直闹到早晨六点多钟），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迷迷糊糊，眼皮都肿起来了。他的家庭辅祭，外号叫做佩德里拉的，在他面前捧着那只盛腌黄瓜卤的碗。这是一条嗓音洪亮、相貌粗野的汉子，身高差不多有一俄丈，腰围活像一只圆桶。他心里很难过，便用手指在碗里捞着：

"请你吃一条黄瓜，拿去吧……"

"去你的！……"

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坐在那张豪华富丽的床面前，手里拿着一只打开了的鼻烟盒；他那聪明的脸殷勤得有点肉麻，发胖得如同一个薄饼。他劝缅希科夫放一点血——半玻璃杯，或者弄几条水蛭放在后颈脖上……

"啊，我亲爱的，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您这样漫无节制地服用那种烈性的饮料，简直在毁灭您自己了……"

"去你的！……"

那辅祭首先从窗子里看见了彼得："看样子他好像在生气呐。"大家还没来得及定一定神，彼得早已大踏步跨进了卧室，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径直走到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面前，把那件士兵长襟衣塞到他的鼻子底下：

"这玩意比汉堡的呢子好吗？住口，你这个贼，住口，别狡辩。"

他揪住缅希科夫那件花边衬衫的前胸，把他拉到墙壁跟前；当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张大着嘴，被按在墙上的时候，他又动手打他，右面一下，左面一下，打得他的脑袋直往这边那边乱晃。一时气愤，他又抓过一根搁在壁炉旁边的拐杖，往阿列克萨什卡身上乱抽，把拐杖都打折了。放开了缅希科夫，他又转向沙菲罗夫，——这个人驯顺地跪在他的安乐椅旁边，彼得只是朝他哼了一声。

"起来！（沙菲罗夫一骨碌跳起来）你得把这些破呢子用我出给你的价钱统统卖给波兰国王奥古斯特……限你一个星期。不卖掉，就剥掉你的衬衫，把你放在台架上，用鞭子抽。明白了吗？"

"我去卖掉，比您规定的限期还要短得多，陛下……"

"你还得给我和万卡·布罗夫金换回好呢子来。"

“明－赫尔茨，”阿列克萨什卡说，抹掉了脸上的眼泪和血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欺骗过你呢？……这种呢子本来……”

“得啦……招呼开早饭吧……”

第　四　章

一

天气热极了。一点儿风也没有。君士坦丁堡的瓦房顶都已经褪了色。城市上空，荡漾着一片热蒸气。即使在苏丹王宫那棕褐色的、落满尘土的花园里，也没有一丝儿阴影。衣衫破烂的人们，睡在要塞墙脚下那如同镜子一样的河水旁边的石头上。城里静悄悄的。只有拖长的嗓音，开始从清真寺高塔上喊出来，像是一种悲惨的征兆。而一到夜里，狗便朝着大颗大颗的星星狂吠。

自从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大使和他的文书切列杰耶夫住到佩拉的客栈里以来，一年已经过去了。会议开过了二十三次，可是我们这边也好，土耳其人那边也好，双方都不进不退。几天以前，有个急使由彼得派来，带着诏书，指示他们马上达成和议，——除了亚速以外，不妨尽一切可能对土耳其人作出让步；至于圣墓，最好一字不提，免得冒犯那些天主教徒；不过，作了这种让步之后，就得站稳脚跟，坚持不变了。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乌克兰采夫曾经说过："这是我们最后的一句话了……我们再在帝都住两个星期……如果和谈不成，那只好怪你们自己：我们皇上的舰队跟去年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一点你们想必都听说过了……"为了威胁他们，大使和一行随员还从客栈里搬到了军舰上。"要塞号"在那里闲着碇泊了那么久，弄得两舷都已经发了霉，船舱里出现了蟑螂和臭虫；因为闲得无聊，潘布尔格舰长的皮肤都变松弛了。

乌克兰采夫和切列杰耶夫总是天没亮就醒来，在闷热的船舱里搔着痒，叹着气。他们就在衬衣外面穿上一件鞑靼人的长袍，走到甲板上……他们心里才苦闷呢，——一片万里无云、蕴藏着热势的朝

霞，在黑沉沉的博斯普鲁斯和被晒焦了的山岗上空渐渐地铺开了。他们坐下来吃东西。如果有这么一点在地窖里凉过的克瓦斯，那多好呢！……哪有的事！他们吃的是有臭味的鱼，喝的是加香醋的水，——一点味道也没有。潘布尔格舰长空着肚子喝了一杯酒，只穿一身衬衣裤，就在干得拆裂的甲板上踱着。橘红色的太阳升起来了。没大一会，要望一望那流动的河水，望一望那些载满西瓜和香瓜、在岸边懒洋洋地轻轻摆动的小船，望一望清真寺白垩的圆屋顶，望一望映衬着蓝天的耀眼的月牙旗，都觉得受不了了。嘈杂的人声、喊声和小贩的铃声，从加拉塔的狭窄的巷子里传过来。

"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嗨，我对你有什么用处呢？"文书切列杰耶夫总是这样说。"放我走了吧……我可以步行走回去的……"

"我们很快很快就要回家去了，耐心点儿，伊万·伊万诺维奇，"乌克兰采夫总是这样回答，一面闭上眼睛，不让自己看见那座已经叫他非常厌烦的城市。

"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我只想做一件事：到我们家花园中的草丛里，找个阴凉的地方躺上这么一会儿……（切列杰耶夫的蓄着狭小胡子的长脸，因为天气燠热，怀乡心切，已经显得十分枯瘦，眼睛也都凹下去了。）我在苏兹达尔有一幢小小的房子……花园里有两株老白桦树，——我常常梦见它们……你一早起来，走去看一看那些牲畜，便会发现它们早已给赶到牧场上去了……你走到养蜂场上，——青草长得齐腰高……小河旁边，庄稼人正在拉渔网……农家妇女正在咚咚地捣洗衣服……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

"哎，哎，哎，是啊，是啊，是啊！"大使点点那蹙皱着的脸。

"午饭——来一道鲶鱼馅饼……"

乌克兰采夫晃动着身子，眼睛仍然闭着，说道：

"鲶鱼——未免太丰盛了，伊万·伊万诺维奇……夏季里，鱼和蔬菜做的冷汤倒会更好呢……还有加薄荷的克瓦斯……"

"棘鲈做的汤才好吃呐，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

"棘鲈吗，这东西不应当洗干净，就那么让它滑腻腻的煮来吃才行。煮好以后，你把它捞出来，往汤里放一条鮈鱼进去……"

"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哪，我的老天爷！嗯，可是这儿呢，叶梅利

扬·伊格纳季耶维奇？他们都是十足道地的异教徒。真个是，一种什么海市蜃楼。而且，这儿的希腊女人——确实是些卑鄙龌龊的家伙……"

"这倒是你应当逃避的，伊万·伊万诺维奇。"

一颗颗细小的汗珠，仿佛小米似的渗出在切列杰耶夫的大鼻子上。他的眼睛似乎陷得更深了。一条用三对桨划的舢板船，上面遮着一块毯子，离开海岸朝这只军舰划来。潘布尔格舰长突然嘶哑地喊道：

"水手长，吹哨子叫全舰人员到甲板上集合！把舷梯放下去。"

舢板船划到军舰旁边，土耳其宰相手下的一个官员所罗门急促地、啪哒啪哒地踩响着便鞋，爬上了舷梯。这个人高颧骨，扁鼻子，头脑和身体的行动都很灵活。一双眼睛往军舰里飞快地打量了一阵；一只手朝额角、嘴唇和心口飞快地碰了一下，随后他用俄国话说道：

"宰相大人谨问候你身体健康，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他生怕你住在船上太挤了。什么事儿使得你跟我们生气啦？"

"你好，所罗门，"乌克兰采夫尽可能从容不迫地答道。"请问宰相大人的身体可好……您一切都好吗？（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把一只锐利的眼睛睁大了。）我们在这儿倒挺好。可就是想家。我们这儿的家，仅仅只有脚底下的五英尺地方呀。"

"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我能不能跟你私下里谈几句话？"

"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就来单独地谈吧，"他嗽了一声，朝切列杰耶夫和潘布尔格转过脸去："请离开我们一下。"于是他自己就退到帆篷的阴影里去了。

所罗门微微一笑，露出他那凹凸不平的牙床：

"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我是你的忠实的朋友，我可以搬指头说出你们所有的敌人……（他把手指在乌克兰采夫的鼻子前面急速地扬了一扬，乌克兰采夫只是说着："是的，是的。"）我在笑他们的诡计……要没有我，谘议会早已停止跟你们的谈判了……我总算把事情顺利地扭转了过来，——宰相大人准备明天签订和约……有几个人得送点儿礼……"

"是这样吗？"乌克兰采夫说。现在他什么都明白了。一个接受

他津贴的希腊人,上一天报告说,法国大使从巴黎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又说谘议会(苏丹的大臣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得到了一笔厚礼。整整一个晚上,叶梅利扬给郁热和蟑螂折磨着,心里一直在估摸:“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定是他们又在煽动土耳其人去跟奥地利皇帝作战了。所以土耳其人不得不放手跟莫斯科解决问题……”

“哦,送礼吗?这倒没有什么……请你告诉宰相大人:我们只是在等候顺风。如果和议成功,那固然很好;要是不成功,对我们来说还会更好些……而和议必须是这样……(他从花白的眼眉底下坚定地瞅着所罗门)我们将按照协议,摧毁第聂伯河上那些设防的小城……可是作为交换条件,亚速周围骑着马十天工夫可以赶到的地方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土地。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

所罗门生怕自己的那点礼都要保不住了(这些俄罗斯人看来比他们应当知道的还要知道得多些),便抓住大使的衣袖,开始跟他争辩。他们走进了船舱。潘布尔格明白有许多双眼睛正在从望远镜里朝这艘“要塞号”瞅着,就吩咐水手们爬上桅樯,装作准备张帆出航似的。叶梅利扬从船舱里露了一下面。

“伊万·伊万诺维奇,把衣服穿好,我们就要上岸进城去了。”

没大一会,他自己也戴上假发,佩着宝剑,走了出来。所罗门抓着他的臂肘,一路扶他走下舷梯,到了舢板船里。

下午,船桅顶上那些狭长的旒旗懒洋洋地飘动着,多少天来这还是第一次。一片无色的迷雾开始蒙住远远的群山。苍穹仿佛满载着尘灰,城市似乎消失在烟霭里。风从沙漠上刮过来了。

第二天,和约签订了。

二

“伊凡大帝”钟在莫斯科上空当当地响着,——二十四个在市场做买卖的年轻好汉摆动着它那青铜的钟舌。大家正在为俄罗斯的武器制胜敌人而祈祷。那一天祈祷过后,杜马秘书官普罗科菲·沃兹尼岑身穿俄式皮大衣,头戴尖顶皮帽,脚登精制山羊皮靴,按照古礼出现在沙皇寝宫的台阶上(这里已经长满了荨麻和牛蒡),向集合在那

边的一大群人清晰地宣读皇上的圣旨：凡属军人，一律开去跟瑞典人作战。所有侍臣，诉讼代理人，莫斯科贵族，宫廷侍从人员，以及登记参加军事训练的各级人等都可以乘马。

这一着大家都早已料到了，可是莫斯科仍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早晨起，部队和辎重车队一批批开过去，满街扬起了一团团尘烟。士兵们的妻子在旁边跑着，绝望地摆动着长长的衣袖。大炮沿木头铺砌的路面颠颠蹶蹶地滚过去，城市居民便一窝蜂把身子紧贴到栅栏上。从古老的小教堂开着的门里，可以听到辅祭们在大声地号叫："赐给我们胜—胜利！……"领主府邸的大门都敞开着，骑着马的人飞也似的驰出来（有的还穿着老式的铠甲和斗篷），激起马的烈性，冲进了人群，用鞭子乱打乱抽。大车互相碰撞，车轴嘎嘎直响，牲口咬嚼着，嘶叫着。

圣母升天大教堂里，照耀着无数支蜡烛的火光，身体虚弱的阿德里安总主教被神香的烟气笼罩着，举起双手在哭泣。领主以及他们后面那密密层层一大群知名的巨贾和最优秀的商业公会成员，都一个个跪在地下。大家都在哭泣，望着总主教向穹顶仰起的脸上淌下来的眼泪。大辅祭张大着嘴，太阳穴里暴起了青筋，正在高呼胜利，嗓音活像最后审判① 时的号声，把总主教合唱队的歌声都给压倒了。总主教的法衣是黑的，遮着金片衣饰的圣像的面容也是黑的，——圣堂里闪耀着金光和荣光。

容许这么多的商人走进圣母升天大教堂——走进领主们的堡垒里来，这还是第一次。为这件大事，市政院捐献了二十五普特蜡烛，许多高贵的大商人个人也奉献了蜡烛——有的半普特，有的多至一普特。他们还请求辅祭们不要舍不得多烧香。

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哭得直哼哼，一遍又一遍地说："光荣，光荣……"在他一边，市政院主席米特罗凡·绍林用极端激动的嗓音随声附和着合唱队；另一边，阿列克谢·斯韦什尼科夫用一双茨冈人的眼睛贪婪地瞅着圣像壁、圣像衣饰和圣像光轮上的黄金，仿佛所有这一切财富都是他双手创造出来的一般……"赐给我们胜—胜

① 最后审判：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末日"时神对世人的审判。

利!”服饰富丽的大辅祭高声吼着,让拱顶都在摇撼了,——织在他法衣上的一朵朵红玫瑰花给笼罩在一团团神香的烟雾里。

大家走过去亲吻十字架。第一个是壮胖个子、花白头发的“公爵皇帝”费多尔·尤里耶维奇,——把那十字架足足亲吻了一分钟,耸起了衰老的肩膀。跟着便是那些公爵和领主,年纪一个比一个老(年纪轻的现在统统去服军役了,或者已经出征去了)。商人们恭恭敬敬地走过去。教会长老捧着一只很大的托盘,他们就叮叮咚咚投进去一个个金币、一只只戒指和一串串珍珠。他们昂起了脑袋,从大教堂里走出来。对着门楣上方巨大的圣像又画了个十字,他们把头发往后一抖,戴上了便帽或是大帽,穿过斑斑驳驳地长着嫩草的广场,往市政院走去,——迅速地踩响着脚跟,漫不经心地望着一群群老百姓和各政厅的一扇扇窗子。

伊万·阿尔捷米奇走出大教堂,便有几十只乌黑而粗糙的手抓住他的丝绒衣裾:“爵爷,爵爷!……给一个戈比……给一点一点一儿东西!”那些披头散发、没有牙齿、光着身子、遍体流脓的乞丐号叫着……他们爬着,朝他这边探过身来,抖着他们的破烂衣服:“爵爷,爵爷!……”伊万·阿尔捷米奇神色仓皇,向周遭瞅了一眼:“你们在说些什么,你们这些傻瓜,你们这些化子,我又不是什么爵爷……”他把口袋翻出来,散掉了里面的铜币……一个秃顶的装疯卖傻的假先知,啪哒啪哒地弄响着拨火钩,用一种不像是人的嗓音咆哮着:“我要赤热的火炭……”

瓦西里·列维亚金这时站在旁边,眯缝着眼睛微笑着,捻着那几茎稀疏的胡子。伊万·阿尔捷米奇好容易挣脱了身,跟他说道:

“这难道就是你的军队吗,商人?……在这样一个日子,你顶好还是画画十字……”

“我们是跟大众在一起,伊万·阿尔捷米奇,”列维亚金把双手按在肚子上,鞠了个躬。“跟大众在一起,我们就定心了……世界那么贫困,我们却跟上帝在一道……”

“啐!恶狗,分裂派信徒!……十足道地的恶狗!……”伊万·阿尔捷米奇走开了,那个装疯卖傻的假先知如同山羊一般在他背后咩咩地叫着。

三

士兵们往往不得不花些力气，一起把大车和大炮从污泥里拉出来。西风已经刮了好多天，魏德和阿尔塔蒙·戈洛温将军的部队就在那边西方慢慢地移动，绵亘达一百俄里。（列普宁的那个师还没法儿从莫斯科动身）四万五千名步兵和骑兵、大约一万辆大车正在行进着。

寒雾浮过森林的树顶。雨把白桦和白杨的最后一批树叶都打落了。在被踩坏的路上那片蓝盈盈的污泥里，轮子齐车轴陷了下去，牲口的腿折断了。一路上都有马匹那肚子发胀、蹄子僵直的尸体。人们会在水沟边沿一声不响地坐下来，——哪怕用死来威胁也没法儿叫他们前进。那些外国军官特别显得娇弱，——他们老早已经从马鞍上跳下来，穿着湿漉漉的斗篷，戴着湿漉漉的假发，哆哆嗦嗦地坐在蒲席的车篷底下那些破烂东西中间。

军队从莫斯科出发的时候，个个都穿得齐齐整整，戴着插有羽毛的帽子，穿着绿色的长襟衣和绿色的长袜子。赶他们到达瑞典边境，大家都已经赤着脚，齐颈脖全是泥浆，队伍也十分凌乱了。后来他们绕着伊尔门湖前进，泛滥的湖水漫上了长着野草的岸坡，许多辎重大车都给冲走了。

在极大的混乱中间，辎重车队赶不上来，走迷了路。头顶上是雨，脚底下是泥泞，他们停下来也没法儿生起篝火。贵族非常后备军的骑兵连比最凶恶的敌人还要狠毒，——他们像蝗虫一样把可以吃的东西统统从周围的村子里抢走了。从步兵身边驰过的时候，他们喝道："让开，你们这些笨蛋！"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冯·施韦登的先遣团的上尉，跟这些骑着马的地主们吵架，而且不止一次地用手杖来抽打。困难和麻烦很多，秩序却一点儿也没有。

先头部队到了边境附近的卢卡河边，才从污泥里拔出来，便在这儿扎下野营，等候辎重车队。他们搭好帐篷，好歹把身上弄干。士兵们追忆着亚速战役，有几个非常后备军的战士还记起了瓦西里·戈利岑的克里米亚远征。跟那几次在空旷的草原上向着温暖的南方进

军,简直是无法比拟的……想当年一面行军,一面唱歌……可是这一回,却落到个什么样的地方啊?阴沉沉的沼泽。云和风。要征服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还得吃尽千辛万苦呢。

刺鼻的烟从营帐旁的篝火里腾出来。士兵们正在补衣服,或是顺着滑溜、陡直的岸坡走到河边去洗东西。公家发的鞋全成了破烂,没法再穿,——有些人运气好,居然弄到了树皮鞋和裹腿;还有些人用烂布把脚包起来。照这种样子,即使不打仗,一半的人也活不到十一月。骑兵们有时候用套马索牵进来一个芬兰人——“舌头”。大家便把他团团围住,用俄罗斯话或是鞑靼话问他这里人的生活情况。这种芬兰人都很愚蠢,——光是眨巴着母牛似的睫毛。他们给带到阿列克谢·布罗夫金的营帐里去审问。这种“舌头”是难得释放的,总是被捆绑起来,送到辎重车队去,以七十五戈比(身强力壮的还要贵些)卖给随军商贩,而这些商贩又把他们转卖到诺夫戈罗德,一些承办军需的人都有机关设在那里。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对于团里的一切事务处理得非常严格:他的士兵吃得很饱,——他决不无端责罚他们,而且他自己也跟士兵们吃同样的伙食;可是对于胡作非为和疏忽大意,他却决不宽容:每天总有人在他营帐旁边尖叫,光着屁股挨棍子。半夜里,他总是醒过来,亲自去巡查岗哨。有一天晚上,他悄没声儿地走到树林边沿,停下来谛听:若不是一棵树咭咭地响了一下,便是一只野兽吱吱地叫了一声。他轻轻地喊出来。他隐隐约约看见一个士兵蹲在一根树桩上,抱着火枪,把脑袋贴着铁枪筒。阿列克谢问道:

“谁在巡逻?”

那个士兵一骨碌跳起来,答道,嗓音简直听不清:

“是我……”

“谁在巡逻?”阿列克谢大声地吆喝着。

“戈利科夫,安德留什卡。”

“你是不是在哭泣?”

那个士兵古怪地瞪着他的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唉,你们这些坚持斋戒的人……”

不用说，他本来是应当挨一顿打的……阿列克谢想起了在那所坍塌的小教堂的上空、在那些活活地被烧死的人们的头顶上翻腾得比森林还高的火焰，想起了在给火焰照亮的雪地上绞着双手的这个人。那时候，阿列克谢吩咐把他抓起来，连同那个附着鬼的农民和涅克塔里长老。路上，有天夜里他们在云杉底下宿营，涅克塔里乘机逃走了，——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躺在雪橇里的蒲席下面，人事不知，东西也不吃，话也不说。到了波韦涅茨，他们在办公室里审问他，用鞭子威胁他的时候，他才突然脱口说道："你们干吗要来折磨我？我已经受尽了折磨……那样的折磨可从来也不曾有过呢……"于是他开始叙述自己的全部身世（弄得那个录事连蘸墨水也来不及），一面还扯开法衣里面的长衣，露出被打伤的创口。一看这个人不同寻常，而且还能读能写，阿列克谢便吩咐人把他的头发剪掉，带他到澡房里去洗浴，随后将他编入队伍。

"当兵的人可不应当哭泣啊……你是身体不舒服了，还是怎么样？"

戈利科夫没有答腔，只是规规矩矩地立正了。阿列克谢用手杖做了个吓唬的姿势，扭头儿走了。戈利科夫绝望地喊道：

"上尉先生……"

从黑暗中发出来的这个嗓音叫阿列克谢打了一个寒噤，——他自己在很久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于是他立定下来，厉声说道：

"嗯？你要什么？"

"我在黑地里害怕，上尉先生：我害怕暗夜的空虚……这种烦闷比死还要难受……为什么把我们赶到这里来了？"

阿列克谢那么惊奇，于是又朝戈利科夫走拢去：

"你怎么可以这样议论，你这个流浪汉？你知道你说这种话会有什么后果？"

"请你马上把我杀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是我自己的最凶恶的敌人……过我这样的生活——野兽也早已会死了……这个世界不会接纳我……一切我都已经试过——死神也不会要我呢……一点没有意思……请你拿走我的火枪，用枪刺把我刺死吧！……"

作为回答，阿列克谢咬紧牙齿，往安德留什卡的耳朵上揍了一

下,——戈利科夫的脑袋晃了一晃,可是他一声也没哼……

“把你的帽子捡起来,戴上!我最后一次好意地告诉你,你这个反教士派……你是从长老们那儿学来的……他们打开了你的窍门……你是个士兵。叫你前进,你就得前进。叫你死,你就得死。为什么?因为需要。待在这儿,一直到天明……要是你再哭泣,我就会听到的,——留神……”

阿列克谢头也不回地走了。到了营帐里,他就往干草上一躺。离天亮还远着呢。天气很憋闷,可是既没有雨,也没有风。他把马被拉到了头顶上,叹了口气。“当然啰,他们个个都不吱一声,可是人人都在想心事……唉,人啊……”

……………………………………………………………………………

那个背有点驼的士兵,“泥洗脸”费季卡,闷闷不乐地把一个勺子里的水倒在阿列克谢的手里,阿列克谢在冰冷的水里呼哧呼哧地打着响鼻,一阵哆嗦通过他全身的皮肤。早寒很重,被踩倒的草上盖着瓦灰色的霜,黏腻腻的污泥在他的骑兵长靴底下嚓嚓作响。篝火的烟从营帐中间高高地升起。睡眼惺忪的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准尉,镶着金银饰绦的长襟衣外面披着一件羊皮大衣,正在朝两个兵士吆喝着,——那两个人惶恐地仰起了头,站在那儿。

“你们要挨一顿鞭子!你们要挨一顿鞭子!”他沙着嗓子一迭连声地说。“pfui! schwein!”他把一只手罩在一个人的脸上,掐了一下,将他推开了。随后他把羊皮大衣往肩膀上拉了一拉,向阿列克谢的营帐走去。他那张好久没有修刮的脸绷得紧紧的,眼睛有点发肿。“热水——没有……吃的东西——没有……这——不是战争……正规的战争——军官们满意……我不满意……您的士兵都是些坏透的丘八……”

阿列克谢没有答腔,只是用毛巾狠狠地擦着腮帮。他唔了一声,便把裹在肮脏衬衫里的脊背扭到费季卡面前:“来吧!……”那个人就开始用手掌捶着。“重一些……”

正在这时候,一辆沉甸甸的、用轴环扣着帆布篷的马车从树林里冲出来。那六匹毛色不同的马都在冒着热气。后面跟着十来个骑士,斗篷上溅满了泥浆。马车颠颠蹶蹶地滚过踩坏了的、割过庄稼的

田野，用慢步驰近了营地。阿列克谢抓起长襟衣，匆忙中来不及把手伸进袖管去，一边猛地抓过他的宝剑，朝着一个个营帐跑去：

"鼓手们，击鼓报警！"

马车停住了。彼得戴着一顶有耳遮的皮便帽，从马车上爬下来。后面跟着缅希科夫，他给那副星形马刺绊了一下，身上穿一件宽大的、用黑貂皮镶边的紫红色大氅。骑士们也都下马了。彼得将通红的双手插在短皮袄的口袋里，拧紧眉头望了望营地。在清新的空气里，喇叭呜呜地吹着，军鼓咚咚地擂着。士兵们从大车上跳下来，从帐篷里奔出来，把纽子扣好，把腰带系好，排成一个方阵。准尉们小跑着打队伍旁边赶过去，用手杖戳那些士兵，还用德国话骂人。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左手按着佩剑，右手抓着帽子，立定在彼得面前。（匆忙中他没有找着他的假发）

彼得朝下望着他乱发蓬松的脑袋：

"把帽子戴上。行军的时候用不着摘下帽子，你这个傻瓜！你的火药辎重在哪儿？"

"留在伊尔门湖，所有的火药统统湿了，炮手先生。"

彼得朝缅希科夫转过眼锋去。缅希科夫刮得光光的脸慢慢地扭歪了。

"请你告诉我们，"他说，眼睛也朝下望着阿廖什卡的头，"这个团的另外几个连在哪里？冯·施韦登上校在哪里？"

"他们都分散驻扎在河的下游，将军先生……"

缅希科夫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彼得只是把眼眉皱了一皱。

他们两个人（身高都有一俄丈）顺着庄稼收割后的残梗，向排着方阵的地方走去。双手仍然插在口袋里，彼得似乎漫不经心地望着士兵们那一张张灰色的、憔悴的脸，望着那一顶顶给风雨吹蚀得不成样子的劣质毡帽，望着那一件件破烂的长襟衣和一条条裹脚的烂布。只有外国准尉们矫健地肃立在那儿。就这样，他们在队伍前面站立了很久，彼得这才猛一下子把头往上一扬：

"你们好，弟兄们！……"

准尉们恶狠狠地转向那些士兵。于是队伍里传出一阵杂乱的声音：

“我们祝愿您身体健康，炮手先生。”

“有什么申诉没有？”彼得走拢一点，问。

士兵们都不吱声。准尉们（一只手搭在手杖上向旁边伸开着，穿骑兵长靴的左脚跨开在前面。）眼睛一直盯着沙皇。彼得更加刺耳地说道：

“谁要是有申诉，可以站出来，不要害怕！”

有人突然深长地叹了口气，呜呜咽咽地抽泣着（阿列克谢看见是戈利科夫：一支火枪在他手里颤动，可是他克制住了，没有做声）。

“明天我们就要开拔到纳尔瓦去。前面的困难还多着呢，弟兄们。瑞典国王查理会亲自来迎战。我们一定要把他打败。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国土。这儿是亚姆戈罗德，伊凡戈罗德，纳尔瓦，——一直到海，全部土地本来都是我们的。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他打败，很快就可以在冬季宿营地休息了。明白了没有，弟兄们？”

他的眼睛凌厉地突出着。士兵们一声不响地瞅着他。这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有一个忧郁的嗓音从队伍里嘶哑地喊出来：“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打败，我们有足够的人嘛。”缅希科夫马上向前走了一步，想看看说这句话的到底是谁。（阿列克谢的心往下一沉：说话的原来是“泥洗脸”费季卡，他的士兵里头一个最靠不住的人。）

“上尉先生……（阿列克谢向前一跳）连队里秩序很好，我要感谢你……其余的事，——你没有罪责。请你把三倍于定量的伏特加发给士兵们。”

彼得朝马车走去，耷拉着头。缅希科夫向阿列克谢挤了挤眼（这一次他总算屈尊认了他的老朋友），从皮大氅里伸出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拍了拍阿廖什卡，还凑在他的耳朵边说道：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很高兴。你的部队比别的都要好得多……在纳尔瓦露一手吧，你可以升上校……我在诺夫戈罗德看见伊万·阿尔捷米奇，——他要我向你问好……”

“谢谢您，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

“祝你幸运！”缅希科夫抓住大氅的前襟，小跑着赶上了彼得。他们坐上了马车，顺着岸坡，向倒映着寒冷天空的河流绕到云杉林后面去的地方驰去。

离纳尔瓦不到两俄里，经过那环绕狭长的、多水洼的坎佩霍尔姆岛的纳罗瓦河的两条支流，河面上架起了一座浮桥。舍列梅季耶夫的骑兵团渡过浮桥，正在朝列维尔大道移动，想去拦袭敌军。特鲁别茨科伊师的一部分军队随着他们到了左岸，在跟纳尔瓦的那些石头棱堡相距一俄里的地方用辎重车队掩蔽起来。纳尔瓦的卫戍军没有阻止他们渡河，——明明因为力量单薄，不敢冒险在开阔地上作战。

九月二十三日，整个先头部队离开了亚姆戈罗德大道，走上了丘陵起伏的平原。伊凡戈罗德——从前是伊凡雷帝的要塞——那些矮而结实的、蔓草丛生的碉楼，以及纳尔瓦那些蓝漾漾地出现在河对岸的教堂尖塔和砖瓦房顶，历历都在目前，他们正在向着坎佩霍尔姆岛行进，而且开始打一条条摇摇晃晃的桥上渡过那浑浊汹涌的河流。

那一天很宁静。阳光不太强烈而且苍白。纳尔瓦和伊凡戈罗德的砖砌的教堂都在丁丁当当地打着警钟。

士兵们顺着一条从沙地里踩出来的、宽阔的大路向桥头蜂拥而去，没有排成队列。这里面有射击军，戴着彼得挺讨厌的那种边上镶着狐皮的高顶便帽；有用绳索勉强捆起来的破损的大车，上面装着桶子、袋子、盒子和发霉的大圆面包；赶大车的农民，身上衣衫都在行军中磨得破烂不堪了，他们抽打着正在韧皮颈圈里没命地挣扎的羸瘦的牲口；浮过去一面卷拢了的军旗，或是一面缚在长矛上的小旗，或是一把扛在一个跟自己部队失去了联系的炮手肩头的炮刷；一个骑着马的军官，一只肩膀上披着斗篷，用手杖打着人们的脑袋，为自己开道；一个领主的子弟，敞开的皮大衣里露出他祖父的锁子甲，大声呼喝着，飞驰过去，后面跟着他那批骑着劣马腾跳的扈从，背上挎着鞑靼人的弯弓和箭袋，穿着绗过的毡袄，活像一个个大桶……

过身的时候，大家都把脑袋转向一座光秃秃的小丘，——就在路旁边，沙皇穿着铁胸甲，骑着灰色马，在小丘上用望远镜张望着。缅希科夫紧挨着他的马镫，骑一匹黑马，双手叉腰，乐滋滋地看了一下又看一下，风拂弄着那顶镀金头盔上的羽毛。

军队在要塞前面炮弹射程以内排成了一个半圆形，两翼接着纳罗瓦河；魏德的几个师配置在河流旁边的城市上方，阿尔塔蒙·戈洛

温的那个师据守在中央，在那林木森森的格尔曼斯堡小山脚下，而左翼，在那通往坎佩霍尔姆岛的桥边，驻扎着谢苗诺沃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两个团以及特鲁别茨科伊的射击军团。冯·克罗伊公爵的营帐也扎在这儿，他是以高级顾问的身份跟军队在一起的。彼得和缅希科夫住在岛上一个渔民的小木房里。

沿着整个前线，俄军动手挖掘一条很深的战壕，带着面朝外面的眼镜堡、凸角堡和棱堡，以防瑞典人万一从列维尔大道上开过来。对着纳尔瓦的那些棱堡，又为攻城炮构筑了一座座多面堡。这种攻城工事是由哈拉尔特工程师主持的。一股股硝烟从要塞的碉堡里升起来，大炮在秋天的潮湿空气中凶悍地呼吼，炸弹划着冒烟的弧线高高地蹿上去，随即又落下来，在大车和营帐旁边或是在壕沟里头爆开，士兵们便从那些壕沟里急忙往外跳。在花园和菜圃中间，有几所郊外别墅中弹着火了。从那些燃烧着的房屋和无数的篝火上面冒出来的烟，如同一片灰色的云朵向着城市飘去，就从那边闪出来炮火的烈焰腾腾的火苗。

纳尔瓦的要塞司令是一位有经验的、骁勇的战士，霍恩上校。

彼得和哈拉尔特工程师在花园和房屋的掩蔽下，骑了马出去视察几座棱堡："多玛"、"荣耀"、"克里斯捷瓦尔"和"凯旋"。有时候，他们不能不走得很近，竟连瑞典炮手们那些凶恶的脸也可以从炮眼里望见。瑞典人毫不慌忙，灵活地装着炮弹，把大炮瞄准，机警地等待着。"发射！"于是炮弹便毫不留情地挤压着空气，打他们头顶上呼呼地飞过去。彼得瞪大了眼睛，颧骨上的肌肉都突出来了，可是他一点也不畏缩。工程师哈拉尔特是个饱经世故的人(既干练，又镇静，又沉闷。)，他及时地用马刺撞了下马肚子，往一边驰走了。阔绰豪华的缅希科夫，——他们每次总是把他当做目标，——只是摇一摇头盔上的羽毛，朝炮手们夸口地喝道："这一炮打得很糟，伙伴们！"还拍拍那匹腾跳着的公马的颈脖。五十个蓄着唇髭、身量高大的龙骑兵一动不动地等在那儿，想看看这颗黑球会把哪一个打死。

要塞的围墙很高。成半圆形突出着的一个个棱堡，都是用大圆石造的，十分坚固，铁弹打上去如同核桃一样碎裂了。重炮从炮塔的裂孔和炮眼里探出来——这种重炮，要塞里至少有三百门；卫戍军人

数有两千，包括步兵、骑兵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侦察兵们说纳尔瓦可以一攻而下，那是胡诌。

彼得下了马，往一只军鼓上一坐，把一张纸在膝盖上摊开了。侍卫米什卡拿着一个墨水壶。哈拉尔特蹲在沙皇旁边，目测着距离。彼得的大手抓着羽毛笔，仔细地画着一根根颤巍巍的线条。缅希科夫在排成半圆形的龙骑兵前面大踏步踱来踱去。

“对付每一座棱堡得有十五门攻城炮；要突破一个缺口，我们需要六十门四十八磅的铜大炮，”哈拉尔特用一种平稳、枯燥的嗓音说。“十二万发炮弹，至少……”

“好家伙！”彼得说道。

“为了要在突然袭击以前让那个城市起火，至少需要四十门臼炮，每门臼炮得有一千发炮弹……”

“在欧洲，他们正是这样推算的！”彼得说着，把这些数字记了下来。

“为了要冷却那些大炮，得备十大桶香醋……只有连续不断的轰击，把所有的炮垒弄成一片真正的地狱，才能摧毁被围军队的顽抗，——卢森堡元帅就是这样教导的……我们需要五千颗手榴弹。一千架十二俄尺高的攻城云梯，每一架的重量又要那么轻，两个人都可以抬着跑的。还要五千包羊毛……”

“羊毛有什么用啊？”

“为了不让士兵们吃到火枪的子弹。沃班元帅在围攻敦刻尔克的时候，就靠了这种包包的掩蔽，尽管火力非常炽烈，居然还能够攻近那些城门，因为子弹打进羊毛，很容易给缠住……”

“好吧，”彼得说道，心里还不大相信，只是把这个也记下来了。“丹尼里奇，我们需要五千包羊毛！……”

缅希科夫把双手撑起在摆开的膝盖上，朝那张在风中飘动的纸伛下身去。他撅起了嘴唇：

“那不过是浪费，明－赫尔茨。再说，羊毛也根本弄不到。（他转向哈拉尔特）在亚速，士兵们仅仅带了宝剑，爬上城墙，也把那座城市攻下了……”

他们背后，在龙骑兵的队伍中间有匹牲口腾跳起来，有人嘶哑地

叫了。他们便回过头去。一匹灰色马正在踢着腿，盲目地摇动着脑袋，——一股黑糊糊的血水从它鼻子上面的伤口里涌出来。那些蓄着唇髭的龙骑兵，畏畏缩缩，都乜斜着眼睛朝一百步开外的灌木丛张望，一小团一小团的硝烟正在那儿往上冒。彼得僵直地坐在鼓上，抓着笔的那只手仍然举着。

因为大炮的轰鸣而没有听见，从要塞碉楼的大门里（视线又给棱堡"荣耀"的突出部分挡住了）冲出来一小队猎兵，在菜园的篱笆后面奔逃着。飞快地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五十个雇佣骑兵，都骑着迟钝的火红色的马，穿着铁胸甲，头盔扣得很低。他们擎着宝剑，在石楠地里拉成一道长线，飞也似的疾驰着，想从左面来包抄。

只有一秒钟工夫——不会超过一秒钟，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睁大了眼睛，直瞪着敌人这种声东击西的行动，随后他冲到那匹黑公马跟前，把身上的斗篷解开，扔掉了，跳到马鞍上。"拔出剑来！"他吼道，脸都涨红了。他抽出宝剑，用星形马刺一撞，伏在那匹直立着后蹄的公马的脖子上，一溜烟飞驰起来了。"龙骑兵们，跟我来！"于是所有的人，缅希科夫和龙骑兵，绕过站在鼓边的彼得，冲过去拦截雇佣骑兵，这时候那些骑兵已经勒住牲口，在往回拐了……

哈拉尔特担心地闭紧了薄薄的嘴唇，把彼得那匹黑鬃灰毛的、蹦跳不停的牝马牵了过去，说道：

"请您离开火线，陛下。"

彼得只把一只脚跳了一下，便跨上了马鞍，——他望见龙骑兵和那些雇佣骑兵正在渐渐接近。我们的人密稠稠地挤在一起驰骤着，阿列克萨什卡那亮闪闪的头盔上的羽毛，在他们前面倏起忽落，瑞典人在石楠地里远远地散开了，这会儿那两翼的士兵猛一下子转过身来，用马刺撞着牲口，还用宝剑抽打它们。可是他们来不及聚集到一块儿来。彼得看见阿列克萨什卡的黑公马跟一匹火红色的牲口撞了个满怀，那个雇佣骑兵一把抓住马鬣，倒下去了……红色的羽毛在铁头盔当中飞扬着。可是龙骑兵却早已用狂涛巨浪般的势头向他们扑过去，一停也没停，继续驰骤着（挥舞着宝剑，仿佛毫不费力似的。）。在他们后面，地上留下了一些倒下去的人：有一个尽力想爬起来，不停地摇着那耷拉的脑袋，另一个抬起的膝盖在抽搐。好几匹没有驮

人的马在地里吃惊地到处乱跑。

哈拉尔特一个劲儿拉住了缰绳。“陛下，这儿很危险！”那匹灰色牝马腾跳着，向后旋转着。彼得用脚跟撞它。等他们走了一程路，他还在不断地回过头来。那些骑兵这会都在没命地从俄罗斯人这儿逃走：右面，挡住他们往城市去的道路，有一群五光十色的骑士，骑着不同毛色的马，在一片收割过庄稼的褐色田塍上飞驰，带着鞑靼人的蛮勇气概挥舞着弯刀——这是几百个贵族的非正规军。从要塞城墙上一座木头的遮棚底下，火枪正在对着他们啪哒啪哒地发射。

他们来到一座小白桦林，——彼得这才长长地抽了一口气，让那匹牝马迈着常步。“嗯，那可不会很容易啊，”他在回答自己心里的念头。哈拉尔特说：

“我不妨向您祝贺，陛下，您的骑兵实在好极了。”

“有什么用——这还不过是事情的一半……激怒，驰骤，砍杀……光靠这些还攻不下要塞啊……”

他赶到一座小丘上，勒住牲口，拧紧眉头，朝那绵亘达七俄里的一长列军队和辎重车望了很久很久。到处都有一块块泥巴正在从壕沟里有气没力地抛出来。还有吆喝和咒骂。更有一些人待在篝火和卸下了套马的大车旁边，什么事也不做。他还看见用绳绊住前腿的、羸瘦的马。一条条烂布给散放在灌木丛上。仿佛这个庞然大物的军队，行动和生活全有点笨手笨脚，心里十二分不愿意似的。

“十一月以前一点没有办法，”彼得说道。“冰还冻得不够坚实的时候，我们没法儿把攻城炮运来。写在纸上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

于是他又迈着常步，开始向哈拉尔特问起那有名的沃班元帅和卢森堡元帅——军事科学的创始人的进军和攻城的情况。他又问起法国的兵工厂和大炮厂。说话的时候，他那给亚麻布领巾紧紧地箍住的、瘦瘦的脖颈兀自在搐动：

“自然啰……那里，样样都安排好，样样都在手边……拿他们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比比看……”

缅希科夫跳过一条条壕沟，飞也似的驰过来了，他还是红涨着脸，乐呵呵地露出了牙齿，带着疯狂的眼色……他头盔上只矗立着一

根羽毛,黄铜胸甲上留着挨过打的痕迹。他勒住喘着粗气的马。

“炮手先生……敌人受了重创,已经被击退了,——逃脱的瑞典人还不到一半……(他凭一时的热劲,当然是有点添油加醋的。)我们有两个人阵亡,几个人受了些轻伤……”

一看见阿列克萨什卡,彼得便高兴地皱起了鼻子。

“好,”他说,“干得好!”

……………………………………………………………………

那天晚上,将军们都聚集在冯·克罗伊公爵的营帐里:有骄傲自大、十分严厉的阿尔塔蒙·戈洛温(“游戏兵团”的创始人);有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射击军团所爱戴的人,一个肥胖的、富有的领主;有近卫军指挥官布图尔林,他那洪亮的嗓子和结实的拳头都很有名;还有害着重病的秃顶的魏德,穿着羊皮袄在发抖。彼得、缅希科夫和哈拉尔特进去以后,公爵就请他们在营里吃便饭。于是一些少见的、甚至叫不出名字来的菜肴端上来了(都是派专差到列维尔去采办的),法国酒和莱茵酒供应得也很丰富。

公爵觉得如鱼得水似的十分自在。他吩咐把许多蜡烛都点起来。用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比画着,他讲起一些著名的战役,说他曾经站在一片高地上——俯瞰浴血的战场,一只脚搁在一门毁损了的大炮上,发出命令:叫他的胸甲骑兵冲破一个方阵,叫他的猎骑兵击退对方的侧翼。他把整师整师的敌军淹死在河里,把一个个城市烧成平地……

那些俄罗斯人闷闷不乐地沉下了眼睛,吃着芦笋和斯特拉斯堡的酥皮大馅饼。彼得心不在焉地瞅着冯·克罗伊公爵那长长的鼻子和湿滋滋的唇髭。他不停地用手指敲响着桌子,或是扭动着肩胛骨,仿佛那地方正在发痒一般。(自从出征以来,大家就都注意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脸上这种心不在焉的神色了。)

“纳尔瓦!”公爵扬声说道,把空酒杯向侍卫伸出去。“纳尔瓦!好好地轰这么一天炮,朝南面那些棱堡稍微突击一阵……纳尔瓦的钥匙就会放在银盘子里呈献给陛下了。那时候,让一小部分卫戍军留在这儿,随后把骑兵往两翼展开,用全部兵力去猛扑国王查理。我们可以在列维尔欢度圣诞前夜,我敢保证!……”

彼得离开桌子，来回地踱着，把头低了下来，免得碰着那篷顶；他从地上捡起一根麦秸，随即往公爵的床上躺下了（这张床是从最靠近的一座郊外别墅里搬来的）。他用这根麦秸剔着牙。

“哈拉尔特给了我一份清单，”他说，于是大家都朝他转过脸去，不吃了。“如果开列在清单上的东西，我们样样都有了，那我们就可以把纳尔瓦攻下来。我们需要六十门攻城炮……（他从床上坐起来，从怀里掏出揉皱了的清单，往戈洛温面前的桌子上一撂）看吧……眼下在多面堡里，我们连一门像样的大炮也没有。列普宁正在特维尔附近的污泥中跟那些攻城炮搏斗……我们的臼炮（我今天才知道），都阻留在瓦尔代……火药车至今还在伊尔门湖边……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列位将军？……”

将军们把蜡烛移近一点，朝那份清单伛下头去。只有缅希科夫还坐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脸上露出一抹凶恶的微笑，面前放着一只斟得满满的酒杯。

“这不是一个军营，这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屯宿地，”停了一停，彼得又跟刚才一样凌厉而又慢条斯理地说道。“为这件事我们已经准备了两年……可是一样东西也没准备好……比在亚速的时候还要糟。比在瓦西里·戈利岑的军队里还要坏……（阿列克萨什卡把一个马刺铮铮地撞了一下，咧开嘴巴恶毒地笑了一阵。）这叫做什么军营！士兵们在辎重大车当中荡来荡去……辎重车里还装满了芬兰女人……叫叫嚷嚷……一片混乱……做起事来没有劲，——一看他们那副样子，人就只想啐唾沫……面包吗，全发了霉……有几个团里只剩下够吃两天的腌肉……那么多腌肉都到哪里去了？在诺夫戈罗德吗？为什么不放在这里？雨季快要来了，——给士兵们住的土窑在哪儿？”

营帐里，只听到蜡烛在毕毕剥剥地爆着。那公爵不太懂得刚才讲的一篇话，便好奇地一忽儿瞅瞅彼得，一忽儿瞅瞅那些将军。

“我们从莫斯科出发，都已经两个月了，可是还没到达目的地。这叫做什么出征！你们知道查理国王已经强迫克里斯季安接受一项屈辱的和约，强迫他付出一笔二十五万金币的赔款吗？现在查理已经统率全军在佩尔诺登陆，正在向里加进军了……要是他在里加把

奥古斯特国王打败，那么十一月里，可以预料他会来到我们这儿……我们该怎么样对付他呢？”

阿尔塔蒙·戈洛温以重臣的身份站起来，鞠了个躬，他垂下了花白的眼眉，说道：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上帝保佑……”

“我们需要的是大炮！”彼得岔断了他的话，一条青筋在他额头上绽出来。“炸弹！十二万发攻城炮的炮弹！腌肉！你这个老糊涂！……”

…………………………………………………………………………

又下了两星期的雨，一阵阵浓雾从海面上飘过来。士兵们住的土窑都给淹了，营帐也漏水了，简直没有地方可以躲避这种潮气和夜里的寒气。全营都齐腰陷在泥沼里。人们开始拉肚子和害热病了，——每天夜里总有几十辆大车把病死的人运到野地里去。

被包围的要塞不断地用大炮和火枪向包围的军队袭击。那些瑞典人多半是在拂晓时分出袭，把哨兵干掉，爬到土窑旁边，将手榴弹掷向睡着的兵士。彼得每天总要骑着马，到一处处防御工事去巡视。他披着湿漉漉的斗篷，戴着拖泥带水的帽子，又沉默又严肃，骑着一匹灰色的牝马，从雨帘中出现，——停下来，用一种呆板的眼光瞪视了一会，才迈开常步，顺着高低不平的田野，往迷雾中驰去。

辎重车队赶得很慢。路上得到的报告说，毛病全出在运输工具上：农民家的牲口和大车都征发光了，现在他们只好去向地主家和修道院要车要马。牲口都很不行，饲料全被踩坏了，那么大的雨，那么坏的路，情况一天比一天困难。谣传彼得在他住的岛上那所渔民的小木房里，亲手把一个掌管军需的将军打得人事不知，还下命令把那个将军的助手绞死。伙食似乎有了些改善。营里的秩序也好了一点。指挥官们都很糟：俄罗斯人呢，行动缓慢，因循守旧，说话太多，头脑不清。外国人呢，又只知道喝伏特加酒，说是抵御潮气，而且找出一点理由，或者根本没有理由，就打士兵们的嘴巴。

大家都确实知道：国王查理已经在佩尔诺登陆，正在转向里加挺进；他一出现，就叫利沃尼亚的骑士们变得很驯顺；而且他已经把奥古斯特国王的军队赶进了库尔良德。奥古斯特本人在华沙，处在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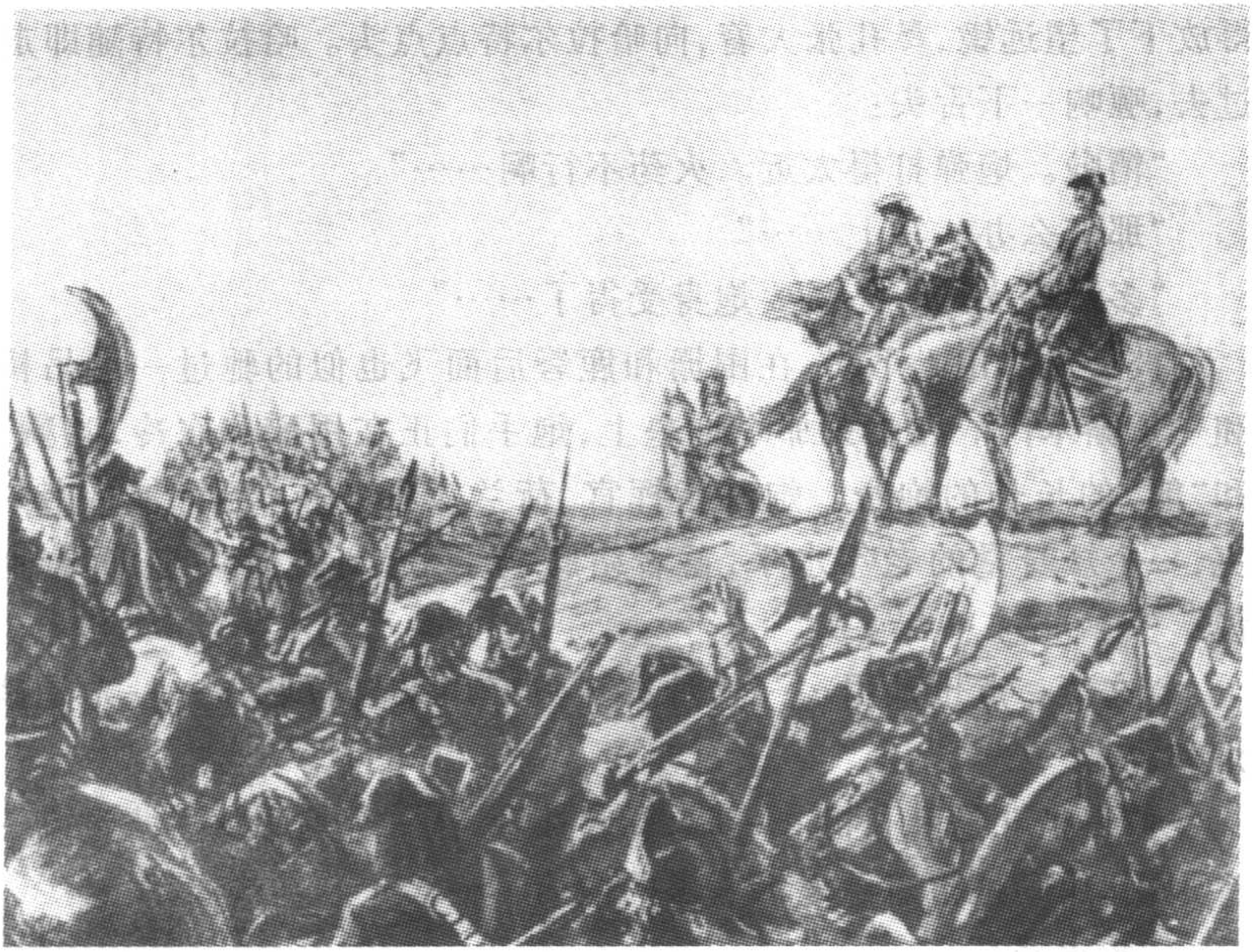
内讧弄得惶惶不安的波兰贵族中间，接二连三地向彼得派来急使——要钱，要哥萨克，要大炮，要步兵……纳尔瓦的围城军都明白，初霜一下，瑞典人准会到来呢。

舍列梅季耶夫奉派带着四个非正规骑兵团去阻击敌人，一直赶到韦津贝格，顺利地把瑞典的阻截部队打败了，却突然撤退到皮加伊奥基沿海的狭隘通路上(离纳尔瓦有四十俄里)，从那儿，他写了一封信给彼得：

> ……我已经撤退了，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更好地保存元气……韦津贝格附近，尽是没边没际的沼泽和大片大片的森林。不光是这儿，便是邻近的地区，所有的饲料都已经给践踏光了。可是我尤其担心我们在去纳尔瓦的路上被两翼包抄……至于你因为我焚烧了村子、赶散了芬兰人而发怒，那么请你千万不要怀疑：烧掉的只是几个村子，而且那也仅仅为了不让敌人栖身。况且我现在已经下了命令，没有圣旨，任何地区绝对不得加以破坏……我在皮加伊奥基驻扎的地方，敌人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过去是办不到的，我决不再后退一步，哪怕牺牲生命也要死守在这儿，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

后来，好歹转了北风了。一天里头，这风把潮湿的迷雾吹走了；低低地吊在天空中的太阳，往满是污泥的营帐上洒下惨淡的光线，也照亮了城里一个教堂尖顶上的小金鸡。地面冻着严霜。载着军火的辎重车队陆续开到了。还运来了两门著名的长炮，“狮”和“熊”，都是一百年前由安德烈·乔霍夫和谢苗·杜宾卡在诺夫戈罗德铸造的，每门重三百二十普特，由十对公牛拉着。榴弹炮装着又宽又矮的轮子如同乌龟似的爬着，还有短短的臼炮，发射的炮弹都有三普特重。所有的部队全已经处于临战状态，所有的骑兵都已经把牲口放上鞍子，让宝剑拔出刀鞘，防备瑞典人万一来袭击。

两百个人把那两门“狮”和“熊”用绳索缚好，拉到中央一座多面堡上，对准要塞南边的那些棱堡。一夜工夫，榴弹炮和臼炮都在炮兵阵地上部署停当。敌方要塞里，也没有一个人睡觉，准备来一次袭击——提灯的光沿着城墙在浮动，岗哨在互相打招呼。



十一月五日拂晓，彼得带着公爵和将军们骑马来到格尔曼斯堡小山上。砭骨的寒风正在吹着。营帐仍然笼罩在昏暗里，太阳的红光仅仅照着城里那些陡峭的屋顶和碉楼的雉堞。一个个长长的火苗从平原上蹿起来了，大地摇撼着，大炮呼吼着，轰响着，——炮弹划着火花直迸的弧形落到了城里。营地和城墙全给硝烟遮蔽起来了。彼得放下了望远镜，鼻孔张大着，向哈拉尔特点点头。哈拉尔特随即走过去，咂响一下舌头：

"糟啦。炮弹打得太近。火药不行啊……"

"那怎么办？马上……"

"多装些火药……只要炮身受得了……"

彼得从小山上下来，在围栅和鹿砦后面飞也似的驰过一道吊桥和一重槲木门。在中央那个炮垒上，炮手们正在用醋和水冷却"狮"和"熊"的长长的炮身。炮队指挥官，荷兰人雅各布·温特尔希韦尔克，一个矮身量的老年水手，蓄着络腮胡子，走到彼得跟前，沉着地说：

"这个一点也没用……这种火药只好用来打打麻雀——光是硝烟和煤烟……"

彼得把斗篷和长襟衣一脱，卷起袖管，从一个炮手那里拿过来一个炮刷，用劲地擦着给煤烟熏黑的炮筒……

"装火药！"

一包包用灰色纸包起来的火药，从炮垒的火药库里手递手的传过来。彼得扯开一包，把火药倒一点在手掌心里，只是像猫一样怒悻悻地哼了一下。他把六包火药都捶进了炮筒……

"这样可危险啊，"雅各布·温特尔希韦尔克说。

"住嘴，住嘴……来炮弹……"

彼得把那个有一普特重的、圆圆的炮弹往上一抛，滚进了炮筒，还用劲压那擦炮通条，让它塞得结结实实的。他在瞄准器后面蹲下身去，转动着螺旋……

"导火线……大家离开大炮。"

震耳欲聋地一声呼吼，"熊"喷出一团火焰，在铁轮子上沉甸甸地往后一扭，让炮架尾沉进了地里。炮弹飞上去了，只见那圆球越来越

小，——石块从棱堡"荣耀"上溅出来，塔楼崩塌了一堵雉堞……

"啊，这倒不赖！"雅各布·温特尔希韦尔克说。

"就这样发射吧……"

彼得穿上长襟衣，飞驰到榴弹炮垒上去了。命令下达各个炮兵连，得多装一倍半的火药。于是一百三十门大炮的轰鸣，又叫大地震颤着。一团可怕的火焰从向上撅着的臼炮里蹿出来。一股股浓烟消散以后，他们看见城里有两所房子正在燃烧。第二阵排炮发射成功了。可是不久就听说西边炮垒上有两门榴弹炮已经炸开，这两门炮是新近在列夫·基里洛维奇的图拉工厂铸造的，还有好几门大炮的炮架轴已经拆裂。彼得说："这件事以后要弄清楚……我们要查明白错在谁的身上……就这样发射吧……"

炮轰纳尔瓦就这样开始了，毫无间断，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十五日。

……………………………………………………………………

御厨费尔滕在火炉门前小台的细劈柴火上煎鸡蛋，一边在悄悄地嘀咕。十来个鸡蛋好容易弄到了，——厨师的帮手骑了马差不多一直赶到扬堡，没想到它们全是坏的……

"你嘀咕些什么？多放些胡椒好啦，费尔滕……"

"是，陛下……多放胡椒！"

彼得坐在热烘烘的炉子旁边。只有这个地方挺暖和(隔板后面，他和阿列克萨什卡住的那间小屋里，冷风会从墙缝中钻进来。)。如今是半夜，他可以听到风的哀啸声，以及岛上茅屋旁边风车翼片那吱嘎吱嘎的转动声。白桦的细劈柴在悦耳地爆响着。矮墩墩、气虎虎的费尔滕把东西都摊开在炉台上，不停地闻呀嗅的，火焰的闪光怒悻悻地映照着他那胖乎乎的鼻子。

"嗨，万一瑞典人把你俘虏了，那怎么样？那时候你怎么办，费尔滕？……"

"我听您吩咐，陛下……"

"'啊哈！'他们会说，'原来是御厨呢！'于是他们就把你倒挂起来了……"

"倒挂起来吗？那我也懂得自己的责任……"

他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木板桌上铺开一方干净的毛巾，把一个盛着胡椒白酒的瓦瓶放在那上面，还把一个又黑又干的面包切成薄片儿。彼得斯斯文文地喷着板烟，瞅着费尔滕又灵巧、又轻柔、又熟练的动作，——这厨师登着一双毡靴，穿着一件棉袄，腰里束着一条围裙。

"我提到瑞典人的事，倒不是开什么玩笑……你还是把随身的东西拾掇一下吧。"

费尔滕斜眼瞅了他一下，心里明白皇上的确不是在开玩笑。他把煎好的鸡蛋连锅子放在桌上，往一个锡制的小酒杯里斟了一点瓦瓶里的白酒。

"请您入座，陛下……"

这所破破烂烂的房子被风吹得直摇晃。蜡烛憧憧地跳动着。缅希科夫闹嚷嚷地从外面走进来了：

"这种鬼天气……"

他拧紧眉头，解着领巾的结扣。随后他走到炉台旁边，把双手伸在柴火上面烤着。

"他马上就要到这儿来了……"

"酒醒了吗?"彼得问。

"他睡着了。我刚才把他从床上喊起来的……"

阿列克萨什卡在对面坐下了。他先试了试桌子是不是结实，随后斟了点酒，喝着，摇了摇头。他们闷声不响地吃了一会儿。彼得这才小声说道：

"太晚啦……现在一点也没有办法挽救了……"

阿列克萨什卡好容易把食物咽了下去，答道：

"如果他已经进入一百俄里以内，而舍列梅季耶夫又不去阻截他，那么后天他一定会来到这儿……如果我们冲到空旷地里，难道就没有办法打垮他，用我们的骑兵?(他解开衣领，转向费尔滕)你还有剩下的白菜汤没有?(他又斟了一杯白酒)他手下总共只有一万人，——俘虏们都对着福音书起誓说这个话的。难道我们真是那样笨头笨脑的吗?……真叫人难受哪!……"

"是叫人难受的，"彼得同意他的话。"两天里头，你总不能一下

子增长人们的智慧啊……要是在纳尔瓦不得手，那我们不妨试一试在普斯科夫和诺夫戈罗德拦击他……”

“明－赫尔茨，这个念头哪怕只这么想一想也是不对的……”

“好吧，好吧……”

他们都不吱声。费尔滕蹲下身子去吹柴炭，他正在把一个铜壶里的啤酒炖热。

纳尔瓦的情况很不好。两星期来，俄罗斯人一直在炮轰城市，爆炸地雷，构筑近敌工事，可是他们既没有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也没有使那个城市着火燃烧。将军们都下不了决心去发动冲锋。一百三十门大炮，一半已经炸裂或是毁损了。上一天，他们曾经计算一下——弹药库里剩下的火药和炮弹，按照现在这样的轰击，只够再用一天，而火药车却还在诺夫戈罗德附近的什么地方慢慢地赶着路。

瑞典军队正在列维尔大道上急行军，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在皮加伊奥基狭隘通路上跟舍列梅季耶夫交锋了。俄军好像被夹在一把钳子里，——一边是要塞的大炮，一边是查理国王正在挺进的部队……

“我们嚷嚷得厉害……这方面，我们倒很有办法，”彼得把汤匙搁下了。“我们还没有学会战争。我们从头就做错了……这件事到现在都还一点也不行。如果我们要在这儿发射一门大炮，那我们就得在莫斯科把炮弹装上……你懂得吗？”

阿列克萨什卡说：

“我刚才到这里来的时候，听到第一连的士兵在篝火旁边谈话。他们料定瑞典人会来——整个营地都闹哄哄的。他们对将军们的那种辱骂啊，——真是的！……我听见一个人说：‘第一颗子弹要孝敬咱们的准尉……’”

“那些将军！（彼得的眼睛闪烁着）他们只会扛着教会的旗幡绕着城墙转悠！那些军政长官……那些老糊涂……”

这时候，阿列克萨什卡斜瞟了一眼，小心翼翼地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三天里，请把军队交给我指挥……真的。好吗？”

好像没有听到似的，彼得往口袋里摸索着菸草袋。他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喘息着，用手指把碎烟屑塞塞结实：

"从明天起，冯·克罗伊公爵要担任总司令了。他固然是一个十足的糊涂蛋，可是在军事方面却懂得欧洲人的那一套，而且又是一个出色的战士……我们的外国人在他的指挥之下一定会更有精神……天亮以前你得准备好，听到吗？我们就要出发了……"

他仍然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把蜡烛移过来，燃上了烟斗。阿列克萨什卡轻轻地问：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上哪去？"

"诺夫戈罗德。"

彼得终于朝阿列克萨什卡那双由于过度惊愕而睁大了的、蔚蓝得晶莹清澈的眼睛瞪住了。突然，他脸色发紫(汗涔涔的额头上暴出一条青筋)，可是他还是抑住了怒气：

"那个小子是损失不了什么的，可是我却不是这样……你以为纳尔瓦既是开始又是结束吗？战争还只刚刚开始呐……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可是靠这支军队我们是不会得到胜利的……你懂得吗？我们应当从后方着手，从辎重车队着手……拿着宝剑策马飞驰——这是最后的事情……你这个傻瓜，你要想比查理更勇敢吗？把眼睛沉下来！(片刻之间，他的脸暴怒地抽搐着。)我不准你朝着我看！"

阿列克萨什卡没有从命，他没有把眼睛沉下去；由于剧烈的羞愧，这双眼睛里已经噙满泪水，而且有一滴已经从他绷紧的腮帮上淌下来了。彼得眯缝了眼睛瞪着他。两个人都屏住呼吸。彼得忽然大笑一声，往后面墙上一靠，把双手深深地插进了口袋。

"'明－赫尔茨'，"他学着阿列克萨什卡的口气说。"我的知心朋友……你为我害臊了吗？等着吧，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呢，——他们个个都会扭过脸去不理我。我被查理吓倒了……我把军队丢弃了……我像好久以前奔往圣三一修道院那样，逃到诺夫戈罗德去了……好了……把你的脸蛋擦干。出去迎接那些将军，他们来了……"

……………………………………………………………………

哨兵在喝问口令。马蹄踩在冻冰的地上，传来嘚嘚的响声。窗子外面，闪耀着火炬的亮光。马刺铮铮地响着，公爵和将军们进来了。他们那被风吹红的脸上，显出惊愕的神色，——时间这么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彼得朝大家点点头，一边走到公爵跟前，把

他抱住了。他向缅希科夫做了个手势，叫他把蜡烛拿着，随后走到木头隔板后面那间小屋里去。

到了里面，缅希科夫把蜡烛放在一张小桌上，那上面乱堆着纸张，散满了菸草。个个人都站着。彼得坐了下去，抓起一张纸，蠕动着嘴唇，严肃地默念着那一行行撒过炉灰的、乱涂乱改的字。随后他咳了声嗽，也不朝任何人看一眼。

“In Gottsnam,[①] 凭上帝之名，”他用粗糙的、坚毅的嗓音开始念道。“兹因皇上以要事即须离开军队，特将军队托付于冯·克罗伊公爵阁下，并提出以下诸条款……（公爵就站在桌子近旁，他的大腿抽起筋来了。彼得瞅了瞅他那只穿着白驼鹿皮裤的、瘦细的大腿，随后又瞅了瞅他那双抓着镀金军刀柄的、干瘪的手。）第一：任命公爵阁下为总司令……第二：所有之将军、军官乃至兵士均须听从其指挥，一如听从沙皇陛下本人……第三……（他扬起了嗓音）竭尽全力立即攻下纳尔瓦与伊凡戈罗德……第四……阁下有权惩治抗命之将军、军官与兵士，一如惩治其所属之臣民，甚至可以将彼等处死……”

他掠过公爵，瞅着那几位将军：魏德表示同意地点着头，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那冒汗的脸膨胀起来了，布图尔林蹙皱着剪短的花白头发底下那低低的额头，阿尔塔蒙·戈洛温深深地垂下了脑袋，仿佛屈辱和灾难早已压在他的肩上似的。

“阁下还须密切注意有关瑞典援军之情报。一旦接获查理国王逼近之可靠消息时，如国王之军队异常强大，则阁下务必坚固守卫，不让其进入纳尔瓦城，更应托天庇佑，设法将其击败……惟如有可能，则以等候援军到来为妙……（他把那张纸放下了，转向公爵。）列普宁和带着哥萨克的统领以及载着军火的辎重车队，离这里只有几天的路程了……（然后他又转向戈洛温）坐下来，把这个誊清一份……”

有人在穿堂门上敲了一下。缅希科夫担心地挤到厨房里去。有人进来了，——从开着的门里，伴着呼呼的风声，远远地传来喧腾嘈杂的人声。彼得把一个人往旁边一推，大踏步跨进了厨房。

“出了什么事？”他嚷着，嗓音很可怕。

---

① 德语：凭上帝之名。

他面前站着一个年纪很轻的人，有一张拉长着的、像女孩子一样红扑扑的脸，一个狮子鼻，一双大胆的眼睛，一只耳朵上面的浅褐色头发给血水胶住了……

"保罗·亚古任斯基，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手下的一位中尉，"缅希科夫急忙说道。

"嗯？"

那个年轻人的脸抽搐着。他向彼得抬起头，定了定神：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派我来，陛下，请示他的军队该驻扎在哪儿。"

彼得不吱声。将军们都诚惶诚恐地挤在小屋子的门口。

缅希科夫匆匆忙忙拉了拉身上的皮短袄，说道：

"真是丢人，他们竟然从皮加伊奥基一直逃到这儿来了……连帽子都丢啦……那些贵族！……"

……………………………………………………………

十一月十七日早晨，贵族民军那些非正规的团队从哨兵那里听到瑞典军侦察班已经在夜里溜进后阵，经过海边的狭隘通路，到了列维尔大道上的时候，他们的阵线就乱了，也不听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的指挥，开始从皮加伊奥基往后退，生怕被切断跟主力部队的联系。舍列梅季耶夫骑马赶到乱成一团的骑兵连里，勒住缰绳，大声吆喝，用马鞭抽打牲口和士兵，可是后边的人尽往前挤，他的马就在退却者的狂流里乱转。他只来得及集合几个连的骑兵来掩护后卫，从瑞典人手里抢救出一部分军需辎重车，那些瑞典人都穿着铁胸甲，戴着起棱的头盔，日出的时候就都出现在周围所有的高地上。瑞典人并没有穷追猛赶。贵族们的团队拍马奔逃，连夜赶到了纳尔瓦营垒的栅寨那儿。土城上的哨兵，黑地里错把他们当作敌人，便开起火来。骑兵们没命地叫喊："自己人！自己人！……"全营都被惊醒了，大家咕咕哝哝地谈论着。

保罗·亚古任斯基中尉被放进了栅寨，飞也似的驰去晋见沙皇。冰冷的寒风猛烈地刮着。贵族民军官兵都下了马，在吊桥旁边的壕沟对面等候。从栅寨那儿，有人向他们嚷嚷："地主老爷们，你们干吗跑来得这样快？……想找个掩蔽吗，你们这些可怜见的？……"全营

都敲起鼓来，火光在浮动，骑在马上的人提着灯在飞驰。团队和骑兵连站在军旗底下，听着宣读圣旨：军队的指挥权转移给帝国的声名卓著、所向无敌的冯·克罗伊公爵。部队一声不吱，大家都感到惊奇与恐惧。谣言不久就飞快地传开了，说是皇上已经不在营地上，又说是瑞典人的全部兵力离这儿只有五俄里了。

谁也没有睡觉。篝火燃点着，可是风把它们吹散了。快近早晨，舍列梅季耶夫的骑兵给调到了右翼。他们并没有躲在栅寨后面，却紧靠岸边驻扎下来，那里的地形比城市高，纳罗瓦河就在小岛中间的急滩上疯狂地咆哮。天亮了，可是一个瑞典人也没看见。派出去的巡逻队在附近各处不曾发现一个敌人，虽然舍列梅季耶夫的部队对天发誓说，从皮加伊奥基起瑞典人就一直紧跟在他们后面。

在嘶哑的喇叭声中，公爵穿着一件华丽的斗篷，一根元帅的权杖抵在腰里，后面——隔开半匹马的地方跟着一批将军：戈洛温、特鲁别茨科伊、布图尔林、伊梅列季亚王子和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骑着马在营地上绕了一转。公爵拿手套的边缘把下垂的唇髭往上一抹，向士兵们大声嚷道："你们好，好小子！让我们为皇帝爷献出我们的生命吧！"在军鼓声中，他向所有的团队宣读了这样一道命令：

> ……夜里，一半的部队仍然处于战备状态……拂晓以前，每人发给二十四个弹筒和子弹。日出时候，全军得排成队列，以三发大炮为信号，就奏起军乐，擂起军鼓，还把所有的军旗升起在防御墙上。敌人没有走到三十步以内，不得发射一枪……

夜里转了从海上吹来的西风。天气暖和了些。在黑地里，瑞典军的里宾少将带着两个雇佣骑兵，他们的马蹄都用毡呢裹着，偷偷地驰到栅寨前面，测量了壕沟的深度和胸墙的高度。

……………………………………………………………………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饿得要死，被风砭骨地吹着，正在连队的旒旗旁边一道土城上踱来踱去，——三步向前，三步往后。那土城有七俄里长，每隔一段路驻守着一些士兵。号角在吹，军鼓在擂。大炮和火枪在装弹药，导火线在冒烟。风拂动着防御墙上的军旗。这是早晨十一点钟……

阿列克谢用足劲道紧了紧腰带。新任总司令什么事都考虑到了，就是忘了军队的给养。几天以来，士兵们——还有队列军官——吃的都是发霉的面包干和口粮袋里抖出来的面包屑。头天夜里，连面包干也没有发。士兵们如同一个个稻草人，矗立在土城上(布罗夫金那个连队里只有八十个人算是健康的)。有过一个时候，阿列克谢曾经多么渴望着厮杀，在大炮的硝烟里率领他的连队，去抢夺敌人的军旗杆……(“谢谢你，阿列克谢，我升你做上校……”)可是今天，他只渴望钻进一个土窑那温暖的臭气里，从饭盒里吃点稀粥，来烫烫喉咙……

为了挡风，阿列克谢眯缝着眼睛，向靠得最近的士兵戈利科夫喝道：

“你干吗张大了嘴？放出些精神来！”

那人并没有听到这句话，——他耸起了衣衫破烂的肩膀，紧绷着鼻子尖尖的脸，仿佛看见了死神似的……别的士兵都像背毛直竖的狗一样，也朝格尔曼斯堡小山的方向瞅着。小山上空，不高的太阳在急速地飞驰的云层中忽隐忽现。身上驮得很沉的人们，在树桩和摇曳着的、光秃的白桦树中间移动，——这些从林子里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从肩膀上卸下了袋子和驮包，向前奔跑，列成一个个宽阔的、密集的纵队。被六匹马拖着的一门门大炮冲了出来，有的往下面径直奔向中央那座多面堡，有的小跑着穿过溪流，冲向魏德那坚固的工事，也有的靠右边在平原上纵辔疾驰。六个步兵纵队在格尔曼斯堡小山上排成队列。骑兵成双行从林子里赶出来，铁器发出暗晦的闪光。

阿列克谢疯狂地喊道：

“鼓手们，发战斗警报！”

蓄着唇髭的军士们登上土城，拉下他们的三角帽，免得被风吹走。军鼓擂响了……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不知道为什么那样愉快，指点着向阿列克谢嚷道：“瞧，骑在马上的那一个就是查理国王。”给规律和秩序慑服了的瑞典纵队，仿佛不是活人，而是毫无感情、长生不老的东西，晃动着蓝里带黑的队列，慢慢地从小山上涌下来……那儿，在一个高地上，站着五六个骑士，前面有个瘦细个儿，摆了摆

手，于是那些骑着马的人便赶到他跟前，一起往下面向纵队飞驰而去了。

风吹弯了土城上面那些军旗和旒旗的旗杆；军鼓冬冬地擂着，叫人听着很伤心。一片铅色的雪云从海那边升起来，很快就把天空给蒙住了。四乘由套马挽着的炮车飞驰到一个地方，离壕沟有两百步，就在布罗夫金那一个连队驻扎的据点对面；那些马转了个身，停下来了，卸下了前车；绿色的弹药车跟着飞驰过来，也转了个身。穿着暗蓝色制服、身体很结实的人跳下了车，就在大炮旁边站定了。一个步兵纵队没有弄乱那齐整的行列，跑步过来，——几个露出着白翻领的人急忙赶到前面去……一看见亮闪闪的宝剑扬了一扬，瑞典队列便排成双行，散开在炮垒两边，仆倒下去，于是一块块泥土飞起来了……

阿列克谢把双手罩在嘴边，用压倒风声的嗓音嚷道："准尉先生们……传话给军士们……传话给士兵们……没有命令，不准射击，否则处以死刑……"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穿着长长的骑兵马靴，在土城上跑着，用德国话叫喊，拿手杖威胁着……"泥洗脸"费季卡（胡子拉碴，肮里肮脏，十足是个吓人的怪物）恶狠狠地龇出了牙齿——利奥波尔杜斯往他的脑瓜上揍了一下……风掀着长襟衣的后裾，什么人的帽子被高高地卷到天空里去了……

阿列克谢老是朝自己这边的炮兵连转过脸去："轰啊……快一点。"后来，一阵沉重的爆炸把他的耳鼓猛然一扯……"那些魔鬼，连发炮也不会！……"作为回答，瑞军那四门大炮往后一扭，喷出火焰来了……半俄里开外，那两门"狮"和"熊"不同寻常地、威风凛凛地轰隆隆响了一阵……"唉，我们这边的，可真没有劲儿。"那四辆被套马挽着的炮车又飞驰过来了，把大炮钩上，向土城拉近了点儿。炮手们奔跑着赶上去，把大炮弄干净，装上弹药，往回一跳——两个人到了车轮旁边，第三个人拿着火药线蹲下去。那个露着白翻领的人把宝剑一扬……几门大炮一齐打响了……四颗炮弹射进栅寨上的松树原木，铁器突然刺耳地响了一下，木片儿往四面八方乱舞乱飞。阿列克谢向后一退，倒了下去。可他又跳起身来……只这么一晃，但是十分清楚（他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他看见一个青年人，骑着一匹瓦灰色

的马，在高低不平的田野里，紧挨着壕沟，径直地疾驰而来，那个年轻人瘦弱得活像一根手指，戴着一顶小小的三角帽，三角帽底下有一只小小的皮袋子在他的后颈脖上跳动着，两条腿伸出在前面，不像是俄罗斯人的姿势，一双脚齐后跟穿在马镫里，那张狭小的脸带着讥笑的意味，转向正在从栅寨里射击的人们；在他后面，二十来个胸甲骑兵，排着匀整的双行，骑着精瘦精瘦的马，头并头地驰骤着……“主啊，保佑保佑我吧！”传过来戈利科夫的绝望的喊声……

低低的浮云一下子布满了整个的天空。天色很快就黑下来了。雪的帷幕笼住了营地，笼住了一行行驰骤着的胸甲骑兵，笼住了一个个移动着的瑞典纵队。大炮在风的哀啸中呼吼，——它们的火焰闪烁着迷迷蒙蒙的光晕。栅寨毕毕剥剥地爆着，炸着。炮弹在人们头顶上凶恶地嗞嗞地直响。暴风雪滴溜溜地旋转起来了，斜飘的、刺人的雪花扑打着人们的脸，糊住了人们的眼睛。前面，壕沟的那一边正在进行着什么事，他们一点也看不见；一刻钟以前营地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一点不明白。

一个伛着身子没头没脑地奔跑着的兵士，撞在阿列克谢的身上；这人不是他那个连队里的兵士……阿列克谢一把抱住他的腰……那个兵士拼命地喊道：“我们被出卖了！……”便挣脱了身，在暴风雪中消失不见了……直到这时候，阿列克谢才注意到在一片旋转着的雪花中，有种像是一束束干树枝一样的东西开始往壕沟里掉。他抹去了脸上的雪花，嚷道：

“起火了！……起火了！……”

那些机灵的人早已在壕沟里忙着了……

（……瑞典的掷弹兵，被雪花扑打着脊背，已经奔过来，动手把束柴填在壕沟里，也不用什么梯子，就踩着束柴往栅寨上爬……）

……阿列克谢看见戈利科夫发了一枪，随后退回来，用刺刀向前面戳着……一个满身是雪的大个子两脚跨立在栅寨上，用双手抓住那把刺刀，——戈利科夫把火枪拉到自己身边，而那个人又把火枪揪住……阿列克谢一声尖叫，就用宝剑向他刺去，如同向一只猪刺去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了，仿佛给暴风雪赶了过来似的……阿列克谢有时候没有刺中，有时候把宝剑刺在软绵绵的东西

上……痛苦从他眼睛里透出来，——他的脑瓜，他的整个脸蛋，好像全都给打扁了……

……戈利科夫一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样滚进壕沟里去的……他出于动物的恐惧，用四肢在地上爬着……有人抡起胳臂，跑过去了，后面跟着两个瑞典人，杀气腾腾，魁梧壮健，手里擎着刺刀……戈利科夫直挺挺趴在地下，活像甲虫一般……"嘿，什么样的人哪！……"他抬起头，雪花塞了他一嘴。他跳起身，晃里晃荡的，马上撞着两个扭在一起的人……"泥洗脸"费季卡伏在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的身上，正在用手指摸他的喉咙……利奥波尔杜斯正在扯费季卡的胡子……"胡诌，你这个魔鬼！"费季卡嘶哑地说着，用肩膀压下去……安德烈撒腿就跑了……"嘿，什么样的人哪！……"

……………………………………………………………………

瑞军的中央纵队（四千名掷弹兵），气势汹汹地扑向阿尔塔蒙·戈洛温的那个师……栅寨那儿的战斗延续了一刻钟。俄罗斯人被暴风雪弄迷了眼睛，被饥饿累乏了身子，不信任他们的指挥官，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死在这种风雪的地狱里，于是都从土城上往后涌退了……"弟兄们，咱们被出卖了……揍那些军官们！……"他们胡乱地放着枪，在营地上跑来跑去，在满是积雪的壕沟里和炮垒的土筐上互相挤轧……他们冲散了特鲁别茨科伊的那些团队，把他们一起带走了。他们成千成千地向桥头、向渡口奔逃……

瑞典人没有远追他们，生怕自己在这么辽阔的营地中间迷失在暴风雪里……嘶哑的喇叭声命令式地召唤他们退回到土城上去……可是有一部分掷弹兵却无意中走进了一个鹿砦，——那里面停着辎重车……他们喊道："Mit Gotts Hitf！[①] 老天保佑！……"就一阵猛攻把辎重车掳到手了。这儿，在盖着积雪的蒲席底下，他们发现一大桶一大桶腐臭的腌肉和一小桶一小桶的伏特加。一千多个掷弹兵就这么待在打开的小桶旁边，一直到战斗结束……那些在大车中间跑来跑去的俄罗斯人，有的被他们刺死了，还有的仅仅被他们赶跑了。

骑兵跟在步兵后面，穿过被砸烂的大门，闯进营地，径直冲向那

---

① 德语：老天保佑。

座主要的多面堡。“狮”和“熊”两门大炮已经被掳走，炮手们被杀了，指挥官雅各布·温特尔希韦尔克头上受了伤，他把宝剑也交出去了。那两门长炮给转了个身，面朝东方，开始向魏德的防御工事轰击。在这里，瑞典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魏德把整整一个师都布防在栅寨上，密密麻麻地排成了四行，他本人抓着一支军官用的长矛，正在打退那些往板墙上爬的瑞典人。后面的士兵在给火枪装弹药，前面的兵士在急速地射击……整个战壕都被阵亡或是受伤的人填满了。当那座主要的多面堡里发出来的炮弹开始飞到他们旁边，而他们又辨认出那是“狮”和“熊”的响声时候，魏德就跨上了坐骑，在土城上驰骤：“弟兄们，要顶住……”一颗炮弹在他的马肚子底下爆炸了，大家看见在飘舞着的雪花与硝烟中间，那匹马用后蹄直立起来，仰面朝天，倒了下去……

……………………………………………………………………………………

舍列梅季耶夫的那些骑兵团一直被逼到了河边，夹在魏德的栅寨和树林中间。挟着雪花的旋风扑在他们的脸上，后面还有纳罗瓦河在咆哮。树林的呼啸可怕极了。他们站在那儿，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了解。右边，老远老远的，炮声越来越密了……近处，就在那栅寨上，火枪响了，还有那吆喝，那临死的哀号，那么吓人，弄得领主子弟们的头发都在平顶毛皮帽底下颤动起来……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待在自己的部队中间，站在一个小岗上。他已经把望远镜藏进了口袋，因为连他坐骑的耳朵也看不清……他弄不明白自己这边的营地上到底出了什么事。总司令的命令既然没有等到，他就以为贵族的骑兵不是已经被忘记，便是没有给找着，再不然准是倒了什么霉了……

射击的响声这会儿从左翼传过来，大概就是从那边树林里。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谛听着，在脚镫上挺起了身子。他招呼年轻的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道：

“爵爷，你带四个骑兵连到林子里去，把那边的敌人赶走……愿上帝保佑你！……”

公爵穿着环甲，戴着铁盔，冻得直僵僵的；他含糊不清地回答了一句，便从小岗上飞驰下去了……这时从树林里，一门大炮轰隆地吼

了一声。有个嗓音,带着冲天的怨气,喊了出来。一会儿工夫——从右面,从左面,从前面——火枪的射击声砰砰地响起来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环顾四周,想发一道命令:“拔出马刀,向前冲,愿上帝保佑……”可是已经没有人听他的命令了:马屁股全都拨转去往小岗上退却了……“完蛋了,完蛋了,过河逃命去吧!”几千个嗓音这样嚷嚷着。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现在只有一件事好做:自己拨转马头,免得给踩倒。他蹙着眉心,流着眼泪,把缰绳揪住了……

传来嘶吼声和野性的呐喊声……后腿直立起来的马群的脑袋、马匹的毛毵毵的鬃鬣和积着雪的脊背,形成一股起伏着的狂涛巨浪向河边涌去。岸坡很陡,牲口都屁股着地滑下去,遇到阻碍了,后边的马就猛一下子扎着它们,再从那些翻倒的马身上跳过去……牲口的头和喘不过气来的人的脸,在暴风雪的帷幕底下黄浊浊的河水里旋转,痉挛地往空里抓着的胳臂从漩涡中露出来一忽儿……成百成百的骑兵一批又一批地投进了纳罗瓦河里,泅着,在急流里挣扎着,沉没了……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的骏马爬到了河中心的一个小岛上,掀动着两肋,站了片刻工夫,便又小心翼翼地走进水里,龇出牙齿,凫了起来,把驮着的人带到了对岸……

………………………………………………………………………………

把战场都遮蔽起来的暴风雪,对瑞典人也许比对俄罗斯人更危险。挺进着的纵队与纵队之间,彼此的联系给截断了,——传令兵在夹着雪花的暴风里东奔西驰,寻找他们的将军和国王,可都是白费力气。想用神速的突袭击退敌人的两翼,把他们包围起来,再用棱堡的火力把他们逼往要塞,——这个大胆的计划并没有实现:俄罗斯的中路军一下子就被突破了——阿尔塔蒙·戈洛温的部队狼狈地溃退,消失在暴风雪中间,可是两翼却顽强得出人意外地抵御着,特别是右翼,那边驻守着两个最优秀的团——谢苗诺沃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

快近四点钟了,射击可还没有沉寂下去。雪花在飘舞,回旋。天黑以前,战斗一定要在胜利中结束,否则瑞典人那四个已经插入中路阵地的营,又残破又疲乏,说不定照样也会受包围,被消灭,万一俄罗

斯人终于大着胆从栅寨后面冲出来，——据保守的估计，他们还有一万五千名生力军配置在两翼。

战斗开始的时候，查理带着三个胸甲骑兵连，待在施滕博克和梅伊杰尔的纵队中间，以便同时观看中路和右翼的进攻。就在这儿，他碰上了暴风雪。挺进着的纵队在大雪的帷幕后面隐匿了，甚至连炮火的闪光都分辨不出来。查理昂起脑袋，咬紧牙齿，听着战斗那使人陶醉的响声。雷恩舍尔德将军的一个副官飞驰过来，报告说掷弹兵已经突破了中路，眼下正在把俄罗斯人赶进营地的深处。查理一把抓住那个军官的肩膀，冲他耳朵里嚷道：

“跟将军说，国王有旨：停止追击，占领中央那座多面堡，准备防御，听候下一道命令……”

他接连着派出一个个传令兵到右翼去，施利本巴赫正在那边向魏德的防御工事线作着毫无成效的袭击……“跟将军说，国王很吃惊。”他传令叫他从后备队里抽出两个连作为增援部队，可是这两连人没有找着，因此也就没有去。瑞典人狂暴地袭击着那一半已经毁坏了的栅寨，魏德将军给炮弹片打伤了，俄罗斯人可还继续抵御着，拿到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去抗击……

危险一分钟比一分钟增大了。头一天在作战会议上，所有的将军都表示反对对纳尔瓦的狂妄的军事行动：以一万名又饥饿又疲乏的兵士，还驮载着那么沉的行囊（辎重大车不得不在强行军中丢弃了），去进攻一支有坚固的工事防御着的五万人的军队……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了……可是查理却说：“胜利的是进攻者，危险会增强人的力量；明天，你们将要把沙皇彼得押到我的营帐里来……”他把自己的战斗部署告诉给将军们，——什么事都预先见到了，什么事都估计进去了，就差这个暴风雪……

他昂起头，在马鞍上挺直了身子，浑身都是雪，谛听着战斗的响声。危险叫他陶醉了。即使在孔格肖尔森林里猎熊，也没法跟这个玩意儿相比。风特别有力地送来了左翼的射击声，勒文豪普特将军的两营掷弹兵正在那边猛袭谢苗诺沃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阵地。在那个最最重要的地区，他们难道还没有取得胜利吗？

查理回过头，抓住一个什么人骑的马的头络（马也好，骑在马上

的人也好，在暴风雪里一点也看不清。），吆喝着说该从后备队里抽出四个连去支援勒文豪普特。那匹马提起前蹄，消失不见了。（这四连人没有找着，也没有给派出去。）左边的炮声越来越猛烈了。从一团团飞雪里，突然出现一个满身是雪的骑士：

“王上……勒文豪普特将军请求派兵去支援……”

“我已经派了四个连给他了……我觉得很奇怪……”

“王上……栅寨已经摧毁，壕沟里尽是束柴和尸体……可是俄罗斯人就在鹿砦后面退却了……因为恐惧和流血，他们都发起野来……他们大声咒骂，而且往刺刀上冲扑……勒文豪普特将军已经几次受伤，可还身先士卒，继续徒步战斗着……”

“给我带路！……”

查理撞了下牲口，为了抵御风雪，腰弯得很低，跟那军官脚镫擦着脚镫，朝左翼发出枪声的方向疾驰而去。直刺着他身子的风仿佛在他心里头歌唱……在这种风啊、雪啊、枪炮的轰鸣啊的陶醉中间，他恨不得把刀刃刺进一个活生生的躯体，从而感觉到对这一刺戳的抵抗……那军官大声说了一句什么话，指了指前面，那儿有黄蜡蜡的一片浮现在雪地里……这是一条积着雪的河床。查理用马刺扎了一下，马艰难地一跳，越过那片黄蜡蜡的积雪，陷进泥塘里去了，挣扎的时候，它的屁股埋得更深，——鼻子在寒风中呼哧呼哧地喷响着。查理跳下马鞍，左脚齐腿弯闯在黏稠稠的淤泥里……他用劲一扭，把脚从骑兵长靴里拔出来；这时帽子和佩剑全都丢失了，他四肢着地，爬到了对岸，那军官已经下了马，站在那儿，向他伸出一只手……

就这样，脚上只穿一只靴子，头上没戴帽子，查理爬到了那个军官的羸瘦的马背上，这马哆嗦着，身上盖着冰屑，他用马刺一扎，就朝那离得很近的射击声和野性的吆喝声飞也似的驰去。那牲口开始跳越一个个盖着雪的圆墩，这都是阵亡者或是受伤者的身体……朦朦胧胧的一个个黑影在他面前奔跑。一门大炮喷出一股火焰，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忽然间，他看见近处有他手下一群乱成一团的掷弹兵，——他们愁眉不展地站在那儿，倚着火枪，瞅着那被踩烂的、染着血迹的积雪和那蜷缩在一起的阵亡者的尸体后面，斜斜地矗立着鹿砦那尖尖的木桩的地方。俄罗斯人如同一道活的城墙，在木桩后面

摆动。他们凄厉地叫嚷着什么，用拳头和火枪威胁着。一看就知道，一次进攻刚刚被打退了……

查理骑着马走到掷弹兵中间。“宝剑！”他嚷道，嗓音仿佛一发枪响……那些兵士向他转过头，就认出他来了……他从马鞍上弯下身子，伸出一条胳臂，张开手指：

“宝剑！（有人把一柄宝剑的柄塞在他手里）士兵们！你们的国王驾临在这儿，就在这些鹿砦旁边……一定要把它们夺过来！……你们得把这些肮脏的野蛮人抛在纳罗瓦河里。（他把宝剑一扬，于是一只喇叭马上吹出来拖长的号音，接着又是一只喇叭，随后是更多的喇叭，——在暴风雪里一点也看不清。）士兵们！……上帝和你们的国王跟你们在一起！……我要走在你们前面……大家跟我来吧！……”

他在血迹斑斑的雪地上拍马疾驰。一些抑郁的嗓音在他后面叫吼：“以上帝的名义！”从鹿砦后面发出来疏落的枪声。他注意到一个俄罗斯人，身材魁伟，伛着脑袋，站在鹿砦那被炮弹轰毁的一个缺口里……查理笑了笑，让坐骑用后腿直立起来，那个满脸杀气的俄罗斯人，便把刺刀戳进牲口的肚子，如同使着干草叉一般……查理张开四肢平伏在马背上，滑下去的时候，又用尽力气挺直身子，把宝剑刺进那个巨人的胸口……

可是，当他从马背上跳下去，人已经东倒西歪了……（他周围净是呐喊声，铁器的丁当声和殴打的碎裂声。）有人把他一推，他就跌倒下去。一只沉甸甸的靴子踩在他的背上，使他陷进了雪地里……马上有人把他扶住，搀起来，带走了……他已经昏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在一门大炮的炮架上，盖着一件气味难闻的军大衣。喇叭用拖长的调子吹着终止号。他把军大衣甩开，坐了起来：

“拿一双什么人的靴子给我，我脚都光着呢……靴子，还要一匹马……”

……………………………………………………

戈洛温和特鲁别茨科伊的团队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生怕给截断了渡河的路，便都冲到岸坡旁边，而且密密稠稠地挤塞在桥头，弄得浮桥船也往下沉了，——给西风吹涨了的、黄浊浊的纳罗瓦河水，

开始涌过了栏杆。那儿，在起泡沫的水里，雪的帷幕底下，漂流着舍列梅季耶夫骑兵部队的人和马的尸体(那是在上游五俄里的渡口给淹死的)。马的身躯冲到下沉的浮桥边，就在那儿堆垒起来了。呐喊着的人们还在不断地从岸坡上往前涌。摇摇晃晃的浮桥那右边越沉越低了，河水漫到了桥板上，栏杆嘎嘎地响着，粗麻绳开始扯断了，中间那些浮桥船完全沉没在水里，挣脱了联系。正在桥上的人，掉进了马和人的尸体兀自在打旋的、轰轰地响着的急流中。发出来一片叫喊声，可是后面的人还在继续往前涌，——几百个兵士都被挤到了纳罗瓦河里，直到后来，那散开的半座浮桥才被打到沼地的岸坡边去了。

那儿，靠近河流，矗立着冯·克罗伊公爵的营帐，——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沃团的驻地的后面。营地南面和西面的鹿砦那儿，你死我活的战斗已经延续了快三小时。在这个雪的地狱里，简直没法儿指挥作战，没法儿发号施令……营帐里头一张桌子旁边坐着那位胖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上校布卢姆贝格，双手捧着头，偶尔呼哧呼哧地喘一回气。在他对面，苦闷无聊的哈拉尔特朝蜡烛眨巴着睫毛，平心静气地等待着那样一个时刻：不能不向哪一个瑞典军官交出他的宝剑——把剑柄递过去，鞠一个躬。

公爵走进营帐，穿在铠甲外面的那件鹿皮大衣都洒满了雪花，——他头盔上的脸甲撩起着，唇髭上挂着冰溜儿，嘴唇兀自在哆嗦……

“让魔鬼去带领这批俄罗斯猪猡作战吧！”公爵嚷道。“库宁汉少校和加斯特少校已经被勒死在土窑里……瓦尔布雷赫特上尉给切断了喉咙，倒卧在离营帐十二步的地方……沙皇知道他塞给我的是些什么，——管这个叫做军队！只是一帮恶棍，一伙匪徒！……”

哈拉尔特急忙站起来，把毯子往旁边一撂，——一阵雪的旋风卷进了营帐。几千人的怒吼压倒了射击的响声。公爵从营帐里冲出去。下面，他看见那道向岸坡拢近去的桥的轮廓，人们在桥上呼喊。右面，营地的围栅顶着河的地方，无数的人群正在疯狂地骚动……

“瑞典人已经在中路突破了，”哈拉尔特说，“那是戈洛温的部队……”

士兵们正在翻过围栅，一群群一簇簇地向营帐跑过来……

“唉，真见鬼！”公爵嚷道。“上马，先生们！”他动手脱着鹿皮大衣，可是铠甲妨碍了他的动作。“你们就不能帮帮我吗？唉，真见鬼！”

公爵、哈拉尔特和布卢姆贝格都上了马，赶到下面河水边，顺着沼地的岸坡，艰难地朝向西方迎着瑞军的炮火驰去，——他们打算去投降，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免得给那些狂暴的士兵们弄死。

……………………………………………………………………………

天黑了。风渐渐停下来，柔雪霏霏地飘着。偶尔传来一下孤单的枪声。俄罗斯营地上，静悄悄的，如同一片坟地，而且一点火光也没有……只是在中央，在那虏获得来的辎重大车里，喝得醉醺醺的瑞典掷弹兵在沙哑地唱着歌。燃烧着的大桶的火焰，照亮了笼罩着烂醉如泥的活人和死尸的雪的帷幕。

阿尔塔蒙·戈洛温、特鲁别茨科伊、布图尔林、伊梅列季亚王子、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十个上校（其中有名将戈登的儿子和弗朗茨·勒福尔特的儿子）、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八十名军官——有的乘马，有的步行，已经集合在将军们正在里面商议的土窑周围。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和皮尔少校刚才被派出去跟查理国王谈判，可是碰上自己的士兵一下给认出来，杀死了……

土窑里，就着松明的亮光，阿尔塔蒙·戈洛温正在发言：

“防御工事给突破了，总司令逃跑了，桥梁都已被破坏，火药车全落到了瑞典人的手里……明天，我们将不可能恢复战斗……不过在夜里，瑞典人还看不出我们的灾难，我们还能从国王那里得到宽大的条件，保全我们的武器和部队……你，伊万·伊万诺维奇，（他向布图尔林鞠一个躬）去，老人家，亲自去见国王，告诉他说，因为不愿意流基督徒的血，我们还是分散吧：我们回到老家去，让他也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大炮怎么办呢？难道就把它们丢掉吗？”布图尔林沙着嗓子问。

没有人答腔，将军们都沉下了眼睛。骄傲的戈洛温泪汪汪地蹙皱了脸。厚嘴唇、黑头发的雅科夫·多尔戈鲁基紧锁着双眉，说道：

“这种无聊的空话有什么意思呢？……脸也快丢尽了……我们

是去向敌人乞降求情啊。”

布图尔林把两支手枪的燧石啪地扳了一下，往腰带里一插，将帽子拉得遮上额头，走出了土窑。

“号兵！”

军官们都朝他围拢来了：

“伊万·伊万诺维奇，怎么啦？我们就要投降了吗？”

“我们是准备死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可是要把我们弄死的，反倒是我们自己人……”

在跟俄罗斯营地相隔一俄里的一座郊外别墅里，查理和他的将军们接见了布图尔林。跟俄罗斯人一样，那些瑞典人也很害怕那第二天。为了顾全面子而装腔作势一阵以后，他们终于同意让全部俄罗斯军队穿过纳罗瓦河，可以携带武器和军旗，只是不许携带大炮和辎重车辆。他们要求所有的俄罗斯将军和军官必须作为人质，给送到郊外别墅去，这样军队才可以平安无事地回老家……布图尔林还想争辩一番，可是查理却冷笑一声，对他说道：

“出于对我兄弟彼得沙皇的爱，我要把他那些心爱的将军从士兵们的狂暴中救出来。你们在纳尔瓦，比在自己部队里，生活要安静得多，供养要丰裕得多。”

布图尔林不能不接受所有的条件。一排胸甲骑兵飞也似的赶去带回人质。瑞典工兵在河岸上燃起篝火，动手架桥，以便把俄罗斯军队尽快地打发过河。第一批离开营地的是谢苗诺沃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他们扛着军旗，带着武器，在军鼓声中开过桥去；所有的士兵，个个都身量高大，蓄着唇髭，脸色阴沉沉的。那些受伤的都由别人背着。当魏德的一个师开始渡河的时候，瑞典的胸甲骑兵便威胁地走过来，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士兵们一面咒骂，一面扔掉了火枪。其余的团队，干脆给炮火赶过河去了……

天亮的时候，俄罗斯四万五千大军的残余部队，光着脚，空着肚子，既没有一人指挥，也没有一点秩序，往撤回的路上移动着。伊凡戈罗德要塞的那些棱堡，在他们后面还发射了几枚炸弹……

四

纳尔瓦惨败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彼得正巧赶到诺夫戈罗德，坐车驰进总督的庭院。保罗·亚古任斯基跟在皇上的御车后面，飞也似的冲进敞开着的院门，在台阶旁边从那匹晃晃荡荡的马背上跳下来，用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瞅着皇上。

“你是打哪儿来的？”彼得眉头一皱，问。

“打那边，炮手先生。”

“那边情况怎么样？”

“很丢人，炮手先生……”

彼得很快地把头沉得很低。缅希科夫伸伸腿，走了过来，他马上明白刚才问的是什么话，回答的又是什么话。拉德任斯基总督是个眼睛凸出的小老头儿，他张大了嘴，站在最下面一级台阶上，——刺人的寒风吹起了他那稀疏的头发。

“嗯……来吧，讲给我听听。”彼得跨上第一级台阶，却突然向总督回过头来，仿佛万分惊愕似的瞅着这个诺夫戈罗德的行政长官：

“有关防御的一切准备，你都做好了没有？”

“陛下……我夜里也不睡觉，时时刻刻在思忖怎么样能够使你感到满意。”拉德任斯基总督往地下一跪，用狗一样的眼色恳求着，眨动着翻起的眼皮。“这里怎么能防守呢？……这个城市很糟，城壕都坍塌了，沃尔霍夫河上的那座桥已经完全烂掉……再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庄稼人从村子里赶出来，所有的马全被抓去运东西了……请开开恩吧！……”

总督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哀叫，他抓住皇上的脚。彼得一脚把他踢开，跑进了门厅。那儿，那些修士、修女、教士以及头戴僧帽的长老，便一个个从座位上跳起来。有一个人在长凳底下爬着，赤裸裸的身上带着银铛的镣链……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那些穿黑袍的修士和教士摇晃起身体来。一个严肃的、肥头胖耳的修士司祭把瞳孔往上翻起，开言道：

"不要让修道院和上帝的神殿弄得荒废不堪,陛下。奉到你的圣旨,每一所修道院得供应十套或者十套以上的车马,有多少还得供应多少人,连同他们使用的铁锹和需要的粮食……此外,每一个教区还得供应大车和人力……实实在在,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了,陛下……我们是全靠布施来生活的……"

彼得站在那儿听着,一只手搭在门拉手上,——瞪出了眼睛,打量着那些正在鞠躬的人。

"在这里请愿的人,是不是从所有的修道院里来的?"

"是从所有的修道院里来的,"那些修道士精神勃勃地齐声答道。"是从所有的修道院里来的,是从所有的修道院里来的,我们的恩主,"修女们也用唱诗班似的音调随声吟诵着……

"丹尼里奇,别让一个人出去,派一个哨兵把守起来……"

他穿到餐厅里去,吩咐亚古任斯基报告俄军所遇到的丢人事儿。他尽在这间低矮的、炉火生得很暖的屋子里大踏步踱来踱去,不时从桌子上捡起一块腌黄瓜,一面咀嚼,一面性急地追问。保罗·亚古任斯基告诉他所有的炮兵怎样全部损失了;舍列梅季耶夫骑兵部队的一千名骑兵怎样葬身在纳罗瓦河里;五千名士兵怎样在浮桥崩断时覆灭了,还有比这更多的士兵在作战中阵亡;七十九位将军和军官(其中有受了伤的魏德)怎样都投降作了俘虏了。他又讲到军队狼狈溃退时的情况——既没有指挥者,又没有辎重车(只剩一些下级军官和军士还跟军队在一起,而那些人主要都是属于近卫军团的。)……

"公爵还是第一个投降的吗?那个奥地利人,那个英雄,那个狗崽子!布卢姆贝格也跟他一起去了?阿列克萨什卡,这件事你理解不理解?跟我像亲兄弟一样的布卢姆贝格,居然跑到瑞典人那儿去了!……坏蛋,那个坏蛋!(黄瓜的籽从彼得的嘴里喷出来了。)七十九个叛徒!戈洛温,多尔戈鲁基,万卡·布图尔林,这人我知道是个傻瓜……也是一个坏蛋!特鲁别茨科伊,那只够胖的骟猪!他们怎么投降的?……"

"弗兰格尔上尉带着一批胸甲骑兵赶到他们的土窑里,我们的人就把宝剑交出去了……"

"可就没有一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想……"

“有几个人哭了……”

“哭了！那些英雄！他们怎么啦？指望我遇到这种丢人事儿以后就会求和吗？”

“眼下求和，就如同送死，”阿列克萨什卡小声说道。

彼得走到这间低矮的拱顶屋子的尽头，在一扇云母小窗前面停住了，跨开两腿站在那儿，把伸在背后的手指一忽儿抓紧，一忽儿松开。

“这一次的丢人事儿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不是要追求光荣……他们还会打败我们十次，到后来我们总是会胜利的。丹尼里奇……我把这个城市托付给你。你今天就着手工作——掘战壕，装栅寨，怎么也不能让瑞典人冲过诺夫戈罗德，哪怕大家都非死不可……下个命令去找布罗夫金和斯韦什尼科夫，叫他们马上到这儿来，还有诺夫戈罗德那些主要的商人……至于那位总督，撤了他……（他紧跟着朝阿列克萨什卡又补充了一句）把他从这所房子里撵出去。（缅希科夫急匆匆出去了。彼得又转向亚古任斯基。）你去找三百辆大车，装满烤面包，在天黑以前赶上去迎接军队。懂了没有？”

“一定办到，炮手先生……”

“传那些修道士进来……”

彼得往一张对着门的长凳上坐下了，神情冷淡，十足是一副反基督者的气派。那些僧侣走进来了。屋子里本来很窒闷，这会儿可叫人简直透不过气来。

“好吧，你们这些上帝的辩护者，”彼得说道，“回到你们的修道院和教区去：今天，个个人都得出来干活——挖战壕。（那修士司祭把高筒僧帽下面的浓眉毛扬了一扬，彼得便威胁着说。）别开口，神甫！……大家都得带着铁锹和牲口出来，——不光是见习修道士，而且是所有的修道士，哪怕是教阶很高的，以及所有的修女，所有的教士、教堂管事，连同他们的妻子……为上帝的荣耀出点力吧……别开口，我跟你说，修士司祭……我一个人会替大家做祈祷的，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为了这件事已经替我行了涂油式……我要派一个中尉到各个修道院和教区去，只要发现谁闲着没有事做，他就会把谁送到广场上，绑在柱子上，打五十大棍……我还要把这个罪孽在自己良心上

承担下来。战壕还没掘好、栅寨还没筑好以前，除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任何教堂都不准举行祈祷仪式……去吧……”

他紧紧抓住长凳的边缘，伸长了颈脖，——他那圆圆的腮帮上长满了硬毛，唇髭向上撅着。嘿，那个样子才怕人呢！那些僧侣互相倾轧着，从门里挤了出去。彼得嚷道：

“在那边门厅里的，把哨岗撤去好了！……”

他斟了一杯伏特加，又在来回地踱着……没过好久，临街的门砰的一声响，门厅里传来低沉的嗓音：“他在哪儿？是不是生气了？啊，糟啦，糟啦！……”

布罗夫金、斯韦什尼科夫和五个诺夫戈罗德商人走进来了，——那五个人揉弄着帽子，心慌意乱地眨巴着眼睛。彼得不让他们吻他的手，却高高兴兴地搂着他们的肩膀，吻他们的额头，还亲亲布罗夫金的嘴唇：

“你好，伊万·阿尔捷米奇，你好，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转向那几个诺夫戈罗德商人）你们好，老成持重的人……坐下……你们看，桌子上有菜有酒，可是这里的主人我却叫人赶出去了……唉，那个总督真叫我痛心：我本来指望你们这边的战壕和攻不破的栅寨都早已准备好了……哪知道竟连一柄铁锹都还没有插进土里去过呢……”

他为大家斟上了伏特加。那几个诺夫戈罗德商人，抓着酒杯一骨碌跳起来。他第一个把酒喝干了，满意地发出咯咯的响声，用空酒杯在桌子上轻轻地叩着：

“我们已经为创业干了杯了……（他笑了一笑）哦，商人们，你们听说了没有？瑞典国王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打击……作为一个开始，那也不赖……一个吃过败仗的人，抵得上两个没吃过败仗的，对不对？……”

那几个商人都一声不吭，——伊万·阿尔捷米奇把嘴唇一扁，朝桌子瞅着；斯韦什尼科夫拧紧可怕的眉毛，也把眼睛转开了。几个诺夫戈罗德商人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们必须估计到这个星期里瑞典人会到这儿来。要是我们让诺夫戈罗德失陷，那么莫斯科也会丢掉，那时候，我们就会完蛋了。”

"唉—唉……"布罗夫金深沉地叹了口气。斯韦什尼科夫那蓄着黑胡子的脸,刷地黄得如同树脂一般。

"要是我们能够在诺夫戈罗德挡住瑞典人,那么在夏季以前就可以招募和训练一支比过去更强大的军队……我们将要铸造比以前多两倍的大炮……用在纳尔瓦的大炮,让他们拿去好了:那些大炮全是废物……那样的大炮,我们再也不会铸造的了……将军们都做了战俘,我倒很高兴……那些老头儿活像是绑在我脚上的秤砣。必须让年轻的、有朝气的人来当将军。我们要使全国都行动起来……我们吃了一次败仗,——也好!这场战争现在仅仅是开始……如果为这次战争你们给我一个卢布,伊万·阿尔捷米奇,还有你,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那么两年以后我还你们十个卢布……"

他把身子向后一仰,用两个拳头捶了下桌子:

"是不是这样,商人们?"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斯韦什尼科夫说,"可那一个卢布,我们到哪里去找呢?我们的柜子里,装的哪里是钱?都是些耗子……"

"一点不错,啊呀,一点不错,"那几个诺夫戈罗德商人咿咿唔唔地说着。

彼得朝他们瞥了一眼。(他们便畏缩了)他把一只手掌沉甸甸地搭在伊万·阿尔捷米奇短短的肩背上,问:

"你有什么要说?"

"上帝已经把我们跟你用绳子拴在一起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你走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

布罗夫金的胖胖的脸显得又明朗又真诚。斯韦什尼科夫甚至呆住了:刚才大家明明商量好,出钱的事不要太爽快,可万卡这个机灵鬼却忽然自己跳出来了……彼得搂住布罗夫金的肩头,把他汗涔涔的脸尽往自己胸前那些铜纽扣上压:

"我料定你不会给我别的回答,伊万·阿尔捷米奇……你又聪明又大胆,凭这一点你将来就会得到很大的报偿……商人们,钱是马上就需要的。在一星期之内,我们必须筑好诺夫戈罗德的防御工事,派阿尼基塔·列普宁的那个师来驻防……"

……………………………………………………………………

“……战壕开掘了,教堂拆毁了……筑起了带枪眼的栅寨,栅寨附近两边都用草土伪装起来……

“参加这些工作的有龙骑兵和普通士兵,有各种地位的人们,也有神甫以及各级神职人员——男的和女的……

“钟楼给堆上了泥土,上面盖上了草皮,——这是堆土工作。可是木建的钟楼的上层和墙壁顶上的木屋顶统统给拆掉了……这时候,除了大教堂以外,区里的教堂都不再举行祈祷仪式了……

“有个申欣中校奉派在佩切尔斯克修道院督工。可是皇上亲临修道院的时候,却没看见申欣在场,于是他下诏将他抓到炮座那里狠狠地鞭打了一顿,随后遣回团队,降为士兵……

“在诺夫戈罗德,一位叫阿列克谢·波斯科钦的长官被处绞刑,因为他征发大车时索贿,——只要交纳五卢布的补偿费,就可以使大车免服徭役……”

五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的台阶上守卫的军官,回答所有来访的人说:

“上边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让进去。走吧……”

许多带篷马车和轿式马车在宫院里等着。十二月的风把雪糁填在黑糊糊的辙沟里。冻着冰的树木飒飒嘶啸,倾圮的皇宫顶上的风向标吱吱作响。大臣和领主们就在这种带篷马车和轿式马车里,从早晨起已经等了整整一天了。缅希科夫坐着一辆套着六匹马的金漆轿车赶来,可是连他也碰了个钉子回去了……

晚上十点过后不久,罗莫达诺夫斯基来了。守卫的军官一看见这位穿着熊皮大衣的“公爵皇帝”摇摇晃晃地登上磨损了的砖砌的台阶,便颤抖起来。如果让他进去,那么这就违抗了皇上的圣旨;如果不让他进去,那么公爵也许会用不着请示皇上,就自己做主,叫人狠狠地抽他一顿鞭子……

罗莫达诺夫斯基走进皇宫,——站在每一扇门边的卫士,一听到他那笨重的脚步声,便都躲藏起来了。他一路上坐下来休息了三次,

才走到沙皇的寝宫。他用指甲在房门上敲了一下，走进屋子，按照古礼拜了一拜。

“你怎么到这儿来啦，大叔？”彼得正在屋子里踱着，嘴里衔着烟斗，从烟雾当中很不高兴地扭过头来，也不向他老人家回礼。“我下过命令，任何人都不让进来。”

“是没有让任何人进来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至于我，你父亲一向不要我通报就让进来的。（彼得耸耸肩膀，继续来回地踱着，咬着烟斗。）到底是什么事情，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叫你这样昼思夜想啊？你父亲和母亲嘱咐你听听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来商量商量吧……啊哟——说不定我们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呢……”

“少说这种空话……你自己也很明白……我想的是什么事……”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没有马上回答，——他坐下了，撩开大衣（在这样的闷热中，这老头儿觉得呼吸很困难。），用一方花手帕抹了抹脸。

“也许我要来说的倒不是什么空话……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啊？”

彼得自己也没察觉地扬起嗓子，忽然大声吼叫起来，弄得隔壁那间黑洞洞的金銮殿里的哨岗，惊惶失措地让火枪都掉了。

“那些大财主在市政院里议论纷纷：说什么在纳尔瓦，我们已经证明没法跟瑞典人作战……说什么我们应当议和……他们不愿意正眼看我……我是这样跟他们谈的……（他一把抓住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的长襟衣的前胸，摇着。）可是他们哭着说道：‘您就是下命令把我们送上断头台，陛下，我们也还是没有钱，我们都已经穷透了……’我想的是什么事吗？……我就是需要钱！已经有一昼夜了，我绞尽脑汁，一直在寻思到哪里去弄钱。（他放开了罗莫达诺夫斯基）哦？大叔……”

“我在听着呢，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一下就会轮到我说话的。”

彼得眯缝着眼睛：“嗯！……”他又来回地踱了一会儿，向“公爵皇帝”斜觑了一眼，随后用比较温和的嗓音说道：

“我们需要铜……剩下的排钟只发出一些空空洞洞的响声，没有它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倒不妨把这些排钟拆下来，回炉重铸……

阿金菲·德米多夫从乌拉尔写信给我说：春天他可以炼好五万普特生铁……可是，得要钱哪！再去榨取城里人和农民吗？从他们那里，我能不能弄到很多呢？照眼下的情况看来，他们也已经喘不过气了；再说，赋税吗，非到下一年还收不起来……可是，金子银子明明都有的是；它们有的是——可都白白地搁在那儿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话还没说完，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的眼睛可早已像虾那样突出来了。）我知道你会用什么话来回答我，大叔。正因为这一点，我才没有派人去请你来……可是这笔钱，我一定要弄到手……”

“眼下，你千万不能去碰修道院的产业，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彼得像鸡啼一样亮开嗓门嚷道：

“为什么不能？”

“这不是时候……那样做，眼下有危险……我不想告诉你，差不多每天都有，给揪到我面前来的净是些什么人……（费多尔·尤里耶维奇搁在膝盖上的粗壮的手指，不安地挪动着。）莫斯科的商人，眼下都是你忠实的仆人……要是给纳尔瓦的消息吓住了，他们会怎么样？……任什么人都会给吓住的……他们会谈论，随后也就不再吱声了，——战争会叫他们发财嘛……所以，他们会拿钱出来的，只是不要急躁……可是如果你现在去碰一碰他们的堡垒——修道院……那么那些装疯卖傻的假先知就会到每一个广场上去大叫大嚷，说出从前格里什卡·塔利茨基[①]在集市房顶上叫嚷过的话。你还记得吗？哦，那就好啦！……修道院的产业一定要逐步逐步地去拿，要不声不响的……”

“你倒很会要滑头，大叔……”

“我是一个老头儿，干吗还要耍滑头啊？……”

“我马上需要这笔钱，哪怕非要我去拦路打劫也得把它弄到手……”

“你要的数目很大吗？”

---

① 格里戈里·塔利茨基（？—1700），分裂派教徒作家，在他的《记事》一书中，称彼得一世为“反基督者”。一七〇〇年被处死刑。——原著编者注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问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一抹隐约的笑意。彼得说了声“嗯”，又在小小的寝宫里踱来踱去，凑到蜡烛上点了一斗烟，喷出一团烟雾，斩钉截铁地说：

“两百万。”

“少一点不行吗？”

彼得立即在公爵面前蹲下身去，抓住他的膝盖，动手摇起来：

“别再折磨人……就这样办吧，——眼下我不去碰那些修道院……好吗？你有钱？有多少？”

“明天我们再去看……”

“不，马上……我们现在就去……”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抓起帽子，费劲地站起身，说：

“好吧，愿上帝保佑你……如果你有这样迫切的需要……（他像熊一般一跛一瘸地往门口走去）不过你不要带任何人，光我们两个人去……”

……………………………………………………………………………………

救主堂的钟楼上的报时钟敲了一点，“公爵皇帝”的皮篷马车正好在这时候驶进了克里姆林宫，在古老的政厅中间那些幽暗、狭窄的巷子里拐过来弯进去，终于在一所矮小的砖瓦房前面停住了。低低的台阶的梯磴上放着一盏提灯。有个人穿着皮袄，靠在铁门上打鼾。“公爵皇帝”跟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下了车，捡起那盏提灯（油脂蜡烛在里面冒着烟），往那只露出在皮袄下面的树皮鞋踢了一脚。那个人睡眼朦胧地咿唔着：“你有什么事啊？”一边挺起身子，翻下了羊皮领子的边缘，一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谁，便一骨碌跳起来了。

“公爵皇帝”把他从门口推开，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锁，让彼得先走，自己跟在后面，随手把门关上了。他高高地举着提灯，摇摇晃晃地穿过阴冷的外厅和生着炉火的门厅，到了一间低矮的、拱形的、墙壁剥蚀的大厅。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创立的枢密事务政厅就设在这个大厅里。这儿有一股尘灰、干霉和耗子的气味。两扇格子窗，上面结满了蜘蛛网。一扇门被推开了一点儿，那个心腹的内层看守人惊恐地从门缝里伸出他年老的脑袋，说：

“是谁？你们是什么人？”

"拿一支蜡烛来,米特里奇,""公爵皇帝"对他说。

靠里头的墙边,立着几口矮矮的槲木橱,上面都加着精锻的铁锁(别说碰一碰这几口橱,便是好奇地打听一下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也是在被处死刑的威胁下禁止的。)。看守人拿来一支插在铁烛台上的蜡烛。"公爵皇帝"指指中间的一口橱说:

"把它从墙壁那儿搬开……(看守人摇摇头)我命令你这样做……一切由我负责……"

看守人把烛台往地上一放。他用瘦弱的肩膀抵住那口橱,可是那橱一动也不动。彼得赶忙把短袄和帽子一扔,抬将起来。他颈脖涨得通红,可终于把那口橱挪动了。从橱底下蹿出来一只耗子。橱背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铁门,结满了积着一团团尘灰的蜘蛛网。"公爵皇帝"掏出一柄两磅重的大钥匙,咻咻地喘着粗气说:"米特里奇,照亮,——我看不见,"一边笨手笨脚地把钥匙往匙孔里塞。经过三十年工夫,那锁已经生锈,打不开了。"我们得用铁棍来撬,——快去找一根来,米特里奇。"

彼得捡起蜡烛,朝那扇门仔细打量着:

"那里头是什么?"

"你停会儿就知道,我的孩子……根据皇宫的清册,秘密文件都存放在里头。戈利岑公爵远征克里米亚的时候,有天夜里你姐姐索菲娅来过这里……可是正像现在一样,我也没法儿把门锁打开……("公爵皇帝"在那鞑靼式的唇髭底下露出一丝微笑)她在这儿站了一会就走了,那个索菲娅……"

看守人拿来一根撬棍和一柄斧子。彼得就动手去撬那把锁,——他把斧柄弄断了,手指上的皮也给擦破了。于是他动手用那笨重的撬棍去捶铁门的边缘。一下又一下的敲打,在空洞洞的屋子里发出很大的响声,——"公爵皇帝"提心吊胆地走到窗前。后来,撬棍的尖端总算插进了门缝里。彼得用尽力气一撬,终于把锁弄断,——铁门轧轧地开了。彼得急不可待地抓起蜡烛,第一个走进那间拱形的、没有窗子的仓库。

样样东西上面都结满了蜘蛛网,积满了尘灰。沿墙那些架子上,放着伊凡雷帝和鲍里斯·戈东诺夫时代的模压的、有杈桠的酒器;意

大利的高脚大酒杯;举行大典时沙皇洗手用的银盆;两只有黄金鬃鬣和象牙獠齿的银狮子;一叠叠黄金的盘子;破损了的枝形银烛台;一只用绿宝石做眼睛的纯金的大孔雀,——这是装在古时候拜占庭皇帝的宝座两边的两只孔雀之一,它的机件已经弄坏了。下面那些架子上放着一只只皮袋,其中有几只皮袋的线缝已经烂开,从里面散出来许多荷兰金币。架子底下放着一堆堆黑貂皮和别的柔软的破烂,丝绒和绸缎——全已经蛀坏和腐烂了。

彼得抓起几件东西,把唾沫舔一点在手指上,拿来擦着:"金子!……银子!……"他把装着荷兰金币的袋子数了一数,——一起有四十五只,也许还多些……他捡起几张黑貂皮和几根狐狸尾巴,摇了摇:

"大叔,这些全都烂掉了。"

"烂掉,可是没有失掉,我的孩子……"

"为什么你从前没有告诉我呢?"

"我有过诺言……你父亲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几次出征,总把多余的钱币和宝物托付给我保管。临终的时候,你父亲派人来宣召我,吩咐我说,这些东西决不能交给他任何一个继承人,除非发生战争,国家陷于极端的困境……"

彼得拍了下大腿。

"你救了我了,真的是——你救了我了……这点东西,对我来说已经尽够了……那些修道士一定会感谢你……那只孔雀!——尽够我用鞋、衣服和武器装备一个团,使查理受到应受的打击……可是,大叔,至于那些排钟,——我还是要把它们拆下来的,——你千万别生气……"

第五章

一

在欧洲，人们取笑这位蛮族的沙皇，不久便把他忘了，他差一点就要吓倒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可是他那生满虱子的军队一转眼就像幽灵一样消散了。纳尔瓦一仗以后，查理把他们赶回野蛮的莫斯科国家，也是活该，让他们一辈子在那历来如此的愚昧无知中苟且过活(通过著名的旅行家们的叙述，俄罗斯人那种可耻而卑鄙的本性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查理国王一时间成了欧洲各国首都的英雄。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局和交易所都用旗帜装缀起来，为了庆祝纳尔瓦的胜利；在巴黎，书店里陈列了两枚铜质纪念章：一枚纪念章上绘的是为年轻的瑞典国王加冕的光荣图形，还写着"正义最后得到胜利"的题词，另一枚纪念章上绘的是仓皇逃窜的彼得沙皇，他把那顶卡尔梅克便帽也丢失了；在维也纳，前奥地利驻莫斯科大使伊格纳季·格瓦里恩特出版了他的秘书约翰·格奥尔格·科布的见闻录或日记，书里非常生动地描写了莫斯科人种种可笑的、不文明的习惯，以及一六九八年处置射击军的血腥的死刑。在维也纳宫廷里，沸沸扬扬地谈论着俄罗斯人在普斯科夫又吃了一次败仗，彼得带着几个亲随一起奔逃，莫斯科发生了暴动，长公主索菲娅从修道院里被释放出来，重新掌握政权了。

可是，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事件，马上就给终于袭来的战争风暴掩盖起来。西班牙的国王死了，——法兰西和奥地利都很热中于继承王位。英国和荷兰出来干涉。那些赫赫有名的元帅，如约翰·邱吉尔、马尔波罗伯爵、萨沃伊的欧根公爵、旺多姆公爵，便开始蹂躏乡村，焚毁城市。在意大利，在巴伐利亚，在美丽的佛兰德，路上闲游浪荡的净是些武装了的流氓，他们用暴力作践和平的居民，吃光他们储

藏着的粮食和酒类。在匈牙利和塞文山区也发生了暴动。那些大国的命运都还悬而未决,——主要是看哪一个国家的海军能够取得海上霸权。东方各国的事务只好由他们自己去管了。

纳尔瓦一役以后,查理凭一股热劲,打定主意要把彼得追赶到莫斯科国家的腹地,可是他的将军们却恳求他不要再一次以命运为儿戏。疲乏的、被打乱了的军队被遣送到多尔柏特附近、拉伊萨的冬营里。国王从那儿写了一封傲慢的信给议会,要求补充队伍和经费。在斯德哥尔摩,本来不愿意打仗的人这会儿都一声不响了。议会决定征收一项新的捐税,开春以后还派出了两万名步兵和骑兵到拉伊萨。一本用拉丁文写的书出版了,书名叫作《瑞典对莫斯科沙皇作战的原因》,欧洲各国的宫廷里,大家看得很满意。

查理现在所拥有的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当前他需要决定:应当把打击指向哪一方面:指向东方,指向荒凉的俄罗斯,那边几个疏落的、穷困的城市,不会让他虏获什么东西,得到什么光荣;还是指向西南,对付那个背信弃义的奥古斯特,攻入波兰的腹地,攻入萨克森,攻入欧洲的心脏?那边,伟大元帅们的大炮早已在轰隆隆地响着了。查理被"恺撒第二"这种光荣的预感冲昏了头脑。他的近卫军们,那些海盗的子孙,都梦想着佛罗伦萨的华丽的绸缎,埃斯科里亚尔①的地窖里的黄金,佛兰德的浅色头发的女人,巴伐利亚大道的十字路口的小酒店……

到了夏天路上好走的时候,查理拨出八千人组成一个军团,由施利本巴赫指挥,派到了俄罗斯的边境。他自己率领全体官兵,用急行军穿过里夫兰,在里加上面两俄里地完全看得见敌人的地方,用平底货船渡过了德维纳河,把奥古斯特国王的萨克森部队彻底打垮了。在七月八日一次战役中,约翰·赖因霍尔德·帕特库尔受了伤,他好容易骑着马从瑞典胸甲骑兵那里逃出来,这一回总算没有给俘虏和被处死刑。

在里加被彻底打垮的并不是一支生满虱子的俄罗斯军队,而是

① 埃斯科里亚尔是一所城堡,系西班牙国王的宫阙,在马德里附近。——原著编者注

一批誉满欧洲的萨克森士兵。光荣似乎在查理的头顶上展开了翅膀。"查理国王一心只想到战争……(施滕博克将军写信到斯德哥尔摩去的时候,这样说他)他再也不听明智的意见……说起话来,总好像他的今后计划都直接来自上帝的授意……他充满自负与轻率……我看,如果他手下只剩一千人,他也会率领他们去攻打整整一个军的……他甚至一点不关心士兵们在吃些什么。我们的部下有谁阵亡的时候,他也一点不表示同情……"

从里加,查理专心致志地追逐着奥古斯特。在波兰,一场流血的内战在地主之间爆发了:他们当中有一批人拥护奥古斯特,反对瑞典人;还有一批人叫嚷着说,只有瑞典人会带来秩序,会帮助夺回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和基辅,而且认为波兰需要一个新的国王(斯坦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奥古斯特逃出华沙。查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波兰京城。奥古斯特在克拉科夫匆匆忙忙招募了一支新的军队……

一场罕见的狩猎开始了——国王追捕国王。欧洲的宫廷里,又为这个年轻的英雄鼓掌,而他的名字也跟欧根公爵和马尔波罗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据说查理决不让一个女人接近他,据说他夜里睡觉,甚至连骑兵长靴也不脱,又据说一个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部队的前头,——骑着马,光着头,照例穿一件青灰色的长襟衣,纽扣一直扣到脖颈子,——嘴里念着上帝的名字,身先士卒,率领他的部队前进……至于在阴暗的东方收拾沙皇彼得的事,他已经交给施利本巴赫将军去操心了……

那年冬天,彼得一直往来于莫斯科、诺夫戈罗德与沃罗涅什之间(为黑海舰队建造军舰的事正在那里紧张地进行着)。九万普特的钟铜已经运到了莫斯科。年老的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原来是个采矿行家,被指派去主持铸造新炮的工作。他在莫斯科铸造厂旁边创立了一所学校,有两百五十个年轻的贵族、城市平民以及出身低微而人却非常灵敏的青年在里面学习铸造、数学、筑城术和历史。需要跟钟铜掺合起来的紫铜还不够,彼得便派维尼乌斯到西伯利亚去寻找矿砂。一万五千支最新式的火枪、速射炮、望远镜和军官帽子上用的鸵鸟毛,由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就是那个被杀死在殿

门正廊上的领主马特维耶夫的儿子)在列日[①] 买来了。有五家布厂和麻布厂在莫斯科开了工,——从欧洲各地用重金招聘了许多技师。从日出到日落,训练士兵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最大的困难是要培养一批军官:他们一面要训练士兵,一面还得训练自己;一个人被提升以后,往往不是因为有了权势而头脑昏聩,就是会纵情玩乐和酗酒狂饮……

纳尔瓦失败以后两星期,彼得写信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当时舍列梅季耶夫正在诺夫戈罗德集合骑兵团那散乱的残余士卒(他们有的已经没有坐骑,有的已经没有军刀,也有的已经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

> ……遭遇了不幸而把一切都放弃了,那是不好的……因此我命令你,已经担负而且开了头的事业必须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将骑兵部队组织起来,将来让他们去守卫本土,或者开往远方,以便更好地重创敌人。不能有什么推托:因为人是足够的,而河流与沼泽也都冻了冰……我再一次提醒你:一点也不能有什么推托,哪怕是害病……逃亡的人,很多是害了病的,其中有个洛巴诺夫少校,就因为这样害病都已经被绞死了……

可是贵族的非正规骑兵部队是靠不住的,为了代替这支部队,就从各种身份的人们——农民和奴隶中间招募了十个龙骑兵团,他们都是自愿应征,饷银每年十一卢布,还供给膳食。那么多的人想靠参加骑兵团来摆脱卖身奴与农奴地位,因此只有身体最健壮、长相最体面的才能入选。训练好的龙骑兵连被派到诺夫戈罗德去,阿尼基塔·列普宁将军正在那里整编和训练曾经参加纳尔瓦战役的师团。

快近新年,诺夫戈罗德、普斯科夫和佩切尔斯克修道院都已经筑好了防御工事。北方,霍尔莫戈利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防御工事正在修建,——离阿尔汉格尔斯克十五俄里,在别列佐夫斯克河口,还在赶造石头的要塞诺沃－德温卡。到了夏天,许多商船从英国和荷兰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来参加六月集市。(那一年,除了以前规定的

---

① 在比利时。

一些物资如海兽、鱼胶、焦油、碳酸钾、蜜蜡等等以外，政府又规定了一批物资不准卖给外国人。沙皇的经纪人把样样东西都收进国库，留给私商们经营的只是一些皮革制品和兽骨雕刻罢了。)六月二十日那天，一支瑞典的作战舰队冲进了北德维纳河口。一看见那座新建的要塞，它自然不敢忽视，于是在向阿尔汉格尔斯克前进的时候，就从所有的舷边对准诺沃－德温卡的堡垒开火。在这场声东击西的佯攻中，四艘瑞典巡航舰里有一艘就在要塞前面搁浅了，跟着还有一条快艇。俄罗斯人跳进他们船里，经过一番战斗，就把那两艘舰艇一起截获下来，——其余的船便毫无光彩地驶回白海去了。

舍列梅季耶夫的俄罗斯先头部队跟施利本巴赫的瑞典先头部队的接触，整个夏天一直在进行着。瑞典人冲到佩切尔斯克修道院，可是仅仅烧毁了周围的村子，没有把那座堡垒攻下来。施利本巴赫惊惶失措，写信给查理国王，请求再派八千士兵，因为俄罗斯人一个月比一个月勇猛，看来他们从纳尔瓦的惨败中恢复得比预料的更快，甚至在作战艺术和军事装备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成就，——光靠两个旅的兵力再也不容易把俄罗斯军队打败了……那时节，查理已经攻下了克拉科夫，正在把奥古斯特赶回萨克森，——他对很有道理的呼声都置若罔闻。

这就是一七〇一年十二月以前的局势。

仲冬时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从一个“舌头”口里，知道施利本巴赫将军已经在多尔柏特附近的埃列斯特费尔农庄扎下了冬营。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起了一个那么大胆，连他自己也吃惊的念头：突然深入敌军的境内，出其不意地把敌人从扎营地抓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是在从前，不用说，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一定会认为还是不要去碰这种毫无把握的运气，可是今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实在严酷得厉害：他不给任何人以安静与休息，而且还要责备大家，主要不是为了已经做了的事，而是为了能做而没有做好的事……

这就不能不碰一碰运气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让十万名刚受过训练的新兵穿上了羊皮袄和毡靴，把十五门野战炮装上了雪橇，迅疾地，可是十分小心地，以切尔卡斯人、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的轻骑

兵团为前锋,走了三天工夫到达了埃列斯特费尔。等瑞典人看见这批大耳朵的骑士,挽着弓,执着饰有马尾的矛枪,出现在阿雅河高高的积雪岸坡上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利文中校带了两连人和一门炮开到了河边。对岸,那些斜眼的野蛮人举起弯弓发了一排箭,传来一片狼群嗥叫般的、越来越响的呼吼,驰下陡峭的雪堆,越过河流,那些穿横条纹衣服的鞑靼人提着弯刀,还有穿蓝大衣的切尔卡斯人执着矛枪和套索,扬起雪尘,从右翼和左翼疾驰过来,而那些呐喊着的卡尔梅克人又从正面向他们猛扑,——利文的三百个埃斯特兰射击手和中校本人,不是被砍倒,就是被刺穿,身上的衣服全被剥光了。

整个瑞典营地都惊慌起来。一支生力部队,带着六门大炮,把骑着马的侦察兵从河边赶回去。施利本巴赫带了几个喇叭手在营地上到处飞驰,于是那些瑞典人便从农舍和土窑中跳出来,穿着随手抓到的衣服,跑过很深的积雪,去参加各自的队伍。全军在农庄前面整好队,用大炮的火力迎击正在逼近的俄军。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只穿一件呢制的长襟衣,肩上挎着一条三色的绶带,在方阵中央驰骋着。

瑞典人的炮火把打头的龙骑兵连弄得乱成一团,这些士兵本来都没有上过阵。瑞典人便一涌而前。可是俄罗斯人飞快地运来的那十五门装在雪橇上的野战炮,却用霰弹急速地射击着,竟使瑞典人大吃一惊,队伍就在一片混乱中停住了。这时候,克罗波托夫、济宾和古利察的龙骑兵团经过整理,疾驰着从两翼合围拢来。“弟兄们!”舍列梅季耶夫从方阵中央力竭声嘶地嚷道。“弟兄们! 狠狠地打击瑞典人! ……”俄罗斯人托着拧上的枪刺向前挺进。暮色很快就降落了,给炮火的闪光照耀着。施利本巴赫命令大家到农庄建筑物那边去掩蔽起来。可是带着哭音的喇叭刚刚吹响退却号,那些龙骑兵、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切尔卡斯人又以新的凶悍劲头从四面八方扑向正在撤退的、激怒了的瑞典方阵,突破他们,冲散他们。一场残杀开始了……乘着黑暗,施利本巴赫将军本人,带着三名参谋官佐,好不容易逃出来,骑着马向列维尔败走了。

在莫斯科,又是放烟火,又是挂灯彩,为了庆祝这第一次胜利。一大桶一大桶的伏特加和啤酒摆开在红场上,整只整只的羊放在篝火上烧烤,雪白的面包分发给老百姓。救主门的钟楼上挂起了瑞典

的旗帜。缅希科夫专程赶到诺夫戈罗德去，授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一幅嵌满钻石的沙皇肖像画和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大元帅的头衔。每一个参加胜利战役的士兵都发到一枚银卢布（新近由莫斯科造币厂铸造，来代替旧币的。）。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感激涕零地谢了恩，还托缅希科夫带回一封信给彼得，说是有一点急事请求皇上准许他请假回一趟莫斯科……“直到现在，我妻子还住在一家陌生的客店里，我必须好歹替她找一所房子，让她有个安身的地方……”彼得给他回信说：“您没有必要到莫斯科来，大元帅阁下……不过，此事您不妨自己斟酌……如您决定来京，最好是在复活节，您可以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天回来……”

六个月以后，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又在胡梅尔斯霍夫附近跟施利本巴赫将军相遇了，——在这次血战中，七千瑞典兵死了五千五百。再也没有什么人在保卫利沃尼亚——通海港的路给打开了。于是舍列梅季耶夫便出动去破坏乡村、城镇，农庄和骑士们的古堡……到了秋天，他写信给彼得：

> ……全能的上帝和圣母已经实现了你的愿望：在这片敌人的土地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破坏，样样东西都被毁尽和抢光了，只剩下几个地方还完整——马林贝格、纳尔瓦、列维尔和里加。叫我挺糟心的是：怎么样处理那些俘虏？营房里，牢狱里，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已经挤满了芬兰人……再说，那也很危险，因为那些人都怀着极大的敌意……请你下一个敕令：从这些芬兰人当中挑一批优秀的人，懂得使用斧子，或是当工匠的，派他们到沃罗涅什或是亚速去从事劳动……

二

炮弹落在马林贝格的古老要塞上，已经有十二天了。随便哪一面都没法攻近它，因为它矗立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上（在波伊普湖里），它的石墙又是直接从水里筑起来的。有一道一百俄丈长的木桥，桥口有一座堡寨防护着，已经被瑞典人自己破坏了。

要塞里贮藏着大量的裸麦。俄罗斯人在被彻底破坏了的里夫兰饿得要死,所以那里的存粮他们觉得很有用。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叫人喊来了志愿兵,走出去对他们说:"那边要塞里有酒,还有女人,——大家卖点力气,小伙子们,我一定给你们一天一夜的时间,放你们去寻欢作乐。"士兵们麻利地把靠近湖岸一个大村庄里的几所木房子拆掉,拿来编成木筏,大约有一千名志愿兵,用篙子撑着,划近了要塞的石墙。瑞典人的炮弹打下来,在木筏中间炸开了。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走到他住的那座农舍的台阶上,用望远镜望着。瑞典兵既狂暴,又凶顽,——难道他们会把进攻打退吗?用包围来制胜他们(唉,他多么不欢喜这个主意。),那就得把他羁留到晚秋。忽然,他看见要塞城门附近,从地上冒起一大股火焰,——城楼上面用木头接建的部分摇晃起来了。一部分城墙坍塌了。那些木筏早已撑到了裂口那儿。正在这时候,一大幅白布从堡寨的一个窗子里伸出来,吊在外面。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收起望远镜,除下帽子,画了一个十字。

……………………………………………………………………

要塞里的居民,好容易从拆毁了的木桥残桩上开始渡到对岸去。他们抱着孩子,带着包裹和篮筐。女人们哭着,回过头去望望那些被她们抛下了的住所,还怀着恐惧,斜过眼去瞅瞅那些俄罗斯人,他们正打量就要到手的战利品。可是当最后一批逃命的人走出要塞,包着铁皮的城门訇的一下就关了,从狭窄的炮门里射出来一股股硝烟。第一个丧命的是一位中尉,他坐着一条小船划拢去,想把俄罗斯旗帜升起在要塞上。臼炮从岸上还击了。人们在桥上乱窜狂奔,包裹和篮筐都掉到了水里。一片巨大的火焰把堡寨的房顶卷到了空中,爆炸震撼着湖面,落下来的石头打在人们的身上。要塞和仓库都被烈火笼罩了起来。后来才查明,准尉武尔夫和炮兵准尉戈奇利希在没奈何的暴怒中,冲进储藏火药的地窖,点上了引火线。武尔夫没有来得及在爆炸前逃脱。那个炮兵准尉遍体烧伤,浑身是血,在城墙的裂口里出现,滚到湖里去,后来被一只小船拉了起来。

……………………………………………………………………

要塞司令和他手下的军官们走进了农舍,舍列梅季耶夫大元帅

威风凛凛地坐在里头一张准备吃饭的桌子旁边,背对着窗子。司令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交出他的宝剑。军官们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把宝剑往长凳上一撂,开始凶暴地向那些瑞典人吆喝:为什么他们不早一点投降,为什么要让人家遭到那么些难受的苦难与死亡,而且还要阴险地炸毁要塞?……屋子里还站着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骑兵上校,胡子拉碴,脸蛋晒得乌黑,怒气勃勃地瞅着那几个瑞典人。可是那司令还是勇敢地回答大元帅道:

"我们的百姓里面有许多女人和孩子,而且还有教区长,那位受人尊敬的牧师恩斯特·格吕克以及他的夫人和女儿们……我想请你放他们自由通行,不要让士兵们出来阻挠……女人和孩子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光荣……"

"我一句话也不愿意听!"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嚷道……他那柔和的、更适宜于日常家庭生活的、刮得很干净的脸,愤怒得渗满了汗珠。他把肚子往里一缩,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把司令和军官们看押起来!"他整了整三色绶带,雄赳赳地将一件紫红呢子的短斗篷往身上一披,由上校们伴随着,走到外面部队里去了。

黑烟从要塞里一大股一大股地蹿起来,把太阳都遮住了。三百来个瑞典俘虏耷拉着头,站在岸坡上。俄罗斯兵还不明白这些俘虏会怎样发落,只是在怒气冲冲的利沃尼亚农民四周踱来踱去,——这些农民,两星期前为了躲避敌人入侵,才逃到马林贝格来的,——还想跟女人们搭讪,她们都坐在包裹上,伤心地让脑袋枕着膝盖。军号吹起来了。大元帅气概非凡地走过去,长长的星形马刺丁当地响着。

从一群下了马的龙骑兵后面,他察觉到有两只眼睛在瞅着他,——如同两个小小的火苗——在烧着他的心……在战时,女人的眼睛有时比刀锋还锐利。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傲慢地咳了声嗽,"嗯"了一下,便转过头去……在满是灰尘的士兵长襟衣后面,露出来一条浅蓝色的裙子……他皱了皱眉,凸出了牙颚,于是又看到了那双眼睛——乌油油的,闪烁着泪花,流露出一种恳求的、青春的神态……一个十七岁光景的少女,踮起脚,从士兵们的背后望着元帅。一个唇髭蓬乱的龙骑兵早把一件揉皱的士兵斗篷披在她的连衫裙外面(八月里的天气很凉),这会儿又在想法用他的肩头挡在她与元帅之间。

她一声不响地伸长了颈脖，那张鲜嫩的脸，给恐惧折磨着，尽力想装出一点笑容，嘴唇也都皱了起来。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又"嗯"了一声，才走去察看俘虏去了……

………………………………………………………………

饭后打了一忽儿盹，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这时在苍茫暮色中坐在长凳上叹气……只有亚古任斯基一个人跟他一起在农舍里，伏在桌子角上用笔乱涂着……

"小心，你要把眼睛弄坏啦，"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轻轻地说。

"我快要写好了，元帅阁下……"

"哦，如果你快要写好了，那就写下去吧……（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着）我们这些弟兄，就会有这种事……哦，哦……唉，你啊，我的天哪！……"

他用整个掌窝轻轻地敲着桌子，从模模糊糊的小窗里朝外望着。湖上，那要塞还在焚烧……亚古任斯基揶揄地向元帅阁下斜觑了一眼：瞧，他憋闷得多难受啊！脖子都涨粗了，脸色也是忧忧愁愁的。

"把这个命令拿去交给上校，"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顺便到第二龙骑兵团去看一看，看你找不找得到……那个军士，他叫什么名字啊，奥西卡·杰明。那边，跟他一起在辎重车里还有一个小娘儿……要是给糟蹋死，那就可惜了，——那些龙骑兵准会要她的命的……你去把她带到这儿来……等一等……这里有一个卢布交给奥西卡，你说是我赏给他的……"

"一切都遵命办到，元帅阁下……"

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本来嘛，这是毫无办法的：随你怎么样努力，活着可总不能一点没有罪孽啊……一六九七年他在那不勒斯……有个黑头发的小姑娘拴住了他的心……真是愁煞人呢……他爬上维苏威，俯视地狱的火焰；他攀登卡普里岛那可怕的巉岩；他瞻仰罗马邪教神道的庙宇，勤奋地参谒天主教的修道院，在那里他看见而且亲手触摸过：天主为门徒们洗脚时坐的木板，最后晚餐时吃的一角面包，嵌着基督的一片肚脐和一块包皮的木十字架，基督的一只鞋——这鞋已经很破烂了，施洗约翰的父亲扎卡赖亚先知的头颅，以及其他许多神奇古怪的东

西……可是那眼睛尖利、摇着铃鼓边唱边舞的朱丽卡，还是把一切都排挤开了……他曾经想把她带往莫斯科，也曾经向这个少女跪着哀求过……唉，我的老天哪，我的老天哪！……

亚古任斯基跟往常一样，一会儿就回来了，——他把舍列梅季耶夫刚才看见的那个姑娘轻轻地推进了农舍。她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衣裳，一双整洁的白袜，——当胸交叉地缠着一条围巾，可是那深色的鬈发里却有着几茎稻草（一看就知道，在辎重车里，有人早已把她拉在大车底下干过了。）……一到门槛旁边，那姑娘就跪下来，低低地垂着头，显出一副听命和哀求的样子……

亚古任斯基咯咯地笑了一笑，出去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把那姑娘仔细打量了片刻工夫……她长得很不错，看来她一定很机灵，脖子和双手又细腻又白净……动人极了。他便用德国话跟她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那姑娘轻声地、短促地叹了一口气：

"埃列娜·埃卡捷琳娜……"

"卡捷琳娜……很好……你父亲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孤儿……我本来在恩斯特·格吕克牧师家里做用人的……"

"做用人？……那很好……你会洗衣服吗？"

"我会洗……我会做许多事情……我还会带孩子呢……"

"当真吗？……那好，这里没有人替我洗衣服……哦，你没结过婚吧？"

卡捷琳娜哽咽起来了，也没抬起头：

"不……前不久我已经结了婚了……"

"啊—啊……跟谁？"

"跟国王的一个胸甲骑兵，约翰·拉贝……"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皱了皱眉头。他冷淡地问起那个胸甲骑兵的情况：他是不是也在俘虏里头？他会不会已经阵亡了？

"我看见约翰跟另外两个弟兄动身泅过湖去……后来我就再没看见他……"

"不要哭，卡捷琳娜……你还年轻……你可以另外找一个……你

饿吗?"

"很饿,"她答道,嗓音细极了;她扬起那张消瘦的脸,又微微地笑了一笑,——既顺从,又信任。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扶起来,亲了亲她那纤细的、温暖的头发。她的肩膀也是温暖而且细嫩的……

"到桌子边来坐下吧。我们去弄点东西给你吃。我们不会难为你的。你会不会喝酒?"

"我不会……"

"那就是说——你会喝的……"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把勤务兵喊来了,严厉地(免得那个兵士转到越过分寸的念头上去,而且千万别让他龇牙咧嘴地微笑)吩咐他端整晚餐。吃饭的时候,他自己与其说是在吃,还不如说是在瞅着卡捷琳娜:真有你的——饿成了个什么样子啊!她吃得又干净又利落,——一边眼睛水汪汪地朝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看了看,表示感激地微微露出她那洁白细小的牙齿。由于吃了东西又喝了酒,她两边腮帮都显得红扑扑的了……

"我估摸,你所有的衣服都在大火中烧掉了?……"

"我所有的东西都丢失了,"她漫不在意地回答。

"没关系,我们会替你置办一些……这个星期,我们就要到诺夫戈罗德去,到了那边,你会过得更舒服了。今天夜里,我们就按照行军时候的办法,在暖炕上睡吧……"

卡捷琳娜从睫毛底下暧昧地瞅了他一眼,飞起一阵红晕,便扭过脸去用一只手遮起来了……

"你瞧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哪!……卡捷琳娜,小妞儿……"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被这个小侍女迷昏了……他隔着桌子伸过手去,抓住了她的腕节。她仍然掩着脸,可是一只眼睛却从手指缝里迷人地闪烁着。"哦,哦,哦,我们不会把你变做农奴的,你用不着担心……你会住在正房里……我老早就想要一个管家的了……"

三

在纳尔瓦吃了败仗的军队开回诺夫戈罗德的时候，许多士兵都逃跑了——有的往北方，到分裂派教徒的村子里，也有的到一些大的河流那儿：到顿河，到伏尔加河后面，到第聂伯河下游……“泥洗脸”费季卡，这个愁眉苦脸、受尽苦难的农民，也逃跑了……（不管怎么说，他杀死了米尔巴赫中尉，性命早就难保了。）他诱劝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跟他一块儿逃跑——他们毕竟在舍克斯纳河一起拉过纤，长久以来一直在一个锅子里吃饭。经历了纳尔瓦的恐怖以后，安德留什卡觉得到哪里反正都一样，只要不再扛火枪……

有一天夜里，他们牵着团里的一匹老爷马，离开了宿营的地方；他们把马卖给一家修道院，得了五十戈比，两个人把钱一分，就包在烂布里。他们就这样上路了，避开大道，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一路乞讨着，有时还偷人家一点东西，——从一家神甫的院子里他们偷来了一只小鸡，在奥斯塔什科沃，他们从一个村长的院子里偷来了一副带有金属饰件的头络和辕鞍，后来卖给了一个小酒店老板。有两次，他们居然把教堂里的捐款箱都给扯下来了，可是一只箱子里空无所有，另一只箱子里也只有一个戈比。

他们在瓦尔代山丛中那些盖满了雪、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度过了冬天，孩子们在里面给烟熏得发昏，婴儿们伴着夜风的呼吼在摇篮里哭叫……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往往睡到半夜就醒了，于是他坐起来，把一双光脚掌抓在手里。就在近旁，犄角里一摊发臭的麦秸上，一只小牛在嚼着。一个庄稼汉在长凳上打鼾。炉台旁边的地板上，睡着他的老婆，蜷起了膝盖。躺在暖炕上的那些孩子，在睡梦中嘟嘟囔囔。蟑螂在咬着那个婴儿的手指尖和腮帮。于是他在摇篮里哭着：呀——呀，呀——呀……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被生下来，为什么蟑螂要咬他？……

“你干吗还没睡，安德烈？”费季卡问（他也没有睡着，只是在想他的心事。）。

“费佳，咱们走吧……”

“能往哪儿走呢，你这个傻瓜，又是黑夜，又是暴风雪？……”

“我难过，费佳……”

“这儿有股恶臭，你连气也透不过来。他们的生活，过得比畜生还不如。听听那个人的打鼾吧！打鼾打够了，他就喝一小勺水，走出去干活，像一匹马一样，干一整天……我昨天问过他们：全村的人都在服劳役。那个年轻的地主已经跟军队出去了，可是那个老的还住在这儿，住在村子里，峡谷那一边，他有一所漂亮的房子。那老家伙是个吝啬鬼，又是个横行霸道的人。他从庄稼人那里把什么东西都拿走了，只留给他们一点野草滨藜……他那里所有的庄稼人，统统都是傻头傻脑的。要是有一个人比人家聪明、大胆，他就马上把这个人装上大车，送到瓦尔代，在集市上，他亲手把这个庄稼人直接从大车上出卖了。他把所有的聪明人全弄走了——这样，他可以放心一点。连这儿的孩子，生下来也都是愣头愣脑、不会说话的……”

安德留什卡坐在那儿，紧紧地抓着冰冷的光脚掌，摇晃着身子。他在二十四年中忍受的一切，对十个人来说也是够呛的。可是他不容易死……使他富有生命力的还不只是那瘦弱的身体，而是他那想从黑暗中走出去的、永不熄灭的愿望……好像他爬呀爬的，衣衫破烂，饥肠辘辘，穿过一片片被暴风吹倒的树木，穿过一处处可怕的地方，一年又一年，一里又一里，心里相信哪里总有一块乐土，只要一生坚持着走去，反正一定会走到。这块乐土在哪儿；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在这当儿，不怎么听费季卡说的话，安德烈（在费季卡旁边的麦秸上）——睁大了眼睛，往黑暗中瞅着……也许是回忆，也许是梦想：一个葱翠的小丘，一株白桦树，所有的树枝，所有的树叶都在暖洋洋的微风中摇曳，颤动……唉，多么快乐啊！……一忽儿却又不在那儿了……有一张脸在浮动，一张从未见过的脸，浮近了，它一直浮到他面前，睁开眼睛，朝安德留什卡凝视着，——它比活人更真……眼下只要有一块画板，几支画笔，一些颜料，他就可以把它画出来……它微笑着，浮走了……在一片蓝漾漾的雾气里，他仿佛看见一座城市……美妙，神奇，嘿，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市啊！他到哪儿去找这座城市，到哪儿去找这株树叶摇动着的白桦树，这张微笑着的、十分美

好的脸呢？

“明天早晨，咱们径直到那个庄园里去，跟贵族老爷胡说一通——他爱听多少咱们就说多少，那时候他说不定会让咱们在他仆人的下房里吃饭呢，”费季卡嘶哑地说道。在有钱人家里，他常常讲些有关纳尔瓦惨败的故事，——发生过的事也好，没有发生过的事也好，他都胡诌一通，弄得听的人眼泪都掉下来了，特别是(有时候，地主本人由于无聊也会走到仆人们的下房里来，闷闷不乐地用手托着腮帮。)描绘查理国王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正教士兵以后在战场上驰骤的情况……

“……他满面红光，左手拿着一个金球，右手执着一柄利剑，他身上穿的是金铠银甲，骑的那匹马是浑身白毛，性子暴烈，齐肚子都溅着人血，两个雄赳赳的将军抓着那匹马的笼头……国王走到我跟前来了……我那时倒在地上，当然啰，因为胸口中了一颗子弹……四周，那些瑞典人如同袋子一般抛在那里，——都已经死了。国王走到我跟前，立定下来，问那些将军道：‘这个倒下的人是谁？’将军们回答他说：‘这是一个勇敢的俄罗斯士兵，他为东正教的信仰而作战，亲手杀死了我们十二个掷弹兵。’国王就跟他们说：‘这个人死得有气概。’将军们告诉他：‘不，他还没有死，胸口中了一颗子弹。’于是他们把我一扶，我就站起来了，一边抓起火枪，按照对国王的礼节举起来行了个敬礼。于是他就说了：‘好小子！’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金币。‘这个给你，’他说，‘勇敢的俄罗斯士兵，你安安稳稳地回到家乡去，跟俄罗斯人说：不要跟上帝打斗，不要跟有钱人打官司，不要跟瑞典人打仗……’”

包管不落空，这样一个故事一讲，费季卡以及跟他在一起的安德烈，准会被招留在下房里宿夜，吃饭。可是要闯进有钱人家里却不太容易。大家都已经变得不信任别人了。逃避募兵、逃避军事税和地方税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他们躲在林子里，单身地或是结伙地打劫……有这么一些小城市，里面只剩老头儿、老太婆和小孩子。不管你问起哪一个，结果总是：这一个已经被抓进了龙骑兵，那一个在干土木工事或是给带到乌拉尔去了，还有那一个呢，前不久还在市集上开着一爿铺子，受人尊敬，敬畏上帝，这会儿却已经抛下了老婆和



小孩，带着一柄短锤，在大路边的峡谷里打唿哨了……

费季卡不止一次地寻思着，要不要混进一个盗匪帮里去闹着玩儿一阵？因为他也考虑到，往后该怎么办呢？他们总不能一辈子在一个个村子里游荡——这样的生活到临了总是会厌腻的……可是安德烈却一句话也不要听……他执拗地说："咱们去吧，到南方去，到天涯海角去……"费季卡回答他说："哦，你去到那里，那里也有人，他们决不会白白地养活你，那你又得给哥萨克人当雇农，或者给地主当卖身奴，干活干得背脊也折断……可是如果咱们在大路上玩儿一阵，那么每个人总可以弄这么一百卢布缝在帽子里。有了那样一笔钱，你就可以做一个商人。那时节，龙骑兵也好，录事也好，地主也好，都不会欺侮你，——你就成为自家的主人了……"

有一次，那是在夏天，他们坐在浴着晚霞的田野里。烧着干粪的篝火袅袅地冒着烟，微风吹弯了草茎，发出沙沙的响声。安德留什卡望着将逝的残阳，它只剩下一条暗淡的光线留在大地的边缘了。

"费佳，你知道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我心里有一股力量，哦，是那样一股力量——比任何人的力量都大……当我听着风沙沙地吹响草茎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直到我觉得自己的胸脯炸开……当我望着晚霞、望着暮色的时候，我就一切都明白了，我心里有的哀愁和欢乐，简直可以跟残阳一起洒满天空……"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傻瓜，是一个牧鹅的，"费季卡说，用一根枯树枝拨着碎开的火炭。"他也常常说这样的话，叫你一句也听不懂……他芦笛可吹得很好，全村的人常常去听他吹……那时节，他们正在替弗朗茨·勒福尔特找乐师。你猜怎么着？他们就把他带走了……"

"费佳，在纳尔瓦的时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的一个农奴跟我讲起意大利这个国家……讲起那些色彩画家……他们怎么样生活，他们怎么样绘画……我不想安静下来，我准备替那样一位画家当一个最起码的奴隶，给他磨颜料……费佳，那样的活我是会干的……拿一块木板，一块槲木画板，用油擦一下，涂一个底子……把颜料放在破瓦片里研碎，有的和油，有的和鸡蛋……拿起画笔……（戈利科夫说得那么轻，竟连飒飒的风声都没给压倒。）费佳，白日的天光亮了又暗

了，可是在我的画板上，日光却永远辉煌灿烂……如果有棵树立在那儿，——白桦树也好，松树也好，那里面会有些什么？可是如果你看一看我画板上绘的树，你就会一切都明白，你就会哭了……”

“它在哪儿呢，这个国家？”

“我不知道，费佳……咱们去问一问，人家会告诉咱们的。”

“那咱们不妨就到那边去……在我反正都一样。”

四

一七〇二年春天，有十个造水闸的专家坐海船来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那是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用很高的薪金从荷兰聘请来的(月薪七十卢布二十戈比，还供给他们膳食。)。五个被派到图拉附近伊万诺夫斯科伊湖边，在顿河与奥卡河之间，经过乌帕河和沙特河，修建(按照上年考虑的计划)三十一座石头水闸。另外五个到维什尼－沃洛乔克去，在特韦里查河与姆斯塔河之间修建一座水闸。

维什尼－沃洛乔克水闸可以把黑海跟拉多加湖贯通起来，而伊万诺夫斯科伊水闸又可以把拉多加湖和伏尔加河整个流域跟黑海联系起来。

彼得待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那边德维纳河口正在修筑防御工事，而且还在为白海舰队建造三桅巡洋舰。当地的商人告诉他，自古以来，大家就知道从白海到拉多加湖，穿过维格湖、奥涅加湖和斯维尔河，有一条航路，走起来很困难，因为有许多连水陆路和急滩，可是如果将运河开凿好，水闸筑到奥涅加湖以后，那么整个白海沿岸就可以把货物直接由水路运到拉多加了。

在那里，在拉多加湖，所有通三个海的三条大的水道，都顺着伏尔加河、顿河、斯维尔河辏集起来了。跟那第四个海——波罗的海，拉多加湖却被那条短短的运河，由诺捷堡和尼恩尚茨这两座要塞保卫着的涅瓦河分隔着。荷兰工程师伊萨克·亚伯拉罕指着地图对彼得说：“开凿了带有水闸的运河，您就会让死海变活，而您的几百条河流，全国的河水，都可以冲进涅瓦河的洪流，您的海船也可以开到大

洋里去了。”

在那里，为控制涅瓦河，从一七〇二年秋天起一直作着极大的努力。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的儿子一个夏天都在摧毁英格利亚，他一直挺进到伊若拉，就在这条弯弯曲曲地流过海边荒凉平原的急流的岸坡上，他打败了瑞典的克龙格奥尔特将军，把他赶回杜杰尔霍夫山丛里；从那边，那将军又从涅瓦河后面退到了奥赫塔河沿岸那个小小的尼恩尚茨要塞。

阿普拉克辛带着部队赶到了拉多加湖，在纳济亚河边驻扎下来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也从诺夫戈罗德向着拉多加移动，带着强大的炮队和辎重车辆。彼得率领了谢苗诺沃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五营兵士，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由水路到达了奥涅加海湾，在靠近纽赫恰渔村那平坦的海岸上登陆。从那里，他派阿列克谢·布罗夫金上尉到维戈河口分裂派教徒的村子索罗卡去。（那年夏天，伊万·阿尔捷米奇好容易拿一个俘获的瑞典中校去把儿子换回了，——他亲自跑了一趟纳尔瓦，另外还花了三百银卢布。）给阿列克谢的任务是，坐小船往维戈河的整个流域走一转，去察看一下这条河修建水闸是不是合适。

从纽赫恰，部队经过普尔湖和分裂派教徒的村子沃日莫萨尔玛，到了波韦涅茨，——一路上穿过林间小道、束柴路和木桥。这条道路是由谢波捷夫中士从克姆、苏姆斯克城郊、分裂派教徒的乡村教堂和隐修区赶来了一批农民和修道院的仆役，在三个月里修筑起来的。士兵们用辊轴拉着两条装备索具的快艇。沿路都是沼泽地，树木腐烂了，蚊虫嗡嗡地飞着，大块的圆石上盖满皮袄似的苔藓。他们望见了美妙的维格湖，连同无数林木森森的小岛，——它们那毛发直竖的丘陵，如同巨大的怪物一般，从阳光普照的水里矗立起来。白惨惨的天空中没有一丝浮云，湖里和岸上荒无人迹，仿佛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密林里躲藏起来了。

……………………………………………………………………

离行军的道路十俄里，在维戈列茨克·丹尼洛夫修道院里，白天黑夜都在做礼拜，好像在过受难周似的。男男女女穿着粗麻布的殓衣，跪在地上祈祷，蜡烛通宵点着。所有的四扇大门都给严密地封闭

起来，大门守卫室和祈祷所四周，麦草和焦油全已经准备好了。这时节，涅克塔里长老从紧关着的门里走出来。自从那一次他烧死了大批信徒，逃了出来以后，因为没有什么事做，便住在这个修道院里。可是安德烈·杰尼索夫看不起他，不让他跟大家接近。一怒之下，涅克塔里从此就退隐在一个土坑里，许愿做一个保持缄默的人，一住两年，始终没说过一句话。要是有谁走近这个用细竿和草土盖起来的土坑，长老就向他抛粪便。这一天，他自动出现在人们面前，——狭溜溜的胡子直垂到膝盖，长袍给虫蛀坏了，黄蜡蜡的肋骨从破洞里露出来。他举起一双枯瘪的胳臂，嚷道："安德留什卡·杰尼索夫为了一个蘑菇馅饼把基督出卖了……你们看到了什么？……反基督者已经亲自光临到我们这儿，带来了两艘放在滑木上的大船……他们就要把你们像猪一样绑起来，往船上一装，运到难以忍受的地狱里去……救救你们自己吧……千万别听安德留什卡·杰尼索夫的话……看看他在窗子里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彼得沙皇已经把一个带馅的包子给他送来了……"

安德烈·杰尼索夫眼看着情况正在恶化，说不定真会有那样的人甘愿让自己活活烧死，便开始责备长老，从禅房的窗子里向他喝道："你在土坑里准是发了疯了，涅克塔里，你一心想烧死人——你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烧掉……皇上他并不来触犯我们，上帝保佑，让他走他的路，我们管我们自己的事……至于你责备我的什么带馅包子，——我看你一生当中吃的比我要多得多。我们全知道，谁在夜里把鸡送到你的土坑里，隐修区一只鸡也不剩了，——你的土坑里却净是鸡骨头。"

听了这些话，有人就冲进了土坑，果然不错，他们在一个犄角里发现许多鸡骨头埋在地底下。于是骚动就开始了。安德烈·杰尼索夫偷偷地离开了修道院，骑上一匹好马，穿过河流，驰骤到了军队里，——那是因为看见了篝火的红光，听到了牲口的嘶鸣和晚霞中铜喇叭的吹奏，他才找着的。

彼得在帆布营帐里接见了安德烈·杰尼索夫，那时他跟一些军官坐在一张行军桌旁边；他们个个都在抽烟斗，为了把蚊虫熏走。一看见这个容光焕发的人，穿着黑长袍，戴着尖顶僧帽，彼得便微笑了：

“你好，安德烈·杰尼索夫，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你们是不是还用两个手指来防备我？”

杰尼索夫奉旨在桌子边坐下，他并没有皱起鼻子，只是把烟草的烟从鼻子旁边扇开。他诚恳地、愉快地瞅着彼得的眼睛，说道：

“陛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在荒野地方着手工作，——愚昧无知的人都到这儿来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我们用抚爱来使他们驯服，也有的，我们用恐吓来使他们顺从。我们还用你来吓唬他们呢，——请你恕罪，事情就是这样……人着手一件大事业，就没法不犯一点错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了，有些事情却叫人记不起来……”

“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彼得问。

“现在吗，陛下，我们的事业已经很稳固。五百多亩耕地清理出来了，还有同样多的草地。母牛吗——我们有一百二十头。还有捕鱼场和熏制作坊，制革工场和制毡厂。我们还有自己的采矿企业。我们有探矿员和锻工，这样的人图拉那边还没有呢……”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消敛了刚才那种嘲笑，问他矿区在哪里，开出来的是什么矿。一听到奥涅加湖沿岸有铁矿，而且波韦涅茨附近有个地方，从一普特矿砂里可以炼出半普特铁来，他就让自己给笼罩在烟草的雾霭里，说道：

“那么你们，你们这些反教士派，对我有些什么要求呢？”

杰尼索夫想了一想，答道：

“陛下，你军队里需要铁。你下一道敕令，我们就会在最合适的地方建起熔铁炉和锻铁场。我们的铁比图拉的好，价钱却便宜……阿金菲·德米多夫在乌拉尔估的价是五十戈比……”

“你错了，是三十五戈比……”

“好吧，我们也算它是三十五戈比吧。可是要知道，乌拉尔离得那么远，可我们就近在手边……这儿，铜也有。靠近波韦涅茨的森林里，就在熊山那儿，还有可以做桅杆的木材，四十俄尺长，而且结实得会发出丁当的响声来……等你把涅瓦河拿到手，我们就可以将木排撑到荷兰去。怕只怕那些神甫和录事……我们不需要他们……请你恕罪，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了……让我们按照自己的章法生活吧……

人们那个害怕啊……已经有三天了，在那修道院里，大家把什么活都丢下不管，穿上了殓衣，唱着赞美诗……牲畜得不到饮水，得不到喂料，都在畜栏里直叫。要是你给我们派去一个神甫，带着十字架，带着圣餐，个个人都会头也不回地逃走……你连抓也抓不住他们……这批人全受过折磨和摧残。他们又会逃到挺偏僻的地方去，于是事业就停住不动了……”

“这倒奇怪啦，”彼得说。“你们在修道院里的人难道很多吗？”

“有五千个工人，男的和女的，不再干活的老年人，还有小孩子……”

“他们都是自由的吗？”

“他们都是从奴役下逃出来的……”

“哦，那我对你们该怎么办呢？好吧，把你的殓衣脱掉……用两个手指，或者如果你乐意用一个手指，来画十字，——你们所有的企业要加倍交税……”

“我们非常高兴，同意你的话！……”

“派些工匠到波韦涅茨去——优秀的造船工。我需要浮运船、二桅帆船，大小船舶大约五百艘……”

“非常高兴……”

“哦，为我的健康干一杯，安德烈·杰尼索夫！”彼得从一个白铁酒瓶里斟了一满杯伏特加，点一点头递过去。杰尼索夫的脸刷地白了。他那亮闪闪的眼睛乱转着。可是他庄严地站起来，用两个手指宽宽地、慢慢地画了一个十字。他接过了酒杯。（彼得目光凌厉地瞅着他）他把酒喝得一滴也不剩。随后他除下了尖顶僧帽，拿来抹了抹红红的嘴唇。

“谢谢你的恩典。”

“抽一口烟把它送下去吧。”

彼得把烟斗向他伸过去，烟嘴朝着他。这会儿，杰尼索夫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冷笑，——他一点也不哆嗦，就抓住了那烟斗。可是彼得却把它挪开了。

“至于那些地方……（他接下去说，仿佛这中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至于那些你在那边找到矿砂的地方，以及周围你所需要

的土地，得丈量一下，打些界桩。关于这件事，你应当写信到莫斯科去——给维尼乌斯。我会关照他，在今后十年内，企业和熔铁炉都决不课税……(杰尼索夫扬起眼眉)还嫌不够吗？那我们就十五年不课税。至于铁的价钱，我们往后再商谈。马上动工，不要延搁。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人，或是还需要其他东西，你就写信给维尼乌斯……可别伸手要钱……再来一杯吧，虔诚的人。”

……………………………………………………

九月底，天气坏透了，三支军队在纳济亚河岸上会师，一起向诺捷堡挺进。那座古老的要塞矗立在涅瓦河中流的一个岛上，那里正是涅瓦河从拉多加湖流出来的地方。船舶可以顺着两条支流驶进河去，经过要塞，不过离棱堡只有十俄丈远，而且就在炮口下面。

部队来到了诺捷堡对面一个岬角上。透过压得低低的雨云，他们可以看见石头的碉楼，连同那圆锥形房顶上的风向标。城墙那么高，又是那么坚固，俄罗斯兵士在岬角上挖掘近敌工事、为炮垒修筑多面堡的时候便只好唉声叹气了。当年兴建这个要塞的诺夫戈罗德人，给它取了个诨名叫做“核桃”，——说它不容易被咬开，倒不是没有道理的。看样子瑞典人踌躇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城墙上连个人影儿也看不见。铅皮房顶给阴沉沉的云朵遮住了。可是忽然间，在城堡的圆形望楼上，一面画着个狮子的王旗升上了旗杆，在迎风飘荡……重炮发出一声带着铜音的呼吼，一颗炮弹嗞嗞地落在岬角上近敌工事前面的污泥里。瑞典人出来应战了。

涅瓦河右岸，要塞的那一头，防御工事筑得十分坚固，因为是沼泽地，从湖那一面是很难接近的。左岸，从湖边穿过岬角到涅瓦河，在军队还没全部开到诺捷堡以前，就已经砍伐出一条林间小道。这时候，几千名士兵用缆索把一只只大船从拉多加湖里拉起来，拖过林间小道，放在要塞下面的涅瓦河里。大约有五十个人抓住粗绳的一头拉着，其余的人扶着舷边，使那些船可以在原木上平平稳稳地滑过去。“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大家一起拉！”彼得嚷嚷着。他已经把长襟衣扔掉，衬衫湿漉漉的，长长的颈脖上缠着一条扭乱了的领带，青筋都绽了出来，他的脚滑进了原木的隙缝，踝骨也擦伤了……他总是抓住绳索，突出眼睛，嚷道：“大家一齐来！用力拉啊！……”士兵

们从上一天起就没吃过东西,他们的手掌磨破了,流着血。可是那个魔鬼却一点也不肯放松,总是嚷啊,骂啊,打啊,跟他们一起拉啊……傍晚,那五十只沉甸甸的船(船头和船艄上都给射击手们安装了木板台)总算费力地拖过去,放在涅瓦河里了。士兵们累得连东西也不想吃,在湿滋滋的苔藓或是草墩上就地倒下去睡熟了。

天还没亮,军鼓就打响了。准尉们摇醒了兵士,叫他们站起来。命令他们将火枪装上子弹,拿两筒弹药放在怀里(免得叫雨淋湿),两颗子弹塞在腮帮里面。用衣襟把枪机遮好以后,士兵们就爬到那些摇摇晃晃的小船的木板台上。波涛汹涌着。他们摸黑渡过急流,划到了右岸。那儿,林木飒飒地响着。士兵们跳进了芦苇丛里。军官们把连队集合起来的时候,还在悄没声儿地咒骂。

他们等待着。一片刮风的晨曦透出来了,——飘飞的朝雾里筛出来一条条紫红色的光线。一只桨划的船穿过了铅色的水面。彼得、缅希科夫和柯尼泽克从船里跳到了岸上。(这个萨克森大使自愿跟军队同行,随侍在沙皇左右。)"准备!"拉长的嗓音喊起来了。彼得抓住灌木丛,爬上陡峭的岸坡。风扑打着他那短短的长襟衣的后裾。他大踏步走着,模模糊糊地显示出一个长长的黑影,——士兵们急匆匆跟在他后面。缅希科夫抓着两支手枪,走在他的左手,柯尼泽克走在他的右边。他们忽然停住了。仍然在行进着的前排士兵,赶过了他们。彼得发出命令:"火枪准备!……扳起枪机!……分排齐射!……"队伍里发出燧石般尖利的、滴答的响声……第二排走上来了,打彼得旁边过身。"向前看!"彼得粗声厉气地喝道。"第一排:发射!"枪火的闪光照亮了晃动着的一棵棵孤零零的小松树,照亮了近处树桩后面那片平原上瑞典战壕的矮矮的土堤。对方也还击了,可是迟迟疑疑。"第二排……发射!"第二排也跟第一排一样,发射了,用一个膝头跪着……"第三排……第三排!"一个紧张的嗓音在喊。"上刺刀!……跑步走!……"

彼得在高低不平的田野上奔跑。队伍散开了,喊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凶,士兵们成为一个千人之众的激动的人群,托着刺刀,直向泥土筑的工事冲去。乞降的守军,他们那高高举起的手早已从战壕里露出来。有一部分瑞典人往森林那一面逃跑了。

右岸的战壕占领下来了。天光一亮,臼炮被运过河去。就在这一天,俄罗斯人开始从涅瓦河两岸炮轰诺捷堡。

……………………………………………………………………

经过两星期猛烈的炮轰,要塞里起了大火,有几处火药库还发生了爆炸,结果东边的那部分城墙崩塌了。这时候,俄罗斯人看见一只小船,船艄上挂着一面白旗,急匆匆划向岬角那儿的战壕。俄罗斯炮垒没有发炮。给水沾湿的臼炮,正在冒着水汽。一个身量高大、脸色苍白的军官,头上缠着一条血迹斑斑的头巾,从船里爬上岸。他迟迟疑疑地向四下里望着。阿列克谢·布罗夫金跳过战壕,向他走去,粗鲁地瞅着他,问:

"你光临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

那军官用瑞典话很快地说着,一边指指那从要塞里冒起来的一大股一大股蹿向无风的天空中去的浓烟。

"讲俄罗斯话,——你是来投降的还是什么?"阿列克谢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

衣着漂亮、面带笑容的柯尼泽克走过来帮忙了,他很有礼貌地除下了帽子,向那个军官鞠一个躬,要他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随后翻译出来:司令官的太太以及其他军官们的太太请求准许她们离开要塞,因为浓烟和大火,那里实在待不下去了。关于这一点,那个军官还带来一封写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的信,阿列克谢把这封信从军官那里拿过来,放在手里抡转着。忽然他愤怒得脸也扭歪了,把信扔在军官脚边的污泥里:

"我不打算把这件事传报给大元帅……这是什么意思呢?让那些女人离开要塞。那我们又得进攻两个星期,我们的人员又得损折了……马上投降,——就是这么一句话……"

柯尼泽克越发客气了:他把那封信捡起来,在长襟衣上擦了一擦,还给那个军官,一边解释着说,这个请求答应不了。那个军官耸了耸肩膀,怒悻悻地回到了船上。——等那小船一开航,所有戈什卡、京特尔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炮兵连里的四十二门臼炮,便马上一齐怒吼起来了。

大火烧了一整夜。碉楼上的铅皮房顶熔化了,着了火的屋架崩

塌了，蹿起来大股大股的火苗。火光照亮了河面，照亮了两岸的俄罗斯营垒，照亮了下游那一百条停在岸边随时准备出动的小船，木板台上密密地挤着志愿兵，船舷上横搁着攻城的云梯。半夜过后，排炮轰击停止了，于是只听到大火猛烈燃烧的响声。

拂晓前两小时，沙皇的炮兵连发了一炮。军鼓振奋人心地擂响了。大船向着要塞划去，拢得越近，火光也就照得越亮越红。这些船舰是由三个年轻军官指挥的：米哈伊尔·戈利岑、卡尔波尔和亚历山大·缅希科夫。（上一天，阿列克萨什卡曾经眼泪汪汪地跟彼得说："明－赫尔茨，舍列梅季耶夫已经受封为大元帅了……人家都在笑我：少将，普斯科夫的总督！可是，事实上——我从前是一个侍卫，而今我还是一个侍卫……让我去为争取一个军衔而作战吧……"）

彼得跟大元帅和团长们在一起，站在岬角上的炮垒旁边，用望远镜望着。大船飞速地划近东边城墙上坍塌的一个豁口，迎面飞来一颗颗赤热的炮弹。第一艘船扎进了岸滩，志愿兵们像豆子一样从木板台上滚下来，拖着云梯，就赶过去爬城。可是云梯不够高，连豁口都还搭不到。于是大家互相爬在背上，攀上那些突出的石头。从上面抛下来石块，浇下来熔化了的铅。受伤的人从三俄丈高的地方摔下来。有几条船被炮弹击中着了火，熊熊地燃烧着，漂向下游去了。

彼得贪婪地张着望远镜。及至硝烟遮糊了战斗的场面，他才把望远镜挟在胳肢窝底下，动手拨弄长襟衣上的纽扣（有几颗早已给他扯落了）。他脸色发灰，嘴唇发黑，眼睛陷下去了……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瓮声闷气地、反复地说着，脖子在抽搐，随后转向舍列梅季耶夫。（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只是镇静地叹了口气，——他在过去两年里已经看见过比这个更可怕的光景了。）

"他们又在吝惜炮弹啦……想赤手空拳去攻取那个地方！那样做是不行的！……"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闭着眼睛答道：

"上帝是仁慈的，我们怎么样也会把它攻下来……"

彼得跨开两条腿，又把望远镜拿起来放在左边眼睛上。

许多受伤的和死亡的都倒在城墙脚下。太阳早已升得很高，给一片片浮云遮蔽着。从要塞塔楼上冒起来的烟，往云端里蹿去，可是

火势分明已经减弱了。从西边坐船赶来的一批志愿兵的生力部队，冲到云梯那儿。他们嘴里全咬着已经燃点的火药线，——他们从行军包里急急地摸出手榴弹，把头咬断了，点上火，扔出去。没有几个人能够在城墙的豁口里站得住脚，可是到了那儿，却又不能把脑袋探出来。瑞典人抵抗得很顽强。大炮的轰击，手榴弹的爆炸，人的呐喊，隐隐约约地从对河传过来，——一忽儿低沉，一忽儿又很炽烈。就这样延续了一小时，又一小时……

彼得的全部希望，全部艰巨事业的前途，这会儿似乎都寄托在那些细小人形的顽强意志上，他们慌慌忙忙地爬上了云梯，在城墙的突出部分底下歇息一会，发一阵枪，又往一堆堆石头后面躲避瑞典人的霰弹……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炮兵连被迫停止活动了。如果有备用的小船，那么还有两千士兵可以开过去支援。可眼下既没有空着的船只，又没有更多的云梯，也没有足够的手榴弹……

"皇上，你为什么不到营帐里去，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下？……干着急有什么用啊?"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如同老太婆似的叹了口气，说。

彼得并没有放下望远镜，只是不耐烦地龇出了牙齿。在那边城墙上，出现一 个身量高大、胡子花白的老头儿，穿着一身铁甲，戴着一顶老式的头盔。他指着下面的俄罗斯人，张大了嘴，大概是在嚷嚷。瑞典人紧紧地围着他，也在嚷嚷，一看就知道他们正在争辩什么。他把一个人推开了，把另一个人用手枪揍了一下，费劲地顺着一块块突出的石头，爬到了下面的豁口里。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五十来个人。在豁口那儿，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狂暴地混战成一团。人的身体像袋子一般从城墙上掉下来……彼得发出一声长叹。

"那个老头儿就是司令官埃里克·施利本巴赫，也就是被我打败了的那个施利本巴赫将军的哥哥，"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

瑞典人很快地占领了豁口，就从那儿用火枪射击了。他们奔下云梯，只带着宝剑向俄罗斯人扑过来。那个穿铠甲的高大的老头儿，站在豁口里，跺着脚，抡动着胳臂，活像一头拍着翅膀的公鸡……("瑞典人一发脾气，就连死也不怕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俄军的残余部队正在向着河边他们的小船退却。有一个人，脸上绑着一

条破布，兀自在冲来冲去，把士兵们从船里赶出来；为了不让他们待在船上，他跳上跳下，还动手殴打……随后他扑到一条小船的船头那儿，让它空着，把它从岸边推开了。他又奔到另一条小船那儿，也把它推开了……（“那是米什卡·戈利岑，”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他也发急了。”）肉搏战就在小船周围展开……

十二艘满载志愿兵的大船，顶着潮水疾驶到要塞前面，因为用劲连桨都给弄弯了。这是最后一批后备军，缅希科夫的部队。阿列克萨什卡本人没有穿长襟衣，只穿一件粉红色的绸衬衫，也没有戴帽子。手里抓着一柄宝剑和一支手枪，第一个跳上了岸……（“那个吹牛大王，那个吹牛大王！”彼得自言自语地说着。）瑞典人一看见敌方的这批生力军，便纷纷往城墙奔去，可是只有一部分人来得及爬到上面逃命，其余的全被打死了。于是石子和木头又从城墙上撒下来，一门大炮射出了霰弹。俄罗斯人重新爬上云梯。彼得从望远镜里注视着那件粉红色的衬衫。阿列克萨什卡正在天不怕地不怕地要把军衔和光荣弄到手……他爬到豁口那儿，往年老的施利本巴赫身上撞过去，避开了他手枪里射出来的一颗子弹，两个人便用宝剑厮杀起来了——那个老头儿的部下好不容易把他保护住了，拉他到了上面……在这种新的逼攻之下，瑞典人的力量越来越弱了……（“瞧那个魔鬼！”彼得嚷道，跺着一只穿骑兵长靴的脚。）阿列克萨什卡那件粉红色衬衫早已在城墙顶上雉堞当中闪动了……

从望远镜里，已经看不大清楚。北方落日的一大片红光在要塞后面漫开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好像已经把白旗挂起来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这是时候了，——我们已经战斗了十三个小时啦……”

……………………………………………………………………………

那天晚上，涅瓦河两岸燃起了大堆大堆的篝火。营地上没有一个人睡觉。羹汤在铜锅里沸滚，整只整只的羊肉串在铁钎上烧烤。唇髭很长的上等兵站在给锯成两半的酒桶前面，把伏特加分给每一个人，你要多少就分多少，你心里想喝多少就给多少。

志愿兵们经过了十三小时的战斗，心都还没有凉下来，而且几乎

每个人都绑着血迹斑斑的破布,这会儿围着篝火坐在树桩上或是云杉枝上,讲着关于战斗、关于受伤、关于伙伴们阵亡的凄惨情况。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士兵,张大了嘴,在讲得娓娓动听的那个人的背后站成一个圆圈。他们一面听,一面回过头去望望那模糊地、黑黝黝地显现在河上的烧焦的碉楼。在那个走空了人的要塞的城墙底下,成堆的死尸躺在那儿。

五百多个志愿兵已经阵亡了,还有千把个受了伤的正在辎重车队的大车上和篷帐里呻吟。士兵们叹着气,一遍又一遍地说:"你瞧这个'核桃',咱们已经把它咬开了。"

……………………………………………………………………………

从小溪后面的小丘上沙皇那座灯火辉煌的帐篷里,传出来呼喝声和角笛的吹奏声。举杯祝酒的时候没有放一响炮,——那一天,大炮已经放够了。喝醉了酒的军官们不时从帐篷里爬出来解溲。其中有一位上校,走到小溪的岸边,朝对河那些士兵们的篝火望了好半天,随后醉醺醺地大声喝道:

"好样的,小伙子们,这一回可卖了力气啦……"

有几个士兵扬起脑袋,自言自语地说着:

"你嚷嚷些什么?回去继续喝酒吧,你这个叶鲁斯兰①。"

彼得从帐篷里走出来,也是为了解溲。他一面小便,一面悠悠荡荡地摇晃着。营地上的篝火在他眼面前浮动:他是难得喝醉的,可是这一天酒却已经使他沉醉了。缅希科夫和柯尼泽克跟着他走到了外面。

"明-赫尔茨,我去给你拿一支蜡烛来,好吗?你要有好半天在外头呢,"阿列克萨什卡用酒醉后的嗓音问。

柯尼泽克忽然笑起来:"哈,哈!"便撩起长襟衣后面的衣裾,像一只母鸡那样开始跳来跳去。

彼得对他说:

"柯尼泽克……"

"有,陛下……"

---

① 叶鲁斯兰是当时流传的俄罗斯故事和俄罗斯壮士歌中的英雄。

“吃饭时候你吹了些什么牛？……”

“我没有吹什么啊，陛下……”

“你撒谎，我什么都听到了……你跟舍列梅季耶夫胡扯了些什么？‘对我来说，这个小东西比我灵魂的得救还要宝贵……’你说的这个小东西到底是指什么？”

“舍列梅季耶夫在吹嘘他的一个女奴隶，陛下，——一个里夫兰人。可是我不记得我……”

柯尼泽克说到这里停住了，仿佛突然清醒了似的。彼得龇起牙齿冷笑一下，如同仙鹤一般居高临下地瞅着他那受惊的脸……

“啊，陛下……我一定是指我的那只鼻烟盒——法国制造的，——它就放在我的行李里……我去拿来……”

他晃晃悠悠地朝着小溪小跑过去，——慌慌张张地解着他胸前那坎肩的纽扣……“天哪，天哪，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我一定要把它藏起来，马上把它扔掉……”他的手指给花边兜住了，等到找着那个颈饰的时候，他就想把丝绳扯断，可是那丝绳却痛楚地嵌在他的脖子里……（彼得屹立在小丘上，一直盯着他。）柯尼泽克镇静地向他点了点头，好像在说：“我马上拿来……”从这边岸坡到那边岸坡，搁着一根原木，横跨在潺潺地冲击着巨大花岗石块的很深的小溪上。柯尼泽克撒腿穿过河去，可是他那双被污泥弄脏的鞋兀自在打滑。他还在扯着那根丝绳。忽然他一失脚，没命地挥动着胳臂，仰面跌进小溪里去了。

“瞧那个酒醉的傻瓜，”彼得说道。

他们等了一会。阿列克萨什卡皱了皱眉，担心地从小丘上走下去。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看情况不妙……得去找些人来呢……”

柯尼泽克没有马上被发现，虽然溪水只有两俄尺深。看来他摔下去的时候，后脑壳准是砸在石块上，一下子就沉到水底里去了。士兵们把他抬到帐篷里，放在篝火旁边。彼得动手忽上忽下地弯动他的躯干，张开他的胳臂，往他嘴里吹气……柯尼泽克大使的一生就这样无谓地结束了……解开他衬衫纽扣的时候，彼得在他胸口贴肉的

地方发现一个颈饰，有小孩手掌那么大。他搜索他的口袋，摸出一扎信件。他马上跟阿列克萨什卡一起回到自己的营帐里。

"军官先生们，"缅希科夫大声说道，"宴会结束了。皇上要睡啦……"

客人们连忙离开营帐(有几个还得让人叉着胳肢窝给拉出去，马刺一路在地上拖着。)。就在这儿没有吃完的菜碟和点了一半的蜡烛中间，彼得把那些浸湿的信铺开了。他用指甲剥开颈饰的盖子，——里头有一张安娜·蒙斯的肖像，做得精致极了：安欣那双天真的、蓝漾漾的眼睛，还有那口匀整的、细小的牙齿，都在那儿栩栩如生地微笑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么经常地亲吻的一绺浅褐色头发，盘在玻璃里面肖像的周围。盖子里头，用针尖刺着"爱情和忠实"几个德国字。

彼得又把玻璃挖了出来，摸了摸那绺头发，便将颈饰往桌布上一潭酒渍里一撂。他开始看信了。这些信全是安娜写给柯尼泽克的，一个痴心女子写的那种愚蠢而甜蜜的信。

"原来是这样，"彼得说道。他把臂肘撑在桌子上，朝蜡烛望着。"哦，你想想看。(他微笑着，摇了摇头。)她对我不忠实……我真的不了解……她跟我撒谎。阿列克萨什卡，她怎么样跟我撒谎的啊……她一辈子，也许她从第一次就是那样的吧？……我真的不了解……'爱情和忠实'！……"

"浮尸，明－赫尔茨，缺德货，小酒店里的女人……我老早就想告诉你了……"

"住嘴！住嘴！不准你说这种话……给我滚！"

彼得装了一斗烟，又把臂肘撑在桌子上，抽着。他瞅着那张躺在酒渍里的肖像。"我翻过栅栏去到你那里……你的名字经常挂在我的嘴边……我信任你，我走去睡在你那暖和和的肩膀上……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傻瓜啊……你只配去养鸡……好吧……就这样算了……"彼得做了个拂开的手势，站起来，把烟斗扔下了。他往嘎吱作响的行军床上一躺，用羊皮袄盖住身子。

五

诺捷堡要塞改名为施利谢尔堡——“关键城”。豁口堵好了，被大火烧毁的塔楼盖上了木房顶。留下一支卫戍军驻扎在要塞里。军队都开拔到冬季宿营地去了。彼得回到了莫斯科。

在米亚斯尼茨基门口，著名的商人和商业公会成员掮着教会的旗幡在钟乐声中迎接彼得。米亚斯尼茨卡街有一百俄丈长的一段路上都铺着红呢。商人们按照外国规矩把帽子抛到空中，高呼：“Vivat！[①]”彼得直立在一辆镀金的大战车上驶过去；后面，瑞典的军旗在泥地上拖着，俘虏们步行前进，耷拉着脑袋。一辆高高的笨重的大马车上装着一只木头做的狮子，“公爵教皇”尼基塔·佐托夫骑跨在上面，戴着一顶铁皮的法冠，穿着一件红布长袍，一只手里提着一柄宝剑，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

莫斯科欢宴了两星期，——这种盛典应当有这样的排场。因为吃得太多，不少受人尊敬的人病的病了，死的死了。馅饼在红场上烤着，散给郊区和城里的居民。谣传皇上有旨，叫把用刻花模子作出来的维亚济玛蜜糖饼干和手巾分发给大家，可是领主们欺骗了老百姓，——为了这些蜜糖饼干，农民都从老远老远的村子里赶来了。每天夜里，一支支火箭从克里姆林的钟楼上升起去，一个个焰腾腾的轮转烟火在城墙上转动。这种宴饮和取乐，一直闹到圣母节那天起了一场大火才结束。火苗是从克里姆林宫冒起来的，延烧到了基塔城，那天风势很大，烧焦的木头被吹到了莫斯科河对岸。火焰一股又一股地窜到了整个城市的上空。人们都往城门口逃去。他们看见彼得坐着一辆荷兰消防水龙车，在烟雾与烈火中驰骤。一点没有施救的办法。克里姆林宫全都给烧光了，除了粮仓和科科什金殿，——老皇宫被烧毁了（长公主纳塔利娅和皇储太子阿列克谢差一点没救出来），所有的政厅、修道院、军火弹药库也统统给烧毁了；伊凡大帝钟楼上，排钟都掉了下来，那只八千普特重的最大的钟也都裂开了。

---

① 法语：万岁！

后来，在一片瓦砾当中，人们说道："再统治一些时候，你们还会看到更倒霉的事呢……"

……………………………………………………………………………………

为了布罗夫金的儿子加夫里拉刚从荷兰归来，他们一家人作过午祷以后，就团聚在桌子周围：阿列克谢，新近被提升为中校；雅科夫——沃罗涅什的领港员，脸色阴沉，嗓音粗暴，满身的板烟味儿；阿尔塔蒙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他眼下在使节政厅总监沙菲罗夫手下当翻译，纳塔利娅肚子里怀着第三胎，人长得美了，懒了，身子也向宽里发展了，——伊万·阿尔捷米奇却百看不厌地瞅着这个儿媳妇；还有是罗曼·鲍里索维奇和他的另外几个女儿。安东妮达已经在那年秋天美满地嫁给了一个别尔金中尉，——这人出身寒微，可是很得彼得的宠幸（眼下在英格利亚）。奥莉加仍然在熬着烦闷的闺女生活。

近几年来，罗曼·鲍里索维奇衰老了不少，——主要是因为他不能不喝很多的酒。一次宴会之后，他来不及睡到酒醒，一个士兵又从早晨起就在他厨房里等着，带了圣旨，要他当天就去这里或是那里……罗曼·鲍里索维奇抓起两撇用韧皮做的唇髭（这是他自己发明的），一柄用木头做的剑，坐着马车赶去为彼得当差了。

这种专门侍候皇上宴饮的领主一共有六个，全是世家出身，有的因为愚蠢，有的出于恶毒的阴谋，都被抓来供人取乐。为首的是沙霍夫斯基公爵，那是一个酒鬼，脾气坏透了，——是个枯燥无味的小老头儿，又是个喜欢挑拨离间的人。这个差使也不怎么特别麻烦：通常的总是在第五道菜上过以后，酒已经喝得很多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便把双手往桌子上一搁，伸长脖子，向四下里扫一眼，大声说道："我看，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把我们追逼得很凶，说不定我们会丢丑呢。"于是罗曼·鲍里索维奇就从桌子边爬出来，缚上那副假唇髭，跨上一只装着轮子的矮矮的木马。有人把一大杯酒献给他，他就得举起剑，爽爽利利地把它喝干了，随后说道："我们宁可死去，但是决不投降！"于是那些侏儒、丑角、弄臣和驼子发出吱吱的叫声，冲撞过去，拉他骑在马上绕着桌子打转。这便是他全部的差事，——除非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又想出什么新鲜的花样来。

伊万·阿尔捷米奇那天兴致好极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事业又是那么蒸蒸日上，就连那次大火也没有触犯他布罗夫金的府邸。只有他那个钟爱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没有在那里。正是关于她的情况，加夫里拉——一个刚从阿姆斯特丹航海学校毕业的、老成持重的年轻人在讲给他父亲听呢。

亚历山德拉和她丈夫眼下在海牙（跟沙皇的大使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在一起），可是他们不住在大使馆里，却单独租了一幢房子。她备有许多纯种的马和马车，甚至还有一条双桅快艇……（"啊，啊，"伊万·阿尔捷米奇吃惊地叫了起来，虽说这些牲口和快艇，原是他自己瞒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大笔大笔的钱寄给桑卡去置办的。）一年多以前，当奥古斯特国王逃避瑞典追兵的时候，沃尔科夫夫妇就已经离开了华沙。他们到过柏林，可是没有耽搁很久，——亚历山德拉不喜欢德意志的宫廷：国王很吝啬，德国人生活很枯燥，而且又很省俭，连每一块面包都要划算划算……

"在海牙，她家里总是坐满了客人，"加夫里拉告诉大家说。"显要的人自然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冒险家，画家，音乐家，印度魔术家……她跟他们一起在运河里扬帆出航，——坐在甲板上的椅子里，弹竖琴……"

"她已经学会弹竖琴了吗？"伊万·阿尔捷米奇举起两个手掌，朝一家大小扫了一眼……

"她出门到街上去散步，大家全向她鞠躬，可她仅仅像这样点点头回礼……她不常让瓦西里出来接待客人，他也乐得清静一点，——他已经变得非常文静，爱好深思，手里老是拿着一本书，他甚至还念拉丁文，参观造船厂、博物馆和交易所，——样样东西都看得很仔细……"

加夫里拉临走的时候，桑卡曾经跟他说，不管怎么样，海牙她已经觉得厌腻了：荷兰人只谈生意，只谈钱，对待女人没有真正的仪态，跳起舞来踩着她们的脚尖……她要到巴黎去……

"她一定想跟法兰西国王跳小步舞呢，嘿，那个小妞儿！"伊万·阿尔捷米奇赞叹着，得意地眯细了眼睛。"那么，她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呢？你告诉我……"

“有时候，那种冒险家的生活她过厌了，便跟我说：‘加什卡，你知道，我真想要我们自己的醋栗，我们自己家菜园里的……我还想在莫斯科河上的花园里荡秋千呢……’”

“可见一个人对故乡总是忘怀不了的……”

伊万·阿尔捷米奇巴不得一天到晚听有关他女儿亚历山德拉的事。午餐用到一半，彼得和缅希科夫一起到来了。(彼得现在常常顺便拐进这儿来)他跟全家人点点头，对战战兢兢的罗曼·鲍里索维奇说：“坐着吧，——今天没有什么差事。”他站在窗子前面，朝火灾的遗址瞅了好半天。前不久还是热闹街道的那些地方，现在只剩着一个个烟囱和一座座没有穹顶的烧焦的教堂矗立在瓦砾场上了。一阵挟着阴雨的风，把一团团灰烬追着卷着。

“一个糟透的地方，”他嗓音清晰地说道。“在外国，许多城市可以保持一千年，可是这一个，我不记得它什么时候没有被夷为焦土……莫斯科啊！”

他闷闷不乐地往桌子边坐下了，好半天一声不吭地吃了很多东西。随后他把加夫里拉招呼过去，严格地盘问他在荷兰怎么学习的，读过些什么书。他叫人拿来纸笔，勾画了船体的各部分、船帆和海上堡垒的平面图。有一次，两个人意见不一致，可是加夫里拉却坚持自己的主张。彼得拍拍他的头，说：“你没有糟蹋你父亲的钱，我看得出来。”(伊万·阿尔捷米奇噙着快乐的眼泪，从鼻子里吸了口气。)彼得燃上了烟斗，又走到窗子前面去了。

“阿尔捷米奇，”他说，“我们一定要建设一座新的城市……”

“一定会重新建成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年过后，一切就会恢复了……”

“可不是在这儿……”

“那又在哪儿呢，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儿是个待惯的、自古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地方，——这个莫斯科。(他说话的时候往后面仰起了脑袋，——又短又粗，——而且迅速地眨巴着眼睛。)我早已在着手进行这件事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五千个农民已经被招雇来砍伐木材……我们就在舍克斯纳河和舍隆河边把木料完全处理好，用筏子从河里运下来，一到就可以装配成房子：这样一所有大门、

有便门的木房子，买价是五卢布……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亚历山大·丹尼里奇打算跟我合伙做这笔生意……”

“不是在这儿，”彼得又说了一遍，眼睛望着窗外。“这个城市一定要兴建在涅瓦河边的拉多加……你应当把伐木工人送到那边去……”

伊万·阿尔捷米奇不知不觉地把两条短短的手臂反抄在背后，弹弄着大拇指……

“行……”他细声细气地说。

…………………………………………………………………………

“明-赫尔茨，蒙斯家的那个老太婆又来找我了……她哭着恳求，至少请准许她带着女儿到教堂里去作祷告。”缅希科夫小心翼翼地说……

夜里，他们从布罗夫金家出来，坐着马车回去，经过一片片废墟。风把灰烬打在马车旁边的皮篷上。彼得向后仰靠在里头的犄角里，仿佛没有听着阿列克萨什卡说的话似的……

施利谢尔堡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只有一次，已经在莫斯科了，提起过安娜·蒙斯：吩咐阿列克萨什卡到她那儿去，向她要回那个作为颈饰用的、镶着钻石的自己的肖像，——所有别的珠宝以及金钱她都不妨留着，而且仍然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除非她想要到乡村里去），可就是绝对不得出门，也不得在任何地方露脸。

他已经痛心地把这个女人，像拔掉一丛莠草一样，从他心上连根拔掉了。他已经把她忘记了。而现在（在马车里）他脸上连一根筋脉也没动一动。

安娜·伊万诺芙娜写过信给他，可是没有回信。她叫母亲带了礼物上缅希科夫家去，恳求准许她亲自去跪在她一生所爱的唯一的人，皇帝陛下的脚边……那个颈饰，她说是柯尼泽克从她那里偷走的。（她不知道她的那些信已经在他身上被发现了）

缅希科夫看出明-赫尔茨十分需要女性的温存。沙皇的侍卫们（他们个个都从缅希科夫那儿领取薪饷）报告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夜里睡得很不好，总是唉声叹气，还用膝盖撞着墙壁。他所需要的不光是一个女人，还须是一个温柔的伴侣。现在阿列克萨什卡提起

安娜·蒙斯，用意只在试探一下。可是彼得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走完了那条木头铺砌的街道，在一条柔软的马路上赶着。阿列克萨什卡突然不出声地笑起来，摇了摇头。

彼得冷冷地对他说：

"我奇怪自己到底怎么会容忍你的，——我真不知道……"

"我做了些什么来着？……我实在……"

"你做什么事总是偷偷摸摸的……现在你又在闪闪烁烁了，——我看得出来……"

阿列克萨什卡用鼻子大声吸了口气。他们默默地赶了一阵子路。随后他又微笑着开腔了：

"我跟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吵了一架……他一定就会向你诉说的……他一直在夸奖他的女管家……说什么他是花一个卢布把她从一个龙骑兵那儿买来的……'可是出我一万卢布，我也不肯把她让掉……'他说。'她是那样活泼，那样欢乐，简直跟火一样……而且这乡村姑娘样样事情都会做……'于是我动手笼络他……我们喝了一点酒，我就对他说了：让我见见她吧……他可犹豫起来，说是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可我一个劲儿缠住他……那老头儿很为难，他转过来又转过去，可是终于把她叫进来了……我一看就很中意，——倒不是因为她是一个一般的仿佛画出来的美女……而是因为她招人喜爱，那响亮的嗓子，那灵活的眼睛，那鬈曲的头发……我说：按照古时的习惯，应当敬客人一杯酒，亲一个嘴。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把脸一沉，可是那姑娘却笑了起来。她斟满一杯酒，行了个礼，敬我。我喝干了那杯酒，在她嘴唇上亲了个吻。那一吻啊，明－赫尔茨，可把我烧伤了，什么事我都不会想了，我的血液在沸腾……'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我说，'把这位姑娘让给我吧……我可以把我的寓邸送给你，可以把我的最后一件衬衫脱给你……你哪里对付得了这样一位姑娘呢？她需要一个年轻人去跟她谈情说爱……你只会毫无意义地挑逗她一阵……再说，你既有妻室，又有儿女，那样做是有罪的……而且也还不知道对你这种淫乱行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会怎么样看……'我把那个老头儿难住了……他开始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你是想把我最后的欢乐从我手里拿走吧

……'他没奈何地摆了摆手,哭起来了……一点不假,简直可笑极了……于是他走出去,一个人关在卧房里……我跟他的管家,很快就谈妥了,当下派人去招呼了马车,把她跟所有的包裹往上一装,带到我的客店里……第二天,我就带她到莫斯科。一个星期里,她多少还是哭哭啼啼的,可是我想那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现在,她住在我家里,活像小鸟一样快乐了……"

谁也摸不透彼得是不是在听着……缅希科夫把故事讲完以后,他咳了一声嗽。对于他各种各样的咳嗽,阿列克萨什卡心里是有数的。他知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原来一直在十分用心地听着呢。

六

布罗夫金、斯韦什尼科夫、商人扎特拉佩兹尼以及政府经纪人杜布罗夫斯基、谢戈林、叶夫列伊诺夫正在雅乌扎河和莫斯科河边筹办呢绒、麻布和丝绸织造厂,造纸作坊和搓绳厂。那些本来属于领地政厅的村子(在战争中阵亡的或是被降了职的地主们的封地都移归给这个政厅了),有许多拨给这些工厂作为永久的产业。

商人们从昏睡中醒过来了。在大火以后很快地重建起来的市政院宽敞的廊庑里集合的时候,他们只谈到刚征服的英格利亚,认为来年夏天,他们应当在那边海岸上站稳脚跟。他们从地窖里掘出祖辈埋藏的成罐的金币和银币,还派伙计们到集市和小酒店去,使工人沦为奴隶。

那年冬天,伊万·阿尔捷米奇把企业大大地扩展了。通过缅希科夫的关系,他得到一项权利,——可以凭严格的文书契据从罗莫达诺夫斯基的牢狱里提出一批带足枷的罪犯,有的上镣,有的没有上镣,送到他的呢绒和麻布织造厂去干活,这些工厂的水轮在雅乌扎河边轰隆隆地转动着。他用七百卢布将那个有名的锻铁工匠热莫夫从刑事政厅里赎出来(用一辆三驾马车带出沃罗涅什),而现在这个热莫夫正在伊万·阿尔捷米奇在索科利尼基新办的锯木厂里安装一架靠蒸汽锅炉发动的奇妙的火力机。

到处都缺乏人手。在那些拨给工厂的村子里,很多人都从新的

奴役下逃出来，到了荒僻的边区。在村子里服劳役是够苦的，有些牲口过得还比农民轻松些。可是在这些工厂中过的奴隶生活看来更加使人绝望，——对犯人也好，对雇工也好，都比牢狱还糟。四面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口守着比狗还凶悍的警卫。在黑魆魆的车间里，朝隆隆作响的机器伛着身子，人连歌也不能唱，——外国工头会用手杖抽他的肩膀，会用地牢威胁他。在村子里，每逢冬天，农民至少还可以在暖炕上睡一个够。可是在这儿，不论冬天，不论夏天，不论白昼，不论黑夜，他不能不一直射着手里的梭子。他的工钱，他的衣服，早已预先花销在喝酒上头了。这是奴役啊。可是最可怕的是关于阿金菲·德米多夫的乌拉尔工厂和矿场的莫名其妙的谣言。仅仅由于恐惧，人们从那些附属于工厂的县城里丧魂失魄地逃跑了。

阿金菲·德米多夫派出来招募工人的伙计，在集市和小酒店里出出进进，慷慨地请所有的人吃东西，用花言巧语描述乌拉尔那边的轻松生活。他们说，那边有无穷无尽的土地；做一年工，把钱缝在帽子里，你就安安稳稳地离开，谁也不会来抓住你……要是你乐意，还不妨设法淘淘金，——那边，黄金像畜粪一样，就在你的脚底下。

当这样一个伙计把一个合适的人灌醉(用劝说或是用欺骗)以后，便叫酒店老板作证，拿出一张卖身文契放在他面前：就在这儿，我亲爱的，用墨水笔画一个十字吧。于是那个人就完蛋了。他们把他装上大车，要是反抗，就把枷锁加在他身上，送到一千俄里以外，送到伏尔加河对岸，送到野草丛生的吉尔吉斯草原后面，送到林木茂盛的高山那一边——到了涅维扬斯克工厂，到了矿场上。

从那边回来的人是不大有的。那些人都被锁住在铁砧上，锁住在铸造熔炉上。倔强的还要用藤条来抽。

逃是逃不了的，——哥萨克人骑着马，带着绳索，守在所有的大路和林间小道上。至于那些企图暴动的人，都被投进很深的矿井，或是被淹死在池塘里。

圣诞节过后，新的招募军队工作开始了。在各个城市里，沙皇的招募人员把木工、石工和土工都征集了去。从莫斯科到诺夫戈罗德，毫无例外地个个人全被登记去服车运的徭役。

七

"为什么你不给我看看你的卡捷琳娜呢?"

"她害臊啊,明－赫尔茨……她太喜欢我,太依恋我,连什么人都不愿意抬起眼睛去看一看了……简直叫我就想跟她结婚呢……"

"那你为什么没有结婚呢?"

"哦,到底……"

缅希科夫蹲在壁炉旁边的打蜡地板上,扭转脸去,拨弄那些燃烧着的劈柴。风在烟囱里呼吼,把铁皮房顶震得猎猎作响。雪花扑打着长窗的玻璃。桌子上两支蜡烛的火苗正在忡忡地跳动。彼得一面抽烟,一面喝酒,还用餐巾抹着红通通的脸和湿滋滋的头发。他刚从图拉视察了工厂回来,没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却直接乘车赶到缅希科夫家来洗澡。他洗了三个小时的蒸汽浴。穿上了阿列克萨什卡洒了香水的衬衫和绸长襟衣,让颈脖和胸脯都袒露在外面,他就坐下来吃晚饭了(事先吩咐,任何人,连那些侍仆在内,都不准走进那间小小的餐室。)。他盘问缅希科夫种种琐碎的事情,笑着,随后突然问起卡捷琳娜(从马车里那回谈话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提到她。)。

"像我这般出身低微的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娶一个女俘虏……我不知道……(他把拨火钩戳进火里,弄得火星都飞起来了。)有人替我做媒,给我介绍阿夫多基娅·阿尔谢尼耶娃。那是一个古老的门第,家世可以追溯到金帐汗国……反正,她会使人家忘记我曾经叫卖过馅饼。外国人经常到我家里来,——他们首先要打听我的太太是谁,我的封号是什么。而我们那些屁股肥胖、出身高贵的大人们,又挺喜欢跟他们低声传些闲话,说道是你把我从街头捡来的……"

"说得对,"彼得说道,用餐巾抹了抹脸。他的眼睛炯炯地发着光。

"我只要有一个伯爵之类的封号就好了。"阿列克萨什卡把拨火钩一撂。他把一个铜网罩放在火炉前面,回到桌旁。"暴风雪很大。你别想回家了,明－赫尔茨。"

“我本来不打算回去呢。”

缅希科夫抓起一个酒杯，——这酒杯在他手里颤动。他坐下去，也没扬一扬眼睛。

“这件事不是我谈起的，是你谈起的，”彼得说道。“你去把她叫来吧……”

阿列克萨什卡的脸刷地白了。他用一个猛烈的动作站了起来，走出屋子去。

彼得坐在那里，摆动着一条腿。除了暴风雪在偌大的顶楼上呼吼，房子里一点声息也没有。彼得谛听着，扬起了眼眉。他的那条腿如同发条似的一直在摆动。随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又急促，又愤怒。阿列克萨什卡回来了，他立定在门口，咬着嘴唇，说道：

“她马上就来。”

彼得听到一双女性的轻盈的脚，橐橐地踩响着后跟，好像在房子的沉寂中高高兴兴地、无忧无虑地飞着的时候，他的耳朵就平伏下去了。

“进来，不要害怕，”阿列克萨什卡让卡捷琳娜走进了房门。从过廊的黑暗中走出来，对着蜡烛的亮光，她把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然后她仿佛询问一般瞅着阿列克萨什卡（她只有他肩膀那么高，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两条灵活的眉毛。），仍然用那种轻盈的脚步，毫不畏怯地走到彼得面前，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像抓起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似的抓起他一只搁在桌子上的大手，吻了一吻。他感觉到她的嘴唇的温暖，感觉到她的又匀整又洁白的牙齿的冰凉。她把双手叉起来放在小小的白围裙里面，站在彼得的安乐椅前面。那么轻盈地把她带到这儿来的一双脚，在裙子底下微微地叉开着。她开朗地、欢愉地直瞅着彼得的眼睛。

“坐下吧，卡捷琳娜。”

她回答时说的是俄罗斯话，语调支离破碎，可是嗓音却那么动听，竟使彼得马上感觉到炉火的灼热，以及与呼啸的风相隔绝的安适，竟使他的耳朵松弛下来，腿也不再摆动了。她答道：

“我就坐下来，谢谢您。”她马上往一张椅子的边上坐下了，一双手仍然交叠着放在围裙里面的肚子上。



“你会喝酒吗?”

“会喝,谢谢您。”

“俘虏生活你不觉得苦吗?”

“不苦,谢谢您……”

阿列克萨什卡愁眉苦脸地走到桌旁,为三个人斟了酒:

“难道你只会翻来覆去说这一句‘谢谢您,谢谢您’吗? 跟我们讲些别的什么事吧。”

“我怎么能跟他讲呢,——他又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她从围裙里面抽出一只手来,抓起一杯酒,眼睛飞快地一瞟,对着彼得微笑:

“他自己知道要讲些什么事呢……”

彼得笑了起来。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笑过了。于是他开始盘问卡捷琳娜——生在哪里,住在哪里,怎么样被俘的? 回答的时候,她往椅子里头坐了坐,把一双袒露着的臂肘搁在桌布上,——深色的眼睛发着光,乌黑的鬈发梳成两条辫子搭在轻柔地呼吸着的胸脯上,如同丝绸一般耀眼。彼得仿佛觉得,她一定是用刚才跑上楼来的时候那种轻盈的脚步,经历了她短短一生当中的种种苦难的……

阿列克萨什卡一杯又一杯地斟着酒。他往壁炉里添了些劈柴。暴风雪阴森森地悲号着。彼得伸了个懒腰,皱了皱短短的鼻子,瞅着卡捷琳娜说道:

“哦,该睡了,是不是? 我要去啦……卡秋莎①,拿支蜡烛,给我照个路吧……”

……………………………………………………………………………

那个阴郁愁闷的农民,“泥洗脸”费季卡,额头上给打着一个鲜红的新烙印,带着镣链的光脚跨立在高高的叉形支架上,手里抓着一把槲木大槌的长柄,正在打一根木桩……这个庄稼汉强壮有力。其余的人,有的已经放下了独轮手车,有的齐腰站在水里,扬起了脸,有的已经卸下了背上的木头,——大家都望着那根木桩在泥泞的岸坡上给打进去,每打一下,便往深里去一点。

---

① 卡捷琳娜的爱称。

这第一根木桩是为芬兰话叫做“扬尼－萨阿里”——兔子岛这个小岛加固堤岸而打的。三星期以前，俄罗斯军队依照协定占领了涅瓦河上游两俄里地的尼恩尚茨土堡。瑞典人放弃了涅瓦河岸，一直撤退到谢斯特拉河那边去了。瑞典舰队生怕搁浅，老远地停在海湾里，被阳光照耀的微波一衬托，一片片风帆显得黑糊糊的。两艘小舰大着胆子一直驶到了涅瓦河口的“希夫里－萨阿里”岛，瓦西里耶夫上尉指挥的一个俄罗斯炮兵连本来隐蔽在岛上的树林中间，——这一下那两艘小舰就被许多帆桨大船包围起来，经过一场接舷搏斗，统统给扣住了。

流了很多血，出了很多力，从拉多加湖到公海去的路已经打通了。数不尽的车辆，一群群的工人和犯人，从东方络绎不绝地涌过来。（彼得写信给罗莫达诺夫斯基：“……人手十分缺乏；快下令各城市、各政厅和各市政院，叫他们把罪犯集合起来，送到这儿。”）成千上万做工的人，从几千里以外，用木筏或是小船送到了涅瓦河的右岸，送到了“科伊布－萨阿里”岛。于是窝棚和土窑都在那个岛的岸坡上搭起来了，篝火冒着烟，斧头铮铮地响着，锯子轧轧地拉着。这儿，在大地的边缘，工人一批又一批地到来，却没有一个回去的。在涅瓦河沿岸的“科伊布－萨阿里”岛前面，那个“扬尼－萨阿里”的沼泽岛上，为了保卫花了极大代价得来的、俄罗斯国家所有通商航路的出口，一座由六个棱堡组成的要塞已开工兴建。（“……它们将要由六位长官负责修造：第一棱堡由炮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负责，第二棱堡由缅希科夫负责，第三棱堡由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负责，第四棱堡由‘公爵教皇’佐托夫负责……”）奠基以后，彼得的土窑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会，在祝酒和礼炮声中，决定将这个要塞命名为彼得堡。

公海离要塞只有一箭之遥。风把欢乐的微波盖在水面上。西边，在瑞典舰队那一片片帆篷后面，高高地浮着一块块海云，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的烟雾。只有荒芜的科特林岛上的巡逻兵才注意到这些非俄罗斯的云朵，这片辽阔的海水和晚霞那可怕的红光。粮食起恐慌了。遭到破坏的英格利亚已经发生了疫情，从那里一点东西也没法儿运来。人们吃着草根，舂着树皮。彼得写信给“公爵皇帝”，要他再派些人来，“这里疾病盛行，已经死了很多人。”开来了一

批批的车队，一批批的工人，一批批的罪犯……

"泥洗脸"费季卡让头发披在灼热、潮湿的额角上，用槲木大槌一记又一记地打着那根木桩……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一

莫斯科的生活沉闷极了。正午,在七月的燠热里,只有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狗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游荡,耷拉着尾巴,嗅着人们因为无用而抛弃在大门外的各种垃圾。广场上从前那种拥挤和喧闹都已经没有了,那时候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会被强邀进货棚,还没来得及从这个嘈杂的地方买到一点东西,他的衣襟早就被撕破,他的口袋也会被从里头翻出来。从前,天还没亮,从各个城郊的镇子——阿尔巴特、苏哈列夫以及莫斯科河对岸,就会赶来许多满载的大车,堆着织物、小五金货和皮革制品,装着锅罐、碗盏、碟子、小甜面包、盛满浆果的筛箩和各种各样的蔬菜;商贩们擎着挂满树皮鞋的竿子,顶着放满馅饼的托盘走来了;大车急急忙忙地停好,货篷就在广场上搭起来。今天,射击军居住的郊区已经阒无人烟,院子全都坍塌,里面长着密密匝匝的荨麻。很多人眼下在那些新建的工厂里跟罪犯和奴隶们一块儿干活。亚麻布和呢子,直接从这些工厂运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莫斯科所有的铁匠作坊净忙着锻铸宝剑、枪矛、脚镫和马刺。在莫斯科,麻绳一点也买不到;所有的大麻统统被官府征发去了。

从前那种从破晓响到第二天黎明的钟声也已经没有了;许多教堂里的大钟都被拆下来,运到铸造局,改铸成了大炮。当那些有股难闻的菸草味儿的龙骑兵从老皮缅教堂的钟楼上拉下那只大钟的时候,一个教堂司事喝醉了酒,想在横梁上上吊;后来,他被捆起来,横在一只柜子上,发疯似的尖叫道,莫斯科曾经以它悦耳的钟乐而闻名,现在莫斯科却变得苦痛不堪了。

从前,在每一家领主邸宅的大门口,总有一些蛮横无理的家奴,

帽子歪戴在耳朵上,嬉笑嘲谑,玩投钉游戏,掷小钱,或者干脆纠缠过往行人,不管是乘马的还是步行的,——笑啊,恶作剧啊,动手动脚啊。现在,大门都关得很严,宽敞的院子里悄没声儿的,人们已经被征召出去打仗,领主的儿子和女婿不是在军队里当军士,便是出国到海外去了,那些未成年的子弟也被送进了学校,在那儿学航海学、数学和建筑学。领主本人什么事也不做,坐在开着的窗子面前,哪怕只有这么片刻的宁静,心里也很高兴,沙皇彼得眼下不在莫斯科,就不会来强迫他抽烟,剃胡子,或是要他穿那种裹到膝盖的白长袜,戴那种直垂到肚脐的、用女人头发制成的假发,旋转蹦跳了。

那个领主坐在窗子面前,闷闷不乐地、苦恼地寻思着……“反正你总不能教我的米什卡学数学。没有数学,莫斯科当年也建成了;没有数学,人们也已经生活了(谢天谢地)五百年,而且生活得比现在还好;从这次战争里,不用说,除了最后的毁灭,什么也指望不到,不管有多少不神圣的尼普顿和维纳斯,装在镀金大车上在莫斯科巡游,以纪念涅瓦河上的光荣胜利……准定是这样,瑞典人会打败我们的军队,还有鞑靼人,他们早已在等着了,一定会成群结伙地从克里米亚拥出来,窜过奥卡河……啊—嗬—嗬!”

那个领主朝一盘马林浆果伸出一根胖乎乎的手指,——盘子里和窗台上都围满了该死的黄蜂!懒洋洋地拨着圣山修道院用橄榄核制作的念珠,那个领主望着窗外的庭院。一片荒芜!多少年来由于皇上的奇想和娱乐,他一直没有工夫顾及自己的家……储藏室歪倒了,地窖的草土房顶陷落下去了,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杂草……“瞧,母鸡仿佛只剩下了长腿,鸭子现在也显得很小,那一溜儿跟在母猪背后的驼背的小猪又脏又瘦。啊—嗬—嗬!……”那个领主也知道他应当把饲养家畜和家禽的女工们唤来,就在窗子底下让她们撩起裙子吃一顿藤条。可是这么热的天气,要他喊一声、发一通脾气也太费事了。

那个领主抬起眼睛,望着板墙外头,被淡黄色花朵和嗡嗡的蜜蜂覆盖起来的菩提树后面。不远的地方,矗现着克里姆林那年久失修的宫墙,雉堞中间长着丛丛灌木。不应当笑,可是真可笑,——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天下弄到了这步田地!以圣三一门为起点的护城

壕积着一堆堆垃圾，变成了沼泽地带，连母鸡也走得过去了，而且还有一股恶臭……涅格林纳雅河淤浅了，右岸是旧货市集，偷儿们在那边公开叫卖各种赃物，左岸墙根下，衬衫给弄脏了的孩子们坐在那儿，手里拿着钓鱼竿，也没有人去赶走他们……

红场上的一排排铺子，商人们正在打烊，预备回去吃饭，反正生意很清淡，把一普特重的铁锁吊在店门上。教堂司事也把教堂门关上了，朝那些要饭的摆了摆山羊胡子，也不慌不忙地踱回家去，用大蒜和腌鱼做下酒菜，吃他的克瓦斯，随后到接骨木丛的树阴下去继续小声打鼾。而那些乞丐，那些残废的，以及各种畸形的人也都爬着离开了教堂门前的台阶，在中午的热浪里散去了……

这的确是准备吃饭的时候了，因为无聊透顶，那个领主浑身只有一股懒洋洋的感觉，憋闷得慌。突然他探出脖子和嘴唇，甚至还从凳子上欠起身子，用一个手掌罩在眼眉上，仔细端详着——从圣三一门通往旧货市集去的、跨跃涅格林纳雅河的那条砖砌的桥上，赶过去一辆玻璃马车，给阳光反耀着。这马车一溜儿套着四匹灰马，拉前套的一匹马背上骑着一个穿紫红色制服的扈从。这是沙皇彼得的爱妹纳塔利娅公主的马车，总是有什么事儿出门来的；这位公主跟她哥哥一样，生就一副不安分的脾气。这会儿她能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的爷啊？那个领主从窗口里探出身子，气冲冲地挥动着手绢，赶走那些黄蜂。

"格里舒特卡！"他朝一个个儿不大的小伙子喝道，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长长的粗麻布衬衫，胳肢窝底下补着两块红布，正在井边一个水洼里浸泡他的光脚，"快去，赶快去；要不，看我会怎么对付你！……看见一辆特维尔出产的镀金马车，你就追上去，千万别离开它，回来告诉我，车是上哪儿去的……"

二

那四匹灰马，耳朵上套着红饰缨，挽具上挂着铜牌和铃铛，挽着一辆马车，迈着沉重的急步，疾驰过宽广的草地，在古老的伊兹迈洛夫宫的门前停住了。这座皇宫还是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修

建的，他挺喜欢对他伊兹迈洛夫村上的庄园作种种的想象，那儿，直到现在，跟母牛群一起还放牧着驯顺的母驼鹿，土坑里养着许多熊，孔雀在家禽场上踱来踱去，夏天就栖宿在树上。这座用大圆木建造的、因为年代久远而已经发黑的皇宫，那里头的正房、过道和门庑上面数不清到底盖着多少五光十色的、镀锡的屋顶：有的十分陡峭，带着棘鲈似的房脊，有的活像桶子，也有的仿佛妇女的头饰。在中午的岑寂里，一些凶悍的雨燕划破了屋顶上面的空气。皇宫里所有的窗子都关着。台阶上，一只老公鸡用一只脚站着在打盹，——马车赶到的时候，它惊醒过来，尖声叫着，逃开了，于是那些母鸡，也像屋子着了火一样，在所有的门庑下咯咯地叫了起来。这时候，底层一扇低矮的小门给推开了，有个也很老迈的看守人伸出头来。一看见这辆马车，他便不慌不忙地双膝下跪，让额角碰着地，磕了个头。

纳塔利娅公主从马车里探出脑袋，不耐烦地问道：

"那几位小姐在哪儿，老大爷？"

老头儿站起身来，翘起了花白胡子，努起了嘴唇：

"你好，殿下，你好，美丽的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他从遮住眼睛的眉毛底下温存地瞅着她。"咳，你这位天赐的，咳，你这位可爱的公主！……你问那几位小姐在哪儿吗？可我不知道她们在哪儿，我没有看见她们。"

纳塔利娅从马车里跳出来，摘下了头上那顶沉甸甸的、镶着珍珠的、角形的冠冕，卸下了肩头那件宽袖的锦缎衣衫，——只有乘车出门的时候，她才穿戴这种古老莫斯科的服饰。随侍在她左右的一位命妇，瓦西里萨·米亚斯纳娅，把东西接住了，放在马车里。纳塔利娅又颀长又瘦削，行动迅速，穿着一套轻飘飘的荷兰式连衫裙，这会儿穿过草地，往一个小丛林走去。到了那边凉爽的树荫里，她就把眼睛眯缝起来，开着花的菩提树发出来的香气那么强烈，又是那么甜津津的。

"啊—嗬！"纳塔利娅喊道。不远处，太阳从树枝后面射下来、在水面上闪烁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光芒的地方，有个懒洋洋的女人嗓音在回应了。池塘旁边，靠近一条小木桥的沙地上搭着一顶五色斑斓的篷帐，在这篷帐的阴影里，四个年轻女人躺在垫子上，热得很难受。

一看见纳塔利娅，她们便急忙爬起来迎接，大家都慵懒没力，发辫都散开着。她们里头那个年纪最大的，身量矮矮、鼻子长长的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头一个朝她跑过来，举起双手，转动着灵活的眼睛，叫道：

"我们亲爱的纳塔柳什卡，长公主殿下！啊，啊，一副外国打扮！啊，啊，好一位下凡的天仙！"

另外两个张开饱满的嘴唇，扬起睫毛，朝长公主直愣愣地紧瞅着。这两个少女便是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的妹妹马尔法和安娜，两人长得一样的丰满，而且都还不大熟悉文明习惯，因为前不久才奉彼得的敕令从她们的父亲家接出来，到了伊兹迈洛夫宫里，在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的照看下学习礼节和读写。纳塔利娅穿的那套衣服是荷兰式的，——一条红色的、细毛制的宽大裙子，下摆上钉着三道金边，一件窄得少见的紧身褡，颈脖和肩头都露出在外面，胳膊齐臂肘也露出在外面。纳塔利娅自己很明白，她只能跟女神，譬如说，狄安娜[①]相比；她那张有点圆圆的鹅蛋脸，安着一个跟她哥哥一样的尖端扬起的、短短的鼻子，两只小小的耳朵和一张小嘴，——这一切都显得很开朗、年轻和傲慢。

"这套服装昨天才带来，那是桑卡，就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沃尔科娃，从海牙寄给我的……样子很好看，穿在身上也舒服……当然啰，这套服装不是在大典时穿的，只能在丛林里、在草地上、在玩儿的时候穿穿。"

纳塔利娅不住地旋过身来，让大家看一个仔细。那第四个少女站得稍微远些，松垂的双手谦恭地交叠在前面，鲜艳、调皮的樱桃嘴微微笑着，还有那对眼睛也如同樱桃一般，一下子就会发亮，简直妩媚极了。她那浑圆的腮帮，热得已经发红，深色的、鬈曲的头发也有点湿滋滋的。纳塔利娅在大家的赞叹和鼓掌声中转过身来的时候，曾经好几次瞅着她，还任性地努起了下嘴唇，——她自己也还不知道喜欢还是讨厌这个马林贝格的女俘虏，这个女俘虏当时穿着一件士兵的长襟衣，从一辆大车底下被抓出来，送到了舍列梅季耶夫元帅的

---

① 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保护狩猎的女神。

营帐里，随后被缅希科夫赚到手，后来又在一天夜里，在融融的炉火旁边喝了一杯酒，便由他恭顺地让给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纳塔利娅是一个闺女，一点不像那两个异母姊姊、眼下给囚禁在女修道院里的摄政王索菲娅的胞妹卡季卡和玛什卡，这两位长公主现在已经成了全莫斯科的笑柄。纳塔利娅的脾气，火烈而不肯妥协。她不止一次地当面骂卡季卡和玛什卡是荡妇，是母牛，而且一怒之下还打过她们的耳光。在自己的宫殿里，她已经把闺房的古老习惯，把形形色色的后院女眷们那种热烈而猥亵的絮语都取缔了。她甚至还责备过她的哥哥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他把那个不要脸的宠姬安娜·蒙斯永远打发走了以后，有过一个时候对女人太没有选择，太轻率随便。起初，纳塔利娅以为这个女人——一个士兵的女俘虏也会像别的女人一样，只能迷惑他一会儿工夫：激动一下，随后也就忘了。可是不。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竟没有忘记在缅希科夫家里的那个晚上，风在外面怒号，叶卡捷琳娜抓起蜡烛，送他到卧室里去。敕令下来，为缅希科夫的女管家在阿尔巴特买下一所小房子，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亲自把她的被褥、包裹和筐箩送到了那里；没隔好久，她又从那里被送进了伊兹迈洛夫宫，受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的照管。

在这儿，卡捷琳娜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一直是身心愉快，天真无邪，精神饱满，虽然她一度在士兵的大车底下躺倒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遇到机会常常托人捎给她一封短短的、颇有风趣的信，——有时候从斯维尔河，他在那里为波罗的海动手造一支舰队，有时候从新建的城市彼得堡，有时候从沃罗涅什。他很怀念她。而她呢，在费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念着他的便笺的时候，只是越发显得神采焕发了。这可引起了纳塔利娅的好奇心：她身上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把他迷到这副模样呢？

"要不要我替你也去做一套衣裳，等皇上回来的时候穿啊？"纳塔利娅说道，凌厉地瞅着卡捷琳娜。卡捷琳娜腼腆地行了个屈膝礼，自言自语地说：

"我很想……谢谢您……"

"你叫她害怕啦，我亲爱的纳塔柳什卡，"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

嘟嘟囔囔地说。“不要这样直愣愣地瞅着她，还是对她宽厚一点吧……我用种种方法跟她谈起你的好心肠，可她总是满不放在心上：‘长公主白玉无瑕，而我却是有罪的，’她说，‘凭什么值得她对我有好心肠呢……皇上会宠爱我，’她说，‘我觉得非常惊奇，真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叫我一直镇静不下来……’这里我那两个痴痴骙骙的姑娘又老是问这问那的来纠缠她：她出了什么事，怎样出的？我严厉禁止她们想起或者谈到这件事。‘你们这儿有的是希腊诸神和阿穆尔①，’我说，‘你们就想想或者谈谈他们的奇遇吧……’可是不，那种粗鄙的村俗气已经入了骨，她们宁可喋喋不休地谈论种种庸俗的事儿……从早到晚，我总是跟她们说：‘你们从前是奴隶，现在可成了女神了。’”

蟋蟀在割过的草里，热得只是唧唧地叫着，叫得人耳朵也发干了。远处，在池塘对岸，黑沉沉的松林似乎让树顶在热蒸气里融化了。蜻蜓蹲在芦苇上，水蜘蛛一动不动地停在惨白的水面。纳塔利娅走进篷帐的阴影里，把紧身褡一撂，将深褐色的发辫盘在头上，解开裙子，将它褪下了，也把那件细薄的内衣脱掉了；于是，正像内务府不时跟书籍一起寄来的荷兰版画里绘的那样，她赤身裸体，一点也不害臊，就走到塘边踏板上去了。

“你们大家都来洗澡吧！”纳塔利娅喊道，朝篷帐转过脸去，一边还在把发辫往紧里盘。马尔法和安娜脱光了衣服，还是忸忸怩怩的，直到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向她们喝道：“干吗这样膝部打弯啊，你们这两个胖姑娘？谁也不会来偷走你们的娇媚的。”卡捷琳娜也有点不好意思，她注意到长公主正在全神贯注地瞅着她。纳塔利娅仿佛在憎厌，又仿佛在欣赏。卡捷琳娜微微地耷拉着头发鬈曲的脑袋，小心翼翼地踏上那割过的草地，热气在她浑圆的肩膀、结实的大腿、健康茁壮而丰满的身上闪现出金光，这时候纳塔利娅忽然想到，她哥哥在北方造船，不用说肯定在惦记这个女人，他大概会透过烟草的雾霭，在想象当中看见她用一双美丽的手臂把一个孩子举到高高的胸口……纳塔利娅深深地吐了口气，随后闭上眼睛，扑进冰凉的水

---

① 阿穆尔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在诗歌中的名称。

里……就在这个地方，从池底里涌起一股泉流……

卡捷琳娜稳重地侧着身子从踏板上爬下去，越来越大胆地浸到了水里，爆出一阵欢乐的笑声，直到这会儿，纳塔利娅才终于明白自己是准备喜欢她了。她泅到她跟前，把双手搭在她那浅褐色的肩膀上。

“你长得很美，卡捷琳娜；我很高兴，我哥哥爱上了你。”

“谢谢您，殿下……”

“你就叫我纳塔莎好了……”

她吻了吻卡捷琳娜的又凉、又圆、又湿的腮帮，直瞅着她那双樱桃色的眼睛。

“乖巧些，卡捷琳娜，我会跟你做个朋友的……”

马尔法和安娜先是把一只脚浸下去，随后再把另一只脚浸下去，仍然在踏板上畏畏缩缩的发出轻声的尖叫，——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不耐烦了，把那两个胖乎乎的姑娘用力推到了水里。所有的小蜘蛛都逃跑了，所有的蜻蜓都从芦苇上飞起来，在出浴的女神们的头顶上彼此相撞。

三

在篷帐的阴影里，纳塔利娅把湿漉漉的头发盘了起来，正在喝着刚从地窖里拿来的果子露、梨子甜酒和带有酸味的克瓦斯。她把一小片蜜糖饼干送进嘴里，说道：

“看到我们的愚昧无知，可真难过。谢天谢地，我们并不比别的民族蠢笨，我们的姑娘跟任何别人家比起来，长的体态更端正，姿容更俊俏(所有的外国人都这么说的)，而且她们也有学会道理和礼仪的天分。我哥哥年年想尽办法，用强迫手段把人们从闺房里拉出来，从霉湿的环境中拉出来……他们却死赖在那里，而那些人倒不是姑娘们，却是做父亲和母亲的人们。临出征的时候，我哥哥央求我说：‘纳塔莎，请你不要让他们得到安静，那些死抱着旧习惯不放的大胡子们……如果他们不愿意听好话，那就叫他们伤伤脑筋！……要不，这片沼泽会把我们都吸进去呢……’我也想尽了办法，可是我只有一

个人……我很感激普拉斯科维娅皇嫂，她最近帮了我不少忙，——虽然要她打破旧习惯也不太容易，可她对几个女儿毕竟也介绍了许多新规矩：每逢礼拜天做过祷告以后，她们就穿上法兰西服装招待客人，她们喝咖啡，听八音盒，谈论天下大事……今年秋天，我还想在克里姆林宫弄个十足道地的新鲜玩意儿。"

"你说的这种新鲜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啊，我亲爱的？"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问道，抹掉了沾在嘴唇上的果汁。

"绝妙的新鲜玩意儿……办一个剧院……跟法兰西宫廷里办的，那当然是不能比的……在凡尔赛那边，他们有世界闻名的演员、舞蹈家、艺术家和乐师……这儿，可我只有一个人。正是我，不能不把剧本从法文译成俄文，不能不把它们不够的地方杜撰一下，不能不把张罗丑角的事担负起来……"

纳塔利娅一说到"剧院"这个词儿，缅希科夫家两个姑娘、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以及一直瞪着黑黝黝的眼睛在瞧着的卡捷琳娜，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把两只手都举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为了不要太叫大家吃惊，我们想上演《火炉的戏剧》，带唱一些结构简单的诗……到了新年，那时候皇上要来过年，人们也要从彼得堡来到这儿，我们再演出《关于浪荡的色鬼唐·璜的劝善戏，或大地吞人记……》。我要命令所有的人都到剧院里来，如果遇到困难，我就派龙骑兵出去强拉观众……可惜的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沃尔科娃不在莫斯科，不然的话，她会帮很大的忙……现在，就拿她来做个例子吧。她原本出生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家庭里，她父亲用树皮作腰带，她自己也是在出嫁以后才学会识字的……可她现在懂得三国语言，说得很流利，而且还会做诗，眼下她在海牙，在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的大使馆里。拜倒在她脚下的男人们因为她而比剑决斗，有人甚至还把性命也送掉了……她还打算到巴黎去，到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去露露头角……读书的好处，你们现在总该知道了吧？"

听了这一大篇话，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用几根坚硬的手指戳戳马尔法和安娜的腰。

"这还不是你们自找苦吃？等皇上回来的时候，如果他有机会给

你们介绍一个会献媚的风流男子，那他准会听到你们怎么样出丑呢……”

“让她们去吧，阿尼西娅，天太热了！”纳塔利娅说。“好，再见。我还得到外侨区去。又有人在控诉我那两位姐姐了。我怕这个消息会传到皇上耳朵里。我要去跟她们直截了当地谈一谈。”

四

早在索菲娅被关进新圣母修道院的时候，长公主叶卡捷琳娜和玛丽亚就搬出了克里姆林宫，给安顿在波克罗夫卡，来一个眼不见为净。内务府供给她们生活和各种娱乐，为她们支付歌手、马夫以及一应仆役的工钱，可就是不给她们一点现款使用，首先因为没有这种需要，再则因为看到她们那种愚蠢样子，给了钱甚至很危险。

卡季卡将近四十，玛什卡比她小一岁。莫斯科人都知道，她们住在波克罗夫卡有点饱暖思淫欲。早晨起得很晚，不梳不洗就在窗边坐上半天工夫，一个个哈欠打得眼泪也流了出来。天色一黑，那些歌手便带着弦乐器和笛子走进她们的房间里；那两位长公主穿戴得齐齐整整，胭脂把腮帮涂得像苹果一样通红，煤烟把眉毛描得乌黑，听唱歌，喝甜酒，蹦跳啊，舞蹈啊，直闹到深夜，弄得这座古老的、用大圆木造的房子都摇啊晃的。据说，这两位长公主还跟歌手们有些暧昧，也生过孩子，那些孩子都被送到基姆雷城抚养去了。

这些歌手给娇纵到这样的程度，——不是假日，他们也都穿着紫红色的绸衬衣，戴着高高的鼬皮帽，登着精制的山羊皮靴；他们还经常向两位长公主勒索钱财，到波克罗夫斯基门附近那家小酒店去喝酒花用。为了弄钱，两位长公主打发一个基姆雷女人到旧货市集去出卖她们各种穿旧的衣服，这女人名叫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住在她们家楼梯底下一间小室里；可是这点儿钱，对她们来说为数太少了，于是长公主叶卡捷琳娜老是希望找到什么埋藏的宝物，为此，她还吩咐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去托梦寻找。多姆娜果然做到这样的梦了，长公主便在有朝一日总会弄到钱的希望中过活。

纳塔利娅老早想跟两位姐姐直截了当地谈一谈，可是一直抽不

出工夫，——不是下着瓢泼似的雷阵雨，便是另外又有什么事情干扰了她。上一天，有人告诉她那两位长公主又出了新花样：她们时常到外侨区去。她们坐了一辆敞篷马车，赶到荷兰公使的寓邸；那公使非常吃惊，当时他正在戴上假发，穿起外衣，佩好宝剑，而卡季卡和玛什卡坐在他客厅的椅子里，却喁喁地谈着，咭咭地笑着。当他用对待高贵人物的应有仪态向她们行礼，把帽子掠到地上的时候，她们竟没有能够还礼，仅仅把屁股从椅子上挪起一点，却又咚的一声笨重地坐了下去，接着她们就问："有个经售糖和糖果的德国商人住在哪儿？"据她们说，就是为了这件事，她们才来拜访他的。

那荷兰公使殷勤地陪两位长公主到那糖果商人的店铺。一到那边，她们便动手抓抓这个，翻翻那个，最后挑了九卢布的糖、糖果、馅饼和苹果鸡蛋杏仁软糖。玛丽亚说：

"赶快把这点东西拿到马车上去。"

糖果店里的那个女人答道：

"没有付钱我不能让你们拿走。"

那两位长公主怒悻悻地小声商量了一阵，便跟她说：

"把东西包起来，封好。回头我们派人来拿。"

从糖果店里出来，她们已经一点颜面也不顾了，竟坐着马车赶到从前的宠姬安娜·蒙斯家里，眼下她仍然住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当年为她造的那幢房子里。她们没有马上被放进去，却不能不敲了好半天的门，几只用链子拴着的狗都在汪汪地乱吠。从前的宠姬躺在床上接见了她们，看样子她是故意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去的。她们对她说：

"祝你百年康泰，亲爱的安娜·伊万诺芙娜，我们知道你在放债生利，就请你给我们一百卢布吧，虽然我们心里想要两百。"

蒙斯家的那个女人回答得十分无情：

"没有抵押品，我不能给。"

叶卡捷琳娜简直连眼泪也掉下来了：

"多倒霉！我们没有抵押品，本来我们以为开一声口就可以得到这笔钱的。"

这样，两位长公主就从宠姬家出来了。

这时她们想要吃点东西，便吩咐将马车停在一座房子前面，从开着的窗子里，她们看见客人们在里头作乐。原来是丹尼拉·尤金中士的妻子——她丈夫眼下在利沃尼亚作战——生了一胞双胎，那一天正在为孪生儿施洗。两位长公主走进屋子去，死气白赖地吃起来了，还受到很尊敬的接待。

大约三小时过后，她们从那个中士的妻子家里出来，路上有个名叫威廉·皮尔的英国商人把她们从马车里认出来了，她们便停下马车，问他是不是愿意请她们吃饭。威廉·皮尔把帽子往空中一抛，高高兴兴地说："这是极大的愉快！"两位长公主坐车到了他家里，又是吃东西，又是喝英国白酒和啤酒。到了黄昏前一小时，她们才从皮尔家出来，在外侨区到处跑来跑去，老往灯火辉煌的窗子里张望。叶卡捷琳娜还想找个人家讨顿晚饭吃，可是玛丽亚制止了她。就这样，她们一直游荡到天黑。

五

纳塔利娅的马车在外侨区飞也似的奔驰，经过那些精巧地漆成砖头式样的小木房，那些装着铁皮大门的一长列矮矮的商人仓库，经过那些长在庭园里的、修剪得很有趣的小树；到处都有油漆的招牌，当街横着，店门敞开，挂满各种各样的商品。纳塔利娅坐在马车里，撅起嘴唇，对谁也不瞅一眼，活像一个玩偶，——头上戴一顶有翘角的头饰，肩上披一件宽袖的长衫。有几个吊着背带、戴着毛线便帽的胖子朝她鞠躬；有几个戴着草帽、老成持重的女人向她们的孩子指点她的马车；还有这么一个喜欢打扮的人，穿一件腰里叉开的长襟衣，从路上跳开去，用帽子挡住尘灰；纳塔利娅羞愧得差一点哭出来，她心里非常明白，卡季卡和玛什卡一定已经成了全外侨区的笑柄，所有的女人（荷兰的，瑞士的，英国的，德国的），一定都在说长道短，议论沙皇彼得的姐姐竟是那样两个野人，那样两个饿慌了的死气白赖的家伙。

她看见两个姐姐的那辆敞篷马车停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普鲁士公使凯泽尔林家那扇红黄条纹的大门旁边。据说他本来想跟

安娜·蒙斯结婚，可就是一直害怕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纳塔利娅用戒指往车座前面的玻璃窗上敲了敲，马车夫便扭转焦油似的黑胡子，用尽劲儿高声喝道：“吁——，亲爱的！”那几匹灰马随即停住了，两胁费力地掀动着。纳塔利娅对她的亲随说道：

“去，瓦西里萨·马特维耶芙娜，去跟德意志公使说，我急于要见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和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一口东西也别让她们吃，必要的话不妨用强力把她们带走！……”

瓦西里萨·米亚斯纳娅轻轻地叹一口气，爬下了马车。纳塔利娅往车座后面一靠，等着，捺响着指关节。没大一会，凯泽尔林公使从门廊的台阶上跑下来。他又瘦又矮，长着一簇小牛似的睫毛，把那顶急匆匆地摘下来的帽子和那根手杖捂在胸口，他走一级阶磴鞠一个躬，露出两条穿着红长袜的腿，谄媚地仰起了尖尖的小鼻子，他恳求长公主赏他的光，到他家里去喝一点凉啤酒。

“我没有工夫，”纳塔利娅生硬地答道。“我也不会在你家里喝啤酒……看你干的那种丑事啊，我的爷……（她不让他插一句嘴）去，去，赶快把两位长公主交给我……”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和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终于从屋子里走出来了，她俩穿着有接袖和皱边的宽大的衣裳，活像两堆干草。她们那圆圆的脸蛋，神色仓皇，样子愚蠢，都涂着胭脂，她们头上不是自己的头发，而是戴的乌黑的假发，盘得很高，还用串珠簪在上面（纳塔利娅只是从牙缝里哼了一声）。那两位长公主朝太阳眨巴着臃肿的眼睛，站在她们背后的亲随米亚斯纳娅咝咝地说道：“你们别再丢丑了，赶快坐到她的马车里去吧。”凯泽尔林连连鞠着躬，把车门打开了。两位长公主忘了向他告别，就爬上马车，挤在面对纳塔利娅的那条板凳上。马车穿过荒地，驰向波克罗夫卡，左右摇摆，尘土从红色的轮子底下扬起来。

纳塔利娅一路上闷声不响，两位长公主惊异地用手绢扇着。直到她们都上楼走到房里，她吩咐把房门关上以后，纳塔利娅这才开腔了：

“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们是丧失了理智，还是想要被监禁在修道院里？你们在莫斯科得到的丑名声难道还嫌不够吗？现在

你们竟要在全世界人面前丢丑了！是谁教你们去找外国公使的？你们自己去照照镜子看，——腮帮胖得都快炸开了，可还贪图荷兰和德国的美味！什么东西使你们想起要去向那个下流女人安娜·蒙斯乞求两百卢布的？把你们赶出来了，你们这两个死气白赖的，她才满意呢！关于这件事，凯泽尔林肯定会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而国王又会把它传遍整个欧洲！你们想诈骗那个糖果商人，——你们是那么想的，用不着抵赖！幸亏她猜透了，你们不给她钱，她就不给你们货。老天爷，皇上现在会怎么说呢？他现在会怎么对付你们呢，你们这两个又胖又笨的女人？把你们的头发剃光了，送你们到伯朝拉河边，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去……”

既没摘下头饰，也没脱去宽袖衫，纳塔利娅就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激动地抓紧双手，把火辣辣的眼神瞥向卡季卡和玛什卡，——她们起初一直站着，后来两条腿受不住了，这才坐了下去：她们的鼻子发红了，胖胖的脸蛋哆嗦着，因为抽泣都鼓了起来，可是由于害怕，她们又不敢放声大哭。

“皇上费尽心力，要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纳塔利娅继续说道。“他废寝忘食，亲自动手锯木板，亲自动手钉钉子，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都只为了要使我们成为一个人……他的敌人一心等待着的只是——让他受辱，使他毁灭。可是你们！你们的所作所为，却连那最凶恶的敌人都没料想到……我怎么也相信不了，我一定要找出来，是谁出的主意，叫你们上外侨区去的……你们是老迈、迟钝的女人嘛……”

一听到这些话，卡季卡和玛什卡咧开那肿起的嘴唇，眼泪流出来了：

“谁也没有给我们出主意，”卡季卡哽咽着说，“让我们钻进地缝里去吧……”

纳塔利娅向她吼道：

“胡说！是谁告诉你们关于那个卖糖果的女人的？又是谁告诉你们那个下流女人蒙斯在放债生利？……”

玛丽亚也哽咽着说：

“是一个名叫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的基姆雷女人告诉我们的。

她在梦里看见过这个糖果商人，我们相信她的话，我们要一点杏仁软糖吃……”

纳塔利娅冲过去，把房门打开了。外面，有个小老头儿（穿着女人衣服的内廷弄臣）往回一跳，还有一群女人，侍婢、畸形人、丑角，头发里都有折下来的牛蒡草，跟着也向后退走了。纳塔利娅抓住一个兜着黑围巾的、整洁温柔的女人的手。

“你是不是基姆雷人？”

那个女人悄没声儿地急忙把全身伛下去，规规矩矩地鞠了一个躬：

“长公主殿下，我是基姆雷人，微贱的寡妇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

“是你怂恿两位长公主到外侨区去的吗？你回答……”

瓦赫拉梅耶娃那张苍白的脸哆嗦着，两片长长的嘴唇扭歪了：

“我是一个得了邪病的妇女，殿下，神志不清的时候会说出种种荒唐的话来。我的两位恩人公主听到我的傻话总是发笑，我这就觉得很高兴……夜里，我还做一些妙不可言的梦。我的两位恩人公主是不是相信我的那些梦，这我可不知道……我一生从来没有到过外侨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糖果商人。”寡妇瓦赫拉梅耶娃又朝纳塔利娅深深地鞠了个躬，随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双手塞在围巾里，交叠着按在肚子上，仿佛她已经变成了石头，哪怕用烙刑折磨她也不会移动似的……

纳塔利娅忧郁地瞅了两位姐姐一眼，卡季卡和玛什卡只是轻轻地呜咽着，给热气熏累了。那个小老头儿弄臣从门里探进脑袋，这人没有鼻子，只有两个鼻孔，胡子和唇髭都很蓬乱，嘴唇翻出在外面。

“哎，要我们逗你们发笑吗？”玛丽亚厌烦地向他挥了挥手绢。可是早已有十来只手从外面抓住房门，那些丑角和畸形人，衣衫破烂，没戴帽子，有的穿着小丑的长坎肩，戴着树皮编的头饰，推着那个小老头儿弄臣，闯进屋子里来了。她们矫捷伶俐，不顾羞耻，开始蹦跳，尖叫，打架，互相揪头发，互相打嘴巴。那个小老头儿弄臣跳过去骑在一个驼背女人身上，把两只树皮鞋从她那用破布缝的裙子底下伸出来，用鼻音喊着：“这儿有个德国男人，骑在一个德国女人身上，出

去喝啤酒去啦！……”门厅里，那些急匆匆赶来的歌手，合着口哨，一下子奏起舞曲来了。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走过去站在火炉后面，把围巾拉到眼眉上。

纳塔利娅又恼又气，跺着一只穿红鞋的脚，“滚开！”她向这批满地打滚的废物和贱货喝道，“滚开！”可是那些弄臣和丑角反而越喊越响。对付这群妖魔鬼怪，她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啊！全莫斯科到处充斥着，在每一个领主的家里，在每一座教堂门前台阶的周围，都翻滚着这种难以忍受的黑暗……纳塔利娅嫌恶地撩起裙子，知道她跟两个姐姐的谈话该在这里结束了。可是马上就走也不明智，因为卡季卡和玛什卡会从窗口探出身来，目送她的马车笑个痛快……

突然，在喧嚷和哗闹中间，从庭院里传来马蹄的嘚嘚声和车轮的辚辚声。门厅里的歌手们静下来了。那个小老头儿弄臣龇出牙齿，喝道：“散开！”弄臣和丑角们便像耗子一般都往门口扑去。屋子里，一下子仿佛什么都已经死去了。木楼梯在沉重的脚步底下发出嘎嘎的响声。

一个肥胖的人，手里抓着一根银镶的手杖和一顶帽子，气喘吁吁地走进堂屋里来了。他一副老派莫斯科人打扮，穿一件长得抹地的、宽大的酸果蔓色厚呢上衣；宽阔而黝黑的脸刮得很光洁，黑胡子按照波兰人的款式往上翘起，亮晶晶、泪汪汪的眼睛突出着，活像一只虾。他一声不响地朝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鞠一个躬，把帽子碰到地板，随后费力地转过身子，向吓得喘不过气来的卡捷琳娜和玛丽亚长公主也鞠了个躬。然后他往板凳上一坐，将帽子和手杖搁在旁边。

“嗬！”他说，“你看，我来啦。”他从怀里掏出一方有颜色的大手帕，抹了抹脸、颈脖和直梳到前额的湿滋滋的头发。

这人就是莫斯科大家顶害怕的“公爵皇帝”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

“我们听到，我们听到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大好的事。哎，哎，哎！”“公爵皇帝”把手帕塞进怀里，朝卡捷琳娜和玛丽亚长公主转动着眼珠。“你们忽然想起吃杏仁软糖来了？哦，哦，哦！……你们知道，愚蠢比欺诈更糟……风声已经闹得很大了。”他像偶像一般，把宽阔的脸转向纳塔利娅。“她们被打发到外侨区去弄钱，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就是说，有人需要钱用。请别见怪，我不能不派些卫兵驻在你姐姐的屋子附近。有个基姆雷女人住在这儿一间密室里，她偷偷地用一只砂锅装了吃的东西，送到菜园后面荒地上一个没有人住的澡房里。那里住着一个逃亡的、失去圣职的僧侣，名叫格里什卡……（听到这里，卡捷琳娜和玛丽亚脸色刷地白了，用双手抓住腮帮。）这个失去圣职的僧侣格里什卡据说在澡房里制造春药和避孕、堕胎的药。好吧。可是我们知道，除此以外这个失去圣职的僧侣格里什卡还在澡房里写那种暗中投送的黑信，夜里又到外侨区几个公使的家里去，而且还去找一个做杂役的修女，这个修女经常去新圣母修道院，在那里拖地板，拖前摄政王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住的那间禅房的地板……（“公爵皇帝”说得又轻又慢，屋子里的人个个都屏住了呼吸。）因此，我想在这里稍微留这么片刻工夫，亲爱的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你呢，你还是不要让这些事弄脏你的手了，趁傍晚的凉爽天气回宫里去吧……”

第二章

一

布罗夫金家三兄弟阿列克谢、雅科夫和加夫里尔坐在桌子旁边。像现在这种时势，能够这样聚首一堂，喝喝酒，谈谈心，机会着实很难得。眼下有的就是匆忙，就是没有闲空。你今天待在这儿，明天就会坐着雪橇，盖上羊皮袄，钻在干草里，千里迢迢的飞也似的赶路……看来，人好像太少，人好像很不够呢。

雅科夫是从沃罗涅什、加夫里尔是从莫斯科来的。他们俩奉诏在涅瓦河左岸、方坦卡河口上头兴建栈房或军需仓库，河边修筑码头，河上设置浮栅，整个河岸用木桩加固，等待波罗的海舰队的第一批船只到来，这支舰队正在斯维尔河畔的船场村附近赶建。去年，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曾经到过那儿，下令砍伐桅材，在复活节为第一家造船厂奠了基。奥洛涅茨克县著名木工和乌斯秋日铁场的铁匠都被送到了那儿。在阿姆斯特丹学到这套本领的、年轻的航海能手，沃罗涅什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老年技工，以及荷兰和英国的著名工匠，正在斯维尔河畔建造装有二十门大炮的三桅巡洋舰、双桅侦察舰、平底帆船、两桅帆船、轻便帆船、帆桨大船和驳船。当雪橇还可以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就赶到了那边，大家指望他不久会到彼得堡这儿来。

阿列克谢没有穿外衣，只穿一件荷兰麻布衬衫，因为这一天是星期日，这件衬衫还是新换上的，这会儿他卷起了花边袖口，用小刀在一块木板上切腌牛肉。三兄弟面前摆着一陶碗滚热的白菜汤，一瓶伏特加，三只锡杯，每个人面前还放着一块又干又硬的黑麦面包。

"在莫斯科，腌牛肉白菜汤是并不希罕的，"阿列克谢对两个弟弟说，他那红喷喷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浅色的唇髭往上卷着，头发也修

剪过了(他的那顶假发挂在墙头一根木钉上)。“在这儿,只有过节我们才用腌牛肉开斋。至于酸白菜,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家的地窖里有一点,布留斯家有一点,我也有一点——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东西,仅仅因为在夏天想到了,自己在菜园里种了一点。我们生活得很艰苦,很艰苦。样样东西都很贵,而且还弄不到。”

阿列克谢把切好的腌牛肉从木板上拨到白菜汤碗里,又把那几个锡杯都舀满了。三兄弟互相行了个礼,叹息着,喝了口酒,便郑重其事地吃起汤来了。

“大家都怕到这儿来。女人吗,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我们简直好像生活在一所荒凉地方的小修道院里,一点不假!……冬天倒还可以——暴风雪下得很可怕,天色昏昏沉沉的,而且去年冬天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可是一到像今天这样,春风吹起来的时候,种种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念头就都钻到你头脑里来了……可是要知道,在这儿,弟弟,你要严格负责……”

雅科夫咬着一块软骨,说道:

“是啊,你住的这个地方很愁闷。”

跟他的哥哥和弟弟不一样,雅科夫不修边幅,——他那件深棕色长襟衣,上面净是一个个脏点,纽扣也掉了,围在毛毵毵的颈脖上的那条黑领带,也是油腻腻的,而且他浑身还发出一股啤酒菊菸草的味儿。他没有戴假发,那一头直披到肩上的长发也是乱蓬蓬的。

“你这就错了,弟弟,”阿列克谢答道。“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十分愉快的:沿海边一直下去,往杜杰尔霍夫斯克庄园的那个方向。野草齐腰,白桦丛林高得叫你掉下帽子才能看到梢顶,棵麦和各种蔬菜都有生长,而且还有浆果……涅瓦河口本身,当然啰,那里净是沼泽和荒野。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皇上却偏偏看中这个地方,要兴建一座城市。从军事方面着眼,这里是合适的。唯一的难处,就是瑞典人不会让我们安安静静过日子。去年,他们从谢斯特拉河向我们袭击,还从海上开来了舰队,来势汹汹,弄得我们人心惶惶。可是我们终于把他们打退了。现在,他们不敢再从海上来进攻了。正月间,在科特林岛附近,我们把许多填满石块的叠木框沉到冰底下去,整个冬天,我们又运来了石头,往那上面堆起来。趁河水没有开冻,还要准备好一

座装有五十门大炮的圆形棱堡。这座棱堡，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沃罗涅什寄来了图样，还附来一个他自己做的模型，并且指示说把这座棱堡命名为喀琅什洛特。”

“这些事我都知道，”雅科夫说。“关于这个模型，我们还跟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争论过。我说棱堡太矮，浪涛会把大炮淹没，应当将它升高二十来俄寸。当下他给我吃了一木棍。第二天早晨，他派人来找我去了。‘你是对的，雅科夫，’他说，‘是我错了。’说罢，他给我一杯酒和一个小甜面包。我们算是和好了。他还送我这一支板烟斗呢。”

雅科夫从塞满各种零星东西的口袋里掏出一支熏焦的小烟斗，管子是樱桃木做的，烟嘴都已经给咬碎了。他装满一斗烟，使劲地抽着，一边动手往火绒上打出一个火花。三兄弟里头最小的一个是加夫里尔，他个儿比两位哥哥高，身体比他们棒，两爿青年人的腮帮，一撮乌油油的小唇髭，一双挺大的眼睛，看外表很像他的姐姐桑卡。这时，突然摇摇那一调匙白菜汤，驴唇不对马嘴地说：

“阿廖沙，我捉到一只蟑螂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傻瓜，这是一小块煤炭哪。”阿列克谢把那一小块乌黑东西从他的调匙里捡出来，撂在桌子上。加夫里尔把脑袋往后一仰，笑了起来，露出一大口糖一般洁白的牙齿。

“真是跟咱们已故的妈妈一模一样。从前，爸爸老是把汤匙一摔：‘岂有此理！这里头竟是一只蟑螂。’妈妈就回答他说：‘这是一小块煤炭，我亲爱的！’笑话吗，可也是个不幸哪。你，阿廖沙，年纪来得大些，可是雅科夫还记得我们怎么样不穿裤子，整个冬天就一直待在暖炕上。桑卡总是给我们讲些吓人的故事。是的，从前就是这样生活的……”

三兄弟放下了汤匙，把胳臂肘搁在桌子上，立刻都沉思起来，仿佛每个人心里都浮起一缕遥远的哀愁。阿列克谢将锡杯舀满，大家又从从容容地闲扯起来了。阿列克谢开始抱怨：他在要塞监工，为了建筑圣彼得保罗大教堂，人们正在那里锯木板，——锯子和斧子都不够，替工人们弄面包、黍米和食盐越来越困难；冬天从芬兰海岸起运石头和木材，那时用来拉雪橇的马，因为缺少草秣都纷纷倒毙了。眼

下不能再用雪橇，需要大车，可是轮子又没有……

又把锡杯舀满一次以后，三兄弟便开始纵谈欧洲政治。大家一面感到惊奇，一面表示愤慨。人们总以为这些文明国家做事和贸易一定会正直老实。可是不。法兰西国王正在陆地和海上跟英国、荷兰、奥地利皇帝作战，而且这场战争看来还不会结束；土耳其人不肯让威尼斯和西班牙分割地中海，正在互相烧毁舰队；只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如今还安安静静待在那里，转动鼻子，闻着嗅着，看有什么东西弄到手比较少费力气；萨克森、西里西亚和立陶宛波兰，从这头到那头都燃起了战争和内乱的烽火。两个月前，查理国王曾经命令波兰人推选一位新的国王，而现在波兰却有了两个国王：萨克森的奥古斯特和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波兰贵族中间，有些人拥护奥古斯特，另一些人拥护列辛斯基，大家搅得急躁起来，在地方议会里用军刀进行殴斗，一面还纠集小贵族，互相纵火焚烧对方的村子和领地。而查理国王却带着军队在波兰各处游荡，靠这样生活混过日子，掠夺，摧毁城市，还威胁着说，等整个波兰屈服以后，他就要转向沙皇彼得，烧掉莫斯科，把俄罗斯国家夷为平地；然后他要自封为新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①。不妨这样说：整个世界都发了疯了……

深深地嵌在泥墙里、有着四块小小玻璃的窗子外面，一根很大的冰溜儿突然咚的一响掉了下来。三兄弟转过脸去，看见一片无边无际的、深蓝色的(这种光景只有在这里海边才看得见)、湿润的天空，听到融化的雪水从屋面上滴落下来的急促的淅沥声，和麻雀在光秃的灌木丛里拍动翅膀的啪哒声。于是他们开始谈起身边琐事来了。

"这儿是咱们三兄弟，"阿列克谢若有所思地说，"三个倒霉的光杆儿。我的勤务兵替我洗衬衫，必要的时候还给我缝纽扣，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不是一个女人的手啊……而且，问题还不在这里，衬衫是可以不去管它的……我想要的是，她在窗口等我，望着下面的

---

①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指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曾于公元前三三二年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亚历山大城，公元前三二四年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街道。现在你从外面回来，又累又冻，就往硬邦邦的床上一倒，让鼻子埋在枕头里，孤零零一个人在世界上，活像一只丧家之狗……可是到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她呢？……”

“就是这话嘛——到哪儿去找呢？”雅科夫说，把臂肘搁在桌子上，从烟斗里喷出三口烟，一口接一口的。“我啊，哥哥，我是改不过来的了。我不愿意娶一个不识字的傻瓜，跟那样的女人有什么可以谈的呢。可是一位双手白净的贵族小姐，你在舞会里跟她跳舞，奉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命向她问候，像那样的女人也不会愿意嫁给我……因此，逢到实在熬不住的时候，我就随随便便满足一下算了……那种做法是下流的，当然啰，是肮脏行为。可是对我来说，数学比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可贵……”

阿列克谢小声对他说：

“两者并不是互相妨碍的……”

“妨碍的，照我看。你拿灌木丛里那只麻雀来说吧：它只会从它的雌伴身上跳过去，别的什么都不干……可是上帝创造人，还要叫他思维呢。”雅科夫朝他弟弟瞅了一眼，把烟斗抽得吱吱直响。“说不定咱们的加夫留什卡在这方面倒很精明呢？”

加夫里尔的脸，一直红到了脖颈根；他慢慢地笑了一笑，眼睛水汪汪的，因为发窘竟不知道该朝哪里看才好。

雅科夫用臂肘搡了他一下：

“讲啊！我喜欢谈这些事。”

“去你的吧，真的！……有什么好讲的……我还年轻呢……”可是雅科夫，跟着还有阿列克谢，却缠住他不放：“都是在自己家里嘛，你这个呆汉，害臊什么啊？……”加夫里尔憋拗了很多时候，才开始叹一口气，终于把话讲给两位哥哥听了。

就在圣诞节前，有一天傍晚，伊万·阿尔捷米奇家里来了一个内廷急使，说道，“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奉召马上入宫。”加夫里尔起初不想从命，——他虽然年轻，却是一个人物，在皇上那里很有一点地位，而且那时正忙着为沃罗涅什造船厂一艘双层甲板的大海船那份已经完成的图纸用中国墨重描，这份图纸他打算拿到航海学校——在苏哈列夫塔楼里——去给他的学生们看，奉彼得·阿列

克谢耶维奇的谕旨，他在那里为未成年的贵族子弟讲授造船技术。伊万·阿尔捷米奇严肃地对他的儿子说："穿一件法国长外衣，加夫留什卡，到宣召你的地方去，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

加夫里尔穿上一件白绸长外衣，腰里束一条阔带，让花边在下巴颔底下露出来，把麝香撒上乌黑的假发，随后披上一袭直拖到马刺的长斗篷，坐上他父亲那辆全莫斯科人都艳羡的三驾马车，动身上克里姆林宫去了。

内廷急使带着他爬上一层层湫狭的楼梯，穿过一条条黝暗的通道，到了从大火中保留下来的、古时修建的那所石头的后宫。那里，所有的房间都很矮，拱形的天花板上涂着金色、红色和绿色的底子，上面描着各种花草的图形；里头有一股蜡和陈宿的神香味儿，因为用瓷砖砌的壁炉里生着火，所以屋子里很热，炉边每一张炕床上都有一只懒洋洋的安卡拉猫在打盹；几架食器橱的云母小门里面，酒盏和高罐在闪闪发光，这些器皿当年伊凡雷帝说不定曾经用来喝过东西，可是现在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加夫里尔对这些老古董怀着十分轻蔑的心情，让马刺踩在镂花石板上。到了最后一道门口，他弯下腰，向前跨上一步，于是有一种迷人的美色，像一股热浪一般，把他给笼罩住了。

在暗淡的金色穹顶底下，放着一张雕着带翅膀的、狮身鹰头的怪兽形象的桌子，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面对蜡烛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袒露的肩头披着一件皮坎肩，光溜溜的手臂搁在一些散乱的纸上。柔和的烛光照亮了她那娇嫩的鹅蛋脸。她正在写着。突然将天鹅羽毛笔一撂，她把一只戴满戒指的手伸到浅褐色的头发上，整了整盘在头上的粗大发辫，朝加夫里尔抬起一双温柔的眼睛。这女人便是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长公主。

加夫里尔并没有跪在她的脚边(按照野蛮习俗应当这样做)，却遵照纯粹法国式的礼节，用伸在前面的左脚踩一踩，把帽子很低很低地挥了一挥，弄得他乌黑假发上的鬈丝都披下来了。长公主动了动小嘴的嘴角，向他微微一笑，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抓着那条宽大的、珍珠色绸裙的两边，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

"你就是加夫里尔——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吗?"长公主问

道，扬起一双在烛光中闪烁的眼睛，自下往上地打量他，因为他个儿挺高，假发只差一点就会碰到拱顶。“你好！坐吧。你家姐姐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从海牙写信给我，说你对我的事业或许会很有用处。你有没有去过巴黎？有没有看见过巴黎的剧院？”

加夫里尔不能不告诉她，前年他怎样跟两个航海员一起，在谢肉节从海牙去到巴黎，在那里又看见了什么样的盛况——剧院演出和街头狂欢。所有的事，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都想详细地知道，每逢他犹豫不决——说不清楚的时候，她就不耐烦地跺着鞋后跟；赞叹之下，她朝他靠拢过去，用睁大的眸子直瞪着，甚至微微地咧开了嘴，对法国的风俗感到惊奇。

“瞧，”她说，“那边的人不像离群的公狼那样待在自己的窝里，他们懂得作乐，懂得叫别人快活，他们在街头跳舞，他们很乐意去看喜剧……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介绍到这儿来。他们说，你是一位工程师，是吗？我想叫你把一间屋子改装一下；这间屋子我看辟成一所剧院倒合适……你拿支蜡烛，跟我走吧……”

加夫里尔抓起一座很沉的烛台，上面点着一支蜡烛；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前头，衣衫窸窣作响，穿过一间间有拱顶的屋子，躺在那里热烘烘的炕床上的安卡拉猫惊醒过来，弯一弯脊背，随后又躺下去纳福了；那里拱顶上，到处都有莫斯科历代沙皇们冷酷的脸在毫不妥协地、严峻地俯视着纳塔利娅长公主，看她正在把自己和这个戴着像个魔鬼似的有角假发的年轻人以及一切珍藏着的莫斯科古风引诱到地狱里去。

走到一座通往下面黑暗中去的、又陡又窄的楼梯口，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有点胆怯了，便把一只光溜溜的手臂伸到加夫里尔的臂肘底下；他感觉到她肩头的一阵温暖，她头发和坎肩皮毛上的一股香气；她从裙裾下面伸出一只小小的、圆头的精制山羊皮鞋，往黑暗中弯下身子，越发小心地一步一步跨下去；加夫里尔心里头开始感觉到一种细碎的寒颤，他的嗓音发沙了；等他们走完楼梯到了下面时，她迅疾地、仔细地瞪住他的眼睛。

“把这个门打开，”她指着一扇矮矮的门说，这门上遮着一块被飞蛾蛀坏的呢子。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打头儿跨过一道高高的

门槛，走进弥漫着耗子和灰尘味儿的、热烘烘的黑暗里。加夫里尔将蜡烛高高举起，看见一间偌大的、有拱顶的殿堂，里面有四根矮而结实的柱子。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餐厅，谦逊的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往往跟全俄缙绅会议的贵族们在这里用膳。拱顶和柱子上的彩画都已经剥落，木头地板也已经吱吱嘎嘎作响了。殿堂深处，墙头钉子上挂着韧皮的假发，纸糊的长袍，以及喜剧演员用的另外一些破衣烂衫，一个角落里乱堆着许多铁皮的皇冠和甲胄，帝王权杖，木头宝剑和残破椅子——约翰·孔斯特的德国剧院留下来的种种东西，这所剧院本来一直开在红场上，直到最近才因为愚蠢和极端猥亵而关闭了。

“我打算把我的剧院设在这里，”纳塔利娅说，“这一边，你得造一座演员用的木板台，装一个帷幕和一些灯盏，这儿为观众摆几排长凳。拱顶一定要描画得鲜艳些——既然是娱乐，就该弄得像个娱乐的场所……”

跟下去的时候一样，加夫里尔随着纳塔利娅长公主走上了楼梯，然后她让他亲一亲自己的手，把他打发走了。他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过后，他什么也没脱，还戴着假发，穿着长襟衣，就往床上一倒，直瞪瞪望着天花板，在淌着蜡泪的蜡烛那模糊的光芒中，他仿佛仍然看见那张带着温柔的聚精会神的眼睛的鹅蛋脸，那只发出一个个字音来的小小的嘴，那双给香喷喷的毛皮遮住一半的娇嫩的肩膀，仍然听到从他面前飞进热烘烘的黑暗中去的珍珠色裙子那沉甸甸的褶襞的窸窣声……

第二天晚上，纳塔利娅长公主又派人来找他去，念给他听自己还没写完的一个喜剧《火炉的戏剧》，内容是关于三个在燃烧着的火炉里的少年。一直到深夜，加夫里尔听着她念那些写得很美的诗句，看着她不时挥动一下天鹅羽毛笔，暗地里寻思：他难不成就是那三个少年当中的一个，精赤条条地站在燃烧着的火炉里，由于感到幸福，准备疯狂地嚷嚷起来啊？……

他热情高涨地着手改建那间古老的殿堂，虽然内务府的录事们马上为他设置重重障碍，在木材、石灰、钉子和其他东西的发放上给他多方拖延。伊万·阿尔捷米奇一句话也没说，尽管他已经注意到加

夫里尔把设计图纸抛在一边，也不到航海学校去了，吃饭的时候连汤匙也不碰一下，只是用呆钝钝的眼神往虚空中瞪着，夜里大家都睡了，他还点完一支价值一阿尔丁的蜡烛。只有一次，伊万·阿尔捷米奇在身背后扭动着大拇指，咬着嘴唇，对他儿子说："我只想说一句话，一句话，加夫留什卡，——你太靠近火了，得留神啊！……"

大斋期间，沙皇彼得急匆匆从沃罗涅什赶往斯维尔河，路过莫斯科，吩咐加夫里尔同他哥哥雅科夫一起到彼得堡去修筑海港。关于剧院的事，就在这里结束了……而加夫里尔也就在这里结束了他的故事。于是他从桌子边站起来，解开了荷兰式短上衣上无数颗小小的纽扣，袒开胸脯，把双手插进宽大如气泡的、短短的裤子里，开始在泥板房里来回地踱步——从门口到窗口。

阿列克谢说：

"那你是不是就忘不了她啦？"

"是的……像那样的事，我也不愿意把它忘了，哪怕用断头台来威胁我……"

雅科夫用指尖磕着桌子，说道：

"是妈妈赋予咱们这样一颗狂热的心……桑卡也一样……那简直一点没有办法，——这种毛病怎么也治不了。让咱们再把酒杯斟满，兄弟们，为纪念咱们的母亲阿夫多基娅·叶夫多基莫芙娜干杯……"

正在这当儿，门廊里传来洒掉污泥时候高统靴马刺的撞击声，房门猛一下给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的斗篷，上面沾着污泥，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周围饰着银缘，——原来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炮兵中尉，英格利亚、卡累利阿和爱斯特兰的总督，施利谢尔堡的要塞司令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

二

"哎呀呀，烟雾腾腾，把间屋子弄得像个熊窝似的！坐着吧，坐着吧，用不着客气了。你们好！"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粗鲁地、高兴地说道。"我们要不要到河边去看看？你们说怎么样？"他把斗篷一甩，

把帽子连同那顶很大的假发一起摘下了，往桌子边坐下去，朝那些狼藉着的啃光的骨头和那只吃空了的陶碗瞅了一眼。"因为心里闷，我很早就吃了午饭，还睡了一小时的午觉，可等我醒来，屋子里竟连鬼也没有一个，既没有客人，又没有用人。他们都把总督抛开啦……要是我一睡就此呜呼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呢。"他向阿列克谢挤了挤眼。"中校先生，给我来点胡椒浸的酒，弄点白菜，——我头有点儿疼……嗯，你们情况怎么样，几位造船技师弟兄们？得把工作进行得快一点了。我明天要去看一看。"

阿列克谢从穿堂里拿来了一点白菜和一瓶酒。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翘起一根保养得很好的小指，那上面戴着一只很大的钻石戒指，小心翼翼地为他自己一个人斟了一点酒，还从盘子里抓了一撮带着点冰的白菜。他眯缝着眼睛，从酒杯里喝了一口酒，随后把眼睛睁开，开始松脆地嚼着那撮白菜。

"没有再比星期天更糟糕的了。星期天，我总是烦闷得要死。莫非这儿的春天，就那么有害吗？……我浑身酸痛得难受，而且有一种被劈开似的感觉……没有女人，——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真是好样儿的征服者！打仗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后果。我们兴建了一座城市，——可就是没有女人！老天在上，我实在想请求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准许我辞职，我用不着做什么总督，根本用不着……我宁可在莫斯科进一家店铺做点什么买卖，勉强糊口过日子……在莫斯科，有的是些什么样的姑娘啊！维纳斯！调皮的眼神，灼热的腮帮，又温柔，又爱笑……嗯，走吧，咱们到河边去，这儿可有点憋闷呢……"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在一个地方总是坐不长久，他老是觉得时间不够，正像所有跟沙皇彼得一起工作的人一样；他嘴里说的是一件事，心里想的又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要适应他是十分困难的，他这个人可能很危险。将假发和帽子重新戴上，把黑貂皮斗篷往肩胛上一披，他跟布罗夫金三兄弟走出了泥板房。强烈的、潮湿的春风马上朝他们的脸上扑过来。整个福明岛（这是从前的名字，现在叫做彼得区。），松树飒飒地响着，那么轻盈，可又那么雄壮，倒像一道河流正在从蓝天的无底深渊中倾泻出来……白嘴鸦呱呱地叫着，在光溜溜、疏朗朗的白桦树顶上盘旋。

阿列克谢的泥板房立在已经把木材和树根清除了的圣三一广场的尽头，跟新近建成的一排排木头的商店相距不远；这些铺子都用木板交叉钉着，因为商人们还没到来。左面，可以望见从积雪中露出来的要塞的土墙和棱堡；其中只有一座，炮兵下士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棱堡，这时已经一半给安上了石头。那边，桅杆顶上忽忽地飘动着一面缀有安德鲁蓝十字的白旗——预告舰队就要开到了。

整个广场上，积水被风吹起了涟漪。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也不仔细挑挑脚底下的路，就用骑兵长靴啪哒啪哒地乱踩着，朝涅瓦河斜刺里穿过去。所谓彼得堡的中心广场其实只是一个口头说说的词儿，仅仅存在于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自己笔记本里描的那张图样上。这儿的建筑物，总共只有一所粘满青苔的、木头造的礼拜堂——圣三一大堂，和离这不远、更近河边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那所房子，——一所纯粹用圆木造的两开间的小屋，朝外嵌着薄板，涂成砖头的式样，屋脊上装着一门油漆过的木臼炮和两颗炸弹，做成一种样子，仿佛引火线已经燃着了似的。

广场的另一面，立着一所矮墩墩的荷兰式房子，它给人以很大的快感，招引大家顺路去看一看，——烟囱里经常冒着袅袅的青烟；透过模糊的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那些锡制的碗碟和挂着的香肠；正门上绘着一个面目狰狞的领航员，蓄一绺海盗式的胡子，一只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另一只手里抓着一把骰子。大门高头，有块招牌在一根木杆子上咕吱作响，招牌上面写的是："四艘巡洋舰海员宿舍"。

当他们走到河边的时候，风揪住他们的斗篷，掀起他们的假发。涅瓦河上的冰看去蓝漾漾的，里头有大片大片的冰窟窿，还有早已积着马粪的高高的河堤。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突然愤怒地说道：

"给这项工程总共只拨了两千卢布！嘿，那些只会要笔杆子的小公务员，嘿，那些吃素斋、吃蘑菇的人！我就是看不起那些书记，那些录事，所有的那些衙门，——在莫斯科，他们连一文钱也舍不得用，可就是会浪费纸张！我是这儿的主人！我钱也有了，马也有了，我可以找到好人，要多少就多少，至于到哪里去找，那是我的事了……可要记住，布罗夫金兄弟们，你们到这儿来可不是打盹儿的……少花一点时间睡觉，少花一点时间吃喝，——到五月底，所有的码头、浮栅和仓

库都必须准备好……而且不仅在左岸,你们已经奉命要在那儿建筑这些东西……在这儿,在彼得堡地区,也得有些设备,让一艘大海船可以拢岸和停泊……”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急匆匆沿着堤岸走去,指出哪里应当打桩,哪里应当修建码头。“海战胜利以后,旗舰驶回来了,放着大炮,张着破成许多窟窿的风篷,——难道它非停泊在方坦卡河口不可吗?不,它必须停泊在这儿!”他用骑兵长靴在水洼里跺着。“如果碰巧有个富有的商人从英国或是荷兰到来,——那么,瞧,这儿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房子,这儿是我的房子,——请吧!……”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房子,或者说总督的官邸坐落在河流上游离皇上的小木房大约一百俄丈远近。这是一所仓猝建成的房子,涂着秸泥,抹着灰粉,盖着一个高高的荷兰式屋顶,沿河老远就望得见;正面中央,有一个立在两根扁平柱子上的门廊,柱廊右边斜面上,有个镀金的木刻尼普顿像,执着一柄三叉戟躺在那里,左边斜面上有个女河神像,乳房很大,臂肘搁在一只翻倒的瓦罐上。正中三角楣饰上是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编成的花体字:“A.M.”,四周被一条蛇盘着;屋顶旗杆上飘扬着总督自己的旗帜;门廊前面摆着两门大炮。

“这样一所房子,给外国人看也不会觉得害臊……那两个海神,装在上面多好啊,嘿!他们好像真的是从海里爬起来,躺在我那门廊上头似的……当舰队从斯维尔河驶过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让大炮散出烟来……好看吧,嘿,才好看呢!……”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眯起一双蓝色的眼睛,欣赏着自己的房子。随后,他转过身去,望着远远的左岸,风在摇着岸边的树桩和荒地中间几株孤零零的松树,便懊恼地哼了一声。

“唉,真可惜!……凭着一时的热劲,把那边的景致给破坏了一点儿……”他用手杖指指方坦卡河从涅瓦河分流出来的地方。“我窗子前面,原先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一片松林,如同一道城墙似的,那边理该造一座消夏别墅……可他们把什么都砍掉了!真见鬼,老是这样……好吧,到我家里去吧,我们去弄点什么东西来吃吃,喝一杯酒……”

“总督先生,”阿列克谢说,“瞧,那边好像有许多雪橇沿着涅瓦河

赶过来了……会不会是皇上驾到啦?”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只瞅了一眼:“是他!”便忽然想起来了。布罗夫金三兄弟立刻带着命令分头跑去,他自己也急忙赶到家里,大声叫喊仆人们。没多大一会,他又站在岸边码头上,穿一身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制服,金绣的红翻袖十分宽大,肩上斜搭着一条绸绶带,佩着一柄宝剑——两年以前在一次接舷搏斗中,他正是佩着这柄宝剑在涅瓦河口闯到了瑞典巡洋舰上的。

一长串雪橇在涅瓦河那隆起的冰上自远而近,这光景看着就叫人害怕。五十个龙骑兵赶着精疲力竭的牲口,飞也似的疾驰到岸边,——就怕那一个个冰窟窿。他们后面,一辆很沉的皮篷雪车在冰上汪着的一大片水里掉了个头,傍着码头停住了。一条穿骑兵长靴的长腿刚从雪车紧里头的熊皮毯子底下伸出来,总督府门口的两门大炮就轰隆隆打响了。随着这只骑兵长靴,又伸出来两只羊皮衣袖,从衣袖里探出来长着坚硬指甲的手指,一把抓住雪车的皮围裙,一个深沉的嗓音从里头传出来:

“丹尼雷奇,来帮我一下。真见鬼,——我下不来了……”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从码头上跳进没膝的水里,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拉出来。就在这时候,彼得保罗要塞所有的棱堡都闪耀着火光,笼罩着烟雾,一阵轰隆隆的响声顺着涅瓦河滚开去。沙皇的小木房旁边,御旗在旗杆上升起来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爬到码头上,伸了个腰,挺了挺身子,把皮帽往后脑瓜上一推。他第一眼就瞅住丹尼雷奇,瞅着他那高兴得涨红的、长长的脸和那跳动着的眼眉。他还用手抓着他的腮帮,拧了一把:

“你好啊,朋友?……你居然不愿意来看我了,虽然我一直在盼着你……嗯,瞧——我这就亲自来啦……把我身上这件羊皮袄拉下来。道路坏透了。从施利谢尔堡往下走,我们差一点被淹死。走过那些坑坑洼洼,我浑身都给揉着搓着,腿上也都起了鸡皮疙瘩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只穿一件呢面的灰鼠皮长襟衣。他把圆圆的、没有修刮、唇髭拉碴的脸迎着风转过去,望着旋转的春云,望着



打水洼和冰窟窿上空掠过去的迅疾的阴影，望着瓦西里岛后面穿过云层的罅隙灼晒下来的烈日。他的鼻孔张大了，小小的嘴角上出现了两个笑涡。

“乐园！”他说。“实实在在，丹尼雷奇，是个乐园，尘世的乐园……你可以闻到海的气味呢……”

人们在广场上奔跑，把水洼里的水都给溅起来了。在这些奔跑的人后面，沉甸甸地跺着鞋，列队走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沃团的士兵，他们穿着紧窄的绿色长襟衣，裹着白护腿套，托着火枪，拧在火枪上的刺刀伸出在前面。

三

“……在华沙，拉济耶夫斯基红衣主教家里，他在餐桌上说：‘我不会让一个硬壳[1] 进到涅瓦河去的。叫莫斯科人不要指望守住海岸了……等我消灭了奥古斯特，拿下圣彼得堡，对我来说，就像咬开和吐出一颗樱桃核一样容易……’”

“他是个大傻瓜，那杂种！”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精赤条条地坐在澡房里一条长凳上，往头上擦着胰子。“要是我在战场上跟他相见，我准定拿几颗樱桃核来让这位英雄见识见识……”

“他还说，不准一条英国海船开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让莫斯科商人的货物在仓库里烂掉。”

“可是我们的货物并没有烂掉，明－赫尔茨，是不是？”

“三十二条英国海船，结成一个船队，还有四艘护航巡洋舰，已经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来了，上帝保佑，一点没有损失。他们运来了铁和钢，铸大炮用的铜，成桶的烟草，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可是也非得买下来不可。”

“嗯，明－赫尔茨，我们不会吃亏的……不过，凭着那种勇敢的航行，他们也该享乐一下呢……你要不要洗个克瓦斯蒸汽浴？纳尔托夫！”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喊道，朝更衣室的矮门走去，光脚板在湿

---

[1] 指船只。

漉漉的、刚刨过的地板上啪哒啪哒地踩响着。“你怎么啦，被炭气熏昏了吗，纳尔托夫？去拿一罐克瓦斯来，让我们痛痛快快洗个蒸汽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躺在离天花板很近的浴架上，耸起瘦瘦的膝盖，用浴帚拍击着身子。侍卫纳尔托夫已经给他洗过两次蒸汽浴，冲过冰冷的水，这会儿他正在逍遥自在地养神。他是一到这里马上就进澡房来的，这样，回头吃起饭来会更有滋味。这间澡房用椴树建成，非常轻巧。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愿意离开这儿，虽然客人们已经在总督府的餐室里苦候了两小时，专等皇上驾到后开饭了。

纳尔托夫打开炉子的铜门，往旁边一闪，把一勺克瓦斯泼在炉膛深处赤热的石头上。一股强烈而徐缓的水汽随即从里头冒出来，热气裹住了彼得的身体，而且还发出一种面包的香味。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愉快地直哼哼，用桦树浴帚的叶片朝胸脯扇着。

“明－赫尔茨，你瞧，加夫里尔·布罗夫金告诉我们，在巴黎，譬如说，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什么是蒸汽浴，特别是克瓦斯蒸汽浴，他们人也长得很矮小。”

“可人家却懂得另外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我们也无妨知道知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们的商人，十足道地是野蛮人，——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不知跟他们斗过多少回了！在他们看来，主要的事就是要出卖霉烂的货物，——一连三年，他们撒谎，起誓，哭泣，偷偷地塞出去霉烂的东西，直到新鲜的也都霉烂了才罢……北德维纳河里的鱼多得不得了，你把桨插到水里，桨都会自个儿竖着——那么多的鲱鱼群……可你就是没法从仓库前走过去：臭味太难闻了……我在市政院里跟他们谈，起初还温和，嘿，后来可不得不发脾气了……”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痛心地叹了口气。

“的确是这样，明－赫尔茨……愚昧无知嘛……要是你让这些大商人，这些鬼东西放手做去，整个国家都会给他们弄得颜面丢光呢……纳尔托夫，去拿点凉啤酒来……”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两条长长的腿放下来，坐起在浴架上，耷拉着脑袋，汗水从他鬈曲的、深色的头发里冒出来……

“好，”他说。“很好。情况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没有彼得堡，我们就像有了身体没有灵魂一样。”

四

这儿，在俄罗斯国土的边缘地区，被夺回的海湾旁边，一批新的人物坐在缅希科夫家的餐桌上：这些人物，按照沙皇彼得的敕令（“今后将根据各人的能耐给以相应的显贵地位”），完全依靠个人的才能，从没有烟囱的农舍里蹿出来，脱下树皮鞋，换上有扣子的、方头的黑色软皮鞋，而且抛开了辛酸的想法（“老天爷，你为什么注定我非要在阴冷的房子里饿着肚子哀号呢？”），像现在这样，坐在丰盛的菜肴前面，不管愿意不愿意，开始考虑和谈论国家大事了。这儿有布罗夫金三兄弟；有陪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沃罗涅什到斯维尔河来的造船技师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和加夫里尔·阿夫杰耶维奇·缅希科夫；有承包商、闪着夜猫子般晶亮的眼睛的诺夫戈罗德人叶尔莫莱·涅戈莫尔斯基；有制锚师傅捷连季·布达，还有远近闻名的木刻工和镀金工叶夫列姆·塔拉卡诺夫。

坐在餐桌上的也不只是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左边，坐着罗曼·布留斯，一个红头发的苏格兰人，出身王族，长着一张瘦骨嶙峋的脸，两片薄薄的、凶悍地抿紧的嘴唇，是个数学家和博学之士，跟他哥哥雅各布一样。这两兄弟都生在莫斯科外侨区，从少年时代起就依附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而且把他的事业看做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还有那个眼睛像鹰、慵懒无力、目空一切的近卫军上校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唇髭在尖细的鼻子底下修剪成狭狭的一条，他的名声是在袭击和攻占施利谢尔堡中赢得的；跟所有的人一样，他喝得很多，脸色逐渐发白，在桌子底下铮铮地弄响着马刺。还有那个即将成立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中将科尔涅利·克赖斯，一个海上流浪汉，雨打风吹的脸上满是深刻而严峻的皱纹，水汪汪的眼神如同海水的冰冷的深底一样古怪。还有那个少将钱伯斯，结实的体格，宽脸膛，钩鼻子，也是流浪汉一流的人物，这些人相信沙皇彼得的鸿运，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他：宝

剑、勇气和士兵的荣誉。还有那个温顺的加夫里拉·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沙皇的内廷官吏，一个富有远见、会用心计的人，缅希科夫在建设城市和要塞方面的助手。

客人们七嘴八舌谈着话，闹嚷嚷的，——有些人故意扯开嗓门，为了让皇上能够听到。这间高敞的屋子有股刚干透的灰泥味儿；装着铜制反光镜、燃着三支蜡烛的烛托，在白皑皑的墙壁上放光；彩色斑斓的桌布上还点着许多蜡烛，插在空酒瓶里，搁在锡制或陶制的碗盏之间，这些碗盏都丰富地盛满了总督所能用来款待客人的佳肴：火腿和猪舌，熏腊肠，鹅肉和兔肉，白菜，萝卜，腌黄瓜，——这些食品都是承包商涅戈莫尔斯基送给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礼物。

主要的争论和吵闹是关于粮食和草料的分发，——谁沾了谁的光。给养从诺夫戈罗德，从粮秣总政厅运到(夏天用平底木船，经由沃尔霍夫河和拉多加湖，冬天走那条穿过密林的新辟的道路。)被坚固的要塞城墙保卫着的施利谢尔堡的仓库。一些专员，从优秀的人们中间产生的地方官，在那儿经管着。一经要求，他们就把东西拨到彼得堡来，给驻扎在维堡区的土城里的军队，给负责建设工作的各个机关，给从四月到九月分三批到这儿来的各地农民建筑工人们——挖土工、伐木工、木匠、石匠、屋顶工。从诺夫戈罗德到这里的路很难走，这一带都受到了战争的破坏，当地一点东西也弄不到，供应经常很缺乏，而布留斯、钱伯斯、克赖斯以及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却个个都想多弄到一点。这会儿在餐桌上，他们全很激动，大家在算账。

一碗滚热的面条汤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端上来了。有个士兵被派到各个地方去张罗，总算把煮这道汤所需要的一只公鸡在方坦卡河边的一个小庄子里觅到了，那个芬兰渔民为出让这只老公鸡竟乘机索取了五阿尔丁。吃完以后，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两条长长的胳臂连同一双大手往桌子上一搁：这双手上的青筋，浴后都绽出来了。他不大说话，只是细心地听着，一双突出的眼睛非常凌厉，简直有几分怕人；可是当他装板烟或是为别的什么原因把眼睛沉下去的时候，那个腮帮圆圆的脸，带着一个短短的鼻子和一张笑吟吟的小嘴，却似乎又很温厚，——如果你大着胆子走到他面前，跟他碰一碰杯，说道：“祝你健康，炮手先生！”那么他自然会看你是什么人，或者

给你一个不理，或者往上摆一摆脑袋，抖一抖深色的、细密的鬈发。“为了巴克科斯酒神！”他会用低沉的嗓音说道，而且按照在荷兰时候领航员和水手们教给他的款式喝酒，——嘴唇不触到酒杯，透过牙缝，直接咽到喉咙里去。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一天觉得很满意，一则因为丹尼雷奇盖了那么一所漂亮的房子，屋顶上又塑了尼普顿海神和女河神像，来故意气气瑞典人；再则因为坐在餐桌上的全是他的自己人，他们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在展开争论，心情激动，却毫不考虑一下这个事业有多大危险，或者会不会成功；而特别使他心里高兴的是，正在全力进行远大计划和艰难创举的这个地方，那一切在他厚厚的记事本里（这个记事本跟一段被他啃坏的铅笔、一支烟斗和一只小菸草包一起放在口袋里）不太清楚地记下来的东西，已经开始成为现实了。风扑扑地吹动着要塞棱堡上的旗帜，木桩从泥泞的岸边突出来，到处都有人在跑来跑去，在工作，在操劳，而一个城市，一个真正的城市却已经出现了，也许还不太大，可是已经具有了一个城市常有的种种特征。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时咬一下琥珀烟斗的嘴，无意间听到那个气冲冲的布留斯跟他唠唠叨叨地谈着关于腐烂干草的事，听到那个醉醺醺的钱伯斯尽力想把酒杯向他伸过来的时候嚷嚷的话……这里是他向往的、心爱的地方。亚速海自然是好的，又明亮又温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把它弄到手；白海是好的，冰冷的浪涛在低垂的迷雾下轻轻摆动；可是它们一个也比不上波罗的海，它有康庄大道通向美妙的城市，通向富庶的国家。在这儿，他的心跳得不同寻常，他的思想的翅膀展开了，他的力量增强了一倍……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时不时瞅着他，看到明－赫尔茨的鼻孔越张越大，从他烟斗里腾出来的烟雾越来越浓。

“够啦！”他突然向客人们嚷道。“你们翻来覆去谈着那一套——燕麦，小米，燕麦，小米！炮手先生不是为了听什么燕麦、小米才到这儿来的。”缅希科夫搐动着整个腮帮，朝一个相当肥胖的、温柔地微笑着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人穿着一件短短的、下摆张开的长襟衣。“费尔滕，斟一点莱茵酒，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种，”随后他期待地转向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跟往常一样，缅希科夫已经猜到，从他那双发

暗的眼睛里看出来：那样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就是好久以来一直在他头脑里徘徊、旋转、苦恼、这般那般地互相配合的一切，正在逐渐明晰，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这种时刻，你还是不要跟他争论，不要违拂他的旨意为好。

餐桌上一片沉寂。只有酒从一个大肚子的酒瓶里斟进一个个酒杯，发出汩汩的响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挪开他那双搁在桌子上的手，往镀金椅子的背上靠下去。

“查理国王固然很勇敢，但是并不聪明，他只是狂妄自大极了，”他用莫斯科人说话的语调，把一个词儿一个词儿讲得很清楚，慢条斯理地说开了。“他在一七〇〇年错过了机会。要是他走运，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喝莱茵酒了。纳尔瓦的丢丑对我们好处很大。经过打击，铁会变得更加坚实，人会变得更加强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不少甚至是不曾预想到的。我们的将军们，跟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和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一起，已经让全世界看到瑞典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可以在平原战场上、在要塞城墙上被打垮的。你们，我心上的孩子们，已经得到并且建设了这个神圣的地方。兴风作浪的海神尼普顿，已经躺在这位大官邸宅的房顶上，正在等待海船的到来，为这些海船，我们大家辛勤操劳，甚至弄得双手都起了茧子。可是既然我们在彼得堡站稳了脚跟，那么如果经常要在谢斯特拉河里和科特林岛上打退瑞典人，那是不是合理呢？难道等着查理厌倦于追逐自己的妄想和幻梦，把军队从欧洲抽出来对付我们不成？要是出现了那样的情况，恐怕连海神尼普顿也救不了我们。我们的心尽管在这儿，但是迎击查理却应当在辽远的边疆，应当在坚固的要塞里。我们自己一定要敢于进攻。等河水一开冻，我们就该向克克斯霍尔姆[①] 挺进，把它从瑞典人手里拿下来，让拉多加湖仍然像古时候那样成为我们的湖，让我们的舰队可以毫无顾虑地从北方开下来。我们应当一直冲过纳罗瓦河，攻下纳尔瓦，这一回可丢丑不得了。马上着手进军的准备，朋友们。拖延就意味着死亡。”

---

① 今苏联列宁格勒州滨湖城。

五

透过菸草的雾霭，穿过窗上的格子玻璃，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看到那有点残缺的月亮，一直在支离破碎的迷雾中飞驰，这会儿停下来了，凌空吊在那儿。

“你就坐着，坐着，丹尼雷奇，用不着跟我走。我要出去透一口新鲜空气，过一会儿就回来。”

他离开桌子，走到门廊里，站在尼普顿海神和那个乳房很大、拿着镀金罐子的女河神的塑像底下。一阵阵气味强烈的轻风直往他鼻子里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烟斗塞进口袋。从房子的墙边，一根柱子后面，忽然闪出一个人来，光着头，穿着粗呢上衣，登着树皮鞋，往地下一跪，把一张纸高高地举在头顶上。

“你要干什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问。“你是什么人？站起来，——你难道还不知道敕令吗?”

“万岁爷，”那人说道，嗓音又低沉又刺耳。“卑微而穷苦、没依没靠而又罪有应得的小民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在这里伏地恳求……我要毁了，万岁爷，请圣上开恩……”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暴躁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随后暴躁地接过那张状子，再一次吩咐他站起来：

“你是不是逃避工作？是不是病了？他们有没有遵照我的指示，发给你们浸松球果的伏特加?”

“我身体很好，万岁爷，我没有逃避工作，我在运石子，挖泥土，锯木头……可是，万岁爷，我身上有种神奇的力量却在被糟蹋……我是帕列赫圣像画师戈利科夫家的一个色彩画师……我能画人像，跟活生生的人脸一模一样，不会老也不会死，精神永远会在那里活着……我能画大海的波浪和在波浪上面扬帆前进、笼罩在大炮硝烟里的海船，——熟练得很呐……”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又哼了一声，不过这一回不那么暴躁了：

“你能画海船？可我怎么能相信你不是在胡说呢?”

“我本来可以跑去拿来给你看的，可是那张画恰好绘在墙头泥灰

上，而且不是用彩色，是用木炭画的……我既没有颜料，又没有画笔。这些东西，我连做梦也在想着呢……为一点颜料，哪怕只有几瓶顶针那么大的，为几支画笔，万岁爷，我什么事都肯给你干——扑进火里都情愿……”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第三次用短短的鼻子哼了一哼：“我们一起走吧！”月光照着在他骑兵长靴底下嚓嚓作响的坑洼里的薄冰；他朝月亮扬起脸，照例性急地往前走去。安德烈·戈利科夫小跑着跟在他后面，斜眼瞟着沙皇彼得那长得出奇的身影，小心不要去踩着它。

他们绕过广场，在几株疏疏朗朗的松树中间拐了弯，穿到大涅夫卡河边，那里立着建设工人们住的盖着草土的矮矮泥棚。在一所泥棚前面，激动得失常的戈利科夫站住了，鞠了个躬，嘟嘟囔囔地叨念着，推开那扇毛板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伛下脑袋，跨了进去。大约有二十个人睡在里面板铺上，——从皮袄和蒲席下面露出了光脚。有个打着赤膊、蓄着大胡子的人坐在点着松明的灯架旁边一张矮凳上，正在补衬衫。

他看见沙皇彼得，一点也没表示惊奇；他把引针戳好，将衬衫搁下，站起身来，慢吞吞地鞠一个躬，仿佛在教堂里向黑魆魆的圣像鞠躬似的。

“有苦就诉吧！”彼得断断续续地说。“伙食是不是很坏？”

“很坏，万岁爷，”那人简单明了地答道。

“穿的也不好？”

“秋天发的衣服，穿了一冬，你瞧，都破得没法再穿了。”

“你们也有害病的吗？”

“很多人害病，万岁爷，——这个地方糟透了。”

“药铺给不给你们治疗？”

“药铺吗，倒也听说过。”

“你们不信任药铺，是吗？”

“叫我怎么对你说呢，我们的病好像都是自己好的。”

“你是从哪来的？随哪一批来的？”

“我是克伦斯克城的，是第三批，秋天那一批……我们是城市工商业者。住在这个泥棚里的，全是自由人……”

“你干吗还要留在这里过冬？”

“我不愿意回家去过冬，——回不回去，反正是空着肚子在炕上嚎叫。我留下来当雇工，运木材，挣点公粮过活。可是你瞧，发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面包。”那人从皮袄底下拿出来一块黑面包，放在手里一捏，就被僵直的手指捏碎了。“霉的。这样，药铺能顶什么事呢？”

安德烈·戈利科夫悄没声儿地往灯架上换了点松明，这间矮矮的、涂着黏土、只有几处地方刷着白粉的泥棚随即亮了一些。有几个脑袋从蒲席底下抬起来。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往一张板床上坐下，抱着膝盖，逼人地瞅住那个大胡子的眼睛：

“你在家里，在克伦斯克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热蜜水的。可是眼下，不大有人喝什么热蜜水了，谁都没有一点钱啦。”

“这是我的不是，我把所有的人都抢光了？是不是？”

那个大胡子一忽儿耸起、一忽儿沉落他那赤裸着的肩头，于是挂在他瘦瘪胸脯上的铜十字架也便忽起忽落地掀动着。他冷笑一声，摇了摇头：

“你想打听真情实况吗？……好吧，我倒不怕把真情实况讲出来，反正我们苦也已经受够了……当然啰，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苛捐杂税……可是眼下，这也得出钱，那也得出钱……从前，每一所房子该出多少，每一把犁头该出多少，大多用连环保，大家可以商量，事情比较好办，——这就方便了……眼下，你命令大家交人丁税，把个个人都登记下来，——每个人身边，总有一个专员、一个地方官在打转，在要你的钱。近几年里，又添了一个新花样，——一个夏天，分三批派到这彼得堡来，各地的人一共有四万……这算轻松吗？在我们那里，每十户人家要出一个人，——要带一柄斧头，一把凿子，或是一柄铁锹，一把锯子。其余九户人家，要出钱供这个人的吃用——每一户出十三阿尔丁和一戈比……这笔钱是非弄到不可的……那么，尽管在市集上喊哑嗓子：‘要不要喝热蜜水啊！’又有什么用呢？有些好人也很想喝这么一杯，可是除了‘谢谢你’以外，他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你把我的儿子抓去

当龙骑兵了；家里还有我的老太婆和四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小……当然啰，万岁爷，你看得更清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点不错，我看得更清楚！”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凌厉地说。“把那块面包给我。”他把那块发霉的东西接过来，捏碎了，嗅了一下，往口袋里一塞。“等涅瓦河开了冻，他们就会把新衣服和树皮鞋运来。他们会运来面粉，面包将来就在这里烘制。”他朝门口走去，竟把戈利科夫完全给忘了；可是戈利科夫那么不安地转辗了一下，央求地瞅着他，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才笑了笑说：“好吧，圣像画师，把你的东西指给我看吧……”

板铺中间的一块墙壁，给仔仔细细地弄光滑了，刷上了白粉，用一张蒲席遮着。戈利科夫小心翼翼地把那张蒲席取下了，拉过来那个沉甸甸的灯架，添了一根松明，擎在一只颤巍巍的手里，扯起嗓门念道：

> 一七〇三年五月五日在涅瓦河口伟大而光荣的海上胜利，装有十四门大炮的敌方双桅侦察舰“阿斯特列尔号”和装有十门大炮的海军上将的旗舰“格达恩号”向炮兵下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陆军中尉缅希科夫投降。

在那块刷过白粉的墙壁上，用尖细的木炭精巧地绘着两条瑞典兵船，漂在打着涡旋、起着泡沫的海浪上，裹在大炮的硝烟中间，被一些小艇包围着，俄罗斯士兵正从那些小艇里爬起来进行接舷战。在两条兵船上空，云端里露出来两只手，执着一面长长的旒旗，上面写着戈利科夫刚才念出来的那些词句。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蹲下身子。“嗯，嗯！”他说。一切都很正确，——船上的索具，吹得鼓鼓的风篷，旗子。他甚至还辨得清楚阿列克萨什卡，抓着手枪和宝剑，正在顺着云梯爬上去，他也认得出来他自己，——衣服画得太漂亮了，不过的的确确他是站在敌舰的船艄下面，自己的船头上，一边吆喝，一边掷着手榴弹。

“嗯，嗯！你怎么会知道这次胜利的？”

“我那时候在你的小艇上当桨手……”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手指摸了摸那幅画，——的确是木炭。

（戈利科夫在他背后小声叹了口气）

“这样说，我恐怕得派你到荷兰去学习。你不会沉迷在酒食里头吧？我是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的……”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到总督府，又坐在那张镀金椅子上。蜡烛快点完了。客人们都已经酩酊大醉。在桌子的那一头，一些海员耷拉着脑袋，正在唱一支凄婉的小曲。只有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一个人还很清醒。他马上察觉出明－赫尔茨的一边嘴角在抽搐，于是很快就在心里头估摸，“这会是怎么回事呢？”

“把这个拿去尝一尝！”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突然向他嚷道，从口袋里掏出那块发霉的面包。“拿这个去尝一尝，总督先生！……”

“明－赫尔茨，这不能怪我，发面包的事是戈洛夫金管的，但愿这块东西把他噎死！……嘿，那个小贼，嘿，那个不要脸的家伙！”

“把它吃下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眼睛狂暴地睁大了。“你拿脏东西给大家吃——你自己就把它吃下去，尼普顿海神！对这儿的一切你都得负责！对每个人的灵魂……”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用慵懒的、悔恨的眼神向明－赫尔茨瞍了一下，开始嚼那块面包，咽下去的时候故意显得很困难，仿佛噙着眼泪似的……

六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到他自己的小木房去睡觉，因为总督府的屋子都很高，而他是喜欢低矮的天花板和舒适的房间的。住在赞丹的时候，他就睡在锻工克莱斯特家的一口柜子里，连腿都没法儿伸直，可他还是喜欢那个地方。

侍卫纳尔托夫已经把火炉生得很旺，又在一长排小窗（从小窗里朝外望，得把身子弯下去才行。）前的桌子上摆好了书和记事本，纸张和文具，装在鼓鼓的皮袋里的成套制图用的、细木工用的、医疗用的工具，望远镜，罗盘针，菸草和烟斗。屋子的壁上挂着海船的帆布。一个犄角里立着一盏铜制的风灯，有半个人那么高，那是运来给彼得保罗要塞的灯塔桅杆用的；还搁着几支小艇和轻便帆船用的铁锚，涂

着焦油的缆索,能够转动的滑车。

洗完澡,吃过丰盛的晚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戴着一顶直扣到耳朵的粗麻布尖顶帽,躺在有四根螺旋形柱子、挂着染色土布帐子的木床上,按说应该是睡得很甜的。可是他竟一点也没有睡意。一阵阵的风在屋顶上呼呼地吼着,在烟囱里哀号,把护窗板吹得直摇晃。他的知心朋友阿列克萨什卡坐在地毯上,旁边放着一盏有窟窿的圆形铁灯,正在述说奥古斯特国王在财政上的困难,关于这一点,驻王廷大使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在他派专差送来的那些报告中是经常提到的。

奥古斯特国王给他的宠姬爱妾弄得彻底破了产,竟连一个子儿也没了。在萨克森,老百姓能够给的都已经给了他,据说在那边,连一百塔勒① 也没处借了。在桑多米尔的议会里,波兰人干脆拒绝给他钱。奥古斯特把自己的城堡半价卖给了普鲁士国王,于是有个魔鬼,也许就是查理国王本人,又一次把一个女人——全欧洲最漂亮的女子,奥罗拉·柯尼希斯马克伯爵夫人偷偷地塞给了他,而他就把出售城堡得来的钱花在她身上,为了对她表示尊敬而施放烟火,举行舞会。可是当伯爵夫人一知道他的口袋已经空了的时候,便彬彬有礼地向他道谢,离开了他,带着满车的丝绒、绸缎和银器走了。这一下,他连吃饭的钱也没了。他来到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府邸,叫醒了他,倒在一张安乐椅里,哭起来了:“我的萨克森军队光啃面包干过日子,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我的波兰军队因为得不到军饷,已经在打家劫舍……波兰人简直都神经失常了,——谁也记不起曾经有过像今天波兰这样的酗酒,这样的内讧;贵族大地主们带着各自的小贵族互相袭击城市和城堡,烧毁村子,比鞑靼人更加胡作非为。至于波兰国家,那他们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唉,我真是一个倒霉的国王!唉,我还不如拔出宝剑,引颈自刎!”

多尔戈鲁基公爵是个好心肠的人,听着听着,便为这种不幸流下了眼泪,还自己掏腰包,给了他一万外国银币,也没向他要一张收据。国王马上回到家里,他的新宠姬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正在大发脾气,

---

① 德国旧时一种值三马克的银币。

于是他就跟她大吃大喝起来了……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把铁灯挪拢一点，掏出一封信，凑近灯上漏出光来的窟窿，讷讷地念着，原来他在读写方面还不太行：

“明－赫尔茨，这儿，举个例子来说，这是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公爵从桑多米尔写给我们的一段话：‘波兰军队在小酒店里为一杯啤酒会打得很漂亮，可是要把他们带到战场上去打敌人那就困难了……奥古斯特国王的萨克森军队是很不错的，只是他们无意去打瑞典人。半个波兰已经被瑞典人破坏干净，连教堂和坟墓也没有放过。但是波兰贵族大地主却什么也没看见：个个人都只想到自己。我不明白像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还能存在！它对我们不会有一点帮助，——除非它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

“我也不指望什么大的帮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至于多尔戈鲁基，我已经写信告诉他，那一万银币得由他自己去向国王追回，我决不负责……有那样一笔数目，一艘三桅巡洋舰也造得起来了。”他磕响着牙齿，打了一个哈欠。“夏娃的女儿们！她们有什么事情对我们干不出来啊！在阿姆斯特丹，小酒店里有个女人常常上我那儿去，——是个撒谎者，是个精灵鬼，可是人还不坏……她也花了我不小一笔钱呢……”

“明－赫尔茨，在这一方面，你怎么好跟奥古斯特相比啊？单在奥罗拉·柯尼希斯马克一个人身上，他就花掉了五十万。而那个小酒店里的女人，——我记得很清楚，——你若不是给了她三百卢布，便是给了她五百，——只有那么一点点嘛……”

“难道有五百卢布吗？啊—啊—啊……我真该挨一顿痛打才对……奥古斯特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属于国家的，我们自己都没有钱。小心哪，阿列克萨什卡，你这个‘只有那么一点点嘛’，——别把国库的钱说得那么轻松……”他缄默了半晌。“你那里有一个搬运木材的人……他有天才……”

“你指的是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是不是？”

“他在这里给糟蹋了，那样的活对他不合适……应当把他送到莫斯科去……让他去给一个人画个肖像。”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朝阿列克萨什卡斜着眼瞅了一下，也没十分看清楚，只觉得他好像在咧着

嘴笑。"你得留神！我会起来给你尝尝那根木棍的滋味，朋友，让你知道知道怎么样讪笑人……我很惦念卡捷琳娜，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眼睛一闭，就看见了她，仿佛她就在那里似的；眼睛一睁，我的鼻孔就感觉到她……我宽恕她的一切，她所有的男人，包括你在内……夏娃的女儿，——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突然不再吱声，却转向那一长排灰蒙蒙地透着晨熹的窗子。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轻轻地从地毯上站起来。窗子外面，在风的呼吼中间，传来另一种沉重的响声——冰在崩破、在碎裂、在堆叠起来的响声。

"涅瓦河开冻了，明-赫尔茨！……"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熊皮毯子底下伸出腿来：

"是真的吗？那我们就不能再睡了！"

第 三 章

一

克克斯霍尔姆远征一开始就被阻断了。先期出发的步兵团和辎重车队还没走到去施利谢尔堡的一半路程,骑兵还只渡过奥赫塔小河,而载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沃团的、沉甸甸的用桨划的船往涅瓦河上游连五俄里也还没划到,就有一个人骑着马忽然从岸边那些被折断的云杉丛里蹿出来,没命地挥着帽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正坐在划船小队后面的一艘小艇里航行;听到那个人在喊:"喂,船夫,皇上在哪儿?我有一件公事要交给他!"他便掉转风篷,让小艇拢了岸。那个人跳下坐骑,一个箭步赶到了水滨,用两根手指碰着那顶军官毡帽的盔头,探出一张眼神焦急而惶恐的绯红的脸,沙着嗓子说道:

"是御前大臣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呈送上来的,炮手先生。"

他从沾着污泥的红袖头里抽出那封用线缝着、用蜡封着的信,呈了上来,便往回退了下去。这个人就是陆军中尉保罗·亚古任斯基。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牙齿咬断了缝线,将那封短简飞快地看了一遍,随后又仔细读着,紧锁着双眉。他把眼睛眯缝起来,瞅着一个地方,那里有许多装得很沉的小艇,一齐划动着桨,在阳光照耀的微波上行驶。

"把牲口交给一个水手,你就下船来吧,"他对亚古任斯基说,随后又突然向他喝道:"下水去,你没看见我们已经搁浅了吗?把小船推一下,再跳上船。"

到彼得堡地区为止,一路上他都一声没吭,逆风行驶,船就不得不迂回前进。他灵活地让小艇傍了码头,便有两个水手急忙将主帆

落下，还橐橐地踩响着鞋子，往船头赶去，在那边被绞住的三角帆斜桅上，帆布在啪哒啪哒地扑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悄没声儿地睁大眸子瞪着，一直到他们把风篷卷好，把所有的索具放好，按照规定，收拾得整整齐齐。这时他才大踏步向自己的小木房走去。惊惶不安的缅希科夫、戈洛夫金、布留斯和海军中将克赖斯马上往那里集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窗子稍微打开一点，让风吹进这间闷热的小屋子来，随后往桌子旁边一坐，向他们念出扬堡要塞(坐落在纳尔瓦以北二十俄里左右)卫戍司令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的那封信：

遵奉圣旨，陛下，我于早春时节就率领三团步兵和五连骑兵从扬堡出发，向纳罗瓦河口开拔，在罗松小溪流入纳罗瓦河的地方驻扎下来。不久，便有五艘瑞典船开过来了，而且在海面上，远远地还可以望见那些旒旗。在微风中，两艘战舰驶进河口，开始向我辎重车队发炮猛轰。谢天谢地，我以野战炮还击，打得倒还不错，一艘瑞典军舰为我军炮弹打毁，我军已将敌人赶出纳罗瓦河口。

自从这次接战之后，一个多星期以来，瑞典人就一直下锚在海边，——五艘战舰和十一条运货帆船，这件事引起我极大的疑虑。我经常派出侦察班到整个海岸去，不让瑞典人往干岸上卸下任何东西。而且我还派出龙骑兵顺着列维尔大道一直到纳尔瓦去，摧毁敌人的前哨。据“舌头”们供称，他们在纳尔瓦什么东西都感到缺乏，而且十分忧伤，因为我们遵奉你极其明智的敕令已经把纳罗瓦河口占领下来。

我们的志愿侦察兵偷偷地摸到纳尔瓦的城门口，有一夜抓到一个使者，这人怀着一封用密码写的信，是列维尔总督派他送到纳尔瓦要塞司令霍恩那里去的。这个信差自称为近卫军大尉，名叫斯塔尔·冯·霍尔施泰因，说是贵族出身，是国王查理的宠臣。起初，他一句话也不肯回答，可是经我稍微吆喝一下，他就跟我说了：在纳尔瓦，他们指望着施利本巴赫本人很快就会带着一支大军到来，又说瑞典人早已用一队三十五条商船装着粮食、麦芽、鲱鱼、熏鱼和腌肉开到那边去了。这个商船队由海军

中将德·普鲁指挥，他是个法国人，左手已经给打掉，装了一只银制的假手。在这些船上，他配备了两百多门大炮和一支海军陆战队。

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件十分重大而且惊人的事情上，是不是应当相信霍尔施泰因大尉的话，可是，你看，陛下，今天一大早，黑暗刚从海面上空消散，我们就看见整个天边净是片片帆篷，一数旒旗，总在四十面以上。我的实力很弱，骑兵人数极少，大炮只有九门，其中一门又在前几天发射的时候炸开了……除掉最后的毁灭，我什么也不能指望啦……救救我吧，陛下……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说的？"念完了信，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问。

布留斯把下巴颏狠狠地往黑领带里钻。科尔涅利·克赖斯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只是眯缝着眼睛，好像打这儿可以看见纳尔瓦海湾里那五十面瑞典船的旒旗似的。一向对答如流的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这会儿也闷声不响，双眉打结。

"我要问问你们军事委员会的先生们，我们是不是认为在这场斗智的棋赛里，查理国王已经赢去我们一颗大棋：他向纳尔瓦走了巧妙的一着，把克克斯霍尔姆保住了？还是认为我们应当仍然固执己见，率领近卫军到克克斯霍尔姆去，把纳尔瓦让给施利本巴赫？"

科尔涅利·克赖斯摇了摇头，也不顾海军将领的身份，从鼻烟盒里取出一角用凯延辣椒[①] 与罗姆酒熬过的、水手们嚼的菸草，往腮帮里头一塞。

"不！"他说。

"不！"布留斯坚决地说。

"不！"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说着，往膝盖上拍了一下。

"对我们来说，攻下克克斯霍尔姆也并不怎么困难，"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柔声细气地说，"可是到那个时候，查理国王说不定又会从我们这里赢去一颗大棋，这一回是那颗王后了。"

---

① 一种极辣的辣椒。

"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尽管没说一句话,可都明白让施利本巴赫的军团开进纳尔瓦,就意味着放弃占领主要的要塞——纳尔瓦和尤里耶夫,没有这两个要塞,通彼得堡的进路就完全给打开了。哪怕只这么一小时也拖延不得了。没隔一会,急使们便顺着施利谢尔堡大道,沿涅瓦河拍马疾驰,挟着诏书,要军队和划船小队开回彼得堡。

帕什卡·亚古任斯基中尉已经有三天三夜没下过马,也只来得及从皇上侍卫纳尔托夫那里赚到一杯皇上喝的那种胡椒白酒和一块夹着盐的面包,便又动身驰回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的营地,带着敕令,要他不必疑虑,把一切糟心的事完全信赖上天,跟士兵一起坚决对付瑞典舰队,死而后已。把亚古任斯基打发走的时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抓住他的一只手,往身边拉了拉,在他脑门上亲一亲。

"你给他带个口信:过一个星期,我会率领全军到达纳尔瓦城下……"

二

查理国王被一只公鸡的嘹亮的啼声惊醒了。在帐篷的昏暗中睁开眼睛,他听着那只公鸡在扯直嗓门一个劲儿啼叫。这家禽,他们将它带在辎重车里,晚上便把它关进笼子,放在国王的帐篷旁边。随后,一支角笛吹出一阵拖长的点名号,——国王这时回想起了烟雾迷蒙的峡谷,角笛的吹奏,狗吠和他那种嗜杀的焦躁心情……就在帐篷附近,一只狗在狺狺地狂嗥乱叫,从声音推断,那是一只没用的哈巴狗,也就是太太们带在马车里的那种东西……有人在嘘它,那小狗便凄厉地尖叫着。国王记下了:"要弄清楚这只狗是打哪儿来的。"离这不远,在拴马桩那儿,牲口蹦跳起来了,有一匹马撒野地长嘶了一声。国王记下了:"真可惜,可是看样子那匹'尼普顿'非阉割不可呢。"匀整而沉重的脚步响着过去了。国王尖起耳朵,倾听那哨岗换班时的口令声。鸟儿打帐篷上空飞过,呼的一下把空气划破了。他记下了:"今天将是一个晴天。"响声和人声越来越清晰。苏醒过来的营帐这

种有精神、有气概的音乐，在他听来要比一切提琴、竖琴和大钢琴的旋律悦耳得多。

国王盖着一件有股风尘仆仆和牲口汗水味儿的大衣，在行军床上酣睡了一会，觉得很好。哦，是的，那样将会一千倍的愉快，如果给公鸡啼醒的时候，敌人在田野的那一边扎营，篝火的烟透过湿淋淋的迷雾从那边飘过来……那时候，他会一骨碌跳下床，穿上骑兵长靴，跨上坐骑……于是，迈着安详的马步，忍住眼睛的闪光，走到自己的部队前面；他们早已摆开作战的阵势，胡子拉碴、态度严肃地站在那儿了……

真是岂有此理！自从在克利斯索夫打了那致命的一仗以来，奥古斯特国王损失了所有的大炮和旗幡，就只是一个劲儿往后退，退了整整一年，在广漠无垠的波兰活像兔子一般绕来绕去地乱蹿……啊，那个懦夫！啊，那个撒谎者，那个阴谋家，那个叛徒，那个浪荡子！他害怕公开交锋，他想迫使自己的对手不去追怀对纳尔瓦、里加和克利斯索夫那轰动一时的光荣胜利，而去从事对饿着肚子的萨克森火枪兵和喝醉了酒的波兰骠骑兵的徒劳无益的追逐……他想迫使自己的敌人像一个高等妓女那样整个早晨闲躺在床上……

查理国王把两个指头伸进嘴里，吹了一声唿哨。帐篷的帆布门帘马上给撩开了，走进来宫中低级侍从贝尔根海尔姆男爵，朝上翻的鼻子上长着一个小硬瘤，还有国王的侍卫，这人身量高大，差一点触到营帐的篷顶，拿进来国王一双擦干净的骑兵长靴和一套暗绿色的常礼服，这身衣服上有几处被子弹和弹片打穿的地方都已经补好了。

查理国王走出营帐，伸出一双撮拢的手，那侍卫便把一个银盂里的水开始小心翼翼地往里头倒下去。对于飞舞的炮弹，查理国王很容易就习惯了，可是对于冷水，当它打颈脖和耳朵后面流下来的时候，他却觉得很害怕……把毛巾撂给侍卫，他就梳那剪得短短的头发，也不朝贝尔根海尔姆男爵替他拿着的小镜子里照一下。他整了整直扣到颈脖那儿的衣服，望了望斜斜地通往溪边去的绿色田野上那一排排整齐的帐篷，这帐篷后面，拴马桩旁边，照例是一片纷忙腾闹；炮手们正在用烂布擦着大炮的铜筒。查理鄙夷不屑地记下了："溅在炮车上的泥点和沾着硝烟的铜，这会增添多少壮丽啊！"下面，

在小河岸坡上，士兵们正在洗衬衣，把它们晾在矮矮的爆竹柳树枝上。河对岸，一些鹳鸟活像神学教授似的，在沼地上傲慢地踱来踱去。再远处，巍然耸立着一个被烧毁的村子里那些光秃秃的烟囱，后面，在一座小丘上，古树梢头黄澄澄地高矗着一所教堂的两个剥落的尖塔。

这种不知看见过多少回的枯燥无味的景色，真叫查理国王厌烦得要死！在这个倒霉的波兰，已经转游了三年！三年，本来半个世界(从维斯拉到乌拉尔)都可以给他了！

"请陛下去用早餐吧，"贝尔根海尔姆男爵说道，用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向营帐那开着的门帘姿势美妙地指了一指。里面，在一只铺着雪白亚麻布的空火药桶上，放着一银碟切得很薄的面包，一汤盆煮熟的胡萝卜和一碗士兵们吃的小麦粥。就是这么一点儿东西。国王走进去，坐下了，把餐巾铺开在膝盖上。男爵站在他背后，一再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固执的国王的怪念头：居然要拿这样粗劣的伙食来毁坏自己的健康！也许，为了将来写回忆录，他这样做是必要的吧？国王爱沽名钓誉……在一只出自巨匠贝内文托·切利尼[①]之手的镀金高脚大杯里(这个高脚大杯原是奥古斯特国王的珍藏，在克利斯索夫战役之后虏获的。)，盛着从有股青蛙味儿的小溪里打来的水。毫无疑义，世界荣誉嘛——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营地上怎么会有讨厌的小狗？是不是有什么人来了？"查理问道，一面嚼着胡萝卜。

"陛下，昨天深夜，奥古斯特国王的爱姬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来到了营里，她希望您能赐见呢。"

"皮佩尔伯爵是不是知道她来到的事？"

男爵回说是知道的。查理国王吃完这顿俭约的早餐，便从那个高脚大杯里气概非凡地喝了一点水，随后把餐巾揉成一团，大踏步走出营帐，一面将一顶没镶饰纽的小三角帽扣在后脑瓜上。他问清楚伯爵夫人的马车停在哪里，便朝一丛榛子树迈步走去；那边，掩映在树枝中间，装在一辆轻便马车顶上的一个镀金丘比特像和几只鸽子

① 贝内文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的金饰匠、雕刻家和作家。

在阳光中闪烁熠耀……

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睡在马车里一堆坐垫和花边中间。她是一个相当丰满、还很娇嫩的女子，皮肤白净极了，淡褐色鬈发蓬蓬松松地露出在被压皱的睡帽底下。她的那只哈巴狗被国王的骑兵长靴一碰便汪汪地叫了起来，这叫声可把她惊醒了；她睁开一双很大的、绿宝石似的、斯拉夫人的眼睛，——有这种眼睛的如果是男人，查理国王总是很鄙视，如果是女人他总是很憎恨。一看见有张土灰色的瘦脸，带着一只瞧不起人的稚气的嘴和一个多肉的大鼻子，挪近玻璃车门，她便尖叫一声，用双手捂住脸。

“您来干什么?”国王问。“马上吩咐把您的牲口套好，火速回去，要不，我要把您当做那个卑鄙的无耻之徒奥古斯特国王的间谍抓起来……您听到了我的话没有?”

伯爵夫人是个波兰人，要吓唬她可不容易。况且，国王一下子就把事情弄得对自己很不利：一开始就用粗暴和威胁的办法……伯爵夫人将一双齐臂肘都赤裸着的丰满的手从脸上挪开，在坐垫里欠起身子，露出一种迷人的天真样子，朝他微微一笑：

“Bonjour，sise，”她仪态万方地说，“千万请您原谅，我一声尖叫使您受惊了……这都要怪我的小狗比儒，它使我十分担心，怕弄得不好钻到人家的脚底下去……我把它放出马车，是要让它去找点面包皮啊或是鸡骨头啊什么的……陛下，我跟它两个都快饿死了……昨天一整天，我们在一片荒地上飞驰，经过一个个被毁的村子和一座座烧掉的城堡，连一点面包碎屑也找不到，我愿意出一个金币买一枚鸡蛋……可那些从兽穴一般的窝棚里钻出来的好心肠的波兰人，却光是向苍天举起两条胳臂……陛下，我要吃一顿早餐……我要拿它来补偿我一路上所受的种种惊吓，我要恳求您的厚德，恳求您的宏恩：准许我当着您的面吃一顿早餐。”

伯爵夫人喋喋不休地谈着，法国话说得那么精彩，仿佛一辈子都在凡尔赛生活过来似的，她一面居然还来得及理头发，涂嘴唇，往脸上抹粉，往身上洒香水，又把睡帽摘下来，换上一条西班牙花边围巾……查理国王想插一句嘴也是枉然，——伯爵夫人翩翩地跳下马车，一把抓住他的胳臂：



“啊，我的王上哪，全欧洲都为您神魂颠倒了。大家再也不提萨沃伊的欧根公爵或是马尔波罗公爵，——欧根和马尔波罗不得不把荣誉花冠让给瑞典国王了……我的激动是情有可原的：只要见到您哪怕一分钟——您，您这位我们梦想中的英雄，我会毫不犹豫，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您爱怎么定罪就把我怎么定罪吧，陛下，可我到底已经听到您的嗓音，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伯爵夫人捉住那只在她脚边打转的、翻鼻子的、毛蓬蓬的小狗，紧紧地抓着国王的臂肘，弄得他不好意思把她甩开，——要挣脱这个女人说不定会闹笑话呢。

“我吃的是素菜，喝的只是冷水，”他断断续续地说。“您在奥古斯特国王那里过惯了没有节制的生活，我怀疑这样的东西倒会使您满意……到我帐篷里去吧……”

瑞典营地上所有的人，看见他们的国王从榛子树丛里拉出来一个丰满的美女，薄薄的裙子和花边在清晨的微风中飘舞，觉得很惊诧。国王走在她头里，气冲冲地扬起了鼻子。态度优雅的贝尔根海尔姆男爵，抓着长柄金眼镜，戴着极大的假发，还有那个粗鲁、笨重、镇静而爱讽刺的皮佩尔伯爵，一起守候在帐篷旁边。

查理国王让伯爵夫人先走进帐篷，自己从牙缝里向皮佩尔说道：

“为这件事，我好久都不会饶恕您。”随后他转向贝尔根海尔姆：“活见鬼，去给这个人弄一点牛肉来……”

国王往伯爵夫人对面一只鼓上坐下，她却坐在男爵替她拿来的坐垫上。摆在火药桶上的早餐完全出人意料，——这里有酥皮大肉馅饼，鹅肝，野味冷盆，而贝内文托·切利尼雕制的那个大杯里还斟着酒。国王撅起嘴，心里估摸着：“好极了！我这才知道贝尔根海尔姆这个浑蛋在自己营帐里吃的是什么了……”伯爵夫人津津有味地饱餐了一顿，把骨头扔给她的小狗吃，一边还在叽叽喳喳地谈着：

“啊，耶稣，马利亚！干吗这样不必要地假装呢？……陛下，您看透了我的心意……我到这儿来，只抱着一个希望：拯救波兰国家……这是我的使命，我的心给我提示的使命……我要把它的无忧无虑、它的欢乐愉快、它的光荣宴会、它的豪华狩猎还给波兰……波兰，现在是废墟一片。陛下，请不要双眉紧锁，——怪只怪奥古斯特国王的浮

躁轻率。唉，可他今天又在怎么样地后悔啊，后悔他在凶恶的时刻听信约翰·帕特库尔那个魔鬼的话，做了您的敌人……请相信我，发动那倒霉的利沃尼亚战争的决不是奥古斯特的邪念，而只是帕特库尔那个真该处以磔刑的家伙。帕特库尔，仅仅是帕特库尔一个人，创立了奥古斯特国王与丹麦国王以及那个疯狂的恶魔彼得沙皇之间的反常的联盟。……可是错误难道就没法纠正吗？宽大难道不是最高贵的品德吗？……啊，陛下，您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您是宽宏大量的……”

伯爵夫人那双斯拉夫人的眼睛变得像是两颗水汪汪的绿宝石。可是这并没有减损她的食欲。她的思想奔驰得那么迅速，弄得查理国王很难跟上它，他正想给她这句话一个尖锐的回答，而另一句话又需要他去反驳了。贝尔根海尔姆忍住了叹息。皮佩尔把公事包按在肚子上，跨开两条沉重的腿，站在帐篷的犄角里，机灵地微笑着。

“奥古斯特国王希望的是和平，只是和平。他准备撕毁跟彼得沙皇订的那个可耻的条约，因为那样一来他可以轻松了。可是在请求您讲和这一点上，呼声最高的却是我们女人……三年的战争和骚乱，对我们短促的生命来说可已经是太多了……”

“不是和平，而是投降，”查理国王最后说道，用一双黄澄澄的眼睛直瞅着伯爵夫人。“我打算举行谈判，可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已经不属于奥古斯特的波兰，而是在萨克森，在他的首都。您已经吃饱了没有，夫人？您没有别的话要责难我了吗？……”

“陛下，我简直发昏了，”伯爵夫人急忙说道，她已经解决了那只烤得很好的山鹑，正在舔着她的绯色的手指。“我把顶重要的一个使命给忘啦，——正是为了这个使命我才拼着命赶到您这儿来的。”她打开一只系在手镯上的小小的金盒，从里头取出来一个小纸卷儿，随手把它铺开了。“陛下，这是信鸽带来的一份紧急情报，昨天早晨才收到。沙皇彼得率领大军，正在向纳尔瓦移动。把莫斯科暴君的这种危险的行军预先通知您，这就是我的义务……”

皮佩尔伯爵不再微笑了，却走到国王身边，两个人一起开始辨认那份情报上的细小的笔迹。伯爵夫人把一对漂亮的眼睛转向贝尔根海尔姆，悄悄地叹了口气，举起那个贝内文托·切利尼雕制的高脚大

杯，啜了口酒……

三

雍容华贵的奥古斯特国王（老天生他下来仿佛就是为了奢侈的筵宴，为了奖励艺术，为了跟欧洲最漂亮的女人谈情说爱，为了波兰立陶宛[①] 王国的虚荣心，那里希望有一个国王，不比在维也纳、在马德里或是在凡尔赛的差些。），这会儿心情十分消沉。他的朝廷给安顿在里伏夫省一个名叫索卡尔的鄙陋的小城中一座半坍毁的城堡里，正在熬着贫困的日子。这儿，竟连星期天的集市也没有，因为邻村的乌克兰居民不是已经躲进了林子里，等候战争结束，便是已经逃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多半是到了第聂伯河沿岸，从那里传出来乌克兰哥萨克发动起事的暧昧的谣言……

为了避免空着肚子睡觉，奥古斯特国王不得不接受当地地主们的邀请，去吃晚饭，向穷乡僻壤的太太们致法国式的敬意，喝恶劣的酒。随便哪一个波兰大贵族地主，捻着浓密的唇髭，目空一切地瞅着餐桌那远远的“平庸的”一头，一些荒淫浪荡的波兰小贵族正在那里把宝剑和酒杯弄出响声来，——都觉得自己比奥古斯特国王更像是一个国王。华沙议会已经把他废黜了。波兰各省固然有半数还没加以承认，可是在华沙，在他的王宫里，却已经坐着另一个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他发布侮辱性的命令，还把他奥古斯特的锦缎长襟衣和巴黎长袜子送给自己的仆人们。整个东部——第聂伯河右岸，从温尼察到波多利亚——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其流血之多，一点不下于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时代的那一次[②]。而把那个包围圈连接起来的是，在相隔不远，里伏夫与雅罗斯拉夫之间，又驻扎着查理国王和他的三万五千精兵，把奥古斯特向他故都萨克森退却

---

① 波兰立陶宛王国是十五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波兰国家传统的名称。

② 一六四八年春，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率领查波罗什哥萨克八千人，在第聂伯河下游掀起反对波兰的起义。起义很快就扩展到乌克兰全境。赫梅利尼茨基打败波兰军，于一六四八年底进入基辅城，成为全乌克兰的首领。

的道路都给切断了。

由于对查理国王(那个凶狠的孩子,穿着一身满是尘灰的常礼服,一双褪成红褐色的骑兵长靴,脸蛋像阉人,眼睛像老虎。)那种令人极端厌恶的恐惧,奥古斯特已经丧失了自信心。查理这个人,既没法儿收买,也没法儿引诱,——他从生活中一点不希望得到什么东西,除了大炮的轰鸣与硝烟,交锋时的武器的碰撞,受伤后的兵士的呼号,以及弥漫着焦烟味和血腥味的、被踩坏的战场的景色,在这片战场上他那屁股很矮的坐骑在死尸中间小心翼翼地走着。查理放在薄薄的枕头底下的唯一的书,便是恺撒的《文集》。他怀着中世纪诺尔曼人的情感,热爱战争。他宁可让一颗二十磅的炮弹打在头上,也不愿意缔结和约,不管这样做对他的王国怎么有利。

那一天,奥古斯特国王一直在等候伯爵夫人回来。他并不指望她凭着女性的巧计,能够说服查理讲和。可是由信鸽从立陶宛带来的、关于彼得沙皇出兵的消息却是那么重要,那么凶险,说不定查理会不再信赖施利本巴赫将军那一个军团,而会踌躇起来,——继续那对于奥古斯特的毫无意义的追逐呢,还是把军队调动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省份里去。个个人都怂恿他到那边去跟沙皇彼得交锋:奥地利皇帝,他十分害怕查理跟法兰西国王结成联盟,把军队开到维也纳去;法兰西国王,他怕维也纳的外交人员把查理拉拢到奥地利皇帝方面去,建议他向法兰西边陲来一次军事出击;还有普鲁士国王,他对什么人都害怕,可是最最害怕的就是那个狂妄的查理,用不着费什么力气,查理就可以侵入勃兰登堡的普鲁士,占领柯尼斯堡[1],把他腓特烈国王弄得束手无策。

后来,像魔鬼一样凶恶的约翰·帕特库尔来见奥古斯特了。他穿着一套俄罗斯将军的制服,绿衣料,红袖头,缝得很不合身,使他看起来比本来的样子还要胖些。他沙着嗓子,蹙皱着高高的、对他肥胖而傲慢的脸来说显得太窄的额头,用粗鄙的法国话数落着彼得沙皇的怯懦,说他总是回避跟查理国王进行决战。

“沙皇有两支大军。他理应攻进波兰,跟您会师,一起把查理打

---

① 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当时属普鲁士。

垮，不管花多少代价，”帕特库尔说，他那紫红色的腮帮在哆嗦。“这才是勇敢而机智的行动。沙皇贪得无厌，像所有的俄罗斯人一样。他已经被容许进入芬兰海湾，在那里他正以幼稚的火急性儿在建设他的小城；他已经得到了英格利亚和两个出色的要塞——扬和科波里耶。他理该心满意足，尽他对欧洲的义务了。可是他对纳尔瓦和尤里耶夫又有了胃口，看着列维尔又想张开他的嘴巴。过后，他还会要利沃尼亚和里加呢。应当把沙皇限制在一个范围里……可是这一点，跟他的大臣们去谈也没有用……他们净是些粗野的庄稼人，戴着用染色的短麻做成的假发。欧洲对于他们，也不过像是一张干净的床对于一只肮脏的猪罢了……我这些话也许说得太尖刻，太露骨，陛下，可是我心里很痛苦……我只希望让我的故乡利沃尼亚重新回到您陛下的权标之下……可是任什么地方，维也纳也好，柏林也好，这儿波兰也好，我遇到的都是十足的漠不关心……我倒弄得茫然起来了——到底谁是利沃尼亚的最大的敌人：亲自用磔刑来威胁我的查理国王呢，还是给我以那么使人感到荣幸的信任、把我擢升为中将的彼得沙皇？是的，我已经穿上了俄罗斯的军服，我要把这个角色老老实实地演到底……可是我的感情却依然是我自己的……我心里的痛苦，因为您陛下的呆然不动和毫无作为而加深了……扬起您的嗓音，要求沙皇出兵，坚决主张与查理来一次决战吧……”

要是在别的时候，奥古斯特国王早把这个厚颜无耻的人干脆撵出门去了。今天，他却一声不吱，兀自在手指缝里抡动着鼻烟盒。后来，帕特库尔走了。国王唤来了值星官，骑兵大尉塔尔诺夫斯基，告诉他谁第一个禀报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回来的消息，他就打算给谁一百个金币（他其实并没有这笔钱）。插在一座发绿了的三叉烛台上的蜡烛给拿进来了，这座烛台大概是打犹太教堂里弄来的。国王走到镜子前面，开始沉思地端详着自己那相当消瘦的脸。对镜端详，他从来不觉得厌倦，因为他马上会想象到女人们该怎么样爱这张有两片结实嘴唇的、如同古代雕像一般给精描细塑的相当肉感的嘴，爱这个又大又有贵族气派的鼻子，爱这双漂亮眼睛（灵魂的窗子）的欢乐的闪光……国王撩起假发，哦，就在这儿，花白头发！……从眼睛到太阳穴，还有一条条细小的皱纹……该死的查理！

“请容许我提醒一下，陛下，”站在门口的骑兵大尉说，“索别先斯基老爷已经第三次派人来禀报，说是他老爷和太太正等着陛下去坐席……有几道菜，炖过了性就会坏掉的……”

国王从有股强烈麝香味的绸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粉盒，用天鹅绒毛的粉扑往脸上扑了一阵，把粉末和鼻烟打胸口的花边上抖落了，漫不经心地问：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别致一点的晚饭菜？”

“我问过派来的那位小贵族，他说打昨天起他们就在老爷的庄宅里宰奶猪，杀家禽，制香肠，做馅子。知道您陛下非常讲究口味，太太还亲自准备了一道炸水蛭，那些水蛭又都是吸饱了鹅血的……”

“好极了！……把我的宝剑拿来，我就去……”

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的庄园离城市没多远。一片大雷雨的乌云把一条条将逝的晚霞遮藏起来了，有一股强烈的路上的尘土和欲来的阵雨的味儿，这时候奥古斯特国王坐着他的皮篷车（因为经历了种种不幸，它已经相当破烂了。）驶近庄宅。一路上赶在国王前面飞驰的那个小贵族，已经去通报王上驾到的消息了。许多擎着火把的人，奔出来迎接这辆在古木夹道的林荫路黑魆魆的树枝底下赶着的马车……马车绕过一个花坛，在狗吠声中往一幢盖着芦苇屋顶的、长长的平房前面停住了。这儿也有许多家奴，光着脚，穿着破破烂烂的衬衣，野人似的披散着一头乱发，擎着火把在跑来跑去。靠近台阶，拥挤地站着五十来个小贵族，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家的食客，有头发花白、脸上带着可怕的刀痕的贵族内讧中的老战士；有以抹上香油、硬得像棘刺一般的髭须（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俄尺长）而自豪的大肚子的饕餮者；也有穿着破烂的旧货长襟衣、可是好斗的脾气并不因此而稍有改变的青年。他们站在那儿，都把一只手叉在腰里，另一只手搭在军刀柄上，——这是贵族特权的证据。当奥古斯特国王伛下魁梧的身子，从马车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便齐声用拉丁语高呼致敬。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从台阶上走下来，摊开双手，表示欢迎；这一会儿，他出于波兰人好客的慷慨风度，准备把客人所希望得到的一切统统都送掉：猎狗，马厩里的马，所有的奴仆，如果他需要他们，还有他自己那件皮镶边浅蓝色呢子的长上衣。大概只有他那位年轻

的索别先斯卡夫人，他才舍不得送给客人……安娜太太站在丈夫后面，那么漂亮，那么白净，长着一个小小的昂起的鼻子，一双惊诧的眼睛，戴着一顶盔头很高、插着一根羽毛的西班牙帽子，于是所有的忧郁全从奥古斯特国王的心上退走了。

他深深地鞠一个躬，抓着安娜太太的指尖，微微地抬起她的手，像在波洛涅兹舞① 的示意图里画的那样，引着她走向餐厅。后面跟着那个大贵族地主，高兴得眼睛都是水汪汪的，再后面是那个听取忏悔的长老，一个赤脚的修道僧，腮帮剃得发青，身上有股山羊味儿，腰里系着一根绳；再后面是所有的小贵族，按着等级或先或后地走着。

餐桌的桌布下面铺着一层干草，上面撒着许多鲜花，这光景引起了客人们的大声赞叹。有一个高个儿的小贵族，赤膊披着一件长上衣，甚至还抱着脑袋，哼哼哈哈，摇摇晃晃，弄得大家都笑起来了。一个个银的、锡的、彩瓷的盆碟里，高高地堆着香肠、烤鸟、小牛腿和猪腿、熏制的胸脯肉、牛舌、卤菜、泡菜、蜜饯、小面包、小圆面包、软圆面包、饼点；还有一瓶瓶装在形状像熊的乌克兰绿色玻璃瓶里的伏特加，一桶桶匈牙利酒，一罐罐啤酒……蜡烛燃着，而家奴们擎着的冒烟的火把又从窗口照进亮光来，这些人透过模模糊糊的窗玻璃，正在瞅着他们的主人荣幸地吃喝。

奥古斯特国王本来希望，有他在场会迫使主人放弃那种叫客人喝得没有一个能够自己走回去的劝酒习俗。可是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却坚决遵行波兰的传统礼节。席面上有多少客人，他便站起来多少次，捋着花白的唇髭，大声喊出一个个的名字，从国王开始一直到那坐在餐桌尽头的一个，就是那个高个儿的小贵族(后来发现他脚上连靴子也没有)，喝干一杯匈牙利酒，祝颂大家的健康。于是所有的客人都站起来，高呼：“万岁！”主人把一满杯酒递给客人，这客人就向大贵族地主和他的太太回敬……向所有的客人都敬过酒以后，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又开始了第二巡，建议首先为波兰国家、随后为最仁慈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我们愿意献给他宝剑和鲜血的唯一的人”干杯……“万岁！打倒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那些小贵

① 波洛涅兹舞原是十七世纪波兰宫廷举行庆典活动时跳的一种隆重的交际舞。

族疯狂地嚷道……然后又花言巧语地为不可侵犯的贵族特权干杯。到这儿，早已给酒弄得热烘烘的头脑里，理智全都失掉了：客人们拔出军刀，桌子摇晃着，蜡烛翻倒了。有一个身体结实的独眼小贵族，一面一声吆喝："让咱们的敌人——分裂派教徒和莫斯科人就这样送命！"一面用军刀潇洒地一挥，把一大碟香肠劈成了两半。

在奥古斯特国王的左手，靠他心房的那一边，坐着索别先斯卡太太，她红涨着脸，如同一朵玫瑰。她十分巧妙地向国王打听到凡尔赛那种使人神往的习俗，以及他在那里所干的风流事儿，一边哧哧地笑着，一会儿用臂肘、一会儿用肩头碰碰他，同时还注意将那些客人，特别是坐在"平庸的"一头的，那里有这么个喝得烂醉的小贵族，正在把一条熏制的舌头或是一块鹅胸脯肉塞进粗麻布灯笼裤的口袋，——也就在这个时候，她还用迅疾而尖利的眼色传唤仆人，向他们发号施令。

国王已经不止一次地试图搂住女主人的纤腰，可是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每一次总是递给他一满杯酒作为祝颂："请您拿着，仁慈的陛下。"奥古斯特试着不把它喝干，或是把它偷偷地往桌子底下倒掉，可是一点也没用，因为一个站在他椅子背后的仆人，或是另一个坐在那里、却在桌子底下抓着酒瓶的仆人，马上就把他的酒杯斟满了。最后，那盘著名的炸水蛭给贵宾端上来了，女主人亲自替他装满了一碟。

"真叫我不好意思，您会称赞这样一道粗菜，"她用天真烂漫的口气说道，可是从她那双眼睛里，他却看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做这道菜也不难。只消那鹅是幼小的，又不是太肥……等水蛭吸饱了鹅血，就把它们连鹅一起放进烤炉，那时它们就会从鹅胸上掉下来，然后把它们放在煎锅里……"

"可怜的鹅！"国王说着，用两个手指捡起一条水蛭，喀嚓喀嚓地嚼着。"那些漂亮的女人，为了做出好吃的菜，什么花样想不出来啊！"

安娜太太笑了起来，斜斜地插在高顶帽子上的那根羽毛也便迷人地颤动着。国王看到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只等着跳舞开始，就可以不受阻碍，表白他的心意了。正在这时候，却闯进来一个十分惊慌的

人，长上衣被扯破了，满脸给尘灰弄得乌黑，浑身流着大汗，把门口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小贵族推开了。

“老爷，老爷，不得了啦！”他啪哒一下跪在大贵族地主的椅子跟前，嚷道。“你派我到修道院去弄一桶陈蜜酒……我全顺利地弄到了……可是神差鬼使，我竟绕着村子的外围，打大路上赶回来……所有的东西我统统丢失了，——那桶蜜酒，我的马，我的军刀，我的帽子……我好容易保全了这条命……东西可被抢了个一干二净。有一支无法计数的大军正在开到索卡尔来了。”

奥古斯特国王蹙皱着眉头。安娜太太把手指尖掐在他的手心里。除了查理国王的军队在穷追猛赶以外，这会儿还能有什么别的军队开进索卡尔来呢？……那些小贵族疯狂地嚷道：“是瑞典人！准备战斗吧！”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用拳头捶了下桌子，弄得酒杯都直跳起来了：

“请大家安静些，诸位先生！你们每一个人，谁要是不马上清醒过来，我就吩咐把他摊放在地毯上，抽五十鞭子……大家听着，你们这些狗崽子……王上是我的贵宾，——我不愿意使我的花白头发蒙上永久的耻辱……让瑞典人带着他们所有的军队到这里来吧，我们决不会把我的贵宾交出去的……”

“我们决不会把他交出去的！”小贵族们嚷道，铮铮地从刀鞘里抽出他们的军刀。

“把牲口套上马鞍！……把手枪装上子弹！……我们宁可牺牲，也不愿意玷辱波兰的荣誉！……”

“我们不愿意玷辱荣誉！……万岁！……”

奥古斯特国王肚里明白，唯一慎重的解决办法便是立刻跳上马鞍，溜之大吉，好在那一夜天色又很黑……可是他，堂堂的奥古斯特，怎么能像一个可耻的胆小鬼那样溜跑，放弃一顿欢乐的晚宴和一位娇媚的女人，何况她还没松开自己的手呢？查理决不能把这样的屈辱强加在他的头上！……去他妈的什么慎重吧！

“我命令你们，诸位先生，回到餐桌上来。继续我们的宴饮，”他说着，坐了下去，把假发上的鬈丝从他热呼呼的腮帮上抖开了。归根到底，万一瑞典人果真来到这儿，大家一定会找个地方将他藏起来，

把他带走，——倒霉事儿决不会落到国王们身上……他为自己斟了一点酒，举起酒杯，——他那又大又美的手抓得很稳……安娜太太钦佩地瞅了他一眼——博得这样的一眼，着实连王国都可以让掉呢……

"好极了！王上命令我们继续宴饮！"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拍了拍手，吩咐那个把一盘香肠劈成两半的小贵族，带着伙伴，一起骑了马赶到大路上去，停在那里侦察；然后他吩咐给全桌的人——包括那"平庸的"一头——斟上顶好的匈牙利酒，一直到最后一桶见底为止，还吩咐把地窖和储藏室里一切最好的东西统统都拿来，把乐师们也召唤来……

宴会重新热情奋发地开始了。安娜太太跟国王跳着舞。她那种跳舞的神气，活像在引诱使徒彼得本人为她打开天堂的大门似的。她那顶小小的帽子已经歪到了一边，马祖尔卡舞曲的乐音在她的鬈发里缭绕，她那条短短的裙子在旋转，兜住了挺拔匀称的腿，她那双红跟鞋一忽儿踏着拍子，一忽儿仿佛不着地也似的飞起来……国王在跟她跳舞的时候，样子也是仪表堂堂的，——魁伟，壮丽，脸色给酒和情欲弄得很苍白……

"我头脑不能自主了，安娜夫人，我头脑不能自主了！看在一切圣徒面上，怜惜怜惜我吧！"他从牙缝里跟她说着，而她却瞅了他一眼，作为回答，意思是说这不是什么怜惜的事儿，天堂的大门早已开在那里了……

……从窗子外面的黑暗里，突然传来奴仆们受惊的嗓音和牲口的嘶叫……音乐戛然停止了……谁都来不及抓起军刀，或是扳起手枪的扳机……只有国王，在他眼前仿佛样样东西都在旋转，却把安娜太太紧紧搂住，将宝剑抽了出来……

有两个人闯进正在举行盛宴的大厅：一个人魁梧奇伟，眼睛一只已经瞎了，戴着一顶有金穗子的高高的羊皮便帽，大鼻子底下蓄着一绺下垂的浅色唇髭；另一个人身量比较矮些，一副贵族气派，有着一张愉快的、温和的脸，穿着一身满是尘灰的制服，肩头斜挂着一条将军的绶带。

"奥古斯特国王陛下是不是在这儿？"他问，一看见奥古斯特执着

宝剑站在那儿，一副吓唬人的姿势，便除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最仁慈的国王陛下，请听我的报告：奉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陛下之命，我已经率领十一个步兵团和五个哥萨克骑兵团前来，听候您的指挥。”

这人便是基辅总督、援军指挥官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施利谢尔堡的英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哥哥。那另一个（身量高大，穿一件酸果蔓色的长襟衣，外面罩着一袭拖到脚跟的宽大斗篷。）便是临时委派的哥萨克首领丹尼尔·阿波斯托尔。一看见这个哥萨克人，那些波兰贵族的唇髭便吓人地搐动起来。他站在门槛上，一只手随随便便地叉在腰里，一只手拨弄着权标，生得很俊的嘴唇上挂着一抹微笑，眼眉像箭，那只独龙眼炯炯生光，如同给乌克兰哥萨克袭击时的大火照亮了的暗夜。

奥古斯特国王哈哈大笑，把宝剑插入刀鞘，拥抱戈利岑，一面伸出一只手去给哥萨克首领亲吻。筵席第三次排开了。装着半公升匈牙利酒的高脚大酒杯在传递。他们为信守诺言、从乌克兰派兵来支援的沙皇彼得干杯，为已经开到的所有团队干杯，为瑞典人的覆灭而干杯。那些精神振奋的小贵族特别想把哥萨克首领丹尼尔·阿波斯托尔灌醉，可是他声色不动，大杯大杯地喝着，只是扬了扬眼眉，——要他醉倒是办不到的。

破晓时分，已经有不少小贵族被拖到外面庭院里，放在井边了，奥古斯特国王便对安娜太太说：

“我没有什么宝物可以扔在您的脚边。我是一个靠赒济过日子的流亡者。可是今天，我又有了力量和财富……安娜夫人，我要您坐上马车，跟在我的军队后面。我们必须马上出发，一点钟也耽搁不得了……我要把查理国王当作孩子作弄一下……天仙似的安娜夫人啊，我要拿华沙放在一个盘子里送给您呢！……”于是他站起身来，气度雍容地用手比画着，向那些依然坐在桌边瞪大了眼睛、扎煞着抹上香油的唇髭的人号召道：“诸位先生，我向你们建议，并且命令你们马上备马，我要把你们所有的人统统编作我的亲随。”

不管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想尽多少办法，又有礼貌，又十分和善地向他说明，部队需要有三天的休整，牲口得喂一

喂，辎重车队得开上来，可是奥古斯特国王还是一个劲儿不肯改变他的主意。当太阳还没把露水晒干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索卡尔，由戈利岑和那哥萨克首领伴随着。城里街上，到处都是大车、牲口和大炮，疲乏的俄罗斯士兵在萋萋的草地上睡觉。篝火在冒烟。国王从马车的窗子里，朝外望着那些瞌睡的步兵，望着那些富有画意地伸开四肢躺在大车上的哥萨克人。

“什么样的士兵哪！”他反复地说着。“什么样的士兵哪！英雄勇士嘛！”

骑兵大尉塔尔诺夫斯基在宫堡门口迎接他，张皇失措地小声说道：

“伯爵夫人回来了。她不肯睡觉，正在大发脾气……”

“唉，多没有道理！”国王说着，便兴冲冲地走进他那拱形的、潮湿的寝宫，点在那里一座从犹太教堂里弄来的褪色的烛台上的蜡烛，淌着蜡泪，已经快烧完了。伯爵夫人站在那儿迎接他，闷声不响地瞅着他的脸，只等着他先开口，以便给他一个适当的回答。

“索菲，你到底回来了！”他说得比自己预期的更着急。“怎么样？您见到了查理国王啦？”

“是的，我见到了查理国王，谢谢您……”她脸上仿佛给撒着一层面粉，看去既臃肿，又丑陋。“查理国王巴不得把您吊死在第一棵碰到的白杨树上，他没有再比这件事希望得更迫切的了，陛下……要是您需要知道我跟国王谈话的详情细节，那我可以向您报告……可是，这会儿我想问您：您自己到底该怎么样来描绘您的行为？您把我当做一个最下等的厨娘那样，派出去给您干那种肮脏的勾当……我受到侮辱，在路上又遇到上千次的危险，差一点被奸污，被杀死，被抢劫……而您，就在这时候，居然在索别先斯卡太太的怀里寻欢作乐……那个渺小的贵族太太，叫她做我的使女我都觉得丢人呢……”

“多没道理啊，索菲！”

这一声感叹对奥古斯特国王来说是考虑欠周的。伯爵夫人朝他走拢去，像猫爪子那样灵活地打了他一个嘴巴……

第 四 章

一

在一个曾经设置过一座望楼的小丘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跳下了马，爬上一道通往平台去的陡直的梯子。他后面是钱伯斯、缅希科夫和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最后是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人又肥胖，头又发晕，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他：爬到离地十俄丈高的这样一个险处，本来不是玩儿的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爬桅樯已经爬惯了，竟连气也不喘一口，从口袋里摸出一副望远镜，跨开双腿，开始瞭望起来了。

可以望见纳尔瓦仿佛盛在一个绿色盘子里，——所有它那些带着大门和吊桥的矮壮的塔楼、城角上那些用方石头造的突出的棱堡，有着圆圆的火药库的那座庞大的古老城寨，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街道，那一个个如同钉子一般打进天空里去的教堂尖顶。河对岸，高耸着八座盖铅皮房顶的阴沉沉的碉楼，和一道由伊凡雷帝兴建的伊凡戈罗德要塞的高高的城墙，这城墙已经给炮弹打裂了。

"这座城市就要落到我们手里了！"缅希科夫说，他也在张着望远镜。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牙缝里对他说：

"你别夸口得太早吧。"

城市下面，沿着河流，就在罗松溪边，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的土堡矗立着的地方，辎重大车和部队正在缓缓地移动，给它们扬起来的尘沙遮得看不怎么清晰。它们越过一道浮桥，于是骑兵和步兵的团队便在离城五俄里的左岸安顿下来。那儿，已经显出一片白色的篷帐，炊烟升向无风的天空，卸下了马鞍的牲口在一块块草地上走来走去……传来斧子的丁冬声，——树顶颤抖着，古老的松树

倒下了。

“我们仅仅用大车和拒马圈在四周，为了安全起见，你要不要下个敕令，开掘壕沟，修筑栅寨?”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公爵问道。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既有理智又有作战经验，勇敢而不卤莽，可是如果伟大事业需要的话，他却又有决死的准备而不会后退。单看相貌和身材，他一点也不显眼，虽然论世系，他认为比沙皇彼得的还要追溯得远些。他又难看又孱弱，视力又差，不过他那双眼睑眯缝着的细小眼睛却透出一股绝顶聪明的神气。

“壕沟和栅寨救不了我们。我们不是为了要躲在栅寨后面才到这儿来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嘟嘟囔囔地说着，把望远镜转向西边更远的地方。

钱伯斯有一个习惯，一大早先要喝一满杯伏特加酒，提提精神，这会儿沙着嗓子说道：

“不妨命令士兵们不脱靴子，抓着火枪睡觉……不要紧的！要是施利本巴赫将军果真驻扎在韦津贝格，那么下星期以前就不可能指望他来支援……”

“我以前有过一次，也像现在这样在这儿等待瑞典的援军……应当感谢，我们已经得到过教训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答道，语气很奇特。缅希科夫短促而粗暴地笑了。

西边，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贪婪地望着的地方，展现出一片大海，没有一丝微风吹皱它那灰蒙蒙的、在光流中打盹的水面。他集中视力，可以辨认出在那清清楚楚的地平线上许许多多海船的樯桅，帆篷都已经落下了。这是那位装着银手的海军上将德·普鲁的舰队在风平浪静的海里停着呢。

阿普拉克辛抓着不太稳固的平台那细细的栏杆，说道：

“炮手先生，对着这样一支力量——五十来艘战舰和那么骁勇的一位海军上将，我怎么能不给吓住呢？……说实在话，幸亏老天爷搭救，不给那个该死的家伙一点儿海风……”

“有多少正在被糟蹋的好东西啊，唉！”缅希科夫指指点点地数着地平线上的樯桅。“我想，他那些底舱里一定满满地装着熏鳗鱼、比目鱼、鲱鱼、列维尔火腿……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火腿啊，我的天！在

列维尔，吃东西着实是那么讲究的。所有这些东西，在这种大热天准都会坏掉，他准会把它们抛下水去，那个独臂的魔鬼！……阿普拉克辛啊阿普拉克辛，而你却只好蹲在海边，你这个陆地汉！为什么你连一条小船都没有呢？在这种风平浪静的时刻，如果用小船派一连掷弹兵去，德·普鲁管保会弄得没处藏身呢……”

“有只海鸥停在沙滩上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突然嚷道。“一点不假，停在那里了。”他满脸高兴，瞪圆了眼睛。“我愿意用十个金币打赌，——大风暴就要袭来了……谁愿意跟我打赌？嘿，你们这些海员！别那么哼哼，丹尼雷奇，我们完全有可能尝到那位海军上将的火腿。”

于是他把望远镜往怀里一塞，撒腿就打梯子上往下跑。他朝赶过来搀他跳到地上的雷恩上校说：“派一个骑兵连先行，另一个骑兵连跟在我后面。”他翻身上马，把马头拨到纳尔瓦那个方向。那匹高身量、大耳朵的枣红骟马，——舍列梅季耶夫元帅送给他的礼物，是在埃列斯特费尔战役中虏获的，说不定就是施利本巴赫本人乘用的坐骑，——正在撒开四蹄小跑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太喜欢骑马，小跑的时候总是在鞍子里跳得高高的。可是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却一个劲儿激励着那匹乳白色的种马，——这也是从瑞典人那里虏获的。这匹眼神欢乐的牲口跟它背上的骑者似乎在戏耍：一忽儿侧着身子，用短促的急步穿过新鲜的草地，一忽儿往回退，蹲将下去，用乌黑的蹄子往空里抓，随后用后腿直立起来，一溜烟又往前蹿，弄得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那件披在一个肩头上的短短的大红呢斗篷在他背后飘扬，而帽子上的羽毛和绸绶带的两头也在扑扑飞舞。这一天虽然很热，可是很有意思，——鸟儿在小丛林里，在眼下没有人住的花园里引吭高歌。

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从童年时代起就养成了按照鞑靼人的姿势骑马的习惯，这会儿沉着地骑在那匹矮小、灵活的马背上，侧着身子在那高高的马鞍里摇晃。阿普拉克辛戴着好大一顶假发正在直冒大汗，这种假发在俄罗斯人看来既不舒服，也不好看。前面远处，有一连龙骑兵分散在丛林里侦察。彼得他们后面，还有一连龙骑兵排着队伍在行进，赶在他们头里拍马疾驰的是雷恩上校，这个

美男子和酒鬼也跟钱伯斯将军一样，为了追求幸福，把他的荣誉和宝剑献给了彼得沙皇。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向跟他并辔而行的钱伯斯指出一条条水沟和一个个窟窿，一座座长满了杂草和小灌木的高高的土城，一根根随地突出来的、一半已经腐烂的桩柱。

"我的军队就是在这里毁灭的，"他简捷地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查理国王找到了极大的光荣，我们却找到了力量。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学到了该从哪一头着手，而且永远埋葬了那一切僵化了的老古董，正是这种老古董差一点把我们彻底弄垮了……"

他把视线从钱伯斯身上转过去，向四周扫了扫，看到近处有一所屋顶已经坍塌的荒废的房子。他勒住牲口。圆圆的脸上罩着一抹愁云。缅希科夫赶紧驶过去，高高兴兴地说：

"正是这所小房子，明－赫尔茨。你还记得吗？"

"记得……"

蹙皱着眉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拍了一下牲口，又在马鞍里跳动起来了。毁灭之前那不眠的一夜，他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时候，他就坐在这所房子里，瞅住那支淌着蜡泪的蜡烛；阿列克萨什卡躺在一条毡毯上，悄没声儿地哭着。那时候，好不容易才克制了心头的绝望，羞耻，无能为力的愤怒，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到明天，查理就会不可避免地把他打垮……好不容易使他作出了那么不可置信、不能忍受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刻离开他的军队，跳进雪橇，飞也似的赶到诺夫戈罗德去，让一切都从头做起……把钱、面包、铁弄到手……抓住一切机会，将所有的东西，哪怕是贴身衣服，统统卖给外国商人，以便买进武器。铸造大炮，炮弹……而最重要的是人，人，人！把人们从年深月久的沼泽里拖出来，扳开他们的眼睛，搡搡他们的肋下……打他们，扭他们，教他们，使他们成材。千里迢迢的穿行雪地，跋涉泥泞……摧毁，兴建……在欧洲的政局中跳过上千次的灾祸。回顾过往，他着实有点毛骨悚然："嘿，那是什么样的一座大山还没有给搬掉啊！……"

龙骑兵的先头部队从热烘烘的松树树荫里走出来，到了纳尔瓦城墙前面一片宽广的牧场上，那城墙矗立在涨水的城壕的那一边。

受惊的居民边跑边嚷，急忙把他们的牲畜赶进城里。牧场上人都走空了，吊桥的链索哗哗啦啦地响了一阵，沉甸甸地往上升，把城门砰的一下关上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步步驰上一座小土冈。大家又把望远镜拿出来，察看着那又高又坚固的城墙，城墙石头的裂缝里丛生着青草。

许多瑞典人戴着铁头盔，穿着皮铠甲，站在城楼上。有一个斜斜地伸出了胳臂，抓着一面黄旗。另一个身量十分高大的人，走到城楼边缘，把臂肘往石头雉堞上一搁，也开始用望远镜张望，起初对准小土冈上那一个个骑士，随后直接瞅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他们都是何等魁梧健壮的人哪！一看见他们站在城楼上，你就不由得害怕起来了，"阿普拉克辛跟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小声说道，手里挥扇着帽子。"你现在可以亲眼看到了，当整个舰队向我扑来的时候，我单独在纳罗瓦河口，只有九门大炮，得忍受什么样的艰险……而那个大个子，张着望远镜的，嘿，又是个何等恶毒的家伙！……就在你来到这儿以前，我在战场上跟他相遇了，很想把他生擒过来……嗯，结果却没有办法……"

"站在城楼上的那个大个子是谁？"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着嗓子问。

"陛下，那就是纳尔瓦要塞司令霍恩将军本人……"

阿普拉克辛一说出这个名字，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马上就把牲口一拍，穿过牧场，向着城楼飞驰而去……"蠢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望着他的背影狂暴地嚷道，可是因为风在耳朵里呼呼地吼着，缅希科夫一点也没听见。将近城门那儿，他把牲口勒住，揪下帽子，抓在手里挥着，一面用拉长的嗓音喊道：

"喂，你那在城楼上的！……喂，司令先生！……我们放你们不失面子，带着旗幡、火枪和乐队，走出城去……乖乖地走开吧！……"

霍恩将军放下望远镜，听着这个打扮得活像一头公鸡、在白马背上发疯似的腾跳的俄罗斯人到底在嚷嚷些什么。他朝另一个瑞典人转过脸去，那个人想必替他翻译出来了。他那严肃而衰老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仿佛尝到了什么酸味似的，于是他从雉堞上弯过身子，朝缅希科夫这个方向吐了一口唾沫……

"这是我给你的回答,你这个糊涂蛋!"他喝道。"现在你会得到一点更加结实的东西了。"

城楼上的瑞典人爆出一阵叫人难堪的笑声。闪出一道火光,冒出一团白烟,一颗炮弹划破长空,打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头顶上嗞嗞地飞过去。

"哎—哎—哎—咿!"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故意逼尖了嗓子从小土冈上嚷道。"你们打炮可打得不行嘛,你们这些瑞典人。把你们的炮手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教导他们呢!……"

这一回小土冈上也爆出一阵笑声。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明知道自己难免要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顿鞭子,这时候在马背上旋转着,腾跳着,挥动着帽子,向瑞典人龇牙咧嘴地狞笑,直到第二颗炮弹在他近旁爆炸,他的坐骑急急地闪开,才把他从城楼下驮走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绕着要塞走了一转,一数那城墙上的大炮至少有三百门,后来在回来的路上又踅向那所念念不忘的小房子。他下了马,传令所有的人在外面等他,光唤缅希科夫随他一起走进里面一间屋子;就在那间屋子里,四年以前,为了拯救俄罗斯国家,他曾经忍受羞愧和耻辱。那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很好的炉炕,可是现在却只剩下一堆烧焦的砖头,地板上也给乱抛着肮脏的麦草,一看就知道有人把绵羊和山羊赶到这里来宿夜的。他往一个窗子已经破碎的窗台上一坐,阿列克萨什卡愧悔地站在他面前。

"记住这一点,丹尼雷奇。老天在上,如果以后再看见你这种愚蠢的卖弄招摇,我一定用鞭子把你背上的皮都抽掉!"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别开口,用不着你回答!……今天,你自己倒把命运选择定了……我本来在考虑:攻城部队应当交给谁去指挥,——交给你,还是交给奥吉尔维元帅?在这样一件大事上,我想与其信托外国人,毋宁信托本国人……可你自己却把一切全毁了,我的好朋友,——居然当着霍恩将军的面,像一个小丑那样在马背上跳舞!这简直是不要脸!你还忘怀不了莫斯科的市集!你想把什么事都当作开玩笑,好像在我餐桌上一样。可是欧洲正在注视着你啊,你这个蠢材!别开口,用不着你回答!"他一面装板烟,一面呼哧呼哧地喘着。"而且还有:我又仔细打量了一下那道城墙,我心里很愁闷,丹尼雷

奇……我们不能第二次再从纳尔瓦退却了……纳尔瓦是整个战局的关键……这一点,查理还没了解,我可是了解的……明天,我们要用所有的部队去包围那座城市,让鸟儿都飞不掉一只……用攻城炮轰它两个星期……可是以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城墙很牢固,霍恩将军很顽强,而施利本巴赫又吊在我们的肩膀上……如果在这儿原地踏步,我们准会把查理连同他的全部军队都从波兰招来……必须很快攻下那座城市,我不愿意让我们的血流得太多……你说怎么办,丹尼雷奇?"

"当然可以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喽……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不过,既然奥吉尔维元帅是这儿的首脑,就让他从书本子里去考虑考虑该怎么办吧……至于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总是有点傻里傻气的,马虎随便,一股乡下佬派头。"缅希科夫两脚交替地踏着,犹豫不决,随后扬起了眼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脸色又宁静又忧郁,这样的神情他倒还难得看见呢……阿列克萨什卡一阵怜悯,心像刀割一样作痛。"明－赫尔茨,"他斜起眼眉,小声说道,"明－赫尔茨,你这样发愁又何苦来呢?请给我一点时间,待今天晚上我上你的营帐里去,那时总已经想出一点办法来了……你是不是了解我们的人民?……现在已经不是一七〇〇年了……不要发愁,说实在的……"

二

在一顶宽敞的亚麻布帐篷里,侍卫官纳尔托夫已经像在彼得堡的小木房里那样,小心翼翼地把制图仪器、工具、文件和军用地图都放在行军桌上了。从帐篷那开着的门帘里钻进来一股地上的热气,仿佛从炉灶里冲出来的一般;耳朵里虽然塞着用树脂浸透的大麻,可还听得到蟋蟀在草里尖利地、乏味地鸣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工作,只穿一件衬衫,当胸敞开着,一条荷兰式裤子,裤脚只到膝盖,光脚上趿着一双便鞋。他不时从桌子边站起来,走到帐篷的一个犄角里,纳尔托夫把一勺泉水浇在他头顶上。在远征纳尔瓦的那些日子里(其实在平时也一样),已经有许多

刻不容缓的重要事情积压在那里了。

御前机要秘书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马卡罗夫，最近才奉派担任这项职务的一个不太显眼的年轻人，站在桌子边，靠近那叠文件，把一件件公文递给彼得，一面口齿清晰地念着，那响亮的嗓音足够压倒蟋蟀的嚁嚁声。“谕知阿列克谢·西多罗维奇·西尼亚温掌管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营业性澡堂，”随后他把一张纸轻轻地放在皇上面前，那敕令就写在这张纸的左边一栏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让眸子在字行上飞快地溜着，通读了一遍，然后将鹅毛笔往墨水壶里蘸了一蘸，用大个大个的字，在这张纸的右边一栏里歪歪斜斜、潦潦草草地(匆忙中还把几个字母给漏掉了)写道：“如有可能，那些澡堂不妨附设理发馆，使人们乐于剃须，并雇用一些剥鸡眼的好手。”

马卡罗夫又把另一件公文放在他面前：“谕知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基京掌管全国的捕鱼和水磨业务……”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手在那张纸上临空吊着，有一滴墨水晃啊晃的挂在他手里的笔尖上：

“这件公事是哪一个办的？”

“这是‘公爵皇帝’从莫斯科送来，请您亲笔签署的，陛下……”

“莫斯科充斥着寄生虫，他们坐在小窗口，无聊地吃着酸醋栗，可是要个人办办事情却一个也找不到……好吧，我们就让基京去试试。要是他贪赃枉法，我会用鞭子来抽裂他的皮。你给‘公爵皇帝’复信的时候，就把这层意思写上去，说我很怀疑……”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中校派专差从彼得堡送来的一份报告，”马卡罗夫接着说道。“吉洪·伊万诺维奇·斯特列什涅夫为陛下在彼得堡区的那座花园从莫斯科送来的六株芍药，已经完好地运到，不过园丁列沃诺夫却没来得及把芍药种好就死了。”

“怎么样——死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问。“真是胡搞！……”

“他是在涅瓦河里洗澡淹死的……”

“哦，当然又是喝醉了酒啰……事情往往是这样——好人偏偏短命……真可惜，他是一个手艺十分高强的园丁……写吧……”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走到帐篷的一个犄角里，让泉水浇在头顶上，随后呼哧呼哧地响着鼻子，给马卡罗夫口授复信，马卡罗夫站在

那里，伏在桌子角上敏捷地写着：

> 给斯特列什涅夫……您送来的芍药已经完好地收到了，不过我们很可惜您寄得还少了些。请别错过时候，从伊兹迈洛夫寄来各种花卉，特别是有香味的那几种：啤酒菊、薄荷、木樨草……派一个好的园丁来，让他随带家眷，免得他感到寂寞……看在上帝面上，回信告诉我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斯卡娅和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以及跟她们在一起的人在伊兹迈洛夫日子过得怎么样……关于这一点，可别忘记写得更勤些……同时也请通知我，龙骑兵团的招募工作您进行得怎么样了。把一个团尽快地编好，挑那些最优秀的人，派到这里来……

他又回到桌子旁边，把马卡罗夫写下来的通读了一遍，暗自微笑着，签上了名。

“还有什么公事？不要来什么就给我什么，把最重要的给我就成了……”

“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从索卡尔来信，谈到我们军队安全到达的事。”

“念吧！”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闭上了眼睛，探出了颈脖，把一双满是搔痕的结实的大手搁在桌子上。多尔戈鲁基在信上说，自从俄军到达索卡尔以来，奥古斯特国王那种过度的豪勇又被激励起来了，他想跟查理国王在战场上相会，以便靠上帝帮助在一次决战中报他在克利斯索夫惨遭失败之仇。关于这个不顾利害的计划，他特别受到宠姬们的怂恿，——这种宠姬他现在有两个，而他的生活也便变得非常复杂了。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花了很大的力气，总算劝他打消了马上跟查理接战的意图（查理像是一只贪婪的狼，本来就在等待这一着。），向他指出了进攻华沙的道路，查理在那方面配备的防御力量很薄弱。至于结果会怎么样，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耐心地听着念这封长信，他那蓄着一狭条唇髭的嘴唇咧了一下，让牙齿也露出来了。他搐动着颈脖，自言自语地说：“好一个联盟者！”随后他把一张干净的纸拉到面前，搔了搔后脑瓜，动手写他给多尔戈鲁基的回信，手里的笔勉强跟上他心里的念

头：

> ……我再想提醒阁下，你要不厌不倦地劝说奥古斯特国王陛下打消那种残酷而且十分有害的意图。他急于想找一个决战的机会，存心依靠幸运，也就是说心存侥倖，可是这种事情其实是由至高无上的神单独掌管的……至于我们凡人，倒是注意注意那种比较接近我们的、属于人世间的事情更为聪明……简单地说，要找一个决战的机会对他说来是极端危险的，因为在一小时之内，他说不定会丧失一切……假使决战而失败（但愿上帝保佑他，也保佑我们大家不要遭到失败。），那么奥古斯特陛下不仅将被敌人投入忧郁之中，而且将被那些不把祖国幸福放在心上的、狂暴的波兰人凌辱并赶走，剥夺王位……他何苦要让自己遭受这样的灾难呢？至于阁下提到的宠姬，这种热病实在无可救药……你只能竭力设法赢得这些夫人们的好感，跟她们结成同盟……

在一厚层一厚层的菸草雾气中，简直连呼吸也不可能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挥动墨水飞溅的鹅毛笔，签了个名字“Птръ”，便走出帐篷，到了难以忍受的暑热里。从小丘这边可以望见纳尔瓦那个方向被辎重车队和部队扬起来的一团尘雾，这些车队和部队正在从营地向着要塞前面的作战阵地移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手掌在胸口、在白皙的皮肤上抚摩一下，——他的心在缓慢地、剧烈地跳跃。随后他朝一个方向凝视，其实从这里也看不清楚，德·普鲁海军上将的船舰在那边辽阔的、玻璃一般的海面上打盹，底舱里装满了足够供应全部俄罗斯军队的物品。大地、天空和海洋都那么懒洋洋的，在等待，仿佛时间本身都已经停止运行了。忽然有一大群黑鸟杂乱地冲过小丘上空，向着森林飞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脑袋往后一仰，——果然来啦！高高地在那赤铁一般给烧红的天空里，一片片透明的薄膜似的云翳很快地从西南方升起来了。

“马卡罗夫！”他唤道。“你要不要拿十个金币来打赌？”

马卡罗夫连忙从帐篷里走出来，——鼻子尖尖的，由于疲乏和睡眠不足，脸像羊皮纸一样干瘪，直溜溜的嘴唇上一点没透什么笑意，

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钱包：

“随您吩咐，陛下……”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摆了摆手：

“去，去跟纳尔托夫说，给我准备水手的短上衣、雨帽和骑兵长靴……还有，把帐篷好好地加固一下，要不它会被吹掉……一场够瞧的暴风雨就要袭来了。”

海往往使他着迷，总是将他吸引住。他戴上一顶直遮到后颈脖的皮帽，穿上宽松的短上衣，带着半连龙骑兵，策马快步向海边驰去。(已经派人到阿普拉克辛的营地去要两门大炮和一些掷弹兵了)太阳刺着人，活像一只临死的蝎子。沿路卷起一股股尘烟。风把海面吹出一条条纹路。一团乌云从发黑的天边爬上来。最后，海水腾出一阵阵海藻和鱼鳞的气味。越刮越紧的风，用尼普顿海神的拉直的嗓门嘶啸着，呼吼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抓住雨帽，乐呵呵地龇起了牙齿。他跳下马背，到了沙滩上，——太阳最后一次从乌云那卷起的边缘后面闪出来，它的玻璃似的光芒掠过了汹涌的波浪。随后，一切都马上昏暗下去了。狂涛越滚越高，蹿起来一个个浪花。从这头到那头，那隆隆作响的雷云被一片惨淡的红光照亮了，仿佛给烧着了似的。一道弯弯曲曲的闪电射进他近旁的水里，耀得他眼睛发花。随后是那么猛烈的一声霹雳，吓得海滩上的人们都缩成一团，——好像天都坍下来了……

缅希科夫忽然出现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身旁，他也戴着雨帽，穿着水手的上衣。

“这才叫做暴风雨！喂！”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大声说道。

“明－赫尔茨，你多有先见之明啊！……”

“这你难道到现在才知道吗？”

“我们就要得到那批战利品了吧？”

“别忙，别忙！……”

也用不着等很久了。电光一闪，他们就可以看见离得并不远的、德·普鲁海军上将的那些战舰和商船，——暴风雨正在把它们撵向岸边，往沙滩上赶着。它们好像在跳舞，——光溜溜的桅樯在摇晃，帆

篷的碎片在飘扬，雕着尼普顿海神和女海神像的高高的船艄在摆动。看样子，只消一会儿工夫，就可以将整个散乱的船队打到岸滩上来了。

“好家伙！好家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嚷道。“瞧他在干些什么吧！倒是个真正的海军上将呢！他在把第一斜帆升起来了！把第二节前桅支索帆、前桅支索帆升起来了！把三角斜帆升起来了！嘿，那个魔鬼！学习学习吧，丹尼雷奇！”

“唉，他要溜走了，唉，他要溜走了！”缅希科夫哼叫着。

不知是因为风势已经减弱了，还是因为海军上将的技术在同海洋的搏斗中占了优势，他的船舰在风暴时用的船帆的灵活操纵下，又逐渐开始往天边航去了。只有三艘装得很沉的平底货船，继续向沙滩赶着。砉然一声，横桁嘎嘎地响着，碎裂的篷布在啪啪地飘扬，它们在离岸坡大约三百步的地方搁浅了。一个个巨浪冲击着它们，打它们身上滚过去，把小船和木桶从甲板上冲走，把桅杆都折断了。

“好吧，向他们开火，可是不要打中，只要吓唬他们一下就行！”缅希科夫朝炮手们喝道。

大炮轰开了，炮弹落在一艘平底货船旁边的海里，溅起一大股水花。从那边传出来还击的手枪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跳上马鞍，把牲口赶进海里。掷弹兵跟在他后面，边跑边喊。缅希科夫只得跨下坐骑（他那匹公马发起脾气来了），他也闯进了翻腾的海浪里，一面吐口水，一面吆喝：

“嗨，你们这些在平底货船上的！跳下水来！投降吧！”

一看见有个骑士站在海浪中间，还有许多魁梧奇伟、蓄着唇髭的掷弹兵正在没到胸口的海水里走着，要爬到他们的船上来，一边咒骂，一边还用冒着烟的炸弹向他们威胁，那些瑞典人大概都已经吓昏了。船员和士兵们开始跳下平底货船。他们把手枪和接舷搏斗时用的军刀都交出来，说道：“莫斯科，莫斯科，朋友！”便涉水走到了岸上，就在那里被骑在马上的龙骑兵团团包围起来了。这边，缅希科夫带着掷弹兵爬到一艘平底货船那雕着神像的船艄上。他把船长俘虏起来，可是马上又表示宽大地拍拍他的脊背，把短刀还给他，随后嚷道：

“炮手先生，船舱里有股臭味，可是那船长却抱着希望，说是鲱鱼

和腌肉大概还好吃呢。”

三

军队用马蹄形把纳尔瓦包围起来了，马蹄形的两头都跟河流相接，一头在城市的上面，一头在城市的下面。河对岸，伊凡戈罗德也被用同样的阵势包围了起来。堑壕掘好了，还设置了围栅和鹿砦。俄军营地上热闹得很，烟雾腾腾，尘沙滚滚。瑞典人从高高的城墙上闷闷不乐地朝下望着。打从那次暴风雨把德·普鲁的舰队赶散以来，他们心里都十分怀恨，看到零星的骑兵打草地上抄近路，经过那些可怕的棱堡，甚至也发炮轰击了。

遵照彼得的敕令，从平底货船上卸下来的一桶桶鲱鱼和腌肉，当着瑞典人的面给运到了营地上。在那些用树枝伪装起来的大车后面，士兵们还抬来了一个壮胖的、赤身裸体的人，头上缠着海藻，嘴里高唱着关于德·普鲁海军上将和霍恩将军的一支猥亵的歌。一桶桶东西在各个连队和炮兵连里分发了。士兵们把一条鲱鱼或是一块腌肉戳在刺刀尖上摇着，一边喊道：“喂，瑞典人呀，下酒菜在这儿哪！”这时候，瑞典人便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吹起号角，擂着战鼓，放下吊桥，大队人马在城门里推推挤挤，一个连的胸甲骑兵冲出来了。他们伛下了戴着起棱的头盔的脑袋，把宽阔的刺剑放在牲口的两个耳朵中间，疾驰着扑向俄罗斯人的壕堑。这边就只好把战利品扔下了，随手抓到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还击，——木桩，炮刷，铁锹。于是混战开始了，随着腾起来一片喊声。当那些胸甲骑兵看见龙骑兵从后阵向他们飞驰而来，可怕的掷弹兵又在翻越围栅的时候，他们就拨转马头，返身逃窜，——只有很少几个人还留在草地上，而那些受惊的、背上已经没有人的马却还乱奔乱窜了很久很久，俄罗斯士兵在它们后面追着赶着。

除了这种突然出击以外，瑞典人也没显示出什么特别的不安。据俘虏们供述，霍恩将军似乎说过这样一些话：“我决不害怕俄罗斯人。让他们依仗常胜的圣乔治的帮助，胆敢来袭击吧——我现在会比一七〇〇年更好地奉敬他们一下呢……”粮食、火药和炮弹，他那

里都很充足，可是最重要的是他还信赖着施利本巴赫，这施利本巴赫正在等待援军，要给俄罗斯人一个惨痛的教训。眼下他驻扎在列维尔大道旁边一个名叫韦京贝格的小城里。这是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亲自出去侦察之后查明的。

俄军闲着没事做：所有的攻城炮——攻城大炮和烧城的臼炮都还在难以通行的路上从诺夫戈罗德拖拖沓沓地运来。没有这些重武器，想要袭击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从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元帅那里传来的消息也没提起什么重大的行动：他已经把尤里耶夫包围起来，掘好战壕，筑起围栅，开挖一条打算把城墙弄一个裂口的地下坑道，而且正在往城里发射炮弹。"瑞典人真叫我们厌烦得要死，"他写信给纳尔瓦营地的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说。"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办法止住敌人方面大炮和臼炮的轰击。他们用许多大炮发射排炮，该死的，而且同时把十发炮弹打在我们的炮兵阵地上，不过绝大部分都是瞄着辎重车队。虽然尽力设法，我们却还没能从城里抓到一个俘虏。只有两个芬兰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也并不确切知道什么事情，光是胡诌些什么施利本巴赫已经答应迅速派援军来解救这座城市……"

施利本巴赫的确是一根肉中刺，应当越快拔掉越好。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全部心思，也正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那天夜里，缅希科夫并没使他失望，——他走进帐篷，把所有的人，连纳尔托夫也在内，打发走了以后，便向他谈出自己想好的一个计谋，用来打消霍恩将军对于信赖施利本巴赫的兴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起初很生气："你是不是喝了酒啦，竟会想出这样的主意？……"可是在帐篷里踱了一阵，抽了几口板烟以后，他突然大笑起来：

"把那个老头儿作弄一下也不坏。"

"明－赫尔茨，我们一定能作弄他一下，真的……"

"你这个'真的'一钱不值……要是一点结果也没有呢？你真得负责，老兄。"

"负责就负责……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做的事一辈子都负责……"

"那就照你的办吧！"

就在那天夜里，帕什卡·亚古任斯基中尉踏上马镫，喝了一杯饯行酒，便往军需库所在的普斯科夫飞也似的驰去。他以非凡的机灵，把作战计划中所需要的一切，用许多辆套着三匹马的大车统统运来了。步兵连和骑兵连的缝工们花了两夜工夫，改缝和配制长襟衣、斗篷、军官用的绶带、旗幡，还在士兵用的三角帽上镶上三道白边。在这短短的两夜当中，阿萨菲耶夫和戈尔博夫的两团龙骑兵秘密地、一连一连地开走了，跟他们一起开走的还有谢苗诺沃和因格曼兰德两团步兵，带着大炮，大炮的绿色炮架已经改漆了黄色。他们都走列维尔大道，在离纳尔瓦十俄里的捷尔维耶奇的森林地区扎了营。缝工们改制的各种衣物都给运到了那边森林里。这些行动，瑞典人一点也没觉察到。

一个晴朗的早晨(六月八日)，纳尔瓦城下俄军军营里突然起了一阵骚乱。战鼓擂着报警的信号，巨大的定音鼓咚咚地敲着，军官们到处飞驰，把嗓子都喊哑了。士兵们从窝棚里、从营帐里跳出来，扣着长襟衣和护腿套上的纽扣，把拖出在三角帽底下的长头发掠到耳朵背后，站成了双行。炮手们嚷嚷着把大炮拉出来，将炮口对着列维尔大道的方向。骑兵们把拉辎重的马群从草场赶到营地上，赶到那些大车后面。

瑞典人从城墙上吃惊地望着俄军军营中这种极度的混乱。霍恩将军没戴帽子，顺着外面一座石梯磴登上了城楼，把望远镜对准列维尔大道。从那边发出来两响炮声，过一分钟又是两响，这样重复了六次。瑞典人明白这准是宣告施利本巴赫就要到来的信号，便马上从“光荣”棱堡发射那二十一门大炮，以王军规定的暗语作为回答。城里所有的教堂也都响起了庆祝节日的钟乐。

被围了那么些日子，严肃的霍恩将军才第一次皱起嘴唇，露出一丝笑意，这时他看见缅希科夫，俄罗斯人中最厚颜无耻的一个，打扮得很漂亮，在战壕的那一边站成双行的莫斯科部队面前，骑着白马驰骤腾跳，如同一只山羊。他俨然像个富有经验的统帅，挥着宝剑，命令后面一行士兵转过身来面向要塞，而那些人便跟牲群一般，跑到围栅后面，钻进战壕去了。于是他让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随后从朝列维尔大道站着的那前面一行士兵旁边疾驰过去。在由于年龄和光荣

战绩而变聪明了的霍恩将军看来，一切都非常了然：这只披着红斗篷、插着鸵鸟毛的公鸡正在犯下无法补救的错误，——率领他拉得很长的、单薄的步兵线去迎击施利本巴赫那钢铁似的胸甲骑兵，这些骑兵准会用炮弹撒在他们头上，砍碎他们，踩倒他们，消灭他们。霍恩将军从那毛茸茸的鼻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关紧了的城门里，他还有十二连骑兵和四营步兵，但等施利本巴赫一出现，他打算就用这些兵力猛扑俄罗斯人的后阵。

缅希科夫仿佛急着要去迎接死神似的，竟毫无必要地摘下了帽子，拿在手里挥着，迫令所有跟在他那匹蹦跳着的牲口后面快步跑着的各营士兵高喊“乌拉”。这片喊声传到了纳尔瓦城墙上，老将军霍恩便又笑了一笑。从松树林里(缅希科夫的几个营正在往那边移动)，俄罗斯骑兵为枪声催促，开始疾驰着冲出来了。于是，最后，从松树丛里到处都出现了施利本巴赫的近卫兵连，他们显出最堂皇的军容，肩膀接着肩膀，如同受检阅似的行进着，火枪平托在前面，枪口装着刺刀。一路行进的时候，第二排士兵打第一排士兵的头顶上迅速地放着枪，而第三排士兵把火枪上好弹药，递给那些放枪的士兵。举得高高的黄色的王旗，在临风招展。老将军霍恩把望远镜放下了片刻工夫，从子弹袋里掏出一块亚麻布手帕，把它抖开，往眼睛上抹了一下。“战神啊！”他嘟嘟囔囔地说……

缅希科夫手里抓着帽子，沿前线飞驰了一转，叫各营人马停止前进。给六匹马挽着的一尊尊大炮和用两匹马套着的一辆辆弹药车随即赶到他的两侧。俄军的炮手们麻利极了，——那几年里他们着实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把擦得晃亮的大炮(两翼各有八门)机灵地转向瑞典人(套马已经解开钩链，都往旁边驰走了)，一时间这些大炮都冒出密稠稠的一团团白烟，——证明弹药的质量是好的。瑞典人还没走上二十步，这些大炮又怒吼了一阵。老将军霍恩在手里揉弄着手帕，——这样的速射炮火可真叫人吃惊。瑞典人停步不前了。这闹什么鬼啊！看样子不像是施利本巴赫——大炮一轰竟就慌乱起来了！也许他要让胸甲骑兵上前去冲锋，还是他在等待自己的炮队开过来呢？霍恩移动望远镜，寻找施利本巴赫，可是笼罩在战场上的硝烟越来越浓，把他的视线给遮糊了。他甚至好像看出瑞典人在榴霰

弹雨底下动摇起来了……可是他依然等着……到底给盼到啦！——带着黄色炮架的瑞典军的大炮从林子里推出来，强烈地吼叫着……这一下（他看得很分明）缅希科夫的队伍乱成了一团……是时候了！……霍恩从望远镜上转过那张蹙皱着的脸，把一口蜡黄的牙齿连牙龈都露了出来，对他的副司令官马克瓦尔特上校说：

"我命令：打开城门，进攻俄军右翼！"

吊桥吱吱嘎嘎地响着，从四扇城门里同时冲出去一连又一连的胸甲骑兵，步兵跑步跟在他们后面。马克瓦尔特上校率领纳尔瓦卫戍军，排成楔形的队列，看那样子是要猛一下冲过俄军的围栅和鹿砦，从后阵攻打缅希科夫的侧翼，把他逼到施利本巴赫那里，让他在铁箍中给夹死。

霍恩从望远镜里看到的这个光景，起初很使他高兴，随后又叫他不安。马克瓦尔特上校的部队行动迅速，损失不大，就撤去了俄罗斯人的鹿砦，爬过围栅，来到战壕的那一边。跟在部队后面，从城门里涌出去的纳尔瓦居民（有的步行，有的坐着大车。），准备打劫俄罗斯人的军营。缅希科夫的几营人马杂乱无章地放了一会火枪，便突然作了一番不可思议的调动：马克瓦尔特正在猛烈冲扑的他们的右翼，开始十分慌忙地向着围栅和鹿砦退却，而左翼——离得比较远的那一路，也同样慌忙地冲向施利本巴赫的瑞典军，好像打算去投降似的。两边的大炮突然都沉寂了。打得很出色的马克瓦尔特发现自己待在旷野里，夹在缅希科夫和施利本巴赫的部队的叉角中间。他的几连胸甲骑兵，穿着贼亮贼亮的胸甲，动手把马勒住了，转了半个圈子，就迟疑不决地停在那里。已经跑过来的步兵，也在那里停住了……

"我一点不明白！怎么搞的啊？鬼迷了这个马克瓦尔特！"霍恩嚷道。站在他旁边的副官比斯特列姆回答：

"我也一点不明白，将军先生。"

后来，越来越快地移动着望远镜，霍恩看见了缅希科夫，——这只公鸡拍马疾驰，向着瑞典军冲去。为什么啊？去投降吗？认出来是他，马克瓦尔特便带着两个胸甲骑兵从斜刺里飞扑过去拦住他的路。可是缅希科夫却赶在他前面，到了一座长着野草的小土冈上，就在一群军官旁边跳下了坐骑，——根据他们的斗篷和描着一只直立

的狮子图纹的黄旗来判断，这是施利本巴赫的司令部……可是施利本巴赫本人又在哪里呢？把望远镜又移动一下，霍恩看见正在追逐缅希科夫的马克瓦尔特也飞驰到那群军官旁边，古怪地摆动着胳臂，仿佛在抵御什么幽灵似的，而且想转身奔窜，可是已经有人赶到他面前，把他从马鞍上拉下来了……一个骑士乘着一匹两耳下垂的高头大马，正在升登土冈，——旗帜迎着他放下来，向他致敬。这个人只能是施利本巴赫了……一汪泪水遮糊了老将军霍恩的视线，他气呼呼地将它擦掉，随后把望远镜的铜镜圈抵在眼眶上。那个骑着垂耳大马的骑士竟不像是施利本巴赫……他挺像是……

“将军先生，这是叛逆啊！”副官比斯特列姆悄没声儿地说。

“您不说我也看得出来，那是沙皇彼得，穿着瑞典军服……我上了个大当。您不提我也明白……快去吩咐把我的胸甲和宝剑拿来……”霍恩将军把这时已经没什么用处的望远镜抛开了，像个小伙子似的顺着城楼陡直的梯磴跑下去。

在下面假战斗的战场上，开始了军事长官受骗以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穿着瑞典制服的谢苗诺沃和因格曼兰德团的官兵，一直躲在林子里等候时机的阿萨菲耶夫和戈尔博夫所部的龙骑兵，还有另一边的缅希科夫所部的几个营，马上从两边直向那倒霉的马克瓦尔特的瑞典军猛烈地冲扑过去。马克瓦尔特把宝剑交给沙皇彼得，将头盔扔在草地上，站在土冈上那些俄罗斯军官中间，羞愧而绝望地耷拉着脑袋，不愿看到他自己那批至少代表纳尔瓦卫戍军的三分之一实力的优秀部队的毁灭。

有一会工夫，他那些掩护步兵的胸甲骑兵秩序井然地撤退着，偶尔也作一些短暂的突击。可是当埋伏在白桦丛林里的雷恩上校和他的龙骑兵向他们后阵冲扑的时候，肉搏就开始了。射击停止了。只听得俄罗斯人用力砍杀时的狂暴的尖叫，瑞典人临死时的嘶哑的呼号，刀锋跟胸甲和头盔碰击时的声响。互相咬着的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王旗倒下去了。从混战中脱身出来的零星的骑兵，在草地上没命地驰骤，如同盲人一般，互相碰撞，把胳臂一扬，就往下摔倒了……所有的俄军部队都爬到了战地工事顶上，好像在谢肉节日人们聚拢来观看逗引狗熊一般……士兵们乱哄狂喊，手舞足蹈，把帽子

抛到空中。

只有很少一部分瑞典军队总算冲破包围，回到了纳尔瓦。霍恩将军所能做到的事，只有守住城门，防止俄军的追兵闯入城内。原先涌出来准备打劫的居民，这会儿赶着大车，在战壕前面乱窜。士兵们翻过围栅，凭一股热劲，也不怕城墙上发出来的炮火，抓住了不少的纳尔瓦居民，连同他们的大车和牲口，带回军营，卖给自己的军官。

当天晚上，缅希科夫的大帐篷里举行了一次欢乐的晚宴。他们喝着德·普鲁海军上将的烈性糖酒，吃着列维尔火腿和很少人见识过的熏比目鱼。那鱼已经有点发臭，可是味道还很好。他们为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机智干杯，把他的脊背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把那个聪明的霍恩作弄得很不错！你确实是今天的主角！”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喝了不少酒，这会儿低沉地说道，笑得两个肩膀兀自在摆动，一边用大锤一般的拳头在缅希科夫的肩胛骨当中捶打着。“我可以打赌，连奥德修斯王① 你也能用巧计来胜过呢！”钱伯斯嚷道，一边也在捶打着总督的脊背。“很难想象，还有比俄罗斯人更加机智的人！”

客人们七嘴八舌地互相抢白着，几次想动手草拟一封给霍恩将军的信，赏他一个“大鼻子”勋章。这封信开头开得很好：“你这个纳尔瓦的掌柜的，你这个撒尿泡湿裤子的家伙，你这个老傻瓜，你这只阉过的公猫，叫吼起来倒像是一头狮子……”出于醉后胡闹，再往下去那些骂人的话，秘书马卡罗夫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样写在纸上了。

阿尼基诺·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已经像羊叫似的咩咩地笑畅了，最后便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子羞辱那个老头儿是不是值得？要知道事情到底还没有结束啊……”

大家都对他捶台拍桌，呼幺喝六，可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却从马卡罗夫手里抓过来那封没有写完的信，揉成一团，往口袋里一塞：

① 奥德修斯王是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主人公。他是伊大卡岛王，在特洛伊战争中曾用木马之计使希腊军大获全胜，故以机智著称。

"我们笑也已经笑畅了,——这就够啦……"

他站起来,身子摇晃着,一把抓住缅希科夫的肩头。他用劲把那张松弛了的圆圆的脸板起来,——跟往常一样,搐动一下长长的颈脖,恢复了固有的镇静:

"宴会到此结束。"

说完,他走出了帐篷。天亮了。草叶上有一层浓重的露水,看上去灰蒙蒙的,篝火的烟就在那上面袅袅地飘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早晨的清气:

"好,祝你们顺利……时候到了!"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和雷恩上校应声立即从站在彼得后面的军官群里走出来,朝他拢近去。"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两位:我不需要关于胜利的浮夸的报告。我也不作那样的指望。摆在你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把他彻底打垮,使他永远不能恢复元气。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你们就得硬起心肠来……去吧!……"

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和雷恩上校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离开篷帐,齐膝盖踩在茂密的草丛里,向着黑糊糊的林子走去,在那里,龙骑兵团和坐在大车上的步兵——所有参加昨天那次假战斗的人们都又穿上自己的制服,等着开拔。今天等着他们去完成的任务可不是儿戏的:要在韦京贝格附近包围并且歼灭施利本巴赫的军团。

四

"就这样,先生们,我们认为已经变得毫不足道的前任国王奥古斯特,却得到了俄罗斯人的支援,正在向华沙迅速地移动,"年轻的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在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这样说道。国王被强加在他身上的国家大事弄得很疲劳,他那张清秀、傲慢而阴沉的脸在耷拉着的睫毛底下显得白里透青,——他没有扬起眼睛,因为朝臣们的高傲神色和关于战争、金钱、债务的种种谈话叫他厌烦得要死……他用一只松软的手拨着念珠。他穿着波兰服装,这种服装他本来是受不了的,可是自从一支瑞典卫戍军在阿尔维德·霍恩上校——那位纳尔瓦英雄的侄子指挥之下驻扎到华沙以来,波兰的大

地主、大贵族们早都把假发挂在架子上，把法兰西上衣撒上菸草搁在一边，改穿袖子可以折上放下的短上衣，戴着海狸皮帽，登着装有丁当作响的马刺的柔软高统靴，而且还佩着祖传的沉甸甸的军刀，代替宝剑。

在华沙，他们在阿尔维德·霍恩的可靠的保护下，过着欢乐愉快、无忧无虑的生活，当年他强迫国会选出这个出身不太高贵、举止却极优雅的年轻人升登王位的无礼行动，已经被大家宽恕了。瑞典军官又暴横又高傲，可是在喝烧酒和蜜酒方面到底还斗不过波兰人，而在舞蹈方面也比不上像维什涅韦茨基和波托茨基那样出色的马祖尔卡舞蹈家。唯一的困难是，从那些受战争蹂躏的领地上收入的钱越来越少，不过即使这种情况看来也很快就会过去：查理不会一辈子在波兰逞威作福，他早晚会到东方去——对付彼得沙皇。

而现在，出人意外，一片乌云就要推到华沙上空来了。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奥古斯特已经占领了富饶的卢布林城，而且带着一批吵吵闹闹的波兰骑兵，正沿维斯拉河的左岸向华沙急速挺进。那个独眼怪物丹尼拉·阿波斯托尔首领，带着他的第聂伯哥萨克兵，已经穿到维斯拉河的右岸，正在逼近华沙的郊区布拉格区。十一个俄军步兵团正在布格河沿岸的一些城市里肃清斯坦尼斯瓦夫国王的拥护者；他们已经占领了布列斯特，也在转向华沙。而从西路，舒仑布尔格元帅的萨克森军团也正向着华沙迅疾前进，他用一种机智的调动迷惑了正在另一条路上找寻他的查理国王。

"上帝和圣母看得很清楚，我一点也没什么野心要把波兰王冠戴在自己头上，那全是议会的意志，"斯坦尼斯瓦夫国王用鄙夷不屑的、慢悠悠的声调说道，连眼睛也没扬一扬。在他脚边地毯上，躺着一只雪白的纯种猎狗，脑袋伏在爪子上。"我身居高位，直到如今，除了困难与烦恼以外，什么也没经受过。我准备放弃王位，如果议会出于小心和慎重要我这样做的话，免得让华沙遭到奥古斯特的毒手。不用说，他有许多愤恨的理由。他既爱虚荣，又执拗。他的盟友沙皇彼得还要执拗和狡黠得多，他们一定会作战下去，直到他们达到目的，直到我们大家完全毁灭。"他把一只穿着精制山羊皮靴的脚搁在猎狗的背上，那狗便扬起一双紫盈盈的眼睛望了一望国王。"说实话，我对什么事都不坚持，我很高兴离开这里到意大利去……波洛尼亚大学

的训练着实使我很神往……”

阿尔维德·霍恩上校脸色绯红，眼神十分冷酷，身体结实，穿着一套破旧的绿色常礼服，坐在国王对面一张折叠椅里，牢牢骚骚地说：

“这不是什么军事会议，——这是屈辱的投降……”

斯坦尼斯瓦夫国王慢慢地撇一撇嘴。红衣主教拉济耶夫斯基，奥古斯特的死敌，没有听到瑞典人那句失礼的评语，这会儿用他在伊格纳季－洛伊奥拉的时候从耶稣会学院里刻苦学到的那种曲意奉承、谦卑恭顺而又带有命令意味的口气说道：

“陛下想规避战斗的愿望，充其量不过是一刹那间的弱点罢了……您的灵魂的鲜花在严酷的疾风中干枯凋萎，——我们受到很大的感动……可是天主教国王的王冠不同于普通的帽子，它只能跟脑袋一块儿给摘掉。我们不好鼓起勇气，谈谈抵抗那个僭位者和教会的仇敌，因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正是那样一个人，一个邪恶的天主教徒。让我们听听霍恩上校怎么说吧。”

红衣主教那袭在打蜡地板上发出反光来的、蓬蓬松松的紫红绸法衣窸窸窣窣地响了一阵，他笨重地转向瑞典人，文雅地做了个手势，好像献给他一盘可口的菜肴似的。霍恩上校把椅子往后面一推，跨开那双登着上过油的骑兵长靴的结实的腿（跟所有的瑞典人一样，摹仿查理国王，他也穿着一套破旧的常礼服，一双有喇叭口的粗糙的骑兵长靴），干咳了一阵，清清喉咙，说道：

“我再说一遍：军事会议就得像个军事会议，不是什么风月闲谈。我要保卫华沙，直到最后一兵一卒，——这是我们王上的圣意。我已经下令，入夜以后，任何人如果走出城门，一律予以射杀。我决不让一个胆小鬼离开华沙，——即使是胆小鬼，我也要他们参加战斗！我觉得很可笑，——我们的军队并不比奥古斯特的少。这一点，大统领柳博米尔斯基公爵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觉得很可笑，——奥古斯特正在把我们包围起来！这不过意味着，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将他零零碎碎地打垮：南方他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小贵族骑兵，华沙以东那位丹尼拉·阿波斯托尔首领，他手下的哥萨克兵都是用轻武器装备起来的，一定经不起穿铠甲的骠骑兵的冲击……舒仑布尔格元帅到不了华沙，就会一命归天，——我们的王上不用说正在追逐他。

唯一重大的危险，倒是戈利岑公爵的十一个俄罗斯团，不过当他们从布列斯特挪挪擦擦徒步前进的时候，我们准已经把奥古斯特给歼灭了，那么他们不是被迫后撤，便是死亡。我建议，柳博米尔斯基公爵就在今天夜里把所有的骑兵团集中到华沙。我建议，在这些蜡烛烧完以前，陛下马上宣布全国民兵①总动员……算我该死，如果我们不把奥古斯特国王尾巴上的毛统统拔掉的话……"

吹了下他那浅黄色的唇髭，阿尔维德·霍恩笑了笑，坐了下去。这会儿连国王也扬起眼睛来望着大统领柳博米尔斯基，所有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的总司令。大家讨论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国王左首一张镀金椅子里，两个手掌捧着耷拉的前额，因而给人看到的只有他那颗头发剪短的、圆圆的脑袋，脑门上留着一撮长发，头上如同撒着胡椒面儿一般，以及他那绺下垂的、稀疏的、长长的唇髭。

屋子里开始沉寂的时候，他仿佛清醒过来似的，叹了口气，挺了下身子(他身材修长，骨骼粗大，肩膀宽阔。)，慢慢地把一只手搭到插在珍贵的毛线腰带里那根嵌着钻石的权杖上。他那张有个鹰钩鼻的脸，微微有几颗麻瘢，腮帮凹陷，发红的皮肤紧紧地绷在颧骨上，神色那么孤僻，那么高傲而阴郁，弄得国王的眼皮兀自颤动着，他伛下身去拍拍他的猎狗。大统领慢慢地站起来。等待已久的让他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他是波兰最有名的大地主，在那宽广的领地上，他比任何一个国王都更有权力。当他出发去议会或是去琴斯托霍夫朝圣的时候，至少有五千个小贵族，一律穿着紫红色短上衣，可以折上放下的衣袖上镶着天蓝色的翻口，骑马、乘坐四轮马车或大车，走在他马车的前面和后面。民兵出征的时节(去对付叛乱的乌克兰人或是鞑靼人)，他便率领了自己的三团骠骑兵，个个都穿着钢甲，背上插着翅膀。作为皮亚斯特② 的后裔，他认为奥古斯特被推翻以后，自己是第一个有权坐上

① 民兵(народное ополчение)是在发生战争时由波兰国王征得议会同意而召集的。——原著编者注

② 皮亚斯特是波兰公爵和国王的一个朝代，这王朝在历史上第一个可以征信的代表人物是麦什科(约960—992)，一三七〇年卡齐米尔三世死后，皮亚斯特王朝的王统就断绝了。

波兰王位的人。那时候(去年)三分之二的议会代表曾经抖响着军刀,嚷道:“我们要柳博米尔斯基!”可是查理国王却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他所需要的是傀儡。霍恩上校带着他的火枪兵把个吵吵闹闹的议会团团包围起来,——他们点上了火药线,还用咚咚的鼓声来亵渎会场的庄严。霍恩沉甸甸地踩响着脚后跟,如同钉钉子似的,大踏步走到空着的御座那儿,喝道:“我建议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

打那时候起,大统领便怀恨在心。从来还没有人胆敢损害过他的荣誉。而查理国王(他的可耕地和金碗碟大概还不及柳博米尔斯基的多)却居然这样做了。转动着野性的、黑黝黝的眼神,用指甲搔扒着权杖的把手,他开腔了,暴怒地把辅音发成蛇一样的咝咝声:

“是我听错了,还是仅只是我的错觉:卫戍司令官居然向我这个大统领,向我柳博米尔斯基公爵,胆敢发起命令来了?这是开玩笑,还是胆大妄为?(国王伸起那只抓着念珠的手,红衣主教在椅子里往前探出身子,晃动着猫头鹰似的、皮肤松弛的脸,可是统领却只是威胁地扬起了嗓音。)你们在这里等我发表意见吗?我已经听到你们的话了,先生们,我也已经跟我的良心谈过了……我的答复是这样。我们的军队是靠不住的。为了迫使他们流出自己的和他们弟兄们的血,每一个贵族的心就得充满着热情,每个人的头脑就该愤怒得发晕……也许斯坦尼斯瓦夫王上知道这种助威的呐喊吧?可我就不知道……‘为了上帝,冲啊,为了列辛斯基家族的光荣,拼死命啊!’他们是不会去的。‘为了上帝,冲啊,为了瑞典国王的光荣!’他们会把军刀都扔下。我没法儿统率军队!我再也不要当统帅了!”

统领那张扭歪了的脸,一直到毛茸茸的眼眉都涨红了。他控制不住自己,从腰带里抽出那根权杖,往那孩子似的国王的脚边一撂。那只白狗便凄厉地尖叫起来……

“这是背叛!”霍恩狂暴地嚷道。

五

“狂暴汉”(或者说为狂暴所控制的人)这个词儿来自远古,出于北方人用毒蝇菌来使自己沉醉的习俗。后来,到了中世纪,诺尔曼人

把那些在战斗中为狂暴所控制的战士叫做狂暴汉，——他们打起仗来不用锁子甲、盾牌或是头盔，光穿一件粗麻布衬衫，而且样子那么可怕，譬如，根据传说，十二个狂暴汉，卡努特酋长[①] 的儿子们，出航的时候就得另外乘一条船，因为连诺尔曼人也害怕他们。

碰上只能称作狂暴汉的查理国王发作狂暴的时候，偶然在他营帐里的朝臣个个都丧魂落魄，胆战心惊，皮佩尔伯爵甚至以为自己的命都会保不住呢……接到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那封鸽信以后，查理也不考虑考虑皮佩尔、雷恩舍尔德元帅以及其他将领们的意见，竟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复仇的意愿，马上打垮奥古斯特，使整个波兰俯首屈从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让军队好好地休息一下，随后到第二年，来一个夏季战役，把彼得的那一帮家伙出色地完全歼灭，以结束东线的战事。对纳尔瓦和尤里耶夫的命运他倒并不担心，因为那边的卫戍军很可靠，城墙又坚固(莫斯科人的牙齿啃它不动)，何况还有骁勇的施利本巴赫在那儿。可是，除此以外，他这个马其顿亚历山大和恺撒的光荣的继承者，因为接到一封鸽信，而且那封鸽信又是一个放荡的交际花带给他的，竟就改变他的伟大计划，那么他的自豪感也会受到损伤……

俄军增援部队到达索卡尔以及奥古斯特就在查理国王(他活像一头吃饱了的狮子，正要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用獠牙咬住那个注定着失败的波兰国王。)眼前突然进军华沙的消息，就是在大贵族索别先斯基家晚宴席上用军刀劈碎香肠盘子的那个小贵族带来的。皮佩尔伯爵意乱心慌，便走去唤醒国王，因为那时天也在亮了。查理平静地睡在行军床上，双手交叉着按在胸口。一盏铜灯的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他那很大的凸骨鼻子，禁欲主义的瘦瘪的腮帮，闭得紧紧的嘴唇，——甚至在睡梦中他也想不同凡响呢。他看去仿佛是石椁上一座中世纪骑士的雕像。

起初，皮佩尔伯爵把希望寄托在国王的公鸡身上，这本来已经是它大声啼叫的时候了。可是那公鸡不得不跟国王一起过着修道者的生活，这会儿只是在帆布帐篷后面那个笼子里走动一阵，沙着嗓子逼

---

① 卡努特(995—1035)，英格兰和丹麦的王。

出那么一声:"嗅—喝—喝!……"

"陛下,请醒醒吧!"皮佩尔伯爵尽可能温和地说道,拨亮了那个灯盏的火苗。"陛下,有一个不太愉快的消息……(查理没有动弹,只是把眼睛睁开了。)奥古斯特趁我们没有防备溜跑了……"

查理马上拔出两条穿着粗麻布内裤的腿,一骨碌把一双穿着羊毛袜的脚甩到地毯上,用两个拳头撑在那儿坐着,瞅住皮佩尔。皮佩尔便以朝臣们的小心谨慎态度,启奏那关于奥古斯特的命运已经有所改变的情况。

"我的骑兵长靴,还有裤子!"查理慢条斯理地说,那双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睁大得越发吓人了,——它们甚至好像在闪烁,如果那不是开始冒烟的灯火的反光。皮佩尔跑出帐篷,随即跟贝尔根海尔姆一同进来了,那人的假发匆忙地歪扣在额头上。将领们陆续走进了营帐。查理翘起两腿,穿上了裤子,着好了骑兵长靴,扣齐了常礼服上的纽扣,弄得两个指甲都给折裂了,直到这时候他才发作他的狂暴。

"您就是跟那些肮脏的娼妇厮混过日子,您已经胖得活像天主教僧侣了!"他用狗嗥似的嗓音(因为他的牙颚在抽筋,他的牙齿在打颤。)朝那个完全无辜的罗森将军吆喝着。"今天是您受辱的日子!"仿佛抡起宝剑要去刺戳一般,他向勒文豪普特将军扑过去,嚷道。"您应当作为一个小兵,磨磨蹭蹭走在我军的辎重车队里才合适!您的侦察队到哪去了?消息,我比大家都知道得晚呢!……一个决定欧洲命运的最重要的消息,我是从一个小贵族醉汉那里知道的!我从一些交际花那里知道一点消息!真是笑话!我倒觉得很惊奇,为什么哥萨克人没有趁我熟睡的时候把我从帐篷里拖出去,用绳子套住颈脖,押解到莫斯科!还有您,皮佩尔先生,我劝您把您纹章上那个伯爵的冠冕换成弄臣的帽子!您,您这个贪吃山鹬、鹧鸪和其他野味的人,您是一个酒鬼,一只蠢驴!您别放肆,假装什么受到了侮辱!我要把您用车轮碾死,四马分尸,才称心呢!您的密探在哪儿,我问您?您的信差在哪儿,他们理应在事情发生以前一昼夜就把消息报告我的?滚吧!我要抛下军队,我要做一个平常百姓!做你们的国王,才叫我厌恶呢!"

于是查理把常礼服上所有的纽扣统统都扯掉了。他伸起骑兵长

靴，一脚把个军鼓也踢破了。他从贝尔根海尔姆男爵的头上拉下来那顶假发，把它撕成了碎片。谁也不敢回一句嘴，由他在帐篷里那些步步后退的朝臣们中间乱转乱跳。等到那阵狂暴的发作逐渐平息的时候，查理才把双手抄在背后，伛下脑袋，说道：

“我命令你们立即向部队发出警报。给你们，先生们，三个小时去准备。我就要开拔了。一切情况，你们可以从我的诏书中了解。现在，你们离开我的营帐吧。贝尔根海尔姆，准备笔、纸和墨水。”

六

“这真是受不了……我们停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了……只要决心大一点，好好地打一仗，那么今晚上我们说不定可以在华沙宿夜了，”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抱怨地说，望着车窗外面那数不清的篝火，在暗夜的昏黑中看不清的城市前面构成一个宽阔的半圆形。伯爵夫人疲累得都快昏倒了。她那辆车顶上装着镀金丘比特像的精致马车，已经在穿越一条小溪时损坏，因此她不得不坐到安娜·索别先斯卡太太那辆既不舒服又不好看、而且颠簸摇晃的马车里去。伯爵夫人心里那么恼怒，而且在她看来安娜太太又是那样一个可鄙的人，她甚至得硬着头皮才能对这个穷乡僻壤的波兰女人显示几分殷勤。

“王上的御车就停在我们的马车前面，可是他不在那里……他到底在想些什么，这连上帝也不知道……晚餐啊，休息啊，什么都没有准备好……”

伯爵夫人抖一抖皮带，好容易把车窗放下来了。飘进来一股热烘烘的马汗味儿，还有一缕引起人食欲的军厨的炊烟。黑夜充满了营地上的喧嚷（人们在互相呼唤，连在一起的大车在喀嚓作响。），叫嚣，吵骂，哗笑，马蹄的踏地声，遥远的炮击声。对军旅中的这种欢乐，伯爵夫人厌烦得要死，便又拉起车窗，往车厢犄角里向后靠去。样样东西都在搅扰她：她那身弄皱的衣裳，那件带风帽的斗篷，那只首饰箱的尖角；她真想把个什么人狠狠地咬出血来才痛快……

“我怕我们会发现王宫已经给弄得十分紊乱，被洗劫一空了……列辛斯基家族是有名的贪得无厌，那个斯坦尼斯瓦夫我知道得太清

楚了。他就是一个伪君子,又吝啬又小气……他从华沙逃出来,口袋里连一本祈祷书也没有。我劝您,我亲爱的,总得有所私人的房子备在那里,当然啰,如果您在华沙有些体面熟人的话……您不要太把希望寄托在奥古斯特国王身上……天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赖啊!"

安娜太太十分喜欢跟伯爵夫人谈话,——这是接受上流社会教育的一所高等学校。安娜太太从少女时代起,她那美妙的曲线还只开始在内衣里面突出来,就一直在梦想一种不平凡的生活。因此她只要在镜子里打量自己:她长得很好看,而且不光是好看,还有一股泼辣劲儿,她聪明,机警,活泼,不知疲倦。她家境清寒。父亲是一个破落的小贵族,在集市谋生和靠有钱的大贵族家的赌台过日子。他难得待在家里。偶尔在家,他总是穿一件粗布长襟衣,疲劳,安静,蹙皱着脸,坐在窗子旁边,闷声不响地望着外面那贫穷的家业。他钟爱的独生女安娜缠住他,要他讲他的冒险故事。做父亲的起初不愿意,可是逐渐热乎起来,他就开始夸说自己的丰功伟绩和那些有权有势的熟人。安娜像听神仙故事一样,听着那些或真或假的关于维什纳韦茨基、波托茨基、柳博米尔斯基、恰尔托雷伊斯基等等爵爷家的古怪行径和奢华生活……当她父亲为了偿付赌债出卖了最后一匹驽马,又吃掉了最后一只子鸡,把女儿许配给上了年纪的贵族大地主索别先斯基的时候,安娜一点也没表示反对,她心里明白这头婚事仅仅是她走向光明未来的安全的阶梯。使她苦恼的只是她丈夫的爱情太过热烈了,跟他的年龄不相称。不过她心肠很好,完全受着理性的制约。

而现在,偶然的机缘使她一下子升登幸运之梯的顶层。王上也落到她的罗网里来了。安娜太太不像傻瓜那样冲昏了头脑;她的敏锐的才智开始到处乱窜,如同一只待在粮囤里的耗子。样样事情都得深思熟虑,要有先见之明。贵族大地主索别先斯基跟那种恩爱的丈夫一样,照例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看见,这会儿她就向他温柔地声明:"穷乡僻壤我已经受够了! 您自己,约瑟夫,应当为我感到欣幸:现在我要做华沙的第一夫人了。什么事您都用不着操心,您尽管大吃大喝,热烈地宠爱我吧。"

难就难在这里:要以巧计胜过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而且还要安

安稳稳地去掉她；而最微妙的是：不仅要侍候王上那种瞬息即逝的奇想，而且还要使他经久地依恋自己……

要达到这个目的，光靠女性的娇媚是不够的，还需要经验。安娜太太抓紧时机，从伯爵夫人那里探询诱惑人的秘密。

“啊，不，亲爱的伯爵夫人，到了华沙我打算住在茅草房里，只要能够靠近您，好像一只普普通通的小蜜蜂靠近一株玫瑰一样，”安娜太太说。她蜷起脚，坐在车厢的另一个犄角里，不时瞟一下伯爵夫人那张眼睛闭着的脸：这脸一忽儿给篝火的反光映耀得绯红，一忽儿又没入了阴影，如同月亮没入云层里一般。“本来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嘛。直到现在，王上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还会打哆嗦，因为我生怕回答得不聪明，或者是不得体。”

伯爵夫人仿佛在给自己那酸得像醋一样的思想一个答复似的，开言道：

“王上饥饿的时候，黑麦面包和斯特拉斯堡馅饼他都觉得一样愉快，会狼吞虎咽地吃个光。在路旁一家小客店里，他死气白赖地钉着一个麻脸的哥萨克女人，她像闪电一般穿过庭院跑到地窖里去，随后又拿着几个细颈罐子奔回客店……他觉得她是一个女人……仅仅凭这一点，他就认为有意思……唉，那个妖魔！柯尼希斯马克伯爵夫人把他征服了，就只因为她在跳舞的时候露了下吊袜带：绾成花结系在绯色袜子上的那副黑丝绒带子……”

“耶稣－马利亚！那个东西居然也会起这样的作用啊？”安娜太太小声说道。

“他像牲口一样爱上了一个俄罗斯贵族夫人沃尔科娃。她在一次跳舞会上换了好几次外衣和内衣。他就冲进她房里，一把揪住她的内衣，拿来擦抹他那汗湿涔涔的脸……这样的事历史上也有过，那是在上一世纪，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可是在那里，事情是以结成永好告终的，而贵族夫人沃尔科娃，却叫大家很高兴，后来从他鼻子底下悄悄地溜走了……”

“我真是太愚蠢！”安娜太太扬声说道，“我不明白那女人的内衣跟这些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是内衣，重要的是那位夫人的皮肤，她那种天生的香味……

女人的皮肤跟鲜花的香味完全一样；这一点，女修道院学校的小姑娘们个个都知道……像我们心爱的王上那样的淫棍，决定他好感的是他的鼻子……”

“啊，圣母啊！”

“您有没有仔细端详过他那个十分引以自豪的大鼻子？正是这个大鼻子他认为使他跟亨利四世有了相似之处了……他经常不断地掀动着鼻孔，活像一头打野鸟用的猎狗嗅到一只沙鸡似的……”

“这样说起来，香水、龙涎香粉、香膏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我有没有正确理解您的意思，亲爱的伯爵夫人？”

“要是您念过《奥德修记》，您一定会记得那个女妖喀尔刻把男人变成了猪……用不着假装天真，我亲爱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一切真够叫人厌恶、无聊和有失体面……”

伯爵夫人不再吱声了。安娜太太开始寻思，这会儿到底是谁用巧计胜过了谁。车窗外出现一个马头，从它黑乎乎的嘴唇中间流下来一滴滴涎沫。那是王上骑着马过来了。他跳下鞍镫，拉开车门，——他鼻孔张开着，面膛很大、精神饱满的脸上现出一副耀眼的笑容。在侍卫骑士们的火炬光芒中，他是那样的仪表堂堂，戴着一顶轻巧的镀金头盔，脸甲往上卷起，肩膀上豪华地搭着一袭紫红色长袍，弄得安娜太太兀自在自言自语：“不，不，鲁莽不得！……”国王兴冲冲地嚷道：

“走出来吧，两位夫人，你们就要亲身经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了……”

安娜太太轻轻地叫了一声，马上从车厢里扑出去。伯爵夫人却说：

“我的腰好像已经折断了，不用说，这正是陛下求之不得的事。我衣冠不整，还是空着肚子留在这儿打一会盹吧。”

国王粗暴地答道：

“如果你需要轿子，我去叫人给你抬一乘来……”

“轿子，给我？”从她突然睁大了的眼睛里射出来两道绿幽幽的闪光，直逼得奥古斯特微微往后退了。伯爵夫人仿佛带着已经点燃的火药线，从马车里飞出来。她穿着一件带风帽的桃红色斗篷，佩着许

多闪闪发光的宝石，在她耳朵上、颈脖上、手指上颤动，头发稍稍有些散乱，可是这一点也没减损她的娇媚。“永远为您效劳！”她说着，便把一只袒露的手臂插到他的臂肘底下。安娜太太再一次领会了这个女人的艺术的伟大……

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向王上的御车，在火炬的光芒中，一个精选的贵族骑兵连骑着马立在那里，穿着胸甲，雪白的天鹅羽毛插在肩头的铁箍上。奥古斯特和那两位夫人（一边一个，稍微在他后面一点。）往摆在地毯上的安乐椅里坐定了。安娜太太的心别别地跳着：她似乎觉得围在四周的魁伟的骑士，装着翅膀，胸甲和头盔闪耀着火光，都是上帝的天使，他们降临人间，是要把华沙的宫殿、荣誉和金钱还给奥古斯特……她闭上眼睛，背了一段短短的祷文：

愿王在我手中，如同一头绵羊！……

传来一阵马蹄声。骑兵连往两边闪开了。从黑暗中，大统领柳博米尔斯基带着卫队逐渐驰近，那些人的肩膀后面也装着翅膀，不过羽毛都是黑色的。一直赶到国王近旁，大统领才揪了下缰绳，把牲口勒住，宽斗篷给风吹动着，随后他跳下那匹喷着鼻子的马，跪在奥古斯特面前的地毯上：

“如果可能，王上，请宽恕我的叛逆……”

他那双热辣辣、黝沉沉的眼睛很坚定，那张发红的脸很阴郁，嗓音断断续续的。他在摧折自己的气焰。他没有除下那顶饰着一串钻石的皮帽，不过一双枯瘦的手在颤动……

“我对你的叛逆是我的狂妄，是我的糊涂……不过，请你相信，我到底不曾有过片刻工夫承认斯坦尼斯瓦夫是国王……委屈正在撕碎我的肝脏。好容易我总算等到了！……我把权杖往他脚边一掼……我啐了他，离开他走了……在宫院里，我受到司令官部下士兵的袭击……谢天谢地，军刀我还抓得很牢，——我用该死的敌人的血来证明我跟列辛斯基的决裂……我把生命奉献给你了！”

奥古斯特一面听，一面慢慢地除下铁手套，让它们掉在地毯上，他的脸色开朗了。随后他站起来，伸出双手，在空里抡着：

“我相信你，大统领……我真心诚意地宽恕你，拥抱你……”

于是他用劲把统领的脸按在自己的胸口，按在意大利制造的铁甲那浮雕的根陶尔和宁芙① 像上。这样按了一会儿，按的时间未免长了一些，奥古斯特才吩咐再端来一把椅子。可是椅子早已放好在那里了。大统领摸了下打伤的腮帮，开始叙述他拒绝出兵攻打奥古斯特和俄罗斯人以后华沙发生的事件。

华沙惊慌万状。红衣主教拉济耶夫斯基，这人去年在卢布林议会里，曾经跪在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前面，宣誓效忠于奥古斯特和波兰国家的自由；一个月以后在华沙又曾吻着路德教派的《圣经》，宣誓效忠于查理国王，甚至嘴唇上沾着唾沫，还要求把奥古斯特废位；也曾建议柳博米尔斯基公爵为王位候选人，而在阿尔维德·霍恩的要求之下，马上又将他出卖了，——这个三次变节的叛徒第一个逃离华沙，而且还巧妙地带走了几大箱教会的财物。

斯坦尼斯瓦夫国王在空荡荡的宫院里徘徊了三天，早朝的大臣一天比一天少了。阿尔维德·霍恩不让国王看不见他，——他已经向国王起誓，由他的卫戍军来独力固守华沙。按照宫廷礼制，他不能和国王同席，因此国王进膳，他就坐在隔壁屋子里，铮铮地弄响着马刺。为了不要听到这种恼人的铮铮声，斯坦尼斯瓦夫在等候上菜的时候，便独自用拉丁语高声朗诵阿普里乌斯的诗篇。到了第四天夜里，他终于换上庄稼人的衣裳，装上一绺假胡子，跟他的理发师和侍从们一起，从王宫里溜出去了。他坐大车出城，带着两个焦油桶，里面装的是王室的财物。阿尔维德·霍恩明白得太晚了，斯坦尼斯瓦夫国王这个十足道地的列辛斯基，这些日子里除了朗诵阿普里乌斯的诗篇以及带着他的狗在空荡荡的殿堂里无聊地踱来踱去以外，其实还干了许多别的事情……阿尔维德·霍恩扯下了国王床上的帐子，把它踩碎了，用剑刺死了内廷掌礼官，用枪打死了守夜的警卫长。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制止贵族大地主们从华沙逃走了，这些人跟列辛斯基反正总有着点关系。

听了这段叙述，奥古斯特哈哈大笑，用拳头往椅子把手上一捶，朝两位夫人转过脸去。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的眼睛里只表露出一种

---

① 根陶尔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宁芙是希腊神话中山林水泽的女神。

冷冷的轻蔑，可是安娜太太却爆出一阵银铃似的笑声。

“那么你能给我出些什么主意呢，大统领？包围还是马上袭击？”

“只有袭击，陛下。阿尔维德·霍恩的卫戍军，人数并不多。趁查理国王还没赶到以前，一定要把华沙拿下来。”

“马上袭击，真见鬼！高明的主意！”奥古斯特嚷道，威武地、铮铮地响了下铁护肩。“要使袭击成功，就得让战士们好好地吃一顿，哪怕给一些煨鹅也行……根据粗略的估计，需要五千头鹅！……嘿！”他皱起了鼻子。“给他们关一点饷银，那也不坏……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能够拨归我使用的只有两万金币……数目太小了！一涉及金钱，沙皇彼得的手面是不大的，不，确实是不大的！我把希望寄托在红衣主教和王室的财物上头……可什么东西都给盗走了！”他嚷嚷着，满脸涨得通红。“我到底不能在自己的首都勒派捐款啊！”

柳博米尔斯基公爵听完了他的话，眼睛一直望着脚下，随后小声说道：

“我的军费金库还没有空……你只消吩咐……”

“谢谢你，我很乐意利用你的奉献，”奥古斯特答道，有点儿太急促了，可是仍然带着一种道地的凡尔赛的优雅气派。“我需要十万金币……出击以后还给你……”他眉开眼笑，站起身来又跟统领拥抱了，用腮帮去碰他的腮帮。“去吧，公爵，去休息一下。我们也要去休息了。”

统领跳上坐骑，头也不回，就往黑暗中驰走了。奥古斯特转向那两位夫人。

“两位夫人，这样，你们两位劳累的旅行快要得到报偿了……不过，你们不妨把你们的愿望告诉我……第一个也是顶简单的一个，我估摸，大概是吃一顿晚饭……别以为我已经把你们的舒适和娱乐给忘了……这是国王的责任嘛，——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能忘记……请你们到我的马车里去吧……”

第五章

一

加夫里尔·布罗夫金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往莫斯科，凭着沙皇签发的驿马使用证，他那辆装着铁轮轴的短短的大车，每到一个驿站可以换三匹套马。他带着皇上的邮件和给"公爵皇帝"的口信——责成他赶快把各种铁器运往彼得堡。同行的是安德烈·戈利科夫。加夫里尔奉命不得在路上耽搁。其实他哪里会耽搁啊！他那颗急躁的心，早已飞在这辆三套马车前面成百俄丈了。每逢来到一个驿站，满身尘灰的加夫里尔总是冲上台阶，用鞭子柄捶门。"我是专员！"他嚷道，转动着眼珠子，"马上备三匹套马！"随后他朝那个瞌睡朦胧的地方小吏走拢去，那人的身份的唯一标志便是一顶镶着金饰纽的帽子，因为天气热，他打着赤脚，身上只穿一条衬裤和一件解下了腰带的长衬衫："来一勺克瓦斯，不要等我喝好，就把牲口套上了……"

安德烈·戈利科夫情绪也很兴奋。他咬紧牙关，抓住大车的车帮，免得跌倒和摔死。他让头发在背后飘扬，鼻子如同鹬鸟一般探出着，仿佛第一次睁开眼睛似的望着迎面浮过来的、有股树脂热气的森林，望着那给毒花花的鲜艳绿色围起来的、倒映着天空和夏云的、圆圆的沼地的湖泊，望着那车轮辚辚地滚过小桥时便有成群的野禽从黑糊糊的水面上飞起来的、弯弯曲曲的小溪。在摆动着的马颈圈底下，铃铛忧伤地唱着漫长的、走不完的道路的歌子。车夫不停地赶着三匹套马，凭他的驼背感觉到有个狂暴的乘客拿着鞭子坐在他后头。

沿路疏疏落落地出现一些村子。这些村子都很古老，居民也很少，简陋的农舍开着有两个手掌那么大的窟窿，用尿泡蒙起来，当做窗子，低矮的大门上头还有一个被烟气熏黑的裂口。在一株裂开的柳树底下，有个小鸽棚似的东西，供着圣像：在这种荒村僻野，总得有

点什么东西让人们记起上帝。有些村子里，只有两三间农舍还住着人；其余的村子里，坍毁的房顶都已经陷落，大门倒塌，四周长满了荨麻。至于人呢，你大概可以在难以穿越的密林中、在德维纳河或是维戈河沿岸的北方莽原上找到他们，要是他们没有逃到乌拉尔或是顿河下游去的话。

"唉，多么贫穷的村子！唉，他们生活得多么困苦啊！"戈利科夫悄没声儿地说，由于怜悯把一个狭溜溜的手掌捂在腮帮上。于是加夫里尔审慎地答道：

"人少，国家大，从这一头穿到那一头，用十年的时光也走不完。贫困就那样造成了：要求于每一个人的很多。你瞧，我到过法兰西……我的天哪！农人们在风里头摇摇晃晃，靠野草和酸酒过日子，就是那样的东西还不是人人能吃到……可是每逢一位侯爵或是法国太子本人出来狩猎的时候，打死的野禽野兽却总是一大车一大车的……那里你才看到真正的贫困呢。可是那里，造成贫困的原因却不一样……"

戈利科夫没有问他法国农民为什么在风里头摇晃的原因……他的窍门还没有开，许多事情的道理他都不理解；从眼睛里，从耳朵里，从鼻孔里，他喝着人生的甜酒和苦酒，有时候过度的欢乐，有时候过度的苦恼……

到了瓦尔代高地①，景色变得比较宜人了：一片片林中空地，堆着隔年的干草，干草堆上蹲着一只鹞鹰；一条条林间小道，弯弯曲曲地消失在阔叶树的密丛里，招引人顺着它们走去采摘沿路的莓果；而树林的飒飒声这里也跟别处不同：轻柔，而且丰满。村子也比较富裕，有石头的大门，有装饰起来的雕花的门廊。他们在一口井边停下来，让牲口饮水，看见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姑娘，垂着一根粗大的发辫，戴着一个白桦树皮的头饰，每一个叉角上钉着一颗天蓝色的玻璃珠，样子那么可爱，真叫人直想从大车里爬出来，吻她的嘴唇。戈利科夫克制地叹起气来。加夫里尔对这种乡村姑娘之类的小事情不大理会，却对她说道：

---

① 今圣彼得堡南部的丘陵地带。

“你干吗站在这儿望着？你没看见我们的轮箍坏了。快去叫个铁匠来！”

“哎！”她轻轻地叫了一声，便把水桶和扁担往地上一撂，随即打青草里奔去，从她粗麻布裙子的绣花下摆那里闪出来一双粉红色的脚跟。不过，她一定已经跟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了，因为没过一会就来了一个铁匠。一看见这样一个庄稼汉，谁都会满意地叫起来：好一个精壮结实的家伙！他那张健旺而匀称的脸，蓄着一绺鬈曲的胡子，嘴唇上挂着一抹笑意，仿佛他只是出于厚道才跑来看看这两个过路的傻瓜似的；他的胸脯经得起两普特重的秤砣的捶打而不受损伤，他那双坚实有力的手插在皮围裙里面。

“轮箍坏了，是不是？”他用悦耳的低音，带几分嘲笑的味道问。“一看就知道这是莫斯科制造的东西。”他晃着脑袋，绕大车转了一转，又往车子底下看了一看，随后抓住车身的后部，就让那两个乘客坐在上面，将它轻轻松松地摇了一摇。“全要散架了。这种大车只配魔鬼拿去装劈柴用。”

加夫里尔怒气勃勃地开始争论。戈利科夫却热情地瞅着这个铁匠：在所有的奇迹当中，这也许是最叫人惊异的一个奇迹了。叫他怎么能不怀念画笔和颜料，怀念那有股香味的槲木画板呢！一切，一切都从眼睛前面飞闪过去，消失在迷迷蒙蒙的忘却中，永远不会再回来。只有画家才用自己的艺术把这种没有道理的毁灭留在画板雪白的平面上。

“嗯，把它修理一下要花很多时间吗？”加夫里尔问。“每个小时都很宝贵。我在赶办皇上的公事啊。”

“时间吗，你可以花多一些，也可以花少一些，”铁匠答道。加夫里尔凌厉地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鞭子，随后又朝他斜觑了一眼：

“好吧……你要多少钱？”

“我要多少钱？”铁匠笑了。“我的工钱才贵呐。如果照应该开的价钱向你要的话，你手头的钱恐怕还不够付呢。我倒是认识你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今年春天，你跟你哥哥路过这儿，还在我家里宿过一夜。你都已经忘了吗？说起你哥哥，他真是个聪明人。我跟彼得皇上也很熟，他也认识我，——每回他打这儿路过，总要到我的

作坊里去转一转。他也很聪明。唔，拉到我作坊去吧，让咱们去修修看……”

铁匠作坊坐落在大路旁边一个山坡上，房子很矮，是用大圆木造的，屋面上糊的是泥土，带有三间钉蹄铁的棚屋；周围散放着轮子、犁和耙。铁匠的两个弟弟，束着皮围裙，鬈发上扎着皮条，还有一个哥哥，那个锤工，一个脸色阴沉、胡子拉碴的大高个子，都站在门口。铁匠毫不慌忙、可也毫不费力地着手操作了。他自己把套马解下来，翻转车身，卸下轮子，抽出铁轴。“瞧，它们全都裂开啦。那个莫斯科铁匠，真该让这根车轴在脑门上挨一顿揍才行……”他把两根车轴往熔炉里一塞，又倒了一袋煤进去，随后向一个弟弟喝道：“万纽沙，提起精神拉风箱吧！呃，砍树嘛，肩膀就爱惜不得了！”于是几个弟兄就干起来了。加夫里尔倚在门上，吸着烟斗。戈利科夫坐在高高的门槛上。他们问道，如果让他们来帮忙，时间能不能缩短些，可铁匠却摆了摆手：“你们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吧，不妨看一看瓦尔代的铁匠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

万纽沙拉着风箱，火星毕毕剥剥地爆着，狂风似的一直蹿到了屋顶。在火光的照耀下，那个胡子拉碴的哥哥立在那里，如同偶像一般，一只手搭在一普特重的铁锤的长柄上。铁匠在那直冒热气的熔炉里转动着车轴。

“我们的名字吗，让你们知道吧，人家管我们叫做沃罗比耶夫兄弟，”他说道，仍然从鬈曲的唇髭里露出笑意。“我们是铁匠、军械匠和铸钟匠……拴在你们马颈圈底下的铃铛，就是我们铸造的……去年，彼得皇上也跟你们现在一样，坐在这门槛上，不住地问：‘慢着，’他说，‘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且不要打铁，先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们铸造的铃铛会发出悦耳的响声？为什么你们铸造的宝剑，剑身只会弯曲，不会折断？为什么沃罗比耶夫手枪打起来比别的手枪远二十步，而且不会不发火？’我就回答他说：‘万岁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的铃铛所以会发出那样悦耳的响声，是因为我们把铜和锡的分量都称过，像有经验的人教给我们的那样，而且铸的时候又不让有一点气泡。至于我们的宝剑所以只会弯曲，不会折断，是因为我们把它烧成紫红色，随后放在大麻油里淬硬。至于我们的手枪所以



打得那么远，又不会不发火，是因为我们在小时候，每逢犯下一点错误，我们的父亲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祝愿他进入天堂)就用藤条狠狠地抽我们，还说：活干得不好，比偷盗更糟……道理就在这里……'”

孔德拉季用钳子把车轴从熔炉里钳出来，放在铁砧上，又用一把已经着了火的小笤帚扫掉那上面的鳞片，朝他哥哥抖了抖胡子。他哥哥倒退一步，将身子往后一仰，随后向前一扑，把铁锤划成一个圆形，动手打起来了。赤热的铁水溅到了墙上。孔德拉季朝他的大弟弟点一点头：“好，来吧，斯乔帕……”大弟弟拿着个小一点的铁锤往另一边站好了；于是他们轮流地捶打起来，如同复活节日连续敲打所有的钟似的，——哥哥用大铁锤捶一下，斯乔帕插进去打两下，而孔德拉季一面把那铁器往这边那边转动，一面又用小铁锤灵活地捶捶打打。“停！”他喝道，把那根锻过的车轴往泥地上一撂。“万纽沙，把火再拉得旺些……”

“于是他就跟我说了，”铁匠用手背抹了抹汗水，继续说道。“‘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你听到过尼基塔·德米多夫那个图拉的铁匠没有？眼下他在乌拉尔已经有自己的工厂，还有自己的矿山，有属于他自己的农民，他的大住宅比我的还要漂亮，可是开初，他也跟你一样是干这种小手艺的……这该是时候了，你不妨考虑考虑大事业，你总不能一辈子老在大路旁边钉蹄铁啊……要是你没有创业的本钱，我可以给你一点，虽然我自己手头也很紧。先办一个兵工厂，在莫斯科，或者，最好是在彼得堡……那边可真是一个乐园呢……’他把样样事情都跟我说得那么好，我只当他是在引诱我呢……‘啊，’我回答他说，‘万岁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住在车马通行的大路旁，着实很快活……我们的父亲常常这样说：“薄饼不是尖楔，戳不破肚皮，——吃得饱，睡得好，齐心协力把活儿干……”我们就是遵照他的遗言行事……我们什么东西都多得是。秋天，我们自己酿啤酒，酒酿得那么酽，连桶箍也会吱嘎吱作响，因此我们为你陛下的健康干杯。我们戴上了漂亮的皮手套，走到街上去，玩一会拳击，开一下心……我们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我就这样回答了他。听了这几句话，他可生气了。‘你给我的回答，再糟糕也没有了，孔德拉季·沃罗比耶

夫，'他说。'凡是满足一切、不想再把好的变成更好的人，会使一切都失掉。唉，'他说，'你们这批懒鬼，什么时候才会懂得这个道理呢？……'他倒给我出了一个哑谜来……"

铁匠不再吱声了，他眉头打结，眼睛沉下去了。两个弟弟瞅着他，对这件事他们当然也想说几句，可是都不敢。他摇了摇头，独自笑了一笑：

"他就是这样激励每一个人……瞧，我们是不是懒惰的？可是看起来我们当真好像很懒呢。"他飞快地转向熔炉，第二根车轴又在那里烧着，一边抓起钳子，朝他的弟兄们嚷道："各就各位！"

一个半小时以后，大车准备好了，装配好了，又稳当，又轻灵。那个戴白桦树皮头饰的姑娘，一直在铁匠作坊旁边打转。孔德拉季终于觉察到她了：

"马舒特卡！"她把发辫一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快去给这两位老爷拿点儿冷牛奶来，让他们喝了再上路。"

加夫里尔眯缝着眼睛，瞅着她那闪现出来的脚跟，问道：

"是你们的妹妹吗？倒是个漂亮的姑娘……"

"她吗，才麻烦呢，"铁匠答道。"把她嫁出去吧，好像还早了些。让她待在家里吧，可她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织布，不挤奶，不放鹅。只有一件事情她喜欢干：搓揉青泥，自得其乐，——或者把泥捏成一只狗，背上骑着一只猫，或者把泥塑成一个老太婆，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活生生的，这倒一点不假……她还捏些飞禽走兽，那种东西从来也没见过。她那间小屋子里净是这种无聊玩意儿。我们想要把它们撂出去，可她就哭呀叫的。那么着，我们也只好随她去了……"

"我的天哪，我的天！"戈利科夫小声地说，"我们得马上去看看那些东西！"于是他仿佛怀着神圣的畏惧心情，朝铁匠瞪大了眼睛。铁匠拍着屁股，笑起来了。万纽沙和斯乔帕拘谨地笑了下，虽然他们俩也巴不得痛痛快快地笑一阵。戴白桦树皮头饰的姑娘拿来一壶煮沸的牛奶。孔德拉季就对她说：

"玛什卡，这个人要看看你的那些小泥人儿，他干吗要看，那我可不知道。你就去拿来给他看看吧……"

那姑娘的脸刷地白了，牛奶壶在她手里直打抖。

“啊，不成，我不给他看！”她把牛奶壶往草地上一搁，转身就走，仿佛在梦里一般，往铁匠作坊后面消失不见了。这时候，所有的弟兄们便开始捧腹大笑，晃动着头发……唯独戈利科夫一点也不笑，他探出了鼻子，尽瞪着那姑娘往铁匠作坊的拐角那儿消失的地方。加夫里尔开腔了：

“唔，怎么样，孔德拉季·斯捷潘诺维奇？我总得付钱给你啊。”

“你怎么付得起啊？”铁匠擦了擦湿滋滋的眼睛，捋了捋唇髭，还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胡子。“你看到彼得皇上的时候，替我向他请个安……该说些什么话，你就自己加上几句吧。还请告诉他，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恳求他不要生气，你说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不会比别人更愚蠢……我的回答皇上会懂的……”

二

在波浪形的田野后面，在桦树丛林后面，在一畦畦的黑麦后面，远远地在那暗蓝色的森林后面，挂着一道彩虹。彩虹的一头在那正在飘散的雨云中间消失了，另一头抵住地面的地方，金色的星火在闪烁，在熠耀。

“你看见吗，安德留什卡？”

“我看见……”

“那是莫斯科啊！……”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那好像是一个兆头……彩虹为我们把它照亮了……”

“我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莫斯科会这样光芒闪耀……我估摸，你到莫斯科去一定很高兴吧？”

“那还用说？……又高兴，又害怕……”

“到了以后，我们头一件事就是上澡堂洗个澡……早晨，我要去看‘公爵皇帝’……随后，我带你去见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长公主……”

“正是这件事叫我害怕……”

“听着，赶车的，”加夫里尔说，这一回甚至用一种巴结的口气了。

“把牲口赶快点，朋友，我好心好意请求你，赶快点……”

下过一场雨，路已经好走了。泥块从马蹄底下飞起来。树叶在白桦树上闪烁。微风发出一股香味。迎面驰来一辆空大车，坐着几个农民，大车后面系着一头没有卖出去的母牛或是一匹腐腿的马。一个里程标浮过去了，上面画着一只鹰，写着一行字：“往莫斯科 34 俄里。”……于是大路旁边，又出现了一些破败的茅屋，有的侧面向着大路，有的后面向着大路；在一带灰白色柳树后头的坟地上，矗立着一座小教堂的剥落的帐篷式屋顶。于是又有一个光着肚皮的小孩子，就在他们那辆三套大车前面，奔跑着横穿过马路，把头发甩在背后，装成一匹马。车夫伛下身子，用鞭子往他屁股上戳了一下，那孩子却只是往旁边一溜，瞪圆了眼睛一直望着大车的背影。

于是他们又从一座小山翻到另一座小山。朝右边一望，有条小溪在灌木丛中闪光，一些胡子拉碴的农民，穿着长长的衬衫，一个紧跟着一个，两腿跨得很宽，在牧场上前进，同时间一齐闪动着镰刀。往左边一看，林边的树荫边上躺着一群牲畜，有个牧童在追着一头花斑小公牛，他手里抓着一根鞭子，后面跟着一头机灵的小狗，扇动着耳朵在草丛里蹦跳……于是又浮过一个有条纹的里程标——31 俄里……加夫里尔哼了一声：

“赶车的，我们只赶了三俄里呐……”

车夫朝他转过来一张高高兴兴的脸，这脸上一个无忧无虑地向上翻起的鼻子，看起来似乎只是为了要在酒杯里映出倒影，才给安在两片红通通的腮帮中间似的：

“老爷，不要靠里程标来计算路程，要靠小酒店来计算才对；里程标是靠不住的……瞧，咱们现在就要把速度加快了……”

他突然拖长着声音喝道：“驾—驾—驾，我的小马儿！”便往后一仰，把缰绳一松，那几匹脑袋很大、毛色不同的套马随即飞驰起来，转了个急弯，在一家小酒店旁边停住了。那是一所古老的、长长的木房子，大门口立着一根高高的标杆，门楣上头漆着一块给识字人看的招牌，天蓝色的底子，朱红色的字：“酒家”……

“老爷，随你咋办吧，牲口都快累死了，”车夫高高兴兴地说，摘下高高的毡帽，“你要打死我就打吧，可是最好还是吩咐我去弄点烧酒

来。”

酒店老板一副老派打扮，穿的是橘红色的长襟衣，领子矗得比他的秃脑瓜还高，早已走到了肮脏的门廊上，态度温和，精神饱满，手里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三小杯烧酒和三个作为点心的罂粟籽甜面包……一点没有办法，他们只好从大车里爬出来，伸伸腿……

在湿滋滋的黄昏时候，他们赶到了莫斯科的近郊。庄园啊，村子啊，丛林啊，教堂啊，篱栅啊，仿佛没个完结似的。有时候，马颈圈擦着菩提树枝，于是一阵雨点便扑簌簌洒在乘客们的身上……四下里，灯光透过有气泡的窗玻璃或是安了云母片的小窗照出来；乞丐们仍然坐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寒鸦在钟楼的孔道里呱呱乱叫。轮子在木头铺道上辚辚地滚过……加夫里尔抓住车夫的肩头，指点他该拐进哪一条弯曲的巷子……“那边，有个人在栅栏旁边躺着的地方，就在对面——一条死胡同里……停，停，到了！……”他跳下大车，敲着那扇像大箱子一样包着一条条镀锡的铁皮大门。于是布罗夫金家那几头有名的狼狗，便在里面凶悍地狂吠起来，还铮铮地弄响着链子。

出门久了，回到老家，可真有意思。你一进来，样样东西都很熟悉，样样东西都又重新亲密起来。在寒冷的门厅里，窗台上点着一支蜡烛；这儿，靠壁放着几张雕花的长凳，让请托事情的人有个地方坐着，安安静静地等待主人的传唤；再里头是那间空荡荡的冬天用的门厅，装着两只火炉，地板上搁着一支蜡烛，在过堂风里淌着蜡泪；左手有扇遮着呢帘的门，通往那些没有人住的、招待贵宾用的荷兰式的客厅，右手有扇门，通往那些暖和和的、低矮的屋子；照直走去，你就要在走廊里和陡直的楼梯上穿来穿去，爬上爬下，经过一间间储藏室、底层储藏室、卧室、杂物室、食品室……而且，父母的家里自有一股特殊的味儿，既愉快，又舒适……看见你回来，家里人都很高兴，于是抚爱地谈着，瞅着，一心想满足你的愿望……

加夫里尔的父亲伊万·阿尔捷米奇恰巧不在家，他为自己工业方面的事出门去了。迎接加夫里尔的是那个又高又胖的女管家（按她的身份应当是这样），一个老成持重的女人，有着一双重笨的手和一副动听的嗓子；还有是那个总管家，伊万·阿尔捷米奇本人管他叫做撒旦；还有那个新近从国外雇来的管事，名唤卡尔，他的姓可谁也念

不上来。这人颀长而阴沉，一张两腮丰满的脸，因为他成天闲着没事干，又吃了俄罗斯的伙食，都显得肿乎乎的，那脸上有一个结实的下巴和两道下垂的眉毛，说明这人有极大的智慧。唯一的缺点（正因为有这个缺点，他才为这点菲薄的待遇而来到莫斯科），便是在长鼻子的地方，他安上了一个小小的黑丝绒罩子，说起话来净是鼻音。

"我什么都不要，只想洗一个澡，"加夫里尔跟他们说。"晚饭吗，给我弄一点鱼冻，一点牛肉馅饼，一只鹅，另外再弄点吃得饱的东西……在彼得堡，我们只有臭腌肉和面包干吃，弄得人都瘦了……"

女管家举起一双丰满的手，随后把它们抄起来："耶稣·基督！面包干你怎么能吃啊？"撒旦总管悲痛地晃动着山羊胡子："唉—唉—唉！"管事一句俄国话也听不懂，活像木头人一般站在那里，一副鄙夷不屑、不可一世的神气，一只扁平的大脚掌跨出在前面，一双手反抄在背后。女管家动手把洗浴后换穿的干净衬衣拾掇在一起，一面用悦耳的嗓音说：

"我们让你在澡房里洗一个蒸汽浴，让你喝点酒，吃点菜，睡在天鹅绒毛褥子上。少爷，在家里嘛，睡起来才甜呢……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上帝；晦气和灾难都打院子前面走过去了……那些荷兰母牛统统都生了母牛犊，那些英国母猪每一头下了十六只猪崽，——'公爵皇帝'亲自来看了，也觉得很惊奇……园子里的莓果和樱桃，长得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你爸爸的家可真是个乐园，一个乐园！……只可惜没有人住，——唉，唉！……你爸爸伊万·阿尔捷米奇，老是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啊走的。'我闷得慌，'他说，'阿加波芙娜，我还不如到工厂里去看看……'你爸爸的钱，眼下多得算不清了。要不是为了先卡，"他朝那个撒旦总管家挤了挤眼，"他一辈子也不会去算呢……我们唯一的麻烦，就是这个黑鼻子……当然啰，我们家里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人也不成；莫斯科传闻，伊万·阿尔捷米奇说不定就会赐封晋爵……唔，这人如果戴上插红羽毛的帽子，往地板上杵杵锤形杖，跺跺大脚，不用说，那个气派才大呢……他一向在普鲁士国王那儿当家臣，直到他的鼻子大概被咬掉为止……我们开初都有点儿怕他，——他到底是一个外国人嘛，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的饲马员伊格纳什卡教他弹三弦琴……打那时候起，他就一天到晚乱弹着，弄

的个个人都厌烦得要死……还有他那个馋劲啊！……他老是钉着我：‘老妈妈，给我一点东西吃吧……’这样的傻瓜，我可从来没见过！可是，以他那种身份，说不定就应当是这样的吧。夏至节那一天，我们开了个盛大的宴会，连皇后娘娘普拉斯科维娅·费多罗芙娜都来赏光了；当然啰，要没有卡尔，那我们准会觉得很难办。他穿着长襟衣，那上面的绦带和穗子至少有十磅重，戴着麂鹿皮的有指手套；他拿起一个金黄色的盘子，把一只价值一千卢布的酒杯放在上面，用一个膝盖跪在地下，献给皇后娘娘。随后他又拿起另一只更加值钱的酒杯，献给长公主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女管家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家奴（自从总管家来到这里以后，大家就管他叫做内侍。）便替加夫里尔脱掉他那满是尘灰的长襟衣和坎肩，解开他的领带，一面喘气，一面还动手拉下他的骑兵长靴。加夫里尔忽然把腿一抖，跳起来嚷道：

“难道长公主也来过我们家里吗？你胡诌些什么啊？”

“来过，美丽的长公主她来过！她坐在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左首，我们那最可爱的长公主……个个人都瞅着她，连吃喝也忘了……她那双纤手戴满了戒指和手镯。肩膀活像天鹅，就在一边乳房上方有一个小小的胎记，有荞麦粒那么大，——个个人都注意到了……一身衣裳，如同亚麻开的花，比空气还轻，腰里蓬蓬松松地敞开着，边上钉着一朵朵绢制的玫瑰，她头上还插着根孔雀尾巴呢……”

加夫里尔不再听她了……他把一件羊皮短袄往肩膀上一搭，就拖着那双耷拉人的便鞋，顺着走廊和楼梯啪哒啪哒地冲到澡房里去了。到了更衣室，他忽然想起来：

“阿加波芙娜，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在哪儿？”

原来那个管事没有把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放进来，因此他仍然坐在庭院里那辆卸下了套马的大车上。不过他一个人在那里潜思默想，倒也很快活。星星在黑糊糊的房顶上空闪着光，有一股厨房、干草棚和畜栏的味儿，——舒服极了。不时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一阵正在开花的椴树那最甜蜜的香气，弄得他心都跳得特别快了。安德留什卡用臂肘支着，望着当空的星星。这种密稠稠地洒在暗紫色天空里的光芒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离得很远很远，而且又为什么在那边照

耀——他不明白，也不愿意去想它。可是一种宁静，却从那儿流进他心里。而他，安德烈，在这辆大车上可又多么渺小啊！不过，顺便说说，他虽然渺小，但是已经不像涅克塔里长老教训他的时候那样渺小了，——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驯顺的虫豸，一团可怜的肉体……想起来，安德留什卡在那短短的生活历程中忍受下来的一切(受辱，挨打，被折磨，给处以饿死与冻死的刑罚。)，似乎连牲畜也忍受不了呢，可是他眼下在这儿，像一个万王之王，眼望着宇宙的光华，耳听着心里那秘密的声音："走吧，安德烈，不要灰心丧气，不要走入歧路，不久，不久你那惊人的力量就会鼓舞起来，奋发起来，一切都将成为可能：从丑恶当中你将创造出一个改变了面貌的美的世界……"

嘿，嘿！当他跟长老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发出这种恶魔似的声音，他早就给戴上镣铐，囚禁四十天，只靠一匙水来维持生命，还偷偷地用圣像面前的灯油来涂抹那流血的伤口。一想到这里，安德烈便毫无恶意地微笑起来了。他突然记起有一次，在瓦尔瓦尔卡一家烟气蒸腾的小酒店里，他这个万王之王被几个城里人特别狠毒地打了一顿，随后给倒拖到外面，抛在盖着畜粪的积雪上。为什么会挨这一顿毒打？他已经记不清了。这件事发生在基塔城和克里姆林宫墙上吊着射击军尸体的那个可怕的冬天。那时候，安德烈空着肚子，贴身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粗呢上衣，打着赤脚，绝望，痛苦，从一家小酒店走到另一家小酒店，向闲散的酒客乞求一杯烧酒，暗中盼着他们到头来会弄死他，——那时候他确实痛苦地怀着这种希望，而且怜惜自己，眼泪直往肚子里吞……就在那边，在一家小酒店里，他遇到瓦尔瓦拉大教堂的一个喝醉了酒的小管事，这人有一双眯缝着的眼睛，一个裂开了的鼻子，一股翘起来的小发辫。正是这个人，那时候劝说安德烈寻求天国的宁静，去到涅克塔里长老那儿忍受肉体的残酷的折磨……"古怪的人们!"安德烈嘟嘟囔囔地说道。"折磨肉体！可是肉体，啊，那又多么美啊！……"于是又有一件往事闪过他的心头：在帕列赫村一个悄寂的晚上，空气里弥漫着金闪闪的尘灰，一些乳牛哞哞地叫着，正在走回自己的场院。他的母亲，一个瘦瘪的、肩膀长得像男子一样的女人，朝大门走着，这大门老早就需要修理了，而那场院又是既贫瘠又荒芜。安德烈和他的弟兄们(各人都相差一岁)坐在一

辆没有了轮子的翻倒的大车上。他们耐心地等着，——对这样一位母亲，你也只好耐心一点……她推开歪歪斜斜的大门。供给他们奶喝的布连卡，让宽阔的两肋沙沙地擦着大门的柱子，短促而和善地叫了一声，走进来了。母亲的脸既黝暗，又严肃，而且悲伤，可布连卡的脸却是热乎乎的，额头上长着鬈毛，鼻子里湿淋淋的，眼睛很大，而且是紫盈盈的。布连卡从来也不会伤害人。它在孩子们的头顶上喘着气，走到井边去喝水。就在井边，他们的母亲往一张小板凳上一坐，动手挤它的奶。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布连卡的奶汁往桶子里直流。孩子们坐在大车上，耐心地等着。母亲拿来几个碗，把牛奶从桶子里倒出来，倒的时候那股水流才大呢。"唔，来吧，"她粗声厉气地说。头一个喝这种新鲜牛奶的总是安德留什卡，只要肚子受得了，他总是一口气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几个兄弟在一旁瞅着，那个最小的弟弟总是短促地叹着气，因为轮到他喝总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嗨，你这位旅客，下车吧！"安德烈这才清醒过来了。有个虎着脸的小伙子，那个内侍站在他面前。"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要你到澡房去，洗蒸汽浴……你最好把靴子脱在这儿，把长襟衣和便帽撂在大车底下……这儿可不像在领主家里，衣衫破烂的人我们是不让进来的……"

洗过澡，身心舒畅极了，加夫里尔和安德烈把毛巾围在颈脖上，便坐下来吃饭。阿加波芙娜将管事打发到他的小屋子里去，免得大家受拘束。她那双肥胖而白皙的手在餐桌上头飞舞着，把最好吃的菜尽往他们的碟子里堆，把她珍藏的果子酒和浸酒尽往那些专诚为这次难得的机会而拿出来的威尼斯酒杯里倒。当蜡烛燃得挺旺的时候，加夫里尔注意到犄角里一张椅子上搁着一个用粗麻布遮起来的镜框。阿加波芙娜伤心地用手托着腮帮：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当着一位生客的面把这个东西拿给你看……这是你姐姐萨纽什卡为夏至节从荷兰寄来的……我们亲爱的伊万·阿尔捷米奇一忽儿把它挂在墙上，一忽儿觉得伤心了，又把它拿下来用粗麻布遮好……邮包寄来的时候，她在信上写着：'爸爸，请你千万不要迟疑，就把我的画像大胆地挂在餐室里，在欧洲比这个更

加触目的东西都会挂出来，可别做野蛮人吧……'”

加夫里尔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抓起蜡烛，从犄角里一张椅子上搁着的那个东西上面揭开遮着的粗麻布。戈利科夫微微欠起身子，——他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了……这是领主夫人沃尔科娃的画像，说不尽的美丽，又是说不尽的迷人……

“唔，唔！”加夫里尔用蜡烛照着，仅仅说了这么一句。画家在这里画的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在一片清晨的海里，躺在波浪中一匹海豚的背上，精赤条条，跟她出娘胎的时候一模一样，不过用一只长着珍珠般的指甲的手掩在身上，而另一只手却抓着一个盛满葡萄的杯子，杯口上蹲着两只鸽子，在啄食里面的葡萄。她头顶上，右面和左面，有两个胖胖的婴孩倒竖在半空里，鼓起腮帮，在吹海螺。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的年轻的脸上，有一双海水色的眼睛，嘴角扬起着，露出一抹十分调皮的微笑……

“那正是桑卡嘛！”加夫里尔说道，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们就是要派你到她那边去，到荷兰去，安德留什卡……唔，仔细你到了那边，可别叫魔鬼给迷住了……维纳斯，真是一个维纳斯！……不用说，自有一班逢迎女人的男人为了她会拔剑决斗，有的还会因此而送命呢……”

三

莫斯科的守护者“公爵皇帝”住在卢布扬卡广场附近，米亚斯尼茨基街上那所宽敞的、祖上传下来的庄宅里。这儿有一座小礼拜堂，连同全班的执事，还有制毡工场、织麻工场、制革工场、锻铁工场、马厩、牛栏、羊圈、禽舍，以及各式各样堆满了东西的储藏室和地下室，——所有这些房舍都是用不止一抱粗的大圆木建成的，历时几百年都还很牢固。而庄宅本身也一样没有一点花哨的装饰(这种装饰，正是从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时代起莫斯科人一直引以自豪的。)，外表很平凡，可是造得很坚固，盖着木板房顶，因为年代久远都已经长满了藓苔，墙上开着离地很高的小窗。家里的规矩和习惯也都是老式的。可是如果有人由于头脑简单而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居

然穿着古时候那种抹到后跟的长袖皮大衣，蓄着大胡子来到这儿，——哪怕他果真是留里克的后代，他也会在罗莫达诺夫斯基的家仆们的嗤笑之下很快离开这个爵府：他的皮大衣会被截断到膝盖那儿，一撮撮给剪下来的头发会粘在他的腿帮上，而大胡子也会从他的口袋里露出来，让他留着，等以后放进棺材里去，如果他认为没有这绺胡子不好意思见阎王的话……“公爵皇帝”要举行盛大宴会的时候，那些准备赴宴的宾客就有很多人会长吁短叹，因为在筵席上他们料到会有强制的手段，猥亵的胡闹，以及各种难堪的玩笑。一头受过训练的熊挺叫人伤透脑筋：它会走到顽固的客人跟前，用脚掌捧着一只托盘，里面放着一大杯胡椒浸的酒，恶狠狠地呼吼着，硬要客人把酒喝干；如果客人躲闪，不肯喝，那熊便把托盘一摔，当真去咬那个客人。这时“公爵皇帝”只是笑着，笑得连餐桌都摇晃起来，于是公爵家的那个丑角，又机灵，又刻毒，眼睛已经瞎了一只，嘴里只剩一颗獠牙，便嚷嚷着说：“熊知道它要撕裂的是什么畜生……”

“公爵皇帝”早晨起得很早，穿着深色的土布衬衫，胸脯下面束着狭溜溜的腰带，带子上织着一篇主耶稣的祷文，脚上登着杂色的精制山羊皮皮靴，做他的短短的晨祷。当一缕阳光射穿了炉香的氤氲的烟雾，蜡烛和长明灯的光焰变得没有生气，怯生生的神甫咿咿唔唔地念了“阿门”的时候，“公爵皇帝”便扑通一下跪在那块小小的地毯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将额头磕着新擦洗的地板，随后被人搀扶起来，吻吻神甫递给他的冰冷的十字架，向餐室走去。在那里一张长凳上舒舒服服地坐定以后，他捋了捋乌黑的唇髭，喝下一杯胡椒浸的酒，这酒十分强烈，一个非俄罗斯人如果喝了下去，准会好半天合不拢嘴来。随后他吃一小块加盐的黑面包，一碗用蔬菜、鱼和克瓦斯做成的冷羹，各种胶冻的、腌渍的、泡制的食品，面条和烤肉，所有这些东西他都吃得毫不慌忙，完全是农民气派。他家里的人，包括公爵夫人阿纳斯塔西娅·费多罗芙娜——普拉斯科维娅皇后的亲姊妹在内，在餐桌上都不吱一声，大家悄没声儿地放下匙子，小心谨慎地用手指从碟子里抓取东西。那时候，一只鹌鹑和几只受过训练的椋鸟，便在窗槛上的笼子里学舌了，其中有一只甚至还会清清楚楚地说：“大叔，来一点伏特加……”

"公爵皇帝"又喝了一勺克瓦斯，踟蹰了一会儿，才站起身来，咭咭嘎嘎地踩响着地板，走进穿堂，有人在这里帮他穿上一袭宽大的呢长襟衣，递给他一个手杖和一顶便帽。透过有遮檐的门廊那朦胧的窗子，一看见他的身影从梯磴上慢慢地移动下来，庭院里那些凑巧在近处的人就都各走各的溜跑了。他一个人顺着砖砌的小道，穿过庭院。虽然他脖子长得粗，脑袋转动起来很费力，可是从那双突出的眼睛梢上，他还是什么都察觉了：谁跑到了哪儿，躲在什么地方，哪里出了岔子，不管这岔子多么小。而且他什么都记得。不过手头既然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大事，他就常常没有工夫来处理这些琐碎事儿。穿过围墙上的一道小铁门，他走到隔壁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庭院里。在那儿半明半暗的长廊里，书记官和录事们朝他除下了帽子，守卫的士兵都举枪立正了。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秘书官普罗霍尔·奇切林在办公厅门口迎接他，等"公爵皇帝"在发霉的拱顶底下一张靠窗的桌子旁边坐定以后，便按次序开始向他报告：上一天，四门铜炮和四门铸得很好的铁炮已经从图拉运来。是不是要马上把它们装走，装运到哪儿去——到纳尔瓦城郊还是到尤里耶夫城郊的营地？也是在上一天，新招募的那个团的第一连，终于装备好了，虽然士兵们还是打着赤脚，不过没有扣子的鞋下星期就会分发，靴业公会的商人索普利亚科夫和斯穆罗夫在市政院里情愿亲吻十字架，以表明他们决不会欺骗。这该怎么办？火药，引火线，装在袋子里的子弹，散装在草包里的燧石，已经遵奉圣旨送到纳尔瓦的营地去了。只是手榴弹还无法起运，因为仓库管理员叶罗什卡·马克西莫夫第二天喝得酩酊大醉，不肯把钥匙交给任何人，有人想去强抢，可是他大发酒疯，居然抡起切菜刀来威胁人……这又该怎么处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秘书官奇切林都一件件报告了，最后才往拱顶底下的窗子那儿走拢去，捡起秘密案件的档卷（在不用刑罚审问和用拷打审问的时候由录事们记下来的），开始念起来。"公爵皇帝"让一只手沉甸甸地搁在桌子上，也不明白他是在倾听还是在打盹，可是奇切林却知道得很清楚，案情的要点他肯定是抓住的……

"'在长公主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和马丽亚·阿列克谢耶

芙娜的府邸中，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格里什卡躲藏的那间废弃的澡房里，地板底下发现一个四开的手抄本，有半个指头那么厚，'”秘书官奇切林念着案卷，嗓音那么单调，仿佛在把干豆子撒在人的脑门上似的。“第一页上写着：'探索一切智慧。'再下面一点，就在那一页上，写着：'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有一种名叫泽列泽卡的药草，生在峡谷和野火烧过的地方，本身很小，旁边长着九瓣叶片，顶梢开着三朵不同颜色的花：红的，紫的，暗蓝的；这种药草力量很强，——一定要在新月出现的时候采集，把它捣烂，熬好，连服三次，那你就可以看见旁边水里和空中的邪神……你向他们念一句咒语“恩斯茨德特奇恩德西”，那么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公爵皇帝”深深地长叹一声，扬起那耷拉着的眼皮：

“把那句咒语清清楚楚地再说一遍。”

奇切林搔搔额头，蹙皱了脸，气愤愤地费力地说道：“恩斯茨德特奇恩德西……”他朝“公爵皇帝”瞍了一眼，只见他点着头，于是又往下念了：

“'啊，公爵们，显贵们，啊，眼泪和叹息！到底有什么愿望啊？我们但愿驯服目前这个时代，还有它的那种狂暴，让一个寻常的时代重新到来吧……'”

“对啦，对啦，对啦！”“公爵皇帝”说道，在椅子里动了一动，一双瞪出的眼睛射出讥嘲的、机灵的闪光。“泽列泽卡这种药草的作用，这就很明显了。那个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格里什卡，有没有承认这个手抄本是他的？”

“今天三点钟，经过拷打以后，格里什卡已经承认这个手抄本是他的了。他说他在基斯洛夫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花四个戈比买来的，后来又问他为什么把它藏在澡房里的地板底下，他说那是出于无知。”

“你有没有问他，'让一个寻常的时代重新到来'这句话怎么理解？”

“我问了。赏了他五下鞭子，他才回说：买这个手抄本是为了要纸用，拿来烤圣饼，至于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他没有看，他不知道。”

“嘿，骗子！嘿，骗子！”“公爵皇帝”慢慢地把一根手指用垂涎弄

湿了，翻着手抄本的破烂的书页。有几节他小声地把它们念出来：“‘有一种叫做“瓦哈里亚”的药草，开的花是红里带黄的；如果有人服了致命的毒药，只要把这种草汁给他一喝，他马上就会上吐下泻……’”——“倒是一种有用的药草，”“公爵皇帝”说道，随后用指甲指着字行继续念下去：“‘基里尔的书上这样说：有个引诱者就要到来，引诱人。他到来的标志是：一种叫做尼古丁的药草，也就是菸草，有人会下命令把它烧了，吞下那股烟气，或者把它研成粉末，拿来闻嗅，于是代替歌咏圣诗，他们就一刻不停地闻嗅这种粉末，打喷嚏。另一个标志是剃掉胡子……’”——“唔，”“公爵皇帝”把那个手抄本合拢了。“秘书官，我们去问问他，驯服目前这个时代的到底是谁。这个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又机灵，又老练。我老早就知道有这么个本子。可他却带着这个本子已经把半个莫斯科都走遍了。”

他们顺着狭窄的、被潮气腐蚀的砖磴往地窖里的拷问室走去，奇切林照例忧伤地说：

“这股潮气是打地底下升起来的，砖头全腐蚀了，随时都会摔下去跌死。我们该砌一座新梯磴了……”

“是的，我们该砌了，”“公爵皇帝”答道。

一个录事——司书擎着一支蜡烛在前面引路；跟秘书官一样，这人也穿着外国式的衣服，不过破烂透了；他颈脖里挂着一个铜墨水壶，一半已经撕碎的口袋里露出来一卷纸。到了低矮的地窖里，他把蜡烛往一张槲木桌子上一放，便有几只耗子如同黑影一般直蹿到犄角上的洞里去了。

“而且，耗子在我们这里，近来也繁殖得很快，”秘书官说，“我应当到药房里去要点儿砒霜来。”

“是的，你应当去……”

两个面目狰狞的人，在拱顶下面弯着腰，把那个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格里什卡拖了进来，他眼睛翻白，胡子乱蓬蓬的活像一绺兽毛，脸色发青，嘴唇耷拉着。难道他的腿果真不好使吗？当他们在一个吊着一根绳子的钩子底下把他扶直的时候，他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仿佛死了似的躺在那里。秘书官小声说道：“我审问他，也没弄伤他的四肢，后来他回去，还是用自己的两条腿走的……”

“公爵皇帝”朝格里什卡的蓬松乱发中间那块秃顶瞅了半晌。

“已经查明了，”他用发困的嗓音说道，“前年在兹维尼戈罗德，你摘下了先知伊里亚教堂的圣像上的银饰，撬开了天使根喜堂的捐款箱，就在那儿你还从祭坛里偷走了神甫的羊皮袄和毡靴。你把这些东西变卖了，换了钱去喝酒，后来你给逮住了，可又从卫兵的手里逃出来，到了莫斯科，一直到如今，你先是藏在几个领主的庄宅里，后来又躲进了长公主府邸的澡房……你承认不承认？你打算回答吗？不回答？……唔，好吧。这些事还不过是你干的好事的一半……”

“公爵皇帝”沉默了半晌。一个刽子手在那两个面目狰狞的人背后不声不响地出现了，这家伙仪表堂皇，腮帮凹陷，脸色苍白，嘴巴很大，扁平的唇髭和鬈曲的小胡子中间显出一抹猩红。

“已经查明了，”“公爵皇帝”接着说道，“你到外侨区去找过修女乌里扬娜，送给她某某几个人的信和钱……而这个女人乌里扬娜又把信带到新圣母修道院，交给某人……她又从她那里拿来了信和包裹，你便把这些东西送回上面所说的那几个人……是不是这样？你承认不承认？”

秘书官从桌子上弯过身去，跟“公爵皇帝”打了个耳碴，用眼色指指格里什卡：

“他在戒备着呢，确实是这样，我从他耳朵上看得出来……”

“你不肯承认吗？原来如此……你倒很倔强……不过，那也是枉然……对我们来说，不过多添点麻烦；对你来说，不过多受点肉体上的痛苦……唔，好吧，……你现在告诉我……你到底到哪儿家去过？你到底向哪几个人念过这个本子上的话，说什么但愿驯服目前这个时代，还有它的那种狂暴，但愿恢复一个寻常的时代？……”

仿佛刚刚醒过来似的，“公爵皇帝”扬起眼眉，脸蛋肿乎乎的。那个刽子手轻轻地走到俯伏着的格里什卡的身边，碰碰他，又摇摇他的脑袋……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爵爷，不成，今天他是不会开口的了。我们给他麻烦也只是白费。上过拷问台、吃了五十鞭子以后，他就发僵了……我们只好拖到明天再说啦。”

“公爵皇帝”用指甲敲敲桌子。可是西兰季是个富有经验的刽子

手：人一发僵，你尽可以把他劈成两段，却没法从他那里探出一点真情实况来。不过这件事还是十二分重要：由于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格里什卡的被捕，“公爵皇帝”已经找到一些线索，即使不是关于一种明目张胆的阴谋，至少也是关于莫斯科某些权贵的恶毒的抱怨和拗劲，他们还在惋惜长公主索菲娅时代的领主的特权，而直到今天她却仍然戴着黑色修女帽困顿在新圣母女修道院里。然而，一点办法也没有。“公爵皇帝”站起身来，顺着腐蚀的梯磴走回去。秘书官奇切林还在格里什卡身边瞎忙乱转。

四

早晨，湿滋滋、暖洋洋、雾蒙蒙的。巷子里有一股潮湿的栅栏和烟囱里腾出来的炊烟的味儿。牲口在水洼里啪哒啪哒地走着。加夫里尔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大门前下了马，好半天没有找到那个警卫官。

“他到哪儿去啦，那个撒旦？”他朝大门口站着的一个蓄着唇髭的士兵嚷道。“谁知道？他本来一直在这儿，这会却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你去找他吧……”——“我不能离开……”——“那就放我进去……”——“上边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那我就要自己进去了，”加夫里尔把他往旁边一推，想从边门进去，可是那个士兵却说：“你瞧，要是开那边门，我就按照规定用刺刀刺你……”

听到这阵吵闹，警卫官终于出来了，原来他一直在大门里头的岗棚里觉得无聊。这人一张小脸上满是雀斑，一双眼睛朝什么地方也不愿望。加夫里尔扑到他身上，向他解释自己从彼得堡带来了一封信，必须亲手交给费多尔·尤里耶维奇公爵。

“我可以到哪里去见‘公爵皇帝’？现在他是不是在衙门里？”

“我一点不知道，”警卫官答道，望着一只很大的花斑猫嫌恶地穿过泥泞的街道。“这是爵府里的那只大雄猫，”他跟那个士兵说。“他们嚷嚷得好厉害，说是它走失了。可它明明就在这儿嘛，这个脏东西……”

大门铰链忽然尖利地响了一下，门开了，一溜儿纵列驾着的四匹

黑马，套着蓝宝石色的络头，大摇大摆地冲了出来。加夫里拉总算来得及往回一跳，从那辆轮子很矮的、巨大而剥落的镀金马车的窗子里，罗莫达诺夫斯基用一双虾一般的眼睛瞅着他。加夫里尔赶紧跳上马，想去追那辆马车。警卫官却一把抓住他的马勒，天知道他生来便是一个害人精呢，还是按照规定的确不准追赶“公爵皇帝”的车驾……

“放开手！”加夫里尔狂暴地嚷道，一边把缰绳拉紧，用马刺撞了一下，让那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于是那警卫官吊在马勒上，摔倒了……“警卫！抓住这个混蛋！”加夫里尔听到这喊声，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在卢布扬卡广场上驰骤了。

他没有追上那辆马车，便懊恼地啐了口唾沫，穿过涅格林尼桥，踅往克里姆林的西伯利亚政厅。

这个政厅的房子直里很矮，横里很长，屋顶都已经生锈，还是鲍里斯·戈东诺夫时代的建筑；它坐落在一片峭壁上，比要塞的城墙还高，背对着莫斯科河。穿堂和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在墙边的地板上，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从那咭嘎作响的门里，跑出来一个个录事，穿着长襟衣，臂肘上打着补丁（因为经常在桌子上磨擦），耳朵后面夹着鹅毛笔，一面扬着手里的案卷，一面怒气冲冲地朝那些愁眉不展的西伯利亚人吆喝咆哮，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这儿，或是想在对付总督——一个为非作歹、贪赃枉法的家伙，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坏蛋方面得到一点正义，或是想在采矿、淘金、猎兽、捕鱼等行业上头得到各种优惠。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忍受了这种辱骂以后，会亲热地眯缝着眼睛，对一个录事说道：“老兄，我的恩人，咱们一起去，到市场上卖熟食的地方，或者随你吩咐到什么别的地方去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可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却总是耷拉着脑袋离开了，第二天，乃至以后很多天，把钱都在客栈里花光了，一天又一天地上这儿来，等待，弄得人厌烦……

“公爵皇帝”在军备署里。加夫里尔也没问一声是不是可以去见他，就推推搡搡挤到了门口，有个人一把揪住他的衣服：“你要上哪儿？不准进去！……”可他用臂肘把那个人一推，顾自走进去了。“公爵皇帝”独自坐在一间窒闷的、低矮的屋子里，护窗板给关上了一

半，正在用一条花手绢抹着颈脖。他旁边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叠公文、请愿书和控诉状。一看见加夫里尔，他就带着责备的意味摇了摇头：

"你真是大胆，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你想得真不错！平民出身的人现在居然自己开起门来了！……你有什么事啊？"

加夫里尔把那封信交给他，随后把奉命口头传达的话说了一遍：所有各种小五金货，特别是钉子，赶快送到彼得堡去……"公爵皇帝"折裂信上的蜡印，用粗大的手指展开皇上的手谕，远远地擎着，开始蠕动着嘴唇……彼得在信上这样写着：

> 陛下！我启奏陛下，在这里纳尔瓦附近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奇事，——聪明人受愚人的骗……瑞典人的眼睛前面搁着一大堆荣誉，因此他们看不见我们的妙计……关于这次化装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们杀死和俘虏了三分之一的纳尔瓦卫戍军。），有个亲眼目睹的人，近卫军中尉亚古任斯基，马上就要到您这里来，您就可以听取他的报告了……给药房用的药草，说是要送到彼得堡来的，到今天连一两也还没有送来……我已经写过好几封信给安德烈·维尼乌斯，提到这件事，每一次他总是给我一个莫斯科马上起运的答复……请您问问他：为什么对待如此重要的事，比他的脑袋宝贵一千倍的大事竟这样的漫不经心……彼得……

念完以后，"公爵皇帝"把信上签名的地方放到嘴唇边。随后他艰难地叹了口气。

"气也喘不过来了，"他说。"又热又闷……事情一大堆。一天下来，一半也做不了……帮手啊，唉，我的帮手啊！……肯做事情的人简直很少很少，大家都一心想敷衍了事。可又想捞得越多越好……你为什么这样衣冠楚楚啊，还戴了个假发？……是不是要到长公主那里去？她不在皇宫里，她在伊兹迈洛夫……看到她的时候，你别忘了告诉她：彼得罗夫卡拱门下面有一家小酒店，窗槛上放着个笼子，里面养着一只珍贵的椋鸟，俄国话说得很好，过路的人个个都要停下来听一听。我刚才坐在马车里也听到过。如果长公主愿意的话，可

以把它买下来……去吧……出去的时候，关照涅斯捷罗夫书记官，叫他派人去找安德烈·维尼乌斯，找到了，马上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给，吻我的手吧……”

五

下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生怕大家意气消沉，便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在那间多少年来没有人待过的、空荡荡的金銮殿里玩球。

安娜和马尔法——缅希科夫家的两个姑娘本来巴不得有些什么东西玩玩。让饰带飘舞着，伸出了齐臂肘赤裸着的、胖乎乎的胳膊，她们一面尖声叫啸，一面在咭吱作响的地板上追逐着球。这一天不知为什么，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仿佛觉得眼泪一直要流出来似的，游戏也鼓不起她的兴趣……还在她年纪很小的时候，从这间殿堂离地很高的所有窗子里，太阳往往透过红的、黄的、蓝的玻璃明晃晃地照进来，墙上蒙着的镀金皮子亮闪闪地发着光。那皮子现在已经斑斑剥落，墙壁里面的木头也都露出来了，还挂下来一团一团的麻屑。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屋面上。她对卡捷琳娜说：

“我不喜欢这座伊兹迈洛夫宫，又大又空，简直像一具尸体……我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静静地坐一会吧。”

她把一只手搭在卡捷琳娜的肩上，引她下楼，走到她亡母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也已经没有人住的被遗忘了的小小寝宫里。多少年已经过去了，可是这儿，依稀还有一股神香或是麝香的味儿。一直到临死，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就爱这种东方的香气。

纳塔利娅望望那张带着螺旋形柱子的、没挂帐子的光秃秃的床，望望墙上那面四方形的、模模糊糊的镜子，随后转过身子，推开那个破破烂烂的窗框。于是沙沙地洒在窗下的丁香花上、洒在牛蒡草上、洒在荨麻上的雨点的味儿便冲进屋子里来了……

“我们坐下吧，卡佳。”她们在开着的窗子旁边坐下了。“是的！”纳塔利娅叹了口气。“夏天都快过去了，一转眼秋天就要到来……你看这有什么意思啊！人在十九岁的时候不会回头去看逝去的岁月，

会让它们像鸟儿一般飞走的……可是我,你知道我已经几岁了？我比我哥哥彼得鲁沙只差五岁……算算那有多大了……我母亲出嫁的时候是十七岁,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快四十了……他人很魁梧,胡子里老是有一股薄荷味,又老是在害病……我不太记得他了……后来他是得水肿病死的……有一次,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喝了一点果子酒,便把从前一些秘密事儿讲给我听了……我母亲年轻时候很愉快,无忧无虑,充满热情……你懂得吗？(纳塔利娅恍恍惚惚地瞅着卡捷琳娜的眼睛)索菲娅手下的喽啰和食客,对她什么谣言都造过了！……可是怎么能责怪她呢？按照古老的说法,一切都是罪孽,你生而为女人也是一种罪孽:魔鬼的替身,地狱的大门……可是按照我们新的看法,那是漂亮的爱神飞来用箭射穿了人们的心……那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在一个秋天的夜里,你用石头缚在颈脖上,扑到池塘里去吗？那不是女人的过错,而是爱神的过错哪！……阿尼西娅告诉我:那时节在莫斯科有一个领主的儿子,名叫穆辛－普希金,人长得漂亮极了,活像一个天使,或者毋宁说活像一个妖魔,他大胆,急躁,是一个骑手,又是一个放荡儿……在谢肉节那一周,遇到任什么人他都要向他挑战,要他到莫斯科河的冰上去拳斗……而他总是胜利的……我母亲常常乘着一辆朴素的轿式雪车,偷偷地赶到那里去看他的英勇气概……后来,她带他到宫里来当御膳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朝着那张破旧的床转过她的美丽的脑袋,眉毛中间拧起一抹皱纹。)忽然他被派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去当总督去了……从此,她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可是我,卡捷琳娜,我连这么一丁点儿都还没有得到过啊。”

细雨还是霏微地下着。沉闷极了。高大的树木模模糊糊地矗立在雾霭后面,看去不像是伊兹迈洛夫的松树。鸟儿全都躺在房顶底下,既不鸣叫,也不歌唱。只有一只羽毛散乱的乌鸦,在灰茫茫的草地上空飞着。卡捷琳娜用一种无忧无虑的眼色瞅着它,——她真想告诉长公主,这只贼乌鸦正在向家禽饲养场飞去,而且准会跟上一天一样,又要抓走一只黄毛小鸡了。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把臂肘搁在窗台上,脑袋耷拉着,一条发辫盘在那里显得很沉。卡捷琳娜望着她的颈脖和后脑瓜上的细毛,突然想道:“难道从来没有人吻过这

些东西吗？那多痛苦哪！”便依稀难辨地叹了口气。

可是纳塔利娅还是听到了这声叹息，便倔强地动了下肩头，用一只手托着下巴颏，说道：

“现在把你自己的事讲给我听吧……只是要说真话！……你有过几个爱人，卡捷琳娜？”

卡捷琳娜把头别转了，小声说道：

“三个……”

“关于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可是在他之前呢？是不是舍列梅季耶夫？”

“不，不是！”卡捷琳娜很快地回答。“跟元帅爷，我只来得及给他煮一道汤，一道加牛奶的爱沙尼亚甜汤，还替他洗过一次衬衣。唉，我根本不喜欢他！我不敢哭泣，可是我坚决地跟自己说：我要生起一个炉火，让煤气把我熏死，我就是怎么也不跟他一起生活……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当天就将我带走了……我倒是非常喜欢他……他十分欢乐，常常跟我开玩笑，我们老是笑得什么似的……我一点也不怕他……”

“你很怕我哥哥吗？”

卡捷琳娜把嘴唇一扁，拧紧两道天鹅绒似的眼眉，想尽量给她一个老老实实的回答：

“是的……可是我想，很快就会不觉得害怕的……”

“那么你的第二个爱人是谁呢？”

“啊，纳塔莎，那第二个不是什么爱人，他是一个俄国兵，一个好人，我只爱了他一夜……他既然把我从几个戴着狐皮帽、佩着弯刀的可怕的人手里救出来，我怎么能在任何事情上拒绝他呢？……他们把我拖出那座着火的房子，撕破我的衣裳，用鞭子打我，让我抓不着他们，还要将我搁到马鞍上……他猛一下子扑过来，推开一个，又推开另一个，而且使的那个劲道啊！‘嘿，你们这些喝马奶的！’他说，‘你们居然胆敢欺侮一个女子！’他就把我一抱，带到了辎重大车里……我没有别的办法感谢他。天早已黑了，我们便躺在麦草上……”

纳塔利娅掀动着鼻孔，粗声厉气地问：

“就在大车底下吗？”

“嗯……他对我说：‘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姑娘？……只有姑娘自己来拥抱的时候，那才是甜蜜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把他当做一个爱人……”

“那么第三个又是谁呢？”

卡捷琳娜严肃地答道：

“第三个是我的丈夫，约翰·拉贝，查理国王陛下的马林贝格城卫戍军的胸甲骑兵……我十六岁那一年，格柳克牧师对我说：‘我把你抚养大了，埃伦·卡捷琳，我要履行我给你那已故的母亲的诺言，我替你找到一个很好的丈夫了……’”

“你母亲和父亲，你还记得清他们吗？”纳塔利娅问。

“已经不太记得了……我父亲名叫伊万·斯卡夫罗休克。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从立陶宛、从明斯克的萨佩格老爷那里逃出去，到了爱沙尼亚，在马林贝格附近租了一个小小的农庄。我们全都出生在那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我这个最小的……后来发生了瘟疫，我的双亲和大哥都死了。格柳克牧师把我领了去，——他是我的第二个父亲。就在他家里，我被抚养长大了……有一个姐姐住在列维尔，还有一个姐姐住在里加，至于那几个哥哥眼下在哪里，我可一点也不知道。战争把一家人都拆散了……”

“你爱你丈夫吗？”

“我还来不及爱呢……我们是在夏至节结婚的……啊，我们过得多愉快哪！我们到湖上去游玩，燃起夏至节的祝火，戴了花冠跳舞，格柳克牧师拉小提琴。我们还喝啤酒，煎那种加小豆蔻的香肠……一个星期后，舍列梅季耶夫元帅就把马林贝格包围起来了……当俄国兵把城墙炸毁的时候，我对约翰说：‘逃命吧！……’他往湖里一跳，泅着，从此我就没有再看见他……”

“你应当把他忘了……”

“我应当忘记的事很多，我都轻易地把它们忘了，”卡捷琳娜说着，怯生生地笑了笑，一双樱桃似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卡捷琳娜，你一点没向我隐瞒什么吧？”

“我怎么敢向你隐瞒什么呢？”卡捷琳娜热情地说，眼泪从她桃花似的腮帮上滚下来。“要是我想起什么事情来，我会一整夜合不拢

眼,天一亮就会跑去告诉你的。"

"可你到底还是幸运的。"纳塔利娅把腮帮搁在一只手上,又朝窗外望着,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鸟。一块东西在她娇嫩的喉咙里升起来了。"我们做公主的,不管怎么样快活,却只会有一个下场:进修道院……他们不让我们出嫁,他们不会娶我们做妻子。再不然,那就是不顾廉耻地放荡,像玛什卡和卡季卡那样……难怪索菲娅姐姐要像凶猛的老虎一般为争夺权力而搏斗了……"

卡捷琳娜刚刚弯下身去亲吻纳塔利娅那只青筋微露的、由于烦闷而抓成拳头的手,有个高大的人骑着一匹身躯细长而筋肉强壮的马在草地上出现了。马鬃水淋淋的,骑士的斗篷也给淋得透湿,湿漉漉的羽毛从他的帽子上直垂下来。一看见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他便跳下马鞍,把缰绳一撂,朝窗口走着。随后他除下帽子,在草地里用一个膝头跪下,将帽子按在胸口……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急匆匆站起来,粗大的发辫散到了颈脖上,满脸通红,浑身哆嗦,双目炯炯发光,嘴唇咧开了……

"加夫里尔!"她轻轻地说。"是你吗? 你好,我的朋友……到屋子里来,别站在外头淋雨了……"

跟着加夫里尔,一辆单轴双轮马车也赶过来了,车夫旁边坐着一个鼻子尖尖、神色惊惶的人,用一只袋子挡着雨。他马上除下帽子,可是没有爬下马车。加夫里尔仍然把一双黑黝黝的眼睛钉在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身上,走近丁香花丛。

"祝你长命百岁,"他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说。"我是为皇上办公差来的……这里给你带来了一位高明的画师,奉旨要替某位亲爱的女性画肖像……之后,他就要被派到外国去学习……他就在那辆小车上……请允许我把他带进来吧……"

六

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派一个仆人骑着马,赶到克里姆林宫的内府食品处去领取各种晚餐食品和甜食,——"还有,蜡烛,多多的蜡烛!……"另一个仆人飞驰到外侨区去请乐师。浓烟从烟囱里滚滚

地往上冒，头发剪短的厨师、助手们劈劈啪啪地切着菜。姑娘们拴起了裙子，在湿漉漉的草丛里奔跑，追逐小鸡。宫里的渔夫，因为成天没事做已经发懒了，这会儿拿着鱼篮和渔网，走到池塘边去捕捉那些侧卧在塘底软泥里的、跟他们同样懒的鲤鱼。

雨后，迷雾像烟似的从滋生着杂草的池塘边升起来，蒙住那座已经没有人走的、腐朽的大桥，在皇宫前面的草地上那些树木中间蠕行着，而那座古老的宫殿也逐渐连房顶都沉没在雨雾中了。

年老的人，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家奴，坐在下房旁边的厨房门口，望着朦胧的烛光在雾霭溟濛的宫殿的小窗里这儿那儿地倏隐忽现，听着脚步声和哗笑声……他们不让这幢古老的房子平平静静地衰老和腐烂，使那圆木的宫墙露在疾风中间，颓败的屋面淋在暴雨底下……可是精神勃勃的年轻人，带着一种新的方式，也闯到这里来了……他们从顶阁到底层，在楼梯上倏上忽下地跑着……可是在那儿，他们却什么东西也不会找到，——只有蜘蛛躲在犄角里，耗子从洞里探出鼻子来……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身上仿佛突然附了鬼似的，——打早晨起她一直很愁闷，可是自从加夫里尔来了以后，她就脸上红扑扑的，心里喜洋洋的，而且想出种种的玩乐事儿来，让人一分钟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阿尼西娅弄得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长公主对她说：

"今天我们要来一次伯沙撒①宴会，化了装吃晚饭。"

"我亲爱的，离圣诞节还很远呢……再说，我不知道，也没见过伯沙撒王怎样宴客的……"

"我们到宫里各处去搜索一下，找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把它们统统拿到餐厅里来……今天你别惹我生气，你别那么死心眼儿……"

古老的梯子咭咭地响着，好久没有开过的房门那生锈的铰链嘎嘎地哼着……大家在宫里到处乱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撩起

---

① 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一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

裙子,走在头里,加夫里尔拿着蜡烛,跟在后面。他的眼睛惊愕地凝视着。这种惊愕,他刚才就已经透露出来了,那时他还骑在马上,看见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用一只手托着腮帮,闷闷不乐地坐在窗口。这好像桑卡小时候在暖炕上常常讲起的那些童话当中,有一个关于绝世佳人的故事里所说的那样……不过那时候,伊凡王子却跳上一匹比屹立着的树林还高、比飘浮着的云朵低些的骏马,升到了用雕花侧框装饰的窗子前面,把一只戒指从绝世佳人的白皙的手上捋下来了……

安德烈·戈利科夫也弄得昏头昏脑(他也奉命跟着大家一起跑)。从头天夜里他看见了加夫里尔的姐姐坐在海豚身上的那幅画像以来,一切都好像非真非幻似的……缅希科夫家那两个浅色头发、浑圆腮帮的姑娘,使他十分不好意思,弄得气也喘不过来,她们是那么俊俏,那么丰满,连衣服上的褶襞也掩盖不住肢体的魅力。而且身上还有一股苹果的香味,简直没法儿叫人不朝她们盯着看。

在储藏室里,她们找到不少皮货、衣服和饰物,各种久已被人忘却的破烂东西,拜占庭锦缎的极其宽大的皮袄,斗篷,短外衣,长襟衣,有一普特重的珍珠冠冕,——所有这些东西,侍女们都把它们一抱一抱地搬到餐厅里。在底层一间屋子里,她们看见高高地在那天花板下面有一扇小门。纳塔利娅抓过一支蜡烛,踮起脚,仰起脑袋:

“如果他在那里,那怎么办啊?”

安娜和马尔法同时吃惊地喊出来:

“谁?”

“家神嘛,”纳塔利娅说。姑娘们用手抓住腮帮,不过脸色并没发白,只是眼睛都睁得老大老大的。个个人都害怕起来了。管火炉的那个老头儿搬来一把梯子,往墙上一搁。加夫里尔马上跳上去,——对他来说,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他不愿意扑进去的了……他打开小门,消失在那儿黑暗里。她们仿佛等了很久很久,——他既没有从里头回答一句话,大家也没有听到他一点动静。纳塔利娅用怕人的嗓音轻轻说道:“加夫里尔,下来吧!”于是他那双骑兵长靴的后跟露了出来,随后是长襟衣的张开的衣裾。他爬了下来,浑身都络着蜘蛛网。

“你在那儿看见了什么?”

“是这样，——有种灰茫茫的东西，好像毛茸茸的，又好像软和和的，抚摩着我的脸……”

大家都喘了一口气……她们踮起脚溜出了底层，在梯磴上撒腿跑着，到了楼上，马尔法和安娜才尖叫起来。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建议做找家神的游戏。她们搜索秘密的暗门，小心翼翼地开启楼梯底下的小室，往所有的火炉下面的空档里张望，大家都惊慌地屏着气……结果，她们果然达到目的了，——在一处结满蜘蛛网的黑洞洞的地方，她们看见两只绿幽幽的眼睛，燃烧着地狱似的冥火……大家便失魂落魄地逃走了……纳塔利娅绊了一下，倒在加夫里尔的手臂里，他连忙把她抓住，抓得那么紧，她甚至听得见他的心跳——又缓慢，又深沉，是那种男人家的心跳……她扭动了一下肩头，悄没声儿地说：“放开我吧！”

随后，她们走去安排伯沙撒筵宴。那个管火炉的老头儿，蓄着一绺家神那样的黄胡子，衬衫外面挂着一个铜十字架，脚上登着一双崭新的毡靴，又把那座梯子拿来了。他们把虫蛀的毯子挂在餐厅那久已剥落的板壁上。桌子给搬走了，筵席就直接摆在地毯上，——所有的人都奉命按照巴比伦人的款式坐下来吃饭，由加夫里尔充当伯沙撒王。他们给他穿上一件锦缎的长襟衣，虽然年代已很久远，可是仍然很漂亮，大红底子，上面用金线绣着一只只鹰头狮身鸟翼的怪兽；肩头给他披上一袭一百年前穿的那种长大衣；头上给他戴上一顶珍珠冠冕，一看就知道那是老太后——纳塔利娅的祖母的遗物。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给打扮成塞米拉米达①，穿一件金袍，粗大的发辫上面缠一块花花绿绿的头巾。侍女们被打发出去，拔一些公鸡尾巴上好看的羽毛，拿来插在她的头巾里……

他们思量着该把马尔法和安娜化装成什么人物。纳塔利娅吩咐她们走出去，把辫子拆散，把外衣和裙子脱掉，光留一件内衣，——幸亏她们的内衣是用细麻布制的，又长又新。侍女们又被打发到池塘里去，采了许多睡莲，拿来缠在缅希科夫家两个姑娘的颈脖上、手臂

---

① 塞米拉米达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关于亚述古国的许多次远征以及在巴比伦和米太建造“空中花园”，都被说成是她的事迹。

上、头发上，还用长长的茎秆缠在她们的腰里，——这样就变成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人鱼。卡捷琳娜倒很容易装扮成一个花卉和果蔬的女神，她的巴比伦名字叫做阿斯塔尔特，希腊名字叫做弗洛拉。侍女们又跑出去拔胡萝卜和香芹菜，采青葱和豌豆，还拿来一些没有成熟的南瓜和苹果。卡捷琳娜满脸通红，嘴唇湿润，眼睛高兴地睁得溜圆，再也不觉得害臊了，竟像平常一样，对每一件小事都扬声大笑。用豌豆和莳萝缠在头上，还戴一顶蔬菜做的冠，手里拎一篮鹅莓和红醋栗，她活脱活现成了花卉和果蔬女神弗洛拉。

“还有那位画师该扮成个什么人物呢?”纳塔利娅忽然想起来了。“我们还没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就让他来扮成埃塞俄比亚国王吧!”

对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来说，新的奇迹又出现了。女人们的手(这是现实呢，还是幻梦呢?)把他拉扯着，转动着，把绫罗和锦缎胡乱裹在他身上，用煤烟抹黑他的脸，用一个铜环夹住他的鼻子，而且一定要他非夹着铜环坐到散席不可……在他看来，即使上帝给他一对天使的翅膀，他也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外侨区那三个音乐师，一个是拉提琴的，一个是奏口琴的，还有一个是吹笛子的，他们深深地鞠着躬，进来了。他们也被化装成不同的人物。

“现在，晚宴开始！大家往座垫上坐下来，把脚蜷在身子底下，喝贝壳里的蜜酒和啤酒……”

在伯沙撒宴会上到底该怎么个玩法，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坐在菜肴和蜡烛前面，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微微笑着，谁也不觉得饥饿……于是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抖了抖头上的公鸡羽毛，撅起嘴唇，开始背诵一些诗句，这些诗句加夫里尔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在克里姆林宫后院一间生得很暖的屋子的金色拱顶底下听到她念过的：

古老的神祇住在高山上快乐又逍遥，
但是丘比特仍旧向他们射出了毒矢，……
主神朱庇特自怨自艾说:“唉，我真苦恼，
我没法休息，可也不知道该怎样治疗，
口渴我没东西喝，烈火又在我心上烧，

我这个苦人儿，爱情我毕竟抵抗不了……”
唉，如果天神也挡不住丘比特的毒箭，
凡人的心又能指望谁给他长保安全？
还是快乐一下吧！让我们不要再烦忧，
来为这些个毒矢高奏颂歌，痛饮旨酒……

纳塔利娅这样念着，她的脸在那很大的头巾底下发白了。她啜了一口酒，便站出来跟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跳波尔卡舞。乐师们轻轻地吹奏着，可是这种乐音却叫身上的每一根脉络震颤而且歌唱起来了。

“去跟卡捷琳娜跳舞！”纳塔利娅向加夫里尔嚷道，眼睛忽闪了一下。他随即跳起来，把那件伯沙撒王的长大衣从肩上卸下了，——如果需要，就是跳这么整整一昼夜他也办得到。卡捷琳娜的背，在他手心底下又灼热，又柔软，她的脚很轻盈，旋转的时候，从她头上和肩上飞出来一颗颗豆荚和樱桃。加夫里尔让舞步加快，乐师们也把节拍加快了。安娜和马尔法也开始旋转，大家拉着手。只剩下戈利科夫一个人，对着蜡烛坐在地毯上，他既不能喝酒，又不能吃菜，因为鼻子里夹着个铜环，可是这种情况一点也没妨碍他的乐趣；他耳朵里仍然回响着在笛子的伴奏下长公主吟诵的关于奥林匹斯众神的诗句……而他眼睛面前，却浮动着那个骑在海豚背上的裸体女神的幻影，手里拿着一个杯子，里面盛满了诱惑……

加夫里拉浑厚质朴，既然奉命跟卡捷琳娜跳波尔卡舞，他就毫不爱惜自己的脚后跟，一直跳着跳着。虽然有好几次他仿佛看到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笑得很异样，有点郁郁不乐，眼睛里也失去了原先的光辉，可是他却不明白这个时候早该把卡捷琳娜带回她在南瓜和胡萝卜中间的座位上去了……长公主的脸又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下，只见她好像痛苦地咬紧了牙齿……随后她突然一个摇晃，立定下来，一把抓住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而那顶插着公鸡羽毛的头巾也从她头上掉了下来……阿尼西娅慌慌张张地喊道：

“长公主殿下发晕了！”一面她朝乐师们摆摆手，叫他们停止吹奏……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挣开了她，斗篷在后面拖曳着，走出屋子去。伯沙撒宴会就这样结束了。安娜和马尔法身上只穿一件内

衣，马上觉得很害臊，两个人嘟嘟囔囔地谈了几句，便朝门里跑出去。卡捷琳娜惊惶地回到座位上，动手揪下那些缠在头上的蔬菜。加夫里尔黯然神伤，跨开了腿站在摆着菜肴的地毯上，双眉紧锁，朝蜡烛的光焰眨巴着眼睛。阿尼西娅跟在长公主后面冲出去，一会儿可就回来了，用指尖戳了下加夫里尔的手：

“到她那儿去，”她小声说道，“去啊，去朝她磕几个响头，你这个傻瓜！……”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就站在餐厅门外的过廊里，望着打开的窗子外面给看不见的月儿照亮了的迷雾。加夫里尔走到她跟前。可以听到水点从屋面滴到了树叶上。

“你到莫斯科来要住一些时候吗？”她头也不回地问。他一时回答不上，仅仅吁了一口气。“这儿没有你的事了。明天你就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吧！……”

说了这几句话，她便让肩膀耸了起来。加夫里尔答道：

“我怎么惹你生气啦？老天爷，只要你知道就好了！……只要你知道就好了！”

这时她转过身子，把那张眼眉涂着煤烟的脸凑近他的脸：

“我不要你了，你听到了吗？给我走，给我走！……”

她一面说着“给我走，给我走”，一面就伸起胳臂去推他，可是也许因为知道这样一个瘦长个子她没法将他推走，便让塞米拉米达的手镯丁丁当当地响着，把一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头越来越低地伛下去。加夫里尔也不知道自己在干着什么，竟开始用嘴唇轻轻触碰着，亲吻她那头发上的分缝。可她一面还在说着：

“不，不，给我走，给我走……”

第　六　章

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脱掉帆布上衣，卷起袖管，用一方边上绣着葡萄叶的大红手绢(伊兹迈洛夫宫送来的礼物)缠在头上，那副模样活像葡萄牙海盗，这是潘布尔格海军少将有一回教给他的。要是在从前，他会连鞋袜都脱掉，让脚底里感到那股粗糙的甲板上的热气。微风把船帆都吹得鼓鼓的，双桅侦察舰"卡捷琳娜号"仿佛在空中滑行，又听话又温顺。后面跟着那艘两桅帆船"乌尔里卡号"，而在水天接壤的迷茫中间，三桅巡洋舰"瓦赫特迈斯特号"把所有的风篷都扯起来了。

这些船舰都是最近从瑞典人那里截获的。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极其光荣的胜利：俄罗斯人虏获了十二艘两桅帆船和三桅巡洋舰——司令官莱舍尔特的整个强盗舰队；这人两年以来，连最小的船只也不让开进楚德湖，他还抢劫沿海的乡村和农庄，从后面威胁正在围攻尤里耶夫的舍列梅季耶夫。司令官是一个大胆的海员。可是尽管这样，俄罗斯人还是叫他受骗了。有一天夜里，天色乌黑，雷雨大作，因为害怕暴风，或是别的原因，他把舰队开进了恩巴赫河口，而且粗心大意，竟在旗舰"卡罗卢斯号"上喝得酩酊大醉。拂晓时分他睁开眼睛，只见几百条小艇、木筏和系在一起的桶子飞快地从岸边向他的船舰驶来……"从两舷向俄罗斯步兵开火！"司令官喝道。可是瑞典人还没来得及把火药倒进大炮的火门，把锚链砍断，俄罗斯人已经将那些船舰团团围住，而且从小艇、木筏和桶子上往那些船舰爬去，扔手榴弹，开手枪……这个丑可丢得大极了，——步兵俘获一支舰队！莱舍尔特司令官一阵暴怒，竟跳进火药库，把旗舰炸掉，——火焰从所有的裂缝和舱口里冒出来，随后一声巨响，一股浓烟，船帆、横

桁、木桶、兵士和他司令官本人差不多全被抛到云端里去了……

太阳烤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背，轻风拂着他的脸，船舷后面那斜斜的波浪上头星星点点映着日光的泡沫耀得他眼睛都花了。他把眼睛眯缝起来。为了让自己凉爽一点，他跨开两腿，掌着舵轮。缆索在呼啸，在歌唱，海鸥在船尾的浪痕上空沙哽地嘶鸣。风篷活像白皙的乳房，胀得很饱满。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载着胜利正在向纳尔瓦驶去，主桅下面堆着许多瑞典军旗，——前天的突击攻下了尤里耶夫。国王查理的尾巴上又被拔掉了一根羽毛。皇帝、英吉利国王和法兰西国王那里都已经发送了照会，宣布说："邀天之佑，我们已经收复了我们古老的领地——尤里耶夫城，它是七百年前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为了捍卫俄罗斯边境的国土而兴建的……"

虽然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头脑里从来不曾有过比如说像他"亲爱的兄弟"查理国王那样的思想，把自己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相提并论；虽然他认为战争是艰难而费力的事情，是日常的流血的劳动，是国家的需要，可是这一次，在尤里耶夫城下，他也相信自己的军事才能，而且为此而感到得意，感到自豪：十天之内(从纳尔瓦附近的营地去到那里以后)，他已经得到了在舍列梅季耶夫元帅以及他部下的外国工程师们，著名的沃班元帅的学生们看来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也还有使他高兴的事：眺望那遥远的、林木森森的海岸，知道这条不久以前属于瑞典人的海岸现在已经落在俄罗斯人的手里，而那个楚德湖现在也完完全全重新归俄罗斯人所有了。可是人总是这样：抓了很多，还要更多。在这么一个晴朗的早晨，坐着一艘漂亮的双桅侦察舰在海上航行，为了故意作难查理国王，在船艄上高高地升起一面很大的安德鲁旗，大家总以为天下没有再比这样的事更使人愉快的了。可是不！今天他偏偏思念起他的情人来，心里热乎得什么似的……对于她，也没有什么别的名词可用——既不是什么娼妇，又不是什么姬妾，只能说是他的情人，他所爱的卡捷琳娜……在衬衫里面扭动一下肩膀，他从鼻孔里深长地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海水和甲板上的木板发出一种像是浴池的气味，他仿佛看见卡捷琳娜

在出浴，就在如同今天这样的一个大热天……在那条绣着葡萄叶的手绢上，她似乎织进了魅力，洒上了媚气，——从他背后吹过来的风刮得手绢的两头扑扑飞舞，不时搔着他的鼻子和嘴唇……她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那个利沃尼亚小妖精，头发鬈鬈的，兴致勃勃的！……尤里耶夫城里那些吓得半死的女人，长得固然很好看……可是没有一个比得上卡捷琳娜，没有一个会让条纹裙子在那结实的腰里飘动得那么迷人……没有一个他想捧着她的腮帮，直瞅到她的眼底，把自己的牙齿抵住她的牙齿。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圆头鞋的后跟不耐烦地撞着甲板。于是从士官室里马上蹿出来一个人——大概是被惊醒的，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马卡罗夫从舷梯上跑下来：

"我来了，陛下……"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尽量不去看他那张在船上很不合适的、眼睑红红的、干瘦而多皱纹的脸，带睬不理地吩咐道：

"去把写字的东西拿来……"

马卡罗夫慌了手脚，顺着舷梯跌跌绊绊地跑上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他背后像猫一样嗤了嗤鼻子。马卡罗夫很快就回来了，拿着一把折椅，还有纸张和墨水壶，耳朵背后夹着几支鹅毛笔。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抓过来一支笔，说道：

"掌好舵轮，把它紧紧抓住，你这个陆地汉，就像这样子把握着。要是你让风篷摇来摆去，我就用细索揍你……"

他朝马卡罗夫挤了挤眼，便往折椅上坐下去，把一张纸摊在膝盖上，随后侧着脑袋，望着桅顶——主桅顶上的那个圆球，一面长长的旒旗在那里迎风飘扬，于是他动笔写了。

在那张纸的一面，他写下了："给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和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斯卡娅夫人……"反面，他写道，——墨水飞溅着，有些个字母给漏掉了："阿姨阿妈，祝你们百年康泰……你们身体怎样，我很想听到一点消息……至于我，我过着辛劳而困苦的生活……没有人给我洗涤缝补，可是更重要的是我惦记你们……就在前天，我们跟瑞典人跳了一次舞，真有意思，查理国王知道了准会双眼发黑……一点不假，自从我服役以来，这样精彩的玩意可还没有看见

过……简单地说：靠上帝保佑，我们已经动了刀兵，把尤里耶夫拿下来了……关于你们的健康情况，千万不要写信来告诉我了，还是请你们亲自到我这里来，越快越好。来解解我的闷气……到了普斯科夫，你们得等候我的指示——该往哪里去，敌人离这儿很近……彼得……”

“把信折起来，封好，不要看，”他对马卡罗夫说，从他手里抓过了舵轮。“尽快寄出去。”

这样一来他仿佛觉得稍微轻松了些。船上的钟两下两下地响亮地敲起来了。船头甲板上马上有一尊大炮轰了一响，帆篷震颤着，飘过来一股好闻的火药烟味儿。这艘双桅侦察舰的指挥官，涅普柳耶夫船长，有着一张年轻、瘦削而傲慢的脸，这会儿跑上舰桥，按住短剑，把两个指头伸到三角帽檐上：

“炮手先生，现在是早餐时间，请你接受这一杯吧……”

涅普柳耶夫后面，跟着那个身量矮小的费尔滕，穿一件绿色毛线坎肩，发光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他在船上没有戴厨师帽，却也按照海盗的款式，用一块白手巾缠在头上。他把一只锡盘捧到彼得面前，盘里放着一个银酒杯和一块带罂粟籽的小甜面包。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酒杯放在手里掂了掂轻重，用一种海员的气派，正正经经地吞下那杯带有劣等白酒气味的烈性伏特加，赶快折下一角面包丢在嘴里，一面咀嚼，一面对涅普柳耶夫说：

“今夜我们要在纳罗瓦河边抛锚。我到岸上去宿夜……那边你有没有测量过？”

“纳罗瓦河口，靠近右岸有一个沙洲，靠近左岸——水深十一英尺……”

“嗯，好……你去吧……”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又剩下一个人待在热烘烘的甲板上，掌着舵轮。那杯酒下了肚，有种快感就在他身上奔流起来，于是他一忽儿用鼻子哼哼，一忽儿笑笑，开始回忆起前天那件光荣的大事，这件大事准会叫查理国王气得眼睛发黑呢……

二

舍列梅季耶夫元帅无精打采地在指挥围攻尤里耶夫的战役,——他自己也好,他的部队也好,都不太上劲,一心指望用饥饿来制服瑞典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他寄来的唠唠叨叨的信都揉皱了,撂在桌子底下。魔鬼似乎叫这位元帅完全变了样啦,——两年来他打仗一直很骁勇,很凶悍,可是眼下,他却像一个老太婆那样在瑞典人的城墙前面嘀嘀咕咕起来了。当奥吉尔维元帅,在帕特库尔的坚持之下,被用很高的薪俸——每年三千金币,外加膳食以及包括酒类和其他东西的种种供应,从维也纳请到莫斯科来服务,终于到了纳尔瓦营地的时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把指挥权交给他,自己迫不及待地赶到尤里耶夫来了。

元帅没有料到皇上会来。在中午的燠热里,他已经吃过饭,正在一堵高高的土城后面辎重车辆中间他的营帐里打鼾。沙皇揭开那方遮在他脸上挡苍蝇的手巾,于是他便醒来了。

"你在鹿砦后面睡得倒很安稳!"彼得喝道,转动着一双狂暴的眼睛。"来,带我去看看围城工事!"

元帅那么惶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不知道两条腿怎么伸进裤子里去的。假发和佩剑都不在手边,因此他只好光着头跨上了马背。军事工程师科伯特跑过来,也是睡眼惺忪,竟把他那件法国式长襟衣上的纽扣都扣错了;这次围攻,他只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吃俄罗斯白菜汤吃得他发了福,两边腮帮都鼓出来了。彼得居高临下,怒悻悻地朝他点了点头。他们三个人骑着马朝阵地上驰去。

这儿,事事都不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心意……东边,舍列梅季耶夫的部队围攻该城的出击区,城墙很高,低矮坚实的望楼最近作过一番修葺,工事增强了,三角堡排成星形远远地伸到了田野上,堡子前面的护城壕里灌满了水。西边,是那条很深的恩巴赫河。南边,有一片生苔的沼泽,把城市防卫得安全极了。舍列梅季耶夫顺着很深的战壕和近敌工事到过城墙那儿——十分小心,而且也不是太近,因为害怕瑞典人的炮火。他的炮垒安顿得更加愚蠢,——他们已

经往城里打了两千发炮弹，也使这里那里的几幢房子着了火，可那城墙却一点也没有擦坏。

“您知道不知道，元帅先生，每一发炮弹要花我多少阿尔丁？”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闷闷不乐地说道。“我们要把它们从乌拉尔运来……你是不是愿意掏出自己的薪金，来偿付这两千发白白糟蹋掉的炮弹？”他从舍列梅季耶夫的胳肢窝底下拿过来一架望远镜，旋着转着，打量那道城墙。“南边的一带城墙又旧又矮。照我看是这样……”他朝工程师科伯特飞快地溜了一眼。“炮弹应当向这边发射，正是在这边应当把城墙和城门轰毁。城市应当从这边去占领。不是从东边。人不应当贪图方便，仅仅因为那个地方凑巧很干燥……人应当寻求胜利，哪怕齐脖子浸在沼泽里……”

舍列梅季耶夫不敢跟他争辩，只是用他那厚厚的舌头嘀嘀嘟嘟地说道：“自然啰……您知道得顶清楚，炮手先生……我们也想过，可就是想不到这一点……”工程师科伯特必恭必敬地摆动着腮帮，露出一抹歉疚的微笑。

“陛下，南边的一带城墙，还有大家叫做‘俄罗斯门’的望楼门固然很旧，但那是难以攻破的，因为只有穿过沼泽才能走近去……可那片沼泽却是穿越不过的。”

“对谁来说那片沼泽是穿越不过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喝道，他那长长的颈脖抽搐着，腿扭动着，弄得脚从鞍镫里滑出来了。“对一个俄罗斯士兵来说，什么地方都穿越得过去……我们又不是下棋，我们是在玩一场生死存亡的把戏……”

他跳下马，把城市地形图铺在草地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仪器，从里头取出一副圆规、一根直尺和一支铅笔。他动手量着记着。元帅和科伯特蹲在他旁边。

“这里才是你应当安顿全部炮垒的地方！”他指着“俄罗斯门”前面那片沼泽的边缘。“河对岸，还得加上几门攻城炮……”他灵巧地画了几道线，炮垒的炮弹得顺着这些线路飞向“俄罗斯门”。随后他又用圆规测量着。舍列梅季耶夫嘟嘟囔囔地说道：“自然啰……距离是够得到的。”科伯特微妙地笑了笑。彼得说道：“我给你三天工夫把阵地改变一下……七号那天，我要开始放烟火了。”他把圆规和直尺

放回盒子里，又动手把盒子塞进长襟衣的口袋，可是那里早已有一方边上绣着葡萄叶的大红手绢，于是他把手绢拉出来，懊恼地往怀里一塞。

三天之内，他不让大家休息，也不让大家睡觉。白天，所有的部队都当着瑞典人的面继续修筑原先的围城工事，在枪林弹雨底下挖掘战壕，把梯子联结起来。夜里，偷偷地，也不点火，他们把公牛套上大炮和臼炮，拉到沼泽边缘的新阵地上，还渡过浮桥送到河对岸，用束柴和土堤把炮垒遮掩起来。

当太阳刚刚在森林上空显现，照亮了南边城墙上那些七歪八倒的房顶，当"俄罗斯门"的望楼的石雉堞刚刚在沼泽的迷雾上头突露出来，当城里那蓝幽幽的炊烟刚刚在清晨的悄寂中冉冉上升的时候，那六十门攻城炮和重臼炮马上地动天摇地震撼起来，两普特重的炮弹和引信炸弹呼呼地打沼泽上空飞过去。河对岸的炮垒也发出隆隆的怒吼。在硝烟的掩蔽下，伊万·日德克的掷弹兵团挟着一捆捆枯树枝奔跑着，要在沼泽里铺一条路。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待在南面的炮垒里。他来不及吆喝，来不及指示，也来不及生气，——连回一回头也没有工夫，只是瞪着那些炮手，一遍又一遍地喝彩："哎—噜—噜，哎—噜—噜！……"还不到很快地背完一篇《主祷文》的工夫，就得把炮身用炮刷擦干净，将弹药筒装上火药，把炮弹捶进去，将起爆药灌入火门，把炮口瞄准……

"所有的炮垒！"身材矮矮的涅恰耶夫上校嚷道，瞪出了充血的眼睛，他的帽子和假发都给第一阵排炮震得飞起来了。"距离照旧。安好导火线……放—！"各个炮垒的指挥官闹嚷嚷地重复着他的命令："放—！"

可以看到炮弹打中了目标，望楼的雉堞坍塌了，城墙上的房顶腾起浓烟，冒出火焰，城里的房子中弹着火，烧了起来。钟在尖顶的教堂里当当地打着。穿着短短的灰色制服的瑞典兵从城门里跑出来，闪开了炮弹的爆炸，动手堆叠一道障壁，拖来了木头、桶子、袋子……尽管这样，到了那天傍晚，城门望楼和城墙却还是屹然未动，立在那儿。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下命令叫炮垒再往前面拢近一点。

这烟火一连放了六天。伊万·日德克的掷弹兵齐膝盖、齐腰没在

水里，在沼泽上铺一条路，用活动的梢捆——盛着泥土的箩筐，挡着敌人的炮弹和枪弹。那些被打死的当场就沉下去了，受伤的由伙伴们揹回来。瑞典人明白危局的严重性，便从别的城楼上调来了一部分大炮，一天天增强他们的火力。城市全给烟雾笼住了。透过这一团团浮动着的硝烟，红艳艳的太阳热辣辣地灼晒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没离开过炮垒。他给火药弄得乌黑，也不盥洗，有什么就急匆匆吃一点什么，他还亲自把伏特加分给炮手们。在大炮的隆隆声中，他就地在炮车底下一躺，打这么一小时的盹。他把工程师科伯特遣回辎重车队本部，因为他虽然很有学问，可是人太温和，——“温和的人在我们这儿可不需要。”……

七月十二日黄昏，他派人去找舍列梅季耶夫。近几天来，元帅带着所有的部队在东边喧喧嚷嚷，声东击西，尽量吓唬瑞典人。他又变得活跃起来了，成天不下马背，又是厮杀，又是咒骂。他在已经沉寂的炮垒那儿找到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四周站着一些蓄着唇髭的炮兵(他们全是旧相识)。这些人在“游戏兵团”时代，曾经在普列什堡城下用木制的大炮给“公爵皇帝”的骑兵认认真真地尝了一顿萝卜弹和泥弹。他们中间有些人，头上缠着破布，身上穿着撕烂的制服。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坐在最大的一门炮“蝾螈号”的炮架上，这门大炮是用图拉铸的青铜制造的，要使它冷却，得浇上二十桶香醋，可它还会咝咝地响个不停。他正在嚼着面包，讨论当天的工作，急促地滔滔不绝地谈着……南边的城墙，终于在三处地方打开了缺口，这些缺口敌人再也没法儿堵住了。炮手伊格纳特·库罗奇金把灼热的炮弹一颗接着一颗打到了城门望楼的左面犄角里……“他简直像钉子一样把它们打了进去！可不是吗？什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仿佛鸡啼似的嚷道。望楼的整个犄角都已经倒下去，其余部分眼看着随时就要坍塌了。

“伊格纳特，你在哪儿？我看不见，过来。”说完，他把一只烟嘴已被咬碎的烟斗递给那个炮手。“这烟斗我不想送给你……我身边没有第二支，可你就抽一口吧……好小子！……要是我们保得住这条命，那我怎么也不会忘记的。”

伊格纳特·库罗奇金这个唇髭拉碴的稳重的人，摘下了三角帽，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只烟斗。他用手指往斗里扒了一下，满脸都蹙起了调皮的皱纹……

“可这斗里一点烟草也没有哪，陛下！……”

别的炮兵全笑起来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掏出他的烟草袋，可是里面连一丝菸草也没有。正在这当儿，元帅走过来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满心高兴地说：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你带烟了吗？我们这个炮垒，伏特加也没有了，菸草也没有了……（炮兵们又笑起来了）劳你的驾……（舍列梅季耶夫鞠了一躬，极有礼貌地递给他一只缀着小玻璃珠串儿的漂亮菸草袋。）啊，谢谢你……不过你就把这个菸草袋交给炮手库罗奇金吧……我把这个送给你了，伊格纳特，只是那烟斗你可别忘记还我啊……”

他把炮兵们打发走了，自己坐在那里喀嚓喀嚓地嚼了一会儿干面包。元帅闷声不响地站在他面前，把权杖抵在腰里。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彼得说道，嗓音改变了。“士兵们都很愤怒……多少天来，掷弹兵一直躺在沼泽里……真是艰苦啊！我就要把一桶桶焦油烧起来，打它一夜的炮……你必须马上把萨莫赫瓦洛夫团的一营莫斯科射击兵派到我这里来增援。这批人既凶狠，又勇敢……看在上帝面上，你已经在做的事就继续做下去吧，不过别让士兵们遭到不必要的牺牲……一到拂晓，我就要发动突击了……（舍列梅季耶夫把拿着权杖的手放下一点，画了一个十字。）去吧，亲爱的。”

当一桶桶焦油在沼泽边缘和河对岸烧起来的时候，所有的炮垒都发出了急射炮火，像这样的炮火瑞典人从来没有经受过。城门坍塌了。碎木片从障壁、围栅和鹿砦上面飞起来。瑞典人料到那天夜里会受到攻击，——从城墙的缺口里可以看见鬃毛似的刺刀、头盔和旗幡在忽明忽暗的焦油火光中颤动……全城都敲着警钟……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微微地蜷着膝盖，待在用束柴掩蔽起来的战壕里张着望远镜。他背后站着伊万·日德克，这个奥廖尔人看去像是茨冈人，一双黑乎乎的眼睛闪出一种干涩的光，两爿嘴唇蠕动着，

出于憎恨，他还不知不觉地磨响着牙齿。夜很短，森林后面的东方天空里已经透出绿幽幽的晨曦，星星都已经隐没不见了。再要等待下去，不可能啦。可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却仍然在拖延。突然，伊万·日德克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唉—唉！"还摇了摇他那耷拉着的脑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走吧！"

伊万·日德克跳过束柴，弯着腰跑过沼泽。马上有一支火箭嗤的一响升上去，爆开了，散出来一片碧绿的火光，随后是第二支，第三支。大炮停止发射了。沉寂压着人们的耳鼓。大家开始从沼泽那红里透黑的草墩中间钻出来，身子没在污泥里，朝那城门举步艰难地走过去。整个沼泽都在荡漾着，里头挤满了兵士。一连连莫斯科射击兵，托着刺刀，从岸上开过来支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放下望远镜，从牙缝里抽了口气，蹙皱着眉头。"啊！"他说，"啊！"从打坏了的障壁后面，那边剩下来的五门大炮对准伊万·日德克率领进攻的掷弹兵发出一阵平射炮火。一个绝望的嗓音在沼泽里喊道："乌拉—拉—拉！"瑞典人从城墙的缺口里冲出来，仿佛快活得发了疯似的，迎向俄罗斯人奔跑着。混战开始了，发出一片呐喊声，呼吼声，刀剑碰撞声。总有四千人挤在城墙和城门那儿……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爬出壕沟，撒腿就走，沉甸甸的骑兵长靴在藓苔里咕吱咕吱地直响。他往浑身上下摸索，好像要找寻那掉落的望远镜，又像要找寻他的武器……身量矮矮的涅恰耶夫上校赶上了他：

"陛下，你不能到那边去……"

他们两个就站在那里朝作战的方向望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他说：

"派人去调援军来……"

"陛下，用不着……"

"我叫你派人去……"

"用不着……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的大炮夺过来了……"

"胡说……"

"我亲眼看见了……"

一点不错——先是一门大炮，随后又是一门大炮，朝城门那边发射着炮火……一大群战斗队伍开始晃动了，穿过缺口往城里涌去……

涅恰耶夫嚷道，他那突出的眼睛里含着一包泪水：

“陛下，好戏还在后头呢！……”

掷弹兵和莫斯科射击兵怀着满腔愤怒，因为他们经受了那么大的苦难，被瑞典兵冤枉地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会儿刺着，劈着，顺着狭窄的街道把敌人追到城里广场上。在那儿，凭着一时的热劲，他们杀死了尤里耶夫要塞司令派出来打退兵鼓的四个鼓手。只有城堡望楼上那个号手，连肺也给炸破似的嘶哑地狂吹着他的喇叭，恳求投降，好不容易，而且还不是一下子的，叫这场大血战结束了……

三

风篷下垂着，水手们抓着横桁，“卡捷琳娜号”傍着岸坡在树林的绿荫里滑行了一些时候。大炮轰了一下，于是锚链辘辘地响着。一条小艇马上划过来。里头站着缅希科夫，穿一件长长的斗篷，戴一顶高高地插着羽毛的帽子。光是这个漂亮人的翻袖口，看来至少得用十阿尔申樱桃色的英国呢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下瞧着他，把臂肘搁在防波板上。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用胳膊仿佛摇杆似的举到右耳边，除下了帽子，朝外面挥了三下，喊道：

“万岁！炮手先生，万岁！恭祝伟大的胜利！……”

“等一等，我马上就要下来看你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嗓音轻悄而深沉。“你们这里有什么消息？”

“我们这里也不是没有胜利呢……”

“那很好……最近一封信上我要你弄的东西，你给我准备好了没有？我们那边，连最普通的啤酒都没有呢……”

“三桶莱茵酒昨天已经运到了！”缅希科夫大声吼道。“我们的营地可不像舍列梅季耶夫的营地——什么事情都不拖延，什么东西都不缺少……”

“你吹吧，你尽管吹吧！”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召来了涅普柳耶

夫船长，命令他明天当船上的旗子一升起来，就得放着大炮将"英勇虏获"的信号升上两边船舷，随后擂着军鼓把瑞典人的旗幡送到岸上军队里去。对这个年轻船长来说，这项命令是一种光荣，于是他脸红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眼瞪瞪地盯着他，弄得他越来越不好意思，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航行得很好，司令官！"

涅普柳耶夫满脸红胀，连汗水都冒出来了，一双尖利的眼睛紧张得水汪汪的，——皇上居然任命他为司令官，分舰队的旗舰司令官……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再说什么话，只是伸出那长长的腿，往涂着焦油的船舷上擦了擦鞋，爬到小艇里去。他在缅希科夫旁边坐下，用臂肘往他身上捅了捅：

"我很高兴，你来迎接我；谢谢你！……原来你们也取得了胜利吗？是不是把施利本巴赫打垮了？……"

"那真是了不起呢，明－赫尔茨！……阿尼基塔·列普宁在文登附近用大车朝他猛扑过去，而雷恩上校按照我给他出的主意，用骑兵截断他进城的道路……瑞典军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在旷野里应战……施利本巴赫给打得狼狈不堪——这位英雄仅仅带了十来个胸甲骑兵，总算逃到了列维尔……"

"这一次到底还是让他逃走了……嘿，那魔鬼！"

"他才狡猾得厉害呐……不过那也没关系，他现在既无大炮，又无旗幡，也没有军队了……后来，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带着五分醉意，哭诉道：'我没有抓住施利本巴赫，还不及没有弄到他的坐骑那样使我难过。那匹马可真像是一只飞鸟！'我责备他不该说这样的话。'你，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我说，'你不是什么克里米亚偷盗牲口的鞑靼人，你是一位俄罗斯将军，应当有政治家的见识……'就这样我跟他大吵了一通……还有一个消息：华沙方面来了一个急使，——奥古斯特国王派一位大使到你这儿来了……这位大使就在纳尔瓦，在那边宫堡里接见倒是很妙的……你说是不是，明－赫尔茨？"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面听他闲扯，一面眯缝着眼睛，望着碧绿的河水，啃着指甲。

"莫斯科有什么消息？"

“还有够你讨厌的事呢：‘公爵皇帝’打发来一个差役，带着满满一筐信件和公文……加夫里尔·布罗夫金要去彼得堡，顺路来到了这儿，捎给你一封伊兹迈洛夫宫交给他的信。”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急速地瞅了他一眼。“这封信我已经拿来了，明－赫尔茨。还有，他还带来了四个在温室里栽培出来的甜瓜，用羊皮裹着，回头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不妨尝一尝……他说，她们在伊兹迈洛夫思念你，盼你盼得眼睛也哭坏了……”

“哦，你这就在胡扯啦！”小艇拢近了沙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腾身一跳，上了岸坡，缅希科夫的营帐就扎在那地方，俯临着海水。

他们两个人单独在营帐里坐下来吃晚饭。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鞍垫上罗锅着腰，狼吞虎咽地吃着，——舍列梅季耶夫的伙食弄得他饿慌了。缅希科夫自己不大到菜盘里去夹菜，多半是在喝酒，他把一个手掌按在紧紧地束在腰里的阔带上，——一脸亲切，两颊绯红，一双温柔而蔚蓝的眼睛里闪耀着蜡烛的调皮的反光。他正在谈着新任元帅奥吉尔维的事，十分小心，不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消瘦而平静的脸上露出一丁点儿不愉快的神色。

“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是没有什么争辩的。他从维也纳带来了许多小牛皮书脊的书，足足有一大车，现在全堆放在他的营帐里。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态度傲慢极了，说他不想吃我们的任何一种伙食……他一醒过来，倒不是要什么白酒和下酒的小吃，而是要巧克力、咖啡和雪白的小麦面包；午餐呢，他一定要吃新鲜鱼——还不是随便哪一种鱼，只能是鳕鱼，还有野味和小牛肉。我们都很苦恼，因为既然是元帅的命令嘛，就非得把这些东西弄来不可……我派了一个芬兰人——一个侦察员到列维尔去弄咖啡和巧克力，我私人给了他五块金币……我们专门为他养了一头母牛，拴在柱子上，还找来了一位干净利落的姑娘，挤牛奶，制乳油……在他营帐后面，我们给他搭了一间厕所，上头还装着一把锁……这个厕所的钥匙，他却谁也不肯给……”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连忙咽下一块食物，笑着说道：

“为什么我要出他三千金币啊？为的就是要他教教你们这些亚细亚人嘛……”

“不错，他是教我们的……第二天，他就召集了各团的团长，既不问我们的教名与父名，也不跟任何人握手，却神气活现地告诉大家，奥皇怎样喜欢他，他自己带过什么部队，围攻过什么城市，沃班元帅怎么样跟他说：‘你是我最得意的门生，’还送给他一个鼻烟盒……他把所有的勋章和这个鼻烟盒都拿给我们看，盒子盖上描着一个少女，抱着一尊大炮，随后他就叫我们解散了……按照礼貌，他理该请我们吃一点巧克力，可是他没有……‘我快要写好一份关于作战部署的计划书，’他说，‘到那时候你们大家就会明白，要攻占纳尔瓦该怎样着手……’这份计划书，他到现在还在写呐……”

“嗯，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往餐巾上抹了抹手，抓着一只马格德堡高脚酒杯的杯脚，这酒杯是用椰子树做的，上面刻着一些镀金的神像，还乐滋滋地皱起了嘴唇，一双黑黝黝的眼睛却难得露出笑意，说道：“让我们还像在库奎外侨区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一样，我的知心朋友，来赞美我们的父亲巴克科斯和我们的母亲那不安静的维纳斯吧！……好，你把那封信交给我……”

这封小小的信，用蜡封着，跟那条绣着葡萄叶的手绢一样有股甜蜜的女性的香气，是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斯卡娅写给他的（虽然出自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的手笔，因为卡捷琳娜不会写字。）。

> 给我的皇上，我最亲的，我最爱的……我派人带给您皇上，我最亲的，我最爱的，一件礼物——在伊兹迈洛夫玻璃棚下结成的几个甜瓜，味道可甜极了……请随意吃吧，皇上，我最亲的，我最爱的……还有，我最亲爱的，我很想来看看您呢……

“她信上的话写得不多……可是她大概考虑了很久，蹙皱着眉头，揉弄着围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悄悄地说，带着点儿讥嘲的意味。他把高脚酒杯里的酒喝干了。往膝盖上一拍，他站起身来，踱出了营帐：“丹尼雷奇，把马卡罗夫找来，跟他一道把莫斯科的来件理一理。我要去活动活动腿脚了。”

傍晚很窒闷，黑魆魆的松树林发出一股热烘烘的树脂味儿。大片的晚霞没有一点光亮，正在阴沉沉地消逝。正是这种时刻，夜鸟在



寂寞地鸣叫,蝙蝠在人们的头顶上无声地翻飞。这儿那儿,篝火在牧场上映耀得通红,跟缅希科夫一起来的护卫队的牲口铮铮地响着马笼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沿河走去,袜子齐膝盖都被露水沾湿了。他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更深长的气。到了一个通往河去的峡谷边缘,他又站住了,——从那儿飘来一股腐叶和蜂蜜的气味,叫人感到不安。不知是烟还是水汽,冥冥蒙蒙地弥漫着,清清楚楚地送来一个人的噪音,大概是个看马的兵,属于打诨者一流的人物,他不让人家睡觉,却要大家听他的荒唐话。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在往回走了,可是突然听到:

"……这全是胡说八道,——说什么她是一个巫婆,巫婆!她明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婢女,邋里邋遢,穿一件肮肮脏脏的衬衣……她被他们抓住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不是个个庄稼汉都愿意跟她睡觉的……米什卡,咱说的话对不对?可咱看见她的当儿,她已经住在元帅那儿了……她从营帐里出来,倒掉污水,用围裙撣撣身子,随后回到营帐里,用菜刀劈劈啪啪地切着……她又漂亮,又机灵……那时节咱就寻思:这女娃儿将来不会没出息……嘿,她才机灵呐!"

有个呆头笨脑的噪音问道:

"大叔,她后来怎么样啦?"

"你还不知道吗?老话说得对:傻瓜到处有,不用过海找……她吗,这会儿跟咱们万岁爷住在一块儿了,吃馅饼,啖蜜果,睡睡觉一个半天,打打哈欠伸伸腰,又是一个半天……"

那个呆头笨脑的噪音吃惊地说:

"大叔,这样说起来,她准是特别制造的了?"

"这你去问米什卡吧,他会告诉你她是怎么样制造的。"

有个瓮声瓮气、瞌睡朦胧的噪音答道:

"去你们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费力地喘着气……羞愧燃烧着他的脸……愤怒像一注污血涌上他心头……有人说了这种有关皇上名誉的话,"公爵皇帝"就会给他们戴上镣铐……把他们抓起来!可耻啊,可耻!还有那种讪笑!是他自己的过错,却已经叫全军都在笑话了……"他把那个姑娘从米什卡身子底下夺过来啦……"于是他沉下

了头，朝那第一个尝到她甜头的、懒洋洋的大汉走过去……可是好像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叫他停住了，紧紧地捆住了他的四肢。他抽了一口深长的气，把一只手按在耷拉着的、湿涔涔的额头上……"放荡的女娃儿，卡捷琳娜……"于是她宛然出现在他面前……棕色皮肤，妩媚，热烈，善良，纯洁无疵……"见鬼，见鬼！关于她的一切，在她被抓来的时候明明都已经知道了……还有关于那个士兵的事，也已经知道了……"

他在湿漉漉的杂草里高高地举起脚步，威风凛凛地走到下面峡谷里。从烟霭后面站起来三个人……"是哪个？"有一个人粗暴地喝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牢牢骚骚地说："是我……"那三个士兵虽然都吓得直打寒颤，可是不到一眨眼工夫，都已经麻利地捡起火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火枪托在前面，鼻子乐滋滋地昂起着，眼睛直瞪瞪望着皇上，准备接受枪击和死亡。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眼也不看他们，把一只鞋伸进那已经熄灭的篝火里：

"给我弄一点火炭！"

中间一个士兵——那个说故事的和打诨的人跪在地下，扒开灰烬，捡出一块火炭，放在手掌上抛着，等候炮手先生装好一斗板烟。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面抽烟，一面皱着眉头朝那个站得最远的士兵瞅了一眼……"就是这个人……"一个高大个儿，又壮健又结实……只是他的脸，他可看不清楚……

"你有多高？为什么不在近卫军里？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士兵完全按照规矩回答了，可是用一种莫斯科的懒洋洋的语调，一听这种傲慢无礼的长声曼调，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让唇髭都竖起来了……

"布卢多夫·米什卡，涅夫斯基龙骑兵团，第六连的看马兵，一六九九年入伍，身长三俄尺差三寸，炮手先生……"

"从九九年作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个官职？你是不是懒惰？还是愚笨？"

那士兵毫无生气地答道：

"是这样，炮手先生，我又懒又笨……"

“傻瓜！”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那块火炭从已经燃旺了的烟斗里吹掉了。他知道自己往烟雾里一消失，那些兵士就会交换会心的眼色，他们讪笑是不敢的，可是一定会交换眼色……他把两条瘦瘦的胳膊反抄在背后，高高地扬起了脸，叼着那支火星飞溅的烟斗，大踏步踱出了峡谷。回到营帐里，他就往桌子边一坐，将蜡烛推远一点，贪婪地喝起酒来，因为他觉得喉咙里干得很。给烟斗的烟雾遮挡着，他说：

“丹尼雷奇……在涅夫斯基团里，第六连有个士兵当近卫军也够格……那样做是不合规定的……”

缅希科夫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里，既没透露惊奇，也没显示狡猾，只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神色……

“米什卡·布卢多夫……可不是！……我早就知道他了……因为攻克马林贝格，他得过一卢布的犒赏……骑兵连长不肯放他走，——他爱牲口，牲口也爱他。在我们整个军队当中，像第六连里那样愉快活泼的马可还找不到呢。”

“把他调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去，当第一连的右翼基准兵。”

四

霍恩将军从城楼上走下来，穿过市集广场，——他身量高高的，小腿瘦瘦的，脚上登着一双平底鞋。跟往常一样，铺子里拥着很多人，可是，唉！可以买到的食品却一天比一天少了：小捆的萝卜，剥了皮的猫代替兔子，还有一点点熏马肉。怒气冲冲的主妇们再也不向将军问好，殷勤地行屈膝礼了，有的甚至背过身去不理他。他不止一次地听到人家嘀咕：“向俄罗斯人投降吧，老鬼，干吗要白白地折磨大伙儿呀……”可是要激怒这位将军也还办不到呢。

城里的钟打了九下，他走到自己那座干净的小房子前面，在阶磴上铺着的长条粗地毯上擦了擦鞋底。一个利落的侍女给他开了门，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接过他的头盔和从剑带上卸下来的、沉甸甸的宝剑。将军洗了洗手，带着极有气派的迂缓姿态走进了餐室，餐室里有一面墙壁上开着一排矮矮的窗，从圆圆的有气泡的玻璃里透进来

一抹绿黄两色的微弱的光线。

桌边站着他那位施佩林伯爵夫人家出身的太太——一个脾气乖戾的女人，三个背有点驼、头发很稀的小姑娘，像她们父亲一样鼻子都很长，还有一个绷着脸的男孩子——他母亲的宠儿，大家都在等候将军。

将军坐下了，其余的人也便跟着坐下去，交叠起双手，悄没声儿地做着祈祷。当盖子从锡汤盆上揭开的时候，水汽就冒了起来，可是除掉水汽，一点也没有引起人食欲的东西，因为这仍然是燕麦糊，里头既没有加牛奶，也没有放盐。三个郁闷的小姑娘勉勉强强地吃着，可是那个绷着脸的男孩子却把盘子往旁边一推，小声跟他母亲说："我不要吃，我不要……"第二道菜还是上一天的老牡羊骨头，加几颗豌豆。他们都以水代替啤酒。将军用蜡黄的大牙齿不动声色地嚼着羊肉。

施佩林伯爵夫人连珠炮似的说开了，一边在盘子上头弄碎一块面包的硬皮：

"跟您结婚以后十四年来，尽管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我还是不能了解您，卡尔……您有没有一滴热血？您有没有一颗丈夫和父亲的心？王上给您从列维尔派来了一支船队，装着火腿、糖、鱼、熏制的和烤制的食品……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处在您的地位，该怎么办呢？该手执宝剑，冲到船上去，把食品运到城里来……可您居然宁肯心平气和地在城楼上观望，眼看俄罗斯士兵吃掉那些列维尔火腿……我们的孩子却不得不叫燕麦糊吃呛！……我要不厌不倦地重复这句话：您这个人是铁石心肠！您这个人是不近人情的恶魔！还有那桩假战斗的倒霉事儿！……现在，我再也不能在欧洲露脸了！……'嘿，您正是那位霍恩将军的夫人，他居然受了俄罗斯人的骗，如同市集上的一个傻瓜？'——'唉，唉！'我会这样回答。您还不知道，城里的女商贩个个都管您叫做城楼上的老鹳呢……最后，我们那唯一的希望——施利本巴赫将军，因为要支援我们，在文登阵亡了，您居然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不动声色地啃着羊骨头，倒像眼下是您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日子似的……不，我已经受够了！您一定得让我带着孩子回到斯德哥尔摩王上的朝廷里去……"

“晚了，夫人，太晚了，”霍恩说道，一双紧瞅着窗子的白钝钝的眼睛，透出来的光也像那从有气泡的玻璃里透进来的光一样微弱。“我们已经被严严实实地关在纳尔瓦，好像被关在捕鼠机里一样。”

施佩林伯爵夫人用双手抓住镶着花边的帽子，低低地往下拉。

“现在我才明白您打算怎么办了：要我和倒霉的孩子们吃草和吃耗子！”

绷着脸的男孩子突然笑了起来，瞅着他的母亲；几个小姑娘泪汪汪地朝盘子沉下鼻子去。霍恩将军不免有点吃惊了：这是不公道的——他一点也没打算要孩子们吃草和吃耗子！可是他依然不动声色地吃完了他的早点……

他的副官比斯特列姆的马刺在门外铮铮地响着，已经有一会儿了。明明是出了什么事啦。霍恩从壁炉架上捡起一支瓦烟斗，装上一斗烟，打了一个火，用火种把纸捻儿点着了，燃旺了烟斗，抽着，直到这时候他才走出了餐室。

比斯特列姆手里拿着将军的宝剑和头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阁下，俄罗斯营地上突然行动起来了，什么用意我们还猜不透……”

霍恩将军又一次穿过市集广场，广场上挤满了惊慌的人群。他高高地昂起脑袋，不愿意正视那些管他叫做“老鹤”的市民的眼色。他顺着磨损的阶磴爬上了城楼。千真万确——俄军营地上果然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故：沿着紧紧地箍住城市的整个半圆形的围城工事，军队排成了两行。一阵尘烟从东边疾卷而来。起初，只看得清骑在矮小的马上驰骤的龙骑兵。跟他们隔开一段路，沙皇和缅希科夫在后面赶着。骑兵连的马蹄扬起来的滚滚黄尘，那么浓密，弄得霍恩将军痛苦地蹙皱了双眉……沙皇和缅希科夫后面，士兵们在驰骤，高举着十八面黄绸旗幡。在这些旗幡的褶曲里，十八只愤怒地张开爪子的皇狮在弯弯曲曲地蠕动……

骑兵连、沙皇、缅希科夫、瑞典人的旗幡，一一从全部围城军队旁边闪过去，围城军士兵扯开粗野的嗓门呐喊着：“乌拉—拉—拉！胜利！”……

五

俄军军营里一片欢欣鼓舞。从“光荣号”棱堡看得很清楚，沙皇的营帐周围大炮正在发射，根据礼炮的齐发次数可以推算出已经干过几杯庆功酒了。霍恩将军摸透了俄罗斯人那种爱吹嘘的脾气，料定他们会派来一个使节，带着骄傲的口信。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从沙皇的营帐里忽然涌出来约莫四十个人，挥动着没柄大酒杯和有柄大酒杯，其中有一个人跳上了马，向着“光荣号”棱堡疾驰而来，后面紧赶着一个号手。这个使节一面在马背上闪避子弹，一面掏出一方手绢，把它戳在出鞘的宝剑的尖端，在城楼脚下把牲口勒住了；那个号手在马鞍上把身子往后仰得很远，用尽浑身劲道吹着喇叭，把飞着的老鸦都吓坏了。

“口令！口令！”使节嚷道。“跟你们说话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卡尔波夫中校！”他已经喝醉了酒，满脸通红，鬈发给风吹乱了。霍恩将军从城楼上弯下身子，答道：

“说吧，我听着。要杀死你，我们反正总来得及。”

“我是来通知你们，”中校嚷道，往后仰着那得意的脑袋，“上星期五，上帝保佑，尤里耶夫城已经由舍列梅季耶夫元帅动了刀兵，攻下来了。我们体念司令官的苦苦哀求，也为了他们的英勇抵抗，军官们都准许保留他们的宝剑，三分之一的士兵准许保留他们那没有弹药的火枪……不过旗幡和乐队都被剥夺了……”

比斯特列姆大声地翻译着，站在霍恩背后的军官们愤慨地交换着眼色，他们当中有一个忘其所以地嚷道：“他是在胡扯，那只俄罗斯狗！”卡尔波夫中校豁开手抡了一抡，指着远处一所营帐，人们仍然抓着大酒杯站在那里：

“瑞典先生们，这样的和平不是要比施利谢尔堡、尼恩尚茨和尤里耶夫的丢人的战斗好得多吗？……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总司令奥吉尔维元帅建议你们采取体面的和平方式把纳尔瓦交出来……马上派使节到我们营里去谈判。酒杯已经斟满，礼炮都已经把火药装好了……”

霍恩将军用低沉的嗓音答道：

“不！我要战斗！”他腮帮凹陷，因为上了年纪鼻子越发显得大了，脸上血色全无，青筋暴突的手兀自在哆嗦。“滚开！过三分钟，我要下令开枪了……”

卡尔波夫举起宝剑向他敬了个礼，朝号手嚷道：“走吧！”可他自己并没有驰开，却拨转那匹腾跳着的牲口，往城楼的另一边赶去。只见军官们奔向雉堞，于是他朝他们喝道：

“你们当中，哪一个粗野的浑蛋在骂我，说我这个俄罗斯军官在胡扯？翻译官，赶快把这句话翻译出来！……唔，来，要是你有种，你到田野上来，咱们一个对一个的来较量一下！……”

军官们都嚷嚷起来了。有一个胖大个儿，脸色涨得发紫，一面抡起拳头，一面在挣脱那些想拉住他的伙伴……火枪的扳机滴答地响着。卡尔波夫被子弹的射击和嘶啸追逐着，伏在马脖子上，从城楼前面飞也似的驰开。走了大约两百步远近，他又停下来，一忽儿撞着马肚子，一忽儿勒住马缰绳，等待他的敌手……没大一会儿，城门的铰链嘎嘎地响了，吊桥放下来，那个胖大个儿军官穿过田野，对着卡尔波夫拍马驰来。他身量比卡尔波夫高，坐骑也比卡尔波夫的大，瑞典宝剑又比俄罗斯宝剑长两俄尺。为了决斗，他还穿着铁护胸，而卡尔波夫却敞开着长襟衣，下面的花边在临风飘拂。

按照习惯，双方在交手以前，先来一番咒骂，一个人用严酷的诅咒恶狠狠地乱吠，另一个人用莫斯科那种猥亵的辱骂连珠炮似的猛轰……随后两个人从鞍带皮套里拔出手枪，用马刺往马肚子上一刺，各自朝对方飞驰。他们同时发了一枪。那瑞典人把宝剑远远地伸出在前面。卡尔波夫按鞑靼人的款式从对方的马鼻子底下闪开，绕着他蹦跳，又发了一枪。瑞典人碰响着牙齿，嘀咕着，重新扑过来，势头十分凶猛，卡尔波夫用自己的坐骑挡住，才算把一条性命保住了，而敌人的宝剑已经深深地刺进了牲口的颈脖……“哎呀，这一下我的马可完蛋了，”他暗自寻思。“没有了马，我就支持不住啦……”可是那瑞典人，仿佛昏昏欲睡一般，把剑柄一松，身子晃了一晃，用左手去摸索皮套里的手枪。卡尔波夫从跌倒的马背上跳下来，把宝剑往他护胸底下的腰里戳了好几下，随后屏住呼吸，望着他，只见他在马鞍里

越晃越厉害……“那魔鬼，身体倒结实，还不肯死呐！”他想道，便瘸着腿朝自己的营地跑去了……

……黑夜的阴影笼罩着田野，露水在降落，射击老早已经停止了，军厨的火堆在冒烟，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已经安顿下来歇息，可是俄罗斯营地上却并不曾安静。在西边的尽头，那儿桥已经架好了，移动着越来越多的火光，传过来发施号令的吆喝和嗓音凄切的呼吼：“呜—呜—呜—嘻嗨！……”篝火、火把和提灯的亮光远远地投掷在纳罗瓦河的右岸，一直到伊凡戈罗德的城脚下，而这些固定的或是移动的火光一下子变得比八月天那壮丽的群星都更稠密了。

到了拂晓，从纳尔瓦城楼上可以望见许多巨大的攻城炮和臼炮，由犍牛挽着，仍然在亚姆戈罗德大道上移动。有的穿过桥去，但是大部分却转了个弯，在右岸人头攒动的部队中间停下来了。

那天早晨，霍恩将军驰进旧城，到了毗连河岸的“荣誉号”棱堡。他爬上一座高高的三角堡，这堡子用砖头砌成，被认为是攻不破的。从那里他用肉眼也看得见那些装着铸铁轮子的黄铜怪物，有多少也数得清；他一点不难理解彼得沙皇的计划和自己的错误。俄罗斯人又一次用巧计胜过了他，尽管他年纪大，经验多。他没有注意到防御方面两个最薄弱的地方：一个是被认为攻不破的“荣誉号”棱堡，这棱堡其实要不了几天就会被俄军新式攻城炮摧毁；一个是坐落在河边挡住城市的“胜利号”棱堡，这棱堡也用砖头修建，还是伊凡雷帝时代的遗物，年代十分久远。两个月来，俄罗斯人一直在声东击西，佯装准备突击那座新城的坚固工事，可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明明已经在做着从这边进攻的准备。霍恩将军望着成千个俄罗斯士兵在尽快地挖掘泥土，部署攻城炮垒，来对付保卫渡口的“荣誉号”、“胜利号”棱堡和伊凡戈罗德。俄罗斯人准备用浮桥渡河，发动攻击呢……

“很好，一切都很清楚，愚蠢的玩笑快要开完啦。我们一定要战斗！”霍恩自语道，顺着三角堡踱来踱去，脚步更轻快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要用瑞典人的英雄气概来对付他们……这可不是小事啊……”于是他转向一群军官：

“这儿将要成为地狱了!”他跺了跺骑兵长靴。“就在这儿,我们要承受俄罗斯人的炮弹！俄罗斯人在加紧干,我们也应当加紧干。我命令你们,把城里凡是能够使铲子的人统统召集来。如果城墙坍了,我们要在堑壕中作战,要在街头作战……我决不把纳尔瓦交给俄罗斯人！……”

天很晚了,霍恩将军才回到家里,往桌子边一坐,用大牙齿嚼着那又韧又硬的肉。施佩林伯爵夫人给市集上的风言风语弄得那么惊慌,她简直被愤怒卡得哑口无言了。那个绷着脸的男孩子,一面用唾沫沾湿的手指顺着碟子的边缘划着,一面说道:

“小朋友们都说俄罗斯人要把我们统统杀死……”

霍恩将军喝了一口水,把烟斗凑到蜡烛上去点着了,搭起二郎腿,答道:

“哪怕真是这样,孩子,一个男子汉也得很好地尽他的责任,至于其余的事,那就应当信赖上帝的慈悲。”

六

任何别的公文,要是像这件公文一样既冗长又沉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早已把它扔过桌子去,给他的秘书官马卡罗夫了:“你看一下,做一个简单明了的摘要。”可是这件公文却是奥吉尔维元帅的作战部署计划书。只要算一下他从五月一日起支取薪俸,到如今别的事一件也没有做,就知道这份计划书已经花了国库七百金币,还不包括他的伙食和其他供应在内。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抽着嗤嗤作响的烟斗,伴着哼哼的呻吟声,耐着性子读着元帅用德文写的这个作品。

绿色的小虫在蜡烛周围团团打转,可怕的长脚蚊扑过来了,给烛焰一燎,便朝天跌倒在乱抛在地板上的文件上,一个有半只麻雀那么大的天蛾飞着转着,把蜡烛都扇灭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哆嗦了一下,他挺讨厌那些古怪的、没用的生物,特别是蟑螂。)。马卡罗夫揪下了假发,跳着蹦着,把天蛾赶出营帐去。

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近旁,跨开着两条短短的大腿,坐着彼

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他是跟元帅一块儿从莫斯科来的。这人个子矮小，一双眼睛水汪汪、笑吟吟的，表明什么事他都能一下子就领会。彼得朝他瞅了很久很久，想看出来他是不是聪明而可靠，他是不是各方面都很机智，以及他是不是过分贪得无厌。这沙菲罗夫原是使节政厅一个普普通通的翻译官，最近却在那边成了一位要人，虽然还没弄到什么官职。

“又在胡说乱搞，瞎走弯路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眉头一皱，说道。沙菲罗夫把戴满戒指的小手向上一扬，一骨碌站起来，朝那件公文伛下身去，译出了一些晦涩的章节，又迅速又正确。

“啊！都在这里了吗？我看这倒是一种了不起的大智慧。”彼得将鹅毛笔往墨水壶里蘸了下，在手稿的边上批了几个字。“用我们俄罗斯话来说，要简单得多……还有，彼得·帕雷奇，你跟元帅相处了很久，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沙菲罗夫那张刮得青青的脸向宽里绽开了，神色狡猾得像一个鬼。他一句话也没说，倒不是出于谨慎，而是因为知道彼得那双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用不着他说话就会看透他的心意。

“我们的人都在发牢骚，说他傲慢极了。他不愿意走近一个士兵——他讨厌……我不知道一个俄罗斯士兵身上有什么叫人讨厌的。把随便哪一个的衬衫撩起来，他身上总是又白又干净。至于虱子，那恐怕只有赶辎重车的人才会有……嘿，那些奥地利人！今天早晨我到他的帐篷里去，他正在一个小盆里盥洗，——洗手洗脸都在一盆水里，而且把口水也吐在那里头……可是他却见着我们就讨厌。从维也纳来到这里以后，他连澡也还没洗过一次呢。”

“他没洗过，他没洗过……”沙菲罗夫笑得浑身打颤，用手指尖掩住嘴。“他告诉我说，在德国，一位绅士需要盥洗的时候，他们就给他拿来一桶水，凡是他认为需要洗的地方，不管身上的哪一部分，他都在那一桶水里洗……至于洗澡，照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习惯……而最叫元帅先生愤懑的是我们吃了那么多的大蒜，有的是捣烂的，有的是切碎的，有的是就那么吃下去——农奴和领主都一样……最初那些日子里，他总是用手绢把鼻子掩起来……”

“是这样吗？”彼得吃惊地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告诉我

呢？……我们的确吃了很多大蒜，可是大蒜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处，让他慢慢地习惯吧……”

他把那份看完了的计划书往桌子上一撂，伸了个腰，关节都咯吱地响了，随后突然转向马卡罗夫：

“野蛮人，把这种脏东西，这些小虫从桌子上抹掉！……关照他们拿酒来，还搬一把椅子来给元帅……还有一件事，马卡罗夫，你已经养成了习惯：听人家讲话的时候，把大蒜的味儿冲在人家脸上……以后你透气，该把头转开一点……”

奥吉尔维元帅走进了营帐。他戴着一顶黄蜡蜡的假发，穿着一件镶金饰纽的白闪闪的军服，登着一双柔软的骑兵长靴，膝盖以下都已经弄皱了。他一只手举起帽子，另一只手扬起手杖，鞠了一躬，随后马上把那又高又大的身子挺直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站起来，却用叉开的手指指了指那把椅子：“坐下来。你好？”沙菲罗夫走拢去，带着和悦的微笑把这句话翻译了。元帅神气十足，坐了下去，有点大模大样地伸开手脚，腆起了肚皮，把一只手搁在抓得很远的手杖上。他的脸黄澄澄、胖乎乎的，可又是阴沉沉的，嘴唇很薄，眼神不用说很大胆。

“我已经看过你的计划书了，——写的还不错，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张城市地形图，把它展开了——小虫和长脚蚊马上都跌在那上面。“只有一点我不同意：纳尔瓦应当在三天里头攻下来，而不是在三个月里！”（他点着头，撅着嘴。）

元帅那黄澄澄的脸拉长了，仿佛有人站在他背后帮他拉长来的一般，他那火红色的眉毛爬到了假发边上，嘴角往下牵，眼睛里露出愤怒的神色。

“嗯，嗯！三天吗，这我是在气头上说的……还个价吧，那我们就讲定一星期……可是再多的时间，我是不给你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气呼呼地把地形图上那些小虫儿用手指掸掉了。“炮垒的位置，你选择得很聪明……不过，请原谅，刚才我亲自下了命令：把所有部署在河对岸的炮垒统统都掉转方向，对准‘胜利号’和‘荣誉号’棱堡，

因为霍恩将军的阿喀琉斯脚踵[①] 正是在那里……”

“陛下!”奥吉尔维情不自禁地叫道,“根据计划书,我们要从炮轰和突袭伊凡戈罗德开始呢……”

“那不需要……霍恩将军巴不得我们在伊凡戈罗德一直忙到秋天。可是那也一点妨碍不了我们,——充其量不过朝我们的浮桥稍微射击一阵罢了……后面,你说你担心查理国王会赶来支援这个城市,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正就因为他赶来支援了,一七〇〇年我才在这些阵地上折损了我的军队……你准备来一个反支援,可是那个代价很大,情况也复杂,而且要你花的时间也太多……我所规划的反支援,就是要把纳尔瓦攻下来,越快越好……要从迅速中、而不是从谨慎中寻求胜利……你的作战部署计划书,是军事科学和亚里斯多德逻辑的十分聪慧的结晶……可是我马上需要纳尔瓦,正像一个饥饿的人马上需要一块面包一样……饥饿的人是不会等待的……”

奥吉尔维把绸手绢捂到脸上。他很难跟上这个年轻的野蛮人的推论,可是尊严又不容许他毫不争辩而表示同意。涔涔的汗珠把他的手绢都沾湿了。

“陛下,福星高照,幸运曾经使我在攻占十一座要塞和城市中得到了成功,”他说,把手绢放到搁在地毯上的帽子里。“在突袭那慕尔的时候,德·沃班元帅拥抱我,把我称做他最得意的门生,而且就在那边战场上,在呻吟着的受伤者中间,他送给我一只鼻烟盒。草拟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我没有放过一点我的军事经验,在这里,一切都经过权衡和估计。我怀着谦恭的信心,坚决地认为只要稍微离开一点我的推论,就会导致陷于毁灭的后果。是的,陛下,我把围攻的时间拉长了,可那仅仅因为考虑到俄罗斯士兵眼下还不能算是士兵,而只能算是拿着火枪的农民。他们还一点没有秩序和纪律的观念。你还得

---

① 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出生时被母亲提住脚踵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除没有浸水的踵部外,他身体上的任何部分都不能为任何武器所伤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英勇无敌,使希腊联军转败为胜。他后来中箭阵亡,致命伤就在踵部。因此有成语“阿喀琉斯脚踵”,意思是致命弱点或薄弱环节。

在他们背上敲断好几根棍子，才能使他们不假思索地服从，像一个士兵应当做到的那样。那时候我可以相信，只要我的权杖一挥，他们就会拿起云梯，冒着弹雨爬到城墙上去……”

奥吉尔维得意洋洋地听着自己的话，仿佛鸟儿似的，用眼皮将眼睛蒙起来了。沙菲罗夫把他那些烦琐冗长的、学究式的词句译成了词通理达的俄罗斯话。奥吉尔维把话说完以后，便望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随后与他的气派毫不相称，忽然很快地把腿缩在椅子底下，把肚子凹进去，把抓着手杖的手垂下来。彼得的脸很吓人，——颈脖似乎伸到了两倍于原来的长度，紧闭着的嘴的两边突出来两个样子凶悍的疙瘩，从两只睁得很大的眼睛里（但愿不是这样，但愿不是这样！）复仇女神仿佛随时都会跳出来似的……他喘着粗气。从短短的袖管里伸出来一只青筋嶙嶙的大手，搁在死了的长脚蚊中间，在胡乱摸索……结果摸索到了一支鹅毛笔，便把它折断了……

“原来是那样吗，原来是那样吗：俄罗斯士兵是拿着火枪的农民！”他喉咙逼尖着说。“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嘛……俄罗斯农民既聪明，又机智，又勇敢……一旦拿起枪，就会使敌人心惊胆战……你总不能因为这样而用棍子来打啊！你说他们不懂得秩序？他们懂得！如果他们不懂，那也不是他们不好，而是他们的军官不好……再说，如果我的士兵需要用棍子打的时候，我会去打他们，也轮不到你去打……”

钱伯斯将军、列普宁将军和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都走进营帐来了。他们从马卡罗夫手里各人接过一杯酒，碰上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坐了下去。彼得一面不时地看一眼元帅那份给他批注过的手稿，一面用铅笔在地形图上画着线条，做着记号（站在蜡烛前面，拂开那些小虫儿。），向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宣读作战部署计划书，在几小时之内，所有的部队、炮队和辎重车队都按着这个计划书行动起来了。

七

光着头的女人扑向霍恩将军的坐骑。她们抓住牲口的络头和脚

镫，揪住他的皮外衣的下摆……她们又干又瘦，给大火的烟熏得乌黑，瞪大了眼睛，嚷道："把城市交出去，把城市交出去！……"脸色阴沉的胸甲骑兵——他的卫队，也同样给缠住了，没法儿挤到他那边去……俄军大炮的吼声震撼着广场上的房屋，广场上满地都是烧焦的梁木和碎裂的瓦片。这是炮轰的第七天。上一天，将军严峻地拒绝了奥吉尔维元帅的合理而客气的建议——不要让城市经受袭击的恐怖和进攻部队的狂暴行为。将军却把元帅的信揉成一团，扔到来使的脸上，作为答复。这件事，全城人都知道了。

睁着一双像蒙上了白翳似的无神的眼睛，将军望着那些大叫大嚷的女人们的脸（它们被恐惧和饥饿弄得变了样子），那些蒙上战争阴影的脸！他从剑鞘里抽出宝剑，用宝剑的平面敲打她们的脑袋，一面催马快走。于是大家又嚷嚷起来了："你杀吧，杀吧！踩死我们吧！……"她们要把他拉下来，他在马镫里摇晃着……这时传来一阵从未听见过的巨大的响声，连他那颗铁似的心都发颤了。一大股黑里带黄的冒烟的火柱，从旧城的瓦房顶后面冲起来——火药库爆炸了。古老的市政局那高高的塔楼倒塌了。不顾死活的嗓音嘶叫着，人们纷纷涌到巷子里去，广场上走空了。将军把抓在手里的宝剑横搁在马鞍上，朝"荣誉号"棱堡疾驰而去。从河对岸飞来的炮弹，画着陡峭的弧形，很快地显得越来越大，咝咝地落在正面临街的房顶上，滚到了弯弯曲曲的街头，旋转着，爆炸了。将军用巨大的马刺不断地撞着畏缩腾跳的坐骑那血淋淋的两肋……

"荣誉号"棱堡被尘土和烟雾笼罩起来了。将军可以辨别出一堆堆砖头，翻倒的大炮，翘起的马腿，以及朝着俄军方向的一个大缺口。城墙连基脚都崩坍了。团长走过来，他脸上受了伤，浑身被尘土黏得灰蒙蒙的。将军说道："我命令，不要让敌人蹿过来……"团长带着不知是责备的意味，还是讥刺的冷笑，瞅了他一眼……将军转了个身，撞着马肚子，穿过狭窄的巷子，向"胜利号"棱堡驰去。不止一次，他不得不用皮袖管来挡住那燃烧着的小房子的火焰。驰近棱堡，他就听到炮弹在呼呼地乱飞。俄军的大炮打得准极了。棱堡那一半已经倾圮的墙壁鼓起来，抛上去，随后便颓然粉碎了。将军下了马。有个脸圆圆的、红里泛白的士兵，抓住他的缰绳，却倔强地一眼也不朝他

看。将军用戴着皮手套的手往他下巴底下揍了一拳，便爬过坍塌下来的乱砖堆，到了那一角依然完整的城墙上。从这儿，他看见突击已经开始了……

缅希科夫杂在因格曼兰德团的身量矮小的射击兵中间，正在浮桥上跑着，抡起宝剑，放开嗓门呐喊。所有的士兵也都放开嗓门呐喊着。从伊凡戈罗德的高高的城墙上，铁炮在向他们隆隆地猛轰，炮弹扑通扑通地掉在水里，或者挤压着空气，呼呼地打他们头顶上飞过去。缅希科夫跑到左岸，跳下浮桥，回过头，跺着脚，摆动着斗篷的边缘……"前进，前进！……"那些驮着背包、仿佛罗锅着身子的射击兵，用密集的队列在压得往下弯的浮桥上跑着，可是在他看来，他们却好像在踏步不前……"赶快啊，赶快！……"接着，他如同醉汉一般，破口大骂，所骂的话都是他当场想出来的。

在这儿，在左岸，在河流与"胜利号"棱堡潮湿的要塞城墙之间的狭窄地带，过了浮桥的士兵挤在一小块地方，推推撞撞，把脚步放慢了，身上发出汗水的酸味儿。缅希科夫齐膝踩在水里跑着，追过了队伍："鼓手们——前进啊！军旗——前进啊！……"伊凡戈罗德的大炮这会儿隔河朝队伍轰着，有的炮弹落在岸边，把人们溅得浑身是水，有的炮弹撞在墙头，弹片把人们烫伤了，有的炮弹打在人们身上，发出一种轻微而黏稠的响声……最先头的行列，跌绊着，举起手臂，早已爬过缺口里的瓦砾，到了顶上……军鼓擂响了……从那些已经爬到顶上的行列中，发出来的喊声越来越响了……那儿，就在缺口顶端后面，一个嗓音用瑞典话嘶哑地吼着……发出一阵排炮……冒起一股硝烟……射击兵打缺口顶上涌进城里去了。

第二支突击纵队打钱伯斯将军面前开拔过去。将军骑着高头大马，马合着军鼓的节拍颠动脑袋。他穿着一副用砖灰擦亮的铜胸甲，这副胸甲只有在特别隆重的场合他才穿，一顶沉甸甸的头盔他却拿在手里，因为要让士兵们看清楚他那张气色红红、鼻子钩钩、像一颗烧得赤热的炸弹一般的脸。他嗓音嘶哑，表情全无，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勇敢的俄罗斯人——前进啊！……勇敢的俄罗斯人——前进

啊！……”

纵队前列，穿过牧场向着“荣誉号”棱堡跑步前进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一个营。他们个个都身材高大，蓄着唇髭，吃得肥肥胖胖，小小的三角帽一律拉到了眼眉那儿，刺刀装在火枪上，因为上边有命令：不准射击，只准刺杀。带这个营的是卡尔波夫中校。他知道自己这边的人和躲在缺口里的那些瑞典人都把眼光盯在他身上。他阔步前进，漂亮地挺起胸脯，如同一只鸽子，高高地扬起脑袋，也不朝他的部下转过头来。他后面，四个鼓手正在打着军鼓，鼓声叫人心都碎了。离开厚厚的砖城墙上那个宽宽的缺口只剩五十步了，卡尔波夫却没加快他的脚步，只把肩膀耸了起来。一看见这个光景，那些士兵便乱了脚步，往前挤着——后面的人接着前面的人。“啦啦啦—哒，啦啦—哒！”军鼓低沉地敲着。铁头盔和火枪口慢慢地从缺口里升起来……卡尔波夫喝道：“把武器扔下，你们这批流氓！投降！……”他一手抓着宝剑，一手拿着手枪，迎着齐射的炮火跑去……一片闪光，一声巨响，硝烟冲在他脸上……“莫非我还活着吗？”他高兴地思忖着……于是那种使他耸起肩膀来的、一直被他克制着的恐惧溜跑了……他这会儿一心想战斗……可是士兵们已经赶过了他，他想找个什么人来用宝剑厮杀一番，只好枉费心机了……他只看见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队的脊背，他们使着刺刀，如同使着干草叉一般，——完全是农民气派……

阿尼基塔·伊万内奇·列普宁率领的第三支纵队带着攻城的云梯，扑过去袭击那座一半已经坍毁的“光荣号”棱堡。守军从城墙上发着急射炮火，扔下来石块和木头，还把一桶桶焦油烧着了，往攻城部队身上倾倒。阿尼基塔·伊万内奇骑着一匹矮小的马，在城楼脚下不耐烦地踏步。他卷起了很大的翻袖口，摇着小小的拳头，用尖细的嗓子呐喊，鼓舞他的部下，生怕他们在云梯上疏忽大意。一个，又是一个，接着又有好几个，被打伤和刺伤了，从云梯顶上摔下来……可是，感谢上帝！士兵们还是密集地、凶悍地一窝蜂爬上去。瑞典人来不及倾倒那一桶桶烈焰腾腾的焦油——俄罗斯人早已爬在城墙上了……

施佩林伯爵夫人抓住孩子们的手,好像每一回都在把他们重新数一遍似的。她会忽然跳起来,谛听:枪炮声和战士们疯狂的呐喊声越来越近了……她伸出胳膊,绞着双手,搐动着嘴唇,激烈地嘟囔着:“你就巴不得这样,你这个恶魔,你,你,你是个顽固不化、全无心肝的人!……”三个女孩子一面哭泣,一面嚷道:“妈妈,别提了,不要说这种话!……”男孩子把拳头塞在嘴里,瞪着三个哭泣的姐姐……

轮子辚辚地响着,声音近极了。伯爵夫人扑到窗前,——一匹一跛一瘸的马,一条腿折断了,拉着一辆装满各种东西的大车,几个背包裹的女人跟在后面跑着……“到城堡里去,到城堡里去!去逃命啊!”她们这样嚷道……四个士兵抬着一副担架过去了……又是一副,又是一副抬过去,上面躺着脸如白蜡的伤兵……接着,她看见一个驼背的老头儿(开当铺的有名的财主),带着一只袋子,慌慌忙忙地走过去,便鞋沙沙地响着,胳肢窝里挟着一只吱吱直叫的小猪……忽然他把小猪和袋子都扔下了,撒腿就逃……从一个很近很近的地方,传过来砸碎玻璃的哗哗声……“哎—哎—呀!”一个痛苦的嗓音哀叫着……她看见霍恩将军在那广场的尽头……他摆动着胳膊,正在朝一个什么地方指着……胸甲骑兵打他面前沉甸甸地飞驰过去……霍恩好几次用宝剑的平面打那匹一摇一晃的牲口的肋骨,——在他那张弄得乌黑的脸上,所有的牙齿都龇了出来,活像一只狼似的,随后,在马背上跳得高高的,一溜烟往一条巷子里隐没了……“卡尔!卡尔!”伯爵夫人跑到门廊里,开了靠街的门,“卡尔!卡尔!……”于是,她看见俄罗斯人,——他们在走空了人的广场上,绕着房子溜过去,抬头看看上面的窗子……他们都是宽宽的脸膛,长长的头发,帽子上钉着铜鹰……

伯爵夫人吓得兀自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走过来,只见他们朝她和大门上头那面司令官的旗帜指点着。士兵们把她包围住了,一面用手比画,一面激动地、愤怒地说着话……有一个脸蛋扁平的人把她一推,闯进了房子里……那个人推她的时候,简直把她当做市集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于是长久以来一直郁结在她心头的憎恨统统爆发出来了,——既是对她那个年老丈夫的憎恨,他把她的一生都毁了,

又是对这些俄罗斯野蛮人的憎恨，他们给她带来了多少的苦难和恐惧……她一把揪住那个脸蛋扁平的士兵，把他拖出门廊，嘴里发出咝咝的响声，上气不接下气地、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一边还抓他的腮帮和眼睛，咬他，用膝盖撞他……那个士兵痴痴迷迷地竭力抵御这个发疯似的女人……他们一起跌倒在一堆石头上……他的伙伴们看见一个女人竟会有这股子猛劲，都觉得很惊奇，于是动手拉开她，后来大家真的动怒了，索性扑到他们身上，将他们分开了。可是当他们让到一边的时候，伯爵夫人却已经脸朝下躺在地上，脑袋扭转着，脸色发青，难看极了……有一个士兵把她的裙子拉拉好，免得让她的腿露在外面，另一个士兵怒气冲冲地转向那出现在门口的三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一面跺脚，一面张大了嘴叫喊，可是既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那个士兵说："去他妈的这些个小家伙！咱们离开这儿吧，弟兄们！……"

三刻钟工夫，一切都结束了。俄罗斯人像一阵飓风似的冲进了广场和纳尔瓦旧城的街道。要把他们挡住或是打退已经不可能了。霍恩将军命令部队朝那分隔旧城和新城的土城退却。这座土城又高又宽，他指望沙皇彼得的部队在这陡峭的坡道上不得不好好付出一点血的代价。

将军骑着马，这牲口的脑袋一直耷拉到蹄子前。在刚刮起来的清风里，他那面黄里间黑的个人的旗幡在高高的杆子上飘动。五十个胸甲骑兵，没精打采、一动不动地在他背后站成一个半圆形。从这座高高的土城上，将军可以看到下面好几条街道。他的部队本来应当顺着这些街道退却的，可是这会子却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他望着，等着，咬着蹙皱的嘴唇。后来，在那远远的一头，先是在一条街上，随后又在另一条街上，可以看见一些细小的人形在跑着了。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干吗在街上跑着。胸甲骑兵在他背后瓮声闷气地嘟囔。一个没命地疾驰着的人出现了，到了土城脚下，下了马，用右手托着血污的左手，爬上了陡峭的坡道。这人是他的副官比斯特列姆，他既无宝剑，又无手枪，也没戴帽子，制服的下摆都已经给扯掉了……

"将军！"他朝他扬起那张疯狂的脸。"将军！唉，天哪，我的天

哪!”

“我听着您呢,比斯特列姆中尉,您镇静一点说吧……”

“将军,我们的军队被包围了。俄罗斯人在逞凶肆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屠杀……将军,赶快躲到城堡里去吧……”

霍恩将军张皇失措了。这时他才明白远远地在街上跑着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他那缓慢的思维,一向总是引他作出果断的决定的,这一下可搅乱了……他一点主意也拿不出。他的脚从鞍镫里滑出来,在马肚子底下悬着。连他那些胸甲骑兵的尖利而惊慌的喊声也不能叫他的头脑清醒过来……从左右两侧,顺着宽阔的土城,胡子拉碴的哥萨克人发出刺耳的吆喝,用足劲道拍马飞驰而来,吓人的高顶羊皮便帽斜扣在一边耳朵上。他们舞弄着弯弯的军刀,瞄准了长长的火绳枪。比斯特列姆把脸捂在将军的牲口身上,免得看见这副可怕的景象。那些胸甲骑兵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动手拔出宝剑,往地上一撂,从马背上爬下来。

兴奋得浑身发热的雷恩上校,第一个赶到了,一把抓住将军的马勒:

“霍恩将军,您做了我的俘虏了!”

这时候,好比在梦里一样,将军举起那只抓着宝剑的手,于是雷恩上校为了要夺下他的宝剑,不得不用强力扳开他抓着剑柄的手指……

要不是奥吉尔维元帅在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早已冲到部队里去了;他一直准备了四年,而且如同一个没有封口的脓疮,使他苦恼、叫他操心的事,他们已经在三刻钟里完成了……可是(见他的鬼!)他却不得不像按照欧洲习惯行事的合乎体统的君王那样行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气概非凡地骑着一匹白马。他穿着一身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制服,围着一条围巾,戴着一顶崭新的、毛茸茸的三角帽,上面佩着一个帽徽,右手拿着一副望远镜,抵在腰里,——从这座土岗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了,他脸上露出一副堂皇的威严神态……这是一件具有欧洲意义的大事:用突击把世界上最难攻克的要塞之一拿下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啊。

不时有军官飞驰而来，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动了动下巴颏儿，朝奥吉尔维指了指，于是他们便向元帅报告作战的经过……多少街道和广场已经占领了……俄军以密集队形挺进着，敌人到处都在狼狈地溃退……后来，三个军官忽然从"光荣号"棱堡那砸碎的大门里出现，尽快地朝这边拍马赶来了……奥吉尔维举起一根手指，说道：

"啊！好消息，我猜得到……"

首先赶到的是一个哥萨克少尉，他没等停步就从马背上飞下来，朝彼得皇上扬起他的黑胡子，大声吼道：

"纳尔瓦司令官霍恩将军把宝剑交出来了……"

"好极了！"奥吉尔维扬声说道，随后伸出一只戴着白驼鹿皮手套的手，优雅地做了个邀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姿势："陛下，请您移驾吧，城市已经是您的了……"

彼得急急地走进那座城堡的拱形的骑士厅……他的个子仿佛比平时更高大了，脊背直挺挺的，胸脯呼哧呼哧地掀动着……他手里抓着一柄出鞘的宝剑……他狂暴地瞪了下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只见他铁胸甲上被子弹打成了许多凹痕，狭长的脸瘦伶伶的，头发被汗水沾得透湿，嘴唇都已经干裂了。彼得又望了下矮小的列普宁，只见他眯缝着眼和气地微笑着。随后他又看了下脸红红的雷恩上校，原来他已经抽空把一杯酒灌下肚了。最后，他瞅了下钱伯斯将军，瞧他那副欢乐劲儿，简直好像这一天是他的生日。

"我要知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们嚷道，"为什么旧城里屠杀至今还没停止？为什么城里抢劫还在进行？"他把抓着宝剑的手伸出来。"我打过我们的一个士兵……他喝得醉醺醺的，拉着一个姑娘……"他把宝剑往桌子上一搁。"炮兵中尉缅希科夫，我任命你担任这个城市的总督……给你一个小时，制止流血和抢劫……这件事你要负责，不是用你的脊背，而是用你的脑袋……"

缅希科夫脸色刷地白了，他急忙走出去，让撕碎了的斗篷在后面拖曳着。阿尼基塔·列普宁柔声细气地说：

"事情是这样，敌人迟迟不肯求饶，因此我们的士兵就不容易约束，他们都愤怒极了……后来我派去几个军官，揪着他们的头发，才算把他们拉开了……至于抢劫，那是城里的居民自己干的……"

“把他们抓起来绞死，让别人有个怕惧！”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往桌子边坐下去，可是马上又站起来。奥吉尔维进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士兵，还有一个军官带着霍恩将军。屋子里静寂无声，只听见霍恩的星形马刺在慢慢地铮铮地响着。他朝沙皇彼得走拢去，昂着头，木钝钝的眼睛没有向他正视，歪着的嘴唇上挂着一抹苦笑……大家都看见彼得的一只手猛地里从红呢桌布上擎起来，抓成一个拳头（奥吉尔维慌慌张张地向他走拢一步），肩膀嫌恶地抽搐着。好半晌他不吱一声，弄得大家气都屏累了……

“你休想得到我的优待，”彼得说道，嗓音不大。“你这个蠢材！你这只老狼！你这个凶残顽固的家伙……”接着，他朝雷恩上校瞥了一眼。“把他带到监狱里去，叫他步行穿过全城，让他看看他亲手干下的惨事……”





ISBN 7-02-005382-3　定价 48.00元（共两册）